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 民变档案史料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编选

中 华 书 局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

上册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编选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34172



中华书局

1985年·北京

1034172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

下 册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编选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34176

中 华 书 局

1985年·北京



1034176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

(全二册)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编选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28¹/₄印张·635千字

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8,700册

统一书号: 11018·1201 定价: 4.35元

编 例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失败后，清政府完全屈从了帝国主义的
压力，甘心卖国，以图苟安。因而中国各族人民群众反抗帝国主
义走狗——清政府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就更加广泛的发展起来，
它对辛亥革命的发动曾起了一定的作用和影响。为了探讨这一问
题的需要，我们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中选辑了部分有
关史料，供史学工作者开展辛亥革命史的科研和教学工作时参
考。

这部史料系从军机处、宫中、外务部、陆军部、端方、赵尔
巽等档案中收集编选的。时间以1901年至1911年武昌起义前为
限。内容主要是全国各族的“民变”史料。有关“教案”史料因另有
专辑，本编基本不收。

编辑体例系按地区划分、依时间顺序排列。各文件原则上按
发文时间先后编排，无发文时间者则用硃批时间，并加注明。电
报档也以发电时间为准，无发电时间则以收电时间为准，并标明
“到”字。

为了便于查阅和使用，我们为原文件拟了标题，并加上标点，
分了段落。

原件中的错字或疑系错字，均以正字注于其下，用（）标
明；凡漏字或须补注字，均补全，并用〔〕号标明；残缺的文
字，以□号代之。

这部档案史料是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宋秀元同志和北京师
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陈桂英、张守常同志共同编选的。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在选材、加工、编排等方面，一定存在缺点和错误，请批评指正。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目 录

上册

直 隶

- 1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署安平县知县朱贞保派捐激变请即革职片
光緒二十七年四月初六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1 ）
- 2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清丰县捻党余众倡天乙教图谋起事折
光緒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1 ）
- 3 内阁中书许枋奏治在安民政惟除弊折
光緒二十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5 ）
- 4 热河都统色楞额奏朝阳县民邓莱峰聚众仇教请添兵解散折
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初二日（宫中朱批奏折）……………（ 8 ）
- 5 寄谕署直隶总督袁世凯朝阳民教相抗著迅派兵解散胁从严拿首要
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初七日（军机处上谕档）……………（ 11 ）
- 6 掌湖广道监察御史攀桂奏请严拿京西义和团余众片
光緒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五日（军机处原折）……………（ 11 ）
- 7 署直隶总督袁世凯奏广宗景廷宾聚众抗粮派兵缉办情形折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初八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12 ）
- 8 署直隶总督袁世凯奏遵旨添兵剿办景廷宾情形折
光緒二十八年四月十四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14 ）

- 9 署直隶总督袁世凯奏威县赵洛风等仇教抗官情形折
光緒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军机处录副奏折）……………（18）
- 10 諭内閣袁世凱參奏廣宗事件疏防文武官弁著即分別
懲處
光緒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军机处上諭檔）……………（20）
- 11 翰林院掌院學士昆岡等奏袁世凱勒捐激變請簡重臣復
查片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初三日（宮中朱批奏折）……………（21）
- 12 直隸總督袁世凱奏拿獲廣宗起事首要郝振邦片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初四日（外務部檔）……………（23）
- 13 直隸總督袁世凱奏廣宗等縣繳械散團片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初六日（外務部檔）……………（23）
- 14 掌浙江道監察御史王金熔奏廣宗知縣擅捐激變請旨治
罪折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十三日（军机处录副奏折）……………（24）
- 15 直隸總督袁世凱為寧遠保險隊會同俄軍擊散起事民人
致外務部咨文
光緒二十八年六月初四日（外務部檔）……………（26）
- 16 直隸總督袁世凱奏遵旨據實覆陳剿辦廣宗起事情形折
光緒二十八年六月十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27）
- 17 直隸總督袁世凱奏拿獲景廷賓等盡法懲辦折
光緒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2）
- 18 直隸提督馬玉昆奏辦理鄧萊峰案出力人員請准擇尤保
獎片
光緒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3）
- 19 東陵守護大臣壽全等奏遷安境內游勇擾亂鄰封請撥兵
預防折
光緒二十八年七月初七日（宮中朱批奏折）……………（33）

- 20 山海关副都统倭恒额奏宁远等地筹防情形折
光緒二十八年七月初八日（外務部檔）……………（35）
- 21 直隸總督袁世凱為派兵駐紮關外應先與各國商酌致外
務部咨文
光緒二十八年七月初十日（外務部檔）……………（37）
- 22 熱河都統色楞額奏口外剿捕實在情形折
光緒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宮中朱批奏折）……………（38）
- 23 諭內閣郎中文錦等扣餉激變著照所擬罪名辦理
光緒二十八年八月初三日（軍機處上諭檔）……………（40）
- 24 直隸提督馬玉昆奏攻克朝陽縣花子溝山卡拿獲首要鄧
萊峰折
光緒二十八年十月三十日（外務部檔）……………（40）
- 25 署熱河都統松壽奏剿平口外佟守仁等股情形折
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宮中朱批奏折）……………（43）
- 26 署熱河都統松壽奏剿辦平泉郭大蚊一股出力人員請
獎片
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宮中朱批奏折）……………（46）
- 27 熱河都統錫良等奏整頓熱河地方酌擬改制折
光緒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宮中朱批奏折）……………（47）
- 28 直隸總督袁世凱奏侍衛許虎文抗稅毆差請革職審辦片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初二日（刑部檔）……………（49）
- 29 寄諭各省督撫興辦學堂不得借端苛派
光緒三十年九月十三日（軍機處上諭檔）……………（49）
- 30 直隸總督袁世凱奏據實覆陳查明河朔會黨情形折
光緒三十年十一月初二日（軍機處錄副奏折）……………（49）
- 31 寄諭直隸總督袁世凱等核實查辦直隸籌加烟酒捐稅事
光緒三十年十一月十八日（軍機處上諭檔）……………（52）
- 32 寄諭直隸總督袁世凱等確查順天直隸地方亂事情形
光緒三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軍機處上諭檔）……………（52）

- 33直隶总督袁世凯奏建昌朝阳许振邦纠合奉天朱柏青等
分股窜扰折
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军机处录副奏折）……………（53）
- 34直隶总督袁世凯奏拿获龙天会首要朱占鳌等择尤酌
保折
光緒三十二年八月三十日（军机处录副奏折）……………（55）
- 35寄谕直隶总督袁世凯确查滦州地方劣吏苛敛民财情形
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日（军机处上谕档）……………（57）
- 36谕内阁著各省将军督抚等整饬吏治豫遏乱萌
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军机处上谕档）……………（58）
- 37热河都统廷杰奏阜新县蒙民聚众放火烧毁税局分别拟
罪折
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初三日（宫中朱批奏折）……………（59）
- 38热河都统廷杰奏平泉州宽城乡民聚众闹税片
宣統元年八月十二日（军机处录副奏折）……………（62）
- 39陆军第二镇统制官马龙标为易州乡民抗捐事呈陆军部
申文
宣統二年七月二十六日（陆军部档）……………（63）
- 40热河都统诚勋奏朝阳聚众抗官拿获首要葛兰亭周红果
等分别惩治折
宣統三年三月二十六日（军机处录副奏折）……………（65）

东 北

- 41吉林将军长顺奏联合俄员剿抚杨毓林等起事各股情
形片
光緒二十七年三月初五日（陆军部档）……………（68）
- 42吉林将军长顺奏杨毓林等声势日大不服收抚片
光緒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宫中朱批奏折）……………（69）

- 43寄谕庆亲王奕劻等与俄会商免收枪械合力剿办以靖
地方
光緒二十七年六月初七日（军机处上谕档）……………（71）
- 44盛京将军增祺等奏与俄军合力堵剿刘弹子杨玉麟等股
军情折
光緒二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宫中朱批奏折）……………（71）
- 45吉林将军长顺奏招抚吉省起事人众片
光緒二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宫中朱批奏折）……………（75）
- 46吉林将军长顺奏奉省招抚起事人众情形片
光緒二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宫中朱批奏折）……………（76）
- 47掌湖广道监察御史攀桂奏东三省乱情日炽请飭速筹剿
办折
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初八日（军机处原折）……………（77）
- 48吉林将军长顺等奏俄员干预招抚请转商俄使劝导以靖
地方折
光緒二十八年六月初二日（宫中朱批奏折）……………（78）
- 49盛京将军增祺奏已与俄员商添兵队以资剿捕王洛道等
股折
光緒二十八年六月十五日（宫中朱批奏折）……………（80）
- 50吉林将军长顺奏俄不干预收抚孙楼一股片
光緒二十八年六月十九日（宫中朱批奏折）……………（82）
- 51盛京将军增祺奏剿平通化海龙起事各股地方渐次安
靖折
光緒二十八年八月初八日（外务部档）……………（83）
- 52热河都统色楞额为飭属协拿金寿山等致外务部咨文
光緒二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外务部档）……………（85）
- 53盛京将军增祺奏缉拿林七等片
光緒二十九年十月初四日（宫中朱批奏折）……………（87）

- 54盛京将军赵尔巽奏各路剿捕迭次获胜情形折
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军机处录副奏折）……………（88）
- 55黑龙江将军程德全奏续报江省各属防捕情形折
光緒三十二年九月初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91）
- 56黑龙江将军程德全奏派兵会同防捕情形折
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军机处录副奏折）……………（93）
- 57盛京将军赵尔巽为毙获宁远州起事首要曹尚清等致陆
军部咨文
光緒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陆军部档）……………（95）
- 58盛京将军赵尔巽奏遵旨汇保各路攻剿尤为出力文武员
弁折
光緒三十三年正月十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97）
- 59盛京将军赵尔巽奏驻奉北洋淮军攻剿获胜择尤保奖折
光緒三十三年正月十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100）
- 60盛京将军赵尔巽奏明驻辽西陆军并本省防军有功人员
请奖折
光緒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陆军部档）……………（102）
- 61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等奏辽西杜立山田玉本各股相继剿
除折
光緒三十三年七月初二日（军机处录副奏折）……………（105）
- 62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等奏吉林剿捕大股胡众情形折
光緒三十三年八月初八日（军机处录副奏折）……………（106）
- 63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奏剿办庄河复州一带潘永忠等聚
众抗捐折
宣統三年九月十四日（军机处录副奏折）……………（108）
- 64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等奏江省库玛尔河金厂驻兵哗变片
宣統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军机处录副奏折）……………（110）

- 65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等奏江省各属乱事一律肃清出力员
弁请奖折
宣统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军机处录副奏折）……………（111）

- 66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等奏遵旨请奖吉林迭次剿平大股胡
众出力官员折
宣统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军机处录副奏折）……………（113）

内 蒙

- 67署绥远将军奎成奏大青山后马天蓝等股结队窜扰拒伤
蒙兵折
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初二日（军机处录副奏折）……………（116）

- 68绥远城将军贻穀奏后套游勇溃兵起事征集兵队剿办折
光绪三十年二月二十八日（宫中朱批奏折）……………（117）

- 69绥远城将军贻穀奏准旗丹丕尔纠众阻垦拒捕伤兵派队
剿办折
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初二日（宫中朱批奏折）……………（119）

- 70绥远城将军贻穀奏擒获丹丕尔等分别惩办折
光绪三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军机处录副奏折）……………（123）

- 71热河都统廷杰奏遵旨剿办敖汉旗道头什鬼等情形折
光绪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126）

- 72归化城副都统文哲珩奏特参垦务大员欺朦巧取蒙民怨
恨折
光绪三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军机处录副奏折）……………（127）

山 西

- 73山西巡抚岑春煊奏请绥远宁夏等省会同查拿平罗教案
首要片
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宫中朱批奏折）……………（131）

- 74山西巡抚岑春煊奏高平县民抗捐塞署失职官员分别惩处折
 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二日（军机处录副奏折）……………（132）
- 75山西巡抚岑春煊奏高平县民聚众抗捐并非仇教片
 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135）
- 76山西巡抚张曾敭为绛县等地会党聚众入城拒伤兵役事
 致军机处电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初三日（军机处电报档）……………（136）
- 77河南巡抚陈夔龙奏遵旨缉捕晋南窜豫会党情形片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军机处录副奏折）……………（136）
- 78山西巡抚张曾敭奏拿办晋省南路会党哗勇折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宫中朱批奏折）……………（137）
- 79山西巡抚恩寿奏左云县教堂欺压乡民激变办理情形折
 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军机处录副奏折）……………（140）

山 东

- 80护理山东巡抚胡廷幹奏办理东省沿海缉捕情形折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三日（宫中朱批奏折）……………（144）
- 81河南道监察御史陈恒庆奏各省官场积弊太深请严加惩戒折
 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三日（军机处原折）……………（145）
- 82山东巡抚周馥奏日照县厉用九聚众踞山抗官折
 光绪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宫中朱批奏折）……………（148）
- 83山东巡抚周馥为郛城屯民抗缴田价围攻县城事致军机处电
 光绪三十年三月十六日（军机处收电档）……………（150）
- 84山东巡抚周馥奏济宁州屯民聚众抗缴田价现已妥结折
 光绪三十年三月二十二日（宫中朱批奏折）……………（151）
- 85山东巡抚周馥奏郛城屯民任青和聚众抗缴田价及处置情形片
 光绪三十年三月二十八日（刑部档）……………（153）

- 86宗人府汉主事王宝田等为山东会党革党日炽亟宜添调
劲旅请代奏呈
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军机处原折）……………（154）
- 87两江总督端方等奏山东曹州卞其为等股窜徐派兵剿
办折
光緒三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军机处录副奏折）……………（159）
- 88山东巡抚杨士骧奏拿获曹州孔广东赶办清乡情形折
光緒三十三年三月初三日（宫中朱批奏折）……………（160）
- 89河南巡抚张人骏奏拿获山东省朱景彦等首要分别惩办折
光緒三十三年七月初七日（军机处录副奏折）……………（163）
- 90直隶总督袁世凯等奏剿平兗曹孔广东陈土地各股择优
请奖折
光緒三十三年七月十一日（军机处录副奏折）……………（165）
- 91护理河南巡抚袁大化奏遵旨酌保堵剿东省孔广东等股
出力人员折
光緒三十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军机处录副奏折）……………（168）
- 92山东巡抚孙宝琦为莱阳曲士文等聚众入城事致各省将
军督抚电
宣統二年六月十二日（赵尔巽档）……………（170）
- 93京畿陆军警队管带张堃为莱阳民变平息致军制司呈文
宣統二年七月初八日（陆军部档）……………（170）
- 94山东巡抚孙宝琦奏遵旨派员复查莱海二县民变筹办善
后情形折
宣統二年七月十九日（陆军部档）……………（171）
- 95山东旅京士商举人张春海等沥陈莱阳官绅激变实在情
形恳请代奏呈
宣統二年八月初八日（军机处原折）……………（175）

- 96学部丞参上行走柯劭忞等沥陈莱阳官绅纵兵焚掠滥杀
请代奏呈
宣统二年八月十六日（军机处原折）……………（178）
- 97山东巡抚孙宝琦奏遵旨覆查莱阳民变实在情形折
宣统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军机处录副奏折）……………（181）
- 98掌云南道监察御史王宝田奏山东党会日盛请调劲旅剿
抚折
宣统三年五月十一日（军机处原折）……………（186）
- 99山东巡抚孙宝琦奏兗沂及莱阳地方不靖派兵协防请酌
给津贴片
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189）

河 南

- 100河南巡抚松寿奏拿获江湖会党情形折
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十二日（宫中朱批奏折）……………（191）
- 101河南巡抚锡良奏泌阳乡民抗摊教案赔款围攻县城
城片
光绪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军机处录副奏折）……………（193）
- 102河南巡抚锡良奏拿获泌阳教案首要讯明惩办折
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十三日（军机处录副奏折）……………（193）
- 103河南巡抚张人骏奏河内等县乡民聚众抗粮围署折
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初六日（宫中朱批奏折）……………（195）
- 104闽浙总督锡良奏查明河南钱粮改章激变并藩司被参
缘由折
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二十七日（宫中朱批奏折）……………（198）
- 105河南巡抚陈夔龙奏邓州乡民抗官闹署毁税局应严行
惩办片
光绪三十年八月十三日（宫中朱批奏折）……………（202）

- 106河南巡抚陈夔龙奏祥符乡民聚众抗阻清赋派兵查拿
解散折
光緒三十年十月二十三日（军机处录副奏折）……………（204）
- 107河南巡抚陈夔龙奏拿办陕洛会党首要请奖出力员
弁折
光緒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军机处录副奏折）……………（208）
- 108河南巡抚陈夔龙奏汝州张黑子等聚众起事片
光緒三十二年三月初十日（军机处录副奏折）……………（209）
- 109护理河南巡抚瑞良奏西平等地会党苗金声等聚众起
事折
光緒三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宫中朱批奏折）……………（210）
- 110河南巡抚张人骏奏拿获西平起事会党首要苗金声
等折
光緒三十二年四月初一日（宫中朱批奏折）……………（213）
- 111河南巡抚张人骏奏永宁知县勒捐苛派激变请旨严
处折
光緒三十二年八月十四日（军机处录副奏折）……………（214）
- 112护理河南巡抚袁大化奏豫省尚无人倡言革命遵旨妥
筹防范折
光緒三十三年八月初五日（军机处录副奏折）……………（216）
- 113河南巡抚林绍年奏新野拿获龙华会头目片
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军机处录副奏折）……………（218）
- 114河南巡抚林绍年奏商城龙华会聚众起事片
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军机处录副奏折）……………（219）
- 115河南巡抚林绍年奏怀庆拿获在园会头目折
光緒三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军机处录副奏折）……………（221）
- 116河南巡抚林绍年奏上蔡县拿获弥陀教头目片
光緒三十四年四月十六日（军机处录副奏折）……………（223）

- 117 护理河南巡抚朱寿鏞奏邓州乡民聚众抗捐闹署折
光緒三十四年九月十一日（宮中朱批奏折）……（224）
- 118 护理河南巡抚朱寿鏞奏邓州江湖会聚众谋乱先期破
获片
光緒三十四年九月十一日（宮中朱批奏折）……（228）
- 119 河南巡抚吴重熹奏拿获省城商谋起事会党首要折
宣統元年六月十八日（宮中朱批奏折）……（230）
- 120 河南巡抚吴重熹奏格毙洛阳刀会头目张黑子并讯办
余党折
宣統元年十一月十七日（宮中朱批奏折）……（233）
- 121 掌管新疆道监察御史陈善同奏河南长葛县苛捐激变
据实纠参折
宣統二年八月十七日（軍机处原折）……（235）
- 122 河南巡抚宝棻奏叠获拒敌官军图谋大举首要分别懲
办折
宣統三年二月二十七日（軍机处录副奏折）……（238）
- 123 河南巡抚宝棻奏遵旨覆查乱情认真搜捕徐筹清乡折
宣統三年二月二十七日（軍机处录副奏折）……（242）
- 124 外务部主事韩葆谦等为河南乱机日迫请添兵剿抚公
恳代奏呈
宣統三年閏六月十四日（軍机处原折）……（247）

安 徽

- 125 安徽巡抚王之春奏皖浙交界地方哥老会起事图攻县
城折
光緒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宮中朱批奏折）……（250）
- 126 安徽巡抚诚勋奏省城会党屡次纵火图谋乘机劫狱片
光緒三十一年七月十三日（軍机处录副奏折）……（253）

- 127安徽巡抚恩铭奏赣省鄱阳县洪莲会扰及皖南拿获首要片
光緒三十二年九月十一日（军机处录副奏折）……………（255）
- 128安徽巡抚恩铭奏正阳关查获弥陀教首要陈永清片
光緒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军机处录副奏折）……………（257）
- 129两江总督张人骏等为安徽蒙城等地帮会起事致军机处电
宣統元年八月初八日（军机处收电档）……………（258）
- 130两江总督张人骏等为会剿皖北会党事致军机处电
宣統元年八月十一日（军机处收电档）……………（259）
- 131两江总督张人骏等为宿州李欢孜聚众起事致军机处电
宣統二年三月二十日（军机处收电档）……………（260）
- 132安徽巡抚朱家宝奏扑灭李欢孜起事情形折
宣統二年五月十五日（陆军部档）……………（261）
- 133陆军三十一人混成协统领余大鸿为皖北民人因饥起事致陆军部呈文
宣統二年九月初六日（陆军部档）……………（263）

江 苏

- 134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为本年乡试请准展期事致行在军机处电
光緒二十七年三月十六日（军机处电报档）……………（265）
- 135两江总督刘坤一为苏北龙华会滋事致西安行在军机处电
光緒二十七年十月十二日（军机处电报档）……………（265）
- 136寄谕两江总督刘坤一著令认真查办沿江盐枭会党据实复奏
光緒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军机处上谕档）……………（266）

- 137两江总督魏光燾奏搜捕江淮一带盐枭会党拿获首要折
 光绪二十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宫中朱批奏折）……………（266）
- 138谕内阁镇江警政办理不善激成事端著认真整顿
 光绪三十年五月十九日（军机处上谕档）……………（268）
- 139裁缺江淮巡抚恩寿为准抚裁撤清江聚众罢市事致政务
 处电
 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军机处收电档）……………（269）
- 140两江总督周馥等为米价昂贵江北民情不靖致军机
 处电
 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初四日（军机处收电档）……………（270）
- 141江苏巡抚陈夔龙奏拿获盐枭会党首要申明拟办折
 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军机处录副奏折）……………（271）
- 142两江总督端方为筹办海州防务事致海州府电示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四日（端方档）……………（273）
- 143两江总督端方饬清江派兵增援阜邑电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五日（端方档）……………（274）
- 144两江总督端方为防海州起事船只逃逸请吴淞萨军门
 协防电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七日（端方档）……………（274）
- 145两江总督端方等为江北饥民聚众抢粮抗拒官军事致
 军机处电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九日（军机处收电档）……………（274）
- 146江苏巡抚陈夔龙奏省城拿获会党首要照章惩办片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军机处录副奏折）……………（275）
- 147江苏巡抚陈夔龙为办理海属起事各事致端方电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初一日（端方档）……………（276）
- 148两江总督端方为拿获海州起事首要致军机处电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十五日（端方档）……………（278）

- 149署邮传部右丞蔡乃煌奏江浙人心思动请先事预防折
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军机处原档）……………（279）
- 150两江总督端方为江浙设防事与赵尔巽等商拟致军机
处电
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赵尔巽档）……………（280）
- 151直隶总督端方等为拿获泉党首要夏小辫子事致军机
处电
宣統元年五月十四日（军机处收电档）……………（282）
- 152两江总督张人骏等为丹阳官书抑勒浮收激变事致军
机处电
宣統元年七月二十七日（军机处收电档）……………（283）
- 153两江总督张人骏等为苏省饥民滋闹筹办赈济事致军
机处电
宣統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军机处收电档）……………（284）
- 154内阁侍读学士延昌奏两江总督张人骏纵用武员请飭
查办折
宣統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军机处录副奏折）……………（286）
- 155两江总督张人骏等奏江都县拿获盐泉会党首要讯明
惩办折
宣統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宫中朱批奏折）……………（287）
- 156两江总督张人骏等奏盐城等地拿获开堂立会抗拒官兵
首要片
宣統三年闰六月二十一日（军机处录副奏折）……………（289）

江 西

- 157护理江西巡抚柯逢时奏缉获哥弟会党头目傅美球
等片
光緒二十九年六月初七日（军机处录副奏折）……………（291）

- 158署江西巡抚夏崧奏省城拿获哥老会头目黄祺等折
光緒三十年五月初二日（宫中朱批奏折）……………（292）
- 159署江西巡抚夏崧奏新喻等县会党闹教图谋起事折
光緒三十年十一月十五日（军机处录副奏折）……………（293）
- 160江西巡抚胡廷幹奏万载县拿获会党杨青山等折
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初二日（军机处录副奏折）……………（295）
- 161江西巡抚胡廷幹奏大庾县拿获会党陈北石等折
光緒三十二年二月初二日（宫中朱批奏折）……………（296）
- 162电谕江西巡抚吉安乡民反抗清赋著吴重憇妥为弹压
解散
光緒三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外务部档）……………（299）
- 163江西巡抚吴重憇奏吉安府催征旧欠索诈乡民激变折
光緒三十二年九月十六日（宫中朱批奏折）……………（299）
- 164江西巡抚吴重憇奏遵旨覆陈庐陵县民变情形折
光緒三十二年九月十六日（宫中朱批奏折）……………（305）
- 165江西巡抚吴重憇奏饶州洪莲会仇教抗官派兵剿办折
光緒三十二年九月十六日（宫中朱批奏折）……………（307）
- 166江西巡抚吴重憇奏遵旨查复剿办抚州会党缘由折
光緒三十二年九月十六日（宫中朱批奏折）……………（310）
- 167江西巡抚吴重憇奏拿办都昌会党缘由片
光緒三十二年九月十六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14）
- 168翰林院侍读吴士鉴奏请旨飭江西抚臣访拿各地会
党片
光緒三十二年十月初八日（宫中朱批奏折）……………（316）
- 169两江总督端方为调派得力营队赴萍醴围捕事致军机处电
光緒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端方档）……………（316）
- 170两江总督端方为拿获萍醴会党首要事致军机处电
光緒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端方档）……………（317）

- 171两江总督端方为侦拿浏醴起事首要人员事致江西巡抚电
光緒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端方档）……………（318）
- 172两江总督端方为调拨兵轮巡防革党事致军机处电
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初六日（端方档）……………（318）
- 173江西巡抚吴重熹奏拿获三点会头目分别惩办折
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宫中朱批奏折）……………（319）
- 174两江总督端方为请英领交解已获萍醴会党首要事致外务部电
光緒三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端方档）……………（321）
- 175江西巡抚瑞良奏瑞昌县民姜能勇聚众毁卡伤官折
光緒三十三年四月三十日（法部档）……………（322）
- 176江西巡抚瑞良奏拿获抗击官军商谋起事会党头目折
光緒三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24）
- 177两江总督端方等为南康乡民习拳反教事致外务部电
光緒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军机处电报档）……………（327）
- 178赣州府龙鹏昌为办理南康大神教仇教攻城事致端方电
光緒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端方档）……………（328）
- 179两江总督端方为赣南拳民反教事致外务部电
光緒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军机处收电档）……………（329）
- 180两江总督端方为赣南乡民仇教抗官派兵剿抚事致外务部电
光緒三十三年九月初九日（军机处电报档）……………（330）
- 181江西巡抚瑞良等奏办理赣南一带仇教抗官事件详细情形折
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宫中朱批奏折）……………（331）
- 182江西巡抚瑞良奏乐平夏病意等毁坏税卡率众攻城折
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宫中朱批奏折）……………（336）

- 183江西巡抚瑞良奏办理赣南善后事宜片
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外务部档）……………（339）
- 184庆宽为与教士议结南赣两县教案事致端方电禀
光緒三十四年正月三十日（端方档）……………（339）
- 185护理江西巡抚沈瑜庆奏武宁县访获洪江会党折
光緒三十四年三月十七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42）
- 186护理江西巡抚沈瑜庆奏拿获三点会头目钟吉山片
光緒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宫中朱批奏折）……………（344）
- 187护理江西巡抚沈瑜庆奏访获洪江会头目分别惩办折
光緒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宫中朱批奏折）……………（346）
- 188吉南赣宁道俞明震为在南康各地剿捕反教首要事致
端方电
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端方档）……………（347）
- 189江西巡抚冯汝骙奏拿获南安三点会及拳民首要详细
情形折
宣統元年闰二月二十六日（宫中朱批奏折）……………（347）
- 190江西巡抚冯汝骙奏拿获洪江会首要姚芒山等分别惩
办折
宣統元年七月初十日（宫中朱批奏折）……………（350）
- 191江西巡抚冯汝骙奏宜春县乡民抗捐仇绅聚众攻城折
宣統二年五月二十日（宫中朱批奏折）……………（352）
- 192江西巡抚冯汝骙奏赣省各属迭获革党会党首要折
宣統二年十一月初四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57）

浙 江

- 193署浙江巡抚余联沅为地方不靖乡试拟请展限事致军
机处电
光緒二十七年三月二十日（军机处收电档）……………（360）

- 194浙江巡抚任道镕奏省城拿获哥老会头目黄发祥片
光緒二十七年八月初三日（宮中朱批奏折）……………（360）
- 195浙江巡抚任道镕奏衢郡会党聚众约期起事派兵剿捕片
光緒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宮中朱批奏折）……………（361）
- 196护理浙江巡抚诚勋奏办理桐庐等县乡民仇教聚众起事情形折
光緒二十九年三月十二日（宮中朱批奏折）……………（362）
- 197开缺浙江巡抚聂缉槃奏嘉湖盐泉滋蔓台州民教不和最为浙省后患折
光緒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軍机处录副奏折）……………（364）
- 198开缺浙江巡抚聂缉槃奏浙省现办巢湖帮情形折
光緒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軍机处录副奏折）……………（366）
- 199兼署浙江巡抚杭州将军瑞兴奏苏浙会剿巢湖帮情形折
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軍机处录副奏折）……………（368）
- 200浙江巡抚张曾敫为米贵民饥史炳生等乘机滋事致军机处电
光緒三十二年五月十三日（軍机处收电档）……………（370）
- 201浙江巡抚张曾敫奏宁郡短班米工叶昌才聚众停工毆官片
光緒三十二年五月十九日（刑部档）……………（370）
- 202浙江巡抚张曾敫为米缺价昂民情不靖请借漕济急事致军机处电
光緒三十三年二月十二日（軍机处收电档）……………（371）
- 203寄谕署直隶总督杨士骧等苏浙省防吃紧著速遣兵增防
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軍机处上谕档）……………（372）

- 204掌河南道监察御史徐定超奏浙西盐泉纵横请严惩失
职官员折
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军机处原折）……………（372）
- 205两江总督端方等为妥筹苏浙交界地方剿捕事致军机
处电
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军机处收电档）……………（373）
- 206浙江巡抚冯汝骥奏剿办嵊县九龙会拿获首要张岳云
等折
光緒三十四年四月初六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75）
- 207浙江巡抚冯汝骥奏马铃山蒋六飞等竖旗起事派兵剿
办片
光緒三十四年四月初六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77）
- 208浙江巡抚增韞奏剿捕台州洋面戕官拒捕首要李世强
等折
宣統元年七月初十日（宫中朱批奏折）……………（379）
- 209浙江巡抚增韞等奏嵊县拿获革党赵光潮等分别惩办折
宣統元年七月初十日（宫中朱批奏折）……………（382）
- 210諭军机大臣奕劻等浙江乌程等县抗粮毁仓闹署著妥
慎办理
宣統元年十二月十九日（外务部档）……………（384）
- 211浙江巡抚增韞奏桐乡县民聚众闹漕折
宣統二年三月十三日（法部档）……………（384）
- 212浙江巡抚增韞为省城饥民捣毁米店拒伤兵警事致陆
军等部电
宣統二年九月十二日（陆军部档）……………（386）

福 建

- 213闽浙总督许应骙奏仙游县民闭肆哄署抗官拒捕折
光緒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宫中朱批奏折）……………（388）

- 214寄谕闽浙总督许应骙著认真查办漳泉一带乱事以靖地方
光緒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一日（军机处上谕档）……………（390）
- 215兼署闽浙总督福州将军崇善为办结厦门罢市毁关事致军机处等电
光緒三十一年九月初十日（军机处收电档）……………（390）
- 216福州将军朴寿等为省城轿夫反抗警捐围困督署致陆军部电
光緒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陆军部档）……………（391）

两 湖

- 217湖南巡抚俞廉三奏上年拿办各属会党并现筹缉捕情形折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初一日（宫中朱批奏折）……………（392）
- 218湖南巡抚俞廉三为派员查办辰州教案事致张之洞电
光緒二十八年七月二十日（端方档）……………（395）
- 219湖广总督张之洞为请即处分湖南辰州保教不力官员事致军机处电
光緒二十八年八月初三日（端方档）……………（396）
- 220署湖南巡抚陆元鼎奏湖南省节次拿办会党汇案具报折
光緒三十年十二月十七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96）
- 221湖南巡抚端方奏拿获同仇会首要马福益折
光緒三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军机处录副奏折）……………（398）
- 222浙江道监察御史石长信奏湖南帮会纵横请旨严饬拿办折
光緒三十二年闰四月二十四日（军机处录副奏折）……………（400）

- 223福建道监察御史杜本崇奏湖南祸乱堪虞请旨严密访
拿片
光緒三十二年五月十四日（军机处录副奏折）……………（401）
- 224商约大臣盛宣怀为萍浏会党夺踞上栗事致军机处
等电
光緒三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军机处收电档）……………（402）
- 225江西巡抚吴重熹为调湘军援剿萍浏会党事致军机
处电
光緒三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军机处收电档）……………（403）
- 226两江总督端方为飭属严拿孙文党王胜等致陆军部尚
书铁良等电
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端方档）……………（404）
- 227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奏萍浏醴会党起事始末及剿办详
细情形折
光緒三十三年四月十三日（宫中朱批奏折）……………（404）
- 228湖广总督张之洞奏浏阳会党起事知县疏防失职应严
加议处片
光緒三十三年四月十三日（宫中朱批奏折）……………（412）
- 229湖南巡抚岑春蓂奏龙山县会党拒敌官军拿获首要惩
办折
光緒三十三年四月十六日（军机处录副奏折）……………（413）
- 230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奏汇保平定浏阳等地会党出力官
绅折
光緒三十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宫中朱批奏折）……………（416）
- 231湖南巡抚岑春蓂奏遵旨严缉革党分别科罪片
光緒三十三年九月十一日（宫中朱批奏折）……………（418）
- 232护理江西巡抚沈瑜庆奏拿获萍醴案内洪江会首要讯
办片
光緒三十四年四月十一日（军机处录副奏折）……………（419）

- 233湖南巡抚岑春蓂奏续获萍浏醴案内会党首要分别惩办折
 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十四日（军机处录副奏折）……………（420）
- 234湖南巡抚岑春蓂奏迭获会党首要审明惩办折
 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宫中朱批奏折）……………（421）
- 235湖南巡抚岑春蓂奏光绪三十四年拿获会党首要就地正法片
 宣统元年五月十四日（法部档）……………（424）
- 236湖南巡抚岑春蓂为省城饥民拆毁教堂警栅事致邮传部等电
 宣统二年三月初五日（赵尔巽档）……………（426）
- 237湖广总督瑞澂为长沙饥民聚众焚署事致川督等电
 宣统二年三月初六日（赵尔巽档）……………（426）
- 238湖南巡抚岑春蓂为长沙饥民烧毁抚署教堂事致东三省等督抚电
 宣统二年三月初六日（赵尔巽档）……………（426）
- 239谕内阁湘省变起仓猝著妥速办理善后事宜
 宣统二年四月十九日（军机处上谕档）……………（427）
- 240谕内阁王先谦等挟私酿乱均着分别惩儆
 宣统二年四月十九日（军机处上谕档）……………（427）
- 241湖南巡抚杨文鼎奏宣统二年拿获会党等首要照章就地正法片
 宣统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军机处录副奏折）……………（428）
- 242湖南巡抚杨文鼎奏湘省筹办边防布置情形折
 宣统三年闰六月二十八日（军机处录副奏折）……………（429）
- 243湖广总督瑞澂奏湖北宣统二年就地正法案件折
 宣统三年四月十三日（军机处录副奏折）……………（431）

下册

广 东

- 244 两广总督陶模等为兴宁会党攻扑县城事致西安行在
军机处电
光緒二十七年八月十九日（军机处电报档）……………（433）
- 245 两广总督陶模等为拿获兴宁会党首要事致西安行在
军机处电
光緒二十七年九月初二日（军机处电报档）……………（433）
- 246 署两广总督德寿等为省港破获图谋举事会党聚集之
所致军机处电
光緒二十九年正月初四日（军机处电报档）……………（433）
- 247 署两广总督德寿等为拿获省港会党首要洪全福事致
军机处电
光緒二十九年二月三十日（军机处收电档）……………（435）
- 248 署两广总督德寿等奏拿获省港会党首要洪全福等详
细情形折
光緒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宫中朱批奏折）……………（436）
- 249 署两广总督岑春煊奏惠州拿获会党首要情形折
光緒二十九年十月三十日（宫中朱批奏折）……………（439）
- 250 署两广总督岑春煊奏剿办新广东志气军首要区新等
情形折
光緒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宫中朱批奏折）……………（440）
- 251 署两广总督岑春煊奏副将剿办钦廉会党阵亡请敕部
议恤折
光緒三十年三月十二日（宫中朱批奏折）……………（442）

- 252署两广总督岑春煊等奏遵旨整顿捕务办理搜剿情形折
光緒三十年十一月十六日（军机处录副奏折）……………（443）
- 253署两广总督岑春煊等奏会党攻扑广宁县城团勇击散折
光緒三十年十二月十三日（军机处录副奏折）……………（446）
- 254掌山东道监察御史李灼华奏请飭下广东疆臣整顿捕务折
光緒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军机处原折）……………（449）
- 255署两广总督岑春煊等奏剿办广州府属沙所堂众详细情形折
光緒三十一年七月初四日（宫中朱批奏折）……………（450）
- 256署两广总督岑春煊奏广东历年办理清乡情形折
光緒三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宫中朱批奏折）……………（453）
- 257两广总督周馥为廉州乡民聚众抢粮打教事致外务部电
光緒三十三年四月十四日（军机处收电档）……………（456）
- 258两广总督周馥为钦州刘思裕等聚众抗捐拒敌官军事致军机处电
光緒三十三年四月十四日（军机处收电档）……………（456）
- 259两广总督周馥为黄冈会党踞寨戕官事致军机处电
光緒三十三年四月十五日（军机处收电档）……………（457）
- 260开缺两广总督周馥为钦州刘思裕等聚众攻扑廉州事致军机处电
光緒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军机处收电档）……………（458）
- 261开缺两广总督周馥奏剿平黄冈乱事办理善后情形折
光緒三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军机处录副奏折）……………（459）

- 262开缺两广总督周馥为剿办三那刘思裕获胜事致军机
处电
光緒三十三年五月初六日（军机处收电档）……………（462）
- 263开缺两广总督周馥为剿灭钦州刘思裕等情形致军机
处电
光緒三十三年五月十四日（军机处收电档）……………（464）
- 264两广总督张人骏为派兵剿办钦廉黄世钦各股事致军
机处电
光緒三十三年九月十三日（军机处收电档）……………（466）
- 265两广总督张人骏为钦廉剿捕获胜事致军机处电
光緒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军机处收电档）……………（467）
- 266掌山东道监察御史程友琦奏请飭两粤疆臣迅速合剿
钦廉折
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军机处原折）……………（469）
- 267两广总督张人骏为拿获廉钦革党首要刘渊明事致军
机处电
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初八日（军机处收电档）……………（470）
- 268两广总督张人骏奏剿办廉钦革党获胜出力人员择尤
请奖折
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宫中朱批奏折）……………（471）
- 269两江总督端方为查明大庾起事原委事致俞明震电
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端方档）……………（474）
- 270两广总督陈夔龙奏罗定廓清各属安谧片
宣統元年五月初三日（陆军部档）……………（475）
- 271广州将军增祺为广东省城标兵殴打警局起事扑城事
致各省督抚电
宣統二年正月初四日（赵尔巽档）……………（476）
- 272署两广总督袁树勋奏深入越境拿获革党折
宣統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宫中朱批奏折）……………（477）

- 273署两广总督袁树勋奏广东会党日众现拟办理情形片
宣统二年五月初二日（宫中朱批奏折）……………（478）
- 274署两广总督张鸣岐奏连州乡民抗钉门牌聚众攻扑官
军折
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二日（军机处录副奏折）……………（479）
- 275署两广总督张鸣岐奏广东革党会党日炽拟分路清
乡折
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二日（军机处录副奏折）……………（482）
- 276度支部郎中韩寅斗等为琼州祸乱日亟谨拟防治办
法呈
宣统三年闰六月十四日（军机处原折）……………（484）

广 西

- 277贵州巡抚邓华熙奏遵旨筹办会剿粤边游勇折
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四日（军机处录副奏折）……………（487）
- 278广西巡抚丁振铎密陈粤西目前要务折
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宫中朱批奏折）……………（489）
- 279山东道监察御史关裕祚奏广西乱事孔棘敬陈剿抚机
宜折
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初八日（军机处录副奏折）……………（491）
- 280广西巡抚丁振铎奏遵旨复陈剿办桂林等地会党情
形折
光绪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军机处录副奏折）……………（493）
- 281广西巡抚丁振铎为各地剿捕情形事致军机处电
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初二日到（军机处收电档）……………（495）
- 282云贵总督魏光燾等奏粤边游勇窜扰剥隘现筹办理情
形片
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初三日（军机处录副奏折）……………（496）

- 283广西巡抚丁振铎奏剿办粤西游土会党情形折
光緒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498）
- 284云贵总督魏光燾等为粤边游勇会党窜扰广南事致外
务部电
光緒二十八年四月初九日（军机处收电档）……………（499）
- 285山东道监察御史关榕祚奏广西乱事蔓延请惩处失职
官员折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十八日（军机处原折）……………（500）
- 286山东道监察御史徐德沅奏粤西乱事未靖请募兵会
剿折
光緒二十八年六月初八日（军机处原折）……………（501）
- 287广西巡抚王之春奏粤西乱事蔓延甚广请调皖军随
征折
光緒二十八年六月初九日（宫中朱批奏折）……………（503）
- 288贵州巡抚邓华熙为粤西游勇逼近黔边请添营会剿事
致外务部电
光緒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军机处收电档）……………（505）
- 289广西巡抚王之春为查看各路军情会商合剿机宜事致
军机处电
光緒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军机处收电档）……………（506）
- 290贵州巡抚邓华熙为请飭广西遴派大员专办防剿事致
外务部电
光緒二十八年八月初四日（军机处收电档）……………（507）
- 291广西巡抚王之春等为复陈泗城等处乱情并防剿事致
外务部电
光緒二十八年八月十二日（军机处收电档）……………（507）
- 292广西巡抚王之春等为上思攻剿获胜事致军机处电
光緒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军机处收电档）……………（509）

- 293广西巡抚王之春为收复河池州城并饬军攻剿事致军
机处电
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军机处收电档）……………（510）
- 294广西巡抚王之春为贵县宣化攻剿获胜擒斩首要事致
军机处电
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初六日（军机处收电档）……………（511）
- 295广西巡抚王之春为各路攻剿获胜并招抚措置情形致
军机处电
光绪二十八年九月二十六日（军机处收电档）……………（512）
- 296广西巡抚王之春为剿平贵县各股会党事致军机处电
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初六日（军机处收电档）……………（513）
- 297广西巡抚王之春奏迁江追剿获胜拿获首要分别惩
办片
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初十日（宫中朱批奏折）……………（515）
- 298广西巡抚王之春为回剿浔贵各股获胜事致军机处电
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军机处收电档）……………（516）
- 299广西巡抚王之春为各路剿捕获胜并招抚情形致军机
处电
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军机处收电档）……………（518）
- 300广西巡抚王之春为左江布置停当督军右江剿办事致
军机处电
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六日（军机处收电档）……………（518）
- 301广西巡抚王之春为征剿宾州等地事致军机处电
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十九日（军机处收电档）……………（519）
- 302广西巡抚王之春等为滇黔粤边界会剿获胜事致军机
处电
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十二日（军机处收电档）……………（520）

- 303广西巡抚王之春为南宁庆远剿抚情形致军机处请代
奏电
光緒二十九年二月十三日（军机处收电档）……………（521）
- 304广西巡抚王之春等为滇黔粤边界会剿续胜事致军机
处电
光緒二十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军机处收电档）……………（522）
- 305贵州巡抚邓华熙为黔军过粤会剿获胜事致军机处电
光緒二十九年三月初八日（军机处收电档）……………（523）
- 306广西提督苏元春为督剿获胜事致军机处电
光緒二十九年三月十七日（军机处收电档）……………（524）
- 307开缺贵州巡抚邓华熙奏黔军过粤会剿详细情形折
光緒二十九年三月十八日（宫中朱批奏折）……………（526）
- 308广西巡抚王之春为广西内地全行肃清事致军机处电
光緒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军机处收电档）……………（528）
- 309广西巡抚王之春为查明南丹并为失陷事致军机处电
光緒二十九年四月初五日（军机处收电档）……………（529）
- 310广西巡抚王之春为黔边伏莽一时尚难尽绝事致军机
处电
光緒二十九年五月十九日（军机处收电档）……………（530）
- 311谕内阁著将广西巡抚提督各官分别惩处并认真整顿
团保
光緒二十九年闰五月十三日（军机处上谕档）……………（531）
- 312广西巡抚柯逢时奏豫筹广西善后事宜折
光緒二十九年六月初七日（军机处录副奏折）……………（532）
- 313署两广总督岑春煊奏查明广西情势及致乱缘由折
光緒二十九年六月初八日（宫中朱批奏折）……………（534）
- 314护理广西巡抚丁体常奏查明广西形势及布置省防折
光緒二十九年七月初六日（宫中朱批奏折）……………（536）

- 315 护理贵州巡抚曹鸿勋奏黔军收复广西南丹折
光绪二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军机处录副奏折）……………（538）
- 316 署两广总督岑春煊为剿平陆亚发等事致外务部电
光绪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外务部收电档）……………（541）
- 317 署两广总督岑春煊为梅寨各股入黔派兵追剿事致外
务部电
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初一日到（军机处电报档）……………（541）
- 318 护理贵州巡抚曹鸿勋为湘黔会剿攻克梅寨事致军机
处电
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初二日到（军机处电报档）……………（542）
- 319 署两广总督岑春煊为近日各路搜剿获胜事致外务
部电
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十六日到（军机处电报档）……………（544）
- 320 署两广总督岑春煊为追剿梅寨败逃各股事致外务
部电
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十六日到（军机处电报档）……………（546）
- 321 湖南巡抚赵尔巽奏湘军在广西怀远产口地方攻剿获
胜折
光绪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宫中朱批奏折）……………（548）
- 322 护理贵州巡抚曹鸿勋为黔军会剿粤边事致军机处电
光绪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七日（军机处电报档）……………（550）
- 323 署两广总督岑春煊奏遵旨查明收复东兰州出力人员
请奖折
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初八日（宫中朱批奏折）……………（551）
- 324 署两广总督岑春煊奏广西剿办各股会党情形折
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初八日（宫中朱批奏折）……………（552）
- 325 广西巡抚柯逢时奏遵旨查明近省一带情形据实覆
陈折
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十三日（宫中朱批奏折）……………（554）

- 326驻藏帮办大臣桂霖奏广西祸乱日亟请简派大臣督办
边防折
光緒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宮中朱批奏折）……………（555）
- 327署兩廣總督岑春煊奏第二次匯報廣西攻剿情形折
光緒二十九年十月三十日（宮中朱批奏）……………（557）
- 328署雲貴總督丁振鐸等奏滇軍入粵會剿情形片
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初六日（宮中朱批奏折）……………（558）
- 329署兩廣總督岑春煊奏籌辦左右兩江防剿情形片
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九日（宮中朱批奏折）……………（560）
- 330署雲貴總督丁振鐸等奏滇境亂事一律肅清折
光緒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軍機處錄副奏折）……………（560）
- 331署兩廣總督岑春煊奏第三次匯報廣西攻剿情形折
光緒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宮中朱批奏折）……………（563）
- 332署兩廣總督岑春煊奏遵旨酌保辦理柳慶剿抚事宜出
力各員折
光緒三十年正月初八日（宮中朱批奏折）……………（564）
- 333署兩廣總督岑春煊為分路進剿思恩府屬各股事致外
務部電
光緒三十年二月初七日到（軍機處收電檔）……………（567）
- 334署兩廣總督岑春煊奏第四次匯報廣西攻剿情形折
光緒三十年二月初八日（宮中朱批奏折）……………（568）
- 335署兩廣總督岑春煊為緝獲思恩麥子二等首要事致外
務部電
光緒三十年二月十七日到（軍機處電報檔）……………（569）
- 336廣西巡抚柯逢時奏剿除桂林府屬各峒會黨籌辦善
后事
光緒三十年四月十八日（宮中朱批奏折）……………（570）

- 337署云贵总督丁振铎等奏滇军出境会剿泗城西隆边地肃清片
光緒三十年六月十三日（宫中朱批奏折）……………（572）
- 338广西巡抚柯逢时奏柳州兵变统兵大员缓急可恃请予嘉奖折
光緒三十年六月十七日（宫中朱批奏折）……………（574）
- 339署两广总督岑春煊为近日军情事致外务部电
光緒三十年六月二十七日到（军机处电报档）……………（576）
- 340署两广总督岑春煊为近日剿办梅寨杨昆亭各股事致外务部电
光緒三十年七月二十九日到（军机处电报档）……………（577）
- 341署两广总督岑春煊奏遵旨查明三防罗城失守情形折
光緒三十年九月二十八日（宫中朱批奏折）……………（578）
- 342署两广总督岑春煊等奏收复罗城请奖出力人员折
光緒三十年九月二十八日（宫中朱批奏折）……………（580）
- 343署两广总督岑春煊为汇陈近日柳庆军情事致外务部电
光緒三十年十月十六日到（军机处电报档）……………（582）
- 344广西巡抚李经羲为请施行夺获枪码奖罚章程事致军机处电
光緒三十年十一月十七日到（军机处收电档）……………（583）
- 345署贵州巡抚曹鸿勋为都匀府属被扰事致军机处电
光緒三十年十一月十八日到（军机处收电档）……………（585）
- 346署两广总督岑春煊为柳州褚大等股余众入黔事致外务部电
光緒三十年十一月十九日到（军机处收电档）……………（586）
- 347云贵总督丁振铎奏平乐村抚勇哗变滇军会剿折
光緒三十年十二月初二日（军机处录副奏折）……………（587）

- 348广西巡抚李经羲奏近时筹办防剿事务片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589）
- 349广西巡抚李经羲奏黄钳瑶民合浔象各股久踞瑶山派
 兵防剿片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592）
- 350署两广总督岑春煊奏柳州变兵在思恩县属全股歼
 灭折
 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初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593）
- 351署两广总督岑春煊奏棠军攻剿达字营变勇获胜请
 奖片
 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初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595）
- 352署两广总督岑春煊奏思恩府属及柳庆南境积患渐
 平折
 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初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597）
- 353署两广总督岑春煊奏擒获思恩府属纠党抗拒官军首
 要片
 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初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600）
- 354广西巡抚李经羲奏广西兵难遽议减撤督饬应资熟
 手折
 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初二日（军机处录副奏折）……………（601）
- 355署两广总督岑春煊奏广西全省一律肃清片
 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初一日（军机处录副奏折）……………（604）
- 356开缺广西巡抚李经羲奏广西地方大致敕平折
 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军机处录副奏折）……………（608）
- 357署贵州巡抚林绍年奏收复丙妹四寨等处出力人员请
 奖折
 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宫中朱批奏折）……………（610）
- 358署广西巡抚张鸣岐奏凌云拿获谋反首要片
 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军机处录副奏折）……………（612）

- 359掌陕西道监察御史叶芾棠奏桂乱日久蔓延请亟绝其根株折
 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军机处原折）……………（613）
- 360广西巡抚张鸣岐为革党窥边预筹防剿事致军机处外务部电
 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军机处收电档）……………（615）
- 361两广总督张人骏等奏遵旨查明广西乱事实情并妥筹办理折
 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宫中朱批奏折）……………（617）
- 362广西巡抚张鸣岐奏历年剿办各属起事情形折
 宣统元年九月二十三日（赵尔巽档）……………（618）
- 363广西巡抚张鸣岐奏南丹土民抗查户口焚署戕官折
 宣统二年二月十八日（宫中朱批奏折）……………（624）
- 364护理广西巡抚魏景桐奏岑溪陈荣安聚众抗税拒官折
 宣统二年九月初四日（军机处录副奏折）……………（625）
- 365护理广西巡抚魏景桐奏都阳土属被劫派兵剿捕片
 宣统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军机处录副奏折）……………（628）
- 366护理广西巡抚魏景桐奏安化厅署被劫片
 宣统三年正月初四日（军机处录副奏折）……………（629）
- 367广西巡抚沈秉堃奏遵谕覆陈筹办剿抚并整饬吏治情形折
 宣统三年六月初十日（军机处录副奏折）……………（630）

云 贵

- 368署云贵总督丁振铎奏川省彝民起事波及滇边派兵防堵片
 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十八日（军机处录副奏折）……………（634）

- 369云贵总督魏光焘奏剿平窜扰永善大股彝民酌保出力
员弁折
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军机处录副奏折）……………（636）
- 370云贵总督魏光焘等奏粵边游勇窜扰皈朝现筹办理情
形折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初五日（军机处录副奏折）……………（638）
- 371云贵总督魏光焘奏力解普围进复皈朝折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军机处录副奏折）……………（640）
- 372贵州巡抚邓华熙为收复兴义县城事致外务部电
光緒二十八年九月十七日（军机处收电档）……………（644）
- 373开缺贵州巡抚邓华熙奏为防剿粵边收复兴义出力人
员请奖折
光緒二十九年二月初九日（宫中朱批奏折）……………（644）
- 374兼署云贵总督云南巡抚林绍年奏箇蒙杨自元等聚众
攻城折
光緒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宫中朱批奏折）……………（646）
- 375兼署云贵总督云南巡抚林绍年奏滇军会剿粵西迭获
胜仗折
光緒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宫中朱批奏折）……………（648）
- 376署云贵总督丁振铎等为箇旧周云祥等抗官攻营事致
外务部电
光緒二十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军机处收电档）……………（651）
- 377署云贵总督丁振铎等奏剿办镇边起事彝侬折
光緒二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宫中朱批奏折）……………（652）
- 378署云贵总督丁振铎等奏镇边文武官员苛派激变请惩
做片
光緒二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宫中朱批奏折）……………（654）

- 379署云贵总督丁振铎等奏周云祥聚众攻陷临安派兵堵剿折
光緒二十九年五月初四日（宫中朱批奏折）……………（655）
- 380署云贵总督丁振铎等为周云祥遣党扑犯馆驿事致外务部电
光緒二十九年五月十三日（军机处电报档）……………（657）
- 381署云贵总督丁振铎等奏攻克曲江馆驿进规临城折
光緒二十九年五月十六日（宫中朱批奏折）……………（658）
- 382署云贵总督丁振铎等奏会围临城并收复石屏等处折
光緒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宫中朱批奏折）……………（660）
- 383云贵总督丁振铎等奏收复临安府城歼除首要折
光緒二十九年闰五月十八日（宫中朱批奏折）……………（661）
- 384署云贵总督丁振铎等奏派兵搜剿河口会党情形折
光緒二十九年六月十六日（宫中朱批奏折）……………（665）
- 385署云贵总督丁振铎等奏参将追剿彝侏阵亡请优恤折
光緒二十九年七月十二日（军机处录副奏折）……………（668）
- 386署云贵总督丁振铎等奏近日剿办镇边彝侏情形片
光緒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九日（宫中朱批奏折）……………（669）
- 387署云贵总督丁振铎等奏川彝窜扰滇边派兵防剿片
光緒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军机处录副奏折）……………（670）
- 388署贵州巡抚李经羲等为仁怀袁清芬等仇教抗官事致军机处等电
光緒三十年正月二十八日到（军机处收电档）……………（671）
- 389署贵州巡抚李经羲奏仁怀乱事剿平请奖出力人员折
光緒三十年四月初七日（宫中朱批奏折）……………（672）
- 390署云贵总督丁振铎等奏收复临安石屏府州城池请奖折
光緒三十年五月十六日（宫中朱批奏折）……………（674）

- 391云贵总督丁振铎等奏永善县红灯教聚众仇教拒敌官
军折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十九日（宫中朱批奏折）……………（678）
- 392云贵总督丁振铎等奏参总兵殃民激变请严惩折
 光绪三十一年正月二十日（宫中朱批奏折）……………（680）
- 393云贵总督丁振铎奏镇边大蛮海彝民出扰派员剿办片
 光绪三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军机处录副奏折）……………（683）
- 394云贵总督丁振铎奏滇川交界凉山彝民出扰派兵剿
办片
 光绪三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宫中朱批奏折）……………（684）
- 395云贵总督丁振铎为巴塘滇边藏彝戕官仇教事致外务
部电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十八日到（军机处收电档）……………（685）
- 396署贵州巡抚林绍年奏川军会剿仁怀袁清芬等请奖出
力人员折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一日（宫中朱批奏折）……………（686）
- 397御史徐士佳奏云南临安之役官军焚掠大员失察徇
隐片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五日（军机处原折）……………（689）
- 398云贵总督丁振铎奏维西藏彝聚众仇教戕官派兵剿
办折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十三日（军机处录副奏折）……………（690）
- 399云贵总督丁振铎为维西藏彝仇教戕官派兵剿抚事致
军机处电
 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十三日到（军机处收电档）……………（692）
- 400云贵总督丁振铎为攻克维西东竹林寺事致军机处电
 光绪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到（军机处收电档）……………（692）
- 401广西巡抚署贵州巡抚林绍年奏拿获著名会党首要片
 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693）

- 402云贵总督丁振铎奏剿办巧家厅彝众禄汶义等折
光緒三十一年十月十六日（军机处录副奏折）……………（695）
- 403云贵总督丁振铎奏查明临安之役详实情形折
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宫中朱批奏折）……………（697）
- 404云贵总督丁振铎奏攻克维西厅属各寺抚辑藏彝折
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宫中朱批奏折）……………（701）
- 405署贵州巡抚岑春蓂奏遵义大定红灯教聚众仇教抗
官折
光緒三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宫中朱批奏折）……………（703）
- 406署贵州巡抚岑春蓂奏都匀府属苗民聚众抗捐反教折
光緒三十二年五月初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706）
- 407护理贵州巡抚兴禄奏贵定苗民聚众仇教抗官折
光緒三十二年十月初三日（军机处录副奏折）……………（712）
- 408护理贵州巡抚兴禄奏剿平贵定仇教抗官苗众折
光緒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军机处录副奏折）……………（714）
- 409贵州巡抚庞鸿书奏都匀套苗聚众抗官拿获首要折
光緒三十三年正月十二日（军机处录副奏折）……………（715）
- 410贵州巡抚庞鸿书奏剿办都匀府独山等地苗汉起事情
形折
光緒三十三年三月二十日（军机处录副奏折）……………（718）
- 411云贵总督锡良奏思茅威远会党图谋起事片
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宫中朱批奏折）……………（721）
- 412云贵总督李经羲为威宁李老么等竖旗起事致军机
处电
宣統二年三月初三日（军机处收电档）……………（723）
- 413云贵总督李经羲奏威宁会党袭攻昭通片
宣統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军机处录副奏折）……………（724）

- 414云贵总督李经羲为查明会党攻陷大姚县城事致军机
处电
宣统二年十二月初五日（军机处收电档）……………（725）
- 415贵州巡抚沈瑜庆奏拿获永宁斋会首要分别惩办折
宣统三年六月十五日（军机处录副奏折）……………（726）
- 416贵州巡抚沈瑜庆奏宣统二年黔省各属审办就地正法
要案折
宣统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军机处录副奏折）……………（728）

四 川

- 417贵州巡抚邓华熙奏綦江陈秀俊聚众习拳拒敌官军片
光绪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五日（军机处录副奏折）……………（729）
- 418渝外务部四川安岳等地拳民仇教著奎俊认真查禁
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十五日（外务部档）……………（730）
- 419四川总督奎俊奏资阳安岳等县拳民仇教攻扑县城折
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军机处录副奏折）……………（730）
- 420四川总督奎俊奏遵旨督饬各属严拿义和拳党片
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军机处录副奏折）……………（732）
- 421四川总督奎俊为办理资阳等地教案事致外务部电
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十五日（外务部收电档）……………（733）
- 422掌山东道监察御史高枏奏四川乱象已成请特简重臣
补救折
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宫中朱批奏折）……………（733）
- 423福建道监察御史王乃征奏川省乱象日炽恳简派大员
接任折
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军机处原折）……………（737）
- 424四川总督奎俊为拳党裹胁日众近且进入省城事致外
务部电
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十九日（军机处收电档）……………（742）

- 425署四川总督岑春煊为查询川省乱情开办赈捐事致外
务部电
光緒二十八年九月初四日（军机处收电档）……………（743）
- 426署四川总督岑春煊奏川省近日剿办会党拳民等情形折
光緒二十八年九月十六日（宫中朱批奏折）……………（744）
- 427署四川总督岑春煊奏续报川省近日剿办会党拳民等
情形片
光緒二十八年九月十六日（宫中朱批奏折）……………（747）
- 428署四川总督岑春煊奏第二次汇报川省剿办会党拳民
情形折
光緒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宫中朱批奏折）……………（748）
- 429署四川总督岑春煊奏拿获拳党首要廖九妹等片
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宫中朱批奏折）……………（751）
- 430署四川总督岑春煊奏川省拳党肃清请奖出力人员折
光緒二十九年四月十四日（宫中朱批奏折）……………（752）
- 431掌陕西道监察御史王乃徵奏川省拳会复炽请严课吏
治折
光緒二十九年十月十四日（宫中朱批奏折）……………（754）
- 432署四川总督锡良奏剿办宁远阿什彝众查参酿变府
县折
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军机处录副奏折）……………（755）
- 433署四川总督锡良奏剿办川边尹焕章等股请奖出力员
弁折
光緒三十年九月二十八日（军机处录副奏折）……………（757）
- 434四川总督锡良奏犍为县拳党聚众戕弁扑城折
光緒三十一年三月十二日（宫中朱批奏折）……………（760）
- 435成都将军綽哈信等奏遵旨查明帮办驻藏大臣凤全死
事情形折
光緒三十一年四月初五日（宫中朱批奏折）……………（762）

- 436云贵总督丁振铎奏巴塘藏民喇嘛聚众仇教抗官派营
防剿片
光緒三十一年四月初八日（宫中朱批奏折）……………（765）
- 437四川总督锡良奏擒获南部县纠众抗官首要何如道
等折
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日（军机处录副奏折）……………（766）
- 438督办电政道员杨文骏为开县红灯教仇教抗官事呈外
务部等电
光緒三十三年四月三十日（军机处收电档）……………（768）
- 439护理四川总督赵尔丰为调兵剿办开县红灯教事致外
务部电
光緒三十三年五月初二日（军机处收电档）……………（768）
- 440护理四川总督赵尔丰为查明开县红灯教起事情形致
军机处等电
光緒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军机处收电档）……………（769）
- 441护理四川总督赵尔丰为邛州州牧擅杀激变事致军机
处电
光緒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军机处收电档）……………（770）
- 442护理四川总督赵尔丰奏查明红灯教起事缘由及剿办
情形折
光緒三十三年六月初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770）
- 443护理四川总督赵尔丰奏张治祥等结党联盟倡言改革片
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初七日（宫中朱批奏折）……………（774）
- 444叙州府知府联奎等为提讯改革党谢伟甫事致总督禀
光緒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赵尔巽档）……………（775）
- 445护理四川总督赵尔丰等奏川黔边境会党首要刘添成
等就戮折
光緒三十四年四月初八日（军机处录副奏折）……………（776）

- 446四川总督赵尔巽奏苏子林等聚众图谋起事现已拿获
折稿
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初四日（赵尔巽档）……………（779）
- 447嘉定知府曹铭为防缉革党遵饬严密布置事致总督稟
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初五日（赵尔巽档）……………（786）
- 448管带张辅周为捕拿习拳聚众民人陈万元事致总督
申文
宣統元年正月十一日（赵尔巽档）……………（787）
- 449四川总督赵尔巽奏省城拿获会党首要出力员弁请
奖折
宣統元年三月初二日（宫中朱批奏折）……………（788）
- 450署嘉知府段友兰为遵饬密拿革党余俊臣事致总督稟
宣統元年九月二十二日（赵尔巽档）……………（789）
- 451乐山县知县周建华为先后查捕余俊臣情形事致总
督稟
宣統元年九月二十八日（赵尔巽档）……………（790）
- 452四川营务处为委派干员缉拿革党余俊臣事致总督详
宣統元年九月三十日（赵尔巽档）……………（791）
- 453职员王朝钺为恳委行营查灭四川会党码头事致总
督稟
宣統元年十二月十九日（赵尔巽档）……………（792）
- 454代理邛州知府路广锺为查探州属会党窜扰情形致总
督稟
宣統二年正月初四日（赵尔巽档）……………（794）
- 455四川总督赵尔巽奏余俊臣起事犍为派兵击散片
宣統二年正月十二日（赵尔巽档）……………（796）
- 456四川眉州为州属抗捐哄堂事致总督等电
宣統二年四月十八日（赵尔巽档）……………（796）

- 457四川夔州府知府为商民抗抽落地税罢市停贸事致总
督等电
宣统二年五月二十五日（赵尔巽档）……………（797）
- 458四川总督赵尔巽为从速查拿主使停开铺门事致夔州
府等电
宣统二年五月二十八日（赵尔巽档）……………（797）
- 459四川夔州府知府为商民抗捐罢市事致总督电
宣统二年五月三十日（赵尔巽档）……………（798）
- 460四川总督赵尔巽为落地厘应一律照完事致夔州马道
等电
宣统二年六月初三日（赵尔巽档）……………（798）
- 461四川夔州府知府为拿办首倡停开铺门之杨宏发事致
总督电
宣统二年六月二十六日（赵尔巽档）……………（799）
- 462四川总督赵尔巽为议员犯事应照城乡自治章程办理
事致夔州府电
宣统二年六月二十七日（赵尔巽档）……………（799）
- 463四川总督赵尔巽奏平定威远等县乱事情形片
宣统二年十月十五日（军机处录副奏折）……………（799）
- 464督办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审明定乡兵变起事情形折
宣统三年正月二十日（宫中朱批奏折）……………（801）
- 465督办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奏定乡兵变失去粮价银两
缘由片
宣统三年正月二十日（军机处录副奏折）……………（803）
- 466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奏黔江温朝锺潜通革党图谋大
举折
宣统三年四月初四日（军机处录副奏折）……………（804）

467驻藏办事大臣联豫奏波密藏民拒不就抚调兵分路剿
办折

宣统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军机处录副奏折）……………（806）

陕 甘

468护理陕甘总督何福堃为平远回民抗官拒捕事致西安
行在军机处电

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十二日（军机处电报档）……………（808）

469署陕西巡抚升允奏会党屡来省城兵营勾煽缉拿惩
办片

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日（军机处录副奏折）……………（808）

470署陕西巡抚升允奏宁羌州地方仇教团绅王登科等应
予处分片

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十五日（宫中朱批奏折）……………（809）

471陕西巡抚升允奏请褫革宁羌州燕子碛教案有关生员
致兵部咨

光绪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陆军部档）……………（809）

472陕甘总督崧蕃奏办理甘肃平罗教案情形折

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初一日（陆军部档）……………（811）

473陕甘总督崧蕃奏平罗教案议结情形折

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初七日（陆军部档）……………（812）

474陕西巡抚升允奏议结宁羌州教案请奖教士及出力官
员折

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四日（宫中朱批奏折）……………（815）

475陕甘总督崧蕃等奏平利县民仇教抗官现已平定折

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十一日（宫中朱批奏折）……………（817）

476陕西巡抚升允奏凤翔盐局被毁及办理善后事宜折

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七日（刑部档）……………（820）

- 477陕甘总督升允等奏贵德厅职官无故擅杀藏僧激变折
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宮中朱批奏折）……………（822）
- 478陝西巡撫曹鴻勛奏扶風同州等處鄉民聚眾抗捐緣
由折
光緒三十三年二月初十日（軍機處錄副奏折）……………（826）
- 479陝西巡撫恩壽奏郿縣查禁煙苗會黨趁機反抗片
宣統三年六月初三日（軍機處錄副奏折）……………（832）

新 疆

- 480新疆巡撫聯魁為哈密回部纏民聚眾哄鬧事致軍機
處電
光緒三十三年九月十七日（軍機處收電檔）……………（833）
- 481新疆巡撫聯魁奏訊結哈密纏民聚眾哄鬧分別懲辦折
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宮中朱批奏折）……………（834）
- 482新疆巡撫聯魁奏吐魯番纏民聚眾抗官攻城拿獲首要折
宣統二年四月初三日（宮中朱批奏折）……………（836）
- 483開缺新疆巡撫聯魁奏查參新省疏防文武職名請旨懲
處折
宣統二年八月初七日（軍機處錄副奏折）……………（839）

直 隶

1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署安平县知县 朱贞保派捐激变请即革职片

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初六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再：现署安平县知县朱贞保，办理教民赔款，每亩派捐，颇滋民怨。但通省赔款甚重，司局帑藏已空，无从筹给；州县就地摊派，亦迫于势之无可如何。然使宅心平恕，外与教士磋磨，内为绅民信服，固亦易于集事。乃该员心存操切，偶闻报称县属崔安铺地方有拳匪寄存财物，即以缉匪为名，商之巡防哨官王锡采，带勇前往。詎行至中途，为匪徒田洛献追截，致哨官王锡采中枪殒命，并伤勇丁二名，该令闻警逃归。田洛献即煽惑各乡，聚众拒抗。现经臣飭派记名提督郑才盛及署深州知州吴焘前往查办，并令解胁擒渠，以安反侧。该署知县朱贞保蹂妄酿衅，断难姑容。相应请旨将署安平县事·候补知县朱贞保即行革职，以肃官方。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著照所请，吏部知道。钦此。

2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清丰县捻党 余众倡天乙教图谋起事折

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钦差大臣·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伯臣李鸿章跪奏，为清丰县捻匪余孽倡天乙邪教，招集党羽，潜谋作乱，经访拿获案，飭发严审重惩，并分咨缉各犯，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据大顺广道庞鸿书禀：据署清丰县禀称，本年二月间，县属炉洞娄村匪徒张宝镜倡立天乙邪会，假以招勇为名，诱众作乱，并制白银戒箍，镌“天乙”两字为记。凡招募百人即给一戒箍，许管一哨。时值天旱，该匪乘机煽诱，颇多被骗入会。当经访明示禁，并饬绅晓谕解散，一面侦探追拿。詎形踪诡秘，遁赴河南内黄县，仍设计招人。及函约该县定期会拿，该匪又遁赴彰德，展转窝藏。三月初旬，谣言纷起，谓该匪已招聚二三千人，将于十五日起事。郡城教堂范司铎、开州徐教士等亦各有所闻，先后密告戒备。因与驻防哨官赵万和等，各率兵役昼夜严防。缘该匪曾充县役，消息灵通，两次往拿，均被闻信逃逸。加派干练绅董合作眼线，并购获该匪等所散白银戒箍，验重仅七八分，正面镌有楷书“天乙”两字，实系作乱之据。二十二日三更，据禀张宝镜已于是午由彰德潜回本村，即于是夜亲带勇捕，密约哨官赵万和缉捕。从九品孙志明径赴炉洞娄村搜捕，维时天色乍明，张宝镜等在家未起，直入匪室，立将该匪捆住，复在前院将其伙党孙咸林、赵得法、齐兴业、陈来喜四名扭获，起出春秋刀四把，军棍两对，无烟枪弹两排，白马一匹，暨散碎文册、功牌多件，一并押带回县。又在南街双明楼首饰铺查起底帐，并将打造戒箍之银匠朱松林带署隔别研讯。

据张宝镜供称：父母俱故，并无兄弟，从前曾在县署充当卑役，兼充西路马快。同治年间投效军营，剿贼出力，得有五品衔蓝翎千总。光绪二十一、二等年，投效防营，又在奉军希字中营及定武亲军炮队正营承充哨官，后在新建陆军营内充当哨长。上年秋间，在青县统领安卫练军何鋈营内带哨，旋遣散回籍。十二月间，何鋈与营书吕春浦自大名来至伊村，声言欲往汴梁投奔裕抚院，拟招募马步勇丁十三营，令伊代为招人，俟在汴将事办妥，再给送信。嗣裕抚院病故，于抚院与何鋈不熟，何鋈拟找新任松

抚院谋事，至今并无信息。本年正月二十七日，有何鏊营内哨书单来荣即单少卿又称单师爷，系湖北汉阳县人，向在天津算卦营生，后当何鏊哨书，亦自上海来至开州，邀伊往商要事。伊于正月二十八日亲到开州城内魏四老鼠家与单少卿见面，单少卿嘱伊赶紧招人。伊等当向单少卿拜认老师，叩头明誓。单少卿写出票式张本，拟赴开州刊刷，票上所载乃系齐心打仗之言，并无违悖字句。单少卿又拿出白银戒箍一枚，上有“天乙”两字，令伊照式装备，每招募百人，即给戒箍、发票一张，将所招之人俱归管带。倘能招募多者，亦不拘此数，戒箍亦无定额。所招之人皆以兄弟称呼，伊即允从。单少卿随起身回南。临行约定四月底招齐起事，并称军装、器械由芜湖轮船运至清江，再由粮船运送来大，饷银则由汴梁汇兑，令伊等将人作速招齐，静候准信。伊回家后，随派现获之孙成林进城，向南街朱松林首饰铺照单少卿所给式样定做白银戒箍二十枚，于二月十六、二十四等日分两次取回。一面潜赴开州、内黄、临漳、彰德、大名等处招人入伙。不料被访密拿，伊即逃匿。至三月二十二日，由彰德回家，即被拿获等语。诘其何鏊在汴谋办何事？嘱招勇丁是否潜图不轨？意欲带赴何处？现已招定若干？戒箍、发票散给何人？曾否制有旗帜、印信？该犯供甚狡展，不肯吐实。

提讯孙成林、赵德法，均系天津府人，齐兴业系山东博兴县人，皆随何鏊当勇，于上年十二月间随同何鏊来清，留在张宝镜家内。该犯爪牙陈来喜一名，系县属沙窝村人，先年曾随张宝镜当勇，目下亦在该犯家服役。又供伊等仅知张宝镜等招人起事，不知详细实情。惟张宝镜等，先在天津有一李姓，自称李钦差，系南方人，与何鏊、单少卿、吕春浦、张宝镜等均有交往。

查该犯张宝镜，本系捻匪张凤歧之子，张凤歧于咸丰年间被团绅马学等杀毙。现获张凤歧旧存兰谱内有挥义旗于东南，定武

功于西北等语，实为悖逆之言。张宝镜先充县役路捕，上年复随前统安卫练军何鋈赴津带哨，遣散回籍，辄敢倡立邪会，假以招勇为名，散放戒箍、票据，招聚丑类作乱，月余之间，动扰四五州县，若拿办稍疏，必致娄邑生灵同遭涂炭。所获兰谱，尚有湖北、山东、天津、保定、定州等处之人，及候补候选职及廩贡生监，与该犯结拜弟兄。又有伪称李钦差者，名李孟斋，系南旗，郑德超系候选巡检，亦均与该犯为伍。是该犯夤缘结纳，声气广通，实已非伊朝夕。再三审讯，该犯等虽有发票，尚非富有票匪，既供并非邪教，乃又拜认师徒，供词闪烁；且系五品蓝翎千总，曾充各营哨官，案情过大，应飭府提审方免疏误。至该犯所供同伙诸人，除吕春浦、李孟斋等均不知籍贯外，其单少卿即单来荣，据供系湖北汉口人，已先回籍。又何鋈即何少甫，本非安分，上年在前督辕下，自称孝廉方正候选知县，得以委统安卫练军。迨营队遣撤，复于冬间私来大名府属招摇。今据该犯张宝镜供认，招人起事，全系何鋈、单少卿主使，戒箍、票式亦系单少卿所给。据供所招之人皆以兄弟称号，尤系会匪行径。该犯张宝镜现虽就获，而单少卿与何鋈，或回湖北，或在河南，难保不另滋事端。应请咨明湖北、河南，飭属一体密拿，以免漏网，由道转禀前来。

臣查何鋈称系候选知县，臣到任时尚带安卫军三营，因该军滋事扰民，毫无纪律，先飭裁遣，自应安分营生；乃敢飘流直、豫之间，假招勇为名，招集匪徒，散布箍票，希图生事，实与游匪无殊，自应分别咨行严拿惩办。相应请旨将候选知县何鋈、千总张宝镜一并革斥，严拿惩办。除通缉单少卿即单来荣、魏四老鼠、吕春浦、李孟斋、郑德超等务获重究，并飭大名府研审现犯供词，先行惩办，仍由县解散愚民，勿听煽惑被纠外，谨缮摺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初八日奉朱批：何鋈等著分别斥革，严拿

懲办，仍一面解散愚民，毋听煽惑。钦此。

3 内阁中书许枋奏治在安民政惟除弊折

光绪二十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记名总署章京·内阁中书臣许枋跪奏，为治在安民，政惟除弊，谨冒罪沥陈，恭折仰祈圣鉴事：

臣一介微员，靡有知识，惟是目击时务，旦夕以民生国计为心。自昔年天坛、太和门先后奇灾，即虑变不虚生，必有倾危之祸，无缘上达，徒切杞忧。不幸去年妖民煽乱，群邪误国，致我皇太后、皇上蒙尘西幸，备历艰辛。臣既不能躬执干戈，摧锋御寇，又不克追随车驾，扈从入关，负罪疚心，膺息冠带。

兹窃有披沥上陈者，闻去年顺、直各州县焚毁教堂、戕害教民地方，经督臣飭令民间捐款赔偿，共派银一千余万两。此自迫不得已，原非罔恤民艰。而深州、枣强等处，现在一律团练，聚众二五六万，抗不承捐。督臣札委卸任深州牧曹景邨前往各处，会同各营官商办剿抚事宜，都中颇形震动。臣查各处之团练聚众也，实因派捐太多，民不堪命，乃相约团练，昌言连岁灾歉，又经乱后，只能为国家完赋税，不能以捐款赔教民，如洋人来攻，官兵来剿，则散去不战。此其势若不靖，而其情则可原也。

畿辅历年水旱偏灾，民多困乏；加以去年官兵扰于前，洋兵扰于后，民财益复大伤。如臣所闻，昌平派银一十八万，深州三十万，任邱三十五万，延庆十三万，其他不知确数。似此巨款，即使民力全盛，亦属不支；况迭经灾乱之余，更何从出？且肇祸实由拳匪，为匪者大率身家轻薄，愍不畏法。其饱暖殷实者，必知自爱，不党匪徒。一乡一邑之中，平民多而匪徒少。今派捐遍及平民，饱暖殷实之家，捐款尤重，无辜受累，谁肯甘心？况一家辄派至数千金、数百金，又乌能从容取给乎？不但此也，如一

县派捐一万，地方官断不止派一万，加以差役、里胥之需索骚扰，刁绅、劣董之抑勒侵吞，纵不倍捐，必且增半。即如延庆之十三万，臣闻该州士民言，已派至二十余万。此一定之理与势，度非虚言。

牧令中十人难得一循良，苛派者必十之八九。深州各处既已聚团相抗；延庆民间相约，派银无银，派钱无钱，只有一家一命，要时同去，生杀在官。传曰：众怒难犯，专欲难成。此固已激成众怒矣。委员曹景邨与臣同乡，捧檄前往时，臣告以札饬虽有剿字，究竟止宜抚而不宜剿，必如唐、宋安抚宣慰之义，解散为佳。今尚未知其能解散与否。即使暂时解散，而派捐如故，民情终未必安也。

臣愚窃谓君之富，藏于民，古有明训。畿辅之地，尤以藏富为先，非独使其水旱无忧，亦将赖其缓急可恃。今朝廷既不惜数百万之赔款与各国更盟，原以护恤苍黎，不忍力战以残其生命。今即再赔此千余万，亦不过加累百分之一二。而根本之地，藏富已深，民谁不感戴皇仁，相与铭骨誓心，为乡里善良，为京师捍卫也。

臣明知帑项亏短，借债繁多，只宜务生财之方，不应为耗费之请。顾当此元气凋敝，疮痍满目，内忧遍伏，外患滋张，釜舆播越未安，朝野惊惶未定，洋兵已退，官军无多，万一或有梟桀之徒，煽惑众心，乘机作乱，则其患将有不可胜言者。是以不揣樛昧，越职上陈，请将顺、直民间赔款，并入公家代偿，庶几民情孔安，民安则国安，即圣心亦安矣。

至臣所谓政惟除弊者，伏读去年十二月初十日谕旨：一切政事，欲求振作，当议更张，严禁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大哉王言，至矣备矣。然自前年有新政之目，近又于枢府外，特派政务大臣，士大夫莫不以朝廷为显避变法之名，仍图变法之实，相

与横生议论，揣度趋时。臣愚窃以为法无久而不弊，我祖宗立法之始，实无不审慎周详，可以久行无弊；其卒不能无弊者，则行法之非其人也。荀子曰：有治人，无治法。此二语为千古行政不易之常经。臣窃观今天下事，但经涉官府者，殆无一事非弊也。我皇上洞烛情形，从前谕旨谓：误国家者，在一私字；误天下者，在一例字。虽每申诰诫，而徇情面如故，用私人如故，敷衍公事如故，欺饰朝廷如故。圣训所及，诚使大小臣工，洗心涤虑，破除积习，国耳忘家，公耳忘私，则弊无不除，即政无不举，何患我之贫弱，何惧人之富强。若不能仰体皇上励精图治之苦心，痛念国家几致危亡之大辱，犹如谕旨所谓一切如故者，则虽尽举西法而仿行之，臣又决其无一事非弊矣。

夫前事者，后事之师。中国办海防历年，制机器历年，开矿务历年，学洋操历年。而甲午一役，海防溃败不支；军械所资，自制者半不可用；矿务所入，取偿者尚有不敷。至于洋操，则尤为儿戏，以武卫前军之众，北洋训练之久，尚不能一战，其他可知。各国自有立国之基，立政之本，政教不必同，而认真去弊乃能立国，则无不同。臣昔年为倭衅上书，有云：外洋之机巧在器物，而固结在人心；中国之机巧在人心，而固结在私弊。窃自谓非妄语。中国人心涣散，又适当天地否闭之日，人材隐伏，官邪一律，酿成乱阶，自非严振纪纲，实事求是，徒见日本改从西法即以自强，而欲我中国仿效为之，只为外人笑耳。且更张太骤，其弊尤不可胜言，惟择其法之穷者变更之，余则严振纪纲，慎赏峻罚。孟子曰：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此亦千古不易之论，即德意志于举国倾亡之后，发愤为雄，固犹是沿袭旧俗，未尝多所变更，特将相得人，上下一心，事事认真，遂以抗衡于俄、英、法。

臣知皇上剴切申谕，必不存变法之思。但横议犹多，督办政

务诸臣或不免为所动。臣窃见现在军国大政，所亟宜变更者不过数端，其余要在认真去弊，弊去其太甚，毋琐碎，毋操切，行之以实，自能转贫为富，转弱为强。西人此时富强，乃天心于群阴毕会之时，假以奇慧殊巧，使其舟车人力，得以通至中国。使其地为我人众尾闾之泄，使其人沐我诗书礼义之芳，虽目前深入横行，终当有尊亲至圣之一日。臣观其所制器物，无一可以经久；听其所作音乐，声惨短而不长。天道十二年一周，六十年一运。彼英、法、德诸国之兴，已六十年矣，其得志于我已极，其加侮于我已极，无长不消，无复不剥，此一定之理，无可疑者。至于俄虽强大，倭虽崛起，我之纲纪既肃，政刑克明，自然边腹周防，文武效命，彼又何敢兴为仇敌，自取败亡。当此之时，但宜除弊以作新，正不必下乔而入谷，是在皇上知人善任，诸臣激发天良耳。

臣所言平平无奇，顾熟筹今日事势，必欲防乱于未作，救敝于已衰，实不外此。谨沥陈管见，缮折寄呈内阁，恭请代奏，干冒天威，不胜战慄陨越之至。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4 热河都统色楞额奏朝阳县民邓莱峰聚众仇教请添兵解散折

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二日（宫中朱批奏折）

奴才色楞额跪奏，为朝阳县属民教不和，革生邓莱峰聚众相抗，恐滋变故，谨缕陈前后筹办情形，恳恩敕下直隶督臣，添兵出口，慑以军威，分别解散剿办，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光绪二十六年拳匪肇衅，各处莠民蠢动，纷纷与教堂寻仇。口外地方，经奴才通飭严禁，不准练拳，而愚民与教堂积不相能者，辄欲乘机报复。其时朝阳县属之花子沟、二十家子、大屯等处民人，与松树嘴子总教堂互相攻击。适防军调赴榆关，地

方空虚，奴才严飭该管营县设法弹压。嗣俄兵占据锦州，该教堂以各村民攻击之仇，勾来俄兵数百名，连击破二十家子、大屯，并攻打花子沟，袭攻县街。彼时贼匪内讧，洋兵外逼，县街不守，曾经奴才将失事之前署朝阳县知县董文诰奏参在案。

当俄兵攻破二十家子时，该村民私许教堂银六千两，冀以自赎。当日仅付银五百两，下欠五千五百两，教堂屡索未付，遂潜取该村民地契作押。大屯破后，教堂以从前被攻教民无处栖止，令该屯民全数搬出，让与教民暂住，并与董文诰订定次年三月腾还，于是大屯难民数千人，咸逃入花子沟内寄居。至二十七年，教民迄未腾房。奴才查悉情形，历经札飭前署县董文诰、徐体善与委员等，劝谕该堂，令教民如期腾还，俾大屯民人回归安业；并咨明全权大臣，照会住京主教樊国梁，转飭遵照，该教堂亦未听许。

邓莱峰者，花子沟已革生员，忿教堂所为，阴图聚众自固，而各村民情势窘迫，争趋附之，遂借教堂不还地契、民房为由，时出寻衅，将教民郭永、张宏有，及为教堂催款之练长王国栋，先后捉去关禁。由是教堂恨之刺骨。

是年夏秋间，屡准全权大臣、外务部来咨，令将口外教案迅速议结。奴才督同道、府委员，亲与该堂派来教士委曲磋磨，酌定抚恤赔偿各款，并议明二十家子所欠之银如果属实，亦令该县分限代为催交。所有该村地契及大屯民房，应即由教堂交还本主，以释嫌怨。其邓莱峰一犯，教堂指为重犯，坚欲定死罪。奴才诚恐操之过激，适以坚其仇教之心，再三开导该教士，俟拿获该犯，讯明属实，永远监禁。该教士亦即应允，订立合同。

奴才一面出示，剴切晓谕各该村民，迅速解散，不准聚众仇视教堂。令邓莱峰束身归罪，贷其一死；一面飭边防营务处沈大鳌、统领杨玉书先后驰赴朝阳，会同知县王文翰查察情形，设法

调和，解散胁从，密捕首要。兹据该镇、县等连次电禀，以教堂坚称非拿办邓莱峰不能还契腾房；邓莱峰亦不服开导，声称非还契腾房不能释放教民，束身投首。彼此相持，势甚岌岌。并据王文翰密禀，以邓莱峰党羽日众，凶焰愈张，联络沟内外数十村，负固自雄，遍布谣言，日与教堂寻衅，恳请添派重兵剿办前来。

伏查邓莱峰借口教堂欺凌民人，辄自聚众负固，掳去教民，逞忿滋事。奴才初意沟内四十余村，地势险恶，居民不下六七千，其间甘为党羽者固多，而良懦不能自拔者亦复不少。且该处密迹教堂，操之过急，势恐铤而走险，更与教堂为难。故一面晓谕解散，一面飭镇、县设法密办。今据该镇、县等分禀，邓莱峰不服开导，势焰愈张，恳请剿办。是其众终难以理谕解散，此时若不慑以兵威，散其党羽，赶紧分别惩办，不特教堂或滋口实，致启衅端，且恐愚民被惑日深，养痍成患。惟兵力不厚，此案终不易结。现值建南余匪未清，杨玉书所部驻朝阳者仅有三营，余均分布建昌、平泉、赤峰剿贼，若全数调朝，又恐各处伏莽乘机四起，实有顾此失彼之势。再四筹思，惟有仰恳天恩，敕下直隶督臣袁世凯，转飭提臣马玉昆，迅速酌派劲旅数营，务于正月内，或由提臣亲督出关，或派熟悉交涉之知兵大员带领前来，专办花子沟案。果能震慑兵威，胁从解散，首犯归罪，于该处生灵保全甚众。倘仍执迷不悟，恃众抗拒，则惟有督兵进剿，立警凶顽，庶不致复酿教案，而滋巨患。地方幸甚，大局幸甚。

除密飭杨玉书添调兵队，与原驻三营会同王文翰妥为弹压，保护教堂，并分咨督臣、提臣查照外，谨恭折驰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朱批：另有旨。

5 寄谕署直隶总督袁世凯朝阳民教 相抗著迅派兵解散胁从严拿首要

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七日（军机处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署直隶总督袁，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七日奉上谕：色楞额奏，朝阳县属民教不和，聚众相抗，请派兵分别解散剿办一折。直隶朝阳县属革生邓莱峰，借口教堂欺凌平人，辄敢聚兵负固，掳禁教民，逞忿滋事。屡次派委营县前往解散，该革生不服开导，势焰愈张，若不慑以兵威，势恐酿成巨衅。总兵杨玉书所统数营，诚恐不敷剿办等语。著袁世凯察酌情形，迅速添派数营，前往解散胁从，严拿首犯，务令民教相安，以弭后患。仍不得卤莽从事，原折著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6 掌湖广道监察御史攀桂奏请严拿京西义和团余众片

光绪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五日（军机处原折）

再：奴才风闻去年十二月间，京西一带有匪众拆毁电线之事，虽经缉获数名，访闻皆非首要，且未讯出潜聚之所。以近日芦沟桥迤东电线又被拆毁，西乡抢劫之案几无虚日，亦以京西为最甚。闻此项匪徒，仍系庚子义和邪团倡乱悍贼，其为首者如长辛店之王景和、小宋儿，西山下庄之王泰即王黑儿、王富即王秃子、王广儿、王林子、张景禄、王九儿、王德林，暨金王府之郑永兴等，皆曾铺设坛棚，妖言惑众。现又纠集亡命数百人四出抢劫，近日拆毁电线，即是此辈。窃谓古今乱民迫于饥寒，聚而为盗，历来有之。惟此辈悍贼，前曾倡乱，久稽骈诛；近日故智渐萌，已属愍不畏法；而迭次拆毁电线，居心尤为叵测。若不迅速剿除，诚恐蔓延畿辅，又启衅端，其害有不可胜言者。奴才既有所闻，何

敢安于緘默，相应请旨飭下直隶督臣、五营汛弁暨各统兵大员，一体密飭所部，缉探确实，严拿首要，讯明就地正法，俾知警众惧，庶几隐患潜消，于国计民生大有关系。奴才为清理畿辅匪众起见，是否有当，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7 署直隶总督袁世凯奏广宗景廷宾 聚众抗粮派兵缉办情形折

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初八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太子少保·署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臣袁世凯跪奏，为武举聚众煽乱，不服劝谕，迎击官军，当经镇道各员缉办情形，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直隶东南边境各属，与山东西北毗连，民情素号刁强，盗贼尤为充斥，动辄聚众，治理綦难。自拳匪肇乱以来，奸徒煽惑，纠合成风。去年秋间，因直境各邑议结教案，顺德府属广宗县应摊捐赔款六千串。数本无多，各村皆允摊认；惟东召村武举景廷宾素不安分，借端聚抗。经道员袁大化驰往该县，督同知县魏祖德开导解释。乃景廷宾阳奉阴违，竟敢聚众列伍，屯聚城外，操演枪炮，自称阅边，应完钱粮，亦抗不交纳。该府县官吏百方劝谕，而梗顽愈甚，俨若树敌。迨臣去冬到任后，以直境人心浮动，亟欲设法安辑，俾知向化，弭患无形。迭派正定镇总兵董履高、顺德府知府如松率同印委各员，频往晓示；并将办理不善之知县魏祖德奏参革职；复将应摊捐项一律免除，由省另筹津贴，稍示体恤，以期感悟。

乃附从良民多已解散，而该犯蓄志叵测，狡诈反复，终不悔过，依旧鸱张。复敢纠结党徒，勒派民资，裹胁乡愚，逼代筑寨挖濠，私铸枪炮，遇见兵弁，辄即截缚，肆意猖獗，势将滋蔓，尤恐焚劫教堂，搆生衅端。上月因檄飭正定镇董履高、署大名镇

郑国俊、记名总兵郑才盛、大名道庞鸿书、顺德府知府如松等酌带队伍，会往弹压，设法缉拿首犯景廷宾，以遏乱萌。并一面出示晓谕，分遣绅士前往劝解，冀该犯慑于声威，或将闻风溃散，徐图线捕。詎该犯语益狂悖，逆迹昭彰，仍集党会操，枪炮隆隆，声闻数里。后散帖号召，指官军为贼兵，狡悍情形，势难理喻。该总兵董履高、郑国俊、郑才盛等于正月二十四日会合各营，开往东召村附近处暂扎，仍望其知惧敛迹。而景廷宾竟督其党羽四出迎抄，官军几为所乘，至阵亡弁勇四人，受伤四十五人之多。董履高等督率部队奋力抵御，匪党始退入村寨，仍负固施放枪炮，倍形凶悍。经该镇等挑精壮，肉搏登堞，夺获大炮四尊，抬枪、火枪七十三杆，刀矛、旗帜多件。相持良久，匪徒始各逃窜。当官兵登堞时，预空西面，纵令老弱逃避，该匪党搀集纷逸，官兵亦未便穷追，致多株累。景廷宾一犯查无踪迹，未卜存亡。计格杀阵毙悍匪一百余人，生擒六十七人。先后据该镇道府县等禀报前来。

臣查该犯景廷宾，藉端抗粮，纠众煽乱，私造枪炮，击伤官军，实属形同叛逆，已批飭该镇道等查明该犯实在下落，勒限缉拿，务获严惩。其党羽胁从未必甘心为匪，一面檄委候补道晏振恪、准补顺德府知府梁丹铭驰往广宗县，督同印委各员，分别抚辑；并将生擒各犯，逐一讯明，择其凶悍者酌量惩办，胁从者悉予保释，以儆凶暴，而安善良。

所有武庠聚众煽乱，当经镇道各员缉办情形，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初十日奉朱批：著即查明该犯下落，分别办理。钦此。

8 署直隶总督袁世凯奏遵旨添兵剿办景廷宾情形折

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十四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太子少保·署理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臣袁世凯跪奏，为南境土匪作乱，戕杀兵弁、委员及教士、教民，遵旨遣兵剿办各情形，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查直隶广宗县属东召村匪首景廷宾，聚众倡乱，迎击官军，前经正定镇总兵董履高、大顺广道庞鸿书等督队击散，臣于本年二月初八日，业将缉办情形专折具奏；并飭该镇、道等转飭营、县查拿首犯，解散馀党；一面遴派道员晏振恪、知府梁丹铭驰往筹办善后，分别赈抚。旋据禀称：半月以来，谣言渐息，地方渐次安帖。

嗣臣扈蹕团河，叠于差次接据大名镇道、正定镇、顺德、广平两府，及广宗、巨鹿等县，先后禀称：景廷宾自东召村溃亡后，潜匿纠合，在巨鹿境厦头寺聚党屯踞，谋为不轨。适有新练左军营官参将鲍贵卿带同招募新兵，由威县路经巨邑，竟被匪众围困，抢劫银钞，剥取衣服，戕害新兵五十余人，并哨官尽先千总吕孝申、委员丁忧广昌县典史钱德葆、附生刘炳勋、护勇五名。该营官亦受刀伤，夺围逸出。目下匪焰甚炽，请速派兵剿办等情。并据南宮、新河、威县、任县、隆平、柏乡等邑纷纷告警前来。当即飞飭大名、正定练军，并驻扎深州之新盛军就近拔队前往；仍飭大顺广道驰赴前敌，会合两镇，筹商查办。分飭邻近各属严防窜扰，妥护教堂。

三月二十三日，臣陛辞回省，复派干员确探匪情。据报：该逆景廷宾，以广宗县属之件只村为老巢，传送柬帖，布散符咒，诳诱乡愚，招纳盗匪，分遣死党，四出裹胁，勒索供给，聚众已至二万余人。该逆伪号大元帅，以文生刘永清即刘洒海为之副，

竖立帅旗，文帖悖谬，身穿黄马褂。匪党有功者，辄予五品奖札，盖用紫花伪印，披金、木、水、火、土、中等字，编列营伍，以黑旗队为先锋。附匪各村相率燃放枪炮，按期会众誓师，谋扰广宗、威县两城，并攻各处教堂。威县边界之张家庄教堂围攻数日未下。其军寨村小教堂已被拆掠，戕害教民四名。又据威县禀称：法国教士罗泽浦，于十九日行经县境苏庄、刘庄之间，遇匪被害等情。臣以事关教案，当即据情电奏，恭奉谕旨：飭迅即添派警队，从速剿灭，务绝根株等因。钦此。遵即分别规划。

适省城驻兵无多，不敷调遣，仅就现有各营抽拨凑集，派武卫右军统带·知府段祺瑞、自强军统带·总兵张腾蛟、新军马队管带·副将吴凤岭、右军马队管带·都司王开福、练军马队管带·都司张廷献等，率领炮马队共二千人，由省开往。右军右翼第二营步队，自山东撤调来直，甫抵沧海，因电令该统带游击马龙标，抽集所部七百人，取道畿南，会同进剿。除自强军外，各营均归统带段祺瑞节制调遣，并加派营务处道员倪嗣冲会同布置。臣于队伍开拨后，复分派署清河道袁大化踵往滋扰各地方，体查民情，会同大顺广道庞鸿书，预备善后办法。

时景廷宾闻大军已发，先由厦头寺趋回件只老巢，预备抵御。二十九日，张廷献马队先至古城集，距逆巢十八里，与大名练军犄角扎营。匪众突出扑犯马队，张廷献等麾军奋击，毙匪百余。适正定练军暨新盛军亦闻警来援，匪遂不支，退入巢内，传帖各邑聚图再举。比因大队未集，未敢进逼。四月初一日，各营齐集南廷官。段祺瑞、倪嗣冲等会商，以该逆距守老巢，意在负隅自固，以逸待劳。其死党咸萃于北，而附近村庄多其援应，攻之未免顿兵旷日，且多株连残伤，不如捣穴擒渠，余自瓦解，遂定直捣件只之计；并飞函密约正定镇董履高、大名镇何永盛等，分兵保护教堂；并分布扼要驻扎，断贼外援，堵贼旁窜。段祺瑞等

以二千数百人分三路进攻，张腾蛟步队居东，马龙标步队居西，炮队居中，而分伏马队于左右两翼以便包抄。部署略定，夜半疾趋，黎明距贼约数里许，瞭见贼巢树林深密，四面坚筑寨墙，高及一丈五尺，濠亦深宽，墙垛列排旗帜，寨门牢闭，密布枪炮。我军先使马队当贼，更番诱敌，匪不为动，但凭高以枪炮俯击，各营亦枪炮互施。相持数时之久，匪仍坚壁不出，而环寨各村，闻有悬旗应贼者。时各营深入，既虑腹背受敌，又恐兵力渐疲，易为匪乘，乃察知贼之寨墙东面稍瑕，因悉移师而东，并力猛攻。马龙标挟旗先登，自强军亦奋勇夺隘，蜂拥直上，吴凤岭等亦令马队分兵下马攀堞而入。匪犹拼死抵拒，用刀矛据墙下击，伤我弁兵。各军士无一〔以〕当百，前者负创，后者继进。匪众披靡，死亡相枕。其四散逃窜者，或由西墙缒下，或由南门逸出，经马队各伏兵截击追杀，强悍者殄除略尽，老弱者网开一面，其凶顽剽悍抵死不去者，犹复持械巷战，短兵格斗，又历一时许而后定之。

是役也，我军阵亡二人，伤十数人，殄匪二千余名。匪首伪都督、伪领队、先锋赵洛贵、张学逊、祝洛超、孙洛法、吕洛修、祝小杰等均经歼毙。阵擒各犯，讯据供认听从景廷宾谋叛不讳，均即就地正法。内有该逆堂兄景得章暨为该逆司帐之赵书生二名，亦经收禁备质。搜获该逆伪印一颗，伪造令旗、令箭、文檄、传帖及枪炮、子药、刀械甚夥，并起获教士罗泽浦洋书等件。至该逆下落，据景得章供称，已为官兵所杀，并指东围门外一尸为该逆正身，而该逆近邻东召村民朱三元亦供此尸实系该逆。惟肢骸残破，辨识难真。姑据族邻指认，先行戮尸泉示。一面仍确切访查，觅线分捕。

其刘泗海一名，督率匪首和尚老慈即郝振邦、高祥元等，先于初一日出外纠党，闻件只已破，遂率匪数百窜至巨鹿、任县、

南和等境，沿途焚烧抢掠，经正定练军拦截堵遏，乃于初五日回窜至平乡、曲周之间，仅存百余人，复经大名练军营官杜万宏、马振武等剿洗净尽。刘泗海同被击毙。高祥元逃后被获，亦即正法。和尚老慈中途潜逃，仍在严缉。

巨鹿、广宗一带大致平定，而被害教士罗泽浦之尸首，亦先后觅获，其首埋在件只村南，系由景得章供出，尸系都司张廷献等在威县荣家庄访询得之，迭经张庄、赵庄各教堂教民验明无讹者，即交赵庄教堂妥为殓斂。至附近件只各村民，虽于交仗时竖旗助势，然皆未出而拒战，且多迫于威胁，未必甘心从逆，自应一律宽免。现已分遣耆老绅董挨赴各村，谆详开导，令其献缴枪炮，解散归业。各父老莫不欢欣感涕，踊跃自新。一切善后事宜，似尚不难措手。惟探闻威县李村地方，密迩山东邱县，有匪徒剽劫行人，已由营、县会往搜捕。据该镇道印委各员缮具文电，先后禀报前来。

臣查直隶南境各属，民情强悍，盗贼素藩。巨鹿昔为黄巾起事之区，威县又为拳匪哨聚之藪，近自兵燹以后，民心浮动，更易纠约。而景廷宾者，以桀骜之资，挟叵测之志，行险侥幸，屡蹈大谬。自东召漏网后，乃复不知畏罪悔祸，匿迹销声，辄复号召党徒，煽乱构衅。若不亟加殄灭，势必祸尽苍生。然时艰方殷，屏藩尽撤，内讧不息，外侮易生，庚子之变，足为前鉴。此次进剿各军，深入贼巢，直捣其穴，诚不免于涉险，然凭恃天威，得以一鼓聚歼。此外各村并未波及，保全之多，实难数计。臣已飭袁大化、庞鸿书等妥筹应办善后各事，现复添派道员孙多祺携款二万两驰往该处，会同查明被匪扰害各村，分别散放，妥为赈抚，其被戕教民及焚掠各家，并飭从优抚恤，仰副圣朝子惠元元、视民如伤至意。至此次扫荡匪巢，办理尚为迅速，其在事出力各员，可否准其择尤请奖之处，出自鸿施逾格。

除疏防各员，容查明另案奏参外，所有遵旨添派营队剿灭土匪各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十七日奉朱批：著即将善后事宜妥为办理。此次出力各员，准其择尤请奖，毋许冒滥。仍查明景逆实在下落，并严缉逸匪郝振邦等，务获惩办，以绝根株。钦此。

9 署直隶总督袁世凯奏威县赵洛风等仇教抗官情形折

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太子少保·署理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臣袁世凯跪奏，为威县土匪倡乱，迭经官军击散，谨将办理情形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将巨鹿、广宗一带逆犯景廷宾纠众作乱，谋为不轨，业经派队剿灭各缘由，专折具奏。钦奉朱批，当即恭录分饬钦遵各在案。嗣据署清河道袁大化、大顺广道庞鸿书、营务处道员倪嗣冲、统带知府段祺瑞先后禀称：本月初九日，大化、鸿书据赵庄洋教士万其倡面述，访闻劫杀教士罗泽浦匪首赵洛风父子，现匿威县境鱼堤村内，请为拿办。因商嘱祺瑞派队前往查缉，当于初十酌拨数百人由祺瑞亲带驰往，令队伍围扎村外，派员绅入村开导，勒令交出匪犯，决无株累。该村人谓赵洛风等实未在村，愿为访拿。正商办间，忽有马弁自村东之李村来报，该处聚有匪众，结队剽掠，适南官县教谕郑杰等奉差经过，正被劫掳入村，请撤兵引退，冀可释放等语。当以教谕被掳，恐其加害，遂即退兵。该匪等旋将郑杰放出，截留银两各件。惟匪众肆劫，久恐滋蔓，因会商定义，十二日仍由祺瑞带队前往李村，先令土人入晓利害，但将滋事首犯交出，即可免于深究。乃该匪等闭门抗拒，置若罔闻，突自村北张家庄出匪数百，列阵抬枪抄拿。官军当即

分队抵击，毙匪百余，众乃逃散。因该匪多系乌合，又环近村落，恐致波及良民，遂亦收队，未肯穷追。方冀其受创知惧，不料该匪怙恶不悛，四出纠胁，两三日间集众约五六千人，称为景廷宾复仇。正拟进兵查办，适有章华村良民来军诉称，该匪强迫该村，惧被扰害，恳往援救。当由嗣冲、祺瑞、大化、鸿书率兵前进，距李村二里许，匪徒预伏三面，一股阻其前，一股由程庄横攻，一股由村北突出。官军分兵抵御，毙匪约三百余名，匪众不支，仍四散逃逸，各营亦即敛队。商派印委员绅分投劝谕，以期悔悟解散。乃于十七日早间，忽接寺庄教堂函报，该处又聚匪四、五千人，谋攻该堂。祺瑞立即督队往援，遇匪于途，距教堂约三里，匪徒列众迎敌，异常凶悍，枪炮甚多，但不能取准命中，酣战两时之久，仅伤官军四人。各营奋力冲击，以马队抄袭其后，毙匪四百余名，连毙骑马匪首数名，匪始奔溃。夺获前膛大炮三尊，抬炮八十一具，火枪、旗帜、刀矛二百三十余件。是役也，该匪意在攻掠教堂，故悉集精锐，多携枪炮，冀可一逞其志；不图中途遇兵，凶锋顿挫。且连日三战三北，强悍者大半殄戮，附后者卒胆落计穷势蹙，多已悔惧思散。遂即趁此机会，多遣员绅，分赴各村剖切开导，先使乡愚不至再受煽惑，误入迷途，然后设法购缉首要，自可依次清理等情，禀报前来。

臣查威县地方毗连东境，民情狡悍，积匪素多，旧联庄团会轻死好斗成为风尚。此因景廷宾布散邪说，蛊惑众志，而漏网之馀党又多逃匿其间，人心浮动，更易酿乱，若不赶即扑灭，诚恐连结山东团会，攻掠各处教堂，远近骚然，患将滋巨。幸经官军一再击散，匪势已衰，尚不难渐次平定。惟各匪首多系土豪，颇有声势，如捕之过急，恐益将造生谣言，诳诱乡愚，胁使从己，以便其抗兵拒诛之计，且不免多有杀戮。现饬该道等调集各营，扼要屯扎，慑以兵威。一面先遣员绅，分携简明告示，谆切开

导，劝使解散，并谕令呈缴枪炮。俟党羽尽散，利器归公，再设法搜捕首恶，庶免致铤而走险，亦不虑余烬复燃，而地方仍渐可悉就安堵。

谨先将近日办理情形，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奉朱批：著即督饬开导乡愚，毋被煽惑；并严谕各属地方官勤求民瘼，加意抚循，是为切要。钦此。

10 谕内阁袁世凯参奏广宗事件

疏防文武官弁著即分别惩处

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军机处上谕档）

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内阁奉上谕：袁世凯奏，查明疏防文武官弁，分别参劾一折。管带大名练军参将马振武，驻防广宗，乃匪首景廷宾由该县东召村逸出，复在巨鹿啸聚滋事，该参将毫无觉察，又不跟踪搜捕，迅往扑灭，实属庸懦无能，著即革职，永不叙用。署顺德府正任河间府知府如松，于已革署广宗县知县魏祖德擅自派捐，物议沸腾，并不据实揭参。迨亲赴广宗查办，复不能体查情形，豁免捐款，仍谕令减数交纳，疲玩颺预，不知政体，著即行革职。署巨鹿县正任阜城县知县王伯鹤，当匪首景廷宾在该境传帖聚众之始，不敢出城晓谕解散，致使匪焰日炽，酿成巨案。开缺另补之威县知县程之翰，于匪徒拆毁教堂，不能保护，于法国教士罗泽浦道出该境，又复疏于防范，以致被匪戕害，著一并革职。署广宗县知县赵锜，于匪徒屯聚县境，不能设法解散，咎有应得；惟据称到任未久，事后随营办匪，亦颇出力，尚知愧奋，著撤任摘去顶戴。广平府知府岑春煦有管辖之责，亦难辞咎，惟据称平日颇有政声，亦无纵匪情事，著即撤任，

以示薄惩。余著照所议办理。钦此。

11 翰林院掌院学士昆冈等奏袁世凯 勒捐激变请简重臣复查片

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初三日（宫中朱批奏折）

再：自二月中旬，京师哄传督臣袁世凯，因勒派赔款，有剿灭广宗县三村二千余人之事。初以所闻未详，不敢遽信，凡遇商民自西南来者，时时询之。及三月，遂见有该督臣奏报巨鹿之事。自此用兵日亟，传述愈多，而与该督臣奏报卒不相符。虽事非目击，然距京师仅数百里，断无众口皆失实也。

臣闻广宗武举景廷宾，所居毗连三村，皆最富之区，而景廷宾为该三村众所敬服之人。始派捐村民五千缗，景廷宾不允，谓我为大清百姓，输之国家虽多不吝也，若以赔洋教则不愿。已而该县令请兵，遂派正定镇营兵弹压。三村民始惧而集款，已允如数呈缴矣。乃正定总兵董履高，羨该村之富，进谗于袁世凯，谓不罪景廷宾，则抗捐之风不息。袁世凯者，素日以威猛为能，以杀人为快，立饬营兵，谓必捕获景廷宾正法。不意该村民之愚，惟知护惜景廷宾不交，而不知其抗官军之获罪也。兵既合围，村民挖濠自固。统兵之员既幸有抗拒之形，则放手剿杀矣。枪炮弹齐施，瓦屋立碎，三村老弱妇女同日惨死无孑遗。景廷宾合家二十余口俱尽，而健儿数人独拥景廷宾及挈其幼女得逸出。

事后旬日，景廷宾曾与六人同至京师，拟赴都察院具控诉冤，为其乡人旧识所阻，曰：尔敢控袁总督，徒自取死耳。景廷宾号泣而去，既无所归，遂流离转徙邻境数县之间。该处一带州县，民俗强悍，素有联庄团会，而民情懵愚，既哀景廷宾之无辜被祸，又鉴于三村民之惨杀无遗，人人自危，村村自固，于是联络聚众

者凡十有三县，每县一呼可集数千人，遂谓恃此可以拒官军而自救死也。继而遂有三月十三日巨鹿戕杀兵弁之事。闻巨鹿之事，并无所谓习符咒也。袁世凯调山东新练兵二百人过巨鹿午餐，其莠民讹而呼曰：袁总督又发兵来剿百姓矣。于是联庄会人乘兵弁不防猝起戕杀，遂死数十人。自此匪首之名一归景廷宾，而景廷宾亦遂不得不为匪矣。

兵祸既开，今又两月。据此间所闻，官军死亡已四五营人，而官军所剿灭则已先后三十余村，其人既难数计，其地无不荒凉。且众既乌合，溃则四散，而良弱妇女适被其殃。每巨炮一声，呼号未毕，身已齑粉者数十人，杀戮之残，不忍殫述。数县之地，耕农俱废，种种情形，与该督臣奏报盖迥不相符也。

夫事非目击，诚难臆断，然细思此事缘起，由该督臣勒捐激变，听谗殃民，而指以符咒惑众，谋为不轨，岂实情乎？大兵既集，人惟救死，铤而走险，可矜可怜，而谓其怙恶不悛，必期殄灭，岂实理乎？耳目可欺，恐事实不可欺也。上月初六日，京师昼晦，至于点灯。闻保定、天津初六、七两日皆然，且晦暗更甚。计此前后旬月，正该处残杀之时也。昔人冤狱飞霜，一夫且然，况此千万生灵乎。夫事已至此，谓其剿杀为非，则以为患将滋巨也；谓其剿杀为是，则毋乃残民以逞也。自古国家元气惟在于民，况于今日，非恃人心固结，更无由挽回衰弱。臣等反覆思维，实不胜忧愤迫切之至。谨肅陈先后访闻情形，伏恳我皇太后、皇上，简派亲信重臣，覆加查核，别求办法，毋任该督臣残民以逞，直民幸甚，天下幸甚。是否有当，伏祈圣鉴。谨奏。

12 直隶总督袁世凯奏拿获广宗起事首要郝振邦片

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初四日（外务部档）

再：广宗县逸匪郝振邦，前曾据报格毙，嗣经续获匪犯辨认，又涉疑似。当经据情奏明，并飭查下落，务期弋获在案。本年二月二十七日，据前大名练军营官马振武电禀：在沙河县将该逆犯拿获，即经臣电飭顺德府知府梁丹铭讯办去后。兹据该府讯，据郝振邦即霍振邦又名洛磁供称：自幼出家为僧，曾在南和县史召村庙内住持，上年三月间投入景廷宾名下，为其筹画军事，并率众攻打威县张家庄教堂，掠巨鹿等县任家庄等处教民教房，拒敌官军，复在成安县南掌等处，与景廷宾及该处土匪立盟集议起事，伊见人少难成，劝令景廷宾入山躲藏不允，即独自走逸等情不讳。核与景逆原供情形相同。

查传素识该犯之史召村地方马发义、南和县差役郑双珠、邢台县僧人正宗均各指认无讹，取结存案，禀请惩办前来。臣查该犯郝振邦，投从逆党，共谋不轨，攻打教堂，焚掠教民教房，拒敌官军，实属罪大恶极，罪不容诛。当经电飭该府于三月初四日将该犯就地正法，传首犯事地方，悬杆示众，以昭炯戒。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敕部查照。谨奏。

13 直隶总督袁世凯奏广宗等县缴械散团片

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初六日（外务部档）

再：据署清河道袁大化、大顺广道庞鸿书、营务处道员倪嗣冲等禀称：广宗、巨鹿、威县、南宫等县，自四月十七日以后，经印委各员率同绅耆，携带告示，分赴各乡，剴切开导，谕令缴械散团。各该处村民均已悔惧自新，先后纷纷呈缴枪械，出具切结，永不联团传帖滋事，及私收团费等情；并多有大书“悔祸具

结”四字，自行张贴村首者。广宗之件只村民，归复者已有二千余名，其前被焚掠之教民，亦经分别抚恤。现在人心大定，股匪肃清，稟请核奏前来。除飭将善后事宜妥为办理，并严谕各属地方官遵旨勤求民瘼，加意抚循，仍随时访辑余匪，以绝根株外，所有地方平靖情形，理合附片具陈，仰慰宸廑圣鉴，训示。谨奏。

14 掌浙江道监察御史王金熔奏广宗 知县擅捐激变请旨治罪折

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三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四品衔·掌浙江道监察御史臣王金熔跪奏，为擅捐激变，情罪较重，拟请旨飭令该督臣讯取确供，按律治罪，以儆官邪而弭隐患，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恭读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上谕：袁世凯奏，疏防文武官弁，分别参劾一折。署顺德府知府如松，于已革署广宗县知县魏祖德擅自派捐，物议沸腾，并不据实揭参；迨亲赴广宗查办，复不能体察情形，豁免捐款，仍谕令减数交纳，颛预疲玩，不知政体，著即行革职等因。钦此。其余参将及府、县各官，亦分别予以革职撤任。仰见朝廷有过必惩，一秉大公，薄海臣民，莫不钦服。惟已革广宗县知县魏祖德未经议及，岂督臣袁世凯因其业已革职，请予免议欤？若果如此，臣窃有请焉。

查广宗之乱，蔓延巨鹿、威县三县地方。匪首景庭滨（廷宾）等，戕害官弁、委员、新兵至五十余人之多，官军先后击毙之匪，且不下数千人。百姓糜烂于下，朝廷焦劳于上，顿兵耗饷，远迩震惊。在景庭滨（廷宾）之谋为不轨，其罪故不容诛；而擅捐激变者，要亦不得无罪焉。伏思直隶自拳匪仇教以来，十室九空。其奸狡之徒，拳胜则为拳，拳败则为教。惟不拳不教之愚民，拳诈之而不遂，则诬为教民，而身家不保；教诈之而不遂，则诬为拳

匪，而身家又不保。加以团防之经费，联军之支应，土棍、游勇之抢劫，焚堂、毁教之摊赔，层层搜括，若非国家之深仁厚泽，足以维系民心，则大局几不堪问。为官者当此民穷财尽，宜如何仰体朝廷德意，极力抚循。乃辄擅自派捐，致奸民乘机而煽乱，良民亦从逆而抗官，生灵涂炭，村落丘墟，此实近数十年来未有之奇变，可为寒心者也。

夫派捐无罪，擅自派捐有罪。擅自派捐致物议之沸腾，其罪小；物议沸腾，随聚众而作乱，其罪大。盖乱由于捐，捐由于擅，罪坐所由，则文武官弁之革职撤任，擅捐者累之；弁员新兵五十余人之遇害，擅捐者酿之；三县地方数千万人之抗官被剿，因剿毙命，亦擅捐者激之。况自今而后，三十余年之赔款，谅不能不借资民力，若皆似广宗之擅捐激变，则时事何堪设想？此臣所为广宗惜，而所虑则又不止广宗已也。

广宗之擅捐起于魏祖德，则魏祖德不得辞其咎。然又有谓广宗捐项，系另有委员经理，魏祖德不得自专者。而臣则谓无论何案，皆必有起意之人。此案之起意擅捐，如系委员，则委员为罪魁；如系魏祖德，则魏祖德为罪魁，似未便仅以革职了事。相应请旨饬下袁世凯，研究起意擅捐之人，有无侵蚀入己？并物议沸腾，何以尚不停捐，致激变乱？详细录取确供，按律治以应得之罪，请旨定夺，以为儆事者戒，庶儆官邪以弭隐患，而广宗之乱不至再见于他处，则小民之幸，亦国家之福也。

此外直隶朝阳、河南泌阳之案，近亦渐次办结。彼二案情形，臣未得其详。论其大致，则匪势之重，毙匪之多，无有过于广宗一案者。广宗之祸愈惨，则擅捐激变者之罪愈不容宽矣。

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谨缮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15 直隶总督袁世凯为宁远保险队会同俄军 击散起事民人致外务部咨文

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初四日（外务部档）

钦差大臣·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直隶等处地方军务·管紫荆密云等关隘兼理粮饷河道·长芦盐政·管巡抚事袁世凯，为咨呈事：

据署临榆县知县韩景儒禀称：窃卑县有宁远州票匪窜入县境，将职员张宝臣家工人掳去，并抢去骡马等一案。当经卑职会同山永协镇梁，禀请宪台拨兵来榆驻扎在案。一面即经卑职移会宁远州设法兜拿，并悬赏购线，严密探缉。旋于初九、十等日，探得此股票匪约六七十人，在宁远州左近一带，绑掳已非一次。本月初四日在卑县将张宝臣家工人掳去后，即聚于宁远州属之明水塘门即泞水塘，被绑之人均在其中。卑职连日会营督率兵役丁壮，在与宁远交界之红墙子左右防堵，适初十日傍晚时分，据探报称，宁远州属之中后所等处保险队，率同关外俄人前往剿办，卑职闻信后，深恐匪败复行窜入，遂在该处往来防守。嗣经探明，俄人与中后所保险队至匪所，开枪攻击，匪势不支，四散逃逸，往东北追逐六十余里始回。当场擒获匪徒七人，带回宁远州属之中后所去讫。被绑之人均经乘势逃出，所有张宝臣被掳工人八名，于十一、二等日先后均各回归。随经卑职讯据逃回工人梁恩等同声供称：初四日被掳之后，经票匪押赴宁远州属之牛杨沟少歇，至晚在鲍庄住宿，至初七日到明水塘门居住，初十日傍晚正在威吓间，忽来中后所保险队同俄国兵丁剿办，放枪轰击，匪不能支，均各奔逃，伊等遂与被绑之宁远州多人一齐逃出等语。并据张宝臣亦以前情面禀前来。当经卑职用好言安慰，谕令张宝臣领去，除卑职会同营汛督率兵役暨移会宁远州查获被抢骡马，并传谕关

外绅董，严密防堵，暨将票匪动静随时探明驰报外，所有匪徒业已击散。张宝臣家被掳工人全数逃回缘由，理合驰禀查核等情到本督部堂。据此，除俟汇核奏覆，并批飭该县会同营汛严防余匪，毋任窜扰外，相应咨呈贵部，谨请查照施行。须至咨呈者，右咨呈外务部。

16 直隶总督袁世凯奏遵旨据实覆陈剿办广宗起事情形折

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十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太子少保·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臣袁世凯跪奏，为钦奉谕旨，据实覆陈，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初九日奉上谕：有人奏，直隶勒捐激变，请严定官弁处分一折。此次广宗、巨鹿匪徒聚众滋事，几酿巨患。袁世凯身膺重寄，用兵剿办，实出于万不得已。此等情形，朝廷亦为深谅。惟现当匪乱既平之后，地方被扰被害，闾阎困苦异常，深宫实为廛念。该督务当慎选牧令，加意抚绥，以安民生。所属文武各员，如有贪功生事、玩视民瘼者，即行严加参劾，俾昭儆戒。原折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伏读再四，仰蒙圣主海勉之殷，优容之厚，惭悚交集，钦感莫名。

臣维国家之设官，凡以为民也。官为民牧，民为邦本。牧民者虽至严酷，亦断无甘于残民以逞者。顾民类至繁，良莠不齐，欲安民，则扰民者在所必去；欲利民，则害民者在所必除。若一味包荒，庇奸纵恶，是无异养痍不治，而终至于溃体裂肤也。庚子之变，是其前事已。夫庚子之变，由于奸民倡乱，结会习拳。方其初起时，一健吏足以了之。乃该匪等布散邪言，内结清流，外蛊乡愚，声生势长，附和者众。地方将吏稍加抑制，言事者辄交章论劾，不曰惨害忠义，即曰失散人心。将吏多为所持，莫敢

谁何，束手观变，驯至星火燎原，阑入京师；而鼓簧之徒，犹复为之声援，不啻为虎傅翼。朝廷受其胁迫，诸国因而兴戎。迨引敌深入，大局决裂，而所谓忠义之民者，大都冰消瓦解，甚或反颜而迎敌，供给作人向导，因缘以为奸利。向之抗疏论事、侈谈人心者，亦不闻建补救之策，殉国家之难，相率远行深避，各顾身家；徒以虚怯之意气，浮诞之清谈，贻国家以数千年未有之实祸，如其天良未泯，宜莫不心焉痛之。现值銮舆回京，大局粗定，殷鉴未远，詎堪再误。

臣以轻庸，受恩深重，自量移畿疆以来，夙夜兢兢，以先弭内乱借杜外侮为当务之急。诚以各国劲旅逼近禁城，畅道屯兵直达海口，天津门户尚未交还，而英日新约有干预我内乱之文，传闻俄法续约亦有此意。又我与各国所订公约，其第十款所载，凡仇教诸国之会，及伤害洋人之事，立禁綦严。倘因内地有乱，而我不能立即扑灭，他人执约以相诘责，狡启者从而生心，借端干预，其蹂躏地方，输偿兵费，姑不具论；万一鞑鞞之下，稍有虚惊，臣身任封圻，何堪当此重咎？不但此也，制治保邦之道，即无敌国外患，亦不当骄纵其民，使生内乱也。律例则载，聚众抗官、谋反叛逆者，俱有常刑，宪典具存，臣当谨守。第就言者所称曾国藩、胡林翼之事观之，胡林翼始为贵州郡守，即以治匪著称，常与绅民约曰：良莠不锄，嘉禾不生；凶暴不缉，良善不安。咸丰三年，黄平匪徒借闹粮为名，聚众抗官。胡林翼以为军威不振，良民亦变为骄子，何况乱民。不得已而以杀止杀，至于躬亲临阵，杀一文生，而流言有所弗恤。曾国藩于咸丰初办理本籍团练，擒斩土匪最多，尝奏称：乡里无赖之民，嚣然不靖，以为法律不足凭，官长不足畏，造谣惑人，抢劫无忌，若非痛加诛戮，无以折不逞之志，销逆乱之萌。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而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钦奉文宗显皇帝朱谕：

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等因。钦此。论者谓曾国藩、胡林翼皆硕儒名臣，断不至相尚残苛。诚以当国威不振之时，奸宄生心，藐视国权，杜渐防微，不得不严。若徒博长厚之声，以姑息为事，则是粤匪、捻匪虽至今存可也。夫远之有粤、捻诸匪，近之有庚子拳匪，岂非皆由乱民起事也哉！臣虽至愚，亦知煦仁小惠，足以见好于流俗。第利害有关乎大局，则毁誉不当止计及于一身。区区之心，但知利国，不知其他。

即如景廷宾，始则传帖聚众，抗官击兵；继则竖旗造反，僭称伪号，甚至有“扫清灭洋”字样。迹其种种不法，为臣子者义当共愤。而言者议多恕辞，并谓该逆为乡里所敬服。夫自古神奸巨蠹，若竟无人敬服，则号召必不能广，而叛逆亦必不能成。即彼粤匪、捻匪、拳匪，其为乡愚无知所敬服者，又岂可以数计耶。如许其得众，而遂恕其叛逆，窃恐乱贼将接踵而起矣。且广宗一案，事之本末可得言也。庚子之乱，直境各属教堂、教民多被焚掠。议和时，经前督臣李鸿章分饬各邑就地摊赔款巨者，酌予津贴。盖以乱由民作，欲借此以示惩罚而儆效尤，亦因以稍纾努力。此各属分摊赔款所由来也。言者谓广宗无习拳闹教事，果如其言，当无赔款，而何以前署知县王宇钧与该处教士订立合同，以制钱一万串议结焚掠教民及教堂公所等案。然此项赔款亦非尽捐之于民也，王宇钧先由书院存款及盐、当、商号筹集四千串，嗣后请拨官款津贴银两千两，所短者仅三千数百串耳。较之各属为数已细，并不至损民元气。乃该处民情强悍，纠合成风，已于上年三月、五月间聚众两次，王宇钧无术了结。九月，魏祖德调署县事，议将放出仓谷收回，变价作抵。县绅以为不便，复议按亩摊捐。十月初十日，各乡绅入城会商，独景廷宾因该村地保被县传拘，负气不到，竟于十二日传帖集众，在城外五里许试验枪炮，声称阅边，哄动各村，所有地丁、捐款均抗不交纳。该处春夏间两次

聚众，尚在魏祖德到任之前。景廷宾负气纠合，本非专为摊捐；只以抗捐为名，以售号召之计耳。该逆之有心构乱，已可概见。此皆臣未到任以前之事也。

臣抵任后，迭据该县一再告警，请兵弹压。适因回銮期近，深虑滋蔓难图，有碍全局。当飭地方文武官吏，设法劝谕解散。迨臣赴顺德迎銮，访闻魏祖德办理不善，立即飭司撤任，旋即参革；并将所摊捐款全行豁免，另由公家拨给津贴。原冀曲顺舆情，使安分之良民不至附从。至景廷宾逞忿聚众，本有应得之罪，如只撤参有司，置倡乱者于不问，既足长乱启奸，亦殊不成政体。因飭该守令相机捕禁，以儆效尤。乃良民多已解散，而该逆蓄志叵测，怙恶不悛，胁民出资，招集匪党。然仍虑遽加以兵，多有残伤，复迭飭正定镇董履高、大名道庞鸿书、顺德府如松等，一再驰往，反复开导，历三阅月，迄未就绪。本年正月十八日，如松复入村晓譬，该逆匿不予见。复由该镇、道等出示剖谕，并派员绅百计讽劝，力保其投诚免罪，仍竟置若罔闻。言者谓原其情罪，加以晓谕，早令解散。岂知该官绅之舌敝唇焦如此，而该逆之梗顽不化如彼耶。

于是聚党愈众，势益猖獗，不得已而大名、正定练军移近东召村屯扎，冀慑以兵威，或可转圜。乃行经未村，匪众四出抄击，伤亡兵弁多名。新盛军经过板台村，亦被匪阻截。该将弁等义难退避，因与交战。据营县验报，毙匪不过百余人。言者谓惨杀三村，未免骇人听闻。又谓波及西召村，不知该村相距尚远，尤为附会失实。

此役之后，当经委派道员晏振恪、知府梁丹铭携款前往抚恤，甫稍安帖，而巨鹿之事又见告矣。杀害官弁兵丁，戕毙教士洋人，势不得不派兵戡定，以遏乱萌而杜口实。然件只一役，专攻匪巢，而附近各村之竖旗助势者，皆置不问；张寺庄、李村各役，迎击悍股，而同恶馀党之战败逃窜者，皆释不追，实未尝穷兵黩武。

自四月十六日以后，南宫、威、广一带均无战事。言者谓四月底肃清之后，又复惨杀多命，实不知其何所见闻。

至各军纪律，迭经随时派员察访，嗣复派道员张锡銓驰往密查，据称：新盛及大名、正定各练军习气颇深，声名平常，而新盛军为尤甚。因先将新盛一军概行裁撤，其各练军亦正拟依次整顿。然如言者所称，各营肆意滥杀，则殊查无实据。使营员果有其事，彼地方道府各官詎忍坐视？各该委员又岂至人人抚徇，默无一词？且亦未经被害之家控诉有案。若遽以无案无据之事参办将弁，恐士卒寒心，日后遇有调遣，将退缩观望，贻误事机，殊足以损碍军政。魏祖德虽派捐生事，究系因公，并未入己，不得以赃私论，律无余罪可加。董履高屡往开导解散，弗避艰辛，力求绥靖，不知其构谗何事。段瑞云想即指右军统带段祺瑞，东召之役该统带并未在场；件只各役，该统带纪律严明，远近翕服，各委员查复之禀，俱可覆按。候补知府阮某，想即指阮贞元，该员于去冬经善后局司道派往查案时，臣甫到任，并非由臣所委，该员未尝专主用剿，亦向未充当文案差使。言者引四川闹粮一案似与谋反叛逆者情形迥不相同。

总之，局外之吹求，固不难捕风摭词；当局之经营，不得不通盘筹画。臣每遇此等巨案，必饬现任道、府会同筹办。其不得已而用兵，亦必多派委员，明查暗访，使营员有所儆惧。乱甫粗定，即遴员解款赈济，并慎选牧令以善其后。仍当懍遵谕旨，督饬所属各员，加意抚绥，勤求民瘼，以仰副宵旰焦劳痼瘕在抱之至意。惟臣德薄望轻，玷辱高位，既不能感化部民，使弄兵于潢池；复不能见孚朝列，致屡遭夫物议。固应自请严谴，徒以事曾涉及教案，因虑疆臣请处，启人误会，后将援为例案，转致难乎为继。究应如何敕部核议之处，出自圣裁。谨恭折据实覆陈，不胜战慄恐惧待罪之至。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奉朱批：览奏具悉。该督办事实心，毋庸敕部核议。仍著随时勤恤民隐，以副倚任。钦此。

17 直隶总督袁世凯奏拿获景廷宾等尽法惩办折

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太子少保·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臣袁世凯跪奏，为逆魁就获，尽法惩办，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广宗县已革武举景廷宾倡乱谋逆，前将件只村匪巢攻克，拿获景逆堂兄景得章，据称景逆已为乱兵所杀，并指东围门外报毙匪尸一具为景逆正身，邻人朱三元供亦相同，惟肢骸残破，辨认难真，姑据族邻指认，先以梟首示，一面仍确切查访，觅线分捕。奏奉朱批：仍查明景廷宾实在下落，务获惩办，以绝根株等因。钦此。遵飭营务处道员倪嗣冲，设法购线侦拿。兹据该道禀称：六月初九日，在南宫防次，探得景逆逃至成安县北漳村，复聚匪徒定期起事。即刻拨队前进，十二日驰抵成安，该逆先期逃逸。其长子景绍汶经署知县张琨拿获，并另获匪党陈敬、霍添庆等。讯得景逆向河南逃走，有临漳县胡村人冯玉成同逃。该道追踪前往，次日探明景逆在胡村东南四五里之郭家小屯村刘胜家隐藏，即赴该处，将景逆擒获，带回成安，验明无讹。该道会同大顺广道庞鸿书，讯据景逆供认，拒敌官军，截杀新兵、教士，盘踞件只村，伪造印、旗、令箭，自称元帅，编列营制，出具伪示伪檄，纠约各团，攻打教堂。迨匪巢攻克以后，复至成安，勾结河南、山东盗匪，散布传帖，煽惑人心，抢劫马匹，勒索供给，定期扑城戕官等情不讳。并讯取景绍汶及陈敬、霍添庆供词，禀请核办前来。臣查景廷宾逆迹昭著，罪不容诛，已批飭照谋逆例凌迟处死，传首犯事地方，悬杆示众。景绍汶系景逆之子，陈敬、霍添庆代散传帖，同恶相济，均令就地正法以彰国典，而快人心。

现在渠魁授首，地面肃清，大顺广一带已得透雨，民情安定，堪以仰慰宸廑。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18 直隶提督马玉昆奏办理邓莱峰案 出力人员请准择尤保奖片

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再：查朝阳地处边陲，民多顽悍。自二十六年拳匪起变，民教相间，几成不解之仇，往往挟私报复，酿成乱阶。地方官因保教不力，处分綦严，判断时遂不能有所偏倚，以致民间积怨愈深。邓莱峰聚众于花子沟一隅，附近人民平日与教堂不睦者，争相归附，两年以来，聚党至万余人，联团至数十村。设非及早解散，其地与教堂逼近，一旦稍有违言，势必枝节横生，激成交涉重案；且难保他处匪徒不复乘机蜂起，实于口外大局关系匪轻。奴才此次率队抵朝，仰赖圣主德威，开城劝导，幸能以口舌化兵戎。所有随同办理此案文武各员，均能勇于任事，不悼烦难，其中几经曲折，几费调停，不但为该沟保全无数生灵，亦且为地方消弥无穷隐患，实属始终勤奋，异常出力，著有微劳。其如平泉州遣散驻热军队，旬日之间从容就绪，亦维各该员之力为多。合无吁恳天恩，准由奴才择尤酌保文武数员，以示鼓励，出自逾格鸿施。是否有当，谨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准其酌保数员，毋许冒滥。钦此。

19 东陵守护大臣寿全等奏迁安境内 游勇扰乱邻封请拨兵预防折

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初七日（宫中朱批奏折）

奴才寿全、奎瑛、堃岫跪奏，为游勇土匪扰乱邻封，掳劫官

弁，请拨兵勇先事预防，以杜乱萌，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据遵化州知州陈以培禀称：迁安县境内之三屯营，有大伙游勇抢掠掳捉情事，即经加派丁役于初四日前往巡探。本月初二日酉刻，突有诈称官军马步兵队约二三百余人，身穿号衣，手执大旗，掌号排队入城，开放快枪，分股闯入各署及当铺绅商各家，肆抢银衣等物，并将游击宝昆及守备、巡检、绅商人等共十九人一并掳提出东门逃逸。初五日，复据禀称：今日探得该匪等现尚盘踞三屯相近之破城镇、太平寨、罗屯等处，羽党四出，骚扰为害。一屯等处居民多已逃避，而该匪于各要处安置匪党，探听消息，不准人民出入，故所发之探仅能到四十里铺而止，再东则不能前进。闻三屯之东联庄会又设北墙各口，则有马营堵御，未知确否。若果不虚，该匪等既不能东，又不能北，则遵境正当其冲，实为吃紧之处。现在设法严防，恳请派兵扼要驻扎，以资镇慑等因，禀报前来。

查三屯营系在迁安县界内，西距遵化州五十里，近在邻封，虽非奴才等辖境，然与陵寝重地相距仅有百里，该匪竟敢将地方将弁掳去勒赎，情节较重。若不及早歼除，诚恐集聚日众，大肆鸱张，倘其西窜，实为可虑。且马兰峪地方旗民集处，自庚子变乱之后，至今讹言不息，人心尚易浮动。加以吉地大工兴作，夫匠云集，其中良莠难分，近来颇不免道途行劫、捉人勒赎之案。虽经奴才等严饬遵化州设法惩办，似此凶顽，仍不知慑怖。他如六月十二日鸣锣聚众之事，虽未酿成巨案，究属人心未能安静，恐有不逞之徒乘隙勾结外患，不可不先事预防，以杜其渐。此时惟以筹兵设备为急务。无如奴才等所管旗、绿两营兵丁均有守卫之责，分布巡查，各归汛段，若再抽调成军，不惟经费无款可筹，而于巡查要差转难周密。

奴才等当即飞咨直隶总督，迅派队伍先往堵剿，以扼其窜路。

并拟请旨飭下该督，酌拨兵勇一两营前来驻扎，有事则剿办弹压，无事则巡逻镇抚，本地匪类有所震怖，则外侮自无隙可乘矣，实于陵寝地方大有裨益。谨将土匪扰乱邻境，劫掠官弁，请拨兵勇先事预防各缘由，恭折由驿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另有旨。

20 山海关副都统倭恒额奏宁远等地筹防情形折

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初八日（外务部档）

乾清门侍卫·山海关副都统奴才倭恒额跪奏，为马贼滋扰边境，派员带兵会剿，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前以关外奉天宁远州等处，突有大股票匪，狡焉思逞，据临榆县知县韩景儒呈报：票匪扰及临榆境内，近边一带居民，纷纷逃避城内等情。当经奴才据情请旨飭下直隶督臣筹备边防，以消隐患。等因具奏。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嗣接军机处抄录寄谕一道，并直隶总督袁世凯复电一件。计开：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六日奉上谕，倭恒额奏，关外地方不靖，亟宜筹备边防，以消隐患一折。据称：奉天宁远等处，近有大股匪徒扰及临榆境内，亟宜严加防范，等语。山海关为畿辅屏藩，关系紧要，该处兵单饷绌，应如何筹备边防之处，著袁世凯体察情形，妥为布置。至所称照会驻京各国公使转飭该兵官一节，著外务部察核办理，原折著抄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

直隶总督电：五月二十日巧电敬悉，昨据山海关副将、知县会禀，有票匪约四五十人，越境行劫，旋即逃逸，并非大股，当即批飭营县协同严缉。查该处本有绿营旗兵县勇，若认真巡缉，似数十游匪当不能逞，且有联军屯扎，应请大部先与各国商明，

始可遣兵筹备，免生枝节，除另咨外，谨先奉复。等因，知会前来。

奴才接阅之下，惶悚莫名。惟查距关十里红墙子地方，即属奉天宁远州界，该州界时有票匪，出没靡常。前经扰及临榆境内者，虽非大股，难保该匪非大股眼线前来窥伺地方情形，以肆其鸱张之势。近边居民被扰已非一日，是以惊怖之余，闻风即行纷纷逃避者甚众。奴才体察情形，一面奏闻，一面飞咨盛京将军、锦州副都统、锦州府知府，一体严缉。嗣闻奉天旗民地方官，会同洋兵剿捕，该匪见势不敌，即纷纷逃窜。兹于七月初三日，复据临榆县知县韩景儒呈报：本月初三日探得建昌一带，有马贼三四十人，于初一日由建昌柞子沟突出，从北山窜至抚宁县属之城根村，旋被抚宁兵勇击回。诂于初二日又有马贼三四百人，从柞子沟蜂拥而进，直扑县属木头凳地方，该处分防哨官陆登科，督勇迎击，因众寡不敌，被伤者数人，余皆陆续败退。贼等遂将木头凳占据，并分扰河沿子、刘家杖子等处，以致乾沟镇、龙王庙等处同时戒严，并据龙王庙等十一村村正袁继武等，亦以前情据禀前来。

据此，伏察卑县练勇本属不多，今该处有警，所有他处各勇自应各守各口，未便擅离，此外别无兵勇。现在该匪等如此猖獗，势不得不设法防剿，除谕飭各口练勇竭力防筑，暂在其中酌拣练勇数十名，并另派壮练各勇，暨移请山水协副将、乾沟汛把总分别带队前往，协力助剿外；第兵力甚单，实属不敷分布，拟合具文呈请察核俯赐，酌派兵队，督同营县兵勇，驰赴木头凳协同剿办，俾免窜扰，而卫间阎等情前来。

奴才闻信后，赶紧选派精壮马队兵丁，并在剩存残缺枪械内，拣出堪用之枪分给各兵，交三品衔·现署左翼协领正黄旗佐领双瑞管带，即于七月初四日会同营县兵勇前往，相机协剿。惟贼匪众

多，兵力单薄，诚恐难期得手，当此枪械缺少，不易布置，且又联军在境，设若与匪相遇，或有被伤，于大局关系实非浅鲜。况山海关为畿辅屏藩，数省咽喉，历来皆驻重兵，嗣因联军入境始行撤去。今则兵单饷绌，又无防营，在在空虚，实深焦灼。奴才世受国恩，值此时艰，曷敢安于缄默。察木头凳、乾沟镇均系直隶边境紧要地方，相应请旨飭下直隶总督臣如何筹备边防之处，出自逾格鸿慈，倘因联军在境不便拨队，可否赏拨款项枪械，暂由臣招募成营，与联军相机商办，当不致别生枝节。奴才愚昧之见，是否有当，谨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初九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21 直隶总督袁世凯为派兵驻扎关外 应先与各国商酌致外务部咨文

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初十日（外务部档）

钦差大臣·太子少保·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参预政务大臣·办理北洋通商事务·直隶总督部堂袁世凯，为恭录咨呈事：

窃照本部堂于七月初九日奉到军机大臣字寄。于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初九日奉上谕：倭恒额奏，马贼滋扰边境，派员带兵会剿一折。前因奉天宁远等处有匪徒扰及临榆境内，当经谕令袁世凯妥筹布置。兹复据倭恒额奏称：建昌柞子沟一带，又有马贼突起，占据抚宁县属之木头凳地方，并分扰河沿子，练勇不敷防剿，请派兵剿办等语。马贼数扰边境，飘忽异常，该处兵力单薄，不敷分布，著袁世凯体察情形，妥筹布置，以消隐患而固边防。原折著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等因到本部堂。承准此，查关外地方辽阔，匪众兵单，亟应遵旨妥筹布置，以固边防。惟现

在各国兵队未撤，遂遣兵往，恐生枝节，应先与各国公使商明，可否由我遣兵驻扎，然后酌夺办理，方免窒碍。相应恭录粘抄咨呈贵部，请烦查照见复施行。须至咨呈者，右咨呈外务部。

22 热河都统色楞额奏口外剿捕实在情形折

光绪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宫中朱批奏折）

奴才色楞额跪奏，为覆陈口外剿贼实在情形，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一日奉上谕：前据寿全等奏，迁安县属等处游勇土匪抢劫官弁，当经谕令袁世凯拨兵堵剿。兹据覆奏剿办情形，并称此股游匪均系口外马贼，大股多在热河一带，散卒溃勇党类甚繁，仅恃口内堵剿不足清其渊藪等语。著色楞额会同马玉昆，选派得力兵队，赶将口外大股贼匪合力剿除，及早扑灭，毋任蔓延为患。原折著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奴才闻命之下，曷胜惶悚。当即咨会提臣马玉昆，迅派得力兵队出口会剿；一面飞咨各防军，赶紧出境分投截击；并严飭各该地方文武一体堵剿，以遏纷窜。旋接建昌防军电禀：此股贼匪业已败逃出口，歼毙极多，堪以仰慰宸廑。

奴才伏查口外地方荒阔，襟带关辽，控引蒙部，周环数千里，每州、县辖境均不下千里，地广兵单，平时已虑鞭长莫及，此从前马贼之名所由起也。痛自庚子之变，邻封多故，惟热河一隅差为完善，于是奉、直溃军之卒，内外失业之氓，三面纷乘，一朝垒集。尔时口外原驻直隶练军八营，调赴榆关六营，仅留马步两营驻扎朝、建。其平泉、赤峰、围场、丰宁等处，赖有驻防旗营分布。东剿西抚，终日奔驰，足无停止。仰赖圣主福庇，此两年中，外馭游军，内绥民教，地面粗安，事机艰巨，早在圣明洞鉴之中。

现办善后事宜，完结教案，遣撤客军，幸依次就绪，得以其间督饬地方文武讲求缉捕，现已渐有起色。惟边隅辽阔，零星余匪出没无常，诚不敢云净尽。至于大股马贼公然屯聚，则奴才所属地方并无其事。热河近在畿疆，岂能讳饰，此奴才任内历办防剿之实情也。

其在本年，只有五月间，围场地方由东川窜来游匪一股，贼人亦祇数十名，均挟快枪，到处绑抢，势颇凶悍。奴才当经饬派管带丰字营游击张玉春等驰往会剿，并派佐领富龄管带马步练军分往堵截，毙匪多名，逼贼仍由原路东窜。因各军尾追紧急，该匪等一日狂奔数百里。逃至建昌地面，复经毅军统领赵倜带队截击，该匪复折向东南逃窜。该统领督队跟追，沿途击毙多名，大获枪马，将被绑乡民尽数夺回。余匪无几，窜往沿边黑山一带，潜匿无踪，由该统领留兵搜捕，以杜窜逸，此外并无另有大股贼匪。此本年口外剿贼之实情也。

抑奴才更有请者，口外匪徒均系久惯猾贼，时聚时散，总因此拿彼窜，持有三窟。督臣所谓该匪纵迹靡定，异常飘忽，则系实在情形。就内地言之，则热河为口外马贼之渊藪；而就热河言之，则奉天又为热河马贼之渊藪。朝阳、建昌一带，绵渺几二千里，尽是空虚之地，况近来东三省事起，败卒半入其中，枪炮多归贼手，比之直境同在一省者，尤为防不胜防。必欲清其渊藪，似非奉、直两省合力会剿不可；必欲划其根株，似非专责一军穷其所往不可。本年四月间，奴才曾虑及此，会商督臣，通饬沿边迁安、抚宁、建昌等县，定有会哨新章在案。夫分防合剿，自古办流贼之要著也。趁此用全力歼除，一劳永逸，实为上策。事关根本至计，奴才既有所见，不敢不据实上闻，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著仍咨商袁世凯，会同马玉昆妥筹堵剿，以靖地方。

23 諭內閣郎中文錦等扣餉激變著照所擬罪名辦理

光緒二十八年八月初三日（軍機處上諭檔）

光緒二十八年八月初三日內閣奉上諭：前據壽全等奏，孤寡、差役，聚眾嘩索餉米情形，當派敬信前往查辦。茲據查明復奏，此案萬趙氏等，因欠發銀米，起意率眾至文錦家索借，並擁入鎮署喧鬧，實屬不法；惟因錢糧被扣起見，與實在聯謀聚眾者有間。郎中文錦，開放米折，借端克扣；領催文广等，擅扣米折銀兩，制送匾傘，均屬不合，著照所擬罪名，分別辦理。守護大臣壽全、奎瑛，馬蘭鎮總兵堃岫，於開放米折時，並未奏明另籌經費，率准文錦等扣減銀數，致釀事端，均屬咎無可辭；惟尚無回護情事，著交宗人府、兵部照例議處。余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欽此。

24 直隸提督馬玉昆奏攻克朝陽縣 花子溝山卡拿獲首要鄧萊峰折

光緒二十八年十月三十日（外務部檔）

太子少保·頭品頂戴·總統左軍·提督直隸全省軍務·云騎尉世職·博奇巴圖魯馬奏，為攻克朝陽縣花子溝山卡，先後拿獲首要各犯訊明懲辦，余眾悉就安撫。謹陳辦理情形，並將在事出力各員，擇尤開單，懇恩獎叙、恭折奏陳，仰祈聖鑒事：

竊於九月初八日自通州起程，二十日行次平泉州。疊據探稱，並據朝陽縣知縣繆桂榮稟報：鄧萊峰自聞出關之信，日夜修繕卡房，聚蓄軍火，糾合花子溝內牌四十餘村，外牌百餘村，設卡二百餘座，約期十月初三日開山起會，為抗拒計。比即选派員紳，持示前往，會同繆桂榮勸諭鄧萊峰束身投案，並散脅從；一面飛飭各營分三路兼程前進：一由永平府出冷口，繞出二十家子、王

家店等处，力扼其东南；一由建昌、南川直趋双庙、梁家店一带，进遏其西北；亲率马炮各队，由平建大道径赴朝阳县街，居中调度。十月初一日，各营先后到齐，扼要围扎。邓莱峰仍然不服开导，率其死党守险抗拒。幸兵至神速，该沟内外牌不及联合，声势隔绝，其外牌各村先已慑服兵威，不敢复逞。初二日，先锋马队行至该沟东北白庙山前，突有邓党数十人凭卡开枪遥击，经我军奋勇进攻，连夺四卡，生擒十三人，余党窜散。讯据被擒毕凤岐等供称：均系被胁入伙，当予从宽释放，并令入沟传语乡民，此次官军所至，原以调和民教，绥靖地方，凡属善良概不株累。沟众见当场被获之人尚邀赦宥，始各深信不疑，渐见冰消瓦解。初三日傍晚，亲带马步各队驰赴王家店，察看山形道路。邓党在卡瞥见，连发大炮抬枪二三百响，并有骑马悍党百余名忽从斜道横出邀截。急调步队绕至山后，攀援而上，以拊其背，复使马队冲锋仰击以扼其吭。前后夹攻约及一时之久，击毙悍目王幅春、刘五等七名，余党被枪子中伤者约十余名，遂各纷纷败溃，抛弃枪械如鸟兽散。时已昏夜，我军乘胜贾勇前进，连夺险卡十余座，如入无人之境。二更后直抵邓莱峰所居上卧佛头沟，举火为号。其西南西北东北各卡遥见火光，知邓姓巢穴已失，霎时奔散一空。邓莱峰率其亲属及其死党乘夜翻山蓦涧而逃。此十月初一、初二等日各营四面合围，初三日乘胜攻克花子沟山卡之实在情形也。

初四日黎明，整队入沟，督同知县繆桂荣出示安民，各村百姓见兵到之后秋毫无犯，扶老携幼渐次来归；并由派员在邓莱峰等家内搜出枪炮、子药、门旗、刑具各项违禁等物，找出教妇王夏氏送还教堂，饬属领回。即日分饬马步队四出追捕逸犯，仍悬赏购线严缉。是日申刻即在朝阳西南香磨村，拿获邓莱峰之谋主王幅泰及邓婿程义二名，嗣又拿获炮手陈倭瓜一名。初六日，复

经黑山嘴子练长李大海将首犯邓莱峰等诱获。因该犯带有洋枪，惧其拒捕，密嘱练丁王玉振、韩明泰看守，一面来营请兵拿解。不期官军赶至，而邓莱峰等先已贿通练丁释放，分路潜逃无踪。维时已回朝街，立即勒限各营，实力躡缉，毋任漏网；并添派千员督同弁兵，责令李大海作为眼线，跟踪侦访。旋于二十四日经本军员弁在奉天义州与朝阳交界之清和门地方，将邓莱峰并其弟邓澧详其子邓住同时弋获。二十七日押解到营，亲提各犯严讯，均供认守卡持械，拒敌官军各等情不讳。实属同恶相济，罪不容诛，随将该犯等六名一并就地正法。其邓莱峰、邓澧详、王幅泰三犯并加梟示，以昭炯戒。此十月初四至二十七等日先后将首要各犯拿获，讯明惩办之实在情形也。

伏查邓莱峰等自乘庚子变乱，抗官聚众，时阅二年。上次遵旨驰赴朝阳，叠派员绅前往开导解散。嗣复亲入该沟，剖切面谕，劝令悔罪归诚。仰荷圣恩不加深究，宜如何感戴皇仁，洗心革面，力改前非。乃竟反复无常，负隅自固，设卡至二百余座，聚党至百数十村，迹其凶焰日张，几至酿成巨患。幸赖皇太后、皇上德威远被，卒使胁从效顺，首要成擒，未及三旬剿抚大定，实非意料所及。现在各山碉卡业已一律削平，各处居民均各如常安堵。收回枪支二百余杆而利器渐已归公，身膺显戮不过数人而顽梗庶几知警。从此地面可期绥靖，即民教当不至再启衅端。在事文武各员或则运筹决策，或则冒险争锋，协力同心，始终勤奋。核其出力实与军营异常劳绩相符，谨择尤分别拟奖，缮具清单恭呈御览，合无仰恳天恩，准如所请奖叙以示鼓励。

除飭取各员履历送部，并查明千总以下各弁咨呈兵部核奖，及将此案一切善后事宜，咨商署热河都统臣松寿，妥筹办理，仍通飭热河各属，一体严拿王玉振、韩明泰，务获究办外，所有攻克花子沟山卡，拿获首要惩办，暨将出力各员择尤请奖各缘由，谨会

同署热河都统臣松寿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25 署热河都统松寿奏剿平口外佟守仁等股情形折

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宫中朱批奏折）

奴才松寿跪奏，为剿办口外股匪，歼擒积年悍目，及现在筹办地方情形，并将在事尤为出力各员开单请奖，以励戎行，仰祈圣鉴事：

窃口外地方，自庚子以后，马贼、溃勇，到处勾结，新式枪械，散在贼中，数百成群，异常凶悍，所至村庄，捆绑焚杀，地方蹂躏不堪。前此建南巨贼李汶斌一案，甫就剿平，尚未肃清，即有贼首郭大蚊、佟洛疙疸等股匪，窜扰口内三屯营等处，又有王朋、卢发等股贼，复起于口外西官营子等处。时值奴才蒙恩署理都统，到任之初，内而抚、建、临榆各股败匪纷纷外窜，外而赤峰、围场、蒙古两盟敖汉各旗时来请兵，军书旁午。奴才当即督饬营务处各员，密速布置，以统带练军·总兵杨玉书各营，专办南路及奉、直一带边防；以原驻武卫左军统带·副将孙多庆等，严扼边墙内外，以防回窜，并保护各教堂；添派佐领荣升等，带旗营练军马队，出驻围界茅沟一带要隘，截贼归路；以游击张玉春，督带强胜后营马队，并归并之丰字营，专防围、赤一带，为后路游击之师。

奴才目击地方不靖，悉心体察，始知热河各营办贼，向有二弊：积匪、猾贼，恃围荒草地为窟穴，乘间四出。以有定之师，制无定之贼，兵至则匪去，兵去则匪来。且贼踪飘忽，多带马匹，沿途掠换。官兵步多骑少，马力易疲，往往尾追出境，斩级报功，而积年巨匪少有弋获。现在办贼，必痛戒尾追积习，另练游击之师，专办雕剿，跟踪穷追，责以务擒首要，夺回被绑商民为据。

此军营之弊，亟宜整顿者也。口外愚民向来畏贼，保甲团练少有举发，甚者为匪徒窝赃、拉线。从前朝、建各属所招降队甚多，尤为民间病患。现在正本清源，必通饬地方，讲求吏治捕务，一面遣散降队，妥为安插，方为正办。此地方之弊，亟宜整顿者也。

数月以来，奴才竭力整顿，日与主、客、旗、练各军，檄电交驰，谆谆激劝，信赏必罚；复拟弁兵打仗伤亡恤赏章程，以励军心。仰仗天威，近来军务渐有起色，各营剿贼日有擒斩，半皆积年著名悍目，实足以寒匪胆而快人心。

据统带·总兵杨玉书等及各州、县前后会禀，查匪首佟洛疙疸即佟守茫一股，前倡乱于平泉、围场界上，本年五月，拒杀千总梁朝栋，窜扰丰宁、建昌，均有旗帜、号衣，冒充官军巡哨，攻破茶棚地方，枪毙练总等；复胆敢纠郭大蚁等合窜入口，勾结口内贼首张红果，绑三屯营游击等官，逆势已成。经官军叠次击败，分股回窜。除郭大蚁一股，由武卫左军会同建昌团练拿获外，该匪首佟洛疙疸，于八月初间，率党窜出大岭寨口，至建属榆树林子等处，复纠他股以图回窜围荒，党众尚有数百人。经奴才督饬练军统带杨玉书，飞调驻敖汉旗练军马队，绕赴建北迎头截击；并调该军营务处杨慕时，率各营由东荒西援。适蚌河川贼王朋等股，败窜撰山、黑山巢穴，防其纠合，亟饬堵剿，于大哈拉道口、元宝山叠歼李发科等贼目多名。贼突过老河，欲由赤峰而入西围，即调赤峰帮带马队营官尚鸿恩会剿，及贼于杜家地、桑材川等处。时贼复裹胁至三百余人，正围义合公锅铺，出其不意，被官军夹攻，伤毙四十余贼，生擒十一贼，夺贼马百十四匹，无烟枪十余杆，毛瑟枪六杆，夺回被绑商民十五人。余贼由长汉沟窜西围。

奴才因首贼兔脱，仍责前敌各将领务获。旋于八月十九日，

据杨慕时督饬副营官汪正纲、左营官陈春廷，追逼贼由围窳向多伦厅界之白岔、香磨。贼尚八九十名，据北大山，列阵抗拒。悍贼施继苙在山顶指挥，被官军击毙，左营弁孙文绍亦阵亡。众兵猛扑继进，群贼始惊溃。于阵生擒匪首佟洛疙疸即佟守芒及悍党佟守志等十五名，解该营及平泉州会讯明确，经奴才电饬一并正法在案。该股匪自口内回窳，追奔八百余里，始得就擒，狡悍已极。此剿平佟洛疙疸等一股及擒获匪首之实在情形也。

又贼首王朋、卢发、白洛疙疸等股，均系多年积匪，今夏南扰朝、建等县，敖汉、土默特各蒙旗被害尤甚。八月中，经马队副营官汪正纲剿败于东荒，率伙贼百余人，远遁边界沙坨子山内。九月初，经前营官尹德盛，追败于沙坨等处，毙贼极多，我军阵亡什长、正兵二人。于十月十四等日，始据各营禀报，将王朋、卢发及其余匪目一并阵擒缉获；复于十一月十八日电禀，又将著名匪首白洛疙疸拿获，均经讯明电饬正法。此剿拿匪首王朋等各股之实在情形也。

此外八月间，有围场窳匪一股，约贼百余人，经张玉春痛剿于西围，毙贼甚多，夺获快枪、号坎多件，贼马四十匹，阵擒贼目黄起，于军前斩讫。我兵伤四人。余匪无多，逃入围内，复经佐领荣升等带兵沿边搜捕，拿获多名。计自八月以来，除拿获佟洛疙疸、郭大蚁、王朋等著名大股贼首外；前后计由总兵杨玉书及旗、练各营、县禀报，除阵毙不计外，统共获贼一百二十五名，均会讯明确，照章就地正法各在案。

现经奴才严饬营、县，趁此兵威，群贼解散之际，赶紧搜捕，勿稍松劲。并晓谕民间，不准私藏贼匪枪马，俾易查拿。至朝阳花子沟已平，其建昌、朝阳及土默特贝勒旗等处降队，业经会商提臣马玉昆，分饬营、县，妥速遣散，以除隐患而靖地方，堪以仰副圣主轸念边陲之至意。据杨玉书等汇案咨呈前来。奴才伏查

该员弁此次剿办各股著匪，克期擒获积年悍目，大小十余战，实系军营异常出力，合无仰恳天恩，俯准照单给奖，以昭激励而励戎行。其打仗阵亡弁兵，应俟查明，汇案奏请，敕部优恤，出自逾格鸿施。

除拿获郭大蚁等匪出力之武卫左军统带·副将孙多庆等，业由提臣马玉昆另案奏保，并其余出力文武各员仍归汇案请奖外，所有剿平积年悍匪及筹办地方情形，并择尤开单请奖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单、片并发。

26 署热河都统松寿奏剿办平泉 郭大蚁一股出力人员请奖片

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宫中朱批奏折）

再：据武卫左军统带·右路等营副将孙多庆、统带先锋马队游击赵倜、营务处同知于振江、知府用建昌县知县罗毓祥会禀：巨匪郭大蚁一股，系积年渠魁，于五月间纠贼数百，与佟守荃合股，窜扰围场、平泉、丰宁一带，拒毙武弁练总，胆敢窜入口内，勾匪张红果，绑劫员弁，焚掠迁、抚、临榆等县，势甚鸱张，经该军与该县督练叠次追剿败散。该匪股尚有数十人窜至建属砂果子沟，经该县练董·举人李沐霖、练总·文童孙廷弼等，探报该军会捕，围攻多时，毙贼十余名，夺贼枪马多件。该匪首受伤突围兔逃脱匿臭肚子沟养伤，复经李沐霖侦明，带茶棚等三乡练勇往捕，出其不意，将匪首郭大蚁擒获；其悍目刘景澹、逸匪佟赞等，亦经该县督练会营叠获送县，均经奴才电飭会讯正法，并传首平泉等处被害地方，以昭炯戒在案。除统带武卫左军·右路等营副将孙多庆等业经提臣马玉昆专案奏保外，奴才伏查建昌县知县罗毓祥、督饬练董李沐霖等，不动声色，歼厥渠魁，并随同防营

擒获悍贼多名，洵属异常出力，自应按照军营异常请奖，以示鼓励，而资观感。知府用建昌县知县罗毓祥，拟请俟归知府班后，赏加三品衔；练董·同知衔候选知县李沐霖，拟请免试本班，以知州不论双单月尽先即选，并赏加四品衔；文童孙廷弼，拟请以巡检不论双单月尽先选用；附生王镇寰、李润霖，均拟请以县丞不论双单月选用。合无仰恳天恩，俯准照拟给奖，以为团绅剿贼奋勉者劝。是否有当，出自逾格鸿慈。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览。

27 热河都统锡良等奏整顿热河地方酌拟改制折

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宫中朱批奏折）

尚书衔·卸署热河都统·工部左侍郎臣松寿、太子少保·直隶总督臣袁世凯、头品顶戴·热河都统臣锡良跪奏，为遵旨筹议整顿热河地方，酌拟改制大概情形，披沥直陈，恭折会奏，仰祈圣鉴事：

窃维积弊太深，革除须施全力；隐忧滋大，补救贵在及时。各省容有政治不修，萑苻不靖，而未有如热河官吏昏浊、盗贼横行如此其甚者也。臣世凯叠奉谕旨，饬筹整顿；臣松寿、臣锡良面奉训示，妥筹改制，因时制宜等因。钦此。边境多艰，上烦圣廑，跪聆之下，悚惕莫名。臣等谨将热河政事废弛之故，及图维整饬之方，为我皇太后、皇上缕晰陈之。

盖木腐虫生，由来者久。或贪谬不知大体，败坏官方；或庸懦不足有为，纵弛法度。而且政繁款绌，因腴民以自肥；地广官稀，更练兵之无饷。故盗贼始尚顾忌，继知官府无能缉捕，遂焚杀绑掠，明目张胆，结队成群。加以庚子之变，溃勇逃兵窜出口外，遗弃枪械，贼得利器，竟敢抗我颜行，开仗对敌。维时直隶练军

飭调内地，各官束手无策，为苟且目前之计，收留降队，分养四乡，盖至是而贼胆益炽矣。上年巨匪李汶斌肆抢建南，今春巨匪佟老疙疸、郭大蚁等啸聚围场，纠股内窜，致有迁安绑官之案，藐无法纪，遍地贼踪。先是练军回防，臣世凯将纵匪之管官严参治罪，军气始为一振；并出示优价收枪，冀杜后患。提臣马玉昆督队出口，贼方敛迹。而假名仇教、聚众抗官之邓莱峰，负隅如故，人心又复惊扰；幸即剿除，贼党始知兵威可畏。臣松寿督飭直隶练军统领·总兵杨玉书各营，派兵击拿建、赤、围场等处巨匪佟老疙疸等正法，地方幸复粗安。复商同提臣马玉昆，趁此机势，严飭各营，会同地方官，遣散降队，缴械归农，以免养痍贻患。统计热河十年中，教匪盗案层出不穷，日甚一日，商民闭歇逃走，百姓死亡流离，不知凡几；所存者几于无村不抢，无户不绑，民不聊生，伤心惨目，至斯已极。现虽暂觉救平，而伏莽孔多，朝若撤兵，夕即起事。提臣马玉昆顾全大局，仍留总兵孙多庆统领五营，分布建、朝一带，搜捕余匪，从缓撤防。然非自练得力之兵，不能常川驻扎，随时剿捕。无如热河瘠苦之区，又值彫敝之际，究竟能否筹有的款，尚无把握。臣等静验民情，详查贼势，仍觉善良气弱，凶暴气强，未经痛加惩戒，终难免死灰复燃，乘机为害。热河远连奉、直，近拱神京，关系诚非浅鲜。臣等忝承恩遇，具有天良，夙夜思维，不安寝馈。窃以为欲清盗源，先澄吏治；欲除积弊，先养廉隅；尤非经武整军，不能荡涤瑕秽。早则保全者大，迟恐滋蔓难图。

所有未尽事宜，应由臣锡良会同臣世凯，随时妥商，认真办理。合将会筹整顿热河地方，酌拟改制大概情形，先行开单恭呈御览。谨合词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再：此折系臣锡良主稿，合并陈明。谨奏。

朱批：政务处议奏，单并发。

28 直隶总督袁世凯奏侍卫许虎文

抗税殴差请革职审办片

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初二日（刑部档）

再：沙河县向有煤窑，学堂经费难筹，就地抽收煤厘，各窑输将颇称踊跃。詎有蓝翎侍卫许虎文由京回籍，咬协成窑户土棍石凤朝抗阻殴差。迨县移营弹压，复敢聚众抗官，实属目无法纪。据顺德府知府梁丹铭详请参革审办等情前来。相应请旨，蓝翎侍卫许虎文即行革职，以便饬传归案审办，理合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初二日奉朱批：着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

29 寄谕各省督抚兴办学堂不得借端苛派

光绪三十年九月十三日（军机处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各直省督抚，光绪三十年九月十三日奉上谕：有人奏，各州县兴办学堂，多于已经加抽各项之外，重复加抽等语。各省设立学堂，固为地方应办之事，但当善为倡劝，不得借端抽捐，致滋苛扰。著各该督、抚严切查禁，以免扰累。原片著钞给阅看，将此通谕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30 直隶总督袁世凯奏据实覆陈查明河朔会党情形折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初二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太子少保·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臣袁世凯跪奏，为查明河朔会匪情形，并总兵、知县被参各款，据实覆陈，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三十年八月初四日奉上谕：有人奏，河朔会匪日益滋蔓，隐患已深，彰德府所属林县等处屡出

劫案，地方官捕务废弛；又奏，河北镇总兵郎桂林、新乡县知县曾恒祥声名狼藉，贪黷昭著各折片。著袁世凯按照所参各节确切查明据实具奏，毋稍徇隐，原折片著抄给阅看等因。钦此。

经臣檄委特用道陈昭常驰往豫省，按照原参各款逐一确查。兹据该道查明禀覆前来。臣覆加确核，如原奏，河北三府，彰德则有在园会，安阳最多，煽及汤阴、临漳、内黄等县。怀庆则有长毛教，始于武陟，波及温、孟等县。卫辉则有票匪，广散旗布，新乡尤盛，头目多生员通文理者充之，以能抗洋人为宗旨，人各给票，煽惑日众。武陟之东乡，入会者颇有绅富；安阳之东关，夜聚明散辄数千人一节。查彰德之在园会匪，即哥老会匪余党别立名目。其始由于军营散勇来往河北一带，煽诱愚民，其中有甘心从匪者，亦有无知误犯者。本年七月二十九日，由彰德府督同安阳县，拿获该会匪首道人徐添芒、僧人蔭瑞、民人张亦鸣等三名。徐添芒供系县属泰山庙道人，二十六年间，有锐字营什长山东人张大坤、于柳堂劝伊与师弟徐添蕤入在园会，每人出钱二百四十八文，开堂烧香，焚纸聚拜，不分尊卑年齿，皆以兄弟称呼。封徐添蕤为心腹大哥，伊为圣贤二哥，各有位次，传授口号。正山主刘鹏飞，在南边九华山开堂，诱人入会不计其数，俟其信至，一齐起事，攻打城池，杀害洋人，此后伊劝张六鸣等入会。又有吴芒、刘法俱封心腹大哥，与徐添蕤分赴各处诱人入会等语。蔭瑞、张六鸣等供认：被徐添芒诱引入会，不知谋逆情事。由县详经彰德府提讯无异，禀经河南抚臣批准，将徐添芒、蔭瑞正法枭示，张六鸣监禁五年，限满察看办理。一面严缉徐添蕤等，务获究办。入会匪徒本无数千人之多，一经严办，即已四散无踪。又本年八月十四日，由临漳县拿获在园会匪郑宝书一名，据供入会不讳。以其并非头目，拟以监禁详府审办。至汤阴、内黄等县，现在尚无会匪煽惑情事。自安阳县拿获徐添芒等惩办后，谣言顿息。

若将徐添囊等缉获究办，不致死灰复燃。现已由彰德府分饬各该县，传集村保大户人等，谕以会不可入，匪不可留。该村保人等咸知利害，金云并无入会之人，亦无匪首隐匿煽惑，出有甘结。此查明彰德各属在园会匪之实在情形也。

至怀庆之长毛教，卫辉之票匪，迭据该道派出各员并各该县先后禀覆，皆云各属现无各种会匪名目，地方尚称安堵。惟本年六月二十三日，新乡县拿获画符治病之张福海，卫辉府城内天主教堂主教白玉华指为长毛会匪首。张福海供：系陕西华阴县人，行医为业，素能画符治病。本年三月间，曾在武陟县王庄地方，借画符治病为名，传徒敛钱等语。该县以张福海未在境内犯事，解归武陟县审办。该道陈昭常到卫辉县后，复据该教士将当场搜出票据二张函送查核，系属寻常符录，鄙俚不堪，并无悖逆及仇教字样，已饬县研讯明确，禀请河南抚臣核办。此查明怀庆长毛教及卫辉票匪之实在情形也。

又原参林、辉两县历年叠出劫案，地方官捕务废弛，无敢过问一节。查本年五月二十三日，辉县事主路绍先家被劫，拒伤事主路牛氏及雇工等一案，该县业将赃贼并获，拟议详办。又二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林县事主刘朴堂家被劫，拒毙邻人一案，早经获犯三名。又二十六年九月初八日，辉县事主王安民家被劫，拒毙事主一案；又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辉县事主李呈祥染房被劫一案；又二十八年，辉县事主张姓染房被劫一案；又二十九年十月初七日，辉县事主宋维垣家被劫，拒伤事主一案，至今均未破获。又二十九年七月十七、八月二十一等日，两次行劫山西陵川县事主王建侯家，拒伤事主一案，经该县及林县获盗二名，拟议详办。以上各案，或事隔数年，或案出邻省，有赃贼已获者，有尚未被获者，而未闻与会匪相合。惟查有张茂林，系林县贾峪村著名积匪，党羽颇众，即路绍先家被劫一案，亦系该匪为首。

其余林县之雷音寺、下寺、河头村等处，皆有匪徒潜匿，四出抢掠，曾行彰德府转饬严拿。旋据该府禀称：已将张茂林缉获。此查明林、辉两县历年所出劫案之实在情形也。

臣查河北三府，人心浮动，自在园会匪即哥老会匪煽惑以来，谣言四起，风鹤频闻。嗣经严行查禁，首要就擒，余党俱已星散。但使地方官于吏治捕务加意讲求，自不致变生意外。惟通都大邑，迭出抢劫，殊足遗害地方。闻河南抚臣已叠饬各府、县认真缉捕；应仍请旨敕下该抚臣，严饬缉禁惩办，免滋后患。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初五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31 寄谕直隶总督袁世凯等核实 查办直隶筹加烟酒捐税事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十八日（军机处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户部、直隶总督、顺天府，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十八日奉上谕：有人奏，直隶筹加烟酒捐输，奏报已著成效，请饬咨部查核一折。据称：候补知县黄行简，诡称奉札查帐丈地，议令重加，商民不堪其扰等语。直隶烟酒捐，据报岁增八十余万两，著袁世凯会同顺天府核实查办，并将各该捐户清册开明，送交户部以备查核。原折著钞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32 寄谕直隶总督袁世凯等确查 顺天直隶地方乱事情形

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军机处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顺天府府尹、直隶总督，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奉上谕：有人奏，顺天、直隶地方，匪徒肆横，请旨饬查一折。著顺天府府尹、直隶总督，按照所参各节，确查具奏，原

折著钞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33 直隶总督袁世凯奏建昌朝阳许振邦 纠合奉天朱柏青等分股窜扰折

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太子少保·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臣袁世凯跪奏，为建昌、朝阳股匪滋扰，经防军奋勇剿灭，恳恩准予奖励，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迭据总统武卫左军·直隶提督马玉昆、统领直隶练军驻扎热河马步各营·云南鹤丽镇总兵杨玉书、并朝阳府、建昌县先后咨禀，本年六月间，热河建昌县东南乡，贼首许振邦、沈九、陈海山、许忠等，纠合奉天马贼朱柏清，各率匪党数十人，分股窜扰黑山科、红草沟、云山洞、和尚房子、吕杖子、排鹿沟各处，占据山卡，焚掠村庄，诱胁居民，意图大举起事。武卫左军步队分统·参将陈希义、建昌县知县洪子祁等闻报，立即会带勇营驰往剿捕；一面商调杨玉书所部练军分路进剿。维时禾黍芄兴，青纱幃起，其地又万山环绕，沟径分歧，贼皆土著，到处皆可潜藏；又遣伙党四出侦探，甫闻兵出，即从间道远颺；复于无兵之处，逞其毒焰。陈希义等多设疑兵，广购眼线，无分日夜，竭力穷搜，卒与贼相遇于白马窝铺、石灰窑子、陈仙沟等处，接仗十余次，连战皆捷，阵毙贼首许忠、沈九、高洛疙疸等数十名，夺获枪械多件；并于各要路设卡，盘获许振邦、陈海山、朱柏清等十五名，讯明正法。计自六月中旬起，至八月初间止，先后五十余日，该将士等电掣风驰，争先搏战，首要各犯，几于猕剿无余，地面复臻靖谧。此剿平建昌匪乱之实在情形也。

又八月初间，奉天贼首齐国泗、金生、双木子、孙老疙疸等三十余人，聚集悍党三百余名，由奉天龙王庙地方，窜入朝阳八楼子山，直扑新邱。武卫左军马队分统·游击赵倜、练军左翼马

队副营管带·参将汪正纲各率所部，并飞商练军左翼马队前左营管带·守备陈春廷、练军左翼马队前营管带·游击马灿林带队会剿。十一日，追至新邱，贼已窜往大山一带。次日，陈春廷、马灿林两营先抵崮岗，正拟进山搜剿，适赵倜、汪正纲各营亦到，商定于十三日分三路进兵。贼闻官军已至，即在馒头沟各口倚山据险，节节设卡抗拒。该沟绵亘五十余里，贼卡分据上中下三段，首尾相应，势甚凶悍。我军奋勇进攻，陈春廷由大坝沟截贼后路，马灿林由波尔榛沟捣贼中坚，赵倜、汪正纲由七家子、朝阳沟当贼前冲。是日午后，兵至贼卡，贼众拼命拒敌。赵倜等督率弁勇，于枪林弹雨中喋血先登，击倒悍目，夺据头道贼卡；陈春廷、马灿林同时分路猛进。贼渐不支，纷纷败退。其中卡各贼，瞥见头卡已失，突出悍贼百余名，各执快枪，齐向我军轰拒。我军乘已胜之势，勇气百倍，直入贼群，毙贼无数，甚有徒手相搏，生擒而回者。贼众经此大创，如无斗志，遂翻山蓦涧，四散奔逃。我军追击至下馒头沟，半日之间，已将数十里贼卡一律踏平。共计毙贼三十余名，阵擒贼首齐国泗、孙洛疙疸、耿得才及伙贼十余名。时因鏖战紧急，即将生贼割取首级示众。此外带〔伤〕贼匪逃毙于禾稼地内者，所在多有。又击毙贼马三十余匹，夺获马十余匹，枪械无算。时至二更，贼窜已远，始令军士休息。十四、十五两日，仍复跟踪尾追。探闻贼遇鹰鹞河，深入奉境。贼首金生、双木子均因受伤过重，先后路毙。遍查朝阳界内，已无奉匪余孽，各营振旅回防。此剿平朝阳匪乱之实在情形也。

臣查建昌、朝阳两次匪乱，均由内匪勾连外贼，希图扰我边境，逞厥凶锋。迭接营、县禀称：讯据贼俘所供，该匪目等在奉天、吉林等省，股众之多，不下数万。此次窜入朝、建各匪，均系贼中精锐，故敢挺身越境，先为尝试。设官军剿办稍不得手，则奉、吉股匪势必乘势麇至，星火燎原，酿成巨患。幸托朝廷威

福，在事文武员弁均能踊跃用命，扫荡匪氛，或逾月奏功，或崇朝报捷，热河边境复臻安堵，洵属卓著绩劳。相应仰恳天恩，俯准将在事出力员弁择尤按照军营异常劳绩请奖，出自鸿施逾格。理合会同热河都统臣廷杰、直隶提督臣马玉昆，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奉朱批：准其酌保，毋许冒滥。钦此。

34 直隶总督袁世凯奏拿获龙天会 首要朱占鳌等择尤酌保折

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三十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太子少保·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臣袁世凯跪奏，为拿获会匪，消患未萌，谨将出力人员汇案择尤酌保，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上年十月间，有通州人朱占鳌，假冒职官，以招兵为名，在元氏县所属之封龙山，啸聚数十人，烧香盟誓，习九功道教，名为龙天会；并有妖言符咒，声称可避枪炮，置有黄旗，上书“古冲天中皇天独圣合”九字。凡入教入会者，或给腰牌，或给龙票。所需饮食，逼令附近村民供给，乡愚畏其凶焰，不敢不从。该匪探知该县下乡巡查，即焚表祭旗，下山绕道携掠民财。或借查禁军器为词，民间藏有快枪，无不搜劫而去。地方文武跟踪追拿，该匪负隅拒敌，曲阳县捕役董继山被其开枪拒毙。旋将伙匪刘殿英、刘春得、王升起三犯拿获，余匪窜逸。臣饬保定工巡局候补道吴箴孙遴派得力员弁，确探匪踪，分投严缉。先后拿获要匪孟玉峰、渠广平、王三、王振海、刘子云五名，并起出伪造龙票、盟书、票板、票布、刀枪等件。惟首犯在逃未获，复饬吴箴孙设法缉拿，旋将朱占鳌义子朱应魁捕获。并探得河南涉县东北明四沟宝泉寺，有一自称王爷、踪迹诡密者，即系朱占鳌，其人

煽惑愚民已至二千余众。该处山路陡险，势难猛进。吴箴孙遂飭弁兵伪为乞丐，索食前进，又派人携带前次起获龙票，托为孟、渠二犯亲友，求其收留，遂乘间将朱占鳌拿获，夺门而出，余党逃散。起获长剑一口，上系黄绶，验有血迹多处。将朱占鳌等解审，据供逆谋不讳。除刘殿英已监毙外，其余各犯立予正法，以遏乱萌。

又本年三月间，高邑县人陈洛杰勾串赞皇县僧人妙担，学习信委道教，供有黄纸神牌，每日焚香练习，谎言可避刀枪，其行为与拳匪无异，愚民信徒日众。经赞皇县访闻往拿，即将妙担并其徒永亮拘获。诂陈洛杰与妙担之徒永堂，在高邑县西林寺聚众一百余人，头巾手械，意在抗官夺犯。高邑县巡长吴凤楼亦与该匪通气，势甚猖獗。其时讹言四起，人心惶惶。经臣飭派道员吴箴孙，密派弁兵隐伏临近地方，夜间乘其不备，将陈洛杰、永堂、吴凤楼先后擒获。当扑拿之际，该犯因羽党散处，猝不及防，然犹手执刀枪逞凶格斗，该弁兵拼命前进，始就擒。并由高邑县拿获伙匪赵二旦一名。审明陈洛杰系大师兄，信香道即义和拳之改名，访有山东旧拳从中勾接，包藏祸心，隐忧未已。即飭将陈洛杰等六犯一律正法，以儆其余。其入教未久及未在场滋事者，概免缉究，予以自新。

又于是月间，据宪兵队并采访队先后拿获会匪李玉成等到案。审得李玉成系哥老会精忠山报国堂总办，陈自修系哥老会精忠山报国堂会办，涂万顺系哥老会洪燕山正山主，龙云飞系哥老会中老五，刘红君、刘滕盛、许化吉、魏海扬、罗德标、黄兴才、杨鸿魁均入哥老会洪门。罗德标系精忠山报国堂名下，黄兴才系自杨山福来堂名下，杨鸿魁系春宝山忠义堂名下。入会弟兄并非序齿，职分大者为哥，一切均归节制，如有非常之人，即可号召起事。该犯等或系食粮当差，或为书吏伙夫，或充官局机匠，辄敢

树立会党，潜谋不轨，罪岂容诛，即将该犯等十一名就地惩办，以昭炯戒各在案。

臣查庚子之变，肇自内匪，创巨痛深，迭饬各属实力严访，岂容不逞之徒稍形蠢动。今该匪等或祭旗起事，或开堂立会，或聚众抗官，若不及早歼除，星火燎原，后患何堪设想。幸在事员弁不避艰险，密侦严拿，甚至远涉邻疆，设谋掩捕，卒使首要各犯次第就擒，消患未萌，成劳卓著。定章拿获会匪准其保奖，自应汇案酌保数员，以策将来。候补知府陈燮，拟请免补本班，以道员仍留原省补用；分省试用州同王缙，拟请免补本班，以知州仍分省补用；试用知县郭甲三，拟请归候补班补用；分省补用，府经历宋渭春，拟请免补本班，以知县归候补班补用；县丞衔石玉芝，拟请以县丞不论双单月选用。合无仰恳天恩，俯准照拟给奖，以昭激励。至候补道吴箴孙，遴员扑匪，调度有方，裨益大局非浅，请以道员遇缺即补。

除武职千、把等项咨部核奖外，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三十日奉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

35 寄谕直隶总督袁世凯确查滦州 地方劣吏苛敛民财情形

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日（军机处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直隶总督袁，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日奉上谕：有人奏，直隶滦州地方，劣吏苛敛民财，匪棍横行，请饬查办一折。著袁世凯按照所参各节，确切查明，据实具奏，毋稍徇隐，原折著钞给阅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36 諭內閣著各省將軍督撫等整飭吏治豫遏亂萌

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軍機處上諭檔）

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內閣奉上諭：從來治國之道，惟以保民為先。方今時局多艱，民生重困，本年兩廣、兩湖、江西、安徽等省，屢告偏災，近日江蘇淮、徐、海一帶，被災尤重，疊經發帑諭令妥籌賑撫。深宮惓懷民瘼，無時不軫切痼瘵，每念各直省情形，率皆元氣凋傷，生計窘蹙，哀我黎民，顛連窮困，豈可勝言。其不逞者，又或迫于飢寒，流為盜賊，擾及鄉里，貽害善良。全在地方文武各官，平日加意撫綏，勤求疾苦，興養立教，禁暴詰奸，庶閭閻可期安堵。

乃聞各省州、縣，往往習于蒙蔽，疲玩因循，或吏胥苛虐而若罔聞知，或寇賊橫行而不為懲辦。民轉以告匪為懼，匪更以劫民為生。愚氓無知，被其鼓惑，放票入會，結黨日多。迨至釀成事端，不得不派兵圍剿。其甘心為逆執迷不悟者，固屬罪不容誅；而脅從之眾，伏匿山村，負嵎頑拒，難免波及無辜，玉石俱焚，言之亦殊可憫。近如山東曹州，匪徒肆掠，尚未擒除淨盡。江西萍鄉，湖南醴陵、瀏陽等縣，匪黨披猖，節經江、贛、湘、鄂各軍，合力剿捕，首要各犯均已拿獲正法，漸就收平。惟起事之初，必非驟發，若地方官緝捕嚴明，防患未然，早為撲滅，何至勢成燎原。各省伏莽尚多，皆當引為前車之鑒。

著責成該將軍、督、撫等，整飭吏治，嚴定考成，務令各該州、縣及軍隊等官，于平時必當周知民隱，剴切拊循，講求地利以厚其生，興辦巡警以除其害。遇有匪徒俶擾，立即查拿懲治，并隨時認真防范，豫遏亂萌。倘文武互相推諉，養痾貽患，縱匪殃民，即行據實嚴參，从重懲儆。如或察吏不嚴，瞻徇情面，不為糾發，一經查出，決不寬恕。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37 热河都统廷杰奏阜新县蒙民聚众 放火烧毁税局分别拟罪折

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初三日（宫中朱批奏折）

奴才廷杰跪奏，为审明聚众挟仇放火故烧分税局房各犯，照例定拟，并附参办理不善失察书役之各该管官，分别请旨交部议处察议，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前据朝阳府知府王迺斌、办理三座塔税务·候补知县王洪祚，先后以分设阜新县属清河门税局及该局所设才里营子分卡，于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七并十一月初二等日，被蒙民聚众放火烧毁局房，尚未被抢税款等情具禀。当经奴才批飭该府等将清河门分局委员缪钥、才里营子分卡委弁赵锡龄撤差，一面飞檄阜新县亲诣勘缉讯详。旋据署阜新县知县窆人楨详称，遵即驰诣该两局，勘明局房被烧属实。正查讯间，忽有蒙古套尔套、民人赵洪山、乔世奎率领数百人，以才里营子分局税书盛德化、巡役王洪升借端苛罚，苦害蒙民等词，喊控前来。提讯该书巡，虽坚不承认苛罚情事，惟蒙民情势汹汹，随将书巡当众斥责，谕令套尔套等随同赴县质究。詎套尔套等抗不赴县，与众一哄而散。经总局税员王洪祚请将该书巡等保出，俟获犯送审等情。

时值该县窆人楨署事期满，经奴才檄委候补知县王翰清驰往接署拿办。嗣据该接署县王翰清，以会同税员重设才、清两局，照常收税，并派差拿获要犯套尔套、赵洪山二名。因蒙民复聚众夺犯，经练军营务处汪正纲督兵驱散，追获王荫棠一犯。查传王洪祚保出之被控书巡等，均已脱逃，仅将王荫棠、套尔套、赵洪山解送朝阳府收审等情禀覆。

奴才以案关局员办理不善，酿成蒙民聚众放火重案，非提省澈底究明，各科各罪，不足以惩既往而儆将来。复将办理三座塔

税务委员·候补知县王洪祚撤差，委员接办，并行提全案人证去后。旋据朝阳府以查得逸犯乔世奎等远扬，骤难弋获，仅将已撤委员缪钥、委弁赵锡龄、总局委员王洪祚、连案犯套尔套、赵洪山解审，并声明解役郭瑞、苏万青、张锦堂疏脱王荫棠一犯，飭缉未获等情，具详前来。奴才随督飭热河道谢希铨、承德府知府管廷献，会同理刑司理藩部郎中法福哩、法部候补郎中梁世焯、候补主事张美玉提犯隔别研讯。据套尔套供称：伊系东土默特旗蒙古；年四十三岁，父故母存，家有妻子，种地度日。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早，伊用车拉运谷子二石五斗赴才里营子分局投税，因局门未开，即赴集将谷出售。经税书盛德化、巡役王洪升查知，将伊扭至税局，勒罚京钱一百千文。三十三年五月初三日，赵洪山之子赴集买布七尺，道经才里营子税局，盛德化瞥见索税。赵洪山之子因无钱纳税，撕给盛德化布一尺八寸。是年十月间，伊在魏土营客店，与已获之赵洪山、未获素识之乔世奎会遇，道及分局罚办漏税至二十倍以上，有违定章；且税亦繁苛，虽零星尺布，遽索税钱，蒙民交怨。乔世奎起意具帖多邀蒙民，找问税局评理，如税局不将溢收税项退还，即放火烧房泄忿。伊与赵洪山俱各允从。乔世奎写妥请帖，交伊与赵洪山分散各屯。即于是月二十七日，聚得蒙民七八百人，随同乔世奎、赵洪山与伊偕至才里营子分局查询。税员赵锡龄、税书盛德化等俱先逃避，乔世奎即喝令不识姓名人放火烧毁税局房檐数尺，经人救灭。至十一月初二日，乔世奎嘱伊与赵洪山，又聚得一千余人，一同行至清河门分局，亦不见委员、书巡，乔世奎又喝令不识姓名人用火将税房一并烧毁各散。越数日，阜新县下乡勘验，乔世奎嘱赵洪山与伊聚集数百人，以盛德化、王洪升借端苛罚苦害蒙民等词前往喊控。经县官提讯盛德化等，狡供斥责，谕伊与乔世奎等赴县候质。伊等不遵，与众散回。至三十四年正月，经新任阜新县

派差将伊与赵洪山拿获，蒙民复聚众夺犯，经练军汪营务处督兵驱散，追获王荫棠一名，与伊等一并送由朝阳府派役郭瑞等解热。六月初一日傍晚，行至老爷庙地方，投宿许姓小店。是夜三更时分，伊与赵洪山同郭瑞等俱困倦睡熟，詎王荫棠乘间开门脱逃，经郭瑞等惊觉追捕无踪等语。质之赵洪山、郭瑞、苏万青、张锦堂，供各无异。并据苏万清、郭瑞、张锦堂仝称：委系依法管解，偶致疏脱，并无贿纵情事。赵洪山供称：伊系阜新县民人，年七十二岁。讯之委弁赵锡龄，坚称书巡违章苛罚漏税与税及零星尺布之事，伊实始终未知，显系恃符狡展。经奴才咨准陆军部，将赵锡龄把总褫革，覆加研讯。据称：伊系里才营子分局委弁，经征税课。套尔套偷漏谷税二石五斗，经税书盛德化、巡役王洪升违章苛罚京钱一百千。伊当时并未在局，事后查知，未经稟明总局惩办。至赵洪山之子买布七尺，被盛德化索税撕布，有无其事，伊实不知。嗣乔世奎纠邀套尔套、赵洪山率领蒙民烧局后，复聚众以前情控，经阜新县提讯盛德化、王洪升，狡供斥责示众，众俱散去。盛德化等受有刑伤，经该家属查知，向伊殃闹，伊不得已，托词求税员王洪祚保出候案，詎盛德化等私自潜逃。质之王洪祚，供亦相符，应即拟结。

查理藩部则例内载，办理蒙古案件，如蒙古例所未备者，准照例刑办理；又刑例内载，怀挟私仇、放火烧毁房屋、未伤人、为从者，发近边充军；又律载主守及押解人不觉失囚者，一名杖六十各等语。此案蒙古套尔套、民人赵洪山因怀挟书巡违章苛罚漏税私仇，辄听从逸犯乔世奎聚众放火烧毁税局房屋，检查蒙例，并无治罪专条，自应按照刑例问拟，套尔套、赵洪山俱合依怀挟私仇、放火烧毁房屋、未伤人、为从，发近边充军例，拟发近边充军，因所犯非常，赦所不原，俱照章收所习艺十年，限满释放。该犯赵洪山年逾七旬，照律收赎，追取赎银。据供逃者为首犯，

系隔别研讯，供出一辙，应先决从罪，毋庸监候待质。该犯等事犯在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初九日恭逢恩诏以前，核其情罪系挟仇放火烧房未伤人拟充军，不在部议条款不准援免之列，应俱准其援免；后再有犯，加等治罪。府役郭瑞、苏万青、张锦棠奉派押解案犯，并不小心防范，以致未定罪名之王荫棠一犯脱逃，虽讯无贿纵情事，惟疏忽之咎难辞，遍查律例，并无解役疏脱身未定罪名之犯作何治罪明文，自应仿照成案办理。郭瑞、苏万青、张锦棠，均合依主守及押解人不觉失囚者一名杖六十律，拟杖六十，各加枷号一个月，仍革役。事在赦前，所得枷杖概准援免。已革把总赵锡龄，明知书巡违章苛罚漏税得赃，并不禀明总局惩办，本有应得之咎，业已咨革，应毋庸议。案已讯明，不识姓名之胁从人等，概免查究。逸犯乔世奎、税书盛德化等，飭缉获日另结。办理三座塔税务·候补知县王洪祚，于被控税书巡丁经县构责后，辄听赵锡龄一面之词，保出候案，致令脱逃，例有应得处分，应请旨交部议处。清河门分局委员缪钥，到差未久，无从防范，请免置议。朝阳府知府王迺斌，失察疏脱未定罪名之王荫棠一犯，亦应请旨交部察议。

除分咨吏、法、理藩、陆军各部查照外，所有申明挟仇放火烧房各犯，照例定拟，并附参办理不善失察书役之该管各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朱批：该部议奏。

38 热河都统廷杰奏平泉州宽城乡民聚众闹税片

宣统元年八月十二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再：本年八月初九日，奴才风闻平泉州宽城地方，有聚众闹税情事，当即遴委财政局税务科科员·佐领麟章驰往确查。旋于是日据喜峰口司员保龄转据宽城把总翁国有禀：八月初六日午刻，

乡民聚众，被巡防兵枪毙多命等情，飞禀到热。并据平泉州知州涂德基电禀：本月初六日，闻信驰赴宽城，詎于是日午前已被匪徒数千焚毁税局，经护局巡兵枪伤匪徒多人，今已验明死者十八名等情。奴才卷查前据八沟税员·候补知县祝万年，请在宽城设立分卡，禀经奴才批令会同平泉州知州妥筹办理。嗣据涂德基以会同祝万年前往宽城布置已妥，即于初一日回州电覆前来。乃不数日，竟酿枪毙聚众匪徒多命之案，无论如何起衅，究属办理不善，咎有应得。应请旨将候补知县祝万年先行革职，归案审办。统带热河东路巡防营·副将衔·尽先游击李保荃，当兵丁枪毙多命之时，虽不在场，究属漫无约束；平泉州知州涂德基，于地方刁民聚众焚局，未能先事防范，均请旨先行摘顶示惩。仍令李保荃将护局兵十名一并交案。

除飭派承德府知府管廷献会同佐领麟章，前往查明聚众酿命确情，暨枪毙各命有无良民，以凭讯明照例严办外，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著照所请，该衙门知道。

39 陆军第二镇统制官马龙标为易州

乡民抗捐事呈陆军部申文

宣统二年七月二十六日（陆军部档）

陆军第二镇统制官马龙标谨将易州乡民滋事，奉飭派队弹压情形，缮具清折，呈请鉴核。

计开：六月二十二日晚十一点一刻，奉直隶总督陈电开：顷接外务部急电，风闻直隶易州城内有乱民因捐事焚毁学堂暨自治局情事。因近陵寝，如果确有此事，务希从速派兵弹压，等语。希即就近派员速往查探，如果属实，即由该镇酌派军队前往该处弹压，并保护梁格庄，以免他虞。等因，奉此。

当由炮二标编成马队六十匹，官长四员，连夜前往。又派执法官章彭寿带马弁四名，改装乘火车直赴易州，严密查探去后。二十三日晚十点据易州唐牧电称：日前乡民不服调查户口，借天旱为名，有州属高陌等社，邀集外村人民，于二十日聚众抬神来城求雨，走至学堂暨自治局门首，趁势入内，将门窗器物毁坏。当经卑职邀集同城文武，亲往弹压，大声劝导，立即解散，并无焚毁情事。随后派员分赴各处劝解，兹于二十一日阖境均得透雨，民心安谧如常，不致再生他事，勿庸派队来易，转致百姓惊扰等语。

二十四日据执法官章彭寿电称：至易查探情形，与该州牧来电大致相同。

二十五日复奉直隶总督陈电开：易州乡民滋闹，于昨日将现已解散，暨派队防护弹压情形电奏，惟易州地近陵寝，关系重要，如军队尚不敷弹压，应添派一营驰往驻扎，以期严密。等因，奉此。即派步队第七标第三营于二十六日早四点拨队前往，会同梁格庄守卫一营，择要驻扎，并密谕现住梁格庄步四协鲍统领贵卿，选派精明官兵四出查探，妥为防范去后。二十七日又派二等参谋官高皋言前往查访此案。

旋据复称：是日抵易，先至城内查看，嗣赴高陌社、梁格庄一带密查滋事原委，实因清查户口，民间误会加捐。又值天气亢旱，有高陌社等处十八村民众，于六月二十日祈雨进城，由学堂门前经过，该堂学生在外聚观，私议愚民迷信。祈雨人闻之，即与辩论。斯时人多势重（众），遂拥入学堂，将门窗器具均有砸毁，嗣经官绅劝导，即行解散。二十一日大雨连朝，人心稍定。复经该州牧出示晓谕，民心渐安，大约不致再生事端。

40 热河都统诚勋奏朝阳聚众抗官拿获 首要葛兰亭周红果等分别惩治折

宣统三年三月二十六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奴才诚勋跪奏，为练军叠获积年著名匪首，分别惩治，并案汇陈，吁恳恩施俯准给奖，以示鼓励，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光绪二十八年四月间，前任都统臣色楞额钦奉寄谕：以热河朝阳等处叠出巨案，著将著名各匪严拿惩办，等因。钦此。钦遵。由色楞额开单通飭营、县指名严拿，分拨兵队会师赴剿，用兵半载，逮捕匪首李文武伏法，余党就擒，当经专折具奏在案。惟内有著名匪首葛兰亭一犯，当时漏网，挟众潜逃，窃伏多年，时思蠢动。查原折内称：贼首葛兰亭、大周、二周等四、五百人，攻破西官营子，大肆烧杀。官军移师兜剿，探知葛匪勾结刘大咀等三百余人，窜至东川，经官军分三路包抄，伤亡什长练勇等多名，该匪败入西川，欲图报复各等语。是该匪裹胁之众，凶暴之著，遗患边境，已非一日。乃自败窜之后，复敢纠合亡命至数百名，在朝阳东荒一带逞其故智，大股绑抢，拒杀官兵，案积如山，狡计百出。数载以来，官军虽谗知巢穴，顾其党众械利，卒未弋获，民间尤噤不敢言。臣到任后，以此贼一日不除，人心一日不定，后经查案通飭悬赏购线，许以优奖，设法严拿。旋据驻朝练军统领将不力将弁摘顶严惩，一面分拨军队昼巡夜伏，密派侦骑四出穷搜。以邻近悍目皆奉为皈依，先将贼党设法拿办。各营将士愤恨交加，遇贼奋击，深入贼地，最后侦知该匪伙同剧盗周糊涂等和平家沟盘踞，随即会同巡警督兵兜捕。该匪率党抵拒，接仗多时，人马鼎沸，枪弹如雨。官军虑其乘机遁逸，遂施放排枪，奋力攻击，始将该匪格毙。阵亡正兵陈万助、巡勇任连财二名。伙党周糊涂等且败且走，咸以不能夺回贼尸为恨。当即传集土人，

遍加询词，金称确系葛兰亭正身无误，由该统领及朝府先后验明电禀前来。当饬将阵亡兵丁照章抚恤，仍一面追捕余党。复据该营将周糊涂即周全富、李长胜、邹文、孟献才、李全林、周玉和、田四、杨全等分投缉获，解交各该府、县讯明，分别惩办，以昭炯戒。此查办匪首葛兰亭并缉获余党之情形也。

又查著匪周红果，系永平府人，二十六年曾为拳匪头目，充当大师兄，与首李汶武聚众数千，围杀官军。三十、三十一等年，窜至关外，在奉、直、热三省边界，聚众数百，往来蹂躏，明火持枪，分股绑掠，拒敌官兵，戕杀民命，行踪飘忽，剽悍无比，荼毒数州县。经前都统松寿悬赏三百两设法查拿，并准官绅从优保奖，乞未成擒。上年叠准北洋、奉天两督臣咨商会剿之策，复经严饬沿边文武合力协缉。无如该匪消息灵通，枪械坚利，百计诱击，此拿彼窜，仅擒获贼党多名，分头讯办。嗣后拨练军前右军管带会同建昌县巡警，探悉贼巢，合力进剿，于该县西岭上与该匪接仗，并力围攻，鏖战多时，始将该匪枪伤擒获。并夺获贼马及伪号坎等件，余党亦受伤溃散。当饬将该匪解交朝阳府讯取确供，禀经批饬照章正法，拍照存案。一面照案发给赏银，仍饬剿缉余党。远近闻之，莫不称快。此查办巨匪周红果之情形也。

奴才惟热河匪患首称建南，自二十七年大兵痛剿以来，地方虽觉稍安，而稔恶渠魁仍敢负隅相抗，且皆结有死党，以疲我师徒。即如葛兰亭一犯，自奉旨敕拿，逍遥法外，窥我动静，肆厥披猖，十余年来，万民切齿。周红果身为拳首，扰及三边，所犯重案不能枚举，皆系多年巨匪，罪不容诛。此等老猾凶暴之徒，若任其养痍，鲜不贻燎原之患。今幸恶贯满盈，先后就戮，兵民额手，余贼无依，以后缉捕零股较易著手。惟朝、建地广兵单，专恃客军相助，使有功而弗录，恐无术以励军心。所有此二案在事文武各员，冬夏驰驱，军书旁午，或以智谋取胜，或以性命相

搏，洵属异常出力。惟有仰恳天恩，俯准汇案择尤酌保，以昭激劝，而励将来，出自逾格鸿施。

除分咨外，所有练军叠获积年著名匪首，分别惩办，并案汇陈，并恳恩准给奖各缘由，理合恭折奏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宣统三年四月初二日奉朱批：准其择尤酌保，毋许冒滥，该部知道。钦此。

东 北

41 吉林将军长顺奏联合俄员剿抚

杨毓林等起事各股情形片

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五日(陆军部档)

再：前因俄人收我枪械，以致遣撤各营半多中途逃散，土匪乘机勾结，盘踞山中，聚成大股。抚之无饷，剿之无兵，颇形棘手。业经□于奏报裁撤防军折内陈明在案。伏查土匪乘乱啸聚，其心不固，其势可分。不抚之无以散其胁从，不剿之无以戢其凶暴。故虽无饷无兵，而抚与剿仍难两废，此不易办法也。上年奏准投诚之唐殿荣，先充垦务营管带，嗣因俄人围攻宁古塔，即调该营救援，迨后塔城失陷，唐殿荣保护数千难民，由山道退至省城西南之南山一带驻扎。凡奉天、吉林、黑龙江之散勇无归者，群相趋附，于是声势颇盛。因其保护难民不为无功，筹款接济，并谕以遣散外，附率领旧部开赴东山一带屯垦，以资安插。唐殿荣一面遣庄世有、陈得胜等率众向东开拔，一面单骑来省听候指示。正在筹商缴枪间，不料唐殿荣为其友王好有刺伤，而庄世有等亦于中途为俄截回。唐之党杨毓林系上年同时投诚者，本剧盗也。唐殿荣在城养伤，彼据其众盘踞山内，名为不骚扰，而铺商存粮食已无余，名为不掳掠，而民户资蓄取之如寄。无论如何开导，而顽梗如故；无论如何赈抚，而盘踞如故。自上年闰八月起至年底止，陆续接济唐殿荣等银二万余两，故唐殿荣终以不叛为词，而杨毓林则称未沾实惠，犹以求抚为词。

近来唐殿荣因伤身死，杨毓林遂萌叛志，大有窥伺省城，乘

虚暗袭之意。维时谣言四起，□深虑现有兵力难制，不得不与俄员联络，以期保全大局。幸俄员马那金深悉情形，转请俄提督高哩巴尔斯，带队亲往剿办。其时杨毓林已在磨盘山地方就食，闻俄兵将至，突然生变，围住洋枪营，劫去枪械衣帑饷银。幸俄兵到，悉行击散，窜往奉天朝阳镇而去。先是瑋春副贼刘泳和绰号单于，上年帮办英联兵败时，该匪协同堵御，遂随英联退至南山，亦有求抚之意。只以到处抢掠，为唐殿荣等所不容，因而窜往奉天，焚掠朝阳镇，占踞通化县城，号称万人。近来其党窜回伊通，肆行滋扰，至是亦为俄兵击退，大约杨刘已合股矣。闻俄人此次剿贼，约会奉天俄队各路进兵，意在悉行驱散。但山深林密，此拿彼窜，为贼人惯伎，俄人虽恃有利器，不识路径，恐亦无可如何。且奉天海龙厅土匪尚有王和达一股，亦聚万余，为刘泳和、杨毓林等援应，若此次不尽绝根株，将来俄兵撤回，势必散而复聚，故□现与俄员商酌，务须痛加剿洗，为一鼓歼除之计。假手他人，未必听我驱使，深为可虑。此上年乱后迄今剿抚大股土匪之实在情形也。

其余如马得超即马鹏臣一股，前曾率领逃勇六七百名，在磨盘山城中勒捐银米衣物，近已为署敦化县知县赵敦诚等拿获首要十九名，就地正法。孙楼一股三千余人，其初尝往南山与唐殿荣会合，自唐死后亦来就抚。当按名酌给川资，令其开赴南冈安插，詎为俄兵阻截去路，现逗遛省东交河，颇觉不靖，业已札派统领全荣带队前往，相机剿办。其余各属尚称安谧，虽有零星贼匪窜扰，无不随时扑灭，堪以上纾宸廑。谨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42 吉林将军长顺奏杨毓林等声势日大不服收抚片

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宫中朱批奏折)

再：前因土匪杨毓林等盘踞南山，不服收抚，商请俄提督高

哩巴尔斯带队前往剿办，其余零星股匪亦由奴才等分路派兵捕拿，业将剿抚情形附片具陈在案。现高哩巴尔斯回省，据称：磨盘山一带与贼接仗，阵亡俄官一员，俄兵数十名。其匪党为俄兵击毙千余，余贼均由奉界围荒分窜等语。核与磨盘山州同长庚及营官富德各禀相同。近日探闻杨毓林尚带死党二千余名，由围荒窜过怀德，径赴蒙荒藏匿。其刘泳和等尚在奉天之通化、怀仁等处，负隅自固。首要在逃，余孽未尽，后患方深。

伏查吉林自俄兵入境，各营军械大半为其收去。现在防军裁撤，仅留捕盗队四千三百名，散布各区，饷械两绌，以之搜捕零贼尚嫌地阔兵单，一遇大股贼匪，其势必不能敌。前次洋枪营被贼围困，其明证也。从前俄兵初至时，即欲搜尽民间火器，经奴才等告以民间所用枪械，系属备御盗贼，自保身家，再三解说，始免往搜。故兵力不及之处，即令各村屯自立练会，守望相助。今则俄兵有时下乡，搜枪如故，而练会已成复散者不知凡几。兵力既不足卫民，而民又不能自卫，其不束手待毙者几何？目下省城及各外城虽有俄兵驻扎，然只可借以镇慑，若假手捕盗，言语既不相通，而风土人情全未体会，彼兵所至，每不能分别良莠。在贼踪飘忽无定，一经接仗，败固远扬，胜亦窜匿。而彼则以何处接仗，即欲剿洗何处百姓。其中通事又排解者少，煽惑者多，鱼网鸿罹，比比皆是。况和事大定以后，俄兵亦当撤回，尔时地面空虚，土匪必乘间窃发。近日谣传均谓俄国不日撤兵，各处土匪群思蠢动，且有毁铁路以泄忿之意，此言果确，则吉省安而复危，大觉可虑。此等情形，不独吉林如是，征诸所闻，黑龙江以地广多荒，匪类稍少。奉天及关内外一带更有甚于此者，此岂一省之患？抑亦全局之忧！奴才等尝谓今日三省犹病剧之人，正气已虚，官兵正气也，土匪内邪也，俄人允还东三省，犹治病而期复元也。药不固正气而但祛内邪，势必正气愈亏，内邪愈盛，何

得谓为良医？故俄不许中国添兵剿办土匪，将来匪类愈多，兵力愈弱，不特中国商民难安，即于铁路工程亦无裨益。相应请旨飭下议和全权王大臣，与俄国驻京公使据理熟商，俾吉林自添兵力以靖盗风，并豫为该国撤兵后保全地方及铁路地步，大局幸甚。是否有当，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另有旨。

43 寄谕庆亲王奕劻等与俄会商 免收枪械合力剿办以靖地方

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初七日(军机处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庆亲王奕、大学士李。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初七日奉上谕：长顺等奏吉林土匪肆扰情形一折。据称：吉省土匪四出滋扰，前会商俄提督带队剿办。嗣因俄员疑忌，收取官兵练会枪械，以致贼氛日炽，兵民束手。请飭会商俄使转告俄员，俾无掣肘等语。著奕劻、李鸿章将吉省近日情形详告俄使，转囑俄员务祛疑忌，免收枪械，合力剿办，以靖地方。原折著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44 盛京将军增祺等奏与俄军合力堵剿 刘弹子杨玉麟等股军情折

光绪二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宫中朱批奏折)

奴才增祺、玉恒跪奏，东边各属大股贼匪迭经兵团及俄军分路堵剿，连次获胜，余匪逃散，并分别收抚，地方渐臻安靖，商民均各归业情形，恭折驰陈，仰祈圣鉴事：

窃前次股匪刘弹子、杨玉麟屡被俄军击败，分路逃窜。及俄军撤回，匪党李哨叭、张桂林等又复分扰海龙厅、新宾堡等处。迭经该总管等派兵剿办，歼匪多名，暨俄军续往兴京、通化一带

进剿各情形，均经奴才等于四月二十八日先行奏报在案。方是时，匪首李吡叭等因在海龙厅被创后，勾合刘弹子大股万余人，又往报复。四月二十一日，贼前队至横道河子，当有镇东军营官刘宝书及哨官唐敬师等，各率所部四百余人迎敌，连挫其锋。是晚贼队大至，刘宝书受伤，我军却，贼随乘势逼城，火光烛天，炮声震地。我军守埤不满千人，该总管依凌阿等奋力抵御。正危急间，有义勇军管带冯佩均率三百余人冲入重围，于是各军勇气百倍，复出城迎战，所向披靡，贼匪死伤无算。适营官连璧等亦由东路赶来，该总管等即令会合冯佩均暨常玉顺等，四路夹攻，贼乃大败，四散奔逃。是役也，血战两日夜，毙贼千余名，获抬枪数百杆，马匹旗帜称是，并擒伪统领孙振东等，就军前正法。而北路俄军之续进者，至是亦抵该厅矣。

其南路俄军续进兴京后，匪首张桂林率其二千余人东下，比俄军趋通化，张桂林及其党林七乃旁窜怀仁。代理县事巡检马鸿章遣兵团御之于蚊子沟败绩，贼随于四月二十三日入县城，肆其搜掠而去。二十七日窜沙尖子，遇团练迎击，张桂林回通沟，向练长王懋忠寻仇。林七自率悍党数百人南窜，二十九日至泡子沿地方，营官李寿朋率巡队百余名与战，众寡不敌。该匪于是日突入宽甸县城，知县兰维烜猝不及防，遂出走，衙署被焚，林七之凶焰益炽。先是奴才等以俄军此次续进系专注通化一路，即虑及该处山深林密，路路可通，一经旁决，势必蔓延费手，当经分饬各该地方官一体严加防范。嗣于宽甸告急，复饬东边道荣森、统带林长青迅即催队协防。并派参将程维新传谕辽阳练长徐楨，刻即挑带得力团丁一千名，驰往凤凰、安东一带，以资防剿。旋又添派翼长瑞禄，营官张国庆等马步各队驰赴苇子峪碱厂，以扼该匪西窜之路。是时俄提督闻信亦由辽阳、盖平调拨马步炮队，分向凤凰城、岫岩州两路进发。而林七陷宽甸时，统带林长青方进扎九

连城，防窜安东。林七旋趋凤凰城。时该道荣森所部晋字五营皆在各处分扎，当飭营官周玉麟带队赴台沟岭迎击。周玉麟本无赖徒，曩随雷正绾军流落于安东境，与林七相稔熟，遽与之合，倒戈以攻。营官杜长清等皆溃败，炮亦为贼所夺。初周玉麟出队后，尚遣骑报小捷，该道不之觉，及贼大队入城，该道及城守尉同知各官皆仓皇退甜水站。五月初五日，贼据凤凰城。初六日，贼首郑兰亭绰号老君炉，率数十人复乘夜雨潜至安东县，勾土匪开封狱。时夜深雨大，贼多寡莫能辨，官吏商民因之逃避一空。安东大东沟、大孤山皆水陆商贾湊集之区，当林七窜宽甸，各商民等已有戒心，或将货物移置船中，故一闻警信，便即纷逃，此贼匪窜扰东边各属，商民逃避之大概情形也。

迨林长青由九连城回援，贼已窜往龙王庙等处盘踞，当即督队跟剿，在单家屯等处叠次接仗，毙贼二十余名。十四日，该匪等复由凤凰城勾合林七、周玉麟马步千余人，分路扑大孤山。该统带激励士卒，拚命接战，相持两时之久，贼势不支，我军乘胜追逐，阵毙伪营官宋、任、胡等姓及余贼六七十名，生擒十余名，获马六十余匹，枪械旗帜甚夥，并夺获林七大纛令旗、令箭。我军亦受伤哨官二员，兵十余名。时辽阳俄军已至凤凰城，林七随回窜宽甸，周玉麟率其党百余人北窜大偏岭，为赛马集巡检江文蔚团会所扼，营官张国庆，翼长瑞禄等由碱厂驰至，合力堵截，毙匪十数名，生擒九名，并将周玉麟擒获，余匪逃奔山林。而俄队至凤凰城时，闻林七窜宽甸，即径追剿。师次二龙渡，该处巡检徐廷芬带团役来会，适探林七在挂牌岭屯扎，当分路进攻。俄以大炮连环轰击，毙贼二百余名，该匪夺路逃散，获其炮二尊，骡马百余匹，枪械多件。俄统领米申高复轻骑追至小雅河等处，探询林七已远遁无踪，俄队始撤回。论者皆谓此股自窜怀仁，时未半月，扰及四属，大有滋蔓难图之势。今仅旬余，贼股悉平，

实为始料所不及。惟该匪等经过之黄石岭至太平哨一带，其间房屋被焚者十之六、七，其凤凰、安东、宽甸城市尚未大遭蹂躏。刻下官吏均各回署，商民亦各来归。此东边一带大股贼匪悉平，人民渐次归业之大概情形也。

至北路刘弹子等股，既为海龙厅各军所挫，又闻两路俄军大至，皆窜往八道江、哈泥河一带，大肆焚掠，以致通化东境居民纷纷西逃。旋为俄军四面搜捕，陆续毙贼五百余名。然余贼多匿深山密林中，且山势险峻，向为人迹所罕到，虽俄军亦无如何。于是俄都统柴尔必思克、总兵甘得拉为尺等，商令我营官蒲步瀛、冯弼贤等遣人赴各路收抚。该匪等势既穷蹙，其头目出而就抚者有李正中、定镇东、张桂林、冷振东等。惟闻刘弹子带数十人逃入吉林境界，其党刘秉和已为怀仁团练所获，计陆续收抚马步三千余人，均经俄员按日发给口粮。顷该都统等来商收留之计，奴才等再四详酌，拟派员前往查点，暂且酌留数营分扎各处，以为俄兵撤退地步。该匪等势穷就抚，似不致再滋事端。此海龙、通化各股匪亦经分别剿抚之大概情形也。

查刘弹子、杨玉麟等众本皆溃军散卒，初为北路俄军逼入奉境，不过乞一驻足容身之地。乃前署通化县知县陈璋不善处置，遂致激成衅变，旬月间集附三万余人，风声所至，匪徒为之肆起。时值省城地面尚未交还，剿抚均无所措手，是以派员招谕，令其垦荒开矿，借资安插，暂可息事宁人，再作日后分别遣留之计。乃又格于俄都统之决意往剿，遂致豕突狼奔，延及各属。该匪又复良暴不一，多假忠义为名，施其残毒之实，所至焚淫杀掠，乡里为墟。林七、李吭叭等则更到处攻城，意图占据。营官周玉麟竟自胁众投贼，均属罪大恶极，法不容诛。设非华、俄各军合力兜剿，立时扑灭，一经燎原，地方祸患何堪设想？周玉麟一犯，现已解省讯明正法，足以昭炯戒而快人心。惟林七即林成岱、李

吭叭即李贵春等均仍在逃，俄军撤后，难保不复出勾结，已通飭一体设法严拿，以绝根株。

再：据兴京副都统灵熙函称，该处已无贼踪，此次俄军往来亦无骚扰，且屡次拨兵保护永陵重地。刻下各属难民既皆渐次回归，雨水调匀，有秋可望，人心尚觉安稳，堪以仰慰慈廑。

除此次剿匪情形业经随时电请全权王大臣先行代奏外，谨此恭折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知道了。仍著严拿林成岱、李贵春，务获惩办，以绝根株。

45 吉林将军长顺奏招抚吉省起事人众片

光绪二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宫中朱批奏折）

再：吉林剿抚土匪情形，业经奴才等于前月二十日专折具陈在案。嗣俄提督高哩巴尔斯由奉界带回连璧、邹殿升等五六百名，即前折所称该提督邀往击贼者也。又在奉界招抚降匪陈得胜等九百余名，并蓝东昌等五千余名。该俄提督因陈得胜招降有功，将其所部带回吉林南山，其余各股降匪半留奉界海龙厅、通化县等处，半来吉界磨盘山一带屯扎。奴才等当派营务处委员隆魁会同磨盘山州同长庚、营总富德先将连璧等所部点验，愿散者收其枪械，资遣回籍；愿留者编伍归营。其陈得胜一股，责成赈抚委员分省候补直隶州知州方朗会同俄员分拨安插，并先由俄人垫发口粮，俾资接济。自陈得胜等收抚后，而匪首杨毓林、刘单子均愿投诚效力赎罪。奴才等已派员前往察看，相机酌办。

又据捕盗水师营总金得凤禀报：贼首郭振贵等九名，共带匪一千五百余名，在松花江北岸黑龙江地面盘踞已久，现闻设立水师，均来投降。察其情出至诚，过江查点人数相符，当将胁从土著悉行遣散，尚剩无可归附者八百余名，请示遵办等语。随批令

暂时笼络，按名发给小口粮，以免窜扰。此近日吉林收抚各匪之实在情形也。

奴才等查上年扰乱后，散勇土匪勾结为患，至今未已。现既舍剿用抚，而匪众款绌亦属后难，为继将来，惟有另筹安插之法，方免竭蹶，是否有当，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46 吉林将军长顺奏奉省招抚起事人众情形片

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宫中朱批奏折)

再：本年七月初九日，承准全权大臣咨寄五月十一日军机处真电，内开：顷山东胡护抚电，据东海关道电禀，近日由大东沟来轮船，陆续载避难男女不下数千。查询据称：奉省安东县夹皮沟一带，贼匪刘弹子、林七等携掠蹂躏，势甚猖獗。并云：凤凰城、安东、宽甸等县已为贼踞等语。前据增祺奏称：奉省兵民枪械多被俄人收去，以致不能剿匪，自应由该将军婉商俄官，交回军械，派兵剿办，俾免蔓延为患。并将该省匪扰情形迅速具奏，以纾宸廑。等因。承准此。奴才等伏查本年五月二十日，先准全权大臣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电知略同前因，惟辗转繙译，其中错字甚多，正不知原电从何处发来？当将窜扰凤凰等处之林七一股已被华、俄各军击散，及通化一带贼匪经俄将招抚，地方渐臻安靖，人民均各回归情形，业于五月二十一、六月初六等日，两次电请全权大臣转奏。复于六月二十四日专折详细奏陈，并专电上海，由盛宣怀转奏各在案。

查自通化一带溃匪就抚之后，贼首李晚叭即李贵春已被乡团击毙，林七亦经俄员招抚。计就抚者，除陈得胜一千余人业经俄提督高力巴尔斯派兵送赴吉林，其余李正中、张桂林、冷振东、定振东等二千余人，皆于通化、兴京等处分扎，暂由千总张占元

管带。未就抚者尚有刘弹子、董洛道等，四散藏匿，故俄仍留兵千人驻兴京，以千人驻通化，遣人招抚余匪。昨该提督高力巴尔斯等商拟，愿散者资遣回籍，愿充兵者编成营队，分驻各处缉贼。现已派交涉局总办李席珍会同俄员前往详查确情，再为妥筹安置。

再：前被俄军搜去枪械，当贼匪猖獗之时，曾叠与婉商，已经先后给还四百三十余杆，合并附陈。除将来往各电照录咨送军机处备查外，谨此复奏，伏乞圣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47 掌湖广道监察御史攀桂奏东三省 乱情日炽请飭速筹剿办折

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初八日(军机处原折)

掌湖广道监察御史奴才攀桂跪奏，为东三省盗贼日炽，请飭速筹剿办，以靖地方而安良善，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以东三省经变之余，疮痍待补，而以奴才所闻，则目前切要之务，莫急于缉捕盗贼一事。该省盗贼素多，近日愈形炽盛，少则三五结伙，多至千百成群。抢劫行旅，焚掠商民，奸淫妇女，捉人勒赎，稍有不遂，则烧炙肌肤，支节手足，百端惨酷，直难尽状。始犹抢掠僻村，今则肆及市镇；初仅劫夺富室，渐且搜及贫家，资财既竭，牲畜靡遗。甚至居人逃避，复扬言邻里，或贴说墙壁，令送银钱若干，否则烧其住房，如此者名为保险。又或令铺商按成本交纳，住户按地亩分摊，共送银钱若干，否则烧其村落，如此者名为助川资。自关以东直抵吉、江两省，数千里几成盗藪，悍贼巨股，随在皆是。良懦者尽不聊生，强梁者畏逼入伙，竟有一人一马一杆枪，好吃懒做入大帮之谣。其故由官府既无练兵，良民复无军械，而贼内有溃兵逃勇拐带快枪者，有向溃逃兵勇购得快枪者，悍很亡命之徒，济以精利击远之器，所以官

惮于捕，民莫与敌，蔓延滋聚，迹类养痍，再迟数月，实恐愈难歼捕。

查东省风俗强悍好斗，客民居多，人情更属浮动。今当变乱之余，资财耗竭，市面窘滞，生计奇艰。似此盗贼鸱张，善良失业，日甚一日，为患有不可胜言者。拟请旨严飭盛京、吉林、黑龙江各将军速筹剿捕，严定赏罚，遴派严明勇敢之将统，委以捕击之责，慎选精勤干练之牧守，委以安辑之任。果能擒斩多名，使境内肃清居民安堵者，立即奏请恩旨，予以破格优奖；能拿获悍目，解散大股者，照拿获开堂立会首要匪犯请奖章程，予以异常保奖。其畏葸观望与敷衍塞责者，一并严参。如问刑衙门获盗，即照五城御史现行章程，讯明后不待详报，立即正法；如营弁获盗，即照吉林珲春办法，向该管将军或副都统用印，电请复正法，以便树立风声，使匪徒有所震慑。俟盗风稍息，仍照旧章办理。至地方应如何兼筹剿抚，推行成法，创立新章，总期事有实济，不得以一奏塞责。奴才为绥靖地方起见，是否有当，谨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48 吉林将军长顺等奏俄员干预招抚

请转商俄使劝导以靖地方折

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初二日（宫中朱批奏折）

奴才长顺、成勋跪奏，为俄员干预收降土匪，情形殊形掣肘，请旨飭下外务部转商驻京俄使劝导，以靖地方，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俄兵驻吉将两载矣。当初至时，收取枪炮，轰毁籽药，限我兵力，散我兵团，以致土匪蠢起，剿不胜剿，不得已而出于收抚之一法。自光绪二十六年冬起，至二十七年年底止，除将始终抗拒，甘心从贼各匪次第剿灭外，计陆续收抚不下万余名，或

酌留入伍，或资遣回籍。业将叠次剿抚情形，先后奏报在案。

近数月来，惟有江省黑山土匪千余名，分窜三姓五站及宾州蚂蜒河两处，时出滋扰。孙楼一股亦盘踞宁古塔属之南湖头、松音沟地方，号称千余，实仅三五百名。其余如省西南之叶赫站、磨盘山、濛江等处，时有奉省围场藏匿之匪出而窜扰，大约南湖之匪负固山林，进剿不易。三姓、宾州及磨盘山等处各匪，其巢穴一在江省深山、一在奉省围场，时出时没，飘忽异常，亦难搜捕。虽据风闻各匪均待招抚，而终于首鼠两端，不肯就抚者，以俄人干预其间，心怀疑惧故也。

查俄员从前疑忌未祛，交涉诸形难办，近则事事多就范围，不致十分棘手。且向来俄兵捕盗，每易误拿良民，近亦与之约定，不得擅自出队剿贼，遇警必会同华兵合力剿办，彼亦履约不失。而独于收抚降匪，必须由彼收缴枪械后，分别遣留，始终固执，不肯稍事通融。即如上年夏间，收抚杨毓林一股，已来省投诚矣，俄提督必欲自行收抚遣散，并因杨毓林倔强不为所屈，诱执之，解往伯力，以致所遣降勇仍归贼伙。又三姓对江贼目占北一股，经营官金得凤于上年秋间单骑过江查点名数，谕令静候。适十月间，奴才长顺出巡至哈尔滨，与俄伯力总督商允，将占北伙党七百余名先编入伍矣。詎俄督到省，复提此事，必欲勒缴降匪枪械，并以三日为限。其时该督已派俄员前往，先将占北诱至关禁，并搜取其所部枪械，以致已降之匪又复散逃。自是以后，待抚各匪闻风裹足，未抚各匪人人自危，愈坚其为贼之心。近据新委统领金得凤呈报：本年四月十八日，蚂蜒河老岭山内，窜出马步贼匪二百余名，均持快枪，并带小炮二尊，假充官兵，至乔家崴子一带掳人勒赎。当督飭管带王衍孝等带队追剿，击毙该匪二十余名，余匪逃窜深林。我军入林搜捕，不意有穿号衣贼数十名，由沟中突出，误认官兵，致王衍孝中枪阵亡，哨官沈恩庆、哨长吴可道

均受重伤，并伤亡弁勇十余名。十九日至二十三日，叠次督同署管带邹殿升带队进剿，阵毙贼首李德山、大发二名，并余贼四五十名。又会同俄兵进攻双砦岭贼巢，致阵亡俄兵五名，受伤二名，我兵攻打一昼夜，因雨撤队。现商令俄员取炮再攻，仍飭各队严扼山口，以防窜扰。又据统领诚明、营总富德先后呈报：长春、伊通等处，并磨盘山、濛江一带，时有奉天围场窜出贼匪二三百名不等，各督飭弁勇堵击，互有伤亡各等语。

贼势如此鸱张，若不早事歼除，势必养痍贻患。然当此军火缺乏，一味用剿，其势万难持久。奴才等再四筹思，自应以剿抚兼施为妥善办法。顾收抚不难，但使俄人能释猜疑，不来干预，则收抚众匪之权操纵在我，自可化莠为良。无如奴才等屡向彼族辩论，而驻吉俄员性情明通者少，执拗者多，即如当日已与俄员商定不收各营枪械，不料俄队时有调换，仍时有收枪之事，且当理屈辞穷时，每推诿于伯力总督以相饰拒。此等掣肘情形，岂独吉省如是，即奉、江两省殆有甚于此者，闻奉天海龙厅属土匪麇聚，即因俄员搜取枪械，激散奉军所致。如此固执猜疑，夫岂外间所能开导？合无仰恳天恩，飭下外务部，将收抚土匪为难情形转商驻京俄使，劝导东三省俄员不使从中掣肘，庶地面可获安静，而盗风不致再炽。奴才等为欲弭隐患起见，是否有当，除咨呈外务部查照外，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外务部查照办理。

49 盛京将军增祺奏已与俄员商添 兵队以资剿捕王洛道等股折

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十五日（宫中朱批奏折）

奴才增祺跪奏，为现因贼匪滋扰，已与俄员商添兵队，以资

剿捕情形，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前奉谕旨：俄约于六个月内，先撤奉天省西南段俄军，该地方必须有接替营队，切实弹压保护，毋任土匪马贼乘机滋扰，使彼有所借口，致生枝节。迅即通筹遴派得力将官，届期统带前往，妥为布置，以重地方等因。钦此。钦遵。当将俄员一切疑忌牵制情形，并营口、锦州府所属地面现有兵力较单，接收后如由直隶省调队分扎，恐俄员不能无所借口，无已只有收抚一策。缘乱后溃兵无归，迫而为匪，收一兵即少一贼，枪械借可收回，不致再贻后患，诚为釜底抽薪之计。应请飭下全权大臣，于换约后与俄使婉商，或调队填扎，或由本省自行收抚二三千人，借资剿捕弹压，等因具奏。旋准军机处知会：原折奉旨留中。钦此。

先是奴才拜折后，即叠据各处驰报，盗匪肆滋，日见鸱张。王洛道一股意在乘虚扑犯海龙、通化，该地方各官羽檄请兵，一日数至。并据俄武廓米萨尔照会，略谓：通化、海龙所驻俄军不久撤退，留兵无几，东边一带即请将军设法，以保平安等语。奴才接阅之下，弥深焦急，觉我不即刻设法添兵，迅图剿捕，俄兵骤撤，东边一带在在堪虞。当会同府尹玉恒连向该廓米萨尔磋商，坚执务须使我兵力足敷剿匪，弹压地面，方符此次约章。设任贼势蔓延，地方稍有疏虞，即贵廓米萨尔亦难辞其咎责。于是该俄员始允我另行添兵三千人，俟贼匪大定之后；再为裁撤一千五百名。并商令海龙城总管依凌阿回任，将前收镇东各营挑留马步一千三百名，迅即分路进剿；一面扎飭统巡瑞禄管带步队一百五十名，新收马队三百五十名，由南路前往兜击。时兴京副都统亦虑该处俄兵骤退，地方空虚，恐为匪徒窥伺，因又允其另挑旗丁四百名，为先事防备之计。

兹叠据总管依凌阿禀报：王洛道一股已被官军连次击毙多名，匪首王洛道负伤逃逸。瑞禄所部计已驰抵通化，其新民厅境内巨

匪陈述遥等，业经署同知廖彭设计，将首犯立时诛除。海沙子各股，亦经营官张国庆、赵玉良等痛加惩创，歼厥渠魁，余匪各自逃散。并奴才所派员弁分赴小黑山、昌图、奉化大围场分别收抚，均已逐次就绪。正在调拨拟奏间，接准外务部议复，奴才前奏，以现在预备交收，所需兵队，如何始敷剿办贼匪，弹压地面之用，应由奴才与俄员婉商酌定，随时函电详陈，协力磋商，以期就范。至收抚一策，流弊滋多，应毋庸议。等因具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恭录咨行前来。

伏查部议自为慎重约章，预防流弊。惟时值各处匪势日张，告急踵至，不能不亟筹添兵，用资剿捕。又不得不分别收抚，以消目前之乱萌，预杜彼族之借口。且与该俄员再四磋磨，始经商允，合无仰恳天恩俯准，仍将此项收抚兵队留资剿捕，以裨时局，一俟地方平定，再行随时察看情形，妥筹办理。

除咨外务部查照外，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外务部知道。

50 吉林将军长顺奏俄不干预收抚孙楼一股片

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十九日（宫中朱批奏折）

再：正在缮折拜发间，据俄武廓米萨尔索阔宁来署面称：现接伊国伯力总督电信，孙楼一股土匪应由中国自行收抚，所有驻吉俄队毋庸与闻其事等语。该俄督忽来此电，想系有鉴于前次激散占北一股已降之匪，并接到奴才等痛陈利害之书，自知悔悟，因而幡然改计。果能如是，则拒彼干预尚非难事，应请飭下外务部，将来与俄使商议时，只须浑言东三省为难情形，便易转圜；一面仍由奴才等开诚布公与驻吉俄员熟商办法，以释猜疑。谨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朱批：外务部知道。

51 盛京将军增祺奏剿平通化海龙 起事各股地方渐次安靖折

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初八日（外务部档）

奏为现将通化、海龙等处股匪痛加剿办，叠次擒斩首要各犯，余匪一律扑灭，地方渐次安靖，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前因通化、海龙一带股匪滋扰，所有分饬海龙城总管依凌阿、统巡瑞禄带队分路进剿，业于复奏添募兵队折内陈明在案。查自前岁刘弹子、杨玉林等扰窜通化、海龙及东边各属，初俄将屡发大军，意在刻即扑灭，虽将刘弹子等股击散，然余孽如董洛道、王洛道等依然盘踞于深山大川之间，其众或千余人，或数百人，不止一股，兵至则望风而避，兵去则复出滋扰。厥后海龙城各军枪械既被俄员收去，总管依凌阿又为俄员强之调省，遂致匪焰益炽，到处烧抢，而俄将屡出搜击，贼即望风窜匿。本年入夏以来，该匪又复纠聚出扰。时值和约已定，通化、海龙所驻俄军陆续撤归兴京。据通化、海龙各地方官连次告警，因即与俄员磨商，再为招抚三千人，以敷剿贼之用。议甫定，即饬总管依凌阿回任，行次山城子，适兴隆沟会勇与贼接仗，因饬队会剿，擒斩多名，贼势始稍为之挫。嗣管带冯佩均、帮带常玉顺先后与王洛道战于榆树岔、湘水河子，击毙贼十余名，救出被绑乡民四人，获骡马十余头匹，枪炮多件，该匪随窜小金川。依凌阿复派常玉顺、杨恩波、冯佩均、张魁元等各率所部，分驰会剿，并收抚有枪贼二百名，用为向导。其时贼方窜四道江谋远遁，冯佩均等蹑追及之，毙贼五十余名，王洛道将就擒矣。突有另股匪首丁蓝旗，率四百余人来与王合，贼复反扑，冯佩均等与战，又毙匪十余，并毙贼中有所谓六合拳唐法师者一人，夺回被绑二人，将该匪等

追过七道岗。是役也，我军只帮带刘义海右腿受枪子伤，阵亡兵勇三名。

先是奴才增祺饬依凌阿回任，度东北两面足可抵御。惟通化一带仅有该县巡捕队二百四十名，倘俄兵骤撤，地面空虚，设有不虞，则东边一带在在可虑。复与俄员再四商明，赶派统巡瑞禄率马步队五百余名驰往援应。六月初六日，俄军骤撤，贼方长驱大追，距城仅二十余里，势甚危险。适依凌阿遣冯佩均由北来援，瑞禄亦夤夜冒雨而至，城始获安。匪首王洛道等见援兵大至，率其众千余人，折回小罗圈沟、铁厂子一带，肆行烧掳。瑞禄即饬各队分途进剿，贼乃踞七道沟，节节设卡，濒河以待。我军奋勇齐涉，两相攻击，自辰至酉，匪势猛甚。幸士皆用命，营官贾得胜、总巡马龙潭与冯佩均及团勇四面合围，迎头拦击，力破其卡十余处，匪力不支，且战且退，我军追杀三十余里，枪毙贼匪百余名，获马匹枪械旗帜无算。贼势蹙分遁，时已日落，均皆趲入深林，向红土崖、八道沟一带逃窜。旋又有贼首王恩、周洛疙疸率二百余人，与王洛道会合出扰，复经瑞禄督队追击，总巡马龙潭、练长刘占鳌扼贼于黑瞎子沟，毙贼三，生擒十余。六月二十二日，王洛道又纠六合拳匪六百余名，盘踞二道沟，遣高得凤、丁蓝旗等趋通化，以分我兵势。瑞禄乃督哨官范先明由前面攻，令营官贾得胜等由山后兜击，王洛道即传令作法，六合拳匪皆发束红巾，异常凶猛，鏖战四时之久，我军奋力前攻，贼始败溃，歼其匪首董大法师、石玉林二名，并毙余匪八十余名，得获号衣枪械多件，六合神兵大旗一面，马三十余匹。王洛道等当向北龙冈纷逃。瑞禄恐丁蓝旗一股乘虚袭城，一面拨队设卡，一面回顾通化。王洛道既被击北窜，因欲回扰海龙，经依凌阿饬派冯佩均、刘广志各率所部驰前迎剿。帮带李治云行至通界鱼亮子屯，遇王洛道余众及生铁牛、杨飞虎等三百余人，当即三面围击，毙贼多

名，追逐十余里。王洛道仅剩十余人，向西南逃窜。冯佩均、贾得胜等因山路崎岖，舍马步行，跟踪追至寡夫沟。王洛道复改变农装，逃往吉林蒙江，被红石磊子会勇马青山拿获，解往吉林，该营官等始行撤回。丁蓝旗等窥通邑有备，遂率三百余人窜大小苏尔河，图犯兴京。该厅总巡刘振发侦知，当以巡长张云田、杨奇峰守堡街，以巡长张鸿太等率队攻贼之西面，刘振发率队由东路进剿，各团会由四面包抄，在黄带子沟一带两次与贼接仗，伤毙匪党多名，阵擒二名，救出被绑二人，获骡马多匹，该匪由深林逃窜。查点我兵，受伤一名，阵亡一名。高得峰率余党分窜蚊子壕北，刘振发率巡长刘高升等所部，暨兴京副都统派来管带尤长顺带兵百余名，会合兜剿，相持两时之久，贼始不支，由山后纷逃，官兵复跟踪追击，伤贼十余名，获枪械多件。贼因子药缺乏，大半皆弃枪西遁。此近日剿办通、海股匪，一律扑灭之大概情形也。

查通、海一带数百里，皆深山密林，该匪等恃以潜藏，又以俄军在境，知我不能派兵往剿，以故得以肆其凶锋。此次各军跟踪追击，旬月之间，毙其匪首唐大法师、董大法师等，及悍贼数百名，并匪首王洛道业已就擒，余匪均行逃散，实属异常奋勉。除仍飭各营并咨吉林一体搜拿外，谨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52 热河都统色楞额为飭属协拿

金寿山等致外务部咨文

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外务部档）

御前侍卫管理热河等处地方都统色〔楞额〕为咨明事：

据朝阳县王令文翰详称：为详报事。光绪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据县属缸窑岭练长孟宪章并铺民刘洛瑞等联名呈称：窃有

奉省降贼金寿山，与奉军遣散营官李洪亮、朱子桥率领四五百人，内有洋人二十七名，均各骑马持枪，由边里窰至县境，沿途抄抢焚烧无所不至。本月二十五日巳刻，闯至身处杜里吗村攻打时许，嗣闻练军陈营官带队到彼，该匪始退。次日至缸窑岭村团会，因有洋人未敢捕击。詎金寿山等率众进村，肆行抄抢，临行将孟广安捆带。现闻仍欲攻打杜里吗村，势甚危急，请速移会练军、锦县一体协拿等情。并据乡长刘广稟同前由。据此，当经卑职分移练军、锦县一体协拿，并飭委妥弁前往确查去后。

兹据外委杨均以询据大兴五成等、窑东靳万福等，并南店子等村住民李万仓等金称：当日奉省降贼金寿山与营官李洪亮、朱子桥率众四五百人，内有洋人二十七名，亦未知真假，由边里窰至县境，沿途扰害不堪。惟李洪亮等所带队伍及内有洋人，并未抄抢财物，独金寿山所领匪众二百余名，别样军装，到处抢掠，饱载而逸，等语。随分别查勘，各事主被抢属实，孟广安业已放回。并查明南票矿务局亦被该匪等将机器箱损坏二只，并将该局练长荆满成等家抢掠一空。理合将各事主开呈失单一并送案，请查办理等情稟复。并据办理南票矿务局职员姜蕞亦以前情稟报前来。据此，除选派勇役、谕飭各处团练认真堵缉，并移催各防练一体协拿该降贼金寿山等，务获究办外，所有据报移缉委派缘由，拟合具文详请查核，俯赐咨会盛京军督部堂，札飭锦县并各属一体协拿该降贼金寿山等，务获究办，实为公便，等情。

据此，查该县详报奉省降贼金寿山与营官李洪亮、朱子桥率众四五百人，内有洋人二十七名，窰至该县城内，惟金寿山所领匪众二百余名，到处抢掠，饱载而逸，并将南票矿务局机器箱损坏二只，将练长荆满成等家抢掠一空等情，详请咨会，飭属一体协拿前来。

查该降贼胆敢率众各处抢掠，损坏机器箱，殊属目无法纪，

自应飭属一体协拿该降贼金寿山等，务获究办，以靖地方。除飭各属并咨会盛京将军札飭锦县一体协拿，俟各队到齐即会合兜剿外，相应咨明，为此合咨贵部，请烦查照施行。须至咨者，右咨外务部。

53 盛京将军增祺奏缉拿林七等片

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初四日（宫中朱批奏折）

再：密陈者，匪首林七即林成岱，本刘单子伙党，在诸贼中最为凶恶。光绪二十七年夏间，两次扑犯兴京，陷东边各城，迨被剿穷蹙，乃遁通化就俄抚。上年冬间，忽由旅顺逃往围场，纠集匪徒，在奉、吉交界地面往来窜掠。经奴才严飭各队四面兜剿，该匪仅以身免，复依俄统领马大力多夫为护符。本年三月，俄以保卫木植为名，招募匪队林七、李金，皆号称统领。李金者，亦马贼巨魁也。维时人情摇动，各处匪徒闻风四起。北路既经奴才密飭各地方防营将冒充招队之张鹤龄等悉行擒诛，并一面照诘俄员。据称：林七并未为彼招抚，请即拿办。盖彼不肯明认也。随即通飭悬赏购拿，而东边道袁大化已派队在斗岭将李金股众击回。未几林党在安东县滋扰，复被统巡乌尔棍布、总巡王良臣等击毙十余名，拿送十余名，其党悉除。是时林七、李金因缉拿甚紧，均匿朝鲜龙泉堡，为俄经营木植。李金竟函致安东县，谓必报复，誓言攻取，狂悖不堪言状。既而林七等又谋劫俄商银两，为其所觉，于是林知不见容于俄，遁烟台；李回辽阳，为死灰复燃计。当电飭辽阳州密将李金及其党伙一并拿获，就地正法。并飭营务处交涉局遣弁改装，驰赴烟台踪缉，就近知照山东登莱青道李希杰，派兵帮同，立将林七擒获。电经奴才派员前往会同福山县验明该犯正身，讯取确供，立予正法。厥后省城俄员所招华匪三十余名之在抚顺煤窑者，亦均闻风逃逸。此俄招匪队均已分散，巨

魁悉已擒诛之一切情形也。

查林七、李金等所至烧杀抢掠，扑犯城邑，已属罪不容诛，更且导俄招匪，冀以贻害地方，其悖逆尤为可恨。现在均就显诛，实足以快人心而消后患。除在事出力文武员弁统归剿匪汇案，分别异常、寻常劳绩请奖，借资鼓励外，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知道了。

54 盛京将军赵尔巽奏各路剿捕迭次获胜情形折

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奴才赵尔巽跪奏，为汇报各路剿匪迭次获胜，并整顿缉捕情形，仰恳天恩，俯准择尤奖励，以昭激劝，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惟奉省频年兵燹，民匪混淆，民间失业者愈众。乡里豪猾动辄啸聚，椎埋剽掠，视若寻常，每股动数百人，少亦数十人。间阎骚动，行旅裹足。加以防营单薄，将才消乏，其稍得力者，又复碍于牵掣阻滞，事倍功半；又况官军枪械不一，往往有不如贼械之犀利，缉捕要政，几难措手。奴才到任，昼夜图维，力求整饬。信赏必罚，以励将校；剴切劝谕，以固兵心。严檄各路营队，认真操练，探报贼踪，小股即责成各处防营随时扑灭，遇有大股则立即飞报，调集各营会合兜剿。其办法务令匪势星散，不使聚于一隅，聚则以重兵剿之，既散则以缉捕之法行之。于辽西各处严整队伍，冀先剿除一两大股，以振军威而保商路。

七月初旬，据广宁县知县禀报：匪首潘洛疙疸、王三、杜傻子等，纠集大股在境肆扰。当飭西路统巡胡熹志督率广宁总巡周业儒，会合痛剿，在广宁来岭与匪接仗，击毙匪王三。又经西路中营总巡吴金泰在八道壕进剿，连夺贼卡三道，奋勇前进，与游击队管带刘振发等追至阎家坟、桑林子等处，分队痛击。匪势大败，

遂窜镇安县大龙湾一带，裹胁土匪，挖壕踞守。该处逼近青堆子车站，势甚汹涌。经北洋铁路总局派总兵黄本河、统领王义才等分带马步巡警，出关协助，借壮军声。奴才一面电飭南路统领朱庆澜驰往会剿；铁路护军帮统富尼雅干酌带所部扼守青堆子，往来策应，并飭新民管带张作霖率兵往会。适在三道沟地方遇匪首杜傻子一股，遂与接仗，擒获杜傻子。余匪窜至河东，又经追剿接仗两次，擒获匪首刘洛疙疸。又在鄂家窝棚接仗两次，擒获匪首马洛疙疸。匪势穷窜，其西窜之匪，亦经绥靖营管带李蓬瀛痛击分逃，又经统领朱庆澜等分队截剿，获犯多名，余党四散。是役也，我军阵亡哨长一名，正兵十一名。此七月间辽西大龙湾等处获胜之大概情形也。辽西之匪经此一战，道路始靖，商旅始通。

维时省东通化、怀仁、海龙、柳河一带群盗蜂起，乃飭东路统巡乌尔棍布、围场统领瑞棣酌拨所部，各清各界；并飭海龙总管依凌阿协力防守。九月间，据乌尔棍布禀报：匪首季傻子、黄金甲等率党四五百人，窜向兴京碱厂一带，经该处总巡刘长春在赵甸子地方迎击获胜。匪窜东北平顶山、橙厂一带，上下十余里俱设贼卡。遂与刘长春会商，令其率队绕赴大北沟，抄出橙厂以北；乌尔棍布自率所部，由平顶山西南而进。贼据山岭，深得地势，猝不易拔。哨官房玉麟等奋勇先登，连夺山冈三道。匪势不支，向山后逃窜。我军夹击，毙匪甚夥，余均星散。匪首黄金甲身受重伤，马驼以逸。季傻子即季逢春，穷蹙投诚。此九月间兴京平顶山等处剿匪获胜之大概情形也。

嗣后和议告成，客军南徙，省北奉化一带著名匪首大青山、大霸王、一人、一果、一马等各纠悍党，四出劫掠。当经北路统巡吴俊升亲督各队，在二虎屯地方与匪接仗，击毙匪首大霸王、大青山并匪党二十余名，生擒六名，夺获骡马三十余匹。该统巡复经会同奉化巡官邓宗尧等，直捣太平山匪巢，分队猛扑，因风

纵火，匪之击毙、烧毙者共计七十余名，马匹四十余匹，匪首一暴亦毙焉。生擒匪党王禄等三名。适统领瑞禄与由省派往之营官马龙潭，均各带队驰至，会同追捕，余匪逃散无踪。是役也，我军阵亡四名，重伤十余名。自经此次痛剿以后，各路匪党闻风逃逸，省北数百里稍稍安堵。此十一月间奉化太平山等处剿匪获胜之大概情形也。

其余各路禀报剿匪之案，除零星缉捕不计外，如朱庆澜剿捕辽阳之匪，瑞禄剿捕西安之匪，依凌阿剿捕海龙之匪，游击队管带赵玉良剿捕新立屯之匪，柳河总巡唐敬师剿捕蓝山川之匪，管带任朝武剿捕彰武之匪，总巡陈玉昆等剿捕复州之匪，怀德总巡桂林剿捕大林字、大海字等匪，莫不出入锋镝，擒获首要。

计自七月以来，剿遏巨案不下五、六十起，击毙、伤毙及擒获正法之匪不下八九百名，揆诸治乱用重之条，从未稍形宽纵。惟念奉省积弊已久，良民失教，生计艰难。愍不畏法之徒，习惯啸聚萑苻，扰害良善，遂不得不用剿办之策，既经剿办，遂不能避芟锄之惨。对捷报而怀惭，尚何功绩可诩。惟揆时审势，疾亟治标，暴不能除，良何以教，此亦不得已而先用严猛也。至各营官弁，但有稍越营规者，立予惩办，决不姑息。奴才现已通飭各属，劝兴工艺，普设学堂，实行定讲，以治其本；推广巡警，清查户口，以清其源，庶期收先猛后宽之实效。

至叠次在事出力各员弁，当此饷绌兵单之际，均能仰体时艰，不避险阻，奔走于冰天雪地之中，从事于枪林弹雨之内，实属异常出力，未〔便〕偃没其劳勩。况如朱庆澜之身负债累以恤兵艰，张作霖之报效巨资，筹备枪弹，以佐军实，尤为人所难能。其余各员弁，亦皆能身先士卒，踊跃用命，迭歼巨股，弭患无形，其坚忍刻苦情形，有迥非寻常所可及者。虽经奴才酌提经费，分别赏犒，仍非破格优奖，不足以策将来。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奴才查

明在事出力各员弁，择尤开单奏请奖励，以昭激劝之处，出自高厚鸿施。

除查明阵亡弁兵照章咨部请恤外，所有叠次剿匪获胜并整顿缉捕情形，恳请择尤奏奖各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奉朱批：准其择尤酌保，毋许冒滥。余依议。钦此。

55 黑龙江将军程德全奏续报江省各属防捕情形折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初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奴才程德全跪奏，为续报剿捕窜贼大概情形，并添募马队以资游击，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江省马贼滋扰，叠经奴才分飭各军合力痛剿，业已先后奏明在案。滋查六月间，贼首东霸天之义子小胜子，乘右军统领巴英额出防剿贼，突以大股窜入木兰县、巴彦州一带，声称为伊义父复仇。经该两处保甲张永贵、杨得胜等率勇堵剿，一击于金家冈，再击于老耶岭、西北河等处，纵横决荡，所向无前，贼锋为之一挫。迨巴英额督同营官傅岐标，哨官双全、赵青山等，回顾追赃至右期河截击，贼势大窘，意图窜过松花江。因吉安军统领苑春华防次空虚，乘机抢掠。适试署木兰县知县辛天成预将沿江船只尽移南岸，断其去路，贼乃回窜五台、西北河一带。正在追击之际，而天灭洋一股率步贼六七十名，由青山内横截而出，大肆猖獗。我军稍有挫折，幸士卒用命，奋勇直前，击毙贼首占北一名，余贼死于丛草间者不计其数。嗣又分路追剿，于小银河击毙贼首黑虎一名，从贼三名。于伊济密河击毙孟常均一名，从贼二十余名。又左军统领恒玉报称：探知该匪等自小银河败后，必向井字荒窜扰。七月初二日，该统领复率队亲往，历在宽字三井、

海伦河岸、莽肅卡伦等处接仗。初九日晚间，追至镶红旗十二井，探悉各匪会合二百余名，因督队夤夜追捕，将贼匪击败，哨官双全德中枪阵亡，该统领右足亦受枪伤。计击毙伙匪四名，打毙贼马九匹，打伤贼匪十余名。又七月初八、九等日，绥化府南乡巡弁赵永山、范魁升等，在双龙泉、姜粉房地面巡查，拿获贼探一名，探知股匪将自姜兴桥南窜而下，当经奋力兜捕，击毙悍贼六名，获马六匹，余匪纷纷溃散。而巡弁明春因猛进击贼，中枪阵亡。又八月初一日，中军统领吉祥甫回省防，探悉匪首天边洋、金山等纠伙一百余名，携带人票向西而行。当飭该统领督令马队星夜驰追三百余里，于八月初二夜三更时，追至崔家地房子，正值贼众在屋安歇，骤闻兵至，仓猝出拒，开枪乱轰，冀图脱逃。幸我军前后围攻，击毙匪首金山并伙贼十一名。其时天已微明，余贼逃窜，遂即拔队追击三十余里，匪首天边洋与伙匪五名同时阵毙，即在樊家地房子造饭暂歇。一面将救回人票十一名，酌给川资，飭回安业。又右军左营管带英顺，在张振邦屯阵毙匪首山绷撬子，并夺回人票十七名，马二十一匹。至呼兰府肇州厅、兰西县各地方官均各报有剿贼情形各等情。先后禀报前来。

奴才查黑龙江幅员辽阔，与奉天、吉林两省连界，向来盗匪极多，本年春夏间，各军分路兜剿，大小百余战，阵毙首要动逾数十，擒斩不可谓不多，统领营哨各官阵亡相继，击捕不可谓不力，只因兵单力薄，以致兼顾难周。此次贼又南窜，本欲乘势过江，幸我军预为堵截，不致扰及江南。惟余孽忽聚忽散，防不胜防。前经奴才电请外务部代奏，请拨部款，暂挑团练马队六百名作为游击之师，以靖萑苻，实出于万不得已。然此不过暂济眉急，若论练兵防边，尚须妥筹的款，大加整饬。合无仰恳天恩俯念边地紧要，此项添练马队应需饷乾，飭部立案，准由荒价项下垫发，一俟地面平靖，再行酌量裁留，断不敢稍涉铺张，致糜饷项。除

咨练兵处、兵、户两部查照外，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奉朱批：该部知道。钦此。

56 黑龙江将军程德全奏派兵会同防捕情形折

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奴才程德全跪奏，为续报江省马贼滋扰，暨官军剿捕大概情形，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查江省马贼虽经分饬各军合力追剿，而贼踪散后复聚，乘虚窜扰，防不胜防。前经奴才续将击捕窜贼情形，并添募马队以资游击，于本年九月初九日奏明在案。自拜折后，探闻匪首天灭洋即天边洋仅受微伤，并未击毙，以被统领吉祥击散后，因伙匪伤亡过多，意图报复。乘吉祥拔队回省，该匪首与长江等复在井字荒内啸聚大股，率领伙党三百余名，于九月十九日直扑绥化府属之上集厂地方。维时该厂署分防经历杜荫田因公赴府，驻厂左军右营管带李庆禄奉调出街，所留营队及巡警兵为数无几，被匪乘虚闯入北街，纵火烧抢。北街为中下等商户，均系草房板院，致被焚毁草房并木税局房共十七处，绑去商民五名，枪毙商民六名，税巡一名，经历署内书役二名。幸中街商铺土墙坚固，留营中哨哨长宋德督兵会同众商持枪截击。与贼相持之际，李庆禄闻警折回，奋勇夹击，始将此股凶贼击败散走，旋又窜扰海伦一带。海伦以新辟之区，无城可守，械绌兵单，贼势张甚。迭据代理海伦厅同知黄钰稟请收抚，旋又据报十月初一日、初七、八等日，该匪闯入海街，盘踞市面，并入署劫去未定罪囚犯六名，要挟乞降。奴才一面批驳，一面飞饬前委行营营务处总理兼中军统领吉祥，移队会合左军及新挑马队，相机进剿。并委调江差委湖北试用通判潘恩霖为策应，委员联合兵团，协力兜击去后。

先是九月十三日，省城西南一带，有匪首占一、天和等股匪二百余名，由蒙荒窜入，攻击多耐站暨他尔哈站。两站驻兵同练会出剿，贼众我寡，阵亡哨兵三名，会勇五名，致匪等闯入多耐站，肆行掳掠，枪毙兵丁商人等十六名，该站垦务行局为贼占据。适该局总理骑都尉庆恩先期赴都尔伯特贝子府议事，闻警单骑回站见贼，晓以大义，该匪等居然敛戢，遽留庆恩为质，矢誓求降。奴才据报后，适吉祥由东荒闻警，星夜驰回，檄令带队前往，相机剿抚。不料该站附近另股贼匪骚扰车站，伤及俄兵，致俄派炮队追寻，误以该站之贼为仇，开炮远轰，该匪惊走。虽庆恩乘间出围，而占一等复向南窜，吉祥带队至彼知己无及，又恐窜赴呼兰，扰及东荒，于十月初九日特自兰西进兵。探闻该匪正窜泥河一带，遂密饬督队官孙学武带兵九名，诈叛官军，混入匪伙，作为内应，乘机枪毙匪首占一、燕字、黑得腾、压五营等渠魁四名，击散股匪百余名，夺获贼马二十九匹，仅阵亡什长刘得胜一名。至是，吉祥接奉移队剿海之札，于十五日行抵厢蓝旗二井。探得匪首九江等一股六十余贼，正驻西屯，当即分队兜剿，阵毙盗匪十余名，并毙贼马十余匹，救回人票二名。哨官纪万春因下马擒贼，中枪阵亡。二十日，吉祥至海伦西之赵掌包村，因黄钰飞书坚求缓剿，进止两难。又有海伦厅警察总巡王翰卿亲至军前，设词恫喝，不得已暂允缴械收降，限其次日回信。乃越日渺无消息，吉祥遂激励士卒，督兵前进，猛入街市。右军统领恒玉、练会马队管带张永贵等，亦各由绥化先后趋至。左军左营管带怀塔喜奋勇争先。该匪见官军云集，登时纷散，由东南东北两路窜去，共二百余名。其未窜者有常占等二十余名，在吉祥马前缴枪求降，察其真诚，已为收抚，分拨各哨安置。一面将被扰商民妥为抚辑。此者九月以后马贼窜扰，各军剿办之实在情形也。

奴才伏查江省兵力过单，军械复绌，故该匪等竟敢如此鸱张。

海伦一城幸经吉祥等用谋袭攻，深合机宜，得以保全，商民转危为安。吉祥等商定，以恒玉专任海伦东北一路，由哈尔巴山探剿，中军副中营管带宋桂山专任西北，练会管带张永贵驰往西南，吉祥驰赴正南。现据探报，恒玉等各路均甚得手，多有斩获，已由奴才严飭分头跟踪兜击，务期搜剿零匪，净绝根株。其铁路一带已拨马步队各一哨，分驻安达车站及安达厅等处，扼要防堵。又马队两哨专驻东道一带，断贼四窜之路。所有省南三蒙旗界一带，则专责垦务马队营官春山，及中军前营管带双全率队往来游击。惟贼踪飘忽无常，兵合则兼顾难周，兵分则军力愈薄。现由奴才妥筹办法，另行奏明办理。其应行奖恤各弁兵，统容汇齐奏咨。

除将此次擅离职守之员另行参处，并俟各军将如何搜剿得手报到，随时再行上陈暨咨陆军部查照外，所有续报马贼滋扰暨官军剿捕大概情形，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奉朱批：著即严飭认真兜剿搜捕余匪，务净根株，余依议。钦此。

57 盛京将军赵尔巽为毙获宁远州起事

首要曹尚清等致陆军部咨文

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陆军部档）

钦命镇守盛京等处将军·尚书衔·总督奉天旗民地方军务·兼理粮饷赵，为咨请事：

案据奉天署宁远州知州赵令佩光禀称：案查在逃匪犯曹尚清等拒敌官兵，致毙巡丁王永贵等二命一案，业经卑前州柴牧禀报，奉批飭缉，迄未弋获。卑职到任后，设法踪缉。无如该匪耳目较多，侦探甚密，一经派队缉拿，即闻风远扬，迨收队后，复潜踪境内，数月以来，煞费苦心，未能就获。卑职与北洋陆军张管带

利方密商机宜，协会搜捕。卑州巡警有巡目曹国芳，果敢血诚，缉捕奋勇，且山川道路较熟，信息亦灵。张管带素知其能，向卑职调去作为眼线。张管带向卑职云：屡次购眼密拿，皆被曹匪侦知逃逸，若用曹国芳为眼线，许以奖赏，必能收效。盖张管带认真缉捕踪获该匪之难，其情形正与卑职相同。现经张管带密派曹国芳访明曹匪踪迹，于十二月十七日晚，张管带亲自督队，改装易服，带同曹国芳引路赴老虎沟地方。于次日在该处四面围捕，詎曹匪开枪拒敌，张管带督队攻击，立时枪毙首匪曹洛焕即曹尚清并其第五子曹占先二名，又拿获曹尚清之长子曹占仁并侄曹万德，外柜郭广生三名。张管带随押带拿获之曹占仁等三名回州，向卑职告知击捕情形，并嘱卑职为曹国芳请奖，以示鼓励。张管带于十九日亲自押带获犯曹占仁等三名赴锦州，呈送西路营务处审办。卑职查首匪曹尚清业经击毙，余犯就获，地面更可平靖。陆军张管带利方在卑州驻扎，纪律严明，商民感戴情形，前经卑职稟蒙宪台转咨北洋大臣奖励在案。

兹查卑州巡警巡目曹国芳，遵受张管带指授机宜，访明曹匪踪迹，引路布置，经张管带督队击毙首匪，拿获余犯，为地方除一大害。论巡目缉捕匪犯，本属应为之事，惟首匪曹尚清党与众多，非常凶猛，其难捕情形，早在宪台垂鉴之中。若非该巡目曹国芳奋不顾身，甘与曹匪结生死之怨，断难将首匪围捕击毙，盖曹匪凶焰甚炽，畏死退避者不足与有功焉。该巡目曹国芳实属异常出力，可否仰恳宪恩俯赐，赏给五品功牌，以示鼓励。诚以信赏录功，原所以收众效，非独为受恩者一人已也。赏一人而众人劝，于卑州巡警必起感情，克收效果焉。卑职为激劝众心，平靖地面起见，区区愚忱，是否有当，除分稟外，理合稟请查核示遵等情。

据此，除批查巨匪曹尚清迭经饬拿未获，深为地方之患，此

次张管带利方带领眼线，在老虎沟督兵围捕，卒将该匪暨匪子曹占先击毙，并拿获曹占仁等三名，为地方除一大患，殊堪嘉慰。该管带驻扎该州，缉捕得力，今复歼除巨患，绥靖地方，劳勩可嘉，候咨请陆军部、北洋大臣予以保奖，以示鼓励。该巡目曹国芳遵受机宜，随同立功，亦属勇敢可嘉，应如所请，赏给五品功牌一张，随批钤发。并赏给银五百两，由该营分别犒赏，以资鼓励，仰即一并查收给领。并传谕嗣后益当奋勉图功，是为至盼。余匪仍严加搜捕，以尽根株缴等因，印发并分行外，相应备文咨请，为此合咨贵部，请烦查照核办施行。须至咨者，右咨陆军部。

58 盛京将军赵尔巽奏遵旨汇保各路 攻剿尤为出力文武员弁折

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十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奴才赵尔巽跪奏，为遵旨汇保各路剿匪尤为出力文武员弁，谨缮清单吁恳恩准，以资鼓励，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具奏汇报各路剿匪叠次获胜，并整顿缉捕情形，恳请择尤保奖以昭激劝等因，于三十二年正月初五日奉到朱批：准其择尤酌保，毋许冒滥，余依议。钦此。奴才伏查奉地多盗，由来已久，固由于吏淪与缉捕废弛所致，而潜滋暗长之多，实有特别原因。在寻常盗匪或因迫于饥寒，而奉省之盗尽有本系素封，而子弟以剽掠椎埋为武，非无营业，而到处以绑捐说票为能。积习相沿，寢成风气，遂至无地不有匪踪，无时不有匪患。本省军队自经改章以后，分酌八路，划分地段，各专责成。究以处处有匪，处处需兵，备以多而力分，常不免顾此失彼之虑。所恃以鼓励将士者，惟前此已奉恩准尚未出奏之保案，计自上年正月奉旨之日起，迄今又一年，奴才非敢久虚圣泽，

特欲借以激励士心。在此一年之中，各军将士皆以恩旨在前，无人不作邀奖之望。于是前已著有劳勩者固驰驱恐后，而前之未著劳勩者益奋勇争先，收效之神速，迥异寻常。

当上年春夏之交，盗风极盛，经各军将士痛加剿办以后，地方渐见又安。除北洋驻奉陆军所办匪案不计外，截自前次奏报之后，又据奉军各路先后禀报剿办大小匪案不下百余起，击毙伤亡及擒获正法之匪不下千数百名。中间如九指手各股最为凶悍，率其死党窜扰浑河一带。附属该匪之零星散股不下数十起，势如流寇；飘忽无定，到处皆有窝顿接济。我军与之大小数十战，由辽而沈而新，追逐数百里，一败之於刘家窝棚，而匪首李万荫伏诛；再蹙之于莲化泡，而著匪韩殿甲、马金贵成擒。查韩殿甲系热河著名盗魁，忽入辽界为九指手声援，亦可见该匪党羽散布之广。自经此战而后，各匪遂星散而不复能聚。该股中著名首要如王黑子、李金全、郭庆财、印廷阁、陈洛疙疸等，或经临阵枪毙，或由搜捕正法，均已翦除殆尽。该匪首九指手穷蹙无依，易服改装，潜逃边外。复经悬立重赏购线严拿，饬在必获，以伸国法。查此股匪徒自上年二月啸聚于太平庄起，至八月莲花泡一战止，历时五阅月之久，始获肃清。总计此役阵毙以及缉捕之匪，先后不下二三百名，我军伤亡士卒亦百有余人。虽属小丑跳梁，而情形实无殊叛逆矣。

又如韩乐子一股，声势尤为浩大，肆扰辽阳一带，闾阎受害尤深。平顶山瓦子峪之战，该匪首胆敢竖旗设卡以抗官军。先是匪徒恃该处为老巢，当经檄口派前路三营会同兜剿，于上年四月十三日合围，自上午十点钟战至夜间二点钟，彼此互有伤亡。迨我炮队续至，连发大炮三、四十出，贼始不支，率众溃围逃窜。我军遂进入贼巢，毁其卡防，一面分队尾追至田猪哨地方，又与匪鏖战一日。匪先占据民房，至晚乃退占山岭，仍抵死抗拒。迨

夜深，山上枪声忽停，匪皆逃逸。旋据探报，贼兵侦知我军后路将到，遂于大兵过岭之时乘机向东南窜去。查询贼数，据土人报称，该匪党除阵毙及潜逃者外，现存死党尚有百余人。我军于是益向东南穷追。复据探报，贼由泰侯庙而窜甬子峪。我军队遂轻骑疾驰，围贼于甬子峪北之荒沟，四面环攻。贼枪如雨还击，我军颇有伤亡，仍奋勇力攻。贼见四无出路，冒死向东北冲突，被击回者数次，后乃由深林绕过山岭，击我堡勇驻守之地，激战多时，阵毙贼五名，我堡勇亦阵亡四名，被掠二名，贼遂由刘胡子岭窜往汤沟。该匪经此役后，所剩党羽不过二十余人。我军定计分为两起，一起从后尾追，一起由东北金沟绕越其前，冀收夹击之效。为贼侦知，四散逃匿。该匪首韩乐子逃至韭菜峪地方，卒为该处巡弁枪毙身亡。查平顶山，瓦子峪等处素称盗藪，该盗盘踞有年。其地山深林密，下绕大河，道路狭窄，贼卡如林，官兵久不敢问津。自经我军四月十三日一战，贼巢遂以覆没，乘胜穷追，首尾不过八日，而大股悍贼全数荡平，首要各匪亦次第伏诛，办理尚为迅速。

此外各属剿办著名之匪，如锦西则有白蓝旗一股，洮南则有 大青花、青林各股，彰武则有沈洛疙疸一股，奉化则有姜满材、朱文福、刘长胜、王得胜等股，昌图则有梁满金一股，复州则有杨永山一股，海龙则有葛长青、霍福亭等股。又各处散匪如张和、周洛椰子、倪连十子、卢洛椰子、徐五毛头、徐才双子、刘九、王文闵、王清海、刘长发等，或啸聚山林，或沿途劫掠。其匪目多者每股二三百人至四五百人不等，一遇官军，无不冒死苦战。所持枪械最新之式居多，加以炮台壕堑处处皆有，匪到一处，即先抢夺占守，以资抗拒。我军包围夹击，常互相持十数日之久，动众千数百人之多，仅乃克之。至于零星散股，少或数十人，多或百余人，兵来则散，兵去则聚，聚则为匪，散仍为民。我军或未

得匪踪而匪已先知兵至，往往潜伏要隘，乘间狙击，几于防不胜防。是以我各军文武无役不冲冒枪弹与匪争，俄顷之存亡，实与战功无异。而搜捕散匪，则暑天雪地，林密箐深，步步艰险，处处危机，较前敌尤为棘手。在事文武各员弁实属异常出力，若信赏日久不行，转恐军心懈弛。

查在事出力员弁，有立功于奉旨以前，早应列保者；有立功于奉旨以后，亟应鼓励者。兹复详稽案牍，博访周谘，合前、去两年，新、旧两案，择其尤为出力者，分别异常、寻常劳绩，请保文武各员弁，据巡防营务处开单呈请具奏前来。奴才伏念治盗之法在清其源，仅恃兵威原非正办；第易俗移风非咄嗟可办之事，而盗风一日不戢，地方一日不安，急则治标，殊非得已。查核请保各员，皆实系在事尤为出力，委无冒滥，合无仰恳天恩，特予照准给奖，以资鼓励，出自逾格鸿施。

除将应保千、把各员弁，并应恤阵亡各弁兵，咨部分别给奖核办外，所有遵旨择尤保奖各路剿匪出力员弁缘由，理合缮开清单，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緒三十三年二月初二日奉朱批：该部议奏，单并发。钦此。

59 盛京将军赵尔巽奏驻奉北洋 淮军攻剿获胜择尤保奖折

光緒三十三年正月十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奴才赵尔巽跪奏，为驻奉北洋淮军剿办奉北一带匪徒迭获胜利，地方渐次肃清，谨将在事出力人员择尤保奖，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奴才窃查日本军队已撤，地方照约应由中国酌派军队以资治安。上年春间，因驻扎昌图之日军撤退有期，复以该处盗贼素多，

奉军力薄，分布难周，电请飭下北洋大臣迅派缉捕队伍，届期前往昌图一带扼要驻扎，以靖地面，而重交涉；一面与北洋大臣袁世凯往复电商。经该大臣不分畛域，竭力代筹，先期遴派淮军后路统领·四川建昌镇总兵张勋，调集所部马步全军，由火车克日出关，驻扎广宁一带，察防地形势，密为纤筹；旋即绘图画线定界分防，派拨各营各专责守；复由奴才飭将奉军后路、副后路两军一并归其总统。

查该军到防之日，正值青纱幃起，盗贼充斥之时，幸赖该总兵布置得法，缉捕认真，每逢探报贼踪，星夜派兵前往痛加翦灭；遇有大股匪徒，立即飞调各营合力兜剿，务期一击而散，不使蔓延。即如匪首白玉林即庄稼人并白玉喜等，纠集党羽，盘踞亮子上地方，肆行绑抢。经该军派出营队，驰往剿办。该匪等凶悍异常，胆敢开枪拒敌。我军奋勇直前，生擒悍匪白玉喜等六人，夺获枪枝、马匹。匪首白玉林当时虽经兔脱，旋由派出差弁在于哈尔滨地方访获正法。此五月间亮子上剿匪获胜之大概情形也。又如开源、柴河沟等处匪首赵一乐，约伙党百余人，盘踞山沟，蹂躏地方，为害甚烈。当由该军、第六、第十两营合力往剿，接仗数次，伤毙贼匪无算，生擒郭士珍等十余人，夺获枪枝、马匹。虽匪首赵一乐当时逃窜，旋即拿获解办。此六月间开源、辽河等处获胜剿匪之大概情形也。又查北路一带匪首田风林即大洛疙疸，屡降屡叛，党羽最多，凶悍亦最著，纠党百余人，横行于嘎嘣、太平岭、河套等处，出没无常，势同流寇。当由该军派出第一、第七两营前往合剿，一日夜追击二百余里，接战十余次，击毙贼匪数十人，夺获枪枝马匹，匪首田风林即于是役成擒。此九月间在嘎嘣、太平岭、河套等处剿匪获胜大概情形也。其余如第三营之击毙匪首胡四阎王，第一营之擒获匪首贾臣即大陈字，以及零星小股，随起随灭，积恶逸盗、随获随办。计自到防以来，迭

次剿办巨案，击毙伤毙之匪不下百数十人，擒获正法之匪不下百余人。各该营员弁什兵均能踊跃用命，奋勇杀贼，在枪林弹雨之中，历露宿风餐之苦，实属异常出力，未便没其劳勩，由后路全军总统开折呈请核奖前来。

奴才伏查奉省北边，东与吉林接壤，弥望皆高山峻岭，向为匪徒出没之区。西则近接蒙边，民风尤为强悍，盗贼恃以逋逃。幸赖袁世凯派兵神速，电牍交驰，指授方略；所派四川建昌镇总兵张勋，督率各军，将士用命，用能无案不获，有寇皆歼，地方赖以安靖。虽经奴才随时酌提经费，分别赏犒，仍非破格优赏不足以策将来。总兵张勋声威素著，调度有方，惟官职较崇，应如何奖励之处，伏候圣裁。开单请奖各员弁，一再复核，确皆在事尤为出力之人，实系毫无冒滥，合无仰恳天恩俯准照拟给奖，出自逾格鸿施。

除驻扎辽西陆军第三镇俟查明另案请保，并此案之应保千、把各员弁，并应恤阵亡各弁兵，咨部分别给奖核办外，所有驻扎奉省北路北洋军队剿匪获胜择尤请保缘由，理合缮单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初二日奉朱批：张勋著以提督记名简放，馀著照所请，该部知道。单并发。钦此。

60 盛京将军赵尔巽奏查明驻辽西陆军 并本省防军有功人员请奖折

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陆军部档）

奴才赵尔巽跪奏，为查明驻扎辽西陆军第三镇各营，暨本省西路防军，迭次剿办股匪出力人员，开单请奖，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前于请奖驻奉准军案内奏明驻扎辽西陆军第三镇，俟查明另案请保等因在案。查莅奉之初，因本省兵单匪众，奏请飭下北

洋大臣筹备大枝劲旅来东，借资协助。又因辽西一带巨匪苑五倡乱，出没于锦州、朝阳之间，据险死守，官军围攻不下，复电催速派炮队助剿等因。旋经袁世凯先派陆军第二镇标统鲍贵卿，率队克日出关来锦会剿。嗣又改派陆军第三镇步队一标、马队两营、炮队一营附属一队前来，抽换先派之第二镇各营回防，并令第三镇各营助剿事竣，即常川驻扎，以资镇慑。计该军自上年正月到防，至今一年有余，先则助剿苑匪，继则从事搜捕余党，每日侦骑四出，如与大敌相持，偶逢警报匪踪，星夜冲锋兜剿。盖辽西自苑匪荡平以后，而漏网悍党仍潜伏大凌河一带，河西捕之急，则多由营口窜入海、盖，或匿于熊、岫隙地之间；河东捕之急，则或窜入热河朝阳，或由火车而避入山海关以内。其最著要匪如周恩波、张四炮、马大尾巴等，踪迹尤为诡秘，每乘我兵力单薄之地，啸聚徒党，大肆抢掠。一经调集重兵，则皆四散伏匿，于是兵少之地匪多，兵多之地匪少，倏隐倏见，剿捕俱穷。

当经酌定办法，会商北洋大臣，划大凌河以为界。河西锦州府一带，并虹螺县江家屯、暖池塘、新台边门诸扼要处所，责成陆军防剿；其余绥中之东石山站、广宁之正安堡等处，则由奉军防剿。划定地段，各专责成。其河东一带则另派步队两营驻扎田庄台、双台子等处，借资防堵。并添派马队一营驻扎熊岳，分巡逻复、盖等境，遏其南窜之路。复会委直隶候补知府商作霖为西路营务处，以资约束调度。

一年以来，迭据各营禀报，剿办大股匪徒数十起，擒获正法者百余人，其最凶悍之匪如边外松树沟张敏一股，宁远曹尚清、曹尚纯各股，苑匪余党张四炮、马大尾巴等，皆经各营次第翦除净尽。其依附各首要之著名散匪如赵金泉即四阎王、李鸿恩、金德恒、金九头、荣九春、孙耀山即孙林子、张合、阎庆山即沙海子、苑匪义子徐振东，又其伪队官李际昌等，亦经各营队竭力搜

剿，或临阵枪毙，或捕获正法，无一名漏网。惟周恩波一匪，尤当日苑匪倡乱之时所倚为心腹之渠魁，苑匪远颺以后，其未尽遗孽，仍为周恩波所煽惑，时相勾结为患。该匪出没不定，虽经悬立重赏，无从捕拿，直至本年二月，始由陆军第三镇派出弁兵，在于新台门地方捕获正法。辽西人士闻该匪伏诛，无不额手称庆，以为隐患从此消除。现在辽西各处安堵无惊，是皆驻防该地各军队异常得力之证。

前次奏保奉、准各军剿匪人员，而独后辽西各军者，实以首要苑五虽逃而周恩波未获，辽西之隐患未除，故稍留有待，兼以策励将士之心。今幸周匪伏诛，实属地方之幸福。所有在事出力员弁，自应一并请奖，俾平觖望，而励将来。

本年正月具奏请奖四川建昌镇总兵张勋所部驻奉准军一案。奉到朱批：张勋著以提督记名简放，余著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钦遵在案。查驻扎辽西陆军各营，与驻扎奉北淮军，同由北洋派遣，同系客军，所有剿办股匪出力情形，亦无一不同。此次开单请奖人员，均经一再复核，确系在事尤为出力之员，委无冒滥，相应仰恳天恩，比照奖励驻奉准军成案，俯准照拟给奖，以资鼓励，出自逾格鸿施。

除将应保千把各员弁并应恤阵亡各弁兵咨部，分别给奖核办外，所有查明驻扎辽西陆军并本省防军各营剿办股匪，择尤请奖缘由，谨分别异常寻常开缮清单，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谨将驻扎辽西陆军第三镇并本省防军剿匪出力员弁，分别异常寻常酌拟保奖，缮开清单，恭呈御览。

61 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等奏辽西杜立山

田玉本各股相继剿除折

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二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臣徐世昌、副都统衔·奉天巡抚臣唐绍仪跪奏，为剿获积年著名匪目，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奉省比年以来，屡遭胡匪之害，绑票勒赎，民不聊生。臣等抵任后，即饬新旧各营扼要填扎，以搜剿匪徒，保安地面为要务。访闻著名匪目杜立山即杜天义与田玉本等，各率党羽盘踞辽西，绑掠横行，飘忽无定。庚子乱后，该匪等各率党羽千余分帮剽劫，官军进剿，列仗拒捕，诱兵设伏，屡为所乘；任意恣睢，烧杀奸淫，无恶不作。新民、镇安、辽阳、海城、辽中、广宁、彰武各处，民物骚然，控案山积。田玉本名为就抚，而屡抚屡叛，出没无常。杜立山则在匪巢筑建炮台，阴结死党，到处设卡，以为负固之计；复借巡警为名，广购枪炮，勒索居民，实为元恶大憨。经前将军赵尔巽檄饬巡防营务处严密访拿，复经臣等到任后严饬防剿务获去后。

兹据巡防营务处本任东边道张锡銮等报称，该匪杜立山所部匪党与积匪田玉本，在小北河地方互闻滋扰。经右路统领张作霖带领队兵，与丁忧知县殷鸿寿等驰往该处，乘其不备，将田玉本在贼中击毙，并阵死伙匪杜洛疙疸、郑淀才、宁黑子等及余匪数名。我兵受伤者二名，阵亡一名。旋将杜立山生擒至营，即在新民府地方，会同该署知府沈金鉴，讯明就地正法，以昭炯戒。并一面搜剿该匪巢穴，起出军械，平除碉卡，余匪投诚。现在地方安静，商民称快。理合将情形具报，并开单择尤请奖前来。

臣等查该匪目杜立山、田玉本等，以积年巨匪屡与官军接仗，

恶贯满盈，久为地方之害。今兵不血刃，渠魁授首，不但辽西安枕，即他处匪徒亦闻而知惧。该统领等赴机迅速，实属异常出力，奋勇可嘉，应准其择尤请奖，以昭激劝。核其所开五员，均系在事出力，委无冒滥。除在事出力之巡弁兵丁由臣等酌赏银二千两以资鼓励，及伤亡兵丁照例抚恤外，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蓝翎游击衔补用都司张作霖，请免补都司，以游击尽先补用，并请赏换花翎；候补知县殷鸿寿，请免补本班，以同知直隶州补用，并请赏加四品衔；尽先补用佐领依钦保，请候补佐领后，以协领尽先即补，并请赏戴蓝翎五品顶戴；尽先补用千总张景惠，请免补千总，以守备尽先补用；五品顶戴尽先把总汤玉麟，请免补把总，以千总尽先补用，以为剿匪奋勉者劝，出自逾格鸿慈。

所有剿获巨匪正法，地方安静，并择尤随案请奖缘由，谨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九日奉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

62 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等奏吉林剿捕大股胡众情形折

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初八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臣徐世昌、副都统衔·署吉林巡抚臣朱家宝跪奏，为官兵在吉林境内迭次剿捕巨匪情形，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惟东三省胡匪蔓延日久，剽掠横行，实为地方之巨害。臣世昌抵任之初，当将奉省著名巨匪杜立山等捕获，地方赖以安堵，前经奏报在案。惟访闻吉林东北一带，有大股胡匪出入，肆行劫掠，民不聊生，各国商人咸以为患。当飭行营翼长张勋统率所部进驻吉林，沿途搜捕，并密侦贼巢所在，为逐渐廓清之计。据该翼长先后呈报，五、六两月在长春府擒获张海臣一名，在额索擒

获李华山、孙全胜、袁得胜、蔡得胜四名，在宁古塔附近擒获张得意、王福兴、冷云一、刘文琴、吴起五名，在孤家子北大沟擒获刘兰亭、马荣宝、王玉香三名，在鸭绿沟擒获侯得山、时登国二名，皆系积年巨匪。此次闻官军进剿，该匪等四出侦探，往来勾结，意图负隅，实属怙恶已极，业经讯实飭予就地正法，以昭炯戒。

嗣于七月间在宁属七道沟遇胡匪五、六百人，结队持枪，公然拒敌，官军奋勇前进，自辰至未，毙匪一百余名，生擒十余名，毁其帐棚三十余处，夺回被绑日本人二名，我军小有伤亡。余匪力不能支，四散奔溃。该翼长分飭营队四路兜截，逃散之匪或因伤重毙命，或因被截无路，相率勒毙又五十余名。

此外穆林河一股尚有三百余名，在该处修筑炮台，依险自固。该翼长带队驰往，匪党已闻风远颺，业将所筑炮台墙垒尽数划平；别遣将弁在烟筒山鸡爪顶毙匪七名，烧毙四名，生擒二名，该处巢穴一概毁平。在春秋岭击毙逸匪十一名。

八月初间，该翼长复整队进剿，在沙河二十余里遇匪百余名，正在分取粮食。该军迎前奋击，毙匪二十余名，夺获粮食二千余斤。追至山内老巢，匪党骇散，焚毁匪寨四十余处。其分队在四方顶羊碣子遇匪百余名，击毙十名，余匪相率奔散。该匪经此大创凶焰渐衰，一时势难复合。

惟三省地方寥阔，伏莽尚多，此剿彼窜，飘忽无常，计非净绝根株，闾阎未得妥(安)枕。已飭该翼长督飭兵队，分路布置，防剿并用，务期地方一律平靖，上纾朝廷东顾之忧，下解黎庶倒悬之厄。至查该翼长督率所部，冒暑前进，山深林密，艰险不辞，卒能殄彼丑类，张我军威，办理尚属得力。一俟贼匪剿平，闾阎安堵，再当论功行赏，以奖征劳。

除俟该翼长续报剿匪情形再行具奏外，所有官兵迭次捕剿巨

匪情形，谨详细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十七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63 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奏剿办庄河

复州一带潘永忠等聚众抗捐折

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钦差大臣·尚书衔·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奉天巡抚臣赵尔巽跪奏，为具报剿办庄、复一带匪乱及地方安靖各情形，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奉天南境庄河、复州一带，民气素称强悍。光绪三十二年，臣在将军任内，建设庄河厅治，意在借图整理，而地方匪徒，仍不免时有聚众抗官情事，尤以庄河之潘永忠及复州之高丕儒稔恶最著，屡经飭拿未获。本年七月间，潘永忠以抗纳警、学各捐为名，捏造新加十八道捐之说，号召亡命，煽胁愚民，于七月初四日拥众闯入城街，围署鸣枪，捣毁自治议事会所，裹胁日众，人心惶恐。臣闻警复（后），当派营务处会办王安中、右路巡防统领马龙潭督同管带张从云、李万胜等前往相机剿办，并调淮军马队一营，陆军炮队一队，分布策应。该员等先后驰抵庄河，以严拿首要，解散胁从为入手办法。詎该匪等到处传牌，迫胁入会，有不从者，焚烧杀掠，无所不至。逼胁既众，愈肆藐抗，竟将遣往劝导之人杀害，负险设伏，于七月十八日分股截我后路，袭攻官兵。不得已，乃以兵力从事。然其时匪众勾结愈广，大股二、三千人，小股亦数十百人，势甚汹汹，凤凰、岫岩各属，人心亦均摇动。我军势力单薄，又兼起事地方毗连金州，隙地布置未周，万一败匪窜入租界，即不免牵动交涉。该员等商定分路进剿之策，并先断其逃窜租界之路。自七月十八日至八月二十三日，连战皆捷，擒获甚众。良民被胁者概予释放，凶悍拒敌者正法数人。渠

魁潘永忠势蹙就擒，其手下悍匪，连次接仗，击毙甚多。于是屯会瓦解，争愿出结缴枪，计共夺获及查缴各色枪炮四百五十余杆。旋将潘永忠及续获助匪目隋云明、刘中林、宋国中等，一并讯明正法。其复州匪首高丕儒，当潘匪起事之时，亦即乘时起会，暗为响应。幸预加防范，竭力解散，未得大逞。而该匪实为复境匪魁，为害地方已历数年，此次擒获潘匪后，不动声色，将其诱擒正法，并飭弁兵乘夜渡河，格杀其党徐吉庆、曲学升等，查获快枪七十九杆。庄、复两属匪患，遂已肃清，人民皆为额庆。现在人心大定，商民复业。复飭该地方官，按屯查视，妥协善后。此剿办庄、复一带匪乱之一切情形也。臣查庄河变起仓猝，势甚蔓延；加以调拨军队，须从南满轨道运输，诸形窒滞；战地逼近租界，尤有窜扰之虞。稍一不慎，不独贻害地方，且恐外人借口。兹幸未及旬日，一律收平，办理尚属得手，祸患不至旁滋，实足仰纾宸廑。

在事人员，迅赴事机，筹虑周密，实非寻常劳绩可比。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尤为出力之花翎二品衔·分省试用道王安中，拟请交阁存记；花翎·补游击·世袭云骑尉马龙潭，拟请以参将补用，并加副将衔；补千总候选守备用李万胜，拟请免补千总、守备各本班，以都司补用；游击职衔·世袭云骑尉张从云，拟请以守备补用，并赏戴花翎；花翎三品衔·正任双城府知府金永，拟请以道员在任候补，出自逾格鸿施。其余在事出力各员弁，并请查明分别异常、寻常，开单奏请奖叙，以资鼓舞而励将来。至行军费用，为本年预算所无，应请准其特别追加，核实报销。

除仍督飭各营及地方官，严拿逸匪，妥加辑抚；所有剿办庄、复一带匪乱，并现在地方安靖各缘由，谨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宣统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奉朱批：著照所请，该衙门知道。钦

此。

64 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等奏江省 库玛尔河金厂驻兵哗变片

宣统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再：江省库玛尔河金厂匪结兵变暨派队驰剿各情，叠经附奏在案。兹查该队撤防出厂，其时尚未开江，假道俄境，又值防疫严紧，坚不放行，阻滞沟口多日，以致匪徒生心，从中勾结，遂致全哨哗溃。事变以后，该匪等纠伙百余人，折回该厂抢掠，并窜扰连阴一带。旋经统领辛天成带队驰剿，追至连阴，所有被胁兵丁，均经缴械归抚，带回黑河，一并妥为遣散。其逃逸匪徒，并派队进山搜剿。旋有另股土匪乘机窃发，突入漠河金厂，肆行抢劫，连扰呼伦所属永安山各卡，奇乾河金厂亦被劫掠，到处裹胁，聚众二百余人，复向吉拉林金厂分窜。当饬辛天成带领步队二哨，前路统领许兰洲带领马队一营，循黑龙江而上，水陆并进；复饬中路管带吴金泰带马队两哨，前路帮统双全、管带兴顺各带马队一营，循额尔古纳河而下，以期分路兜围，免致窜逸。并调中路步队一哨，驰赴吉拉林金厂，严加防守。又饬瑗璋道挑练鄂伦春兵丁百名，派员带领入山，协同剿捕。嗣经辛天成跟踪追剿，于奇克达其俄屯对岸与匪相遇，该匪等恃众抗拒，当经阵毙匪首毕积成暨匪党七名，生擒伙匪七名。后路哨官张湖会同卡官李玉琛，在永安山卡伦复与匪徒接仗，阵毙匪首裴子珍等八名，生擒伙匪七名。管带兴顺攻入奇乾河金厂，夺获人票八名暨枪马等物。该匪乘雾逃逸，复经各队进山搜缉，均已逃窜无踪。

查此次库厂匪结兵变，事起仓猝，沿边防兵太少，控制为难，加之山林阻深，道途隔绝，进兵运饷，困难万分。若不及时歼除，诚恐酿成边患，牵动外交。幸赖调派各队，均能不避艰险，迅赴

戎机，乃克一律戡平，办理殊为勤奋。所有出力员弁，应由臣等核实甄叙，汇案请奖，以昭激励。

除将用过各款另案请销并分咨查照外，理合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宣统三年十月初四日奉旨：准其酌保数员。钦此。

65 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等奏江省各属 乱事一律肃清出力员弁请奖折

宣统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钦差大臣·尚书衔·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奉天巡抚事臣赵尔巽、副都统衔·都察院副都御史·黑龙江巡抚臣周树模跪奏，为江省各属剿匪，现已一律肃清，谨将在事出力员弁，汇案择尤奖叙，以励戎行，恭折仰祈圣鉴事：窃本年二月间，臣树模奏陈军警剿匪一折，曾经声请，在事各员果有剿获著名巨匪异常出力者，由臣择尤存记，汇案请奖，以昭激励等因。于二月二十八日钦奉朱批：该部知道。钦此。钦遵在案。

查江省地处边荒，向多伏莽，往往乘机窃发，肆扰地方。上年冬间，呼兰原驻奉军调往洮南，另以淮军填扎。当换防之际，贼匪伺隙而起，旋即在东荒一带纷纷窜扰。其著名匪首，若双龙、粳米客、稳住架、李占北、打五省、天天好、四海靠、山海蛟等，每股或数十人，或百余人，分合无定，多系积年悍贼，专事劫掠。防营左路、淮军后路均以辖地太广，兵力过单，防剿势难兼顾。乡巡多系步兵，追逐常苦不及。及右路管带谭凤亭阵亡于海伦属境，管带李庆禄受伤于上集厂，官长什兵亦复伤亡甚多。匪势益张，遂环扰呼兰、兰西、绥化、余庆、上集、海伦、青冈各属，已成燎原之势。叠经先后抽调省城卫队管带张连同、中路管带梁家振、吴金泰；各带马队一营前往，分段兜剿，复飭前路统领许

兰洲、帮带德楞额带马队一营驰赴海伦，居中策应，相机堵剿；并调右路管带张永贵、庆春，各带马队一营，在绥海东偏一带，往来游击，以作各军之声援，而断贼匪之后路。嗣经左路管带怀塔喜会同绥化巡警追剿贼匪，在克音段与匪首李占北等暨股匪三百余人接仗，阵毙匪首李占北，生擒匪首张喜成，并毙匪十余名。复经许兰洲会同管带梁家振、吴金泰、德楞额各队，围击大股贼匪于海伦十五井，阵毙匪首双龙暨伙匪十余名。经此两次痛剿，匪党始各分小股，纷纷逃逸。迭经各处军警分投追剿，又复擒斩首伙各匪多名，余党悉数溃散，被扰地方乃克一律肃清。查兰、绥、海伦各属，民物殷繁，为全省精华所萃。此次各属匪徒并起分扰，意在牵制官军，使之应接不暇，然后合成大股，啸聚劫掠，任所欲为。幸赖各该军警，不避艰险，尽力痛剿，乃克歼除殆尽，恢复治安。综计大小数十仗，伤毙首伙各匪二百八十余名，夺回人票六十六名，得获马一百余匹，枪械一百二十余件；伤亡军警竟至一百四十余名之多，是在事各员弁，其艰苦洵属异常，其劳勩实未可没。正拟择尤请奖，适库玛尔河金厂匪结兵变，窜扰沿边一带，复将前中各路营队调往驰剿，嗣经次第救平。曾经附片奏陈，奉旨：准其酌保数员。钦此。钦遵在案。又近三年来，各属缉捕盗匪，据报讯明确情就地正法者，先后计六百余名，在事军警，亦不无微劳足录，自应并案奖励，以昭核实而劝将来。兹择其尤为出力各员弁，分别异常、寻常劳勩，酌拟奖叙，委系核减再三，毫无滥冒，敬缮清单，恭呈御览。合无仰恳天恩，俯念边防重要，时局艰危，特准照拟给奖，以作士气而励戎行，出自鸿慈逾格。

除将咨奖各员弁分咨查照外，所有江省剿匪肃清，汇案请奖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宣统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奉旨：著照所请，该衙门知道，单并

发。钦此。

66 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等奏遵旨请奖吉林 迭次剿平大股胡众出力官员折

宣统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钦差大臣·尚书衔·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奉天巡抚事臣赵尔巽、降一级留任·头品顶戴·副都统衔·吉林巡抚臣陈昭常跪奏，为遵旨请奖吉省军警迭次剿平大股胡匪出力人员，并将前年剿灭巨匪李三省出力各员，汇案择尤奖叙，以励劳勩，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本年四月初六日，臣昭常会同前督臣锡良，奏陈军警迭次剿灭著名大股巨匪各情形，并声请俟查明在事出力人员，再行择尤请奖一折。钦奉朱批：准其汇案择尤酌保，分别请恤，该部知道。钦此。钦遵在案。臣等伏查吉省地方辽阔，烟户稀少，既居三省之中，复与韩、俄连界，胡匪充斥，出没无常，兵力未能遍及，丑类既据为窝巢，土著本属无多，游民且流为盗贼，频年剿捕，固端资士卒之勤能；而淬厉军心，尤专赖朝廷之奖劝。溯自宣统元年，蜂蜜山剿匪一案，蒙恩准奖以来，军士欢跃，益知奋勉，未及半年，复将窜匿俄境之巨匪李三省计诱伏诛，并剿平边境各股匪党，东北一带，顿觉平靖；虽有零星小匪，偶尔窃发，均经该处驻扎队伍立时剿灭。曾于是年十二月间，奏请将在事人员先行存记，俟有剿匪之案，再行汇奖等情亦在案。二年以来，如密山、依兰、宁安等府属境内，商旅称便，垦民渐多，虽皆军队防护之功，亦足征迭次恩奖之效。

迨去年夏、秋之际，西南各属，复有大股马贼，啸聚山林，滋扰地面。其著名巨匪徐长胜、天容、高当家等各大股，或六、七百人，或三、四百人，其余小股亦皆数十成群，东窜西匿，深

恐各股勾合麇聚为患。经臣昭常当飭陆军统制官会同民政司督练处参议等，妥筹五路分剿之策；督令各路军队，协同地方巡警，处处堵击，节节搜剿。自去年七月起至本年二月间，始将大小悍匪十余股先后扑灭，尽绝根株，地方赖以安谧。其详细情形，业经前折声叙明晰，有案可稽。

惟查此次军警剿匪，历时有八月之久。陆军所派步队两标及马炮各队，共有十数营之多；巡警则分路各派监查员一员，联合长春、农安、榆树、双城、新城、阿城、德惠各府县警兵协力助剿，亦有二、三千名。实因巨匪三大股，猖獗异常，几扰全省之半，不得不厚集兵力，分头扑击。其高当家一股，窜匿深山穷谷之中，时经三月，始获剿灭。天容一股，出入于长、农之间，勾结蒙匪，往返扰乱，搜逐半年，始得诛戮净尽。至徐长胜本为积年巨寇，伙匪尤多，扰及十余州县，屡被击散，旋复纠集。直至今春，该匪更自江省结合余党，潜来吉境，我军计诱截击，幸于阵前将该匪擒获伏诛，始克扫除巨患。

所有在事之将佐员弁，莫不迅赴戎机，奔走于枪林弹雨之中，驰驱于雪地冰天之际，昼不得食，夜不获栖，卒能历尽艰险，将西南一带大股巨寇，悉数荡平。迭据各路报告，先后阵获正法者，有一百五十余名，阵毙者不计其数。论功行赏，似虽分别专案奏保，亦未为过。矧自蜂蜜山一案奏奖以后，又届三年，各属呈报剿捕勤劳之员，节次存记，待奖已久；加以前年冬间，剿灭巨匪李三省一案，曾经奏明汇奖，亟应并案办理，未便再事延缓。四月间奉到朱批，本应随时查明请奖，旋值川、鄂事起，筹备防务，日不暇给，未及核办。近因内省变乱，昌言独立，吉省颇受影响，势甚危急。迭经臣等督飭军警，设法严防，并调集将校，多方劝谕；所幸各路军士，尚能恪守纪律，外来党人，无从煽惑，我朝根本重地，赖以安全。即使该军警等，平日并无微劳，此时亦应

量为致(鼓)励，何况上年剿匪出力，奉旨准奖，自应乘此时机，分别奖叙，既以酬其畴昔之劳，并以淬其图报之愈。维持危局，端赖乎此。现据军、警两界查明，各案在事出力人员，择尤开单前来。复经臣一再核减，无如此次剿匪。地面较广，军警人员立功者众，且将前年剿办李匪一案并保在内，人数稍多，然皆功绩卓著，尤为出力之员，不敢稍涉冒滥，实属减无可减，谨分别异常、寻常，开具清单，恭呈御览。合无仰恳天恩，俯念吉省军警剿匪汇案请奖，非寻常专案可比；并为时局阽危，激励将士，保全边陲起见，准予照单给奖，出自逾格鸿慈。

除查明伤亡各员弁分别请恤，并将千总以下各员咨部核奖外，所有遵旨请奖军警，迭次剿平大股胡匪出力人员，并将前年剿灭巨匪李三省出力各员，汇案请奖缘由，谨合词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宣统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奉旨：该衙门查核办理，单并发。钦此。

内 蒙

67 署绥远将军奎成奏大青山后马天蓝 等股结队窜扰拒伤蒙兵折

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初二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奴才奎成跪奏，为大青山后突有马贼结队扰乱，拒伤蒙兵，恭折驰陈，仰祈圣鉴事：

窃据归绥兵备道恩铭详称：贼匪头目回民马天蓝，率领马贼七、八十人，由东路草地窜至四子王游牧，沿途杀掠。于本年四月初九日，在保尔板申地方，胆敢与蒙、汉兵勇对敌，互有受伤。后又窜往达尔汗贝勒交界，意在饱掠西窜。业经飞速照会包镇防营，迅速派兵堵剿等情。当经奴才飞檄乌、伊两盟长，转饬各旗一体堵截；并派令留防马队委参领瑞寿，带兵一百名驰往该处，协同追剿去后。兹据乌蓝察布盟长四子郡王勒旺诺尔布呈报，此项马贼已经该盟长派令蒙古官兵一百余员名，会同弁勇，在该游牧内合力兜剿。该贼匪持有洋枪，竟敢拒敌，蒙兵阵亡者八名，受伤者八名。蒙、汉兵勇见势凶猛，一拥而进，枪毙贼匪十五名，受伤者数名，余匪向西纷窜。时因探闻察哈尔库克布尔地方亦有回匪散勇会窜之警，是以撤回官兵以备不虞等情，禀报前来。

伏查大青山后一带地方，东接察哈尔，西达后套，久为贼匪出没之区。现值时景艰难，人心浮动，似此浮匪勾结扰乱，深为地方之害。除由奴才飞札马队委参领瑞寿带兵星驰追剿，毋任蔓延，并咨商山西抚臣分拨练军，庶保无虞外，所有大青山后突有马贼结队扰乱，拒伤蒙兵各缘由，理合恭折驰陈，伏乞皇太后、

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昨据岑春煊奏，已令督飭刘光才迅速剿办矣。仍著飞飭乌、伊各盟一体堵截，毋任蔓延。

68 绥远城将军贻毅奏后套游勇溃兵 起事征集兵队剿办折

光绪三十年二月二十八日（宫中朱批奏折）

督办垦务·理藩院尚书衔·绥远城将军奴才贻毅跪奏，为口外后套一带地方贼匪起事，现在征集兵队合力剿办，并保护教堂，驰陈大概情形，仰祈圣鉴事：

窃查口外黄河后套一带，地方辽阔，烟户畸零，游勇溃兵久恃为逋逃之藪；而其间豪霸地商又复蓄养无赖，借以争渠霸地，械斗相寻，乘间抢夺之事，向所恒有，然犹未至显肆猖獗，抗拒官兵也。迨于本年正月二十七、八等日，突有游匪搭木架、李老先、刘天佑等，或二、三十人，或五、六十人，分持枪械，先后抢劫后套杭锦旗界五和公、黄恼楼、阿善村地方民户高喜子、郭敏修等家马匹、枪械等物。据西盟垦务局总办·五原厅同知姚学镜禀报前来。

当查大余太至后套一带五、六百里之间，仅有山西驻防之口外续备新军二旗，兵力太单，不敷分扎；又值新旧换防之际，该匪等乘虚窃发，抢掠横行，首先搜求军械，掳掠马匹，其起事之初，已与寻常盗匪行劫情形较为重大，若不及早扑灭，诚恐滋蔓难图。且该处与乌兰卜尔教堂相距匪遥，尤急需加意防范。奴才立即飞飭奏归垦务调遣驻扎包头镇之大同续备军四旗马队旗官谭涌发，带领各哨，并协同五原厅巡警兵队，星速驰往后套，迅行缉拿，并即分队保护教堂。一面札调大同镇所统续备军头二旗马队，加派绥远城常备军及留防各队、归化城之巡警步队，先后分

路前往，合力兜拿堵截；一面咨会山西抚臣张曾敫，派兵会剿间。

连据五原厅报称：该匪于二月初二、初三、初九、初十等日四出焚掠，抢劫垦务渠工中、西、东各局，焚烧各商牛棚，占据距包镇五百余里之同心西渠工存粮局，以为久居之计。又复纠合宁夏著名贼首耿姓、李姓，伪称耿大王、李四军门，裹胁人众已聚至二三百人，势甚汹汹。其时所调各队未到，惟谭涌发一旗及五原厅巡警兵一哨进至后套。二月初八日抵乌兰卜尔教堂，突与匪遇。该匪正欲攻扑教堂，经谭涌发率队击退。十一日，谭涌发一旗反攻匪巢，该匪数百人蜂拥而出，开炮迎拒。经谭涌发督率弁兵奋力攻击，左哨哨长王殿邦首先冲突，致被炮伤阵亡，右哨哨官亦被贼枪击伤，正兵伤者一名。自辰至午，与匪接仗二时之久，击毙贼匪五六人。该匪凶焰愈熾，未能攻入贼巢。嗣驻扎包镇之口外新军步队二旗旗官胡太才及管带归化巡警兵·都司崇斌等，于二月十六、七等日，相继前进，会同谭涌发于二十日直抵贼匪所踞之存粮官局六七里间。该匪复敢出迎抗拒，经该队左右夹击，擒获贼首陈玉山一名，并获马匹、枪子等件。时因大风起沙，未敢轻进。

现查前调之大同续备马队两旗先后开赴后套，复经奴才拣拨绥远炮位数尊，派队星夜驰送，以资攻击，计日亦到后套；并派姚学镜亲赴后套，联络已到各军，刻速进剿。嗣由山西抚臣张曾敫派委归绥道朴寿亲往，督同统带口外新军陈政诗、李益智等，实力率队剿办。现已进驻大余太，相机筹布。复准张曾敫咨，以口外新军未经训练，难期得力，添派护大同镇孔庆塘督率口内续备军两旗，并带省城常备军两旗，督同各军会剿，不日亦当开拔前往。

查此项贼匪，胆敢肆行劫掠，抢占官局；经官兵往捕，复敢屡次开炮抗拒，伤我弁兵，叛逆鸱张，罪无可逭。在初起时不过

三四十人，乃旬日之间聚至数百人，迹其纠合之易，啸聚之速，情形实为可虑。据厅营踩获之匪首搭木架、贼探张占魁等，讯系与刘天佑、李老先各贼首同时焚香立誓，聚伙谋叛。似此罪大恶极，若非迅速歼除，势必益形猖獗。所幸征调兵队陆续齐集，分道进攻，彼匪党孤守一隅，不难荡平巢穴。

惟后套广漠无垠，接壤甘、陕，一经纷窜，恐又别滋扰害。除咨会宁夏将军、榆林镇道，暨会同抚臣张曾敫飞飭各军，严为兜剿堵截，务必悉数歼灭，毋令蔓延；仍分队坚护教堂，不致稍有疏虞；及查明防守不力各官弁，分别参办外，所有口外后套一带地方贼匪起事，现在征集兵队合力剿办，并保护教堂大概情形缘由，理合恭折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再：该匪初起时，奴才即咨会山西派兵会剿，业由张曾敫先行电请代奏，合并陈明。谨奏。

朱批：著会同张曾敫，严飭各军兜剿堵截，迅速扑灭，并将教堂实力保护，毋稍疏虞。钦此。

69 绥远城将军贻穀奏准旗丹丕尔纠众 阻垦拒捕伤兵派队剿办折

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初二日（宫中朱批奏折）

督办垦务·理藩院尚书衔·绥远城将军奴才贻穀跪奏，为准旗蒙匪拒捕伤兵，现将拿获各犯分别审办，仍严缉首要，以靖乱端而维蒙垦，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前以准噶尔旗东协理台吉丹丕尔，因该旗贝子筹付赔教垫款，报垦黑界地亩，有妨私计，立意阻挠。当奴才派员收界后，于五月间，在该旗什拉塔、长滩、沙梁等处设局开办。该犯丹丕尔始则造谣煽惑领户不前；继则招聚劣蒙，持械挠抗。论其当日情状，已属狂悖不法，然犹未敢公然抢局逐官也。奴才当念

蒙性愚顽，义在开导，仅将该犯摘去顶戴，俾知改悔；一面札令该贝子派员谕解，并加派通晓蒙语之员向其理喻，但使先逆后顺，尚可宽其罪尤。詎该犯凶悖性成，甘居戎首，胆敢纠约恶蒙们肯吉亚、二达子、三达子等，聚集蒙人百余名，分持枪械，于本年七月十一、二十二等日，往攻长滩东局，逐出员司人等。方经迁并什拉塔中局，二十四日，们肯吉亚复率蒙众向中局开炮攻扑，该局员司人役等力难抵御，奔避河曲县地方，幸未遽罹惨祸。所有局中文牒、帐簿及委员等衣物等件，均经该蒙众焚抢一空。遂更分股肆扰，不惟阻止准垦，并已摇动全垦大局。

奴才查其情事重大，未便姑容，当经奏将首犯丹丕尔即行革职，与们肯吉亚及从乱人等一并严拿惩办。奉朱批：著照所请，该衙门知道。钦此。自应钦遵妥速办理。惟奴才仍不欲遽烦兵力，复经严饬该贝子，力行查拿首要各犯，送案究治；并经谕示蒙众速即解散，免蹈刑诛。原使其党羽离心，元恶自无难投首，不致有劳师动众之举。查该逆犯事在七月，奴才迟至月余始行参奏，正为该逆留转圆地也。此次奴才巡视西盟，首先驰赴准旗，接见该旗贝子及其他蒙官，均尚恭顺；惟一诘责该蒙犯何以未经获案，则均难形于色。及饬取丹丕尔拘禁之蒙员格什巴图，两次予限，亦未取回，并因而加虐。该旗贝子无可如何，实在绌于权力之未伸。而探访丹丕尔背叛情形，乃又日益鸱张，于其所居之南坪地方，筑垒浚濠，铸造炮火，胁令所属蒙民丁壮四面逻守，内为负隅拒官之计；外则主使们肯吉亚等仍率蒙众四出滋扰，复函唆乌审郡王达拉特各旗同力拒垦。乌审贝子几为所惑，致将前报各地，亦迄今枝梧未放。

不谓丹丕尔一老悖蒙官，敢于肆行不法，挠乱全垦，横决一至于此。若仍瞻顾宽容，后将不可收拾。奴才当与该旗贝子商同及早攻拿，一面由奴才分饬驻防口外之大同续备军马队管带谭涌

发、口外续备军第四旗步队管带胡太才、垦务卫队管带李得功，及绥远常备军管带穆图哩、春秀等，分带马、步各队，一面由准旗贝子派出该旗东西梅楞纳木达克色楞、索诺木色楞等，带领蒙兵，会同前往十里长滩，距丹丕尔所居之南坪三十里、择要分扎，相机进队兜拿去后。奴才由准旗西行，历达旗、郡旗折向包镇暂驻，料理西垦各事。旋据管带谭涌发等呈报，该队于九月十一日抵至长滩分驻后，遣派蒙人致书丹丕尔，令即放出格什巴图，解散蒙众，自行投首，仍可予以生路。该犯抗不听从，复经梅楞纳木达克色楞差领催奇落送信开导，并被该犯拘捆不放。遂于十三日，管带谭涌发等率队协同蒙员，分路开往南坪。我队进距匪巢三四里间，突有大炮轰发而来，继以枪击，子如雨下。我队奋力抵御，一齐拥进，直扑丹丕尔住院墙根。差弁金升受伤阵亡，各队正兵受伤者九名。围至是日夜间，突见丹丕尔院内火起，询据逃出蒙人称，系子药失火，延烧东西窑房等语。十四日，各队奋勇猛进，扑入院内，救出被拘之蒙员格什巴图及送信之奇落等人。当有丹丕尔之次子二台吉依登甲，率其家属出垦投诚。蒙匪乘隙逃走百余名，俘获二十八名，搜出劈山炮一尊，抬炮枪枝二十余件。惟丹丕尔遍搜不获，询据丹丕尔之次子次妻，均称于十三日开炮后率领蒙众十余名向北逃去，不知去向。所有搜获马匹、车辆等项，点交东西梅楞，转饬收存各等情。同日又据准噶尔旗贝子呈同前因。

奴才查丹丕尔身为协理台吉，不明顺逆，乃敢违旨阻垦，抢局逐官，并唆使遵顺各旗群相挠抗，牵制全局。且于奴才奏参革职后人文劝谕，至再至三，毫无悛悔。此次派队协同该旗往拿，复敢号令匪党开枪拒捕，伤亡我兵，实属叛迹昭著，罪不容诛。除仍严饬各队协旗搜缉，并通饬西盟各旗暨咨会邻近省分，一体严饬缉拿此案首犯丹丕尔与同恶相济之们肯吉亚、二达子、三达

子一千人等，务获法办外，其拿获丹丕尔之次子依登甲及匪党二十七名，现已解送奴才行次，经调委署萨拉齐厅同知余宝滋、署五原厅同知·知府姚学镜，会同提案，隔别审讯，据明取供，稟请核办前来。

奴才复查此案，蒙犯内三札圪免、僧肯二名，实系前次从们肯吉亚攻抢垦局得赃俵分，及此次拒敌官兵之犯，罪无可原，拟即行就地正法，以昭炯戒。二台吉依登甲，系属丹丕尔亲子，虽于伊父逃逸后立即投诚，并据供情，于丹逆起意抗拒，屡劝不听，未从助恶，然难保非有心避就。达楞泰系丹丕尔副管事人，虽讯无抢局分赃、持械拒捕重情，亦未可信。拟均交萨拉齐厅监禁待质，俟拿获首犯到日再行交拟。案内民人贺双来，系砖瓦工匠，讯无随从抗拒情事，应饬取保开释。其余蒙犯二十三名，均丹丕尔所属旗丁，被胁拒守，有到丹丕尔之家仅一二日者，尚非甘心从逆，若竟一律骈诛，不无可悯；然若令脱身法外，又无以儆愚顽，拟饬从重责惩后，发交该旗严行拘禁，俾知惩儆而免效尤。

除将录取犯供咨明理藩院查照外，至阵亡受伤各弁兵，已分别恤赏。并已派委员司，仍于长滩、什拉塔等处设立垦局，饬即会同准旗蒙员暨陕、晋厅县妥速开办，以重蒙垦。所有准旗蒙匪拒扑伤兵，现将拿获各犯分别审办，仍严缉首要，暨复立垦局开办各情形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再：奴才拜折后，于十一月初二日由包镇起程旋绥，合并陈明。谨奏。

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初十日奉朱批：该衙门知道。

70 绥远城将军贻穀奏擒获丹丕尔等分别惩办折

光绪三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督办垦务·理藩院尚书衔·绥远城将军奴才贻穀跪奏，为准旗蒙匪首逆就擒，兼获从匪多名，谨陈围捕情形，并酌拟分别惩办，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前因准噶尔旗逆犯丹丕尔由南坪在逃，经奴才续派兵队往捕，于上年十二月间将该首逆擒获，并获余匪十九名，枪毙匪党十数名，夺获枪炮多件。当将获匪及拟办大概情形电陈在案。查该逆丹丕尔自南坪逃逸后，率领悍党北窜，到处勾结蒙、汉奸民入伙，屯运粮草，铸造枪械，远招邻境匪徒援应。其长子拉木甲复助之为虐，上年十月间曾持刀谋刺该旗贝子未成。奴才以该逆煽乱猖獗，势恐燎原，亟宜及早擒获，遂飭各军分投严密查拿，重悬赏格，示谕蒙、汉人等协拿，复派已革典史杨守性随处购线去后。

旋于十二月初间，叠据该旗西协理台吉额尔木齐吉尔噶勒及该旗垦务分局委员·直隶州知州吕继纯、林毓杜暨杨守性等各报称：访悉该逆丹丕尔等，现逃往喇嘛洞地方，拥众多人，意在复行抢局，并分往该旗各司官家寻仇。是处负山面河，形势极险，又复小径歧出，不易围攻。该员等得信后，即由林毓杜会同杨守性，率垦务卫队及归垦务调遣大同马队四旗弁兵等二十三人先往分截要隘。因该匪深藏洞内，该处先有平民居住，恐及无辜，遂力谋围困，不敢遽施攻击。又以兵力太单，士卒围至八九日，寝处霜雪，渐已饥疲。该员等一面飞文约会大同续备军管带谭涌发、口外续备军管带胡太才星夜亲率兵丁接应；一面禀由奴才添济快枪子弹。迨谭涌发、胡太才由包头防次驰至，该逆已于初四日由小径夜遁。各弁兵望影分追，获匪五名，胡太才另获长命子即乌

尔兔纳素一名。杨守性率兵尾匪，直抵豹子塔、崔成寨。该逆正在聚合徒党，负嵎固守。杨守性率五兵冲入寨内，几被困害。幸谭涌发、胡太才、林毓杜各率弁兵于初九日辰刻同抵豹子塔，分路合围。该匪遽开炮轰击，我军开炮还击，杨守性乘间得免于难，兵已受伤二名。是处地势尤险于喇嘛洞，而枪炮尤多，盖其平日所恃旧巢也。我兵相持半日，势难取胜，因合谋于夤夜夺寨进攻。是夜五更时，月色沉暗，各军均潜至寨门附近。大同四旗、口外二旗及卫队巡哨弁兵数人，乘隙鼓勇夺门，余兵由寨墙蚁附而入，且战且进，战至天明，各队齐集。谭涌发、胡太才督队冒枪直进。胡太才面腿均受枪伤，仍不少却。该匪炮弹如雨，我军奋勇猛击，枪毙蒙匪十数名，匪众四散纷逃。阵擒丹丕尔，并擒获从匪十九名，夺获劈山炮四尊，牛腿炮两尊，枪数十枝。我军受伤七名。先后由谭涌发、胡太才、林毓杜、杨守性飞禀前来。奴才批飭将首从各匪一并速解归化审办，枪炮由局收存。旋据将丹丕尔等押解到城，奴才督飭署萨拉齐同知余宝滋、署五原同知姚学镜，提同前次捕获之该逆次子依登甲、从匪达楞泰、长命子等，分别审讯。据丹丕尔供认，煽惑阻垦，招集蒙、汉匪徒，聚蓄枪械，并历次开炮拒捕，伤亡官军弁兵等情不讳。质之依登甲，亦于其倡乱抢局、抗拒官军各事，无从为之遁饰。奴才以该首逆情罪重大，未便稽诛，当于审明后，将其就地正法，以昭炯戒。该逆次子依登甲，讯未从逆，且当其起事之时，曾经劝阻，本可即从宽宥，惟此时遽尔疏释，恐生枝节，拟仍暂交萨拉齐厅羁禁，嗣后如察其果系畏罪守法，再行取具妥保开释。从匪达楞泰、长命子即尔兔纳素两名，在丹丕尔家办事有年，多预诡谋；惟首恶伏诛，其他党恶均可以胁从曲宥，请贷其一死，一并交厅永远监禁。其胁从未久情节稍轻之必得格等十八名，除奇滂、长有子、蒙济、圪什巴兔四名，因病先后身死外，余均查照前次办法，从重责惩，

分交该籍严行拘管，俾儆愚顽。年尚幼稚及讯未从匪之王三、金泉子、王石小子三名，应从宽准予保释。

此案该逆丹丕尔，以该旗协理台吉，于奉旨办理事件，首先抗违；复纵令蒙匪们肯吉亚等，聚众起事，抢局逐官；并暗煽各旗劣蒙，群起为难。乌审全旗报垦年余，延不交地；郡王旗已放之地，蒙众肆出分收押荒；抗、达两旗，亦于秋后在后套聚众抗租，滋扰各局。一人倡乱，动摇全盟。去秋奴才巡阅伊盟各旗，实由于此。迨奏请将该逆革拿后，竟敢狡焉思逞，大肆披猖，拒捕伤兵，势成滋蔓。奴才鉴于去年川藏巴塘夷变及青海番族乱叛之案，不敢徒事姑息，致令养痍；亦不敢遽施诛夷，稍邻操切。于南坪未攻以先，遣使谕令投诚，至于十数；复宽以时日，令其亲族往招。乃该逆怙恶不悛，甘心为难，拥兵凭险，日益凶横。闻其由南坪逃走后，有遣人潜往西宁塔子寺勾引匪党之事，若非刻日捕除，后患何堪设想。仰赖圣主威福，用能歼厥渠魁，未至酿成巨变。

现在伊盟各旗乱蒙皆散，自十二月后，不交地者交地，不纳租者交租，各垦局均已照常办事，惩前毖后，愈益惊心。奴才于办理蒙垦，原拟不参一官，不戮一人。不意套匪之后又有此案，但论其阻垦之罪，岂无一线可原，而其肇乱称兵，既背畔朝廷，亦实该旗之乱臣贼子，罪愈犯而愈重，恶愈贯而愈盈，直使欲末减曲从，竟难仁宽法外，履霜冰至，诸部望风，实迫于事机之万不容已。逸匪们肯吉亚等及各犯供出之匪党贾恺，仍分行各处，饬属一体严拿务获，按法惩治，以绝根株。其暗中助乱各蒙，亦札饬该旗严加管束。

除将录取犯供咨送理藩院查照外，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初一日奉朱批：著照所请，该衙门知道。

钦此。

71 热河都统廷杰奏遵旨剿办敖汉旗道头什鬼等情形折

光绪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奴才廷杰跪奏，为遵旨妥筹剿匪事宜，先将大概情形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十一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初九日奉上谕：理藩部奏，昭乌达盟巴林札萨克多罗郡王札噶尔呈称，盘踞敖汉等旗贼匪肆行抢劫，请飭查拿惩办，据呈代奏一折。著廷杰督飭官兵，认真严拿，务获惩办，以靖地方。至应如何派兵驻扎防守之处，并著察核情形妥筹办理。原折著抄给阅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并准理藩部抄录该郡王所开贼匪姓名、住址，咨行到奴才衙门。

奴才伏查上年十二月十四日，据统带热河防营李奉选呈报，贼匪窜扰巴林旗阿规庙等处，会同蒙兵与贼接仗，现在贼匪南窜，追捕无踪等情。并据巴林旗抄黏贼人名单呈报，与理藩部咨送抄单相符。业经批飭该统带督兵剿捕，一面通飭各州县一体按名严拿去后。旋据建平县金英麟详报，该县巡勇会同敖汉旗团勇，与蒙贼道头什鬼等接仗，于十二月十一日在大坝南梁地方，将道头什鬼枪毙。查道头什鬼即部咨抄单所开托塔什乌贵九，窜扰巴林贼匪之头目也。其被枪杀之日，计南由巴林旗逃窜，谨隔十日。至部咨抄单内开，民贼胡一江，查即该旗单开之胡银匠，刘汝林即刘汝霖，与其子刘禾蚁、刘益堂等，查其窝贼属实，已飭营派弁带兵擒捕务获。其余二喇嘛、绰克都楞等贼，据该郡王奏称：访闻贼匪于初五日在敖汉旗兆哈图地方所居之台吉绰克图等家内盘踞，并未抢夺，据此绰克图等家皆系贼巢等语。核其语意究系悬揣无据之词，奴才愚昧之见，未敢遽然派兵往拿，致惊蒙众，

且恐激成事端。现已选派得力将弁，各带亲信兵丁，改装四出，按名踩缉，悬赏购线，以期必获。

抑奴才更有请者，朝阳府建平阜新等县之南界有沙坨子地方，界连奈曼、翁牛特、敖汉、巴林四旗，数百里间沙没马腹，其沙随风簸扬聚而成山，散犹是地，故俗以沙坨子名之，为各旗瓯脱地，即为盗贼逋逃藪。奴才到任之初，访闻马贼在该处筑有土围，遂于上年正月调拨马步两营深入剿办，幸赖提臣马玉昆拨营助剿，而贼已闻风远遁，仅毁其土房，平其石垒而去。今贼又于坨内筑围，巴林阿规庙之贼即来自沙坨、窜入沙坨者也。奴才现已密商提臣调兵会剿，密札民团及蒙古各旗四面堵防，倘能得手，则聚而歼旃；否则平其巢穴，俾无所归，则搜拿亦易为力。至何处应拨兵防守，容俟事后妥筹奏明办理。

除咨陆军部理藩部查核外，所有遵旨妥筹剿匪大概情形，是否有当，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初六日奉朱批：著即认真缉捕，务获惩办。钦此。

72 归化城副都统文哲珩奏特参垦务大员欺朦巧取蒙民怨恨折

光绪三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归化城副都统奴才文哲珩跪奏，为特参垦务大员败坏边局，欺朦巧取，蒙民怨恨，后患堪忧，恭折据实直陈，仰祈圣鉴事：

窃查垦务大臣·绥远城将军贻穀，自光绪二十八年办垦以来，按其奏章报销，无一不动听合款，考其实行诸事，无不巧取欺朦，由是蒙民怨恨，历启衅端。奴才见闻既确，曷敢徇隐不言，谨撮其大概情形，为我皇太后、皇上陈之。

查垦务大臣·将军贻穀，素行险诈，于初办蒙垦，不以诚信待人，勿论蒙、汉，遇事即施其愚弄手段，以致蒙民怨恨。目前虽皆仰赖朝廷德泽，惟蒙心不平，恐难长久相安，后患更不堪设想。按乌审贝子一旗论，闻该大臣办垦无法，使令喇嘛王德呢玛愚弄该贝子，逼令报地，许给升授盟长，请加王衔。该贝子遂由行轅借银五千两，经送该大臣作为谢礼，而王喇嘛等从中勒索甚巨。该旗蒙众以银、地两失，大动公愤，聚众二千余人，声言先杀王喇嘛，再向垦务办理。该大臣不知愧悔，仍派委员吴逮芬等往要借银，并按三分行息算利。该蒙众由此愈形怨恨，聚众至今仍未解散。陕边厅县及布政使衙门均经该蒙旗呈报有案。又抗锦贝子原系盟长，既因报地参革，该大臣复又愚弄该旗梅楞棍布，将该旗后报地应得荒价使银三万两报效各处公用，遂又使银二万两作为与该贝子京中布置，开复盟长之费。后经该旗蒙众询知并无布置之事，众怒难遏，遂借端将梅楞棍布捆拿，意在谋杀泄忿。该大臣闻信，急囑在该旗办盐之商人王同春等，会同委员百方安慰，并伪谕先放棍布，所有扣留该旗银两，垦务大臣代其存收，要则去领。幸值该贝子进京事急，暂为悬搁未结。两旗如此，他旗可知。此该大臣愚弄蒙古，欺蒙朝廷之明证也。

查该大臣办理各处垦务，收取押荒，任意增加。闻归化城南站地，每亩有收十二两或十八两不等，较奏章多收十倍。小民不堪其苦，故前有和厅民乱伤兵之端，后有萨厅聚众攻局之事。至于河套农民陈四党羽，与王同春因争渠报复之故，准噶尔台吉与该贝子争地家事，该大臣存心险恶，有意酿成，以为张大其事，留冒销兵费之地步。又闻该大臣造报察哈尔垦务销案，浮冒银二十四万两，因与该收支斌仪分润不妥，央由商民李甲三转圜。又克扣各局委员薪水车马费，或有改放津贴，以少报多，以无作有。又巧取后套地价，如先放后报，其间租价尽数入己。又原收蒙地

以千顷算百顷，蒙旗即得百顷之租，敢怒而不敢言，达拉特一旗更甚。又渠工杂费，弊窦太深。又自设公司，以二十七万两股本购买套地，将可得三四百万两。又未专案奏明擅拆绥远城仓十二座，借名修城盖学，所余势必捏销。又借名修城，擅开捐案，蓝翎一支捐银二十五两，所得银万余两，巧为入己，捏造假档存查。此案既未奏明，又未报部，专利营私，是其常态。又开办马厂，择选好地，借名公司，实则令其家丁李、孟二姓自种，以图私利；其不堪耕种者，或令民领，或强令旗认，从中设法逼令报效。又奏办牛捐银六万两，实用不过两、三千两，余皆捏销。又借名在绥提款放赈，实则仍扣兵饷。至其擅卖库存官物，贩卖油盐煤米布匹，强扣兵饷，妇孺皆知。满城人口，自该将军到任后，已死一千余口之多，剥削情形已可概见。又拣放官缺，随意勒索银两，应补人员虽力求他补，势必择肥而食，断无脱漏。此项银两借名公用，实则辗转挪移，捏造假档，渐入私囊。又将二十六年借动补修军需所余银两三千两，早经入己。今因办理饷案，恐被搜奸，遂将旧档隐匿，复令左司稟明并未接收此档，以减其入己之迹；而反问前在左司当差人员，逼索册档，勒要该将军在绥并无侵吞款项印结。似此自知情虚，显而易见。又在后套开设晋泰玉字号，在归化城开设聚锦堂饭庄、德日新皮庄。又以公款得私利，以官势作钱盘，存杂粮，贩烟土，与商争利。此该大臣将军不顾大局，肆意营私之明证也。

奴才与其办事一方，屡次谏劝，置若罔闻。该大臣将军自信所作假档无患败露，故敢肆行无忌。奴才明知该大臣将军权势薰灼，党援甚多，惟思受恩深重，值此时艰，故敢不计利害，冒昧直陈。

抑奴才更有请者，文武各员久居其威焰之下，或素受其惠，恐多不肯直言。该大臣既造假档，查办此案，若凭调查档案，无

以见确证而服众心。可否请旨将奴才等职任一并解去，请派公正大员接办后，再行按节质询，方见水落石出；抑或请旨派员密查，俾得实情之处，出自圣裁。否则，即奴才人承见闻不实之咎，无足轻重，奈边局败坏，将何以维持。’

所有特参大员败坏边局缘由，是否有当，谨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遵行。不胜悚惶之至。谨奏。

山 西

73 山西巡抚岑春煊奏请绥远宁夏等省 会同查拿平罗教案首要片

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宫中朱批奏折）

再：前经钦奉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七日电旨：奕劻、王文韶电奏，平罗县匪徒抢掠教堂，伤及梅教士等语。著崧蕃会同岑春煊迅飭派出队伍，勒限悬赏，将凶犯悉数擒拿，毋任漏网。等因。钦此。

查本月十八日准陕甘总督崧蕃电称：以平罗县突有匪徒伤害教士教民，令拨兵会剿。当经飞飭归绥道督率现有之马步两营旗，相机兜拿。一面飞咨大同镇酌拨得力弁兵驰往会剿，并以甘、晋两省中隔蒙境，电达军机大臣代奏请旨，严飭绥远宁夏将军及各蒙旗认真防护民教，督兵兜拿各在案。惟查此次匪徒滋事，系在甘肃宁夏府平罗县境内，由平罗而东北，则必经蒙古阿拉善旗、鄂尔多斯杭锦旗、达拉特旗、乌拉特旗，始能至晋省萨拉齐各厅境。由平罗而东南，则必经鄂尔多斯、鄂图克扎萨克、准噶尔各旗，陕西延安、榆林二府边界，始能至晋省清水河各厅境。向来晋军防戍边界远者，不越达拉特、乌拉特两旗，无至宁夏之事，诚以越境千里，而驻军多有不便也。现在各蒙旗自去岁拳变以后，仇隙未解，其愚顽无知之徒，难保不勾结匪党，借图一逞。急则互相容匿，缓则乘间滋扰，均不可不防。且蒙旗向隶绥远将军管辖，晋省文牒例皆咨由该将军翻译蒙文方能转达。臣就口外情形，熟计统筹，非合三省兵力暨蒙旗会剿，未易收肃清之效。

除由臣严飭前派营旗迅赴蒙境会剿外，拟请飭下绥远、宁夏将军、陕西巡抚，督同旗汉蒙古官兵，四面兜拿，毋令窜逸。仍将蒙境教堂教民加意防护，免致再生事端，倍难收拾，以副朝廷慎重邦交清弭边患之至意。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前已有旨，飭令绥远、宁夏将军会同兜拿，加意防护矣。

74 山西巡抚岑春煊奏高平县民抗捐

塞署失职官员分别惩处折

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二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头品顶戴·兵部尚书衔·山西巡抚臣岑春煊跪奏，为知县收捐失当，刁民聚众塞署，分别正法奏参，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照山西高平县刁民聚众塞署抗捐等情一案，臣闻信后立即行司拣派能员驰往会同查办，一面飞飭营旗镇慑弹压去后。兹据署潞安府知府俞恒、候补直隶州知州陈继良、署泽州府知府杨树详晰会禀前来。臣复加查核，维前此拳匪滋乱之后，山西省筹画大案教案各赔款，为数颇巨，无非就地筹办，取于荐绅富室者曰善后绅富捐；取于小民者曰地亩捐。义各有归，事经陈奏。

绅富捐办法，系量州县之丰啬，示以酌捐总数。其于各绅富仍系量力善劝，并未令其勒派，各属绅富亦颇识时艰，大半已踊跃输将。独泽州、潞安两府属，上年滋乱颇重，惩较轻，人心犹未甚悔惧，绅富捐遂不能踊跃。署高平县知县高凌霄因所办绅富捐为数无多，乃邀传绅士、社首集议。经议定将绅富捐摊派各里，上里派钱三百五十千，中里二百五十千，下里一百五十千。亩捐之外，后派此捐，小民力薄，遂起怨声。复有已革前广灵县训导郭士基，诡譎险狠，声名恶劣；代书李东梅即李东温，播弄词讼，

本是金壬；铁匠牛文炳即牛文霄，性情粗卤，素不安分。三人往来密商，乘此怨声四起，聚集各里居民入城抗官，必使永免各捐，然后以留官为名，向各里敛钱作费，因而分肥牟利。计议已定，郭士基缮具鸡毛传单；李东梅书写告白，约于光绪二十七年十月二十日在东关下庙河地方聚齐，牛文炳持赴各乡，连日张贴传抄，并用大言招摇。愚民无知，群起相应，果于是日来集下庙河者一千余人。此时郭士基、李东梅却又在旁隐匿观变，牛文炳鸣锣领众，蜂拥而来。该县高凌霄适在公局办事，闻信即出免捐牌示，差人持谕劝散。牛文炳等知是一时权变，不肯见信，遂一拥进城。同城文武员弁驰向劝阻弹压，均不见听。高凌霄亲出解说，将其拥向公局，多方逼迫，声称必出免捐告示而后已。正当扰攘之际，又将在押拳匪贾黑汉等六名乘势放令逃逸；县城书院曾寓教士，亦迁怒，将门窗器具损坏多件。高凌霄虑仓卒激成他变，无可如何，允出免捐示谕。牛文炳始约退，众人稍稍解散。旋即办给永免各捐印谕多张，次日牛文炳分送各里。十一月初三日，牛文炳与郭士基等复商议，每里摊钱五百，以为上告留官之费。李东梅书缮告白，约各社首于初六日复会议事。至日，各里来会者甚少，仅收钱二千五百文，正欲再聚再议，该印委业已驰至，查访得实，会同潞安营将郭士基等三犯先后拿获，究出传单告白，追回免捐印谕，隔别研讯明确，录供禀复惩办前来。

臣查例载：直省刁民假地方公事，强行出头勒逼抗粮，聚众联谋，敛钱构讼；或果有冤抑，不于上司控告，擅自聚众至四五十人，哄堂塞署者，为首斩决枭示。此等案件，讯明首恶渠魁，一面具题，一面即行正法，将犯事缘由，正法人犯姓名，刻示遍贴城乡晓谕，等语。此案郭士基、李东梅、牛文炳等乘地方派捐未妥，民有怨言，擅敢联谋出具传单告白，约会抗捐，聚众至一千余人，填塞公局，逼迫县官出给免捐印谕，因而纵脱在押拳匪，

又将教士寓过之书院迁怒，捐（损）其户牖什物，旋复聚人敛钱留官，因以为利。论当场则牛文炳一人出头，究始谋则郭士基、李东梅二犯为甚，三人情罪无所轩轻。查公所即同衙署，抗捐无异抗粮，况教案甫有端倪，而该犯等又敢纵放押匪，侵损教士寓过处所，顽梗奸险，几又酿成教案，若不从严惩处，实无以儆众而弭患。臣已批飭将郭士基、李东梅即李东温、牛文炳即牛文霄三犯即行就地正法，枭首示众。该犯等所敛之钱追出充公，并令将事由犯名晓谕乡民及邻封百姓，俾使咸知戒惧。其余聚集之人，姑念受人愚弄，从宽免其查究。所损书院器物，仍责众人赔补。拳匪贾黑汉等讯非首恶，本可保释，但为刁民擅纵，仍飭缉拿发落。所派三等捐钱，尚未收缴有数，令即更正停止，不许于亩捐之外再有摊派。

至署高平县高凌霄，于承办绅富捐输，如果实难多捐，应即切实禀请核夺，乃遽偏听绅士社首之言，按里摊派于亩捐之上，以致百姓怨望，刁徒乘机纠聚大众，几乎激成祸患。推厥所由，实由于高凌霄之错置失当。已置郭士基等于大辟，自不能将高凌霄从轻议拟。复查高凌霄经前抚臣锡良奏陈，政事可观，曾蒙谕旨嘉奖，臣调任过闻喜县时，高凌霄适在闻喜本任，访其官声颇好，民情爱戴，考之实事，见其凿井课耕，颇能尽心民事，亦经保请送部引见。第此案情节甚重，若不参处，无以昭情法之平；而良吏难得，若因一眚而遽弃之，似又未免可惜。且因力任筹款之难，以维大局起见，与科敛罔利者绝不相同。其过固无可宽，其心不无可谅，可否请旨将署高平县事闻喜县知县高凌霄即行革职，留于山西效力。如果益加愧奋，奉公无过，再行恳恩开复。其余同城文武，当时人多势众，势难弹压擒拿，应请免议。该管文武上司，系随时禀报查办，并无不合，应毋庸议。拿获首犯之各哨弁，由臣酌给外奖，以示鼓励。

所有高平县知县办捐失当，刁徒郭士基等聚众塞署，分别正法参处缘由，除分咨各部查照外，谨缮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再，闻喜县知县系要缺，应请由外拣补，合并声明。谨奏。

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九日奉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

75 山西巡抚岑春煊奏高平县民聚众抗捐并非仇教片

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再：高平县刁民聚众抗捐一案，远道传闻；以为民教相殴，曾准外务部电令设法速结。臣已将并非闹教，业经解散获犯之处，电复转告各公使勿疑在案。

兹查郭士基等聚众传单告白内有：决一死战，及眈眈胥谗，蹙额相告，养伊之身家，小民之身家何以活？等语。此等声口，是仇官抑仇教，听之本甚可疑。及至抗捐塞署之日，陡然千余人入城喧闹，放逸在押拳匪，损坏教士寓过之书院，当此之时，为教民者焉得不惧？于是仓卒扶携，纷纷迁避。署泽州府知府杨树闻信，即亲往晓谕安辑，俄而刁徒解散，教民旋即归家安居如故。现在郭士基等业已正法，不特高平地方震惊恐惧，即邻境不驯之徒亦必闻风知儆。若谓民教真心相处，臣不敢自欺欺人，然以目下情势度之，潞、泽一带当可镇慑几时。事系宸廑，理合附片奏闻，伏乞圣鉴。谨奏。

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九日奉朱批：著即严饬地方官切实防范，务使民教相安，以弭后患。钦此。

76 山西巡抚张曾敫为绛县等地会党 聚众入城拒伤兵役事致军机处电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初三日（军机处电报档）

晋省平、蒲、解、绛一带，自二十六年后，拳匪余孽投入江湖等会，劫案益多。曾敫访闻近来匪风愈炽，派员密查，据称：该匪白昼开堂放票，诱民勾匪，奸淫抢杀，莫敢告发。并据河东道及该处官绅密禀情形及著名匪目，大致相同。即飭该道率属同时密拿，迭获首要三十余名，搜获逆书，意图倡乱。当飭将情节尤重之杨彦彪等十七名，即行正法；并令各属保护教堂；一面派拨常备军四旗一哨前往弹压。不意省兵未到之先，绛县获匪收禁，该处匪首童志修，突于十七夜，纠党百余人，入城劫狱抢库，拒伤兵役，窜入南山。旋经太原镇派兵会同绛州知州入山搜捕，获犯八名，批飭正法。童志修潜窜豫境，电致豫抚，悬赏购拿。

又茅津镇匪党勾结营勇，于二十夜，聚集二百余人，闯入镇内。该处及张店驻勇四棚均各溃散，遂戕杀哨官万金衡，焚抢铺户，当即分散，有数十人渡河南逸。太原镇派兵追缉，并电豫抚协拿。据陕州缉获叛勇及匪党三名，已飭提讯办。常备各旗现已到齐，先令整队周巡匪多各属，再择要扼札，人心渐定。所有教堂均保护无损。惟匪党散布各属，头目尚多，仍责成营县查拿倡乱滋事之首要，从严惩办。并出示宽其胁从，以散匪势，积年隐患，冀可消除。详细情形，容再另折陈奏。请代奏。

77 河南巡抚陈夔龙奏遵旨缉捕晋南窜豫会党情形片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再：晋南匪徒滋事一案，前钦奉电谕缉拿，业将遵旨办理情形电陈在案。查此案前准山西抚臣电咨，即电飭各属严拿；并由

省派拨常备军一营驰赴陕、洛一带弹压堵缉。旋据陕州直隶州姚诗聪禀称：山西匪徒勾结营勇，戕杀哨官，抢掠商民，伪称办案，渡河南窜，至该州之观音堂地方，意图胁聚。幸该牧于晋匪未炽之先，业经访闻，出示劝谕愚民，毋受诱惑，前后缴票布百余张之多。故该匪窜至，无人接应，一经兵勇追击，立即逃散。当即擒获匪犯史桂、米连盛、赵守成三名，赵守成畏罪自戕，余皆供认从匪戕官不讳，其为要犯无疑。又据管带豫北营·游击谢宝胜禀称：于宜阳县十字岭，适匪十余骑放枪拒捕，经弁勇奋力兜拿，当擒获叛勇杨永盛一名，并夺获旗帜、马匹、器械等件，余匪逃匿。以上所获之匪，皆电由山西抚臣转饬河东道迎提归案审办。

其匪首童志修等，迭饬拿获，惟河、陕、汝一带山深林密，匪类易于潜踪，仍严饬各属会同各军合力搜捕，务使尽绝根株，以遏乱萌而消隐患。现在地方一律平靖，堪以仰纾宸廑。

除分咨外，所有遵旨缉匪情形，谨恭折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奉朱批：仍著饬属严拿匪首，务获惩办。钦此。

78 山西巡抚张曾敫奏拿办晋省南路会党哗勇折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宫中朱批奏折）

调署湖南巡抚·山西巡抚臣张曾敫跪奏，为拿办南路会匪，擒渠散从，地方一律平靖，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因南路会匪蠢动，密饬河东道督率查拿，业将匪徒滋扰及叠获首要、派兵弹压大概情形，于七月初二日电奏。承准军机大臣电开，奉旨：著严饬营县认真防守，并查拿首要，从重惩治。匪首童志修及余匪渡河窜逸，著陈夔龙饬拿务获等因。钦此。钦遵咨行在案。

伏查晋南平、蒲、解、绛等属，民情素称朴愿。自光绪二十六年后，拳匪余孽投入江湖等会，由是内匪与外匪勾结，劫案日多。臣访闻近来匪风愈炽，派员密查，据称：该匪白昼开堂，放散票布，党与日众，奸淫劫杀，乡里畏其报复，莫敢举发。叠据河东道吴匡及该处官绅密禀情形，及查开著名匪首大致相同，即飭该道督率续备军管带章芹、李松鹤、运安营哨弁丹金彪等，会同各州县同时密拿。叠在猗氏、临晋等县缉获首要多名，搜出逆书，语多悖逆，起意倡乱。并据犯供，会中头目有伪大王、伪军师、伪参谋之称。当经批飭将著名为首之杨彦彪、杨文彪、岳望南、史雪彦、高海峰、庄升、仝献章等先行正法；并令各属保护教堂。一面派常备军分统傅德生，督带马步四旗、炮队一哨，前往弹压。詎该军未到之先，绛县获犯杨毛杓、王修林等分别禁押，该处匪首童志修突于六月十七夜纠党百余人入城劫狱，将该犯等夺去，又劫失库银七千余两，拒伤兵役。经教习刘占奎枪毙二匪，始渐欲退，由城南冷江峪窜入山中。又平陆县属茅津镇匪徒勾结营勇，于二十夜聚集二百余人闯入镇内，该处及张店驻勇四棚均各溃散。匪遂戕杀哨官万金衡，焚抢铺户，当即分散窜入东山石膏窑，分党数十人渡河南逸。臣接据电禀，飞飭营县严缉案犯；又咨豫省飭属协拿；并令常备各旗整队周巡匪多各属，再择要分扎，以资镇压。绛案匪犯，经太原镇派兵会同绛州知州朱善元入山搜捕，获犯严玉石等八名，又续获安根生、王木文并被劫逃匪杨毛杓、王修林等。旋经获犯供出匪首童志修逃所，经常备军帮带皮振东会合绛县、垣曲巡兵，于七月二十七日，在河南新安县小西沟煤窑内，将该匪首童志修缉获，经臣批飭正法。茅津案内匪犯，经章芹及平陆等县缉获皇甫世英、崔四娃、朱随川等多名；又经河南陕州拿获米连盛、史柱、赵守成三名，赵守成畏罪自戕；并续获杨荣盛一名，均飭正法。卢氏县又获杨双虎、李占鳌二名，飭

河东道迎提归案讯办。据各犯供称：匪党共有五股，各有头目，本拟约期会合倡乱，缘匪首杨彦彪等先经拿办，党与四散，未能应期起事。适因哨官万金衡缉捕过严，挟仇将其戕害，抢劫得赃各散等语。现计已获各犯，业经批飭正法者：会匪头目杨彦彪等二十六名，绛案匪犯童志修等十六名，茅津案内匪犯皇甫世英等三十名。此外余匪均飭详讯拟办，情节较轻者分派各属羁禁，被胁勉从者即予保释，并出示晓谕胁从人众概予免究。现在人心大定，所在教堂保护无损，地方一律绥谧。仍责成营县办理清乡守望各事宜，查拿倡乱滋事之首要，勿留馀孽，积年隐患，冀可从此消除。

此次在事各员经营累月，缉获要匪七十余名，均属著有劳勩。新授山西按察使·河东道吴匡，督率营县，审度缓急，悉协机宜，得以迅速蒞事，拟劳请交部从优议叙；续备军管带·补用守备章芹，虽分防棚勇有溃散情事，惟其时该员在外办匪，致难兼顾，此次著名匪首大半皆其缉获，其过可原，其功实不可没，拟请以都司补用。署绛州·忻州知州朱善元、知府用·在任候补直隶州知州·署猗氏县·灵邱县知县陆叙钊、常备军分统·补用守备傅德生、续备军管带·补用守备李松鹤、运安营哨官·补用千总丹金彪，督率兵役设法购拿，叠获要犯。朱善元拟请在任以知府补用，陆叙钊拟请俟归知府后加三品衔，傅德生、李松鹤均拟请以都司补用，丹金彪拟请以守备补用。以上七员，均系案内尤为出力，仰恳天恩俯准照拟给奖，以昭激劝。其余出力员弁，查明咨部给奖及酌给外奖。河南缉获匪犯各员，咨查职名再行请保。署绛县·沁源县知县丁嘉璠，获犯收禁，猝值匪徒多人入城劫夺，兵役力难抵御，致监犯、库款均被抢失，虽匪首童志修及劫犯杨毛杓、王修林等均经该县协同缉获，其库款除获匪起出银两外，余令照数赔缴；惟究属疏于防范，应请将丁嘉璠照例议处。署临晋县·

候补知县汪敦元，纵令家丁庄升为匪，业经另案参革，应毋庸议。续备哨官·五品顶戴·把总万金衡，因办匪过严致被戕害，死事甚惨，其妻万孙氏亦因伤殒命，应请将该把总万金衡敕部从优议恤，万孙氏并恳恩旌表，以奖忠节，而资观感。

所有拿办南路会匪，擒渠散从，及在事员弁分别奖劾请恤各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

79 山西巡抚恩寿奏左云县教堂 欺压乡民激变办理情形折

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头品顶戴·兵部尚书衔·山西巡抚奴才恩寿跪奏，为左云县匪徒滋事，格杀多名，擒获余匪，分别禁释，现在地方一律安靖，谨陈明办理情形，并将怯懦不职之知县随案参处，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照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初三日，准大同镇咨开：据左云县禀称：该县南乡有土匪进城为乱，恳速派兵队前往剿除，业经酌带骑队星夜赴县弹压等因。随据朔平府、左云县先后禀同前情。奴才因明晰批示，指受机宜，并飭司先将疏于防范之署理知县陈鸿筠撤任，遴员前往接署；一面飞飭雁平道缪彝克日亲诣该县督飭，妥为办理，暨确查该匪等起事实情禀办去后。兹据该道查明此案情形，提讯现获各犯详晰禀覆前来。

缘已死匪首赵拈、范敖均籍隶左云县，素相亲昵。赵拈以画符治病为事，即在范敖家供奉财神，朝夕烧香祈祷，为人治病，间有愈者。因令范敖为之传扬，故神其说以惑众，意在敛钞，愚者亦遂信之。先是该县雕落寺村山内县民赵喜元等，于上年四月集资开挖煤窑，议定六十六天为一轮，以六十天利归窑户，六天

利归山户。范敖即山户中之一，分利一日有半。迨赵喜元等资本不足，将此窑卖给教民陈四喇嘛等，该教民减去范敖半日之利，但留一日，范敖遂怨之而不敢较。又近窑各村民每卖炭一驮，向章减钞一、二十文，窑口碎炭准贫农拾取。自窑归教民后，乃尽反其所为，复刻待窑内佣工之人。范敖乘村民积不能平，遂商同赵拈，诱煽乡愚，将报复教堂以泄己忿。教堂闻之，赴县禀报，指为拳匪。该县派巡警管带唐桂芳赴村查访。赵拈知系教民报县，又闻欲将伊等拿办，计无所出，即与范敖、崔俊、常宽、王三丑仔、王四丑仔等起意向教堂滋事。以平民与教民共事种种吃亏等语，激动众怒，约定六月二十九日在范敖家齐集同赴教堂。是日清晨，闻教士已赴县属，因即约约进城，有愿与同行者，有被其诓诱者，有先不允从后复逼胁而去者。赵拈自持帅字黄旗，余人皆头扎黄巾，腰束黄带，手执斜尖大黄旗一对，斜尖小黄旗二十二根，上书“飞虎天兵”字样，又有持刀械及徒手者若干人，约共五十余人。赵拈行至县署门首，令范敖与众人在外守候，独自只身入署欲见县官，声称与教堂为难，该县未敢出见。经巡警什长贾珍劝赵拈暂退，从长计议，赵拈即带同众人往西街大庙住歇。适是日德人斐特勒游历过境，访知教士正在县署，因亦住于署内。斐特勒商允该县将匪剿办，于三十日黎明，匪徒无备之时，带领防军即巡警兵进庙查拿。赵拈警觉，喊同范敖、崔俊、王三丑仔、王四丑仔、崔仲英、麻沾沅、张四孩仔、阎志四仔、甄大彝、胡二孩，持械出院抵御。斐特勒即率同兵丁开枪，击毙十一名。又有常宽一名，在庙梁躲避，跌落身死。其余秦天沅等四十一名均俯首就擒，并未抗拒。该府县禀报到省。经奴才饬据雁平道调同署崞县知县章同、署右玉县知县谭家骏驰往查明，并提集现获各犯讯悉前情，禀由奴才批行按察司覆核无异，应即议结。

查此案，赵拈假托神道，画符治病，与范敖等惑众敛财，经

教民告知教堂，稟县派弁查访，辄挟煤窑前事之恨，起意与教堂为难，虽无聚众传拳及潜谋不轨情事，惟其纠集多人进城寻衅，且旗帜装束诡怪离奇，及官兵查拿仍复出而抗拒，实与土匪无异，自应按律惩办。今该犯赵拮等十二名业被格毙及跌落身死，应毋庸议，并遵照新章免其戮尸。秦添汰、马连幅、曹先澣、王纹涣、王渔、刘汰、柴沅等七名，虽听从赵拮进城助势，惟一经官兵捕拿，即俯首伏罪，情稍可原，应各监禁十年。连发、甄定汉、王牛仔、李得花、李汉儒、王葆仔、王帼帜、温应、任鹞漳、范魁等十名，系由范敖诓骗进城，并非甘心助恶，情节尤轻，应各监禁三年，与秦添汰等七名均俟限满保释。常毛旦、孟毛旦、李八九仔、崔万得、李并衡、李和尚、杨麻根、甄二满即李二满仔、张喜彝等九名，均系被胁同行，惟查该犯等向不安分，应各收厅习艺二年，限满释放。张五仔、李七蝌仔、张汰浮、张栲旦、刘拴仔、尤幅仓、王左、李真、杨根坪、乔钱旦仔、王赋魁仔、殷银针、高举、孙存赋等十四名，均系良懦村民，吓逼随行，情实可悯，应一律保释。阎俊一名，因其子阎志四仔进城，跟踪追寻，致受连累，应即释放。案外无辜从宽免究。

该署县陈鸿筠事前既疏于防范，迨匪徒赵拮来署，该县若即出面谕，开诚布公，晓以利害，未始不可解散；乃竟畏避不出，反商同外人剿办。在匪徒等顽梗狂愚，固系死由自取；而该县之识见不明，措置失当，实属荒谬糊涂。应请旨将卸署左云县事·候补知县陈鸿筠即予革职，以肃官常。

此案肇衅之由，实自煤窑而起。已飭现署左云县查明该县窑户行规，邀集公正绅耆与教士等妥商办法，总期民与教宿怨平释，免成莫解之仇，由县再行剴切示谕。在平民果有屈抑，尽可控官伸理，而不可逞忿以忘身；在教民宜睦乡邻，亦必与众协和，而不可恃符以贾怨。此中调护维持之道，要不得不责诸有司。至该

县地方，当匪徒就获派员查办之时，民间不免惶惧，自经出示抚慰，人心大定。现已四民安业，静谧如常，堪纾宸廑。

所有左云县匪徒滋事，格杀多名，擒获余匪分别禁释，谨陈明办理情形，并将知县随案参处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初六日奉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

山 东

80 护理山东巡抚胡廷幹奏办理东省沿海缉捕情形折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三日（宫中朱批奏折）

护理山东巡抚·布政使臣胡廷幹跪奏，为覆陈办理东省沿海匪徒情形，现已渐就平靖，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承准抚臣袁世凯移交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奉上谕：有人奏，山东青岛地方聚匪徒二三千人，立有头目，各属富户多被勒索银钱，甚至有捉人勒赎情事等语。著袁世凯体察情形，严飭所属，设法拿办匪首，务获惩治，以靖地方。原片著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移交到臣。承准之下，仰见朝廷绥靖海疆，戢暴安良至意，钦服莫名。

伏查东省地狭人稠，小民生计维艰，多赴顺、直、东三省等处佣趁谋生，其中良莠不齐，时有匪徒混迹。自上年北方变乱，东民之在外谋生者陆续逃归，秋冬间水陆相望，千百成群。经袁世凯随时严飭各属，妥为抚辑防范，遇有不法匪徒，认真缉惩，为数甚夥，而奉、直游匪潜来勾结滋事者亦复不少。因内地营吏防禁綦严，计不获逞，率多窜匿海滨，伺便窃出，或与直隶沿海水盗串合一气，扬帆驾船，各持快枪，剽劫行旅，海道几为梗阻，沿海居民亦时被其残害。而青岛为德人租界，向不许华官派役入界踩捕。曾由袁世凯督飭各属婉商德员，先后协拿巨盗多名，分别惩办。其原奏所指盗首傅二一名，已于本年三月间由署即墨县知县王万牲拿获正法。四月间，德人在其界内缉获盗首韩凤奎一名，亦经惩办，想即原奏所指之韩佐臣也。

至海上盗船飘忽靡常，恣意杀掠，尤足为民商之害。而时当和局未定，本国兵船不便出洋巡缉，然舍兵船巡洋即又别无办法。袁世凯曾飭登莱青道李希杰，商明各国驻烟领事官会发护照，遴派营委员弁，简带精锐，乘镇海兵船沿海巡缉。四月初间，在直、东交界洋面遇匪相击，沉其二船，掳其二船，除落水淹毙者不计外，生擒悍匪阮常胜等二十四名，当经讯明悉数正法，枭示海岸。而沿海各属亦分投捕治，屡有弋获。嗣后北境匪船不敢再逾东境，盗风顿息，现已依次安堵。

惟东省素称多盗，自德租胶澳，英租威海，奸人亡命往往依以藏身，资以避捕，遂增此逋逃二藪。而津、沽被踞，官吏失职，海盗无所忌惮，日以猖獗，难免波及东境。谨当商同袁世凯督飭防营守令严密防缉，以靖地方，而弭隐患，借以仰慰宸廑。

所有办理沿海匪徒情形，理合恭折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知道了，仍著严飭防缉。

81 河南道监察御史陈恒庆奏各省官场 积弊太深请严加惩戒折

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三日（军机处原折）

河南道监察御史臣陈恒庆跪奏，为各省官场积弊太深，恳请明降谕旨，严加惩戒，以苏民困，以安民心，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维时事孔亟，款项奇绌，凡有地方之责者，宜如何激发天良，痛除积习，力图振作，以期共济时艰。乃上自督抚，下至州县，仍复任意取求，罔恤民隐，奚以培元气而图自强乎。臣籍隶山东，谨就见闻所及，为我皇太后、皇上缕析陈之。

此次新案赔款，山东摊派银八十万两。查山东省地丁正额三

百三十余万两。现定章程，每银一两，征京钱四千八百文，数年以来，市价每两值京钱二千三四百文，统计加征之数，已赢余三百余万两。漕粮三十五万余石，定章每石征京钱十二千文，历年市价每石值京钱六七千文，统计赢余银七十余万两。百姓遵依交纳，并无抗违。如上下陋规全行革除，以赢余之银，偿新案所摊赔款，绰绰有裕矣。何必又借赔款为名，处处张贴告示，添设厘捐，剥削商民，以致上年潍县罢市，今年长山县之周村镇罢市，使商民骚然，不安其业。此皆刻薄官吏希图渔利，上筹款之策于大吏，而大吏不察，欣然委任，堕其术中而不知也。至丁、漕赢余银两，据大吏奏称，必须酌留若干，俾州县官办公；而每年所办之公，只含糊言之，未尝一一开报。盖有不敢开报者耳，臣为一一明揭之：

一、大小地方官衙门，均延请幕友办公。其上等幕友，每人岁脩须银一千余两，或五六百两。试问京官中六部堂官，朝夕趋公，一年俸银有如此之多者乎？则此项幕友，可裁则裁之；如不能全裁，其脩金宜严定限制，勿任其居奇也。

一、山东抚、藩、臬各官，自前任巡抚文格被参后，无敢收受节、寿礼者，而道府则收受如故。且知府于节、寿礼外，尚有每季帮贴，名曰季规，大县每年一千余两，中县小县五六百两，若不按季呈送，知府即派家丁赴所属州县坐索，并有公然行文提催者。至征漕州县，征之于民者有余，先分肥于本管道府，名曰漕规。道府既受所属之馈送，所属遇有过失，不能不为之曲讳。如此次直隶广宗县知县擅自派捐，该管知府并不据实禀揭；迨亲往该县查办，复不肯豁免捐款，仍令百姓减数交纳，遂致激成民变，数千生灵，全被剿灭。推原其故，实由知府袒护所属，以启此祸。此后道府收受所属陋规，宜严为禁止，方可期其督率所属认真办公也。且道府每年养廉数千两，若署中幕友脩金一概从俭，

已足自给，何必仰给于所属乎。

一、山东州县官应得养廉银均解归藩库，以作为摊捐等款。此项捐款，系供给抚、藩、臬衙门应用床张、几案、帘幕、铺垫以及各项器具。省城首县专派听差人，日日伺候于上宪衙门，为之办买以供所需。大吏御任之时，将其精致物件席卷而去，其余剩之件，则隶役抢卖一空。新来大吏到任时，省城首县再新为置办，计一年所费甚巨。至学政、主考，每次赠送规费，亦由摊捐款内支給。有时外省大吏及官差过境，或驻省查办事件，一切供给酒席、铺陈、公馆，均出自此款。查定例，大小官员出差，均有按品应支廩给银两，省畜用之，可敷旅费，尤不应骚扰地方。以上陋习，均宜严禁，俾各州县支食养廉，为日用之资，此外绝无应酬之费，不应再多留办公银两矣。

一、山东监司大员，以藩司之缺为最优，各州县交纳丁、漕银两，向有解费、平余诸规费。当此重征之日，交纳愈多，规费愈多。现在户部已奏明，裁免银库解费诸弊，该藩司独不知体念时艰，大加裁减以自损抑，其奚以折服州县官之心乎。

一、山东为官山府海之区，沿海千里，产盐最多，今则销数疲滞，私贩充斥，实由各场大使暗地卖放，以饱私橐，不问分销州县赔累之苦，不恤认销商人转运之艰，仍肆索规费，不肯稍减。运司受其蒙笼，置若罔闻，坐使无穷之利，散漫难收，诚可惜也。闻印度盐务，每年获利多中国数倍，宜亟采其法，使各省仿照办理，此国家一大进款也。

以上所陈，山东官场积弊若此，则他省不问可知。恳请明降谕旨，一一抉其隐微，使各省官吏咸知愧奋，宽其既往之咎，予以自新之途；并责成各督抚，将州县留存办公之征款，作何支销，年终开单奏报。从此可望其尽改前辙，实力撙节，以丁、漕赢余之项，偿新案分年赔款而有余。一切巧立新捐名目，概可停止，

则民心固结，商务振兴，富强之基在此矣。

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82 山东巡抚周馥奏日照县厉用九聚众踞山抗官折

光绪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宫中朱批奏折）

头品顶戴·兵部尚书衔·山东巡抚臣周馥跪奏，为日照县土匪踞山滋事，旋经扑灭解散，地方一律平靖，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查东省自肃清拳匪以迄于今，各属民教尚属相安，绝少滋事之案。地方官惩前毖后，莫不兢兢防患未然。惟查日照县平民厉用九，本系光绪二十四年间凌侮教士案内逸犯，因案已议结，前抚臣毓贤批饬将滋事已获未获各犯释放免拿，遂致逍遥法外。上年冬间，日照县教士禀报，厉用九时怀闹教之意。臣以其事迹未著，不便拿办，致惑人心。惟其家居山内，曾充团长，出入恒以二三十人自卫，语言狂悖。附近乡愚，间有附和，指称厉用九为好人者。诚恐酿衅滋事，不得不思患预防。经臣密饬沂州府知府胡建枢，督同署日照县知县沈介福，随时严密防范。主教安治泰意亦不愿深究，但望厉用九同前办团练之丁鸿吉、崔亭三人与日照教士见面，修好释怨，从此可敦辑睦，谣言自息。当经臣饬洋务局派员赴县，将丁鸿吉、崔亭招致进城，与教士相见。丁鸿吉等尚明事理，各具永不滋事甘结存案。

惟厉用九始则坚抗不来，继因该县令沈介福亲往开导，胆敢纠集三百人，持枪围官，不服告诫。沈介福脱身回县，禀明沂州府胡建枢，密派勇目岳从善等二十名，于四月初十日，将厉用九拿获。行至街头集地方，被厉用九啸聚多人，夺犯拒捕，杀死岳从善等三名，又掳去兵役六名。厉用九自知获罪甚重，纠同死党，

煽惑愚民，并裹胁老幼男妇约二千人，盘踞距城六十里之驼儿山，扎寨竖旗，负隅抗拒。臣闻报，恐其日久滋蔓，地方受害愈烈，飞咨统领提督梅东益，飭派知县刘长英、参将袁坦、黄宏泰等，各带马步队二哨，由东路就近径发；并咨会兖州镇总兵田恩来，派守备杨如云等，由西路前往。复虑各队参差不齐，飭归知府胡建枢一人调度。

先经臣出示劝谕胁从附和之众，释械归农，一概免究；即厉用九归诚，亦准免其一死。又由胡建枢谕派绅董，到山往劝。而山上匪党有逃归者，辄被厉用九威胁，散而复聚。迨各队调扎山下，文武犹复多方解谕。乃厉用九凭寨固守，先开枪炮，乱掷石块，伤我营勇十余人。胡建枢知事不可缓，遂督各勇援崖而上，夺取山隘，互斗多时，阵毙匪徒十一名，生擒二十六人，匪众溃败。其时天色甫曙，寨内老幼男妇蜂拥奔窜，有跌磕及受伤毙命者数人。我军未向截击，起获枪炮五十余件，救出前次掳去兵役洪振吉等六名。惟厉用九先于未明时杂在男妇中逃逸未获。此五月初七日官兵与厉用九接仗，攻破山寨之实在情形也。

该守胡建枢提讯所擒匪徒厉云贵等，供认听从厉用九拒敌不讳，禀经臣核明，批飭正法五名，其余由府复讯核办；并将山寨所遗衣物、牲畜，概交村众认领，绝无骚扰。胡建枢当将兵队调回，酌留二哨暂驻驼儿山弹压，会同该县沈介福妥办善后，以安反侧而镇民心。该处为兖州镇辖境，应由该镇田恩来时常派兵巡防，以杜乱萌，永保平靖。

至厉用九一犯，与其死党在逃者，不过十数人，业经通飭各属，悬赏严拿，务获惩办。凡系在事出力员弁及伤亡兵役，由臣分别记功、记奖，酌给赏恤银两。现在地方安靖，人心已定。二麦已获，尚称中稔。

所有日照县土匪滋事，旋即扑灭解散缘由，谨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仍著严拿匪首厉用九等，务获惩办。

83 山东巡抚周馥为郛城屯民抗缴田价

围攻县城事致军机处电

光绪三十年三月十六日（军机处收电档）

济宁屯民案，前月底已了，当电请代奏。臬司尚其亨，以济宁无事，遂往嘉祥、巨野、郛城察看地方应办各事，并未催缴屯价。乃有郛城屯民任清合者，暗纠各县屯民一二千人，先藏郛城城外，意图挟制免价。迨臬司进城，任清合率二十余人求见，经尚其亨详加开导，他人皆首服无词，乃任清合咆哮顶撞，竟造谣惑众，谓屯价系为赔款而起；且谓如有缴田价者，即有人杀其全家。并据他人供任犯逼胁各情，臬司以其存心险恶，恐留后患，遂星夜押解进省，其时城外屯民不知也。次日，各屯民疑任犯被官拘押，乃纠众围城索犯，且用土炮轰城。彼时曹州镇龙殿扬适在城中，未敢用兵，因谕以任犯业已解省，屯众始散，此初五六日事也。

兖沂道张莲芬即带队前往各属弹压。据十三来电：初十抵郛，沿途无阻。郛城各屯，经曹镇龙殿扬、曹州府丁镗等解散，深知畏惧，再三求恩从宽免究。此次聚众，泮、范、汶、寿、东平屯户确来相助；至赵二、王景贺二巨盗是否暗助，尚未探实。拟暂留二营在郛，以镇人心云。

馥查屯价本未催收，任清合本系义和团余孽，意在造谣惑众，敛钱闹教，屯价其借端也。现饬两司研讯，即谕该犯函告各屯，勿再聚闹。仍一面责成该管镇道府县严办匪，宽待民，安辑解散。请先代奏。

84 山东巡抚周馥奏济宁州屯民 聚众抗缴田价现已妥结折

光绪三十年三月二十二日（宫中朱批奏折）

头品顶戴·兵部尚书衔·山东巡抚臣周馥跪奏，为济宁州屯民聚众滋事，现已妥为办结，地方一律安静，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各省卫屯田价，按照言官原奏，肥瘠牵算，每亩应缴银五两。臣因山东省四卫一所，屯田、军田坐落德州等三十州县，瘠地居多，肥田甚少，酌量减价。军田分为两等，每亩制钱自三千文至二千文；屯田三等，自二千文、一千五百至一千文，内有斥卤不毛、水冲沙压、迷失缺额剔除免缴之外，各分五限，合两年半一律交清。嗣因屯田灾歉各区民情困苦，查系被灾轻者准予展缓一限，灾重展缓两限，如果接连三年被灾者概免缴价。臣于光绪二十八年九月暨十一月间，先后奏明，通飭遵办。复据藩司胡廷幹、督粮道达斌会详，以各属屯长禀陈民力拮据，拟将屯地较多之德州等十八州县，原定缴价半年一限改为一年一限，分作五年。其邹县等十二州县、屯地较少，分作三年完缴，亦经臣批准晓谕各在案。计自开办以来，北路德州各屯户类多依限缴价，惟济宁、巨野、郛城等处屯民观望迁延，交价无几。

乃本年正月二十日，据署济宁直隶州知州姚联奎禀报，州属马房屯民人戈怀仁，因三里屯首事牛兆骧同地保徐长贵敛钱构讼，冀免缴价，被屯民李兆征等控州讯押。戈怀仁起意纠邀李小三等二三十人，于正月十六日黄昏时分，进城偕至州署，恳将牛兆骧开释。时值灯节，观者如堵，以致拥挤，门窗碰翻，灯烛遗火，烧毁衣物。适该州与同城文武均在城厢分路巡查，闻信回署，立即将火扑灭，尚未延烧，官民房屋、仓库、监狱具未损失。查拿戈怀仁等，业已逃走，牛兆骧等亦乘变逸出等情。

臣因济宁现无防营，虑有匪徒勾结为患，当酌派马步营队前往该州左近驻扎，仍听究沂曹济道张莲芬调度妥办；一面檄飭该道督同该州姚联奎出示晓谕，只拿首要，免究胁从。该道等先经传集各屯长剴切开导，民情安帖如常。差拘戈怀仁等，逃逸无获。旋据屯民李广新等自行赴案投首，讯系被逼勉从，并无帮同滋闹，照例拟杖责折保释。该道等当将办理缘由，于二月十八日禀报到臣。正在核案具奏间，次日接该道来电，以戈怀仁逃后，因闻屯长张鉴堂等情愿劝谕屯户交价，复聚众持械，扬言与屯长为难；并有兗、曹著名巨匪赵二等乘机煽惑愚民，希图滋事等语。臣以现当多事之秋，尤应严拿匪徒，弹压地面。当飭臬司尚其亨，并派马步二营，前往会同该道张莲芬等妥办去后。迨该司尚其亨行抵州境，戈怀仁等与赵二等闻风远扬，各屯民遂托屯长李朴庵等呈缴屯价，并称一时无力措备，仍恳宽限完缴，禀经该司道等集讯属实。察看地方均已安静，会衔具禀前来。

臣查该屯民戈怀仁，因牛兆骧等敛钱被控管押，胆敢纠人赴州恳求保释，挟制官长；复因屯长张鉴堂等劝谕缴价，辄又聚众持械，并有匪徒赵二等从中煽惑，几滋事端，殊属目无法纪。戈怀仁系案内首恶，与赵二等均先逃逸，应仍严拿，务获究办。其自首之李广新等，业经兗沂道等讯系被逼勉从，照例责折发落。此外随从附和观看之人，亦经出示概免深究，均应毋庸置议。州署当人众拥挤之时，遗火烧毁衣物，并无损坏衙署、仓库官物，亦毋庸议。惟州民应交地价，既据屯长李朴庵等禀恳宽展限期，臣已檄行司道，飭将济宁屯价于续定五年之外，再展两限，都为七年，是下等地亩每年缴钱不过一百四十余文。凡有可以体恤之处，无不格外从宽，臣未敢以奏报定限在先稍存成见。其余各属屯价，由该管道府州察酌民情，禀报核办。至此案始终未用一兵，拘传一户，悉就范围，该臬司尚其亨等办理尚属妥速。现在民情

地方照常安静，堪以仰慰慈廑。

除仍饬缉戈怀仁等并逸盗赵二等获日另结外，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该部知道。

85 山东巡抚周馥奏郛城屯民任青和聚众抗缴田价及处置情形片

光绪三十年三月二十八日（刑部档）

再：臬司尚其亨于济宁屯民滋事一案办结后，就近赴嘉祥、巨野、郛城一带察看地方情形，并未催办屯价。詎郛城县民任青和造谣惑众，煽乱人心，该府县正在访拿。迨该臬司于三月初四日行抵郛城，任青和暗纠二千余人，藏匿城外，自率屯长十余人进见。当经该臬司将屯田缴价一案原委，及历次加恩体恤之语，剴切开导，各屯长悔悟心服无词。惟任青和妄言屯价系为赔教而起，并向其余屯长吓称，倘有认缴田价者，将来全家性命被杀莫悔，更有闹教泄忿之言，肆口咆哮。该臬司以其凶狡异常，必有异谋，遂将任青和押解回省，禀经臣发委济南府审办。该臬司离郛城后，屯民二千余人持械围城，尚疑任青和被押，逼官释放，且有开放枪炮，薄城而上者，失足跌毙三人。适曹州镇总兵龙殿扬、曹州府知府丁镗在郛城督同该县杨耀林，谕以任青和业经解省，屯众始渐散归，不敢复聚。兗沂道张莲芬闻信，即带队至境，传见各屯长，详加谕诫，俱各畏法感恩，并称各屯民因畏任青和凶横，均系被胁勉从，并非甘心滋事，出具永不滋事甘结，屯价概允照济宁州办理。张莲芬驻郛城数日，派员四出访察，地方平靖无事，民情安堵，此三月初五日郛城屯民聚众滋事，旋即解散之实在情形也。

兹据代理济南府知府黄丽中等，提犯任青和即任青合，又名

任建杰。据供：年四十八岁，原有屯田五十余亩，陆续典出，现剩十亩。平日横行乡里，人皆侧目。光绪二十六年间，曾入大刀会即义和团。本年二月，伊因闻济宁屯案了结，心怀不甘，起意借抗缴屯价为由，逼胁本境二十四屯敛钱二百四十千文入手。又令每亩出丁出枪，不出者必戮之，归伊一人调度，遍送传单，招聚二千余人，挟制官长，希图倡乱等语。开具供折，由臬司申明转请核办前来。臣亲提任青和研讯，据供前情不讳。查验传单，诸多狂悖。查该犯任青和即任青合，又名任建杰，系拳匪余孽，妄称屯价系为赔教，辄敢敛钱聚众，希图倡乱，实属不法已极。臣当于讯明后，飭将该犯即行正法，传首犯事地方，悬杆示众，以昭炯戒。其余被胁勉从之人，从宽均免查究。如再有犯，从严惩办，并经出示晓谕，妥为安抚在案。

现在各该处一律安靖，谣有（言）顿息，仍责成该镇道府县，认真巡缉，以期盗贼敛迹，良差安业。理合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十年三月二十八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86 宗人府汉主事王宝田等为山东会党 革党日炽亟宜添调劲旅请代奏呈

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军机处原折）

具呈宗人府汉主事王宝田等，为东省土匪劫掠日甚，民不聊生，亟宜添调劲旅以靖地方而维大局，仰恳代奏事：

窃维山东疆域辽阔，北负群山，南跨淮、徐，固中原之襟喉，而畿辅之屏蔽也。曹州一带，土风刚猛，其民雕悍习兵，一有风尘之警，泉孽相挺而起，放兵干纪，远近居民皆畏之，而地方有司玩视民瘼，相与姑息讳饰，幸其不发，以苟一日之安。至于积数十年应办不办之贼，任其纵横于下；又积数十任当参不参之官，

而听其搏噬于上，以致民穷财尽，盗劫四起。万不得已乃始仓卒调拨，而防营练队大半怯懦不任战守，甚至视民如仇讎，而奉盗贼如骄子，以致凶锋披猖，酿成今日横溃不可收拾之势，此尤区区所大惧也。职官乡里，见闻较确，用敢披沥肝胆，一一陈之。

伏查盗贼之起始于郛、巨，盛于荷、曹，南扰归德，东走丰、沛，而东北蔓于兖、沂、泰安诸属。其头目名者马在田、孔广增、朱宝钦、祝明等。众或千余人，少则数百人，最下六七十人，收招同恶，始敢与兵吏抗。夏初贼窜曹之洪川口，攻杀居民四十余人，防兵不战遁，遂致贼益炽。自川口以北周袤百余里，土著者皆弭从，诸小贼附丽之者倏至五千人，胁从者万余人。嗣贼攻曹之沙土集、徐庄，杀伤及掳去五十余人。知府率兵尾击之，获二十余贼，然阵亡队长二人，什长数人，贼自是益轻官军。九月初，贼以伪书索战，知府合马步队五百余人驰剿，前锋与战不利，侦事者皆被获，贼擒府署厨役，以洋油炙杀，知府避入砖窑仅免。十月二十三日，兖沂道率游击四营，兖州镇率镇标全军，进至巨野，而与贼三十余人战于康家集，相持至暮，贼弹药尽始败，获贼二十余诛之。镇道合军用开花炮击三庄，焚掠平民百余户，势汹汹且激变，而当道以为奇功，盖至今始获一胜也。其他若曹之李寨、袁楼、高地圈以及黄河滩一带，无一处不被扰，无一家不受害，而贼更无所忌惮矣。此曹属盗贼之实在情形也。

至别股贼窜泰安之东平州、肥城，其头目名者土地爷、陈二母牛、吴三桂、严海清、王恩树等，马步约十余队，队少者二三十人，多则五六十人，分合不定。秋八月十三日，窜东平沽台寺，击毙郑姓一人，掠三人，勒银五千两，又劫尚庄尹姓，掳去孤子勒万金。是日，贼大队数百人连劫大村、沙河站、清水坦，对京古寺、范村、后屯、井家仓皆虏数人，索多金。越日贼益北窜肥城，分劫刘家所、野场所等处。其别部贼娄苦瓜，率邳贼二千余

人，匿徂徕山，出没新、泰间，与曹贼相应。其出掠皆摇旗鸣鼓，整队而前，所过村镇皆大张伪示，禁淫掠，居人皆奉酒食唯谨。地方官闭城惴惴，恐不自保，以贼不来攻为幸。此东平、肥城一带盗贼之实在情形也。

至贼之窜入兖州、济宁州，如金乡、嘉祥与曹之郛、巨毗连，贼出境即扰之，固已一日数惊。及冬，金乡知县带防营与贼战不利，营官战死，知县伤。而别支贼勾结湖团渡微山湖，入兖之峰县，土匪孙憨、颜住等导之。夏四月，连劫峰西乡之上郭姚姓家，又劫西南乡之古邵镇店铺数家。五月，贼五六十人渡运河，突入新闻河防营，杀死练勇一名，尽夺其炮械。嗣贼复率众逾县北山，窜费之平义镇，劫钱店六七家。六月，贼大队百余掠运河南大杏窝四村，衣物皆尽。翌日，复率众至孙家楼、韩庄数村，勒令各出钱数百贯。秋七月十九日，贼目李二率马步百余人，伪张官军旗帜，扬言办差，疾驰至县西三十里之逍遥村，将官解钱粮万余金劫去，击死护勇二名，解役惊溃。是后，土匪四起，而本地乡社之狡猾顽劣者复与相首尾，而远近益骚然矣。此济、兖诸属盗贼之实在情形也。

然此以上情形犹属一方疥癣之疾也，至于内奸为宄，涉心狡毒，其能为患于大局者更有四端焉：旧日土贼蹈隙出掠，非有异常之覬觐也。洎至近岁，刁劣生监困于失所，又以资绌不得推择为吏，始有甘心从逆者，遂教贼部分其众，申以约束，所至张贴伪谕，除一二大户外，余皆安堵无恐；复出所掠资财分给贫者，检其丁壮胁与同逆，以故贼势张甚。而官军尾贼行，所至骚扰尤甚，又妄指良儒为窝主，擅为抄掠，辱及妇女，遂使民之畏官军更甚盗贼、而内讧之势将成。此可患之端一也。旧日土贼器械不备，而炮火尤少，近时下劣营弁与贼为市，往往以新式枪械潜贻之，以取其财，而奸商复有与通者。前朝城令查出军火两车，讯系青岛教民为贼包办，以故贼火器精湛，远过官军。至学堂革命

党闻东贼日盛，潜相结纳，复持重利啗诸国使，接济军火，并闻诸国颇有认可者。如此，则外侮将启，而内祸更不可量矣。此可患之端二也。近时官军颇持招降之说，而贼渠狡猾者即假投诚以愚官，今日受抚，明日出掠，兵役皆不敢诘。如峰县贼目颜拴等，居民皆知社长某贿庇，且阴招其党入城。运河南社长某更挟贼势持官短长，以此远近人心时摇。至郟所立自新学堂，收留著明（名）巨盗，其出抢劫皆假学堂之名。官吏不惟不敢捕，且相与讳之，防营知其然，亦相与勾连，暗中分肥，以致兵去则为贼，贼去则为兵，而兵与贼不复分矣。此可虑之端三也。旧日土贼虽多，地方匪徒不肯遽从者，以年谷丰，贼虽游间，皆可谋生也。洎今秋兗、曹歉收，而江、淮奸商假官檄采买杂粮，以致市价飞涨，米斤值七八十文，面斤值百数十文，长老皆言咸丰初大饥亦无此重价。现在冬令，小户已不可得食，明春情形更不可问，而贼复出所掠食物招之，以故羽翼寝众，渐生逆图。尤可虑者，淮、扬里下河流民近百万，而长江千里，会党、革命党纷纷串结，又不下十余万，大乱之剡匪朝伊夕。今曹属诸贼日出大队，南走徐、铜，若使煽动饥民，进与会党相拘，则江湖上下一片逆氛。使贼中奸狡能兵者掠取要隘，纵扰江浦，则中原藩篱尽撤，而大局中折更不可收拾也，此可虑之端四也。

职官目击心伤，窃以此四府二州受害最久，为患亦最深，即此区区数百里间，村庄之被劫者数万户，人民之杀伤者数千口，地方勒赎之钱又数十百万贯，其他牧令、将弁以及兵丁、壮役之临阵伤夷者不与焉。东抚闻耗，遂发府标练军至曹助剿，既又咨调北洋得力将弁赴东领队，而地方官缉捕不力者亦量予撤任，其督师不可谓不力，办贼不可谓不严，而数月以来，贼焰愈张，兵锋更挫，终无功效之可言。何也？盖以新练之军未经战阵，所至纪律不严，侦候不明，向与贼遇，望风溃退，以故征调数千，糜

饷巨万，剿抚一无所施，而居人不堪其扰，良以此也。

窃以贼势猖獗如此，非简任贤将，申严军律，付以前锋专征之任，则地方后祸将有不可知者。伏查提督夏辛酉一军驻沧州，与东省毗连，其在北洋未尝任新军训练之事。该提督原籍郛城，曹州民情土俗皆所素悉，而所部兵骁悍善战，尤为群贼所惮慑。若使督率旧部办贼，必能歼厥渠魁，迅奏肤功，内以杜革命诸党畔逆之谋，外以弭邻敌诸国窥伺之祸，则所关于天下大局者非浅鲜也。惟是军权贵一而恶二三，该军入东以后，所有兗、曹剿匪事宜，应责成该提督专办。如所部兵单，即请将前敌诸军战守可恃者概归调遣，以一事权；其诸骄惰不得力者，量行裁汰，以节饷需。至该军粮饷军械，应请旨敕下直隶总督、山东巡抚妥筹接济，以资饱腾而利戎行。

再：东省荒歉，细民无以糊口，思乱者十室而九。至乡村中户衣粮牲畜不为贼掠，即为兵劫，明春必至失耕，一有煽动则远近响应。若不慎简贤员，预筹抚恤，则失业之民横溃四出，恐前贼未及扑灭，后贼又复续起，虽有健将劲兵，亦有不能善其后者。是故不务讨贼，则乱之流不塞；不务察吏，则乱之源不清；不务抚民，则乱之根株不断。吏敝民偷，因循苟且，酿成瑕隙，至于群丑陆梁负禁弄兵，凶党逆会闻风而起，则目前兵力势必不足抵御，而强邻抽兵干预，则后患固有不可知者，此尤职官所为长虑却顾而不能已于言者也。

职官不揣冒昧，谨将东省盗贼关系大局安危，据实沥陈，伏恳代奏，不胜悚惶感激之至。谨呈。

宗人府汉主事王宝田、内阁中书赵录绩、王在宣、赵英、张绪基，度支部郎中李经野，员外郎管象颐，花翎·候补郎中丁麟年、鲁景龙，主事王宗元、朱家楨、朱钧声，礼部主事张梅亭，陆军部员外郎马毓楨，花翎·员外郎銜·候补主事陈肅、主事尹式丰，

法部主事李步沆、王肇修、候补主事王恩衍、丁毓骥，司狱聂宝林，农工商部主事吕正斯、高广基，三等侍卫张秀崇、黄清洲、寻龙闹、李守身、张秀昆、赵心田。

87 两江总督端方等奏山东曹州 卞其为等股窜徐派兵剿办折

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头品顶戴·两江总督臣端方、江苏巡抚臣陈夔龙、头品顶戴·署江北提督臣荫昌跪奏，为山东曹匪大股窜至徐州沛县，经官军痛剿聚歼详细情形，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于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据署徐州镇总兵杨慕时、署徐州道袁世廉电禀，曹匪大股窜徐，经官军痛剿聚歼，当将大概情形电请军机大臣代奏。二十日恭读电传谕旨：端方、陈夔龙、荫昌等电奏悉，仍着严饬随时防缉，以靖地方。钦此。钦遵。转饬遵办在案。

查徐州府丰、沛、铜、砀各属与山东曹州府郛城、巨野各县壤地相接，风气素强，又值上年水灾，饥民众多，深虞不靖。自曹匪蠢动，经臣等电饬徐州镇道，抽调驻徐马步队，即日驰往边境严防窜越，并饬署徐州镇杨慕时亲巡边境。仍虑兵力太单，商由臣荫昌，就近选派两营，委标统石佳华率往防御，仍饬由署徐州道袁世廉会同布置。嗣因东省剿捕得力，余匪四窜，丰县、铜山等处时有匪纵，迭经地方文武拿获收讯。并准山东抚臣杨士骧派队赴边同时逐捕。臣等谨遵谕旨，严饬扼要堵截，加意安抚饥民，时防煽胁。十二月十五日，曹匪大股由山东滕县窜踞沛县之卞庄寨地方，标统石佳华率队往剿，擒获匪首卞其为等多名。余匪窜至沛县城西三十余里之张楼，该标统追至邢孤堆，遇匪迎击。有匪股三百余人，持快枪抬炮，占据该庄楼房三座。有持土枪者

百余人，据该庄墙垣，开枪轰放，势甚凶悍。我军攻击至酉，夺得楼房一座。时值雨雪交加，督兵力战未却。十六日巳刻，又夺楼房一座，并获外著补服内著操衣之匪首陈振山一名，由署沛县知县陶瑞徵提讯，据供巨野县人，因伤重即行正法。是日申刻，我军全队猛扑且拟挖濠逼楼。匪知不敌，将楼房纵火自焚。复经枪毙匪首王九一名，悍党二三十名，生擒五十一名，余匪焚毙不计其数，并夺获枪刀四十余件，战马七匹。我军共阵亡七名，受伤二十一名。

臣等伏查此次曹匪大股窜至徐境，据楼鏖战，极为凶猛，设使官军稍却，势且蔓延。该标统石佳华督队围攻，相持至两日一夜之久，奋勇痛剿，匪众聚歼。署徐州镇杨慕时，署徐州道袁世廉调度有方，相与殄此群丑。声威所播，此后东匪庶不敢轻犯徐界，实于江北大局关系非浅。现准山东抚臣杨士骧派员来徐，与该处文武会商联络，嗣后匪警，两省军队约明不分畛域，各准越界追拿，务尽余孽。仍由臣等严饬该镇道等加意筹防，随时巡缉，以期地方靖谧，仰慰宸廑。

除候将伤亡兵丁查明抚恤，擒获各匪讯明严办，另行奏报外，所有山东曹匪大股窜至徐州沛县，经官军痛剿聚歼详细情形，谨合词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初八日奉朱批：仍著随时认真防缉，以靖地方。钦此。

88 山东巡抚杨士骧奏拿获曹州 孔广东赶办清乡情形折

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初二日（宫中朱批奏折）

头品顶戴·山东巡抚臣杨士骧跪奏，为拿获曹州匪首，讯明正法及现催赶办清乡各情形，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接准督办兗、曹剿匪事宜·云南提督夏辛酉电称，统领驻曹先锋各营·道员陆建章，派队拿获匪首孔广东。当经臣于二月十七日电达军机处代奏，声明电飭曹州府详讯全供，究明党羽，就地惩办，另行具奏。旋于十八日承准军机处电传谕旨：杨士骧电奏悉，著即认真赶办清乡，以除后患。钦此。

查曹属盗匪，上年经官兵迭次剿办，势已渐衰，先后奏报在案。惟办匪以擒斩首要为先，曹匪向系零星散股，分拥杆首，自尽力严办，匪情穷蹙，各杆阴相纠合，以图并力相抗。其中以孔广东最为桀悍，遂群相附从，联成死党。故悍首虽时有斩获，而元恶未去，余孽易萌。惟该匪自经通飭地方文武严查私贩军火，贼械接济已穷，遇有搜缴到官，并准估值给赏，于是贼中利器日少，其势日穷。遂即严飭各军乘机竭力搜捕，以期早日歼灭。迨上年腊杪，云南提督夏辛酉奉命带队东来，布置益密，督同陆建章等所部各营，于郛、巨、菏、濮四属该匪根据之地，严密防剿。一面访查著名匪首，密派弁勇设法诱捕，如有擒获，随时分别酌予赏犒，以示鼓励，军气因之益奋。自去腊至本年春间，各军屡次与匪接仗，先后擒斩六百余名，夺获枪枝一千余杆。其阵斩匪众，则以菏、曹交界之赵庄、巨野西北之郝庄两役为最多；其就获悍首则以于兆序、李禾尚、谢四虎、张意臣、吴散桂、倪得功、任守俭、印四东子、张枢、朱怀清、周二小、邬双柱、唐六妮、王咬、伊明树、黄褂、陈克兴、任光明等为最著。惟孔广东异常狡黠，密布党羽伺探消息，罪恶已亟，弋获殊难。本年正月，陆建章在江苏沛境之湖团拿获首要孔惶惶，严讯根究，始知孔广东因官兵捕急，自去年九月已逃匿曲阜，改名广文，冒捐庙员；将所领伙匪分寄已获之孔惶惶及在逃之赵甯等杆下，该匪仍暗中主谋，往来曹、兗一带，随身带有死党数十防护。陆建章侦悉前情，密飭左翼右营左哨哨长王铎标带队购线，改装僦寓曲阜侦察，续

派马队哨官王贵增带队在兖州东关接应。正拟探悉门径，入户严搜，旋闻该匪有谋遁青岛之说，密飭各营四围设伏，加意防范。正月二十八日，在曲阜南十五里将该匪妻子盘获，讯知该匪已于前夜缒城潜出，绕道土地庙回巨野孔庄家中搬取财物。陆建章得信，即飭各军，并面禀夏辛酉严勒各部，分道设卡，层层布置。复探该匪逃匿潘庄，陆建章又飞檄先锋马队帮带许瑞祥带兵将庄围住，并派右翼右营帮带康福奎同原派之哨长王铎标问道驰入，即于该庄将孔广东擒获，经臣电奏有案。一面飭令署曹州府王赓廷驰赴陆建章军中，会同提验孔广东正身属实。讯据供认于四五年前为盗，领伙二三百人，横行郛城、曹县、巨野、菏泽一带，分遣党羽赴各处购买枪弹，刺探信息，各杆听伊号召。去年七八两月，与官兵对仗数次，其余劫杀架掳强索等案不记次数。其手下头目已多被获，余党分寄已获之孔惶惶等杆下，现亦星散等语。当据陆建章等禀，经臣电飭于二月十九日就地正法，东人同声称快。

查孔广东为全曹匪首，稔恶多年，该匪一日不除，曹属一日不靖。此次陆建章分派弁勇严密访缉，设非胆识俱优，或稍涉张皇，则该匪诡秘多方，难保不致免脱。兹幸仰赖朝廷德威，克歼首恶，办理尚合机宜。同时并经陆建章所部拿获沈孔清、王小生、马秀兰等；夏辛酉所部拿获赵杭、刘二勾担、赵麻核桃等；陆军第五镇协统叶长盛所部拿获汤四老虎、于如意等；兖沂曹济道胡建枢所部拿获左二短腿等，皆系著名杆首，此外各军亦迭获巨盗。又昨准夏辛酉来电，为孔广东主谋之孔昭纯，业经夏辛酉所部拿获。孔昭纯为孔广东销赃贩枪，接济通信，并为加掳说合银钱，抽分赃股，画策助恶，罪略相等。以上各犯现已分别拟办。元凶巨恶芟夷略尽，从胁胆落，贼党消弭，曹、兖各属不难克日肃清。

现夏辛酉一军分驻巨野、单县，陆建章一军分驻菏泽、濮州，合力搜缉遗孽。兖沂曹济道胡建枢一军分驻济宁一带，专顾东路，仍备

抽队游击。曹州南境由署曹州镇靳呈云分军防驻，运河以东由兖州镇张宗本分军防驻，均随时巡缉，并防余贼逸入豫、苏边界。郛城、东平一带，近自叶长盛一军，因陆军部点验五镇兵队，拨回省防，业由夏辛酉、陆建章拨营接防填扎。所有分防各军，并不敢以渠魁已除，地方渐平，稍涉松懈。况肃清即在指日，必当一鼓荡尽，上慰宸廑。

至清乡事宜，值此贼势渐平，自应遵旨赶办，冀辅兵力而清盗藪。入手之初，固贵清查户口，分别良莠，而宽筹经费，振兴工艺，俾良善既获保公安，游惰更胥受教养，乃为善后持久之要策。其大略章程，业经夏辛酉、胡建枢等会同商订。惟清乡须官绅通力合筹，斟酌详慎，方免流弊，现正催集地方公正绅董克期妥议，由臣核定条目，筹款试办，另行详晰具奏。

所有拿获曹属最为著名匪首孔广东讯明正法详细情形，及现催赶办清乡各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著即督饬文武官绅通力合筹，认真办理。

89 河南巡抚张人骏奏拿获山东省 朱景彦等首要分别惩办折

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七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升授两广总督·河南巡抚臣张人骏跪奏，为豫省官军堵剿东省匪徒，先后拿获首要各犯，分别惩办情形，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上年秋间，山东曹属匪徒聚众滋事，豫省归德府属处处与东境毗连，常虞窜扰。其时河南陆军正值演习行军，整备四省会操，万难抽动；而东省防军又皆分扎各州县扼要处所，亦未便纷纷移调，致令地方空虚。当经臣咨商归德镇蓝斯明，分饬所部豫东营及练军马队一营，并加派豫正右军前营，协同各州县地方官实力防堵。值曹匪猖獗异常，时入睢、考边境肆掠，甚或聚集

百余人，大股猛扑。经各该营会同地方勇役、乡间练丁竭力堵御，未至阑入。冬初，匪势愈炽，豫东界内民心惶惶。其时秋操已竣，陆军回防，复经臣檄调陆军马步各一营前往，均归归德镇节制，督饬防捕，并咨该镇移驻豫省扼要边境，调度一切，随时会商曹州镇道，妥筹布置，曾电请军机处代奏在案。

嗣东省经调之兵四集，而贼势未衰，东军合力搜拿，匪亦极力抗拒，一经败窜，即入豫边，故豫东交界之区倍形吃重。叠经臣添拨陆军步炮各营，严饬各军将领多发侦探，遇有匪踪迎头截击。一面选派得力员弁，密购妥实眼线，潜入东境，设法缉拿。计自上年十一月起至本年五月止，共拿获东匪一百余名，除当场格毙，及在监病故、在押病故，并另犯窃劫归案审办，以及供无重情、递籍管束各犯不计外，其提省审办之著名匪首朱景彦、朱三得子、郑率东即郑三三犯，解府审办之著名杆首梁朝举、王枚，刘四、李娃、李花仅五犯，先后由按察司会同兵备处、营务处暨该管归德府，督同委员审讯，各犯均供认屡次抢劫、掳人勒赎及抗拒官兵各案不讳。经臣批饬照惩办土匪章程就地正法，以昭炯戒。其为从之犯，分别年限监禁者萧从阁等七名；收所罚作苦工者郑四猴子等八名；发自新所看管者陈守德等五名。其余供认各县抢劫之案移未覆，及已经提府尚未拟禀，并甫经缉获尚未讯办者，各尚有数起，已行司转饬该府县迅速审拟，以清积牍。

今东省匪乱已平，渠魁渐就歼灭。惟匪首马在田、朱明即朱保钦二犯在逃未获，尚恐余烬复燃。矧值秋禾芄茂，宵小易于潜藏，偶有疏防，难保不复出滋事。现商令归德镇仍督防、陆各军实力梭巡，相机搜捕，以安商旅，而靖闾阎。其在事文武员弁越境捕盗，劳瘁不辞，获匪百余名之多，历时八阅月之久，实属异常出力，可否择优保奖以示鼓励之处，出自鸿慈逾格。

除咨部查照外，所有豫省各军拿获东匪首要各犯，分别惩办

缘由，谨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奉朱批：准其酌保数员，毋许冒滥。钦此。

90 直隶总督袁世凯等奏剿平兗曹

孔广东陈土地各股择优请奖折

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十一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太子少保·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臣袁世凯、头品顶戴·山东巡抚臣杨士骧跪奏，为陆军第五镇暨北洋淮军及山东先锋游击等营剿平曹县股匪，地方安静，恭折会陈，仰慰宸廑事：

窃上年曹匪猖獗，臣士骧于十一月间先后迭奉严旨，责成加意剿办，十二月初间，复蒙谕令臣世凯飭派统领北洋淮军·云南提督臣夏辛酉抽队赴东督剿，仰见圣虑周详，防患于豫，钦佩莫名。

查东省曹属地方，素称匪徒渊藪，此拿彼窜，缉捕为难。上年麦收稍歉，自夏迄秋屡出巨案，该匪始则劫掠为事，尚是迫于饥寒，继则纠胁日多，实属行同土寇，焚杀抢架，民不聊生。当经臣士骧调派驻省先锋营队，会同在曹防营合力剿办，弋获亦颇不少，未能尽绝根株，自非厚集兵力，且非统将得人，办理断难得手。当飭编练游击之师，委兗沂曹济道胡建枢统带，并与臣世凯商明奏调陆军第六镇协统·候选道陆建章来东，委带驻曹先锋各营；一面以曹州镇总兵任永清办匪不力，奏明撤任，委记名总兵靳呈云接署。嗣该总兵因病乞假，当经奏委陆建章署理。靳呈云在曹日久，病痊后仍派帮统游击营，以资熟手。维时大兵既集，该匪等竟敢分头抗拒，每股多至数百人，少亦百数十人，且皆携有利器，官军分驰剿办，实与临敌无异。幸陆建章、胡建枢、靳呈云等恩信素孚，军心悦服，号令所指，无不奋跃用命，一捷于巨野之孙家堂，再捷于菏泽县之周家楼，皆毙贼全股，阵斩生擒

不下二百余名，是为大挫曹匪凶锋之始。该匪连受痛创，余党遂思窜逸，外而河南归德等处，内而本省泰安等处，皆时有贼踪出没。复经臣士骧电商陆军部暨臣世凯调驻东陆军第五镇协统叶长盛，带队分路包抄，会合兜剿。於巨野西北之郝庄，适有回窜股匪猝然相遇，该匪负隅死拒，见势不敌，遂乘夜奔窜。五镇队伍跟踪追剿，至丁庄复与贼格斗数时，擒斩首从数十名，该军屡获胜仗，以是役攻为最著。而东路如湖团、凤凰山一带匪党最易潜匿，由兖州镇总兵张宗本随时周历巡缉，陆续搜获甚夥，未致啸聚为患。曹州界连大名，臣世凯叠飭边界文武严密防截，期于贼势穷蹙，军事始能顺手。每遇前敌搜枪获贼，不靳优助犒赏，以作士气。迨夏辛酉奉命带队到东，兵力既又加厚，将领复得禀承机宜，一切布置益臻完密。凡著名巨匪先后歼除殆尽，而头目孔广东一日不除，地方一日不安。当经陆建章百计踩访，于本年正月二十八日获案，讯明正法。以上先后剿办情形，臣士骧屡次奏报在案。

自孔匪就擒，贼势益衰，惟尚有陈土地一名，当时与孔广东各树党援，亦能号召众杆，声势相埒，虽早已匿迹远扬，而匪不获后患方殷，复经臣等商经夏辛酉设法侦缉。嗣由淮军线勇探知该匪逃至江苏萧县戴庄地方，禀经夏辛酉派兵驰往，于四月二十七日将该匪住屋围住，经淮军前路第一营弁兵入屋擒获，解送夏辛酉行营，由陆建章、胡建枢会讯明确，即行正法。临刑时观者万余人，无不同声称快，是该匪平日凶悍情形概可想见。

陈土地获案后，股匪一律歼灭，而少杆散贼所在多有，只以怵于兵威，潜匿不出，故防务仍不敢稍有松懈，一面切实办理清乡以清匪源。第曹民数百年桀悍相承，风气闭塞，尤宜讲求教育，振兴工艺，俾游民有生业可图，自不至流为奸宄。现在清乡早已设局开办，约年底可以竣事，其章程业经臣士骧奏陈圣鉴。其余

教养事宜，亦在次第筹办。

伏思此次曹匪势盛之时，各杆人数分之不觉其多，合之实不为少，曹属十一州县，几于无地无匪。内有曾入军队之逃兵溃勇，并多携带新式快枪，故每遇官兵无不迎拒。加以上年徐、海荒歉，饥民麇集，防范稍有松劲，必致乘机勾结，蔓延无已。所尤难者，股匪一经官兵击散，辄逃入村寨，或迫令平民相助，或投入居户求庇，百姓畏匪报复，率多听从。既不能不分良莠，即难于一鼓而擒，情形亟迫，办理极难。稍涉操切，玉石俱焚；稍涉迟疑，燎原为患。臣士骧不敢张大其事，恐貽宵旰之忧，而重军需之累。用兵一载，所有购置器械，筹备饷糈，均勉力就地自筹，从未尝乞请指款，并迭饬前敌统将，毋得视为军兴，滥糜帑项。

兹幸仰赖朝廷威德，俾土匪巨憨次第授首，迭次接据夏辛酉等函电报称，地方现已一律乂安。则在事文武员弁，或佐参计划，或肉薄疆场，当战事吃紧之际，正值风雪严寒，东驰西突，羽檄纷拿，辛苦万状；尤能共体时艰，诸多撙节。是该员等实心任事，不稍铺张，其志实属可嘉，其功自不可没。且以后搜剿余匪，尚赖群力，以图廓清，若不及时论功，殊不足以鼓众志。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奏调陆军第六镇协统领·署理曹州镇总兵·候选道陆建章，以总兵记名简放；陆军第五镇协统领·留直尽先补用副将叶长盛、淮军营官·尽先推补副将张士德均免补副将，以总兵记名简放；统领游击营·兖沂曹济道胡建枢、兖州镇总兵张宗本饬部从优议叙；前署曹州镇总兵·帮统游击营·记名总兵靳呈云，赏加提督衔；山东全省营务处·候选道叶崇质，交军机处存记；统领抚标亲军·道员用·山东候补知府李经湘，免补知府，以道员仍留原省补用；第五镇正执法官北河试用同知陆荣荣，免补同知，以知府仍留原省补用；淮军营务处·分省补用知县汪涵，免

补知县，以直隶州分省补用；游击营营官·山东候补知县戴以庸，游击营营务处·山东候补知县边度春均免补知县，以直隶州仍留原省补用；山东试用府经历刘国勋，免补本班，以知县仍留原省补用；淮军营务处·山东举人张锡第，以知县分省补用；防军右翼营官·留东尽先补用游击马英萃，免补游击，以参将仍留原省补用；第五镇标统·留直补用守备吴鼎元，免补守备，以都司仍留直补用；先锋队营官·山东补用都司张孝，免补都司，以游击仍留原省补用，以昭激励，出自鸿慈。其余出力及阵亡各员弁，请俟查明分别择尤核保，并奏请恩恤。

除将以上各员履历咨部查照外，谨会同督办兖曹剿匪事宜·云南提督臣夏辛酉，合词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十六日奉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

91 护理河南巡抚袁大化奏遵旨酌保 堵剿东省孔广东等股出力人员折

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护理河南巡抚·布政使臣袁大化跪奏，为遵旨酌保豫省堵剿东省曹州窜匪尤为出力各员，缮单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查接管卷内，上年秋间山东曹匪窜扰豫边，闯入归德等处，升任抚臣张人骏派拨官军分投堵剿，拿获首要各匪分别惩办奏请将出力各员择尤酌保。奉朱批：准其酌保数员，毋许冒滥。钦此。仰见朝廷于慎重名器之中，寓激励戎行之意，钦感莫名。

臣伏查此次东匪窜扰豫边，实缘归德所属各州县与东省曹属各州县处处接壤毗连，又兼上年归属猝被水灾，鸿嗷遍野，陈州会匪甫竣，鹤唳频惊，平时防练各营已不敷分布，是以外匪乘隙

闯入，到处裹胁抢掠，民不聊生。而东省合数十营之兵力，以与匪搏，其驱之出境，即殃及邻疆，若非及早绸缪，设或饥民、会匪内外勾结，则势成燎原，大局几不堪收拾。维时督练公所参议·奏留补用知府邹道沂署任陈州府事，与归境邻近，派队四出侦探，目击情形，来省面禀办法。当经升任抚臣张人骏一面咨商归德镇蓝期明分饬所部豫东营及练军马队，并加派豫正右军前营，协同各州县实力防堵；一面调拨会操回省之陆军马步等营，前往归属相机迎剿，均听归德镇蓝期明节制。蓝期明久镇归德，威望素孚，乃出驻豫东交界刘家口地方策应布置，并身临前敌督队截击。当曹匪猖獗之际，有时大股猛扑，有时四出侵扰，其间架人勒赎之案，攻圩踞寨之案，无日无之。罔非多方误我，几于剿不胜剿，防不胜防。甚至越境协拿，前者已伤，后者继进。幸仰赖朝廷威福，诸将士用命，卒能将著名匪首次第格毙弋获。本年入夏以来，地方已照常安谧，各属教堂，教民亦咸获保全，初非始料所及此。

归德镇蓝期明赴机迅速，卓著勤劳；督练公所参议·奏留补用知府邹道沂，先事预谋，力遏凶焰。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记名提督·河南归德镇总兵蓝期明，赏加头品顶戴；河南奏留补用知府邹道沂，拟请免补本班，以道员仍留原省补用，并赏加二品衔。其余在事出力文武各员，或冲锋陷阵，或迎头拦剿，或拊辑难民，或搜拿悍党，均属殚竭心力，异常奋勇，不无微劳足录，据按察使会同兵备道、营务处司道查开职名请奖前来。臣查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兵部通行内开：嗣后凡奏准酌保数员之案，各督抚遵旨酌保文武各计均不得过十员。二十九年九月吏部通行酌定保奖章程内开：凡奉旨准其酌保数员之案，请奖文职不得过十员等语。又查三十二年八月酌保剿办西平等处会匪尤为出力各员弁单开：文职十员，武职十员。奉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单并发。钦

此。钦遵在案。此次遵照部章，并援西平成案，一再核减，出力稍次之员酌给外奖，谨择其尤为出力者文职十员，武职十员，按照军营异常劳绩酌拟奖叙，缮具清单恭呈御览，并恳恩施俯准照拟给奖，以示鼓励，出自鸿慈逾格。

除武千、把以下另行咨奖，并饬取履历分别咨部外，谨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三十日奉朱批：该部议奏，单二件并发。钦此。

92 山东巡抚孙宝琦为莱阳曲士文等 聚众入城事致各省将军督抚电

宣统二年六月十二日（赵尔巽档）

各省将军制台抚台均鉴：登州府莱阳县逆匪曲士文为首，四五月间，先后聚众入城，焚烧住户，要挟官长。前派员查办，侦知该匪密谋不轨，又复啸聚多人，官兵弹压，竟敢开枪，公然为敌，传单逼胁良民，私铸军火，阻截文报，戕害官兵，攻扑城池。琦奏明派拨第五镇军队，并中路巡防队前往，一路劝谕，各村拟皆解散。初七抵莱城，该匪率其死党万余，抗拒官军，鏖战三点钟之久，始行击散，城池解围。现在安抚良民，办理善后，大局粗定。曲逆逃窜，另行缉拿。至海阳县境现在平靖无事，恐传闻失实，有劳苻虑，用特电陈。琦。文。

93 京畿陆军警队管带张堃为莱阳 民变平息致军制司呈文

宣统二年七月初八日（陆军部档）

京畿陆军警队管带官张堃，为移呈事：

窃敝队前于六月初五日据第五队报告：莱阳县民变，现经山

东抚提部院孙调派第五镇步队两营、马队一队、炮肆尊，拟于六月初二日开往该县镇慑等情。当飭该队详查续报去后。旋于六月二十五日据该队报告：第五镇调赴莱阳县，军队于初一日经叶协统带领，由火车至青岛，乘轮船赴莱阳，先驻扎姜山，与登州镇会衔出示，解散附近乱民。初六日拨队前进至水沟头，接杨道密函，乱民攻城甚急，军队即于是日赴援。初七日早抵莱阳，距城数里，乱民即分路来扑，军队亦即回击，彼时二十标阵亡兵丁一名。约战两点钟，乱民逃散，窜入白林庄，该庄系为首曲士文之家，城围遂解。曲士文逃入山内，擒获匪首李秀山，乱民五十余名，并获枪炮等件，胁从均已解散。该军队现仍驻扎该邑，以资镇慑等情。

据此，除飭该队仍行侦探详情续报外，理合备文移请贵司转呈堂宪鉴核施行。须至移呈者。右移呈军制司。

94 山东巡抚孙宝琦奏遵旨派员复查 莱海二县民变筹办善后情形折

宣统二年七月十九日（陆军部档）

山东巡抚臣孙宝琦跪奏，为遵旨复陈莱阳、海阳二县民变先后情形，并另派官绅大员前往复查，筹办善后，以期确当而昭慎重，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查莱、海起衅之初，当经臣委派道员杨耀林前往查办。奏奉谕旨：应即详查核办，毋得疏弛。钦此。钦遵。分行遵办在案。嗣据杨耀林飞电告急，遂调陆军第五镇协统叶长盛登州镇李安堂督队前往，业将先后变乱剿抚大略，随时据实电奏，均经钦奉电旨，备承训示周详。臣奉职无状，致辖境变故迭生，上烦圣主之忧，夙夜疚心，正深惶悚。旋于上月十一日恭奉寄谕：有人奏，东省莱阳、海阳二县相继煽变一折。著孙宝琦按照所奏，妥速筹

办，总宜设法解散，勿使民心疑惧，酿成巨祸；并查明办理不善之地方官，据实严参。原折著抄给阅看。钦此。伏读之下，感悚益深。当以原折劾臣偏听浮言，张皇调兵，纵容贪劣，殃害民生等情，若由臣自行查复，恐不足以杜言者之口，曾经电奏，拟恳天恩，迅赐特简公正大员来东确查，据实奏明核办，未奉俞允；自应凛遵寄谕，妥速筹办，以遏乱萌，而靖地方。兹按照原奏所陈，分别酿事、调兵、善后三端，敢为我皇上缕晰陈之。

查莱阳县逆首曲思文即曲士文，本系地方土棍，素行无赖。其弟曲桂舟，曾在关东投充胡匪。本年三月，与素行抗捐之社长于祝三设立连庄会，歃血为盟。适已革知县朱槐之以前署知县张学宽禀定提庙产三成，借充学费，而以多报少，所收不及十分之一。本年奉文筹备自治，遂议清查庙产，实提三成以充经费。该僧道等意图抗拒，曲思文等即乘机播散谣言，妄以行将抽收人口、牲畜各税并从前仓谷均被绅董等侵吞等语煽动乡愚。四月十三日，僧道乡民聚众数千人至县署要求清算仓谷，并永不提庙产。经朱槐之详加开导，设法解散，乡民均各憬悟散归。乃曲思文蓄意逞乱，日图寻衅。巡警局董王景岳者，与曲思文同村，素鄙其为人，不许进门。曲思文恨之切齿。王景岳亦有倚恃警董凌压乡人之处，兼以警局拿赌，地方赌棍恨王景岳，遂均附曲思文。五月初五日，纠众焚王景岳之家。又高玉峰、陈玉德两家因不听纠，均被烧毁。并扬言初七日将赴城中，指名绅商学界五十余家，必尽付一炬而后快；各村派出壮丁如不遵从，即焚其家。朱槐之派把总王凤袍、绅士姜尔寿再三劝散，曲思文复敢要挟多款。至初九日，乡民虽各解散，而曲思文等死党多人仍复聚处不散，日夕密谋，逼令各乡送饭。迨臣派委道员杨耀林前往查办，并撤朱槐之任，以奎保代之，出示缉拿曲思文，其余胁从免究。而曲思文不知悔惧，四出传单，不数日聚集数万人，若非其结党阴谋已久，何能至此？

原奏谓朱槐之于正赋外种种苛捐，迭次访查，实无确据，奎保到任后，更无加税之事。至所拿僧道数十人，当时即分别保释，并未非刑拷掠，仅将为首之僧人隆馨一名禁押。

至海阳县滋事缘由，该县征收地丁钱粮，系搭配三成制钱七成铜元。已革知县方奎，于上年上下忙均照数征收，今年该县因筹备自治，议各乡共筹钱八千吊。宋煊文本系讼棍，因出头要求减去三成制钱，以市德于乡民。方奎因银价昂贵，征不敷解，搭配制钱不独海阳一邑，且系稟明有案，是以批驳。而乡民观望不纳钱粮，方奎探知系宋煊文从中阻挠，遂拘宋煊文看管。嗣登州府文淇查案到县，其子宋坝吉为父讼冤，文淇因知宋坝吉曾在登州府师范学堂充当教员，声名甚劣，潜逃回籍，遂飭县收押。于是宋煊文之三子增吉纠集同党，遍发传单，声称进城哄堂解牢反狱，以救煊文父子，如有不随者，祸及一村等语。于四月二十九日聚众数千人，一拥入城，架宋煊文父子而去。并要挟多款，逼令方奎出示，始各解散。嗣又有高起望等，纠集无赖棍徒，向各村绅富勒索银钱，匀分粮食，虽与宋煊文两起，而实由四月二十九日聚众哄署之后，长其刁风。以上各节，据叶长盛、李安堂之报告，并先后委派道员杨耀林、陈公亮之稟复大致相同。办理不善之莱阳县知县朱槐之、海阳县知县方奎，业经臣奏参革职。此莱、海二县先后酿乱之实在情形也。

臣于五月初接据该镇道府电禀，及东海关道转据莱阳绅商学界请救之稟，省城咨议局并代递该县绅商人等请愿书，遂飭藩司将朱槐之、方奎撤任，派员接署。一面委道员杨耀林前往莱、海二邑查明滋事情形，飭登州镇酌拨兵队随往弹压，解散胁从，拿办首要。杨耀林到莱阳后，访知曲逆聚结死党，仍思寻衅，见署知县奎保出示缉拿，日夕传单纠众，扬言二十六日聚齐，二十七日试炮，二十八日攻城。城内居民震恐，风声鹤唳。二十六日，

不得已派兵出城，前往各村弹压劝散。乃各村不但不散，且开枪相向，叛逆显然。所调兵队仅百余人，兵力太单，匪势日盛，是以飞电告急，请速添兵弹压，不得谓张皇失措，激成此变。臣因莱、海毗连环界，若日久蔓延，脱有意外，恐生交涉。故商调第五镇军队，并派中路巡防队克期前往，以期声势稍盛，建威消萌。当各军前进之时，臣再三戒谕，总以设法解散为主，预颁告示，到处张贴，并四面派员劝散。是以各军到姜山、水沟头等处，俱已迎机而解，并未对敌。不料曲逆等愍不畏法，包藏祸心，自五月二十八日以后，四面设卡，阻截文报，公然开炉铸炮，设碾造药，啸聚日众；六月初三日起围攻城池，昼夜不息。叶长盛、李安堂谍知城围甚紧，于初七日黎明驰抵莱城，曲逆等依然反抗，自不得不加惩创，以儆凶顽。倘该逆等见大兵一到，分路窜逃，何至膺锋镝之祸？抚念被胁乡愚，可恨亦殊可悯。臣职守疆圉，内靖地面，外顾邻交，安良除暴，均宜兼筹，固不敢纵兵以殃民，亦何能养痍以贻患？此臣先后调兵分别剿抚之情形也。

自六月初七日乘城解围后，即出示安民，以释疑惧；拨款办赈，以恤流亡；在逃之首要曲思文悬赏密拿，以冀早日缉获；已擒之要犯李寿山提省讯办，期于研鞫实情；并将调往之兵队分别遣留，择要驻扎，叠饬各将领严申纪律，不得稍有骚扰。前据莱城绅民联名禀称：各军纪律之严明，昨复据叶长盛等禀称城乡绅民送白面五千斤，请示准否收受，臣当嘱其婉谢，此可为军队守法安良之证。各军遣发之始，臣即派员在即墨设转运局，一切军需均由该局承办，不准丝毫扰累民间。各项新政，分饬现任莱、海两县权衡缓急，妥筹办理。此臣近日筹办善后之大略情形也。

惟是远近传说不一，报纸所述多骇听闻，自非博访周咨，不能措置悉当，杜绝乱源。现经臣加派候补道余则达、在籍绅士度支部主事石金声驰往莱阳、海阳两县，将先后酿乱缘由，会同确

切复查，务将原奏所劾各节究明真正是非，总期事得其平，罪得其当，庶可上对君父，下对民生。并飭将一切善后事宜，妥为筹画，地方公款详细查明，以期绅民永远相安，仰纾宸廑。俟该员绅等禀复到日，再行据实奏闻。

所有遵奉谕旨复陈情形，并另派官绅大员复查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95 山东旅京士商举人张春海等沥陈莱阳官绅激变实在情形恳请代奏呈

宣统二年八月初八日（军机处原折）

具呈山东旅京士商举人张春海等呈，为莱阳地方官绅激变，滥杀无辜，谨沥陈实在情形，仰恳代奏，速筹安抚，以弭后患事：

窃维莱阳事变已经数月，递奉谕旨并飭直督、东抚据实查覆。逖听之下，感激莫名，春海等何敢复事渎陈。第民情冤抑艰于上达，有不得不据实上陈者。诚以莱阳被兵以后，村落焚荡，四境为墟，老弱僵于道路，丁壮散之四方。现在兵既未撤，民未敢归，官绅凭城自保，置数十万生灵于度外。重以巡逻所及，鸡犬无遗，居民一夕数惊，远近人心皆皇然丧其乐生之意，异日致变更有不忍言者。此春海等所为痛心疾首而不得不披沥上陈者也。

伏查莱阳事变，知县朱槐之酿之于前，知县奎保、道员杨耀林激成于后，而劣绅王圻、王墀、王景岳、于赞扬、张相谟、宋维坤等，平日与官吏朋比为奸，鱼肉乡民，一切浮收钱粮，侵吞积谷，苛派集捐，皆确凿有证，并非曲士文等所能无端煽惑；加以今岁春荒，民尤困苦，故于四月十三日有赴县吁恳革除劣绅、清算积谷、罢免苛捐、尽去浮收之事。该知县睹此情形，佯许十日内将积弊一切削除，乡民即欢然散去。詎意劣绅王圻等与该知县密谋，率请古现村水师营及岔河巡防营之兵各四十名屯驻城内，

将从前所许者尽行延搁，并严拿滋事之人。民益惶惧，不期而合者五六千人，意欲于二十六日再行赴县伸理。富绅姜尔寿惧生他变，邀城内商号四十家盖押水印，同保曲士文等无罪。该知县始允乡民所请，榜示通衢，将劣绅王景岳等革除有差。民怨既平，遂各散去。及五月二十日，今知县奎保到任，道员杨耀林带先锋队随至，复出示严拿曲士文等。二十六日，曲士文逃至马连庄，在旧识吕明家暂避。吕明之子吕保璜即驰赴县城请兵捕拿，杨耀林立派帮带陈忠训带兵役二百余名，连夜驰至。时曲士文知风逃去，兵至搜犯不获，大怒，即将吕保璜乱枪戳毙，当即下令沿户大搜。庄民惊慌四逃，妇女深夜不及避者并被淫污，其他钱财衣物尽被掠去。村民大骇，鸣寺钟聚众，邻村闻警并至，方议进前理论，兵见势众，连开排枪，民之被伤者四十五人，死者十七人，兵只伤死一人而已。由是合境皆动公愤，以为诉愿者既被严拿，报信者复遭冤杀，附近居民又被轰击淫掠，人人自危，各集村众冀图自保。道员杨耀林以乡民乌合之众，势易扑灭，大可借此邀功，而奎保又以民变愈剧恐膺重劾，劣绅王圻等意在泄忿报复，更从而怂恿之，合词飞禀，张皇请兵。抚臣为其所动，遂派常备军协统叶长盛、登州镇总兵李安堂各带军队，于六月初二日进至莱之西乡，驻军姜山。探知水沟头有民众李秀山等聚集该处，李安堂即拟派兵进剿，叶长盛不可，先派参谋员丁剑秋及管带潘鸿钧赴水沟头，会同义合号商人史卓卿等，招李秀山至，开陈大义，晓以利害，当即解散。初四日，官兵进扎水沟头。时东海关道徐世光派员何恩锡、崔禄阶及商人脩振邦等驰往晓谕，东南北各乡皆于初五、初六两日解散归农，惟乡之众在九里河者尚未及散。道员杨耀林及知县奎保捏词攻城甚急，函催进兵。初七日早，兵队开至马山埠，突向九里河施放开花炮，轰毙三百余人，乡民惊窜。叶长盛带兵移住城内，李安堂带兵尾追轰击。道员杨耀林乘

势带兵出城进剿于家店、柏林庄，戮其强壮，杀其幼稚，淫其妇女，掠其财物，然后纵火尽焚其室庐。又进剿刘家疃、褚家疃，亦如之。又至杨家疃、台子村，亦如之。又至臧家疃、小埠顶、南李家疃、北李家疃，见其庐舍高大、市井繁盛者，尽指为曲党，杀戮淫掠亦如之。最后至周家疃、大王家疃，户口尤多，牲畜尤众，又指为曲党，杀戮淫掠又如之。计杀死之可知者一千六百余人，而妇女之羞忿自尽、老弱之无家可归自缢投井者不可数计，焚毁房屋共千余家之多，血流被道，哭声盈野，合境之人无不痛心疾首。而该知县奎保与劣绅等自知与民结怨日深，恐生他变，捏词通禀留兵驻扎。道员杨耀林与总兵李安堂等人以纵杀可以邀功，掳掠可以致富，遂建议分扎四乡，以搜剿曲党为名，于是今日至东乡纵火，明日至西乡拿人，数十里内村落无一幸免者。其所掠之妇女则于附近州县卖之，所掠之衣物载至烟台各当店售之。而驻扎防兵与劣绅王墀等以承办粮草为名，设立公所总局，逼令附城四十里乡民运送供给，虽允付官价，皆扣留不发，有违异者以曲党坐之；且冒名阖县绅商滕禀抚臣，称军律整严，秋毫无犯；又逼各社长出具曲士文谋反是实甘结。此皆莱民前后酿变之实在情形也。

窃惟民至弱而不可犯，威制愈深，怨毒愈甚。今外人派员调察死亡确数一千六百七十三人，已登报章，而官吏之报告乃仅二三百人，反不及其半数。良以兵死之家惧遭诬陷，重罹网罗，多不敢领尸成服，故所陈者止于此耳。且莱阳密迩胶岛，防维尽弛，外人方诱吾民以仁，而我之官吏则以暴；外人方待吾民以信，而我之官吏则以欺；外人之兵，专主保护，而我之兵则横肆威虐；外人之兵矜恤俘虏，而我之兵则草菅人命。当事起之初，外人欲接济军火，莱民坚拒不从，此阖境所共知者。现在莱阳之民皆以为吾民并非仇视新政，惟不堪劣绅之鱼肉，而始则死于苛捐，继

则死于锋镝，其幸免者又以室屋无存，禾稼难收，终且不免死于冻饿。危急如此，虽慈母不能有其子，势将计无复之，激生他变，亦事之所必至者。大局决裂不堪设想，此则春海等之所大惧而不敢不言者也。

合无仰恳天恩，严飭确察撤兵安民，以靖地方，而保良懦，不胜激切待命之至。伏恳代奏。

山东旅京士商举人张春海、曲纬之等谨呈。

96 学部丞参上行走柯劭忞等沥陈莱阳 官绅纵兵焚掠滥杀请代奏呈

宣统二年八月十六日（军机处原折）

具呈学部丞参上行走柯劭忞，翰林院编修范之杰、庄陔兰，宗人府主事赵录绩，内阁中书王在宣、赵英、赵尔璵、杨廷幹、王宪焘、袁崇镇、唐仰棻、王逢炎、艾肇旭，外务部主事王鸿升，七品小京官刘荫第，吏部员外郎张祖厚，主事任祖澜、陈世昌、陈陶、王同海，录事齐寿衡，姜琳，民政部主事杜尚、王讷、刘诚淦，外城总厅六品警官管象乾，度支部主事李效曾、李鸿宾、陈德树、刘建侯、吕彦枚、朱家楨、郭璇光、朱钧声、赵芝云、高徽峰、李树芳、曲卓新，七品小京官王鸣珂，礼部主事张梅亭、朱夔元、张敬承、王谢家，七品小京官李宝贤、阎开鲁，学部郎中邵恒浚，主事徐亮羲、周秉琨、秦锡铭，书记官台子诒，陆军部郎中赵秉璋，主事张煦、谭奎昌、陈鼐、吴觀光、吕远鉴，法部郎中孔繁裕，主事丁毓骥、陈命官、李鲁、赵绪普、石熙祚，农工商部主事曹彦吴、张勋年，七品小京官王光楣等谨呈，为莱阳官激民变后，复借口剿匪，纵兵焚掠，戕毙无辜，谨沥陈实在情形，合词仰恳代奏事：

窃职等恭读七月二十日谕旨：山东莱阳、海阳匪徒滋闹一案，

前经谕令陈夔龙派员详查具奏，著孙宝琦按照所奏，体察情形，分别妥筹办理，以靖地方等因。钦此。仰见圣主矜恤愚民之至意，曷任钦感。惟此案经直隶督臣陈夔龙派员查办之后，今已一月有余，首要各犯既未缉获，官兵借缉匪名目，日到乡村，肆行抢掠，所得衣饰等物，分向黄县等处当店质当，公言不讳，道路皆知，以致莱阳全境，人心岌岌，朝不保夕，若不妥筹办法，恐民怨日深，酿成后患；且莱境密迩胶澳，流民逃窜，何所不至，稍有疏虞，即开外衅，此职等所以不敢壅于上闻者也。

窃维莱阳之变，始起于已革知县朱槐之，实成于现署任知县奎保及带兵之道员杨耀林。朱槐之因浮收钱粮，婪索私捐，致愚民激而生变，已经抚臣孙宝琦奏参，尽在圣明洞鉴之内，无俟职等缕陈。至奎保、杨耀林之办事操切，酿成重案，且滥杀良民以图保举，实尤出情理之外，敢一一为圣主言之。

查奎保接署莱阳县事，在五月二十日，候补道杨耀林带先锋队到莱，在二十二日。奎保到任，即出示严拿曲士文兄弟。二十六日，曲士文逃往马连村，该村吕明令其子吕保璜驰请派兵往捕。杨耀林派帮带陈忠训，带领马步队一百六十名，会同该县差役七八十人，连夜驰往，而曲士文已闻风远颺。该弁意无所逞，反将吕保璜用枪击毙，乘势纵兵淫掠。时夜方半，村民惊为寇至，鸣锣聚众防御，兵役即开枪轰毙多人，纵火延烧房屋，沿途大掠回城。于是阖境皆扰，聚众屯九里河，不敢复散，由是曲士文之声势始盛。

杨耀林闻报，旋即电请调兵。六月初二日，协统叶长盛、登州镇总兵李安堂各带营队至莱之西境。探报水沟头有乡民屯聚，李安堂拟即派兵往剿。时有常备军参谋丁某、十九标第三营营官潘某请于叶长盛，先往解谕，晓以利害，众即散去。六月初四日，李、叶两军遂进扎水沟头。其屯聚九里河者，闻知水沟头事，相

约兵至不得持寸铁迎拒，静候招抚，其势已将解散。初六日，李、叶二镇连接杨耀林警报，谓匪众攻城甚急，遂于初七日自水沟头拔营，向九里河一带进剿，乡民死亡约数千人，余皆逃散。

先是官绅惧民众入城，城门久闭。城北十三社村民闻大兵将至，群往城下，声言聚众止向城绅理论，并非叛逆，求官与之作主。杨耀林遽令开枪，民负门版呼冤，置若罔闻，反指为攻城罪案。此初六日攻城警报之所由来也。

杨耀林、奎保闻李、叶两军进兵消息，带兵接应，所过附城村镇，淫杀焚掠，至于戕及妇孺，种种惨状，不胜缕述。共毁于家店、柏林庄、刘家疃、马山埠、褚家疃、杨家疃、台子村、臧家疃、小埠顶、南李家疃、北李家疃、周家疃、大王家疃等村民房数千余间，所掠钱财、粮米装十余大车，遇铜、铁器具即指为私铸炮弹原料，碎而载之，以修房木梯目为攻城器具，捏报战功，据以上禀。实则曲某等早已逃亡，而罹其惨者，皆附城居民倚官为命者也。

莱民经此巨创，不敢复聚。叶长盛即带所部常备军十九标三营开往城内驻扎，每日操练，营规颇肃。李安堂所部分驻四乡，则漫无纪律，借搜查曲党为名，勒索财物，乘机抢掠，邻邑皆被其殃。至城内军需局逼令四乡供给粮草等物，侵吞饷需，勒不发价，有不应者即指为曲党，送官惩办。贫民呼吁，军士亦为不平，竟无敢向该局索价者。兵死之家，丁壮在逃，妇孺并不敢领尸成服。尤可骇者，杨耀林等向民间索取军律严明，并无骚扰之禀结，并德政牌、伞等件，有不遵者，概以曲党论。此莱阳五月后被兵之实在情形也。

窃维该县岁比不登，今年春禾失获，秋稼无收，除死伤外，流亡者不下数万人。兵燹之后，无屋无食，即使目前归业，已恐无以为生，若再蹉跎时日，种麦愆期，来日方长，资生绝望，饥

寒所迫，必至窃盗，窃盗不已，必至劫掠，后患何堪设想。况青岛租界近在咫尺，万一愚民无识，于外人生命、财产稍有侵害，酿成交涉，尤可寒心。窃谓为今之计，严惩办事操切之地方官，则民之冤愤自平；亟撤借端抢掠之防营，则地方之骚扰自靖。惟有仰恳天恩，飭下山东抚臣，认真复查署莱阳知县奎保、候补道杨耀林等种种酿乱戕民劣迹，据实参劾，以彰国纪而雪民冤。酌留有制之兵弹压地方，其杨耀林等所带兵队，迅即撤回，勿任其借端滋扰，地方幸甚，大局幸甚。

职等籍隶山东，见闻确实，既不敢略有讳饰，尤不敢稍有左右，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不胜悚惶感激之至。伏乞代奏。谨呈。

97 山东巡抚孙宝琦奏遵旨覆查莱阳民变实在情形折

宣统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山东巡抚臣孙宝琦跪奏，为遵旨覆查莱阳县民变实在情形，请将办理不善之官绅分别参处，连同海阳县善后事宜妥筹办法，一并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八月十六日奉上谕：都察院奏，代递学部丞参上行走柯劭忞等，以官激民变，复借口剿匪，纵兵焚掠，戕毙无辜，请飭山东巡抚认真覆查，以彰国纪，而雪民冤呈一件。又代递举人张春海等以莱阳官绅激变，滥杀无辜呈一件。著孙宝琦按照所陈各节认真覆查，应如何招辑安抚、切实整顿、分别办理之处，据实迅速具奏，不得稍事回护。原呈均著抄给阅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承准此恭绎圣训，感悚莫名。

伏查莱、海滋事一案，臣已将酿事调兵善后二端奏陈大概，并声明加派候补道余则达、在籍绅士度支部主事石金声会同驰往该两县再加确查，究明真正是非，期于措置悉当。该二员出省后，尚未查竣覆到。旋又恭奉寄谕前因，并由军机处抄交柯劭忞等、

张春海等各原呈，遂复密饬钦遵，按照两呈臚列各节，逐一认真覆查，并将如何招辑安抚、切实整顿，分别妥为筹办，连同海阳滋事案情，一并详覆。该二员以一再札饬，益加详慎，现已分案澈底查明，谨据实为我皇上分晰陈之。

查莱阳肇乱之原，由于已革前县朱槐之颀顽性成，信任劣绅。城内董事如王圻、王墀、王景岳、于赞扬、张相谟、葛桂星、宋维坤本皆不孚乡望。近年新政繁兴，朱槐之系倚诸绅为心腹，诸绅遂出入衙署，甚且借以牟利，为众所侧目，以此丛为怨府。曲士文一无赖博徒，结党散谣，谓今春调查户口，将实行抽收丁口、牲畜等捐，实则并无其事。一时乡愚受惑，附和聚众者不过百余人，四月十三日进城参见县令，以清算仓谷为名。朱槐之允为邀齐绅董清算，及众退而未实行，是以失信于民。王景岳与曲士文同村，素有嫌怨。王景岳充当警董，经管帐目未能核实，民间颇滋烦言；又常令巡警下乡拿赌，倚势凌人。曲士文初意仇绅，欲假此泄忿，故于五月初复聚众千余人，先将王景岳房屋拆平烧毁，继又拆烧陈玉德、高幼墀两家房屋，至声言县官清算仓谷，久未宣示，显有不实不尽，于是以仇绅者仇官，率众进城到县，仍以仓谷为言，并要求县官革除绅董，免缴捐款，铜元纳粮不加折扣各条。朱槐之见来势汹汹，允将绅董五人革退，曲众始散。五月廿日，署任知县奎保接印，首先出示悬赏严拿曲士文，其余概免株连。越日候补道杨耀林亦带兵前来查办，奎保往谒，商请出队严拿，杨耀林始犹不允。二十五日，适有马连庄人吕七即吕端璜来城报信，言曲士文逃匿伊家。二十六日，杨耀林饬帮带陈忠训带领兵队及奎保添派县役若干名，直赴马连庄吕家往捕，而曲士文已闻风逃窜，误将吕七枪毙。访问曲士文踪迹，乡民称在山后，误以为在招远县境之银山后，行数十里搜捕不得，又有误伤原姓之事。马连庄人见吕七之死，心多不平，纠众堵截，各村响

应，沿途开枪抗拒，被兵击退，擒数十人带城，并有夺获器械。曲士文探知兵役已去，率党复回，闻大兵将到，恐祸及己，遂起意大举，遍下传单，令各乡村按户出人，备办粮草，整治军器。不数日间，附集者数万人，四路设卡盘诘行人，并截杀马队兵勇四名。至六月初四日，合众攻城。叶长盛、李安堂各军队于初四日至姜山驻扎，正拟进兵，有于廷惠等四人求见，请缓进兵，谓现经有人调说，不妨暂候。叶长盛等许之，颁给劝散之告示。至初六日而杨耀林告急函到，请速往剿，叶长盛等两军即日前进，晚宿水沟头，初七黎明，至城西五里之马山埠。曲党见大兵已来，抵死力抗，势甚猖獗。官兵中枪阵亡一名，于是枪炮齐施，将曲众击散，分赴姚格庄、于家店、周家疃、李家疃、刘家疃、台子庄，并至曲士文所住之柏林庄，严行搜捕，焚毁房屋，而曲士文遂从此远扬，不知踪迹。余则达、石金声亲往各村履勘，除王景岳、陈玉德、高幼峰三家房屋系曲党焚烧外，其余兵焚民房计有四百余间，实无数千间之多。至死亡人数，询据土人云，约有三百余人，亦实无数千人之多。遍访舆论，第五镇军队与中路巡防第一营所至皆称纪律严明。惟左路巡防营本系分驻各处，仓猝调集，未能恪守军律，初七日各村搜捕焚烧房屋，颇滋物议，不能为讳。至原呈所云到处奸淫掳掠，数十里内村落无一幸免，甚至掠卖妇女，运售衣物，则是形同盗贼，如果属实，岂能掩人耳目。至事之初起，曲党聚众无多，当要求各款之际，使朱槐之能开诚布公，宣示理由，众民未必不服。复密遣勇役前往撵捕，曲逆亦不难就擒。署知县奎保、道员杨耀林相继到莱，彼时匪焰方张，正宜随机应变，设法急为招抚，以定众心，即使缉拿，亦宜严密，使迅雷不及掩耳。乃迟至二十六日始派兵役多名前往，时曲逆之羽翼已成，首逆未获，击毙平民，致激众变，办理均有不合。绅士王圻、王墀罔利营私，请托贿赂，王景岳恃势敛怨，实为此案激乱

之厉阶。葛桂星、于赞扬、张相谟、宋维坤把持武断，均不理于众口。曲士文与其弟曲桂舟迭次纠众围攻城池，要挟官府，驯至戕害官兵，实持有仇视新政抗捐得名之于祝三阴为谋主，以致恶胆益张。于祝三于二三月间在唐家庵屡次结会，居心叵测，尤属罪不容诛。

至应办善后事宜，如积谷变价交当生息，查核历年案卷帐簿，经手人等尚无侵蚀。学堂、巡警、自治各项经费，向以油房捐、铺捐、戏捐、庙产捐为的款，每年约收油房捐大钱四百余千，铺捐四百千，戏捐一千串，庙产捐实提三成，以地方之款办地方之事，揆情度理，不得谓之苛捐，此外并无他项杂捐名目。钱粮正供向以铜元制钱各半完纳，原属权宜之计。现在新币制尚未实行，自应率由旧章，传集城绅乡长当众宣议，均各签约承认。被焚各民户前已派员查明赈恤，逃亡各户均已陆续归还。此系查明莱阳起乱始末情由，暨咨委筹善后办法之实在情形也。

至海阳之乱，已革前县方奎，于办理新政筹款诸多勒派，其征收钱粮，铜元折扣原非浮收可比，惟不将理由明白宣示，所办铁路股票又不按期发息，失信于民，此怨言之所由来。四月十三日，宋煊文以请减钱粮，邀集多人理论，方奎目为抗粮，遽下之狱，众情已愤；迨正任登州府知府文淇下属宋煊文之次子宋坝吉为父讼冤，文淇不察原委，飭县一并监禁，舆论益哗。于是宋坝吉之弟宋增吉因父兄被逮情急，聚众入城。一时乡民附从者数千人，声言救护宋氏父子，遂有四月廿九日闹署哄堂之举，将宋煊文父子要求放出。而土匪恶棍相继乘间窃发，借口于乡社耆办事不公，专与为难，纠众至千余人，分向各村庄肆行劫掠，逼勒钱财，拆损房屋，投县报案者共二十九起，乡社耆实居多数。调阅卷宗，其为首者有高起望、王令即王林、高付仁即高付荫、其弟高卓荫即高二花脸等。方奎已得撤任之信，概置弗理，乡众衔怨

愈深。该土恶等惟恐将来祸及，反逼令被抢各户呈递免究，以为狡脱之计。此次余则连、石金声到海查办，传集乡社耆来城商议善后，一面调兵弹压，一面购觅眼线，密饬巡勇缉拿首要，获到高起望、王令即王林、张明举等犯，讯据供认不讳，禀准就地正法。一时人心大快，办善后甫有转机。其被抢及续报各户，会同亲往查勘，分别轻重量为赈恤，并拨兵分扎城乡，借资镇慑。以上两案等情，据余则达、石金声会禀前来。

臣查莱阳乱事，京外传说不外官绅勾串，私收苛捐，以致激变，兵队肆意淫掠，戕害生灵，柯劭忞等各原呈与报纸所载若合符节，固皆系得之传闻，不免言之过当。而每为曲逆洗刷罪状，如称大兵到莱，相戒不持寸铁，不审闻之何人，殊堪诧异。此次臣派道员余则达、主事石金声前往确实调查，决不敢稍有偏袒。臣复参访官绅之公论，密派亲信之干员汇核所覆情词，均属可信，自应将官绅文武各员据实请旨分别惩处：已革莱阳县知县朱槐之与已革海阳县知县方奎昏庸贪劣，激成变端，应请一体永不叙用。候补道杨耀林、署莱阳县知县奎保张皇操切，办理乖方，厥罪惟均。杨耀林应请革职，奎保于事后颇能尽心民事，尚知愧奋，应请革职留任，以观后效。都司衔·留直隶补用守备陈忠训，驭兵不严，误毙平民，应请革职永不叙用。绅士王圻与其弟王墀，放利而行，不恤人言；王景岳假公济私，贪鄙无耻；葛桂星、于赞扬、张相谟、宋维坤等声名甚劣，均难姑容。候选县丞王圻应请革职，增生王景岳、岁贡生葛桂星一并褫革，王墀、于赞扬、张相谟、宋维坤等仍俟查取职名另行咨革。该绅等七人并剥夺其公民权，不准干预地方公事，仍由官严加管束，以示惩戒。开缺登州府知府文淇，巡视两县，接受呈词，未能秉公审理，亦为激变之由，应请即行革职。登州镇总兵李安堂，统领军队约束不严；臣督率无方，均难辞咎，应请旨饬部一并议处。

至莱匪曲士文、曲桂舟、于祝三均属罪魁，与海阳匪犯高付仁、高卓荫应一体通缉，务获严惩。宋煊文呈请减收制钱，本与抗粮有别，宋坝吉均情殷救父，尚属可原，应由海阳县严加管束，如再有遇事生非情节，即行按律惩办。现在莱、海两县地方均已安谧，秋收丰稔。第五镇及左路军队均已陆续撤回，仅留中路巡防步队一营、马队二哨分扎弹压，可保无虞，堪以仰慰宸廑。

所有复查莱阳民变情形，请将办理不善之官绅分别参处，并同海阳县善后事宜妥筹办法缘由，除咨军机处并吏部、陆军部外，谨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宣统二年十月初六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98 掌云南道监察御史王宝田奏山东

党会日盛请调劲旅剿抚折

宣统三年五月十一日（军机处原折）

掌云南道监察御史臣王宝田跪奏，为山东土匪、溃军交讧，四出窜扰，大局岌岌可危，请旨添调劲旅相机剿抚，以靖人心而遏乱略，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维东省地方素称多盗，然偶有窃发，捕治之即已，非能为大患也。自近岁连遭荒歉，流冗满道，饥寒亡命假息萑苻，而贼势遂一变；重以军政弛紊，士心离怨，游勇亡卒相煽为恶，党会凶悖又从而诱之，于是外匪以内匪为导，内匪以外匪为威，公然揭旗持械，横行内地。官吏惴惴，惧不自保，而将弁庸劣又不任攻守，以故东省乱事遂致溃决不可收拾。臣每接故里书牒叙述荒乱，为之绕室彷徨，深维患气之积，人心之不靖，不得不涕泣具陈于我皇上圣明之前也。

盖山东盗贼，其始南境数处而已，近则蔓延全境。登、莱二府地险民殷，号称完实，自胡匪航海窜入，而疏防之案渐有闻矣。武定、惠民近接济阳、德平，泉匪马贼踵至，而劫案亦有闻矣。

迤西东昌、临清，地滨漳、卫，有商货之饶，为群贼所窥，而掳人勒赎之案又有闻矣。泰安以徂徕群山为逋逃藪，新泰、莱芜尤被其毒。而迤西肥城、东平，则有蔡家林、权家铺被劫等案。兗属之汶上，则有三官庙、黄家垓被劫等案。宁阳则有枕河庄秦氏刀伤事主，并放火烧屋等案；耿庄则有赵二泉匪明火杀人等案。沂属之费县则有敦头材、颜家屯被劫等案，又有甘露寺商氏三家、李氏一家被劫等案。沂水则有东关聚丰号被劫戕命一案，又有夏家庄、曹家营被劫等案。济宁属之金乡、嘉祥、鱼台，自去岁秋冬劫案不断。而曹属之濮州、范县、观城、郛城、巨野，皆有大股贼匪出没不定。以上各节，皆任举一方一事言之，至其详则累幅不能尽也。然此犹可委为疥癣之疾，试更言其大者。济南、历城为东省附廓重地，新旧军驻扎不下万数千人，而狱中重囚勾结逆党为变，虽幸发觉，不致成事，而省邸为之震动。至德州防军营卒煽变，遂掠军装、劫州库，分队南下，扰及平原、禹城，其势将与东昌、临清分驻之营合，如此则一片逆氛，必致牵动大局。兗、沂边境，东起负海，南控淮、徐，固东省之岩疆，而水陆之襟喉也。自江、皖阻饥，流民入滕、峯者不下数万口，昼丐夜掠，合境绎骚然，其志在求食而已。近有悍党数百人，自丰、沛渡湖，皆用官军旗帜，募入邑境，既劫西石沟诸家，又劫南常村盐巡营军火，而自韩庄以北数百村落皆被蹂躏矣。复分一枝自徐、海入兰山、郟城，扰及红花埠、长城一带，其别股自赣榆循海入日照。戎装洋号，进止皆用西法，所过村庄掠取银米，数日之间啸聚已及数百。近复占据牛儿崮，潜谋攻城，居民逃徙一空。至会匪名目不一，而以青帮为最大，自兰山坊郭及峯之台庄、郟之长城一带，入会者不下数万众，迫胁邻近诸小户，不从者劫之，报官则火其居，屠其家，以故附从日众。至曹州民气刚劲，盗风尤盛，自濮之箕山、红川口，以及范、观接壤，皆有巨盗盘踞。而郛城近有大股

贼匪窜入县境，连抢城厢内外，而扰及东南之飞沙集、龙涸集，居民劫掠一空。详观诸贼踪迹，皆起自春夏之交，明知防军寡弱不敷分布，意在东西同举，使我首尾不能相顾。设有勇悍司兵如昔董宪、樊崇之徒，掠取资粮，招合饥民而劫兰、郟，会众袭据五固、大岷诸险，以窥徐、邳，断驿道，则国家腹心之患也。

查山东自去岁改编巡防队，共分五路：中路十一营驻济南，左路二营驻青州，右路十六营驻曹州，后路五营驻东昌，前路九营驻兖州。东省兵力只有此数，而以二十五营分扎兖、曹二府，在抚臣孙宝琦竭力整顿设防，不可谓不密，然谨厚有余，明断不足。自营制改革，物议哗然，所用将弁又皆卒伍下材，驭军无法，士心愤怒，思乱者众。当此岁饥民流，盗贼四起，凶党逆徒乘隙交窥，而德州叛卒连旗南窜，若使纠合诸失职之士与退伍之兵，煽动防营，为患更大。应请旨飭下直隶提督姜桂题酌拨防军二营，驰赴东省填扎，以备非常。腾出中路防营，抽调六营于兖、沂之交择要分驻，以为游击之师。至曹州驻防兵力不为不厚，应责成总兵靳呈云认真剿捕，若有仍前玩寇畏避，即按军法重治其罪。至军事贵一而恶二三，防军既多，若使自为战守，不相承禀，一有掎铍，前敌立危。应请飭下山东抚臣孙宝琦选任贤将曾经战阵有威略者为六营节度，付以剿捕之任，以一事权。

至盗贼丑类实繁，有土匪，有溃兵，有退伍，有革党，有在青、在红诸会。技艺以溃兵为最精，退伍次之，革党又次之，而党与则以在青、在红诸会为最众。故他匪可以言剿，会匪不可言剿，操之过急，尤恐别滋事端。似宜遴选贤吏，于会匪之从贼者罪之，不从者舍之，勿徇纵，勿株连，然后严禁设堂结盟，则人不痛而自服矣。

以今伏莽堪虞，客军不能久留，若添立巡营，目下无此饷力。应变通团练旧制，于饥民受赈，简其壮健以卫乡里，平时阅伍束

技，量加拔擢；有事从征则按巡营饷章以资饱腾。然操练费用亦多，现地方捐输款目极繁，应酌提一项购置器械，一俟成立，即以军法部勒。异时有变，陆军不敷调遣，而以乡军赴急，则糜饷少而收效远。

诚以东省拱卫畿辅，下控淮、徐，地方有警，则南服均阻，制驭无术。当此兵贼杂糅，远迩震聳，非选调骁锐不足以戢乱萌而措危局。至于抚恤灾伤，宽养民力，罢斥贪污，整饬吏治，则尤善后正本清源之图，而臣所为眷眷不能已于言者也。

臣为东省盗贼日盛，大局可危起见，是否有当，谨披沥直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99 山东巡抚孙宝琦奏兖沂及莱阳地方 不靖派兵协防请酌给津贴片

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再：东省兖、沂各属划归前路分防，接境江南，盗风素炽。前值夏防吃紧，迭据日照、寿张、阳谷、滕县、莒州、兰山、郯城各州县先后禀报，地方不靖，时有匪徒侵扰，请即派兵兜拿。当因前路兵力较单，不敷调遣，不得已抽拨左路马队四十名，于四月廿八日驰往日照驻扎；六月初二日，派拨中路步队一营、马队两哨，分扎寿、阳等处；又于闰六月初五日续拨中路马队一哨分防滕县。各兵队隔路协防，异常劳苦，与驻防本路情形不同；且现值百物昂贵，需费较多，应各自调防之日起，按照上年出防曹州成案，酌给津贴，以示体恤。至莒州、兰、郯一带，檄飭陆军步队九十三标抽拨两队，闰六月十九日，拨往游弋，以资镇摄，所需一切杂费，即在该标出防经费项下由藩库筹拨支用。目下青纱障过，贼匪当稍敛迹，拟即察看情形，陆续拨调回防，俾资休息。

兹又据莱阳县禀报：探闻曲士文勾引胡匪郭福儿回籍，在县

境又有焚掠居民、戕害丁役等情。曲逆为漏网要犯，迭经严密侦缉，迄未就获，今又敢聚党逞乱，亟应迅速剿拿。当飭九十三标拨队会县协缉，业经擒获党羽多名。复由中路加拨马队两哨，于本月九日乘坐火车驰往莱阳合力兜捕，以期早绝根株。该马队隔路出防，自应一并支給津贴。凡因公应需之款，应准核实开支，俾免赔累，而励军心。

惟以上所需津贴等项银两，系属临时特别之款，为本年预算所无，均由藩库挪拨应用。至实需若干，现在未能预定，统俟撤防后，再行据实开报归入决算案内办理。相应仰恳天恩俯准，飭部立案，实为公便。除分咨查照外，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奉朱批：该部知道。钦此。

河 南

100 河南巡抚松寿奏拿获江湖会党情形折

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十二日（宫中朱批奏折）

头品顶戴·革职留任·河南巡抚奴才松寿跪奏，为上年豫省信阳州拿获会匪，分别惩办，遵章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查上年夏秋间，各处匪徒蠢动，希图肆扰。湖北省之自立会、江湖会党与甚多，四出煽惑。豫省迤南各属界连鄂疆，维时南阳、汝宁等境，即有匪犯吕遇烜等放飘聚众，行劫抗官情事，均经前抚臣裕长严拿惩办，奏报在案。一面仍飭密访查缉，嗣据信阳州知州饶拜颺禀称：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二日，访闻州境奎楼有会匪罗占沅结盟放飘，当即移会城守协密派员弁，督带兵役，将奎楼僧人黄济及入会之闵达斋、杨炳笙立时捕获，罗占沅闻风先遁，连夜跟追至千石畷，于十四日在文生李茂山家搜获，起出黄色飘布多张，印有九龙山仁义堂汉堂香长江水宝主正南王罗仁山字样，盖用朱墨图戳，并木刻印板图记，同李茂山一并解州。讯据罗占沅即罗辅沈又名罗荏山供：湖北孝感县人，前在陕西途遇江湖会伪称正南王之张沅山，邀伊入会拜师，帮同分散飘布。张沅山故后，伊接替伪号，照刊木板刷印飘布，称系九龙山仁义堂，向人告说可保身家，沿途散放，混填文武官职，不记姓名数目。在会之人以盘发辫为号，僧人则捏指为号。现获之杨炳笙听从入会，伊与现获之闵达斋系属同乡，闵达斋另买四川人李耀亭飘布，亦在州境，随央其邀同李耀亭及杨炳笙至奎楼与现获之僧人黄济烧香结盟，宰鸡滴血饮酒，伊称龙头，僧人黄济为圣

贤第二。李耀亭领同相识之李子中、王子贞、刘荣贵、席老五暨闵达斋、杨炳笙列坐同饮，总计歃血会饮四次。后闻官兵查拿，分投奔窜，伊潜赴素识之李茂山家藏匿，詎被拿获，不知李耀亭等现逃何处。讯据僧人黄济供认在奎楼窝聚会党，领飘转放。闵达斋即闵润楼又名闵炳奎供：系湖北应城县人，来州贸易，买过李耀亭飘布一张，希冀保卫身家。杨炳笙供：四川岳池县人，来州小本营生，听从罗占沅劝诱入会，希图照应，并无受有飘布各等语。余与罗占沅供词相同。诘据信阳州学文生李茂山供认：知情藏匿罗占沅不讳。录供恳请惩办，将李茂山文生另详斥革等情。并据南汝光道朱寿鏞稟同前由。前抚臣裕长，以时值防务吃紧，各处匪党蜂起，狡焉思逞，亟应尽法严惩，以昭炯戒，批飭该管道审办去后。

旋据稟称：复鞫罗占沅等各犯，供无异词。查罗占沅胆敢结会放飘，擅自称王并龙头名目，僧人黄济擅称圣贤第二，窝众立会，转故飘布，均属不法已极。当经前抚臣裕长批飭将罗占沅、黄济按照会匪章程就地正法，传首犯事地方，悬杆示众。闵达斋、杨炳笙被诱入会，希图保卫照应，虽情罪稍轻，惟相聚歃血会饮，究属不安本分，应与甘心庇匪之革生李茂山均酌予监禁五年，俟限满查看核办。李茂山旋报在监病故，刑禁人等讯无凌虐情弊，应毋庸议。逸犯李耀亭等通缉严拿，其余受惑愚民，谕令缴飘自首免究，飘布木板案结销毁，其时边境民情为之一靖。兹据该道移司转详请奏前来。奴才复查无异，在事出力员弁不无微劳足录，合无吁恳天恩俯准照章酌保数员，以昭激劝。

除仍通飭严密巡防并勒缉逸匪李耀亭等务获究报外，所有上年拿办江湖会匪情形暨照章请奖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准其酌保数员，毋许冒滥。馀依议。

101 河南巡抚锡良奏泌阳乡民抗 摊教案赔款围攻县城片

光绪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再：查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十五日，据南阳府知府傅凤颺禀，转据泌阳县知县费鸿年禀称：该县高店等处乡民因抗摊教案赔款，起意滋事，焚烧楚洼、乌金沟等处教堂，杀害教民多命。当将派员拨队驰往保护、缉匪、抚恤，及湖广督臣张之洞拨队协防各情形，电请外务部代奏在案。

伏查该县界接唐、桐，素称匪乡，人情浮动，遇有刁民乘间煽惑，动则啸聚成群，肆为不法。奴才到任之初，即经飭派练军择要防守。无如界连鄂省，万山丛杂，此拿彼窜，宵小最易潜踪。此次匪首张澧卿纠合刀匪席小发等，以仇教为名，胆敢焚毁杀伤，愍不畏法；且围攻泌阳县城，情同判（叛）逆。虽经奴才派拨兵勇，分投夹击，匪徒业已解散，而首犯张澧卿被伤脱逃，现已悬立重赏，设法搜缉；并飭拿余匪，务使悉数弋获，尽法惩办。并咨南阳镇及委候补道陈履成、马开玉、候补知府宋承麟分别带队，星夜驰往，严缉首要，保护教堂，抚恤被难人民，不敢稍遗余力。谨将大概情形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初一日奉朱批：著遵前旨，严拿首要各犯，尽法惩治，并将教案赶紧了结，随时防护。钦此。

102 河南巡抚锡良奏拿获泌阳教案首要讯明惩办折

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十三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头品顶戴·河南巡抚·兼管河工事务奴才锡良跪奏，为拿获教案要犯，讯明惩办，暨剿捕匪党各情形，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照泌阳县匪徒纠众滋事，经奴才派委候补道马开玉、陈履

成，并咨行调署南阳镇总兵蓝斯明，分别带队驰往，弹压缉拿，保护各处教堂，均经先后奏明在案。于三月初八日奉朱批：若遵前旨，严拿首要各犯，尽法惩治；并将教案赶紧了结，随时防护。钦此。钦遵转饬办理。

嗣据该镇、道等督饬府县，拿获席小发、刘四即刘汶明、朱书堂三名。讯据席小发供：与张澐卿平素交好。张澐卿因抗摊教案赔款，被教民指控差拿，心怀忿恨，适闻高店各处乡民赔款无力摊缴，乘隙煽胁大家允从。嘱伊约同党刀匪刘四即刘汶明、朱书堂、程劳十、罗振杰等入伙，前往楚洼等处，焚杀教堂教民，并围攻泌阳县城各情不讳。刘四即刘汶明、朱书堂供：与席小发、张澐卿熟识素好，听伊约约前往，余与席小发供情相同。当经奴才批饬即行就地正法，以昭炯戒。并先期出示晓谕，严缉匪犯，宽免胁从，喻以利害，俾解其仇教之惑，而杜其从匪之心。在良民已晓然于顺逆祸福之所在，固已顿释群疑；而该匪等闻拿紧急，自知罪无可遁，胆敢暗结党与，逼胁村民，意图抗拒。据泌阳高、程等庄首事程入云、石光璧及地保吴云卿等，均以被胁情急，民不聊生，稟请派队往剿。该镇道等查探属实，于三月二十八日督队前往。行至高店等处，遥见二门庄匪众数百，蜂拥而出，开炮拒敌。官军奋勇直前，击毙匪徒二十余名，生擒十八名，夺获枪械多件，该匪遂纷纷逃窜。

查泌阳附近各县万山重叠，深虑匪党潜藏，隐谋勾结，复经分投踪缉，探悉该匪罗振杰等于被击后，率余匪窜至唐县境之郝庄、翟庙两处盘踞。随于四月初一日夜饬队进发，驰抵郝庄、翟庙，四面围攻，该匪抵死抗拒，枪炮齐施，官军奋不顾身，冲锋而进，至以短刀相接，匪始溃散。计击毙数十名，生擒四十一名，夺获抬炮八尊，枪械无算，兵勇受伤者亦二十名。此两次剿办匪徒之实在情形也。据该镇道等咨报前来。

奴才查匪徒仇教攻城，罪恶已极，乃复纠合余党，抗拒官军，若非痛加剿捕，势必滋蔓难图。当即严饬搜拿首要张淫卿等，期于必获，并添派委用道赵尔丰，前赴该县会督速办。惟保教、安民，二者并重，缓固虑养痍貽患，急又恐激成事端，自应扼要设防，相机剿抚，以期无枉无纵，暴戢良安。其此次剿匪出力各员弁，俟事定案结后，另行择尤汇案请奖。再：湖广督臣张之洞，不分畛域，拨队来豫，协护教堂，同筹防守，实属大有裨益，合并陈明。

除饬将教案赶紧了结，并严拿首要各犯，务获究办外，所有惩办要犯暨剿捕匪党缘由，理合恭折具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奉朱批：著赶紧缉拿首要张淫卿等，务获惩办。俟全案定后，再行择尤酌保，毋许冒滥。欽此。

103 河南巡抚张人骏奏河内等县乡民聚众抗粮围署折

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初六日（宫中朱批奏折）

调补广东巡抚·河南巡抚兼管河工事务臣张人骏跪奏，为豫省河内等县地丁改银完钱，现已遵旨分别停止，仍照旧章征收，并沥陈匪徒借端滋事情形，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初九日奉上谕：张仁黼奏，沥陈豫省情形一折。据称：河南征收钱粮本有旧章，藩司延祉以添营筹饷改收钱庄，较向章加至倍半，以致激成孟县民变，武陟等县继之，河以南皆蠢蠢欲动，且恐扰及铁路、教堂，致貽巨患。请饬照旧办理，以恤民艰等语。此案前经张人骏奏请援照山东随粮捐输章程办理，是以照准。若所奏各节，改章加征，民情不顺，且难保官吏不从中索扰。著张人骏据实查明，不得以

陈奏在前稍涉回护，应如何禁革变通之处，该抚务当体察情形，妥为办理。总期筹款而不扰民，毋致别滋事端，是为切要。等因。钦此。又奉五月十八日上谕：有人奏，河南地丁改银完钱，请飭停罢，以遏乱萌一折，此案前据左副都御史张仁黼奏，已谕令张人骏变通禁革，据实查明覆奏。仍著该抚体察情形，迅速分别停止，妥为筹办，以释群疑而恤民隐等因。钦此。仰见圣主轸念民艰无微不至，下怀循省，益切悚惶。

伏查前接外务部电，当将怀属刁徒聚众滋事各情详晰电复。嗣于三月十五日接准军机处电奉谕旨，遵即严飭各属，迅将首要各犯拿获，讯明惩办。一面飭将铁路、教堂妥为保护，迭据营县禀报，陆续获犯殷晴云、牛帼运等，当经批飭提省审办。因案情讯供狡展，未敢冒昧渎陈。兹钦奉前因，谨将本案实在情形为我皇太后、皇上缕晰陈之。

查怀庆府属民情素朴，自军兴后，风气一变，各处动辄生事。河内、温、孟等县毗连处所，往往有刀匪出没，虽经地方文武认真查拿，总未根株净尽。本年钱粮改章，温县绅民赴县求减。知县周照堂剴切开导，并谕令自二月二十日起，一月限内，其以银完纳者，准照市价多作钱二三百文，收数日有起色。孟县东乡桑坡一带，与温属接壤，遂亦闻风效尤，遍发匿名传单，纠约多人，于二月二十五日赴县求减。知县孙寿彭出坐大堂，多方开导，人多势众，喧嚷不已。孙寿彭退入内署，致被匪徒越墙进内，并有匪徒从后墙扒入，趁势搜劫，遣火延烧上房、花厅。当经同城文武督率兵役将火扑灭，各乡民均已逃散。臣闻信后，电飭河北镇道府严拿首要，解散胁从，并于有铁路、教堂处所，切实保护，以杜衅端。嗣据温县知县周照堂驰禀：该县西乡大吴村一带，与孟县东乡桑坡、化工等村紧接，忽有匪徒勾结多人，声言闹粮。是时河北镇总兵周万顺派拨营汛前往劝谕，仍复麀聚，意欲进

城。复经该镇督同该县亲自开导，据首先回话之牛帼运、党红蕢等声称：一须停征，一须将殷晴云二子殷中州、殷中唐释放。该营县虑酿巨案，从权将殷中州、殷中唐开释，交牛帼运等转交殷晴云之妻殷党氏领回，再图办法。大众亦即散去。殷晴云者，温县已革户书。积年讼棍，在押脱逃，其子殷中州、殷中唐均与刀匪往来，先经因案拿获在押者也。自匪众四散后，乘机将该县富户张建安家抢掠，连劫大户董姓、马姓。三月初九，河内县据报，有无知愚民经匪徒煽惑，在城东泰山庙聚集会议，该匪牛帼运亦在场附和。知县苗燮驰往弹压劝谕，詎该匪伙同众人，向该县抛掷土块，比即回城，胆敢跟追。怀庆府知府傅櫟飭将城门暂闭，匪徒在城外滋闹，顺拾路房柴草燃烧城门。该府县会同营汛一面捕拿，一面将火救熄。适河北道冯光元在武陟巡查，闻信驰赴会商妥办，并即出示晓谕，而各匪业已逃散。是日即伙劫该县绅富李伯恭家。十五夜，牛帼运复伙劫温县民马聪家，得赃，当场被获解案。此河内、温、孟等处刁徒，勾串乡民，聚众乘机抢掠之实在情形也。

维时臣适在闾中办理知贡举事务，迭据禀报，即飭藩臬两司派员密查；加派候补道许葆连驰往河北，会同河北道督飭府县上紧严拿讯办；并委参将王殿魁会同河北镇带队巡防，以资镇慑。旋据该营县禀称：拿获殷晴云及其子殷中华、殷中唐三名，伊次子殷中州先经逃逸；并起获呈稿一箱，内有从前聚众传单底稿。殷晴云之妻殷党氏及其女殷条姐扑向夺犯，差勇用刀抵格，致伤殷条姐，逾日毙命。讯据殷晴云于此案煽惑滋事，坚不承招，仅认起意挟制释放二子，主使伊妻殷党氏央求大众及在逃之殷小五等。并于牛帼运、党红蕢之伙众索犯一节，亦忽认忽翻，实属异常刁狡。当经批飭提集人犯，解省研讯。自殷晴云拿获后，地方一律安谧，钱粮照常完纳。此办理滋事等处，拿获刁徒后登时安

静之实在情形也。

窃维此次奏奉谕旨，完银州县改章征收，臣实遵照部文山东已办两年之成案，既非随粮捐输，亦非按亩科派，以本省之财练本省之兵，不啻取之于民者仍还之于民。夫练兵不能不筹饷，筹饷不能不招怨，臣前奏谓书差包户把持架控，希冀牵制者，固已早见及此。今改章者四十五州县，而滋事者止此数处，固由地方官办理不善，亦因南北各属连年聚众滋事之案迄未大加惩创，致刁徒匪众目无法纪，视为固然。业经飭司将孟县知县孙寿彭、温县知县周照堂、河内县知县苗燮等先后撤任查办，如果有额外索扰情弊，即行据实严参。现距滋事之时已经两月有余，上忙钱粮征收已将及半，各属并未续报滋事。左副都御史张仁黼系豫中巨室，关怀桑梓，风闻言事，亦固其宜。惟建言与办事难易迥殊，张仁黼既有民情不顺之说，适值微臣又将受代去豫，远近传播易启阻挠观望之心，设有蹉失，不独关系豫省，且恐各省筹款大局因而牵动。臣与司道等再四熟商，谨即遵旨分别停止，用纾宸廑。所有改银完钱四十五州县，一律通飭照旧征收；其未停以前所收赢余，为数无多，拟不必划还，借免纠缠。至酌提各州县漕余，借资常备军先练三营之用，设有不敷，另再设法筹拨。

除飭将现获匪犯殷晴云等讯取确供，按例定拟，并严缉逸犯，务获究办外，合将刁徒滋事原委，并钱粮现已照旧征收各缘由，谨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知道了。

104 闽浙总督锡良奏查明河南钱粮改章 激变并藩司被参缘由折

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二十七日（宫中朱批奏折）

头品顶戴·调署四川总督·闽浙总督奴才锡良跪奏，为查明

河南钱粮改章滋事，并藩司被参各节，据实覆陈，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初一日奉上谕：翰林院侍讲学士杨捷三奏，藩司轻改旧章，激生民变，请派员查办一折。河南钱粮改章一案，屡次有人陈奏，已谕令张人骏确查。兹复据该学士奏参所陈情形，着锡良秉公确查，妥筹办理，并将延祉官声据实具奏等因。钦此。闰五月初四日奉上谕：有人奏参河南布政司延祉贪劣营私各款，请飭严查惩办一折。前已有旨，着锡良确查该藩司官声如何，据实具奏；仍着该署督将此次指参各款，并入前案，确切查明，迅即覆奏，毋稍徇隐等因。钦此。仰见轸念民依，勤求吏治，钦佩莫名。

奴才于陛辞后，遵即起程，入河南境，沿途询访，并派人分往密查。于闰五月二十二日抵河南省，当将抚臣张人骏已遵旨仍复旧章，地方安谧，驰电奏陈在案。复经调查案卷，传质应讯人员，谨将详细情形，为我皇太后、皇上缕析陈之。

查此次河南钱粮改章，屡生变故，加数奇重，民力已属不支；办理又复操切，以致激而抗官。刁民到处横行，匪徒乘势抢劫，人情汹汹，几酿大患。幸恩旨迭颁，抚臣张人骏复能遵诏迅速停止，地方得免生乱，否则为祸将无底止。谁生厉阶？所以绅民不能不切齿于延祉也。

原参谓河南北数州县，愚民相率向官吁减，孟县知县竟放枪伤毙二人；温县知县诬民人殷晴云以刀匪，纵兵擒杀其十四岁幼女。又原参谓孟县知县孙寿彭枪击百姓多命，监毙绅士三人。迨见众怒难犯，遂自焚衙署，窃印而逃，各等语。查孟县闹粮事起，桑陂、化工等村遍发传单，纠集多人赴县求减。知县孙寿彭坐堂开导，愈聚愈众，匪徒遂越后墙进署，焚去上房、花厅；乘机搜劫。同城文武将火救灭，匪亦旋散。事后即传有枪击百姓，监毙绅士

之谣。经抚臣分饬河北道冯光元、署怀庆府傅櫟前往查明稟覆，均无其事。殷晴云系属温县已革户书，两次因案被押，平日专好包揽词讼，借事生波。其子殷中州、殷中唐去年因案押在温县，此次闹粮事起，主使其妻殷党氏乘机率众临城，索将其二子释放。旋经知县周照堂带同营勇，将殷晴云及其子殷中唐、殷中华一并拿获；并起出呈稿一箱，内有从前聚众传单底稿，其为积年讼棍，并非安分良民，已可概见。殷条姐系殷晴云之女，当差勇捕拿时，扑向夺犯，差勇抵格被伤，逾日毙命。河内亦同时滋事，原参谓知县苗燮面被击伤，乘间逸去。查河内刁民在太山庙聚众，苗燮前往晓谕，匪众抛砖掷石，竟被击伤，实有其事。此闹粮滋事之大概情形，查与原参所指尚多，事同而情不同也。

原参谓延祉任藩司多年，积资数十万金，托其密友总兵刘世俊，在亳州一带购置田产，开设当典，旋与刘世俊结为婚姻，重利盘剥一节。查重利盘剥例禁綦严，况在职官尤当恪守。唯亳州归安徽省所辖，与河南系属隔省。刘世俊系亳州土著，延祉既倚为密友，又结为姻亲，即有资财托其寄顿，岂有不预抽名券，先事弥缝之理。而原折又未将田产坐落、当典牌名切实指出，即转辗派查，恐亦无从得其实据。

原参又指怀庆府知府李光琳久补是缺，延祉需索未遂，改令后补知府傅櫟往署，讽其馈赠，傅櫟遂代僚友关说，借作取偿；及布政司经历周元熙办理试卷错误，贿延祉多金，仅予撤任各节。查怀庆府地当充要，民风强悍，又值开矿修路，必须得熟悉情形之员保护弹压，方免贻误。李光琳系按班序补，阅历未深；傅櫟则州县出身，经事颇多，久于署任，盖系因公。至周元熙办理试卷漏印二十六本，恐干参处，稟请开缺；复因普育堂是其兼差，稟由藩司愿将应领欠发宪书工价划扣银千两，拨充该善堂经

费，均经延祉批准有案。查经历缺苦员微，藩司职分较崇，未必向其索贿，与傅樾纳贿一节参观合访，似可信其无事。

又如考城县吕姓一案，控经数任，事已隔年。刘长安之死是否系被吕宝珙杀害，必须集证质讯，方成信讞。而要证在逃，已由抚臣饬属严传，妥速讯结，俾免冤累。本任知县周锡曾，因禀报迟延撤任。接署之查乘汉，原参谓其欲开棺相验，延祉又将其撤回，委陈有庆往署，嘱其敷衍了事。吕姓嘱托知府许葆连重贿延祉，恳其以教堂情愿得财不欲生事为名，授意陈有庆照办等语。卷查周锡曾撤任后，查乘汉不敢开棺相验，曾面禀归德府岑春煦，有若不讯明，未可开验，并谓此意授之院司等语。岑春煦据禀请示，因而撤任。陈有庆之署事，系遵章在于正途正署班内拣委。至谓吕姓贿延祉重金，知府许葆连过付一节，经将吕宝珙提讯，复传询许葆连，取有亲供，均未牵及延祉，访查亦属无异，此则核与原奏所指不无异同也。

奴才总核参开各节，自以轻改旧章激生民变为全案第一关键，现经抚臣张人骏遵旨停办，则河南百姓自当各安生业，永戴皇仁。唯停征系闰五月初六日奏陈，而阳武县乡民尚于十三日麇聚数千人进署闹粮，敢与营官田振邦炮队后哨格斗，击伤弁勇数名，随将县署大堂公案、车轿及上房什物打毁殆尽，官幸逃免；实因停征之奏尚未周知，故仍迫而走险。现经奴才会商抚臣，从速晓谕，并拟将新章增收之款，准其留抵，俾良民不至受累，莠民无所借口；仍将滋事匪徒严拿惩办，以靖地方，而除根孽，庶几恩法持平，两无偏倚。河南情形原与山东不同，改银庄为钱庄，现既晓然停止，当不至别有他虞，教堂、铁路庶可无碍。

唯延祉处心积虑，不忘情于加粮，实所费解。前年冬间，奴才兼署抚篆，值筹赔款，延祉即陈加粮之策。奴才恐有流弊，再

三谕止。后乘奴才调任热河卸任前数日交代匆忙之际，忽详称赔款不敷，非加粮不可，谎言业经通飭照办。经奴才逐层驳斥，又复中辍。不谓张人骏到任未久，筹议练兵，延祉加粮之计乘隙得行，持之甚急，迨至激成事端，乃诿过属员，撤数州县，借为掩饰耳目。作事愈巧，怨讟愈多，官声因之愈劣。体察情形，于河南地方实不相宜，第人才缺乏，不能不为节取。延祉小有材能，暗于大体，得人驾馭，趋承奔走，尚可尽其所长，应如何量予施恩之处，伏候圣裁。

至署怀庆府知府傅櫟、候补知府许葆连、署考城县知县陈有庆查无不合；孟县知县孙寿彭、温县知县周照堂、河内县知县苗燮奉文办理，事出仓猝，非意料所及；本任考城县知县周锡曾、署考城县知县查乘汉因案多枝节，未敢开棺相验；布政司经历周元熙已请开缺，尚无纳贿情事；均请免其置议，出自逾格鸿慈。

所有查明河南钱粮改章滋事，并藩司被参各缘由，理合据实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再：此折系借用直隶总督印信拜发，发折后奴才即行启程赴川，合并声明。谨奏。

朱批：另有旨。

105 河南巡抚陈夔龙奏邓州乡民抗 官闹署毁税局应严行惩办片

光绪三十年八月十三日（宫中朱批奏折）

再：本年五月间，据邓州教育会会长生员王庚先等十二人禀控：调署邓州知州温绍梁，侵吞学款，滥刑苛罚一案。经臣飭据卸署新野县知县陶炯照就近亲往按款访查，均属虚诬。并称：王庚先平日行为荒谬，著名讼棍。因温绍梁辞退师范传习所监督之

嫌，捏词架名控告，等情稟复。即飭该州勒拿王庚先到案，详革衣顶，定年监禁。旋据温绍梁节次电禀：六月二十四日飭差于湖北老河口拿获王庚先，解回收禁。詎其家族心怀不甘，同党羽纠集数百人，于二十八日执持枪炮刀械，闯入州署，致伤勇役多人，掠取银钱各物，复蜂拥狱门，意在劫放王庚先，勇役拒护，当场擒获四名，始行逃窜。七月初二日，复有乡民一二百人，突往北关外办巡警并学董之杨兴俭家，烧屋抢物。又旬日前，访闻江湖会匪潜谋揭竿，即于是日凭线踪获匪首郑自谦一名，起出伪印等件。又初四日，乡民复集百余人，强抢州属侯东里烟叶税局，捉去卡勇司事，州署派勇役追回，并获汤玉安一名各情。当因该州数日之间，地方如此多事，会匪既从而生心，深恐地痞土棍复相勾煽，酿成巨患，即经飞调营队前往镇摄。一面电令南阳府袁镇南驰往，妥为解散弹压，彻底讯究。嗣据电禀，地方安堵。查当抢署时，尚有经勇役枪毙王明远一名，系首先领众之犯，王庚先在监并无嗾使情事，郑自谦承认会匪头目，但查无起事确据。核与温绍梁所禀不尽相符，而未将各案讯拟完结，匆匆即行回郡。臣虑此等牵涉地方官案件，若归本官承办，焉能折服众心？爰飭南汝光道吴崑亲诣该州，督同该府查访的实，提集各犯讯确拟办。温绍梁措置既涉鹵莽，稟报又不尽实，并飭核议惩处，现已行司将温绍梁撤省听候查办。

臣查南阳民俗本属刁蛮，尤以邓州、新野两处为尤甚，历年闹署抢局案非一次，未经痛加惩戒，致刁民视为敌常，动辄抗官聚众。此次肇事始于王庚先家属之意图劫囚，而除会匪郑自谦一案外，其烧抢杨兴俭及烟叶税局，亦均借口于温绍梁办捐严厉一衅相因，无非与官为难。微论温绍梁办理果有不是，应俟结案议处，似此藐官不法刁风，则断不可长，亟应分别首从，严行惩办，以肃法纪，而保治安。

除飭该道督飭府州访缉首要，一面提集现犯，秉公认真讯拟禀结，再由后任抚臣奏报外，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106 河南巡抚陈夔龙奏祥符乡民聚众

抗阻清赋派兵查拿解散折

光绪三十年十月二十三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河南巡抚兼管河工事务臣陈夔龙跪奏，为祥符县东乡地方匪徒借端煽聚，现已分别查拿解散，谨将办理情形恭折缕陈，仰祈圣鉴事：

窃照祥符县属现值清查粮账，东乡簿镇、治台等村，有刁民借端抗阻，煽惑纠聚多人，约期滋事，经臣派队驰往弹压，当将大概情形电奏。钦奉电旨：著即遴派贤员查拿首要，务当妥慎办理，分别解散等因。钦此。遵即遴委开归陈许道曹福元、常备军翼长袁世廉亲赴各乡，查拿解散，并经随时电达军机处在案。兹据该道曹福元等将赴乡抚谕，一律敕平情形，并据营务处司道会同布政使瑞良、按察使钟培将查缉讯办各节，先后禀报前来。仅将此案始末，为我皇太后、皇上缕晰陈之。

查豫省各属粮账缺额甚巨，尤以祥符一县为最多。前经奏明遵旨清查，当飭该县督同正绅切实劝办；并拟定办法，由县发给执照：凡有已垦荒地，分别全熟、半熟、轻荒、重荒、废荒五等，由民间自行据实开报，既往概免根究，报明后酌定年限纳租，上等每亩纳租钱百文，中等以次递减，下等酌量宽免，并不准假手胥吏，免滋扰累。绅民之深明大义者，业已陆续开报。惟以多年积弊，一旦认真清厘，乡民不尽乐从，刁徒从中嗾使，势所难免。前升任抚臣鹿传霖于光绪十年曾飭祥符县清查，旋以舆情不靖，事

遂中止。况豫省民俗强悍，五方杂处，本地无业游民每结外匪生事；连年聚众滋事之案，又未加以惩儆，诚恐狃于积习，群聚阻挠。臣前次附片奏明后，即一面出示剴切晓谕，一面飭请源局司道责成该县妥为办理。迨经多方劝导，遵章开报者固已不少；乃有不法之徒，辄敢造谣煽惑，甚至传布匿名揭帖，相约拦阻粮草。当经臣严飭营县防拿，并飭署祥符县知县孔繁洁躬亲赴乡查看，务期家喻户晓，勿任滋生事端。

詎意九月二十九日，查悉东乡治台一带地方，有回民李沅茂在该村礼拜寺内写立传单，纠众约近万人，扬言抗粮罢市，拦阻米面、柴草，不准入城等语。适有粮车经过，该匪等竟将粮食抢劫，车辆焚烧，又将茶冈、小黄铺、招讨营等处电杆砍毁约十余里；并闻拟于十月初一日城中迎会之期乘机起事。惟时人心惶惶，风谣四起。臣闻报后，即督飭文武各官密为布防，镇之以静。又虑乡民惊扰，因飭常备军翼长袁世廉拣派该军分统杨荣泰带队，会同县委驰赴东乡，妥为弹压解散。杨荣泰等于二十九夜间拔队，初一日黎明驰抵治台。先于村外远处驻扎，遴派弁兵十数名改装入村查探，詎皆被匪围困打伤，内有兵目李玉林受伤尤重，双目刺瞎。及督队进至该村，忽闻撞钟集众，又见四面举火。该分统严禁队勇不准擅自开枪，乃身先士卒，好言劝解。匪等置若罔闻，竟敢抗拒，蜂拥直前。该分统仍仅令放空枪虚张声势。不料该匪等豈不畏法，首先放枪，击伤弁兵崔振河等数名，并抢去砸毁毛瑟枪各一杆，势颇汹汹。我兵不得已放枪还击，致被登时格毙四五人，众始相率溃退。该分统当即召集乡长开导，旋即一律解散。查拿匪首李沅茂，业已乘间脱逃。夺获枪械数十件，拿获陈松、洪福海等五十二人，解交营务处司道，督同府县隔别研讯。金称系回民李沅茂为首起意，结匪纠众，借端滋事。当经悬赏购线，严密缉拿；并由臣缮发简明告示多张，遍贴晓谕，俾知只缉首要，

不究胁从；复督飭司道派员四出安抚，人心因之大定。

嗣奉电旨：钦遵遴委开归道曹福元，带长备军翼长袁世廉，督同府县躬亲周历各乡，分别查拿解散。该道等遵即轻车减从，先赴东南乡小王庄、冶台等处，嗣复周历各乡，每到一村，召集老幼村民，剴切谕诫，将现在只办首犯，凡无知附和概予从宽免究；及此次清查垦熟荒地，系分别等则，从轻酌定租数，并非一律升科之语，反复开导。乡民无不悔悟，俱知畏法感恩，并称：回民李沅茂武断乡曲，素不安分，该回民自有地亩多系全熟，意图抗匿，造谣煽诱，各村民皆为李沅茂威胁，如有不从，身家莫保，并非甘心滋事，现已深自悔恨等语。由各社长出具承不滋事甘结，所有已垦荒地，概愿遵章开报。体察各乡情形，实已相安无事，民情帖然，粮草入城亦复异常踊跃。从前闻谣惊徙者，皆已相率归来，各安生业。并据该道等禀称：匪首李沅茂因捕拿甚急，逃至陈留县韩冈北马庄村外旷地桑树上畏罪自缢。经飭陈留、祥符两县会委诣验，并传该匪首族邻、地保人等往认，确系正身，取具切结，已将尸身押解来省，听候核办。此清查沙荒，刁民借端煽聚，分派文武员弁前往查拿解散，及匪首畏罪自缢之实在情形也。

伏查此次清赋，乃系查照部章，奏蒙俞允，钦遵飭办。所筹办法，凡有可以体恤之处，无不格外从宽。泛种地完粮与他项派捐不同，该匪李沅茂乃敢借端谣惑，纠众违抗，并将电杆砍毁，已为法所必惩；及派队前往劝解，犹复抗拒官兵，实属目无法纪。幸经先事防范，登时解散，未至燎原。该犯虽已畏罪自尽，仍应飭令戮尸，传首犯事地方示众，以昭炯戒。其拒捕受伤身死各犯，咎由自取，应照例拒捕格杀无论。所获各犯内陈松一名，供认同谋滋事不讳，罪有应得，业经在监病故，应与讯无凌虐之看役人等均无庸议。又洪福海一名，系回教礼拜寺教士，当李沅茂在其

寺内写立传单，纠众滋事，该犯知情同谋，亦属玩法已极，应即飭县监禁二十年，限满查看情形，分别办理。又李华、李和牛、苗景山、暴璧、张其明等五名，讯系乡愚无知，随同附和，情有可原，分别枷号，满日杖责发落。其余马得良等四十五名，讯系无辜被胁，飭令取保开释，以省拖累。此外胁从附和之徒，并非甘心为乱，亦无拒捕情事，现既遵谕解散，安业具结，照章报查，自应悉从宽典，概免深究。夺获器械，照例入库。受伤弁勇，均飭医治速痊具报。署祥符县知县孔繁洁遵飭劝解，尚未操切病民；惟匪徒煽聚，其造谋集议必非一日，该县不能先机觉察，消息未萌，疏玩之咎，实所难辞。相应请旨将署祥符县知县孔繁洁暂行革职，仍留署任以观后效，俟该县荒地一律清查完竣，再行吁恳恩施；倘仍因循玩忽，不知振作，即行从严参办。开封府知府石庚，于清赋要务，未能率同该县悉心筹画，亦属不合，应行司将该府先记大过一次，仍责成督率妥速办理；倘再未能得力，即一并参处。并由臣督飭文武各官，将善后事宜妥为筹措，加意镇抚。被毁电杆八十余根，飭县赶紧如数赔修，其有铁路、教堂处所，亦屡经通飭切实保护。至清查缺额事宜，仍当督飭司局及各该员绅等妥慎办理，以重正供。现在地方照常安谧，堪慰宸廑。

所有祥符东乡匪徒借端煽聚，现已查拿解散，地方平静各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初一日奉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

107 河南巡抚陈夔龙奏拿办陕洛 会党首要请奖出力员弁折

光绪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河南巡抚兼管河工事务臣陈夔龙跪奏，为拿办陕、洛一带会匪首要，解散胁从，地方一律平靖，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前因晋南匪徒滋事，钦奉电谕缉拿，业将遵旨办理情形电陈，并奏明在案。查晋匪南窜之时，戕官劫库，声势甚炽，意在结连豫境匪徒，一同滋事。维时豫省陕、洛等处谣传顿起，民心甚为惊惶。臣准山西抚臣电咨，立即电飭文武各属，一体严防堵缉，一面派拨常备军一营驰往弹压协拿。该处界连秦、晋，崇山叠嶂，绵亘数百里，素为匪徒出没之区，若与晋匪连结，必致滋蔓难图，未易扑灭。署陕州直隶州姚诗聪于匪徒未起事之先已有访闻，即出示劝谕愚民，毋受诱惑，故该匪渡河而后无从胁聚；复经管带豫北营游击谢宝胜中途截击，立时抛弃旗械溃散。先后经州县营哨拿获匪目米连盛、史柱、赵守成、杨荣盛即杨永胜等四名。赵守成畏罪自戕，余均解晋讯实正法。又续获杨双虎、李占鳌、张起才、冀占标、张添顺等五名，解晋归案审办，外来匪势已就消灭。

惟本境匪徒趁此人心惶惑之际，多方诱胁，布散谣言，民间愈相惊恐。臣复电咨河北镇总兵张相泰，督带毅军亲往镇抚。该镇素有威誉，既临陕、洛，叠派员弁密访严捕，先后拿获票匪头目苏学滨、周秉章、杨得禄、辛逢和等，并搜出票板及会中条约三本，报经臣飭由河陕汝道崇禧，将该匪等一并讯供明确，从严惩办。其愚民之被诱入会者，复经委员会同地方官晓谕劝导，一经呈缴票布，概予免究。计先后缴出票布数千张，禀由臣飭令当堂焚毁，以释众疑。现在地方一律平靖，堪以上慰宸廑。

昨准山西抚臣咨，奏奖拿办晋南会匪出力各员折内，声明河南缉获匪犯各员，咨查职名，再行请保等因。查豫省此次拿办会匪，缉获邻境窜入者犹易，销灭本境诱胁者甚难。盖邻匪入境，其言语不同，窝藏无所，尚易破获。本境之匪，散处村镇，平时与齐民无别，或者勾结差役，群相隐庇，乡里畏其报复，不敢举发，竟致开堂放票，若一经与外匪相结，患有不可胜言者。幸赖在事文武各员办理迅速，得以骈诛首要，弭患无形，照章应得奖叙；且核与晋省事同一律，不无微劳足录。合无仰恳天恩俯准择尤酌保数员，以资鼓励，出自鸿慈逾格。

所有获匪请奖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奉朱批：准其酌保数员，毋许冒滥。钦此。

108 河南巡抚陈夔龙奏汝州张黑子等聚众起事片

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初十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再：豫省河、陕、汝一带，界连晋省，素为刀匪出没之区。前因晋匪越境滋扰，业经派营击散，并缉获首要，分别惩办，经臣奏明在案。因该处山深林密，匪类易于潜踪，仍严飭各军随时防缉去后。嗣据报称：刀匪张黑子、潘占魁、王天从等，于去年十一月间在汝州境内鲁沟地方聚集多人，挟有快枪、马匹，由伊阳山中窜入卢氏县属之庙子街寻仇报复，焚掠石、杨二姓房屋，并伤毙数命，即行四散逃遁等情。经臣电飭各属协力兜拿，一面移会河北镇总兵张相泰督队驰往，并派管带豫北营游击谢宝胜、管带豫左前营参将张连山会同营县分头剿捕。乃该匪等途遇巡哨官军人数无多，胆敢开枪轰击，实属目无法纪。先后经各军暨各州、县格毙匪犯杜根子，裴占标、连旦、马蓝、蔡金玉、陈见成、

郭平、张起娃八名，擒获伙犯马锐、杨金山、杜东来、谢麻子、姬心荣、宋遂、李马科、史和、潘重娃、苏曰合、孙魁、余银娃、王心同、赵洛、张僧、柴青云、郭福印、刘隆、王名扬等十九名，解经各该州县分别讯办。并夺获马匹、器械等件，余党均已溃散。其杨金山等十一名，均因被格受伤甚重，于讯供后先后因伤身死。

旋据参将张连山在南召县李清店将首恶潘占魁擒获，禀经臣派署河南府知府刘更寿驰赴汝州，会同该州松埭讯据供认，伙同张黑子等行劫，杀毙人命等情不讳，录具供折，禀报前来。飭即就地正法，以昭炯戒。并飭将现获伙犯马锐、苏曰合、王心同、赵洛、张僧、柴青云、郭福印、王名扬等八名，讯供分别惩办。其庙子街被劫之户，以及受伤兵勇，均从优给予抚恤。现在地方安堵如常，民心亦极镇定。

徐仍严飭各营县多购眼线四出踪缉，务将张黑麻子、王天从缉获尽法严办外，所有汝属刀匪滋事，业已缉犯究办，地方安靖各情形，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初十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109 护理河南巡抚瑞良奏西平等地

会党苗金声等聚众起事折

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宫中朱批奏折）

头品顶戴·护理河南巡抚·布政使奴才瑞良跪奏，为豫省西平等处会匪聚众滋事，经官兵击散，并拿获匪党讯办情形，恭折驰陈，仰祈圣鉴事：

窃查豫南汝宁府属西平、遂平一带，民情素称强悍，每有匪徒诱惑愚民入会，借端敛钱。叠经地方官严拿查禁，尚无放票聚众情事。上月淮宁县属周口地方，有劫杀教民苑姓一案，查得案

内首犯吴汰山系著名匪徒，曾立仁义会名目。当经调任抚臣陈夔龙通飭各属，严密缉拿在案。

詎该匪首吴汰山因闻购捕紧急，逃至西平县境藏匿。适有遂平匪徒苗金声、王金闲、刘梆荣，西平匪徒于行等，乘机布散谣言，纠约匪党，于本月初五日在西平县境金刚寺地方竖旗起事。初时结伙不过百余人，头裹黄巾，腰束黄带，分执刀矛、土枪等件，沿途掳掠，放火烧房，胁人派饭。居民纷纷迁避，远近震惊。该匪等分股四窜，迨至郾城之闻十镇，已有众四五百人。复纠约该处会匪张姓，伙众南窜，先后至舞阳之吴城寨、西平之合水寨。初六、七等日，据各处禀电，该匪已有千余人，马七、八十匹。其党于行等尚在遂平一带潜匿，招引丑类，夜聚明散，风声鹤唳，到处惶惑。此匪徒聚众滋事，扰及各县之情形也。

维时调任抚臣陈夔龙正在部署交卸，奴才奉命暂护抚篆，接据南汝光道朱寿镛、西平、遂平等县先后电禀，即彼此筹商，电飭豫正左军分统田振邦，迅调所部，分扎遂、西、郾一带；南阳镇总兵郭殿邦督兵驻扎舞阳、襄城一带，统归南汝光道就近联络调度，相机剿捕解散，勿任匪势滋蔓，致貽巨患。又虑遂、西一路铁轨绵长，各属教堂林立，匪人或趁势滋扰，复加派驻省陆军步队马队，随同抚臣陈夔龙由郑州附搭汽车到遂、西等处，扼要驻扎。适湖广总督臣张之洞亦派兵来豫，会同弹压保护，故商旅照常往来，各处教堂及管工洋人亦均未遭波及。此连日因匪徒滋事筹布大概之情形也。

先是朱寿镛闻警，并接电调之信，即于初七日驰抵西平，探得匪首苗金声一股，有初八日围攻仪封寨之谣，因省派陆军尚未到齐，该道遂约会田振邦，率队先赴仪封。乃匪众见兵队已到，即纷纷窜往遂平县境槎牙山，凭踞石寨，希图负隅之计。十一日，郭殿邦督兵亦到，约会田振邦一军，四面兜剿。该处山势陡峻，

石寨坚固壮阔，匪众遍插旗帜。十二日早，两军进攻，匪即开枪抗拒。郭殿邦、田振邦遂定计，一攻其南，一攻其北。都司徐厚光、哨官王明善等奋勇登寨，击伤守门匪徒数十名。匪众见势不支，纷纷败窜。马步队一拥而入，郭殿邦督队巷战，杀毙匪首刘梆荣一名，黄巾匪党百余人。两军共生擒百余人，夺获伪旗帜、符咒、遁甲册及马匹、器械无数。余匪越寨翻山逃逸，该管队分投搜捕，陆续拿获张润山、郭扎娃、夏子蕤、王汶明多名，均系匪中悍党，供认听纠谋逆不讳。张润山、郭扎娃已伤南汝光道于审明后，先行就地正法，以昭炯戒。

是役也，官兵攻入匪寨之时，匪首刘梆荣率众鏖战有四时之久，阵曳九龙天兵统领长旗，凶悍异常。官兵前者重伤二十余人，后者裹创继进，卒将该匪击毙，匪众方溃散他窜。十六日，官兵在槎牙山西五十里清水沟搜获匪首张延得一名，并余匪二十余名，连日研讯。张匪供称：系贼中开国大元帅，苗金声系开国副元帅。起事之初，约会苗金声、吴汰山，分为三股，苗匪在金刚寺聚众窜扰之时，张匪尚在泌阳县沙河店暗纠党羽，遥通声息，并唆其党杀毙宋庄教民泄恨。及苗匪大股窜踞槎牙山，乃会合相助拒守。苗金声、吴汰山均于寨破后翻山逃脱，不知何往等语。此匪众窜踞山寨，郭、田两军进攻，并拿获首要之情形也。

奴才伏查会匪苗金声等，勾结悍党，裹胁多人，仓卒起事，声势甚大。居民相率迁避，铁路、教堂在在堪虞。幸朱寿镛、郭殿邦等迅赴事机；又经调任抚臣陈夔龙在西、遂、信阳停车两日，得以就近諏谘机宜；并赖鄂军不分畛域，同任保护弹压，腾出官兵一意剿匪，旬日之间，即就扑灭。实皆仰赖朝廷威福，将士用命，且百姓见大兵会合，并有捆送黄巾匪徒数十名，归地方官讯办者，初非奴才意料所及此。惟在逃之匪首苗金声等，应飭各营及地方文武，设法购线，严密踩捕，务获究办，以净根株，而弭后患。现获各犯，飭令南汝光道朱

寿镛督同印委，提讯确供，分别首从，拟议禀办。一面出示解散胁从，安抚良民。现在人心渐定，地方已照常安谧，堪以上纾宸廑。

除俟苗金声各要犯戈获后，录取全案供招，咨送军机处备查，並将在事出力各员择尤请奖外，所有会匪滋事，官军攻克槎牙山寨，暨续获匪首各情形，谨恭折由驿驰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五日奉朱批：仍著督饬严拿逸匪苗金声等，务获究办，以净根株。

110 河南巡抚张人骏奏拿获西平起事 会党首要苗金声等折

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一日(宫中未批奏折)

河南巡抚·兼管河工事务臣张人骏跪奏，为拿获西平一带滋事会匪首要各犯，讯明分别惩办，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西平会匪苗金声等聚众滋事，经前护抚臣瑞良派拨官兵前往击散，拿获匪党，当将讯办情形驰奏。于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五日奉到朱批：仍著督饬严拿逸匪苗金声等，务获究办，以靖根株。钦此。当经前护抚臣严饬文武官员认真拿办在案。臣抵豫接任，查该匪等诱胁愚民入会，仓猝起事，竟敢负隅抗拒。虽立就击散，斩擒匪党多名，然匪首苗金声等在逃未获，其中悍党以张延得、刘梆荣、王金闲、于行、吴太山、郭扎娃、张润山、夏子蕢、王汶明、胡汶建等为最。查刘梆荣于攻破槎牙山寨当时杀毙，张延得随即追获，王金闲即王葆蕢、夏子蕢、王汶明被获后，因伤身死，郭扎娃、张润山、胡汶建捕获讯明正法。唯首要各犯尚多漏网，涓滴不塞终成巨浸。

臣维豫南素多刀匪，风气强悍，该匪首等向以结会诱惑愚民为事，捕急则四散潜踪，治缓则复聚煽扰，若不趁此铲除根株，必致萌蘖滋蔓。叠经严饬各营县悬赏购线，竭力搜捕。旋据遂平县

拿获匪首于行；豫正左军分统田振邦选派游击单恩云，带领眼线，探确匪踪，在鹿邑县境任庄地方，将匪首苗金声等拿获；並据各营县陆续拿获匪党苗偏、张振家等多名，均经飭令南汝光道朱寿鏞提讯，分别惩办。苗金声供认起意倡乱，与已死之刘梆荣、王金闲即王葆蕙，暨现获之张延得、于行，在逃之吴金山、张有得等，各纠股党，竖旗起事，伪称开国大元帅等项名号，並派现获之苗偏、张振家为头目，分途掳掠放火，胁人派饭，抗拒官兵各等情不讳。质之张延得等，供亦相同。业经飭令朱寿鏞将苗金声、张延得、于行、苗偏、张振家即袁恂恂五犯就地正法，以昭炯戒。其余被胁及情尚可原各犯，均飭分别年限，递籍监禁，或收入习艺所予以自新。此外情节尤轻者酌量保释。逸匪吴金山、张有得等，仍飭一体严拿，务获另案究办。所派各营择要留防；並飭各州县晓谕居民，安分守业，勿得被诱入会，致罹法网。现在地方一律静谧，堪以上纾宸廑。

伏查该匪首苗金声倡乱起事，各处会匪同时响应，势甚猖獗。西平一带适当铁路冲要，各属教堂林立，幸赴机迅速，即就扑灭，不致蔓延，首要各匪次第拿获惩办，民情照常安堵，而隐患可冀消弭。所有在事文武员弁，或冒险立破坚围，或跟踪擒获要匪，均属异常勤奋，不无微劳足录。合无仰恳天恩俯准择尤酌保，以示鼓励，出自鸿慈逾格。

理合将拿获西平首要会匪分别惩办缘由，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准其酌保数员，毋许冒滥。

111 河南巡抚张人骏奏永宁知县勒捐苛派激变请旨严处折

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十四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河南巡抚兼管河工事务臣张人骏跪奏，为特参知县筹捐不

善，激成事端，请旨严处以儆谬妄，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本年四月间，据代理永宁县知县史堃稟：该县修理学舍，匪徒目为建造教堂，以讹传讹，突于四月十五日聚众持械入城滋闹，会营督队迎击，被匪轰伤兵勇数名，兵勇开枪格毙匪党三名，拿获二十余名，余众窜逸等情。臣因所稟情形可疑，当经电飭该管河南府知府刘更寿亲诣查办，並飭管带豫北营游击谢宝胜率队驰往弹压。詎乡民又于二十日聚众，势将进城复闹，经豫北营拿获多名，立时驱散。

刘更寿旋即抵县，查讯起衅根由，实缘该县史堃扩充学舍，经费不敷，於稟准已筹各款外，续派各里摊捐钱一千余两，勒限清缴，以致舆情不服，集众进城与官理论；匪徒乘间造谣煽惑，混入滋闹，致酿变故，並非与教为仇。提究先后拿获各犯，除马点贵、詹石虎即曾石虎、廉凤五等三名外，余俱胁从附合，悉交正绅保释。捐款出示停收，取具名里永不滋事甘结，民情照常安帖。稟经臣将该县史堃撤任，飭提犯卷至省发交臬局审办。而该员史堃坚称：匪徒仇教，并非愚民抗捐，多方狡辩。臣复分飭刘更寿及新任该县张炳覆查，实非仇教，委属衅起抗捐。适张炳续获案犯曾天幅一名解省，並飭臬局切实质讯。兹据开封府知府石更督同局员逐细研鞫究明，曾天幅供与著匪张同林为伍，张同林因闻乡众闹捐，起意乘机抢夺，纠约该犯与未获之张振平等随众入城，同场格斗受伤，及被获多名，格毙三名，众始逃逸。马点贵、詹石虎即曾石虎、廉凤五三名，均供仅系听约起哄，实无仇教情事。分别拟议，稟请核办前来。

臣伏查河南府属民情素号强悍，动辄聚众抗官，刁风原不可长。惟此案实因该县办捐不善，有激使然，其情不无可恕。所有格毙三名，既系当先抗拒官兵，应予格杀无论。曾天幅一犯，审属匪类，据供听纠在场格斗，复有另犯强劫一案，应飭解回该县

讯明惩办。其马点贵等三名，讯非匪党，又无主谋纠众重情，应照拟分别监禁。至该县史堃，于学堂捐款抑勒苛派，並不先事稟明；匪徒煽惑造谣，又未能预为防范，激怒酿变，咎实难辞，事后捏禀狡辩，尤为荒谬。相应请旨将前代理永宁县事·即用知县史堃即行革职，以示惩儆。

除批司遵照，並飭缉逸匪张同林等惩办外，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奉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

112 护理河南巡抚袁大化奏豫省尚无 人倡言革命遵旨妥筹防范折

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初五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护理河南巡抚·布政使臣袁大化跪奏，为筹办匪徒並沥陈豫省现在情形，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照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奉上谕：近来匪徒谋逆，往往假借革命名词，摇惑人心，奸狡情形尤甚痛恨，虽随时破获，而地方已被其扰害，后患不可胜言。惟有破其诡谋，直揭其叛逆之罪，不使借词革命巧为煽诱。著各省督抚妥酌情形，处以镇定，务须设法解散，勿任勾串固结。凡属不法之徒，尤当严密查拿。至获犯应得罪名，叛逆即以叛逆论，盗匪即以盗匪论，俱各科各罪，随时宣布，毋任信口妄供，致使遁而之他。果系著名首恶，或竟甘心从逆，仍予尽法惩治，弗稍轻纵。其被威胁势迫及家属之不知情者，均为网开一面，概免株连，俾释疑惧，咸与相安。似此以静制动，以宽制猛，庶可渐化人心之不靖，潜消逆迹於无形。该督抚等其各悉心筹画，加意防维，总不使奸民有词可借，乱党有机可乘，稍纾朝廷宵旰之

忧，即默造天下臣民之福等因。钦此。钦遵。分别转行密飭在案。

臣伏维我朝深仁厚泽垂三百年，近值各国交通，乃有一二枭獍之徒，遂乃假借名词，显背宪法，此等匪徒，所谓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惟查河南地方，中原绾毂，屏蔽畿辅，风气未尽开通，人心向来朴厚，虽各属举办学堂，士子类皆安分守己，深明尊亲大义，故革命名词，不但不为所动，反深恶而痛绝之。即间有自东洋游学回豫者，或拨入仕学馆学习法政，或派入各学堂重新肄业，随时留心体察，委无狂悖气习。然豫境毗连七省，上年省东归德一带，曹匪窜扰，业经官军剿平，奏报有案。而省西河、陕、汝一带，山深林密，惯出刀匪，近经遴选地方官以清其源，调拨防营协同惩办，著名匪首大半就歼。以及河北彰、卫、怀等属，省南陈、汝、光等属，凡仁义会、在园会、密陀会等名目，均经随时拿办匪首，解散胁从。此等奸民，或行同土匪，或借势敛钱，虽警不畏法，究尚无大志，亦无假借革命名词惑众者，故屡起屡灭，地方未成巨患。际此时局阽危，沿江沿海屡有乱党乘隙煽惑，惟有懍遵谕旨，以静制动，处处加意防范，密筹布置，总不使闯入内地，暗中勾串固结，以期消隐患而靖人心，用仰副宵旰忧勤谆谆告诫之至意。

抑臣更有请者，自来殷忧所以启圣心，治世何尝无顽慝，要在整饬纪纲，擢用正人，内作提防，外示镇静，总不宜稍露痕迹，致令奸宄生心，譬如元气既固，疵疠自消。此则微臣拘迂之见，不敢不沥陈于君父之前者也。

所有覆陈查明豫省尚无匪徒倡言革命及妥筹防范各缘由，谨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初八日奉朱批：仍著严密防范，毋稍疏懈。钦此。

113 河南巡抚林绍年奏新野拿获龙华会头目片

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再：据署新野县知县陶炯照禀称：该县为豫南极边，与湖北襄阳、谷城等县犬牙相错。本年夏秋间，访闻有龙华会匪首朱鸿钧即朱宝卿，襄阳人，在新、襄边境玉皇庙一带开堂放票，新野棍徒张小驴附和入会，夜聚明散，踪迹极为诡秘等情。当经批飭上紧严拿，并咨明湖广督臣，转飭襄阳府县会缉在案。

詎该匪首朱宝卿等豈不畏法，自恃巢穴跨踞两境，此拿彼窜，缉获不易，敛钱聚众，日甚一日。是时新野县城乡人心惊惶，谣言四起，有八月间约期攻城之说。该令遂一面驰禀南阳镇派拨精兵下县，密约新店铺外委李芳锦越境掩捕，一面知会襄阳县派队应援，意在擒获匪徒张小驴，以断内应，为先发制人之计。谍报襄境杨家大房有匪众二百余人，遂于二十日夤夜前往，襄阳县所派勇役适亦赶到，乃立捣贼巢。贼不期我兵骤至，亦不知兵之多少，哄然骇散。于地窖内搜出一人，询之，则两省通缉匪首朱宝卿也。张小驴乘间逃窜。搜出逆书、票布、折帖、名片等件，查阅书中语多悖逆。其折帖内有约期八月二十一夜寅时，出山起事，就擒仅先一日。自该匪首到案后，讯供狡展；续又在玉皇庙拿获入会僧人善民即伏玉，提同质讯，该匪首始无可置辩。据供：为龙华会头目，连年散放票布，与谷城县匪首任灵川、匪徒沈大学等仿效梁山封号，到处煽惑聚众，谋为不轨，僧人伏玉听从入会，委被引诱所致等语。似此形同叛逆，罪不容诛，若非登时就擒，则如火燎原，两省边境何堪设想。查看城乡远近，人心刻已大定。其任灵川等犯，业经分别移会缉拿。合将全案供招、逆书、票布等件，禀请核办前来。

臣查近年会匪隐相煽诱，民气浮动，实为腹心巨患。叠奉谕

旨，严拿惩办。全赖地方官勤于觉察，立断先机，所谓起事之初，一健吏足以了之。此案龙华会匪首朱宝卿，在新、襄一带多年放票，党羽蔓延，约期起事。然非该令陶炯照有胆有识，外委李芳锦不避艰险，则安危之机，间不容发。惟该匪首被获以后，新野、襄城民谣尚有聚众劫狱风传，若解归原省讯办，则中途抢夺，自在意中。未便久稽显戮，已由臣批飭南阳府，委员会讯明确，就地正法，以昭炯戒，而靖人心。现准湖广督臣来咨，任灵川、沈大学等，业经襄阳、谷城等县拿获。自应将朱宝卿全案供招、犯僧伏玉及逆书、票布、折帖等件，解送鄂省，以凭讯办。

署新野县·准补南阳县知县陶炯照，拟请以同知直隶州在任候补。外委李芳锦，以把总尽先拔补。其余出力各弁勇等，分别给予外奖，以资激劝。

至在逃匪徒张小驴，除飭仍通缉严拿，务获究办，并分咨外所有新野县拿获会匪头目，暨讯办各缘由，理合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奉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

114 河南巡抚林绍年奏商城龙华会聚众起事片

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再：据商城县禀报，县民叶慕青等，信从邪教，据寨焚杀等情。当经臣电飭地方官营队协力扑治，以免滋蔓。旋据各营县禀，获首从匪犯多名。复经臣电飭南汝光道吴崑驰往，督同该州县研审，从严拟办。兹据该道等，以提集各犯反复质讯，缘叶慕青与弟叶七生传习著名教匪邓建堂邪教，设坛扶乩，烧香焚表，敛钱惑众，捏造不经诗词，劝诱佃户王志仁等多人登入黄册。兄弟各创道号，曰道正、曰德和，并立道、德、明、心、性五字派名。

叶菴青预在金山修盖草房，为躲避之计。叶七生又与王平安均充正副主。叶菴青、叶七生因分居老围，胞叔叶宜赉、堂兄弟叶润含等素不信教，屡言必得显报，假托坛语十月二十三日大劫已到。届期王平安等遂于王志仁家纠集余少益等一共二十六人，分持红黄八卦旗帜，并带刀械，王平安捏言神主附体，领众齐至老围，翻墙撞门进内，叶宜赉等全家得信避匿，未及于难。王平安复制绿呢帅旗，竖立寨门，往邀叶七生搬运枪械马匹到围聚议。由王平安传令放火裹人，只许烧杀，不准奸淫，意在大举。将众分作三起，派令余少益、徐立生、王志仁各领一股，分赴苏仙石等堡放火，焚烧民房一千四百余间，裹胁愚民数十人，仍回老围踞守。营县得报，派差张金元、高少元先往踹探，均被捆缚砍毙。勇队继至，王平安等堵闭寨门，放枪抗拒，轰伤兵丁姬得光。嗣因见势不敌，黑夜越墙窜逸。兵役及各路乡团分投搜捕，同固始县先后将首要各匪擒获，并起获枪旗、符咒。电经奉飭讯办，遵即严审明确，分别拟议，禀请核办前来。

臣查商城县与皖、鄂两省接壤，山径分歧。上年著匪邓建堂即邓道真创立龙华会邪教，到处构煽。其党谢尚恭、柴焕然两匪在商、固交界地方聚众滋事，拿获讯办，经前抚臣奏报在案。此次叶菴青兄弟以读书子弟传习该会邪教，竟敢创造讖纬妖言，煽惑乡愚，谋为不轨，始发难于骨肉之间，继肆毒于乡邻之地，终乃擅杀公差，抗拒官兵，苟非两日之间即行扑灭，为患何堪设想。自应按照会匪章程从严惩办，以遏乱萌，而昭炯戒。除畏罪自尽及因伤死各犯毋庸置议外，所有叶菴青、叶七生、王平安、余少益、王志仁、徐四、叶善炳、徐立生、萧宗青九名，或主谋倡乱，或随同焚杀，均属罪大恶极，已批令就地正法。其情节较轻之詹鸿福、侯毛、王志义三名定为永远监禁，傅马、徐二、徐三、蒋毛孜、张万顺、余良科、王志礼七名监禁十年，徐扬孜、徐女孜、

詹远相、詹锄孜、徐世忠监禁五年。被难各户业由道县迭次捐廉抚恤，不致失所。酌留营队加意弹压。著匪邓建堂同未获之蒋荇臣、叶十五，一体勒拿究办。余属被胁，概免深究。该署知县延寿，事前虽失于防范，事后会营拿获首要多名，尚知愧奋，应请免於置议。署固始县颜缉枯，协获邻境要匪王志仁、叶善炳、詹鸿福、王志礼四名，实属缉捕勤能，自应照章咨部照例议叙。

至商、固一带民风蠢悍，传习邪教，屡次肇事，非亟求移风易俗之方，难收革面洗心之效。除飭该州县遵章广立学堂，多设宣讲，昌明正教，以善其后外，理合附片陈明，伏祈圣鉴，训示。谨奏。

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奉朱批：该部知道。

115 河南巡抚林绍年奏怀庆拿获在园会头目折

光緒三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头品顶戴·河南巡抚臣林绍年跪奏，为拿获在园会著名头目，照章惩办，並將出力员弁择尤酌保，吁恳恩施，以示鼓励，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河北三属久为会匪巢穴，到处勾结，受害已深。迭奉廷旨飭拿，虽经随时捕治，终未能殄厥渠魁。臣去秋到任，查悉前情，怒焉忧之。爰飭地方文武，严密捕拿首要，並撰就告示，通颁各属，劝令被诱之人呈缴飘布，概免治罪，冀在散胁擒渠，消弭隐患。旋于腊月间，准河北镇臣张相泰咨，遵会府县劝谕民间缴飘，数月以来，计收匪票一千余张，具结出会者万余人。並督率员弁，擒获江湖会即在园会最著名大头目张增盛、赵字功两名，起获五色旗、司令旗、伪告示、伪分营军册、伪军章程、军衣、洋枪等件，咨请飭审。经臣飭据前怀庆府知府李廷瑞节次研讯，据供先后入江湖会即在园会又名天地会。张增盛先充红旗老五，

后被推为浮龙山老大。赵字功先充巡山老六，后亦为太行山掌印老大。立堂号曰公议堂，散放飘布，敛钱纠人，不计其数。刊刻木印，编传口号，制备大小旗帜，订立军册、营章，并书发逆洪秀全万万年牌位。该匪党咸尊张增盛为张大帅，赵字功为副龙头，怀庆一带并晋、豫交界地面会匪悉听指挥。因官中查拿紧急，所谋未遂，致被先后获案等情不讳。照章拟议录供，禀送到臣。

查光绪十八年通行内开，各省拿获会匪，讯系为首开堂，散放飘布，充当元帅、军帅等项名目者，审实即行正法；所拿获之地方文武员弁准其随案奏请优奖等语。此案张增盛、赵字功本系著匪，漏网多年，现据讯认为首开堂、放飘、敛钱，充当大帅、副龙头名目，徒党听其升降，起获红旗书有“大正国定安王张大帅”字样，复供奉洪逆牌位，实属甘心叛逆，罪不容诛，当经批飭就地正法，以昭炯戒在案。该会匪等声势浩大，党羽众多，苟非早日扑灭，必致滋蔓难图，重烦兵力。所有在事各员弁，或越省诱拿，或冒雪掩捕，均能艰险不辞，赴机迅速，卒使臣憝大恶次第就擒，实属消息（患）未萌，异常出力，准该镇臣择尤开报。臣复一再删减，核之吏、兵两部定章，并政务处严定保奖章程，并无冒滥。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直隶州用·分省补用知县兼袭骑都尉陈扬免补知县，以直隶州分省补用；县丞衔蔡文光以县丞归部双月选用；守备衔·尽先千总李金才免补千总，以守备尽先补用；记名外委李魁标免补外委，以把总尽先拔补，以奖劳勩，出自逾格鸿慈。

除严飭各属遵照此次办法，认真拿办，期尽根株，並查取各员弁履历分咨外，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奉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

116 河南巡抚林绍年奏上蔡县拿获弥陀教头目片

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十六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再：前据升任开封府知府石庚禀称：前署上蔡县知县许芳拿获弥陀教会匪姜本阳、郑绍周两名，起获黄旗、令箭等件一案，奉飭提省发局讯办，遵即派委往查，并蒙发阅原卷督同局员叠经核明，反复推鞠。缘姜本阳、郑绍周，均籍隶上蔡县。姜本阳行医为业，光绪二十五年拜弥陀教即龙华会匪首张步松即张妙松为师。会中头目共有五层，姜本阳曾授三层顶航之名。张步松给以蓝花手印飘纸一张，上印“继天立极”、“代天宣化”二方图章，并为起堂号曰“串一堂”。陆续由张步松手内领授飘纸，展转散放，随时领见张步松，敛钱立簿，多寡不等。该犯郑绍周即其所诱之一。二十七年间，夏世成与张步松欲在江南宿迁起事，该犯姜本阳应招前往，郑绍周并不知情；事败遁回，通知郑绍周，咸将手印、飘纸烧毁，更名避匿。迨以风声渐熄，潜回探望。该犯姜本阳假治病为由，诱劝妇女入会，郑绍周随同附和。姜本阳并有奸占县民罗金铭之女情事。经县访获，解蒙飭发审办，据各供认前情不讳。除将起获黄旗等件发县存库外，按照通行分别定拟，稟请核办到臣。

查光绪十八年通行内开：会匪领授飘布，展转纠伙散放多人，或在会中名目较大者，审时即行正法；此外虽经入会，并非头目，情罪稍轻之犯，酌定年限监禁；其拿获之地方官，准其随案从优给奖各等语。此案姜本阳拜从著名弥陀会即龙华会匪首张步松为师，授有顶航名目，领放飘纸，已属不法。宿迁一役，竟敢前往预谋，事后故智复萌，托名行医，隐肆煽诱，实属罪大恶极。郑绍周领票纠人，为数无多，并未授有名目，更未预闻宿迁之事，情节较轻。虽卷查前准江督咨抄宿迁案内起获该会匪名册，该匪

姜本阳系保列第五排，郑绍周系保列第七排，同属夏世成、张步松等党羽，惟既讯明，一曾助乱，一仅入会，惩办当有区别。即经批饬将姜本阳即姜朝选就地正法，郑绍周即郑文周留省永远监禁；并令访缉著匪张步松等，务获惩办在案。

兹据前臬司左孝同详请将获匪之员奏奖前来。臣复查光绪二十年吏、兵部奏定拿获会匪请奖章程载明，拿获漏网余匪及附从逆匪，仅止访拿缉捕名数无多之案，准照获匪寻常劳绩核奖。所有此案获匪出力前署上蔡县知县许芳，不无微劳足录；惟该匪姜本阳仅止从逆，并非倡乱首要可比，自应按照寻常劳绩请奖。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前署上蔡县知县·试用知县许芳，俟补缺以直隶州升用，以示鼓励，出自逾格鸿慈。

除饬取履历送部外，理合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奉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

117 护理河南巡抚朱寿鏞奏邓州乡民聚众抗捐闹署折

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十一日（宫中朱批奏折）

头品顶戴·护理河南巡抚·布政使臣朱寿鏞跪奏，为审明要案，按例拟议，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邓州革生王庚先诬控州官，拿获监禁，其家属纠众闹署、并绅董杨兴俭家，暨烟叶税局先后烧抢各情一案。前抚臣林绍年业将肇事根由及办理情形，附片奏明在案。臣到任后，复饬该管道府加意抚循，严拿首要，务获惩办。一面将此案现犯分别轻重，先行审拟结报，冀免株累，而安人心。旋据调任南汝光道吴崑，督同南阳府袁镇南，究明确情，拟议具禀到臣。当经批饬按察使，转咨现署南汝光道邹道沂复加核拟，禀复前来。

缘王庚先、孙有、孟子弼、杨廷兰、陈本科与格毙之王明远，

并汤玉安、裴平，均籍隶邓州。王庚先系文生，平日行为荒谬，著名好讼。调署该州知州温绍梁履任之始，因该革生曾往东瀛游学，初未悉其劣迹，延充师范传习所堂长兼教员，又充教育会会长。嗣该革生屡次干预词讼，复聚徒演说，多平权自由之语。温绍梁深虑贻害学界，遂即辞退该生。因是挟嫌，胪列温绍梁侵吞学款、滥刑苛罚各节，架名呈控。前抚臣林绍年飭委前署新野县知县陶炯照亲往，按款密查，全属虚诬，禀经林绍年批飭勒拿，详革衣顶，定年监禁。温绍梁飭差于本年六月二十四日在湖北老河口拿获，解回收禁。

其胞叔王九湾疑系温绍梁擅自收禁，心怀不甘，与同族王老八、王宿、王仓、王荣、王黑子、王明远、王泽弼、王元、王牙骨、王成学商谋，起意聚众闹署，要挟释放。当由王老八等纠约乡邻男妇，各给茶资铜元五枚，声言如有不去，即行拆屋。该犯孙有、孟中弼、杨廷兰、陈本科闻风往观，亦被王仓等逼胁入伙。是月二十八日午后，王九湾等分持土枪十余杆，其余持农器徒手不等，分起进城。沿途匪棍、农民随声附合，增至三四百人。拥至州署前，孙有等四犯，偕大众在照壁外观望。王明远等先领男女四五十人闯入署内，勇役喝逐不服，女则嚷骂，男则打毁暖阁门窗，并攫取二堂两侧屋内银钱、衣物。丁役拦阻，王明远首先放枪，喝众拒捕，致轰扎伤家丁卢斌、勇役张振德等十六人偏左、右腿等处。勇役等情急，还枪抵御，轰伤王明远左肋穿透右肋倒地，余亦多被格伤，始纷纷退出。勇役追至署外，孙有等落后被获，王明远旋即殒命。事后该道府访闻带伤逃犯十余名，因伤续毙者亦有四五名，惟犯属畏罪避匿，飭查无能确指死者姓名及埋尸处所。严讯王庚先，在监守法，并无嗾使闹署，该家属等亦无至狱门意图劫囚情事。该犯孙有等，实系被胁同行，并未进署哄闹。此王庚先诬控州官，并其家属纠众哄署之实在情形也。

州绅杨兴俭急公好义，历任州官筹办新政，每倚以集事。而有裴廷献者，富而性慳，该犯汤玉安与之熟识，该犯裴平，系其雇工。温绍梁创办实业及师范传习所，向绅富劝捐，裴廷献之子裴殿恺、裴焕章认捐较少，众遂因之观望。温绍梁屡劝不应，不得已签传堂谕，裴廷献因此怀恨温绍梁，并疑杨兴俭从中播弄，曾经上控有案。方王庚先家属之闹署也，裴廷献父子知人心浮动，易于勾煽，起意烧屋泄忿，即借口杨兴俭办理巡警，助官为虐，于七月初二日，主使未获之郑光棍，鸣锣聚集乡民、痞棍二三百人。裴廷献年老，该犯裴平因家有丧事，均未同行。裴殿恺骑骡，与郑光棍等各持枪械，该犯汤玉安持木扁担，是日午前，突至杨兴俭家门首，不知何人放火点燃草垛，烧毁房屋十六间。郑光棍见事主已先避匿，即同该犯汤玉安等进屋攫取衣物，逃出各散。防营闻信，跟踪追获汤玉安一名，并夺回原赃包袱；续获该犯裴平。该道府提同质究，案（实）系挟仇放火，并非计图得财。此又杨兴俭家被烧之实在情形也。

州城北关烟叶税局，上年代收牲口税时，未获之孙念祖、戴天锡匿税不捐，曾被该局送州讯办，并因前充里长，被控斥革，屡思报复。亦于是月初四日，同伊子孙亮，乘机纠得乡民、无赖百余人，持械拦入该局，抢得钱物、税票，并将巡勇杜振邦、司事周景棠殴辱勒索；经街邻唐汉臣等处劝，许钱五十千，先付四千文，始行放回。而孙念祖等远颺，迄今勒缉未获。此又烟叶税局被扰之实在情形也。

以上三案，虽首要多属在逃，并有一犯未获者，第罪固各有所属，事实一衅相因，既据该道府查讯得实，自应并案先行拟结，以期案有归束。该犯王庚先上控温绍梁各节，以侵蚀牲口税一万四千余串为最重，如果属实，温绍梁应按因公科敛入己律科断，计赃罪已至死，今查明全属虚诬。王庚先若按诬告人死罪未决律，

罪应满流加徒；所控系属官长，又本积惯讼棍，衡情尚觉稍轻，自应钦遵道光三年十二月间直隶大城县民吕源诬控该县知县陈晋侵蚀赈款案内上谕，从重拟以极边烟瘴充军，改为监禁十年，以免远戍或致疏脱，仍害闾阎，限满察释。该犯孙有、孟中徧、杨廷兰、陈本科，应按刁民聚众哄堂塞署、借事逞凶、被胁同行例，拟以满杖。据供未获之王九湾等为首，该犯等均未进署哄闹，恐有串避，照例监候待质，俟限满再行办理。当场格毙之王明远，与逃回续毙之四五名，既系进署拒捕抗官之犯，勇役等将其格伤致死，均应按罪人持杖拒捕、捕者格杀勿论律，予以勿论。该勇役所受各伤，现已平复，亦无庸议。该犯汤玉安，听从裴廷献挟嫌放火，烧毁杨兴俭家房屋，其伙犯乘间攫取衣物，向不以图财论，汤玉安应依凶恶棍徒纠众谋商、怀挟私仇、放火烧毁房屋、并未伤人为从例，拟以近边充军。据供裴廷献为首，罪关生死出入，仍应照监候待质。裴平仅认知情，并未同行，亦虑狡串，应收入习艺所三年，与汤玉安均俟限满，分别核办。纠抢烟叶税局之孙念祖等严缉，获日另结。

至温绍梁筹办一应新政，如各种学堂及巡警、蚕桑，规模大备，洵为豫南各属之冠。该州著名难治，臣曾任南汝光道，素所深知。温绍梁在任两年，办刀匪，惩讼棍，拿地痞，禁烟馆，在在不遗余力，地方平静为近数年来所罕比。此次滋事之多而且暴，虽各有主名，未始非匪棍蓄恨日久，咸思逞忿一朝，有以助其势而长其焰也。本应免于署议，惟于格毙王明远等，原禀漏未声叙，并谓王庚先家属意图劫狱，虽与各犯罪名均无出入，究属禀报稍有不实，相应请旨，将调署邓州知州·正任原武县知县温绍梁，交部议处，以示惩儆。

该州各项新政，臣已饬现署知州朱正本，认真赓续办理，不得因此堕废。牲口税早经饬停，不准再行续办。此外所筹各捐，

亦飭分别清厘，酌量去留，不得假手胥役，致滋弊混。各案首要逸犯，通檄严拿，务获究办。月余以来，察看该州地面，业已安堵，前拨营队，飭令调回原防，堪以仰纾宸廑。

除将拿获会匪郑自谦一案另行拟办外，所有此案查讯拟结缘由，是否有当，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温绍梁著改为交部察议。余依议。

118 护理河南巡抚朱寿鏞奏邓州江湖会聚众谋乱先期破获片

光緒三十四年九月十一日（宮中朱批奏折）

再：邓州拿获会匪郑自谦一案，前抚臣林绍年已将先飭该管府袁镇南亲往讯认为首，复委调任南汝光道吴崑驰诣督审各缘由，附片陈明在案。臣到任后，据该道禀，以该犯先期在监病故，未及亲提督同该府拟议具禀前来。

臣覆加核拟，缘郑自谦籍隶邓州，前曾行医为业，嗣入江湖会即英雄会，递升为伪统领，旋复被推为伪营定王。未获之南阳县人林金城、新野县人黄建邦、湖北光化县人龚相山等均封伪官职。又该州人张文珠系小头目。该匪陆续分给林金城等票纸各一二千张，劝人入会，敛钱多寡不等。去腊该匪与林金城等会愚（遇），起意谋反。自是以后，散票愈多，徒党甚众。原定本年七月二十四日揭竿，适六月二十八日革生王庚先家属纠众闹署，人心浮动，意官中之疏于侦诃也，遂改定七月初四日寅刻竖旗起事。而署知州温绍梁先时已察知郑自谦有散票纠伙、潜图不轨之事，因其行踪诡秘，无从查拿。当与巡警首事姚守瀛、杨兴俭等密商办法，购觅眼线孙应魁一名，令投该匪会中探报真实消息。至是月初二日，该线得其伪王诏一纸，密送温绍梁，阅悉前情，即与

弹压委员·候补知县王程鹏并巡警首事，各带兵役，不动声色，夜半出城，直捣该线所指该匪郑自谦所住之南关下处，挥令兵役四面围捕。该匪正在书旗，立被拿获。起获伪王帽、伪王衣、黄旗等件，并伪王诏六纸、木质双龙伪印一颗、伪安民检示稿三纸、小票八百余张。捕拿余匪，已闻风避匿。提讯该匪，直认蓄意三年，此次定期谋乱，不料竟被破获等供不讳。将伪印各件呈送到省，经前抚臣林绍年饬发司处察验，先后饬委该管府道前往审办。据报：该匪在监病故，复批饬邻封署新野县知县严绪钧验明并无别故等情。

臣查该匪郑自谦并不安分营生，竟敢入江湖会即英雄会放票纠伙，多至数千，且被推作伪王，即属大逆不道，罪无可逭。虽余匪多未拿获，亦无起有军器，而查验伪诏并榜示，语多悖逆，伪印则字画棱角均显旧形，决非新镌之物，足见印用繁多。据供蓄谋已久，自属可信。该匪郑自谦应按光绪十八年惩办会匪通行（例）即行就地正法，业已病故，遵章免其戮梟。逸匪林金城等，已分别咨行严拿究办。并出示劝檄匪票以散胁从，而安反侧。伪印等件案结销毁。

至豫南一带教会各匪，到处勾煽，叠经惩创，总未能根株净尽。此次匪党众多，声势綦盛，苟非先期擒获渠魁，必致贻害闾阎，重烦兵力。该署知州温绍梁措办此案，赴机尚为迅速，消患无形，本应遵章请奖；惟该员于王庚先一案，臣因其禀报稍有不实，请旨交部议处。可否仰乞恩施，饬部将该员应得前案处分稍从轻议，出自鸿慈逾格。

除咨部查照外，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已交部察议矣。

119 河南巡抚吴重熹奏拿获省城商谋起事会党首要折

宣统元年六月十八日（宫中未批奏折）

河南巡抚兼管河工事务臣吴重熹跪奏，为拿获省城谋逆会匪，遵章惩办，请将在事出力员弁择尤给奖，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豫省素多会匪，如在园、仁义等会，名称各殊，其谋为不轨则一。频年屡经前抚臣遇案惩创，骤难净绝根株。臣上年九月奉命抚豫，抵任后，风闻省垣亦有会匪巢穴，当经飭派侦探，严密踰访。其时叠遭德宗景皇帝暨孝钦显皇后大丧，人心哀迫，臣深虑匪党生心，祸起肘腋，遂访得会中有胡文庆者，尚非甘心从逆，密饬怵以利害，许以反正。胡文庆悔罪投诚，倾心作线，并于侦探中选择心思机警者二人，令投匪中确查动静，逐日得彼等秘密报告，备悉即日起事情形，并藏匿处所。势甚危岌，比即分谕防、陆各军并旗营一律警备。十二月初八日夜，于南书店街捕获于化龙一名，起得书信、飘纸、木戳、枪械等件，讯认入仁义会，听从姬天顺、牛明德等商谋起事等情。正在羁禁讯办，查拿首要，又得探报，牛明德暗纠党羽，定谋初十夜在城北放火，以救于化龙出狱之信。臣于是夜立调各军队防护各衙署、局所、仓库、监狱及军械、火药储藏之处，并将冲要街巷悉行把守。布置既定，凭探所指之无量庵地方，将牛明德搜获，提同于化龙讯认无异。因姬天顺远颺，一时恐难弋获。该二犯同属著恶头目，未便久羁，致滋疏脱，批饬于十三日先行正法。立撰告示，宣布朝廷德意，设立自新筒，准其缴飘投诚，胁从罔治，以安人心，而寒匪胆。即经电请军机处代奏在案。当因犯供有勾结汝、洛刀匪之语，立即复饬侦探坐火车前往密探。据报该处刀匪类多入会，先本预备起应，后闻牛、于被擒而止，该探屡濒于危等情。嗣据派出弁兵跟踪，在犯籍舞阳县追获姬天顺，并在省城及陈留等处

先后拿到方家修、王文德等十九名，发交开封府臬局审办。各匪异常狡展，姬天顺且屡更姓名，有意蒙混，冀延显戮。委员赴该匪原籍多方质证，并提到犯妻详加推问，确系正身。该局复提集研鞫，各供确凿，开折拟议禀办前来。

臣复加核拟，缘姬天顺本名姬本善，光绪三十一年入仁义会，经总头四川人江盛隆派充主堂老大，领有会规、木戳，屡次开堂放飘。三十二年随同西平县嵯岬山案内苗金声谋逆，拒敌官兵，事败漏网，始改今名。牛明德先已入会，姬天顺因其居住省中，治病卖药，易于勾结，且素有智谋，派为腹心老大，管理省城会事，并转给飘纸、木戳，牛明德遂陆续散飘，劝惑多人。并令于化龙辗转煽诱，徒党益重，旋提升于化龙为披红老三。方家修初未入会，与姬天顺平日莫逆，素习星算。三十四年十二月初二日，姬天顺闻京师多故，人心惶乱，又闻省城入会众多，偕同方家修进城晤见牛明德、于化龙等，商议谋逆。牛明德虑及会众虽多，材武者鲜，难以济事。姬天顺以河南府著名刀匪张黑子系伊至交，党众而善施枪炮，可借以为固，决意起事，随即函嘱张黑子预备接应。因方家修能占卦识字，举为军师。分遣牛明德、于化龙、未获之李怀珠等，暗地纠集会党及大刀会卢乃深一股，叠在各处聚议。尚未定期，于化龙先被拿获，姬天顺、方家修闻而逃逸。牛明德复思营救于化龙，与李怀珠商定纠众乘夜放火未成，亦即就获。续在各处拿获姬天顺等，饬交开封府知府刘更寿，督同前署祥符县知县舒树基，现署祥符县知县苗燮暨各局员，严切质究，各据供认前情不讳。

查光绪十八年刑部通行（例）内开，嗣后拿获会匪，讯系为首开堂散放飘布，辗转纠伙，充当元帅、军师等项名目，审实即行正法；如并非头目之犯，酌定年限监禁。其拿获之文武员弁，准其随案奏请优奖。又二十年吏、兵等部奏准章程，拿获开堂立

会首要匪犯，果能不烦兵力消患未萌，准将尤为出力之员照异常劳绩请奖；但获一名，文武并计祇准保奖一二员。又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钦奉上谕：遇有缉获扰害治安匪党，准其择尤请奖，钦此。各等因。此案仁义会匪姬天顺，以西平余孽，竟敢乘国家叠遭大故之际，首谋倡乱；牛明德、于化龙同系有名头目，听从起事；方家修平时与姬天顺订交最密，出入相随，既被举为军师，后代占卦纠伙，虽据供未曾入会，实属甘心从逆，罪不容诛，按章均应就地惩办。牛明德、于化龙先已正法。姬天顺、方家修亦批饬斩首。方家修先期病故，与姬天顺、牛明德等遵章分别免其枭首戮尸。王文德、王继英咸预逆谋，应永远监禁。田庆、李光荣、刘金明、萧顺卿、杜文秀或知情并不告发，或受托窝藏首要，均应监禁二十年。僧人德明任听其徒行城入会，并容留会党在寺焚香结盟，应与行城各监禁十年。高寿山、郭振芳、张考城、张建吉、冲金山五犯仅止入会，并未领瓢，亦各应监禁五年。申鸿儒有心容隐，应收所习艺三年。齐学孟、许凤林、平福臣均被诱入会，各拟习艺一年。余属误拿，概予释放，以省株累。

臣查此次会匪商谋起事，既当海宇震惊之日，复在省垣根本之区，更值皖变未平之际，羽翼遍布，计谋狡狴，设办理稍涉迟迥，祸机立发，汝、洛各匪如张黑子等必群起响应，中州骚动，其为祸之烈，有不堪设想者。乃数月之间，首要次第就擒，人心安谧，市肆无惊，此皆仰赖朝廷威福，幸能先事诶知，未烦兵力，初非微臣意料所及。所有在事员弁，或冒死侦察，或画策机先，或躬自擒拿，或跟踪追捕，卒使巨憨授首，消患未萌，实属异常出力。合无吁恳天恩俯准，将城守尉德启以应升之缺开列在前；陆军第二十九协统领·候选道刘承恩赏加二品顶戴；补用都司刘懋政免补都司，以游击补用；通判职衔赵基年以通判归部，不论双单月选用；候选县丞徐泽远免选本班，以知县指分；试用盐大

使职衔周葆楨以盐大使归部，不论双单月选用；县丞职衔卢鸿钧、夏德发，均以县丞归部，不论双单月选用；借奖劳勩，出自逾格鸿慈。以上所保各员，核之每名准保一二员部章，有减无增，并无冒滥。其余出力稍次各员弁，并投诚之胡文庆，已由臣分别酌给奖赏，发营效力。

除飭属随时查禁，严拿各逸匪江盛龙、张黑子、卢乃深等务获究办，以杜后患，并分咨外，所有惩办会匪并请奖励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该部议奏。

120 河南巡抚吴重熹奏格毙洛阳刀会 头目张黑子并讯办余党折

宣统元年十一月十七日（宫中朱批奏折）

河南巡抚兼管河工事务臣吴重熹跪奏，为防营格毙巨匪张黑子并讯办余匪情形，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上年莅豫之初，即闻洛阳张黑子为河南、南阳、陕州、汝州一带刀匪头目，党羽分布各属，凡抢劫掳赎重案无不以该匪为主谋之人，实为腹地一大隐患。历任抚臣悬赏缉拿，迄未弋获。臣上年拿获会匪头目姬天顺等，曾据供有与张黑子约明在河南府定期起事之语，因知该匪不特为刀匪领袖，且与教会各匪暗通声气，阴蓄异谋，行为叵测，若不及早歼除，深恐祸机猝发，更难收拾。当复加悬赏格至二千五百两之多，并咨会现署河北镇总兵谢宝胜，分行严飭各营县设法查拿，复飭试署巡警道蒋懋熙遴派委员，潜赴该处营队，密示方略，激劝兼施，谆囑购线緝。

该匪虽籍隶洛阳，历年窝藏聚集多在嵩县、永宁、汝州等处。本年十月初间，忽有谍报，该匪率领悍党数十人回归洛阳，盘踞于昌营村地方。河北镇总兵谢宝胜先期密派得力哨官姜天恩，带

队驰往洛阳，会同巡防队管带韩锡麟、海战武等密商搜捕之法。韩锡麟籍隶是乡，深知该处沟壑纵横，异常艰险，非调兵剿办，难期得手。因即飞调附近营队，合力兜剿，遂于是月初三日夜五鼓时分衔枚并进，分兵将昌营村围住。韩锡麟督带马队进村搜捕，该匪众即率死党开枪拒敌，突出重围，且战且走。其时海战武带同姜天恩等，督领步队从他路搜缉至此合围。该匪等见官军四合，退入阴司沟口内据险鏖斗。正兵王玉林中枪立殒，马兵郭振邦右肩被枪弹穿透，而韩锡麟右腿虽受弹伤，仍复裹创誓众，力战向前。各军队一齐拥进，与该匪党对击至数时之久，始将该匪首张黑子击毙，并格毙伙匪四名。时管带罗其祥、杨裕光、河南府知府启绥、署洛阳县知县郑鸿瑞、暨出防洛郡之陆军管带周葆楨、抚标亲军统带·副将王佩兰亦均闻信赶至，复击毙余匪一名，生擒史勒保、穆汗绳二名。其余各匪见势不支，始各纷纷越山逃逸。当由该营县等电禀，经臣电飭洛阳县验明张黑子确系正身，获犯带县讯供，严拟禀办。阵亡受伤各勇丁照章优给恤赏。一面飭令该营县仍行勒拿逸匪，务获究办。该处居民见巨匪就歼，大患以去，无不额手称庆，现在地方业已一律安谧如常，此防营击毙巨匪张黑子等，并拿获余匪之实在情形也。

臣维豫省匪徒向分刀、会两种，近年拿办之案，最著者如西平县之苗金声，其余如新野县之朱宝卿，河内县之张增盛、赵学功，宁陵县之朱宝钦，南阳府之沈白毛，汝州之杜喜田、三不照、董万川，祥符县之姬天顺等，率皆各分名派，党羽众多，蕴毒一方，为民隐患。然皆因事发觉，一经官军剿捕，旋就殄灭，从未有稔恶之久，声势之大，以刀匪而兼会匪，如张黑子者也。该匪前于光绪三十一年冬间，纠约刀匪数百，身穿长寿军号衣，突入卢氏县绅石大鹏家寻仇焚掠。当时官军四集，在案各匪犯陆续弋获，该匪独乘间逃逸。历年以来，猖獗异常，凡与官军抗拒对敌

之案不一而足。腹地各属绅民身被荼毒，已有创巨痛深之势，又惧该匪寻仇报复，虽被劫掠，噤不敢声。往往官军追踪搜捕，该匪窜匿民间，乡民懦怯不敢指明，该匪益横行无忌。去年冬间，乘国家多事之时，竟与已经正法之会匪头目姬天顺等潜通声息，谋危省城。设竟蔓延日久，养痍不治，其为害地方，祸端正难预料。现署河北镇总兵谢宝胜，威望夙著，常以誓灭此贼为言，时往掩捕，屡濒于危。该匪亦最惧其军，时复置毒于流泉及食物中以谋害我将士，谢宝胜辄亲率勇丁裹粮踩缉。惟该匪党恃其山路谙熟，免脱鸿冥，迄未得手。伏莽在境，臣辄引为隐忧。兹幸仰赖朝廷威福，将士效命，使积年巨恶得以立就殄夷，实为豫省生民之幸。

查署河北镇总兵谢宝胜，视匪如仇，瘁数年心力，始获歼此巨匪；试署巡警道蒋懋熙，擘画事前，临时策应，均属著有劳勩，惟据声称，不敢仰邀奖叙。其余在事出力各员弁，不无微劳足录，可否由臣择尤保奖以资策励之处，出自鸿慈逾格。

所有防营格毙巨匪张黑子等并拿获余匪情形，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准其择尤酌保三四员。

121 掌新疆道监察御史陈善同奏河南 长葛县苛捐激变据实纠参折

宣统二年八月十七日（军机处原折）

掌新疆道监察御史臣陈善同跪奏，为豫省长葛县民抗捐案件，办理之员贪横操切，恐酿巨变，据实纠参，请飭抚臣迅予撤究，以靖地方，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维近日各省民变，其始大都肇于细微。自办理之员以兵力济其贪暴，激之使众怒愈不能平，驱之使民党愈不可解，而其祸

始大。须知今日抗官滋事之民，皆朝廷无辜赤子，纳租赋，供差徭，三百年于兹，一旦不得已铤而走险，乃仇贪官污吏，非仇国家也。即或有正凶真匪，亦不过千百中之一二，捕其魁而治之可也，焚石而及玉不可也。若又假国家之威灵，鱼肉难民以为利，任意株连，肆行屠毒，必欲令一方之民肝脑涂地而后快，此其人不独为民贼，亦实国贼矣。如臣所闻，办理河南长葛县民抗捐案件之委员吕耀卿，其罪殆有不容诛者。请将此案起讫之原委，及该委员办理之无状，为我皇上披沥陈之。

长葛地瘠民贫，知县江湘到任以来，横征暴敛，如税契原系八分，加至十二分六厘；上号费每次原系五十文，加至一百文；粮票费每纸原系三文，加至八文；呈词费每次原系一百五十文，加至三百文；戏捐每台原系二千四百文，加至三千四百文；陈公祠公产及陞山书院每亩稞租原系六百文，加至九百文；酒捐每家每月原系三百五十文，加至八百文，并缴酒百斤；烟税每家每月原系一千六百文，加至二千四百文，并缴烟三百斤；十二保之产行，每月每保捐钱四十千文，层层剥削，外托举办新政之名，其实尽饱私囊。典史杨梦鲜，终日在署狎妓赌牌，同恶相济，从中分肥，民力已不堪矣。此次筹办巡警，江湘拟每年加捐一万七千余串，于原捐每亩五文外加捐每亩二十五文，本年六月十二日邀各村长会商未允，经绅士司先登、郭毓璠劝从缓议各散。十四日，江湘忽遍张告示，勒令每亩每年加捐一麦二秋，即以一合麦二合秋，按时价计算，已加至三十文以上，而又不注明合升斗之名以疑之，是趣之乱也。至十五日而变作。

先是江湘莅任时，外政皆其妻主持。去年冬，曾由稿案李福手贿卖总役，家人周任索分贿银不得，持刀逐江湘，至上房凶斗，劝息。其内队丁役等利江湘之昏懦，而又艳其赃私也，人有叛心。是日，各乡村长等全行进城，均皆长服草帽，并无一人持械者。

适遇江湘行香归，村长等环绕数匝，哀求免捐。江湘左右尽散，有礼生樊继宗者，随赞行香礼，适值其变，继宗一面护卫江湘，一面劝谕各村长。江湘随即令取笔墨亲写免捐手谕，众乃解去。方江湘被围时，别有小队一人在署门外大呼曰随我来，遂有丁役及匪徒随之入，将署内银物强抢一空，惟仓库、监狱无恙。此由肇衅至滋闹之实在情形也。

抚臣宝棻闻报后，即派巡防兵前往弹压，委候补知府吕耀卿率同马队管带包炳耀到该邑查办。拿获匪徒陈国田、刘得胜、朱昭玉、孙得胜、程秀东等六人，搜有金镯银物等赃，讯之皆系江湘内队；又获署内司茶炉李姓，及火夫、扫地夫，均取有赃证，该委员等一并放之。别发无名之票，四出抄掠，随意罗织，择肥而噬，其可指名者，如宗塞村被逮者四十余家，皆纳贿开释，又王保成贿银五十两，魏灿星贿银五十两，魏凤舞贿银二百两，均由江湘家人刘兰亭、余绍棠过付。又票传绅士孟继云既到，见其贫释之，而以姓名相近之孟升吉代之。复传谕城乡，令筹银一万二千两作为赔偿江湘之款。指拿樊继宗、司先登、郭毓瑗以为祸首，沿门大索，远近骚动。此委员办理此案之实在情形也。

伏思此案之起，抚臣宝棻已于上月二十四日奏陈大概，奉旨飭令速为妥慎办理。皇上轸念民艰，若何郑重。乃江湘既敲剥于先，而该委员又复继之以贪婪，受之以横酷，益深益热，民何以堪？民者，皇上所与守天下者也。而该委员必欲付之荆棘以弱邦本，纳诸陷阱以长寇讎，惟私利之是谋，置诏旨于不顾，诚不知其是何居心！该邑人民自滋事之后，一哄而散，已即安谧；今经该委员恫吓搜捕，又复惊骇逃窜，人心皇皇，旦夕待变。现在各省水旱迭乘，流亡载道。河南宛、洛一带盗贼纵横，大刀、小刀各会匪所在伏莽，设有不逞之徒乘该邑人心浮动之际，交相煽结，潜图不轨，中原腹地可为寒心。至其时虽诛该委员，亦不足以谢

天下矣！

相应请旨飭下河南抚臣宝棻，迅将该委员吕耀卿撤回，按照以上各节切实查明，从严参办；江湘苛敛酿变，杨梦鲜、包炳耀并助虐渔利，均应确查严惩，以肃法纪。至此案事起于出示之次日，期迫地散，确非预约可知；抢掠署内什物而不及仓库、监狱，其为仇官而非作乱可知；署门既有人招呼，署内又获有赃犯，其为内队丁役等之勾结，并非绅民之发难可知。应由抚臣另拣廉明司道大员，驰往该邑，遵旨妥慎办理，务获真赃正犯，按例惩办。并一面迅速晓谕绅民人等，令各安心复业，毋得牵涉多人，致滋骚扰，以靖地方而弭隐患。

事关民变，深恐贻误大局，臣既有所闻，不敢不据实纠参。是否有当，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122 河南巡抚宝棻奏叠获拒敌官军 图谋大举首要分别惩办折

宣统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河南巡抚兼管河工事务臣宝棻跪奏，为豫省防军叠获巨匪，出力伤亡弁兵恳恩奖恤，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豫省西南皆山，夙为盗匪出没，且西界山陕，南邻皖、鄂，接壤之区此拿彼窜，缉捕尤为费手。从前会匪之最著者，如苗金牲（声）、于行、朱宝钦、郭文溃、嵇天顺，皆已次第歼灭。近来刀匪之魁，豫西以张黑子、屈五妮、董万川、王添从、丁老八为首，豫南则以王世昌及王八老虎为首。上年张黑子、屈五妮、董万川等，或大股扑灭，或设计擒渠。惟王添从、丁老八尚在漏网。而王世昌、王八老虎两股，勾结会匪，党羽尤众，且潜伏山深箐密之处，窜扰鄂、豫毗连之区，兵至潜藏，兵去复出。民畏报复，不敢控诉。营队分拨，兵单亦不能深入搜拿。如河南府属

之嵩、洛、登、宜，汝州属之鲁山、宝丰，南阳府属之唐、邓、裕、召等州县，悉被扰害，抢劫掳赎之案无县无之。而王八老虎一杆数十人，并在湖北随州屡次抢掳，叠准湖广督臣咨请会拿在案。

臣到任后，严饬各路统将，督饬营县悬赏购线，设法密拿。虽经中路统领·总兵张君栋督饬哨官张宿功、石绍先等，在中路地段捕获著名杆首齐宣、南锦盘、段老么，格毙著匪邵天木、范三灰、赵代亡等多名，而豫南匪党较多，迄未就获。迨各防将近，复经檄饬各路营队严密梭巡。并以河北镇总兵谢宝胜长于捕盗，奏请调署南阳镇篆，统领前路防军，兼令挑练两营，选精健勇敢熟习山径之弁兵，专司缉捕，为西南路游击之师，并即电请军机处代奏在案。

兹于正月初九日，接据南阳镇总兵谢宝胜电称，营官任福元探得匪首王世菖一杆数十人，于年底回至南、鲁交界之胡坂河旧巢度岁，当即调集附近营队，会同该县亲往捕拿。该匪闻拿出窜，经营哨官弁督队追捕。哨长·外委孔广玉紧跟猛捕，被匪枪伤，顿时殒命。正兵吕霞云、李得胜等伤亡五人。经各营兵丁及县队巡警合力兜拿，始将王世菖擒获，并格毙匪党数人，夺获枪械多件。

正在批查审办间，迭接汉黄德道齐耀珊电禀：王八老虎一股，年内随州属地方假扮官军，头戴顶帽，率领多人，乘势抢劫商号，击伤男女数命，请饬派兵兜剿等语。当即电饬南阳镇总兵谢宝胜速即调队赶往会剿。旋接该总兵复电内称，遵电督率马队官张世镛，酌带附近队伍，即日前往。复接侦探委员谢长清回报，该匪已窜回唐县境内山鸡屯老巢，因又添调营官罗其祥、董怀振等，率队会同该县驰往该处。其时正值元旦大雪之后，山径崎岖，雪深没踝，该总兵亲身督队，士卒咸踊跃随行，初三日夜间始抵

该屯庄外。詎该匪首闻信，胆敢聚集匪众预备抵敌。防军皆分拨驻扎，仓猝集合，未得休息；而匪党据险临下，甚难得手。该总兵亲身督战，弁兵无不奋勇争先。匪党恃人众且多快枪，毫不惧怯。自初四日黎明至初五日午后，鏖战二日夜，官军结队猛扑，匪亦悉力抗拒。迨官军续至，王八老虎乃率死党十余人避一空垣屋内，凿墙成孔持枪外击。哨长陆金声率亲兵两棚开枪向屋环攻，匪势难支。适屋顶被焚，王八老虎等五人乃拼死夺路而出。陆金声及什长张荳屏、正兵王瑞泉、王景言、李光才、薛清华、岳得胜、孙祥云、秦玉贤等追捕过急，猝不及防，竟先后中枪殒命。张世镛等乃率队跟踪继进，不少退却，追至数里，枪毙数人，其党乃渐散去。该匪首王八老虎饥疲力竭，身受数枪，左臂折断，始被擒获，并获死党马云祥、龚金令、龚槐娃、田群等四人。巡逻队官谢传麟又在附近山沟追获骑马逃匪马金聚、郭永槐两人，夺回快枪四支，周元四子炮一杆，号衣数十件，余匪四散逃逸。官军中计阵歿哨官陆金声及什长一名，正兵七名，受伤兵役各数人，军械并无损失，各等情。稟报到臣。当经电飭该镇查明伤亡弁兵、警役，从优恤赏，并飭南阳府县提集匪首王八老虎等及前获匪首王世菖讯供稟办去后。

现据该府稟，移讯得王八老虎即王振铎及马云祥、龚金令、龚槐娃等供认，抢掠奸掳多年，杀伤事主多命，拒敌官军，枪毙弁兵，且称本拟连结各悍匪徒，先据唐县，再行大举，攻取南阳府城不讳。马金聚、郭永槐并供系伪马队哨官、什长，随同劫掠。王世菖亦供认抢掳多案，并枪毙哨长孔广玉各等供。惟田群一名供尚游移，应俟讯明另行稟办等情前来。臣因该匪首等所犯情罪重大，当即批飭将王八老虎即王振铎、马云祥、龚金令、龚槐娃、马金聚、郭永槐及王世菖七犯一并就地正法，以昭炯戒。并令地方官平毁匪巢，缉拿余党，安抚居民，为善后之计。

伏查匪首王世莒，叠犯抢掠重案三十余起，稔恶已久；而王八老虎在鄂、豫交界数州县中率众肆劫、抢掠勒赎之案不胜枚举，岁内在湖北厉山地方纠合一百七十余人，冒充官军，伪分营哨，排队入寨，大肆劫掠，复以闻拿紧急，已将定期起事，并有正月初八袭据唐县大举攻陷府城之议，实属形同叛逆，罪不容诛。若非于得赃暂散，各归度岁，匪党未集之时，迅疾围捕，势必如火燎原，大局不堪设想。现准陆军部咨，据陆军警察队兵黎龙珠报告，伊兵黎泽甫在湖北随州之属山被匪王八老虎等轰伤殒命，抢劫数铺，赃逾万金，枪毙多人，并伤警察等语。是其案情之重，势焰之大，隔省皆知。幸经豫省防军侦探得实，舍命捕拿，得以立就弋获，照例惩办，洵是伸国法而快人心。

此次出力兵丁已由臣酌量给赏，伤亡士卒悉按部定新章分别给恤。其捕匪中枪殒命之哨长·尽先经制外委陆金声、额外外委孔广玉二员，勇猛争先，致被轰毙，实堪悯恻，应请敕部照例议恤，借慰忠魂。至该总兵亲督弁兵，奋勇格斗于冰天雪地之中，冲寒忍饥，始终不懈，卒使积年巨憨悉就歼除。现值刀匪肆扰，防捕吃紧之时，非赏罚严明不足以作士气。似此将士一心，履险蹈危，实与临战无异。合无仰恳天恩，俯准臣择其尤为出力者分别奏咨保奖，以示旌异，而劝方来之处，出自鸿慈逾格。

所有防军获匪出力伤亡弁兵，恳请奖恤各缘由，除咨军谕处、陆军部查照外，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宣统三年三月初五日奉朱批：准其择尤酌保，毋许冒滥。余如议。钦此。

123 河南巡抚宝棻奏遵旨覆查 乱情认真搜捕徐筹清乡折

宣统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河南巡抚兼管河工事务臣宝棻跪奏，为覆陈河南盗匪情形，现已督饬捕治，并添练营队认真搜捕，暨筹办守望社以清盗源，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于宣统二年十一月初六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内开，宣统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奉上谕：有人奏，河南盗风增剧，将酿巨乱，请严捕治一折，著宝棻按照所陈各节，严饬所属，认真捕治，拣派干员切实清查，毋稍疏虞，以靖地方。原折著抄给阅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等因到臣。伏读之下，莫名惶悚。

伏查河南綰毂中原，界连七省，而西南两面与山、陕、皖、鄂接壤，山径纷歧，故河陕汝一道，南阳一府，盗匪最易潜滋，缉捕极形费手。臣自上年四月到任，即知匪患已深，不能不首重捕务，叠经严饬各属地方官及各路巡防营，将近年著名匪犯勒限捕拿，拟定捕盗功过章程通行遵照。又以豫省盗风素盛，遏其流不若清其源，复饬司道等筹议清乡办法，令地方官绅会定守望社规章。因恐冬防期内捕务尤为吃紧，当将中、左两路巡防统领撤换，遴委总兵张君栋、蒋广栋接充；缉捕不力之防军统领徐厚先、管带仝锡福等，据实参劾；并以河北镇总兵谢宝胜威望素著，奏请调署南阳镇篆，接统前路防军，兼令挑练两营专司策应，均经分别具折上陈，并电请军机处代奏在案。兹奉谕旨饬查，遵经严督所属地方文武防军上紧捕治，并拣派南汝光浙道于沧澜密赴各属切实清查去后。现据该道确查详覆各情，臣稽之案牘，证以密访所得，尚无隐饰。

如原奏内开：河陕汝一道，南阳一府，刀匪蔓延几同流寇。

上年十二月间，前抚臣虽小有捕获，盗风迄未少熄。抢劫之案始则出于黑夜，见于乡村，今则不然，白昼军装劫及城市。陕、汝、唐、邓、裕、叶、宝、永等州县，每日劫案十数起，午后四五钟即闭城门一节。查河、陕、汝、南阳四属，地处豫西，界连郑、陕，河流曲折，山岭重叠，仄径陡崖，易为盗藪，盗风之炽不自今始。从前贼匪以刀为利器，故名刀匪。今则多携快炮，犷悍更异于前，不惟乡民望而生畏，莫敢谁何，即队役亦多退缩。近年迭经营县将匪首张黑子、董景川、屈五妮格毙，并陆续获办党羽多名；无如地面太广，悍首甚多，来往无常，缉拿匪易。且匪等以盗为业，非饥寒驱迫可比，有时恐人盘查，即往往冒作办案兵役，身穿无字号褂，手执洋枪。即如上年十月十四日嵩县车村地方劫财伤主一案，系王添从为悍首，行抢之时即扮作兵队。内乡县过客陈覲光、马祥被抢，曾丙寅、享贵被架，系郝圪塔为首，闻亦兵式装饰。盖其意在假充兵役，乘人不备。原参所谓军装洋号白昼行劫，当即指此。若谓势同流寇，实未免言之过甚。上年各该属盗案实以夏秋时为最多，冬间即已渐见安谧。然统计自春徂冬，多者不过十数起，少者数起，尚无每日十数起之多。至各属城门不临大道之州县，每遇印官下乡勘验命盗案，或有初鼓关城，尚未闻四五点钟即行关闭，亦无劫及省城情事。

又原奏内称：架人勒赎，有肉票、快票、客票、乾票名目。始而不过失业游民贫而为盗，近则俨成一种习惯，有产业者亦以入盗籍为保家，被害之户怵于报复之酷不敢报官一节。查捉人勒赎之风，河南府以洛阳、嵩县、永宁为最多，南阳以内乡、裕州、邓州为最多，汝州及所属鲁山、宝丰亦复不少。推原其故，皆缘境多荒山，人迹罕到，伏莽易于藏匿，兵役不敢深入。兹经查明实有肉票、快票之名，被掳之家任其勒赎，其数自千以至数百不等；如或违期不赎，即将所掳之人杀害，谓之撕票，其为惨毒实

较抢劫之匪尤可痛恨。其客票、乾票名目则访自乡间，尚无所闻。又各属著名巨匪有时伏匿山中，并不露面，使人持名片向绅富讹借，事主见字即不敢不应，甚有经官访查传问，事主恐被害命，讳莫如深。其间良善绅富亦有迫于盗威，与通消息以为保身全家之计者，若谓公然甘入盗籍，尚非事实。

又原奏内称：南阳一带商人阴与盗约，勿相侵害，在襄、汉代购快枪。新设之巡警防营多与匪通，狭路相逢，彼此仰天但放空枪，且有明充兵暗作盗线，如全锡福营住叶县营兵沈小建纠劫，经县获犯讯出劫案三十六起一节。查内地匪徒执持快枪，日见其多，最为地方巨患。防杜之法，自非在发行之商埠与经过之税关严申禁约，不能遏其来源。所称商人阴与盗约代购快枪，自难保其必无。惟此辈踪迹诡密，即获犯讯供，诘以枪自何来，亦复抵死不承。是以各州县既无卷据可查，乡村亦无形迹可访。且原奏未指出商人姓名，更属无从查实。至全锡福通匪一节，卷查上年七月二十七日，据前路巡防队第三营管带全锡福上南阳镇禀内称，购线沈小建即沈小釜为踩缉要匪之计。嗣接叶县知县陶炯照函称，该线被控有案，请即送县讯办。彼时甫令出外访案，未即交县，密令哨长刘中和带兵往沈小建访案处所迎拿。该哨长行至中途，即将沈小建诬获，解交叶县收审，经叶县知县给有印收回据。是沈小建系经全锡福收作眼线访案，许以破案后以功抵罪，与在营当兵者不同，由营县与经县拿获者亦有区别。且沈小建确系乳名，非营兵花名字样，未便即谓该犯在营当兵，经县拿获，致有出入。至沈小建犯事案卷，供认盗案九起，经县讯明，禀由臣批飭照土匪例就地正法。所犯各案，均在未曾投营作线以前，并无三十六起之多。全锡福经县函索，即派哨长诬获送县，讯明禀办，毫无偏护，似尚无通匪之事。现在乡镇巡警已办者甚属寥寥，防营分拨驻守多则二十名，少则十名，遇有大股匪徒，往往不能得

手，是以兵勇被拒伤亡事所时有，此由兵分力单所致，其情实有可原。原参谓其多与盗通，自系传闻之误。

又原奏谓从前盗伙得则均即俵分，近则闻由革党为之主谋，所劫赃物蓄积一处，为购置军火，预备在永宁、内乡、裕州各山中经营巢穴，互相联络，志不在小。道路梗塞，南阳镇祭淮渎归，行至中途，后队马匹竟被盗抢十数骑。扰乱情形，各地方官相率讳饰一节。查此项刀匪结杆成群，与他处强窃盗犯有别。他处盗犯因贫为匪，得赃即俵分各散，此则恃其党众，以强借、架赎为多，而窃劫之案反少，得赃或散给贫人，并不即分。原参谓蓄积一处固非无因，而逐处密访，实未闻有革党主谋之事。永宁、内乡环境皆山，易为匪巢，而访察匪踪，仍系此拿彼窜，并无一定住处。南阳镇总兵郭殿邦上年奉派致祭岳渎，所带马匹只二十骑，沿途往返经过地方，遍查实无遇匪情事。惟传闻叶县分防马队送郭镇回南阳后，沿途访案，有两马夜间惊逸，数日始行寻获。原参所指，或即因此传说。此拣派委员按照参款切实清查之实在情形也。

臣维豫省匪患以西、南两路为甚，匪首如张黑子、董万川、屈五妮、杨幅成、王添从、丁老八、王世葛、王八老虎、齐宣、南锦盘、邵天木最为凶悍。上年张黑子、董万川、屈五妮、杨幅成次第歼除，齐宣、南锦盘、邵天木等亦经臣覆饬缉拿，先后获案惩办。本年正月初间，又将王世葛、王八老虎两股同时扑灭，业经另折具陈。惟王添从、丁老八二人尚在避匿，现在严饬各地方官及巡防营队，将该二匪及其余著名之匪伙，悬赏购线，勒限严拿，不准一名漏网。如有搜捕不力者，即予严参。现在密查各路防营，尚无私与匪通情弊。防营管带全锡福并曾收沈小建为眼线，迨该县函索，即自行诬获送县惩究，亦无通匪确据，业经革职，应请免其再议。

至于捕盗之策，欲求一劳永逸，以大举清乡为正当办法。但既需先筹巨款，又需抽调重兵，始能放手开办。设组织稍未完密，即往往扰累闾阎，未受其益，先承其害。目下财力既绌，兵力亦单，尚在通盘计划。目前之计，惟有督饬官绅，先将各乡守望社一律成立，为清源固本之谋；筹款挑练营队，入山搜剿，以为急则治标之策。其守望社办法，大旨不外划区清厘，合力捍卫，务使官民交尽其责，乱无从生，方为有效。详细章程，业已通饬各属切实奉行。清乡事宜，亦经交由谘议局议覆通行，俟筹有的款，再为赓续办理。至添练营队之议，尚未奉部覆准；而现在巨匪虽获，各处伏莽尚多，防缉断难稍弛。且多匪乡镇，巡警未成以前，非慑以兵威，即守望社亦难克期举办。明知款项支绌，正当力从节撙。而腹心重地情形若此，如不添练得力巡队及时捕治，微论养痍日久，祸发愈大，即长此勉强应付，而匪势此消彼长，将全省防营更无可议裁汰之时。劳费相形，亦自不能不从长计议。至新军重在操练，不能零星分队巡缉，故用以戡乱设防则可，用以搜捕盗匪则不可。臣与司道各员再四商筹，已饬南阳镇总兵谢宝胜遴选将弁，速为挑练一营，以为入山搜捕四出游击之师。一俟匪患尽除，即当速为裁撤，不使虚糜国帑。其餉项即在减解长江巡防队餉银一万两，并上年奏请追加缉捕经费内暂行开支。总期将士一心，实力捕治，去一匪则数村无警，除一股则数县获安。务将著名首要悉数划除，编查户籍，匪党无自潜踪，以仰副朝廷廑念编氓、除暴绥疆之至意。

所有遵旨覆查豫省盗匪情形，并拟添练营队认真捕治，暨办理守望社，徐筹清乡各缘由，除分咨查照外，理合恭折覆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宣统三年三月初五日奉朱批：仍著认真搜捕，毋得日久生懈，以靖地方。钦此。

124 外务部主事韩葆谦等为河南乱机

日迫请添兵剿抚公愚代奏呈

宣统三年闰六月十四日（军机处原折）

外务部主事韩葆谦、民政部主事齐志煥、法部主事张鸿燾、法部主事王曾望、农工商部员外郎袁鸿钧、裁缺中书杜如璋、裁缺中书陈继修、裁缺中书李传儒、邮传部小京官杨士彦、邮传部小京官汤原镜，为州县纵匪殃民，乱机日迫，公愚代奏，请旨飭下河南巡抚分别惩戒，严定考成，并添派兵队相机剿抚事：

窃维养痍必至貽患，治乱贵占先机。豫东归德府界连直、东、江、皖四省，向为盗匪出没之区。自永、夏各县连遭荒歉，百姓流离死亡已不下十余万口，地方官吏不能先事预防，遂致饥寒亡命之徒假息萑苻，勾结会匪，白昼抢劫，放火伤人，命案迭出。小民畏避迁徙，几无栖身之所。此豫东大局所以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也。职等连接各县亲友警告，终夜徬徨，难安寝馈，谊关桑梓，未可默然，谨将目前扰乱情形缕晰陈之。

查归郡盗匪，初不过由丰、沛、邳、砀、曹、单等县往来窜扰；近则各处之匪分为大帮、小帮，飘忽无常，遍地皆是，日盛一日，几难缕指。永城则有陈锡龄家白昼被抢，刀穿其子耳门以死；又王大庙、茅阁等地方接连被劫，杀毙防兵二名；朱松亭家白昼被抢，枪毙队官戴彬臣，凌迟警兵二人之案；鹿邑则有白马驿、全镇被劫之案；考城则有郑殿英家被匪刀伤二命；王兰生、李凤升、谢韵清、蔡希亭、赵同田各家被抢，刀伤失主之案；睢州则有赵显镇家一年被劫三次；胡维从家被匪烧房六间，掳去牲口等物；杜公集杜如珩家被抢，焚屋三间枪伤更夫一名，六月初复劫，贼众数十人将柴草园焚烧等案。自去岁秋冬以至今日，劫案迭出，类皆席卷一空，焚掠并见。然此犹可谓为癣疥之疾也，请更言其

大者。

商邱、虞城、夏邑三处，有匪首小壶将余党数百人，白昼肆掠，自郡东至丰、沛等县数百里，路断行人。永城一处，有匪首秦王懒、王夏成、任广耀、杜水牛、王长贵、郝五等，各纠合数百人，盘踞城东北边境及萧、砀数县，而永城令杨葆昂犹严征旧欠，拖累无辜，不惜为丛驱雀。睢、考著名匪首有刘金甲、柳占魁、张泰、杨天化、尚六、贾其昌、王驴，纠结匪众有百余人者，有三四百人、四五百人者，树旗结会，在睢、考间小宋集一带，内通捕役，外联曹匪，声势汹汹。各绅董据实禀报，而睢州牧张彭寿、考城令陈寿山反谓为事势固然，非州县所能为力，纵容养成，实堪痛心。近更有悍匪五六百人自东境窜入，身穿军服，手持快枪，六月十四日白昼至柘城东韩楼肆行抢掠，击毙佃户一人，捕役、队勇各一人，复至城南元武集，掳去朱姓幼孩二名，全镇无一家幸免者。

至各处会匪，名目不同，有在青、在红、仁义、大刀等称号，而势力之大，党羽之多，则以青帮为最著。分旗散票，煽惑愚民，闻现在各县入会者不下数万人。际此贼氛方张之时，苟非得廉明干练之吏认真缉拿，竭力维持，万一革党暗中勾结，登高响应，窃恐东窥徐、邳，北据曹、单，南通颖、亳以号召皖北数万饥民，西趋汴、洛以会合嵩、洛各县之刀匪，长驱纵横，豫东大势将有不可收拾者。咸、同间发逆、捻匪之患，洵可为前车之鉴也。

相应请旨飭下河南巡抚，将该州县分别惩戒，严加考成，勒限缉捕。并加拨防兵三营迅速驰往，以一营驻永、夏东境，以遏丰、沛匪路；以一营驻鹿、柘东陲，以阻颖、亳匪路；以一营驻睢州以北考城以东旧黄河沙岸，以防曹匪之西窜；以归镇旧有之营移驻商、虞交界刘口集一带，以杜东匪之南扰。另选贤明知兵之将，坐镇归郡，居中策应，付以剿抚之任，以一事权而专责成。

并请旨飭下直隶、山东、江苏、安徽各督抚，转飭大、徐、曹等镇协力堵剿，以防此拿彼窜。至安抚饥民以收人心，筹办清乡以弭盗患，罢斥贪污以飭吏治，尤抚臣善后正本清源之急务，而职等所眷眷不能已于言者也。

为此据实直陈，公恳代奏，请旨施行，地方幸甚，大局幸甚。不胜迫切待命之至。伏乞代奏，谨呈。

安 徽

125 安徽巡抚王之春奏皖浙交界

地方哥老会起事图攻县城折

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宫中朱批奏折）

头品顶戴·安徽巡抚臣王之春跪奏，为皖、浙交界之太山地方，匪徒纠众起事，图攻县城，随调营团扑灭，擒获首要各犯多名，讯明惩办情形，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先据宁国府县禀报：本年二月初三日，闻有匪徒六七百人，在广德州边境皖、浙交界山内竖旗起事，窜入宁国县属东乡七都，进逼县城二十馀里之砂铺，肆行劫掠，势甚猖獗等情。当经臣电咨皖南镇黄本富，赶派精捷营马步各队就近驰往，会同该府县并力围攻，分饬邻近各属，督率乡练扼要堵击，勿任窜逸；一面电请浙江抚臣饬属一体会拿，以杜分窜。

旋据宁国府知府桂铨、宁国县知县郑恩贤会禀：初四日傍晚，该匪直逼附城之巫山岭及河沥溪镇两处，分股住扎，图攻县城。该县会率营员、绅董，亲督兵役、团练，严密守御，彻夜巡防。是夜潜来多匪，在南门一带偷扑数次，极力抵御，开枪击退，该匪始有惧心，不敢直攻。初五、六两日，营队陆续到县。其分扎巫山岭之匪党与溪镇之匪并扎一处，该镇设有教堂，倘被扰害，为祸何堪设想。该文武乘其不备，奋力猛扑，该匪齐出抵拒，登时阵斩匪首马老五、曹老五即曹学周、赵应堂、吴老三、周大懋、何兴斗并不知姓名匪犯共十三名，生擒匪目吴香山即雷正懋，伪营务处谭得云，伪什长、棚头李东阳、施得胜、陈华山，伙犯王

良玉、戈富根、汪文莫、邓成家、王成才、金昌富、余明龙、陈文顺、王文海、王德贵、郭文贵、张永林、郑如春、胡怀德、桂添幅、黄典章、柯才顺、方宝贵、杨秀华等二十四名，夺获骡马六匹，洋枪十余杆，刀叉多件。我军勇练受伤三人，巡检李经畚身受刀伤。各匪惊骇溃散，分途逃窜。该处万山重叠，我军追击十余里，贼堕崖落溪死者数十人，时值昏夜，始行收队。县令郑恩贤面晤教士，幸得无恙。当是时，各乡绅董团练闻匪纷窜，四起拦击，续擒匪犯罗家起、孙仁海、王帼有、戈连根、王大益、曹大得、李得隆、夏金榜、严大模、李作合、余金云、汪金满、郑富有、查幅绶、张得裕、吴光耀、黄启典、郑芝义、汪满水、吴炎生、王志堂、李启兴、杨宝元、吴自梁、刘登甲、张广银、舒在谅、李凤云、杨金山、刘金山、金镇发、邹开科、程春生、祝春生、许皆青、胡小生、李元富、王芝林共三十八名，夺获刀械赃物多件。先后送县提讯，有供认听从哥老会匪总头目田化陇纠邀入伙者，有本在会内者，有此次被掳同行者；其经过市镇到处焚烧抢掳，研询总头目田化陇去向，均称不知。此二月初三至初七日，匪扰宁国，派营会剿之情形也。

初八夜，据线民密报，该逆首田化陇改装易服，潜匿东乡。该文武督带练勇密往侦拿，田化陇猝不及防，挺身抗拒，受伤不支，当时擒获；并获督队头目万四益即已革武生万国华、何文盛二名，带县提讯。田化陇供称：湖南人，向称哥老会总头目，伪号九千岁大元帅，自立山头，派下伙匪有二三千人，到处开堂放票，已有多数。上年夏秋间，因官出赏购拿，躲匿浙江孝丰一带山内。本年正月，同已毙领队头目曹学周即曹老五、马老五、赵应堂、吴老三即吴得山、周大懋即周老六等商量起事，先攻宁国县城。二月初一，在广德州边界太山仙神庙会齐。因人数不多，初二日伊到孝丰添邀多人，沿途抢掳。共纠集八九百余人，编列

棚队，约期初四日攻城。初三到宁国七都，初四到河沥溪镇，约定夜间动手。是晚先派队偷攻县城数次，均被击退。后见官军猝到溪镇，喊声四起，开枪轰击，领队曹学周等均被杀毙，见势不好，遂各纷纷逃窜。后伊潜匿东乡探听消息，致被拿获等语。由宁国府县讯取各犯供，具禀请示前来。经臣核明各匪犯情罪轻重，批飭将该逆首田化陇及匪目吴香山等二十八名一并斩决枭示；其余余明龙等三十七名，或被邀约同行，或系被掳无辜，分别监禁察释。并飭各文武分投搜剿逸匪，解散胁从，以绝根株。先时广德州闻乱，该署州陈谔会营派拨弁兵练军扼要堵缉，当日各匪分窜，经该文武任胡村地方邀截，禀获匪徒郎大金、周德友、胡永德、陈有生、汪宗贵、俞启文，及王董四、王日林、陈道中、孙鸿基、谭宗晏、王成梅、潘学高、郭玉琪、汪炳得、梁应枕、方洪青等十七名，并夺获赃物洋枪多件。内郎大金等六名，供认均入哥老会匪，复听从田化陇图攻城池，甘心从逆，经臣批飭就地正法。其王董四等十一名供词狡展，飭州将该犯等同起获原赃，一并解归宁国县，传主认领，究明确供，分别惩办。此初八日后宁国、广德先后获犯讯供禀办之情形也。

伏念皖属南北一带，匪徒出没靡常，自北省衅起，各思蠢动。上年七月，大通一役，斩获千数百人，芟除几尽，匪遂遁迹。乃逆首田化陇等，复敢在皖、浙接壤山僻揭竿纠众，图犯县城，殊属罪大恶极。幸师行迅疾，将士用命，遂得歼厥渠魁，迅速扑灭。此皆仰赖朝廷威福，地方立就敉平，实非臣始虑所及。其在事文武各员，躬冒矢石，奋不顾身，未及半月，一鼓荡平，阵斩擒获匪犯共计七十余名，其中首要居半，解散胁从数百人，实属异常出力，自应从优请奖。宁国府知府桂镛、请补庐州府知府石镇钧，拟请送部引见；办理皖南营务处·二品顶戴·安徽补用道乔联宝、三品衔·安徽试用道席汇湘，均拟请交军机处存记，量予录用；

分省补用道李光邨，拟请加二品顶戴；安庆府知府方连轸，拟请以道员在任候补；宁国县知县郑思贤，拟请以直隶州知州在任候补；署广德直隶州知州·候补知县陈潆，拟请俟补缺后以直隶州知州在任候补；候选同知韩公望，拟请免试本班，以知府归部即选，分省补用；府经历郑思贡、候选教谕刘杨休、候选训导魏元均，拟请以知县分省补用；安徽大挑知县柳元翹、署蒙城县事·补用知县黄瑞勋，均拟请仍以知县归候补班补用；广德州州判刘时新，拟请以知县在任候补；统带精捷营·记名提督金德恒，拟请交军机处仍以提督开列在前尽先补用；副将李泰发，拟请加总兵衔；尽先补用游击刘长清、王荣华、刘利贞，均拟请以参将尽先补用；广德营都司颀鹏飞，拟请以游击尽先补用；守备苏发扬、吴志高、王国棟，均拟请以都司尽先补用；千总莫一元、何海泉，均拟请以守备尽先补用。以上二十六员，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分别给奖，以示鼓励出自鸿慈逾格。

除飭取各员履历咨部查核，并将武职微弁开单咨送兵部给奖外，所有皖、浙交界地方匪徒纠众起事，图攻县城，迅速扑灭缘由，谨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该部议奏。

126 安徽巡抚诚勋奏省城会党 屡次纵火图谋乘机劫狱片

光緒三十一年七月十三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再：司监永禁犯人郭其昌即郭其吉，本系太和县武举，前于光緒十八年太和县会营拿获周家口以下会匪总头目铁通等正法案内，该犯临拿投首，讯认纠邀外匪至家结党联盟，承受伪职为正龙头名目，并与其父武举郭尧曦结联外匪，聚众数百人，借名打降乘机起事。经官兵拿获各犯，其父郭尧曦与余匪等一并在逃。

因该犯临时自首，经前抚臣沈秉成先将武举咨部斥革，飭县械解来省，贷其一死，奏明永禁在案。

乃该犯自监禁以来，不但不知悔改，仍敢故智复萌，先禁县监，屡次生事，改禁府监，又复不安本分，遂予提禁司监。其称为该犯家属亲友进监探视及送给衣物者，岁无虚月，间有形迹可疑者，虽加禁阻，动费唇舌。皖省自芜湖开埠后，轮船往来日有数次，省中游匪日见其多。前月杪，地方士民迎会新年，游手之徒一时麇集，并先有劫狱之谣，诚恐或酿事端。经奴才面谕司道，督飭府县，会协防军暨警察各营，一体认真防范，严密弹压。迎会既毕，幸为安静无事。而密察前项游徒，市上仍复不少。计自本月初三日起，是夜东门内天主堂附近民房，忽有火药包轰发，幸经扑灭，未烧房屋。次日，北门内耶稣堂附近民房，又有火药包暗放店门外柜台上，夜半轰发，幸药线外倒，轰间空处，故未延烧。又初四日夜，司下坡连升客栈有皖北两客投向该栈住宿，携带竹箱棉被网篮各一，看定房间，声称往接少主人，锁门即出，栈主先未理会。时届二更，栈内突被火药轰发，声震群屋。寻至原锁客房，见竹箱内藏火油一桶，业已燃著，幸栈内人多，登时用草灰遏灭，未至延烧。查看起火之由，系匪人锁门之先，燃香插于箱内，火烧至药，突然轰发。此外僻巷闹市有种火而未及燃发者复有数处，当时皆验有实迹，毫无虚假。人心惶惶，夜不安枕。揆厥情形，其为匪徒设计放火，欲图乘机起事，洵无疑义。惟迹虽显著而莫测主名，到处查察，可疑更甚。乃于初六日起更时分，由安庆府裕厚带同怀宁县士奎密禀：本日典史赴监收封，有先与郭其昌同禁一监之朱沛霖密告，郭其昌暗令其弟郭老三潜来省城纠人放火，乘机劫狱，事在旦夕等情。提讯该犯，供情历历。时届三更，复于司监提出郭其昌，讯其有无暗令其弟郭老三纠人放火、乘机劫狱各情，该犯俯首认罪，但乞恩施。诘其所纠人数究

有若干，据云不知确数，不敢妄供等情。查该犯本会匪头目，就当时所供情形，证以各处放火形迹，是其泉心未改，愍不畏法，实属罪不容诛；若稍涉迟徊，难保不酿成事端，贻祸闾阎。经藩臬司以查街为名，连夜来院面禀，当飭将该犯郭其昌立予处死，陈尸示众，以解匪势，而遏乱萌。现在火已绝迹，地方安静如常，人心亦已大定，堪以上纾宸廑。

除飭严拿郭老三并余匪务获究办暨咨部外，谨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谨奏。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十三日奉朱批：刑部知道。钦此。

127 安徽巡抚恩铭奏赣省鄱阳县

洪莲会扰及皖南拿获首要片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一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安徽巡抚奴才恩铭跪奏，为赣省会匪扰及皖南，派兵拿获分别惩办，并越境会缉情形，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查前因江西鄱阳县洪莲会匪黄淑性在时山地方竖旗起事，扰及皖南之建德县境，于四月十四日接据该建德县知县李长郁禀报，当派缉捕营前往截拿。詎该营甫于十六日驰绕建德县，而该匪徒已先于十二、十三、十四等日，先后焚折该县境内之洪家亭、杨林河、木搭口三处传教分堂。经该县督同勇团，拿获汪荣周、江荃贵、曹光太、柳先德、江先仪、汪良忠六名，并搜获飘布、名单，余匪回窜。奴才据禀，复添派巡防一营驰往会捕，并电请外务部代奏。奉旨：著恩铭、吴重熹督飭各属严密堵拿，迅速惩办，期尽根株，毋稍大意等因。钦此。钦遵。复飭派出各营队不分界域，越境会缉。乃建德击退之匪，绕由江西浮梁县境，窜祁门县之闪上地方，向茶商强索银米。经兵团与浮梁团勇协力兜拿，该匪开枪拒捕，登时格杀金项匪目一名、余匪二名，生擒江三沅、

王有淋、汪石池、张大有四名，并获逆示、匪飘各一纸。复据巡防营管带刘利贞陆续扑获著匪余澧、杨从枝、王必发、方千灵、陈彩汉、黄明治、柴受淋、汪和尚八名。迭经批飭府县覆讯明确，照章分别拟议惩办，由司汇详请奏前来。

奴才伏查建德获匪汪茶团即汪从昭又名汪星、江荃贵即江花腊瘦、充伪军帅之余澧即余训羽、并杨从枝、王必发五犯，均入洪莲会，或领受飘布，随同烧毁教堂，或伙劫得赃，妄称五千岁伪号。又祁门获匪江三沅，入会充伪军棚头，王有淋入会充伪勇，俱在建德打毁教堂，讯各供认不讳。实属甘心从逆，愍不畏法，核与就地惩办部章相符，未便稍稽显戮，当于审明后批飭一并就地正法，以昭炯戒，仍遵新章免其梟示。曹光太即巢助幅、柳先德即柳尼姑二犯，均入洪莲会，伙劫江西都昌县李姓家得财，拒伤事主，已由都昌县迎提归案审办。其余方千灵、陈彩汉、黄明治即临江老、柴受淋、汪和尚即王和尚五犯，或系屡窃分赃，或系被逼入会，情节稍轻，应与祁门所获裹胁背枪当勇之汪石池、张大有均照章分别年限递籍监禁。汪先仪、汪良忠二名，讯系无干省释。所有焚折传教分堂已抚恤修复。匪首黄淑性，经赣省拿获正法。时山匪巢，并经巡防营管带刘利贞、张春元越境入山，一面禀由奴才电请江西抚臣飭令赣军会合搜察，并无匪踪，即将各营队陆续撤回。

此次赣省匪徒窜越建、祁一带，该处教堂林立，若非派营驰赴迎头击散，几至不堪设想。幸经该营县堵缉尚力，未致蔓延。当飭各该县随时督率乡团认真巡防，以靖地方，而安人心。所有拿获邻省斩决会匪汪荣周等二名，应叙职名系建德县知县李长郁拿获；邻省斩决会匪江三沅等二名，应叙职名系署祁门县事·候补知县张奎汉拿获；邻省斩决著匪余澧等三名，应叙职名系管带巡防新军·副将衔·尽先补用参将刘利贞，相应一并随案声请敕

部从优议叙，以示鼓励。

除分咨查照外，理合会同署两江总督臣周馥，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奉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片并发。钦此。

128 安徽巡抚恩铭奏正阳关查获弥陀教首要陈永清片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再：据统领淮河水师营沈振庆电禀，本年七月初八日巡河，查获匪船两艘，内男妇大小三十余名；内搜出会元龙华会匪条记会票，并火药、来福枪、刀剑等件，当经电飭就近押解凤颍六泗道提审去后。兹据该署道卞绪昌逐一讯明，开具供折分别拟议，禀经批司核议，具详前来。

奴才详加复核，获匪陈海平原名永清，江苏桃源县人，系光绪二十七年江苏宿迁县破获弥陀教匪夏世承等滋事案内通缉著明（名）之匪。弥陀教匪首张妙松在逃，党与未尽，以会元龙华为号。陈永清逸后，改名海平。上年三月，至河南金刚台山，与龙华会匪邓道真不洽，起意自行放票纠人欲与邓道真为难，即令继子陈釜山等写票，在商城一带散放。上年五月间，闻江北被逃荒，遂来设法诱骗。殷淀阁曾经买票，诓骗王翰科、徐开幅同往。王翰科等三十二人，携带妇孺王韦氏等七名口，或被邀前往种地，或被诓同往开矿，均无知情买票情事。陈海邦、陈釜山各带其妻乘坐己船，并添雇张科元船只同路开行。至正阳关，经水师营盘获，据各供悉不讳，自应分别惩办。

查陈海平即陈永青，系著名弥陀教匪，漏网有年，复散票纠伙，乘灾骗诱，几陷无辜多人，实属罪不容诛，未便稍稽显戮，当经电飭照章就地正法，以昭炯戒。除釜山系陈海平之继子，入

会为陈海平书写匪票，即属甘心从逆；殷淀阁买票入会，诘骗王翰科等二人，亦属同恶相济，惟讯非头目，亦无抢劫情事，不无一线可原，应照会匪章程酌定监禁。陈釜山情节较重，拟请永远监禁；殷淀阁拟请监禁二十年，均递籍监禁，分别年满察办。王翰科等乡愚被骗，应与不知匪情之犯妻张氏、吴氏一并开释。逸匪张妙松、邓道真等，由奴才分咨河南、江苏，一体严缉。所有拿获斩决著匪一名，系统领淮河水师营·两江补用副将沈振废，相应随案声明敕部议叙，以示鼓励。

除咨部查照外，谨会同署两江总督臣周馥，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奉朱批：览。钦此。

129 两江总督张人骏等为安徽蒙城

等地帮会起事致军机处电

宣统元年八月初八日（军机处收电档）

安徽蒙城、凤台二县交界双涧集，有帮匪张学谦、李大志等为首，纠党放火起事，向怀远、凤阳等处分窜；所过仅索取军械、马匹，并不杀掠，故随从者众，已聚至二三千人，据各该管文武电禀前来。皖省兵力较单，虽经家宝饬调马、步各队前往，深恐地广匪多，不敷剿办。查沿江防军由浦进兵皖北，较为迅捷，已由人骏饬该军总统程允和，调步队二营，马队一营，星夜驰往寿、凤；并饬徐防统领胡令宣，亲率得力马步，由涡、蒙前进，会商道府，实力拿办。并咨长江水师提督，速派师船驶赴淮河堵截，以杜南窜。该匪初起，想枪械无多，随从多系裹胁，并非悍党，既经官兵分路往办，当不难于扑灭。

除督饬各文武妥筹剿抚，并查明起事实情另行电陈外，谨请代奏。

130 两江总督张人骏等为会剿

皖北会党事致军机处电

宣统元年八月十一日（军机处收电档）

初八日，钦奉谕旨，当即钦遵，转行严飭派出并原驻各军，会同地方官，上紧扑灭解散。一面密派该管道府，查明该匪起事及一切情形；并撰拟简明告示，大致严拿匪徒，抚恤饥民，由电飞飭缮贴，以孤匪党各在案。

是日，据蒙城县电禀：初三日夜间，匪众窜至凤台之罗家集，人数甚多，分攻蒙境之枣木桥、凤境之苗家寨。经巡防营马步兵勇，会合各乡团协力痛击，将罗家集、枣木桥两处匪徒立经击散，格杀多名，拿获匪目五名，匪党四名，胁从十三名，骡马百余匹，刀械无算。跟踪追至苗家寨，匪已四散。验明匪首李大志业经击毙，匪徒讯明后正法，胁从保释。旋据皖北道电，据凤台县禀报，迎击接仗毙匪各节，大致相同。续于初九日，据宿州电称：项桥、陈集地方，经蒙匪窜扰，人数尚众。怀远县河溜镇地方，亦闻有窜匪焚掠等事。

查此次蒙、凤匪警，人数虽多，半系因饥附和。现据各属禀报，经官兵剿击后，匪势已挫，惟裹胁既众，饥民又复载途，各军未集之先，诚不免此拿彼逃，聚散无常，乘虚肆扰。刻节经分飭在事各军并各牧令，务须跟踪追剿，合力兜拿，不准稍分畛域，致使匪党稽诛，坐贻他日隐患。一面飭皖北赈抚局筹办急赈，以靖人心。

至张学谦、李大志起事缘由，有云系春间拿获正法怀远县李欢孜即李振玉之馀党，挟仇纠众，乘机报复，然亦未得确据。且各营县禀报军情，均由电报，不甚详细，时有参差各情。应并俟该道府将获匪供词录报，查明一切详情后，即据实缕陈。

再：人骏派出之江防马步三营，系由铁路料车驰往，初九日晚间，可抵临淮。家宝派出之巡防营管带郑瑞昭，初十日由定远拔队，前赴凤阳会剿，协力兜拿，窜匪应可逐渐肃清。馀情应续电陈。谨请代奏。

131 两江总督张人骏等为宿州李欢孜 聚众起事致军机处电

宣统二年三月二十日（军机处收电档）

皖北民情，素称强悍，连年复苦荒歉，伏莽时虞。家宝思患预防，客冬曾由省城抽拨得巡防队二百余名，分段梭巡，以资镇慑。本月初十日，据怀远县知县李维源电称：宿州杨家集地方，匪首李五即李振玉又名李欢孜，因仇杀同族多命，延烧房屋，纠党起事，匪众约三四百人。十一日，窜扰怀远县北乡之看疃集掳掠。适由省派出巡防营管带王宏钰，梭巡到怀，即带队捕剿，追至李兴集，格毙七匪，拿获十九匪，并夺获旗帜、枪械。匪众旋由西路窜往龙亢集一带，现正会合追截等语。并据皖北道毓秀、凤阳府知府恩镇电禀相同。随又据宿州知州萧仁丙电禀，李欢孜仇杀同族，逃窜扰害，并带勇追捕各情。

人骏等查皖北盗风素炽，刻正春荒，自应从速扑灭，以免裹胁蔓延。龙亢逼近涡河，当即电飭王宏钰等，并原驻怀远北路右翼第三营管带宋学堂，迅速扼河堵截，杜其窜扰蒙城、涡阳。现据该道府等电禀：匪众窜往龙亢，后经知县李维源、管带宋学堂督队会往，截河堵杀，续捕六名，余众向北旁窜；复经由道派出马队追及助剿，匪众当即溃散，地方平靖等语。此次匪徒仓猝起事，幸知县李维源、管带王宏钰，宋学堂等赴机迅速，得以立时殄灭。

除电飭该道府督飭防营，会同该州县，仍上紧搜捕匿匪，以消隐患，并将现获各犯讯明分别严惩外，谨请代奏。

132 安徽巡抚朱家宝奏扑灭李欢孜起事情形折

宣统二年五月十五日（陆军部档）

奏为皖省宿州土匪仇杀起事，窜扰怀远县境，派队立时扑灭，先后擒获首要各犯，讯明正法，地方敕平，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宿州土匪窜扰怀远，立就扑灭一案经臣会同督臣张于本年三月十九日由电具奏，钦奉谕旨：办理尚称妥速，著仍督飭各属严缉逸匪，以销隐患等因。钦此。钦遵办理。旋据宿州知州萧仁丙四月十八日电禀：将匪首李欢孜缉获，当批飭怀远县知县李维源提犯会讯属实，由电批准正法，以绝根株各在案。兹据委审此案署颍州府知府张树建督同宿州知州萧仁丙、怀远县知县李维源将该匪仇杀起事，扑灭擒获各详情，讯明禀复前来。

臣维皖北素称强悍，连年复苦荒歉，伏莽时虞，自非思患预防，层节布署，不足以绸缪未雨，定变仓猝。上年冬间，经臣叠札严飭北路各巡防队，认真防范。复恐兵力不敷，由省垣抽拨训练尤精之巡防队二百余名，开赴皖北，分段填扎梭巡，以资镇慑。本年春间，各属灾荒叠告，人心浮动，复严札各牧令管带，加意防巡，并申明赏罚，以资鼓励，而警庸疲。

查此次起事匪首李欢孜又名李振玉，宿州杨家集人，上年夏间，前署该州知州李铭楚任内，该匪族人李化正、李怀功等禀控，李欢孜弟兄六人为匪不法各情。经州谕飭同族缚送，一面签差协拿，闻风远颺未获。十二月间，该匪等潜回本集，携带枪炮烧香祭祷，族众恐酿巨祸，禀邀团练乡保围捕，将匪党李新孜、李三孜、李四孜、李洛孜等四名当场格毙，李宽孜一名格伤送案，讯明纠劫各情。旋因伤重毙命。惟李欢孜一犯只身窜逸邻境，仍由该州随时购缉具报。该匪在逃数月，伏匿无恒，挟仇时思报复。本年春间，纠约党徒约四五十人，于三月初九日夜分时候，一同

持械潜赴弓弦李庄，初十日侵晨撞入庄内，庄人已望风逃避。该匪复追至庄后，将李怀功、李振魁、李振东、李振方、李大利、李小利、李兴安、李化来、李怀远、李张氏捉获杀死，放火焚烧房屋，竖旗起事。由宿州窜扰怀远县北乡之看疃集，分投携掠勒索，维时已啸聚至六七十人，抢夺枪械，沿途裹胁，次日顿增至二三百人。该州知州萧仁丙闻报驰往李庄，验勘详报，一面悬赏严缉首要各犯。怀远县知县李维源一闻警报，立即电禀到臣，适由省派出巡防营亦梭巡至怀，李维源即知照管带王宏钰，率同哨官徐明福，带队星夜迎剿。臣接电后，当以皖北盗风素炽，刻正值春荒，亟应从速扑灭，以免乘势裹胁，滋蔓难图。查怀远县境有北淝河、涡河两道，萦回盘绕，若官兵扼水堵截，自足以杜旁扰而速歼旃。并将萧仁丙先行摘去顶戴，用示薄惩，分电严飭去后。

旋据李维源电禀：王宏钰等十一日驰抵北淝河，瞥见匪徒数百人，蜂拥而来，纷纷争渡。该管带传令先行试放空枪，以验虚实。匪众闻声胆敢还击，抵御官兵。查知属实，立即开枪轰击，散队兜拿，当场格毙七匪，擒获十九匪，中枪落水者及凫水溺毙者不计其数，夺获黄边红尖旗一杆，并枪械数十件。该匪纷纷溃挫，势难支持，仍挟众飞趋龙亢镇一带，以图焚掠，该管带等乘胜尾追。十二日，李维源会同巡防营管带宋学堂驰往截杀，又复擒获七匪，并由皖北道毓秀派出马队赶到助剿，余匪四散溃逃无踪，地方一律安谧。除阵斩各匪并擒获后伤重毙命不计外，所有拿获之左得平、刘家明、戴老九、曹本升、刘长安等五名，经府县讯明，的系听从李欢孜纠邀报仇，拒杀多命，竖旗起事，抗拒官兵之犯，洵属罪大恶极，法无可贷，业经电飭就地正法，以昭炯戒。其余李栋孜、刘锡宇等名，分别情节重轻，定期监禁。此外被胁勉从各犯情有可原，从宽递籍保释，以示矜恤。匪首李欢

孜一犯，续据萧仁丙电禀报获，当飭令李维源会同提讯，传集尸亲人等，验明正身属实，研讯仇杀起事各节，供认倡首不讳，与各匪供辞情事均符，亦经电飭正法，以快人心，而绝隐患。仍分飭各州县设法抚恤，并随时严缉逸匪，不准稍涉疏虞。

臣查匪首李欢孜聚众仇杀起事，两日之间，纠邀至数百人之多，是时皖北列郡正苦荐饥，人心忧皇，难静易动。续据获匪各供，均称如能渡至淝河以南，将大肆掠焚，以期劫财集党，四出窜扰。设使剪除稍缓，则迫胁日众，蹂躏日广，虽匪犯终归剿绝，而地方之受害已不堪言。怀远县知县李维源夙著循绩，叠膺荐剡，实为州县中不可多得之员，此次匪众扑灭，该令闻信最先，赴机最捷，恶氛迅扫，保全实多。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怀远县知县李维源由臣给咨送部引见，听候恩施，出自鸿慈逾格。中路左翼巡防第三营补用千总王宏钰、左哨哨官蓝翎拔补千总徐明福转斗争先，勤劳尤著，应请均免补千总，以守备补用。其余出力各弁兵，应由臣分别奖赏，以励戎行，而策后效。宿州知州萧仁丙，于境内仇杀起事重案觉察较迟，实难辞疏忽之咎，惟于弥月之间，能将匪首缉获，功过尚足相抵，应请免其置议。

除分咨查照外，理合会同两江总督臣张，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133 陆军三十一混成协统领余大鸿为

皖北民人因饥起事致陆军部呈文

宣统二年九月初六日（陆军部档）

谨将皖北宿州、蒙城、凤台各州县匪徒因饥起事，先后剿抚，并新军到防情形，详呈宪鉴：

一、起事情形。皖北地广民悍，连年饥馑。本年夏秋之交，复遭大水，灾情尤重。宿州西南浍河两岸百余庄，房屋、粮食倾

洗无存，东北倒塌甚多，哀鸿遍野，外来帮匪趁机起事。八月初四、五等日，州境西乡商口、乾鱼头等集，匪徒啸聚，东南水陆被匪拦阻不通。蒙城、凤台二县交界双涧集，有帮匪李大志、张学谦等为首纠党放火起事，向怀远、凤阳等处分窜，所过索取军械马匹，沿途裹胁，匪势甚盛。此当日起事情形也。

一、先后剿抚情形。皖北镇道暨府县电禀到省，抚宪电飭北路巡防各营，分头截击，并飭由寿州杨管带、省城郑管带率队驰往，并浦军马队一营，步队二营，徐防马步各队，长江师船，相机堵击。新军步队一营、马兵一排，辎重一棚，于八月初十出发，遵陆路趋凤阳。俞道锡畴驰赴各属，赶放急赈。此先后剿抚情形也。

一、新军到防情形。据六十一标第三营管带桂丹墀电禀：该营由省城出发，沿途阻雨，二十四日抵凤阳。匪首李大志已在苗家寨枪毙。现在蒙城县东界袁家庙僧本静尚纠众数百，窜扰蒙属广福寺、板桥集一带。另有混名于状元、胡金荣暨无名匪等尚未获。肇乱多系帮匪，淮北各属水灾虽重，幸无饥民从乱。惟途遇流民甚多，急待赈抚。凤兵均他调，新军留驻资以镇慑。地方绅民俱极欢迎。此新军到防后情形也。

江 苏

134 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为本年乡试请准 展期事致行在军机处电

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六日（军机处电报档）

奉电旨，垂询乡试事。朝廷嘉惠士林，本应一律开考。惟事局尚未大定，长江一带，匪徒思蠢。接英领事函：近日确闻票匪、盐匪、游勇及各会，拟在长江合伙，定期起事等语。又经访闻有回天票匪，运银十万并炸药多箱入江，正在通飭严密防范，认真拿办。若照常开考，骤聚上、下江数万人于省城，稽查难周，奸宄易于匿迹，深恐滋生事端。坤等往返电商，并面商司道，均以展缓为宜。可否仰恳天恩，俯准本年乡试展至明年秋间举行，伏候圣裁。谨据实电陈，请代奏。坤一、缉槃、之春。咸。

135 两江总督刘坤一为苏北龙华会 滋事致西安行在军机处电

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十二日（军机处电报档）

据徐州道桂嵩庆、铭军统领陈凤楼先后电称：宿迁、睢宁有匪徒滋事，经该统领会同宿迁县拿获匪首夏世成、赵开业等五名，搜出奉天承运一贯真传伪印，及各名图记、号簿、票据甚多。夏匪供认龙华会首，由河南到此未久，另有头目张步松，在鹿邑一带勾匪倡乱。而匪簿惟河南多至十八本，党羽盘踞，逼近开封等语。除电飭该文武严密查缉巡防，并讯究要目拿办，及出示解散胁从，一面电知河南巡抚外，相应请旨飭下松寿，迅速飭属密拿

张步松，务获严办，并派勇营至鹿邑一带弹压巡缉，以遏乱萌。请代奏。坤一。真。

136 寄谕两江总督刘坤一著令认真 查办沿江盐枭会党据实复奏

光绪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军机处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两江总督刘，光绪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奉上谕：有人奏，江南苏、松、常、镇、扬、通一带，盐枭林立，劫人勒赎，上年正月间，武进、阳湖并有仇杀至数百人之案；通州、海门等属幕友、家丁骹法营私等语。江苏地方紧要，沿江枭、会各匪尚多，全赖吏治整饬，消患未萌。著刘坤一按照所指各节，认真查办，据实复奏，毋稍徇纵，原片著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137 两江总督魏光焘奏搜捕江淮 一带盐枭会党拿获首要折

光绪二十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宫中朱批奏折）

头品顶戴·两江总督臣魏光焘跪奏，为搜捕私枭会匪，拿获首要各犯，讯明分别拟办，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照江、淮一带伏莽滋多，盐枭、会匪互相勾煽，往往乘间窃发，为害地方。臣到任后，屡饬各属认真拿办。本年五月间，访有匪首曾帼漳潜匿常州、江阴等属内河，开堂立会，诱约多人，遣党分路肆行抢劫，意在纠集巨股，以图抗拒。同时并有匪目崔得沅、李金标、熊满堂等，设会拜盟，与曾帼漳结为死党，各踞地段。当经臣密派补用直隶州知州王世绶、候补都司徐宝山带领水师炮队；并饬统领护军·正任福山镇总兵杨金龙调派管带护军副左旗·副将纪步高、正右旗·副将赵自新各带勇队，乘登瀛洲

兵轮，驰往掩捕；又调署福山镇总兵丁华容选带得力弁勇，乘坐策电小轮，督率水师，溯流堵截；一面电飭各处文武一体协拿兜捕。先经徐宝山带队进港，拿获匪党四名，匪船六只，驻军于通州所属之芦泾港。适浙西缉私营候补都司张有基、苏松镇游击张占魁各带营船相助。探悉匪首曾帼漳、熊满堂，驾领多船，部勒凶党，于白茅沙浅滩地方踞险抵拒。徐宝山亲率师船前进，该匪等竟敢开放枪炮，列队拒敌。徐宝山激励各军奋勇环击，王世绶、纪步高亦各率部队分路夹攻，匪始败溃，曾帼漳受伤潜遁。当场格杀及溺毙数十名，擒获匪首熊满堂、匪目彭志三、张云心、关朝栋、张得荣、杨宝春，并伙党共二十八名，夺获匪船十六只，伪印、旗帜、枪械多件。官军勇丁伤毙二名，受伤五名。又据署通州直隶州知州王仁东，会营拿获匪目罗少臣一名，匪党两名。随飭将先后拿获各犯押解来省，发交营务处候补道夏将济，会同江宁府知府罗章，切实研讯。熊满堂供认：开立天目山聚众堂，纠众入会。旋与曾帼漳合股，曾在崇明县属强劫沈恒丰典铺得赃，此次率带匪船为曾帼漳拒捕不讳。彭志三、张云心、关朝栋、张得荣、阳宝春、罗少臣，或供认充当会中头目，受有扫江侯、副元帅各项伪职；或入会贩私行劫，拒捕杀人，均属罪大恶极。经臣核照罪情，查照定章，将熊满堂等七犯批飭先行正法枭示。一面严飭各营严捕匪首曾帼漳及其余党去后。

随据管带浙江缉私营·补用副将周远明，会同署江阴县知县郭曾程，督率勇役，拿获匪目崔得元一名；又据如皋县知县单儒绅拿获匪目李金标一名，并飭解省发审。正在核案审办间，钦奉上谕：有人奏，江苏盐泉、会匪充塞引岸，劫掠商民，但事招抚，恐滋后患等语。著魏光焘、恩寿妥为筹办等因。钦此。当将办理大概情形先行电奏，声明匪目崔得沉等应与前获各犯分别轻重再行拟办在案。兹据营务处·候补道夏时济、江宁府知府罗章讯拟，

崔得沅、李金标均供认充当头目，为曾帼漳经理山堂事务，接济会内军火，叠犯强劫得赃。并于前获各犯内讯明吴茂生、刘得发、张海涛、曾四、宗明富俱系曾帼漳悍党，或伙众强劫，或窝藏首匪，并皆在场拒捕，又经臣批饬照章正法枭示，以示炯戒。其余情节较轻、罪不至死各犯，亦经酌拟年限，分别监禁，免致遣戍脱逃仍为民害。现在地方要安谧，引岸销数亦尚畅旺。

伏查此次梟、会各匪结党甚多，蓄谋不轨，本年夏间各处讹言时起，其势殊为猖獗。幸立时扑灭，不致蔓延贻患。虽首匪曾帼漳现尚在稽诛，而悍党多已就获，经此惩创，洵足以寒匪胆而安闾阎。所有在事出力文武员弁不无微劳足录，可否仰恳天恩〔俯〕准由臣择尤酌保数员，以资鼓励，出自鸿施。

除再分饬悬立重赏，严密查拿逸犯曾帼漳，务获惩办，不容松劲外，谨会同江苏抚臣恩寿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初五日奉朱批：著候拿获首犯后再行酌保数员，毋许冒滥。钦此。

138 谕内阁镇江警政办理不善激成事端著认真整顿

光绪三十年五月十九日（军机处上谕档）

光绪三十年五月十九日，内阁奉上谕：魏光焘等奏，镇江开办警察，匪徒借端滋闹，分别查办情形一折。镇江为通商口岸，五方杂处，警察之设，本不容缓。该地方印委各员，于此等要政，应如何审慎周详，因势利导；乃限迁菜摊，致匪徒借端滋闹，迫令各店罢市，至有焚毁局屋器械，互毙人命情事，实属办理不善。委员·候补知县窦镇山、从九俞箴笙、署丹徒县知县洪尔振，著交部议处。江苏常镇道郭道直、镇江府知府祥福，著一并交部议处。仍著认真整顿，遴委妥员接办，务除积弊而收实效。馀著照

所议办理。钦此。

139 裁缺江淮巡抚恩寿为淮抚裁撤

清江聚众罢市事致政务处电

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军机处收电档）

淮抚裁撤，清江人心惶惑，晨已电奏在案。现在城内外一律罢市，聚众数千人，弹压不理，扰乱异常，居民万分惊惧。据淮海绅士丁宝铨、许鼎霖、沈云沛、周钧等呈称：漕督驻浦有年，名虽漕督，实就近主持办理，商民亦惟漕督是赖。清、淮一带靠此为生者不下数千人，今奉裁撤，顿失衣食之恩，聚集乞恩，情非得已。云漕督已裁，吾辈悉成饿殍，更无身家可顾。目下业已罢市。浦上南北交冲，良莠混杂，一经扇惑，愈聚愈多，甚至抢劫焚烧，为患何堪设想。虽经改设江北提督，武职望轻，舆论不孚，恐以后江北各州县呼应不灵，难保不从此多事。徐海、洪湖、盱眙等处，地势辽阔，劫掠时闻，江督相距较远，有鞭长莫及之势。南河工程紧要，更为民资产所关。惟有呈恳电奏，仍将漕督一缺暂缓裁撤，或改为河督，以资镇慑等情前来。

查清、淮重镇，向有漕督驻扎，于地方确有裨益。屡议改裁，具有深意。今甫裁撤，众论哗然，骤集多人，纷纷罢市，致酿成焚劫重案，教堂更属可虞。现在海州青口，已泊洋轮，设或借名保教，深入腹地，抵御殊难。况河防重要，亦须专员督率。再四思维，非请留漕督或改为河督，于两江治理之权，亦复毫无窒碍。该绅等所请，均系实情。恩寿遵旨陛见，行将去淮，何敢妄持异议，仰劳宸廑。但以大局攸关，安危所系，情事迫切，若再缄默不言，上无以对朝廷，下无以安士庶。用敢披沥直陈，伏乞圣明垂察。请代奏。

140 两江总督周馥等为米价昂贵江北 民情不靖致军机处电

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初四日（军机处收电档）

馥等奉外部艳电，谨悉。近因米价昂贵，已将镇江一口封禁出海，内地仍照常流通；并饬各局卡免米厘一个月；又饬各州县开仓碾谷，或买米平糶。乃十九、二十一等日，宝应县及汜水镇有匪徒因米贵，借口抢夺多家。经馥与永庆派淮扬道蒯光典等，带兵前往弹压，旋报安静。二十五、六等日，扬州城内又出抢米之案。深恐匪徒借米为名，扰乱地方，当即饬由镇江就近拨兵三百余，前往查禁，认真保护各教堂、学堂，严拿首要各犯重办，倘或拒捕，或聚众抢劫，不服解散，准其格杀勿论；并拨米二万石运往平糶；派知府方政前往，会扬州府县查办，仍听运司调度。二十八日，迭接来电：兵到分扎，人心大定，各盐商亦办平糶等语。二十九日，又据江都县属之仙女镇商民电禀，南岸米行被抢，当电饬府县查办；并电镇江道陶森甲，就近派员弹压；又拨银万两，买米平糶，旋亦安谧。现查各处教堂均未扰害，惟米行或因口角细故，致刁民借端抢夺，此风万不可长。

查扬州一带本系产米之乡，何致缺米？只因外运太多，又值霪雨兼旬，米价增涨，现每石六、七千文内外。若不惩犯保商，则米不流通，价必再涨，其不产米之处，将何所购？现在抢米者并非饥民，所抢之米间有抛掷水中者，俱是痞棍滋事，兵到虽经窜匿，仍饬严拿重惩；并通饬各州县，不准遏余；如果米少，准其零卖，不准大宗贩运；若外省委办米，应会同地方官绅，察看情形，酌定行止，但不准各县各乡擅自封禁出境，免致商贾裹足，停市滋乱。

现在天气晴爽，江河之水虽大，可望渐消。已分饬苏、皖沿

江沿河各县极力防守圩堤，如果一月不再霪雨，秋收可望，米价必落。

诚恐远道传闻失实，特将现办情形详达，应否代奏，请定夺。周馥、刘永庆、陈夔龙。江。

141 江苏巡抚陈夔龙奏拿获盐枭会党首要申明拟办折

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江苏巡抚臣陈夔龙跪奏，为拿获著名枭、会各匪，申明拟办以靖地方，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苏省盐枭、会匪，频年到处充斥，蔓延勾结，深为地方隐忧。臣自到苏后，即严飭文武认真缉捕，有犯必惩。近复因米价翔贵，人心不靖，格外加以申儆，示以责成。各文武等颇能奋勉争先，踊跃效命。查苏省枭匪，内河以董道蓄为首，沿海以范高头为首。董道蓄已经官兵追捕负创而毙，迭获彼党供无异词。而范高头则屡经前抚臣端方、陆元鼎通飭严拿，迄未就获。去年在海门地方经江巡缉私营掩捕，几已得手，竟被开枪拒敌，戕杀勇丁而逸。该匪初犯枪毙人命，经上海会审洋员拟以监禁。嗣复释放，投入枭党，身充头目，贩私行劫；又为青龙山会首。该匪恃其多财，结纳亡命，沿海各属满布爪牙，自造船只及潜购军械甚夥，犯案累累，屡致外人口实，甚有在黄浦一带私收棉花捐情事。其积恶之稔，漏网之久，早为华洋所共愤。该匪一日不除，地方一日不靖，于上海租界治安尤有关系。当飭总领飞划营·开缺河南河北镇总兵官郎桂林设法拿办。该总兵因密飭所部之飞划右旗都司职衔凌秉忠、沈葆义二弁，先将该匪随身通信之十余人逐渐翦除，以孤其势；复选派得力员弁，带同眼线，在浦东、上海、吴淞、通州、崇明及山东之烟台、青岛，凡系该匪素所游弋及潜踪之所，处处埋伏侦探。嗣经探悉，该匪潜回浦东旧窟，即

禀经臣拨派小轮，由郎桂林带同员弁，督率兵勇，跟踪踪缉。旋闻该匪已离浦东，将远逃海参威一带，又经添线采访，督队尾追，直至通州之姜赵港，该匪无路可逃，率党开枪拒捕。各员弁奋勇向前，并力鏖斗，并在四面严密堵截，使彼党不能相顾，该匪计穷力竭，甫得成擒。由郎桂林押解来省，即经讯明正法，以昭炯戒。

又据溧阳县知县刘佐宸禀报，拿获会匪朱长菁、周德汰二名，并起获飘布、盟帖、名单等件。讯据朱长菁供称：先后入泰龙山聚兴堂、大名山忠信堂、聚贤堂充为心腹，曾散飘诱收数十人入会。周得汰供称：身入天龙山五湖四海堂，充为当家，曾散飘诱收百余人入会。核其飘内字句，诸多悖逆等情。即经派员前往会讯明确，批饬就地正法。

又据江阴县知县承厚禀报，拿获盗匪文汉湘、龚俊祥、萧长寿三名，起出飘布、木戳、伪印等件。讯据文汉湘供称：身入红帮，在沿江贩卖私盐，伊兄文汉同是帮中正龙头，有事他出，即将飘布等件交该匪收管。据龚俊祥、萧长寿供称：均系革勇，游荡度日。该三犯曾经伙同行劫，或在外把风，或入室搜赃等情。复派员前往会讯相符，批饬就地正法。此近日拿办泉会各匪之情形也。

臣复查该匪范高头，既系巨枭，又为会首，平时以财结众，甘受笼络者殆不可以数计，自浦东以至崇海一带均为该匪盘踞之所，声气之广，势焰之盛，较三十年拿获正法之高东山尤为过之。上海洋人屡经受其滋扰，几至酿成交涉。此次凶恶贯满，迅速就擒，提省之日，百姓观者如堵，同声称快。既已明正典刑，实为地方除一巨患。至朱长菁、周德汰、文汉湘等，亦均为会帮头目。值此年岁告歉，民气浮嚣，若任其乘机煽惑，到处滋事，为患将不可胜言。兹既先后拿获惩办，匪胆为之一寒，闾阎可期安枕。

查拿获会匪本有准保章程，而光绪三十年擒获高东山一案，曾经前抚臣端方专折奏奖，仰蒙俞允在案。今苏省拿获巢会巨匪范高头，与高东山事同一律，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尤为出力之都司职衔凌秉忠、沈葆义二员，均以千、把总归于苏省补用，以彰劳勩。至其余出力员弁，及溧阳、江阴拿获会匪案内出力人员，或跟踪追逐，或购线擒拿，均不无微劳足录。相应请旨，可否由臣并案择尤酌保数员，俾资鼓励，出自高厚鸿慈。

除仍督饬各营县搜拿余党，以期净绝根株外，理合会同署两江总督臣周馥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初九日奉朱批：著照所请；余著择尤酌保数员，毋许冒滥。钦此。

142 两江总督端方为筹办海州防务事致海州府电示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四日（端方档）

海州汪直牧元电悉。惟近闻该州盗匪猖獗异常，有匪首严歙恒等，党与众多，白昼抢劫，多至数十余起。并有匪众数百名，围攻王姓，一昼夜抢去银钱衣物粮食约数万金。前经王直牧曜带队会同该直牧往捕，匪众公然拒捕，格毙三名，捕获五名。且闻有安沐土匪勾结本地匪徒，图抢各镇当典烧锅情事。

似此盗匪横行，居民受害，闻之已堪发指。且灾歉之余，更恐穷民被匪所诱，愈聚愈多，断非大加惩创不可。现已电请荫提台严饬所派两旗，会同认真查缉。如有不敷，并加派营旗驰往会办。该州巢款二万五千两已经拨付，务速会同沈、许二君妥为核实办理，先定人心。一面会同派来营旗严密设法查缉，务将首要各盗匪拿获禀办，不可稍涉延纵，致贻后患。其余胁从人等，设法解散，勿多株累，尤不得扰及无辜，倘不妥慎办理，以致别酿巨患，定惟该直牧是问。至由绅富筹款设立筹防公所，最为查缉

盗匪要举，应即会同沈、许二君妥办，仍将详细情形禀报查核。督院。删。

143 两江总督端方饬清江派兵增援阜邑电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五日（端方档）

急。清江荫提台洪，据阜宁季令电，阜邑六七套地方有海州匪二三百人窜扰等语。昨因海州匪扰，因恐原派两旗不敷，电公酌核加派，应即请于鲍虎臣、张显荣内分拨一员带队驰往阜邑，严密堵缉，免酿巨患。咸。

144 两江总督端方为防海州起事船只 逃逸请吴淞萨军门协防电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七日（端方档）

吴淞萨军门：洪。海州匪势猖獗，业经电商荫提台派委参谋鄢玉春前往查捕，并添派营队水师，合力兜拿，归鄢参谋节制调度。惟闻该匪携有船只百十号，分布海口，诚恐军队既集，势必入海窜逃，请于建安、建威两兵轮内，酌派一船，即日驶往海属灌河口、羊山口一带梭巡，与鄢参谋互相联络，务期要匪悉数就擒，不致窜逸为患。该船何时启行？并复。篠。

145 两江总督端方等为江北饥民聚众 抢粮抗拒官军事致军机处电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九日（军机处收电档）

淮、海等属，伏莽素多，际此灾荒，咸思蠢动。八月二十间，海州有匪徒数百人，肆行抢劫；且将抢获米粮半价贱卖，希图勾结饥民滋事。即经前署总督周馥会商，饬派韩承灏率步队两营，驰往会缉。方到任，查悉匪党愈众，携有民船百余只，分布各口，

持械拒敌。又经与昌会商，加派参谋鄢玉春，率步队两营、马队四棚、卫队六棚，王曜率所部缉私营队，速往合力兜拿；并派东海、淮海水师各船，分堵海口，均归鄢玉春节制调遣，俾昭周妥。一面酌派兵轮，在海属灌河口、羊山口等处，严密梭巡，以防窜越入海。此外安东、阜宁、盐城等县，亦各有匪徒聚众滋扰，均经严饬地方官，会同防营认真查缉。

复查本年江北水灾奇重，各处灾民无虑数十万，深恐被匪诱胁，致酿巨患。现在广筹赈抚，以定人心；严饬缉拿，以寒匪胆。倘有文武员弁办理不力，以致疏纵贻患，当奏请从严治罪；如有异常出力之员，亦当恳恩给奖，以靖地方。请代奏。端方、夔龙、荫昌叩。巧。

146 江苏巡抚陈夔龙奏省城拿获 会党首要照章惩办片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再：苏省为水陆通衢，五方杂处，匪徒本易藏踪。近以火车通行，此辈恃其便利，尤复无处不到，倏往倏来，迨经觉察扑拿，早已远飏他处。臣稔知其弊，是以严饬各营，多购眼线，随处侦探；于省会要冲城市繁盛之处，格外认真防范，如有匪徒溷入，立即设法擒拿，不得稍有疏纵。

兹于本月间，据总领飞划营·前河南河北镇总兵官郎桂林禀：据哨弁杨起元带勇在省城铁瓶巷谷树桥地方，拿获红帮会匪正龙头易翰一名，并起获伪印、飘板、木戳、盟贴等件。又据飞划副旗官凌秉忠在省城盘门外拿获光蛋奚承先一名，即经饬发府县分别审讯。据易翰供称：湖南湘乡县人，曾充营勇，保有把总微职，曾至浙江定海、嘉兴各处开立山堂。目前来苏图事未成，起意设立天龙山堂号，自称南天元帅，开堂放飘。伪印、飘板、木戳等

件，系与逸匪喻光明商量刊刻。收过徒弟颜桂等九人，放出飘布三百七十余张等语。据奚承先供称：系川沙厅人，绰号小天王。先在上海游荡，嗣即纠合党羽，各处聚赌，并购置船只，蓄有洋枪。曾被前任川沙厅带勇往拿，起意率众开枪拒捕，伤及厅官，枪毙勇丁，开船逃往上海，复逃至山东青岛地方。今年偶回上海，数日前方到苏州等语。当以该两犯供认确凿，案卷相符，先后批飭正法。

伏查该匪易翰，以营勇保有武职，先至浙江开立山堂，未经破案；复敢前来苏省开堂放飘，广收徒党，刊刻伪印，洵属胆大妄为，目无法纪。万一发觉稍迟，勾结日众，后患何可胜言。该匪奚承先，结党持械，到处聚赌，并敢起意拒捕，戕勇伤官，亦属罪大恶极；此次潜来内地，若依然听其漏网，必更肆无忌惮，为害日深。今得同时拿获授首，实足以靖人心而寒匪胆。各该营员弁缉捕认真，不无劳勩，应查照获匪章程存俟汇案酌保，以励将来。

除仍督飭严缉各逸匪务获，并出示解散胁从，准其缴飘免罪外，所有拿获各匪惩办缘由，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十六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147 江苏巡抚陈夔龙为办理海属起事各事致端方电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初一日（端方档）

南京督宪鉴：沁电、勘电均悉。

查海属匪势蔓延，东以周步恒、耿祝三、孙耀田、胡殿喜、黄廷香、郑贤曰等为巨，群窝聚东堆、东隄山等处，各率党羽多寡不等。而小股匪首如王恒昌等，尤不胜数，各霸一方，设卡勒捐，掳人放火，已非一日。自夏秋以来，该匪借口凶年，益肆劫

抢，并通常熟、崇明、宝山等处各匪。西以赵小桂为巨，盘踞羽山、西驼峰一带，戴红顶花翎，率党亦数百人，兼充官兵，横行不法。马林山为上山东大道，行人无不截劫。风闻各匪拟乘提宪未到任以前，揭竿起事，群拥逆匪朱念祖为扫海王，购运枪械，赓赓有叛据之势。海属绅民惊惶无措，被扰呈控，官不能理，匪反寻仇，暗无天日。绅民咸疾首痛心，望兵若渴，及大兵来海，始犹狐疑，经春出示招告，剴切晓谕，乃稍安堵，渐敢来营指控。

现会商汪牧分路办理，东已派巡防六队，顺潮河进捕，搜索东堆，兼顾苇荡营租务，以出河汛收租所为根据地；巡防一队接应，兼捕新安镇、吐水口、双港一带各匪。巡防五队顺五图河进捕，搜索东陬山，兼顾苇荡营租务，以南北汛为根据地；得胜营接应，兼捕杨家集一带各匪。西已派巡防四队及马队索捕羽山一带各匪，卫队驻大伊山，以备不时策应，并兼捕大伊山、张家集一带各匪。于廿六日黎明同时进围，先一日获潘步岭等，经失主指认，人赃两确，电请正法。绅民无不称颂帅宪威德。嗣又擒获匪首孙耀田、耿祝三、胡殿喜、王恒昌等与其党数十名，并枪械、子弹、盟书、帮票、奇门盘，均经分别研讯，俟有确供，统当电陈。

现海属遍地皆匪，共计不下万余人，首要有百数十起，其访闻及指控者已六百余名。行踪非常诡秘，见兵力较大，层层包围，均弃枪四散，捕鱼采樵。其狡黠者竟敢来伊密布侦探，当经拿获徐首仁等。又飭队购线密捕，以冀搜索净尽。致民命自当慎重，苟可贷死者应妥筹安插之法，俟定再禀。民情现稍安谧，匪卡已撤，商船畅行。所有办理情形，谨先电呈。玉春叩。宋。印。

148 两江总督端方为拿获海州起事首要致军机处电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十五日（端方档）

电北京军机处：

辰密。海州匪徒滋扰，当经会派参谋鄢玉春、缉私营王曜等率带营队，并水师兵轮分赴剿办，一面电请钧处代奏。奉旨：督飭将灾民妥为抚恤，严拿匪党，务获惩办。等因。钦此。查海州匪党，迭据探报，东以严步恒、耿祝三等为首，窝聚州属东堆、东隄山等处。西以赵小桂等为首，盘踞州属羽山、西驼峰一带。此外零匪多起，党与众寡不等。因朱念祖素患狂疾，群推为首，希图煽惑人心，私购枪械，掳掠船只，设卡勒捐，到处焚抢。迭经各营协同地方官设法搜捕，先拿获匪首潘步岭及其党二十二名，即将潘步岭、潘步俊、潘步和三犯就地正法。继拿获匪首耿祝三及其头目孙宝善等十七名，飭解清江浦发交营务处审明，将耿祝三、孙宝善、庄四婆、徐香仁、雍玉贞、孙耀田、王小矮子七犯正法。旋又将朱念祖擒获，一面解散胁从，勒令尽缴枪械，以省株累，而弭后患。现在匪卡已撤，商船畅行，地方居民亦渐静谧。

伏查本年海州水灾奇重，此次匪徒滋事，深虑勾煽饥民，致酿巨患。兹经鄢玉春等奋力查缉，迭获渠魁，匪党慑伏，人心始定。所有未获各匪，仍由方等飭令严密搜捕，勿稍疏纵。并由地方绅士设立筹防公所，举办团练，随时实力清查，以善其后。余灾赈办法另行专折具奏外，所有海州办匪得手情形，谨请代奏。方、龙、昌叩。咸。

149 署邮传部右丞蔡乃煌奏江浙 人心思动请先事预防折

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军机处原折）

署邮传部右丞·左参议臣蔡乃煌跪奏，为江浙人心思动，恐长乱萌，拟请先事预防，以保治安而销隐患，恭折密陈，仰祈圣鉴事：

窃维江浙繁富甲于天下，外人通商传教亦复日盛月新。近年粮禾价腾，不逞之徒时交哨聚，加以学生自东游返国者倡言革命，期以演说煽动愚民，故上海公堂一案，不崇朝而集者动至数万人。良由伏莽太多，地方官不敢过问，以致匪类纵横，日甚一日。臣闻浙西有青帮、红帮诸匪，浙东有会匪、枭匪，以及宁、绍、台之海盗，丰、沛、萧、殳之刀匪，太湖之盐贩，苏、松一带之青皮光蛋，久已结党联盟，肆行无忌。加以士大夫倡言自由，学生发端排满，各匪又复从中煽惑，必至激出衅端。江浙三省，何处无商场，何地无教会，一旦事出仓卒，举措张皇，外人虎视眈眈，势必借以生心，后悔更将无及。

臣愚以为遏乱之道贵在未萌，今江浙等省，长江上下游，匪势如此其猖，情形如此其迫，拟请密飭三省督抚臣严密防范，不得稍有疏忽，酿成乱阶；倘敢优容宽纵，定予严处。浙江防营、练军、巡警，闻多通匪；江南征兵，仅能自固门户，不敷分布。惟湖北镇兵训练早著成效，并垦密谕赵尔巽，不动声色，酌派能知轻重将官，迅带二三千人陆续开往，择要分扎，以镇人心而寒匪胆。仍请敕下夏辛酉迅速成行，如尚招募未齐，尽可在近畿各镇抽调，暂归统带，以资镇慑。浙江抚臣冯汝骥、江苏署抚臣陈启泰，初膺疆寄，威信未孚，南下各军宜归两江督臣端方节制调遣，则布置周而事权一，或不至更有疏虞。

臣自外任蒙恩简擢京秩，深知江浙情形，理合缮折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150 两江总督端方为江浙设防事 与赵尔巽等商拟致军机处电

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赵尔巽档）

武昌赵制台、苏州陈抚台、杭州冯抚台鉴：午。急。

顷会尊衔拟电奏如下：北京军机处钧鉴：午。窃苏、浙交界地方，泉匪劫扰，经方派营剿捕；浙省之桐乡、海宁等处乡民，借口灾荒，聚众肆闹，经驛弹压解散，均经先后奏报在案。旋准军机大臣字寄，奉上谕：邮传部左参议〔蔡〕乃煌奏，江浙人心思动，恐长乱萌，请先事预防一折。著端方、陈启泰、冯汝驛严密防范，勿稍疏虞。并著赵尔巽体察情形，妥酌办理等因。钦此。正在筹商布置会同奏报间，又奉电旨：昨已派姜桂题统率十二营，限半月内开拔，驰往浙江，会同江浙督抚办理剿抚事宜等因。钦此。复经往返电商，悉心筹酌。

伏查苏、浙两省泉匪，即蔡乃煌折内所称浙西之青红帮匪、太湖之盐贩、苏松一带之青皮光蛋，平日以贩私开赌为生，与民杂处，恃众横行，有时强借强当，有时掳人勒赎，有时白昼抢劫。官兵往拿，兵少则拒捕，兵多则窜逸。其窟穴多在太湖附近支河汊港之间，聚则为匪，散则为民，与大股巨寇攻城掠地、抗颜叛逆者，情形迥不相同。办理之法，必须合捕以擒其渠，穷搜以犁其穴，游击以摧其锋，兜拿以防其逸。尤必力办清乡以澄盗源，举行乡团以固民气，乃足以收锄莠安良之效。实系缉捕之事，而非战阵之事。其责成应注重地方吏治，而以兵力辅之，非若戡定叛乱，必须全仗兵威。

方等连日会商，拟调江南三十六标全标军队，前赴浙境分扎

嘉湖等处；调三十五标捷营，分扎苏省松、太等处，调鄂军一标，赴苏省填扎江阴、镇江等处，互相联络策应，专主游击。而严飭两省原驻之巡防队、缉捕营、水师营、盐捕营、飞划营各军队，专主掩捕。匪多皖产，江、浙剿捕严紧，必由湖州、广德、宁国一带窜回皖境，另飭皖南军队严防堵截。再调江南一营，于湖州、广德交界之处扼扎，以杜窜逸。计连原有之军，及新调之军，已有二三十营，星罗棋布，足备搜拿剿捕之用。

至清乡办团等事，责在地方。审办匪犯，尤贵密速。界连两省，畛域攸殊，必须专派大员居中督飭，乃足以齐号令而一事权。查有丁忧在籍前广西太平思顺道庄蕴宽，才识优长，兼资文武，前在两广统兵治匪，著有成效。该员籍隶常州，于苏、浙两省情形尤为熟悉，拟派该员办理江、浙两省执法营务处，在交界适中之处驻扎，翊赞军谋，调和诸将。禀承两省督抚，督飭各该地方官办理清乡、治匪、民团诸务，拿获匪犯，归其审办，重要之犯即由其禀明正法，地方官办理不力准其禀请酌量撤换，酌募卫队、侦探队以资任使，饷项由两省分筹。如此严密布置，再由方等信赏必罚，认真督率，稍宽时日，必能肃清匪党，绥靖地方，仰纾睿虑。即或兵力尚稍未足，湖北军队仍可随时续调，长江一水，兵轮便捷，赴机亦甚迅速。设再不敷，夏辛酉一军本系长江游击之师，亦可就近调往，足资援应。窃思姜桂题一军拱卫京师，有同禁旅，未可轻动。若此等小丑遽劳京兵外出，方等疆吏何以自安？至浙省乡民闹荒，乃地方官吏失于抚绥所致，与梟匪系属两事，现已解散，正在查拿首要，绥辑（辑）善良，更不宜稍使惊扰。若京师骤发大兵，诚恐民心惶惑，转滋胥动浮言。方等往返电商酌拟，请将江、浙梟匪一事，责成方会同泰、驎等专办剿抚，力任其难。

至蔡乃煌原奏所称：浙东之会匪、梟匪，宁波、温、台之海

盗，归浙省拿办，丰、沛、萧、碭之刀匪归苏省拿办，均不敢稍有推诿。其姜桂题一军，请暂缓派出，仍令秣马厉兵，准备出发，倘浙省必须济师，一经电闻，立即开拔，不过七、八日即可抵浙，亦不致有缓不济急之虞。方等为慎重军事起见，冒昧渎陈，不胜战栗陨越之至。伏乞圣鉴，训示。谨请代奏。端方、尔巽、启泰、汝骥同叩。云云。

请速核定，飞速电示，立待拍发。方。元。

151 直隶总督端方等为拿获枭党首

要夏小辫子事致军机处电

宣统元年五月十四日（军机处收电档）

窃照前年江、浙交界地方，枭匪滋扰，奏明由宁派兵合剿，擒斩匪首夏竹林即余孟亭、江北阿四及悍目多名，迭经奏陈在案。惟有匪首夏小辫子一名，先已逃逸，悬示重赏，通飭查拿无获。嗣因江苏候补道刘体乾曾统苏省水师，部下弁兵多有知夏小辫子踪迹者，又经密飭设法缉拿去后。兹据刘体乾派弁购线，侦至安徽湾沚地方，将夏小辫子拿获，解送来宁。飭派委员研讯，据供：又名夏连贵，安徽合肥县人。先在嘉兴防营当差，因事开革，投入青帮，与余孟亭、夏竹林、江北阿四同为枭匪首领。该匪手下有船五六百只，枪数百杆。凡有船装私盐，皆由该匪包送贩卖。抗拒官兵，不止一次。并迭向富户强借，有时亦帮助贫苦同乡。至前年冬间，抢劫商轮之案，该匪不在内等供。

据此，伏查该匪夏小辫子，为枭匪渠魁，伙党甚众，强悍与已获正法之余孟亭等相埒，而狡谲异常，日以抢富济贫为名，颇能摇惑人心。兹据刘体乾设法购线，将其拿获，洵为地方除一巨患。现经提案研讯，供与前获各匪相符，已将该匪夏小辫子就地惩办，以昭炯戒。出力之弁兵、眼线，从优给赏。

再：此案前经端方会同陈前抚电奏，请明定赏罚以示劝惩。奉旨：所拟赏罚办法，著照所请等因。钦此。嗣迭次剿匪获胜，并拿获匪首匪党惩办，又经奏请将出力人员查明奏奖；惟以该犯夏小辫子在逃，全功未竟，尚未奏请奖叙。现在该犯已获，所有案内在事出力人员，拟遵旨择尤保奖，俾昭激劝。谨请代奏。

152 两江总督张人骏等为丹阳官书

抑勒浮收激变事致军机处电

宣统元年七月二十七日（军机处收电档）

丹阳乡民，因柜书征收银米，抑勒浮收，该县知县罗良鉴提该柜书追罚，将款拨充学堂及农会经费，民初不知，群情不服，欲与官书为难。该县西南乡有棍徒二三人，向众煽诱，谓闹成事端，归其担当。于是乡民鸣锣聚众，本月初六、初七等日，先毁该柜书家，继至县城。罗良鉴恐变闭城，乡民汹涌异常，扬言放火。城内人惧开城，乡民拥至县署毁闹，并毁盐栈及绅屋数家。该县电请派兵弹压。瑞澂电商人骏，派拨驻苏之四十五标步兵三队，飞划水师二十艘，并由常镇道刘燕翼派镇江府承璋驰往查办弹压，人骏亦派员前往密查。迨承璋及营队到县，城内虽已安靖，各乡尚纷纷毁闹。盖该邑滨临长江，本为帮会各匪出没之区，其中已有匪徒混入，乘机滋扰，以致延陵、珥村、段家桥、导墅桥等处盐栈，相继被毁，乡董房屋、店铺，亦被毁坏多家。此初八日以后事也。

瑞澂因承璋弹压不下，复飭刘燕翼亲往查察，分别民匪，解散拿办。该道于十三日到县，适城盐栈及董事贺绍章家房屋被毁。该道飭派军队往拿，由贺董指获在场打毁之帮匪黄竹舟一名。其叔黄定叙，亦系帮匪，遂率匪党并胁逼乡众，欲向贺董索人。经军队拦阻，匪党抗拒，先伤军队六人，军队始犹向空开枪虚吓，

匪仍不退，不得已，格毙六人，伤一人，匪众始散。并据乡众捆送毛仁一名，由该道讯供电禀，先派道员汪瑞闾前往会审。人骏等为慎重起见，复饬将犯解苏，由瑞澂亲提连日研审。黄竹舟供认：与格毙之黄金叙、黄须茂，格伤之黄金连，均系帮匪，匪首景文胜在逃未获。伊此次随同黄金叙等，打毁合城盐栈及贺董家。毛仁亦认随众进城毁闹，并毁延陵盐栈各不讳。核其供情，均非滋事首要。黄竹舟虽属帮匪，并非头目，平时亦无犯事案据，自应就案论案，与毛仁一并发司，归案审办。惟景文胜实属匪首，及倡言煽诱之棍徒、纠党抗拒官军之帮匪黄金叙，必须获案严惩。现在乡民一律解散，匪已慑伏，人心大定，可纾圣廑。

人骏等查此次滋事，在乡民因柜书浮收，致动众怒，与官书为难，事虽蛮横，情尚可原。而匪徒借端煽惑，乘机滋扰，法无可恕。惟有抚民锄匪，严治首要，不咎胁从，办法方得其平。罗良鉴已先撤任，再行查办。其浮收承柜书照例严究。仍饬刘燕翼及接署县，将地方善后事宜妥筹办理，统俟案结奏报外，谨先电陈。

再：该处铁路、教堂，均经营队保护弹压，并未波及。正在译发间，据丹阳县电，知匪首景文胜已获，俟提省讯供核办，合并陈明。乞代奏。

153 两江总督张人骏等为苏省饥民 滋闹筹办赈济事致军机处电

宣统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军机处收电档）

本月十七日，承准军机处电开，奉旨：近来沿江各省，年岁歉收，米价腾贵。亟应联合绅商，协筹款项，采办粮米，或迅购大宗洋米，设局平糶，以定人心而弭隐患。著即会同商榷，详晰电奏等因。钦此。仰见圣主廑怀民瘼，绥靖闾阎，莫名钦佩。遵

即电咨各省督抚会商在案。

伏查宁属四府、二州、一厅，苏属四府、一州，米价腾贵情形，大略相同；而以江北之淮、扬、海，江南之宜、荆、坛、溧等县，被灾地方为尤急。江北自上年秋间，由官借款三十万两，派员前赴奉天、芜湖等处，采购粮米平糶，并加以绅商添购，由人骏等奏免厘税，辘轳转运，至今未停。宜、荆等属，亦赈糶兼施。其余各府州县与江宁省城，并多已设局办糶。或酌量拨款，或动用仓谷及所存本息银两，俾资接济。

惟向来购米，以芜湖一埠为大宗，赣省次之。近则芜米所存无多，赣省收成亦薄，赴购者皆令减少米数，势难定以采办地方。而目前需米孔亟，不能不设法筹济，以纾眉急。是以甫经电陈，有缓漕免税之请，仰蒙圣恩俯准，江南士庶，钦感同深。目前办法，自当先将准缓新漕十万石，分饬需米较急之区，由官督绅领回，平价出糶，先尽极贫之户购食，其余推及次贫。至情形较缓之区，可待外米接济。

宁属归财政局司道督办，饬由江安粮道与裕宁官银钱局借拨官款十余万两。苏属则委江海关道蔡乃煌经营苏、松、太本属，候补道王仁东经管常、镇二属。饬由苏藩司筹垫银五万两，江海关筹垫银十万两，作为由官提倡官本。一面劝募绅富量力筹捐，酌提公款，分赴有米各处，或电致香港外埠，凑购三十万石，分济宁、苏。此乃现在筹办大纲。其各属售价应减若干，应否查户核糶，将来官款应否续拨，亏耗如何开支，仍须各就地方情形，随时酌办。此外如严禁偷漏出海，限制邻疆贩运各节，均已分饬切实办理。人骏等惟有督饬官绅，酌量缓急，相机因应，以副朝廷眷顾东南之至意。

再：宁、苏财政支绌，迭办赈务，罗掘俱穷，而平糶期长，亏折甚巨，力难筹补。合无仰恳天恩，准将亏耗之款，作正开销。

各属如复有官运商运平糶米粮为数无多者，可否并由人骏等核准免完厘税，俾轻成本而济民食。

又海州饥民，向海丰面粉公司滋闹，致有伤毙人命之事，宿迁亦有贫民与永丰面厂为难，均已飭令文武弹压解散；一面委员查明实在情形，分别核办。此外各属尚称安靖。

至鄂、湘、浙等省，情形不同，办法似难划一，应由各督抚自行电奏。皖省仍由人骏会同朱家宝妥筹办理，另行奏报，合并陈明。谨合词复陈，乞代奏请旨遵行。

154 内阁侍读学士延昌奏两江总督

张人骏纵用武员请飭查办折

宣统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内阁侍读学士臣延昌跪奏，为疆臣纵用武员，以致庇匪殃民，拟请飭派邻封督抚切实查办，俾防酿乱，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维江苏一省，素称财赋根本之区，亦即盗匪出没之藪，正视疆吏，任用得人，缉捕有力，故虽内患潜滋，尚可望觉察于未发，消弭于无形。乃今两江总督张人骏莅任以来，其于苏省情〔形〕已极隔阂，而年老昏聩，尤在纵用武职劣员王有宏等，以致庇匪殃民，骇人闻听，势不至于酿乱不止，敬为我皇上缕晰陈之。

两淮统领王有宏者，闻系直隶拿办之巨匪，冒窃奖札，潜逃粤省，该督张人骏倚为心腹，及随到两江，递委以军事重任。有宏得所凭依，借事敲诈，复与著名巨匪杨长恺、王朝熙、王正国等，暗中结为死党，指挥掳掠，坐分其利。所以本年春间，该匪党各率数百人，敢于江北一带白昼抢劫。凡里下河、乔家社、滕胧镇、马家荡等处，虽昔发逆猖獗，尚未被害，今竟悉遭蹂躏。迨杨长恺严缉就获，有宏只以劫盐号为辞朦禀该督发交运司会同审讯，希图从中庇护。嗣经江北提督拿获巨匪徐小五等，供出

长恺党羽甚多，电咨该督饬有宏将长恺解准备质。有宏初尚抗拒，至一再电催，不得不解，忽假报长恺病故，以灭人口。因该督信任有宏，无敢举发，而江北盗风至今益烈。

又有署海州参将李东武，为人粗鄙贪暴，前在清江副将任内被控降调，后因结纳有宏，夤缘该督，遂得委署，适海州灾歉之后，严禁杂粮出口，东武竟敢包庇牙行痞匪私运小麦。本年七月，经淮北水师炮船追获走私麦船二支，东武遂与痞匪鲍殿昭、刘振亮密商、率领匪徒多人劫回麦船。当时枪伤水勇六名，另有一名打落水中不知存亡。而东武恐事败露，诡称拿获走私船支，水师与之争功，遽先朦禀该督。迨经该州知州亲往勘验，并由赣榆县缉获痞匪鲍、刘二姓证明走私不讳，每麦一石纳规费二千，俱饱东武之私囊，先后据实禀报。而该督转以东武业经获犯为辞，竟免置议。自是牙行痞匪公然运私出口，持械护送，水师亦不敢查禁矣。

总之，长江一带盗匪横行，故去岁清江两次兵变，论者咸谓匪徒煽惑所致，不归无因。倘听任王有宏等表里为奸，该督始终以昏瞶从事，万一酿成流寇之祸，难于收拾，讵惟江苏一省岌岌可危，即东南大局亦将受其影响。臣既有所闻，不敢安于缄默，可否饬派邻封督抚查办之处，出自圣裁。臣为急防匪乱起见，谨恭折沥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155 两江总督张人骏等奏江都县拿获

盐枭会党首要讯明惩办折

宣统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宫中朱批奏折）

南洋大臣·两江总督臣张人骏、江苏巡抚臣程德全跪奏，为拿获巨匪讯明惩办情形，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大江南北一带，港汊纷歧，素为盐枭、会匪出没之所，叠

经臣等严饬缉私、巡防各营员弁及地方文武整顿捕务，认真搜缉。

查有著匪朱濞椿绰号朱大狮子、朱羊林绰号朱大花脸等，均为积年巨枭会首，无恶不作，屡经缉拿未获。本年四月，访闻该匪等在江都县属嘶马镇地方啸聚，密饬营县围捕。经督带新胜营·游击徐宝山，会同署江都县知县桂聚庆，督率勇役，于四月二十三日，拿获朱羊林即朱大花脸，及其党徐得金、秦干泉、张长林、李保春共五名。又于五月初六日，经统领两淮缉私营·副将王有宏派拨弁勇，会同苏州飞划营总巡·游击徐同庆，探明朱濞椿即朱大狮子踪迹，由徐同庆稟商盐运司增厚添派营队，率同县役将该犯及其党朱得才即王进才二名擒获，并两次起出快枪、弹子、衣物等件，先后稟经臣等电饬扬州府知府嵩岫，督同江都县知县桂聚庆提犯研审。据朱濞椿供认：贩卖私盐多年，并叠次拜会，设立忠义堂名，前后收徒千余人。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经前扬州营守备王朝江，将其弟素为枭匪之朱小狮子即朱濞溃拿获。该犯率党百余人，执持枪械；拒敌官兵，将朱小狮子劫夺，殴伤营弁并枪伤勇丁。嗣复纵令徒党肆行枪劫，掳人勒赎，坐地分赃，不记次数，集资广置田宅不讳。据朱羊林亦认：入安清帮，拜会收徒二百余人，积惯贩私。随同朱濞椿纠党劫夺朱小狮子，放枪轰伤兵勇，并叠次劫掳杀人。朱得才亦认：历贩私盐，随同朱濞椿结伙将朱小狮子劫夺，下手拒伤守备王朝江。嗣复将同党陈大狗子枪毙，残毁尸身投弃入江灭迹各等情。其徐得金、秦幹泉、张长林、李保春，或仅认从劫一次，或仅认听从拜会及勒索行窃之案，经该管府县分别录供议拟禀办前来。

查朱濞椿即朱大狮子、朱羊林即朱大花脸、朱得才即王进才，均属著名枭匪，或拜会为首，广收徒党，纠众夺犯，拒敌官兵，纵党肆劫，坐地分赃；或叠犯劫掳杀人；或下手拒伤营弁；并杀害人命毁灭尸身，均属凶暴众著。核与土匪啸聚戮译、抗拒官兵，

形同叛逆无异。该犯等党羽众多，声势甚大，未便稍稽显戮。当经臣等电飭府县，会同营员将该三犯就地正法，以昭炯戒。其徐得金等四犯，情节稍轻，飭令另行归案议拟详办。该犯朱濫椿田房产业，由臣等派员会同府县查明，分别封变入官。仍飭营县严缉逸犯朱小狮子等，务获究办，以绝根株。

至此次半月之内，叠获臣匪严惩，洵足寒匪胆而快人心。所有出力员弁，应否酌量给奖，容俟核明分别办理。

所有拿获巨匪惩办缘由，谨合词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法部知道。

156 两江总督张人骏等奏盐城等地 拿获开堂立会抗拒官兵首要片

宣统三年闰六月二十一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再：上年三月，因盐城、阜宁、安东、山阳、宝应、高邮、兴化七州县交界之绿草荡地方，有土匪王镇国、王绍西，开堂立会，纠党抢劫，抗拒官兵。经臣人骏派缉私营统领王有宏、营务处徐宝山，前署提臣王士珍派江北巡防队左路统领杨春普，右路统领盖占魁，会同剿办。该匪闻讯逃散，兜捕无获。嗣于四月二十三日钦奉寄谕：有人奏，江北匪势猖獗，督抚远难兼顾，请飭提臣认真剿抚一折。著雷震春到任后，于肇乱地方认真清查，分别良莠，剿抚兼施；并著张人骏、程德全会同雷震春妥为筹办。钦此。并抄交原奏前来，内称：匪首王少西、王贞国，占据山阳、宝应、盐城交界之落伽山，坚筑木城，安立炮台，抢民船百余只，沿湖设卡，匪党横行，盐阜海面商船不通等语。复经臣人骏会同前提臣雷震春，勒限该统领等派队严行缉拿，毋任漏网。

旋据统领王有宏带已革都司米占元率领队伍，于上年六月间

在镇江地方将王镇国即王贞国协同拿获，并获同党杨长官、杨长开、周学文等三人；又据统领杨春普督率管带雷金荣带队，于上年七月间在安徽来安县属将王绍西即王少西拿获；并据统领盖占魁带队拿获该匪等同党施守礼、沈如棠、郭长睦、魏天保、郑国风、朱仕禄、徐小五子、蔡锦标、朱立祥、朱仕佐等十人，各营官被伤者三人。当经分别发交两淮运司及江北匪防营务处讯明，就地正法，以昭炯戒。

查定章，拿获开堂立会首要匪犯一名立案，准照异常劳绩请奖，文武并计不得至二员；又异常劳绩案内其次出力者，即照寻常劳绩请奖等语。现在朝廷预备立宪，慎重名器，臣等因不敢率行请保，致滋冒滥。惟江北连年灾歉，伏莽潜滋，该匪等结党横行，早已上廛宸虑。兹经该统领等将巨匪王镇国、王绍西等协力搜捕，尽法骈诛，除此巨害以靖地方，不无微劳足录。所有在事出力之已革都司米占元，拟请开复原官原衔，并免缴捐复银两；江北巡防队左路统领·补用都司杨春普，拟请免补都司，以游击补用，并请赏加副将衔；江北巡防步队第三营管常官·补用外委富金荣，拟请免补千、把总，以守备补用。以上三员首先出力，系照异常劳绩请奖。两江缉私营统领·副将王有宏，拟请赏给二代二品封典；营务处副将衔·补用参将徐宝山，拟请赏给二代二品封典；江北巡队右路统领·升用副将·两江补用参将蓝占魁，拟请赏加总兵衔。以上三员其次出力，系按寻常劳绩请奖。合无仰恳天恩俯准所请，以昭激劝，出自逾格鸿慈。

除将该员等履历咨送陆军部查照外，谨合词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宣统三年闰六月二十一日奉朱批：陆军部议奏。钦此。

江西

157 护理江西巡抚柯逢时奏缉获 哥弟会党头目傅美球等片

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初七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再：查袁州府属之萍乡县与湖南醴陵毗连，为两省通衢，人烟稠密，五方杂处，近年开矿造路，商贩云集，时虞匪徒混迹，臣迭飭县营认真巡缉。兹据萍乡县知县彭继昆禀：会营拿获会匪傅美球即傅涛一名，并搜获红绫令旗、飘布、木戳等件，查阅语多悖逆。讯据傅美球供：系湖南湘乡县人，与在逃之哥弟会匪首阳面和等素识。于光绪二十七年三月间，在湖南听从阳面和纠邀入会，告知会内山名、堂名、口号、暗号，得受礼堂总理营务处伪职，有红绫令旗为凭。并刊刷飘布，至萍乡安源一带地方，煽诱路矿佣工之人分领飘布，希图纠结起事，今被访获等语。录供开折，具禀前来。

臣查该犯傅美球，听从在逃匪首阳面和纠邀入会，得受伪职，散飘惑众，纠结党羽，图谋不轨，实属罪不容诛。当经批飭袁州府知府傅鍾麟，亲往萍乡县提犯覆讯，供与县审相同，即将该犯傅美球即傅涛绑赴市曹处斩梟示，以昭炯戒。误买飘布之人，准其首缴免罪。

除分咨飭属严缉逸匪阳面和等务获究办外，理合将缉获会匪讯明惩办缘由，谨会同两江总督臣魏光燾，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初一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158 署江西巡抚夏崧奏省城拿获
哥老会头目黄祺等折

光绪三十年五月初二日（宫中朱批奏折）

头品顶戴·署理江西巡抚·陕西布政使臣夏崧跪奏，为拿获积年会匪，审明分别惩办，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照前因日、俄开战，钦奉谕旨，以各省匪党游勇伏莽孔多，饬令预为防范，并即檄行地方文武严密查拿。兹于四月初五日，统领常备中军·已革陕西候补道郭人章，防闻有哥老会匪潜匿省城，希图放飘滋事，夤夜密带得力员弁数名，亲自擒获黄祺、周标、何寿等三名。臣即发交营务所司道，严行审讯。据黄祺即仲刚供，湖南长沙县人，向在各省充当营勇。光绪二十二年，在甘肃西宁县地方入哥老会，伪职刑部，制造伪印，历在甘肃、陕西、河南等省开立山堂八处，纠人入会不计其数。本年由陕来江，又与周标勾结，因为日未久，尚未开堂。周标又名子章供，湖南湘乡县人，向亦当勇。光绪二十六年，在江苏清江浦入哥老会，迭封总堂伪职，并有伪印、伪凭，自署伪衔为督办江庐山总座。本年三月到江，与黄祺勾结，诱何寿入会，给与自写伪凭并钤用伪印，意拟俟人心一齐，动手滋事。何寿又名仁寿供，湖南长沙县人，先未为匪。今年来江谋生，遇见周标，三月二十一日被诱入会，得受伪凭，并受巡风伪职，四月初五夜即被拿获，实系周标骗诱，并非甘心从逆各等供。

臣查光绪十八年通行章程内开，拿获会匪如讯系为首开堂放飘者，或在会中名目较大，一经审实就地正法，传首示众。如虽经入会，并非头目，情罪稍轻之犯，或酌定年限监禁等语。此案黄祺、周标二犯均系会匪头目，历年开堂放飘纠党入会，并有伪职、伪印，近复互相勾结，潜图不轨。均属逆迹昭彰，未便稍稍

显戮，业于四月十八日将该二犯绑赴市曹斩决梟示，以昭炯戒。何寿被诱入会，得受伪凭，伪职甫经半月，尚未辗转纠人，情罪稍轻，应照章酌予监禁五年俟限满察看是否安静守法再行酌量核办。所有该犯等供出各省同会匪名住址，已分咨各该省督抚饬属严拿究办，以净根株，而消隐患。

除将该犯等供招咨呈军机处查核外，所有惩办会匪缘由，谨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

再：拿获首要会匪例准随案奏请优奖，此次已革道员郭人章不动声色，亲自擒获匪首，得以及早惩治，消患未萌，其办事勇敢，实堪嘉尚；惟系甫经被议之员，未便率请优叙。其余出力员弁，由臣分别酌给外奖，以资鼓励，合并陈明。谨奏。

朱批：知道了。

159 署江西巡抚夏崧奏新喻等县 会党闹教图谋起事折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十五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头品顶戴·新授陕西巡抚·署理江西巡抚臣夏崧跪奏，为会匪纠抢军械，焚毁教堂，获犯惩办，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查江西界连六省，时有外来会匪潜相勾结，迭经臣严饬防范。本年七月间，据新喻、高安等县禀报，会匪纠抢军械，焚毁教堂，当即飞饬各营县严密查拿。旋据统领续备左军拔贡廖名缙，督同该后营营官都司朱上雄，派委员弁会同宜春县拿获首匪彭云山；南昌、高安、新喻、清江、上高等县会同营讯拿获匪党洪升、傅先大、傅生远、熊千、洪潘、曾有群、洪蠢即春斋公各名，并起获洋枪号衣，先后禀报。因宜春县离省穹远，所获匪首彭云山党羽众多，恐有疏虞，电饬袁州府知府傅鍾麟就近提讯，录供禀报。其余各名均饬提省，发委南昌府知府沈曾植讯明解由，派办

政事处营务所司道会同按察使陈庆滋审转解勘，臣亲提覆审确核。

缘新喻县距城八十余里，有狮子寺一所，地甚荒僻，界连数县，派有续备左军后营前哨副哨官龚文斌带勇两棚驻扎。彭云山系河南彰德府人，洪升、傅先大、傅生远、熊千、洪潘、曾有群、洪鑫另隶高安、清江等县。彭云山曾当营兵被革，投入哥老会，后改名洪江会，伪职都天大元帅，历在各处往来勾结散卖票布，内有临潼山忠义堂、天下黄河水、西岳华山香字样。洪升系已革武生，被纠入会，伪职圣贤，卖过票布十四张。熊千、洪鑫均得有票布，洪潘仅上有名字，未经卖票。洪鑫后欲退票，洪升用言恐吓不准。傅先大，傅生远系练字行匪党，并无山堂名目及票布等项。曾有群向在教民店内佣工。本年七月间，彭云山知新昌县棠浦地方出有教案，起意借闹教为名，乘间起事，联合傅先大、傅生远、熊千等及会党三十余人，洪升因病未行，于初八日四更到狮子寺，冒称送文书，敲开寺门，一拥而入，抢得洋枪七杆及刀矛等件。时龚文斌患病，勇丁惊醒追赶，不知去向。伊等遂走至高安县所辖金家塘地方，放火烧毁教堂一所，又至塘头毁烧教民徐姓房屋，抢得银钱衣物俵分。旋经各县营访闻查拿，乡民亦聚团围捉，当即各自逃散。洪潘系被逼同行，抢军装后中途逸去。曾有群仅被逼挑担，并未动手。洪鑫于焚抢等案均不知情，先后获案讯供不讳。

臣查彭云山会匪渠魁，纠众滋事谋逆，洪升入会授职辗转放票，傅先大、傅生远、熊千匪会有名，伙同焚抢。核其情罪，均属法不容道，除彭云山一名电飭袁州府就地正法外，其洪升、傅先大、傅生远、熊千四名飭令一并押赴市曹处斩，均传首犯事地方悬竿示众。余三名情节稍轻，因将洪潘永远监禁，曾有群、洪鑫各监禁十年，俟限满察看是否安分改悔，另行核办。副哨龚文斌及所带勇丁防范不严，分别责革，并飭各属严拿余党，如有误

买票布之人，准其缴票免罪，以杜乱萌而示宽大。此案破获迅速，免滋巨患，所有在事出力员弁，不无微劳足录。臣现将卸事，可否由护抚臣择尤酌保数人，俾资鼓励，出自鸿慈逾格。

所有会匪纠抢闹教图谋起事拿获惩办缘由，谨会同署两江督臣周馥，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初四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160 江西巡抚胡廷幹奏万载县

拿获会党杨青山等折

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初二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头品顶戴·江西巡抚臣胡廷幹跪奏，为拿获会匪首从各犯审明分别惩办，以遏乱萌而安闾阎，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据万载县知县张之锐，查有会匪潜匿县境勾结为患，当即悬赏购线，会营及保甲委员督率兵役，先后拿获匪首杨青山、从犯谢细牙、袁蠢子、郭雪贵、王春山等，并起获票板、木印等件，禀经前署抚臣夏崧，批令解省饬发臬局审办。兹据南昌府知府沈曾植会督臬局委员，提同各犯隔别研讯，确情录供议拟，禀请勘办前来。

臣复加提勘。查该匪首杨青山系湖南浏阳县人，曾在各省充当营勇，因事被革，先入哥老会匪党，继入洪江会，先充刑堂，续充山主，私立各项伪职名目，撰造背逆之词，刊板刷印票布，制备旗印，到处放票纠人入会，蔓延数省，被诱甚众。长江一带会匪有红、青、黑三帮之分，该犯杨青山为红帮之首，沿江各码头均设头目，伏莽为患。现据将票板、木印等件起获验证，实为会匪渠魁，自应照章惩办。经臣审勘后，即饬臬司督率府县会同营员，将该匪首杨青山绑赴市曹正法，以昭炯戒，仍遵新章免其泉示。

匪犯袁蠢子，窝留富有会匪犯姜守旦居住，买票入会；第讯无受有伪职，亦非头目及辗转纠人之事，应请酌予监禁五年。王春山被惑买受凤凰山匪票，听从立誓，已属有心为匪；惟并非头目，亦未纠人，情罪尚轻，应请酌予监禁三年。郭雪贵听人诱惑，欲入姜守旦匪会，已有为匪之心，惟未买受票布，情尚可原，应请酌予监禁二年。谢细牙讯被杨青山引诱入会服役，情节本轻，旋即畏罪烧毁匪票，并将杨青山票板等件窃逃到案后，复又据实指证，尚属具有悔心，不无可原之情，应请酌量监禁一年。分别递回原籍万载县，暨湖南浏阳、清泉等县牢固监禁，均俟限满察看能否悔过迁善，再行分别办理。

至拿获匪首杨青山等在事出力文武员弁，不无微劳足录，可否容臣择尤保奖数员，以示鼓励之处，相应随折请旨遵行。

除照录犯供咨送刑部查核，并分饬各属查拿逸匪姜守旦等务获，暨认真整顿警务，严密巡缉，务使匪类无从托足，地方得以安谧外，所有拿获首从各匪犯审明分别惩办缘由，谨会同署两江总督臣周馥，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奉朱批：著俟逸匪全数拿获后再行酌保。钦此。

161 江西巡抚胡廷幹奏大庾县拿获会党陈北石等折

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初二日（宫中朱批奏折）

头品顶戴·江西巡抚臣胡廷幹跪奏，为拿获积年抢劫首要各匪，讯明分别惩办，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查南安府属之大庾等县所辖各隘，接邻粤省，山深林密，壤地袤长，常有会匪出没，谋为不轨。当经电饬该管分巡吉南赣宁道江毓昌，酌拨哨勇前往巡防；并电咨两广督臣，飞饬所属文武约期会剿去后。兹据南安府知府文炳具禀：会商管带续备后军

后营营官申玉衡，督率弁勇与粤员会同搜查，先后拿获匪犯陈北石等多名，解赴大庾县审办。旋据该印委各员提犯隔别会讯明确，解府覆讯，录供禀经批据臬司余肇康核议，详请具奏前来。

臣覆加查核，缘陈北石、聂其珍即求古、刘长毛即红鼻子又名刘东海、邓矮古即钟水保、周二生即兴发、吴毛俚、李癸狗及畏罪溺毙之陈己官，并曾添古、王得时、陈太阳石、陈亚狗、李亚宽、聂绍富即聂叫古，分隶广东南雄、始兴、兴宁、连平、江西大庾、上犹，暨湖南桂阳等州县。陈己官充当三点会头目，放飘辗转纠人，陈北石拜在逃之李紫云，聂其珍拜在逃之叶进生，周二生，刘长毛、邓矮古、吴毛俚、李癸狗及曾添古等，均拜陈己官为师，先后入会。陈北石、聂其珍、周二生、刘长毛均封为铁板伪职，邓矮古、吴毛俚、李癸狗，均得受票布。陈北石屡次纠同聂其珍等，执持洋枪，在广东南雄属箩饭石及大庾县属长炉马黄氏家等处抢劫掳赎，得赃多次；又在县属七里排地方，拦抢营勇号衣。经县访闻，禀经南安府电知南雄州，一体拨勇拿办。旋经查知周二生踪迹，会营往捕。该匪辄敢施放洋枪，拒伤勇丁黄禄生两腿，即将该匪周二生捕获。并在广东始兴、仁化等县境内，获解匪犯刘长毛、陈北石、聂其珍、曾添古、王得时。并会同南雄州各绅带同眼线张兴邦等，查知匪首陈己官，潜匿南雄州属之龙田一带深山中，带勇追捕。该匪自知途穷势蹙，在夹河口投河身死，即经该府县监提陈北石、周二生同往认明，确系陈己官尸身。嗣复续获邓矮古等多名到案，迭提研讯，供多刁狡。适逢该管巡道札委补用知县冯政贤至县，查催匪供，该府即委该员会同隔别研审，据各供认前情不讳。解经该府亲提复审无异，录供禀经批司议详到臣。

查光绪十八年，奉准刑部奏定通行章程，内开：嗣后拿获会匪，如讯系为首开堂放飘，及领受飘布，辗转纠伙，散放多人，

或在会中名目较大，充当元帅、军师、坐堂、陪堂、刑堂、礼堂等名目，与入会之后，虽未放飘辗转纠人，而有伙同抢劫情事，一经审实，即开录详细供折，照章稟请覆讯，就地正法，传首犯事地方，悬竿示众。此外如有虽经入会，并非头目，情罪稍轻之犯，或酌定年限监禁等语。又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二十日，内阁奉上谕：梟首著永远删除，现行律例内斩梟各条，俱改为斩决等因。钦遵在案。此案陈己官系会内头目，放票辗转纠人。陈北石、聂其珍、周二生、刘长毛四犯，系充当三点会铁板伪职，与坐堂等伪职名异实同，又复纠伙抢劫多次。邓矮古、吴毛俚、李癸狗等三犯，虽未充当伪职，惟迭次伙同抢劫，均属罪大恶极，核与正法例章相符。虽飘布、洋枪、刀械未经起获，然所供历历如绘，案无疑义。臣于核明后，除首犯陈己官业已畏罪投河身死，应毋庸议外，批飭将陈北石、聂其珍、周二生、刘长毛、邓矮古、吴毛俚、李癸狗七犯，照章就地正法，仍遵新章，免其传首示众。其曾添古、王得时、陈太阳石、陈亚狗、李亚宽、聂绍富六犯，虽讯有入会情事，惟核其情罪，与陈北石等究觉稍轻，似未便漫无区别，应请贷其一死，永远监禁。朱连贵、吴正养、徐亚毛、王方中，黄则文、甘家州，曾长贵、张永大、曾观音、张世春、曾光贵、林甲秀、杨龙发、宋禾花、宋根秀、赖芳舟、郭蒙光、张昌利、陈浚山、洪流养、谢尚美、傅运福二十二名，据该府县讯属无辜，已分别保释递籍。哨勇黄禄生，伤已平复，均免置议。至此股匪徒，多系广东嘉应州人，已据各犯金供，会内头目钟吉山即建山、叶进山即木生、练品山、王吉山，已回嘉应、兴宁县地方，并其余各匪亦俱逃散，业经据详咨会两广督臣，严飭设法拿办。

除仍飭勒缉逸匪务获究报，并将各犯口供录送刑部外，所有拿获积年抢劫要匪，讯明分别惩办，及在事出力人员应否择尤保

奖缘由，理合会同署两江督臣周馥，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施行。

再：南安府附禀，请飭大庾县会同南雄、仁化等州县，每年于秋、冬之交，约期亲赴两省边境，认真搜山一次，以绝匪踪，臣已据情分别咨行照办在案，合并陈明。谨奏。

朱批：该部知道。

162 电谕江西巡抚吉安乡民反抗 清赋著吴重熹妥为弹压解散

光绪三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外务部档）

奉旨：外务部呈递吴重熹电称，吉安乡民因清赋聚众滋闹，抢劫营库店铺，折毁电线等语。其中恐有匪徒借端煽惑，著吴重熹仍派妥委会同地方文武，妥为弹压解散，勿稍疏虞。钦此。

163 江西巡抚吴重熹奏吉安府 催征旧欠索诈乡民激变折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六日（宫中朱批奏折）

江西巡抚臣吴重熹跪奏，为吉安府属乱民聚众滋闹委员查办完结，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本年五月十五日，据吉安府知府胡祖谦，庐陵县知县彭锡蕃、统领巡防队左军·补用副将袁坦电禀：清赋委员赴乡催征旧欠，乡民误为十四年后均属豁免，不应再征，将委员殴逐，遂鸣锣聚众千数百人入城滋闹，文武弹压劝解不服，围抢营存军装，防营拦阻，互殴各伤，旋抢劫两店铺，聚散靡定，谣言纷起，各铺罢市等情。当即电飭先将清赋委员撤省听候查办，迅即出示晓谕解散，勿许再行聚众，倘敢不遵，即飭防军拿究，如恃众抗拒，准予照例格杀勿论。一面密查纠众为首之人，及围抢营库店铺各

要犯，务获解办去后。旋据吉安府电局禀报：十六日乡民来者更多，皆手持兵具，上段电线已为所毁，吉事可危等语。当又电飭吉南赣宁道江毓昌，克日带队就近驰往查办。比发电而吉安下段电线亦为所毁，不能通报。遂飭省城电局将江毓昌之电，改由粤线来往寄递。并由省派拨常备军三百名，委第一标统带官刘槐森、曾署吉安府后补知府沈璘庆于十七日率带前往会同办理。十八日，吉安电线已通。据胡祖谦等电禀：文武协拿伤毙数人始散。现渐平静，仍出示安民，市面已照常贸易。请飭省兵勿往，免致惊惶等情。又经电飭刘槐森速带省兵折回。并据江毓昌电禀：已遵飭前往查办。臣恐各国驻使轻听谣传，是以电达外务部请告各使，以教堂教士均属无恙。二十日，准军机处电开，奉旨：外务部递吴重熹电称，吉安乡民因清赋聚众滋闹，抢劫营库店铺，折毁电线等语。其中恐有匪徒借端煽惑，著吴重熹仍派员会同地方文武，妥为弹压解散，勿稍疏虞。钦此。臣又将十九日续据该府县电禀，铺户全行开市，四乡绅士金称乡民已回家安业；并电飭江毓昌密查主谋为首各要犯，务严拿获办，以儆刁风；仍派沈璘庆驰往确查肇事起衅实情，以资考核；暨钦奉电旨后，飭再查明有无匪徒借端煽惑，妥为办理；及地方现已安谧如常各情形，电请外务部代奏，以慰宸廑。迨江毓昌、沈璘庆先后驰抵吉安查明，系刁民游痞煽惑乡愚，希免钱粮，尚无匪徒勾结。江毓昌以挽回颓风最为要务，惟事必核实，办必平允，始无偏胜之弊。已勒绅送交首要，并劝办义图，以善其后。沈璘庆以此事起于委员催征旧欠，取怨招尤，丁差需索亦所不免，始而冲突，继而鸣锣聚众数千人之多，蔓延至六乡之广，要挟官长，顽悍已极，若不从严惩办，比后愈长刁风，均不为无见。适沈璘庆另有要差，因先行电飭回省。查办吉安事件，即责成江毓昌督同地方文武详查妥办。

兹据江毓昌查获首要各犯，审讯明确拟议稟请核办前来。缘本年三月间，办理吉、临两府清赋分局后补知府何师吕，谕令委员试用从九赵彝鼎催征旧欠钱粮，该员先赴县属之延福乡征起旧欠钱数百千文，乡民尚无异议。闰四月初间回郡，以办有成效，复于是月二十九日带同庐陵县亲兵二名，及总役赖生、都差罗兴赴儒行乡之四十八都催征旧欠。该四十八都向分为上半都、下半都，该下半都之龙头冈，张、欧、曾、宋四姓已完旧欠钱一百千文，并允给公馆花费钱十四千文，交过钱七千八百文。五月初七日，上半都之院前村，郭炳乾、郭栋廷、郭良栋等允完旧欠钱三十千文，公馆花费钱十三千文。该役赖生等另索差费钱四千文未遂，聿令赵彝鼎将郭栋廷等管押，乡民不服。适上半都之小湖村欧阳亨衢允完该姓旧欠钱五十千文，公馆花费钱十千文。又银湾桥胡姓允完旧欠钱十五千文，公馆花费钱十千文，均无钱付给。欧阳亨衢于初八日邀集上下两都，在欧姓祠堂议分该都文会存款完粮，下半都欲分一半，而上半都不允。郭恩庆复因下半都首先完纳，以致牵累上半都，遂迁怒下半都之欧阳淇等，向其索借钱一百千文完粮，欧阳淇等亦未应允。欧阳亨衢起意纠众，于初九日到马鞍山议事，并令大村带钱或一千、或八百、或五百文，小村带钱三百文，作酒饭费用。是日郭恩庆首先鸣锣传知各村，到者三百余人，商议先向委员求免完粮，若不允准，合力抵抗。初十日，本都到者愈众，独下半都之欧、曾、宋、张四姓未到，乃有多人赴欧阳淇家滋闹。欧阳淇向委员赵彝鼎请兵差前往弹压，致被殴逐。赵彝鼎曾声称候回城请兵剿办，乡民是晚各村传锣，小湖村欧阳均德等并传至外都，令均到马鞍山商议，何村不到，即到该村坐食，与之为难。十一日，到者千余人。刘安人先亦传锣，后见人太众多，往请绅士彭子轩劝说。彭子轩面斥欧阳亨衢之非，欧阳亨衢不听，仍有委员若不邀准即行打毁之议。是日，

赵彝鼎闻知，恐闹至寓所，即将郭栋廷等释放，回城告知该县彭锡蕃，当缮给告示，令在城之上半都绅士罗振霄、彭树葛赴乡劝解。十二日，罗振霄等正在劝令解散，乃欧阳亨衢又出传单，约各村十三日赴马鞍山会议。是日，罗振霄等仍往劝各村不可聚众滋事。十四日，忽谣传城内业已闹事，各村又皆传锣。欧阳亨衢复令欧阳振廷传往别村，并令挨村接传，六十岁以下、十六岁以上，均于十六日到城外公车局议事，以致愈传愈远，各都纷纷来城，莫能阻止。十五日，公车局到有数百人，局绅畏惧，赴县禀报。迨乡民再欲入城，府县已会同标防各营出城弹压。人多势众，掷石抛砖，该县彭锡蕃被击未伤。经兵勇殴逐，仍未见散。公车局绅复力劝乡民赴张仙庙暂息，詎该庙旧有防军军装库，派勇驻守，大众突入，勇丁不知来历，严行阻拒，因而口角互殴。该军统领袁坦闻而赶救，误为抢劫，所带小队用刀驱逐，致毙一人，伤及数人，始各散去。十六日，乡民来者愈多，各持竹枪木棍，拆毁电杆，沿街传锣，迫令闭市。乌合之众塞途盈衢，是乡是城，是良是莠，无从分别。其人数多少，有谓数千，有谓近万，更无从查考。城厢痞棍素与防营有隙，唆令向营滋闹，经该营击毙三人，枪伤数人，乡民畏而奔逃，袁坦率队出追，乃各闻风星散。十七日，文武各员四出稽查，有避匿试馆者，威驱令回乡，并令各街铺户开市，人心渐定。查明福兴隆烟店被商民吵闹失去铜元有限；肖恒益铜店仅强取铜锣两面，亦非被抢，均属当时谣传，致误禀报。此肇事起衅之始终实在情形也。

该道江毓昌抵郡查办，传集城乡各绅开诚告诫，谓钱粮为维正要供，照例不容拖欠，催征乃委员专责，不法原准控官。乃竟聚众传锣要挟多端，已属大干法纪；复敢殴官掷石不服弹压，形同化外。乱民刁恶，法所当诛，胁从自可罔治，伤毙咎由自取，首要仍应勒交。各绅俱大感悟，遵谕拿解。先后据该绅等公同交

出欧阳亨衢、郭恩庆、王蠢俚、刘安人四名，并查有欧阳均德、彭乌猪俚、欧阳砥廷、刘观有、刘作人、郭山鸡、欧阳振廷七名，禀明委实畏罪潜逃，无从交案，恳请讯结。经江毓昌督同府县提讯，欧阳亨衢供认起意纠众敛钱，商殴委员，并令欧阳振廷传锣出都；郭恩庆供认，首先鸣锣聚众，并带人来城，行至城外，因闻乡民被击，始行折回；王蠢俚供认，连日帮同欧阳亨衢会议，并迭次传锣；刘安人供认，两次传锣各等情不讳。复捉差役赖生、罗兴严讯，均供认索诈公馆花费钱文，并耸委员将郭栋廷等管押属实。江毓昌以此案起于差役之讹诈妄为，成于欧阳亨衢之迭次纠众，郭恩庆之首先鸣锣，欧阳亨衢并经绅士劝解不听，悍然罔顾，郭恩庆平日无恶不作，本非安分之徒。拟请将欧阳亨衢、郭恩庆、赖生、罗兴均予就地正法，俾昭炯戒而肃法纪。王蠢俚于欧阳亨衢迭次纠众，均随声附和与众传锣，平日亦不安分，拟请永远监禁，以免再滋事端。刘安人虽两次随同传锣，然在马鞍山恐人众滋事，曾经往请绅士解劝，情尚可原，拟请监禁三年，限满查看果能改悔，再行禀请释放。其当场拿获之裴品三、周兴发二名，讯明因形迹可疑兵差误拿，业经保释。在逃之欧阳均德等，已飭府县严拿，务获解究另结。并劝谕各乡举办义图，将每年应完钱粮，由图长催交，免受差役追呼扰累。酌定章程二十条，阖县绅民均各踊跃遵办。俟图长举齐开办后，另禀立案。具禀请示到臣，复加严核，所拟情罪均尚允协，未敢拘牵例案，即经批飭将欧阳亨衢、郭恩庆、赖生、罗兴四犯即行就地正法。王蠢俚、刘安人两犯分别监禁，余照所拟办理。此查办讯结之先后实在情形也。

伏查江西每年应征地丁漕米，向不过收至七八分，积欠太甚。光绪二十八年四月，经前抚臣李兴锐奏明整顿，在省城设立清赋局，委员经理。各州县政务殷繁，许于所属丞、簿、巡检等官，禀派帮办。所需夫马，由该州县平余内给用，不得丝毫派累民间，

尤不准书差借端骚扰。并以吉安、临江两府为通省著名疲玩之区，设立清赋分局，专司其事。初时办理认真，亦颇著效，詎日久生弊，渐失其真。此案实由该分局总办何师吕，派委赵彝鼎下乡催征旧欠，纵容差役于应征旧欠外索取公馆花费钱文，并听信差役耸恿，饬将郭栋廷等管押，乡民不服，遂肇衅端。相应请旨将试用从九赵彝鼎即行革职，从重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以儆官邪。候补知府何师吕，先已由臣记过停委，并将该分局裁撤；惟办理此事实属用人未当，咎有应得。庐陵县知县彭锡蕃，亦先由臣严行记过，虽闻信即行出示派绅劝谕，办理尚无不合；惟签差不慎，未免失于觉察，咎亦难辞。应仍请将该二员敕部察议。吉安府知府胡祖谦，弹压未能即时解散，实由于人多势众难以理喻，尚非办理不善，已由臣酌予记过，应毋庸置议。统领巡防队左军补用副将袁坦，本有保护地方城垣及教堂之责。此次乡民聚众至数千人以上，拆毁电杆，实非寻常刁民聚众可比。该统领见弹压未散，乱象已成，势不能不示以兵威。其击毙四人，伤及数人，一由于护救军装，一由于保卫营垒，情非得已。若非该统领稍加惩戒，猖獗更不知伊于胡底，酿成大祸，则杀伤更多。前署督臣周馥致臣之电，亦云此等情事，非当时严惩不足正乱，江西近年诸事每多含混将就，以致巨案迭出等语。臣深韪其言，应请将该统领袁坦及其余文武各员概行免议，免长刁风。

除照录犯供咨送刑部查照外，所有吉安府属乱民聚众滋闹，及委员查办完结各缘由，谨会同两江督臣端方，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

164 江西巡抚吴重熹奏遵旨覆

陈庐陵县民变情形折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六日（宫中朱批奏折）

江西巡抚臣吴重熹跪奏，为遵旨查明江西庐陵县民变一案办理情形，据实覆陈，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初十日奉上谕：有人奏，江西庐陵县，本年五月民变之案，办理未能平允等语，著吴重熹确切查明据实具奏，毋稍徇隐，原片著抄给阅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等因到臣。

伏查此案大概情形，业于五月间电请外务部代奏在案。现甫据吉南赣宁道江毓昌将查办获犯讯拟各情禀经臣核飭先将纠众鸣锣首犯欧阳享衢、郭恩庆二名讹索肇衅差役赖生、罗兴二名，即行就地正法，俾昭炯戒。正在查案具奏间，钦奉前因，除将全案会同两江督臣端方另折陈奏外，谨再按原参各节敬为皇太后、皇上详陈之。

一、原参该县粮票每张止收制钱四十文，近又加三十文，花户完纳分厘扰累已甚一节。查上年十二月，前抚臣胡廷幹、前学臣黄钧隆会奏筹办学务情形案内，陈明学堂经费、游学官费需用浩繁，非另筹常年有著巨款不足以持久远。据在籍各绅集议，请将各属钱粮串票每张加收钱三十文，以二十文提充省城各学堂经费，其余十文仍留作中小学堂之用，其零星小户粮数无多者，免其加收，以示体恤。在绅民所费无几，且又出于乐输，而积少成多，于兴学不无裨补等因在案。是以本地之财兴本地之学，出于众绅公议，并免小户加收，似尚不致扰累。

一、原参清赋局总办何师吕信任委员赵彝鼎，于水灾之后，农忙之际，派赴儒行乡催收旧欠，每纳百千勒加二十千为夫马费

一节。查何师吕总司局务，用人未当，赵彝鼎纵差索扰，滥行管押，臣已据实分别参办。惟今年春夏霪雨为灾，河水盛涨，而庐陵县属并无报灾歉之案。至催征旧欠，系因上年十一月前抚臣任内，据清赋局司道查明各属自光绪十三年恩诏豁免以后，历年征收丁漕，除灾缓外，积欠约在七百余万，时势艰难，库藏告乏。此项旧欠本系民间早应完纳之款，详明责成各州县先行出示晓谕，邀集绅董设法劝导，陆续认完。该县于今年三月始行开收，正是宽缓民力，并无不合。

一、原参十四日扶老携幼相率入城，至公车局以三事要局绅转求该县，曾经局绅答应遣散一节。查乡民纠众至公车局系十五日之事，并非十四日，该县于十一日即已缮给示谕，派城绅罗振霄、彭树葛赴乡劝解。十二日，罗振霄等正在劝令解散，而欧阳享衡又出传单。十三日，罗振霄等到马鞍山会议处，仍劝各村不可聚众滋事，而十四日各村又复传锣。是官绅于乡民未入城之先，早经劝谕，无如悍然不听，实属意存挟制，并非仅止要求。

一、原参十五日乡民入城，甫及魁聚门，时参将徐文科、防营统领袁坦带兵在城弹压，复经绅士劝谕，兵勇以木棍刀背枪柄示威，亦即退去，惟城外南关因队勇击卖菜佣，激成众怒，吵闹一番。张仙庙兵民口角，击伤平民七八人一节，核与该道江毓昌等查复情节大致尚同。惟因乡民不服弹压，抛砖掷石，未肯散去，是以公车局绅劝往张仙庙暂息，又与该庙军装库勇口角互殴，袁坦赶往救护，误为抢劫军装，所带小队用刀驱逐，致毙一人，伤及数人。至所称南关队勇击卖菜佣，激怒吵闹，即指福隆烟店被乡民吵闹，失去铜元一事。先因队勇与卖菜佣龃龉，乡民群起而攻，队勇逃入该烟店，由后墙逸去，乡民遂与吵闹，致失铜元，为数有限，当时谣传被抢，事后始查系误报也。

一、原参十六日借解散为名，领兵驰出西关杀十余人，饭后

又驰往公车局各处杀伤十余人，统计前后乡民死伤四十有奇，而兵勇无一伤者，谓之抗拒，将以谁欺一节。十六日，臣即据吉安电局禀报：是日乡民来者更多，皆手持兵具，上段电线已为所毁，吉事可危等语。旋即下段电线亦为毁拆，不能通报，其居心叵测，声势颇众，已可想见。嗣据江毓昌等查复，虽人数多少无从查考，总在数千人以上，复敢向营滋闹，致被击毙三人，枪伤数人，袁坦带队出追，始各奔散。而两日共毙四人，伤及数人，并无死伤四十有奇，自系传闻之误。若谓无抗拒情状，则持兵具毁电线意欲何为，此亦不问可知矣。

臣惟此案，催征委员虽纵差索扰，并无迫激重情，该乡民理应控告上司为之伸理；即以民力拮据，旧欠欲求展缓，亦应据实呈诉。何得遽行鸣锣纠众，以一乡而播及各乡，并勒令六十岁以下、十六岁以上者均须到集，何村不到即与为难，绅劝不依，官示不顾，纷纷扰扰，纠众七八日之久，人众至数千之多，掷石殴官，不服弹压，持械毁电，形同乱民，若非惩创于登时，猖獗更不知伊于胡底。谓之激变良民，固不可；谓之纵兵杀人，亦不可。是以臣酌核情罪，将该局员及地方官分别参处，以正法纪而儆刁风，亦惟期其平允而已。

所有遵旨确切查明据实具奏缘由，谨恭折复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165 江西巡抚吴重熹奏饶州洪莲会 仇教抗官派兵剿办折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六日（官中朱批奏折）

江西巡抚臣吴重熹跪奏，为剿办饶州会匪完竣，谨将办理情形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本年四月十四日行次九江，即闻饶州有会匪滋扰情事，先经九江道玉贵派拨常备军三百名驰往剿办。臣恐兵力尚单，又飭添拨常备军二百名，用浅水小轮运往，俾期迅捷，谕令会同该地方文武及防军赶紧严拿首要，解散胁从。并因饶州府属之鄱阳、浮梁等县，多与皖疆接壤，电致安徽抚臣恩铭派兵前往婺源一带堵截，以防此拿彼窜。及臣抵任准前任抚臣胡廷幹移交文卷查悉，亦已由省飭派统领巡防右军李保荃前往拿办。接皖抚电复，业派皖南巡警左营赴婺源一带堵拿，暨通飭与赣毗连各州县一体防范。惟据建德县禀报：鄱阳交界地方聚匪数百人，扬言仇教，声势颇众，出有伪示匿名揭帖。而省城法总司铎函告：有谓拆毁建德境内教堂之事，嘱速剿除，勿任遣患等因。当又飭该地方文武务迅速认真办理。时长江水师提督程文炳巡阅鄱阳，函准该提督飭令饶州水师营调操各船迅即回饶严防。水陆皆有戒备，当不难于扑灭。

旋据饶州府暨鄱阳、浮梁等县先后禀称：查系匪首黄淑性等，纠集党羽多人，在鄱阳境内之时山张贴伪示，竖旗起事。经该鄱阳县陈庆绶访闻，禀由该道派兵下县会剿。该匪先由时山出巢，执有顺清灭洋大旗二面，帅旗一面，约数百余人，头裹红巾，图扰景德镇。先趋浮梁，途经洗马桥地方，仇杀民人吴顺生，抢马一匹，并将教民曹继仁家打毁，所过村镇逼令铺户居民出钱供饭。经该署府何汝翰先期檄知该浮梁县徐孝泰，并景德镇同知刘巨严加防堵。迨所派常备军齐抵饶州，会同防军营汛团勇四出兜拿，该匪等志不得逞，遂向安徽建德县界窜扰。当获逃匪程景春一名，解县讯悉前情。巡防右军哨弁刘得胜即带勇数十人跟踪追至木塔口地方，与匪相遇，奋勇捕拿，该匪列阵抗拒，我军开枪毙匪二十余人，勇丁亦被拒毙三名，受伤一名，子药告罄，且有该村土匪突出助援，众寡不敌，致未得手各等情。

臣正在严檄各军分投追剿间，是月二十二日钦奉电旨：恩铭电奏称，江西鄱阳地方匪徒倡会，窜入安徽建德县境，经拿获汪荣周等六名讯办，匪徒闻风逃散，窜回江西浮梁桃墅店；并闻立义盘山会名目，党羽甚多等语。匪徒倡会滋事，实为地方之害，亟为加意防范及早扑灭，以靖乱萌。著恩铭、吴重熹督饬各属严密堵拿，迅速惩办，期净根株，毋稍大意。钦此。遵即飞檄严催该文武克日殄灭，勿任再有蔓延，并将办理大概情形，先行电请外务部代奏，借以仰纾宸廑。

嗣据该营县禀报：该匪闻两省官兵行将会集建德县境，难以聚藏，即窜避皖属之祁门县，被该处军团截击斩获多名。复回窜浮梁县之潘村及小江村，各军分路追击，已将该匪大股驱散。余匪旋聚旋逃，飘忽异常。哨弁唐文宗侦知匪首黄淑性又潜赴时山，带勇间道疾驰前往，乘其不备，于是月二十七日，立将该匪首及逆子黄天雨、匪党孙显荣等拿获，解交该府县，会同防军统领立提讯问。该匪首黄淑性又名黄标，供认入昆仑山洪莲会，充当饶州总头目，刊有“洪福齐天”伪印，分贴伪示伪檄，以仇教为名，纠众竖旗起事各等情不讳。因彼时人心尚在惶惑，虑生变故，于讯供后，即照章先行就地正法，俾昭炯戒，以寒匪胆，而顺輿情。经臣批准照办，饬仍上紧缉拿在逃党羽，务绝根株，免贻后患。

乃因米价腾贵，各属伏莽乘间窃发，谣言纷起，深虑死灰复燃，复电请皖抚遴派防军两旗，会合赣军，将鄱阳、建德两县交界时山一带，大加搜捕。并令深入该山，查得山高数十寻，广约四五十里，路径崎岖，林木稀少，奇峰怒石未见民居，深谷穷岩悉皆冥索，委无匪迹。惟山腰有龙华殿破庙，附近空屋数椽，为匪首黄淑性昔日巢穴，当即一并焚毁，免再藏垢纳污。查竣禀复到臣，并准皖抚电知撤军回省。

臣以此次匪徒猝发，大半勾结本地痞棍游民，而景德镇窑工

不下数万，良莠夹杂，最易煽惑。匪首黄淑性起事，即首趋景德镇，志在纠结该处匪徒以为声援。是不可不防，仍饬派出之常备军扼要分扎，严密巡缉，不敢稍涉松劲。比月以来，米价平减，早禾晚稻亦已收成先后缉获匪党三十五名，派委后补知府曹树藩，会同饶州府知府张检，督率鄱阳县知县陈庆绶、浮梁县知县徐孝泰悉心研讯录供议拟。禀经饬核，将情节较重之黄天雨、孙显荣、黄思复、汪东山、廉家仇、甘霖、段福喜、冯贵元八犯，即行正法。其情节较轻之王年保等十三犯，分别年限监禁。其受雇为匪制旗之程景春一犯，因已在押病故，免其置议。余犯讯系被胁，酌予枷杖，照章罚鍰保释。此外尚有安徽建德县获解之曹光太、柳先德二犯，应归入都昌县伙劫李姓家得财伤主案内讯办。现案既已拟结，察看该属地方一律平靖。所有派出常备军亦即陆续饬撤归伍操练，责成原驻之巡防队妥为防范，以保无虞。此办理饶州匪乱先后详细情形也。

臣查饶州距省约及四百里水陆交通，所属鄱阳、浮梁向为会匪出没之所。此次肇乱未及期月，即将匪首获办，地方并未大受蹂躏，擒渠扫穴，办理亦尚迅速认真，在事出力人员不无微劳足录，可否仰恳天恩俯准择尤酌保二三员，以示鼓励之处，出自逾格慈施。

除录犯供咨送刑部外，所有剿办饶州会匪完竣缘由，理合会同两江督臣端方，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

166 江西巡抚吴重熹奏遵旨查复剿办抚州会党缘由折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六日(宫中朱批奏折)

江西巡抚臣吴重熹跪奏，为剿办抚州会匪完竣，并遵旨查覆

缘由，谨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初四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十九日奉上谕：有人奏，江西临川县南乡腾桥一带有会匪窜入，知县黄锡光纵匪殃民等语，著吴重熹严飭派出员弁，迅速剿办，毋任滋蔓；并将黄锡光被参情节确切查明，据实具奏。原片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等因到臣。

遵查本年闰四月初八日，据署临川县知县黄锡光禀报：三月间，建昌营拿获会匪吴兴茂，解由建昌府督同南城县讯供，匪首康星田潜匿临川县境，移由抚州府行飭该县拿办。先闻东馆地方有匪徒潜匿情事，即经会营亲诣该处，匪徒已闻风远扬。沿途察访，严飭各处绅董地保随时探报。闰四月初四日，据该绅董等禀：荣山地方有匪徒五六百人，在吴姓祠堂勾结起事。当派兵役密往侦探，被匪拘去数人，余逃回县禀报属实。附近村民亦各纷纷迁避。以存城兵数无多，飞禀派营星驰赴县剿办。臣即檄调驻防建昌之巡防队右军右营管带蔡世衡就近赴援；复拨省城常备军一标第三营管带刘清泰带兵三百名，由省驰往；加派巡防水师右军统领张季煜，率带师船星夜驶赴抚州，责成该统领会督各营妥速办理。续据抚州府知府王乃征禀报：该县黄锡光已会同城守千总王国杰，率带营兵县役出城会合乡团，力将荣山之匪击退，斩获三十余名，匪已回据茅排山一带。维时谣诼纷传，迭准外务部电询，以英、法各国驻使均请保护抚州教堂教士。当于五月初一日，将办理大概情形电请外务部代奏，借以仰慰宸廑。旋钦奉前因，臣即遵旨严飭派出督军之张季煜，迅速会督各营剿办，毋任蔓延；并将黄锡光被参各节，密飭该员就近确查去后。兹据先后将首要各匪犯拿获禀请惩办，并将飭查各节详晰具复前来。

臣伏查此案，于本年三月间，匪首康星田在抚州府属临川县

之东馆、腾桥、茅排一带散卖票布，胁人入会。该处与建昌府属南城县之西阮视、下刘家湾等地方相接壤，遂延入建昌境内。建昌府县先经访闻，会营拿获票匪吴兴茂，搜有红绫伪扎，供出康星田是昆仑山忠义堂大头目，抚、建一带地方归其管理，住居临川县属。即移会抚州府转饬该营县一体严拿无获。至闰四月初间，临川县知县黄锡光据报：荣山地方有匪徒在吴姓祠勾结起事，派役查探属实，一面飞禀赴省请兵，一面同千总王国杰出城联合乡团，击退荣山之匪。因黄锡光中途染患疯症，王国杰护送回城，不及追击。而未起事之先已谣言四播，各处张有伪示，声言欲赴南城劫狱夺犯。各处匪徒闻风响应，以致裹胁甚众，纠聚至数百人之多，公然竖旗鸣号，游行各市镇，抢劫银米。两郡居民仓皇避走，人心震动，一夕数惊。迨调拨水陆各军先后驰抵该县，由张季煜会合调度，查得该匪等以茅排山为巢穴，该山绵亘数十里，深林密箐，路径崎岖，非乡团响导未能深入。并以匪踪聚散靡定，兵少则聚而抗拒，兵多则散而为民，刁健绝伦，搏击不易。因酌分三队：一由西路凤岗墟出河埠桥，经荣山镇以达腾桥；一由东路流坊、许湾，经老山岭、车（东）馆以远腾桥；一由中路上阳排，经界山一带，以达腾桥。沿路搜查匪类，均有捕获。再由腾桥会集入茅排山，经大路游焦坑、西坑、金竹窝各地。该匪等闻知大兵四集，均各窜匿。复分军穿各山僻径，大事严搜，越三日而出。该山东西约六七十里，南北约三四十里，西坑为匪徒窝藏之所，附近有居户十数，悉皆妇孺，无一壮丁，诘以匪纵，均不肯吐。遂将军队暂扎荣山、腾桥、茅排三处，以资镇慑。于是迁徙者陆续来归，人心乃获安辑。

臣复饬悬立重赏，购拿首要，不准稍涉松劲。张季煜以巡防队管带蔡世衡及抚州城守千总王国杰情形最熟，缉捕必可得力。适王国杰以炎暑奔驰，积劳呕血而亡，因督责蔡世衡购线远出，

设法密拿。积两月有余，始将首要各匪康星田、谭文青、徐喜义、郭云卿、李开、彭四俚、彭长才等拿获，并据临川、南城各营县先后获解各匪党三十五名，均飭委张季煜会同抚州府知府王乃征、建昌府知府李士瓚，督县审讯明确，拟议稟报到臣。查康星田供认入会已数十年，创立昆仑山忠义堂名目，自称伪山主大元帅，散卖票布，制造军火器械，纠众起事。谭文青、徐喜义、郭云卿、李开、彭四俚并先获之吴兴茂，均认听纠入会，授有伪职，或称帮元帅，或称伪军师，名目不一，并散卖票布展转纠人。除吴兴茂获案在先外，余俱随从康星田起事各等情不讳。以上七犯，批令照章即行就地正法，俾昭炯戒。彭长才一犯，虽据供认听纠入会，授有伪职，惟由其子彭四俚煽惑所致。姑念彭四俚业已正法，该犯年近七旬，从宽贷其一死，批令永远监禁。其情罪较轻之曾益儒等二十八犯，批令照拟分别年限监禁，俟限满查看能否安分，再行核办。吴罢熏等七犯，批令发交习艺所，罚作苦工示儆。所有派出常备军撤回归伍，调拨巡防队右军中前营两哨前往填扎。仍飭张季煜督令蔡世衡缉拿在逃匪党胥广元等，务获惩办。此剿抚州府属会匪完竣之实在情形也。

至黄锡光被参各节，已据张季煜查称：黄锡光莅任之初，颇自奋勉，上年五月，曾因事驱逐家丁数人，尚非颺预纵容可比。惟冬间患病，年力就衰，听断稀疏，外间遂滋议论。业经由司委员接署，迄未到任。此次匪事，黄锡光先经访拿未获，迨探报属实，复会营驰往荣山将匪击退，因力疾从事，致中途感患疯症，至今未愈。并无报案不理及纵匪殃民情事，亦查无因事受财贪劣实迹等情，具复到臣。查黄锡光衰庸多疾，办事竭蹶，曾据该管抚州府知府王乃征稟，经前抚臣胡廷幹飭司遴委万载县知县张之锐调署在案。及黄锡光感患疯症以后，臣已飭司查明张之锐因交代稽延，尚未回省。临川正当匪风甚炽之时，由司改委另补知县

李克铎克日前往署理。现黄锡光已因另案奉旨革职，应请毋庸置议。

今年米价虽贵，临川土地膏沃，山泉四出，无忧旱潦，竹木繁盛，人亦善贾，王乃征称其富甲全郡，自属可信。乱非因饥而起，可以无须筹办赈抚。惟该县山乡僻处，风俗日偷，以致富厚如彭长才等，尚受匪所愚，甘为接济。业由王乃征督饬李克铎劝令绅富出资，于要镇数处实力举办保甲，以资捍卫；并令倡办学校、善堂，以化恶俗；不准派及中下各户及小本营生之人。臣已批饬照所拟章程认真办理，务收成效。此查复黄锡光被参各节，及整顿该县之实在情形也。

臣维江西界连六省，会匪常出没其间，以卖票为敛钱，以甘言为诱惑，乡愚利其所费无几，买票一张，既可以保身家，又可到处吃饭，趋之若鹜，深信不疑，虽文告频颁，终莫能解其惑。裁兵散勇地棍土豪缘以为奸，阴谋倡乱，借图抢掠。故一经剿办，立见逃亡，兵去匪来，习以为故。臣此次办理不敢稍涉敷衍，必欲勒拿首要，以绝根株。故覆奏稍迟，未敢遽以空言塞责，虑蹈欺饰之咎。

所有剿办抚州会匪完竣，并遵旨查覆缘由，谨缮折据实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六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167 江西巡抚吴重熹奏拿办都昌会党缘由片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六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再：臣前以访闻南康府属之都昌县会匪极多，该县与鄱阳县接壤，而景德镇之窑户坯工不下十数万，亦大半系都昌县民，前往佣趁。当饶州匪首黄淑性正法之后，深虑余党窜匿勾结。电饬广饶九道玉贵就近派拨常备军一百名驰赴该县镇慑防堵，并饬该

府县严密查拿，以免养痍成患。旋据都昌县知县罗长镛禀报：遵飭派役四出侦探，查有匪徒纠众于闰四月初七日傍晚，在县属黄土嘴江绍桂家聚饮，谋为不轨。该县闻信，会营漏夜密往掩捕，至则匪已逃匿，聚饮处所余沥尚存，搜出刀矛等件，追捕无踪。越日，在马涧桥地方拿获匪犯江忠明、江亦和两名，身畔各藏黄布一方，供认听从匪首罗来委、江绍桂纠邀入会，约令初八日进城起事时将黄布系于发辫以为记号。当即批令上紧严拿，务获首要究办。嗣据该县购觅眼线，加差干役，勒令犯族在景德镇查得罗来委踪迹，报由浮梁县知县徐孝泰派拨兵役协同拿解，起出口号簿据。复在县属龟山后拿获江绍桂，暨会营续获匪党沈传礼等十名。并闻该匪等散卖票布甚夥，多系诱胁。由县设柜出示，令其自行署名投缴，概予免究。计缴到票布八十多方，均系坤龙山至德堂字样，盖有“洪福齐天”伪印。飭据署南康府知府王以愨，督同该县提犯审讯明确拟议，禀请核办前来。

臣查罗来委供称伪元帅，江绍桂系伪先锋，沈传礼虽仅听纠入会，未授伪职，均认同往鄱阳时山被官兵追捕潜逃回县，起意谋反，纠集伙党九十余人，约期进城劫狱，派沈传礼先入，以为内应等情不讳。罗来委、沈传礼并供先曾伙劫天生号布店，拒毙事主，查案亦属相符，即经批飭将罗来委、江绍桂、沈传礼三犯照章执行就地正法。雷世庆、廖庭二犯虽均入会授有伪职名目，并不甚大，散卖票布亦不甚多，应准贷其一死，永远监禁。其余江忠明等九犯，情罪较轻，照拟分别年限监禁，俟限满查看能否安分，再行核办。此案因先事预防，致该匪等未及起事即经破获，所有缉捕出力之员，均不无微劳足录，可否仰恳天恩，准其酌保一二员以示鼓励。

除录犯供咨送刑部外，谨将拿办都昌会匪缘由，会同两江督臣端方，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奉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
钦此。

**168 翰林院侍读吴士鉴奏请旨飭
江西抚臣访拿各地会党片**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初八日（宫中朱批奏折）

再：近日湖南、江西之交匪徒暴动，萍乡、醴陵、浏阳诸县同时戒严，闻江、鄂两省派兵助剿，乌合之众谅不难立行解散。惟江西兵力本单，所练新军闻尚不及湖南之精锐。臣前数年出差该省，据官绅所言，各属时有私立会党：袁州万载一带有所谓洪江会者，临江属县有所谓鞭刚会者。赣州、南安以上风气强悍，与闽、广两省为近，又有三点会名目。伏莽遍地，窃发堪虞。当兹人心不靖之时，深恐乘机煽动，大则仇教启衅，小则扰乱治安，就臣所闻，实多隐患。可否请旨飭下江西巡抚，督令地方文武各官严密查访，设法预防，务使此等匪徒随时消弭，毋令养痍贻害，江西幸甚，大局幸甚。

臣管见所及，谨附片上陈，伏乞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169 两江总督端方为调派得力营队
赴萍醴围捕事致军机处电**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端方档）

北京军机处钧鉴：午密。承准二十六日电奉旨：江西、湖南交界地方，匪党声势猖獗，著端方、张之洞、岑春蓂速派得力营队，飞飭会剿等因。钦此。查萍醴匪徒倡乱，迭接该处路矿局及湘、赣来电，即经电商吴抚、岑抚，厚集兵力会同剿办，电商张之洞由鄂派兵援剿，兼顾路矿。一面密飭江南三十四标全队整装以待，并电告吴抚务多派得力之营，急图扑灭，免酿燎原。赣省

兵力不敷，立行拨队往援。钦奉前因，即饬将业经戒备之第九镇第三十四标步队三营炮、工各一队、马队辎重各一排、混成一枝队，即于今夜开拔，分三起上驶，在九江换船，进湖口至南昌，遵陆前进。三十四标操练较久，标统艾忠琦人亦稳练。第九镇统制官徐绍楨曾在江西统兵，于萍乡、袁州一带情形较熟，派令督率前往，相机堵剿，兼可与赣军协商合力，妥为布置。鄂军由岳州至湘潭，取道萍醴铁路，宁军由南昌、袁州以达萍乡，两路夹进，庶期克日蕝事。仍当与张督、吴、岑二抚斟酌机宜，妥善办理，仰副朝廷镇固南陲至意，谨请代奏。端叩。感。

170 两江总督端方为拿获萍醴

会党首要事致军机处电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端方档）

北京军机处：午。

近因萍醴匪徒倡乱，长江伏莽素多，尤虑乘机勾结，密图应附。昨经方密饬员弁拿获票匪袁有升、江佑泉、龙见田、傅义成、赵太周、江载春、黎贵和、黎贵兰、徐福荣九名，起获票布伪印。讯据供认：该匪正龙头为东洋士官学校自费学生刘震即刘春江，副龙为黎兆梅即黎肃清，该匪袁有升为会办，江佑泉为执堂元帅，龙见田为圣贤，傅义成为盟证。会中经营费按年由孙汶接济，令在沿江各处煽诱。旋又拿获票匪曾斌一名，据供在会为坐堂大爷，其票系康逆党羽滕元寿散给各等语。

查该匪等，一系孙逆伙党，一系康逆党羽滕元寿主使领受票布，希图煽乱，实属悖逆不法。袁有升、江佑泉、龙见田、曾斌四犯名目较大，罪不容诛，已饬就地正法，以靖人心，并将傅义成监禁，俟拿获黎兆梅时备质。余犯赵太周、江载春、黎贵和、黎贵兰、徐福荣等五名情节较轻，分别监禁，递籍管束。刘震现

在东洋留学，已电致杨使查明，该犯如果尚在士官学校，即勒令退校，密飭沪道就沪设法截拿。黎兆梅湖南宁乡人。据傅义成等供，现回湖南运动，已电岑抚密拿务获。滕元寿系东洋装，曾自称已入洋籍，现回日本，已派得力员弁追拿，诚恐闻风在洋避匿，不易就获。

此外逆党头目不止一起，踪迹诡秘，侦察甚难，业经密电鄂、湘、赣、皖督抚协商密拿，务期净绝根株，用纾宸廑，请代奏。端叩。艳。

171 两江总督端方为侦拿浏醴起事 首要人员事致江西巡抚电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端方档）

南昌吴抚台：辰密。

东电悉。常备军张道均已抵萍，现以一枝会剿浏、醴匪党，以一枝扼防边境，搜剿逃匪，并飭防军前营回驻安源，筹备甚佩。赣边兵力素单，此次匪乱起于仓卒，公审度布置，煞费苦心。杏翁因萍矿关系甚重，利害切身，初或不免责望过当，久之亦必能共谅也。徐统制准今晚率队乘轮上驶，所有道陆应由何道前进？已属令面陈左右，静候指挥。江。

172 两江总督端方为调拨兵轮 巡防革党事致军机处电

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初六日（端方档）

北京军机处：午。

萍醴匪乱，遵旨派兵会剿，并捕获长江匪党惩办情形，先后电请代奏在案。宁省所派兵队已次第由浔进发。顷接岑抚、吴抚来电：萍乡已无大股匪踪，浏阳一带经岑抚派兵分剿，毙匪甚

多。鄂省第一次派兵一标两队，已开赴萍醴。臬司秦炳直所带之兵亦已将抵萍，体察情形，但使剿捕著著应手，不难立时扑灭。

惟长江各埠逆党潜谋运动已非一日，不可不加意侦防。顷已商明直督，先后调拨海圻、海筹、海容、海琛、飞鹰五艘入江。因九江水浅，飭令飞鹰与南洋建威一艘驶往驻泊。余船分泊芜湖镇江等处，以资镇慑。至萍境各匪现已趋注浏阳，该处军情尚非吃紧，但余孽未尽，且击败之匪乘机窜扰，尤须加意严防。所有搜捕余匪各事宜，仍当随时商同张督、吴抚、岑抚妥筹办理，期副宸廑，请代奏。端叩。鱼。

173 江西巡抚吴重熹奏拿获三点会头目分别惩办折

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宫中朱批奏折）

新授邮传部右侍郎·江西巡抚臣吴重熹跪奏，为拿获积年三点会匪，审明分别惩办缘由，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本年四月间，据虔南厅禀报，会营拿获匪犯锺金胜等，并被匪拒毙护勇申翹望一命等情，经臣批飭研讯确情，录供禀办。嗣据该厅讯明开折请示，又经批行赣南道委员提犯覆讯。旋据该道禀覆，提讯供词无异，即将锺增辉正法，余拟监禁等情，批司议详请奏去后。

兹据按察使秦炳直详称：缘叶定山即亚桂、锺金胜即亚金，锺增辉即鸿胜，李茂古、谭猪仔、王典勋即老王，分隶广东连平、翁源、江西虔南等厅州县。锺金胜，锺增辉、李茂古、谭猪仔均入三点会，各拜叶定山即亚桂、叶胜利、陈国臣为师。叶定山封有山名，系会中头目，锺金胜、锺增辉均封白扇，李茂古封为四纠，谭猪仔未受伪职，王典勋并未入会。光绪三十一年，锺金胜、锺增辉先后听从在逃之锺亚仰等，携抢连州童姓、周姓、王

姓家妇女幼孩共四口，均各卖钱分用。十二月间，在逃之余绍兴即朝兴，起意纠邀锺金胜、锺增辉、叶定山并在逃之锺亚奇等二十余人，扮作弁勇，冒充保安局勇，借查匪为名，伙劫广东翁源县桂山勇厂，得赃分用后，闻查拿严紧，该匪等外出逃避。雇用王典勋即老王作火夫，与被拿格毙之三点会头目锺燊元，同住李茂古家内，谭猪仔先在李茂古家佣工，曾与王典勋先后各自听从李彬古等伙窃刘金古等家耕牛器物，并拦抢不知名过客银钱油谷等件。旋经虔南厅同巡防队营弁访闻会同往拿，匪首叶定山拒伤护勇申翹望殒命，当场格获叶定山，并拿获锺金胜、锺增辉、王典勋，续获李茂古、谭猪仔。经该厅提案研审，供认前情不讳。禀经批飭吉南赣宁道江毓昌，檄委补用知县宋承绶前往会讯无异，将锺增辉即鸿胜一犯照章就地正法，开录复讯各犯供折，并声明叶定山即亚桂先已因伤身死，锺金胜即亚金叶已在监病故，李茂古、谭猪仔、王典勋三犯分别年限各予监禁等情，禀奉批司核明具详。

查光绪十八年，惩办会匪章程内开，嗣后拿获会匪，如讯系领受票布辗转纠伙散放多人，或在会中名目较大，充当元帅、军师、坐堂、刑堂、礼堂名目，有伙同抢劫情事者，审实即就地正法，传首犯事地方悬竿示众等语。又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二十日内阁奉上谕：枭首著永远删除，现行例内斩枭各俱改斩决等因。钦遵在案。此案叶定山即亚桂，封有山名，系三点会头目，摆台放票，并开枪拒伤护勇申翹望身死；锺增辉即鸿胜，锺金胜即亚金，均入会，封受白扇伪职，并纠伙劫翁源县桂山勇厂、复迭次伙同抢掳，均应照章惩办。锺增辉、叶定山、锺金胜均合依会匪中名目较大、散票纠人、有伙同抢劫情事者，审实即行就地正法，以昭炯戒，仍遵通行，免其枭示。锺增辉即鸿胜，已于复讯取供后绑赴市曹斩决，叶定山、锺金胜业已因伤因病各在监身

故，均无庸议。李茂古、谭猪仔虽仅入会为匪，并无纠伙抢劫各情事，惟窝留匪党实属不法；王典勋虽未入会，惟为匪服役，并曾犯抢劫，亦非善类，均应照章酌拟监禁。李茂古、谭猪仔两犯，各拟监禁十五年；王典勋即老王一犯，拟监禁八年，毋庸递回原籍，以免疏虞。除飭缉逃匪务获究报外，详请具奏等情前来。

臣复核无异。除将犯供录送法部外，理合会同两江督臣端方，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敕部核复施行。谨奏。

朱批：法部知道。

174 两江总督端方为请英领交解已获 萍醴会党首要事致外务部电

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端方档）

致北京外务部：午。

九月间拿获会匪李福斋，讯据供称：该匪本在长江上下充当扒窃首领，近有湘人刘震等开设团体，希图谋乱，该匪听纠入会。谗知袁有升、黄易、张宝卿、江佑泉等具系头目等语。当即将李福斋照章就地正法。十月下旬，萍醴匪党倡乱，自称为革命军，势甚披猖，谣言四起。遂拿获会匪袁有升、江佑泉、龙见田、傅义成等。据称该会正龙头为刘震，副龙头为黎兆梅，该匪袁有升系会办，江佑泉系元帅，在逃之黄易、张宝卿系军师，龙见田系圣贤，傅义成系盟证。拟趁萍匪扰乱，各处人心摇惑，或抢劫军火，或焚掠教堂，俾使官军应接不暇。黄易并曾在江宁为萍匪暗办粮台，预备接济等语。即将袁有升、江佑泉、龙见田三犯就地正法，并因逸犯尚多，将傅义成监候待质。

旋探得黄易、张宝卿潜匿上海租界，密派守备夏鸣皋前往设法拿获，拘押捕房。即经由电请英国霍总领事交解，并电上海关道就近催提。接据瑞道艳电云：晤商巴副领事，反覆辩论，据巴

领云：照案本应开会公议，详请公使核示，然不免辗转稽迟，现拟一通融办法，请南洋大臣再将该犯案情并李匪口供录示，方可照办。并准霍总领事照复，语意与巴领同。并称：张、黄两人如果实系革命军匪党，本总领安有不为协办之理？惟近来湘、赣匪乱迭起，以后查拿匪党必多，今犹起始，应慎重从事，请迅将张、黄两人所犯案情并李匪口供详示会审公廨，俾过堂会审时查核办理等语。随将李福斋、袁有升等各供，摘要电飭瑞道照会去后。兹接瑞道微电云：顷英领照复初三来文录送南洋大臣电文一纸，属飭提张、黄两犯交解，因初二领事公会议定，所提之犯系犯国事，与中政府及上海驻领之各政府均有重大关系，须禀各国驻使核夺。已将道文译送领袖领事查核、俟接驻使复文照会等语。

查黄易、张宝卿两犯，乃系会匪乱党，有李福斋、袁有升等供词可凭，设非事前发觉，实有害于中外治安，与国事犯迥异。霍领初次照会曾称：果系革命党匪，安有不为协办之理？尚表疾恶同情。迨将犯供录告。忽称：为国事犯，须请公使定夺。未免先后两歧，且各国约载，中国犯罪人民，一经华官照会，即行交出，并无留待请示之语。英领此举，似与约章未符。近来各处乱党咸假托为革命，实则扰害地方。张、黄二犯已经设法拿获，自应令其交解惩办。

除仍电飭瑞道力与磋商，期令交犯外，此案该领即禀公使核夺，特将案情始末撮要电陈，俾期接洽。虞。

175 江西巡抚瑞良奏瑞昌县民姜能勇聚众毁卡伤官折

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三十日（法部档）

头品顶戴·江西巡抚奴才瑞良跪奏，为刁民毁卡伤官，获犯讯明惩办，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照瑞昌县刁民姜能勇，纠众抢毁统税分口一案。据卡员候补知县王祖彝，瑞昌县知县叶在鍈会禀情形。当经前抚臣吴重熹批飭该管道派委九江府知府孙毓骏，酌带营勇前往督办。旋获首从各犯，由府督同委员候补知县吴鸣麒，提讯明确录供，议拟禀经批。据按察使秦炳直会同统税总局司道核详请奏，奴才复加查核。缘姜能勇、何庆万、冯承逊、柯耀贤均籍隶瑞昌县，务农、手艺、佣工度日不等。瑞昌县地方向设有统税分卡一所，委员补用知县王祖彝于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初四日到差，该县洪下源乡民强悍，从前各委员于零星货物多免其收税，王祖彝因初到差，未悉情形，不肯减免。姜能勇心怀不服，起意纠众打毁税卡。是月二十二、三两日，姜能勇以统税抽税太重，米价昂贵为词，与在逃之高先猛、冯毕岩、何仁爱备办酒肉，分投邀人，商议打卡以后，可免完税。在逃之何仁宽等，及已被格杀之沈绍鉴，监故之何仁勋、何仁德、姜道春，现获之何庆万，均各应允各到各村约齐族众，冯承逊、柯耀贤被胁勉从，分执扁担禾刀枪棍，于二十四日天明时分行至统税分卡门首，声称究税，一拥而入，将器具什物打毁，并将衣箱帐被分投搜抢，并抢及卡后居民曹李氏家。该委员及司巡人等喝捕，其时人多手杂，不知何人用扁担将委员王祖彝右臂膊、右腿拒伤，并刃伤司事王荣清及巡丁人等。该县叶在鍈闻报会营驰往，当场拿获数人，正拟带回讯究，因绿营兵少，刁民众多，旋被挤脱，姜能勇等逃走出城。查看赃物，已经各乡民分散，该印委飞报到省，即经吴重熹飭局遴委委员前往接办税务。一面电飭九江府知府孙毓骏督带防营，驰往查办。姜能勇恃其地形险固，仍敢鸣锣纠众抗拒官兵，致伤营勇。我军不得已开枪还击，格杀沈绍鉴一名，格伤数名，该乡民始知畏惧，四散逃逸。孙毓骏驻乡数月，出示解散胁从，勒交首要，追起原赃皮衣等物，飭令委员王祖彝等认领。旋又督同叶在鍈等会营将首

犯姜能勇拿获，并获从犯姜道春等多名，迭提研讯，据各供认前情不讳。开列供折，禀经吴重熹批饬，将姜能勇一犯就地正法，何仁勋、何仁德二犯永远监禁，何庆万一犯监禁十五年，冯承逊、柯耀贤两监禁十年，姜道春先已监故，沈绍鉴业已格杀，应无庸议，转饬遵照去后。兹据该府县先后详报，已提姜能勇正法，何仁勋、何仁德均因患病在监身故，批由司局详请核办前来。

奴才伏查此案姜能勇一犯，如因抽税过重，应即禀官核办，乃辄起意纠众毁卡，拒伤员司，搜抢衣物，实形同土匪，志在得财，事后复敢抗拒官兵，按例罪应拟斩，已经批饬正法，足昭炯戒。何仁勋等听从毁卡，抢分财物，既饬分别永远及限年监禁，何仁勋、何仁德并已据报病故，应毋庸议。委员王祖彝等伤均平复，该委员办理不善，咎有应得，业已另案革职，亦无庸议。起获原赃已分别认领，未获各赃照估追赔，逸犯高先猛等饬缉获日另结。该县叶在馨事前虽疏于防范，惟已会营拿获首要多名，讯明究办。绿营迭经裁汰，存兵无多，文武职名应请从宽邀免开报。

除犯供录送法部查核外，所有刁民毁卡伤官获犯讯明分别惩办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勅部查照施行。谨奏。

176 江西巡抚瑞良奏拿获抗击 官军商谋起事会党头目折

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头品顶戴·江西巡抚奴才瑞良跪奏，为拿获图杀官兵抢劫军装起事会匪，讯明惩办缘由，恭折仰祈圣鉴事：

案据吉南赣宁道江毓昌转据署虔南厅陈宏燮禀，拿获匪犯吴盛发等，讯明拟请分别正法、监禁一案，饬据按察使秦炳直，会同兵备处司道核详请奏前来。

奴才复加查核，缘吴盛发、袁连珍、黄月谱、张观兰、何恩明、刘德华、池茂才，邱俊禄、李春全、饶观音即观音保、陈文即文章、袁狗仔、谢世忠、陈屎古，分隶江西龙南、上犹、虔南，广东河源、和平、始兴等厅县。吴盛发、袁连珍、黄月谱、张观兰、何恩明、刘德华、池茂才于光绪三十一年间，先后入三点会，各拜在逃之陈国臣、李松山、罗凤堂、李子芬，钟凤山、叶茂盛为师。吴盛发封为红棍，袁连珍封为白扇，黄月谱、张观兰、何恩明均封为四纠，刘德华封为铁板等伪职，与池茂才均各辗转放票，纠邀邱俊禄、李春全、饶观音、陈文、袁狗仔、谢世忠，陈屎古等入会，传授口号。池茂才平日曾犯抢劫七次，黄月谱抢劫五次，刘德华、张观兰、吴盛发曾各犯抢劫二、三、四次不等，袁狗仔、谢世忠，或听纠抢夺未成，或事后分赃各一次，各犯犯事地方，抢劫月日，以及事主姓名，均记忆不清。是年十二月初十日，匪首钟凤山闻知虔南厅官赴大岙乡办匪，兵差不多，起意纠集会众，杀害官兵，抢劫军装，竖旗起事。随嘱袁连珍写信通知，约定是月十二日，齐集竹山墟地方议事。届期钟凤山等即在该处杀猪吃饭，商议起事。人未到齐，匪党赖细虾蟆探闻该厅已到大岙，即报头目刘树林，带同陈观兰、陈细妹、老魏、老罗、老叶等及不知姓名多匪，先往大岙围攻行署。钟凤山带同吴盛发、袁连珍、黄月谱、张观兰、何恩明、刘德华等，在大岙对河接应。经该厅督率团勇，协力兜拿，该匪开抢拒敌，登时格毙匪目刘树林一名，格伤陈细妹等四名，该匪随纷纷逃散。钟凤山等因人少不敢过河，亦各逃避。维时邱俊禄、李春全俱因患病不行，饶观音、陈文中途闻败折回，均未到场。旋经该厅督勇搜捕，先后拿获吴盛发、袁连珍、黄月谱、张观兰、何恩明、刘德华、池茂才、邱俊禄、李春全、饶观音、陈文、袁狗仔、谢世忠、陈屎古到案审讯，据各供认前情不讳。禀经该管巡道江毓昌，开录供折，转

稟前抚臣吴重熹，批飭将罪恶昭著之吴盛发、袁连珍、黄月谱、张观兰、何恩明、刘德华、池茂才七犯即行正法，邱俊禄等各犯，飭由司处核议，详请奏报前情。

奴才查光绪十八年，惩办会匪章程内开：嗣后拿获会匪，如讯系领受票布，辗转纠伙，散放多人，或在会中名目较大，与入会之后，虽未放票，而有伙同抢劫情事者，审实即行就地正法；如有虽经入会，并非头目，情罪稍轻之犯，酌定年限监禁等语。此案吴盛发、袁连珍、黄月谱、张观兰、何恩明、刘德华，均入三点会得受伪职，胆敢乘厅官赴乡办匪，听从在逃之钟凤山，起意围攻行署，杀害官兵，并迭犯抢劫重案；池茂才一犯，入会后虽未受有伪职，亦未随同各匪围攻行署，惟抢劫至七次之多，均属罪恶昭著，核与就地正法章程相符。除何恩明、刘德华先于取供后在管病故，免其置议外，吴盛发、袁连珍、黄月谱、张观兰、池茂才五犯，经前抚臣吴重熹于核明后，批飭就地正法，业已绑赴市曹斩决，以昭炯戒。邱俊禄、李春全、饶观音即观音保，陈文即文章，均非会中头目；于围攻大岙行署，或因患病不行，或因闻败折回，亦未至竹山墟聚议，情节稍轻。除饶观音、陈文业已在管病故，亦毋庸议外，邱俊禄、李春全，应如该司处所议，均请贷其一死，酌拟永远监禁。袁狗仔、谢世忠，虽仅听纠入会，并非头目，惟各供认从抢未成，并事后分赃，皆非善类，亦请如所议，均酌拟监禁二十年，限满察看办理。陈屎古入会为匪，本属不法，先亦在管病故，应请免议。匪首钟凤山等，飭缉另行惩办。至此案在事出力文武员弁，可否准由奴才择尤保奖之处，出自逾格鸿慈。除犯供咨部外，所有拿获图杀官兵商谋起事会匪，讯明先行惩办缘由，理合会同两江总督臣端方，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奉朱批：准其酌保数员，毋许冒

滥。该部知道。钦此。

177 两江总督端方等为南康乡民习拳反教事致外务部电

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军机处电报档）

前闻赣南一带，有匪徒煽惑愚民，学习神拳情事，迭经电飭该地方文武严拿惩办。其时赣南道江毓昌委署臬司，特电飭交卸道篆后，暂留赣州，专办此事，务净根株。嗣于七月三十日，据该署司电禀：南安府城外，聚有神拳，防营往拿拒捕，旋经警察，标营齐至，拿获匪首唐富恩、黄麻子；又在浮江墟地方，拿获匪首蓝锦和，均已讯明正法。其附从之愚民、幼孩多人，交族领回管束，地方现已安静等情。此外赣州各属及连界之庐陵等县，先后获到习拳匪犯多名，提府讯办。并由该属司通飭被匪煽惑各处，派绅劝导，实行保甲、族禁之法，一面切实保护教堂各情，业于八月十三日附片奏明，发递在途。

查赣南离省穹远，强悍成风，虽迭据该署司电称：拳风已息，究恐别生事端，当经电飭相机添调就近防营，弹压解散。兹于十九日，据该署司电称：十四日忽闻南康大窝里民教不和，立派巡防队后军左营管带黄寿山率队前往。中途闻报，该处民教互斗，各伤一人，并焚毁教民房屋两所，因又添派弁勇驰往。旋据教民张权标由塘江来称，衅由民间私宰耕牛，教民索费不遂，强行牵去，致激民怒，诮教民先备枪械示威，逼成民变。又据勇丁回报，黄管带率队在教堂内竭力弹压，乱民聚众围攻，致黄管带中枪殒命，教堂被毁，并闻有两教士不知下落，乱民颇众。现已电调左军先拨三哨由陆来赣助剿等情。

察核该署司所称各节，此次南康起衅，虽由民教互斗，并非起自拳匪，然既有南安滋事在先，难保无匪类从中煽动。该处兵力本单，即调驻扎吉安之巡防左军三哨，亦恐不敷调遣。当经电

饬分驻建昌之防营管带蔡世衡，抽调三哨，克日前往；并拟由省续发陆军步队一营，驰往助剿，以厚兵力而静暴动。

除严饬署臬司江毓昌，督同该处文武迅速剿办，一面切实保护教堂、教士、教民，并查明南康教士下落，及滋事实在情形再行奏明办理外，合先会同电奏，伏乞圣鉴。谨请代奏。端方、瑞良叩。效。

178 赣州府龙鹏昌为办理南康大神教仇教攻城事致端方电

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端方档）

南京督宪钧鉴：庐。漾、敬两电均谨悉。敬电谅达钧览。赣南匪乱谨遵谕旨切实办理，吉防两哨二十四申刻到赣，适裕守以闻匪上窜告急，当拨前哨张弁平禄率队赴南安援剿，左哨张弁国卿率队驻塘江截其后路，以作声援，派雷弁达成率三棚乡导。复分谕塘江、凤冈、湘口、潭口、盘龙各团防局绅互相策应，俟援兵续到，再行分路进逼。尔时毛令方能赴任，杨令俟毛令到任时，派员同往拿解。顷接吉安许守等电：法教士五人廿三亥刻到吉，英教士贺若贤等二十四到吉，信丰英教士糜学纯夫妇二十四戌刻到赣，已换船，派炮船护送，二十五早赴吉，并电饬迎护。至法教士江督烈尸身两次派人往觅未得，昨又派精细人深入匪中设法寻觅，复嘱附近绅士设法代觅，尚未回报，俟觅得遵办电禀。

南康匪情该令并未禀报。顷侦探回报，城内教堂焚毁，康境城外教民房屋均被毁拆。该匪由北门扒城入，开门纳匪愚民故神其说，谓为飞登。南门被焚毁下半截，衙门、仓库、监狱、居民均无恙。该匪名为大神教，声言仇教不扰民，故民多附和。城内匪党来去无定，居民咸插树枝青布条以识顺从，必俟大兵到后设法办理。

昨据裕守电：二十四有插旗持刀拳匪探信，令民间备茶饭。经申管带李参将出城追捕，枪毙一匪，生擒一匪。讯明定二十五攻城，当即斩首示众等语。已飭迎头痛剿矣。除禀抚宪外，鹏昌。径。

179 两江总督端方为赣南拳民反教事致外务部电

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军机处收电档）

敬电谅达。兹又接赣州、南安镇道府县等电：赣州攻城数百匪，南康人居多，所带多画符之木槌、木锤、竹刀、纸扇，间有铁刀、鸟枪，黄旗一写“齐天大圣”，一写“扶国太平”，自称不畏枪炮，能飞上城，击毙数名，随即涣散。惟由大窝至南康，纵横数十里，民皆附和。势成骑虎，非候兵到，不能镇慑，届时该镇道等当同往相机剿抚，南康一靖，他处自可消灭。南康教堂已毁，该堂并无教士，衙署居民皆无恙，赣城现尚安静。通南康要路牛迹岭，已派兵驻守。南安府城，二十四日有拳匪插旗持刀来探消息，并令民间预备茶饭。经该郡申管带、李参将出城追捕，枪毙匪首一名，擒获一匪，讯明定二十五攻城，已斩首示众等语。

查赣省已派两营前往，想不日可到。匪徒无大伎俩，若非地方官纵容，何至如此猖獗。南康杨令，前官四川，光绪二十四年，曾署荣昌县，袒护匪首余蛮子，致被乱民劫去，酿成交涉巨案，当时幸逃白简，旋复改指江西。其人向来顽固荒谬，今与匪徒同处一城，任性党庇，致酿祸端，节据江道电陈，确无疑义。此次请旨拿问，表面似稍从重，其实与寻常疏防越狱奏请拿问者情事相同，其轻重可操纵在我，昨经奉旨，俟查明结案，再行降旨。将来查办时，应请从严究处。

又瑞抚来电，言被戕之教士江督烈，查明系意国人。奉闻，以备钧部查考。方。径。

180 两江总督端方为赣南乡民仇教

抗官派兵剿抚事致外务部电

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初九日（军机处电报档）

赣南匪乱，西抚派出协统李瑞，于初四率队到赣，据会同江署臬电禀：此次乱民仇教，自南安至赣州，教堂及教民房屋十毁八九，实系无村无匪，却非全村皆匪，似难专主痛剿。现议剿抚兼施，责成各地方绅士，交出首要及随从各匪，分别办理，并出示安民。各属匪已匿迹，惟崇义、上犹势尚蔓延。当飭照议妥慎施行，勿枉勿纵。又据续电称：近日侦探匪情，惟附近大窝里之焦坑、黄金坑、猪江堰等处，匪党较多，有意图抗拒之说。其凤冈、屿江、潭口一带，均盼大兵速至。已派陆军两队进驻南康，拟即会同各处兵队，分扎凤冈、塘江。先传附近各处绅士，示以顺逆，晓以利害，但能就我范围，即勒令交匪缴械；倘或违抗，立予剿捕，谨遵无枉无纵宪谕办理。粤军一营，初三到南安，湘营已到桂东、桂阳一带驻扎云。

至犹、崇匪势，据南安裕守电：日前犹、崇先后请兵，已拨驻安防营前哨赴犹，副营中哨赴崇。初四晚，探闻崇属上营地方，有匪图攻县城，复拨左军前后两哨，连夜驰往助剿，匪聚数百人，开枪对仗，毙匪七八十人，擒斩三匪，夺获枪械、旗帜，余匪溃散。左军哨弁殷志泉、哨长李传德均受火药轰伤，方已飭优给该哨弁等赏银，以示激励。又准粤督电称：据胡镇电，抵南安，城门已启，往来商客贸易如常，已飭确探匪情，会商裕守等，分别防剿等语。是现在兵力已厚，剿抚兼施，如能办理得手，当可早日绥靖矣。

又饶属乐平县，近有逃匪夏斌意潜回滋事。准西抚电，已派驻陆军两哨，并驻饶防营两哨开赴。顷据九江道暨该处营县电禀：

夏匪自称混天大王，纠红布包头贼二百余名，胁从不计数，屯聚近城十里之接竹渡。经营县督队抵御，相持通宵，清晨迎剿，击毙首从三十余名，匪党死拒不退，历二时之久，始将匪首夏斌意击毙，人心大安，一面跟追解散，教堂无恙等语。

除飞飭协同追剿解散胁从外，合并电闻。方。佳。

181 江西巡抚瑞良等奏办理赣南一带 仇教抗官事件详细情形折

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官中朱批 奏折）

头品顶戴·两江总督奴才端方、头品顶戴·江西巡抚奴才瑞良跪奏，为江西赣南一带匪乱已平，地方安静，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光绪三十三年八月间，南康县境大窝里地方匪徒起事，闹教戕官，扰及赣州府城并南安府各属，仇教抗兵，势甚猖獗。经奴才瑞良派兵剿办，并电商粤、湘各督抚调兵援剿，暨与奴才端方钦遵历次电旨，督飭文武剿抚兼施，保护教会各事宜，叠经奴才等随时撮要电奏在案。现在办理就绪，各境又安，仅将详细情形缕晰陈之。

伏查赣州离省千里，南安一属尤形穹远，其地毗连湘、粤，强悍成风。平时民教齟齬，积成嫌怨。本年夏间，忽有外来匪徒假名习拳，肆行煽惑，节经奴才等电飭从严查拿惩办。迭据吉、赣各属先后拿获多名，均飭解道审办，并在南安拿获为首抗拒之人唐富恩等三名，讯明正法。该匪等志不得逞，遂因大窝里附近莠民与教民积怨构衅，隐相勾结，以不畏枪炮之言，乘机鼓惑，于八月十七、八等日猝然暴动，上下二百余里同时响应，焚毁教堂教民房屋，戕害教士教民，并派往保护之员弁兵勇。该匪等见巨祸已成，自知罪无可逭，因造为大兵一到，剿洗八十村及洗平

三县之谣，团结其党羽。愚悍之民信以为实，遂谋合力抗拒以为缓死之计。惟时天主教士及教民避难至赣，莠民随之而往，布散谣言，一倡百和，遂又毁赣城内外天主教堂，并波及耶稣教堂，此匪民勾结聚众肇事之实在情形也。

奴才瑞良于八月十八日夜间，接署臬司·正任赣南道江毓昌、署赣南道王鹏九等警报后，立飭陆军协统李瑞率驻省步队两营开拔驰往；并飞飭驻扎吉安巡防队左军统领袁坦，抽拨三哨，限五日抵赣；又调驻扎建昌巡防队右军管带蔡世衡，统率三哨由建昌疾驰前往；复电飭驻扎萍乡陆军管带刘清泰，由间道率队赴赣；又虑省城空虚，调原驻九江陆军一营填扎省城；并由奴才端方飭拨江宁陆军两营填扎九江；又派海筹、江元两兵舰游弋口岸，以资保护。派赴赣南各将士闻命即行，不稍延缓。左军到赣最先，江毓昌飭前哨哨官张平禄、后哨哨官殷志泉会同副营中哨陆续开往南安助剿，以杜其上窜。蔡世衡率右军续到，令驻扎南康属境之横石井，扼万安、龙泉、南康、上犹、赣州五路总口，又派左军左哨哨官张国卿驻扎塘江，以扼其旁路后路。当左右防军未至之先，赣城兵力单甚，匪势日炽，突以数百人执旗持械乘势袭攻，经该处镇道亲督营标各兵竭力抵御，复渡河追剿，毙匪十余名，生擒四名正法。余匪溃退，分扰上接崇义各乡，焚毁扬眉寺教堂。其大股直窜南安，啸聚离郡城十余里之俘江墟，图攻郡城。适左军前哨张平禄已到，夜会防营后军管带申玉衡迎剿，击毙匪徒三十八名，擒斩三名，匪势为之一挫。奴才瑞良因恐该匪与湘、粤各边匪勾结为患，且胁众上扑，先已分电两广督臣张人骏、湖南抚臣岑春蓂各派就近军队赴南安一带援剿。粤省派总兵胡令宣率韶州防军一营，于九月初三日驰抵南安；湘省派醴陆防军管带赵春廷、衡州防军管带余德美各率所部，由永州镇总兵张云督率，并带南路巡防队，于九月望前先后驰抵赣境。时省城派去陆军及

刘清泰军均已早抵赣州，军威大振，南郡解严，粤军遂回扎南雄防堵，湘军则分赴崇义协剿。此调派军队布置剿办之实在情形也。

署臬司江毓昌于陆军到后，即与协统李瑞商定进剿之策，先遣陆军第二营管带董作泉、右军后哨哨官陈昌禹，各率所部驰赴南康，会同地方官相机剿办。奴才瑞良，当电飭江毓昌、李瑞亲督大军前进，一面责成署赣南道王鹏九会同南赣镇总兵蒋云龙留守赣城，并飭该署司等相机剿办，务以严拿首要，分清民匪，解散胁从为主义。时在籍开缺江南提军李占椿在赣会商筹办团防，分函各处绅民，晓以大义，毋再执迷。江毓昌在赣多年，情形熟悉，亦深知办理此案未便操之过蹙，因先出示晓谕，凡村庄无匪及有匪自行捆送者，兵不入村；敢于抗拒与合村逃避者，概作匪论，即予剿办。匪亦厘为四等：一等按律严惩，二等分别年限监禁，三四等概归地方官讯办发落，不入正案。此谕一出，愚民互相庆慰，咸谓既有生路，何苦与匪为伍，自取灭亡，而相约抗拒之俦顿时瓦解。当于九月初十日，率队进驻南康县属之风岗墟，复派陆军三营管带刘清泰进扎塘江，作为犄角之势。各保绅耆纷纷来风岗谒见，晓之以国法，镇之以兵威，令各族自报匪名，具限捆送；有不敢自拿者，请兵协缉。该绅民等感畏乐从，不及十日，遂获首要邱黄斑虎、黄太盛、刘南狗等五十余名，人心大定，逃民亦渐次来归。适上犹县报匪首钟世升等麇聚铅坑，遂分派董作泉为游击之师，刘清泰赴铅坑会同上、崇两县暨防营分路进剿，后军哨弁雷达成、李宏先、张炳森、谭国臣分赴各保帮同县令专办清乡保甲，并缉逃匪。时奴才瑞良奉九月十六日电旨，责成督飭文武认真办理，又遵飭在事员弁限期扑灭，勿稍疏懈；并续派驻省陆军两队、巡防一营开驻吉安，以作赣南后盾，听候随时调遣。奴才端方亦续派宁军一营来浚填扎，而调前派驻浚之宁军一营驻省，相机进止。督责益严，军心愈奋。十八日，刘清泰赴铅

坑之军抵赤竹凹，击散聚匪，分队进攻；并会合董作泉军及湘军直进铅坑，焚毁贼巢，四处搜捕。匪于隘口突出拒敌，两次均奋击毙其凶悍者数名，余皆相率散匿，穷搜无迹，始各班师。而钟世升旋为上犹营县在龙泉县境内拿获。江毓昌等于二十日率队进据塘江，查办赤土、焦坑、黄金坑、马齐坝等处，并至大窝里查勘情形，令附近各村出具约束子弟，不再滋事切结。知照赣州天主教堂，传谕避赴赣州各教民回家安业。复派董作泉驰往崇义，会剿叶黑古等匪。留兵驻塘江大窝里，自带队进驻上犹，订清乡章程十一条，派绅及首事遵办。又赴铅坑以抵崇义，沿途百姓，扶老携幼，焚香迎迓，如庆更生。接见崇绅，均称匪已散尽，愿仿南康、上犹遵办保甲清乡，先后拿获各匪及自首者共四十余名。此江毓昌等节节查办民情畏服之实在情形也。

南安四面环山，崇义东界上犹，西界湘、粤，各边山岭尤为丛杂，浮江之股匪既不得上窜，团聚匿崇、上各乡，为恃险负隅之计。当九月初间，逸匪叶黑古等麇聚崇义之上营地方，图攻县城。经调派援剿之巡防队左军前后两哨，及后军副营中哨会合痛剿，毙匪七八十名，伤匪不计其数，受创甚巨。继窥县城空虚，复在铅坑纠众薄城，经营县开城迎击，又毙匪数十名，遂四散溃逃，而聚集于西南境之聂都，又经该营县会同湘军击散，捕获要匪，崇境始少安辑矣。于是湘军之驻南安及分驻崇义者，一律退回湘边防堵。江毓昌等至崇义后，即派陆军驻扎聂都。十月十三日，忽报聂都附近之文英有匪何传浩等，见湘军已退，文英空虚，合党羽数十人，连胁从愚民一百数十人，焚外委驻所，奉裁都司旧演武厅，劫去旧存军装，并焚商店四家。迨聂都陆军闻信驰至，匪已四散。十四日，续派董作泉率陆军会同营县驰抵文英，后军后营申玉衡亦率队自南安至，闻匪在夹洲，约会同时围剿。该处乱山重叠，竹木茂密，小道纡曲，异常险峻，各处搜寻未见

匪迹。次日分路搜捕，申玉衡遇匪于荆竹排，因中隔深涧，带勇无多，未能分路绕袭。至夜大雾迷漫，不辨路径，哨弁李宏元、熊寿全驰往应援，闻吹号声始与申玉衡会合。相持一昼夜，董作泉率两队分头绕道仰攻，匪犹抗拒，各兵鼓勇进击。时雾尚未散，申玉衡等亦闻号声，知援兵已到，相继而进。陆军声势益壮，毙匪十余名，生擒二名正法，夺获大旗抬枪药弹刀矛多件，其受伤坠崖之匪不可计数，余匪狂奔星散。复恐何传浩等藏匿附近山中，挨山搜查，仍无踪迹，当由崇义即委各员传集绅民，剴切开导，始各悔罪鼓舞，愿将在逃首要由族悬赏具限缉拿，并具山中实无麇匪，倘外匪再来，不敢供应各切结。其曾经习拳或从匪者，皆陆续投案自首，匪目周敦修亦经其父带同投首。此又剿办崇匪，现已一律敕定之实在情形也。

伏查此次南赣匪乱，起于民教不和，邪痞莠徒煽惑酿祸，虽与积匪会党似有不同，而肇事之初，胁从几遍南康全境，攻城拒敌，势已燎原。以鞭长莫及之区，值数省交界之地，设非用兵迅速，剿抚得宜，勾结蔓延，为患有不堪设想者。仰赖朝廷威福，得以早日廓清。各军将士山菁穷搜，不避艰险，寒风瘴气，辛苦备尝，所有在事出力文武各员，不无微劳足录，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分别择尤保奖，以示鼓励之处，出自鸿施逾格。

除分咨军机处、外务部、陆军部查照，并将办结赣南各处教案及惩官、办犯、议恤遇难弁勇各事宜，另行奏报外，所有办理赣南匪案，地方现已安静情形，谨合词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再：此折系奴才瑞良主稿。合并陈明，谨奏。

朱批：准其择尤酌保数员，毋许冒滥。

182 江西巡抚瑞良奏乐平夏病意等毁坏税卡率众攻城折

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宫中朱批奏折）

头品顶戴·江西巡抚奴才瑞良跪奏，为逃匪潜回，率党抢毁税卡，意图进城滋事，经营勇临阵击毙，并获余犯讯明拟办缘由，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光绪三十年七月间，乐平县因学堂抽收靛捐，匪犯夏病意即夏廷议，绰号混添麻子，逼胁乡愚图抗，纠众持械入城放火烧毁衙署，营勇扑拿互有伤夷，经前抚臣夏崑将获犯讯办情形奏报，声明逸犯夏病意等俟获日再行讯办。奴才抵任后，迭经悬立重赏，严拿务获各在案。旋据乐平县禀报：访闻逃匪夏病意，潜回乐平、婺源交界之岫嵒山破庙内，聚集党羽，抢劫段姓钱米，意图滋事，已会营前往查拿，恐兵力单薄，请拨营会同拿办等情。当经奴才飞调就近防营，并札饬饶州府知府张检星夜带队驰往，督同县营实力剿捕去后。兹据该府县以该犯夏病意闻拿严紧，头裹红巾，纠集党羽，窜至县属之鹭鸶埠抢毁税局分卡，绕道来县，希图乘虚扑城滋扰，行抵距城六里之大村地方，即经文武员弁督率防营迎头痛剿，该匪首夏病意临阵枪毙，并击毙余匪十余名，拿获匪探等讯明录供，禀请从严惩办前来。

缘夏病意系乐平县人，光绪三十年七月间，乐平县因学堂抽收靛捐，夏病意即夏廷议，绰号混添麻子，逼胁乡愚图抗，纠众持械入城，烧毁衙署，营勇捕拿抵格，互有伤夷，该犯逃脱未获。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夏病意潜回安徽婺源与江西乐平交界之岫嵒山破庙内，聚集党羽，打造刀械，头裹红巾，自号混添大王。设立簿册，有入党者将名字登记簿内。童均汰、胡庭凉、徐三儒、胡萌得等先后入党上名。夏病意勒索居民段树声家粮米不允，起意纠抢，即于是月二十九日夜，邀集童均汰即气袍、唐墙水、徐

三僮并童老五、盛大毛及不知姓名三四十人，偕往段树声家抢劫。唐墙水、徐三僮行经中途畏惧走回，乘间躲避。夏病意同童均汰等行抵段家门口，撞开大门，童均汰在外把风，夏病意等进内，抢得衣服，携回按股俵分。九月初一日，夏病意在附近乡民家搜得防夜鸟枪备用，并令童均汰赴城探听虚实。经兵役盘获送县，讯出实情，即经管带巡防队李泰发，派拨左哨哨弁郑铸堂率领营勇六十名，漏夜前往剿捕，把总门序宾带同营兵县役前往接应，一面由县禀经奴才飞调就近防营，并札饬饶州府知府张检带队驰往，督同查拿首要，解散胁从。詎营勇行抵岫嵒山搜捕捣毁巢穴，该匪已闻风先期率令党羽旁窜。初四日至县属鹭鸶埠，将该处统税分卡抢毁。程胜保、王四腊梨在场助势，拾得钱物。王金海、王老僮见王四腊梨抢得税卡铜元，各向索得十余个。夏病意探知官兵赴山搜捕，城内想已空虚，希图乘此攻城肆抢。随率匪党胡廷凉、黄功旺并不知姓名匪徒二百余人，胁从数百人，头裹红巾，分执器械鸟枪绕道来城。胡萌得挑担同行，中途畏惧避匿。该署县邹嘉年暨卸署县何敬钊，闻警商同警察各绅，并雇募乡勇，协同防守。邹嘉年带同警兵、县役堵御北门，何敬钊督率乡勇周流梭巡，统税委员余靖带同司巡稽查沿河一带，防守南路，并与在事各员分别察度地势，相机布置。初五日黎明，巡防队管带李泰发冒雨迎剿，行至距城六里之大村地方，即遇该匪拥至，火枪在前，继以刀矛。匪首夏病意头裹红巾，手执大旗，身佩双刀，一见官兵，摇旗率众猛进。李泰发见匪势甚悍，即令站定队伍，开枪迅击。该匪伏地稍避复起，鼓噪燃枪抗拒。李泰发商同文武员弁，将勇分作犄角，连环攻击，毙匪数名，连发排枪，复毙匪十余名，匪首夏病意亦中枪倒地。匪势不支，四散奔避。跟追五十余里，已无匪踪，收队回营。将夏病意尸身飭众指认金证，确系匪首夏病意正身，飭保同各匪尸分别棺殓浅埋标记。查点我兵并

无伤损。张检督同文武员绅清查各乡，解散胁从，安抚良民。先后拿获匪犯童均汰等，讯悉前情不讳，究无起衅别故及另犯不法之事，开折禀经奴才批飭司处复加确核。兹据该司道等分别议拟具详前来。

奴才伏查该匪首夏病意，先因学堂抽收靛捐，借端纠众入城，烧毁衙署，抗拒官兵，已属罪不容诛；乃漏网多年，胆敢潜回纠集党羽，制造器械与官兵对敌，逆迹显然，尤属罪大恶极，业已临阵击毙，应毋庸议。童均汰入党后，伙同抢劫，复作匪探，胡庭凉随同匪首裹巾执械，抢卡攻城，抗拒官兵，并有临阵枪伤可证，均属甘心从逆，同恶相济。值此民情浮动之时，若不权宜从严惩办，不足以资镇慑。业经奴才于核明后，批飭将情罪较重之童均汰、胡庭凉先行就地正法，以昭炯戒。唐墙水听纠入党，惟同往抢劫段姓时，旋即畏罪避匿，不无一线可原。程胜保虽未入党，抢卡时亦止在旁检取钱物，惟系革勇，且平日不安本份，横行乡里，应与唐墙水均永远监禁。徐三儒、胡萌得虽曾入党，旋均畏罪或乘间躲避，或半途逃回，尚知畏法，稍从末减，监禁二十年。王四腊梨虽未入党，第于匪首抢卡之时，胆敢同往检取公家钱物，其为平日不守法纪可知，监禁十五年。黄功旺、黄新仿虽均未入党，第与官兵对敌时，辄敢听纠同往，在场观看，均属不法。黄功旺带有短刀、红巾，情节较重，监禁十年；黄新仿监禁五年。王金海、王老儒因见王四腊梨抢得卡中钱文，辄向索分，亦非安分之徒，发习艺所工作三年，以示惩戒。其被胁愚民，概免追问，以省株累，而广皇仁。毁失税卡钱物，已由地方官绅筹款赔补。逸匪盛大毛等，飭县悬立重赏严密查拿，俟获日讯明惩办。

此案事起仓猝，匪势猖狂，胁从甚众，又值南赣民教滋事之时，办理稍涉疏忽，勾结煽惑，易酿巨案。该地方文武员绅相机

布置，实力防剿，得以一鼓而平，不使滋蔓。在事出力各员，不无微劳足录，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奴才择尤保奖，以示鼓励。

所有乐平县逃匪夏病意潜回滋事，临阵击毙，及获犯讯明分别惩办缘由，谨会同两江督臣端方，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准其择尤酌保数员，毋许冒滥。钦此。

183 江西巡抚瑞良奏办理赣南善后事宜片

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外务部档）

再：赣南一带乱事初平，自以安集人心，缉拿逸匪为要义。现在陆军尚驻南安，未便遽行遣撤，仍由奴才严飭各员弁切实搜查，务使尽绝根株，以弭后患。惟赣州、南安、宁都三属，幅员辽阔，俗悍风强，原有巡防队六营分途驻扎，本虑其单，今为长治久安之计，非厚加兵力，不足以资镇慑。奴才现拟将此次派去协剿之巡防各军，于将来大队拔撤时，酌留一营长驻赣州城内，以备随时调遣，庶不致彼此牵掣，有误事机。

至善后清乡事宜，经署臬司江毓昌节节查办，妥订章程，督飭营县劝导士绅，编查保甲，大致业已就绪。该署司现仍驻扎南安，已由奴才电飭再委得力员弁详细复查，务期匪净民安，仰副朝廷绥靖岩疆之至意。

所拟赣南善后添驻军队情形，是否有当，谨会同两江督臣端方，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184 庆宽为与教士议结南赣两县教案事致端方电禀

光绪三十四年正月三十日（端方档）

南京端制台钧鉴：庐密。南赣教案匪犯昨由赣道讯明议拟，开录供报禀，奉沈护抚院转发到司，飭即迅速复核，由电详达宪

鉴。等因。司查阅原禀声明，已经并禀衅情，供词避免乞叙。

伏查此案匪犯黄太盛为首，纠人倡乱，登山吹号，致酿戕官闹教巨案。刘南狗即刘南斗，连日鸣锣纠众滋事。邱黄斑虎即邱德明、曹毛狗、张麻考、张毛仔、吴四狗、吴文祺、周福林、周仁芳、郭科生均听纠滋事，或戕杀官弁教士勇丁教民，纵火焚烧教堂房屋，或听纠搜杀教民。罗盛安听纠攻赣州府城，均属甘心从逆，厥罪维均。除周福林已于取供后在监病故，毋庸议外，黄太盛、刘南狗即刘南斗、邱黄斑虎即邱德明、曹毛狗、张麻考、张毛仔、吴四狗、吴文祺、周仁芳、郭科生、罗盛安应如赣道所议，均合依谋反不分首从律，拟凌迟处死。遵照新章，改为斩决。钟隆沛即钟矮子，起意纠众，持械向雷国等家强级（索）教民涵古寄存衣物，复与在逃之柑禅正听纠伙抢教民聂文通家得赃。刘道益、刘二万、钟彩章即钟长子、黄岳雷均听纠抢教民范盛彭家赃物，并强索张俊林家谷石。张俊秧、凌大发、邓先菖均听纠行抢，复随同强索，聚众均在十人以上，实属倚强肆掠，凶暴昭著。除张俊棋已于取供后在监病故，毋庸议外，钟隆沛即钟矮子、刘道益、刘二万、钟彩章即钟长子、黄岳雷、张俊秧、凌大发、邓先菖亦如所议，均合依抢夺结伙，持械聚众至十人以上，倚强肆掠，凶暴昭著者，照强盗律，不分首从例拟斩立决。遵章改为绞决。其纵子习拳，随同在场了望，并未纠人之黄太标，冒充教民，拦抢耕牛，并乘乱抢夺伤人之陈秀淮，听从习拳，并乘乱抢夺伤人之张太和，均请贷其一死，酌拟永远监禁。其随同挑草焚堂，并听纠捉人之黄痢头；抢夺伤人之黄阳牯、张亚四，听从拦殴伤人，并帮同捉人之赖宥堂；乘乱伤人之陈湾脚、谢水石考；帮殴伤人之杨盟发；乘乱抢夺之黄光桂即黄北石、刘土生孜、陈国连、陈厚皮、郭礼王、刘发；及习拳发马肇事之赖茂生、赖芳桂；帮同捉人之彭其礼、邱花炮、陈芳桂即大服牯，均请酌拟监禁十年。

杨盛发业于取供后在监病故，应毋庸议。其乘看吓之辛明忠，情节较轻，酌拟监禁五年，均俟限满察看办理。逃匪罗大焯天等，分飭勒缉，务获究报。其余情节较轻之陈已龙牯等，及谢国章等，并事前拿获学习神拳各犯，分飭该府县照章拟结，分案禀办。

徐因公殉难之左营管带黄寿山、哨平宋瑞师，及殉难勇丁等，业已另文详请奏给恤赏外，所有此次民□滋事，焚抢南康、赣县各耶稣堂，并耶稣教民家，经赣道等督同赣州府县，与英教士和为贵、教士马设力先行议结。

赣县各耶稣堂及教民家，并南康县各耶稣堂，共议给赔偿各款洋壹万陆千九百元，又损失衣物书籍器具共乙千八百五十元。其南康县各教民家经江署臬司于督兵办匪时，督飭该县毛令宗澄与和、马两教士就近议结，共给恤款洋乙万三千伍百三元。天主教案情节较大，奉派俞道明震、曹守树藩会同地方官就近与比主教根史法、教士徐学淦和衷磋议。赣县各天主堂及各教民家，共给赔偿各款洋银六万六千两，又洋三万元。南康县各天主堂及各教民家共给赔偿各款洋银七万两，又洋玖万式千元。法教士江督烈猝被乱民戕害，殊堪惋惜，亦经议明从优另留表记，飭据毛令在南康与安教士文思穆、教士林丽议定，教堂侧空地一块，由县购送，并另给洋三千元，以为建造教堂，立纪念碑，及安葬江教士之用。碑文飭县撰给，由该教会自行刊刻。江教士之柩亦由教会自行觅地安葬，并照中国成例，永不舁柩入城。均经先后分案立约，照录各约稿迳送宪鉴。其余大庾、崇义两县各教案，均经分飭该两县就近督绅议结禀报。

惟查江教士籍称义国，南康、赣县教案虽经一律议结，迭奉电咨外部，未准义使答复。所有戕江督烈之正凶邱黄斑虎即邱德明，及应行正法之首要黄太盛、刘南狗即刘南斗、曹毛狗、张麻考、张毛仔、吴四狗、周仁芳、吴文祺、郭科生、罗盛安、钟隆

沛即钟矮子、刘道益、刘二万、钟彩章即钟长子、黄岳雷、张俊秧、凌大发、邓先菖等，先行牢固监禁，俟接到义使答复后，如无异议，再行处决，以昭慎重。

前署南康县杨革令寅擯，事前既不能调和防范，临事又不能切实弹压，以致外匪勾结，酿成巨案，焚毁教堂，戕害教士，虽非得贿包庇，核与有意纵匪无异。业已革职，应请加拟永不叙用。南安府裕守隆防范不严，本有应得之咎，然后来随同用兵办匪，力图补救，一切尚属周妥，可否与赣州府关守榕祚，赣县张令学培一并免于置议，以示激劝，而昭公允。是否有当，统乞鉴核。庆宽。陷。印。

185 护理江西巡抚沈瑜庆奏武宁县访获洪江会党折

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十七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护理江西巡抚·布政使臣沈瑜庆跪奏，为武宁县访获洪江会匪陈鸿宾等，讯明分别惩办拟议，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查光绪三十三年五月间，抚臣瑞良任内，据武宁县禀报，访获洪江会匪陈鸿宾等五名，当经批飭确讯妥议去后。兹据该县将讯明议拟缘由，详经臬司委员赴县复讯明确，由司覆核具详前来。

缘陈鸿宾、聂由先、曾文兴、王文怀、萧明德分隶武宁、靖安等县。陈鸿宾向开烟馆营生，与聂由先、曾文兴等彼此认识，先不为匪。光绪三十一年七月间，有湖南浏阳县人万鹏飞即姜守旦，同义宁三十人周祥生至陈鸿宾烟馆吸烟。万鹏飞自称有各项法术，陈鸿宾初未遽信，后因万鹏飞在床上用手将陈鸿宾一指，陈鸿宾即行倒地，随即信服。向已获之聂由先、曾文兴、王文怀、萧明德，並在逃之林绪宝告知，同至陈鸿宾烟馆，均欲万鹏飞传授法术。万鹏飞即与陈鸿宾等同至城外僻处，教以执香跪地，对

天立誓后，仍回陈鸿宾烟馆。万鹏飞见陈鸿宾等俱已深信，遂自称实系洪江会内头目，各省兄弟甚多。邀陈鸿宾等入会，声言无论走到何处，均有饭食盘川，並称一经上名入会，后来定有好处。陈鸿宾、聂由先、曾文兴、林绪宝当各应允，与万鹏飞拜为兄弟。聂由先劝允王文怀、萧明德一并结拜入会。万鹏飞取出红纸匪票，写富有山、树义堂、天下水、万国香、凭票发足典钱一千文字样，並传授内口号“日新其德”、外口号“访尽英雄”，付给陈鸿宾等每人一张，读熟后即行烧毁。将来走至他处，只需将胸前衣襟解开折入内里，发打圆结，自有会内之人接待招呼。並嘱陈鸿宾等多邀人入会，不久当来封流，各自走散。嗣陈鸿宾、聂由先、林绪宝陆续共邀得邱洛春等三十三人入会，均由陈鸿宾登簿散票。三十三年三月间万鹏飞遣令宁都州人孔金唐至陈鸿宾烟馆查问，纠邀人数，並封伪职：陈鸿宾封为当家，总管会内一切事件；聂由先封为管事蓝旗，管理传人聚众等事；林绪宝封为红旗，管理上阵冲锋，並惩办会内不法事件；曾文兴充当巡风，上下通风报信。当付给陈鸿宾、聂由先、林绪宝、曾文兴每人白竹布一块，写定各目，盖有四方木印一颗，作为凭据。印上刻有篆文，系何字样，陈鸿宾等均不认识。封定后，孔金唐即自回去。王文怀、萧明德仅止听从入会，並未封授伪职，亦未放票纠人。是年五月间，湖南人范金田至陈鸿宾烟馆，称说万鹏飞有信，令陈鸿宾等同往义宁山江地方会齐，商议放火起事；並言萍乡不久要乱，趁此同去等语。萧明德闻言畏惧，旋即出会。陈鸿宾、聂由先商允林绪宝、曾文兴先往该处，晤见孔金唐，说因山口人未聚齐，不敢举动，嘱令林绪宝等仍回武宁，约俟九月间听信再去。经县访闻，会营选差兵役严密查拿，该犯等闻拿，各自逃散。旋据兵役先后拿获该犯陈鸿宾等五名，讯供禀报，批司委员，扎委候补知县蒋殿甲赴县会同逐一覆讯，各供前情不讳。

臣伏查奏定惩办会匪章程内开，嗣后拿获会匪，如讯系领受票布，辗转纠伙散放多人，或在会中名目较大者，审实即行就地正法。如有虽经入会，并非头目，情罪稍轻之犯，酌定年限监禁等语。此案陈鸿宾听从湖南洪江会匪首万鹏飞即姜守旦纠邀入会，授封当家大头目伪职，散放票布，潜谋不轨，实甘心从逆，罪不容诛。聂由先一犯亦系会中头目，封受管事及蓝旗伪职，不复放票纠人，亦属同恶相济，核与就地正法章程相符。经臣于覆明后，均批饬就地正法，以昭炯戒，遵照新章免其传首犯事地方示众。曾文兴虽亦受有巡风伪职，惟名目较小，不无一线可原，酌拟永远监禁。王文怀、萧明德仅止听纠入会，并非头目，亦无辗转纠人情事，均系情罪稍轻之犯。第查王文怀平日横行多事，酌拟监禁十五年，萧明德监禁十年，限满察看能否改过，再行核办。

伏查该犯陈鸿宾等图谋不轨，约期起事，若非该县营先事访闻，探悉匪踪，上紧拿获，恐致酿成事端，兹能消患无形，办理尚属迅速。所有在事出力各员，不无微劳足录，合无仰恳天恩，俯准择尤保奖，以示鼓励之处，出自鸿施逾格。

除饬严密查拿逸匪林绪宝及匪首万鹏飞即姜守旦，务获究报外，所有访获会匪分别惩办议拟缘由，理合会同两江督臣端方，合词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奉朱批：准其酌保数员，毋许冒滥，该部知道。钦此。

186 护理江西巡抚沈瑜庆奏拿获三点会头目钟吉山片

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宫中朱批奏折）

再：南安府属之大庾等县与粤省接壤，屡有三点会匪纠劫拦抢，拒伤营勇。前据南安府会同粤员督勇拿获陈北石等十三犯，讯明分别正法、监禁。于光绪三十二年间，经前抚臣胡廷幹专折

具奏，声明各犯供出会内头目钟吉山即建山等，逃回嘉应兴宁地方，咨会两广督臣严飭设法拿办。

嗣准咨称：飭据仁化县知县余云龙，购线带同勇役缉获会匪何梅珊一名；又由何梅珊指引，拿获江西通缉三点会头目钟吉山即建山一名，起获飘布洋枪。讯据何梅珊供认：路遇钟吉山，劝令入会，可保身家。伊被逼勉从，仅止拜会一次，并未受封纠伙，亦无另犯不法别案。又据钟吉山供称：先于光绪三十年，在江西南安地方伙同陈己官、张常山们拜会，得封双金花头目伪职。后因发觉会内陈北石们先后被拿办罪，陈己官投水身死，伊逃至大庾、仁化交界地方，遇见张常山们纠邀拜会三次，复又起意纠伙拜会三次各等供不讳。即由该县府道核讯无异，稟经署两广督臣周馥复核供情，与获办陈北石原案相符，长途递解，恐致疏虞，批飭将钟吉山就地正法。何梅珊一犯被诱入会，图保身家，事后又能指获首要，尚知悔奋，免予治罪等情，咨会到赣。声明缉获邻境匪首之仁化县知县余云龙，请予保奖。当经前抚臣瑞良，飭司核议详办。

兹据布按两司核明详奏前来，臣覆加查核，该匪犯钟吉山起意纠伙拜会多次，又得受头目伪封，实属逆迹昭著，既经粤省于讯明后照章正法，应毋庸议。何梅珊一犯，被诱入会，只图保全身家，事后又能指获首要，尚知悔奋，与甘心从逆者不同，自应免予治罪，飭属保释。所有拿获邻境匪首之仁化县知县余云龙，于该匪钟吉山潜匿境内，即经访闻督勇立时拿获讯办，洵属不分畛域，消患未萌，不无微劳足录，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仁化县知县余云龙以直隶州知州在任候补，以昭激励，而示鼓励。

除飭取履历咨部外，谨将邻境拿获匪犯讯办及保奖缘由，会同两江督臣端方，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

187 护理江西巡抚沈瑜庆奏访获

洪江会头目分别惩办折

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宫中朱批奏折)

护理江西巡抚·布政使臣沈瑜庆跪奏，为访获匪党讯明分别惩办，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照湖广督臣派驻萍乡矿局文武委员，会同该署县张之锐访获匪党刘志和等一案，经矿局委员河南候补道林志熙，会同张之锐提讯录供议拟，禀经湖广督臣赵尔巽，批由江西按察司札委候补知县章定瑜，同代理萍乡县知县汪都良会禀，讯与原审无异，即经批飭将犯分别惩办去后。

兹据议拟由府司覆转，经臣覆加查核，缘刘志和、卢玉成分隶湖南湘乡、湘潭等县，均先不为匪。卢玉成向在萍乡县属安源煤矿充当工头，与刘志和素不认识。光绪二十九年，刘志和在湖南醴陵县属清江埠开设饭店，会遇洪江会匪首马幅益邀令入会，刘志和允从，马幅益当令刘志和充当回龙山老满。三十一年间，刘志和因清江埠饭店生意淡薄，复至萍乡县开设面馆。马幅益潜来萍乡，旋被兵役拿获，解赴湖南讯明正法。又经会内匪目萧克昌接手，另开岳麓、卧龙两山，升刘志和为卧龙山老六；复与逸匪王春和、李柏云、刘正鳌四人同升为正龙头，帮办会内事务。刘志和并未开堂放票，萧克昌亦旋被拿获正法，刘志和即畏罪逃匿。卢玉成先在匪犯袁九胜名下充当巡风，后在马幅益处升为老三，复在萧克昌名下称为大爷，亦未自开山堂散卖票布。据印委各员覆讯议拟，由府司核详到臣。

臣伏查光绪十八年奏定惩办会匪章程内开，嗣后拿获会匪，如讯系在会名目较大者，审实即行就地正法。如有虽经入会，并非会中头目，情罪稍轻之犯，酌定年限监禁等语。此案刘志和听

从湖南先获正法洪江会匪马幅益邀令入会，充当回龙山老满，复经续获正法之萧克昌提升正龙头，虽未自行开堂放票，实与马幅益等同恶相济，核与就地正法章程相符，臣于覆明后，批飭将刘志和一犯就地正法，以昭炯戒，遵照新章免其传首示众，业已处决，应毋庸议。卢玉成亦充当巡风，复升为老三，称为大爷，供虽游移，惟已有悔罪之郭元等指证，似难曲予宽纵，应请将该犯卢玉成递回原籍湖南湘潭县监禁十年，限满是否安静守法，能否改过自新，由县察看分别办理。逸匪缉获另结。

所有访获匪党讯明分别惩办缘由，谨会同两江督臣端方，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飭部查照施行。谨奏。

朱批：法部知道。

188 吉南赣宁道俞明震为在南康各地 剿捕反教首要事致端方电

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端方档）

南京大帅钧鉴：确密电均敬悉。匪焚聂都后，拟窜崇义、南康，闻职道率队到南康，即回至五洞一带。是晚职道住小溪驿，得裕守报，辛、王二哨官在白溪一带四仗少挫败，当即连夜赶行，于午初抵南郡，知两哨官小挫后鼓勇抵拒获胜。匪败退，枪毙十余名，内有穿洋绉裤黑呢衣头目一名，即斩取首级。顷狡内良赴粤通信匪一名，匪探一名，俟讯明电禀。明震禀。删。

189 江西巡抚冯汝骥奏拿获南安三点会 及拳民首要详细情形折

宣统元年闰二月二十六日（宫中朱批奏折）

江西巡抚臣冯汝骥跪奏，为剿办南安会匪详细情形，暨擒获首要，现经讯实正法人数，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上年十二月间，三点会匪勾结拳匪窜扰大庾、崇义一带，剿办大概情形，叠经随时电奏在案。两月以来，仰叨朝廷威福，搜捕余党，凡积年著名渠魁陆续就擒，地方安静。据吉南赣宁道俞明震禀报前来，敬将详细情形为我皇上屡晰陈之。

赣南各属界连湘、粤，民情狡悍，三点会匪伏匿蔓延，拳匪根株未净，尤易勾结。臣上年八月抵任，察悉情形，其时适值改编巡防队制，前派赣州剿匪之前路第四营应调回省，又副后一营亦将裁撤，边境辽阔，仅只后路巡防队五营零星分布，兵力单薄，深虞匪类生心，兢兢夙夜，飭将前路第四营仍留赣州，副后营则挑留一哨以备缓急。九月间，复加派前路第三营驻南安严拿匪党。嗣据拿获著匪罗火烧添一名正法。至十二月初间，粤境三点会大头目许渣耀、李世槐、陈过房、陈玉滢、何溃生、曾玉山等，庾境三点会大头目张财溃、聂过聋、聂复阑、张振锡、刘受洙、黎祖淋、僧静修等，勾结前年漏网拳匪头目陈万琚、沈本标、黎茂、观保等，同谋作乱。初六日，在广东仁化县冷饭坑买粮杀牛，啸聚数百人，窜踞大庾县属之五洞。南安府知府裕隆、大庾县知县武曾任，会同第十二营管带申玉衡，驰赴距该处三十里之内良隘防剿。派团勇朱亚三等往探，即被匪捉。次日又捉一乡民，並杀以祭旗。边地各匪闻风响应，据险架炮，声势汹汹。臣电飭俞明震亲往督剿。其时前路第三营早经抵赣，副后一哨亦经精练，与旧有各营布置幸已周备。该道即飭申玉衡堵截各隘，防窜南安府城之路；一面抽调防营即日赴援。臣又以边界驻兵之区，节节紧要，未易抽动，电调左路巡防队第六、第八两营，随带机关炮驰赴前敌，分路防剿。内河水师拨船六号，防堵河路。其左路防地，则以驻九江之陆军两队调驻吉安，以资策应。拨驻省之巡防一营填扎左路之临江、瑞州府等处，以免空虚。

正调度间，复据南安府县禀报：初十日，匪由粤边界窜袭崇

义县属聂都，已聚千余人，拳匪在前，会匪持快枪在后，两路夹进。该处仅前路第四营哨官蒋契炎带兵竭力抵御，枪毙匪首曾玉山，终以人少不敌，致阵亡什长一名，正兵五名，司书生一名，受伤弁兵两名。匪遂纵火焚掠，毁福音教堂，幸未伤人。杀前铅厂司巡检陈子健，又毁巡检府，并市店多处。次日窜至距聂都六里之白溪，号召徒党搜乡间鸟枪火药，势甚猖獗。俞明震率驻赣州之第十六营兵一哨教练队四十人，于十三日黎明拔队，驻南康之第四营管带蔡世衡率队同赴前敌。其赣州府城，则有赣南镇总兵邱俊凤督率所部，在于城厢内外昼夜巡防；並侦探匪踪，简练军实，备作后援。时匪仍踞白溪，裹胁居民，议分两股；一股北窜南康之塘江，焚大窝里教堂，一股扑南安府城。闻蔡世衡已至聂都，俞明震亦率兵将至，遂全股回扰大庾县境。俞明震于十五日驰抵南安，时申玉衡已派哨官辛棣堂等向白溪一路迎击，在木枯山遇匪，路险匪众，我军小挫。哨长刘玉贵冒死率兵三四十名抢登山脊，从侧面轰击，毙匪二十余名，内有头目一名。我军仅受伤七名。匪败退，仍踞五洞负险自固。复饬前路第三营管带林鹏飞扎南康，截由崇义北窜之路。蔡世衡及哨官谭国臣等节节前进，会合申玉衡抢驻隘口。俞明震亲督兵队，约期分五路围剿。十六夜，匪窜流洞。各军冒雨奋击，毙匪多名，获旗帜枪械无数。复鼓勇乘夜追击，十八日攻入五洞、流洞等处匪巢，分兵搜捕。匪窜粤境，韶州镇总兵吴祥达迎击获胜。二十四夜，又击败悍匪，一股窜入芳坑地方，为谭国臣截击，擒伪先锋魏德焕一名，並毙多匪。余众胆寒，分投散匿，边境一带遂无大股匪徒。左路第六、第八两营先后到防，兵力益厚。俞明震遂将各队分扎要隘，饬管带蔡世衡、雷达成、申玉衡专在边境搜捕余匪。计前后临阵所擒及士绅指拿首要各匪，共一万余名，庾匪头目张财溃、聂生登、聂复闾、张振锡、刘受滂、黎祖淋，拳匪陈万琚、沈本标、黎茂、

观保等均经捕获。惟云台山僧静修一名在逃。粤匪大头目，除曾玉山阵毙外，捕获陈过房、何溃洸二名。其许溇熠在粤境被获，李士樾亦在湘境就擒，仅陈玉滢逃逸，已悬赏协缉。其余曾受伪职之匪目尚多，由俞明震督同讯实，先后正法九十五名，尚有未得确供，及应减等惩办者，应俟办竣，再将各匪姓名供词汇同咨部。

伏查此次事起仓猝，幸得先期布置，临时复与督臣端方往复电商，指示机要。俞明震督率各将士踊跃用命，两旬之间，迅即扑灭，得免蔓延。现饬俞明震督率营县实力清乡，搜捕余匪，务使尽绝根株。此后仍当随时督饬，以冀仰副圣主绥靖地方之至意。

所有剿办大股匪徒实在情形，理合会同两江督臣端方，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知道了。仍将清乡搜捕各事宜认真筹办，毋稍松懈。

190 江西巡抚冯汝骥奏拿获洪江会

首要姚芒山等分别惩办折

宣统元年七月初十日（宫中朱批奏折）

江西巡抚臣冯汝骥跪奏，为拿获洪江会匪姚芒山等，讯明分别惩办，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近年来长江一带，多有匪徒勾结党羽，谋为不轨情事。上年臣抵任后，获匪杨洪早等正法，并将情轻各犯分别年限监禁，业将拿办缘由奏报在案；并饬各属及警察员弁仍随时严密查拿去后。嗣据警察员弁先后拿获匪首姚芒山等三名，并熊洪等十一名，又据浮梁县协同委员甄官保，获匪江汪庭一名，丰城县获匪杨润鸣一名，解省发委南昌府确审拟办。

兹据按察使陈夔麟复审核议具详前来，缘姚芒山、雷汰侬、张少卿、江玉庭分隶南昌及湖南善化、湘潭等县。姚芒山即六子，

先当城守营兵，因酗酒被革，听从在逃匪首鲁藕香入洪江会，图谋不轨。初当巡风老六，递升心腹老六，开山放票多张；又与戴毛毛、江汪庭开山充当新辅老大；又与程金彪开青原山为副山主，放票一百余张。宣统元年正月间，投入警察局充当暗探，仍复通匪放票，即被觉察获案。雷汰侑听从袁友山入洪江会，图谋不轨，充当巡风老六。嗣在萍乡煤矿当车水工头，听从王春侑入会，派充红旗老五，勾结矿丁散放票布八十余张。光绪三十二年，龚蕃荅在浏阳起事，听从已经正法之萧克昌派充心腹老大，煽惑矿丁帮打接应。张少卿曾充营勇，听从傅美求入洪江会，图谋不轨，派充江口老九；继入金华山会，派充管事老五；又入西梁山会，派充当家老三；又入江南武备学堂当学生，被革后入卧龙山会，派充心腹老大；又听从萧克昌入会，派充管堂，散卖票布多张，纠邀二三百人入会接应，希图起事。江玉庭先充营勇，听从何德标入洪江会，又听从周标、戴毛毛入江炉、山西、真山等会，迭次散卖票布，由刑堂提升副山主等语，各据供认前情不讳。

臣伏查光绪十八年通行内开，嗣后拿获会匪，如讯系领受票布，辗转纠伙，散放多人，或在会中名目较大者，一经审实即行就地正法。此案该匪姚芷山等，听纠入会，谋为不轨，迭受伪职，开山放票，辗转纠人，希图起事，且多系营勇，或谋充警察，或潜入学堂，居心叵测，均属罪不容诛。臣于提审后，饬将姚芷山、雷汰侑、张少卿、江玉庭四犯就地正法，以昭炯戒。其余杨飒鸣及熊洪等，讯系被诱入会，并非头目，衡情不无可原，分别情罪轻重，酌拟年限监禁，以示惩儆。至此次地方文武官弁获匪多名，得以消弭后患，不无微劳足录，可否仰恳天恩，俯准择尤保奖，以示鼓励之处，出自鸿施逾格。

所有拿获洪江会匪，讯明分别惩办缘由，会同两江督臣张仁骏，合词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准其择尤酌保数员，毋许冒滥。

191 江西巡抚冯汝骥奏宜春县乡民 抗捐仇绅聚众攻城折

宣统二年五月二十日（宫中朱批奏折）

降二级留任·江西巡抚臣冯汝骥跪奏，为申明袁州府宜春县属苛捐滋事一案，分别拟议办结，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于宣统元年八月初七、初九等日，据袁州府知府周邦翰、代理宜春县事·袁州府经历吴德禄以该县乡民因捐仇绅，于八月初三、初六两日聚众攻城，伤官戕兵等情，电禀到臣。当经派委前路巡防队统领·候补道杨会康，暨电飭左路巡防队统领·候补副将袁坦，督带兵队前往，会同相机办理。一面将借学苛捐之丁忧在籍优贡、知县卢元弼，及失于防范酿成巨案之袁州府知府周邦翰、代理宜春县事·袁州府经历吴德禄、卸署宜春县丁忧知县张善禄分电奏参革职各在案。

旋据候补道杨会康等驰抵该郡，查明此案肇衅原由，据实禀复，并督同该府县，将抽收各项捐款，分别应收、应免，出示晓谕，列表呈核。所有被毁各学堂，飭由该府县妥筹兴复。一面勒限拿获持械围城攫取金瑞防营枪枝军衣之晏柏山、黄芷详、黄薪发、邹言发、尹有蕙、易冬发，及图保刘学汶、锤得标、杨绍春，暨晏照、徐本初等十一名，提同先经传案发押在管之图保锤浴汶，讯供不讳。又经该县将击毙城下乱民，查有听纠倡乱之杨牙人、廖二牙、陈鸭婆仔、陈油货客、袁崖四、袁蠢女、袁细牙、袁筹牙、袁荃四、李燥牙、李狗牙、杨幅生、杨厨四等十三名在内。究明纠众围城首犯袁五牙即袁渲五，正在派兵捕拿，该首犯畏罪服毒自尽。勒拿邹荃七、施飒七，均各远颺等情，分别具禀。当经电飭检齐卷宗，将案犯锤浴汶、晏柏山等十二名解省，

并将革绅卢元弼飭传到省，一并发交南昌府知府武玉润，督同臬局委员悉心审讯。

节经该府等提犯逐一研鞫，据鍾浴汶供：充当隅乡图保。前年该前县阮保泰任内，因办理地方各项新政需费，谕令合县一百五十四图，每图每年捐钱二十串，名为图捐。当时各乡均因捐款太多，无力遵办。去年六月，该前县张善禄传谕各乡图保，减半捐钱十串，仍是无力完缴。且各项公局绅士，按百货零星抽捐不少。卢元弼又指使各乡劝学员，另写学堂捐款。当写传单七八张，通知各图会议，欲求将图捐减免，或在各乡学堂捐款内划抵。七月初旬，各图保在天符庙商议上禀，经县将伊传案发押工艺院。嗣该代县吴德禄到任，催缴图捐甚紧。邹荖七等如何又发传单，会图阻米入城，约齐各乡每图集二十人，与绅士等算明一切捐款数目，以致八月初三、初六等日，乡民聚众围攻西、北两门滋事，伊先期被押，皆不知情。晏柏山供：向在金瑞市居住。去年八月，各乡乡民两次聚众围城，系因劝学所绅董卢元弼等，恃势横行，逼捐太甚，百货均要抽捐，以致各怀忿恨，邀人赴城与卢元弼等算明捐数，意欲将其杀害泄忿。初六日，伊与辛沅篙等，分携刀棍，走至城下。其时城已关闭，乡民开炮攻城，城上放枪抵毙一二十人，众始败退。次日，县绅徐贞出城解散，伊即转回金瑞。十三日，卢元弼所造学堂被烧，伊往观看，并未动手。嗣大众又往营哄闹，伊亦随声附和，进内拿取洋枪一枝，复蒙起缴。黄菴详供：去年轮充图保。八月初三、初六等日，邹荖七、袁五牙即袁渲五、施沅七等，两次率众围城，伊均空手同往附和。黄薪发供：去年八月初三、初六日，该族长黄竹四令伊与黄菴茂等分携木棍赴城帮助，午后走至城下，邹荖七等正围攻西门，后经官兵枪毙一、二十人，大众败退。又据黄菴详、黄薪发同供：初七日，县绅徐贞出城解散，图众俱到石神庙吃饭，派伊黄菴详管钱，伊黄

薪发充当买办。初八日，徐贞将免捐条款呈府，回说批准，出示勒碑，众无异说。适局绅易澍改装逃走，被众扭住。邹荃七等因其与卢元弼等写捐过狠，罚令出钱四千串，易澍当立手票两张，由黄生和收藏。后因徐贞查问，经伊等取来，交徐贞之妻收存。邹言发供：伊听从该族长邹衍荃，携带竹矛，于八月初六日赴城助势。走至杨家山，即被枪子击伤右腿，经邹衍荃雇人将伊抬回。尹有蕙供：去年轮充隅乡图保，前年该前县阮保泰，谕令每图捐钱二十串，为劝学所统计处经费，各图未缴。后减作十串，该代县吴德禄到任，时常催缴。锺浴汶即写传单通知各图，说绅士抽捐太多，卢元弼又指使各乡劝学员，另写学堂捐，各图欲求将图捐减免，或在学堂捐内划抵，上禀未准，反将锺浴汶传案管押。邹荃七当约各图在天符庙议事，令伊买菜做饭，不知如何商议。后来邹荃七又在石神庙会图邀人，与绅士清算捐数，不到者罚钱二十串。八月初三日，大众围城，伊恐罚钱，空手同往，见官兵开枪还击，伊害怕先行逃回。易冬发供：去年八月初三、初六两日，邹荃七等如何率众围城，伊未在场。十三日，金瑞烧学堂，伊在旁观看，并未动手。大众都说卢元弼派捐太重，可恶可恨的话。嗣大众往营哄闹，伊亦空手同去，顺取壁上棉袄一件，穿在身上走回，后蒙起缴。刘学汶供：向帮提塘走报，去年各图会议，说绅士抽捐过多，上禀求免图捐未准，锺浴汶反被传案管押。七月间，又闻绅士欲加收米捐。邹荃七两次在天符庙、石神庙会同商议，阻米入城，并欲邀善和乡人与绅士清算捐数。伊与锺得标、杨绍春等皆云，善和乡人太蛮，不可去邀，恐闹大事。邹荃七不听，伊即于七月二十六日前赴万载走报。后来如何攻城伤人，伊均不知情。至大众要杀卢元弼，因他当劝学所总董，主使在各乡劝写学堂捐，有不肯的就送官去办，所以各乡都怕他。据锺得标、杨绍春同供：均充图保。六七月间，锺浴汶会图集议，上禀求免图

捐未准，反被管押。邹荃七等在天符庙商议，阻米入城，伊等均未在场。七月二十二日，邹荃七等又在石神庙会图纠人来城，与绅士清算捐数，经伊等阻止不听。八月初三、初六两日，大众围城，伊锺得标住在城内，杨绍春患病在家，并未同往。晏照供：由附贡充当礼生，去年八月初间，连日祭祀赞礼，未曾离开。后来知道闹事，伊因抱愤，斥说绅士勒捐肇祸，往骂锺浴汶早未办妥，致被获案详革解省。徐本初供：先在府署充当写生，去年退卯。徐贞是伊堂弟。六七月间，绅士如何加捐，乡民如何不服，伊均不知情。八月初三、初六等日，乡民聚众围城，经该府谕令城绅易子谷出城排解，易子谷辗转邀同徐贞并伊，连日分投出城，开导解散。伊并代乡民缮写求免各捐条款，同黄生和前往栗村，劝将易澍放回各等语。研诘再三，供仍无异，核与先后委查禀复情形亦尚符合。

惟迭提该革绅卢元弼质讯，一味巧言文饰，逞刁抵赖，坚不承认。然据叠次委员澈查，佥称该革绅卢元弼，自充劝学所总董兼县视学员，遂编引党类，为各乡劝学绅董，筹捐劝学所教育分会经费，巨细靡遗，所有柴、米、纸张、杂粮、菜蔬等项，凡民间所用，几于无物不捐。先在金瑞地方建造洋式学堂，不数日，逼勒写捐至三万二千余串之多，强占龙姓祠庙，拆其屋宇以为基地。尚有未认捐款及已认未交各数十户，分禀府县究追。并有黄怀瑶具控，该革绅勒捐千金，伊父措缴六百串，犹不允许。暨该革绅禀追潘念八等捐款，府县卷宗可凭。该革绅自充总董以来，几于无学不讼。该代县吴德禄到任，摧缴图捐；该革绅又有禀县抽分图捐及加抽米捐之议。似此情形，律以苛捐激变，百喙奚辞。又经提犯环质，众证确凿，自未便因其狡展，致任要案久悬，应即拟结。

查此案邹荃七等，聚众围城滋闹，虽因催缴图捐而起，而祸

胎之伏，实由该革绅卢元弼，恃充劝学所总董，引用朋党，借学苛捐，威逼乡民所致。惟迭据委查该革绅抽收各捐，尚无肥私利己实据，不无一线可原，前已经臣奏参革职，拟请将该革绅卢元弼递回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其晏柏山各犯，有曾持械围城者，有攫取防营枪枝、军衣者，有商议阻米入城者，初意仅欲与卢元弼等为难，迨激成众忿，遂致暴动，究属蠢愚无知，且首要业已畏罪自尽，暨当时格毙多名，其余自应酌量轻重，分别拟议，仰体朝廷好生之德。所有晏柏山一犯，先曾持械围城，后又攫取防营洋枪，情罪较重，应予永远监禁；黄芷详、黄薪发、邹言发三犯，或商议阻米，空手随同围城二次，或听从持械攻城一次，均属罪有应得，应各予监禁五年；尹有蕨一犯，因恐罚钱，于邹荃七等初次率众围城，随同附和，情节稍轻，应予监禁二年，均拨入模范监狱收禁，限满察释。易冬发于邹荃七等两次率众围城，均未到场，焚烧金瑞学堂，讯仅在旁观看，其攫取防营军衣，亦与枪械有别；刘学汶并未随众围城，惟其插身图保，屡次会图与议，阻米入城，究属不合，应均递回原籍，发所习艺一年，限满察释，以昭儆戒。锺得标、杨绍春、晏照、徐本初四名，或仅轮充图保，或系案外牵连，均无围城滋闹重情，应即递籍传族保释。晏照已革附贡，由县查明平素有无劣迹，另详办理。锺浴汶首布传单，虽未纠人闹事，而酿成重案由其发端；袁五牙即袁渲五，一再率众围城，伤官戕兵，捉绅勒索巨款，情同化外；杨牙人、廖三牙、陈鸭婆仔、陈油货客、袁崖四、袁蠢女、袁细牙、李筹牙、袁荃四、李燥牙、李狗牙、杨幅生、杨厨四，听纠持械攻城，均属不法，罪无可追。锺浴汶业于本年正月二十日在监病故，由府委署新建县知县韩兆鸿验讯详报；袁五牙即袁渲五，在家服毒自尽；杨牙人等均登时击毙城下，应与锺浴汶在监病故讯无凌虐之刑禁人等，均毋庸议。易澍所立四千串手票两纸，由县追缴销

毁。尸棺已据传属领埋。一面严飭该府县勒拿逸犯邹荖七等务获禀办各等情，据布政使刘春霖、提学使王同愈、按察使陶大均等会详请奏前来。

臣覆核案情，均属确实。理合将审讯此案苛捐滋事分别拟议办结缘由，除咨部查核外，谨会同两江督臣张人骏，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该部知道。

192 江西巡抚冯汝骥奏赣省各属迭获革党会党首要折

宣统二年十一月初四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降二级留任·江西巡抚臣冯汝骥跪奏，为赣省各属拿获著名匪首，审明惩办，恭折并案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赣省沿边各属及滨江一带，向多伏莽，隐患滋深。前于光绪三十四年八月，暨宣统元年正月，经臣先后拿获会匪杨洪早、姚芒山等，讯明惩办，陆续奏报在案。自是匪胆稍寒，地方赖以安谧。惟距省穹远之区，仍不免常有匪徒潜匿勾煽。屡经密飭地方文武，悬赏购线，设法侦捕。数月以来，迭获渠魁，立置重典，得以预遏乱萌。谨将办理情形，敬为皇上陈之：

查袁州府属之萍乡县，与湖南醴陵连界，铁轨交通，矿厂林立，匪徒最易潜迹。上年冬间，访闻有匪徒潜匿该处，即经派员驰往密查，得其踪迹。本年二月，飭据署萍乡县知县杨焜，拿获黄再生即黄骥一名，讯供系革命党，领有双联空白匪票，常往醴陵等处，纠人散放，希图起事；并搜获伪印匪票，复经飭府复讯无异，当将该匪就地正法。一面由省查获陆军炮队司务长彭克俭，暨先经另案拿办之革兵钟运钧，并目兵谢龙三名，发交南昌府知府武玉润，悉心审讯，供认同党不讳，分别正法、监禁，以昭儆〔戒〕，前已电奏在案。维时正值长沙饥民肇衅，匪焰鸱张，该县边境毗

连，风声紧迫。匪党复乘机煽诱，讹言沸腾，并且牵涉新军，尤虞骚动。办理稍涉迟回，祸机立发，势等燎原。幸数日之间，首要就擒，人心遽定，赴机迅速，得以消弭无形。

又前经访闻宁都州属之石城县境，有匪徒私立林斜会名目，与福建宁化、建宁等县匪徒往来勾结。当飭吉南赣宁道俞明颐，督同营县拿获匪首张彩呈，讯据供认，入会充当军师，迭次抢劫，持械拒捕，并购备军火，纠众守隘，意图攻城等情不讳。即经电飭将该匪就地正法，并飭将续获党匪张美珍、温炳光等确讯禀办。一时匪党震慑，纷纷解散，闾境肃然。

又广信府属之玉山县，与浙接壤，两省莠民互相勾串，私立会名，党羽甚众。经臣访查确实，密飭广信府知府关裕祚，会同巡防队第十五营管带·补用游击刘懋政等，分途踪缉，先后拿获匪首周和尚，暨匪党周鸭倪，周星桥等。讯据周和尚供，系光绪二十六年，浙江衢州土匪案内余党，漏网逃匿，继复潜回玉山，倡立信义会三合堂，充当家伪职，纠人入会，图谋不轨等语，当飭将该匪就地正法。并讯明同党之周鸭倪等，酌令监禁。其在事受伤兵丁邱有胜、于宣等，酌给医费奖励。一面飭县剴切示谕，解散胁从，予以自新，概免深究。现在边境尚称又安。

又饶州府属之鄱阳县涧澳村地方，与都昌、彭泽等县犬牙相错，同处湖滨，素为匪徒出设之所。而匪首于湖松尤为一方巨憨，恃其地险党众，扰害居民，肆行不法，常有纠众抢劫掳人勒赎情事，臣廉得其状，当经密飭饶州府知府王祖同、署鄱阳县知县俞省三多设方略，探确匪踪，于五月初七日，督飭兵役改装前进，适值风雨大作，冒险越湖，径入该村，乘机掩捕。该匪首胆敢纠率悍党，博击抗拒。幸经兵役奋力抵御，当场格伤，得以就获。押解回县，旋即因伤毙命。复飭府县查拿余党，务获究惩。所有出力受伤兵丁胡怡盛、杨定标等，均经优给医费，酌量奖励，并会

绅筹办乡团，以为善后之计。

以上各匪，均属著名头目，或倡述奇衰，甘心悖逆，或横行乡曲，恣意强梁，迹其凶恶情形，率皆号召党羽，相机思逞，及今不图，势将滋蔓。仰赖朝廷威福，先事谘知，幸能次第歼除，免致重烦兵力。所有在事各员，不无微劳足录，合无吁恳天恩，俯准臣择尤保奖，以示鼓励，出自逾格恩施。

〔除〕咨部查核外，谨会同两江督臣张人骏，恭折并案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宣统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朱批：准其酌保数员，毋许冒滥。该部知道。钦此。

浙 江

193 署浙江巡抚余联沅为地方不靖 乡试拟请展限事致军机处电

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二十日（军机处收电档）

嗚电敬悉。乡试拟请展限，衢案止其一端。上年教案虽经暂结，而赔款未清，緝犯齟齬，民、教猜嫌颇深。温、台一带，散勇、饥民乘机煽动。宁海等处，又有美国兵轮，洋员登岸后，欲开矿，群情骇愤。其毗连江、皖以及沿海各处会匪，此拿彼窜，伏莽刻刻堪虞，较江南、湖南情形，益多窒碍。如民困未苏，度支力绌各情，尚不在内。仍拟伏恳代奏，援照江、鄂各省，展至明年秋间举行，地方幸甚。事关大典，亦关大局，不敢不慎。谨复。联沅。二十。

194 浙江巡抚任道镕奏省城拿获哥老会头目黄发祥片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三日（宫中朱批奏折）

再：浙江为五省毗连之地，会匪常出没往来，臣于到任之初，即谕饬臬司认真查察。闻有著名会匪黄发祥，绰号包老神仙，系湖南人，立会箭贤山，为哥老会中正龙头名目，往来浙江境内，纠结党羽，散发票布，尤为会中渠魁，踪迹诡秘，屡緝未获。适于省城外南星桥与匪党何步洪等潜匿往来，经署臬司许贞干密饬省防统领·候补道李鹤皋，派新中军右营补用参将吴忠选、管带卫队守备萧心诚等，不动声色，于七月二十日夜，将该匪首黄发祥及开设烟馆之朱云标一并拿获，并搜出票布、伪谕、名戳等件。

当经饬发杭州府宗培审明，供认不讳。将该犯黄发祥立予就地正法，以昭炯戒；并饬拿其余首要，解散胁从，以消隐患外，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195 浙江巡抚任道镕奏衢郡会党 聚众约期起事派兵剿捕片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宫中朱批奏折）

再：上年六月间，江山会匪吴癞头，纠合浦城县土匪刘加幅，窜陷江、常两县，旋经派队收复，并将该匪首先后擒获惩治，业由前抚臣奏报在案。詎漏网各犯复图蠢动，本年七月间，衢郡谣言纷起，人心惶惶。经臣电饬该镇道督率查拿，并飞调统领精胜营副将萧尹农驰往剿捕。叠据禀报：格毙匪目詹华荣、叶铁练子，并拿获徐老虎、王祝林、柴老虎、周春法等十数名，夺获刀械，搜出票布。而徐老虎与刘加幅合伙，上年攻陷江山，肆行焚掠，现又潜回聚众，约期起事，审明供认不讳，尤为著名巨魁，均饬就地正法，以昭炯戒。现在匪党四散，众心稍定。

惟江、常一带，万山丛薄，与江、闽两省毗连，匪踪出没不常，深恐此拿彼窜。已电咨闽浙督臣许应骙、江西抚臣李兴锐各派勇营于交界处所扼要堵截。仍严饬萧尹农会同地方文武，实力搜拿，擒斩首要，解散胁从，以尽根株而消隐患。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著即会商许应骙、李兴锐，各派勇营实力搜剿，务绝根株。

196 护理浙江巡抚诚勋奏办理桐庐 等县乡民仇教聚众起事情形折

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二日（宫中朱批奏折）

头品顶戴·新授安徽巡抚·护理浙江巡抚奴才诚勋跪奏，为捕拿桐庐等县土匪一律平靖，谨将办理情形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照桐庐县境，前因获匪起谣，民教猜疑，匪徒煽诱滋事，麇聚桐庐，建德，新城交界，群推濮振声为首，经奴才派营剿捕，追及于分水、于潜境内，连次接仗，击毙多名，势渐分散。当将大概情形，于十一月二十六日，电达军机处，奏奉谕旨：著严飭各营实力搜捕，务获匪首等因。钦此。嗣该处绅民谓濮振声系被胁迫，可令就抚，即飭派往之总兵费金组相机酌办。旋濮振声只身来营投首，即飭解省，派委司道等严讯案办。并查明地方安靖，教堂保护无损，复经奴才于十二月二十日电奏在案。兹据署臬司崔永安、署杭嘉湖道宗培，督同署杭州府钱溯时，将濮振声提案，讯明确情，禀请核办前来。

奴才查严、衢等府，界连数省，向为会匪出没之区。自匪首徐老虎、陈铁笼等伏法后，势渐衰息，而根株未净，内地痞徒与外来游匪勾结，辄思乘间窃发。上年九月间，有金华县民郑锡斋，潜来桐庐乡间散卖票布，经教堂报营拿获，由县讯明正法。是时民教猜疑，遽指为濮振声之党。适濮振声因冬防办团，又疑为与教为难。由是讹传四起，人心惶惶，各路游匪，乘势麇聚。十一月十二夜，在桐庐北乡之枫埠突劫棚勇军装，又在横村埠拒杀勇丁。各县见情势危急，迭次请兵。所在教堂林立，亦纷纷告急，当飭省防调队与衢防各营会合兜捕。而匪众愈聚愈多，遂群推濮振声为首。

濮振声者，系分水县岁贡，向充团董，家本小康，好行小惠，居乡排难解纷，遇民教争执，亦居间理处，颇为乡里信服；而不遂所欲者，亦怀觖望，迨郑锡斋获案，遂有濮党之谣。濮振声亦曾与县禀商，拟撤团局以解群疑，而团众已聚难散。匪徒朱阿年、马金奎等，遂假仇教为名，纠众起事。以濮振声素有乡望，强相依附，以冀民团响应。濮振声欲图自脱，则缚以竹椅，挟之同行。其分、建各处伏莽匪徒，亦皆假名号召。派出各营星夜驰赴，追及于分水、于潜境内，迭在八管、百岁坊等处接仗，毙匪多名，朱阿年、马金奎亦均阵毙。匪徒皆乌合之众，迭经受创，均各解散。濮振声逃窜匿迹，十二月初八夜，只身诣费金组营前自首，当饬解省讯办。并令各属清查保甲，招集流亡，查明教堂并无损伤，乡居民教间有被扰，均由印委量加抚恤，地方一律平靖。

推究此次起事之由，实缘匪徒勾结，乘势煽诱，初非濮振声所及料。惟濮振声以素负乡望之人，为匪所推，先后心迹，未易遽明。坐濮振声之罪状者，必曰通匪以仇教；知濮振声之生平者，又云持正而被诬，二者情事悬殊，莫衷一是。兹令司道等研取确供，又派委员密查，博采众论，濮振声本未通匪，人所共知。特以仓卒被胁，不能自脱，室家离散，资财荡尽，及匪势稍衰，则乘间脱逃，诣营自首，是比匪非其本心。方其被胁同行，匪徒欲图毁教，尚为劝阻。其所与办团者，亦多在教之人，始终未毁一教堂，未伤一教士，是仇教亦无实迹。唯其平日办团，不能申明约束，区别良莠，使奸人得混迹其间，反致受其挟持，身冒不韪，则虽素有持正之名，实难曲为解免。自来关涉民教之案，持平乃可息争，偏袒适以生事。所谓持平者，贵能得其实情，而权衡出于至当。以濮振声之乡评，誉多而毁少，论濮振声之行事，心是而迹非，今若文致其罪，则无以服分、桐士民之心，转恐激而致变。然使曲谅其心，遽予释回，则无以破民教猜嫌之隐，亦难保

积久相安。再肆思维，唯有仰恳天恩，俯准将濮振声稍从宽典，即在省城由仁和县监禁数年，将来察看情形，妥筹安置，庶几情罪允当，足以消积衅而顺輿情。

所有捕拿桐庐等县土匪一律平靖，先后办理缘由，理合会同闽浙总督臣许应骙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

197 开缺浙江巡抚聂缉槩奏嘉湖盐枭滋蔓

台州民教不和最为浙省后患折

光绪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头品顶戴·开缺浙江巡抚聂缉槩跪奏，为浙省枭匪民教最为后患，密陈隐情，仰祈圣鉴事：

窃臣奉职无状，仰荷天恩高厚，仅予开缺，已将感激下忱，另折奏报。兹当交替起程，缅怀已往，默窥将来，如用人，如筹款，如练兵，其为难与各省相同，亦人人所知注意，毋庸赘述。惟嘉、湖之枭匪，台州之民教，几于习惯自然，视为固有，实则为患有不堪设想者，谨将其中隐情缕晰陈之。

巢湖帮之名由来已久，散处苏、松、常暨浙之嘉湖二属，专事贩盐聚赌，有时亦抢劫勒赎。其始本悉皖人，近则就地无赖随声附和，党与日多，滋蔓日甚。嘉、湖本是水乡，港汊数百，在与苏属相通，此拿彼窜，接济援应，事甚捷〔便〕。防捕不严，彼固未必惧；防捕果严，彼亦不过暂惧。盖受剿者有限，未剿者甚多，此辈本无恒业，饥寒所迫，不旋踵而仍为匪，其势然也。旧有嘉、湖各营半属皖籍，费革镇所募四旗悉是招安枭匪，非悉数遣散另募，不能力求整顿；而遣散之后势必仍为枭匪，一旦骤添大股，殆将不可收拾。是故营官非不可撤换，所虑在撤换之后，

非其人则不能接，仍其人则与不撤何异。首目非不能擒拿，所患在欲拿之首目尚未惩办，续起之首目又复纷来。正本清源，非先定安插之方，然后一面剿捕，决难绝其根株。现正谋食维艰，何从筹此无穷之安插。既未筹有安插，则教堂林立，民居栉比，又遽难一意剿办，恐生无形巨患。此臣所以每一念及，辄为终夜徬徨，达旦不寐者也。

近来教案之足虑固已尽人皆知，然以臣所至各省而论，当以浙中为最，浙中又当首推台属。盖教民之行为视乎教士，教士之安分与否悉赖主教约束。全浙法总主教赵保禄在宁波有年，狡诡奸猾而又深悉内地隐情，平日依教横行，纵容包庇，官场久已畏之如虎。臣未莅浙时，闻其在宁祝寿，门外彩蓬搭至数里，事毕谢步，已革提标中军参将周友胜乘马前驱，气焰可知。又有华士孙树望为之作伥，故民教无事则已，苟有齟齬，无不辣手。臣于二十九年八月到任，适值宁海闹教。该堂初欲索赔三十八万，并将地方文武正法，且非拿获首犯王锡彤不能开议。幸赖法使吕班与臣诚信素孚，开诚布公，和平办理，未获王锡彤即先议结，文武仅予革职，并无永不叙用字样，赔款亦仅十万，即在铜圆余利项下拨用，并未开支正款。赵保禄慑于吕班之势，隐忍议结，心颇愤愤。嗣又经臣以孙树望劣迹多端，商请撤换，事虽未果，赵保禄从此遂有戒心。本年秋间束装回国，说者谓为不耐寂默暂行他去，虽未可尽信，然两年以来未闻赵保禄如前横行，天主教亦颇安静，未始非吕使之力。台民向称贪悍，斗劫报复，习以为常。自应万得闹教后，民与教固已切齿，教与民亦复冰炭，激而必发。益以王锡彤之煽惑，遂有前年宁海之案。事后辑捕之文急于星火，赏项之巨加至七千，终未弋获。以台人之嗜利无知，而竟不为所动如此，其饮恨可知。现在绸缪未雨，竭力调和，台疆虽甚安静，赵保禄难保不即回浙。窥以管见，殊切杞忧，此又臣所临行

惓惓不能释然者也。兹二事者最为浙中后患，后之来者必胜臣之不才。然事关重大，臣既有所知，何敢默而不言。应如何密饬接任抚臣竭力设法先事预防之处，恭候乾断施行。

至浙省绅士，大都自爱者多，然亦间有不知自爱，假公搅扰者，即如另折奏报之湖州祠学各基与教堂纠葛一案，事隔经年始行控告，始终坚执强以所难，初未计在我之势能否使外人受我范围。迨后议结，煞费唇舌。所订合同，许道在沪亦曾告以大端，仅未交阅底稿，此乃办公常事，乃各绅竟称字句未洽，面索官款数千金为津贴。许道忿其无理，未免出言卤莽，以致枝节横生，至今迄未议结。既欲责难于官，又须听命于绅，办理之难亦可概见。他若官场恶习，匪特积重难返，几至以非为是。后之来者谅能力挽颓风，无容臣之过虑矣。

以上各事，皆臣所深知备历。为臣一人计，今既去浙，自可不言；为补救浙省将来计，则所关甚大，又何敢不言。谨恭折据实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初十日奉朱批：著张曾敫妥筹办理。钦此。

198 开缺浙江巡抚聂缉槩奏浙省现办巢湖帮情形折

光绪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头品顶戴·开缺浙江巡抚臣聂缉槩跪奏，为密陈浙省现办客匪情形，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三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奉上谕：有人奏，浙江客匪日盛，宜早设法以弭巨患一折。据称浙江、江苏两省梟匪出没，抢劫勒赎之案层见叠出，官差通匪，无恶不作等语，种种情形实为闾阎之害，亟应严行惩办以遏乱萌。至所称吴家正即吴福海及伊同族巨酋各节，该匪徒等党羽既多，势甚猖獗，著聂缉槩、陆元鼎严密会商，应如何操纵擒拿之处，即行设

法妥为筹办，务当不动声色，审度事机，消除巨患，以靖地方，是为切要。原折均著抄给阅看，将此各密谕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承准此。

伏查此股梟匪，半系合肥人，名为巢湖帮。平日集资贩盐，缉私严则聚赌，赌无利则有时抢劫勒赎，常聚集松属太湖，分往苏、常、嘉、湖各属。嘉、湖悉是水乡，港汊数百处，匪船在在皆可往来登岸，是以浙剿即窜苏，苏剿即窜浙，会剿则兵至为民，兵去仍匪，防固不胜防，杀亦实不胜杀。历前任以办理如此之辣手，遂以招抚为安插之计，而勇匪相通之名遂从此起矣。

就浙省目前情形，定办法之先后，则湖属猖獗宜先惩创；嘉属、杭属未闻有滋扰情事，只须防堵。游击吴家正本无奇异过人之处，只以久在嘉兴一带，历委办理营务处，情形尚称熟悉。从前嘉、湖各营本系已革镇费金组一人统领，臣莅浙后，费革镇经减勋调赴安徽，所遗之四旗均是招安梟匪，且各营多属皖籍，接统之人不得已仍以吴家正暂充两府营务处。后又逐渐分出湖防，另委专统，但令吴家正以营务处效力嘉防，并不予以统领名目，意在减其权力，暂予羁縻。比年以来，嘉属绅民则以防缉得力请留，湖属绅民则以通匪可疑攻讦。臣以时局多艰，教堂林立，不敢轻率僨事，且移缓就急，宜先顾湖防。已撤换湖属统领，调集省防暨武备练军赴湖会捕；一面电商江苏抚臣，于八月间飭令吴家正来省，面谕严拿各匪首，借以观其有无通匪实情。目下吴家正已允尽力缉拿，湖属亦调撤甫定。

正在遵旨筹办，臣已奉命开缺，吴家正亦经革职永不叙用，交替期迫，不及竣事，并不及会商江苏抚臣核奏，谨就浙省已办情形据实复陈。所有以后事宜，相应请旨飭下接任抚臣随时认真会商接办，以免贻误。至此案重在惩匪，匪清差役自无从串扰。原折所称乌镇同知衙门各役通匪等情，亦经臣密飭臬司访拿从严惩究矣。

除将全卷密封专案移交外，理合恭折据实复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初十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199 兼署浙江巡抚杭州将军瑞兴奏 苏浙会剿巢湖帮情形折

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兼署浙江巡抚·杭州将军·公·奴才瑞兴跪奏，为剿捕浙西巢匪，地方渐就平靖，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嘉、湖两府滨临太湖，半与苏省接壤，素为匪徒出没之所。匪党中有盐泉、光蛋、青、红、南、北各帮名目，初仅贩卖私盐，支棚聚赌，继竟掳人勒赎，肆行抢劫，虽经前抚臣迭飭会拿，凶焰终难稍戢。即如本年八月间，归安县属之白云桥地方，泉匪拒捕，虽经防营格毙多名，而营官成春堂等亦均被戕害，是匪徒之强悍已可概见。

奴才抵任后，以匪徒猾獗若此，非痛剿不足以寒其胆。正在筹议间，即据海宁州知州来省面禀，该匪窜至州境周王庙、许村等处，肆行滋扰。当飭省防总领·候补道李鹤皋，酌带所部星驰前往；一面飞飭嘉、湖防营，合力兜剿。旋据该道禀称：九月二十七日黎明，行抵许村，探明匪踪，随即分队三面兜剿，当时擒获匪首方老窝子、王老窝子，高四毛及余党曹小麻子、朱祥松五名。该匪见官军擒其渠魁，蜂拥劫夺，枪弹如雨，经督率勇丁奋击至两时之久，匪势不支，纷纷败窜。伤亡不知确数，但见该匪负尸凫水而逃，阵亡勇丁三名。方老窝子、王老窝子、高四毛三犯，即督同海宁州知州讯明，迭犯抢劫不讳，立时照章一并正法。所有曹小麻子等二人，暨嘉防营务处已革游击吴家正拿获之沈四毛一名，分别飭发各该州县讯明详办等情。

奴才以该匪虽经击散，难保不去而复来，自非两省通力合作不足以杜其窜越。当委候补道李辅耀赴苏会商，准苏抚臣檄飭统领飞划营副将徐锦堂，酌带所部来浙会办。奴才又以嘉、湖两属村镇稠密，各国教堂所在皆有，办理不宜粗率，檄委另补同知刘颂年面授机宜，督同吴家正及湖防营务处游击张立德，酌带枪划等营，会商苏军统领，妥慎相机办理。仍会同地方有司，筹议守望自卫之法，以辅兵力之不足。嗣据该员等会同禀称：十月十五日，驰抵嘉兴，会同徐锦堂，先在苏、浙交界处所飭队搜捕。十八日，于苏省震泽县境内会哨一次。当经带队至湖州，探闻练市一带尚有匪踪，随即督飭各该管带，凡支河小港，靡不分队实力穷搜，匪党闻风避匿。旋探知桃花港地方有匪船匿迹，立时整队掩捕，匪即飞桨奔逃，我军奋力追击，匪党溃逸，夺获匪船四支，洋枪军械多件。仍跟踪追捕，见有匪船潜伏于芦丛之中，排队向击，匪即狂窜，击沉匪船两艘，枪毙淹毙匪众十余人，其余凫水扑岸四散奔逃。又夺得匪船两艘，洋枪、九龙袋、枪子等件。率队登岸查捕，逸匪已无踪迹，暂行收队各归防次，将所获之洋枪等件呈缴前来。

奴才伏查巢匪以太湖为窟穴，又恃地界苏、浙之间，得以此拿彼窜；而各该营官每存畛域之见，未能协力同心，故历次剿办皆未得手。今经两省会剿，又得文武员弁奋勇效命，故匪徒闻风敛迹。察看目前嘉、湖两属情形，颇为安静。此皆仗圣主威福得以臻此，非奴才初料所及。特是此股匪徒易散亦易聚，况元恶巨憝尚未歼除殆尽，未可以目前粗安稍事松懈。奴才交卸在即，惟有责成水陆防营，常以梭巡严密防堵，仍密缉首要务获究办。一面飭令地方有司清查保甲，筹备警察，与防营相为表里，使外匪无从阑入，内匪无可生心。并设立教、工等厂，渐化游惰，以仰副朝廷戡匪安民之至意。

所有剿捕浙西巢匪情形，谨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

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奉朱批：著张曾敷督饬严拿首要，务获惩办，并随时认真整顿，以靖地方。钦此。

200 浙江巡抚张曾敷为米贵民饥史

炳生等乘机滋事致军机处电

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十三日（军机处收电档）

浙省自闰月以来，米贵民饥，匪徒乘机劫抢，叠饬严办。访闻五月初三日，新城县近城地方，有匪百余人滋扰，并毁松溪镇华教民房数间，当由省派队驰往剿办。兹据该县沈惟贤禀报：业经该令会团击毙数匪，并拿获匪首史炳生等，匪众溃散。同时，富阳、临安等县，亦获匪党数名，已由曾敷饬将所获各匪讯明正法。所毁教房无多，亦易了结。现仍严饬营县搜诛余匪，以绝根株。谨请代奏。曾敷肃。元。

201 浙江巡抚张曾敷奏宁郡短班米工

叶昌才聚众停工毆官片

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十九日（刑部档）

再：据兼署宁绍台道·宁波府知府喻兆蕃禀称：宁郡米铺春米短班，每日工资二百六十文，近因停工索加，禀经鄞县知县高庄凯，断令加至三百文，已具结遵允。詎短班叶昌才复于闰四月初六日纠约俞阿三等，聚众挟制，不准工作。一时麇集千数百人，声势汹汹，推至执年老协兴米铺，肆行捣毁。该县高庄凯前往开导，叶昌才等持众逞凶，将高庄凯围困铺内。迨城守营都司刘瀛洲、宁防管带·把总戴锦堂闻风驰往弹压，叶昌才犹敢指使各短班，用木柴凶击，致将刘瀛洲、戴锦堂毆受重伤。经署道会商提督带队亲往解散，并饬县拿获叶昌才。讯据供认起意为首聚众，

捣毁米铺，围困县官，殴伤营员不讳，稟请惩办前来。臣查刁民假事出期，聚众逞凶殴官，为首例应斩决枭示。一面具题，一面将犯正法。

此案叶昌才起义聚集千数百人，捣毁米铺，围困县官，并指使殴伤各营员，实属首恶渠魁，目无法纪。该郡五方杂处，人心浮动，最易滋事，若不立予严惩，不足以昭炯戒而资镇慑。已飭将叶昌才即行正法，免其枭示。现在地方安谧，短班照常工作。

除飭严拿逸犯喻阿三等务获究办外，理合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十九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202 浙江巡抚张曾敫为米缺价昂民情

不靖请借漕济急事致军机处电

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十二日（军机处收电档）

浙省米缺价昂，民心惶扰情形，前经电奏具陈。近日邻省不能购办，米价益增，各处聚众闹米之案，层见迭出。象山匪徒且借米贵，纠众向教堂滋闹拒敌，官兵击斩多人，始行溃散。现距秋收为日方长，观此情形，实深焦灼。各属绅士迭请电奏截漕济急，情词迫切。伏念天庾正供，何敢延缓，唯值此邻米禁运，洋米需时，各属官仓、义仓存谷无多，非暂借漕米，实无以定人心而救眉急。惟有仰恳天恩，俯念浙省民食维艰，准将本届漕粮缓运二十万石，令各属绅商缴价领米平糶，秋后购米补还，糶价如有不敷，应请作正开销。如此移缓就急，于运交京仓，仅迟数月，而于浙省民生、地方裨益甚大。伏乞恩施逾格，迫切待命。祈代奏请旨。曾敫谨肃。文。

203 寄谕署直隶总督杨士骧等苏

浙省防吃紧著速遣兵增防

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军机处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署直隶总督杨、两江总督端、江苏巡抚陈、浙江巡抚冯，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奉上谕：据端方、陈启泰电奏称，苏、浙交界地方，枭匪甚众，出没靡常。苏境青浦县之朱家角，有匪党三百余人，经官军奋击窜逃。浙境海宁、海盐、桐乡各州县，匪党滋事，情形甚重，并毁教堂、学堂。近省之峡石镇，匪党尤众，省防吃紧，兵力不敷。又据冯汝骞电奏称，桐乡县民借灾聚众，勾引匪类，蔓延海宁州、石门县各村庄，在屠甸、峡石两镇肆扰，劫毁民居、店铺，并毁厘卡、学堂、教堂，拥入桐乡县城，窜扰斜桥镇一带各等语。

查苏、浙为财赋要区，中外民商辐辏，教民到处林立。该匪党同时起事至六七处之多，自必有狡黠首要，勾结煽惑，倘成滋蔓，恐将牵动全局。而该省兵力单薄，亟应遣兵增防，以期迅速荡平，俾间阎悉得安业。著甘肃提督姜桂题，统率所部豫军各营，并由第二、第四、第六各镇内，均拨步队两营，归姜桂题编配带往，会同江浙督抚，办理剿抚事宜。并著度支部速发该军开差经费银十万两，交姜桂题即日承领，从速料理，限半月内悉行开拔。所需火车、轮船，由邮传部妥速筹备，勿稍延误。姜桂题受国厚恩，务须实力筹办，早日肃清，用副朝廷绥靖地方之至意。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204 掌河南道监察御史徐定超奏浙西

盐枭纵横请严惩失职官员折

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军机处原折）

署京畿道·掌河南道监察御史臣徐定超跪奏，为浙西盐盗充

斥，地方官吏养痍贻祸，请飭分别严惩事：

窃查浙江嘉兴、湖州等府与江苏辖地毗连，向为盐枭出没之所。近年捕务废弛，匪党纵横，地方文武漫不经心，以致群盗蔓延，駸駸渐不可制。本年自夏秋以来，计嘉兴一境劫案至四五十起之多，失赃至数十百万之巨，其余抓人勒赎、开场聚赌，无日无之。浙江抚臣冯汝骥到任之初，即檄调宁波营统〔领〕吴杰到省襄办防剿，以匪势猖獗，迄未成功。所尤可骇者，十月二十一日，大帮匪目夏作霖等，白日连劫海盐县之沈荡镇，杀毙炮船哨弁，抢取警察军械，自辰至酉，始满载而去。二十七日晨，又在平湖县新仓地方，胆敢与官军开仗。浙西人民无安枕之日。该匪等形同叛逆，出入自如。各属官长事前既无解散之方，事后又无缉捕之力。嘉防统领陈诗政到差以后，盗风更炽，民间尤啧有烦言。近日更闻扰及教堂，意在酿成交涉重案，使地方良莠难分，从中煽乱，恐其志不在小。伏恳严旨飭下浙江巡抚，查明各属历任之最讳匿养盗文武各员，参处数员示儆。一面勒限缉获著目，以安良民，而弭巨祸。

臣为东南大局起见，不敢壅于上闻，伏乞皇太后、皇上训示施行。谨奏。

205 两江总督端方等为妥筹苏浙 交界地方剿捕事致军机处电

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军机处收电档）

窃苏、浙交界地方，枭匪肆扰，经方派营剿捕，浙省之桐乡、海宁等处，乡民借口灾荒，聚众闹漕，经骥弹压解散，均经先后奏报在案。旋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奉上谕：邮传部左参议蔡乃煌奏，江、浙人心思动，恐长乱萌，请先事预防一折。著端方、陈启泰、冯汝骥严密防范，勿稍疏虞。并著赵尔巽体察情形，妥酌

办理等因。钦此。正在筹商布置会同奏报间，奉电旨：昨已派姜桂题统率十二营，限半月内开拔，驰往浙江，会同江、浙督抚办理剿抚事宜。又奉电旨：浙省为海防重地，向多窥伺，而土匪、盐枭久已充斥，必须有重兵镇慑，切实剿捕，务绝根株，一律肃清，不得因匪暂窜散，遂生松懈。其沿海要害，亦宜相度形势，依次布置。统俟姜桂题到防，会同妥筹办理各等因。钦此。后经往返电商，悉心筹酌。

伏查苏、浙两省枭匪，即蔡乃煌折内所称浙西之青、红帮匪，太湖之盐贩，苏、松一带之青皮、光蛋，平日以贩私、开赌为生，与民杂处，恃众横行，有时强借强索，有时掳人勒赎，有时白昼强劫。官兵往拿，兵少则拒捕，兵多则窜逸。其窟穴多在太湖附近支河汊港之间，聚则为匪，散则为民，与大股巨寇攻城掠地抗颜叛逆者，情形迥不相同。办理之法，必须力捕以擒其渠，穷搜以犁其穴，游击以摧其锋，兜拿以防其逸，尤必力办清乡以澄盗源，举行乡团以固民气，尤在慎选牧令以清吏治，乃足以收锄莠安良之效。实系缉捕之事，而非战阵之事，其责成应注重地方吏治，而以兵事辅之，非若戡定叛乱，全仗兵威。姜桂题一军，拱卫京师，有同禁旅，若此等小丑，遽劳京兵，疆吏既无以自安，且苏、松、嘉、湖一带，全属水乡，港汊纷歧，不容马足，北军亦不相宜。至浙省乡民闹荒，乃地方官失于抚绥所致，与枭匪系属两事，现已解散，正在查拿首要，绥辑善良，更不宜令其惊扰。若京师骤发大兵，诚恐民心惶惑，转致胥动浮言。方等共同商酌，拟请将江、浙枭匪一事，责成方会同泰、骥等，专办剿抚，力任其难。一面续派江南军队赴浙，与前派之军合力防剿；一面仍遵前旨，酌调鄂军一、二标前来，互相援应，以厚兵力。江、鄂南（两）军，于南方地势较为合宜。仍饬两省原驻之巡防队，缉捕营、水师营、盐捕营、飞划营各军专主掩捕。连原有之军及新调之军，

已逾三十营，布置得法，足备搜拿剿办之用。即或兵力稍有不足，湖北军队尚可随时续调，长江一水，兵轮便捷，赴机亦甚迅速。设再不敷，夏辛酉一军，本系长江游击之师，亦可就近调往，足资应援。其姜桂题一军，应请暂缓出发。

至浙省海防，极关重要。象山湾议作军港，亦宜预为布置，酌驻重兵。应由方、驎等遵旨，于沿海要害，相度形势，悉心往复筹商，再行奏明请旨定夺。唯枭匪出没于江、浙两省交界之区，且匪多皖产，江、浙剿办紧急，则窜回皖境，事关隔省，呼应未易灵通。又清乡、办团诸务，属吏治，责在州、县，非专派威望夙著司、道大员，假以事权，居中督办，统率调度，难期得力。容方等会同妥商，另行奏明请旨办理。

方等为慎重军事起见，冒昧渎陈，不胜战栗陨越之至，伏乞圣鉴，训示。谨请代奏。端方、尔巽、启泰、汝驎同叩。霰。

206 浙江巡抚冯汝驎奏剿办嵊县

九龙会拿获首要张岳云等折

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初六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调补江西巡抚·浙江巡抚臣冯汝驎跪奏，为剿办嵊县匪徒迭获首要，境内安谧，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照绍兴府属之嵊县西乡，素为匪徒渊藪，结伙滋事扰害间阎，虽经前各抚臣迭次剿办，未能尽绝根株。内有恶迹昭著漏网多年之张岳云绰号岳元帅，平日与著匪裘文高、黄淞沃、张长椿、裘阿标、小高、钱猪老、钱九弟、钱淞虎等各为嵊县土匪头目，犯案累累。因查拿严紧，张岳云逃至金华府属，投入九龙党会，散放票布。三十三年五月，仍回嵊邑，与裘文高等串同莠民，在该县二十八都村内敲诈劫掠，并议攻打鸭沓坂、石碓、长乐等处警察团防，乘势攻城抢掳，以逞逆谋。经前署嵊县知县秦家

穆闻信，商同防营副哨长李逢春，率同兵差，星夜分路兜拿。该匪等负隅抗拒，竟与官兵开仗，戕毙哨弁李逢春，并轰毙营勇二名，阵伤练兵四名，劫去洋枪三杆，号衣三件。该地居民横遭蹂躏，人心惶惶。经前抚臣张曾敫督饬防营剿办，捕获首要各犯张岳云即岳元帅、黄淞洪、张长椿即长泾、张荃木即纪木、朱阿小、张桂林等共五名，讯明正法。而余匪窜逸，不久旋复鸱张。迨至秋间，即有党、土各匪合谋起事，先攻新昌，后扑嵊县之谣。提臣吕本元当饬练军中营管带刘庆林驰扎嵊县，练军副营管带凌绍清驰扎新昌，并饬巡防第十队开驻奉化，互相策应。十月十五、六等日，该匪裘文高等果纠大股台匪，招集党羽，裹胁饥民，号称千余人，突扑嵊县西乡。刘庆林闻警，商同嵊县知县秦家穆，分兵守城，率队击匪于白竹村地方，自午至亥，鏖战一昼夜，歼匪无算。匪势穷蹙，突围冲斗。时当黑夜，刘庆林及哨弁杨泰华暨勇丁二十余人死战力竭，同罹于难，而匪徒亦从此败窜。

臣抵任后，以匪徒猖獗若此，非痛加惩创不足以戢凶焰，而遏乱萌。查省防督带常荣清暨新军第一标抽拨兵队业由前护抚臣饬派赴嵊，又电商提臣添派营伍合力兜拿，击毙匪众数十名，格杀匪目三名，生擒匪首裘阿标一名讯明正法。臣复电饬署绍兴府孙浚，加派弁勇，带同委员吴蓉等，并商准提臣亲率卫队，带同委员张庆澐、赵润、徐锡元等赴嵊督饬办理。又电调台防营管带花耀魁，由仙居抄出来嵊，四出搜捕。分派吴蓉、张庆澐、冯金、秦家穆、汪晋，会同常荣清并各管带，率队分路清乡盘查。迭据团绅等将首要各匪匪裘小高、钱猪老、楼子江、钱九弟、钱淞虎、史老水、黄炳槐、陈满、张小狗、周老豆、黄林相等陆续送案，并由练军管带凌绍清、王国治派弁赴诸暨擒获著匪钱和尚，已革千总刘瀛仙赴石碛镇擒获著匪钱锦菖、匪党黄荃富，嵊县汛把总张荣镗赴余杭擒获著匪周友棠，一并交县讯明，分别惩办。一面

督飭府县办理一切善后事宜，地方赖以安谧。

第嵎境就安，而余匪窜回台州各属，又复勾结党徒潜图起事。臣当飭花耀魁率队回台剿捕，并由台防督带曹世革驰赴仙居，督飭花耀魁暨管带戴承凤，先后在洋岙沙坑、内谭、周山庄、东坑口各处，探得匪踪，带兵围捕。击毙著匪郑照楼、郑帼英及党羽李三、陈显富、张培祥、朱信怔、胡小如、胡怔球等八名，生擒匪党胡小火、徐培芒、徐培山、徐培妥、朱懋宗等五名，夺获枪械，平毁巢穴，余众胆寒，如鸟兽散，而台境亦得又安。匪首裘文高，屡经痛创，闻已远飏。现在势孤力微，分途严缉，自不难于弋获。

除飭将迭次所获各犯讯供分别禀办外，所有阵亡弁勇各名另案奏请议恤。其在事出力各员弁，或督率剿捕迅赴戎机，或亲冒锋镝不辞艰险，用能使积年悍党次第歼除，隐患消弭，裨益地方殊非浅鲜，洵属异常劳勩，可否仰恳天恩，俯准择尤保奖，以资激劝而励将来，出自鸿慈逾格。

所有剿捕嵎县匪徒迭获首要，境内安谧各缘由，理合会同闽浙督臣松寿、浙江提臣吕本元，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十七日奉朱批：准其酌保数员，毋许冒滥。钦此。

207 浙江巡抚冯汝骥奏马铃山蒋六飞等 竖旗起事派兵剿办片

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初六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再：金、严两府毗连之马铃山，绵亘百余里，界联兰溪、浦江、建德三县，山深林密，土著稀少，向为匪徒出没之所，掳赎强劫时有所闻。营县捕拿，每以崇峦复叠，山路崎岖，未易得手。

上年冬间，访闻该处匪首蒋六飞等，聚集浦邑白沙阵、龙门、张山等地方，竖旗起事；并购运军火，图攻金华、兰溪、浦江三县城。谣言蜂起，民情惶惧。飭据调署浦江知县李前泮侦探属实，电飭驻衢巡防督带沈棋山星驰抵浦，会同督队进剿。并准沈棋山电禀，添募健勇一队直捣贼巢穴。该匪见官军突至，拼死拒敌，相持至七时之久，匪势不支，格毙匪目老周、小老颜二名，枪毙匪党十余名，夺获洋枪、大旗等件。并经金华县知县张学智协同防营队官徐贵成、讯边把总吴汝海及兰邑湖殿防勇，先后接应会剿，并经臣电调勇营在马铃薯山各处要口驻扎堵缉，获得匪目黄岩金水、胡焦金两名，搜出手枪两杆，讯明正法。并在金邑北山分路搜捕，一面由府会督营县并排长张国吴等进山掩捕，格毙匪党多名，生擒许富坤、章小妹两名。转战至天门地方，该处两山对峙，峭壁鸟道，该匪负隅固守，竭力抵御，枪毙防勇黎得升一名。该督带等率勇攻击，奋不顾身，又毙匪二十余名，生擒张夏星、朱老太、周瑞长、周老五、周万聪等五名，贼巢一律焚毁。匪首蒋六飞窜匿兰溪之溪里源垅，本年二月，又将派往侦探之什长王世荣挖目砍毙。官兵追至，该匪逃往金华忠村，为绅董周以德擒获。周以德并在缙云湖城街缉获徐老二，一并解县各据供认：蒋六飞伪号大王，徐老二与格毙之老周、小老颜，正法之黄岩金水胡、焦金均为元帅、分率党羽在汤溪、兰溪、金华各县属抢劫多次，在龙门、张山地方竖旗起事，抗拒官兵，惨杀弁勇不讳。又由金华团民缉获匪党陈登照一名，均经批飭就地正法，以昭炯戒。并将死事之王世荣、黎得升二名，照阵亡例恤赏，以示体恤。

臣查马铃薯山匪徒积年稔恶，根据蟠深，经各该文武设谋用间，四面兜拿，乃克扫穴擒渠，余匪解散。使当日办理稍涉迟回，必致蔓延为害。此次调兵扑灭，赴机迅速，洵非捕获寻常土匪可比，可否仰恳天恩俯准择尤保奖之处，出自鸿慈逾格。谨会同闽浙督

臣松寿、浙江提臣吕本元，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十七日奉朱批：准其酌保数员，毋许冒滥。钦此。

208 浙江巡抚增韞奏剿捕台州洋面

戕官拒捕首要李世强等折

宣统元年七月初十日（宫中朱批奏折）

浙江巡抚奴才增韞跪奏，为剿捕海洋著匪，阵斩及获办情形，所有在事出力员弁拟请择尤奖励，以昭激劝，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台州地方，山海交错，素称盗藪。自积年著匪李锡图即老长、王盈龙即小老王、徐潮金即老赵三股首要伏诛后，洋面稍就安谧。近又有小李即李世强、小洪即张兆廷两悍匪，置备号衣、旗帜、后膛快枪，各纠死党数十人。小李并有伪号，曾在南田花岙杀人祭旗，尤为凶悖，出没于定、台、温洋面，劫掠商船，掳人勒赎。商贾为之裹足，行旅咸有戒心。迭飭水陆各军随时兜捕，务获讯办在案。

上年九月三十日，有北洋二号护商师船由闽护送宁商木船驶过温州大峙洋，突遇小洪、小李亲挥盗党合劫木船，管驾卢锦章开枪轰击。詎盗船四面围攻，众寡不敌，管驾卢锦章、正舵工余阿六、水兵张春生、王阿品、伙勇桂品均受伤落水淹毙，副舵工金小宝被掳，水兵麦国安、李得胜、戴林、寿岩山被火药烧毙，倒在船里。水兵王阿才、阿毛、阿三亦均落水，幸遇渔船捞救，得庆更生，至瑞安县署喊乞验办。经署该县知县余筠禀报前来。正在严飭查办间，准署定海镇吴杰、署镇海县知县邹镛电称：是股匪徒已据中、南各路管带在台州竹屿洋面力战，擒获盗犯陶春梅、杨忠新、毛重恩、金新表、李仙凤、朱桂照、黄仁春、金秀朝八名，当场格杀二名，割取首级，并救回受伤被掳舵工金小宝一名，

夺获洋枪二十一杆，号衣五件。解经镇海县，讯据陶春梅等七名，均供认听从首匪小洪，伙劫木船，拒杀护船管带兵勇不讳。金秀朝供系被胁服役，并未上盗。当经据情电飭宁绍台道委员会讯，并通飭严拿首盗小洪、小李，务获究惩去后。

嗣准海门镇咨复：是案，盗首张兆庭即小洪一名，飭据该标中营守备洪浚川、威远兵轮管驾娄鹤棠追捕至竹屿洋面，适遇永靖兵轮赶到，前后兜剿，匪遂拢岸凫水逃遁。守备洪浚川与威远弁兵亦下小船追捕，该匪率党逼入岩穴负隅抗拒。幸本营驻防凤尾汛练兵闻声援捕，并力攻剿，击毙悍匪二人。小洪放枪拒伤我兵，冒烟冲出，爬山奔逃，弁兵奋勇追赶，开枪击伤，始得就擒。并获后膛枪六门，手枪各一枝。准咨解往镇海县归案讯办等因。又经电飭宁绍台道另委干员前往会县讯明，先后录供禀请正法，并声明金新表一犯已在监病故等情。奴才查核供词，张兆庭即小洪一犯，供认纠邀党羽在洋行劫多年，此次与陶春梅等并小李等一股合劫木船，拒毙护船管驾、舵勇，烧毁护船不讳；余犯与县讯初供无异，均经批飭就地正法，以昭炯戒。

又小李一犯本为此股洋盗首要，经海门镇于上年腊底，调集浙洋水师各管带密授机宜，飭令改坐渔船潜师出洋，分路掩捕。旋据扮商管带包效忠等禀报：本年正月初三日，探知巨匪小李纠党数十人，在鹅冠山洋面掳拔渔船，过北行劫等语。即率同北帮扮商管驾池鸿达各船由北而上，初四日黎明始达该处，瞭见山麓有盗船数艘，又有一船在岙口游弋窥伺，一见我船，即打暗号起蓬飞驶。小李亲挥党众开枪拒捕，我兵奋勇追击，比至田岙洋面，适威远兵轮暨南路扮商各船由南而下，合力攻击。鏖战二时之久，击毙落海者甚多，匪始不支，且战且退，弃船上山。我兵亦舍舟登陆尾追。该匪仍率悍党拼死抗拒，什长张胜龙等冲锋直前，格毙匪党金仁杰一名，戮取首级。小李乘间开枪，弹伤张胜龙及兵

丁数人，几被逃脱，幸练军帮带王恒泰等船驶至山后，率队登岸掩袭，首尾兜捕，遂将该匪首小李擒获。并生擒悍党李荣祺、陈正得二名，夺获前后膛洋枪十一杆，刀二把。又在该处岩洞搜出北洋护商船号衣三件，救回被掳宁波难商金阿香一名，余匪四散逃匿。当将擒获各匪并首级、枪械、难民人等解讯，随讯得小李即李世强，与已获正法之小洪即张兆庭及陶春梅等，合劫木船，仇杀护船管驾、舵勇，烧毁护船不讳。李荣祺混号红咀绷、陈正德混号吹号陈，各供推戴小李为首，屡在洋面行劫，不记次数，并用药包烧毁护船；又供枪毙金仁杰即小老金正身。录供禀经批飭，一并就地正法，夺获枪刀发营配用，救回难民金阿香一名，飭即护送回籍。商民称快，航路获安。

兹准海门镇扎拉芬将在事出力员弁可否择尤酌保，咨请核办前来。

奴才查匪首小李即李世强、小洪即张兆庭，纠集悍党，叠在宁、绍、台三府沿海一带劫掠货财，掳人勒赎，拒捕戕官，稔恶既已有年，凶暴尤为昭著，若不认真歼除，商民受害，实为海洋巨患。今经扮商各师船暨练军各弁兵改坐渔船，岁暮出洋，节节兜捕，于冰雪严寒之际，枪林弹雨之中，不避艰险，会师合剿，得将首要各匪次第就获，尚属著有劳勩。可否仰恳天恩俯准择尤保奖，以资鼓励而策将来，出自逾格鸿施。

除仍飭搜捕漏网各余匪，务使尽绝根株，并将伤亡弁勇另行汇案请恤，金秀朝一犯飭县复讯另办外，谨会同闽浙总督臣松寿、浙江提督臣吕本元，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准其择尤酌保，毋许冒滥。

209 浙江巡抚增韞等奏嵊县拿获

革党赵光潮等分别惩办片

宣统元年七月初十日（宫中朱批奏折）

再：浙江绍兴府属之嵊县地方，光绪三十三年间，有著匪裘文高者，与九龙党匪张岳云即岳元帅等，串同革党王金发、竺绍康，并纠大股台匪，合谋起事。迨经营县带同兵役兜拿，该匪裘文高等负隅抗拒，竟与官兵开仗，始则戕毙哨弁李逢春，并轰毙兵勇六名，劫去洋枪、号衣等件；继则管带刘庆林及哨弁杨泰华同勇二十余人，死战力竭，同罹于难。当时居民横遭蹂躏，地方甚为扰乱。幸经前抚臣张曾敫、冯汝骥先后派兵剿办，迭获革匪聂李唐、刘耀勋等多名，又土、会首要各匪张岳云即岳元帅、黄溧庆、张长春即长生、裘阿标、裘小高等二十余人，分别讯明惩办，并歼除匪类无算。匪首裘文高党羽王金发，因羽翼多被剪除，势孤力弱，四散远颺，地方渐就安谧，人心亦靖。

奴才到任后，以此股首要尚在漏网，祸根未除，深虑死灰复燃，即经严飭各营、县悬赏购线密拿，务将在逃匪首悉获究办。去腊王金发潜回故里，有纠结党羽复图起事之谣，城乡居民谣诼纷乘。经县访闻，商同驻防新嵊管带巡防第十队·候补守备张长发，选派干练勇役购线踪缉。一面经前署嵊县知县陈常铎，会同在城文武，添购眼线，派拨勇役梭巡。本年正月初十日，由线民报经张长发率带营勇，于新、嵊交界之黄泽镇，拿获匪党赵光潮即光潮又名光召一名解县。讯据供认：前在大通学堂学习体操，曾与王金发同党，给有伪印照为凭。后因事败，闻拿紧急，逃逸他处。此次王金发回籍，伊亦同归。是月初四日，王金发与伊商议复图起事，称已纠集多人，备有洋枪六十枝，并置有王氏革命统带字样大旗一面，约定初七日大岭头山大洋路廊会齐，拟先往

崇仁镇抢劫富户助饷，再至城内县署劫夺被获羁押之族人王公会出所，一齐报复等语。并纠邀徐悟增即胡正麻子、徐林凤等共约二百多人，后因探知崇仁城里均有勇役防备，随各走散等。供禀经奴才发委会讯无异，飭即正法。

本年春间，访闻著匪裘文高亦潜回里，在于新、嵊、会三县交界之处，煽惑莠民，勾串党羽，欲于茧市时抢劫洋款，充当兵饷，图再起事。当经督飭密拿。据现署嵊县知县施荣复，会同防营管带张长发、城守汛把总张荣鏞，督带勇役，于闰二月二十五夜，在离城六十里石坑地方密往掩捕，不料该匪已先惊觉，胆敢开枪拒捕，互轰之际，格毙匪党姚钱兆一名。因系夜间，裘文高仍被免脱。拿获窝家周家政一名，并手枪一杆，前膛枪二杆。旋侦悉该匪首仍匿迹新、嵊交界之六破地方，施荣复等星夜会同驰往，将所带勇役四散分布，暗为应援，遂于三月二十一日，将该匪首裘文高由张长发一鼓成擒，会集兵役督解到县。据讯供认，前为匪目，结伙多名，节次拒捕戕官不讳。录供禀由署绍兴府知府萧文昭电请惩办前来。当经奴才发委复讯无异，飭即正法。

伏查党匪赵洗潮、匪首裘文高本属大逆不道之犯，稽诛多年不知改悔，近复潜回重图起事，愆防范稍疏，后患何堪设想。今各营县闻信较速，布置严密，不劳兴师动众，能使巨逆要匪次第授首，销患未萌，实非寻常获盗可比。可否仰恳天恩俯准择尤酌保，以资激劝，而励将来。

除仍飭严拿逸匪王金发等务获究报外，谨会同闽浙总督臣松寿、浙江提督臣吕本元，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准其择尤酌保，毋许冒滥。

210 谕军机大臣奕劻等浙江乌程等县

抗粮毁仓闹署著妥慎办理

宣统元年十二月十九日（外务部档）

奉旨：增韞电奏，乌程、归安、德清等县，因抗粮滋事，当将德清县刁民为首之何怔曼等拿获审办。现在桐乡乡民又复聚众入城毁仓闹署，并焚毁师船，夺械拒伤兵勇，复图入城滋闹。业经该抚派委文武各员驰赴劝导解散等语。乡民无知，胆敢聚众抗漕毁仓拒捕，难保无匪徒乘机滋扰，著增韞迅飭所属，严拿首要，解散胁从，妥慎办理，毋任蔓延。并将现在办理情形，随时电奏。钦此。

211 浙江巡抚增韞奏桐乡县民聚众闹漕折

宣统二年三月十三日（法部档）

浙江巡抚奴才增韞跪奏，为查明桐乡县乡民聚众闹漕详细情形，谨将办理缘由，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照桐乡县乡民前因借口被灾，聚众闹漕，业经臣将委员查办大概情形，先后电请军机处代奏。恭奉谕旨：飭令严拿首要，解散胁从，妥慎办理，毋任蔓延等因。钦此。遵即分飭印委各员，钦遵办理。兹据委员兵备处总办·记名道袁思永、署嘉兴府知府英霖、署桐乡县知县余文钺，将先后办理情形详细禀报前来。

查宣统元年夏秋之间，杭州、嘉兴、湖州三府所属各州县，偶因水旱偏灾，曾经筹款赈抚。迨秋成时，复将灾歉之区，委员查勘明确，分别蠲缓，并照向办成案，剔荒徵熟，飭由布政使会同督粮道出示晓谕，俾众咸知。詎湖州府属之乌程、归安、德清三县，嘉兴府属之桐乡县，无知乡愚，以光绪十五年大灾免漕有

案，初则借口被灾，相率观望，继竟鸣锣聚众，约会抗漕，情势汹涌，不可理喻，而尤以桐乡一县为最甚。先是该县乡民借饥荒为词，向富户索食，聚集不散，遂有匪徒乘机思逞，于十二月十四日夜，煽动乡民，希图入城滋事。该县知县余文钺会同营汛严加防范，将教堂监狱妥为保护；一面禀经臣电飭该管知府英霖、前路左翼统领沈棋山，酌带水陆兵队，前往弹压解散；并札委道员袁思永带队驰赴查办。十五日早，乡民千余人自城北而来，营县上前拦劝，乡民持械攻击，致伤弁兵七名，夺去枪械三杆，印官被殴，幸未成伤。兵勇开枪抵御，格毙一人，并伤一人，而乡民愈聚愈众，蜂拥进城，焚毁师船一艘，夺去子弹五百颗，复拥至漕仓，捣毁什物，并拆毁县署房屋，抢失案卷物件，哄闹多时始各散去。维时沈棋山等已督队驰抵县城，先派兵船将教士眷口护送至郡，分拨兵队加意巡防。十六日辰刻，乡民麇集于东门外，余文钺与沈棋山等登城再三劝谕，置之不理，旋即放火焚烧城门。不得已开枪格毙二人，误伤一人，乡民始退，城外电杆即被拔毁两支，电信遂绝。傍晚复聚集双桥地方，声言入城报仇。嗣闻省中大兵将至，始各鼠窜而散。是夜袁思永等率队到县，即经派人修接电线，借通消息。次日黎明，复督同印官分投劝导，解散胁从，并抚慰商民，各安生业。因城乡谣传不一，商民惶恐异常，势甚岌岌。遂将已获毁仓闹署之首犯王涵桂一名讯明正法，以定人心，各乡民始□然于国法之不可犯，谣言顷息，闾阎始安。十八日，传集各乡区董，剴切开导，飭令传谕花户，从速完粮，以免贻误漕运。是日午后，即有遵谕来县完漕者，现在漕粮已收有成数，地方一律救平。乌程、归安、德清等县亦安靖如常。

伏查上年桐乡县属虽有灾歉之区，唯与光绪十五年间大灾情形不同，且业经委员查勘明确，筹款赈抚，分别蠲缓，并照向办

成案剔荒征熟，已属体恤周至。乃乡愚无知，胆敢鸣锣聚众，借灾抗漕，甚至毁仓毁署，焚船夺械，拒殴官兵，抢掳物件，实属形同倡乱。虽已先后格杀三人，获案正法一名，而在逃要犯尚多未获，自应仍饬地方官严拿惩办，以儆将来。此外随声附和及被胁同行者既经解散，应免深究。

除批饬该管文武，将善后事宜妥慎办理，并严拿在逃要犯，务获究报，一面将德清县闹漕案内已获各犯另行审办外，所有查明桐乡县乡民聚众闹漕情形，并办理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212 浙江巡抚增韞为省城饥民捣毁米店 拒伤兵警事致陆军等部电

宣统二年九月十二日（陆军部档）

陆军部、民政部钧鉴：洪密。浙省民食向恃苏、皖接济，近苏省亦因歉收，禁止商运。来源既窒，米价骤腾，业经电奏截漕备办平糶在案。初八日下午，省城东街居民偶因购米起衅，哄聚捣毁米铺。一唱百和，由一隅以及全城，由午后以至夜半。巡警道及地方文武，闻报督率巡警兵役，分投弹压，无如人数愈聚愈众，不服理喻，一味恃蛮，竟至打毁米铺四十七家，各区巡警派出所及巡所七处，劫去指挥刀十一把，殴伤区官三员，巡官一员，巡警四十余人，地方审判厅大门内亦被打毁，陆军警察抢去军刀二柄，巡防队抢去洋枪二杆，可谓不法已极。当肇事时，不过一般机户、箔匠、染匠借端起哄，迨至殴官毁署，已有痞匪混迹其间。是时巡警力难压服，当派陆军、警察及巡防队协同弹压，仍主和平解散，不必轻用军械。乃该痞匪等竟分头骚扰，殴伤巡防哨官一人，勇丁十七名，仍遍索米店，肆行捣毁，并将拘留所围绕，逼要拘留人犯。若不慑以重兵，恐酿大事，一面饬令拘留所

晓谕，倘敢劫所抢犯，照例准予格杀勿论；一面调派八十二标新军六队入城弹压，始各纷纷逃散。

综计巡警、巡防队、新军先后拿获滋事人犯一百二名，饬送地方审判厅办理。将被诱胁从及因疑似被拘者酌予保释外，尚有三十余名再行详讯，分别情罪轻重，按律核办。

查此次痞匪专与米铺为难，除拒伤兵警外，并未扰害居民。至被毁米铺，次早及由巡警、劝业两道，及府县同至商务总会公议劝导开市，并令先行平减米价，以安人心。复商恳苏省查照，迭次咨商，准凭护照购运米石，源源接济，以裕民食。初九日早，并调八十一标新军一营分巡城市，刻已安堵如常。除电奏外，谨电闻。增韞。文。印。

福 建

213 闽浙总督许应骙奏仙游县民闭肆哄署抗官拒捕折

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宫中朱批奏折）

闽浙总督臣许应骙跪奏，为仙游县土匪聚众滋事，派兵拿办，现已一律安谧，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闽省兴化府属莆田、仙游二县，地居滨海，民俗强悍，抗官藐法，由来已久。旧有匪徒，分为乌、白旗两党，各树一帜。并有铳刀会名目，私藏枪炮，动辄互相械斗，寻仇报复，不复知有法纪。同治初年，势最凶悍，掳掠抢劫，行旅裹足。前督臣左宗棠，派大兵挨村搜捕，诛戮甚众，始稍安堵。数十年来，地方官务为宽大，迄未大加惩办，各匪复有蠢动。本年夏间，莆田县属各村即有匪徒以天旱祈雨为名，纠集多人，无故焚毁厘卡、盐馆。正飭府县营汛查办间，仙游县匪徒，闻风而起。五月初六日，该县西门忽来村民数百，逼勒城中各铺一律闭肆，哄至县署。匪徒附和麇集数千人，声称须将各项捐输永远停免，逼令县官允从。署知县王士骏危坐大堂，多方解谕，同城文武各官，及驻防练军，亦闻警驰至，竭力保护狱库及各处教堂。匪徒见势不敌，哄然而散，乘乱焚抢城厢内外绅富四十余家。该县亲督兵役团丁，分投追捕，当场拿获匪犯五名，匪始四散。午后，西门外炮声忽起，探系霞苑乡匪首张姓聚集千余人，持械前来，意图扑城。该县会督营汛，登城守御，凭高枪击，匪无所肆，焚掠城外居民而去。

臣接据该县电禀：知该邑民俗蛮悍，深恐蔓延日众，酿成巨

患。又以教堂林立，倘有疏虞，更难收拾。即调派祥胜福毅福锐等营，并委候补道柯欣荣星夜驰往，相机剿抚。署兴化府知府玉贵亦驰抵该县，先行晓示利害，分别良莠，查拿首要，解散胁从。旋据该府县续禀：查悉此次滋事，系霞苑、城山、半山、傅围、大坂等村，起意布散谣言，张贴揭帖，借口赴县求免各项捐输，鼓惑众听，乘机起事，意图大肆抢掠。城中各铺户始而畏势闭肆，迨乱起后，则听从闭肆之铺户均被匪抢，无辜绅富亦遭荼毒。现已谕令城厢铺户照常开市，一面严拿倡乱各匪。柯道带兵到县，督同府县管带各官，赴霞苑乡分路兜拿，获匪七十三名。二十九日，复往傅围乡拿犯。乃该乡匪徒竟敢聚众数千人，开放枪炮，出队拒捕。官兵间有受伤，奋力还击，相持两时，毙匪五名，拿获四名，焚其住屋，夺获枪炮军械甚多，余匪纷纷逃窜。正收队时，忽有溪东白旗匪徒千余人，开枪助逆，复经官军击退。其余滋事各村，续获匪犯十余名。署知府玉贵督同印委各员，先后严讯。张侗、陈钰、陈起蕃三名，供认纠众焚抢属实。禀经臣批飭就地正法枭示。其余各犯，俟讯明情罪轻重，分别拟办。现在滋事各村咸慑兵威，畏罪就抚，求免究治，自愿交犯缴械，不敢再逞。被害各绅商酌筹抚恤，应办各捐照章完纳，地方一律平靖，良民照常安业。调往营勇飭即陆续撤回，据道员柯欣荣该管府县禀请核奏前来。

臣查仙游县各乡匪徒聚众倡乱，虽以抗捐为名，实则意图抢劫，各铺户被胁闭肆，尚非有心抗拒。惟傅围乡匪徒公然出队开放枪炮，与官军对敌，虽系狃于平日械斗恶习，然其犷悍情形，实同叛逆，不得不认真剿捕，以儆愚顽。经此次惩创之后，各匪既知畏法悔罪输诚，应即予以自新，概免究治。仍飭该地方官清查匪党，严禁互斗，勒缴军械，切实开导，嗣后不准再有乌、白旗、铤刀会名目，以遏乱萌。

署仙游县知县王士骏本系闽省老吏，夙著贤能，此次变起仓猝，竭力防御，衙署仓库均未被扰，城厢各处教堂一律保护平稳，其各项捐输亦系照章办理，并无不合，应免置议。至莆田县匪徒无故焚抢厘卡、盐馆、未便姑容，仍飭认真查究，另行拟办，以儆效尤。所有仙游县土匪聚众滋事派兵拿办，并现在地方均已安谧情形，理合缮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知道了。仍著督饬地方官清查匪党，严禁结会，以遏乱萌。余依议。

214 寄谕闽浙总督许应骙著认真 查办漳泉一带乱事以靖地方

光绪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一日（军机处上谕档）

军机大臣字寄闽浙总督许，光绪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一日奉上谕：有人奏，福建漳、泉一带，土匪不靖。匪首赖乾等，在同安县属之潘涂乡，私造快船游弋行劫，请飭相机剿抚等语。著许应骙责成水路提督督同地方官，认真查办，以靖地方，原片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215 兼署闽浙总督福州将军崇善为办结 厦门罢市毁关事致军机处等电

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初十日（军机处收电档）

厦门罢市、毁关一案情形，叠经电陈。现据印委办结禀覆前来，此案实因关章不便于商，该商擅刊传单，以致匪徒乘机滋扰，毁坏海关边房，商店畏累暂闭，与实在罢市不同。查关章不便，各商尽可禀请更改，乃擅刊传单，殊有不合。惟念中国商业，方始萌芽，未便挫折，应请从宽免议。匪徒首要查已当场格杀，余飭查拿务获另结，关房筹款修复。至关章，查因常税归并洋关，

办法加严，办事之人，自陋规提公，虽经加辛（新）意究未贖。向例洋关罚款，七成归公，三成充赏，若辈利分赏金，不无格外苛索。现已查实的名，分别革办。印委连日邀集商董，筹议出关章改良十条，商民称便。惟嘉税司于关役苛索，不加约束，叠经行查，又不遵办，致酿巨案，实难辞咎，应请外务部札行总税司，克日撤换，以肃榷政。其登岸英兵，查系暂时保护，人散并退归船，无关交涉，应请毋庸诘问。

除将改良关章饬钞咨呈外，合将结案情形电闻。敬乞代奏。

216 福州将军朴寿等为省城轿夫反抗 警捐围困督署致陆军部电

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陆军部档）

军谕府王大臣、陆军部钧鉴：洪。闽省七月廿六日下午，突闻轿夫反抗警捐，聚众暴动，抛掷砖石，围困督署。以巡警枪伤其人，复挟不散，城内外已悉罢市。地方危急，各衙署、监狱、火药、银库、城门、街市，均分别派旗兵会同保护。乱众又围困巡警道署，复经巡警开枪，毙二人，仍不退。道署头门暨六所均被焚毁，分途拆毁岗亭区所，仅未入旗界。南台审判厅同时被毁，幸火势均未延四邻，旗兵随同地方文武弹压，乱民渐散。业由督臣示免，廿七日各铺开市。廿八日复有乱民欲抢绅士郭兆昌、杨大纶家之谣，已分兵预防。现风潮暂平，谣言日多，恐匪党乘机而起，闽省地大兵薄，深为可虑。惟有会商地方文武陆军，竭力防范，以保治安。

除滋事一切情形，应由督臣具奏外，特此电陈。朴寿、胜恩。艳。印。

两 湖

217 湖南巡抚俞廉三奏上年拿办 各属会党并现筹缉捕情形折

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初一日（宫中朱批奏折）

头品顶戴·革职留任·湖南巡抚臣俞廉三跪奏，为湖南省光绪二十七年拿办各属会匪，并现筹缉捕防范情形，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照湖南地方，风俗强悍，伏莽素多。自光绪二十一年大旱成灾以后，频岁未获丰稔，小民生计日见困穷。二十七年长沙、常德等府所属，水灾尤重。加以浙、闽、两粤、蜀、皖、江、鄂、豫、晋、江西各省所募湘勇，纷纷撤遣回籍，率皆轮送岳州，分途四散，流民愈多，匪类混杂，民气更加浮动。

正、二月间，武冈州属白仓地方，即有奸民借称乏食，纠聚匪徒，希图劫掠。经臣派委管带威字后旗训导余洪铸，健字左营守备李忠达，带队驰往，拿获匪犯唐汉阳、蒋泳享、刘锦秀；一面飞饬该州拨运谷米接济，地方始就谧安。旋因新宁县城内典铺失火，当物之人向索赔偿，会匪邓而义等乘隙生心，暗约广西匪首叶志青等前来滋扰。臣即饬余洪铸、李忠达由白仓就近驰往掩捕，一面委员将赔当事宜妥协料理。维时广西土匪亦思趁势扑犯新宁县城，经该营会县严密堵缉，匪党侦知有备，遂劫掠县民陈宏义家财物溃遁。随据将邓而义、叶志青拿获，又续获匪首周桦丰，广西龙胜厅亦获匪目李组旦惩办。

三月初间，宁远县属之梅冈村匪首欧智水等，暗藏火器，献

聚滋事，将营县派往查缉之差役龚明、刘富捆杀祭旗，并拒毙防营什长·六品军功黄春生。臣闻报，立飭驻防永州之统带刚字三旗总兵黄家茂迅率所部，复加派管带健字后营千总余德美，会同地方官弁，竭力搜拿。当获匪首杨运先、乐石山、黄润生、蒋万古，禀报前来。业经臣将办理情形奏明在案。随严飭跟踪追缉，务尽根株。续据该营县等先后将匪首欧智水、邹汉、古拔、欧智树、李林古、李咙古、林子玉、黄鸾惊、何蕤耀、黄开茂、乐求开悉数弋获，地方一律肃清。

五月间，衡州府属衡阳县北乡一带，时有流言。旋有民人萧秀山等家被盗匪抢劫，一时人心疑惧。经署衡永郴桂道夏献铭，署衡州府知府唐步瀛督同署衡阳县知县谭承元，访悉匪党约期五月初十日夜，于道署放火，乘文武员弁扑救忙乱之时，掳掠银钱军械。臣当檄飭水陆营汛会合严拿。据报将著名匪首宋才蕤、麻锡纲、陈云卿、伍上怔、锤益煌、朱桂材、萧汉卿、陈溇谦、僧周青禾尚、宋云卿、黄存开、麻潮登陆续拿获。

又常宁县属猪婆坳地方，向产肥田磺灰，近因山空停采。九、十月间，有流匪勾结失业戠夫，抢夺滋扰。维时耒阳县属之南京桥等处，并郴州所属永兴县之湘阴渡，兴宁县之三都街，各有匪徒闻风响应。附近各州县会匪素多，亦皆狡焉思逞，几至联成一片。该匪等互相邀约，蓄谋先扑永兴县城。臣飞飭刚字第三旗添拨亲军左旗澄湘水师，会合地方文武协力兜捕，随在耒阳县境拿获著名匪首谢立莪、刘书城、刘老五、刘厚急、徐传书，常宁县境拿获张得才、张怡杰、谢立藹、谢生顺、杨美仕、何棕连、何牛牯、谢阶选，兴宁县拿获刘甲春、段细妹斋、谢望启，永兴县拿获许苘春，罗蚁堂。搜出纠约信据，供出狡谋实情，跟踪搜捕，匪党始各溃散。

以上各犯研审明确，均系稔恶渠魁，批飭就地正法，或酌加

梟示。尚有情罪较轻各犯，分别限年监禁及枷责保释。其被抢民人及遇害差役家属，均由各该州县酌量抚恤。此上年拿办各属聚众滋事会匪之情形也。

此外尚有陆续缉获漏网富有票匪成玉亭、蒋蚁崇、方艾卿、苏麟即苏汉超，叠犯劫杀，多年漏网之保靖县匪首陈岐山即湛琪山；又有由山西遣回散勇内，在营放飘纠人，伪称水陆兵马大元帅之李汉亭，与同伙之万炳淋；又安徽遣散营勇，行抵岳州，有唐福胜、孔斌荃、王玉淋、段高翔、段福胜、王得贵，先后抢夺同行散勇银两，拒伤事主，亦经申明照章正法。

臣维湖南会匪根柢盘固，虽节年以来力拿严办，总难诛锄尽净。目今南路尚有昔年逸匪吴大栋、胡庆保等，出没于广西富川、灌阳、广东连州、湖南永州、桂阳一带，屡经设法购捕，迄未就擒。北路则有富有票匪余孽，积匪杨鸿钧又名杨子严，时在近省一带。王四脚猪、饶正起等于湖北沔阳新堤等处，往来窥伺。该匪等党与众多，行踪诡秘，消息灵通，设法访拿，尚未弋获。

近复探闻广西南宁、镇安、庆远、柳州等处，土匪散勇掳掠滋扰，势甚披猖。湖南永州、宝庆二府，桂阳、靖州二州，并所属州县，均与广西接壤，乘虚窜越，在在堪虞。臣现将分驻衡州之刚字第三旗调赴宝庆，俾与原驻永州之刚字第一二旗互相联络。责成统带该旗总兵黄家茂认真训练，会同署永州镇总兵崧煜严密巡查。衡州府城调派威字后旗训导余洪铸带勇填扎，靖州一路责成辰永沅靖道庄賡良与统带毅字三旗总兵颜武林妥慎防范。仍督飭各该州县力行保甲，以清内奸，上紧侦缉著名逸匪，毋任煽诱。惟边境辽阔，防营屡经裁减，实属不敷分布。当兹时局艰难，餉糈奇绌，断不能遽议加增。臣惟有就现存各营勉加策励，惩劝兼施，以资得力。所有拿获各案匪目出力员弁，可否容臣择尤酌保，用昭激劝。其宁远梅冈被害什长黄春生，并恳敕下部臣照例议恤，

出自逾格鸿施。

所有拿办各属会匪缘由，谨会同湖广总督臣张之洞，汇案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知道了。仍著随时察吏安民，并将各逸匪认真侦缉，务获惩办，以净根株。馀依议。

218 湖南巡抚俞廉三为派员查办 辰州教案事致张之洞电

光绪二十八年七月二十日（端方档）

万急。张官保钧鉴：

顷据辰州府县禀报，因疫盛，匪徒造谣，先伤邮政局司事薛亨，保护调理未死。另起匪徒打毁福音堂，杀害两教士，赶救不及，立即弹压解散，拿获首犯田俊之、王大、胡开琼、郑拔廷及撤（撒）药末之萧张氏五名，续获余花龙、刘金卿、欧二老、龚胖子、张白狗、糜屠户六名，尚有在逃之徐玉亨等上紧缉拿。并会同华教士张纯等，将被杀两教士从丰棺殓，停柩教堂等语。报文既到，应即摘要电奏，可否先将辰州府知府吴积璽，甫经到任一月之调署沅陵县知县陈禧年，均奏参撤任，留于地方协缉，听候查办，或以革职留缉之处，务求钧核，迅赐电示。

再：现派候补道俞明颐，偕同翟翻译，或由水路，或由陆路，径赴辰州确查，将应办应恤应赔诸要端，约同庄道与翟翻译，委婉和商，议定大略，回省再与在省之常德教士孔昭潜商定赔恤，随时电闻。仍求将以上各情，择要谕飭阁道，转告英总领事为禱。正译发，适奉万急号电，并此奉复。廉。胥。

219 湖广总督张之洞为请即处分湖南
辰州保教不力官员事致军机处电

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初三日（端方档）

急。京。军机处：

湖南辰州府教案，毙两英教士，情形甚重，已由湘抚俞蔭电奏，请将辰州府知府吴积璽、沅陵县知县陈禧年、城守都司刘良儒，驻防毅字旗管带·参将张耀魁一并革职。此案湘抚俞办理极为迅速认真，但将首要正凶缉获严惩，当尚不难议结。惟府县营汛各官处分，现尚未奉明发谕旨，恐英领事疑及湘抚袒庇属员，更起大波，则事愈难了。闻沪英总领接英廷电，意欲重惩巡抚。窃思湘省民情强悍，至今风气未开，较他省尤为难办。湘抚俞在湘察吏恤民，防边戢匪，廉洁公平，精勤稳练，实为难得，其调和民教，实已不遗余力，且已拿获多匪。辰州距省太远，岂能责巡抚以不能豫防之咎？若动辄谴及疆臣，实于国体内政有碍，想钧处或须俟查办详细情形奏到，再行请旨，极是慎重办法。第保护不力各员，至今未见处分，于湘抚不无关碍。可否将营县先行革职，知府暂行革职，俟查明确实情形，再行斟酌轻重，俾英领事无可借口，则商办较易，似于大局有益。谨抒管见备采，祈均裁示复。讲。

220 署湖南巡抚陆元鼎奏湖南省节次
拿办会党汇案具报折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十七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头品顶戴·调署江苏巡抚·署湖南巡抚·漕运总督臣陆元鼎跪奏，为湖南省节次拿办会匪汇案具报，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照湖南风气强悍，素多伏莽。其初无非军营散勇沾染习气

已深，不能复安耕凿，勾结无业游民立会放票，小而索诈，大而劫掠，苟图得财而已。乃自庚子岁，富有票匪蔓延入湘，而后内地匪徒群相效尤，包藏祸心，潜谋不轨，历经严加搜捕，根株尚未尽绝。近因桂氛不靖，湘防戒严，匪徒乘机思逞，到处煽诱。教堂林立，边地绵长，保护防范甚重且难，间有啸聚滋事之案，皆赖文武员弁严密查防，迅速拿办，旋起旋灭，未至扰害地方。

查光绪二十九年五月，衡阳县属有匪首谢澹功即眷甫，先与陈方田开堂放飘，约同已获正法之贺金声，倡言仇教，希图起事，漏网未获；因闻桂匪势炽，复招集党徒欲往广西与匪接应，合为一伙。即经访闻掩捕，讯供禀报。又十月间，该县与邵阳县交界之洪乐庙地方，有匪徒李衡即僧果贤，先听从刘惠明、谢澹功纠邀入会，推为副龙头；旋复自行创立山堂，刷印飘布散放，声势甚盛。经营县会同拿获，并起获飘布多张，印有九台山乐善堂等字样，语多悖谬。讯供禀报，均经前抚臣批飭正法，于年底汇案奏报在案。

臣本年六月到任，正值防务吃紧之时，深知湘中会匪滋多，欲遏邻氛，宜清内奸。当经通飭整顿警察团练，认真防范，并令会同营汛防军一体稽察巡缉。旋于九月间，风闻有同仇会匪入湘放飘，潜图起事，密派大员督飭营县查拿，在于醴陵县及省城先后拿获匪目萧溃生、游得胜、何少卿三名，并搜出伪印、伪令旗、华兴票等件，发司督府讯明。萧溃生本系赌棍，先听从王甫臣入八宝会充当老九，本年八月，复听从马幅益即马乾入岳麓山会，更名萧汉，推为正龙头。马幅益并交该匪华兴票多张，派充中路副办，托其散放。游得胜系属散勇，先听从傅友蛟入会为匪，本年八月复听从马幅益领受华兴票，派充西路总办。并据供明该华兴票名同仇会，内有东、南、西、北、中五路总办、副总办等名目，马幅益系五路督办。曾闻马幅益言及，有人在外洋购办军火，

欲运到湘，定期十月在省城起事，马幅益现已闻拿逃逸等语。维时省城谣言四起，群情惶惶。即经臣拟饬将萧溃生、游得胜二匪先行正法，其何少卿一名情节较轻，电商督臣张之洞暂为备质；一面飞咨各省，并饬各属搜捕。匪党屏迹，人心为之一定。

又十月间，广西会匪第三队头目黄遇洸即李洸，系柳州股匪覃火生党羽，兼通邪术，因在昭平县被官军击败后图窜入湘。该会第三队头目罗永菖以该匪系属湘人，嘱令来湘探听军情，并沿途约痞徒以为应援。时滇、黔边滇军叛变，湘西告急，张发云一军正拟拔队赴桂援剿，南路兵力甚单。该匪假装逃荒难民，溜入边境，探明虚实，正欲回桂报信，希图窜扰。当经盘获，搜出伪印公文，讯供禀报，派员会审，即行正法。

以上各犯均系著名匪目，心怀叵测，潜谋滋事，若非及时就擒，难保不酿成巨患。各该员或身任地方，或奉派督捕，不避艰险，先后拿获惩办，均属异常出力。查湘省迭次惩办会匪，历经前抚臣遵照光绪十七年六月初六日及二十五年五月初八日钦奉谕旨，准照异常劳绩保奖，均蒙允准有案。各该员情事相同，似未可没其劳绩。且现在邻氛未靖，缉捕巡防实关紧要，欲观感奋兴，端在申明赏罚。所有出力员弁，合无仰恳天恩俯准择尤保奖，以示鼓励，出自逾格鸿施。除将出力各员弁衔名咨部外，谨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初十日奉朱批：著准其酌保数员，毋许冒滥。钦此。

221 湖南巡抚端方奏拿获同仇会首要马福益折

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头品顶戴·湖南巡抚奴才端方跪奏，为拿获会匪渠魁申明惩办，并将出力员弁随案保奖，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光绪三十年九月间，同仇会匪入湘放飘，潜图起事。当经前署抚臣陆元鼎派员督飭营县，先后拿获匪目萧溃生、游得澁、何少卿三名，讯据各供认听从伪督办马幅益即马乾入会散飘，约期谋逆等情不讳。即将萧溃生、游得澁正法，何少卿监候待质。所有惩办情形业经汇案奏报，一面通飭各营县严拿匪目马幅益未获。

奴才于本年正月到任，正值桂匪未靖，边防尚未解严。该匪首马幅益党与众多，踪迹诡秘，深虞勾结为患，随经选派得力员弁，悬立重赏，购觅眼线，分投四路查拿。兹经湖南尽先都司杨明远、湖北尽先千总赫成额、补用府经历吴章带同眼线，跟踪追捕，至江西萍乡县地方，探明藏匿处所，会同该处地方文武，将该匪首马幅益拿获解湘。经奴才督同署按察使张鹤龄、候补道俞明颐迭次研鞫。据马幅益即马乾供称：年四十岁，湖南醴陵县人，曾在江南充当营勇，因事革退。光绪十七年，创立回峯山会，开堂放飘，自称为四路伪总统，分派匪党谢受祺、郭幅、何士才、尹汉庭为东西南北四路头目，辗转散放飘布约有一万余张。去年八月，同仇会匪首刘姓等图谋不轨，因该匪首伙党甚多，易于纠集，派为五路督办；并托谢受祺交给华兴飘布多张，遂由该匪首分给已获正法之萧溃生等，令其转散纠人，约期于十月初五日在长沙省城作乱。嗣因萧溃生等破获惩办，匪党四散，随即逃匿等供。飭提留质之何少卿质审，供情彼此相符。随将马幅益就地正法，并摘要电奏在案。

伏查该匪首马幅益即马乾，以军营散勇创立回峯山会，自称为四路伪总统，开堂放飘，煽惑极众；嗣复充当同仇逆会督办，胆敢约期在于省城作乱，实属悖逆不法。兹幸拿获惩办，匪首伏诛，逆会根株已拔，伙党瓦解，人心大定，裨益地方，良非浅鲜。查湘省拿办会匪，历经前抚臣遵照于光绪十七年六月初六日及二

十五年五月初八日钦奉谕旨，准照异常劳绩保奖，均蒙俞允。今该员杨明远等隔省追捕，将逆会渠魁擒获，实属任事勇往，极应量予奖叙，以示鼓励。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湖南尽先都司杨明远，以游击尽先即补；湖北尽先千总赫成额，以守备尽先即补；湖南分缺先补用府经历吴章，俟补缺后，以知县在任候补，出自逾格鸿慈。

所有拿获逆会渠魁，申明惩办，并保奖出力员弁缘由，谨会同湖广总督臣张之洞，恭折具陈，伏祈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奉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

222 浙江道监察御史石长信奏湖南

帮会纵横请旨严饬拿办折

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二十四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浙江道监察御史臣石长信跪奏，为湖南捕务废弛，匪党纵横，请旨严饬拿办，以安民生而杜乱萌，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维湖南滨湖一带，向称盗贼渊藪，近乃结党昼劫，立四十八廷名目，散布安乡、南洲、龙阳、武陵间。匪名第三字率用廷字，如唐松廷、文南廷之类。四十八廷外，又有乾坤水月香、结义堂、龙华山，以及衡帮、湘帮诸名目。自广西全州至衡阳谓之衡帮。衡帮之中有匪首周某，用迷药谋劫人财物，去年夏秋间，积案数十起。自湘阳至湖北谓之湘帮。湘帮之中又分文武两帮，文帮偷窃，武帮劫抢，种种不法，令人发指。光绪二十九年，有毛伯廷率匪党黄长发、陕桂廷、陈南山、熊青山等，在安乡境谋乱，幸以劫杀福记店伙杨云秀一事，被邻封会营拿办，得免猖獗。近复种类繁多，根据盘结。大溶湖一带尤为匪徒潜匿之所。该处数县交界，获港纷歧，凡有劫案，地方官彼此推诿，间或会营拿

缉，此捕彼窜，易于逃逸。客冬以来至有十余起，未闻获一匪破一案者，盖州县丁役半其党类。

尤可恨者，湖边土恶收召亡命，名曰彪手，如段祖乐据老滢州，分田千亩为养彪费，平日强占民产，莫敢谁何。刘同泉、刘甲魁、孙锡堂、莫继彬等举发，被彪手抢掠如洗。客岁率彪匪颜双喜等劫公渡米谷，首士段凤笙禀报有案。本年正月，又统彪匪抢劫段润章、段明鉴、段易崇、段九成、闵月秋等十数家，焚掠无遗。抚臣庞鸿书飭南州通判乔联昌会同信字旗拿获，并搜得军械号衣私刑在案。解至华容县，时知县李光偈方交卸，门丁郭幹臣受贿五百金，将段祖乐释放，至今未获。孟芝瑞亦领陈国仲所筹办公钱万余串，及划角、裕国、均和、集贤等皖公田，并三六两案公地数千亩，养彪自立。地方官恐激变端，畏之如虎。此等土恶不一而足，其彪手动辄数万人，皆游勇会匪，愍不畏死之徒，养于家则为彪，散于野则为盗，不早妨维，变将不测。

查广西柳、庆一役，其初一吏可办，及其祸发水竭，数年兵力不能扑灭。今湖南匪党潜伏平江、永顺间，互相煽惑。拟请旨飭下湖南抚臣详细查明，密筹办法，通飭该省地方官认真巡缉，无论何处报案，即地非所管，亦必验明移文该管地方，一同严拿，毋得推诿。如大溶湖尤宜派兵船驻守，防患未然。各州县警察通宜速办，务使伏莽尽净，民安其业，而乱无自而生矣。

臣为除暴安良起见，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223 福建道监察御史杜本崇奏湖南

· 祸乱堪虞请旨严密访拿片

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十四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再：湘省被灾，抢风日炽，平江、湘阴、长沙、浏阳一带尤

甚。平江林姓方储米减粟，抢掠一空；湘阴易姓连日被掠二次；其长乐地方抢案已数十起，无一拿获；长沙、浏阳乡中稍有积储之家，匪徒十百成群，持械勒索，杂投瓦砾，不敢计较。且会匪出没无常，历年拿办开堂放飘之案前后不绝。其中骁桀之徒视海外为逋逃藪，来往江湖，潜行勾煽，造为悖逆不轨文字刊布学塾。愚民习闻其语，几若斩木揭竿为寻常事。似此凶悍横行，万一互相啸聚，势将燎原，后患何堪设想。应请飭下湖南抚臣遍札地方官，一体严密访缉，无任远颺。如州县规避处分，讳重为轻，或缉捕不力，立与撤参。凡城市乡镇遇有造谣生事，贩播逆书，即按律处治。毋因循以貽患，毋姑息以养奸，庶人心定而灾沴销矣。

臣为豫遏乱萌起见，是否有当，伏乞圣鉴。谨奏。

224 商约大臣盛宣怀为萍浏会党 夺踞上栗事致军机处等电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军机处收电档）

萍乡矿局林道志熙简电：萍乡与浏阳、醴陵接壤，昨闻匪徒聚众数千人，谣言四起，今日夺踞上栗市，白旗书革命军字样，距安源煤矿极近。已将路矿洋人车送株洲，赴省暂避，免酿交涉。张道赞宸尚在萍养病，来电请迅催湘帅连夜派兵到萍，越境会剿等语。当即飞电湘、赣各帅。接尧帅漾电：会匪在交界处勾结起事，浏、醴两县已正法多名。现因萍匪聚集，四处抢劫，已派常备军一营赴株洲，乘车前往，相机越剿。又仲帅电：匪由醴陵起事，蔓延萍乡，必须两省会剿，方免此拿彼窜。惟匪势甚炽，约有三千余人，白布白衣，白旗大书革命军。防营单薄，现由省派两营驰往，相距六百里，须七日乃达。又午帅电：长沙湘军近多会党，不甚可恃，萍、醴铁道尤恐匪徒拆毁，已电尧帅，注重铁道云。

查铁道官本叁百余万，煤矿、机厂商本及华、洋各债伍百余万。

此次会匪难保不照高碑店故事，先毁铁道，兼及矿厂。昨电香帅，请派精队由小轮船驰赴援剿，尚未得复。事关重大，应请电催迅速迎剿，并请派队保护路矿。宣怀谨肃。敬。

225 江西巡抚吴重熹为调湘军援剿 萍浏会党事致军机处电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军机处收电档）

本日奉有电，恭悉萍匪奏报迟延，钦奉传旨申饬，仰荷圣慈，不加严谴，惶悚之余，弥深感激。伏查萍乡之匪，实由醴陵、浏阳起事，窜扰萍乡，前已将接据湘抚来电及萍乡营县电禀并筹办情形，已于二十四日电陈军机处在案。

若果匪由萍起，则醴陵之矿局洋人，何以尚由醴陵避回萍乡之安源，此其明证。惟萍、醴、浏均属接壤，无论匪由何起，亟应迅速扑灭，是以一面电调袁州防军后营就近驰往，一面由省拨常备军二营分道赴援。第由省至萍，几六百里，陆行迟缓，须七日乃达，复迭电湘抚，请多拨湘军，由省轮运株洲，换火车至醴，三日可到，较为迅捷，勿分畛域，期免蔓延。嗣以袁州防军一营，系分防宜春各属，多与萍、醴毗连，未便全行抽动，仅拨三哨前往，又电饬驻扎吉安府城防军中、右两营各哨，速赴前敌，该处距萍比省为近。

昨今叠据萍乡县营电禀：防军统领袁坦，已分军一半保安源煤矿，分军一半出案山关，直趋上栗市迎剿。并探实醴匪实于十九日晚起事，合浏匪先抢浏邑之高家头。二十日，抢浏邑金刚头及萍邑高家台。二十一日，分二股趋萍邑、上栗市、桐木一带。踞上栗市一股，旗书革命军；赴桐木一股，旗书洪福齐天。及闻

官军将至，上栗市、桐木之匪又分五股，内四股退踞醴、浏境内，一股窜扰宜春县之慈化等处。该统领又拨后营驰往援剿，并擒获匪探十余人，正法二人，余送县押。已约会湘军续到七营，各在边境夹击，兵力渐厚，当可无虞。谨请代奏。重意谨肃。宥。

226 两江总督端方为饬属严拿孙文党 王胜等致陆军部尚书铁良等电

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端方档）

北京铁尚书：农，天津袁官保：龛。

顷湘抚来电：萍、醴匪趋浏阳被剿，图窜平江。当饬戴管带拨队堵剿，平、浏交界饬陶廷梁所部防缉。兹据俞道明禀：匪由大光洞分窜平江，已派队援剿。并据平江县禀：浏匪窜至祖师岩，距该县浇溪仅二十里。又前准张督密咨：孙文党王胜于长江一带到处勾结，长沙为总埠，各处均有分会。兹查得王胜曾匿省城，因搜拿严紧，暗藏快枪炸药，逃赴岳州螺山、新堤等处。迭经密饬严拿，并电知鄂、宁一体严缉。该匪蓄谋已久，注重长沙等语。同日据俞道自浏阳行营来电：匪势以浏东一股为最，连日分剿，并扼守由浏入萍、醴要隘，歼匪千余，余匪拥匪首姜守旦、龚春台窜平江，追至黄金洞，枪毙百余。醴无大股，该匪无利器，又系乌合，不能成事云云。知关莅注，摘要奉闻。文。

227 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奏萍浏醴会党 起事始末及剿办详细情形折

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三日（宫中朱批奏折）

太子少保·头品顶戴·湖广总督兼管湖北巡抚事臣张之洞、湖南巡抚臣岑春蓂跪奏，为浏阳、醴陵二县会匪谋逆滋事，湘、鄂两省先后调派各军分头剿平，办理清乡，现已完竣，地方均臻靖

谧，请将尤为出力各员吁恳恩施从优给奖，以昭激劝，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照长沙省城东臂为浏阳，东南藩蔽为醴陵，醴陵之东为江西之萍乡。上年，会匪于十月间，在三县交界地方同时起事，意在占据萍、醴，据路矿之势，攻取浏阳，为进规长沙之谋。迭据匪供，与前接北洋大臣袁世凯密函，各处乱党谋以湘垣为总埠之说适相符合。其时匪势浩大，群情惶骇，湘、赣两省为之震动。

臣春萸据报后，先后派拨巡防队管带梁国桢、徐振岱两队，常备军管带李文升、吴经武两营，驰往浏阳；巡防队管带吴廷瑞一队，常备军标统吴绍璘率领管带崔朝俊一营、李振鸿一队，驰往醴陵，协同原驻该县之巡防队管带赵春廷一队，分投剿办。又以萍乡、安源路矿关系重要，旋飭李振鸿率兵一队前往防护；并电商前任江西抚臣吴重熹合军会剿。惟浏阳通省要隘既多，且南接湘潭，据长沙之上游；北界平江，为长沙东北之屏障，而醴陵又南接茶陵、攸县，为长沙东南之奥区，处处皆可窜越，在在宜资策应。因复委协统准补辰永沅靖道俞明颐前往浏阳驻扎督办，暨令先经派往浏阳会审匪犯之知府王寓生、通判刘钱随同筹防。一面剴切示谕，解散胁从，并檄飭按察使庄赓良，会同在籍绅士新授法部左参议余肇康等，举办长沙、善化二县各乡团练；一面电商长江水师提臣程文炳，派拨舢板三十号来湘，分布湘潭及近省一带扼要驻泊，水陆两路布置始定。臣之洞接各路来电，该匪既为两面牵制之势，制胜宜为一气联络之师，当与臣春萸电商机宜，并即督飭陆军第八镇统制张彪，拣派第十五协统领王得胜，第二十九标统带李襄邻等，率带张长胜、戴均南、张正基步队三营，卓古标炮队二队，驰赴湘、赣，往来边境，东顾萍乡路矿，西顾长沙省防，以资战守。至岳州一面，尤为湘省之锁钥，而平江又为岳州之要害。长沙省城兵队既多调赴浏、醴，原驻岳州之

巡防队陶廷梁一军，又已派赴平江堵御，藩篱既嫌单薄，腹地亦虞空虚。复经续派第三十二标统带白寿铭，率领参谋官叶丙勋，管带朱文友、黄鸾鸣、李汝魁步队三营，并炮队一队，赴湘协同防剿；另派管带戴寿山一营、标统·道员吴元泽率杨缵绪一营，分赴平、岳等处，扼要填扎防剿；并责成该统制张彪星夜筹备轮驳各船，多发侦探，确查贼踪，赶备糗糒干粮，分起接济弹药。各营皆于令下之次日即行拨队。通计鄂省派出赴湘赴赣之军，前后计六千余人，至是湘省之军威益壮，得以会筹合力分投防剿。

所有浏、醴二县进剿大概战状，迭经臣春冀节次电奏，钦奉谕旨合力兜剿在案。惟当时系据前敌禀报，约略电陈。今清乡事毕，地方一律安静，据督办道员俞明颐将匪徒起事始末及各营队团练剿办详细情形禀报前来，谨为皇太后、皇上缕晰陈之。

查此次会匪总名曰洪江会，伪称革命、平心两军。匪首姜守旦、龚春台均系浏阳县人，与同伙之李金其各立山堂，乡间市镇潜布码头伪官，散放飘布，随处勾结，计甚秘密。年来醴陵、平江、萍乡、万载、义宁等州县，愚民诱入会者不下数万人。该县地处边境，山丛箐密，醴陵尤当路矿之冲，为匪徒所出没，此拿彼窜，最易藏奸。上年春夏之交，浏邑被水成灾，居民时被抢劫，匪首姜守旦乘机潜图不轨。嗣经前署浏阳县知县费叔培往拿李金其，该匪投河溺毙，其党即隶龚春台名下。十月望间，据该署县禀，哨弁黄心葵拿获匪目王永求一名，讯明正法。其时匪势已成，该匪姜守旦将各码头伪官派作伪统领，纠党起事，自与匪目李世亿、赖明楚、贝益生等，号召义宁、万载及浏阳东乡之匪为东路一股；龚春台与匪目陈绍庄、萧传湖、曾广镗等纠集醴陵、萍乡、上栗及浏阳南乡之匪为南路一股，约期十月二十三日会扑县城。先期分遣党与抢劫东南两乡团局枪械及民间财物，烧毁房屋，团绅李德钟等均被杀害，势极猖獗。梁国桢一队先期到县，立派哨

弁李生盛等率勇径赴东乡，于二十一、二等日，迭在三口堰、永和市、马鞍岭与匪接仗，共毙匪三百数十名，我军阵亡勇丁二名。二十三日，龚春台率党万人，分两路直趋县城。梁国桢率师迎剿，扼匪于牛石岭，击毙三百余名。旋复堵截于城外南市街，短兵相接，势甚危迫。适徐振岱率队抵县，奋力赴援，毙匪二百余名，匪始却退。同日南乡之匪分股数千直扑东门，经委员王寓生与接署县刘钺会督文武及团绅谭辉芳等，扼守洗药桥，正危急间，徐振岱回至东门，枪炮齐施，阵毙匪徒数十名，生擒八名，匪势不支溃散。此南乡匪徒分股扑城，经营团协力击退，保全危城之实在情形也。

县城解严之后，匪徒复退回南乡，向枫林等团窜扰。复经梁国桢派哨弁易炳荣、李生盛等跟踪追剿，于二十六、七、八等日，击匪于振冲、小源、大溪源等处，共毙匪百余名，并攻毁伪将台一座。维时徐振岱亦派弁梁崧庭等追匪于沈通、大坪等处，毙匪六十余名，我军阵亡什勇一人。二十九日，常备军管带崔朝俊率所部弁兵，由醴陵追匪至浏，击败匪党于文家市，毙匪十余名，生擒七名。是日督办道员俞明颐率队抵浏。其时东南两乡匪徒迭经官军击败，龚春台率千余人自南乡窜至东乡，与姜守旦会合，盘踞永和市，谋再扑城。经俞明颐派崔朝俊一营扼守南乡要隘，截住回窜萍、醴之路，派常备军队官王正字会同哨弁黄心葵等，由县直趋永和市迎剿。十一月初一日，李生盛等带勇由南乡追至，合力夹击。两日共毙匪三百数十名，擒斩十余名，我军阵亡勇丁一人，受伤十一人。是日，崔朝俊派弁带队在黄沙冲等处搜剿股匪，共毙六十余人，擒斩二十余名。至是匪势穷蹙溃散，惟姜守旦率千余人由永和市窜大光洞等处，为据险负隅之计。经王正字、黄心葵分路猛扑，共毙匪百余名。我军乘胜追剿，匪众分窜山谷，姜匪直向平江县境逃窜。王正字等分往山谷搜捕，斩馘甚

多，并生擒匪目赖明楚一名。该道俞明颐据报后，飞饬徐振岱等率勇分赴平江之黄金洞等处堵截。初五日黎明，姜、龚两匪率悍党四百余人窜至平江沙铺，黄心葵等跟踪追及，陶廷梁派哨弁王汉廷由黄金洞驰至，两军夹击，共毙匪一百数十人，并乘轿骑马匪目数名，擒斩十余名，我军阵亡勇丁一名。姜、龚二匪只身越岭逃逸，该处道路纷歧，两军弁勇分途追捕十里未获。次日，复有匪百数十名图劫黄金洞金矿局，经王汉廷在花家门击毙二十六名，生擒二名，余匪溃散。自是各路股匪剿灭净尽，而零星散匪多窜匿各乡。经俞明颐将各营队分扎乡镇，会同鄂军及清乡委员节节搜捕。计李文升一营，先后拿获东乡匪党一百八十余名，并匪目具益生、游大兴二名；崔朝俊一营拿获南乡匪党一百二十余名，并匪目曾广镗、萧传湖、瞿光文、谢先德及江西匪目廖叔保等六名；吴经武一营先后拿获西北两乡匪党三十余名；督队官李菱并获匪目廖维德、王功名二名；鄂军标统白寿铭率黄鸾鸣驻扎北乡一带，拿获匪目戴靖安暨匪党吴全顺等十余名。此外梁国桢、徐振岱所部亦各拿获二十余名。道员吴元泽率戴寿山、杨缵绪二营，在平江、岳州拿获匪目陈仁，并匪党十余名；陶廷梁督团缉获匪党胡良进等十余名，并同鄂军获匪目李世亿一名，均经解县分别讯办。各军打仗时，统计前后夺获劈山炮十三尊，抬枪、鸟枪一百九十七杆，刀、叉、长矛无算。此湘、鄂两军先后剿匪获胜，暨搜捕余匪，肃清浏阳、平江各境之实在情形也。

醴陵股匪亦龚春台为首，大小十余起，后并入东路官寮为一大股，匪目瞿光文、王太云领之，西路合于神福港为一大股，匪目李香国、殷子奇、廖玉山等分领之，其始北乡板山铺等处亦有匪潜匿，私造军械。署醴陵知县汪文溥到任后，与巡防队管带赵春廷访闻，先后拿获匪目陈显龙等六名，讯明正法。十月二十等日，风声愈紧，人心惊惶，萍乡、麻石、上栗之匪纷起响应，

官寮、神福股匪亦同时并起，其势甚张。侦差宋发被李香国杀以祭旗，该匪遂谋扑县城。经该署县汪文溥飞电驻株洲巡防队哨弁带勇驰剿东路，赵春廷率勇堵截西路。四更后，李香国等果率匪数百人扑城，赵春廷开枪轰击，匪众溃逃，天明直捣神福匪巢，匪已四散。二十三日，巡防一队管带吴廷瑞率队抵醴，于二十五日与赵春廷遇匪于卢婆岭、金刚头等处，枪毙二十余名，并擒匪目周青同、宋弼唐二名。是日常备军第一标统带吴绍璘率崔朝俊一营由省至醴，吴绍璘驻防县城，崔朝俊驰赴官寮、麻石进剿。时瞿光文一股为龚春台调入浏境，匪势趋重于浏，崔朝俊跟踪尾追，迭有斩获，即驻澄潭、金刚一带，疏通浏、醴道路。先是臣春萸因查浏阳所获匪目曾广镗供指江西总头目系萧克昌，盘踞安源，所纠匪党约六千余人，矿工多被煽惑，约定会合接应，核与北洋大臣袁世凯密函所指该匪为内部头目正相符合。其时人心惶惧，一夜数惊，经臣等分别电咨飭缉。旋经鄂军协统王得胜、标统李襄邻昼夜疾驰，赶到安源，督飭步炮各军，分路防截，一面保护株洲铁路，一面密查萍矿匪情，多设方略，会同赣省文武，将该匪拿获正法。匪党蠢然欲动，复经王得胜等拿获匪目熊大叶、林满、张七等多名惩办。一面出示安定人心，解散胁从，严密防维弹压，始得帖然无事，萍矿得以保全。该匪蓄谋已久，意图先占萍矿为饷源，萍、醴、株洲铁路为军道，然后分扰湘、赣两省。历年勾煽悍党众多，至是匪势顿形涣散，不特醴防借以解严，实为湘、赣边境去一巨患。旋因攸县宝都暨附近茶陵地方有匪聚集，维时安源路矿已有鄂军守护，当飭李振鸿一队拔赴攸境，吴廷瑞一队往驻茶陵，均缉获匪党多名。醴陵则由鄂军王得胜派兵一营填防。时因湘潭会同水陆各营拿获著名匪目邓玉林、张四皮等，其党与意图劫狱滋事，当飭令将该匪等正法；并调鄂军管带戴钧南、李汝魁各率所部两队驰往驻扎巡缉。统计各营队于清乡时前

后所获匪犯，李振鸿一队共获匪党三十余名，并匪目黄文思、刘性恒二名；吴廷瑞一队共获匪党三十余名，并匪目廖玉山、殷子奇二名；赵春廷一队共获匪党四十余名，并匪目王太云、王开彬二名；飞翰水师营管带杨明远获匪目袁蓝亭一名，均解县分别讯办。节次追捕匪徒夺获大炮六尊，抬枪、鸟枪五十四杆，骡马五十一匹，刀、矛等项二百余件。醴匪事起仓猝，幸该县营先事预防，赴机迅速，复经各营队协力剿捕，又得安源巨憨萧克昌授首，匪党闻之解散，此湘、鄂两军迭次剿匪获胜，肃清醴陵全境，并鄂军捕获安源巨匪之实在情形也。

伏查此次浏、醴二县会匪揭竿倡乱，甫及旬日，聚众至数万人，分股肆扰，异常猖獗。匪党蓄谋既已注重长沙，而毗连附近各属伏匪所在皆有。臣春莫深虑日久蔓延，句合响应，牵制官军，扰及完善，亟图力顾省防，策应前敌各军，以期迅就扑灭。惟是湘省兵队不敷分布，左支右绌，正切隐忧，及闻鄂军大队劲旅飞驰赴援，始敢悉数调拨应敌，免误事机。旋经拿获孙文逆党刘林生之弟刘道一即炳生，并匪目李汉卿等多名，讯明正法。复得王得胜等营陆续抵湘，分别留防进剿，民心遂安；而声威所慑，群丑夺气，伏莽潜消，省城及附近六七州县悉得安堵无虞。臣等钦遵迭奉谕旨，严饬各军合力兜剿，迅即歼除。各营将士闻命，倍加奋勇，以故前后接仗二十余次，均能以少克众，迅就削平。所有各营队捕获匪目匪党，经该印委各员审系曾充伪先锋、统领、军师及码头伪官，并随同攻城抗拒官军，在乡焚杀劫掠各犯，均属甘心从逆，罪无可逭，当于申明后立正典刑，以彰国宪，而昭炯戒。统计业已正法者共一百九十余名，余俟讯明情节轻重，分别监禁惩办。惟匪首姜守旦、龚春台颺逸无踪，迭经臣等悬立重赏，严饬四路踪缉，必须缉拿到案，予以显戮，方足以快人心，而绝根株。

第目下办理清乡善后事宜业已完竣，地方一律肃清，而前次殄灭匪徒在事尤为出力各员，均属著有微劳，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二品顶戴·准补辰永沅靖道俞明颐，请赏给头品顶戴；道员·湖南候补知府王寓生，请以道员仍留原省补用，并赏加二品衔；准补湖南永桂理徭通判·署浏阳县知县刘钱，请以直隶州知州在任候补，并加四品衔；保升知府·署醴陵县知县汪文溥，请俟补缺后以道员用；保升提督·记名总兵·顺勇巴图鲁、梁国楨，请仍以总兵记名，遇有缺出，请旨简放，并赏换清字勇号；湖北兴国营参将王得胜，请免补副将，以总兵记名简放；补千总后尽先补用守备李襄邻，请免补千总、守备，以都司尽先补用；选缺后知府用·候选同知白寿铭，请免选同知，以知府分省补用，并加盐运使衔；五品军功徐振岱，请以守备尽先补用，并加游击衔；都司职衔赵春廷，请以都司尽先补用，并加副将衔；候选通判吴绍璘，请以直隶州知州分省补用；选缺后直隶州补用·选用通判吴廷瑞，请免选本班，以直隶州知州分省补用；布政司理问衔李文升，请以布理问尽先选用，并均加四品衔；千总崔朝俊，请免补千总守备，以都司补用；团绅湖北试用县丞谭辉芳，请以知县仍留原省补用，并加同知衔，以示鼓励，出自逾格鸿施。其余出力各员弁、兵勇、团绅，客臣等确查，另行奏乞恩施。所有阵亡什勇、团绅，应予恤赏，俟查明照例办理。臣之洞所调各军，现留张长胜一营、炮队一队驻防安源。臣春莫亦酌留徐振岱、赵春廷等所部新旧各哨，分驻浏、醴二县及茶、攸各境，认真巡缉，以资镇慑。其余各营分别撤回训练。

除将清乡情形另行恭折具奏，并仍飭各营县广购眼线，严缉匪首姜守旦等，并在逃各头目务获惩办，以绝根株，暨咨部查照外，所有浏、醴二县地方现已一律靖谧，请将尤为出力各员，从优给奖缘由，谨合词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谨奏。

朱批：仍著严饬缉拿匪首姜守旦、龚春台等，务获惩办，以净根株。请奖各员著该部议奏。

228 湖广总督张之洞奏浏阳会党起事 知县疏防失职应严加议处片

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三日（宫中朱批奏折）

再：湘省伏莽素多，遇有会匪开堂放飘，潜谋作乱，全在地方官平日留心访察，讲求缉捕，于萌芽初起时，立予歼除，庶可以戢奸宄，而免貽患。兹查前署浏阳县知县费叔培，自上年三月到任后，正值大水为灾，于地方迭出抢劫重案毫无整顿，绅民啧有烦言。迨会匪姜守旦等在各镇市潜布码头伪官，勾结痞匪入会，谋为不轨。该署县虽经捕拿，匪首李金其溺毙，其党与并未大有惩创，致仍为龚春台所纠合。及至十月间，营弁黄心葵拿获匪目王永求，解县讯出逆情，稟请派营捕拿，其时匪已起事，势成燎原，无可补救，实属怠忽因循，有辜职守。

至查办清乡，原为绥靖地方善后要务，所有派出帮同清查各员，均饬善后局发给薪水夫马银两，不准派累地方及随从人等需索骚扰。现查醴陵县清查西乡委员候补直隶州州判梁鸿葆，有滥责保正，纵丁索诈情事，未便稍事姑容。据藩学臬三司会详请参前来，相应请旨将前署浏阳县知县候补通判费叔培、清乡委员候补直隶州州判梁鸿葆一并革职，以示惩儆。

除饬梁鸿葆将被控家丁蒋二交案审办并咨部查照外，谨合词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

229 湖南巡抚岑春煇奏龙山县会党 拒敌官军拿获首要惩办折

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六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湖南巡抚臣岑春煇跪奏，为龙山县匪徒在毗连永、桑二县交界各处，迭次抢劫滋事，派兵拿获首要惩办，地方一律安静；将失察差役为匪，不行提究禀揭之府县，请旨一并革职，以示惩儆，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照永顺府属龙山县，僻处边圉，其地与川、鄂、黔三省接壤，山深箐密，最易藏奸。自上年春间，将会匪覃加位等拿办之后，其党与窜匿该县与永顺、桑植等县交界之踏泥湖一带地方。夏秋间，匪党姚松卿等渐次蠢动，迭劫葛万筹等家，拒杀事主身死，并有掳捉彭、杨等姓勒赎情事。据署龙山县知县刘宝寿禀报，并准督臣张之洞电，龙邑匪徒有在鹤峰厅所属之走马坪抢劫拒杀团勇之事，即经前抚臣庞鸿书札飭拿办。旋经按察使庄赓良禀商前抚臣，电咨镇筸镇总兵周瑞龙，派拨巡防队勇丁二百名，令署中军守备陈开藩等带往，会县搜缉。维时署辰永沅靖道朱益浚据报后，亦派练勇一百名，委屯弁揭明德、杨再椿率带，驰往兜捕。

臣前在常德府途次，据商民秦人和等禀控，该处匪徒要劫行商，抄抢居民，差、匪一气，因循不究等情，即将原禀飭发该署道严查究办。迨到任后，据朱益浚禀，遵即带勇五十名，亲赴龙山一带督同拿办。旋据电称，揭明德在龙山，哨弁杨秀文在桑植，与匪格斗，各有擒获。当经臣电飭该道，速赴龙邑，赶紧督率兜拿惩办，并电咨督臣，转飭连界之来凤等县一体捕拿，已于奏报十月份地方雨雪情形折内陈明在案。

嗣据该署道先后禀称：于十月十四日，行抵永顺府城，沿途

逐细访查，并据探报，匪党虽匿迹踏泥湖等处，然聚散无定，其中以喻松乔、向树深、杨吉臣、程北海等为最悍；而群匪恃为护符、悉听指挥者，实惟龙山县差役黄亮、向恺二人为之首。该署道不动声色，设法行提该差等到郡，督飭永顺府讯据黄亮等供称：充当龙山县卑役，曾在该前县刘蘧孙任内，三次潜行开会结盟，推黄亮为首，与喻松乔等联为一气，约定彼此有事相助。并取安邦定国之义，该犯黄亮改匪名安邦，向恺改匪名定国，并有伪称南、北天王之号。平日匪党抢劫各案，该犯等坐地分赃，不计次数。上年八月，屯弁唐宗武带练护送詹姓客商银担，行至踏泥湖，为匪所阻，因众寡不敌，未能前进。经该事主贿求向恺名片一纸，遂得放行等语，其为匪所重如此。并在该犯等家搜出飘纸多张，上盖图记，均有悖逆字样。禀经臣电飭将该二犯正法。此拿办龙山县差役黄亮等之情形也。

先是屯弁揭明德，于上年九月二十九日，带勇赴龙山县二梭里缉犯，回至火烧岩，有匪徒多人持械拦路，该弁开枪迎击，中伤匪徒白老七与匪党胡定贵等四名，一并擒获，余匪逃散，将各犯解县审办。维时桑植县亦有巨匪李东生开堂放飘，该县雷以勋因查拿未获，将其父李德恩收押勒交。匪党扬言扑城劫狱，人心惊惶。哨弁杨秀文前赴廖家村一带查拿，十月初二日，在老鸦溪地方，缉获匪党萧月伍一名解县。行至中途，匪首赵明山等闻信，聚党百余名，拦路劫犯。该弁立将萧月伍正法，以寒匪胆；并轰毙著匪关玉亭等五名，击伤悍匪十余名，擒获马富三、向光富二名，夺获鸟枪、梭标等件。维时李东生亦聚党数十人，在山顶呐喊助势，因赵明山等溃败，始各退散。旋经永定县知县王树人将该匪李东生缉拿到案，赵明山、向云亭亦先后捕获，解郡审明，一并正法。此龙山、桑植二县匪徒与官军互斗，击毙匪党并获犯惩办之情形也。

该署道因渠魁授首，即撰发告示，解散胁从；一面仍向龙山县进发，督饬守备陈开藩、哨弁杨再椿、杨秀文、唐宗武严密搜捕，拿获匪目喻松乔、向树深等。永顺、龙山、桑植等县，亦缉获匪犯姚松卿等。先后共五十余名，经各该地方官审明，将迭犯抢劫情罪重大之喻松乔等三十犯，禀经臣批饬正法，其余分别监禁。匪党多已歼除，当由该署道督饬各县，选派绅首举办团练，清查户口以别良莠，旋即回署。现在办理保甲一律完竣，地方安静如常等情，禀报前来。

臣伏查龙山县差役黄亮、向恺，胆敢屡次开会结盟，与会匪喻松乔等互相勾结，阴怀异志，致匪党恃有护符，潜匿踏泥湖一带，四出抢劫，为害间阎，实属目无法纪，罪不容诛。桑植县匪徒李东生、赵明山等，开堂放飘，拒敌官军，亦属不法。经该署道朱益浚将该差等设法提解到郡，审明正法，匪党以次殊除，办理尚属妥洽。前任龙山县知县刘蘧孙与接署县刘宝寿，一则优柔寡断，一则但务铺张，于黄亮等充当会匪，坐地分赃，毫无觉察，已属形同聋瞶。且该县匪徒肆行抢劫，固由于刘蘧孙巽懦猥弱，捕务废弛所致。该署县刘宝寿，上年夏间，曾据禀报，匪党纠众抄抢，积案甚多，若不及早剪除，恐成燎原，是该署县亦知地方迭出抢案，非严加整顿不可。经前抚臣批饬，督率团绅、勇役，实力查拿。乃刘宝寿并不上紧拿办，即有团绅捆送之犯，亦不严肃示惩，致匪党无所做畏，因循玩误，厥咎与刘蘧孙无异。署永顺府知府徐荣，于属邑差役为匪不法，据该署府禀，曾有所闻，乃并不严切提究惩办，该署县刘宝寿办匪不力，亦不早日禀揭，殊属有乖职守。相应请旨，县前署永顺府知府·候补知府徐荣、前任龙山县开缺察看知县刘蘧孙、前署龙山县本任沅陵县知县刘宝寿，一并革职。刘蘧孙、刘宝寿并请永不叙用，以示惩儆。目下该县地方虽已安静，惟匪徒屡次滋事，人心浮动，不可无兵队驻

防以资镇慑。现饬留道标练兵一百名，择要驻扎巡缉。其余五十名，连镇标弁兵二百名，即行撤回归伍。该匪等迭次抢劫，为患边隅，经该署道督率员弁兵勇竭力捕拿，得以次第就获惩办，地方悉臻安谧，不无微劳足录。可否仰恳天恩，俯准择尤保奖，以示鼓励，恭候谕旨遵行。

除仍饬购线严拿逸犯杨吉臣等务获究办，并咨部查照外，所有龙山县匪徒迭次抢劫滋扰，派兵拿获首要惩办，并将该府县据实劾参据由，理合会同湖广总督臣张之洞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再：龙山县距省穹远。公文往返，动经匝月，此案因清查保甲，并续获各犯，始据申明禀办，是以具奏稍迟，合并陈明。谨奏。

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初三日奉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

230 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奏汇保平定

浏阳等地会党出力官绅折

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宫中朱批奏折）

太子少保·体仁阁大学士·湖广总督臣张之洞，湖南巡抚臣岑春蓂跪奏，为汇保湘、鄂两省官军剿平浏阳、醴陵并江西萍乡县会匪，暨办理清乡在事出力文武员弁团绅，吁恳天恩俯准给奖，以励戎行，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照上年十月间，江西萍乡匪徒滋事，湖南浏阳县洪江会匪首姜守旦、龚春台等亦纠合醴陵、平江等县匪党，揭竿倡乱，分股肆扰，湘、赣两省为之震动。而匪首萧克昌盘踞萍乡、安源，党与众多，矿工多被煽惑，隐患尤大。臣春蓂据报后，即经派拨巡防队管带梁国楨等五队，常备军管带李文升等三营一队，驰赴

浏阳、醴陵、平江各县，分投堵剿，并令协统准补辰永沅靖道俞明颐前往浏阳驻扎督办。臣之洞亦即督饬陆军第八镇统制张彪，拣派协统王得胜、标统李襄邻、白寿铭、吴元泽等，率带张长胜等步队八营，炮队一营，乘轮分赴湘、赣边境岳州、平江等处，扼要驻扎防剿。所有剿办情形及殄除萧克昌等暨办理清乡善后事宜完竣，地方一律肃清。业经臣等恭折奏报，并将尤为出力之道员俞明颐等随折保奖，声明其余出力各员弁团绅，容确查另行奏乞恩施。钦奉朱批：仍著严饬缉拿匪首姜守旦、龚春台等，务获惩办，以净根株。请奖各员，著该部议奏。钦此。又具奏办理清乡完竣折内奉朱批：准其择尤酌保，毋许冒滥。钦此。即经钦遵，恭录严饬缉拿姜守旦等，暨在逃各匪目究办在案。兹据前常备军协统辰永沅靖道俞明颐、陆军第八镇统制四川松潘镇总兵张彪暨湖南兵备处司道将各军出力文武员弁及地方官绅，查明造册详请奏奖前来。

臣等伏查上年浏、醴、萍乡之役，姜守旦、龚春台等分遣党与四出抢劫，烧毁房屋，攻扑县城，众号数万，势甚猖獗。省城及附近各州县人心极为惊惶，上廑圣怀，叠奉谕旨，合力兜剿。幸各军将士争先用命，前后接仗二十余次，共击毙匪党一千数百名，旬日之间，得以扑灭，办理尚属妥速。旋清查各乡先后拿获匪目李世亿等及党与共五百余名，正法者一百九十余名。嗣于本年四月奏报后，据浏邑绅民禀：已获匪党多茹供不吐，在逃匪目仍伏匿乡陬，请予严办等情。经臣春萸选委干员前往该县，会同悬赏缉拿，并于前获各匪内究出逆迹昭著及陆续缉获逸匪情节较重，续经该印委申明禀报，批饬正法者又六十五名，在事各员均属著有微劳。现经臣等将劳绩稍次之员核实删减，给予外奖。所保各员委无冒滥，谨缮清单，恭呈御览，合无仰恳天恩俯准照拟给奖，以示鼓励，而昭激劝，出自逾格鸿慈。

除将千把以下各员照章咨部给奖，并仍严饬各营县随时广购眼线，严缉匪首姜守旦等务获惩办，以绝根株外，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该部议奏，单并发。

231 湖南巡抚岑春蓂奏遵旨严缉革党分别科罪片

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十一日（宫中朱批奏折）

再：本年八月初五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奉上谕：近来匪徒谋逆，往往假借革命名词摇惑人心，奸狡情形尤堪痛恨。虽随时破获，而地方已被其扰害，后患不可胜言。惟有破其诡谋，直揭其叛逆之罪，不使借词革命巧为煽诱。著各省督抚妥酌情形，处以镇定，务须设法解散，勿任勾串固结。凡属不法之徒，尤为严密查拿。至获犯应得之罪，叛逆即以叛逆论，盗匪即以盗匪论，俱各科各罪，随时宣布，毋任信口妄供，致使遁而之他。果系著名首恶，或竟甘心从逆，仍予尽法惩治，弗稍轻纵。其被威胁势迫及家属之不知情者，均为网开一面，概免株连，俾释疑惧，咸与相安。似此以静制动，以宽济猛，庶可渐化人心之不靖，潜消逆迹于无形。该督抚等其各悉心筹画，加意防维，不使奸民有词可借，乱党有机可乘，稍抒朝廷宵旰之忧，即默造天下臣民之福。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臣伏查奸匪假借革命名词煽惑人心，希图扰乱治安，诚如圣谕，后患不可胜言。上年冬间，浏阳县洪江会匪首姜守旦等纠党倡乱，因曾闻由日本游学假归之江西萍乡县人蔡绍南演革命邪说，故有革命军伪号，愚顽凶悍情形固非寻常会匪可比，其实无非借此为名，以遂其勾结煽惑之计。至上年臣电奏正法之刘林生胞弟刘道一即炳生，并续在靖州、长沙县惩办之禹之谟、申斌等，核其供词，俱系著名首恶，罪无可逭。但将正犯尽法惩治，并未稍

有牵累，致涉株连。

值此时局艰危，人心不靖之时，臣惟有恪遵谕旨，督饬地方文武，平时当处以镇静，加意防维，遇有诡谋乱党，严密缉获，就其所犯情节，各科各罪，不准波及无辜，致奸民有所借口，以仰副朝廷宵旰忧勤消弭隐患之至意。理合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232 护理江西巡抚沈瑜庆奏拿获萍 醴案内洪江会首要讯办片

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十一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再：查光绪三十二年间，江西萍乡县境与湘省交界地方匪徒肇乱一案，虽经三省派拨员弁会剿肃清，惟匪首未获，终恐死灰复燃，经臣悬立重赏，迭饬各县营随时随地严密查拿去后。嗣据兵备处暨水师左军、后军协同购线，于三十四年三月十四日，在临江府属之三湖地方，会同地方兵役，访获前案漏网匪首龙定一名，解省审办。当经臣将获犯情形电请外务部代奏，一面饬司会同营务处督饬确讯各在案。

兹据代理按察使庆宽，暨营务司道及南昌府印委等以提该匪犯龙定即龙廷又名龙得云到案，悉心研讯。据供：万载县人，曾在刚字营当勇，因误公革退，投入洪江会充当头目，与前经湖南省正法之马福益均系洪江会匪首。继复自开大西山法宝堂，刊刷票布伪印，转辗散放九万余张。会内湖南人居多，因人数太多，姓名籍贯记不清楚。姜守旦是伊手下陪堂。光绪三十二年间，萍乡匪乱，伊在上票市等处拒敌官兵数次，因被官兵打败，乘间逃避。今甫潜回三湖地方，即被兵役获案。票板伪印业已烧毁。蔡绍南等现逃何处不知道等情，供认不讳，录供禀请讯办前来。臣

亲提复加研认，供与原审无异。

伏查光绪十八年通行内开，嗣后拿获会匪，讯系为首开堂放票者，一经审实即就地正法。此案该匪首龙定即龙廷又名龙得云，听纠入会充当头目，继复自开山堂，并敢临阵拒敌官兵，实属罪大恶极，且系漏网巨魁，党羽甚多，未便久稽显戮，经臣于提审后，飭将该匪首照章就地正法，以昭炯戒。

至该匪首此次潜回，若不立时获办，势必暗结伙党，复图滋事。今该员弁等，于该匪首甫经潜回，即行访获缉捕，尚属认真，且足以消弭后患。所有获犯出力之候补游击周人恕，可否请免补游击，以参将归两江督标尽先补用；后补知县朱上清，可否请俟补缺后，以直隶州知州补用；试用县丞陈熙祖，可否请俟补缺后，以知县补用，出自鸿施逾格。

除录取犯供咨送法部外，谨将拿获萍乡匪案内洪江会匪首讯办缘由，理合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奉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

233 湖南巡抚岑春萼奏续获萍浏醴案内 会党首要分别惩办片

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十四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再：浏阳、醴陵二县会匪姜守旦等，前与江西萍乡县匪倡乱滋事案内在逃首要各犯，迭经臣严飭购线查拿。嗣据浏阳等县会督营员团绅陆续拿获事后潜回匪犯多名，内有瞿光文等一百零四名，或系领飘入会约其起事，或系抗拒官兵乘机劫掠，核其情节，均属罪不容诛，由各该县申明，先后禀经臣批飭就地正法，以昭炯戒；其情节稍轻各犯，分别酌量监禁在案。

除仍飭各营县设法购线，密拿匪首姜守旦等，务获究报外，

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十四日奉朱批：法部知道。钦此。

234 湖南巡抚岑春蓂奏迭获会党首要申明惩办折

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宫中朱批奏折）

湖南巡抚臣岑春蓂跪奏，为迭获谋逆首从各犯申明惩办，请将在事出力文武员弁恳恩奖叙以示鼓励，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照湘省边境毗连黔、粤，壤地纷歧，教、会各匪每多出没其间，抢劫肆扰，最为地方之害。自前年浏、醴二县及江西萍乡县匪徒倡乱之后，匪首姜守旦、龚春台等在逃未获，更恐暗中勾结外匪，潜谋滋事，迭经臣檄飭地方文武严密防缉。本年八九月间，风闻衡、永一带有匪蠢然欲动，督飭司道分派委员驰赴沿边州县，协同各地方官实力清查户口，以靖伏莽。嗣因皖省营兵叛乱，迭奉谕旨：国家新遭大故，逆匪正思乘隙蠢动，著各省督抚严密设法，一体认真防范查拿等因。钦此。又经密飭各属一体认真缉拿。

旋据永州府知府德泰、署零陵县知县苏兆奎、委员·试用知县周树杰先后电禀：查有会匪龙里卿在境潜匿，会同巡防队管带李忠达前往掩捕，当将该匪拿获。讯据供认入匪首杨元德风云山会，派充管事，领飘散放，随同谋逆属实。即经电飭将龙里卿先行就地正法；一面严拿杨元德，务获惩办，不准漏网。

嗣准永州镇总兵张庆云，并据该府县暨李忠达电禀：杨元德本系著名逆匪，踪迹诡秘，历经缉拿未获。前闻该匪在湘、粤边界往来勾结，潜谋起事，适获龙里卿，究出该匪藏匿广西灌阳县文村地方，随会派员弁兵勇，购觅眼线，驰赴兜捕。该匪见官兵往拿，即持械拒捕，经什长李斌其格伤匪臂，始获就擒；并拿获匪伙唐喜狗一名，起出龙凤帅伪札、照板、飘板、飘布、令旗、

宝剑等件。讯据杨元德供称：年四十三岁，永兴县人，迁居宁远县，平日在外算命，并以教习拳棒为名，与边界各处匪徒往来。光绪二十二年正月间，曾遇昔年发逆石达开派充伪经略、漏网逆匪、嗣在广东正法之吴大栋即赖剥皮，开设天福会堂，将该匪派充当家。该匪因两手心上有天王乾坎字纹，与匪类熟识日多，遂总理洪、青各教。光绪二十四年，吴大栋纠集党与，自称大顺太平净朝，擅造伪札、伪印，将该匪派充龙凤总统大元帅，在江华、宁远交界地方滋事。旋被官兵击散，吴大栋遂经广东被获惩办。该匪于是年冬间，潜至贵州镇远八弓地方，会遇正龙头何凤庭等商谋起事，亦经地方官拿办，逃回湖南洪江、绥宁一带卖卜度日。三十年五月间，复从梁国才滋扰柳州。嗣在零陵县与广西连界青狮观内开立风云山聚会堂，以陈德龙为军师，龙里卿等为中军管事，陈文岩等为粮台管事，在湘、黔、江西、两粤各边界先后放飘约三万余人。该匪自算八字，其命极贵，众匪因推以为首。该匪遂妄拟伪官制营制、伪示，约定本年十月二十八日，会合党与，在广西柳州僻静地方起事，分兵两路，一出广东走江西南赣顺流而下，一从湖南迳趋湖北，夺坐火车直趋北京。因龙里卿被获败露，查拿严紧，会党均各逃散，该匪潜赴全州，转至灌阳县文村地方躲藏，被官兵拿获等语。质之唐喜狗亦供认入会领飘，充当巡风，并吃斋授徒，随同杨元德谋逆，约期起事不违，稟请惩办前来。

臣查杨元德本系会匪头目，稔恶多年。光绪二十四年，曾经前抚臣陈宝箴悬赏拿未获。此次复敢开立山堂，勾结湘、粤边界匪徒潜谋起事，实属狂悖已极。唐喜狗随同谋逆，厥罪维均。当经电飭将该二犯一并就地正法，以伸国宪而昭炯戒。一面将供出在逃首要各匪犯姓名开列清单，悬立重赏，咨行两粤、黔、赣各省，暨通飭本省州县，一体严拿，务获究办，以绝根株。并咨

明两广总督，飭查吴大栋是否确已在粤省获案审明正法，覆湘核办。

至该匪杨元德阴谋诡计，党与众多，前在湘、粤边界地方潜图起事，设非先期破获，一被滋扰，必致牵动数省，大局贻害不可胜言。幸经地方文武印委各员，访确匪踪，越境捕拿，俾积年大患一旦歼除，地方人民无不称快，不特湘省除一巨患，即此后黔、赣、粤、桂各省边界亦可期靖谧。所有在事各员弁，或购线踩访密报缉拿，或深入险阻设法擒捕，均能不辞劳瘁，销患未萌，实属异常出力。伏读前奉谕旨：近有不逞之徒扰害治安，遇有缉获上项匪犯，立即讯明就地正法；出力员弁准其择尤请奖等因，钦此。钦遵。自应择尤酌保数员，用示鼓励。记名提督·湖南永州镇总兵瑚松额、巴图鲁张庆云，拟请赏给头品顶戴；湖南尽先补用游击李忠达，拟请赏戴花翎；卓异候升·在任候补班前尽先补用道·湖南永州府知府德泰，拟请旨仍以道员交军机处存记，遇有道员缺出，请旨放简；在任候补直隶州知州·署湖南零陵县知县·本任宜章县知县苏兆奎，拟请候补直隶州后，以知府在任候补；湖南试用知县周树杰，拟请仍以知县归候补班前尽先补用；五品军功李斌其，拟请以千总尽先补用，合无仰恳天恩俯准照拟给奖，以昭激劝，出自逾格鸿慈。其余出力兵勇，由臣飭发银两分别赏给。现在地方均称安谧，堪以仰慰宸廑。

除飭取各员弁履历分咨军机处、吏部、陆军部查照外，所有迭获谋逆首从各犯，分别惩办，并请奖出力文武员弁缘由，谨会同湖广总督臣陈夔龙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

235 湖南巡抚岑春煊奏光绪三十四年

拿获会党首要就地正法片

宣统元年五月十四日（法部档）

再：湖南省奏定章程，遇有游勇土匪并会匪强盗聚众持械抢劫杀人之案，一经地方官禀报获犯，即批由该管道府或委员前往复讯明确，就地正法，汇案奏报。所有光绪三十三年以前正法各犯节经具奏在案。兹查光绪三十四年拿办各犯，除零陵县拿获开立山堂勾党谋逆案内杨元德、龙里卿、唐喜狗三名，并湘乡县因争占坟山，聚众滋事，抄毁多家案内戴思缙一名，均经具奏不计外，所有三十四年正月起到十二月底止。先后据长沙、永顺两府，并长沙、善化、湘潭、浏阳、衡阳、衡山、常宁、零陵、祁阳、宁远、道州、永明、江华、新宁、武冈、龙阳、芷江、黔阳、麻阳、永顺、保靖、桑植、龙山、郴州、桂东、石门、慈利、安福、安乡、靖州、会同、晃州、凤凰等州厅县禀报：拿获吴春生、廖涤泉、王有庆、许馥即湘甫、陈铁罐即桐林、谭高美、刘雨安、彭俊亭、王汉生、袁世仁即鳖势满爷、何宗佑即何六、赵鹤鸣、文象林即象机匠、杨桂林、庞肉八、唐长即序光、刘应进、钟家兴、廖兆圭即朝贵、李萃纯、颜机匠、胡秋发、陈衍春、邓春山、唐峰即王在堂、刘六伢即贵堂、聂凤贤、郑敬福、彭同生即高第、唐承寿即星徠、汤月楼、李世佑、刘澹太、赖兴隆即隆元、王瞎子即金兰、蒋和尚、唐甲酉、杨超元、邓玉桥、邓贼老满、蒋朝位、唐回乐、邓小先、唐世槐、秦甘甫、申老三即为礼、欧阳高、高邓、高庆、李老九、杨老三、陈海清、彭玉亭、胡山贵、赖老五、蒋永、乐和尚、何词详、唐禄雍即冬冬、舒荣茹即舒它子又名庆堂、徐老三即三友、尹秀发、杨和尚、杨田肥子、吴贤坤、冯老善、龙四毛、吴文发、杨富崽、杨荣富、蒲毛虫、杨志炳、

杨三林、田土地、谭流海、杨雨亭、龙金开、蒲老雄、粟林仟崽、尹桂发即桂巴鸡又即贵邦吉、倪芒发 尹肥故子、尹咸哇、张裁缝、尹花娘即发娘、尹求贵、余甲甲即维甲、尹红哇、尹唐哇、尹金甲、尹达利即老周、易南哇、易松哇、尹光圆、尹和哇、江喜保、唐老邦、蒲玉山即搭搭毛又即老奇、张老高、杨先早即先藻、龙华廷、龙三毛、尹有哇、段天福、刘细毛、张虾蟆大王、刘猫牯、刘才喜、滕老如、吴滥脑壳、刘羊崽、李茂清即宗漠、黄南山、刘二妹即琴书、龙海洲、黎安明、田海清、谭人勤、吴润朗、杨吉臣、昌盛五、米二老即濯治资、福森、王旺子、李玉、郑恢五、覃孔举、李官清即余官照、孙祚乾、戴成应、李青山、樊学春、关幅廷即李炳南、宋佐堂、老林即林溃、侯均陆、李长贵、张老乔、杨牛股、彭巨子即冬子、蒋景科、吕来全、杨富一即再富、杨老四即德信、杨金凤、刘癞子即德崽、尹求哇、吴大明、蒲正芳、罗棕保、尹庆胡即庆芙、蒋老四、杨天序、杨致富、蒲秀芳、蒲老胖、王明歪等共一百五十五名，或系纠劫拒捕，入室搜赃，或系开堂放飘，约期起事，或中途抢夺致毙事主，或结伙行窃，临时行强，或开会设教，传徒煽惑，均属赃证确凿，凶暴昭著，照例均应斩决斩梟，法无可贷。当经分别飭据该管府及委员驰往复讯明确，情罪相符，稟经臣先后核明批飭就地惩办，应斩梟者改为斩决，应斩决者改为绞决，以昭炯戒。

除仍严飭各属认真查拿，务期有犯必获，以安闾阎外，所有光绪三十四年分拿获会匪强盗照章就地正法缘由，据按察使陆钟琦具详前来，臣复核无异，理合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谨奏。

朱批：法部知道。

**236 湖南巡抚岑春煊为省城饥民拆毁
教堂警栅事致邮传部等电**

宣统二年三月初五日（赵尔巽档）

万急。邮传部堂宪钧鉴：上海电政局鉴：各局均鉴：初四日因饥民在南门外排食聚众，巡警道出城弹压被殴伤，蜂拥数千人至抚署滋闹，竟多未散。今早全城牧师各教堂警栅均被拆毁，抚署已调新军入城保护，仍未解散。外间谣言四起，有拆毁电报之说，特先奉闻。长叩。

**237 湖广总督瑞澂为长沙饥民
聚众焚署事致川督等电**

宣统二年三月初六日（赵尔巽档）

成都赵制台、广东袁制台、南昌冯抚台、桂林张抚台、贵阳庞抚台鉴：辰密。长沙饥民因米贵滋扰，痞徒从中煽惑，焚署辱官，大清银行及学堂、警局、教堂均遭波及。今日午后，长沙电复不通。顷准长江提督程从翁自岳州来电，有抚署被毁，岑尧翁已故之语。惟得自传言，不知虚实，然情危迫，亟应密协防御。除由敝处昨今飭派兵队三营及兵舰前往长、岳一带相机剿防外，即乞严飭营县协意会防，以免他虞，余容续陈。激语。

**238 湖南巡抚岑春煊为长沙饥民烧毁
抚署教堂事致东三省等督抚电**

宣统二年三月初六日（赵尔巽档）

盛京、天津、南京、广东、福州、云南、兰州、成都制台，黑龙江、吉林、新疆、开封、陕西、太原、南昌、安庆、苏州、杭州、桂林、济南、贵阳抚台鉴：洪。湘省上年澧州一带被水成

灾，长、衡等处亦间受旱。年来商贩运米出属甚多，米价渐昂，业经奏准禁运。惟照约须出示二十一日后始为实禁之期，愚民不谙约章，痞徒从而煽惑，以致聚众滋闹，不服开导。并胆敢用洋油焚烧抚署堂屋，教堂、学堂亦被焚毁数处。当经官兵协力弹压解散，领事教士均已保护避开，现正赶办平糶，严拿首要，街市照常贸易，尚称安谧。诚恐谣传误会，特电闻，用纾系念。冀鱼。

239 谕内阁湘省变起仓猝著妥速办理善后事宜

宣统二年四月十九日（军机处上谕档）

宣统二年四月十九日，内阁奉上谕：瑞澂、杨文鼎奏，会同筹办湘省善后事宜一折。此次湘省变生仓猝，虽因米价昂贵，要求平糶而起，实有莠民、痞棍从中煽乱，自非严惩不足以昭炯戒。除业经格毙及正法各匪外，所有续获匪徒，仍著悉心研鞫，分别首从，尽法惩办，以警刁顽。其安分良民，务须妥为赈抚，毋任失所。至所陈一切善后事宜，著即相机妥速办理，用弭后患。钦此。

240 谕内阁王先谦等挟私酿乱均着分别惩儆

宣统二年四月十九日（军机处上谕档）

宣统二年四月十九日，内阁奉上谕：瑞澂奏，特参绅士挟私酿乱，请分别惩儆一折。据称：该省议劝绅捐，先办义糶，湘绅王先谦首先梗议，事遂迁延。变起之后，复归咎抚臣激变，电请易人，殊属不知大体。孔宪教、杨巩二人，于推戴藩司，排陷抚臣，持之尤力。杨巩本系被议人员，朦捐候选道，尤属品行卑下。叶德辉当米贵时，积谷万余石，不肯减价出售，实属为富不仁等语。前国子监祭酒王先谦、分省补用道孔宪教，均著交部严

加议处。吏部主事叶德辉、候选道杨巩，均著即行革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余著照所议办理，该部知道。钦此。

241 湖南巡抚杨文鼎奏宣统二年拿获 会党等首要照章就地正法片

宣统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再：前准法部咨，嗣后各省拿获盗案，除实系土匪、马贼、会匪、游勇，啸聚藪泽，抗拒官兵，形同叛逆者，仍照奏定通行暂准就地正法；又现律条载：各省拿获会匪，如讯系为首开堂放飘，及领受飘布展转纠伙散放多人，或在会中充当元帅、军师、坐堂、陪堂、刑堂、礼堂名目，与入会之后虽未放飘展转纠人，而有伙同抢劫情事，及勾通教会煽惑扰害者，一经审实，即开录详细供招，禀请复讯就地正法等因，自应遵照办理。

兹查自宣统二年正月日起至十二月底止，先后据长沙、湘潭、安化、宁乡、益阳、祁阳、武陵、澧州、永定、安福、郴州、湘阳、巴陵、沅江、武冈、新化、永顺、桑植、乾州、晃州、龙山等州所县禀报，拿获李玉成即李七、杨维炳、朱桂生、王月亭、梁五大汗即德和、张宝廷、傅和生、刘苾汝、杜云斋、范少卿、谢楚荣、蒋桂林、梁长发、罗敬亭、傅胜月、蒋本太、王明亮、李得榜、吴春和即培塿、刘洪廷、陈少几、唐盛修即丁二王即胡玉林、廖修身、萧蒙方、廖志和、周财运、唐仁佑、徐少南、曾南林、蔡壮枝、陈先发、蒋子云、盛春林、胡保三麻子、潘瞬华、陈得茂即太茂、徐海春、范立田即益田又名义田、陈培麻子即汗地托、刚癩子即三癩子、宋奇山、周上花即间子宝、罗菡生即老罗、周宝臣、黄国栋即洞亭、刘茂生即才白亭、唐黑子、李家春即海峰、周老五、钱福堂、戴大学即老三又名戴三奇、向珪卿、王昆奇、刘明福即老五、杨德广、段锦标即沙陶、廖炳磺即少连、

黄偏富即王龙富、余道山、李爱玉即爱日、徐蕩庭即满庭、喻吉胜、潘老五、戴及明、杨德茂、李益秋、黄伦云、刘正南、张玉林、刘有才、王海山、刘中秋、江家瑞、蔡升汗、萧志冒、陈老六即连秀、许经源、尹三仔、刘云峰、张世保即豕芳、田安民、樊庚五、张德高、田安周、刘吉泣、欧三、方魁、刘进臣、周长语、田少鹏、田宗光、向元恒、田大元、徐三、匡臣早、向梅亭、陈应鹏、龙国用、龙三贵、杨神礼、王光大、刘老六、向占卿、吴福保、刘敬满等共百零六名，或入会放飘复犯抢劫，或乘机聚众焚署毁关，或传习神拳竖旗倡乱，均属证据确凿，形同叛逆，非寻常盗案可比。先后稟经臣檄飭该管道府及委员驰往复讯明确，核其情罪，均与现行正法例章相符，随时批飭就地处决，以昭炯戒。

除仍严飭各属认真查拿，务期有犯必获，以靖地方外，所有宣统二年分拿获匪盗按照例章就地正法缘由，据署提法使袁学昌具详前来，臣复核无异，理合汇案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宣统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奉朱批：法部知道。钦此。

242 湖南巡抚杨文鼎奏湘省 筹办边防布置情形折

宣统三年闰六月二十八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头品顶戴·调补陕西巡抚·湖南巡抚臣杨文鼎跪奏，为湘省筹办边防业已安堵，谨将布置情形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湖南边境南与广东、广西连界，西南与广西、贵州连界，无不山岭崎岖，林深箐密，犬牙相错，径路分歧，匪党多以交界之区恃以藏身之固。近年洪匪党众势盛，蔓延边界，日益披猖，白昼横行，毫无忌惮，抢劫掳赎，习为故常，地痞隐与勾通，愚懦甘为供给。湘境之江华、蓝山、临武等属屡被滋扰。本年夏间，

靖州绥宁、通道等属，又被攻劫村庄，肆行烧抢。边氛猝起，警报频来。臣一面调兵防堵，一面责令各属实行团练，以资守御。

惟念此等匪徒，此拿彼窜，飘忽无常，非约会连界省分合力围捕，断难净绝根株。当派后路巡防队统领·分部郎中张其镗由江华出驻粤、桂连界之区；并电商两广督臣张鸣岐、广西巡抚臣沈秉堃各派知兵大员会同筹办，分定地段，各专责成。湘军分扎东连山属之上藻、永和、禾洞，及广西贺县属之莲花等处，与粤、桂两军合力搜捕。该匪等见官兵困迫日紧，团结死党，或列阵对攻，希图衝突，或负隅抵抗设伏相要。官军于炎暑毒瘴之中，深入穷搜，奋勇格斗，竭两月之力始得廓清匪窟，扫净余氛。计先后格毙匪首李永保一名，擒获匪首黄和金、雷国廷、莫建寿、张超群、黄山兰等五名，格毙要匪十四名，擒获要匪三十名，搜获抢匪窝户共九名，匪妇一名，夺获快枪五杆，急枪二十七杆，拔出被掳运山团绅邓大略、邓修途，连山民人彭征卿，连山民女刘氏等多名，均分别交地方官传属给领。其擒获匪犯，均供认抗拒官兵，枪毙营兵警勇，并犯烧掳抢劫多案，均即军前正法，其余解交地方官归案审办。至被胁从而情尚可原者，就地交团绅保释管束。湖南三省交界处所一律肃清，湘军驻扎地段素为洪匪渊藪，应俟粤、桂两省分别派队填防，再行撤回湘境，此湘省办理南路边匪之实在情形也。

至桂、黔、湘三省交界处所，其窜入绥宁及长安营之匪，先经西路防队击退；搜获之匪，交地方官讯明惩办。迨三省官军约期会集，匪已潜匿远扬。当由湖南右路巡防队统领·补用参将谢澍泉，酌拟请查窝顿，整顿团练，悬赏缉匪，扼要驻兵，定地会哨等简章八条，经臣电咨广西、贵州抚臣分饬遵办。目前边境居民均称安堵。此湘省办理西路之边匪之实在情形也。

臣查粵、桂、湘、黔毗连边境，本属蛮荒，素为匪藪。愚民习于抢掳之利，良民慑于焚劫之威，或甘附党羽以冀分肥，或供给资粮以求免害，甚至名为绅士而甘与通谋，身为有司而莫敢过问。匪遂滋蔓坐大，至敢飞檄传堂，僭立伪号。其劫掳专择殷实之家，每掳一人，勒赎动至银数千元，实属骇人听闻。此次湘军于深山峻岭苗瑶杂处之区，暑日炎天瘴疠郁蒸之地，不避艰险，奋勇前驱捣穴犁巢，擒渠斩馘，俾剧匪大加惩创，民获庆又安，洵属勉为其难，异常出力。后路巡防队统领·分部郎中张其镗，广西进士，曾任芷江县知县，以缉捕著称，饶有智略，其忠勇性成，才兼文武，求诸近日将领中未易多觐，此次越境捕匪，卓著劳绩，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存记录用，借备他日干城之选；此外出力各员弁并恳准予择尤保奖，以昭激劝，出自逾格鸿施。

除飭将善后事宜妥筹办理外，所有湘省筹办边防现已竣事缘由，谨专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宣统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奉朱批：张其镗著交内阁存记，飭准择尤酌保，毋得冒滥。钦此。

243 湖广总督瑞澂奏湖北宣统二年就地正法案件折

宣统三年四月十三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头品顶戴·湖广总督兼管湖北巡抚事臣瑞澂跪奏，为湖北省宣统二年就地正法案件，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查鄂省就地正法各犯，经前督臣张之洞奏明，于年终汇案奏报，历经循照办理。嗣准会议政务处核覆：法部奏，议覆御史吴纬炳奏，寻常盗犯请一律照例解勘一折。嗣后除实系土匪、马贼、会匪、游勇，啸聚藪泽，抗拒官兵，形同叛逆者，暂准就地正法；其余寻常盗案，均应一律解勘等因。奏奉谕旨：依议。钦此。钦遵咨行到鄂，即经通飭遵照在案。

兹查宣统二年分鄂省就地正法人犯，有大冶县匪首方幹臣，立会开堂，称为正龙头，散放飘布，广结党羽，居心叵测。柯玉山、柯春山或充副龙头，或充红旗老五，俱为会中巨魁，并于入会后纠领党徒肆行迭劫。迨派拨军队往拿，匪党竟敢拒敌官军，实属形同叛逆。当经拿获发交武昌府审明，供认不讳，核与奏定正法章程相符，于七月内禀经批飭正法。计案一起，人犯三名，据湖北提法使马吉樟详请具奏前来，臣覆核无异，理合恭折具陈，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宣统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奉朱批：法部知道。钦此。

广 东

244 两广总督陶模等为兴宁会党攻扑 县城事致西安行在军机处电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十九日（军机处电报档）

急。西安军机处钧鉴：亥。嘉应州属兴宁县会匪，于十一日聚众起事，焚抢德国教堂，攻扑县城。营县拒守，毙匪百余。已派副将吴祥达带勇两营，参将石玉山带勇一营，由普宁、庞川一带分路援剿，乞先代奏。陶模、德寿。效。

245 两广总督陶模等为拿获兴宁会党 首要事致西安行在军机处电

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初二日（军机处电报档）

兴宁土匪扑城，营县击退之后，匪窜嘉应州境。署兴宁都司郭绍泰带勇追剿，署嘉应州李庆荣带勇堵击，毙匪四百余，获伪军师陈崑山、伪先锋邓匡山等。匪首陈廷山率余匪窜平远。副将吴祥达等会同平远县辛元黄跟踪围剿，于八月二十七日将匪首陈廷山拿获正法，并获党羽多名。现飭搜捕逸匪，安辑地方。除另折具陈外，乞先代奏。陶模、德寿。

246 署两广总督德寿等为省港破获图谋 举事会党聚集之所致军机处电

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初四日（军机处电报档）

上年十二月间，访闻香港有会匪勾结，潜谋不轨，私运军装

进口，约期举事，先攻省城。当经分飭水陆各营，严密防范，并搜拿军装，以遏乱萌。二十八日，准英总领事函称：香港巡捕已查获会匪窝聚之所，并起出会党簿据等语。次日，又准送交刊就伪示多张，内有“大明顺天国南粤兴汉大将军”字样，语极悖逆；并有匪党与省城其昌街德商布士兜洋行买办及同兴街德教民梁慕光所开之信义店往来逆信多件。查得匪党所运军装，均系托名货物进口，由德商布士兜洋行代报完税，送至省河附近之芳村德国教堂收藏。当即密派干员并照会德领事，会同前往搜查，在教堂通连之和记公司起获旗帜、号衣裤、响角、铁斧、刀剪、草鞋、九龙袋，及饼干、牛肉共一千余箱。其梁慕光所开之信义店，亦经飭县查封，并拿获匪党梁平、苏亚居等十余名。讯据供称：在港匪首系洪杏（春）魁，绰号三千岁。省城办运军装一切，均系梁慕光主谋，送交德总教士郭宜坚收藏等供。

查此次该匪等，胆敢分布省、港，刊刻伪示，私置军装，勾结谋逆，实属罪大恶极。而洋行、教堂人等，复与勾串窝藏，踪迹尤为诡秘。幸经先事觉察，并得英总领事、香港总督不分畛域，协力查拿；德领事亦能破除偏私，实力相助，得使逆谋暴露。此皆仰托朝廷福庇，平日办理交涉，遇事和衷，用能使中外一心，不致酿成巨患。

除仍飭水陆各营一体严密防范，查拿匪首洪杏（春）魁、梁慕光等务获惩办；一面将现获各犯，研讯同谋党羽，及搜查军火是否另有寄寇；暨将详细情形另行奏报并电外务部、军机处外，伏乞酌核代奏，以慰宸廑。德寿、李兴锐。支。

247 署两广总督德寿等为拿获省港会党
首要洪全福事致军机处电

光绪二十九年二月三十日（军机处收电档）

省、港会匪勾结谋逆，先将访查破案起获军装、粮食各情形，于正月初四日电奏。奉旨：仍著严密访拿匪首洪春魁、梁慕光，务获惩办。至私藏军火之和记公司，著一并查明究办等因。钦此。二月初七日，续奉电旨：梁慕信系梁慕光胞兄，如果知情同谋，应与监禁之伙犯多名，速即讯明正法等因。钦此。

查去年腊月，搜获逆信内，有赴惠州路程单，各匪亦惠州人居多，诚恐由港赴惠，踞省上游，先经电告惠州文武严查防堵。迨本年元旦，博罗县南门外贴有伪示，与查获刊就伪示相同。数日间，惠城各乡匪徒麇集，焚杀抢掳，势甚披猖。当经严飭各营分路防剿，获匪供称：均由香港潜来，本与省城各匪约期并举等语。复经添调总兵孔祥达一营赴惠，以厚兵力，先后拿获逆党头目黄谭福、李锦华、林富传、陈东生、钟亚冠、陈亚晚、邱亚发等及伙匪四十余名惩办，匪势略靖。

省城先获匪党梁平、苏亚居等十余人，又获梁慕光胞兄梁慕信，隔别研讯。其谋叛逆首为洪春魁即洪全福，伪号三千岁，寄迹香港，富有资财。在省招人运械系梁慕光，纠党办事各匪为刘玉岐等十余人，各招匪党数百人、数十人不等，约定腊月三十夜，在城内放火为号，齐攻省城。其附省北路之大头目为刘大婶，允招三千人，先攻城外制造局，抢取军火。嗣以逆谋败露，遂各逃窜。当飭司道督同印委各员，复提现获各犯逐一勘讯。据匪兄梁慕信及匪党刘玉岐、苏亚居、叶亚福、陈学林、何亚萌均各供认听从纠党谋逆不讳，稟经批飭正法枭示。余匪或须研鞫，或讯未同谋，分别监候待质，惩办发落。刘大婶系著名剧盗，曾悬赏

银三千圆，久未弋获，因饬营员、团绅设法觅线，将刘大婶枪毙，由县验明戮尸梟示，余党亦即解散。

首逆洪春魁等遁逃洋界，前经电致驻英钦使张德彝，商之英外部转达港督，设法处治，毋任容留。现准复电，英外部已允照办。正在密饬水陆各营购线访拿间，适该逆首洪春魁即洪全福，于本月二十六日潜回内地。经营员访明，跟踪围捕，当场格毙，搜获全福之宝金牌一面。将尸身运省，由县提犯指证确实，戮尸梟示。

至私藏军火之和记公司，及梁慕光所开之信义店，均已由县查封，惟前起军装数千件，粮食千余箱，独无枪枝、子码。迭饬营县严查，仅于番禺县大墩头乡起获洋枪百余枝，增城县属新塘河面截获枪码万余粒。讯据匪供：港、澳禁运军火，付银订购，一时不能交足。现将起获军装发局存储，干粮等件给营犒赏。仍饬各营、县严拿梁慕光及各伙匪等，务获惩办，并将详细情形另行具折奏报外，所有惩办逆匪，地方安靖缘由，陈乞代奏。德寿、李兴锐谨肃。三十。

248 署两广总督德寿等奏拿获省港会党 首要洪全福等详细情形折

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宫中朱批奏折）

头品顶戴·补授漕运总督·署两广总督臣德寿、调署广东巡抚·升署闽浙总督·江西巡抚李兴锐跪奏，为逆匪勾结潜谋不轨，经营员起出军装，拿获各匪惩办详细情形，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照上年十二月间，逆犯洪春魁串同省城匪首梁慕光，谋袭省城。经臣等访闻，密饬营员于省城芳村之和记公司，起出军装、粮食多件，并先后拿获匪党梁慕信、苏亚居等十余名，先于本年

正月初四日电奏。奉旨：仍著严密访拿匪首洪春魁、梁慕光，务获惩办；至私藏军火之和记公司，著一并查明究办等因。钦此。二月初七日，续奉电旨：梁慕信系梁慕光胞兄，如果知情同谋，应与监禁之伙犯多名，速即讯明正法等因。钦此。当飭广东司道等，督同印委各员，将梁慕信、苏亚居等讯明惩办，并经营员格毙逆首洪春魁，又于二月三十日将大概情形电奏各在案。兹将前后办理情形，谨为我皇太后、皇上详晰陈之。

伏查逆首洪春魁即洪全福，伪号三千岁，据获匪供称：系发逆洪秀全胞侄，向在外洋，因赌致富。上年潜回香港，图谋叛逆，勾结省城、惠州各处匪党，纠众起事。去年十二月间，省城即有谣传。臣等豫飭水陆各营严密防范，并搜拿军装以遏乱萌。十二月二十八日，闻香港巡捕已查出会匪窝聚之所，并起获会党簿据。次日，由英国驻广州口岸总领事送交刊就伪示多张，内有“大明顺天国南粤兴汉大将军”字样，语极悖逆，并有匪党与省城其昌街德商布士兜洋行买办，及同兴街德教民梁慕光所开之信义店往来逆信多件。查得匪党所运军装，均系记名货物进口，由德商布士兜洋行代报完税，送至番禺县属芳村德教堂左近收藏。当即密派印委，并照会德国领事前往搜查。在教堂通连之和记公司起获旗帜、衣裤共四千三百余件，饼干、牛肉、茶叶九百余箱，响角、铁斧、刀剪、草鞋、九龙袋五千余件，并由水陆营员先后拿获梁慕光胞兄梁慕信，及匪党刘玉岐、苏亚居等多名。

复因逆信内开有惠州路程清单，闻匪首亦惠州人居多，诚恐由港赴惠，踞省上游，先于十二月二十八日，电告惠州文武，严查访堵。迨本年元旦，博罗县南门外张贴伪示，与查获刊板伪示相同。数日间惠郡各乡匪徒蠢起，焚杀抢掳，势甚披猖。获匪供称：均由香港潜来，本与省城各匪约期并举。臣等一面派营在附省地方缉拿匪首，一面派哨起惠相机防剿。陆续在惠属归善县拿

获逆党头目黄谭福、李锦华、林富传、陈东生、锺亚冠、陈亚晚、邱亚发等，及伙匪四十余名，或以充当先锋，或以曾充元帅，各招党与，分路布置，旋闻省城破案，不克成事各等语。先后电飭正法梟示，谣言渐息。

省城所获之梁慕信、苏亚居等，由县提犯隔别研讯。其谋叛逆首为洪春魁即洪全福，匿迹香港。在省招人运械，系梁慕光一人主持。刘玉岐等各招匪党数百人、数十人不等，约定十二月三十夜，在城门放火为号，齐攻省城。其附省北路大头目为刘大婶，允招三千人，先攻制造局，抢取军火。嗣以逆谋败露，遂各逃窜。飭由司道等，督同县委各员，覆提勘讯。据逆匪梁慕信及匪党刘玉岐、苏亚居、叶罗幅、陈学林、何亚萌，均各供认听从纠党谋逆不讳。禀经臣等批飭正法梟示。余匪或须研鞫，或讯未同谋，分别监候待质惩办发落。刘大婶本著名剧盗，曾悬赏银三千圆，久未弋获，因飭营员、团绅设法觅线，将刘大婶枪毙，搜出黄绫飘据一张。由县验明戮尸梟示，余党亦即解散。

其时逆匪羽翼剪除大半，惟逆首洪春魁等遁逃洋界，恃以藏身。先经电致出使英国大臣张德彝商之英国外务分部转达香港总督，设法处治，毋任容留。英外务部亦允照办。正在密飭水陆各营购线访拿间，适该逆首洪春魁即洪全福，于二月二十六日，由港潜回内地。经营员访明跟踪围捕，当场格毙。并在该逆身上搜出“全福之宝”金牌一面。将尸运省，由南海、番禺两县提犯指正确实，照例办理。

伏查该逆首洪春魁即洪全福，本系发匪余孽，恃有不义资财，可以号召丑类，又借洋界为藏身之固，使人无可稽查，购置军装，僭称伪号，意欲先袭省会，并踞惠州，其布置之周密，计划之诡秘，迥非寻常会匪可比。幸天夺之魄，逆谋败露，潜回内地，自罹法网，使凶焰方张，旋即扑灭。此皆仰赖朝廷威福，不

致酿成巨患。在事文武各员获匪破案，不无微劳，应否择尤酌予奖叙，出自圣慈。前起军装，独无枪枝子码，迭饬营县严缉，仅于番禺县大墩头乡起获洋枪百余枝，增城县属新塘河面截获枪码万余粒。讯据匪供：港、澳禁运军火，付银订购，一时不能交足。现将私藏军火之和记公司，及梁慕光所开之信义店，由县分别查封，起出军装发局存储，干粮等件给营犒赏。

除仍饬各营县严拿梁慕光及各伙匪等，分获惩办，并将起出刊刷伪示及搜获金牌一面、绫飘一张，咨送军机处备查外，所有惩办省、港逆匪详细情形，谨合词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二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奉朱批：出力各员准择尤酌保，毋许冒滥。仍著严拿梁慕光等，分获惩办。

249 署两广总督岑春煊奏惠州拿获会党首要情形片

光绪二十九年十月三十日（宫中朱批奏折）

再：粤省东江一带，盗匪充斥，抢劫频闻。本年八月间，惠州复有攻城起事之谣，经臣添派营勇前往搜捕。匪中首要，以戴梅香、陈马王海、徐大、王志等为最著。陈马王海者，曾因犯案被获，乘间脱逃，旋投李家焯营内，改名友忠，递奖千总。本年由营回乡，复聚旧党三百余人，四出抢劫。徐大、王志党羽极多，水陆肆劫，案如山积。又均匀结戴梅香，开台拜会，密谋攻城。自戴梅香被获后，赏给乡民叶满怀等银两功牌，各乡团民咸思鼓舞拿贼，臣即因势劝谕，加悬重赏。一面督营严捕徐大、王志，果于九月十二日，被该族人营用守备徐国杨密约子弟设法诱擒。陈马王海踞东莞县之石埗村为巢穴，负隅抗拒，营勇四面攻急，该匪窜出至两头塘村，亦由乡民擒获，先后由营解交营务处，供认迭次纠众拜会抢劫，并约会戴梅香攻城起事等情不讳。当经批

飭正法梟示。出力乡民照格给赏。并陆续搜获匪党香老殿、黄斑鱼亨等三十余名，讯明惩办。东江一带匪风寝息，地方较前安静。

除飭营员再行搜缉逸匪，务期悉获究惩外，所有拿获东江著匪陈马王海等惩办，地方静谧缘由，谨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七日奉朱批：仍著严搜逸匪，务获惩办。钦此。

250 署两广总督岑春煊奏剿办新广东 志气军首要区新等情形折

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宫中朱批奏折）

头品顶戴·兵部尚书衔·署理两广总督臣岑春煊跪奏，为剿除积年首逆区新等情形，恳恩优奖出力人员，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查光绪二十五年七月奉上谕：南海西樵等乡贼目李昭、傅赞开、区新聚党数千，谋为作乱，著即督飭拿办等因。钦此。先是官兵捕获匪党，起出号褂及英义堂木戳，而匪首未能就获。当时猖獗情形，业经前任督臣奏报有案。英义堂者，即区新所称。区新尝于二十五年受逆党嗾使，潜行入京谋刺大臣，事既不成，改易洋装回粤，勾结会匪，伪立“新广东志气军”名目，语多悖逆，乡愚被其煽惑，声势甚大。嗣李昭、傅赞开等，于二十六年秋间先后悔罪投诚。独该逆怙恶不悛，其弟区湛凶悍尤甚，李、傅之徒既散，该逆之势益盛，枪械精利，党与众多，拜会敛财，打单掳劫，商船则勒收行水，农田则逼缴护费，广、肇两属遭其蹂躏几无虚日。官兵剿拿，俨然劲敌，屡被拒杀，迄未就擒。该逆行踪诡秘，又常往来于香港、澳门，散布谣言，摇乱人心，所以为

患于粤东者已非一年。

前此臣自浔州回东，察访情形，知该逆生长本地，窟穴甚多，非重兵不能扼其窜越，非确线不能得其踪迹。因严飭统巡水师·候补道李准重资购线，密调水陆各军，于西樵一带遥遥扼要驻扎。探知该逆携掠归巢，确在区村，遂令各军抽队渐渐逼近。十一月十六日，李准调齐粤义、靖勇、安勇、喜字、顺字等营，分六路进剿，将近区村，驻军严诫兵勇，进乡不准有所滋扰。一面多张告示，晓以歼厥渠魁，胁从罔治之义，以解散其党羽。于是队官潘灼文、潘斯铠、傅赞开等，五鼓拔队，十七黎明入区村，严密搜剿，得其窟穴于村内陆家塘边，李准亲至督剿，官兵重重围裹。该逆与其死党负隅死守，枪弹齐发；我兵志在歼除，四面猛击。相持三日之久，该逆势穷力竭，与其党夺路欲走，官兵奋勇追扑，遂生擒该逆区新及其悍党区湛、区满、区东养、潘亚佑、区俞等六名，及其余党陆作等十七名，当场击毙悍党区蒋一名，余匪乘间窜匿无踪。查点我兵死者二名，受伤十三名，村内百姓安堵如常。该逆区新及区湛、区满身受重伤。旋即就毙。据李准载尸俘贼，禀报前来。当令营务处察验无异，经臣飭将该逆区新及区湛、区满即行戮尸，悍党区东养、潘亚佑、区俞先行斩决梟首，一并悬杆示众。余党陆作等，审讯供词，再行分别惩处。死伤勇丁分别抚恤。一面飭查该逆等有无家产，有则抄没入官。一面严飭包庇该逆之族邻罚鍰赎罪，以示惩儆，而资充赏。

臣维此次李准剿除巨逆，严密迅速，尤能无所扰累，所有出力最著之员，自应照异常劳绩恳恩给奖，庶足以资鼓励。除出力稍次者已由臣酌给外奖，并提款优加犒赏外，相应请旨将统巡各江水师·花翎二品顶戴·军机处存记广东候补班前先补用道李准赏给勇号；补缺后参将·试用游击潘灼文，请免补参将、游击，

以副将留于广东外海水师尽先补用，并请赏给勇号；水师提标中营拔补千总潘斯铠，请免补守备、千总，以都司仍留原标补用，并请赏加游击衔；拔补千总傅赞开，请免补千总，以守备归广东水师尽先补用，并请赏加都司衔。仅保四员，确无冒滥，应恳特予允准，实出高厚鸿施。

所有剿除积年首逆区新等情形，暨保奖出力人员缘由，理合会同广东巡抚臣张人骏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

251 署两广总督岑春煊奏副将剿办

钦廉会党阵亡请敕部议恤折

光绪三十年三月十二日（宫中朱批奏折）

头品顶戴·兵部尚书衔·署理两广总督臣岑春煊跪奏，为副将剿匪阵亡，恳恩敕部议恤，以慰忠魂，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照广东钦廉两属匪徒虽经前督抚臣奏报肃清，然匪踪究未净尽。近来钦州一属匪焰尤炽，臣先后严饬北海镇郑润材等，认真剿捕。无如该处界连西省，地接海滨，各匪行踪飘忽，颇难一鼓荡平。上年十二月间，距钦州一百五十里之犀牛脚、岭门等处，有匪首黄萝、麻六、林中月等，纠党拜会，希图滋事，并驾驶拖船二艘，在三娘湾洋面游弋。尔时郑润材已赴西北一带剿办另股。经署龙门协副将傅建勋督带团绅师船前往捕拿，一面知会廉州防营会合防剿，并由郑润材抽调卓勇一营、卫队百名驰往援助。嗣傅建勋迭在三娘湾、九河、江尾、蕨菜、江村、岭门村、担水坑水陆各处，督率剿捕，斩获多名，贼匪因之气阻，纷纷逃窜。傅建勋因匪已击散，当令所部师船及振新营卓勇各回原防处所，仅留勇丁十名，及团绅外委吴振英所带练丁七十五名搜捕余

匪。旋据线人报称：前路有匪，傅建勋即率勇练驰至平石岭地方，与匪首滕三一股相遇，当即开仗。正在相持，又有匪首尖头李等大股从山后麇至，四面围裹，愈集愈多，傅建勋力不能敌，身中多枪，当时阵亡；团绅吴振英及勇练十六人，同时一并阵亡。该匪等并将傅建勋头颅割下，连同各尸一并抛弃水中。郑润材及钦州直隶州知州李象辰等闻警，派营飞往援救，业已无及，仅将傅建勋等尸身尸首捞获，并拿获匪党龙善泰等二十余名，讯明正法。

据郑润材、李象辰将傅建勋阵亡情形禀报前来。除批飭将各匪严捕务获惩办外，伏查署龙门协副将·本任水师提标左营游击傅建勋，系广东钦州直隶州人，由武童投效军营充当勇目，迭次剿匪出力积功，保至今职，此次剿捕匪党，因众寡不敌，遂至阵亡。核其死事情形，殊堪惨恻，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署龙门协副将·水师提标左营游击傅建勋，敕部从优议恤；团绅尽先外委吴振英同时被难，情亦可悯，并恳恩敕部照例议恤，以慰忠魂，而昭激劝。其阵亡之勇练十六名，已由臣照章筹发银两，以资抚恤。至钦、廉两属匪事，郑润材等未能剿捕得手，已檄委候补道秦炳直接统钦、廉各营，认真剿办矣。

所有署龙门协副将傅建勋剿匪阵亡，恳请从优议恤等缘由，谨会同广东巡抚臣张人骏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

252 署两广总督岑春煊等奏遵旨整顿捕务办理搜剿情形折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十六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革职留任·署理两广总督臣岑春煊、广东巡抚·暂管粤海关

税务臣张人骏跪奏，为遵旨整顿捕务，谨将粤省办匪情形，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於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初八日，钦奉电传谕旨：闻广东盗风日炽，为害间阎，朝廷实深廑念；迭经降旨，谕令该督抚赶办清乡，以靖乱源。岑春煊现驻梧州，虽能兼顾，究距东省稍远。张人骏专任一方，责无旁贷，著即与岑春煊会商，妥筹布置，遴派得力统将严密巡拿，认真办理。仍责成该抚随时督饬切实整顿，除盗安良，务期消患未萌，地方安堵，毋稍松懈。钦此。仰见圣主宵旰勤劳，眷怀南服，臣等跪聆之下，钦佩莫名。

伏查粤东地处海滨，夙称多盗。自通商以后，轮船往来，外洋快枪购致便易，匪徒恃其利器，凶焰益张。且近地之香港、澳门、广州湾皆为逋藪，远地之南洋诸岛亦可逃亡，急之则窜洋界以藏身，缓之则又潜回乡里，聚散无定，踪迹靡常，故屡经剿捕，莫绝根株。臣等上年先后莅粤，均以治盗为要务。因查清乡之事，自光绪二十六年前署督臣李鸿章去任后，迄未认真办理。营勇零星散扎，统率无人；州县呼应不灵，固而弛懈。遂商订营制，改编常备、续备各军，分为东、西、南、北、中五路，各派统带，切实举办。迭次歼除著匪陈马王海、徐大、王志、戴梅香、区新等，均经奏报有案。本年六月，臣春煊督师西征，臣人骏随时督饬文武整顿捕务，事缓者电商调度，事急者立即派兵，未敢稍涉因循，致滋贻误。谨将办理情形，敬为皇太后、皇上陈之。

香山县属素多沙田，贼匪利其膏腴，勒收行水，否则焚抢掳杀，耕农苦之。今夏早稻收成，爰饬统巡水师·候补道李准，于六月初十日，督带弁勇驰往掩捕，並电咨署水师提臣莫善喜率队合围。各匪聚于大鰲沙，持众抗拒，擒斩数十，余党溃逃。十九日，击匪于东围，获办亦夥，农民始能刈获。比及晚稻登场，沙匪复图滋扰，又饬李准预期布置。十月十一日，侦知匪聚三墩沙，

督军进剿，歼擒百数十名，首要殆尽，起获打单名堂图记五十余颗，伪印、旗帜、号衣、枪械多件。各田亩早晚两稻均未被匪收去，行水沙所乃获又安。此剿办沙匪之〔大〕略也。

鹤山县属茶山顶界连数县，久为匪徒窟穴，因匪踪飘忽，地势险峻，剿办多未得手。七月间，臣人骏访闻匪复潜聚该处，立飭李准並调派署新会营参将潘灼文、肇庆府知府多龄，督同该营县分路进剿。是月廿四日，击破匪巢，擒斩著匪黎亚纯等多名，乘势清办各乡，而鹤山、高明一带亦渐绥靖。又夏秋之交，顺德县属东西马宁地方，有匪徒何亚永等煽惑乡民，结盟拜会。即飭营县驰往查拿，复派候补知县王崧，专办顺德清乡。首要旋经就擒，胁从亦尽解散。新宁县属大嶺岗，地险匪多，附近各乡咸受其害。当飭李准会同署督标中军副将庞玉璞，带营勇于九月十三日驰往围剿。匪踞芒山为巢穴，官兵破之，击毙数匪，生擒匪罗士四等及悍党多名，讯明正法。因留庞玉璞筹办善后，派委员督同绅士分段设卡，迭募土勇驻缉，以杜匪踪。此剿办各属土匪之大略也。

七月之杪，广西怀集县属诗洞地方，植、钱两姓械斗，植姓匪徒乘机揭竿起事，八月十八日窜入广西广宁县属古水墟邻近，土匪同时响应，次日进扑县城。该县郑世璘率团固守，怀集县亦遣拔弁勇赴援。臣人骏闻报，一面电商臣春煊，一面派令总兵莫善积，督率大队驰往剿捕。当时匪攻三日，经勇团擒斩百余名，随即溃散。承准外务部电询，业经摘由电达在案。嗣飭莫善积清除伏莽，並檄肇庆府知府多龄到县会督查办。广宁匪首陈全周、陈显周等旋经击毙，怀集匪首植天元、植拔序等并已就擒正法，余党捕获亦多，容当专案奏报。此又邻匪、土匪勾合窜扰，派员剿办之大略也。

此外则钦、廉一带逼近西省，邻、土各匪扰攘频年，经派候

补道秦炳直统军督办防剿，节次歼渠散胁，边境渐已荡平。高州、惠州盗风素炽，亦派署高州镇总兵陈良杰专办高属，署潮州镇总兵吴祥达专办惠属，均已擒斩不少。又阳江、阳春滨海多匪，复经添办营勇、轮船，派委署督标水师营参将柯壬贵，会同各该文武，实力查办。其余各属有匪者，亦皆派勇驻拿。约计今岁获办业已逾千，虽未能净绝萑苻，亦可破寒贼胆。至统兵之将，得人为难，李准本为水师统巡，缉捕最称得力，因将中路十五营归其统领。各路之勇则多委提标巡道统带，俾平时督饬防缉，在事便于策应。现在香山搜捕事竣，新宁善后亦将告蒧，拟调集队伍清办南海、番禺两县匪乡，并由广西拨回喜字一营，连原驻东省喜勇，驻扎省城巡缉，以固冬防。此又派员统军及各路清乡之大略也。

窃维地方多盗，固由民俗强梁，亦由物力困难，谋生不易。臣等忝膺疆寄，目睹时艰，既鲜教养之方，又乏弭盗之术，上劳宸廑，弥切惭惶，惟有率属督军，加意整顿。如有员弁怠玩士卒偷安者，随时会商分别撤参重惩，并将保甲、团练与工艺、种植各事宜，责成有司，督同地方绅士认真办理，俾广生计，而清盗源。臣春煊虽驻梧州，固不敢稍疏兼顾；臣人骏专治粤事，尤不敢稍涉懈弛。总期盗戢民安，间阎静谧，以仰副朝廷杜患消萌之至意。

所有遵旨筹办盗匪情形，谨合词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十六日奉朱批：仍著加意整顿，督饬认真办理。钦此。

253 署两广总督岑春煊等奏会党 攻扑广宁县城团勇击散折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十三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头品顶戴·革职留任·署理两广总督臣岑春煊、广东巡

抚·暂管粤海关税务臣张人骏跪奏，为土匪攻扑县城，勇团会合击散，谨将筹办善后及择尤酌保员绅暨请恤阵亡武弁各情形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照广东肇庆府属广宁县，与广西梧州府属怀集县毗连。本年七月杪，怀集县属诗洞地方，植姓与钱姓挟嫌械斗，匪徒乘机勾结会匪，揭竿起事。先扑怀集大冈墟、永固等处，为官军所挫。更纠合邻近一带匪党，于八月十八日窜入广宁古各墟。先经该县郑世璘派令代理牛歧汛外委冯其栋，募勇五十名，协同管带续备军哨弁韦梦璋，率勇三排，驻防该处。贼至接仗，互有死伤，众寡不敌，冯其栋力竭阵亡，韦梦璋被贼裹胁。一时土匪响应，众遂逾千。怀集以植天元、植拔序、孔八为首，广宁以陈全周、陈显周、陈佐周为首。十九日，直扑广宁县城。

维时事起仓猝，城内仅兵勇百余名，及在籍福建试用县丞江宗岳所带团勇五十名，居民本□属寥落，壮者皆出外营生，在城多老弱妇女。该县郑世璘督同江宗岳，亲率勇团守御，妇女亦负砖挑石登陴助守。贼攻西北隅甚急，相持竟日。郑世璘虑匪众勇单，更须策应，乃商令江宗岳，留附生叶近光代领团丁，由江宗岳自带数人夜缒而出，驰付螺冈等处，再招乡练七十余人；並令其弟江宗岱，潜送火药入城，接济官军；自率续招练丁，於二十一日早，驰至城外，与城内勇团两面夹击，自辰至午，战不休息，弹雨枪林，肉搏相接。先是广西试用典史蒋树屏驻扎诗洞侦探，一闻匪窜广宁之信，驰报与怀集县，共谋援击。署怀集县知县高忠藩，立派管带梧防亲兵·都司职衔卢文广、外委刘锡光，管带该县常备军·通判职衔洪秉彝，各率勇丁百名，星夜赶援。二十一日午后，至广宁城下。时城中子药将罄，正在危急。卢文广等审知贼踞关帝庙为营垒，即挥队搏战。贼燃炮相轰，弹伤前敌八人。卢文广直冲其锋，枪毙悍匪十余名，贼势稍却。城内团勇见

有援兵，声势陡壮，遂开门出击，于是东勇、江团战于西，西勇卢、洪等军战于南，斩首数十级，生擒贼匪三十名。匪势不支，旋即溃退。

臣人骏先据各该县及该管道府电禀，一面电商臣春煊，一面派令总兵莫善积，督带喜字营勇八百，及西洛续备军百余人驰往。一路雕剿，二十三日抵城，各股匪始各逃散。初，广宁匪徒于八月十五日私运军火前往怀集，为十三乡人截获，击杀该匪八人。匪党含恨，遂乘怀集窜匪之势，合股谋逆，兼报十三乡之仇。迨城围甫解，众匪侦知西勇无多，意图再逞，且欲转犯四会。得省勇大队陆续到境，并在四会拿获匪目伪元帅王二奴、伪先锋陈四、冯大、柯桥三名，与阵前所获各匪，一并讯明正法。匪乃胆落，或窜回诗洞，或逃匿各乡。

臣等以匪势虽衰，根株未绝，非严办善后，深虞死灰复燃。爰檄飭肇庆府知府多龄前赴广宁，会同总兵莫善积，督饬营县，大举搜捕，并派文员分路清乡，陆续擒斩攻城谋逆之匪百数十名。广宁匪首陈全周、陈显周，先后击毙，怀集匪首植天元、植拔序、孔八，亦经就擒伏诛，两属渠魁次第歼除。绅民攻讦捆送，亦甚踊跃。连界之四会各乡，并拨勇队协同营县查缉，迭获著要之犯，办理尚称得手。惟广宁县属箐密山深，上游之森、膺二洞，下游之江积、石涧等处，夙为匪藪，怀集伏莽犹夥，仍当严饬各该文武，彻底清办，务期净绝根株，不留余孽，以仰副朝廷绥靖地方之至意。

伏查此次邻匪、土匪勾合窜扰，扑犯城池，异常猖獗。郑世璘甫经到任，猝不及防，而能激励乡团，樱城固守；城中士绅多已逃避，江宗岳以在籍乡绅，独能亲率练丁，出险入险，其功实有足多者。然非蒋树屏之侦谍灵捷，高忠藩之应机神速，卢文广等之赴援奋迅，陷阵冲锋，亦未易保此危城。兹数人者，均属异

常出力。至冯其栋力战捐躯，被匪裂尸，尤为大节凜然，死事惨烈。兹据该管知府多龄等，开列该员绅等衔名事迹，稟请奏给奖恤前来。臣等覆核无异，拟请将同知衔·广东广宁县知县郑世璘，以直隶州知州在任候补，并加四品衔；知府用·调署广西怀集县知县·准补百色直隶厅同知高忠藩，拟请开去底缺，以知府仍留原省归候补班前先补用；广西试用典史蒋树屏，拟请免补典史、主簿，以府经历仍留原省补用；在籍福建试用县丞江宗岳，拟请免补县丞，以知县仍留原省补用，并加同知衔，赏戴花翎；都司职衔·监生卢文广，拟请以千总归尽先补用，并赏戴花翎；通判职衔·监生洪秉彝拟请以县丞分省补用，尽先拔补，外委刘锡光，拟请免补外委、把总，以千总尽先拔补。合无仰恳天恩特准照奖，并将阵亡之外委冯其栋，照千总立功阵亡例，敕部从优议恤，俾资激劝，出自逾格鸿施。至守御出力之西勇、乡团，臣等业已犒赏洋银四千两，并制银牌簪饰，分赏登陴助守之妇女。其余擒斩匪首、匪目之员弁兵勇，容俟清乡事竣，再当择尤酌请奖叙，不稍冒滥。其哨弁韦梦章，当时被胁从匪，旋经拿获讯明，即飭军前正法，以昭炯戒。

除飭取各员绅履历送部查核外，所有团勇击散土匪，派员督队清乡，并择尤保酌员绅，请恤阵亡武弁各缘由，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奉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

254 掌山东道监察御史李灼华奏请

飭下广东疆臣整顿捕务折

光绪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军机处原折)

掌山东道监察御史臣李灼华跪奏，为广东捕务废弛，盗贼公行，

拟请飭下疆臣及时整顿，以弭民患，而戢乱阶，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涓涓不塞将成江河，伊古流寇，其发端皆甚微，及其已炽，则穷天下之兵力，糜天下之军饷，而不足以净其根株，盖除盗若斯之难也。粤东滨海之区，向为群盗渊藪，广、潮、惠、廉各属，外连洋面，内通河道，港汊纷歧，易以藏奸。历经疆臣认真剿办，惟是地方穹远，民俗刁顽，以劫掠为生涯，以打单为常事。闻广州一府，自二十九年十月至三十年六月，劫案约近六七百起，其余事主无力报官，州县讳盗改轻者，尚不知凡几，实足骇人听闻。

又香山、顺德各属沙田，贼扎大营，拒捕歼兵，肆无忌惮。新会之白石、潮连等处，鳞村比户，夜劫数十家。南海之区村，三水之鲁村南岸，凡劫一处，公然入祠会议，以行劫得赃为荣。又如顺德之马宁，悬灯山麓，结会拜盟，一夜招匪至四千余众。南海之佛山，逼近省城，该匪结伙行饮至数十席，士人喘息汗下，官吏莫敢谁何。他若掳人勒赎之案无日无之，商旅裹足，农民辍耕，群情汹汹，不可终日。

计现在各匪头目，如三元会之李本澄，龙凤堂之吴文五，标义堂之潘龙腾、罗阿茂，泗利堂之林瓜四、林伯虎，同风堂之梁德、梁鉴、郭福，新义堂之陈宠、杨七、何坤等，大者结党至万余人，少亦数千，若不速加整顿，倘与桂匪联合，为患更大。

谨拟办法十二条，另单缮列，相应请旨飭下广东督抚臣，通飭各属妥为办理，以清乱源而弭隐患。谨恭折具陈，伏祈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255 署两广总督岑春煊等奏剿办广州
府属沙所堂众详细情形折**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初四日（宫中朱批奏折）

头品顶戴·署理两广总督·兼管粤海关事务臣岑春煊、广东

巡抚臣张人骏跪奏，为剿办广州府属沙匪出力人员，择尤请奖，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照广东盗匪滋炽，受害日深，而尤以广州府属沙所为尤甚。沙所者，沿海沙田，土地肥沃，租息最厚，而地广人稀，佃户散处其间，匪徒得以乘隙劫制，莫敢与抗。上年六月至十月，派广东候补道李準督兵剿办，扑灭大股，经臣等於上年十一月十六日奏陈粤省办匪情形，暨本年三月十一日奏陈李準历年办匪著有成效各案内，先后摘要报明在案。兹将剿办详细情形，再为皇太后、皇上详晰陈之。

沙所之匪名为堂匪，每堂或二三百人为一股，或四五百人为一股，设立堂名，广联声气，专以勒收沙所行水为事。每于农田成熟之时，打单强索，不遂所欲，焚杀劫掠，祸即立见。农民畏其凶悍，辄暗中付给。各匪以所得饒来之财，更制旗帜、号衣、新式枪炮，近联港、澳革命诸党，远亦与西省会匪潜通。上年六月间，匪酋林瓜四，纠合各堂著匪四五百人，聚于香山县属东海之大鰲沙。其时广东〔候〕补道李準新统中路续备军十五营，即率大队驰往掩捕，擒斩悍匪七十余名。林瓜四复纠集余党，踞西海之东围，并用帆船由澳门潜入香山属之桅石海面。复经李準飭派署香山协副将施光廷、署顺德协副将赵定国、试用知县袁可群、试用县丞吴宗禹、千总刘启璋、李炎山等，督队前进，并调集水陆各营，合击一日夜，愈战愈厉，贼遂不支，击毙及落水死者多至百余名，生擒三十余名，林瓜四受伤落水，乘机宵遁。由是匪势顿衰，匪踪愈秘。林瓜四匿迹于澳门之过路环地方，以为藏身之固。臣等复加悬重赏，并派分统省河兵轮邱志範、林乔椿等，面商澳官，将该酋拿获，交洋官审讯提解。时新宁县之土匪滋事，李準移师往办，仍留各营严密搜捕。詎十月初旬，沙所晚造登场，各堂股匪垂涎行水，又复纠众蠢动，肆行焚劫。适新宁土匪将次

竣事，李準即督队驰回，仍派施光廷、袁可群等分路围攻。匪党百余聚于香山县属之三墩沙，猝与我军相值，凭垒死抗，枪弹如雨，我军四面环进，勇气百倍，复以重兵断其去路，各将士忍饥终日，与匪苦鏖，死亡相继，力战不衰，遂击毙悍匪六十余名，生擒五十余名，几于全数扑灭。计自六月至十月，营勇与匪接仗大小十余次，以大鰲沙、东围、三墩沙三役战功尤为卓著。总计剿捕格毙获办著要各匪不下千余名，夺获艇只、枪械、旗帜、号衣无算，起出被掳民人百余名。吴文伍者，匪中巨擘，其党众与林瓜四相埒，见势穷蹙，遂亲缚著匪梁胜才等赴营乞降，林瓜四亦于本年二月提解回省正法，香山一带沙匪遂已扑灭。据广东营务处会同善后局、藩臬两司查明在事出力文武各员弁，详请给奖前来。

臣等伏查香山沙所患匪频年，党与之众，器械之精，自昔已然，于今为甚。又值西省用兵之际，人心易于摇惑，剿捕稍不得力，早晚两造行水被其收成，则羽毛丰满，势必大举起事。李準督率水陆各营，一捷于大鰲沙、东围，而巨魁就擒；再捷于三墩沙，而匪股就灭，剿办之奋勇迅速，实为近年缉捕中所罕见，亟应择尤请奖，以昭激励而励戎作。李準亲临前敌，督率调度，谋勇兼优，功绩最著，该员原系果勇巴图鲁·广东遇缺题奏道，现奉特旨署理广东水师提督，以总兵记名简放，应请旨以提督记名简放。其随同打仗文武各员，或冲锋陷阵奋勇争先，或亲赴洋界设法购缉，其功均不可没。综计在事异常出力者，实不下三十余员，经臣等一再核减，择其尤为出力者，文武合共二十三员，实无冒滥，谨列单奏恳天恩，如请给奖，以作士气，而策将来。至新会营七村汛千总·记保守备张廷彪、帮带水师统巡亲军正中哨·五品军功郭振兴、水师提标右营尽先拔补把总何炎山、尽先拔补外委杨荣滔，均力战捐躯，并恳敕部从优给恤，以慰忠魂。

除千总以下出力各员弁咨部请奖，並將稍次者另行酌给外奖，暨饬取各员弁履历咨部外，所有剿办广州府属沙匪出力人员请奖缘由，谨合词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该部议奏，单并发。

256 署两广总督岑春煊奏广东历年办理清乡情形折

光绪三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宫中朱批奏折)

太子少保·头品顶戴·兵部尚书衔·署理两广总督兼管广东巡抚·粤海、太平两关事务臣岑春煊跪奏，为广东省历年剿办股匪，清查匪乡，在事出力人员择尤酌请奖叙，以鼓士气而励将来，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照广东盗风之炽甲于他省，小则抢劫掳赎，大则纠党置械，显著逆谋。历年办理清乡不能大著成效者，多由兵力不能持久，而匪得逋逃洋界，或借庇劣绅以暂避兵威，迨勇营他调又潜回肆虐，故非严办久办，不能搜剔根株。微臣待罪粤中，瞬经三载，叠奉明诏催办清乡，深惭弭盗之无方，亦屡筹清乡之要策。二十九年，由桂回东，见各属营勇之腐败纷杂，因改定通省营制，概以二百八十八人为一营，分派中、东、西、南、北五路，划清地段，各办各乡，有汛守则责成较专，少更调则情形易熟。中路为广州府属。北路为南雄、韶州、连州三属。南路为琼州、雷州等属。东路为惠州、潮州、嘉应三属，而以肇、阳、罗、高、廉、钦六属统归西路。西路汛地广，营勇较多，而匪乡亦较他路为最夥。廉、钦两属游勇土匪遍地蔓延，光绪二十八年，经前督臣陶模派道员秦炳直带营专办，甫报肃清。及西省游匪蠡起，由南宁、太平转注于廉、钦者，牵引句煽，死灰复然。著匪滕八、彭十二、黎糖糶十等，起为魁首，号召党羽，二十九年七月，攻防城县治，十二月，戕害署龙门协副将傅建勋，势益鸱张。适道员秦炳直引

见回粤，臣复檄委率营剿办。其时西匪为提督丁槐所追逼，奔集于钦州边界之十万大山，深藏潜匿，负嵎自固。丁军拊其背，不使回窜。钦军仅数千人，连日进山追击，血战三昼夜，莫能制其死命。秦炳直因严禁接济，多放间谍，使诸匪穷饿携贰；沿山复张兵大索，毙贼无算，余党遂杀彭十二等缴枪归诚，著酋滕八旋亦格毙。其戕害傅建勋之凶匪尖头李，逃至琼州，纠党肆劫，为官军擒获惩办。大股既歼，侦缉余党，往复搜剔，两年之久，地方始安靖。三十年八月，西省怀集之匪窜扑广宁县城，击散后，严飭地方文武督率营团清除伏莽。一年以来，陆续获办著匪五百余名，匪风始为之衰。此外高州、阳江、罗定等属，攻剿搜捕同时并举，其著名各匪半已惩办。此近年西路办匪之大概情形也。

东路潮州斗风最盛，劫掠掳赎之案则以惠州尤多。自二十六年三洲田股匪剿平以后，余党潜匿香港，暗通会匪，时图蠢动。三十一年，巨匪戴莲香纠劫龙川县之老隆墟，戕害巡检、千总。同时归善县属之梁化墟，有会匪何乃文纠党起事；龙门县之路溪墟，有会匪罗觉山等揭竿思逞。经派驻防营勇分投追剿，署惠、潮、嘉道沈传义，由潮州率领一营，臣复于中路抽派一营驰往邀截，连日痛剿，首逆先后就擒。沈传义于惠州情形极为熟悉，因设暗捕队梭巡侦探，先在博罗埔下乡起出铸银机器，复在东莞企石乡起出制造军火机器及伪银、枪码、火药等件。此皆会匪根据地，利用之资，一旦倾其巢穴，四出窜逸，布网兜拿，斩擒过半。潮属斗案迭经严惩，近亦少息。此又近日东路剿匪清乡之大概情形也。

中路自歼除著匪区新、戴梅香、徐大亡志、陈马王海后，复痛剿沙匪，惩办著酋林瓜四等，一年以来，匪党略知震慑。三十年六月，韶州府之曲江县属桂头一六墟，有三点会匪侯金养等约期起事，经营勇剿散擒办首要。北路一带近无警报。南路自三十

年拿办窜匪尖头李后，洋匪亦颇敛迹。

然粤省盗患根蒂已深，查拿稍松，则窜越勾结立酿巨患。他省侦捕盗贼，多由州县差役任之，至剿办大股强徒，始调兵队。广东之盗，散则为小匪，聚者为大股，一星之火，倏可燎原，各属不必皆有肇乱之事，而随在皆有可以肇乱之人，故侦捕攻剿无不一于营勇是赖。其剿大股也，则整队迎击；其捕散匪也，则暗查侦缉。人人有奋勇敢战之性质，而又有细密机警之心思，始足以克敌制胜。以言粤营弁勇之难且苦，迥非他省防营所可同日而语。

现计三年以来，中路获办著匪二千九百余名，南、北两路获办一百六十余名，东路一千四百余名，西路五千四百五十余名，均系积年打单抢劫掳勒之匪，而中、东、西三路尤多拜会谋逆首要。经此认真拿办，虽不敢谓各路竟无盗警，有肃清地面之功；而各员弁明击暗捕，寒暑奔驰，其劳绩实未可泯没。至如秦炳直所统各军，办理廉、钦攻剿搜捕，历久不懈，尤为始终勤奋。若不择尤请奖，无以鼓舞戎行。据各路统领、统带将历年剿匪清乡尤为出力文武各员弁，列单请奖前来。臣严加核汰，以曾剿大股巨匪得胜者作为异常劳绩，以侦捕出力虽获著匪多名作为寻常劳绩，择尤开列四十一员，委无冒滥，酌拟奖叙，谨缮清单，恭呈御览。合无仰恳天恩俯准照奖，以彰劳勩而励将来。其千、把以下出力人员，另行咨部核奖。

至广东盗风之盛，一由密迹洋界易于遁逃，一由本地劣绅暗中包庇。洋界逃匪，现已叠次照会洋官代缉，提回讯办。其庇匪之劣绅，经臣严飭营县于清乡之际，查有确实证据者，立即严拿斥革究惩，庶匪徒无可倚赖，邻族敢于指攻，于捕务当有裨益。

所有广东历年剿匪清乡情形，及请奖出力人员缘由，谨缮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该部议奏，单并发。

257 两广总督周馥为廉州乡民聚众 抢粮打教事致外务部电

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四日（军机处收电档）

十二日，接署廉州府吴荫培等电：廉属谷贵，乡民求定价值。飭查各富绅存谷，除留食外，余悉出粜。王绅师浚积谷颇多，隐匿少报，群情愤恨，聚众千余，拥知府诣王宅验谷。棍徒沿途喧扰，局绅李怀远劝谕，致被毁伤。将王绅积谷强抢，调勇弹压解散。十三日，又接电：郡城原有平糶米局，又缘酌减谷价，村民犹复聚众要挟，毁坏教堂，欺侮教士，均由知府保护等语。又接北海洋务局道员梁澜勋元电：是日适有商轮抵北境，西妇孺皆搭轮暂避，余尚照常，业经竭力保护各等语。据英领言，所毁系英、德两国教堂，教士避在府署等语。现飭妥为保护，即派兵船前往弹压，查拿滋事首犯，并飭筹款赶办平糶。一切细情，俟查明续闻，恐教士、领事有电到京，特先电闻。馥。寒。

258 两广总督周馥为钦州刘思裕等聚众 抗捐拒敌官军事致军机处电

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四日（军机处收电档）

前月中旬，叠接钦、廉道王秉恩等电：访闻钦州属三那地方，有匪徒倡会敛钱情事，当即出示劝谕解散。距为首之刘思裕抗匿不出，竟纠集二三千人，竖旗持枪，饮酒食肉，意图倡乱。上年，该州官绅有抽收糖捐，办理学堂、工艺之事，其实三那地方，尚未开收。乃该匪借此煽惑聚众，劝谕再三，一味蛮抗，其借端作乱，概可想见。现经密飭防营，严拿首要，解散胁从，并电商何镇长清妥办，以靖人心等语。当复电，飭其擒渠解胁，糖捐应即停办，先抚良民，免其借口煽惑去后。

旋接王秉恩电：已飭分统宋安枢相机办理。十七，匪众纷来围攻数时，再谕不散，始行开枪，毙匪十余名，夺获枪刀、旗帜，匪方退回，尚未解散。馥恐办理失宜，派知府王崧往钦查办。旋接何署镇长清电：二十日，探知刘思裕回凤凰岗匪巢，即督队往攻击散，毙匪多名，刘匪潜遁。馥当飭劝谕团保，安定人心；刘匪既遁，悬赏严缉。乃前日接钦州绅士前碣石镇刘永福、前署海坛镇吴奇勋来电：以钦州三那民贫，乡民意图免捐，并非别故。捐局详禀道宪，疑其作乱，督勇驻扎，现未撤队，乡民停耕，钦商罢市，沥禀卓裁云云。当复云：捐已飭停，闻仍聚众不散，抗敌官军，意欲何为？胁从不究，何必停耕、罢市？此必匪徒勒逼。该绅等既负乡望，为民陈诉，应责成该绅等限即日解散，一概不究。首犯刘思裕，如悔罪投首，尚可宽一线，否则必定拿办，如再聚众拒敌，断难姑容。切属即复等云。

现提督李準接到王秉恩电商，亦与馥意相同。惟刘、吴二绅尚未电复，知府王崧亦无禀来，现拟再派员往查。论事理，糖捐既停，且有刘、吴劝导，当可了结。惟防备不可不严，须酌添兵队前往，相机妥办，庶慑匪胆而易受抚。馥绝不敢轻易用兵，万一刘匪聚众不散，未便姑息酿患。现已一面会商提督李準拨队，一面再飭刘、吴二绅等，剴切开导解散。合将现时办理钦州匪徒情形，谨请代奏。馥。寒。

259 两广总督周馥为黄冈会党踞寨戕官事致军机处电

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五日（军机处收电档）

十三日，接潮州镇道电：闻饶平县属黄冈，有匪徒戕官事，职镇黄金福，带兵乘轮由汕头往查办。现接潮州镇沈传义电：黄冈匪踞寨，裹胁约三四千人，为首辨系图布，会党居多。守备巡检被戕，同知、都司不知下落。会匪已由闽界渔船载来日众，伪

诱商民，勒送银米，各乡已有白旗响应，群情震动，饶平吃紧求救等情。现知府驻郡，职道驻汕，各募土勇百名，协同巡警严查镇慑，潮、汕华洋现尚安堵。黄镇带勇百余，先驻井洲，距黄冈三十里，职道汕市布妥，即亲往会办。惟地广兵单，求拨两营乘轮到汕，俾资协剿，早日扑灭。再：黄冈洋教士已逃至汕安住等语。

馥查东江一带，向多三点会匪，此次如何起事，是否孙汶煽惑，未据查报。惟既戕官聚众，应即痛剿。已派提督李準，亲带四营，前往速剿。凡彼处各营，全归调遣。黄冈与诏安连界，除电闽督速派兵截堵外，合先电达。

再：黄冈向驻有同知、都司、守备、巡检等员，合并陈请代奏。馥。十五日。

260 开缺两广总督周馥为钦州刘思裕等聚众攻扑廉州事致军机处电

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军机处收电档）

钦州刘思裕聚众事，前奉电旨：切实开导解散，仍将滋事首匪究办等因。已钦遵通行遵照。并先经飭将糖捐停止，其余各捐之不利于民者，酌量分别减免，以免借口。连日据署北海镇何长清、廉钦道王秉恩电：糖捐已出示停办，并抄电送刘永福、吴奇勋暨州城众绅，前往劝导速散。刘、吴二绅，一以病躯，一以年老推托。各捐本为办学而设，现均借抗不交，无款可支，学已暂停。近日前敌各军被匪攻扑，幸均获胜。木梗、梁屋、那笪、三杉等村，均系著名匪乡，尚有匪首黄世钦、黄峻川等，尤为悍恶。若大营株守那彭，只能御敌，势难进攻。拟定四路兜剿之法，定期齐进，当可速了。又接刘永福等电：刘思裕同姓不宗，屡劝不悔，王道自有权衡等语。又接廉州道府叠电：刘逆屡次扑营，

叛迹昭著，非慑以兵威，断难了结。廉、钦电线路经三那，连日接仗不通。廉属乌家圩营虽能守住，恐难持久。刘逆舍钦攻廉，因统兵大员萃集钦城等语。

刘思裕先以抗糖捐为名，借词煽惑。查糖捐经馥于未奉旨之先，电飭停免，他捐亦已停办。乃叠劝谕不散，屡扑官军。署镇何长清重在解散安抚，不欲遽用兵力，以致匪胆愈张，近复扰及廉界。若不速行扑灭，诚恐蔓延。迭据提督丁槐、李準等来电，皆言刘思裕如此猖獗，非剿不可，只须痛打胜仗，立可扑灭等语。所见皆同，已添营队往廉州西进，会合钦州兵勇，即日分路进攻。凡持械对敌者皆擒剿，仍以严拿首要，解散胁从为主。兵力已足，当可早日肃清。

至北海地方，已派兵船保护，人心已定，钦州毗连广西边界，已电商准广西抚、提，派兵堵截，不致窜扰。

除飭查办捐不善各员另行奏参外，合将近日筹办情形，乞代奏。馥。养。

261 开缺两广总督周馥奏剿平黄冈

乱事办理善后情形折

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头品顶戴·开缺两广总督兼管广东巡抚事臣周馥跪奏，为饶平县属黄冈地方，猝被匪扰，旋即剿平，谨将办理情形，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查潮州府饶平县属黄冈地方，于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一日夜，猝被匪徒戕官踞寨，即经署潮州镇黄金福，率勇驰往剿办。臣接据调署惠潮嘉道沈传义等电报，先行电飭邻近防营驰往堵剿，一面派提督臣李準，酌带水陆队伍继进，并电咨闽浙总督臣松寿，拨队防堵，数日间即行剿平，业将大概情形先后电奏在案。

查黄冈地方，前明因防海盜，設有寨城一座，向駐副將、都司、同知、巡檢等官。現在副將缺已裁撤，兵額亦減，不免稍覺空虛。該處距潮州府城并饒平縣城各九十里，與福建詔安縣交界，素有三角會匪，疊經嚴緝，此拿彼竄，迄未盡絕根株。此次黃岡土匪起事，變起倉猝。據李準、黃金福、沈傳義等電稱：系外匪陳芸生勾結會匪首余丑即記成、曾金全、余錫天，及福建詔安縣屬白石鄉匪首沈牛屎、后嶺鄉匪首沈家塔等，先後在詔安縣屬烏山、饒平縣屬浮山、柘林等處拜會。本年正月，沈牛屎等帶來鷹球票布、銀紙，分給會黨，刊刻偽示、諭帖，原圖搶劫已裁黃岡協署舊軍械起事，因一时无隙可乘，未敢蠢動。適于四月十一日，警兵拿獲匪伙邱保、張蟾二名，會匪張添賜告知匪首余丑，糾黨打奪。經都司隆熒、巡防營哨〔弁〕蔡河宗，率兵將犯押入協署。匪眾圍攻，弁勇堅御，至次日辰刻，子碼用盡，匪黨麇至，焚攻益力，兵勇傷斃者多，力竭被圍。維時黃岡同知謝蘭馨、城守把總許登科、署柘林司巡檢王繩武，各率兵差、巡警抵禦。奈賊眾兵寡，援絕力盡，把總、巡檢登時被戕，同知被擄。各匪遂占踞衙署，焚拆關廠、局所，搶劫副將、都司兩署舊械，号召各路匪黨，逼脅鄉民同叛。外匪陳芸生等，即于十四日乘機入寨，將所刊偽示填寫四月，妄稱“大明軍政都督府孫”等字樣，豎旗起事，分发偽諭，勒索殷富銀米，脅從頗眾。下寮、東灶各匪黨，皆濱海漁戶，糾合外匪船載而來，分為水陸兩黨，水路踞古樓山后，陸路踞寨。此當日匪黨起事之情形也。

該管潮州府知府李象辰、饒平縣知縣鄭世璘集團固守府縣城池，分堵要隘。署潮州鎮黃金福，督兵馳往距黃岡三十里之井洲，相機進剿。惠潮嘉道沈傳義，馳往汕頭，保衛華洋商埠，并電致福建漳州、詔安府縣防堵。十三日，府城巡警管帶官·外委邱焯、五品軍功林清帶勇四名，前敵偵探，遇賊陣亡。十四日夜，匪

扑井洲，黄金福率队出战小胜，毙匪数十人。是夜五鼓，该匪大股数千，分路包抄，我军分头接仗，伤毙贼匪百余人，贼势少却。十五日黎明，贼分五路，水陆并进，适巡防第九营管带官赵祖泽继至，督弁徐士廉、陈德等分路迎击，争先冲杀，阵斩悍匪百数十名，夺获旗帜、马匹、枪械多件。贼众败退三里外之大澳山脚，占住村房。我兵追击，夺取大澳山。贼众且战且却，我军悉力猛攻，相持至十五日戌刻，贼党伤亡甚众，我军亦阵亡十余名，受伤七名。正在酣战之际，大雨倾盆，贼众奔逃。是夜五鼓，我军出其不意，夺取踞寨数里之古楼山，贼众死守不出。十六日夜，该道沈传义运开花炮子码到营，正在拔队进逼，贼众弃寨潜逃，当即分路追至东灶，毁其巢穴，直抵黄冈。救出同知、都司、哨弁三员及勇丁二十一名，查明枪械尽失，并失去裁缺副将关防及同知关防各一颗；并在贼巢搜出木质伪印及票布、伪示板卡、军火多件。其伪檄、伪示语多悖逆，伪檄无姓名年月，伪示有“都督府孙”字样，并无伪印。据提督李準言，获讯各匪，并不能指出孙姓系何人，显系匪首陈芸生等附和孙逆有意煽惑。此十三至十六等日，官兵击平各匪、救出被掳官兵之情形也。

当匪氛初起之际，号召党羽，势甚披猖。嗣知大兵将临，海面并有兵轮堵截，贼匪闻风胆落；井洲战败，古楼夺回，弃械纷散奔逃。十八日，提督李準督军到境，声威大振，派兵会合追搜，获匪颇多，各军起获枪械甚夥。黄金福驰至分水关，与福建军官相见，查得诏安县并无股匪窜入，居民安谧。是役也，官军接仗七次，杀伤贼匪五六百名。自该匪起事以来，六日之间，即行扑灭，未扰村镇，亦未扰及邻境，地方一律平靖。戕官匪首余升第擒获正法，曾金全业已阵斩，在逃之陈芸生、余丑、余锡天等，仍飭四路搜捕，务绝根株。

臣查此次匪徒起事，该管文武不能先事预防，致出戕官踞寨

重案。厥咎甚重，相应请旨，将实任黄冈同知谢兰馨、署黄冈都司隆熒、调署饶平县·正任广宁县知县郑世璘、巡防营哨弁督标·候补千总蔡河宗一并革职。署黄冈守备·裁缺镇标左营左哨千总黄其蕃，先已另案革职，尚未交卸，此次复剿匪不力，应请从重发往军台效力赎罪。该管镇道府并不同城，例得免议，且一经闻报，即行进兵扑灭，办理尚属迅速，拟恳恩施，免其议处。至署柘林司巡检王绳武、存城把总许登科、镇标拔补外委邱焯、五品军功林清为匪所戕，死事惨烈，相应吁恳天恩，敕部从优议恤，以慰忠魂。一切善后事宜，责成该道府等，会同该镇，督率营县妥办，并与福建文武议定稽查会哨之法，以期永保治安。

遗失裁缺副将并同知各关防，设法查起分别送销换铸，除先另刊同知木质关防委员接署外，所有饶平县属黄冈猝被会匪踞扰，旋即剿平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奉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

262 开缺两广总督周馥为剿办三那

刘思裕获胜事致军机处电

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初六日（军机处收电档）

前因钦州土匪刘思裕滋乱，奉旨剿办。馥恐署北海镇何长清兵不敷用，当派久在两广缉捕之已革道员郭人漳带一营，并派新军统带赵声带一营，加炮队，乘轮赴廉州，向钦州进发，并饬何长清出队会剿。

查土匪刘思裕以三邑为巢穴，即那思、那丽、那彭三墟也。初二接郭人漳电：连日遇战皆胜。初一，攻入那思，匪四千余死拒，军士猛进，阵斩黑旗匪首一名，毙匪甚多，夺枪械、旗帜、

号衣无算，鏖战自辰至申，匪众尽溃等语。初五日，接郭人漳初四日电：克那思后，刘匪调大队万余人，拼命黑夜来扑，喊声动地，四面放枪，漳与赵声分兵接战，匪即四面登山，凿沟死战，弹落如雨。初三日天明时，漳督杨尊仕等，赵声督彭大松等，冒险冲锋，连夺匪沟数座。刘匪且战且走，引我深入。漳等约定口号，乘匪催兵，漳由小路攻破匪巢米仔村，赵由大路攻破匪巢木兰塘。败匪退缩那彭死守，愈战愈烈，沿途枕尸狼藉。自初一夜战至初三申刻，不能收队，裹粮扶伤，更番冲突，始炮击，继火攻。贼垒架炮列枪，恃险不退。漳等督炮队猛攻，随石垒门驱兵直入，尸械堆积，遂得那彭。集队查点，漳部队官排长赵、刘、苏等皆受枪伤；兵士漳部阵亡三人，伤十九人，赵部阵亡一人，伤七人。拟稍休息，忽探报余匪来窜那丽。漳等鼓勇猛带数人，偕廖帮带夜袭那丽，沿途匪犹接仗，火光内见匪纷纷奔逃，次第收复那丽。此役穷三日夜之力，血战二百余里，荡平大股，夺回三那，实非意料所及。各匪村均经拆毁，以净根株。阵斩匪首甚多，刘思裕是否在内，查明再报。现在大股攻散，匪焰已衰，余孽尚多，兵能得力，扫除自易，以后想亦无此等恶战。赵声抵驻那丽。漳因患病，明日赴钦就医，兼运子弹等语。

查钦州土匪，多系散勇，故能拒战。馥与岑春煊屡电飭钦州军会剿，乃何长清久不出兵，应俟后任查明参办。现仍严飭会同郭部分路搜剿，速拿首要；一面飭官绅解散胁从，安抚善良。至广西边界，已屡商桂抚及提督丁槐等派兵防堵，并商派丁槐到钦调遣各军，以期事权归一。至西面山路各要隘，已飭何长清派队严防。此次苦战大胜，贼巢全夺，出力将士，应存记俟后任择尤奖励。

除仍严飭各军遵旨赶紧剿办，擒治渠魁，解散胁从外，合先电达，请代奏。馥。初六日。

263 开缺两广总督周馥为剿灭钦州

刘思裕等情形致军机处电

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十四日（军机处收电档）

前因钦州土匪滋乱，经派革道郭人漳等督兵攻破三那贼巢，业经电奏。奉旨：认真剿办，以净根株等因。当经钦遵转饬速办。

旋据署北海镇何长清，派分统宋安枢，于五月初三日进攻平吉村，悍贼数千拒敌，我军奋勇围攻，自午至酉，贼众大溃，击死无数，尸流遍河，夺获旗械等件。又据电称：初四，乘胜剿广平墟，悍贼数千，抵死抗拒。青唐贼千余，三那贼数百，平吉贼百余，陆续来援，断我后路。弁勇奋勇，面背相攻，始将四路贼击退，乘胜攻入墟内，毙贼无数，夺获旗械，阵斩多级。墟内有贼百余，固守押铺之内，我军架炮轰击，有匪数十从巢后逸出，我军追击，赴河溺毙不少。初五天明，尚有十余名，缴枪求免，即讯明分别正法，广平业已毁平各等语。旋据何长清、郭人漳连次来电：军事得手，不难克期剿平，拟请广西提督丁槐毋庸到东，但分兵越境防剿，所有钦州南、北各匪村，何、郭自认分路接剿。经馥与岑春煊电商，并限十日将大股全灭，一月内全境肃清去后。

十三日，据何长清分统宋安枢等蒸电：安枢攻破广平后，初八早，直攻梁屋匪巢，贼数千据高山迎敌，我军分路猛击，相持二时，贼败四窜，遂麾军追击，毙贼无数。即攻匪巢。该村横约里许，纵约半里，悍贼黄世钦老屋在内，我军奋击，并用开花炮轰击之，三时始破，尸骸狼藉，黄贼已否轰毙，无从辨认，惟起出伪总统汉军大元帅黄伪示，及杀屠商梁姓奉天命标记。是夜，安枢暂宿该村。初九早，将该村焚毁。长清亦即赶到，会合进攻木梗村。路过黄屋村，贼数百开枪拒敌，我军奋击两时许，破

而焚之，直趣木梗村。该村为匪首刘思裕经营，两棚深沟高垒，我军勇气百倍，无烟枪、开花炮齐发。未刻，将木梗村攻破，伤毙贼匪尤多，刘逆已否击毙，亦难辨认。是日黄昏，安枢督队进攻那笪，管带黄秀瑀进攻那里，只相距一二十里，势如破竹，即于酉刻扫平。是役穷两日夜之力，二匪巢，三匪村，幸将大股扑灭，一面分队搜捕。此次钦军连获大胜，皆由郭军攻破三那，军威大振，钦军愈奋，始能迅速得手。又查三那本由灵山割入钦州，而灵山之三羈与梁屋毗连，内多巨族大姓，与刘、黄各匪姻亲，是以附从千众。现将梁屋、木梗各逆巢攻破，拟即分兵赴三隆、横山、陵屋、伯劳、武利等墟，认真清乡等语。

又据郭人漳十一日来电：钦州匪自被漳等痛击，匪胆已寒，纷逃四窜，复经何镇等分路进攻各匪巢，巡防又极严密，各悍匪目约潜回米仔村。该村长二里余，墙宽坚固，日夜经营，村前开沟筑垒，于该村左、右高岭，磊成炮台两座，上覆厚木板，旁开炮眼，希图死守，冀免一时之死。该村前经漳部攻破，因急攻那彭，未及焚毁。嗣得探报，匪复聚众，因密商赵声，扬言拔赴那笪，中途还攻米仔村。初十日，麾军并漳率林纬邦、杨尊仕、杨祖时等攻其右炮台，赵声率彭大松等攻其左炮台，自午至初酉，枪炮并施不息，赵部发炮命中，毁其左炮台，毙匪多名。匪不敢踞，林、杨等乘势夺其右炮台，匪踞村屋抗敌。赵部阵亡排长一员，伤三员；兵士赵部死五人，伤十七人，漳部死二人，伤三人，钦营一人。是夜，驻兵山头，大雨不止，漳与将士露立围守，共杀匪约五百余名，负伤逃脱者不可数计，阵毙匪首伪营务处黄永林、伪管带罗国琫等；夺获军械甚多，除大炮二尊不便抬运已投山溪，余查明再报，匪巢悉付一炬。十一日晨，复攻克伪管带卜朝义所属之邢容村，焚其屋。现在何、宋克梁〔屋〕等匪村。漳等迭破匪巢，大致已近肃清，只须认真清乡，俾无死灰复燃各等语。

馥查钦州土匪，皆已故提督冯子材旧部，凶悍能战，此次借抗捐煽诱愚民，几为所动，形同叛逆。馥叠饬各军，限三日分路速剿三那，岑春煊亦屡次严电各将，限十日速将大股扑灭。幸托圣主威福，将士用命，何长清后亦奋勉有功，兵到势如破竹，十余日，全将大股扫荡。已电饬钦州文武，分路速办清乡，搜捕零匪，勒缴枪械，安抚解散，其抗拒者即击之。惟刘思裕、黄世钦等，是否毙于开花炮，尚未查报，已饬细访严拿。

合将近日剿灭钦州大股土匪，现办清乡各情形，请代奏。馥。十四日未。

264 两广总督张人骏为派兵剿办钦廉

黄世钦各股事致军机处电

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十三日（军机处收电档）

十一日，钦奉电旨：钦州匪乱，自防城收复后，未接续报。现在匪情如何？已否肃清？著张人骏确切查明，迅速电奏。钦此。

查防城收复后，股匪窜聚于钦西之禄马、奇灵、大棗各处，经郭人漳派营分投探剿，迭次击散，匪势稍衰。而廉州之久隆、那楼、那思、茅针各地方，后有股匪往来窜扰。经东军夏文炳在那思，西军杜育在那楼，先后与匪接仗，斩获甚多。

迭据文武探报，匪由钦西而窜钦东，趋重灵山，意图西窜。大棗一股，被官军剿击，窜匿于西省交界之十万山。其著要匪首，探报为张德馨、黄世钦、梁建骥、梁少亭、刘庭耿、刘渊明、赖春元等。而广西漏网著名巨匪黄和顺、农二十四，逃奔梁秀春，阴谋勾结。并据密探，有革命党由越南私济军火情事。现派郭人漳督营游击钦西一带，宋安枢、夏文炳游击廉州之灵山县属一带，此外各营分扼要隘，以堵为剿，使匪势步步逼紧，冀图聚歼。惟

钦、灵边境，与广西之上思、横州、果化等属犬牙相错，而十万山又连属西省，为匪徒窟穴，非东西联络防剿，势必此击彼窜。当与桂抚张鸣岐往复电商，议定东西合剿办法，令署广西提督丁槐、署北海镇李準各择适中之地驻扎调度，督率营队会合兜击，不得稍分畛域。一面悬赏出示，严拿首要，解散胁从，以定人心而孤匪势。

就目前情形而论，钦匪业已分窜，惟各股聚散无定，合之即成大股，且有乱党潜匿香港、越南，煽惑勾结，尤属可虑。已函致英、法各领事，转致港、越总督，严密查拿，或驱使出境，杜彼狡谋；一面于水陆要隘，严缉私运军火，以断接济，并电催各军严搜痛剿，务期早就平静。其一切详细情形，已飭署廉钦道龚心湛驰往密查，并多委员分路侦探，俟详查明确，另行具奏。

谨将到粤后筹办及近日匪情，先行电陈。乞代奏。骏叩。
元。

265 两广总督张人骏为钦廉剿捕获胜事致军机处电

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军机处收电档）

廉、钦匪事，业将剿办布置情形，迭次电奏。嗣因匪势趋重灵山县属之那楼一带，经署北海镇李準，商令统带郭人漳，督队往剿，复派管带马镛桂，率亲军四哨同往，并电西军越境协助。郭人漳自九月二十二日由大寺沿途搜山，二十三日在板城遇匪接战，二十四日追至南乡，二十五日追至太平、那隆，匪股愈战愈多。匪首赖春元等，正在那禄、那楼、屯良一带开台拜会，倡言革命，党众已集至数千。郭人漳等于二十六日追至那禄村，与匪大股相遇，奋勇猛战，自辰至酉，生擒匪目李特考、廖清江，悍党五十一名，并斩首级、耳记二百六十四具，夺获枪械、旗帜、伪印、伪示、伪札、匪马、草粮、火药、逼码无算。追剿七十余

里，歼匪不下千数，内多首犯。据报前在三那倡乱之黄世钦，亦已歼毙，搜其尸身，藏有金页，验系香港店铺字号，其为港、澳会党勾通接济，似非无因。西军各营协力剿捕，同时亦有斩擒。郭人漳复乘胜会督东、西营队进攻江万、西牙各匪巢。十月初三、四等日，连获大胜，生擒七十余匪，斩获首级、耳记上百数十具，击毙焚死不可数计，夺获军械甚多。女匪韦十二嫂已擒，并阵毙匪首伪统领黄道昌、黄启明等。营弁李光明、罗昆玉均力战阵亡，其余伤亡弁勇共仅十余名。此郭人漳等迭次获胜之情形也。

李準、龚心湛，旋又派前河南补用参将王有宏督营围搜。管带孔繁琴在梁屋生擒匪首黄世明等数名，并搜获革命军旗帜、伪统领营哨关防及逆党伪书等件。管带黄秀瑀在青龙江击毙五六十名。其攻陷防城匪首农二十四，亦经营团续获解讯惩办。节据该统带镇道等先后电禀前来，又经钦州营团拿获匪首黄清舟、苏乃彪及助逆之局绅李翰才，讯供相符。并称：股匪枪码多由乡团接济，赖春元、梁建葵、潘二、易三、黄正海等均已阵毙等情。查廉、钦土匪，散则无踪，聚则成股，各营四出游击，迄未痛歼。此次经李準、龚心湛，调营扼守广平、平吉、久隆、牛冈一带，钦西又经郭人漳布置周密，匪逆相率窜聚那楼附近，并江万、西牙等处，仰托朝廷威福，将士用命，乃能连获大捷。

郭人漳自四月间赴钦剿匪，令攻破三那，收复防城，防剿钦西大棊、禄马、大灵各处，均能趁机奋迅，所向有功，现又全获大胜，论其战功，实为诸将之冠。此外，各营队亦有异常出力之员，容俟查明，先行择尤保奖，以励士气。李光明、罗昆玉力战阵亡，另行奏请优恤。匪首赖春元等是否均已击毙，现经再饬确查，以昭核实。当此军威大振，人心多已反正，仍责成各文武乘势搜捕，一面解散裹胁，招抚流亡，一面筹办乡团，清除余孽。

秦炳直取道西省横州，于十月初七日行抵灵山，李準即统回

省，钦、廉各营，交由秦炳直督办。骏当随时电商，妥筹剿抚，乘此声威，但能措置合宜，肃清之期当必不远。谨先电奏，仰慰宸廑。

再：以上数仗，皆系前署北海镇李準布置督剿，因恐各营禀报或有不实，电由秦炳直详查。顷据电复，各电所报，尚非铺张，合并陈明。谨请代奏。人骏。漾。

266 掌山东道监察御史程友琦奏请飭 两粤疆臣迅速合剿钦廉折

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军机处原折）

掌山东道监察御史臣程友琦跪奏，为两粤边界匪势响应，请飭疆臣迅速合剿，以遏乱萌而弭隐患，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维除暴所以安良，绥外必先靖内。伏读九月二十六日上谕：张人骏奏，疏防失守，严飭各营务将匪首及在逃弁勇悉数歼除，毋任漏网等因。钦此。仰见圣虑周详，明见万里，钦佩莫名。查钦、廉一带毗连西省，时有革命逆党接济粮械。州西屯良村等处，地方僻险，匪徒在彼设立粮台，伪名经费部，迫令附近人民筹备粮食，故贼势至今未衰。粤西则龙州、上思各属，遍布伪示，公然以“排满革命”煽惑号召，查系孙汶剧党黄和顺潜回勾胁所为。越南则凶徒麇集，招人运械，以谋乘间窃发，无非欲与钦匪相应。况西江以下，匪踪出没靡常，东而惠州，南而高州、阳江，掳劫巨案，层见叠出，燎原之势，可为寒心。尤恐扰及法越，外人借口干涉，则乱患之乘又在眉睫。诚非为歼除，将有牵动大局之势，不仅两粤隐患已也。

近阅奏报，抚臣张鸣岐奏请添募军队，相机助剿；督臣张人骏亦遣派兵弁，驶往钦、越一带洋面巡查，洵属要著。惟数月以来，匪势迄未大创，匿应勾引，日以兹多，及今不图，后患将巨。

夫匪势利分而忌合，官军利合而忌分；匪势利缓而忌速，官军利速而忌缓；匪势利以潜伏为解散之形，官军忌以窜匿为肃清之效。何也？合则易于聚歼，分则疲于肆应。故图掣之策，利用合缓则蔓延愈广，速则死灰难燃；故剿灭之机，利用宜速。否则此拿彼窜，旋灭旋生，朝报肃清，夕闻蠢动矣。故欲行合剿，当布远势，钦、廉自西南之东京湾，西至越南、龙州迤北而上思、横州，东而博白、石城，皆匪四逸之路，当相其扼要，调度周密，一以遏匪徒外出，一以禁粮械输入，务令蹙匪势于一方。虽十万大山等处负隅可恃，而兵穷食竭，胁散首孤，势所必然。乃亟合两省军力，期以时日，扫穴擒渠。速战则集兵虽众，而无糜饷之忧；合力则悉数诛灭，而无伏莽之患。臣愚拟请飭下两省疆臣，密布合围之势，速定进剿之方，毋始恃重兵镇慑于一时，毋虚言招抚酿患于后日。务使不分畛域，悉绝根株，则内匪可靖，外祸自消矣。

抑臣更有请者：语兵治盗，贵得其才，尤贵得吏才。当此寇贼鸱张，闾阎困苦，非得贤能守令，乱源必不易清。九月十一日上谕：各省匪徒为害地方，应由疆臣所用牧令，或贪暴妄为，或昏庸闒冗，以致奸宄得从容勾结。跪读之下，钦服实深。合无仰恳飭下两广督臣，将钦、廉一带守令严加甄择，严定赏罚，冀使搜捕无稍弛懈，善后无稍放纵，庶几标本并治，绩用有方，地方幸甚，大局幸甚。

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267 两广总督张人骏为拿获廉钦革党

首要刘渊明事致军机处电

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初八日（军机处收电档）

窃廉、钦股匪，自郭人漳在那楼、江万、西牙等处连获大胜

后，匪势顿衰。经骏迭电责成各营，上紧搜剿余孽，一面拨款派员前往三那，招抚赈恤。现在流亡安集，人心大定。各路余匪，经营队连日追搜，喘息不定，解散已多。又经秦炳直派营设法购线，令小头目擒斩渠魁，匪党已自相疑贰，分为小股，零星散匿。匪首刘渊明并经郭人漳、王有宏等拿获。准据秦炳直、龚心湛电报前来。

查刘渊明即士敬，系伪汉军民立大元帅，与伪汉军统领兵马黄世钦，集党革命，为首倡乱。黄世钦据报已在屯良击毙，在尸身搜获金页、伪统领关防。今刘渊明复被郭军生擒，渠魁先后授首，余匪已多解散，目下大局粗安，肃清当不在远。

除电秦炳直，赶紧督飭各营分路穷搜，务绝匪踪，并将刘渊明提省讯办外；乞代奏。人骏。庚。

268 两广总督张人骏奏剿办廉钦革 党获胜出力人员择尤请奖折

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宫中朱批奏折）

两广总督·兼管广东巡抚事臣张人骏跪奏，为剿办廉、钦股匪，迭获大胜，谨将前敌出力文武各员弁择尤请奖，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廉、钦两属，地近越边，民情强悍。从前法越之役，该处土民多应募出关，遂成游匪，啸聚越南，往来不定。其后驻防边军多收降匪，又复时募时汰，以至游勇遍地。广西固受其害，而钦、廉为所归宿，隐患尤无已时。故频年用兵，卒至旋灭旋起。顾昔则游勇土匪，其志仅在抢掠；今则勾结逆党，倡言革命，竟至谋陷城池，凶焰日张，剿办愈难措手。

本年春间，逆首刘思裕、黄世钦等，在钦属之三那地方，借抗捐为名，为首倡乱，一时伏莽游匪群起响应，廉、钦两属岌岌

可危。经由省派已革陕西补用道郭人漳，及新军步队标统赵声统营往剿。郭人漳攻破三那，阵毙刘思裕。元恶授首，余党解散，业已渐就救平。正在分段清乡，而逃弁梁秀春适被越官释放，即联合西匪黄和顺、农二十四等，勾结逆首孙汶，接济饷械，又遣党四处招人，贿通营队。七月间，驻防城之衡军及县署亲兵为匪内应，攻陷防城，戕官焚署。复攻扑东兴，进犯钦州，围攻灵山，几有同时糜烂之势。经前护督臣·广东布政使胡湘林派署北海镇李準统营驰往督剿，而郭军已先收复防城，当于大棗、奇灵、禄马一带，跟踪追剿，迭有斩获，钦西遂稍安靖，州城亦得无恙。灵山经分统宋安枢督营力战，旋即解围。惟匪势仍未稍戢，官军喘息未定，匪股愈聚愈多，乘虚突扰，股数不一，千百成群，其中虽有胁从附和，而真正悍党亦复不少。经过各处，出伪示以安民，以仇官、仇学为宗旨，称为革命南军，置有旗帜、号衣，并有伪统领、都督、元帅、管带等名目，声势浩大。甚至局绅李汉才等亦贪利助逆，日本振武学生黎光汉且为匪教操。

臣于八月间到任，各属警电络绎而来，审察匪情，实非昔年之游勇土匪可比；而详考地势，非东西合剿无以绝其分窜之路，非沿海堵截无以断其接济之路。遂电请广西抚臣张鸣岐，添调营队，越境会合；一面电商北洋大臣，借调兵轮以资巡缉；并将调度失宜之前署廉、钦道王瑚撤换，委请补是缺之广东候补道龚心湛前往接署，责令会同李準妥筹剿办。布置粗定，适钦奉谕旨，派署广东水陆提督臣秦炳直前往督师。秦炳直未至廉、钦以前，李準、龚心湛已派定各营分路防剿，并因广平、平吉、久隆、牛冈各处最为扼要，调集各营严加防守。钦西一带，经郭人漳防备周密，匪遂相率窜聚灵山属之那楼附近及江万、西牙各村。九月二十后至十月初旬，郭人漳督同管带马镛桂等及东西各营，一捷于那棉、屯良，再捷于江万、西牙，生擒数十名，斩获首级、耳

记数百具，两次歼毙焚死不可数计。夺获枪械、旗帜、伪印、伪示、伪札、匪马、干粮、火药、逼码无算。逆首黄世钦、赖春元、梁健葵、潘二、易三，匪目李特考、廖清江、黄道昌、黄启明、黄清舟、苏乃彪及助逆之局绅李汉才，均先后授首。李準、龚心湛又派前河南补用参将王有宏，督营搜剿。管带孔繁琴在梁屋拿获匪首黄世昌等数名，并搜获革命军旗、伪统领营哨关防及逆党伪书等件。管带黄秀瑀在青龙江毙匪五六十名。其攻陷防城匪首农二十四，经营团续获。伪汉军大元帅刘渊明，复被郭人漳、王有宏生擒。此各营迭获胜仗之实在情形。经臣节次电奏。钦奉谕旨：李準、郭人漳尚属出力等因。天语褒嘉，军心愈奋。各营分路搜剿，复有擒斩。现在匪势穷蹙，零星散匿。秦炳直驻扎钦州调度，已电嘱责成各营穷搜净尽，迅速束（肃）清。李準已遵调回省巡防。并由臣拨款派员前往招抚赈恤。据报流亡安集，人心大定，堪以仰慰宸廑。

伏查此次廉、钦之乱，实系逆首孙汶为之主谋，黄和顺、农二十四等互相联合，倡立革命南军，先在钦、廉发难，意图上窥南宁，牵动两省，蓄谋甚为远大。查阅革命书，措词悖逆，剿办苟不得手，大局何堪设想？幸托朝廷威福，将士用命，乃能连获胜仗，大股尽歼，实为初料所不及。郭人漳自四月间调赴廉、钦，攻三那，复防城，搜剿钦西，无战不克。此次那棉、屯良、江万、西牙之役，追击百数十里，苦战十余日，均身先士卒，指挥督战。管带马镛桂等，亦皆亲临前敌，血肉相薄，实属异常出力。当军情紧急之时，无非借朝廷名器以为鼓励，许以战胜先予奏请优奖。今幸迅奏肤功，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已革陕西补用道郭人漳开复原官衔翎，留粤补用，并免缴捐复银两；管带广西左江巡防第四队·江苏补用同知黄体明，准免补同知，以知府留于原省补用；管带亲军·日本振武学校毕业生·通判职衔马镛桂、管带新练

军·同知职衔林纬邦、指挥官·同知职衔杨尊任、指挥官·通判职衔杨祖时，均准以通判不论双单月分省补用；管带西路巡防队第十八营·州判职衔黄业兴，准以州判不论双单月遇缺尽先选用；副将衔·补缺后副将·已革河南补用参将王有宏，准开复原官原衔升阶，留粤补用，并免缴捐复银两；随营见习官兼带营炮郭毅，准以从九品不论双单月尽先选用；管带广西左江巡防第二十一队·蓝翎·都司衔·尽先补用守备马文富，准免补守备，以都司尽先补用；管带广西左江巡防第二十队·都司衔·尽先拔补千总普玉光、亲军中营二哨哨官·拔补把总张国臣、六哨哨官·拔补把总曾雄、先锋队长·拔补把总张世益，均准免补千、把，以守备尽先补用，出自鸿施逾格。以上列保各员弁，均系身临前敌，尤为出力，并无冒滥，所请奖叙，虽间有稍优之处，亦为策励有功起见。伏乞圣明洞察，照请给奖，以酬劳勩，而劝将来。

除千总以下各弁咨部核奖，及其余出力稍次员弁俟全境肃清再行汇案保奖，并将搜出逆书抄录咨呈军机处外，所有剿办廉、钦股匪前敌出力文武各员弁，恳请奖励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另有旨。

269 两江总督端方为查明大庾起事原委事致俞明震电

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端方档）

急。南安探交俞道台，确密。删电悉。辛、王二哨既获胜等，望即趁此声威，督营痛剿，勿留余孽，仍将匪势军情随时电告。

再，昨接安帅电言：粤省北路多年未遣散营队，亦无遗失枪械。此次匪起五洞，系大庾所管，恐系上年滋事拳匪余党，窜伏山林，并未剿尽之匪等语。当已电达星帅，转电奉告。顷又接安

帅电开：据韶州道府转据仁化县禀：查悉此次匪徒，即上年漏网拳匪，勾结三点会匪，约二百余人。初在大庾属之五洞，现窜踞行洞，并非散勇，亦不在冷饭坑，不知南安营县何以误报，现会同防营驻长江防剿。又据南雄文武电：庾匪窜聂都，勾结神拳，有四五百人，防勇迎剿失利，教堂巡署被焚。匪称由聂都直攻郡城，复退廖洞、尧湖各等语。此股匪徒俞道指为粤东散勇，现查系漏网拳匪，是出所料。非非讳言粤匪，第恐彼此推诿，最足误事。刻下匪势鸱张，吴镇已于十三率队往剿南雄一带，并已调勇防堵。除再电飭会合赣湘各军迅速歼除，如敢推诿玩误，定予撤参外，祈转饬赣省在事文武，合衷剿办，力图扑灭，勿得稍存倭卸等因。

查昨据裕守电，亦谓内有拳匪余孽，足见该营县原报不实。究竟此股匪徒在何处聚集起事？有无散勇会匪勾结在内？匪首何人，快枪从何而来？务望确查速复，勿稍讳饰，仍一面督营迅速会合剿办为要。统。

270 两广总督陈夔龙奏罗定廓清各属安谧片

宣统元年五月初三日（陆军部档）

再：粤省多盗，自昔已然，于今为烈。臣于光绪三十三年八月抵粤，时值廉、钦军务吃紧，外人干涉西江捕权，同时并起，实切隐忧，仰托朝廷威福，廉、钦用兵得手，乃有肃清之日。西江经防缉周密，商旅畅行，遂能保我主权。此外各属清乡缉捕亦日起有功。总核上、今两年，据各州县禀报，抢劫护杀之案较前已减其半，或减十之六七，殊为臣初意所不及。惟罗定州属近接西省，又与阳江、阳春处处接壤，尚多匪藪，派防兵力较单，不敷查办，以致分帮结股，益肆扰害。上年冬间，廉、钦事平，遂酌调营队委革将何元山统带前往，会同统带西路防营隆世储管带

贺蕴珊、李耀汉等切实剿捕。本年正月复委广肇罗道蒋式芬亲往罗定驻扎督办。蒋式芬统筹调度，分路进兵，各营转战于帽子岭、石仔坑等处，生擒、击毙、收降共计数百名，三罗股匪已歼除几尽，收效之速，为近年来办匪所仅见。又广属著匪吴照、连阳著匪余兆庆均捻恶多年，韶属著匪许企山在赣省起事，并已调营先后剿除。现在逃首要广属尚有陆兰清，罗定尚有陈孟要，随时密拿侦缉，终有就擒之日。至各属清乡已责成各文武员弁接续查办，迅速竣事。一面妥筹善后，教养兼施，以期长治久安。

现在地方一律安谧，堪以上慰宸廑，理合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271 广州将军增祺为广东省城标兵殴打警局起事扑城事致各省督抚电

宣统二年正月初四日（赵尔巽档）

各省制台抚台鉴：洪密。粤省传布会匪招帖，散票图逞，勋闻悉，严飭文武查拿。旋获头目卢子卿、李洪两匪，讯认详明，即提正法。因供涉标营，正密查办。该标兵除夕借端与巡警互斗，本月初一日竟敢纠众殴打警局，初二日毁拆营盘司令处，夺械登山负嵎，形同叛逆。时炮队管带劝阻，坚不缴械归营，并将该管带戕毙。查系一标及炮工□七营各兵两变，勋会同李提督再三示谕招抚，劝以缴械归营，免其深究，如不欲当兵，妥送回籍，有愿照旧，亦听其出营，仍当保护。不料该兵自称革党，弗恤良言，初三午，扬旗正队直来扑城，不得已督率防营弁兵迎往，叛兵一见齐拾枪炮。是役击毙叛兵壹百余名，阵斩二十余名，并〔夺〕回枪枝千□上下，及夺回战马十七匹，大红旗一枝。叛兵溃逃，我军追剿至珑嶠山下地方，时已黑夜，叛兵奔窜分潜，难于再进。计叛党尚有千名，即行探踪剿办，并已分飭各路一体截拿，不难一股

荡平。至二标三营、三标一营，均尚守律，例驻原营。现在省垣地面安谧如常，唯恐远道谣传不实。特电奉闻。勋。支。

272 署两广总督袁树勋奏深入越境拿获革党折

宣统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宫中朱批奏折）

头品顶戴·署理两广总督兼管广东巡抚事臣袁树勋跪奏，为拿获逆匪讯明惩办，谨将出力人员择尤请奖，恭折仰祈圣鉴事：窃维广东廉、钦土匪，屡年扰害钦州沿边一带，毗连桂、越，盘旋十万大山，匪徒最易潜踪，缉办向难措手。光绪三十三年，钦州三那土匪作乱，纠合革命党，号召啸聚，抗拒官兵，攻城戕官，恣行劫杀。经前督臣调拨大军剿办，逾年始告肃清。除歼戮匪首刘思裕、王和顺等外，尚有逆匪梁少庭、杨子楨等，窜匿越疆，漏网未获。节经悬赏购缉，当经督办边防署廉、钦道郭人漳，选派帮办边防对汛随员·已革知府韩绂等，带同勇线，深入越峽，侦悉匪踪，商同驻越法使派兵协拿，于上年五月暨十一月，先后将该逆匪缉获，按约索解回钦，经郭人漳督同委员提讯。据梁少庭、杨子楨均供认：为土、会各匪之首，拜会强劫，历犯重案。三那之乱，复勾通孙汶，伪立革命军，自称司令、总统各伪职。攻陷城邑，拒敌官军，戕害州官。潜逃越境，改易姓名，招集余党，煽诱华侨，倡言革命，仍复时出劫掠，扰害边民不讳。实属罪大恶极，稟经臣批飭提犯正法。

查拿获土、会首要著匪出力人员，历经专案奏奖有案。此次韩绂等越境缉获逆匪，索回惩办，边境赖安，较诸获办土、会首要著匪劳绩，殆有过之，实为异常出力。据郭人漳稟请援案择尤奖叙，飭由营务处司道核明，详请奏奖前来。臣复核无异。所有最出力之已革花翎盐运使銜·道员用·浙江候补知府韩绂，拟请开复原官升阶衔翎，留粤补用，并免缴捐复银两；开复同知銜·

广东即用知县高焕然，拟请免缴加倍半捐复银两，仍留原省补用；浙江补用府经历郭人瀚，拟请免补本班，以知县仍留原省补用。合无仰恳天恩，俯赐照准给奖，以示鼓励。

除飭取各员履历咨部外，所有拿获逆匪出力人员，择尤请奖缘由，谨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该部议奏。

273 署两广总督袁树勋奏广东会党 日众现拟办理情形片

宣统二年五月初二日（宫中朱批奏折）

再：粤东会匪向止三点会，系于洪逆乱平之后，其遗党暗用洪字偏旁，互相勾结，踪迹甚为诡秘。近年此风日炽，胆敢设立堂名，分派头目，到处纠邀，不从者肆行逼胁，开台拜会，夜聚晓散，习以为常。为首坐台者曰东主，曰老母；转纠伙党者曰保母，曰保舅；赞助谋画者曰白扇；供奔走者曰铁棍，曰草鞋；其资格较深者曰金花，曰双金花，名目不一。大抵初则惑众敛钱，继则纠党抢劫，劫财不足，复掳人勒赎。计一省之中，勾结日广，几于无处蔑有，而以惠、潮、高、廉各属为最多。近来附省之顺德、东莞、新会等县，亦蔓延遍地。

此外有小刀会、剑仔会诸名目，皆与三点会联成一气。小刀会系各携一小刀以为记号，十余年前，惟惠、潮等府有之。剑仔会系以东洋小剑为记，于近数年始行发现。并有革党从中勾串，恃港、澳为逋逃藪，一经劫得巨资，购买洋枪，甚为便捷。是以粤中盗匪，无不身藏利器。徒党日繁，一呼麇集，从前劫案伙党，不过一二十人，近年劫匪动逾数百。缉捕之难，已较他省迥别，捕获之后，讯办稍迟，往往乘机纠党越狱。盖别省之盗，不过劫财，粤东之盗，多属会匪，实有滋漫难图之忧。

现在省城外堤岸修筑完竣，商贾云集，会匪亦多溯迹其中，本年春间，乘机聚众，纵火掷石，不止一次。业经捕获数人，酌拟监禁以示薄惩。惟会匪日多，若不及早剪除，为患实非浅鲜。除飭广东按察司、营务处，遵照法部奏准通行边省盗匪凡系会匪、马贼攻扑城池，抗拒官兵，仍准就地正法章程，审系实在会匪，即行正法以杜后患外，并飭巡警道及地方文武各员，在堤岸一带严密稽察，实力侦缉，并一面出示晓谕，准已经入会并未从劫者自首，注册免罪，以期解散胁从。

所有广东会匪日众，现拟办理情形，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览。

274 署两广总督张鸣岐奏连州乡民 抗钉门牌聚众攻扑官军折

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二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头品顶戴·署理两广总督兼管广东巡抚臣张鸣岐跪奏，为连州匪乱业已办理平靖，请将查户酿事官绅、防范不力将弁分别惩处，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接管卷内，宣统二年十一月十八日，承准军机大臣电开，奉旨：增祺电奏，连州匪徒抗钉门牌，聚众滋事，已飭员确查开导等语。著该署督速即严拿首要，解散胁从，相机因应，毋任蔓延，并将教堂、教士妥为保护。所有办理情形随时电奏。钦此。当经前兼署督臣增祺钦遵转行在案。臣于十二月初四日抵任，迭飭各该文武慎遵电旨，认真办理。现在首要成擒，地方安谧。谨将本案肇事原因及办理情形，为我皇上详陈之。

查连州距省一千余里，路遥滩浅，电线不通。该州民气犷悍，盗匪素多。附城绅士邓焕楨、祝嵩仁、黄庭孺、黄志伊等，或管

仓穀，或充校长，经手款项均有弊混，迭经乡民控追。又城绅陈松年、黄福熙、叶其森、莫辉勋等，刁健庸劣，乡间切齿。该前署州谈国政，奉文查户，调查人员并未按乡选派，遽令邓焕楨等充任，分赴星子、东坡所属各乡调查户数，遍钉门牌，亦未先期出示晓谕。乡愚无知，疑为邓焕楨等耸官查户，为抽收人税地步。所属各乡首先抗查，星子、东坡随声附和。邓焕楨等亦复意气凌轹，致相冲突。盐泉李观妹久畜异谋，乘机煽惑，制派竹牌，号召党徒，裹胁良懦。宣统二年八月十二日，借抗钉门牌为名，纠众数千入城，赴邓焕楨等家，暨中、小学堂，总捐、屠捐各公司，肆行毁掠。署连阳营游击雷镇谷及谈国政，竭力抵御，报经前署督臣袁树勋电飭南韶连镇杨发贵、南韶连道左绍佐，派营弹压查办。兵单不敷分布，匪焰益张。九月二十九日，三江城外学堂、私塾，及美国教堂、女校又被毁掠。三江协副将吴次汉防卫不及，报经增祺由省抽调巡防队三营，飭委补用知府吴宗禹督带，赴州确查妥办。时值广西怀集等县办理清乡，匪徒东窜响应，声势愈大，筑垒置炮，揭竿抗拒。十月初十日，公然扑犯官军。雷镇谷督同管带祝寿椿、朱得财、王玉麟等，分队背山冲占匪垒，阵斩悍匪八名，阵擒匪孔亚胜、潘亚林、黄亚有、蔡神自、陈亚茂、刘亚春等六名，讯实军前正法。是役我军伤亡四人。李观妹复与著匪李亚星，分道拦抢商船，拒杀驾弁，谋截粮运，图攻州城。复经增祺电飭左绍佐，驰赴该州，会同吴宗禹相机办理。并将办理情形电请军机大臣代奏，旋奉电旨钦遵转行。李观妹等未经痛加惩创，势益披猖。左绍佐、吴宗禹会同统带马英萃，体察情形，督兵进剿。十一月二十一、二、四、六等日，管带李景濂、祝寿椿、朱得财、王玉麟等，在下水堡、沙子圈、青龙头等处地方，与匪接仗，哨弁洪升冲锋阵亡。我军奋勇继上，毁垒夺抢，先后擒获匪犯蔡亚荣、庄观连、彭子祥、聂曹生、朱亚顺、戴猪仔安、

黄亚銜、廖福、廖彬、陈二、潘更城、罗贵等十二名，毙匪多名，余众窜散。十二月初四日，由招安匪犯李亚石等作线，拿获著匪李亚星。臣抵任据报，立飭军前正法，并飭安良解胁，一面严拿首要以绝根株。初六日，管带朱廷栋、李景濂，复由李亚石引往连山厅属大龙山匪巢，协练围捕，鏖战半日，巢破，毙匪十七名，夺获毛瑟枪十九枝，线勇黄麟阵亡。首匪李观妹在逃，飭县重赏购缉。二十七日，王玉麟会同雷镇谷，在瑶山地方将李观妹擒获，报经电飭军前正法。匪犯蔡亚荣等解州讯明，分别究办。此本案始末办理之情形也。

伏查此案衅端肇于查户，而查户所由肇衅者，实由该前署州谈国政，并不先期示谕，又复任用非人，以致糜饷劳师，地方蹂躏，实难辞咎。相应请旨，将前署连州事·候补直隶州知州谈国政交部议处，以示惩儆。借补三江协副将·记名提督吴次汉，所辖区境匪徒滋扰，毫无防范，应请开缺，以参将降补。署连阳营游击·补用副将雷镇谷，虽于地方被匪未能防卫，惟督师进剿，迭有斩获，协获首匪，功罪尚并相抵，应请免于置议。州绅邓焕楨、祝崇仁、黄庭孺、黄志伊、陈松年、黄福熙、叶其森、莫辉勋等，素行不端，又复激成事变，未便姑容，应行分别斥革究追，严加管束。此次匪徒迭肆焚掠，美国教堂、女校波及被毁者十一间，估值银三千余元。但案由匪乱牵连，并非事出仇外，获匪皆无业之徒，业飭按拟惩办。美领事照请赔，当经据理驳复，或可就此议结。教士保护无恙。现在该州地方一律妥谧。剴切示谕，另选正绅，清查户数，编钉门牌，群疑冰释。被胁人等飭缴竹牌，取保安业。抚恤伤亡，妥筹善后，次第就绪，堪以仰慰慈廑。

除分咨查照外，所有连州匪乱业已办理平靖，请将查户酿事官绅、防范不力将弁分别惩处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宣统三年二月二十日奉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

275 署两广总督张鸣岐奏广东

革党会党日炽拟分路清乡折

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二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头品顶戴·署理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事臣张鸣岐跪奏，为广东匪患日炽，拟请严令赏罚，宽筹经费，分路清乡，以清盗源，而弭隐患，谨将办理情形，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广东盗匪猖獗，斗祸惨酷，叠经历任督臣奏请严办有案。臣去年在京奉命督粤，宦京粤人多以严办斗、盗两事相告。抵任后，接阅文报，访查情形，近来盗劫之案日多，杀人掳生，或焚毙全家，掳及学生、孩稚，恣意勒索，由百千以至巨万，不遂所欲而行杀毙。纠伙每至数百，劫掠动辄全村。加以三合、三点、小刀、剑仔等会匪，勾结革党，暗立师团，设堂打单，明目张胆，啸聚村乡，四通八达，兵多则逃散，兵少则抗拒，竟敢抢劫兵船、营房，戕毙弁勇。屡于获盗讯供，据称劫资置械，约期起事。每遇民间械斗，各匪闻风麇集，焚杀劫掳，惨不忍闻。营县穷于捕治，绅民呼吁频闻。现在新政待举，阻碍实多。且禁赌有期，无业游徒更恐流而为匪。与在省司道筹商，必须分路严办清乡，方能兜缉著要之剧匪，铲除啸聚之窟穴；并设法解散胁从，俾以自新，筹兴农工实业，安插游惰。

现拟于多匪之区，划分五路，除前路琼崖、北路连州，甫经用兵，另行办理外，查中路以顺德为最，南海、番禺、香山、新会、增城、东莞、新宁、三水、开平次之；右路以罗定、信宜、阳江、阳春、恩平为最，东安、西宁、鹤山、高明次之，茂名、化州、合浦、灵山、钦州又次之；中、北两路交界之匪，以英德为最，清远次之；左路之匪，以归善、博罗为最，龙川、河源、

永安及潮州府属次之。体察情形，详审地势，划定区域，派委得力之员，予以特权，严办清乡。或一县一员，或一县数员，或数县一员，同时并举。防营不另添募，陆路各处即以现有营队分别拨派，沿海及内河各属，并拨兵轮、扒船，协同缉捕，以防窜越。广州府属，咨请水师提督臣李準督办；惠州府属，咨请陆路提督臣秦炳直督办。此外各属，即责成该管镇、道、府、厅、州，随时督饬查察，以辅微臣耳目所不能及。并视各属匪患之轻重，酌定限期，务须计日程历，免致老师糜饷。缉获盗匪，责成各印委详讯确供，如系土匪、会匪、游勇，有杀掳焚劫、啸聚抗拒重情，即在军前惩办。其寻常盗案各匪，仍解交各州县归案讯明，照例勒转。倘仅止胁从及初犯之匪，准予缴呈会飘，出具悔结，觅保存案，或拨习工艺，或谕族量为资遣，俾其自新。此办理清乡之情形也。

惟缉拿著匪，必须重悬赏格。从前缉匪花红，已经前督臣袁树勋奏请索革，所议由官岁储一万两，无论匪多，赏薄，不能敷用；且支用赏款之多寡，当视获匪多寡为衡，实难豫为限制。现拟先查匪名，分别等差，由官悬赏，不限期给支一万，以期必获。除一巨匪，胜杀从犯百千。既为除暴安民、一劳永逸起见，势难吝惜帑项。至此大举清乡，不许骚扰绅民，苛派牧令、清乡委员责其限日图功，不能不优给薪资。加以防营长夫之费、委员舟车之费、驻乡赁屋、赁舟之费、获匪解省饭食之费，约略计算，为数不貲。臣忝膺疆寄，目睹广东财政困难，又值奏请禁赌，益觉入不敷出，何敢稍涉糜费。但体察情形，若不从治盗入手，一切新政均无从措置。与其酿成巨患，貽焦头烂额之忧，不如亟遏乱萌，乡曲突徙薪之效。此不能不宽筹经费之情形也。

至以前历办清乡，往往老师糜饷，委员视为例差，毫无振作。此次遴办各员，必选历练已深、明于鞠盗之员，并饬将每日驻扎

巡历之处，如何获匪讯供，如何清查筹办，按日填表呈核，不许稍涉敷衍。如果办有成效，匪戢民安，拟恳天恩，俯准臣从优保奖，以资激励。倘或日久无功，扰及良民，纵逸著匪，有一于此，即予严参。已通飭各委员及地方文武、防营轮扒各弁，奋勉图功，信赏必罚，观厥成效。此严定赏罚之情形也。

所有办事章程，已由司局公同议定，通飭遵守。至此项清乡经费，系特别用款，未列常年预算，按照清理财政章程，遇有特别重要事件，例得许其追加。拟恳天恩敕部，准在本省预备金项下开支，以资借手。臣仍当督率司道，随时就核催趲竣功，不使虚糜帑项，致烦宸廑。

所有分路清乡，宽筹经费，严定赏罚情形，除将章程分咨部处外，谨据实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宣统三年二月二十日奉朱批：该部知道。钦此。

276 度支部郎中韩寅斗等为琼州 祸乱日亟谨拟防治办法呈

宣统三年闰六月十四日（军机处原折）

广东琼州京官度支部郎中韩寅斗、主事林天侃、韩鼎勋、林瑞祺、王鼎、林熙懋、李鼎芬、李鼎藻、林辅英、典礼院主事黄远漠、民政部员外郎黄有深、法部主事李鼎芳、农工商部主事王先楠、陆军部主事李训福等，为广东琼州水陆交讷，戕官毒民，谨拟办法三条，呈请代奏事：

窃海南琼州一岛，海道之咽喉，内地之保障，风俗则驯良，向称易治。自近年会匪散诱，官置不问，乱机已萌；重以上年奇灾，海匪伺隙勾结，遂使百年乐土警化萑苻，千里海疆尽成盗藪，人心惶惶，朝不保夕。以职等家报所及，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劫在籍度支部主事张泰清家一案；十一月三十日、十二月二十九日，

劫定安县龙门市及附近该市之乡村二案；十二月二十五日，劫杀乐会县之北营哨官巡警一案；本年正月二十日，劫定安县之新吴市一案；二月十八日，劫杀陵水县之藤桥市哨官巡警勇丁一案；三月二十九日，劫度支部主事李鼎芳家一案；又劫会同县之嘉积市一案。以五六月之间，百数十里之内，而劫杀巨案层见叠出，其前后远近并罹荼毒者，更不可枚举。及今不治，后患何穷。况现在广、惠各府大举清乡，匪党逋逃必以琼州为渊藪。加以广东省垣三月二十九日之变，革党潜逃海口，琼城为之戒严。万一就尽（烬）之灰借火复然，乌合狐啸祸变忽起，其如大局何哉！或有谓琼州宜同时举办清乡者，不知海匪飘忽，出没无常，往往官兵未来，先已闻风逃避。至于会匪，则兵去之时为盗，兵来之时为民，良莠难分，又属办无可办。是以清乡之举，不特不能获盗，反至因以扰民。职等生长于斯，情形颇悉，谨拟办法三条，呈请代奏皇上圣鉴。谨呈。韩寅斗等。

谨将条拟琼州治匪办法缮具清单，伏乞代呈御览。

计开：

一、海匪皆高、雷莠民，除勾结本地会匪引线外，先时皆以小买卖工佣，于该地情形无不熟悉，或约同匪船引夺行劫，或商佣于此行劫于彼。拟请高、雷沿海埠头设保良局，渡琼商佣必注册领票，到琼缴验，另给营业执照，缴由该市区验注方准居留，一有作弊，根究自易。

一、木质师船不能制贼。本年三月间，匪船数只泊青澜铺等处二三阅月，居民逃避一空，而官商师船无敢过问。拟请设小轮二只，环岛梭巡，平时装带客货以利交通，借资养船之费；遇有警报，星驰电掣，逆击邀截，以此防盗，法莫善焉。

一、会匪滋事，其始不过借端敛财，地方官概置不问，诱煽渐众，为害遂烈。拟请将著名巨贼及劫财毙命之匪，在逃者踪缉

务获，已获者尽法惩治，不可如前姑息。又责成各区乡挨查户口时，如有会党不能悔改者，必据实填册申报；否则遇事发觉，惟该区乡长是问。再随时遍张告示，如有匪徒拈香拜会，许士民密函报称，报查非诬控，务即惩办。如是则民知畏法，匪徒可望肃清。

广 西

277 贵州巡抚邓华熙奏遵旨筹办会剿粤边游勇折

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四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头品顶戴·贵州巡抚臣邓华熙跪奏，为遵旨筹办会剿粤边游匪，并罗斛厅之桑郎地方被匪窜扰，经派官兵击退各情形，恭折驰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十九日，钦奉电传谕旨：前因粤西游匪窜扰滇、黔，久为边患，谕令丁振铎、黄槐森、邓华熙、苏元春等，选派得力将弁，联络一气，妥筹剿办。现闻各匪勾结游勇、散兵，沿边滋扰，蔓延愈甚，若不迅即会剿，势将不可收拾。著云南、贵州、广西各督抚，迅速会商兜剿，勿得徇于各清各界之说，稍分畛域，彼此互相推诿。酿成巨患，定惟该督抚等是问，懍之。钦此。跪诵之下，惶悚莫名。

伏查黔省沿边与广西毗连，绵亘一千余里，上游之兴义、贞丰、罗斛，下游之独山、荔波，皆紧与泗城、西隆、凌云、南丹接壤。自光绪二十三年二月游匪倡乱，分股窜扰滇、黔边境，当奉谕旨，飭令三省会剿，不分畛域，经前抚臣嵩昆、王毓藻，随时电商滇、粤督抚，合力剿办。惟此等游匪，即越南游勇余孽，剽悍善战，土匪附之，兵至则散，兵去复聚，屡经剿捕，莫净根株，所有各匪历年窜扰派兵办理情形，均经奏报在案。

臣抵任以来，查悉游匪踪迹，飘忽无常，无一定巢穴，东驰西突，乘隙而来。黔军沿红水江一带，节节布防，迄今五年，未敢稍懈。虽连年窜扰，均经兵团击退，而将士时有伤亡，居民多

被焚掠，若不大加惩创，迄无了日。上年十一月十四日，有悍匪数百人，潜夜渡江，烧抢贞丰州之旺母寨（寨），经臣派拨练营，严饬将吏，痛加截剿，当即遁走。本年正月初四日，钦奉上次谕旨，饬令联络一气，不分畛域，妥筹剿办。当与云南督臣丁振铎、广西抚臣黄槐森、提臣苏元春往返电商。臣饬令安义镇总兵熊时敏亲赴边界，与滇、粤将领会筹办法；并饬中路统领·副将徐印川率领所部，督驻边隘，以备会剿；西路统领·副将范德元驻扼兴义、贞丰一带，东路统领·副将谭盛高驻扼独山、荔波一带，严密布置，以防冲突。

正筹办间，据罗斛同知继文、参将蒋福珍飞禀：于二月十二日，罗斛之桑郎地方，突被游匪偷渡红江，阑入黔境，肆行焚劫；是处防营管带储玉贵兵单不敌，受伤失利等情前来。臣即檄统领威远营·道员张胜严迅率所部洋操队，驰往协剿。旋据副将徐印川报称：该将闻警赴援，行至昂武地方，适与匪遇，派令左营管带尹庆元率队奋击，鏖战数时之久，枪毙匪目三名，悍匪二十余名，匪始溃散，败退据江岸，复被储玉贵带兵驰击，枪毙悍匪十余名。因山路崎岖，天晚收队，查点我军亦有伤亡。匪于是夜遁回粤境，搜捕无踪。臣当饬该统领等训励士卒，巡逻严防，俟粤军到边，即会商合力搜剿；并饬沿边地方官吏，切实讲求团练，以辅兵力之不及；认真清理保甲，以防奸宄之勾连。务期剿抚兼施，一劳永逸，以仰副朝廷绥靖边陲之至意。

所有筹办会剿粤边游匪，以及罗斛被匪窜扰经派官兵击退各缘由，谨恭折由驿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二日奉朱批：著即会商粤军，合力搜剿，毋留余孽。钦此。

278 广西巡抚丁振铎密陈粤西目前要务折

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宫中朱批奏折）

广西巡抚臣丁振铎跪奏，为密陈粤西地方情形，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自抵粤西，瞬将三月。入境早经体访，到省谘度官绅，目前要务，惟以急清内匪、慎愆外交、澄叙官方、综核财政为先著。特就现在情形而论，措置殊未易言。自发逆肇乱以来，粤西向称盗藪，今日尤极鸱张，非迅与殄除，势且燎原莫救。查盗匪亦分三种，有游匪、会匪、土匪之名。然其扰害地方，则勾结一气。会匪放票敛钱，拜台聚众，簿籍或数千人，或数百人，阴谋叵测，劫杀勒赎，习以为常。其中头目，大率来自广东、湖南，本省近亦多有。闻信往捕，官军少则负隅抗拒，大队前往又遁匿无踪，箐密山深，搜查难遍。计惟购线掩捕，或可就擒。首恶既诛，余党自然涣散。至于土匪，乃会、游各匪之窝家，或坐地分赃，或随同行劫。会、游各匪亦多以威相挟，土匪则以利相从。乡僻村庄，几于十室而九，稽查禁约，扞格难行。本年四五月间，省外数十里时闻抢劫。臣抵任后，更换防营管带，严飭加意巡防，近省现稍敛迹。而柳、庆、思、浔等属，匪焰日炽，商旅戒途。现派省防统领·候补道张棠荫督带一营，先往柳州府属相机剿办，俟柳郡办有头绪，次及各属。虽效难逆睹，此臣尚可为力者也。游匪自法占越南流入内地，南、太、泗、镇等府丑类日繁，迫胁居民，俾其投附，明目张胆，顾忌毫无。推原其故，皆由提臣苏元春数年以来狃于招抚；各属间因游匪滋扰，稟请派兵，提臣派去各营，惟以招抚了事。招抚之匪，有随该营而去者，亦有仍留该处抢掠者。未招抚以前，官绅尚可拿办；招抚以后，地方拿办，该管带辄索去释放。良民被其鱼肉，莫敢谁何。似此相沿，曷怪

为匪者日众。闻提臣所部各营，每月每名只发银数钱，不敷口食，亦纷纷冒充游匪，出而抢掠，竟致兵匪无分。臣在滇时，滇、黔边报击毙游匪，内穿提臣边防营号褂为多；近在粤西各属拿获游匪，讯据供称来自边防营者亦复不少。缘提臣素性豪奢，任意挥霍，积欠各营饷项甚多。自去冬以来，借布置边汛为名，逗留百色，久不回署，实以避各营索饷。迁延日久，将有哗溃之虞，后患何堪设想。地方固愈遭荼毒，提臣复何以自全？此臣所无可如何者也。伏乞圣裁，早赐区处，粤西幸甚，大局幸甚。

各属教案，法国为多，美亦间有。臣抵任后，叠准全权大臣庆亲王、两广督臣陶模电牍催办教案，当委候补知府濮贤恒等，分往象州、修仁、永福、郁林、南宁等处查办教案。经濮贤恒协同署太平归顺道何耀章，会商法领事古礼列，妥为了结。从前积案共四十起，现已议结三十一起，尚无甚轆轳。惟南宁创设商埠，将来开办事极烦难，需款亦甚巨。臣与司道详细筹商，拣员经理，届时再将开办一切章程条列具奏。

从来民生休戚视吏治为转移，粤西地处极边，贫瘠而兼瘴厉，士之挟有材干者恒视为畏途，人才本不多觐。泗、镇各缺至省三四十站，路费多而缺苦，奉委者率托故不前。比年盗贼横行，吏治益形废弛。臣与藩司张曾敷整躬率属，力杜夤缘酬应之风，浮费从删，官场或稍减亏累。仍随时查看，贪惰者立即撤换，廉勤者量与褒嘉。听断公明，奸宄自然渐戢；查缉严密，匪类何致潜滋。总期百姓为心，地方庶有起色。

现值时艰日棘，需款孔殷。查广西岁入地丁、杂税、厂税、贷厘、盐厘、子口半税等项一百二十余万两，从前出款无多，足以自给。自添设边防，岁增边饷十五万两，又增洋款镑价二十二万余两，遂至竭蹶不支。广东、两湖应协边饷三十六万，近年惟广东尚解八万两，余则屡催未应。除本省应解外，尚须垫付二十

八万两，出入并计每年实短四五十万两。每值洋款、边饷届期，专款不敷，取之司库。近年司库如洗，已将备荒经费等项尽数挪用，事机所迫，无可如何。然洋款镑价各省皆然，大局所关，但使力有可图，谊应筹措。粤西所独任其难者，边饷一事也。历年按月发给，从无蒂欠，尚不能禁其出而为盗，何敢稍涉稽延，致资借口。以地瘠民贫岁入百二十万之省分，而代三省岁垫协饷二十八万之多，历年已竭蹶万分，以后实无可应付，此不能不沥陈圣主之前者也。臣自到任后，督同藩司，清查厘金、善后两局款目，破除结习，另定新章，力为裁减，以后每年可节省银十余万两，惟缓不济急，且所短尚多。现奉新派洋款，为数甚巨。又钦奉谕旨，饬办学堂、练兵等事，非筹的款不能举办。臣惟有督同司道，殚矢血诚，不避嫌怨，力筹开源节流之法；如办有规模，再行据实具奏。臣猥以庸拙，忝任边圻，凡此数端，责无可诿，于分所应为者，惟当殚竭愚忱，于势有所难者，不得不仰邀宸断。

所有臣抵任后查看粤西地方情形，谨恭折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另有旨。

279 山东道监察御史关榕祚奏

广西乱事孔棘敬陈剿抚机宜折

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初八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山东道监察御史臣关榕祚跪奏，为匪乱孔棘，提臣不堪再试，抚臣不可轻出，并筹剿抚机宜，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比闻广西散勇土匪其势日张，已聚有一二万人，诚以兵力太单，难速剿灭。上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曾经附片陈奏，请拨东省之兵助剿。屈指四十余日，未审督臣曾否派兵前往。臣顾念

桑梓，不免鳃鳃过虑。昨恭读谕旨：飭苏元春驰回广西，接通边防各营，责成将一切防剿事宜妥为经理等因，钦此。仰见宸衷廑系边陲，莫名欣感。惟臣揣度事机，证以见闻，实有不能已于言者，谨抒蠹见，为我皇太后、皇上详晰陈之。

先是甲申、乙酉之间，中法和局既定，所有关外兵勇散遣未尽，悉留越境，时时出而骚扰，法人无如之何。苏元春镇守南关，与法官交往，彼乃饬以美言，谓招徠此辈可成劲旅。该提督信之，遂尽数招集入关，编入营伍。其于餉项之虚糜，桀骜之难驭，一概不计。受欺失算，殊堪痛恨。数年以来，此辈虽防营月领口粮，仍不免窃出行劫，其不安分，已非一日。是今日溃散为患，实由该提督遗之。臣闻该提督在防十余年，一味以酬应为事，以致亏空餉项，积欠不发，故裁撤兵勇不能收回军械。二十二年，议裁兵节餉，该提督计无所出，乃与商人陈姓、刘姓合伙，请开贵县银矿，冀资弥补，私派一营为之弹压，自开办至今，未闻照章交课，其行为荒谬如此。臣又闻该提督历届保案，往往受人请托，以不在事之人窜名列保，乡里之中略可指数：如商人萧善清得保知府；前抚院巡捕路在衡得保知县，今日又递保至知府，两人实未出省城一步。近来所保，尤属冒滥。是以上年各处报馆传其贿卖保举，以为讥笑。夫边防保奖，系朝廷施恩将士，所以酬其劳勩，亦以鼓励人材。冒滥如斯，则得意者不必为荣，其失意者必以为恨，何以服众，何以用人。总之，苏元春庸暗无识，徇私害众，断难期其振作。既已误事于前，岂可令其再误于后，臣愚是以言其不可再用也。臣窃料此类勇匪，若无渠魁，不日当就殄灭。设有一二豪猾桀黠之徒在其中，即苏元春亦无济于事。查该提督平日所恃，只总兵马盛治一人，此在抚臣善于驱策，即可图功，尤事理之显然者。伏望皇太后、皇上以地方为要，以军务为重，申明赏罚，照例将该提督惩处；一面催夏毓秀速赴新任，

庶足以警将士之心，而慰边民之望也。如以臣言为不足信，则请旨飭令督臣、抚臣察明，再行量予处分；并将所保冒滥之员，咨请查销，则公道愈彰矣。

臣顷闻抚臣丁振铎欲统兵亲往剿办，远道传说亦足惊心。现在城乡内外会匪可虞，臣愚以为抚臣只宜派兵前往，未可轻动。

至散勇土匪勾结起事，已逾数月，目前何处吃重，其所盘踞何地为多，虽未得实在信息，然悬而揣之，该匪裹胁若众，势必分股上窜，或扑庆远，绕越河池、天河，以图入黔，则湘中哥老会匪将所在响应，大局便不堪设想。拟请旨电示抚臣，速募精壮，派员弁统带，进驻柳州，以遏其冲；飭总兵马盛治带兵，会同东省援兵迅速雕剿，毋令养成巨患，致如咸丰初年发逆之变。其庆远一路亦关紧要，臣前策道员张棠荫难期得力，须另派员接统，协力进兵，庶几不至糜烂地方。

抑臣更有请者，痛剿之后，必须招抚，尚赖良有司绥集怀柔。广西吏治向不讲究，宜令抚臣严惩贪酷，奖进循良，使中材之辈有所劝戒，勿蹈故辙，则拊循有人，乱机可期遏绝也。

是否有当，伏祈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280 广西巡抚丁振铎奏遵旨复陈

剿办桂林等地会党情形折

光绪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广西巡抚臣丁振铎跪奏，为遵旨据实复陈，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光绪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二日，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奉上谕：有人奏，广西桂林地方会匪甚多，有三点会明目明火劫掠，一月数十起；又柳州以下土匪四起，

并传思恩失守，抚臣所派张棠荫剿办未能得手各等语。广西各属匪徒肆扰，历年剿办未绝根株，桂林为省垣重地，岂容潜踪乘机劫掠，著丁振铎严飭地方文武各官密拿首要，解散胁从，毋任滋生事变。其柳州、思恩等处近日情形如何？是否实有攻破城池之事？并著该抚选派得力将弁，将所在游匪认真剿办，免致蔓延为患。张棠荫如有纵贼枉杀等情，即著速行撤换，仍据实参奏，以肃戎政等因。钦此。遵旨寄信前来。祇悉之余，莫名惶悚。

伏查桂林一带，会匪本多，为首之犯大率放票敛钱，纠伙抢劫，洵为法所难宽。其间良懦乡民被逼入会者，亦多迫于不得已。臣自去秋以来，通飭地方文武，密派将弁，不论是否入会，但问曾否为匪，访拿首要，讯明正法，不下百余人。复刊发简明告示，劝谕入会诸人，许其自新免罪，以冀解散胁从，庶免蔓延。近日抢劫之案虽不能无，然较之向日明目张胆拜台聚众，动至百数十人，甚至数百为群，亦稍有间矣。臣派出弁勇分投查缉，岁底均未令入营，亦既不遗余力。特其根株积久，非旦夕所能为功，此桂林近省情形，不敢不据实以陈也。

至思恩失守，实无其事。去岁十一月初三日，游匪扰至思恩县属之安顺墟，与官军接仗，哨弁邓紫乡受伤阵亡，添队往剿，匪已逃窜，外间谣传当由于此。惟游匪行踪飘忽，来去无常，箐密林深，路径熟悉，兵多则窜伏，兵少则抗衡。近日散勇混入其中，益形纷扰。洪水厘局亦被劫掠，业将局员张祖寅撤差查办。此思恩并未失守，及游匪近日之实在情形也。

道员张棠荫，臣去夏莅任，采之舆论，向有廉直声。其办理浔、鬱善后，有谓其认真者，亦有谓其近刻者。臣因一时乏人，派充省防统领。旋因柳州匪炽，飭该员督带一营，节制柳、庆防军，赴柳剿捕。驻柳数月，缉拿匪犯多名，地方较前稍靖，该员具有微劳。惟性情偏执，未能悉协机宜。现飭率队前往象州、来

宾剿办游匪，以观后效。此张棠荫之为人，及近日办匪之实在情形也。

所有遵旨复奏缘由，谨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初六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281 广西巡抚丁振铎为各地剿捕情形事致军机处电

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初二日到（军机处收电档）

前外务部简电，奉旨：飭将地方各情形，随时据实电奏等因。钦此。查镇南营叛弁黄仕恩等股匪，经署提督马盛治派分统陆荣廷等击散。南宁府属宣化县属那焕、淶华等贼巢，经署左江镇黄元果会同督臣陶模派拨之安勇进攻，一律平毁。南宁府知府惠荣于所属有警，亦屡次率队援剿，叠有斩擒。道员张棠荫，剿匪来宾，连日获胜，匪势渐戢，现飭各营县悉力堵剿。惟百色、南宁一带，商路绵长，游匪甚多，仍行伺劫，非边营与内地防营联络一气，认真剿捕，难望肃清。屡接督臣电，谓新简广西提督夏毓秀，赴任尚无确信，必须苏元春兼署提篆，事权乃一，嘱由振铎酌度情形电奏等因。可否请旨仍以苏元春署理广西提督，其现署提督·柳庆镇总兵马盛治，率带所部调署左江镇，驻扎南宁，该处系水陆冲途，最为扼要，马盛治谋勇兼裕，纪律夙严，当能得力，是否乞代奏。

顷接苏元春电，达隆二画洋员被匪枪伤一案，赶即回龙与法领事商办，此时当抵龙州，合并附陈。振铎。冬。

282 云贵总督魏光燾等奏粤边游勇

窜扰剥隘现筹办理情形片

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初三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再：广南边粤，游匪蔓延日久，与兵民混杂，聚则成群劫掠，散则渺无踪迹，地多烟瘴，难用客军，频年悉恃广勇防剿，流弊日滋，深虑积久养痍，酿成巨患。臣等前于沥陈粤边游匪蔓延，滇省军制苟简，谨就现在情形，酌拟办法奏内；暨续陈酌更营制饷章，派拨省防各营，前往接替，游击会剿案内，先后详细奏明在案。

上年十二月，省防分统·调补九江镇总兵刘万胜具报，所部绥靖各营先后到边。初拟俟其接防之后，即将临元镇总兵·调署开化镇总兵覃修纲所部纲字各营广勇，悉数调离该处，分别裁遣。适恭读邸抄，广西提督苏元春奉旨调任湖北提督，仰见朝廷洞烛边情，枢机默运，钦感莫名。惟滇、粤均值新旧交接之际，逆料遣勇、游匪必且交相窜结，乘机肆扰，故与新军为难，以期隐遂其狼狈相依、狐鼠同穴之愿。计滇省纲字各营广勇，是时在边者尚有七营十哨。因先调六哨离广，各归开、蒙等处原防；择调两营折回广南府城，收械并裁，以节饷力。余或暂留原防，或拔驻广南府城，俾前敌兵力稍厚，拟俟粤中大局稍定，徐图并遣。乃腊月十九日，粤边游匪果即啸聚徒党，窜扰剥隘。广西营游击张显廷，管带绥靖中营接防该处，竟于二十三日败溃，全营弃械脱逃。该管分统刘万胜，驻扎普厅，距剥隘四站，闻报调集分防者桑、皈朝之绥靖左、右两营，及续到之绥靖副中营，并暂留之纲字两营，合自带坐营，分三路进剿，正月十二日，直捣剥隘，匪即鸟兽各散。

臣等伏查游匪倏忽聚散，本其故智，人数极众，而散处沿

边之地千数百里，既无大股贼目负隅聚抗，可以力攻；其零星股数，实繁有徒，杂处民间，未能类别群分，亦未便禽猕草薶，办理殊形棘手。自非如臣等前奏，坚壁清野，先靖土奸，广备游击，莫能奏效；而并寨立碉，据险扼要，皆坚壁清野之事，节目甚繁，非旦夕所能集事。盖必立防已固，兵足庇民，然后良懦之为匪所胁者可得而解，桀黠之为匪所用者可得而惩。扶正气以渐强，祛群邪而渐尽，其审端致力，与寻常较有区别。臣等惟有督率在事文武，坚持定见，激励军心，以期日起有功。

至此次失律之绥靖中营管带张显廷，全营弃械脱逃，获咎极重，业经勒令该管分统刘万胜查拿，并通饬缉解。相应请旨，将广西营游击张显廷即行革职，拿获军前正法，各哨员弁一并重惩，以肃纪纲而维军政。该管分统·调补江西九江镇总兵刘万胜，到防未久，闻败调队进剿，匪即遁去，情尚可原。惟部将逃脱，究难辞咎，应请旨暂行摘去翎顶，勒限拿交；如逾不获，即行请旨革职，留营效力。

广南沿边辽阔，近据广西巡抚丁振铎电奏，苏军遣勇未缴枪械。去腊剥隘之役，争传匪有无烟枪支，未为无因。现仍添募绥靖新军副前、副左、副右各营，拔赴前敌，并力防剿。并饬南防营务处·临安开广道刘春霖前赴广南，就现有防团各营，察看整顿。总期早日清厘，又安边圉，仰慰宸廑。

所有剥隘失事将弁分统，请分别惩处，暨现筹办理缘由，谨合词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初三日奉朱批：著即妥为经理，并遵电旨严拿张显廷等惩办。余依议。钦此。

283 广西巡抚丁振铎奏剿办粤西游土会党情形折

光绪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广西巡抚臣丁振铎跪奏，为陈明粤西现在办匪情形，上纾宸廑，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广西游、土、会匪，去冬今春最为猖獗。缘滇、粤散勇不下万余，此辈遣撤无归，大率仍为游匪，土匪更从而响应，大股数千，少亦数百，南、太、泗、镇各属警报沓来。臣彼时电飭各路防营、地方文武，联络兵，悉力抵御。并电商署提臣马盛治，督飭边防各营，一体认真剿办，毋轻招抚，益长乱源。旋准署提臣电复，已派统领苏元瑞率带所部剿办上思恩厅土恩县一带匪股；分统黄忠立等剿办迁江、上林、武缘等处匪股；陆荣廷等追剿叛弁黄仕恩勾会、游、土各匪，均有斩擒。署左江镇黄元胜，会同督臣陶模派来安勇管带刘明达等，进攻宣化县境那渔、绿善匪巢，一律平毁。南宁知府惠荣击匪于宣化、永淳。省防统领·候补道张棠荫，在来宾、贵县境内再战皆捷，歼毙游匪百余名，并生擒匪首梁三，军前正法。此正二月间，各营剿匪情形也。

三月望间，南宁匪股潜窜庆远。据该府知府沈维诚禀报，游、土纠合约近二三千人，永定土司全家被掳。城中盘获奸谍供称，匪拟攻扑郡城。遂一面严申警备，并飞禀请援。臣立即电飭张棠荫派队赴剿。柳州知府赵涵彦禀称：已派营勇两哨，协同副左营管带王郁文星驰前往。现据右江道戴恩传来禀：本月十六日，沈维诚、王郁文等与匪接仗大安墟，自辰至未相接不决，我军燃掷火药，各队如墙而进，匪始不支，翻山逃遁。进至白土地方，被掳之安定土司及其家属，除被害二名口，余均悉数截回。此近日庆远剿匪情形也。

前准督臣咨，已派署北海镇总兵潘瀛统带三四营，会同西军进剿。该镇来电，本月二十五日，已进扎横州，兵力渐增。督办边防苏元春，亦于本月十七日接署提篆，情形尤熟。马盛治不日即抵南宁，接左江镇署篆，地方或冀有转机。惟游、土各匪现无一定窝巢，又处处山箐丛险，兵少匪即抗拒，援师将集匪又他逃，虽各军时有斩擒，匪股究无大损，东驰西突，断难随处设防，且兵分力单，尤不足资控御。臣现饬各营择要扼扎，队伍毋许零星，闻警赴援，彼此互相关会，庶免疲于奔命。歧路亡羊，目前大股游匪皆聚于滇、粤交界之土富县、镇边县一带，距省四十余站，该处瘴厉极重，入夏以后进剿尤难。南宁、百色商路时有梗阻。苏元春檄饬署右江镇陈桂林统带边防五营及镇属两营，与黔、滇会剿，以冀疏通商路。此后有无把握，尚未可知。商路不通，厘收减色，饷源日绌，款更难筹。

臣以庸愚，忝膺疆寄，地方似此，疚悚曷胜。所有粤西近日剿匪情形，谨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初九日奉朱批：著懍遵迭次电旨，认真会剿，务将游匪一律肃清，以安民生，而重边要，毋稍大意。钦此。

284 云贵总督魏光燾等为粤边游勇会党 窜扰广南事致外务部电

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初九日（军机处收电档）

阳电敬悉。粤边游匪，向来倏忽聚散，伺间劫掠，频年裹胁渐众，竟至成股窜越。去腊，过界扰剥，大队进剿即遁。因力主坚壁清野，复饬并寨立碉，散械民间，责成人自为战，村自为守。前月中旬，匪乘烟瘴将起，纠合苏军溃勇，联成大股数千，突窜

叛朝，务在挠我成局；又分数股袭攻隘路，以阻我军援应，匪势蔓延，将及百里。维时团防散布沿边，普厅被截，谣传甚炽，广南因亦戒严，随调集合力兜击，并筹增新队援剿，业经驰驿具奏。

近日叠接军报，调集各军，力战于辣子塘、沙斗、那耶、花甲等处，斩馘颇多，匪股节节败溃，普路悉通。正在进逼叛匪，新队陆续赴敌，联合各路团营，四面兜截，军威期于日振。方领电京，自系先时情形。

伏查匪扰无时，潜伏出没，会剿无可致力。兹既麇窜滇边，若得趁此得手，截断归路，聚而痛歼，诚为快举。惟积匪狡谲异常，得势则纠悍聚攻，失势则分奔零散，特恐叠经挫创，仍复逞其故智，必图穷所依归，则非滇力所及，惟有力行前策，先求尽其在我耳。光焘、经羲谨复。青。

285 山东道监察御史关榕祚奏广西 乱事蔓延请惩处失职官员折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十八日（军机处原折）

山东道监察御史臣关榕祚跪奏，为匪乱蔓延，请将玩寇之文武官员分别惩处，以昭宪典而儆军心，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因广西游勇、土匪滋事，曾经奏请飭令地方官协力剿办。数月以来，匪势愈张，柳、庆以下各府、州、县蹂躏殆遍；且拦入滇、黔，其势已成燎原，未易收拾。计自去年十月起事，至今年正月，抚臣丁振铎始行奏报，其为玩寇，百喙莫辞。虽到任日浅，诸未谙悉，亦不应漫无布置如此。臣询之乡人，每以提臣苏元春在防年久，镇抚无方，克扣勇饷，纵令劫斃，无辜毙命，官畏民惧，含冤靡告。此次勇丁溃变，系该提督有心激成，以为固位之计，众口同声，含恨切骨。昔黄巢之乱，曾无裕留寇自保，

致令唐室为墟，及今读史者犹毛寒以栗。该提督纵贼遗害，阴使私图，其居心尤险，万难轻恕。臣恭读咸丰年间上谕，每遇办贼将吏时加严斥，一时名将如向荣、胜保皆不能免，是以将士用命，所向有功。

敢请明降谕旨，切责抚臣、提臣，严予处分，其余镇、道以下各员弁，亦并察明分别议处，庶大小各官知所儆惧，而尽心办贼也。伏祈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286 山东道监察御史徐德沅奏粤西

乱事未靖请募兵会剿折

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初八日（军机处原折）

山东道监察御史臣徐德沅跪奏，为粤西寇患未清，请飭该督抚招募大兵，迅速进剿，以绝根株，而安边圉，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维粤西僻处岭峽，山箐林密，地瘠民贫，既乏工艺之资，复亏耕获之利。失业游民所在皆是，黠者每诱为匪，愚者相率而从，平日既未能抚绥，临时又无以遏制，为祸滋烈，咸、同年间发逆之变是其明征。然其初只洪逆一股，从者数十人，乘兵不设备，而逼胁日众，遂至蹂躪遍中原，播乱十数载。竭湘、淮数大军之力，谋臣如云，勇将如雨，仅乃平之。今则匪党什佰于昔，大股多至千数百人，少亦百数十人，初则啸聚归顺、百色，间或分掠奉议、恩隆等处，继则出没东兰、那马、红水河一带，遂窜至思恩之武缘，扰突南宁之宣化，而蔓延于庆远、柳州，至鬱林各属以及梧之容县。以通省而论，所未扰及者，惟桂林所属，及平乐所属而已，然匪踪之伏匿固不能尽无也。自百色以至三江口、红水河一带，逢舟必劫，水行苦之。其思恩、南宁等处，乡民有散处稍疏者，夜则换户劫掠；有团聚加密者，昼则率党攻击。及

官兵救护，则匪先侦探，比大兵集齐，而匪已窜伏。匪势之猖獗，乡民之受殃，亦已亟矣。岂得视为癣痒之疾，无关心腹之忧哉。

大抵匪之类有三，一曰游匪，一曰会匪，一曰土匪。游匪即甲申之役安南之遗勇，自甲午后窜归内地，即肆行抢劫，更与烟土帮为难，以其款巨而货贵也。即请兵舰保护仍不能免，则徒而出红水河，匪亦从而劫之，自是而匪遂出没无常矣。会匪即三点会，煽惑乡愚，讹诈良善出资，以入会可以保性命，无赖者多翕然从之。及其势既成，即殷富者亦必多舍财以卫身家。有阻之者，其祸即不旋踵。其拜会每于山林僻静处夜间为之，或百余人，或数十人不等。其名目，正坐之头人为老披，储资者为东主，尚有勾引入会者为带舅。其纪功，有一九、有双花等号，功之最者转底。自鬱林扰乱之后，其风遂遍散于各州县矣。土匪即乡之无赖，偷窃盗劫，暮出而昼伏，一乡或数人，平时习为拳勇，遇事相为呼应，每窝游匪引之以劫乡邻，是游匪虽极凶狠，亦不能向无引导之乡，以肆其毒也。

查广西与云、贵、广东相毗连，百色之西与云南之宝宁交界，始则剥隘失守，继而皈朝复陷；而柳、庆之北则与贵州接壤，匪踪亦已充斥；而南宁之南，上自宣化之良庆，则与广东灵山之心圩相接连，下至横州之禄嘉，则与灵山之西乡相接连，数被其越扰。廉地素称多匪，历年掳人勒赎，穷凶极恶，不可忍言。然其地面辽阔，防之则不胜防；匪迹诡随，讨之则此剿彼窜，此退彼归，有讨不胜讨者矣。计土匪不过三四千人，常散而不聚。会匪日积月盛，动以数十万计，然乌合犹不足恃。惟游匪恃其技之习熟，皆经屡战之余，所持皆洋式快枪，必出而抗我；且露宿野处，飘忽无常，非招集大兵四面兜剿，不足以绝其根株，安足以固我边圉也。且匪之为患也，养痍愈久，伏毒愈深，若使蔓延致成流

寇，尤非一旦所能收拾。即令彼皆弃鄙齷齪，不足以语雄图，而法人虎视南关，时欲谋为越俎，地一入法，将补兵费必不资，若云割弃，彼得居肘腋之间，或资余匪以军械，纵之以扰我腹地，彼将以步步而进，为祸可胜言耶。

以今日之匪势，例以发逆之大乱，加以强邻之诡谋，茫茫前车之鉴，涓涓江河之忧，能不为之惊心动魄。粤之士民所共呼吁者，惟望大兵云集，克期进剿，以如霆如雷之威，收以汤沃雪之效，自可殄除其凶锋。然后兴新法以厚其生，讲新学以开其智，剔厘余党，抚辑群黎，所谓除暴以安良，救乱以图治者，此也。

或谓一意痛剿，恐致良莠不分，则用剿亦兼用抚。游匪之所以能为害者，恃有快枪耳，有枪则民可为匪，无枪则匪即为民。抚之之法，须令地方官会同绅士设局办理，先缴军械，次清团族。军械缴则匪无所恃，团族清则匪无所容，正本清源，莫善于此。此抚以济剿，全在地方官实力行之耳。

相应请旨严飭两广、云贵各该督抚，招募大兵，迅速会剿，将各项匪徒一鼓荡平，以期边圉乂安，磐石巩固，粤省幸甚，国家幸甚。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287 广西巡抚王之春奏粤西乱事

蔓延甚广请调皖军随征折

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初九日（宫中朱批奏折）

广西巡抚臣王之春跪奏，为粤西匪乱未靖，蔓延甚广，本省防营单薄，请调安徽武卫楚军两营随赴粤西，以资扫荡，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六月初一日仰蒙召见，圣训周详，并以西乱正炽，谕令速赴新任办理军务，仰见廑念边防之至意，跪领之下，钦感莫

名。伏惟粤西本边要之区，山深箐密，向称盗藪。聚党百数十人便为一起，肆行劫掠，名曰土匪。自法粤事平，边防吃重，招募营勇时有遣散，若辈无家可归，聚处深林，生计穷蹙，有隙即逞，名曰游勇。然既为土匪，为游勇，总之为匪，应不难捕治之，剿散之也。所难者安业则民，失业则匪，匪与民已相混；归武则兵，离伍则匪，匪与兵又相混。抚之不能，剿之不尽，且兵来即遁，兵去仍聚，相持日久，几有老师糜饷之虞。

为今之策，一面选拔循良，以保安良民为本计，使民不入匪，则匪无所裹，而势自孤；和辑诸将，以约束营勇为要义，使勇不通匪，则匪无所恃，而气自馁，此吏治与军政相为表里者也。但伏莽在在堪虞，必先威之以兵，示之以猛，庶法立而后知恩，所谓治乱用重典，亦势有不得不然者。惟查该省兵力太单，不敷分布，广东所派数营仅能镇守边界，该匪异常飘忽，又几于防不胜防。闻现在匪势以太平、归顺、上思、镇安、百色、泗城为最甚，南宁、思恩、柳州次之。提臣苏元春分派边防各营，将边要所属地方先清内匪，始能并力。色、泗界上，亦因防营分守边界甚长，再难抽调。臣拟由津航海先至粤东，面商署督臣德寿，匀济军饷，添拨防营；后即驰赴梧州驻扎，居中策应，以期将匪徒迅速扑灭，早慰宸宥。然必须调集兵力，棋布星罗，方足以资征剿。但临时招募，缓不济急；且训练未精，心志不一。计惟就臣所知得力之营伍权宜调拨，以免迟误。查臣前在安徽巡抚任内，所募武卫楚军中营记名总兵胡玉兰、副左营候补参将王荣华纪律严明，上年剿平泉、会各匪均极得力，现皖境安谧，抽此两营毫无损于防务。臣添此旧部，实可壮乎军声。廉颇思用赵卒，戚继光思用浙兵，皆此意也。伏乞天恩垂念边方紧要，谕飭安徽抚臣聂缉槩，速派武卫楚军副左、中两营，由该营管带官胡玉兰、王荣华督率赴粤，听候驻遣，俾微臣稍收指臂之助，于粤西军务不

无裨益。再：军行必须饷足方资饱腾，且冒暑远征，将卒之劳瘁尤堪悯念，而粤西饷糈奇绌，久邀圣明洞鉴。臣现尚未视事，无可筹措，拟请由安徽省酌给两月行粮，俟到粤后由粤按月接济，合并声明。

所有请调安徽武卫楚军两营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288 贵州巡抚邓华熙为粤西游勇逼近

黔边请添营会剿事致外务部电

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军机处收电档）

前因游匪聚扰粤边，窜伺黔境，曾将查探并会商剿办情形，于五月二十二日，由电奏陈，并分飭各防军严加防范在案。旋复据调署安义镇岑有富函咨：游匪于粤界西隆州属柯蒿、羊房、扁柄、北楼、三棒、者堡各处大肆披猖，修筑营垒，约有千人，似欲窟穴于此。与黔相距只有一水，防其蔓滋，虽有广西百色镇所派冯克纪带练一营约百余人，来扎涨乐，距北楼一带不远，迭经移商剿捕，未见举动等语。现复准督臣魏光焘电：据探报，粤省西林、西隆属境，聚有大股游匪，将分五路出犯，该处近接黔边；并据探西林诸匪，有勾结以下股匪在内，恐窜黔界等语。

查游匪逼近黔边，为时既久，为患将大。现黔防沿边添筑碉营，已将工竣。除飞飭各军严密防范堵剿，并电请广西抚臣转电提臣苏元春迅即添营会剿外，谨将游匪近日情形电陈，恳恩飭下广西抚、提臣，添营会剿，以免蔓延，粤、黔边氓，实深企幸，伏乞圣鉴。转请代奏。华熙叩。简。

289 广西巡抚王之春为查看各路军情

会商合剿机宜事致军机处电

光绪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军机处收电档）

窃粤西匪乱，时逾半年，界连三省，师老饷糜。游、土、会各匪勾连一片，山泽龙蛇遍称盗藪，若不迅速合军，痛加剿办，其为后患何可胜言。查太、镇、泗三郡，色、思、顺三厅、州，因左接滇壤，右接越疆，与边军势相逼处，由提臣苏元春剿办。然地段既已绵亘，匪徒又复蔓延，不分别固无以专责成，不联络又何以张声势，此中机括甚微，关系甚巨。现查苏元春移驻太平，就近策应，分派营官陆荣廷带四营行队，由镇边界上兜剿而出，会同滇军夹击。黄云高带二营，兼顾镇、顺两属。沈占魁等三营，分扎上思、宁明各土州。陈炳焜等四营，分扎左州、永康、养利、新宁。而以张得贵率两营为游击之师。百色镇外滇界，游氛更甚，则以奏留五营派陈镇桂林统带，会同滇军扼扎，尚足堵遏。惟所带皆系行队，为数不多。苏元春以边界太虚，时虞意外，不敢多抽。原商督抚添募十营，皆因饷绌不允，未偿其志。加以忧谗畏谤，其气稍挫，而士气未免因之亦馁矣。臣自出京以及抵梧，与该提督函电交驰，勉以忠愤，鼓其锐气。一面抽调各边军及粤东援军，一俟臣调募湘军到齐，悉飭开赴南宁、百色、泗城、上思一带，互为声援，分途进剿，冀收通力合作之效。兵强在乎气，师克在乎和，制胜之本，端在是矣。此本月初一日起至二十七日止，查看各路军情，并臣到梧后布置大略，会商合剿机宜，理合电陈。乞代奏。之春谨肃。勘。

290 贵州巡抚邓华熙为请飭广西遴派

大员专办防剿事致外务部电

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初四日（军机处收电档）

前因游匪窥伺黔境，迭将查探筹办情形电奏在案。兹于八月初三日复据调署安义镇岑有富咨称：探闻广西西隆州有游匪头目郑五旒，七月十一日率队入城驻扎，官绅无敢阻者。又有数股，在兴义属之对岸扁牙、百楼一带，麇集约二千人，声言欲克期入黔。并据西路前后营副将王恩贵禀，探得泗城府城亦有游匪驻扎，头目陈姓；郡边一带，系首目吕三、苏三，聚匪约千余人，亦设谋过江扰黔。又据兴义府石廷栋禀同前情。并探闻府属之板蚌地方，被游匪阑入抢掠而去。粤边夏间，派有冯克纪一营，现亦调内地，无复粤军踪迹各等语。

除黔边防营已飭令严密防范外，查粤西泗城、西隆等处，距桂林、梧州甚远，粤中筹顾不及，无一防勇，以至游匪肆行冲突，地方官无可如何，任其入城，纳资取和。若再不认真办理，诚恐盘踞日久，官、民顺贼偷安，习与俱化，将至裹胁日众，不可收拾。非独黔边受害，况黔与粤连界地方，合计约二千里，实属防不胜防，此诚大可虑者。相应请旨，飭下广西抚、提臣，将泗城、西隆一带匪情，速为筹议，遴派明干文武大员，统带得力营勇，责令专办，免至延蔓难图，贻误大局，不胜切盼待命之至。谨请代奏。邓华熙叩。支。

291 广西巡抚王之春等为复陈泗城等

处乱情并防剿事致外务部电

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十二日（军机处收电档）

佳日奉旨：邓华熙电奏，探闻广西泗城、西隆等处，无一防

勇，游匪肆行；西隆州地方官绅，任听匪队入城，纳资取和；又有数股在兴义属之扁牙、百楼一带麇集，声言欲克期入黔；泗城游匪亦谋扰黔，府属板蚌地方，已被拦（阑）入抢掠。黔、桂处处毗连，贼与官、民日久相习，必致裹胁日众，防不胜防等语。著王之春、苏元春，速派得力营勇，分投剿办；并著邓华熙严飭边防各营一体严防，毋稍大意。钦此。之春遵即恭录转电苏元春去后，并飭南宁镇、道，百色镇、厅，泗城、西隆府、州查明。因百色电断，至今未复。元春奉旨后，钦遵札派黄镇忠立即率熙字四营驰往剿办。六月朔，接右江镇陈桂林函：现在游匪以滇界洪邦、踏良、五仙洞为巢穴，月前有两、三股窜上八达之古障一带，逼胁各村入会，索银投降，殷实之家不从者，捉拿勒赎。已调桂后营驻扎西隆八达，桂前营驻扎西林属，桂中营驻扎凌云县，桂左营分扎奉议、百色，合力兜剿。此时虽无攻城夺地之势，然合股则多，非有大军进剿，难期扑灭。黔抚所奏情形，或所辖边界村墟有此等语。

之春查泗郡向扎防勇一营，前月因百、泗教士被困，即电飭黄忠立赶带数营驰救，兹由春会札派四营前往剿办。惟上称各节，虽系遥揣，究不可不预为防范，仍一面严飭该处文武员弁，竭力防剿，不许有取和情弊，致长贼焰。现探邕、浔各匪，知大军将进，多窜泗城。思、庆一带，地均毗连，泗城现已调拨各营进剿。思恩亟电潘镇瀛，分派二营赶赴思、邕交界严防。庆远只防勇一营，难资得力，右江一路，不免空虚，已将调到之总兵唐生玉、总兵胡生兰各带一营，由梧赴柳，兼顾庆远，相机策应。第道途遥阻，不能克期即到，一俟布置妥当，即当会同兜剿，俾得早靖边陲，上纾宸廑。谨合词电复，乞代奏。之春、元春谨会肃。文。

292 广西巡抚王之春等为上思攻剿获胜事致军机处电

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军机处收电档）

叠据各路探报，东省钦界股匪窜入上思棱佛子墟，元春当飭营官张得贵率师两营，拔队驰剿。行抵佛子后山级，另股贼目何福庭、黄福庭、钟四、黄飞龙同时驰至，匪势已合，弥（潞）漫山谷。我军率队三面合击，自午至酉，匪势不支，乘夜由山路绕窜。计擒斩各土匪百六十余名，伤匪甚众，夺枪四十余支。又陆荣廷在滇界陇谷剿庞八股匪，将坚巢攻破，擒匪首五名，斩级十八，获快枪二十九支，枪码无数，匪纷纷窜逸。扎管带梁秀春会同各营防围匪于忠州板仓村，匪乘夜突围出，各营扼路截击，枪匪二百余，伤匪无数，夺枪三十余支，救出男妇老弱七十余人。帮带伍钟元在上思百笃村截匪，亦毙匪五十余，夺马数匹。此各路剿匪获胜情形也。

谭建章、谢天良两股，自七月以来，未敢滋扰，见营队密布，稟求免罪，愿缴枪炮免诛。元春飭令杀得另股匪首，方准收录。适何福庭、钟岩两股，复在崇善一带劫掠，谭、谢乘其不备，前往攻剿，谭建章割得何福庭并伙党首级五颗，谢天良割得钟四并伙党首级五十七颗，呈缴献功，当发交署崇善县吴令靖质实臬示。查何、钟两匪，素称凶悍，今谭、谢将该匪等击毙，自应准其赎罪，因飭留营效力。除收录精壮外，余求自新者约千二百余人，均交地方官妥为安置。此招抚各匪分别办理情形也。

统计我军惟伍钟元受伤阵亡，其余先后亡勇十二名，伤勇三十九名，均飭抚恤医调。之春查各匪经迭次惩创，伤亡过半，逃散尤多，其气已挫。趁此声威，电飭各防军尽力搜剿，以安边境。现在太平、上思地方渐次安靖，匪势趋重柳、庆一带，业迭飭驻防柳、庆各营及调援该处楚军两营，约会边军合力围剿，以冀匪

徒尽殄，借慰宸廑。

所有历次获胜招抚，及分饬各军合力堵剿情形，谨合词电陈。乞代奏。之春、元春谨肃。有。

293 广西巡抚王之春为收复河池州城 并饬军攻剿事致军机处电

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军机处收电档）

边军自太平、上思攻剿获胜后，匪势趋重柳、庆一带。顷据柳庆镇、右江道先后禀称：八月初四日，游匪数百人，由长脑猝窜袭河池州。该州向无城池，守备因军政调考离汛，仅存防勇数十人。州牧张铭诚堵御不及，被贼中伤右胁坠马，匪以为已死，随肆劫掠。幸该牧先经饬吏目、把总分调团练赴援，俄顷踵至，奋力截击，匪多伤亡，势遂不支，遁至州属之六墟。当将州城收复，查点印信、仓库，均尚完备。惟该牧疏于防范，究属不力，饬司先行撤任，听候查办。嗣闻窜匪扬言，将约思恩、宜山两股土匪二十余人，攻扑庆远府城。据该府沈维诚飞禀告急，恳派多营应援。

查右江一带，不通电报，往往军情阻隔。之春先已飞调柳庆黄镇，带勇两营就近援剿；并调楚军三营赴柳驻扎，兼顾庆、思，因道远尚未赶到。现计各营抵防兵力稍厚，当饬会合旧驻防勇，督率团练，分别痛剿，匪风虽炽，似不难即日扑灭。此本月十五日至二十五日接据探报，收复河池州城，并分饬各军攻剿情形，谨电陈，乞代奏。之春谨肃。宥。

294 广西巡抚王之春为贵县宣化攻剿

获胜擒斩首要事致军机处电

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初六日（军机处收电档）

前报剿匪获胜，及招抚布置情形续陈在案。顷据各路电报：派出统带新募湘军总兵唐生玉驰赴柳河，八月二十九日行经贵县属，探闻覃墟勾结横州、永淳数股匪，计二千余人，适贵县令贺源清、保甲局绅龚仁寿率团勇堵隘防遏，唐生玉自率精锐，奋前猛扑，毙匪三百余名，生擒四十余名，夺获土枪三十五支，马四匹。三十日，又报匪窜林家村，当经团练会合绕抄，伤匪无数。九月朔日，唐生玉等分军搜杀，复毙匪百余名，生擒三十余名，夺获土、抬等枪三十六支，马二匹，解散胁从数百。我军伤亡七人，团勇伤亡数十人，现已另派副前营跟踪追剿。此贵县连日获胜实在情形也。

又据左江镇道潘瀛、何昭然电报：宣化县属苏盘等村匪首莫亚潮、杨须远等，聚有匪徒千余。当商总兵黄忠立带熙字营先往，潘瀛带虎勇，何昭然带仁字营，三十日分途继进。悍匪先踞崖巅，开炮对轰，自卯至午，仍然死拒。该镇道加赏激劝，各勇奋力进攻，至酉，始将各匪杀毙百余人，斩级二十五，割耳四十一，坠崖而毙者约四、五十，生擒匪首周治亭、邱二涎，暨匪党三十余名，匪妇一名，供认匪首莫亚潮等均经伤毙，解散胁从无数。此宣化一路获胜实在情形也。

经此屡次惩创，匪胆已寒。惟游、土蔓延久遍，响应麇聚，纷窜无定。自八月下弦后，迭报抢劫之案，除桂、平、梧三府安靖外，无县无之，无日无之，实因上年左江一带多被匪扰，迄未耕种，现已三月不雨，赤地千里，旱灾已遍，并将被灾情形另行奏报。惟之春因续调皖军日内可到，定期初十日亲率楚勇三营，

前赴南宁，于土、会各匪众多且悍之处，扼要截击，更树声威，以期内匪节节扫除，俟有余力，即行会合滇、黔各军，并靖边陲，借慰宸廑。

所有八月二十六起至九月初六日，叠次获胜并斩擒首要各情形，谨具电陈，乞代奏。之春谨肃。鱼。

295 广西巡抚王之春为各路攻剿获胜 并招抚措置情形致军机处电

光绪二十八年九月二十六日（军机处收电档）

前在梧迭报诸路剿匪获胜并招抚情形各在案。春十五抵潯，接续据管带楚军总兵胡玉兰禀：经过武宣县境铁帽山等处，与匪迭次连战获胜，共计毙匪六十余名，夺获枪械、马匹甚夥。又上思厅禀：管带刘荣榆于凤凰山剿匪获胜，毙匪四十余名，生擒二十余名，获枪械三十余支。匪徒黄廷光惧罪投诚，旋即枪毙匪首邓荣显等三名，割取首级，效力赎罪，余党分别安置归农各等情，自应准其所请。又南宁报：黄镇忠立初六、七等日，在宣化境内遇匪接仗，伤毙五十余名，生擒三十余名。十五日，复驰赴隆安，连次剿毙匪徒六十余名，生擒悍匪李秀起等二十余名，并夺获枪械多件。又太平府禀：管带梁广礼，在隆安境内剿匪，生擒首要黄义忠、李贵周等八名，伤毙匪徒六十余人，夺获洋枪十九支。查粤境匪情，向来分窜无定，兵到即逃，匪踪飘忽，故多分途擒斩，未克聚而歼旃。此各路剿匪大略也。

又据署柳庆黄镇庆远沈守禀：该处匪党五百余人，枪炮四百余支，现因惧罪恳求招抚，愿缴军械效力自赎。当飭查明原籍，分次递解回家安业，军械收缴，酌给价值，以期遣去一名即少一贼，党羽既散，首要即除。此近日招抚办法也。

此外如贵县、来宾、永淳、横州各属交界地方，各报匪徒肆

扰，均经调派各营，分途堵截去后，尚未回报。至桂平县鹧鸪村，与练勇于七月内，因索斗起衅，各有伤毙。外匪乘间勾结，并聚已数千余众，閤郡惊谣，几致大变。据该府电禀，请兵剿办。迭经批饬驳诘，分别办理，以免民、匪相混，重烦兵力。当令营务处署臬司黄仁济，委员前往解散，仍勒令缉凶，一面派营捕匪。适据该村及绅耆等遵具甘结，外匪因之奔窜，随即跟踪追击四散，居民得以安枕，弭患未然。查该县境之金田村，密迩前村大藤峡，即昔日洪逆秀全老巢，与该村声气相通，素称产匪，此案虽经办结，现仍留营驻防，可期有备无患。此春舟驻浔郡数日措置情形也。

现定明日由浔溯流而上，所有初六至二十六日，各路迭获胜仗并招抚解散措置各缘由，谨电驰陈，乞代奏。之春谨肃。宥。

296 广西巡抚王之春为剿平贵县 各股会党事致军机处电

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初六日（军机处收电档）

前在浔州，已将措置情形并贵境匪扰调营堵截，电奏各在案。舟抵贵县，即据管带楚军参将王荣华禀：该县匪首张亚北等，在罗伞岭（岭）及大番洞啸聚甚夥。九月二十四日，会同委员蒋航等，分队围攻。该匪恃险抗拒，枪弹由炮眼放出以击，该管带额受枪伤，后哨哨官·游击徐碧海、大炮教习·千总成克昌中枪阵亡，弁勇及团勇伤亡二十二名。幸帮带唐友山将大番洞贼剿平，前来接应，该管带虽受枪伤，犹能督战五刻之久，竟得犁平匪穴，轰毙二百余人，并将匪首张亚北等十四名生擒梟示，夺获枪刀数十件；并声明尚有两股大匪，联聚覃窑、巴务、观音山，请派兵围攻。旋据该县并绅长禀报，该村等处，均系著名老巢，迭经剿办，未能进攻，请速加兵雕剿。即饬营务处署臬司黄仁济，会同

统领楚军·云南临元镇总兵黄呈祥率带四营，驰往迅办。该员等遵于初一日统军驰抵覃塘，探悉该匪恃险负隅，附近村民悉被裹胁入会，匪众兵单，以故连年军民肆遭屠毒。本年四月，潘镇瀛率攻未下，咸切戒心。此番大军进剿，稍失机宜，势必蔓延邻郡，牵动大局。因密派各军，雇觅向导，分投堵截各路要口；一面遍示各处，解散胁从。即于初二日，激励将士，乘夜扼据前寨，掩旗息鼓，四更后，出其不意，直捣观音山前。仰逼匪巢，盘结山腹，峻险插天，行踪陡绝，甫经合围，山上即响枪炮，弁勇伏处，仅伤亡总兵唐友山及勇丁十数人，比即调齐各营，开花炮连环轰击数时之久，匪巢一律踏平。并分营围住覃窑、巴务两村隘口，生擒三百余名，验明老幼妇女，分别释放。附近数十村户口万余，沿途求赦免罪，不敢再入匪会。比飭印委绅耆，分谕取结备案，呈缴军械，发交贵县。聚米千余担，布数百匹，散给近村穷民。搜出伪印三颗，伪制令箭、号衣、会簿、飘布等件，立飭毁销。解回首要谢世雀等十五名，即在贵县城外枭斩，以儆群顽。惟交界各州县，尚有伏莽，暂留营驻扎，以资搜捕等情。

查该股悍逆，勾结左、右两江各属游、会等匪，雄据坚巢，历年屡攻未破，最为凶悍。该员弁等竟能不避艰险，散胁擒渠，荡平净尽，洵属谋勇兼优，异常出力。刻值军务方亟，内地各属匪徒业已剿除大半，此次出力员弁，可否由春择尤酌保数员，以昭激劝，仰候恩施。余俟全省肃清，汇案呈请奖叙，出自鸿裁。所有楚、粤各军先后阵亡员弁勇丁，容春汇请分别赐恤。

现贵县匪已办竣，春发电后，即于本日率队驰赴南宁，合并肃陈，乞代奏。春谨肃。鱼。

297 广西巡抚王之春奏迁江追剿获胜

拿获首要分别惩办片

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初十日（宫中朱批奏折）

再：桂省游、土匪股数甚多，而著名巨憨人人切齿者，以李二即李二老板为最。该匪党羽众多，无恶不做。本年元月间，在武缘马鞍村滋事，前柳庆镇马盛治亲往剿办，该匪纠党抗拒，致马盛治受伤阵亡，悖逆情形尤堪发指。臣抵任后，即悬赏一千圆购拿在案。其余匪首如唐云亭、李亚七、张秀澹、陈海宗、陈二、张海连、唐兰弟、苏双喜、王二等，皆凶恶昭著，掳掠奸淫，甚且抢劫官船，掳捉厘局委员司事人等勒赎，以致道涂梗塞，行旅咸有戒心。臣叠次派营会同各牧令严缉去后。

兹据迁江县知县张怀曾、迁江清乡委员·补用知县沈启煊、防营管带王有义、蔡仕祥等会禀：十月二十四日，访闻迁江北泗一带有游、土匪勾结滋扰情事，该营、县登即亲率勇练前往查剿。行至九龙渡河下遇见游匪船只，该匪瞥见我军，即上岸迎敌，我军奋勇力战，匪势不支，即渡河逃窜。我军驾艇尾追，炮伤游匪首张海连、唐兰弟、苏双喜等三名。土匪首王二一名赶前拿获，讯据供称：尚有大亚哥头、李二老板、唐云亭等，盘据石陵地方，该营、县立即漏夜驰往围捕。村后有一岩洞，匪即以该洞为巢穴，修筑栅门数道，石碉四座，极为坚固。黎明，我军四面轰击，当将头栅攻开，并破石碉一座，击毙匪党多名，受伤者无数。匪退入内栅，由碉眼放枪，弹子如雨，致伤勇丁三十余名，阵亡七名。王有义愤急，挥军蛇行而进，蔡仕祥亦督令士卒肉薄先登，鏖战半日之久，将数重栅门攻破，占据匪碉。我军已得形胜，勇气百倍，张怀曾复率练勇在要隘埋伏，以防冲突，各军并力猛扑，登时擒获匪首唐云亭、张秀隆、陈海宗、陈二四名。李二老

板、李亚七突围奔出，被伏兵拦截，与追兵前后夹击，均各受伤被擒。计炮毙匪党百余名，生擒三十余名。当即提讯，各匪首供认，历次抢劫谋逆，并据李二老板供认，在武缘县炮伤总兵马盛治阵亡等情不讳，录供禀报前来。臣查该匪首等倡乱日久，胆敢戕害总兵大员，尤为穹凶极恶，当批饬就地正法，以寒匪胆而慰忠魂。

此次该营、县等一闻匪信，立即前往剿办，恶战半日，将坚碉平毁，使日久稽诛之匪首一鼓歼擒，既为忠良复身后之仇，更为民间除非常之害，不无微劳足录。拟请将同知衔·迁江县知县张怀曾，以直隶州知州在任候补，并加四品衔；补用游击王有义，以参将留粤补用，并加副将衔；同知衔·补用知县沈启煊，俟补缺后，以直隶州知州在任候补，并加四品衔；补用都司蔡仕祥、梧州营都司萧文元，均以游击尽先补用，并加副将衔，以资鼓励。臣前于奏保剿平贵县匪巢折内声明，余俟内地肃清再行奏请恩施，是以前次电奏剿办桂平各村大股窜匪出力各员，均请俟汇案保奖，此次实因拿获戕害大员匪首，案情重大择尤酌保数员，以期闻风鼓舞，于军务不无裨益。

除再饬该营、县实力搜剿余匪，毋使漏网外，所有拿获著名各匪首惩办缘由，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

298 广西巡抚王之春为回剿浔贵 各股获胜事致军机处电

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军机处收电档）

春督军道经浔、贵，所有剿平各匪坚巢，均经电奏在案。自贵县平匪后，即虑余匪回窜，当留浔防唐有德等营驻扎，并饬该府、县严加防范。旋据报称：贵县败匪窜匿境内，加以横、永、

来、象各路窜匪，因春督军前进，闻风远避，绕遁桂平各情。当调贵防王荣华、宋尚杰二营，并派邱显铭、孙道毅二营前往，会同搜剿。

查该县麻峒地方鹧鸪村，前因索斗起衅聚众，当飭署臬司黄仁济派员解散。时以上游伏莽遍地，势应判案办理，免牵大局。乃各匪又复窜入，并分匿于独木、水活、塘湾、察汕、塘社岭、吉斗、石居、马皮、木社岭、紫竹坪、惚牛寨、中塘、塘口、寨背等村，聚至二千余人。春密授机宜，飭令先除各村匪党，再进攻该村，以免内外应合。接续据浔州府、县电禀：各军先后分往独木等村，擒斩无数，生擒悍匪六十一名。各村清除后，遂于十月二十六夜，围攻鹧鸪村老巢，相度地势，分路进攻。团练助剿者二千余众，皆令作后路声援，防有与匪暗通情弊。该匪拼命抗拒，势极凶悍，开炮先击我军，连毙勇一十五名。我军气不少挫，天色黎明，即用开花炮轰破外寨炮台，逼攻内寨，复击破前面二炮台，王荣华从后包抄下击，匪退后座炮台死守，枪弹如雨，伤亡勇丁四十余名，士气忿极。已刻，邱显铭率勇先登，各军继进，重重围困，纵火焚攻，各匪惊窜，我军四面兜击，一股歼擒，夺获枪炮无数，当将各炮楼一律平毁各等情前来。

查鹧鸪村与金田、大藤峡声气相通，素称产匪，既经官军解散，复敢勾结窜匪；而独木等村，并敢分匿匪徒，设不赶紧剿办，后患何可胜言。幸先后留防派调，赴机迅速，始则分途搜捕，继则聚而歼旃，为地方除此大害，阖县士、民欢声雷动。在事各员异常出力，容俟内地一律肃清，再行奏乞恩施。

所有派营回剿窜匪获胜缘由，乞代奏。之春谨肃。文。

299 广西巡抚王之春为各路剿捕获胜 并招抚情形致军机处电

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军机处收电档）

沁电将各路获胜大略电陈在案。节据禀报：统带楚军唐镇生玉、管带胡玉兰等，于柳城之十五坡、罗城之寺门、来宾之牛岩等处，接续血战六、七次，共毙匪百余名，生擒三十余名，夺获枪械无算。据迁江县禀报：于七良塘一带连次剿匪，枪毙共四十余名。既闻李二老板等啸聚石墟，即率队围捕，匪据坚碉，枪如雨密，我军奋勇肉薄，伤亡不少，鏖战三时始破，擒获李二、唐云廷等著要十二名，炮毙无数。查李二等系武缘县境拒伤马镇盛治阵亡之匪，业批讯明尽法惩办，用寒匪胆，而慰忠魂。又虎勇营刘纪贤，于宾州境内炮毙三十余名，生擒二十余名。又庆远府沈守维诚禀报：靖勇途次剿匪，生擒蒙永林等四十六名，格毙五十八名，获刀、炮六十余件。又武缘魏令达文禀报：虎勇营潘杰延、防营梁学智于高峰隘迭次剿匪，生擒滕正宜等十九名，毙匪百余名。此兼旬获胜并生擒首匪各情形也。

自李二被擒，梁果周等迭被痛剿，穷蹙乞抚，各率二、三百人不等，恳求缴械投诚赎罪。比飭拣留精壮，前随边军助剿。此各匪就抚分别办理情形也。

除各路另报小胜不计外，所有自十月二十七日起至本月十七日止，各路获胜招抚缘由，谨肃电陈。乞代奏。之春谨肃。嘯。

300 广西巡抚王之春为左江布置停当 督军右江剿办事致军机处电

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六日（军机处收电档）

滇、黔、粤边会剿各营，均已飭署右江镇黄呈祥率营赴边。

邕境各匪，前派钦防三营与虎勇防营分途兜击，由那盟追匪至东降村，四面围剿，擒获百余名，生擒首匪周蒋顺伪号山大王一名，匪党十名，夺获枪械无数，起出被掳男、妇百余人，耕牛数十头。现进攻土忠州老巢，春复电催督臣原派之钦防潘道培楷，再率一营到邕，合力清除，以足四营之数，布置已有眉目。

惟近日宾州白石、三山等村，均有匪扰。武宣、象州交界之菱角滩、铁幄山，地势险阻，匪踞有坚巢，迭经官军攻破复聚，四处劫掠，商贾为之裹足。刻因边界、邕境剿匪均正吃紧，别无游击之师可以抽调，春定于初八日，亲督四营由陆路先赴宾州一带征剿，取道柳州，直赴菱角等滩，督师痛加剿除，并择要派营驻扎，以资搜捕而通行旅。盖匪势蔓延，若俟肃清一处再剿一处，未免旷日持久。现亲自率营与各军分路攻击，以期早日荡平，上慰宸廑。

所有边境左江布置停当，督军亲往右江等处剿办缘由，乞代奏。之春谨肃。鱼。

301 广西巡抚王之春为征剿宾州等地事致军机处电

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十九日（军机处收电档）

前在南宁，因宾州匪扰，及柳、浔交界之菱角滩等处悍匪负固麇聚，曾将督营亲剿起程日期电奏在案。之春于腊八日，亲督六营，由绕路驰抵宾州，督饬营勇及该州，将白石、三山匪村剿平，一面留营扼扎，一面率师前进。抵柳后，督同道、府布置一切，即由水路赶来、象、武等处。于二十三日，分兵五路进攻，擒斩首要温在生等及通匪团总八名，坚垒一律荡平。复于除夕、元旦两日，乘其不备，派营赴各匪村围捕，并搜山岩各处，拿获首匪覃老腾等百余名，余匪穷蹙，投诚者千余人，分别资遣编伍。

统计右江大股匪徒均已歼除，现由营会同地方官清办善后，

之春即〔于〕十三日移师赴浔。浔州居左、右江之中，文报易通，可以居中调度。右江经此次亲剿后，渐次可以肃清。左江兵力尚厚，已严飭该道、府会营分途兜剿，总期迅扫匪氛，上慰宸廑。

电文简略难详，所有督师兼旬，征剿宾、象、武宣等处悍匪，一律歼灭缘由，录要电陈。乞代奏。之春谨肃。效。

302 广西巡抚王之春等为滇黔粤 边界会剿获胜事致军机处电

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十二日（军机处收电档）

前以滇、黔、粤边界游匪滋扰，奉旨，三省认真会剿，当将派营前往剿办各情，会同电奏在案。节据各军禀报：黔军统领张道胜严会商黄镇呈祥，于去腊二十六，至西隆州城会楚军王荣华等，分路剿办八达一路。参将魏渠斌剿土黔，麦贵安剿古隘，李德宏剿八达，吴秉贤督团引导搜捕乌村各山箐，署镇杨昌魁同粤军搜捕那长旧州一路。此黔省各军进剿情形也。

滇军统领魏道景桐，督飭各军由广南府分道前进，知府方宏纶、参将荣晰，于正月初八日至西林，会商黄镇呈祥，派戴光荣等随黄镇忠立出西林北路；方开焕由剥隘会右江镇搜剿平寨、吉木各山箐；谢凤生等分途剿里贡、斗戈一带；龙济光等由西林南路八角山协粤军同剿。此滇省各军进剿情形也。

署右江黄镇呈祥会同黔军，于二十八日至西林县城，督楚军五营，粤军熙字、春字各两营，会滇军两营，分途进剿潞城、旧州、八渡等处。楚军亲军营胡玉兰剿八桂、绿丹，楚军正前营剿西村口一带，楚军副左营剿古障、王黄一带，复酌抽健勇，纵横游击，以清州匪而杜外援。此粤军会同滇、黔各军进剿情形也。

近日迭据滇、粤两军陆续报获胜仗数十次，擒斩头目甚多，阵上枪毙二千数百余人。正月二十四，黄镇呈祥会同广南方守

宏纶搜剿板达一带，接连四仗，毙匪四百余人，生擒匪首十数名，夺获器械无算，余匪窜出无多。据获匪供称：各股闻村口扎有楚军，截断信息，无可接济，更怀疑惧分散。现仍昼夜加紧跟踪搜捕，总期勿留遗孽，边境又安，上慰宸廑。此次因百色等处电断，是以奏报稍迟，合并陈明。

所有三省会剿迭获大胜各缘由，谨会同电陈。此次电奏，由之春主稿，乞代奏。德寿、林绍年、邓华熙、王之春谨肃。文。

303 广西巡抚王之春为南宁庆远 剿抚情形致军机处请代奏电

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十三日（军机处收电档）

春于正月间，两次奏报军情，二十七日，奉电旨：办理尚为得手，著严饬各军，迅速扫除净尽，俟一律肃清后，将出力员弁奏奖，候旨施恩等因。钦此。跪诵之下，钦感莫名，当即转饬各军，钦遵办理。所有边界会剿连获大胜情形，经春于文日电陈在案。内地自春剿平宾、象、来、武悍匪后，惟南宁、庆远尚有负固抗拒者，迭饬道府会营迅速剿办。

二月来，屡据署左江道何昭然禀：会督绥远军潘道培楷、虎勇潘镇瀛，在甘村等处，擒斩首要二百余；在七塘、伶俐各村，拿办首要百余，毁贼巢六处。复派营往垒丁村围攻匪首梁懋猷一股，鏖战竟日，用火围攻，生擒二百余，斩级五十三，获枪七十余，并焚毙炮毙不计其数，首要无一脱逃。又在良利墟毁平匪巢炮楼，毙匪八十余，生擒首匪徐金猷及悍党二十五，斩级五十二，割耳十三，起出被掳妇女多名，牛只百余匹。又据统领邕防总兵杨发贵禀：追匪至武缘地方，毙悍匪三百余，投诚者二百余，生擒八十余，我军迭次亦有伤亡，已分别医恤。此南宁各军获胜情形也。

又据署右江道陈昭常禀：庆远大股，自剿办木马寨各匪巢后，军威大振，连下风火、喇营一带坚巢，生擒阵毙共千余名。游匪首梁桂材率党五百余，穷蹙投诚，右江统领唐生玉暨署柳庆镇黄元果，飭令拿匪赎罪。旋据拿解游、土匪谭尚滌等九名，讯明惩办。计缴大小枪炮四百余杆。此庆远各军剿抚得手之情形也。

现计内地大股均已削平，其余伏莽，或三、五人为群，或十余人为群，釜底游魂，不成股数，已飭切实搜捕，以绝根株。春视师半载，仰托天威，得以廓清丑类，实非意料所及。目下边界捕匪甚急，恐穷寇内窜，现严飭认真堵剿。春赋性迂谨，不敢遽奏肃清，容俟边界一律收平，同时报捷，以昭慎重。

所有南宁、庆远歼除大股各匪缘由，乞代奏。之春谨肃。元。

304 广西巡抚王之春等为滇黔粤

边界会剿续胜事致军机处电

光绪二十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军机处收电档）

文日，会同滇、黔、粤三省电奏，边界剿匪迭获胜仗，并生擒匪首巫满、巫二等各缘由在案。陆续复据黄镇呈祥电报：督带楚军，闻八达等处窜有游匪，比派精字营往剿，该匪高踞山岩，相持两时之久，竟不能入。管带范尔密奋极，一身当先，督队上山，匪始纷乱，枪毙百余名，生擒十余。随报匪窜王田村，即行跟追，炮毙无数。当将匪首游聋子、王大有等擒获，讯系攻破兴义县首谋，即在军前正法。二十九，攻瓦窑村，匪已伏踞山背，意图拦路阻攻，我军用开花炮击毙百数十人，匪遂溃走。见有大旗拥护而行者，知系首要唐五，该镇督飭擒获，当在其身上搜出伪示，胆〔敢〕称钦差大臣总统义胜全军唐字样；并钤用总督滇黔粤三省大臣兼统领古义全军节制前敌营务伪关防，语多狂悖，比经讯明惩办。朔日，该镇复会滇、楚两军扫荡各村寨，先后毙

匪五百余，擒获农大王、黄三大王、周五等，阵擒陈亚辉、汤二等各匪首。随即跟捕首逆李二一股，围攻五昼夜，该匪悍党数千，抵死抗拒。该镇等悬赏四千两，滇、楚各将领亦奋不肯收队，更番鏖战，杀毙匪徒殆尽。李逆穷蹙，匿藏里圩山小沟乱草内，至初五午刻，始克就擒，当由两军会讯，凌迟处死。该逆向在滇之广南、粤之泗城两府属滋扰，上年，攻陷皈朝、普厅，皆其为首，此次磔诛，无不称快，被害之家，脔割其皮肉寸尽。泗城一带已无匪踪。现仍分饬派营，穷搜各岩洞，总期勿留余孽，上慰宸廑。

所有续获大胜，擒斩著要逆首多名，泗城边境全清缘由，谨由之春主稿电陈，乞代奏。德寿、林绍年、邓华熙、〔王〕之春谨肃。勘。

305 贵州巡抚邓华熙为黔军过粤

会剿获胜事致军机处电

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初八日（军机处收电档）

窃以黔军过粤会剿，前经两次电奏，并由王之春会陈大概情形在案。

查黔军总办边防营务处道员张胜严、署安义镇杨昌魁自抵西隆后，与粤军黄呈祥商定分地搜捕。查悉西隆属之白楼、扁牙等处，为匪众出没之区，游、土勾结，潜伏思逞，经张胜严派两营分路往捕，该匪放枪抗拒，相持数时，始行溃逃。擒获匪首李扬林等九名，获械无数；复缉获罗狗崽等三名，搜获悍匪甘清露等二名，均经讯明惩办。旋探闻游匪韦老五等，集党匿西隆州巴累村等寨，约人拜台。张胜严复派营约会粤军围捕，擒获韦老五等十一名，匪首刘银堂等五名，刘受洗等三名；搜缉箐林，又获熊官保等五名，亦经分别讯办。据杨昌魁咨称：该镇节节搜捕，亲率弁练缉获坝梨土匪黄克纯等六名，派营在板纳一带搜获辛六春

等十名；复据沙梨寨团绅指引，协获土匪黄卜顺，搜出旗帜、名册多件。探闻龙窝场有游匪数十，纠众开会拜台，该署镇随率营驰抵匪巢，匪党开枪抵御，我军被伤五名，以排枪轰击，匪始奔散。获游匪陈长生等二名，土匪樊五等七名，枪炮多件，均经先后讯明惩办。此正月间据报越境剿匪情形也。

二月初间，探闻滇、粤军击败之股匪耿其才等，率党数百窜匿陇背等处，经张胜严派营兜剿，围攻一昼夜，匪众烧山夺路而去，枪毙游匪多名，兵团受伤四名，将耿其才擒获。匪党王大壬等纠党接战，被营团击毙，生擒悍匪韦三等二名。复据探报，游匪王卜巴、陆卜同藏匿定窝山、颜场山各洞内，我军乘其不备，分路扑攻，毙匪多名，哨官被匪击伤，旋将两匪首擒获，均经先后正法。此二月以来在粤剿匪情形也。

目下大股游匪，经三省会剿，已四散逃匿。复经分路搜剿，泗城、西隆一带匪已敛迹。惟庆远属河池、南丹两堡匪势未靖，迭据粤境团绅禀报，已电商王之春，迅速派营会黔军兜剿，庶可一律肃清。

除仍饬黔防各军分驻粤境巡缉外，谨撮要电陈，以纾宸廑。谨请代奏。邓华熙叩。齐。

306 广西提督苏元春为督剿获胜事致军机处电

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七日（军机处收电档）

元春冬月中旬，由邕抵色，当将各营分布西隆、八达旧州、凌云、西林、恩阳、奉兹、天保、镇边各边界扼扎。自百色沿河而上至西林，以防为剿；自恩阳之八角山以至镇边与土富州接壤，以剿为防。据春字中营报，林享机追剿游匪至浪上之捷；统带熙字营黄镇忠立报，自凤山追剿唐九股匪至幼里之捷；分统健字营陆荣廷报，剿匪至者依河边之捷；又由都宅剿滇界窜匪追至那产

之捷；毅新营务处陈朝政报，那昔机剿匪之捷；中军李启勋报，向武、巴瑯、那敖剿匪之捷。此十一、二月事也。

春字右营管带黄乃中、奋勇中营管带梁建葵报，东凌、那播追剿游匪，与陈朝政合击之捷；平畔追剿截击之捷；那荒追剿之捷；水墟山岭拦截之捷；陆荣廷报，马巷机击匪之捷；蔚武、岩谅围剿之捷；陇板机高山剿匪之捷；奋勇左营陈炳焜报，马浪山岩剿匪之捷；冯琳击匪迭追百定之捷；春字左营黄宝珍报，西林、那尚剿匪之捷；熙字前营报，西隆、马郎寨剿匪之捷；熙字后营报，剿沙树平匪之捷；熙字营务处马广瑜报，率右、后两营下围机剿匪之捷。此正、二月事也。

迭次擒获匪首黄二即黄清登、施二、黄士恩、曾庆祥。攻黔之黄草坝，滇之土富州、剥隘，若辈均为头等匪目，及悍党一百七十余，斩级三百四十八，阵毙匪众六百余，得枪二百四十七支，骡马八十九匹。起获被掳男、妇丁口牛只，分别送交滇、粤地方官查主给领。综计伤亡弁勇二百三十四名。首目各匪在色核办，众目昭彰，人心称快，迭次电告西抚汇报。

元春正月十六，亲赴东凌前敌调度。该处不通电线，元春懍遵圣明责无旁贷之训，切实汗惶，虽迭获胜仗，不急急电明以邀功。王之春以为元春所部未尝剿匪，咨送二月十二、三省会剿电奏稿，并未提及元春各营先后剿办情形。查正月望前各营剿匪战功，均已随时电明，亦遏抑不叙，殊不可解。自维身在前敌，见闻较确，凡事可粉饰于章奏，不能欺瞒于众口。即李二老板一匪，亦经熙字营击散其队伍，身已受伤，逃匿山中，为土人所获，送入滇军，因以为功，一切情形，人所共知。

元春惟殚竭血忱，以冀稍宽罪戾，何敢言功。只以在事员弁咸经勤奋，迭著战功，未便没其微劳。兹交卸在即，除具折奏报外，先此电陈，请代奏。提督苏元春禀。洽。

307 开缺贵州巡抚邓华熙奏黔军过粤会剿详细情形折

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八日（宫中朱批奏折）

头品顶戴·开缺贵州巡抚臣邓华熙跪奏，为黔军过粤会剿，迭次擒斩首要详细情形，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钦奉谕旨，飭令黔师进剿西隆，与粤师约期前进。当即檄飭总办边防营务处·道员张胜严、署安义镇总兵杨昌魁率领所部各营，克期前进。嗣据报称，该镇、道等进据西隆，因兵至匪遁，与粤军黄呈祥商定分地搜捕，遂即各领所部分往办理。前经两次电奏，并由粤西巡抚臣王之春会陈大概情形在案。

兹据陆续禀称，该道员于上年十一月，由巴结分队渡江，各带乡导前进，搜获匪首王二亡一名。讯悉西隆属境之白楼、扁牙等处，为游匪出没渊藪。土匪刘荏、李扬林、王万兴等互相勾结，现仍踞险潜伏，以待兵退复出。当派管带宋振铎、陈克升率勇分路前往掩捕。宋振铎驰至围攻，该匪放枪抗拒，相持数时之久，始行溃逃。擒获首匪李扬林、廖卜兴、黄恩隆等九名，并缴获枪械无数；陈克升亦缉获罗狗崽、吕长生、康丁三名；匪首王万兴，亦被西隆州陈谟督团拿解前来；各营复搜获著名悍匪甘清露、鲍飞熊二名；均经讯明，分别惩办。

嗣于本年正月，探闻游匪韦老五、刘二大王等，各集匪党，藏匿西隆州属之巴累村、弄落寨等处，约人拜台。随即密飭游击营何其荣，约会粤军赖武邦，率兵同往围捕，擒获韦老五、杨金连、王卯等十一名；管带黄金祥擒获匪首刘银堂即刘二大王、郑道人等五名；哨长杜光鑫擒获匪首刘受洗、李七、徐苗三名；各军搜捕箐林，缉获逃匪熊官保等五名；亦经分别讯办。

二月初二日，探闻游匪磨其才、韦三亡等，随带死党数百人，

窜至陇背大箐藏匿。当即派营调团合力兜擒，围攻一昼夜，匪众放火烧山，夺路奔走，我军奋往追击，枪毙游匪多名，兵团亦受伤四名。次日，始将磨其才追获。匪党王大亡等复敢纠党接战，当被兵团击毙甚多，并生擒悍党韦三、廖五二名。查磨其才系越南老匪，凶悍异常，此次就戮，人民称快。

复督队驰往祥播一带搜捕。据报，游匪王卜巴，一股藏匿定窝山洞、陆卜洞，一股藏匿颜场山洞，该处路均险峻，仰攻不易。随飭管带张占元、谭瀛，各选精锐往扑。定窝土民潜行引导，攀附而上，乘其不备，枪毙游匪数名，该匪群向后山奔逃，当将王卜巴擒获，哨长班纯义被匪击伤。帮带程嵩高亦将颜场洞匿匪、陆卜洞王海明、韦正安等缉获；并经密派团营岑必升、岑登科等，先后获解匪首杨洗、韦卜苔、韦正得等来营。均讯明甘心从匪各情，当即就地正法。

并据署安义镇杨昌魁咨称，该镇自过江后，节节搜捕，缉获坝梨著名土匪黄克纯等六名；管带郑锦堂复在板纳等处，缉获辛六春、苏发瑞、韦定发等十名。复据沙犁寨团绅密报，土匪黄卜顺等，勾结游匪，不时往来。当即派兵协团，将黄卜顺等缉获，搜取旗帜、名册多件。复探闻龙窝场有游匪数十人，纠合土匪，开会拜台。随即亲率弁练，驰抵匪巢，该匪开枪抗御，我军被伤五名，旋以排枪轰击，匪始奔散。追获游匪黄满、陈长生二名，土匪樊五、陆阿芳等七名，枪炮多件，亦经先后讯明惩办各等情。当飭该镇、道，仍即驻军粤境，务期援捕净尽。

查目下大股游匪经三省会剿，均已四散逃匿。复经各军分路搜剔，其临阵格杀之匪不能核计，而擒斩首要至数十名之多，实属剿办得力。现在泗城、西隆一带，匪已敛迹；惟庆远府属河池、南丹等处，粤中兵力未能分顾，匪势仍未尽息，该境团绅不时尚来请援。臣一面严飭防堵罗斛、都匀一带各军，相机因应；一面

电商粤西抚臣王之春，讯派得力营勇，前来会同剿办，务期一律肃清，以纾宸廑。

除先将大概情形电奏外，所有黔军过粤剿匪，迭次擒斩首要详细情形，谨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著曹鸿勋督饬认真会剿，务期一律肃清。

308 广西巡抚王之春为广西内地 全行肃清事致军机处电

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军机处收电档）

窃之春于效日，将内地各匪剿平，派营赴庆、思搜捕余匪各情电奏在案。连日据署柳庆镇唐生玉、右江统领邱显铭报称：会同各军先搜剿宜山县窜匪，次及东兰、河池，并分兵越境至武缘等处兜击，适与左江镇潘瀛、统领绥远军潘道培楷等军会合，饬令乡团引导，痛加斩擒。署右江镇黄呈祥，因边境戡平，复派营沿河下至恩隆地方堵击，势更联络。各匪本属败窜之余，股数零星，并无斗志，经大兵围捕，鲜脱逃者。统计迭次斩获不下七百余人，匪首石特幸、蓝特卫、韦作臣、黄遂英、白色玩、滕普遼等多名，均生擒正法。间有穷蹙投诚者，均经查明，确系愚民被胁，始准免罪；其曾犯抢劫重案者，一概骈诛，以除后患。各处匪踪尽绝，地方均已肃清。并由潘瀛、潘培楷等咨禀前来，皆属相符。绅、民欢欣鼓舞，皆谓复睹天日。

现计广西界内地一律肃清，此皆仰赖天威远播，将士用命，用能尽除匪患，克奏肤功。而前两江总督刘坤一、张之洞，先后拨助枪炮，前总督陶模、现署总督德寿，筹济饷械，不遗余力，俾之春得以幸告成功，实深惭幸。所有在事出力人员，谨请允其随折择尤奏保，候旨施恩。

除专折详陈，并督饬各营及地方官举办善后，再将保甲团练

切实整顿外，所有内地各属大小股匪全行肃清缘由，谨电陈，乞代奏。

再：之春拜折后，督军移驻梧州，督办善后事宜，俟流亡复业，布置停当，即行回省，合并陈明。之春谨肃。宥。

309 广西巡抚王之春为查明南丹

并未失陷事致军机处电

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五日（军机处收电档）

支日奉电旨：邓华熙奏，广西南丹地方，游匪陆亚发分股窜扰，土州失陷等语。昨王之春电奏，边界内地，一律肃清，何以有股匪窜陷土州之事？迅速派营扑灭，勿再粉饰等因。钦此。跪诵惶悚。查庆远地方，与边界毗连，南丹土州为东兰州属地，尤当其冲。本年正、二月间，边界会剿吃紧，春恐穷寇内窜，当派署柳庆镇唐生玉、右江统领邱显铭，率营堵剿。维时适有游匪数十人，窜入南丹境内，该土州并无城池，土牧少不更事，未经举办团练，堵御不及，致被阑入，经唐生玉等旋即追剿，并无失陷之事。贵州相距较远，遂谓为近日情事。

此次边界会剿，惟桂省之楚军与滇军最为得力，黔虽派有各军，而防堵不力，每被匪徒窜扰，遂归咎桂省，桂固难任其咎。幸托天威，边界内地一律肃清，道路畅行，有往来商旅可证。第以八年之巨寇，加以各属山深箐密，难保无零星败匪，窜匿其间，乘虚出掠，防不胜防。春刻仍留营驻扎搜捕；并饬地方官认真点甲联团，务族清其族，团清其团，使匪类无可潜踪，约计非半年数月不能竣事。盖办成聚之股匪，重在攻剿，宜纯用兵力；办逃匿之零匪，重在缉捕，宜参用甲、团，庶几民不扰而流亡可复，匪亦净而萌孽不滋，此善后应办事宜与奏报肃清固并行不悖者也。

溯自发逆平后，桂省清查善后，直至光绪初年，始行安靖。当时在事者，举不欲草剃而禽猕之，然必并胁从愚氓概予骈诛，将有土无人，亦非圣朝怀柔之意，故必须宽以时日，始能搜除净尽。春去岁督军浔、邕，察看匪情，参考舆论，兵匪民匪，几于无人不会，并有铺户各养匪二、三人为保守计者。论罪则人尽可杀，论情则尚有可原。春惟以严拿首要，解散胁从为主。现在大兵之后，人民欢欣鼓舞，耕凿如常，是其明验。所有善后要务，总当竭尽心力，认真清厘，断不敢稍有粉饰，上负委任。

惟是桂省近年边军积习，武营则养寇自重，劣绅则串匪分肥，区区小丑，蹂躏至于八年，此中情形，难逃圣鉴。春此次严办匪徒，剿则七而抚则三，彼等失其所恃，难保无因不使其私、吹毛求疵、横加谤议者。春受恩深重，惟当任劳任怨，断不肯曲为迁就，致贻后患。

所有查明南丹地方窜匪早经剿平，现在举办善后，及办事为难情形，容臣具折披沥详陈。谨电请代奏。王之春谨肃。歌。

310 广西巡抚王之春为黔边伏莽一时 尚难尽绝事致军机处电

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十九日（军机处收电档）

窃广西股匪，早经荡平，业于月前奏报肃清；并声明败匪窜匿，已派营分途搜剿在案。自四月以来，各营日有斩擒，而黔边伏莽，一时尚难尽绝。缘山险箐深，素为产匪之区，从前承平时，亦时出抢劫，盖岩洞处处可通，匪徒势同流寇故也。自各股剿平后，匪党零星败窜，伏处岩洞；加以饥民众多，间有为所诱胁者；又苏元春边营所招游勇，时聚时散，向与匪通，以劫掠为生活，该提督此番交卸，故散之以纵其扰乱，借此为倾轧之计，以致勾结一气。幸之春早为防范，饬营严加剿办，不致联成大股。而道

路纷歧，深虑伺隙而动，各属虽已肃清，仍须留营驻扎。庆远各属，地接黔界，该省余匪易于窜匿。故目前大势，散匪以庆远为较多，然皆十余人为群，多亦不过四、五十人。迭据各营搜获千余人，约计尚须数月，可以一律清除，不留余孽。

各属灾民，自运米糶赈、设厂施粥后，全活无算。本年暘雨应时，早秋可望丰收，民情安谧，商贾流通。署提督黄呈祥，月初已抵龙州，已交军政，办理均极妥协，足以上慰宸廑。除将详细情形折陈外，谨撮要电乞代奏。王之春谨肃。效。

311 谕内阁著将广西巡抚提督各官 分别惩处并认真整顿团保

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三日（军机处上谕档）

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三日，内阁奉上谕：岑春煊电奏，查明广西匪势、灾情，请将司道各官分别惩处，并整顿团、保，精选州县各等语。广西贼踪蔓延，灾区甚广，该地方大吏毫无布置，实堪痛恨。已革道员黄仁济，粉饰欺蒙，上下解体；已革总兵申道发，纵勇虐民，贻害尤甚，均著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布政使汤寿铭，吏治废弛；按察使希贤，前署藩司，贿赂公行，均著即行革职。巡抚王之春，办理军务，诸多蒙蔽；提督苏元春，养痍成患，贻误地方，著一并革职。

该署督务将团、保一切事宜，严饬各府州县认真办理，以清乱源。至委署各缺，著准其不拘资格，暂行酌量变通，总期有裨地方，俾吏治日臻起色，用副朝廷绥靖边疆之至意。钦此。

312 广西巡抚柯逢时奏豫筹广西善后事宜折

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初七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新授广西巡抚·护理江西巡抚臣柯逢时跪奏，为豫筹广西办匪善后事宜，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广西地处边陲，实关南疆全局。近年糜（糜）烂至此，兵久无功，残贼生灵，为害最酷。臣自蒙恩命，畀之抚綏，夙夜图维，不遑寝处。窃计现署两广督臣岑春宣（煊），规画宏远，又得提臣冯子材亲往督师，不难克日荡平，救民水火，毋俟臣鳃鳃过虑。惟以凡下之质，抚此残破之区，智虑难周，财力尤绌，不得不先筹办法，上达慈聪：

一、兼募土兵。广西苗、瑶杂处，民气强蛮，山易藏奸，兵多通匪。虽平时地方安谧，而数百人劫夺拒捕，挂单敛钱，擄人勒赎之事，亦所不免。戊戌郁林之役，苟且粗安，患气日深一日。在左右江一带，皆有匪巢，负嵎踞险，可以智取，难以力争。近则头目愈多，党羽愈众，溃兵散勇，与匪相合，枪炮快利，毒焰愈炽。防兵既不可恃，不得不借助客兵；惟客兵不通语言，不识路径，利于攻战，不能搜捕。巢穴既窳，宜拔根株。今拟派熟悉情形员弁，先行前往，就地招募土兵，不拘名数，分布郡邑，酌给口粮，以为之备；择正绅为管带，选牧令为箝束；申明纪律，激励（励）士气，兵既可用，匪亦自除。昔明王守仁巡抚南赣时，南中盗贼蜂起，朝议发广东、湖广兵合剿，守仁上疏止之。其讨平广西断藤峡瑶贼，皆提弱卒、役诸书生，埽积年逋寇，此前事之可师者也。

一、先剿后抚。广西数十年来，几于无岁无乱，乃至无乱不洗剿村庄，而乱益加甚。近则议抚矣，又迄无成效。夫不能剿而遽抚，适以张贼势而懈军心也。今招募土兵，令良民团结自卫，

该匪野无可掠，大兵云集，穷蹙自归，而后准其招抚。一邑平即安插一邑，一府平即安插一府，庶不至有受抚之名，且不贻异时之祸。譬如患痼，不务尽去其毒，则元气益伤，未有不溃者，此自然之势也。

一、筹拨的款。广西素称贫瘠，每岁度支尚苦不给，加以垫付边饷，筹备洋款，出入相衡，亏短其巨，师旅饥馑，窘迫可知。筹兵、筹饷、筹赈三者同时并举，何以支持？万一饷项不充，匪势披猖，滇、黔、东粤、湖湘伏莽乘势纠合，臣一身不足惜，如大局何！惟是部库空虚，各省为难情形大略相等，军兴以后，求助于邻封者，已竭忠尽勤而不可再。即如各省协济边饷三十六万两，近年仅广东尚解八万，湘、鄂欠解累累，皆由本省垫付；以后能否如数协济，尚不可知。而目前无论如何，非巨款不能有济。拟请敕下户部指拨的款一百万两，应时解赴，以济急需。并将每年奉派英、俄、德、法洋债及汇丰等磅价二十二万余两，又新派偿款三十万两，暂由户部另行筹拨；俟军务平定，挹注有资，照常摊解。又闻本年所借洋款，数巨期迫，当由本省出有印券，以后如何交还？外人岂能减让？大要嗣后饷源，总须借资粤东，统筹接济。幸署督臣关怀大局，宏济艰难，此则广西军民延颈踵踵以俟之者也。

一、破格用人。自古非常之功，拔士作相，拔卒作将。若尽拘资格，迁就必多，虽在完善之区，已虑暗中腐败。广西善后之策，全在守令得人，必为防守兼擅，文武兼资，而后足以胜任。所谓远方州县，得一良令如得胜兵三千；得一良守，如得胜兵三万；得一良部吏，如得胜兵三十万，诚重之也。伏维圣慈，洞烛幽隐，乞敕下部臣，凡有补署，三年内暂勿拘成文法；其文武员弁实有异常劳绩者，并准优予奖励。臣惟有矢公矢慎，为地择人，如有偏私，请治臣罪。

以上数端，臣千虑之愚，豫筹补救。至于变通尽利，容俟抵粤随时与署督臣谘商办理，以期仰慰宸廑。是否有当，谨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初一日奉朱批：所请拨款各节，著户部议奏。余依议。钦此。

313 署两广总督岑春煊奏查明 广西情势及致乱缘由折

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初八日（宫中朱批奏折）

头品顶戴·兵部尚书衔·署理两广总督臣岑春煊跪奏，为查明广西匪势及致乱缘由，遵旨体察情形，酌筹办法，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十二日，奉上谕：驻藏帮办大臣桂霖奏，广西游匪隐患日深，敬陈管见一折。现在岑春煊计将到任，著将所陈各节体察情形奏明办理，原折著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臣当将桂霖原奏详加披读，如所称粤省群匪羽翼日广，有会而匪者，有兵而匪者，有民而匪者，有商而匪者，有官而匪者，与滇、黔接壤各处几于无地不匪，无人不匪，旷日持久，兵饷两绌，将有防剿俱穹之时。国家无咸丰、同治间财力，亦无咸丰、同治间人才，此匪再溃裂四出，天下事尚可问耶？各节语语皆真，字字可痛。其尤要者，则以与诸将更始，与牧令更始两语，为目前下手之端。

惟是祸患之来，匪伊朝夕，推厥原始，由于营伍废弛者居其半，由于吏治废弛者居其半。营伍之咎，实苏元春一人尸之，臣于查覆苏元春被参折内业已详陈。吏治之咎，则前抚臣黄槐森实尸之，而王之春亦不得分任。溯查黄槐森在任之时，吏事毫不考求，用人惟凭贿赂。当乘舆出幸西安之日，海内惊动，黄槐森

尚复置酒演剧，荒乐如恒，此而不知，更知何事？由是牧令中之贤者相率引去，留者强半不肖，以不肖牧令而膺民社，小民遂不堪命矣。黄槐森又好言祥瑞，恶闻盗贼，州县望风承意，相率讳盗。凡遇民间报劫案，或获盗送官者，必任吏役勒索规费，种种刁难，始肯收禀。及票差后，又听其肆行骚扰，搜括无艺。贼未惩办，事主已先破家。于是民皆相戒，良善者甘受匪害不敢控官，狡黠者乃与匪通且求自保，遂酿成此遍地皆匪之现象。迨王之春到任，不知认真整饬吏治以清匪源，一意主抚，但图欺罔。所任各守令，闻虐民而不闻保民，小民先被灾荒，继遭匪害，困已极矣。各守令尚有借办团为名，抽收团谷较正赋多至数倍者，抽收担捐、灶捐盈千累万，尽入私囊者。吏治若此，就使无苏元春之养匪庇匪，民已将激而生变；况有苏军壁垒为匪之巢穴，苏军枪弹为匪之军储也乎！

现在匪患日深，除桂、平、梧三属外，几于无地不匪，若不亟亟荡平，诚虑如桂霖原奏所云，旷日持久，兵饷两绌，将有防剿俱穷之时。而熟察匪势匪情，则又有难求速效者。综言其故厥有数难：民求匪庇，匪得混民，兵来则民，兵去仍匪，兵已疲于奔命，匪转以逸待劳，此民匪不分，其难一。枪支弹药可售诸匪而得财，子女玉帛可借剿匪而肆掠，兵与匪狎；两利俱存，虽号称数十营，实不得一兵用，此兵匪不分，其难二。匪所窟穴必在深山，箐密林深，路尤险绝，匪已习惯捷若猿猴，各军初来拙如牛豕，且方夏时草木掩翳，匪得所蔽反乘官军，此匪巢险固，其难三。叠嶂横盘，动辄百里，路径丛杂，不易合围，此方进攻，彼已他适，此山路纷岐，其难四。有此四难，若专以防剿委诸兵，无论各营不尽足恃，即足恃亦必不敷。

为今之图，惟有一面赶办赈粟，俾饥民不至胁从，一面选择知兵爱民之牧令分任有匪州县，认真举办团保，分别民匪，俾间

阎多一良民，即地方少一匪党；并准有匪各州县酌募壮丁，由公款动支餉项，督同团练任防堵之责，坚壁清野，俾匪出无所掠；复整顿水师，严饬各路关卡认真巡缉，断匪军火接济之路；专以往来雕剿夹击之事责诸各军，先清出外抢掠各匪，俟秋高木落，再纵火焚山以覆匪巢。现分柳州、庆远为一路，思恩、南宁为一路，泗城、百色为一路，龙州及沿边为一路，各派营旗专伍剿办。就目前情形而论，则以柳庆、思南两路匪氛最甚，其余两路次之。日来东兰、武缘、怀远镇相继收复，各路亦时报斩获，军务似稍得机。然州县若不得人，纵使各匪暂慑兵威，仍不敢存实在肃清之望也。

伏念匪之起也，非天特生一种为匪之人也；民不安其生，举全省之民皆可化而为匪。匪之平也，不能悉举凡为匪者尽阬之也；匪有业可执，举全省之匪皆可化而为民。民匪消长之枢机，实视吏治为进退。广西之乱既由吏治败坏而生，则广西之治必赖吏治澄清始可。拟恳天恩明降谕旨，严戒广西官吏，嗣后如仍有罔恤民瘼贪婪残酷者，即行严办。纶音一布，则中材以下皆可勉为循良，不待微臣执法相绳，而粤乱已将有多矣。

除将到浔筹办情形随时电奏外，所有查明广西匪势及致乱缘由，谨恭折覆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另有旨。

314 护理广西巡抚丁体常奏查明 广西形势及布置省防折

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初六日（宫中朱批奏折）

头品顶戴·护理广西巡抚·广东布政使臣丁体常跪奏，为查明广西近日之匪势军情，暨微臣布置省防之大概情形，恭折仰祈

圣鉴事：

窃维广西匪患已及三年，地方屡经失陷，疮痍满目，民气凋残。朝廷眷念南服，宵旰忧劳；各省疆臣亦莫不派勇防援，接济饷械。初疑此番匪党必有巨酋坚窟，故敢逞其狡谋。臣在广东藩司任内，即留心访察。及奉护理广西巡抚之命，沿途咨询；抵任后，又复证诸文牒，知西省匪事之未易荡平者，正惟其无大股，无定巢，乘隙伺虚，此拿彼窜，游匪借土匪之援引以肆毒，土匪亦借游匪之凶焰以逞威，声气极为灵通，营勇甚难捕剿，稍或不慎，转为所乘。

综计通省十五府、厅、州，除桂林、平乐两府属尚少匪踪，此外无处无之。柳州、庆远迤西，林密山深，藏奸尤易。近以河池、南丹、东兰各属失利，外匪趋附益多。督臣岑春煊查悉情形，因派署柳庆镇总兵戴庆有专办柳属股匪，并兼顾庆远交界，以柳州各营属之；派广东琼州镇总兵李福专办河池、南丹、东兰股匪，以右江各营属之；又派署右江镇总黄忠立统率五营防剿泗城一带各匪；而以南宁、思恩、太平、归顺等属，责成统领绥远军·署思恩府知府和廷彪暨统领边防各军·署广西提督丁槐分别防剿；其郁林、潯州、梧州三属，则派降补同知张棠荫统率三府各营团堵截内窜，借有定之师制无定之贼。复分派员绅帮同各州县整顿团保，以孤匪势，而遏乱源。此广西近日匪情及督臣布置防剿之大略情形也。

桂、平两属虽较完善，然纠众抢劫之案亦复迭见。省城防勇悉已调往柳州，仅恃湖南派来发字两旗及抚标、城守各营制兵数百人。现值举办癸卯恩科乡试，士子云集，巡防弹压未便稍疏。况柳、庆节节进兵，地与桂、平毗连，后路空虚，不能不豫为之备。因电商督臣，将前调柳州之信勇一营拨回省城驻防；另以一营驻平乐府属之修仁县，以杜匪窜省河之路。臣又飭令抚标两营、

城守一营，就原练制兵每营挑出一百六十人，酌加口粮，分布城厢内外，略仿巡警办法，昼夜分班巡查街道，清内防外，用保无虞。此又微臣布置省防之大略情形也。

伏思广西匪乱，以目下情形而论，股数散漫，其志不过抢掠。然流毒遍地，裹胁日多，游勇土匪渐与民通，久之民转畏兵而不畏贼。推求祸始，皆由州县不能保民，防勇不能卫民，甚或指民通匪，搜抢焚掠，势更凶横，丛爵渊鱼隐为驱迫，民气抑塞而匪势遂以日张。督臣岑春煊首以精选州县为当务之急，洵为本清源办法。明臣邱浚有言：地方得一良吏，如得胜兵三千人。诚有精干爱民之州县，安辑流亡，拊循良善，而又认真团保，使匪类无可潜踪，各属驻扎营勇又皆奋迅振厉，专以剿除真匪为事，恩威并济，事机当有转移。臣当督同司道专司考察各属吏治，以团保之得失验政事之勤惰，上下交儆，董劝兼施。其实有贪墨不职者，已与督臣互商先行撤任，容当查明奏参，用示惩戒。总期贪蠹玩儒之习一扫而空，庶吏治与军事交修，地方渐臻靖谧，以仰副圣主绥边卫民之至意。

所有微臣抵任后，查明广西省近日匪势及布置省防大略情形谨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知道了。

315 护理贵州巡抚曹鸿勋奏

黔军收复广西南丹折

光绪二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护理贵州巡抚兼署提督·布政使臣曹鸿勋跪奏，为黔军收复广西南丹土州，所有在事出力文武员弁，遵旨择尤保奖，以示鼓励，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于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九日，游匪窜陷南丹土州，经前抚

臣邓华熙电奏。于四月初三日奉军机处电传谕旨：邓华熙电奏，广西南丹地方游匪陆亚发分股窜扰，土州失陷，已电广西迅即赴援，并饬黔军会同夹击等语。昨据王之春电奏，边界内地一律肃清，何以南丹尚有股匪窜陷土州之事？著王之春迅即派营扑灭收复，毋稍粉饰。曹鸿勋已接护抚，并著严饬黔军认真会剿，随时据实电奏，钦此。当即恭录饬知边防将弁，越境扼扎，俟粤师到境，即行认真会剿，并电催广西抚臣迅速派营前来，以收夹攻之效。

嗣据中路统领徐印川呈报：中路后营张紫云奉派进驻粤之巴平、芒场，于五月初十日，至巴定会同土州莫泌督率团练前进，行至湾村地方，探闻游土各匪约六百余人，分伏山谷，截击我军，当即分派迎敌。该匪蜂涌而至，枪弹如雨，团勇伤亡九名，练军伤亡七名，势几不支。该管带激励士卒，躬先督战，自午至戌，毙匪甚夥，直至夜分匪始败退至龙腊场屯扎。次日，该管带复督率弁练往攻龙腊场，匪众抵死相拒，互有伤亡。十六日进扎并萌，连日分兵四出搜剿南丹附近匪寨。十九日攻克龙腊场，二十四日攻克黄江场，二十六日攻克罗富哨。先后擒获游土匪首莫吉弟、莫景惠、黄占元、蒋老有、莫吉滥、黄元复、谭金和、莫松山、黄福生、莫少生、赖亡大、莫凤魁、莫三亡等十余名，均经讯明正法，以快人心，而寒贼胆。二十八日进扎雍里，探悉南丹新到游匪悍目麦子二率领党与七八百名，谋袭我军。该管带恐为所制，乘机先发，二十九日分拨各队直攻州厢，与匪鏖战于龙王坡，我军奋勇轰击，毙匪百余名，始行奔溃。各弁练追至丹厢迎奉寺，深入匪伏，阵亡哨弁朱楚元、李天禄二员，练勇阵亡三十余名。幸哨弁李德泰、晏维光率队继至，冒围突入，拔出各军，退至晚腾村扼扎，以资休养。于闰五月初三日，简科各军进扎央哨。适中路前营李云峰率队直抵巴平，即与函商，我军久驻粤境，

师老粮尽，恐为所乘，可为并力进取以图收复。约定初六日辰刻，率队直逼丹州，以李云峰为接应；该管带张紫云督同中营哨弁李裕泰、范柴华由中路攻入；以右营哨弁唐玉春、彭玉成、左营哨弁余洪胜、黄鉴源，各率所部两路抄袭；护理土州莫树贞、粤绅莫鸿猷、莫骏业、黎芳春、陈有满等各带团勇分路并进。匪等枪炮环列相持，轰击约一时之久，我军愈战愈厉，击毙悍匪以数百计，左右两路复抄出匪后，奋力掩杀，匪等腹背受敌，相率奔溃，遂于是日未刻将南丹土州收复。初七日至初十等日，乘势搜捕近村土会各匪，擒获游匪悍目班吉忧、李老古并土匪首张兆发等十数名，正法示众。一面令该土州安辑难民归理农业。现在游匪退踞河池八圩一带，俟粤军到境，即约同认真夹击各等情，先后呈报前来。

当将迭次接仗并收复南丹大概情形，随时电奏，并请择奖出力员弁以示鼓励在案。于闰五月二十三日准军机处电传奉旨：曹鸿勋电奏，克复广西南丹土州情形等语，出力员弁著准其择尤保奖。钦此。仰见圣明垂念边隅，微劳足录，防营将士闻命欢呼，莫名钦感。臣查广西南丹久为匪踞，黔之独荔紧与逼处，粤民负载而来，络绎不绝，溷匿窜扰，防不胜防。屡奉谕旨：飭令派兵会剿。以粤军久未到边，未能深入。此次南丹绅民再三哀恳援救，荼毒蹂躏，惨不忍闻。所派张紫云各军屡中匪伏，几为所乘。幸赖天威远播，将士同仇，乡团效死，竟以一旅客军扫清丹境。所有在事文武员弁实属异常出力，不无微劳足录，兹据中路统领·已保总兵徐印川开单请奖前来。臣逐加查核，将劳绩稍次各员一律汰去，现计请奖文职十一员，缮具清单恭呈御览。合无仰恳天恩，俯念此次系入粤境收复南丹，剿办尚属得力，赏准照单分别给奖，以示鼓励，出自逾格鸿慈。

除将千把以下各员弁另册咨送兵部查核办理外，所有黔军收

复南丹请奖文武员弁各缘由，理合会同署理云贵总督臣丁振铎合词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初八日奉朱批：该部议奏，单并发。钦此。

316 署两广总督岑春煊为剿平陆亚发等事致外务部电

光绪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外务部收电档）

本月初，据报：陆亚发、褚大、李明标、王飞凤、韦二、林大等游、土各匪，在思恩合股一、二千人，窜入罗城县属，图攻长安墟，当飭署柳州府祖绳武督营前往。初八、九等日，匪分股退窜，一窜寺门，一窜黄金，一窜龙岸；官军亦分三路穷追猛扑，匪被枪毙及坠岩死者无算。十一、二等日，该匪等悉窜入三防苗地，官军复深入痛剿。陆亚发、褚大穷蹙，缴械投诚，请立功自赎。余匪约存四百余人，窜往罗城、融县交界之南汶、峒头等处，仍派营跟踪追剿。据祖绳武禀报前来。

煊查此次该匪等合股一、二千人，其势甚炽。各营冒暑日驰百数十里，穷追痛剿，虽未克悉数聚歼，然匪胆已寒。柳、庆已无大股，惟思恩府属安定土司尚有游、土各匪，合股数千，现已派兵兜剿。此外零星股匪，当易扑灭。

除将出力及伤亡官弁兵丁，统俟肃清后汇案奏恳分别奖恤外，谨先撮要电陈，仰慰宸廑。乞代奏。煊叩。养。

317 署两广总督岑春煊为梅寨各股入黔 派兵追剿事致外务部电

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初一日到（军机处电报档）

梅寨匪窜林峒情形，昨经电陈。顷接黄忠浩禀：榕江一带，经湘军节节进扎，匪已望风而退，并无贼踪。梅寨踞匪，见官军

四集，亦遂焚弃老巢，纷入贵州永从县界之西山，由苗疆零星溃窜。连日被花甲、潘里、高牛、台里苗民迎击，毙匪不少，势极狼狈。现湘军忠字一营三旗跟踪追入，毅字三旗弁勇从之，黄忠浩复由大年河进扼，以防旁窜。又据武匡军统领王瑚禀报：该军总稽核袁汝癸率队百六十人，于七月十五日晨，在永从县界之台里地方，遇匪二百余，与之接仗，追击五、六里。傍晚，继至匪众三百余人，拼死夺隘，我军用排枪毙匪甚夥。战至夜分，贼来愈众，约计悍党千余。至次晨，枪码将尽，始收队扼守青林隘。十七日，王瑚自率先锋队进扎甲朵，探悉匪在峒头，方约合剿，十九晨，遽窜入融县之林峒盘踞。现李连元已到峒头尾追，王瑚、袁汝癸仍扼兴峒、盘容一带，堵匪分窜三防、龙岸要隘各等情。

查梅寨大股，节经湘、粤各军分路进逼，匪势穷蹙，遂乃弃巢溃窜。褚大一股，窜踞林峒，业经添调铭字两营、熙字一营驰往助剿，探明匪踪，迎头兜击。其余各股，均窜入黔界之西山一带苗疆。此次进攻之兵，有绕经苗山者，据报：其中路险运艰，盐米俱无，兵丁掘芋而食，终日不得一饱，兼之暑雨不时，瘴疠方盛，士卒病者大半。现湘军忠、毅各旗虽先后跟踪追入，然苗山路径纷歧，势已溃散，未能聚歼，实深愤恨。惟有严饬各军，会合黔边各营，分别扼剿，容俟续得禀报，再行具陈。谨请代奏。

318 护理贵州巡抚曹鸿勋为湘黔会剿 攻克梅寨事致军机处电

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初二日到（军机处电报档）

窃柳匪窜入丙妹、容碛、狮子脑等处，前经奏明，请将文武各员分别惩处。奉电旨，钦遵在案。

查该匪自攻丙妹后，以粤属梅寨为老巢，一股分屯下水属之巴沙、西山、丙梅；一股窜踞永从属之贯碛、龙图，均与梅寨遥为策应。经臣迭次严檄各营，分途进剿，克期规复去后。兹据署古州镇何秀楨、署贵东道严隽熙、湘辰永沅靖道庄賡良先后报称：七月初三日，湘军进扎永从属之皮林，察知龙图为贯碛门户。初八日，刘邦汉、庄钟溥、朱瑜林、熊泰荣等各率营队，三路并进，立将龙图收复。初九日，进攻贯碛，地势险峻，匪设栅卡死守，官兵猛攻，自辰至午，未能得手。乃令滕嗣灿率勇由山左潜上，匪出不意，惊溃。朱瑜林亦麾军取右卡，凭势下击，立破中卡，匪退入木栅，各弁勇奋力毁栅，遂复贯碛。毙匪二十余，内有红缨蓝顶骑马贼目一名，伤者无数。初十日，匪由梅寨纠股千人来扑，官兵以劈山炮截大路，相持竟日，饥疲已极，随遣人至古州求援；一面仍四处放哨，遇匪短兵相接，又毙十余名。十一日天明，匪始败窜。通计连日兵勇及团丁阵亡八名，受伤七名，毙匪六十余名，斩获首级五颗，伤者无数；夺获无烟快枪五支，逼码二百颗，红缨蓝顶帽一顶，马一匹，伪福字军令旗二面，伪顺字军大旗一面，锣鼓一套。此湘军攻克龙图、贯碛及连日接战之情形也。

古州镇、道于十四日派尹庆元一营至永从赴援，当飞飭下江各军即日进复丙妹，借解贯碛之围。时督带刘全忠新（亲）率生力军驰至，李春阳接带古州镇标营，会合何其荣、刘永凤、郑锦棠，均于十三日自下江进发。署通判李文瑞亦率团练五营协助。十五日，李春阳、刘永凤、李春元率队由巴沙进，直趋丙妹后山；刘全忠、郑锦棠、何其荣、萧胜发分出丙妹之前。巴沙地势极险，而匪守之，镇标营弁缘惩其前败，直前猛攻，毙匪数十，立将巴沙夺回。又会各军收复丙妹、狮子脑。匪渡河断桥，我军凫水而下，直捣丙梅，匪焚房遁。移时，复由梅寨出大股五、六百

人来犯，李春阳、刘全忠、张功成，三路奋击，枪毙多名，匪曳尾夺路而逃。各营力追，生擒游匪张飞熊、何金山、吴占鳌、余春山四名正法。夺回镇标营号衣一包，获匪船一只，伪顺字军旗一面。十六日，何其荣、刘永凤，复分两路进攻西山，行至老湾河，遇匪船上犯，两军前后夹击，沉船数只。又行经卜林，匪二、三百人突出袭击，我军奋勇与战，阵亡副哨彭玉成一名，练军二名，匪死亦不少，遂复西山。此黔军收复丙妹、丙梅、狮子脑、西山之情形也。

湘军十四日进抵八乐，过河攻浪泡，匪悉遁归梅寨。十七日，黔军李春阳由西山进攻梅寨。匪入建爪城，外筑土墙，以死相拒，刘全忠、何其荣等继进。夜半，梅寨火起。十八日黎明，匪奔由砢头窜出融县，遂将梅寨老巢收复。湘军熊泰荣驰至。十九日，粤军先锋哨亦至。三省兵力，至此始合。

臣查此次永从一带，虽赖署令黄宗荣带团堵御，力保危城，然非湘军不分畛域，夺复要隘，成败尚不可知。下江诸军乘机进取，尽复陷地，兼复梅寨老巢，均属猛勇耐战，异常出力，可否由臣择尤保奖，以示鼓励。

除飭查明死事各弁勇，分别恤赏，并将被害地方妥为抚绥外，所有湘、黔各军连战获胜，收复黔边陷地，兼攻克梅寨老巢各缘由，谨会同督臣丁振铎合词具陈，以纾宸廑。谨请代奏。

319 署两广总督岑春煊为近日各路 搜剿获胜事致外务部电

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十六日到（军机处电报档）

梅寨余匪窜出三隍，并筹剿四十八峒股匪，疏通右江河道情形，昨经分电陈请代奏。

查四十八峒附近归洪匪村甚多，先派道员王芝祥、右江镇黄

忠立督营搜剿，以翦峒匪羽翼。刘成贵率带成字两营，于七月二十一日，驰抵鹿寨。时杨昆亭余党尚聚雒容、永福、修仁一带，刘成贵连日率队跟追，均有斩获。二十四日，在修仁苍龙坪一役，歼匪八十余名，生擒四名，夺枪二十余支，马三匹，匪势为之顿挫。知府崔祥奎率来广东常备军，分驻永福之麋克等处，因闻刘成贵追匪，督队协剿，追至计送村，生擒二名，伤毙匪三十余名。现飭营县督率各团分路搜捕，千总蓝肇棠、管带铭字右营，驻守柳城县东泉地方，为峒匪西窜之路。现据王芝祥报：探有著匪袁亚刚及济匪枪码之汤水贵均匿东泉。飭据蓝肇棠带营围捕，当报将袁亚刚枪毙，拿获汤水贵及匪党共九名，搜获各色快枪八十支，并土枪、逼码等项。游击宋尚杰分统绥靖三营，驻守永宁州三隍墟，为四十八峒后路。七月二十四、二十九等日，由七队节节进攻，历江头峒以直抵高坡岩，夺据隘口，迭有擒斩，现该营逼近陆逆所踞之油麻峒仅十余谷。惟三隍后路较空，已调广西常备新军左、右两营移往填扎，以助声援，仍可兼顾省防门户。又据永宁州报：八月初八，有峒匪千余，图攻安和团寨上村，经保安营勇协练往援，与匪鏖战，生擒四名，阵斩七名，并伤毙悍党百余人，余匪复退入峒。此附近四十八峒各路近日据报剿匪之情形也。

象州本尚安静，八月初，因修仁一带刘成贵等营分路追剿，匪遂阑入象属之罗秀、中和等墟。驻防该州之广东常备军管带汪有容闻警赴援，因兵单稍有挫损。旋经胡令宣督营团兵毙匪多名，夺马六十余匹，现仍分投剿办。马平县属之六都穿山一带，土匪本多，又为各属窜匪往来之路，现经柳州府知府督营亲往剿捕。此桂、柳两属近日据报剿匪之情形也。

庆远匪势本极猖獗，署右江道龙济光，七月间由泗城率所部济字各营陆续赴庆，经过那地土州之吾隘，击败游匪沈二一股，

复在河池州之拉应、降峒、花根等村，先后剿捕，毙匪甚多，并起获被掳男妇十余人。济军前营选坐营，由思恩调赴黔边之荔波，堵剿梅寨窜匪，先在思属之妙墟、水源等村遇匪，开仗两次，均有斩夺。旋抵荔波之腊村，遇梅寨窜出之零股，约会黔边各军分队夹攻，阵斩六级。复跟追至耿容峒、麻峒，奋勇接仗，又阵斩三级。先后夺获枪支、辐重、马匹甚夥。并会团搜捕游、土匪四十余名，内有头目数人，均经发县讯办。此庆远各属近日据报剿匪之情形也。

除仍严饬各军加紧搜剿外，所有近日各路剿匪情形，谨请代奏。

320 署两广总督岑春煊为追剿梅寨 败逃各股事致外务部电

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十六日到（军机处电报档）

梅寨踞匪，前经湘、粤两军击散窜出后，其悍党数千，由峒头下窜融属之林峒，盘旋于罗、融交界之甯头、东水、上坎一带。陈兆棠率棠字营，李连元率武匡军，由苒山尾追，进至梅峒、盘容等处；黄忠浩率湘军出大年河，历黔边苒山，进至瑶良、瑶店等处，会陈兆棠等军，往下追逼。该匪等穷突奔窜，急欲于罗、融求出路。罗城有王瑚率武匡军两中队驻扎，融县一路无兵，不得已，乃调围攻四十八峒之铭字全营驰往堵剿。

昨据黄忠浩八月初五日禀称：该军于七月二十七日，由罗〔城〕、瑶良、瑶店进剿，申刻，抵硐（峒）水对山，匪窥见即开枪。苗疆各山无不陡峻，一上辄十余里，该处尤险，两壁悬崖，中绕羊肠一线，林箐覆之。该军奋勇直前，扑其头卡，卡外毒签密布，卡内枪弹如雨，哨官杨翊清冒险冲入，毙匪多名，匪势不支，纷纷退窜，杨翊清乘势尾击，力破四卡。时已昏黑，大雨如

注，匪党四面包围，我军分路击之，混战彻夜，至二十八日巳刻，始驻原来山间少息。先是，忠字一旗管带吴廷瑞雇苗人引道，拟另出一路为奇兵，因夜雨迷道失援，该管带引为深愧；次日，独率本旗百余名，奋进攻匪。哨长张东旭，猛扑受伤不顾，督勇冲入三卡，连中三枪阵亡。大股匪由林壑右抄，该管带见众寡不敌，乃收队。二十九日，棠字营同武匡军进攻，复毙匪多名。三十日，正与棠字、武匡各营约会分路进攻，该匪已乘夜遁去。现各旗弁勇经日夜冒雨苦战，粮又不继，食粥犹不得一饱，病者将半，只得稍令休养；仍扼堵战处，以便进攻等语。

又据王瑚八月初三、初六两次禀称：七月二十七日，李连元、袁汝癸等在盘容开仗，战两昼夜，中队长周茂林阵亡，击毙匪党亦夥。因粮运不通，弁兵饥困，乃收队扎下坎山上。二十九日，匪分股欲东窜融县，武匡军在甬头迎截，不得过。八月初一，匪联队绕越下坎，欲窜聘峒，入三隍。王瑚督队接仗；匪以数百人登山对击，其大队又由别路绕越，络绎前进，遥以排枪击之，匪不还枪，仍抵死前进。知其急求窜突，即分兵由明峒口进，半路迎击，匪翻入荒山，鏖战两昼一夜，互有伤亡。初二夜，探闻匪之前队已窜至兴峒，距三隍三十里，遂分兵星夜赴三隍扼堵。初四日，兵抵三隍之对面大山，而三隍已失等语。又据署罗城县李泽十一、二等日电称：三隍于初三日被匪窜踞，三隍主簿古桐保现无下落等语。

查此股悍匪自梅寨窜出，约二、三千人，盘踞苗山，缓之则负嵎，急之则他窜。经黄忠浩、陈兆棠等军在后跟追，王瑚等军在前拦击，究竟毙匪若干，各营虽未详报，询据前敌各营送信来省之弁兵面称：自林峒至下坎、盘容一带，沿途百数十里间，皆有匪尸。约计当亦不少，其中所毙者有无著名匪目，容再飭查另报。惟是三隍系罗城要隘，匪已窜出三隍，势便散漫，难于聚歼。

三隍本派有外委沙瑞忠，带炮队扼守，竟令窜出，实堪愤恨，俟查明再行严惩，以为防堵不力者戒。

至该匪等既出三隍，若不南扰罗城、柳城，必西窜五十二峒。五十二峒界连黔、桂两省，峭壁巉岩，路径极多，必厚集兵力始能扫荡。目下兵力只有此数，分之益单。匪果入峒，即拟暂以数营堵之，不使四处窜扰。俟柳属办有眉目，再移柳属之军，并力剿办五十二峒，以图聚歼。所有梅寨窜匪情形，谨请代奏。

321 湖南巡抚赵尔巽奏湘军在广西 怀远产口地方攻剿获胜折

光绪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宫中朱批奏折）

湖南巡抚奴才赵尔巽跪奏，为湘军毅军旗在广西怀远产口地方剿匪获胜大概情形，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前将筹防广西乱匪情形，于五月二十八日附片陈明，并于六月三十日电请代奏在案。兹据统带毅字旗副将徐先发禀称：据驻扎广西古宜之毅字第三旗管带宋元春禀称，探闻两广督臣岑春煊进兵柳州剿匪获胜，匪首李明标等率领游、土各匪由罗城之三防司窜怀远之梅寨司，意在由黔入湘，复因黔省派兵堵击，即率领悍党五六百人由浪泡、良江一带携船下驶，图窜古宜。当饬宋元春开队迎剿，又挑选精壮，饬芳二旗管带睦小春率往助战，徐先发策应后路。七月二十六日未刻，宋元春行抵产口，见匪船顺流而下，即分派队伍埋伏东岸，开枪轰击，毙匪二十余人，匪船退走西岸上游停泊，因无船可渡未得进攻。二十七日卯时，匪船复驶走东岸，分三路来扑，势甚凶悍。宋元春分三队应之，相持四时之久，伤毙悍匪六十余人，匪渐不支，退走河边，陆续争渡。我军分队夺船进攻，亲兵胡密元等瞥见匪船有头目手

执令旗在船首指挥，即夺得小艇一只，同跃而上，向前轰击，该匪首中枪落水。胡密元等划船前进，纵横奋击，甫及中流，被匪环攻，同时阵亡。各弁兵愈加奋勇，匪益穷蹙，其被击落水及自投入水者不计其数。睦小春率队驰至，合力攻剿，又击沉匪船四艘。约计前后毙匪不下二三百人。其已渡之匪由对岸上山而逸，彼处有通三防小路，即飞报各营汛严密堵御。因对岸山深箐密，不便穷追，传令收队。是役也，我军阵亡八人，受伤十四人，生擒悍匪谭亚连、叶亚洪二人，讯明正法，割左耳二十三级，夺获大小旗帜八面，号褂三件，枪码数百粒，白布拜会盟约一幅，联胜伪馆名单一纸，收回民船三十七只。此七月二十六、七两日，毅字旗在产口地方剿匪获胜之大概情形也。现闻此股败匪已在怀远穷蹙折（投）诚。奴才当飭辰永沅靖道庄赓良查明稟复，情形相符，先行分别给予赏恤银两，仍飭严密防备，毋令狃于一胜稍涉松懈。

惟查古宜为自桂入湘要道，倘稍滋扰，后路绥宁、靖州、通道等处存在吃紧。此次匪首李明标等，因桂省进兵，即由三防窜扰梅寨；又因黔省追剿，遂率领悍党图窜古宜，窥伺湘边，意存叵测。不料行至产口即为毅旗截击，凶锋立挫，足以寒匪胆而定人心。此皆仰仗天威，幸无贻误。所有在事出力员弁裹创苦战，出入锋镝，心志齐一，调度合宜，实属不无劳勩，可否吁恳天恩，俯准奴才查明尤为出力人员酌保数人，以昭激劝之处，出自逾格鸿慈。

除将阵亡勇丁查明另案请恤外，所有续筹防务及剿匪获胜大概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著俟广西军务肃清后再行择尤保奖。

322 护理贵州巡抚曹鸿勋为黔军

会剿粤边事致军机处电

光绪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七日（军机处电报档）

窃准署两广总督岑春煊电商，由黔抽调五营，派镇远镇总兵岑有富督带，于六月三十日，开拔赴粤，前经电请代奏在案。

嗣准岑春煊电称：罗城、融县之匪，经桂军痛剿，李明标一股，由三防、英山窜往怀远、梅寨一带等语。当檄游击正营何其荣，迅往古州防堵。旋据护东道万良修、署黎平府邓树滋等先后稟报：七月十九、二十等日，连接下江、永从、丙妹文武并防营管带飞禀，有游匪千余人，于十八日窜至黎平府属之西山地方，又另股约数百人，窜踞丙妹界连之梅寨，势图上窜。当经古州镇标营彭开亮、游击正营何其荣带队前往截剿，适岑有富所带二营行抵丙妹，即约同湘、粤各军，分路搜击，当将西山、梅寨各匪扫清。其奔入永从、八乐之匪，亦经知县龚德芳督团击散。惟黎平、古州、下江、永从等处，与广西柳、庆接壤，匪党分窜，防不胜防。随电商岑春煊，除所调岑有富前带二营，业经驰往广西，其续开三营，仍飭留驻黎平、古州一带，防剿窜匪。湖南亦派有湘军，扼扎古、宜等处，协同搜捕。迭经诫飭边防将士，严密巡缉，不得少有疏虞。前剿南丹股匪张紫云一军，受瘴多病，调回黔境，飭扎下司，借资调养，仍可遥为南丹声援，均经电粤，请其派营驻扎。

现在岑春煊已回广东，桂事急难收效，黔边防务，终无了日，惟有勉力筹布，以纾宸廑。谨请代奏。曹鸿勋谨肃。感。

323 署两广总督岑春煊奏遵旨查明

收复东兰州出力人员请奖折

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初八日（宫中朱批奏折）

头品顶戴·兵部尚书衔·署理两广总督臣岑春煊跪奏，为收复东兰州案内出力人员遵旨查明保奖，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查广西东兰州，于本年闰五月初一日被匪窜匿，即经调署右江总兵黄忠立率营往援。随即据报，于初九日将东兰州收复，所有先后情形均经臣电奏在案。嗣奉六月初五日电旨：岑春煊电奏悉，东兰州现已克服，办理尚为迅速，黄忠立及出力人员均著查明保奖，等因，钦此。朝廷激励戎行，有劳必录，曷胜钦感。

伏查东兰州地方向无城池，三四月间，匪徒陆阿发、梁明标及逃弁胡楚璋等合股窥伺。前署知州陶其淦屡次请兵，而各路防营粉饰迁延，迄未赴援，陶其淦仅率领团练与之相持。闰五月初一日，该匪等复合大股来扑，众寡悬殊，遂将东兰州失陷，陶其淦登时阵亡，印信亦被遗失。当时匪势猖獗，实有燎原之虑。臣于闰五月二十七日，在潯州营次，始据庆远府濮贤恒禀报，救援不及，焦灼万分。先是臣由东赴西途中，即闻东兰州告警之信，当即电飭黄忠立率领所部由泗城、百色一带开往援剿。嗣黄忠立于闰五月初七日，在岳马地方，即闻东兰州失陷，并闻匪党分股盘踞兰阳、长江哨、那腰村三处。当即拔队先赴东兰，一面分兵至兰阳截匪出路。该匪等闻有官兵将至，先已退出州街。初九日，黄忠立即将州街收复。次日，复追至长江哨、那腰村，匪党出而拒战计一昼夜之久，匪势不支，乘雨远遁。官军复逾岭渡河跟踪往追，毙匪多名，该匪等遂纷纷溃散；其分踞兰阳之匪亦同时击败，当将该三处村庄一律收复。统计是役共毙匪六十余名，生擒正法十四名，斩首二十余级，夺获枪炮、马匹、号衣多件。黄忠

立因匪已逃散，复回驻州街，抚辑镇慑，该州人心因之大定。

臣查东兰州失陷一案，各该文武皆因前抚臣王之春甫报肃清，故无不曲为隐匿，以为迎合之计。臣闻警报相距已多日，设非黄忠立赴机迅速，则匪势蔓延从何收拾。今幸仰托朝廷威福，将士用命，得以及早收复，使匪党不致盘踞为患。黄忠立与所部员弁似不无微劳足录，现经臣将出力各员核实查明，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调署广西右江镇总兵·柳庆镇总兵黄忠立，以提督记名简放，尽先选用；教谕潘化元，免选本班，以知县尽先选用；指分广东试用巡检马云标、黎朝栋，均免补本班，以县丞仍留原省补用；拔补千总马汉、把总韦世金，均免补千、把总，以守备尽先补用，出自逾格鸿施。此外出力之弁兵，臣前已赏给银两，应毋庸再奖，以示限制。

除将各员弁履历咨部外，所有收复东兰案案内出力人员，遵旨查明保奖缘由，谨会同护理广西抚臣丁体常，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

324 署两广总督岑春煊奏广西 剿办各股会党情形折

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初八日（宫中朱批奏折）

头品顶戴·兵部尚书衔·署理两广总督臣岑春煊跪奏，为汇报广西剿办股匪情形，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闰五月初一日，由粤督师西征，节将各路剿匪及收复东兰、怀远情形，随时电奏在案。方臣之始抵浔州也，各属警报一日数传，大小股匪无虑百十，除桂、平、梧、浔数府外，几皆糜烂。迨察各路防营，则东驻五十，西驻三十，官弁兵丁强半以通匪扰民为事。臣当以匪炽如彼，兵疲如此，如欲办匪，必先治

兵。于是通飭各营，汰其疲弱，补其缺额，惩其骄横。以柳、庆为一路，思、南为一路，泗、色为一路，镇、太、思、顺为一路，各分地段，各专责成。复以匪踪飘忽无常，并飭各州县自募亲兵，发给饷械。一面严飭实办团保，以辅兵力所不及。

其始各匪多纠合抗拒，如武缘之马鞍山，宜山之高楼峒，皆属积年匪巢，屯集匪党盈千累百；而柳属游、土各匪李明标、黄飞凤等股，纠党且及二千。经臣严飭各文武，将匪巢次第扫除，李、黄两匪亦先后授首。各大股屡经击散，则皆化为零星小股，到处窜匿，伺隙剽掠，若不寻匪便可谓之肃清，然根株不除，又将卵育。臣复督飭各文武，认真剿捕，遇匪必诛。除剿办数大股，业经奏报者不计外，先后据报斩获者约共二千余名，谨分案缮单恭呈御鉴。

综计臣在浔在柳共三阅月，区区小丑犹未能即时戡定，扪心午夜，深切悚惶。幸踞巢大股均已翦除，左右两江商旅亦可畅行无阻。臣自当与抚臣益加督飭，以期早日肃清。惟是广西匪党之多，固缘民俗嚣顽；亦以生计太穷，迫而出此。臣前于覆奏汪诏书折内，请飭广西抚臣先办农工两事，良以此举不徒善后，若能早日举办，则多一民即少一匪，为生民弭惨祸，即为国家辟利源。此臣区区之愚，尤不敢第以各文武之善战为功也。

除出力之员弁兵丁已随案酌赏银两，俟事竣汇请奖叙外，所有剿办广西股匪情形，谨恭折缮单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办理尚属认真，仍著督飭各军分别剿办，早就肃清。单并发。

325 广西巡抚柯逢时奏遵旨查明

近省一带情形据实覆陈折

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十三日（宫中朱批奏折）

广西巡抚臣柯逢时跪奏，为遵旨查明近省一带情形，据实覆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八月初四日行次武昌，奉初三日电旨：柯逢时电奏悉，据称桂匪渐逼省城，何以岑春煊前日电奏并未提及，且谓南宁、镇安、归顺等处渐可肃清，柳、庆剿匪亦有起色？柯逢时著迅速赴任，据实具奏；并著岑春煊将近省一带情形查明奏覆。钦此。

臣舟甫抵鄂，即闻人言桂事颇急。旋接探报，据称：七月间，临桂县近城数里许之斗鸡潭，匪劫考生；又距城六十里之六塘墟为最冲要之地，匪劫钱店；又距省九十里永福县属之鹿寨地方，有匪徒拉生勒赎之事；又永宁州之三隍新墟被劫一空。而湖南来电，有桂匪由三防窜入梅寨，经湘军在产口击毙多名各等语。臣未经到省，本不应妄有所陈。惟粮竭兵单，急切无措，恐到任后更无从著手，不得不先事豫筹。到湘后，访闻产口获胜，永福告急，均属确实。而护抚臣丁体常屡电请湘军援省，心尤悬悬。

遵即驰抵桂林，悉心考察，始知前匪系由柳州官兵堵击，意图窜往邻境，省防空虚，人心不免摇动。现在窜入龙胜之黄飞凤一股业已击散，永宁、永福之覃老发一股退入雒容，六塘劫案亦经破获。惟桂林府之全州、兴安、灵川、灌阳等县近有湘匪接迹而来；平乐府之平乐、贺县、恭城近有东匪潜踪而至，皆时有拜台抢劫情事。商民畏其报复，不敢禀报；牧令避其处分，不予深求；即省城官吏，亦不能尽悉。此皆近省完善地方，急应严行清查。臣当督饬文武各员，实力办理，以期仰慰慈廑。谨恭折覆陈。至各属地方是否渐就靖谧，容臣查明再行详晰具奏。伏乞皇太后、

皇上圣鉴，谨奏。

光绪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三日奉朱批：著即切实整顿，妥速筹办，以靖地方。

326 驻藏帮办大臣桂霖奏广西祸乱日 亟请简派大臣督办边防折

光绪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宫中朱批奏折）

驻藏帮办大臣·副都统衔奴才桂霖跪奏，为广西游匪祸乱日亟，拟请简派大臣督办三省边防军务，以资戡定，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前以广西游匪隐患深长敬陈管见一折，恭阅邸抄，奉上谕：现在岑春煊即将到任，著将所陈各节体察情形奏明办理等因。钦此。仰见圣明宵旰忧勤，迹言必察。自岑春煊到粤后，添调练营，筹办饷需，极力经营，先请特派冯子材会办军务，继请派郑孝胥督办广西边防，措置咸宜，规模阔大，与奴才所陈办法大略相符，以为该匪釜底游魂，不日即可扑灭。不意冯子材年老凋谢，岑春煊因广东吃紧，又已东归，曾不数月，匪势复形猖獗，地方仍难安定。加以连年兵燹，田野荒芜，饥馑荐臻，道殍相望，民穷财尽，该匪等聚无可掳，散无可归，纵令毫无大志，亦必窜扰邻疆，侥幸一逞。各省饷需兵力，平日已费支持，粤匪再溃裂四出，防剿两难，发逆之祸殆不旋踵。传闻现在匪股皆丛集于桂林、象、柳一带，势必取道辰、沅，顺流东下，分支别窜广东，效洪、杨故智。粤军力不能遏，且喜驱之出境可以塞责，如大局何！且东南各票匪如富有、贵为之类，奸宄丛生，虽经各督抚随时惩创，伏莽犹多。此匪建瓴而下，窃恐群盗如毛，揭竿响应，直前则吴、楚绎骚，横决则川、陕震动。内难未已，外患旋生，以视发逆之祸抑又过之，此奴才日夜忧惶不能已于烦渎者也。

窃谓游匪变为流寇，局势已成，纵难迅就蔓夷，亦宜亟为制缚，然后徐图进步，逐渐收功。制之之方，仍以云、贵、广西边防为扼要。顾事关三省，非有大员督师，断不能驱策诸军，一气贯注。夫军旅寄重，责任宜专，有众志成城之兵，尤赖有万里长城之将为之发纵指挥，然后收效廓清可操左券。今防军势涣，统以帅则涣者皆萃；防军力分，统以帅则分者皆合。前奉谕旨，以岑春煊总督两广，责以剿匪事宜，仰见朝廷知人善任，位事惟能；在该督公忠素著，才力过人，定能宏济艰难，不存畛域。然既身兼领圻，必须统筹兼顾，广东庶务殷繁，交涉尤关紧要，侧重于东即不能专力于西，且事属邻省，呼应或有时不灵，往事明徵不烦多举。奴才之愚，仍拟请特简大臣一员，督办云、贵、广西三省边防，驻扎扼要之区，居中调度，操常山率然之势，与该匪周旋，庶足以制其死命。

惟将才不易，当此猾匪丝棼岩疆糜烂之时，此任尤难负荷。据奴才所知，惟有署贵州巡抚臣李经羲，才识超迈，器局恢宏，明于知人，勇于任事，历官边省，情形尤为熟悉。合无仰恳天恩，俯念广西军事关系大局至为紧要，特派李经羲督办三省边务军事，必有补救。奴才与李经羲毫无宿分，实见其服官云南时，莅事则英锐不挠，程才则鉴衡不爽，既明且哲，人无闲言，因事择人，无出其右，深维大局，敢竭微忱。如蒙允假以阃外之权，粤西幸甚，全局幸甚。且现在兵饷两绌，粤西久罹祸乱，钱粮亦鲜征收，无米之炊，事尤棘手。克期肃清之说，不惟奴才不敢妄言，即李经羲亦未必自信，且必不敢遽膺此任。第念事机危急，非大臣控制不能协兜剿机宜，非选择贤能不能期胜任艰巨。是以不揣冒昧，一再渎陈，但求于事有济，奴才即以僭越获咎，亦所不能辞。谨此披沥上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再：此折系借用成都将军印信封发，合并声明。谨奏。

327 署两广总督岑春煊奏第二次汇报广西攻剿情形折

光绪二十九年十月三十日（宫中朱批奏折）

两广总督岑春煊跪奏，为第二次汇报广西剿匪情形，恭折缮单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广西办匪情形，臣前于九月初八日开列清单汇报在案。兹自九月初八以后，陆续据各路禀报剿办情形，计有七十余起，共计擒斩首从各匪约千余名，仍分案缮列清单，恭呈御览。内覃老发一股，窟穴于永福、雒容交界之中渡，业已数年。该处地势幽邃险阻，又名曰四十八崙，官军从未能深入，故匪徒得以卵育，其势颇张。此次经臣派署柳州府知府祖绳武督饬各营，认真痛剿，匪屡败窜，遂乘势深入穷搜各崙，悉得其糗粮、车械、牛马，并搜得该匪首覃老发斩之，于是数年之害一旦扫除，省城、柳州之间得以无梗。此外各属经各营认真防剿，目下大致较前安靖。惟庆远属之东兰、南丹、河池一带，有黄留芝一股，约数百人，图窜黔边。自派李福兴率营往后，该匪等旋即分股窜匿。现值天寒无瘴。臣已迭饬各属文武，焚山大举，总期将积年著匪悉数歼除，上纾宵旰之焦劳，下慰乡邦之责望。

惟是广西之事，求目前安靖非难，求久安长治实难。由于地瘠民愚，强半皆无生计，饥寒者众，盗贼斯多。全省不但多山，山皆多峒，甚有一峒屈曲通至数十里、数百里者，有险阻作逋逃藪，奸民匪类愈易生心。加以比年匪势蔓延几遍全省，匪踪所至之处，无不强人入会拜台，稍稍拂之，全家便遭惨杀。民知官不为保护也，自不得不从匪为暂保目前之计。顾其始也，虽因畏祸而出于胁从；其继也，竟习若固然，利于为匪矣。当此之时，民匪不分，以故兵来则民，兵去仍匪。既无动辄剿洗之理，即使将目下著名匪首悉行擒斩，不待数月，而诸不著名之匪又渐变为著

名，展转相生，若专恃兵力诛夷，安有刈绝根株之一日。故臣历次折奏电奏，均谓广西之事当以兵为辅，以认真整饬吏治为先。目下大股已渐翦除，所有零星股匪，似应责成州县办理，一面资以饷械，自募亲兵，以任防剿；一面责成兼筹教养，握要以图。必先能保此后之民不再为匪，而后能冀从前之匪返而为民。臣前次西征时，已饬柳、庆两属州县自募亲兵，发给饷械。抚臣柯逢时抵任后，亦电商令州县募亲兵事，臣深服其所见之明。果能各属皆有亲兵，皆能兼筹教养，宽以岁时，肃清可望。所难者，广西有匪之区不下四五十厅、州、县，安得数十文武兼资之循吏分布要区？且广西缺分瘠苦者多，瘴疠尤甚，势难以毁家舍生之义责诸人人。州县既鲜可任之员，旦夕决无肃清之效，此臣所为午夜徬徨，计无所出者也。

除此后办理情况续行具奏外，所有第二次汇报广西剿匪缘由，理合恭折缮单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七日奉朱批：仍著督饬各属认真剿办，兼筹教养，以靖地方。单存。

328 署云贵总督丁振铎等奏滇军入粤会剿情形片

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初六日（宫中朱批奏折）

再：臣等于七月二十八日，将督带济字四营龙济光赴粤西应调，并滇、桂沿边布置各情形，恭折驰陈。钦奉朱批：知道了。仍督饬各军会合粤军协力兜剿，以靖游氛而固疆圉等因。钦此。

伏查臣等自八月以来，随时电饬署广南府方宏纶，转饬沿边各营团，确探严防，相机剿捕，毋稍松懈。叠据方宏纶电称：督带王国宾、陆朝珍、管带李朝兴、郑清伦、陈宗等先后击匪于西林县属之汪村、央村、弓龙、者桑、那坡等处，均有斩获，生擒匪目韦生、苏二、陆卜利、陆亚利、农卜从、农大、黄五、韦心特、

甘阿发等多名，讯明正法，余匪逃遁。嗣复飭令管带唐登甲，分队驻扎西林县属之八达岔等处，以遏其冲。剥隘以下匪股，闻风逃窜，李朝兴追匪于白沙村，生擒匪目黄二，并准广西署右江镇黄忠立械称：粤界八角山巨匪，闻滇军会剿，均由百色下窜。匪首唐十二等股，现肆扰泗城府属之天峨、大马、罗西一带等语。即飭李朝兴一营开赴泗城追剿，陆朝珍随后督队驰往策应。现复据陆朝珍禀称：九月二十三日，进抵泗城，晤商代理泗城府知府雷震南，旋即开赴天峨。匪已窜往庆远府属东兰州、凤山等处。复协同粤军熙字前营管带谭朝宝跟踪追剿；并飭李朝兴由逻楼、平乐前进，至芝山会齐，相机兜剿，距广南已廿余站等因。又据龙济光电称：该军已抵西林，亲率两营开往泗城会剿，留林桂清一营驻西林县搜捕匪；并派一营赴百色，作为三省营务处谢汝钦之亲军。惟称泗、色之匪不难扫清，而难于善后等语。至王镇邦一军，由滇之罗平进扎粤西古障、土黄、央革、马蚌等处。近据该员禀报，已率带所部，于九月二十二日进抵西隆州，去滇境已三百余里，逐日派队会团潜赴山箐，穷搜掩捕，附近尚无匪踪。惟探明凌云县属之罗里、利周、甘田、百乐、长隘匪股尚多，庆、思一带匪尤纷集。十月初三日，派武威副中营哨弁赵学荣，会同西隆州城守把总甘义彪，查至冷水地方，闻岩洞内聚有游匪，即堵截洞口，匪遂开枪，该弁勇等奋不顾身，当场毙匪三名，生擒匪首冯六，夺获洋枪、短炮各一，余匪逃入深箐等语。此近日各军已入粤境，迭次剿匪大概情形也。

臣等惟有严飭各军，于泗、色、隆、林一带扼要分防，迎头截击。一俟粤军会合，即应协力兜围，务先将泗城一府、百色一厅余匪荡清，再行相机办理，期歼丑类，而靖边氛，以纾宸廑。

所有滇军近日出境会剿情形，谨合词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仍著督飭各军迅速防剿，以靖地方。

329 署两广总督岑春煊奏筹办左右两江防剿情形片

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九日（宫中朱批奏折）

再：现在迭奉电传谕旨，飭将广西余匪赶紧一律肃清。臣视师日久无功，曷胜惶悚。

查西省有匪地方，向以左、右两江为较甚。柳州自黄飞凤、李明标、覃老发先后授首，已觉稍安。庆远自派祖绳武前往，一切尚未得手。现又商明抚臣，以王芝祥署右江道。王芝祥曾官西省，素著循声，此次经柯逢时奏调来桂，以之署右江道，必能妥筹善后，日起有功。左江地方，南宁一府本最糜烂，自署左江道余诚格到任后，勤政爱民，有匪必办，南宁一府颇形安靖。惟左江辖境极广，余诚格身任地方，柯逢时近又委兼南宁府篆，未能躬赴外属督率，故距南宁较远如泗、色等属，仍未克遽绝根株。现复由臣遴派候选道刘永滇，会办左江各军营务处，兼左江转运局，飭其躬赴前敌，严加督率，俾冀早日收平。

所有现在筹办左、右两江大概情形，谨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330 署云贵总督丁振铎等奏滇境乱事一律肃清折

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丁振铎等奏，为滇境游匪一律肃清，谨将迭次在事出力各员弁，择尤汇案请奖，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游匪蹂躏滇边十有余年，打单拜台，到处滋蔓，尤复戕官破城，僭称伪号，横行叛逆，视为固然。历年派兵剿办，均以未能痛加惩创，以致凶焰愈张，胁从日众，满目疮痍，上劳宸廑。

上年八月，前督臣魏光焘奏委署临安开广道魏景桐，驰往广南督率剿办。值广西西林县那劳地方被匪逼攻，该寨团绅岑毓祥飞书告急，当即选派督带龙济光、管带陆朝珍等各挑精锐，越境驰援，击败弄公、那或、普驮股匪，攻破板达、弄合坚巢，擒斩巨匪罗弗腥、匪首林四、李三等，鏖战三昼夜，毙匪百余名，那劳之围因之而解。是时西隆、泗城之匪大举犯黔，攻陷兴义，分扰贞丰、册亨，沿边戒严，势极汹汹。当飭省防三营星夜往援，并由魏景桐派李德泳等督率各营，进袭古障等处匪巢，以示牵制。匪闻巢穴被袭，群焉回顾，莫有斗志，黔军乘势薄之，立将兴义县城克复。匪渡河而南，来争旧垒。李德泳等分兵堵击，毙匪无数。匪众知不得逞，遂窜回八达州，凭城固守。十月，八达匪目群谋泄忿，忽纠千余人围攻洛里团营。各军闻警赴援，内外包抄数日之久，击毙悍匪四五百名，始各奔溃。总兵刘万胜督率龙济光等，乘胜将黄土老巢一律荡平，焚毁贼垒数十座，阵斩悍匪千余名，捣穴擒渠，贼锋大挫。

当经前督臣魏光焘于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将尤为出力各员弁随折奏奖，并声明其余在事人员及迭次肃清边境各员弁，均属异常出力，容择尤一并汇案请奖，俾示鼓励。钦奉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钦遵在案。并附奏陈明广南所属宝宁、皈朝等处蹂躏过甚，逃亡亦多，业飭印、委各员分投查办抚恤，并就地清理保甲，并寨建碉，为一劳永逸之计。该文武员弁等，身历瘴乡，几经危险，办理一切均极繁难，事阅半年，非坚苦耐劳难期奏效，在事出力人员亦宜加之策励，一并请奖。

本年正月，臣绍年复派署广南府方宏纶、靖南营帮带方开炅等，将大小八达河沿岸陷匪各村相机招抚，断匪接济之路。参将魏荣斌率所部各营，联络黔、粤各军，游弋于西隆、西林各属境，互为声援。派参将白金柱等，各率防团严扼剥隘。魏景桐并分所

部及龙济光等营严密围堵，复由省调总兵刘树元率树字左右两营前往游击。该匪等知险要已失，遂率大队分绕归顺、镇安等处，冀缀我军后路。我军排队迎击，鏖战数昼夜，全师会合，五路兜围，毙匪无算。匪首陈亚秋因伤走死，匪遂分窜命村、百民、百洋、平沙等处。白金柱等分路截杀，剿捕益力，阵擒匪首王满、潘二、巫二、巫满等，梟于剥隘。自是各防团益踊跃用命，并力穷追，胁从解散。二月以来，擒斩匪首农阿阳等十余名，余匪无数；而防团各营复擒获匪目关七、潘祥福、小河、二大眼、黄三等。时匪尚率死党藏匿深箐，分股猛扑，以图窜扰。我军悉其狡谋，坚壁不动。富州通判王正雅、靖南营帮带方开炅，调兵合力兜围，毙匪无遗，遂于丛莽中将著名巨匪李二老板弋获。是役也，前后擒斩匪首及各匪党至六百余名，饿伤溺毙者又四百余匪，其他死于岩谷沟涧者更不可胜计，夺获快枪千余枝。所擒匪首二十余名，皆各有大王等名伪号；而李二老板尤最凶悍，群匪所推为总目，而惟其马首是瞻者也。自是以还，诸股悍匪全数扑灭，滇界一律肃清，即西隆、西林、镇边一带亦无匪踪。经臣绍年于光绪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兼署督篆任内，将尤为出力文武随案奏请奖励；并声明其余在事各员，容再择尤开单请奖等因亦在案。

伏查游匪频年盘踞沿边，以林谷为蔽障，恃瘴乡为窟穴，剽悍轻疾，倏去倏来，客军苦于水土不能服习，难以久住雕剿，以致裹胁日滋。此次魏景桐督率激励，严加剿洗，初则出奇催坚，继复并力擒渠，而各营将士尤能冲锋忘死，奋不顾身，驰逐于枪炮之中，扼扎于瘴疠之地，顿使十余年巨寇一旦廓清，千余里边疆怡然安谧；即接续办理抚恤，清理保甲各事宜；现复出境助剿，履险蹈危，实属异常出力，若不优请奖叙，不足以励戎行。谨将攻克坚巢、扫清滇境两案，暨迭次获胜在事出力文武各员弁，遵旨择尤请奖，文职一百四十一员，武职一百零八员，另缮清单，

恭呈御览。合无仰恳天恩，俯念该员弁等久厉瘴乡，身冒烟弹，巨憨尽歼，边境肃清，实与寻常剿匪不同，赏准照异常劳绩按单给奖，以昭激励，出自逾格鸿施。

除各员履历及咨保衔名造册分送吏、兵部查核办理外，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日奉朱批：该部议奏，单并发。钦此。

331 署两广总督岑春煊奏第三次汇报广西攻剿情形折

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宫中朱批奏折）

头品顶戴·兵部尚书衔·署理两广总督臣岑春煊跪奏，为第三次汇报广西剿匪情形，恭折缮单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照广西各属文武剿办匪徒，经臣于九月初八、十月三十等日，两次开单汇报在案。十月三十日以后，又据各属文武将剿办情形陆续禀报前来，计四十余起。内有南丹之黄留芝一股，隆安之闭运培一股，均系大股著名首要，现因势力穷蹙，悔罪投诚。黄留芝已将另股著匪朱五等诱斩，其为诚心投诚尚属可信。闭运培原请将另股著匪王五肥立限擒获赎罪，旋乃匿枪不缴，当经署思恩府知府和廷彪严密拿获正法，并斩其伪军师方员、伪先锋陆以耀、陈锤禄、谭以闰、刘贵显、李瑞臣，伪三大王、马履贲及其余党多人，皆积恶巨匪，一旦骈诛，人心大快。此外又有著匪郑五，党羽最多，势焰最炽，现亦经统领济字各营·署泗城府知府龙济光督饬随员钱琛击毙枭示。其龙州及上龙土州两处，已据统领衡字军·本任右江镇总兵丁槐禀报肃清。

细察各属情形，大抵匪股之强弱悉以枪支多寡而分，以故办匪之道，多所擒馘犹不足为功，必以多得枪支乃足以戢匪势。现计前后据报拿获各种枪械共有一千四五百支，此数官军视之固不见其多，而匪中少千数百支之枪，即可少数千之匪。且自臣抵

浔视师以来，严杜营兵济匪军火之弊，两省关卡亦饬严查私运军火。纵不敢谓接济尽断，然较从前苏军明目张胆以济匪者固应悬殊。匪中军火既断来源，从前所储亦当告罄，无论著名首要逐渐授首，就使仍在，断难徒手以肆披猖。

现在柯逢时已令各州县自募亲兵，果使牧令皆贤，于诛锄残匪之余，兼筹教养，先使此后之民不再为匪，则从前之匪听其返而为民也可。即欲悉加芟刈，亦自终有尽时。若吏治不修，则目前纵借兵力肃清，而此后之民又将变为他日之匪。此臣所以迭次奏陈，而独殷殷于此也。臣惟有随时会商抚臣，切实筹办，以释朝廷南顾之忧，而慰乡邦士民之望。

除将此后办理情形续行具奏外，所有第三次汇报广西办匪情形缘由，理合恭折缮单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著会商柯逢时切实筹办，务期整饬吏治，除暴安良。单存。

332 署两广总督岑春煊奏遵旨酌保办理

柳庆剿抚事宜出力各员折

光绪三十年正月初八日（宫中朱批奏折）

头品顶戴·兵部尚书衔·署理两广总督臣岑春煊跪奏，为遵旨酌保广西办匪异常出力各员以示鼓励，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查自来办匪之法，非剿即抚。顾广西之匪屡抚屡叛，势已力蹙便就羸靡，羽翼渐成依然反侧。甚或名为投诚，实仍通匪，其罪恶更有甚于为匪者，稍不审慎即堕其计，此抚之难也。广西山多而险，山又多峒，各匪据为巢穴，兵力即因而穷；且匪踪飘忽，何处无兵即出而劫掠，一闻兵至又遁匿无踪。往往竟月穷搜不遇一匪，然而此方肃清，彼又告警，如鼠子之昼伏夜动，如蚤虱之极费爬搜，此剿之难也。臣前赴西视师，查得柳州匪首黄飞

凤、覃老发等，庆远匪首黄留芝、朱五等，党羽众多，稔恶已久，当严飭各文武广设方略，认真剿办。若必不得已而招抚，亦须令其缴齐枪枝，擒斩另股匪要。抚得一股便剿得一股，未始非以毒攻毒之策。如不就范，则是並不诚心受抚，即可聚而歼旃。

嗣据署右江道柴照、署柳州府知府祖绳武报称：匪首黄飞凤等，率党三百余人，向柳州放赈之广东述善堂绅士处求抚，经该绅等带至柳州。迨祖绳武飭令缴枪，该匪首辄任意支吾，並敢要求编成一营。维时祖绳武以该匪羽党众多，枪械精利，既已麇集府城，若操之过蹙，不免殃及商民。当与柴照妥商办法，祖绳武即赴中渡办覃老发一股；由柴照将黄飞凤之悍党罗少廷、谢安然、陈文轩、何寿春诱至府署先行拿获；一面另派员弁将黄飞凤拿获；同时派营围捕匪党，枪毙匪伙四十余名，拿获匪目李桂甫一名，匪伙九十四名，余党皆投械乞生，莫敢仰视。随即将拿获各匪讯明惩办，余党之被胁从者遣令归农，街市不惊，人心大快。正拟择尤请奖，又据祖绳武报称，奉飭剿办覃老发一股，查该匪向在永宁、雒容、永福三县交界之中渡地方盘踞滋扰，该处地势险峻，名为四十八崙，前抚臣王之春派兵数营，围捕半年，始终未能得手。此次经祖绳武率兵深入，将该匪所踞各巢次第攻破，先后擒斩匪党，夺获枪械什物甚多。惟覃匪尚率死党窜匿深山未获，祖绳武复督率将士连日穷搜；並悬重赏购得该匪首踪迹，密飭妥弁只身往说，诱令至营，先时密伏弁兵，将该匪首覃老发、唐万里、罗老金、刘六一等十二名一并拿获正法。随飭各弁兵追剿逃匪，又枪毙数十名，夺获枪枝子码多件。自此之后，柳州地方渐臻安谧。

惟时庆远匪首黄留芝等正在南丹土州披猖为患，该处毗连黔省，臣前派广东陆路提督李福兴驰往剿办，而该股匪此拿彼窜，迄未成擒。且庆属尚有零股匪首朱五，在河池等属肆行窜扰，当即飞飭祖绳武移师往剿。嗣据报称，黄留芝一股迭受惩创，势穷

力蹙，情愿缴械投诚，並愿诱斩朱五以为赎罪之地。经祖绳武察看黄留芝投诚尚系真心，一面令即缴齐枪枝；一面即勒限将朱五诱出。旋据黄留芝将朱五及其党三百余人诱至德胜，由祖绳武先将实被胁从情愿归农者一百五十人遣令回籍以孤其势。次日，又将该匪等带至怀远，登时擒斩于营，同时将匪目汤炳南、李树樊、韦万祥、谢明甫及其党五十余人悉数擒获斩决，並夺获枪械五十余枝。此外逃窜数十人，经各军跟追枪毙及溺死者殆尽。降匪黄留芝既经诱斩朱五，已不为匪党所容，尚可信其真心受抚，即准留营效力。

伏查广西匪患不在大股而在零星，不在凶悍而在轻狡。惟其零星，故肃清难期于旦夕；惟其轻狡，故兵力竟有所难施。综观祖绳武先后在庆、柳两属办理各匪，剿抚並用，动合机宜，在事出力员弁实不无微劳足录。前臣于擒斩覃老发案内奏奉电旨：岑春煊电奏称，匪首覃老发一股，经该署督饬营剿灭，办理尚为得手，所有员弁准其择尤酌保等因。钦此。仰见圣朝有劳必录、鼓舞将士之至意。臣查擒斩黄飞凤、朱五及招抚黄留芝各案，各员弁出力情形，核与擒斩覃老发一案相等，本应分案请保；惟前钦奉上谕，饬令严核保举，勿准冒滥，自当钦遵办理，应即将各案异常出力人员并案请保。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道员用·广西遇缺尽先补用知府·署理右江道柴照，以道员仍留广西，遇缺即补，並赏给二品顶戴；已保二品衔·分省补用道祖绳武，仍以道员交军机处记名，並请赏给勇号；已保知县·直隶试用县丞董文楨，请俟知县保案核准后，以直隶州知州仍留原省补用，並请赏戴花翎；通判职衔许克勤，请以通判归部尽先选用，並赏加提举衔；同知衔·贵州候补州判冯培德，请以知州仍留原省补用，並赏戴花翎；四川补用典史徐隶，请免补典史，以县丞仍留原省补用，並赏给五品顶戴；府经历衔周国祥，请以府经历归部尽先选用，

並赏给五品顶戴；县丞职衔谭家齐、分省试用巡检孙祐，均请以县丞分省补用，並赏戴蓝翎；文童王永昌，请以从九品归部尽先选用，並请赏戴蓝翎；补用千总陈文涛、咨调山西太原营阳曲汛把总刘佩玉，均请免补千总、守备，以都司尽先补用，並赏戴花翎，以励有功而昭激劝，出自逾格鸿施。

除将应保千总各弁咨部请奖，並严飭该文武等将各股余匪迅速扑灭外，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

333 署两广总督岑春煊为分路进剿

思恩府属各股事致外务部电

光绪三十年二月初七日到(军机处收电档)

广西各匪，经春煊迭次严飭痛剿，其势已蹙。现在余党均麇聚思恩府属，因建分路进攻之策，令提督刘光才、臬司刘心源由柳州进剿；调署右江镇总兵黄忠立由百色进剿；调署左江镇总兵丁槐，统领绥远军和建彪，由南宁进剿；调广东棠字军七营，由武宣、贵县分兵进剿。其思恩府与庆远府交界处所，则令统领柳、庆各营祖绳武认真堵截。此外各要隘，并分飭一体严堵，以防窜扰。

旋据报：著匪沈小英、侯五等，闻各路会剿之信，即率悍党千余，由宾州、迁江，直窜来宾、武宣，并将驻扎贵县之珍字营围困。各军闻警往援，又窜至来宾之白牛峒。嗣经各军合力围击，当由和建彪将匪首侯五及悍目劳东海阵斩，并由营官黄云亭拿获侯五之妻潘氏。又据珍字营管带马如珍等，将匪首沈小英及其党二名拿获，送交代理贵县知县龙觀光讯办。其余刘光才所部之忠毅军，署右江道王芝祥所部之常备军，署柳州府李曰谦所部之柳防亲兵，均有斩获。现该匪余党虽已窜至武宣之石芽等处，然沈

小英、侯五两匪首，凶悍最著，一旦殄灭，其势愈蹙。业已严飭各军，将窜至石芽之余党迅速扑灭。至思恩府属，尚有王和顺、王五肥、麦子二、周特先、王特燕、石补天等各悍股，现丁槐已亲至武缘督剿，并令和建彪探明王和顺等踪迹，率营奋击。其刘光才等军，亦俟武宣、来宾两处余党办有头绪后，即驰往督剿。

察看近日西省匪势，均在思恩，如能仰仗天威，一网打尽，则西事已了。除将各路军情俟有续报再行奏陈外，先此驰慰宸廑。

再：棠字军中、左、右三营，系因粤省营务废弛，由春煊于去秋，飭令四川候补知县陈兆棠，赴湘招募成军，所有该军营制、饷章，容即另案奏咨，合并声明。请代奏。

334 署两广总督岑春煊奏第四次汇报广西攻剿情形折

光绪三十年二月初八日（宫中朱批奏折）

头品顶戴·兵部尚书衔·署理两广总督臣岑春煊跪奏，为续报第四次广西剿匪情形，恭折缮单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照广西各属文武剿办匪徒，经臣于上年九月初八、十月三十、十二月二十四等日，三次开单汇报在案。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后，又据各属文武将剿办情形陆续禀报前来，总计一百余起，统共生擒炮毙约一千二百余名。内绥远军统领和廷彪在迁江龙村地方阵斩之侯五一名，珍字营管带马如珍在迁江樟木墟地方生擒之沈少英一名，均系著名匪酋，稔恶多年，现经殄灭，匪势为之大蹙。

察看各属匪情，百色、泗城两属，经调署右江镇总兵黄忠立、署泗城府知府龙济光认真剿捕，虽未敢遽谓肃清，然目前已无大股。现龙济光拟请出各属夫田，仿照滇省章程，编立团营，如能经理得法，非但泗属余匪必可净尽，并可推行他属以为善后之策。

此外柳州则有陈社求一股，庆远则有覃火生、韦十一两股。

而匪情之最为吃紧者，则为思恩一府，悍目如麦子二、王和顺、黄五肥、周特先、王特燕、石补天等均未弋获。臣现已飭令臬司刘心源从柳州进剿；调署左江镇总兵丁槐、绥远军统领和廷彪从南宁进剿；调东省棠字军三营从武宣、贵县进剿；其庆远与思恩府交界处所，则令统领柳、庆各营祖绳武严防；此外各要隘，亦均分飭堵截。此次巨寇沈少英、侯五两匪，亦从思恩窜出，幸各路布置周密，该匪等始不得逞。现丁槐已到思恩亲督搜剿，如能仰仗天恩，将麦子二等股一网打尽，则西事大致已了，当可渐望肃清。其柳州、庆远各股势亦穷蹙，现经抚臣柯逢时电称，庆匪仅有千余，则扑灭更非难事。

至边境各属，除龙州及上龙、土州两处，前已由丁槐具报肃清外，其余各属伏莽尚多。署太平思顺道易顺鼎不能得力，已由臣另片奏参，并先商请抚臣将易顺鼎撤任，檄督办滇、黔、桂三省营务处前丁忧吉林补用道谢汝钦接署。该道素娴军事，在泗、色两属办理颇有成效，到任之后即责以督同各营认真剿捕。边境各匪首如陈吉、陈则、黄三勤等均系著名巨憨，刻下均经衡军殄灭。此后各地方官果能实力清乡，匪党无可托足，地方自臻安靖。

除将会剿思恩股匪情形先行电奏，并严飭各文武认真剿办，暨将此后办理情形续行具奏外，所有第四次汇报广西办匪情形，谨恭折缮单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著即督飭认真剿办，将各股匪悉数歼除，以靖地方。单存。

335 署两广总督岑春煊为缉获思恩 麦子二等首要事致外务部电

光绪三十年二月十七日到(军机处电报档)

思恩各匪，除侯五、沈小英两匪首先后殄灭外，昨又据代理

贵县知县龙觐光督同营团，将匪首麦子二并匪党劳四缉获，解交浔州府。讯据供称：该匪又名杨昆山，混名墨痣二、羊捆衫，先曾拜会为匪，经边防各营招安，嗣又散出，迭在云、贵边界及百色一带抢劫。去年，又至东小厂，党与有三、四百人，快枪三百余支。本年正月，因已办匪首沈小英邀令合帮，共二千余人，到贵县之小平陆，被各营打败，伊同伙党十一人逃出，陆续被官兵冲散，只剩伙党劳四。初十到贵县蒙公墟，即被兵团截获，伊余党大赖吉等，现屯聚迁江、宿河地方等语。

查该匪麦子二，稔恶多年，为各匪中最悍匪目，现经拿获，其余党必愈穷蹙。据署左江道余诚格电禀，各匪经官兵击散之后，或一、二十人，或七、八人为一股，藏匿山洞。刻下大兵齐集思恩，迭经煊电飭各统领营官，会督官绅，认真清乡；并悬示重赏，购缉匪首。如能仰仗天威，使匪首王和顺、黄五肥、周特先、王特燕、石补天、黄龙亭等均皆就获，则西省便已大致肃清。

除电飭将麦子二及从匪劳四一并斩决，传首犯事地方，并优给各官、绅赏银三千元，暨将该官绅汇案奏保外，谨请代奏。

336 广西巡抚柯逢时奏剿除桂林

府属各峒会党筹办善后折

光绪三十年四月十八日（宫中朱批奏折）

广西巡抚臣柯逢时跪奏，为剿除峒匪，筹办善后，请以桂林同知移驻俾资治理，並派营专扎巡防以弭后患，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柳、桂交界之区，有山蟠屈三百余里，其阳为四十八峒，大半在雒容辖境，其阴为三十六峒，大半在永宁辖境，猿壁猱岩，地形险阻，向为盗匪窟穴。其峒口无数，与永福、柳城、融县处处可通，历朝以来皆用重兵。咸丰年间，曾聚匪滋事，迭烦兵力，始克绥靖。乃历时未久，仍为逋逃渊藪，时肆劫掠，为害间阎。

上年署督臣岑春煊派营剿捕，虽经拿获匪首覃老发惩办，而游、土各匪盘踞其中者尚可不佞数，乘间出扰，劫案无数。凡近峒之村无人不入其会，潜为供给粮食，侦探官兵踪迹，互相煽诱，勾串益多；有不入其会者，则火其庐，掠杀其人口，掳其财富而后已。地方官亦无从查缉。

该地距省仅百余里，臣未莅粤即闻桂林属境伏莽潜滋。履任后，查闻峒匪实繁，恐遂滋蔓，迭经拨营堵剿，每有擒馘，而藏垢纳污愈聚愈众。本年正月，派奏调河南候补知府黄凤歧统领亲兵三营往剿，管带左营周天长奋勇直入其巢，虽多毙悍匪，而山径险巇，单兵深入，阵亡弁勇共七十余名。旋又派亲兵一营，复飭署庆远府知府白玉书调庆防三营，适署右江道王芝祥带领常备前营来会，约分五路进兵，又派奏留道员褚兴周前往调遣；一面分飭永宁、雒容等州县选派得力乡团为各军引导，免致疏虞；并飭永福、柳城、融县，谕令公正团绅，调集壮丁，在于峒口可通之处日夜梭巡，认真防堵，以杜零匪乘虚窜入，贻害地方。计自二月初旬以来，仰赖天威，官军合力进剿，缝幽凿险，逐处穷搜，竭数月之力，擒获积年悍匪韦世德、罗荣才、韦祖钦、陈十四、莫永旺、莫土金、秦小五、黄章远、韦仲向、覃章勋、覃章安、黄酸梅四等，讯明正法。先后毙匪约三百余名，夺获枪炮刀械多件，焚去匪巢二百七十余间，峒匪歼除殆尽，余皆远颺。亟应将善后事宜妥为筹画，以期断绝根株，一劳永逸。峒内向住瑶僮，久已逃散，现在并无居民。然如洞梧村等处皆有田地可耕，必得设官整理，方得还集劳徕。查桂林府同知本系闲曹，即以该同知移驻峒内，以资弹压，而便巡防。该同知俸廉役食等款一仍其旧，勿庸另议。查有候选知府雷震南，前带楚军颇称得力，堪以署理桂林府同知。所有前派剿匪之亲兵四营，除死亡病疫外，现经简其精壮，并为桂防正副两营，即委该员统领，自带正营于

峒内建造营房，並飭于要隘修筑炮楼，派兵防守，各峒小口一并填塞；峒外各村，派副营驻扎办理清乡。一俟部署周妥，再行详细陈明。臣电商署督臣岑春煊，意见相同。

除檄飭遵照外，所有剿除峒匪，以桂林府同知带兵移驻峒内筹办善后缘由，谨会同署两广督臣岑春煊恭折具奏。至此次阵亡弁勇七十九员名，另开清单，仰恳天恩敕部从优议恤，以慰忠魂，合并附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单并发。

337 署云贵总督丁振铎等奏滇军出境

会剿泗城西隆边地肃清片

光绪三十年六月十三日（宫中朱批奏折）

再：查滇边广南一带，游氛平靖，而股匪下窜，泗、色空虚。准两广督臣岑春煊咨商，飭派知县王镇邦，督率武威各营出境助剿，由罗平及粤西之古障进扎西隆州城，前经附片详陈。钦奉朱批：仍著督飭各军迅速防剿，以靖地方。钦此。钦遵。恭录行知在案。

数月以来，广南富州等处匪踪净尽，商贩行旅往来如常，民情必安，堪以仰慰宸廑。并迭据该员王镇邦、西隆州知州赖宏先后稟电：该营到西隆后，适该州属夏拱村、岩茶村有土棍覃亚美纠众抄抢，王镇邦派队往捕，匪均避匿。当将被掳牲畜器械夺回给领，即拨副中营驻防州属龙窝场等处，中营驻防克场、巴芒。旋驰赴西林县属那劳寨，与县绅候选道岑毓祥晤商办法。十一月二十七日，探闻州属苗冲三分地方，有苗匪李朝富等，勾结游匪肆行剽掠，并欲扑犯该营。当派武威营左哨弁陈炳阳、后哨弁田兴云，及那劳团练由副中营管带董超督率，于二十九日驰赴该处，会合济字等营相机进剿。匪党开炮拒敌，战至日晡，斩获无算，

匪势蹙败遁。该管带等当将匪巢焚毁，复枪毙悍目梁七大亡，生擒李肇庆一名，夺获快枪六支。南防右营管带黄凤图，亦于十二月初六日在坡牙遇贼截战，阵斩为首悍匪三名，经团甲认识，其一为土匪首谢亚幅。初八日，又于那下寨枪毙匪首何四及余匪数十。十二日，据村民驰报，上坝长洞有游土匪数十人，欲图盘踞。该督带立派兵团驰往，十三日未刻行至阿驼村，适与匪遇，当即开枪轰击。匪败奔对门山麓，踞险扼守。我兵分投围攻，相持至夜分，匪乘势突围而走，沿途追击，枪毙无数，生擒逃勇陈加祥、土匪韦六受。将近马戛寨，适副中营哨弁杨敦仁、朱祥等伏路截击，又枪毙十余名，生擒匪目吴在沅、王冈鲜、黄亚佑等，夺获快枪笔码多件，余匪溃散。十五日，哨弁赵学元等复搜获伪大王黄二即黄卜顺又名黄秉中，游目刘玉辰、何老王、岑顺禾、吴开发、吴世太、农卜吼等多名。其悍匪唐十二、黄五肥等均纷纷窜逸，自余零星小股，陆续穷搜阻击，漏网无多，并皆会同署广西西隆州知州赖宏，讯明正法。随时稟电到臣，均经遵旨严饬认真防剿，务净根株，以靖地方。

王镇邦乃于十二月二十三日，率带中哨并武威后营，由州开赴泗城，与署知府龙济光会商剿办。自本年二月以来，西隆、西林、镇边等州县属境已无匪踪，各村寨居民耳目一新，靡不交口感诵滇军之力，争相慰劳。现在匪势趋重下游，泗城以西贼踪以绝。准两广督臣岑春煊电商，泗、色情势较松，该军未便久暴于外，自应饬令开拔回防，以固边圉。其西隆等处，饬由三省边防营务总办·道员谢汝钦派拨兵团填扎。兹据该督带等稟报开拔回防等情。臣等窃查西隆一隅，为桂省边远之区，频年被游、土各匪勾结滋扰，民不聊生。该处营防复不得力，以致日益糜烂。此次该员王镇邦奉派督同管带李德泳、董超、黄凤图等率队出境助剿。乘时搜击，颇能不分畛域，认真办理，实属异常奋勉。现在

泗城与滇境邱北、罗平一带亦已肃清，王镇邦督率李德泳等回扎原防古障、央革、马蚌、三江口等处，由云南善后局、营务处司道刘春霖等详请具奏前来。臣等复查无异。

所有滇军出境会剿泗城、西隆，边地肃清，现仍开拔回防缘由，除分咨查照外，相应附片陈明，伏乞圣鉴。

再：广南派出督带陆朝珍、王国宾等四营，自去冬至今，在百色、镇边、西林等处剿捕土、游各匪，亦屡有斩获，均经三省营务处道员谢汝钦电禀在案。现因泗、色一带粤军不敷防布，两广督臣岑春煊及谢汝钦电请由滇添派两营，现又派出两营，合之陆朝珍等四营，共计六营，仍驻粤境会剿，一切情形应由两广督抚臣查明陈奏，合并声明。谨奏。

朱批：知道了。

338 广西巡抚柯逢时奏柳州兵变统兵

大员缓急可恃请予嘉奖折

光绪三十年六月十七日（宫中朱批奏折）

调补贵州巡抚·广西巡抚臣柯逢时跪奏，为统兵大员缓急可恃，恳恩嘉奖以励戎行，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柳州兵变，郡城所驻之兵未能得力，各属亦无有来援者，惟右江镇黄忠立方统熙字四营在庆远剿匪，星夜率两营，暨署庆远府知府白玉书率庆防两营，星夜驰赴柳州。匪素惮忠立，闻熙字营来，即率党窜柳城。庆远事急，白玉书回庆，忠立驻柳州，当分兵两哨扼东泉。东泉为匪渊藪，叛党麇集，官兵奋勇击之，毙数百名，夺获枪械甚多，匪不敢往柳城，遂纷纷逃入峒，几于满坑满谷。其环洞外而居者皆匪村，向为匪侦探消息，接济粮食，恃匪为生，不可胜数，故匪之窜东泉、陷三隍，皆近地乱民竭力谄奉以招致之者也。

于时匪势鸱张，柳城、雒容、永宁辖境均有匪踪。三隍为峒北口，南行三十里有油麻峒，据一峒之险，首逆陆亚发居之。匪趋而下，如高屋建瓴。既居三隍，陆逆率死党来墟指挥分布。练首呈永宁匪册，陆逆点名毕，各派归馆。而驻峒之桂防副营方守平山，已被雒容土匪数千围攻，胁以从逆。正营往援，亦被困不得出，道路中梗。于是永宁、永福戒严，而土匪四面响应，中渡岌岌不可守。省城仅有忠毅军三营，无可调拨。臣遂飞调黄忠立及游击宋尚杰驰援，令忠立节制宋军。匪斫电断，久之始得达。忠立仍分兵扼东泉，自率所部及宋军数百人驰抵中渡。陆逆闻忠立至，深夜窜回油麻峒，匿不敢出，一夕数惊；乃分股西窜融县，破长安镇，陷怀远县城，以谋出路。忠立即分兵驻三隍，而自驻中渡，复遣兵救出桂防正营。中渡为雒容重镇，距三隍墟九十里许，地险而粮足，通柳州孔道，富商所集，尤匪所垂涎。忠立与宋尚杰军不足三营，兼顾三隍。而永、雒通匪各村及团练劣绅不得逞，乃多方煽诱，或称请兵，或称剿匪，冀堕其尤。忠立不为动，惟激励将士扼守要隘，并斩逆探及三隍练首数人以徇。由是人心渐定，永、雒之间晏然无惊。臣复募集永、雒白团练丁各二百五十名为三营，分驻各该境，以弹压土匪，归州县官调遣，其饷与各属亲兵等，予以快枪。白团者，仇匪之团练也；其通匪者谓之红团，土人皆分别称之。

土匪势稍戢，即将驻永、雒之常备四营调回省城，以从容布置，虽援军未至，而防守已周。故此次省城之幸得保全，皆黄忠立一人之力也。忠立老于兵事，勇谋兼优，为西军诸将之冠，所部弁勇驰驱用命，故所向克捷。陆逆亚发最为狡狠，既负隅自固，必思冲突之方。四十八峒三面高而北下，三隍直逼峒口，为北路之总关，中渡连接峒边，为南头之要害。他日大兵齐集，直捣中坚，当由雒容之平山、柳城之东泉进兵，匪不能支，必由三隍北

窜。黄忠立兵力太单，已商其将驻庆两营调齐，专顾中渡、三陞一路，借其声威，或可制其死命；未可再行更调，自撤藩篱。忠立系大员，可否优与褒嘉，以作士气而拔将才，异日可备干城之选，出自天恩。

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黄忠立著俟广西军务肃清后候旨施恩。

339 署两广总督岑春煊为近日军情事致外务部电

光绪三十年六月二十七日到（军机处电报档）

近日游匪约分两股，一仍在四十八峒，一仍在怀远。响应之土匪，较游匪尤多。时值刈稻，非迅速扑灭，则农民不敢收获。早稻一有失收，从匪者愈众，其患更长。然土匪虽多，但使能将游、土扑灭一股，军威一振，土匪自然解散，故以先剿游匪为急。四十八峒一股，业已据险入巢；怀远一股，四出可窜，且虑扰及湘、黔，尤以先剿怀远一股为急。

惟柳州现有之棠字、武匡两军，除病兵外，合计不足二千人，以之防堵尚不敷，更无兵可资游击。因省城现有常备七营，忠、毅两营，缉捕勇千人，兵力颇厚，商于柯抚，拟派忠、毅营由龙胜以至怀远，绕出匪前，驱之下窜，饬棠字、武匡两军，由融、罗而上，迎头兜剿，冀可聚歼此股。柯抚坚不谓然，盖由其久病神虚胆气怯战，常备军全扎于举院，抚署大堂复罗列大炮，宜其不肯派兵出省。目下惟有就棠字、武匡两军兵力，勉为防剿，一面饬募新营，俾资分布，并电湘、黔两省，严饬边军堵截。

所有近日军情，伏乞代奏。

340 署两广总督岑春煊为近日剿办

梅寨杨昆亭各股事致外务部电

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九日到（军机处电报档）

梅寨股匪，节经湘、粤各军分路进攻。连日据报，匪已焚烧梅寨老巢，为弃舍辎重，穷突分窜之计。十六日，武匡军总稽核袁汝癸率队在黔边台里、瑶台等处，遇匪接仗，次晨收队，毙匪数十名，我军亦有伤亡。十九日，褚大一股，率悍党二千余人，猛扑峒头，窜踞林峒之北科村；二十一日，又窜出大东江，焚毁房屋。融、怀两口，均形吃紧。武匡军统领王瑚先驻三防，继进扎甲朵。其青林隘、乌衣等处虽经分队扼扎，兵力尚单，当即电调铭字两营、熙字一营，一由柳城赴林峒；一由庆远赴三防，均限两昼夜驰到，商同王瑚相机迎击。其李连元率驻拱峒、陈兆棠率逼涌尾之武匡军各中队，亦均调往助剿。并由黄忠浩、陈兆棠商拨勇队，分驻榕江上下游，以防各匪分股回窜。此连日据报剿办梅寨股匪之情形也。

又著匪杨昆亭一股，向在柳州各属肆扰，近与四十八峒股匪勾合，据报七月十六日由雒容窜至修仁县属之七排地方，匪众千余。经平乐府防营及驻该县之喜字营勇闻警，驰赴剿击，当场枪毙匪首杨昆亮，并擒获生供数名，由县验讯详办。余匪亦多伤亡，现回窜永福、雒容一带，当飭王芝祥督营追剿。此剿办永、雒、修仁一带股匪之情形也。

又据报，七月十一日，庆远府属思恩县土匪千余图攻县城，经熙字右营管带马汉驰赴援剿，与驻扎该县之庆远防营哨队会合攻击，枪毙匪众百余，当将该股击退。又据报，匪首李仙家，为已擒巨匪王五肥之妻，率党四、五百人，攻扰庆属图伦、龙田等村，复经马汉分队往援，七月十八日，在水良与匪接仗，毙匪五

十余名，该匪等由红河边溃窜。此剿办庆属股匪之情形也。

又据报，陈士身、士求股匪，窜匿来宾县属摩东村，图与匪首廖三并合。经游击胡令宣探悉，会同该县乘夜拔队往剿，六月二十九日丑刻，将抵摩东，匪急渡河，我军袭至，当将渡至河中之匪枪毙二十余名，尸沉船覆，复于对岸枪毙匪先锋谢亚彬，又悍党十余名。匪首陈士身、士求现已窜往迁江七洞一带。上月十五日，廖三股匪聚集来属吉利村，正在拜台，胡令宣闻报，即于十六黎明，率队往捕，该股匪突出拒敌，登时枪毙数名，匪即溃退。胡令宣督追，将该股匪围困山顶，当场擒获首匪廖三，并生供七名，由县讯办。另阵斩匪首十一级，夺取枪支多件，亦经该县验报相符。现仍饬胡令宣探明陈士身、士求股匪，跟踪追剿，期就殄灭。此剿办来宾股匪之情形也。

所有近日剿匪情形，谨请代奏。

341 署两广总督岑春煊奏遵旨

查明三防罗城失守情形折

光绪三十年九月二十八日（宫中朱批奏折）

头品顶戴·革职留任·署理两广总督臣岑春煊跪奏，为遵旨查明三防失利情形，请将统领营员酌予处分，并将阵亡殉难各员恳请照例议恤，以彰惩劝，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查梅寨股匪于八月初三日窜据三防，十四日又窜据罗城县城，均经臣先后电奏。八月二十日，钦奉十九日电旨：署罗城县知县李泽，著革职从严查办；王瑚、符开铭、马汉，著查明失利情形，一并严参等因。钦此。

伏查三防为罗城县属繁盛墟场，地当要隘，先经饬派武匡军统领王瑚率带勇队炮雷扼扎防守。匪自梅寨窜出，在于三防以上之东水林峒一带盘踞肆扰。王瑚率队先住羊峒，探闻匪欲由明峒

口渡河，遂留袁汝癸、周茂林扼守羊峒、自率先锋队管带管长清分扼明峒口新铺，以堵匪窜龙岸之路。七月二十六日，李连元、孔繁琴复率两中队驰抵羊峒，与袁汝癸、周茂林会合。二十七日，匪下盘容，李连元即与接仗，连战两昼夜，官兵无所得食，饥饿欲死，周茂林中枪阵亡，王瑚拨队前往助战。匪悉踞于盘容背之大山间，夜闻贼中有号哭之声。八月初一日，全股三四千人由新铺而上，拼命绕窜。王瑚督队隔河击之，管长清分兵在明峒迎击，李连元等在下坎击其旁，毙匪无算，匪竟舍路翻荒山而出聘峒。王瑚恐三防有失，急调金宝善一队至新铺，于初二日半夜拔队疾行，初三日抵小拱峒，自带数十人与匪夹河相持。一面令金宝善率队赴三防驻守，初四午刻，甫抵三防东面之高山，而三防已为匪据，驻守该处之炮队管带沙瑞忠阵亡，三防主簿古桐保亦及于难。先是，此股悍匪由梅寨窜出峒头，盘旋于林峒、东水各苗寨之间，臣即料其必于融、罗两属求一出路，因恐武匡军力单，当调符开铭率铭军两营取道融县，马汉率熙军一营取道罗城，分两路驰赴援剿。铭军甫到东水，匪已由东水下窜三防，跟追尾击，熙军继至，先后与武匡军会合于三防对面之磨盘山，各据左右高岭，匪昼夜来扑均被击退。各军露宿山顶，又皆无粮，求米仅得十余担，连日士卒不得一饱，有掘芋根以为食者，该统领营官等犹互相激励，筹议进攻。不料初九日早大雾，匪遽袭至，绕出熙营之前，夺得左面极高山顶，自上击下，我军不支，匪乃乘势下窜，致有罗城之失。此三防被匪窜踞之前后情形也。

伏查武匡军派驻三防一路，未能据险以守，铭、熙两军赴援，未能共图抵御，力遏匪锋，致令穷寇复张，事机挫折，各该将领身当前敌，实属无可辞咎。惟苗山道路异常艰阻，时值瘴疠方盛，病勇已十之六七，兼以粮运不继，各该军与匪苦鏖数昼夜之久，既疲且饥，致有此失。飭据署右江道龙济光查复，并派员详加密

访，证以各军历次禀报情形均属相符，尚无讳饰。王瑚、符开铭均因忧愤致疾，马汉亦身被重伤，其失利实由地势险阻，士卒饥疲，似与玩寇贻误者有别。当此匪势方张之际，玩误退缩者固当严办，竭尽心力者似可原情，始足以收众志。相应请旨，将武匡军统领·调粤差委四川补用直隶州知州王瑚、督带铭字营守备符开铭、管带熙字右营守备马汉，从宽一并摘去顶戴，留营带罪立功，以观后效。武匡军第二中队长周茂林、管带炮队外委沙瑞忠，不避锋镝，临阵捐躯，署理三防主簿古桐保，被执不屈，大节凛然，并为匪破腹，其死事尤极惨酷，以上三员，合无仰恳天恩，俯准敕部照例议恤，以慰忠魂。

除查取周茂林等履历咨部，并将罗城失陷续经官军克复各缘由另折陈奏外，谨将查明三防失利情形，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

342 署两广总督岑春煊等奏收复罗城请奖出力人员折

光绪三十年九月二十八日（宫中朱批奏折）

头品顶戴·革职留任·署理两广总督臣岑春煊、头品顶戴·广西巡抚臣李经羲跪奏，为收复罗城县城及剿匪迭次获胜，请将尤为出力各员恳恩给奖以励戎行，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照三防股匪于八月十四日窜踞罗城县城，飭署右江道龙济光督营收复，并于小长安一带两次追剿获胜，先经臣等摘要电奏，声明在事出力人员另折请奖在案。

当八月初三日，匪陷三防，分股下窜，前敌各军被匪阻隔，转在贼后。臣春煊先调在庆远属之济字营驰往援剿，诿兵未发而悍匪欧四、白毛七等率党二千余围攻罗城县城，署知县李泽先率兵练出外防剿，众寡不敌，死伤过半。十四早，匪由城东南隅攻

入，城遂失陷。时龙济光所部济军尚未调集，即先率两哨及余卒二百人星夜驰赴罗城，自十五夜战至十七辰刻，始夺回城外潘、罗两村，及砚山、狮子山。而匪由黄金龙岸一带来会者不下七八千人，龙济光督队昼夜苦战。二十二、三，所调济营及庆防副中营始陆续赶到。二十五晚，龙济光重悬赏银，激励将士，派济字选锋营扼城外凤凰山，分队进攻西门；又派前营由城东南隅进攻；派济字右营副中营、庆防副中营及奏革知县李泽督率兵练由南门进，四路冲突，忍死血战，毙匪约三百余人。至二十六日黎明，各营进抵城下，龙济光亲率附生杨汉、蒙锡麻奋力进攻，一鼓登城，遂将罗城县城收复，匪出东门奔窜小长安。龙济光即飭李泽入城安抚百姓，一面分兵尾追，一面自率健卒绕出小长安之前，遏匪去路。臣等闻报，飞飭右江营务处道员王芝祥，督率成字营、铭字营、熙字营、柳防营前进要截。九月初三日，各营会合。济军在罗城、融县、柳城交界之王村一带与匪猛扑，毙匪三百余名。次日复分路进攻，分统成字营守备刘成贵追匪至融、罗交界之牛鼻河，溺死枪毙者共百余人；济字营攻破小长安匪巢，歼匪倍之，匪势大败。

伏查龙济光，自去冬带济字四营由滇赴百色、泗城一带剿办游、土各匪，半年以来，地方渐臻静谧。本年五月委署右江道篆，并令添募四营，先办庆远各属，行经河池、思恩等州县，遇匪即击，均有斩擒，节经随时奏报。甫抵庆郡，遂援罗城。每战必亲自督阵，不避艰险，所部营员亦多骁勇，此次苦战旬日，禀报阵亡什勇约百余名，亦足征匪徒之狡悍，攻剿之不易。道员王芝祥，督催各军要截，赴机亦极迅速。守备刘成贵，两次攻匪，冲锋剽疾，杀贼百余，极为奋勇。当此匪势未靖，兵力多疲，若不得异常出力各员立请优奖，无以鼓励戎行。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委署右江道·统领济字营·花翎·盐运使衔·贵州补用知府龙济

光，免补本班，以道员留于广西补用，并赏加二品顶戴；附生蒙锡麻、杨汉均以巡检分省前先补用；分统成字营·补用守备刘成贵、管带济字前营·补用守备龚得胜均免补本班，以都司尽先补用，并加游击衔；管带济字选锋营·千总白有禄、帮带·千总白志诚均免补千总，以守备尽先补用，并加都司衔；帮带济字右营·把总纳顺洪、管带济字副中营·把总李文富均免补把总、千总，以守备尽先补用。以上请保文武仅止九员，确无冒滥。

除飞飭各营乘胜攻剿，务期全股扑灭，及查明其次出力人员及阵亡弁勇汇案奏请奖恤外，所有收复罗城县城，并追剿股匪出力各员请奖各缘由，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

343 署两广总督岑春煊为汇陈近日 柳庆军情事致外务部电

光绪三十年十月十六日到（军机处电报档）

桂、柳两属交界之四十八峒，为首逆陆亚发窜踞，先因罗城股匪牵掣，未能并力攻剿。九月间，龙济光督率各军，将罗城之匪迭次击败，节节跟追痛剿，余匪不满千，已逼入庆远属之五十二峒。十月初，在思恩县境追击三昼夜，毙匪甚多，获马二百余匹，枪支、逼码尤夥。现拨济字、荣字、贵字、庆防等营，均归龙济光统领调度，专办庆属之匪，力图扫荡。

陆逆踞油麻峒，为四十八峒之最险峻者。十月初，调集各军分路进攻。初九，游击宋尚杰攻逼油麻峒后，初十日黄忠立督兵直入，遂破峒巢。陆逆遁往柳属之三峒、龙窟等峒，复经黄忠立督营跟追，十二日开仗，斩获首逆甚多，夺马匹、枪械数十。现时仍极力追剿，并派王芝祥率定武、保安等六营，一面将峒内余

匪分别擒斩解散，屯兵以守，俾绝近省腹心之患。张庆云一军，现因杜俞军奉旨遣撤，准湘抚电，仍留张军防湘，两、三月内恐难来桂。所幸黄忠浩新募湘军，日内可以齐集，赶紧训练，十一月内约可出而剿匪。黄忠浩沈毅慎密，以之专办柳属之匪，不独大股可渐廓清，即各属土匪，亦可督同牧令，认真芟剃。

前奉八月二十一日电旨，饬煊暂缓回东，应驻西省何处调度，酌量办理。现在柳、庆两属各有重兵，布置机宜大致略定。而时值冬防，东省盗风颇炽，迭奉谕旨，饬办东省清乡、团练，更应上紧督催。拟即移驻梧州，居中调度，于柳、庆之事，既不至隔阂，而广东防务及交涉，筹饷诸要政，亦可并顾兼筹。

所有近日柳、庆军情及拟移驻梧州缘由，乞代奏请旨。

344 广西巡抚李经羲为请施行夺获 枪码奖罚章程事致军机处电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十七日到（军机处收电档）

广西近年匪股日众，旋扑旋炽，实因枪多码积，大半得于官军，余则民间辗转流入。匪目陆亚发供，柳州兵变后，匪已得枪五、六千支，其他分布合计，快枪当不止万余。匪依山为固，恃枪为命，常昂价数十倍以致之。昔年枪少匪少，土匪借游匪为领袖，擒渠尚可解散。今则土、游混合，以枪、码多寡，为匪股大小强弱，毙一匪首，复出一匪首，枪、码多，啸聚易也。

大股为害固烈，然裹胁至数千人，岂尽悍党？惟恃其枪多人众，敢于力拒大军，大军亦遂得与匪战。匪以党类不齐，战一失利，则全股惊乱易溃，溃则漫山遍野分窜，亦形迹显露。官军跟踪兜击，据险拦截，乘势多可得手。龙济光思恩之捷，是其明证。

若大股击散，化为无数小股，分潜远引，暂若无匪，转瞬出

其平日及战败时藏埋枪、码，仍逞东奔西聚，兵去匪来之狡智。械少则命中乃发，股小则固结益坚。遇劲军，攀崖越岭，未接即窜；遇弱军，四面环攻，必尽劫枪、码而后去。凡小股之匪，尤善用散队，攒三聚五。其进也，蛇行狙伏，蹈瑕伺击，官军不易围逼，轻率转为匪乘；其退也，则分道如鸟兽散，山深箐密，无可追寻。即匪于奔溃后，匿枪复出，部团尚多覩面不识者，何况官军？是以大军剿小股，力无所施；若分军四处追逐，则往往奔驰疲困，不获一实战，而不肖将弁，转得假击退以冒功。久而蔓延裹胁，小股复成大股。有谓借兵力清乡者，即尽能得法，可施之村寨零匪，不能遍及于幽岩险峒游踪无定之猾匪也。

经羲再三审察，论剿办，则小股难于大股；论清除祸患，则全重在枪、码有无。匪窜无方，竟挟利具，害伏隐微，变起仓猝，毒根一日不拔，军务一日不平。惟有诱战以竭其逼码，复设计尽获匪枪，枪、码绝则匪技穷，不歼自戢。是宜精选侦探向导，预扼窜路，善用抄伏，严断接济。而军营核计战绩，尤应以多夺快枪、快码为上功，分营分哨，实报实核。弁则登时奏奖，不俟汇案；兵则立给优赏，务给正身。各军派干员监查，枪、码悉数缴验，不准留营。先勒限将各营存枪编号，烙印报查，含糊隐漏者重惩。如有购枪冒奖，及虚报失枪旋冒称得枪，与夫夺获匪徒枪、码匿不尽缴，冀仍私售者，严正军法。其获匪斩级验实者，均列次功，仍归汇案核奖。匪既痛受大创，枪、码夺获将罄，再准令土、游匪首缴全党枪、码投诚免罪；查有藏匿或以土枪、废械充数者，仍予重惩；若再能引导官军缉获枪、码、匪首，一律重给奖赏。惟止准随营羁縻，不准管领兵械。其余可民可匪者，则概准呈缴枪、码免罪给赏，虽目前团营无力多设，民间快枪遽难收尽，而匪枪既绝，匪患先清，费赏虽巨，收功甚速。

查桂军获枪给赏，岑督近复加重，而各军获缴无多，或以膺

赏不抵私售，注意犹未尽专。非钦奉敕谕，予以优奖严罚军心不奋。相应请旨飭下岑督，先将夺获枪、码奖罚章程核奏立案，切实施行。其余由岑督察夺情形，次第酌办。

经羲因军势渐振，匪局易变，事机紧要，不敢缄默，谨以上陈。请代奏。

345 署贵州巡抚曹鸿勋为都匀府属被扰事致军机处电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十八日到（军机处收电档）

窃臣前将粤匪图窜黔边满雅村、四寨及布防情形，陈明在案。十五、六两日，迭据都匀、独、荔文武禀报：匪三、四千人，于十二日寅刻，攻入都匀府属之四寨关口。管带储玉贵、刘永凤督勇力战。匪来愈多，数以万计，将满雅、白果、满粉各村寨肆行焚掠。我军鏖战一昼夜，储玉贵及分哨黄榴灿均带枪伤，正哨吴国栋阵亡，兵团俱有伤亡。各营亦阵毙多匪，割获首级，夺获旗械；但众寡不敌，势难抵御。统带李宝书即率亲兵驰援，复调李雪峰、胡锦涛各分哨往应。现仍相持苦战，急求派兵等语。

臣查该文武所报，匪势浩大，是否实有万人，以飭查明再报。惟都匀、独、荔，为省垣门户，若纵令深入，必貽大患，无论虚实如何，自应先为防堵。当由省派常备军管带宋振铎率中、右两营及先锋头、二两队，星夜开拔，分两路飞驰赴援：一由小路绕赴四寨，一径趋独山州城。又飞飭都匀府谢文翘、独山州张镐，各募团勇，发给快枪，共助防剿。

除电商岑春煊统筹兼顾，并电咨督臣丁振铎、抚臣林绍年外，臣惟有殚竭心力，勉为撑持，以冀上纾宸廑。谨请代奏。

346 署两广总督岑春煊为柳州褚大
等股余众入黔事致外务部电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十九日到（军机处收电档）

十四日，钦奉电旨：曹鸿勋电奏，滇匪麇聚粤边，约三、四千人，均带有快枪，传言纠合大股，分路入黔。著严飭各军，合力防剿，赶紧扑灭等因。钦此。又准黔抚电称：据报匪三、四千人，于十二日，攻入都匀府属之四寨关口。管带储玉贵、刘永凤，督勇力战，匪来愈多，数以万计。并称，元电奏系称游匪，并非滇匪，已奏请更正各等语。查广西庆远府属接壤黔边，时有游、土各匪往来出没。九月间，柳州叛匪褚大、欧四等股，由罗城击败后，窜入庆远府属之思恩，纠合五十二峒及河池、南丹各土匪，图窜泗、色。经龙济光督同张得贵、陆荣廷各军，于十月二十六、七等日，在广南官桥一带扼剿，酣战七昼夜，据报歼擒甚众；飭查实毙悍匪二、三千人。前据击毙之褚大，业据起获尸身，割取首级，解赴柳州示众。欧四亦在思恩生擒，现派员前往验讯惩办。余党溃窜，复经各军分截堵击。昨据龙济光电禀：匪由南丹上窜巴平、茫场、隅上、稿里一带，与黔边荔波、独山毗连，已飭陆荣廷跟踪追击，并知会黔省边军堵剿等语。

黔抚所称窜入黔边，当即此股败匪。惟查欧、褚各股，由罗城败窜入庆，迭经剿击，老匪已不满千；嗣在庆属纠合新股，据报又有数千，复于广南官桥一役，痛加歼击，余匪断无万众之多，或系黔边土匪裹胁响应。煊奉旨后，已飭陆荣廷亲率两营，驰往荔波、独山一带，会合黔军，不分畛域，迅速严剿。并另派张得贵，由思恩边界前往堵击。一面飭龙济光确查匪情，另行奏报。

再：达字后营叛勇，经在怀远、融县一带先后击灭，庄德炳

一营，早飭回滇，并无留在思恩剿匪之事。究竟该营已否离粤，并飭龙济光查复，合并陈明。谨请代奏。

347 云贵总督丁振铎奏平乐村抚勇哗变滇军会剿片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初二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再：广南派出督带陆朝珍、王国宾等四营，在粤境百色、镇边、西林等处剿捕游、土各匪，屡有斩获，经三省边防营务处道员谢汝钦及该各营先后禀报。旋以泗、色一带粤军不敷防布，两广督臣岑春煊及谢汝钦电请由滇添派，遂又派出富新前等两营，合计六营，仍驻粤境会剿。前于五月内，曾经附奏陈明在案。

五月以后，因柳、庆抚勇叛变，泗、色一带亦异常震动。据谢汝钦电称：贼势浩大，众辄数千；而驻扎平乐村之绥远营左哨，本系抚队，亦有叛变枪毙该营帮带之事。陆朝珍、王国宾电禀：经谢汝钦派令飞往龙州坡一带密截。然天峨等处，与黔交界，八腊、过马、乐西均在泗、色以下，距滇边二十余程；绥远四营多系抚游，前在泗城，且犹索取旧欠打单银两各情。陆朝珍、王国宾等，轻兵深入，深为可虑。当电飭开广道魏景桐、署广南府知府王正雅严防密探，并与谢汝钦往返妥商，务宜稳扎稳打，审势量力，总期滇、粤交益，顾全大局为妥。

旋据谢汝钦电禀：绥军叛后，泗城幸尚无事。武缘窜匪经陆朝珍、李朝兴各带所部并富新团哨追击，多所斩擒，当即兽散。九月初，陆朝珍、王国宾奉派前营右哨，同续后派出之富新前营胡兴所带团哨，赴上林堵截，陆朝珍自率所部及胡军两哨，赴平乐村进剿。初九日，王国宾由泗城遵派唐登甲率左右营弁兵三哨，自坡心、盘阳探击。匪由新墟后路九儿寨窜恩、隆属之朔乙、凤山，李朝兴及绥军管带黄家廉跟踪追至卜劳，三面夹攻，各有斩获，并夺回拉去之男妇幼女共四名口。匪窜赐福，该管带等追至

作塘，适督带陆朝珍亦至，遂与商酌，分三路近攻。自午迄申，兵气益奋，匪大溃遁，夺获枪械多件，拔出被拉之韦生才等男妇七名口。据韦生才称，匪首系大花面黄大、苏万六、郑八、黄六、秦志弼等五名。于是商令李朝兴、黄家廉由芭口、燕洞截击，胡军由盘阳绕截，陆朝珍跟追。十九、二十二、三等日，复败匪于绿光、那宾等寨，及武缘县属之五村。匪踞邓甘高山，伏险抗拒，我兵鼓勇直上，斩获无数，匪乃败散。我兵阵亡副哨·武举沐云光、什长农有才二名，其余兵勇亦多有伤亡。搜剿数日，距思郡仅百余里，已无匪踪。只以山深箐密，道远径岐，未敢穷追。分探色、思境内匪氛已靖，即饬回色，各扎原防等情前来。并先后据该督带陆朝珍、王国宾等电禀，经临安开广道魏景桐、广南府知府王正雅、富州通叛李世楷查复，情形相同。

臣查此次柳州勇营甫经肇乱，平乐村防哨叛变继之，土匪、游匪群思蠢动，股数甚多。滇、粤边界在在毗连，人心颇觉惶惑，泗、色一带尤极空虚。署广西提督丁槐、总兵何友山等所部，多系抚游，滇军仅止六营，悬军深入，孤危可虑。幸会剿又阅半年，泗、色一带匪踪渐次荡定，边境又安，堪以上纾宸廑。现据该道谢汝钦电称：奉两广督臣岑春煊、广西抚臣李经羲谕，饬添募四营，分隶陆朝珍、王国宾督带，以厚兵力。此后滇、粤两军，自可联为一气。

除饬该文武等择要扼扎，严密防范，并咨部查照外，所有滇军驻防粤境会同剿匪情形，谨合词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初二日奉朱批：仍著督饬扼要防堵，毋稍疏虞。钦此。

348 广西巡抚李经羲奏近时筹办防剿事务片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再：广西匪乱日久，根深蔓广，即从治标而论，亦非急切所能图功。今年五月以前，柳、庆匪党未尽，各军先已撤回。招降叛勇仓猝滋事，附和响应，势遂大炽。于是踞梅寨，焚长安，陷怀远，残融县，破马平，攻三隍、中渡，占罗城、河池，裹胁土匪为羽翼。匪势近逼省城，桂、平、浔、柳、庆、思诸府县，遍地皆匪，道路梗塞，柳、河饷道亦阻。大股纵横，群匪纷起，无一处不有匪扰，亦无一日不飞书告急。筹援筹剿，兵力无可应付，人心岌岌，势极危迫。此今年五月以后，九月以前，军务实在情形也。

当匪势正炽时，柯逢时为病所困，无兵可援。岑春煊急切赴桂，军不及料，策不及布，而武匡、党字、铭字各军由东赴桂，恃以剿匪者，率为匪困，西军亦因之观望不前。军事棘手，此时为最。自梅寨围解后，匪势趋柳。岑春煊日夕熟商，腾出兵力，先就各大股下手，分责诸军会兵兜剿，其余零股暂属之各处防军土兵，用力较专，布署渐定，征调亦稍免疲困。先以大军解罗城之围，复击散大股于小长安、黄金龙岸，龙济光之力居多。匪势骤分，柳、桂之困稍解。然后以黄忠立、杨发贵、宋尚杰、刘成贵诸军围攻四十八峒；以龙济光、张得贵两军力围庆远；以陆荣廷一军力遏南丹、东兰匪乱正亟之窜路，防其出扰左江；复分军力以旁剿河池股匪。于是龙军、贵军得于庆远府属之施恩一带连战皆捷，摧其大股，斩获颇多。近年官军枪码为匪得者多，而能夺获匪械具有成数者，则惟此次龙军、贵军。思恩未捷之先，四十八峒藏匪亦被三军合攻，逼匪窜走，官军遂入峒巢。目下仍以龙军剿办庆远诸属之匪，五十二峒窜匪龙军亦自任之；柳郡各属

以及怀、融、罗、柳四县所有防剿事务，督臣属之黄忠浩一军。其新军即所增募之六营，其旧军则原来六旗。新军黄忠浩率赴柳郡，由近及远，力为清厘。旧军则另驻罗、融、长安、古宜一带，清路匪以通柳道，兼顾湘防。至思恩剿溃之匪，一则分窜路边，一则散窜各属峒寨，不无乘隙聚扰，亦犹之罗城、小长安溃匪散走黄金龙岸、融、罗一带也。现今融、罗各处仍多匪股飘忽，道路不靖。其不能骤就歼除者，情势使然，尚非诸营不力。黔边股匪，遵奉电旨兼筹并顾，已商由督臣派荣、贵两军先往兜剿务尽，援力扑散。再，旧军剿办庆属内匪，至能否将黔匪兜回桂境，则亦不敢保必。总论目前大概，庆、恩一两大股之匪受击分窜，而各地余股仍皆蟠伏；柳属之匪则多未及深创，或拥千余之众，或结数百劲党，如张士妹、陈祈求之类，不一而足，乘隙煽扰，为害殊甚。其余细股零匪，群动如毛，而以武、象、宾、兰等处为较甚。实缘腐败太久，根蔓过深，非设法分段雕剿，需以时日不可。盖匪势散则兵力愈见不敷，督责迫则军报更趋掩饰，倘失此渐就清厘之机会，纵之则长置之难图，异日之悔其何能及。故臣与督臣议及，谓宜加力经营，兵可简料而不可遽抽。督臣甘苦备尝，当能熟思审处。此近时各军剿匪渐次得手之实在情形也。

至剿办四十八峒，切近省城门户，臣尤当详晰言之。查四十八峒周广百余里，界连融、永五县，地接桂、柳两郡，其间险峒林立，一夫当关，水土又极恶劣，其荒僻幽险，有为近峒土人足迹所不到者。官不常至，兵不驻守，不独游匪垂涎资为巢窟，即土著峒民亦多恃法令不及，滋为奸宄。今春陆逆亚发率其营侣，奉饬随桂军攻入峒内，熟知形势，又知无兵留守，故于叛后撇开欧四一股，率党窜据油麻峒。油麻峒者，四十八峒之口，险峒也。嗣陆逆徒党渐多散归他处，该峒游匪正数百人，又以苛遇土匪，狐兔离心，见各军攻峒甚急，恐难久支，遂与其匪党夤夜间

道分遁。官军乘之，斩关而入。当匪遁峒破，刘成贵一军先奉飭伏路拦截，尚有斩获。而陆逆亚发遁后，又为张振德招降之邹十二缉获擒献，遂得明正典刑。惟该峒久为匪踞，其中土著悍匪颇多，经王道芝祥督率保安两营设法缉拿，陆续惩办。而以宋尚杰、杨发贵两军责成分守峒险，毋令外匪潜窜。王道芝祥前奉督军攻峒，刻仍会飭该道督办峒务，一切清匪善后皆其责成，并飭督同委署桂林同知陈嵩澧率带保安两营亲驻峒内，所有建署、设汛、筑碉、营闸各事，发款迅速举办，务将善后妥竣，不准稍涉苟简。该峒经此一番营缮，必图长治久安之策，应如何设官移驻，屯兵防守，容俟匪靖事竣，与督臣筹商妥善，再行另折会奏。

抑臣尤有过虑者，左江一带近虽粗靖，伏莽仍多。以前边军散勇多钦、廉、南、泗之人，类皆不逞。民间习为威猛，所存利器亦多。其上思等处界连十万大山，绵亘百数十里，为钦、廉巨匪老巢，声势通达，时思蠢动。目下钦、廉盗匪渐炽，如其勾结煽扰，较之现办之匪悍力又增数倍。积薪厝火，时切隐忧，左江军防尤宜加意。盖治标犹易，治本最难。在督臣主办军务，自能先事筹维。即臣军旅未娴，而忝任地方，苟有愚知，亦必当尽心商赞。惟望不失已得之机，勿生意外之变，以坚忍之力制匪，即以细密之效策军，倘能措手告成，一劳永定，又何惜此有限之岁月，可趁之兵力，而不清除后患耶？此尤臣与广西土民所日夕企祷，而惟恐督臣之即去也。

所有近时筹办防剿事务，因钦奉电传谕旨，飭各随时电奏，谨附片撮要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奉朱批：览。钦此。

349 广西巡抚李经羲奏黄钳瑶民合浔
象各股久踞瑶山派兵防剿片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再：广西黄钳瑶地，夙多瑶匪，近更有外匪窜入，句结、煽扰。浔州各属匪党充斥，虽屡经各属协同防营土练，随处剿办，而究以兵力多注柳、庆、思、桂，未能分布合剿。近据署浔州府知府彭言孝电称：黄钳瑶匪纠合浔、象股匪，盘踞瑶山，已句结瑶人约二百余里，势甚猖獗，意图出则肆扰，入则负隅。

现经督臣檄飭浔防捷字两营，与马如珍所带珍字营、李奇清所带覲字营，一并拨归彭守言孝统率，分布桂、象各属，拟飭由桂平、邓塘、罗宜进兵；并防大兵深入，匪或窜出象州，飭先于象属之高秀、大樟、练村、百丈、中平等处，派勇防截，以期布置周密。贵县伏莽亦多，与平乐各属略似，业飭黄镇忠立派所部熙字营填扎防剿；并分拨熙营剿办象州股匪，仍就势清缉各乡匪村。经督臣电函筹商，次第分布，此又近日浔、象一路，分营进剿之办法也。

桂匪蔓延太广，此伏彼炽，苦无消弭之法，又不敢以邻为壑，惟有分路兜剿，先遏大势，然后细密梳爬。而剿无已时，战无定所，诸军奔驰疲困，亦时有应调而不得实用者，兵力不容不尽，又不可使之过尽，此则桂省用兵之难，要在慎筹于预也。

所有派剿浔、象瑶山各匪缘由，除由督臣随时电奏外，谨附片上陈，伏乞圣鉴。谨奏。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350 署两广总督岑春煊奏柳州

变兵在思恩县属全股歼灭折

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初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头品顶戴·兵部尚书衔·署理两广总督臣岑春煊跪奏，为柳州叛匪在思恩县属全股歼灭，在事出力人员恳恩优奖，以励戎行，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照柳州叛匪分作两股，陆亚发一股窜踞四十八峯，于上年十月间殄灭。其褚大、欧四一股，自窜庆远府属之思恩，经署右江道龙济光督饬各营剿办净尽，经臣先后将剿办情形，摘要电奏，兹再详晰陈之。

褚大、欧四等股匪，于上年九月初，在罗城、柳城交界之王村一带，为济字各军痛加歼击，遂狂窜庆远府思恩县属之五十二峒，纠合土匪，势复猖獗。五十二峒与黔省接壤，万山盘折，其险峻止与四十八峯相等，而下趋思恩、庆远各城，势尤便利。维时张得贵所带贵字两营尚驻罗城，庆属济军亦半在罗城防堵，陆荣廷所统荣字五营尚未到庆，思恩驻勇无多，势颇危急。龙济光先调罗城济军跟踪往援，并饬庆远济军驰往协助。十月初，匪由五十二峒分路来攻思恩城，先到之济军亦分路迎敌，连日抄截，我军颇有伤亡。济军后队继至，并力猛进，匪始败退，阵斩三百余级，获马二百余匹而还。匪败后仍踞思恩之广南、官桥等处，凶焰尚炽。广南在县西三十里，山势陡峻，岩峯极多，攻剿极难著手。适张得贵两营到县，陆荣廷亦率五营由南宁行抵河池，扼思恩之西路，龙济光亲率济军驰往督剿。

匪股数千复连日来扑县城，十月二十一日，济、贵各营分三路迎战，自辰至午匪不少退。贵军前营管带韦嘉福奋勇冲杀，殁于阵中，弁勇多受枪伤。各营愤极猛攻，匪始溃败。

次日匪由水源上窜，龙济光飞飭陆荣廷堵截。匪窜河池属之六甲、邕仑，陆荣廷率荣军渡江截剿，并以开花炮速击，匪乃溃入山崿。龙济光探问土人，知江峒一路可以绕出泗、色，恐匪由此分窜，星夜率队赴江峒兜剿。二十四早，匪之头队果到江峒，见有官兵，大为惊骇，龙济光即率队击炮毙百余人。匪回官桥、广南，又经张得贵率部贵字两营并济字三营竭力拦截，歼毙又复不少，匪遂退入水洞、号洞。各该洞四面危壁，箐密林深，匪为官军围逼，将踞此险要，拼一死战以求出路。二十五日，张得贵先飭营勇登山，夺占广南三坳。次日匪由广南小坳蜂拥扑出，贵军前锋挫失，伤亡极多，连失三坳；张得贵亲督后队冲锋血战，誓以必死，军威复振，立将三坳夺回，毙匪约千余人，夺枪三百余支。济字各军亦同时分两翼抄截而入，协力鏖战。首逆褚大为我军击毙，割取首级解赴柳州示众；生擒叛弁王华堂等军前惩办。山谷岭隘之间匪尸如阜，而屯聚于岩洞各处者势尚固结。龙济光连夜驰至，分派济、贵各军分扼隘口，以另选精锐直捣匪巢。相持一昼夜，乃将水洞攻破，匪奔各隘，悉为伏兵击回，内外环枪指攻，毙匪七百余。破洞以后，连日穷搜，又毙匪徒二百余人，截获逃匪三百余人。逆首欧四右脚受伤，黑夜匍匐至上北甲，经团总拿获解营，报由臣派员前往思恩，讯明凌迟处死。于是柳州叛匪大股悉平。其潜匿五十二峒者，零星散伏，已极穷蹙。济军前往搜剔叛弁，何十二死踞那峒，与官军相持两日，龙济光设计诱擒，并获党羽数十人，一并惩办，得枪九十五枝。于是柳州叛弁亦全数伏诛，洵足以快人心，而伸法纪。

其南丹分窜黔边之匪为曾五、苏八、彭六，党众不满千人，本与褚大、欧四等响应，而各自为帮，先在河内滋扰，经陆荣廷追击突过黔界，黔军及陆荣廷会合截回痛剿，连日歼毙逃溃，所余无几。十二月间，黔边已无匪迹。曾五先于十二月在三再地方

为荣军格毙。苏八、彭六只身逃窜，十二月二十六日，又为荣军在拉县三径地方斩毙，割取首级解交黔军示众。迭据龙济光、陆荣廷禀报，粤边亦已荡平。

臣伏查西匪惯技散而不聚，官军不能围攻，而匪转得处处牵缀兵力。褚大、欧四等自罗城、王村两次败后，将趋五十二峒，是时颇有以思恩空虚为虑者，臣先飭龙济光堵截动窜之路，正欲逼入思恩，使之归于一漚，如何设法结束；又飞飭陆荣廷迅自南宁兼程前进，扼守西路；张得贵由东北追逼；龙济光由南路兜入，四面合围，无可冲突。广南、官桥一役，鏖战至四昼夜之久，毙匪三四千人，起出被掳男女先后共一千余人，剿匪以来未有如此之痛快者。臣复派员往查战状，所禀均属相符。自此次大捷之后，各属零星散匪亦多反正投诚，匪势顿息，实于全局大有裨益。

所有在事出力人员，拟先择尤请奖，以励戎行，而化士气。二品顶戴·署右江道·广西候补道龙济光，拟请以道员交军机处记名，遇缺请旨简放，并请赏给勇号督带贵字两营。所有柳州叛匪全股扑灭，择尤请奖缘由，谨会同广西抚臣李经羲缮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十六日奉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

351 署两广总督岑春煊奏棠军攻剿

达字营变勇获胜请奖片

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初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再：调补湖南布政使刘春霖所部达字营勇，奉旨回滇遣撤，上年十月行至贵州省巴沙地方，后营、副后营同时叛变。臣闻信后，即虑其回窜粤境，当飭统带棠军·知县陈兆棠驰往扼堵。陈兆棠时在柳城协攻峯匪，接电立即拔队星夜前进，闻叛营五六百

人已到融县属苗山。十一月二十五夜，我军甫抵崖脚，即与匪遇，分路迎战，匪占地势，多用快枪，围攻竟夕，未能得手。次日黎明，鼓勇进攻，哨弁尹怀清身受枪伤，仍复裹创锐进，各军士益加奋勇，连毙悍匪数十名。匪势少却，退踞竹峒，又退龙甲山登高死守。时我军已血战一夜，雪地霜天，未得一饱，跟踪血搏，毙悍匪甚多。至夜，匪势不支，复冒死向寨捞村而逃。寨捞村后倚元宝山，壁立千仞，前排石壁俨如石门，道路迂回，匪得凭险自固。适署融县知县赵邦泽亦督同团勇驰至，会合围攻。二十八日，棠军挑取精锐直逼石门，另拨一队由村傍攻入，两路夹击，毙匪约百余名，生擒二十一名正法。该匪自知穷蹙，纵火焚村，窜出村后元宝山。棠军左营管带颜凤鸣先派队伍将该山围困，亲兵哨弁廖文贵率队直上，中枪阵亡。各勇愤激，攀藤附葛，上逼层崖，战至二更，生擒十一名，阵斩数十级，其坠崖伤死者不可胜计。知县赵邦泽督团在山后用土炮轰击，亦毙多匪。余匪乘夜缘崖逃溃，嗣于马平之弄竹、木吉等村，为提督丁槐全数歼灭。

当叛勇初入粤境，声势汹汹，人心震动。陈兆棠率远来疲乏之师，当凶焰方张之寇，鏖战四昼夜，毙匪数百人，夺获快枪、土枪共五十余支，虽叛弁幸逃，而全股已斩擒过半。率之王昆山等依附土寇，穷蹙无归，一鼓歼除，不致蔓延滋患。陈兆棠崖脚一战，其功实不可没。所有在事异常出力之统领棠军·直隶州用·四品补用知县陈兆棠，拟请免补知县，以直隶州知州仍留原省补用；管带棠字左营·花翎·补用游击颜福鸣，拟请免补游击，以参将尽先补用，并加副将衔；分省试用从九品罗葆德，拟请免补从九品，以县丞仍分省归候补班补用。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如请给奖。并请将阵亡哨弁五品军功廖文贵，敕部照例议恤，以昭激劝。其在事出力之把总夏安邦等，另行咨部核奖。

除造具履历咨部外；所有棠军攻剿达字营叛勇获胜请奖缘由，

谨会同广西巡抚臣李经羲，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十六日奉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

352 署两广总督岑春煊奏思恩府属 及柳庆南境积患渐平折

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初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头品顶戴·兵部尚书衔·署理两广总督臣岑春煊跪奏，为剿办思恩府属及柳、庆南境土匪，迭获首要，积患渐平，谨将在事出力人员择尤请奖，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照广西匪患始于左江，而蔓延于柳、庆各属。臣于光绪二十九年督师西征，奏请以总兵丁槐署理广西提督，并将苏元春原部各营分别裁并，拨出衡字、贵字十一营交丁槐统领，专办左江股匪。左江汉、土错杂，山险瘴深，游匪踞为老巢，地方备极凋敝。丁槐受事以后，先以整顿营伍、筑建碉卡为急务，布置数月，剿抚兼施，民匪渐分，游、土亦渐敛迹。三十年三月初间，黄五肥股众三千余，盘踞永康州罗阳土司一带。丁槐会合思恩、南宁各营，八路齐进，痛加歼击，黄五肥遂被格毙。余党之幸存者，狂窜上思，匿于广东交界之十万大山。丁槐率队跟追，复与东军会合围困，匪粮不继，饥死无算，其冲击者悉为我军歼毙。附近通匪各村，反正安业者数以万计。由是兵威所慑，民团亦知振作，捕匪御盗，以助官兵所不及，左江渐就肃清。

适五月十一日，柳州营勇肇变，人心震动。叛匪北走，兵力亦全注于柳城、融、怀；而柳、庆以南及思恩各属，土匪复炽。先是署思恩府知府和廷彪所部绥远军八营，臣曾分拨四营交丁槐接统。及是，以丁槐兵力较厚，因咨商抽调数营进驻思恩，切实搜剿。思恩、柳、庆交界之积匪，以滕正宜、覃火生、陈社求为

著要，党众且悍，踪迹又极飘忽。丁槐于八月间驰抵宾州，兼旬之内擒获宾、贵著匪王春林、侯四、陆八愆办，并起出被掳男妇多人。匪党震慑，各营分投剿捕，迭有斩擒，尤以剿办滕正宜、杨飞澹两战为最著。杨飞澹匿于来宾之松柏村，营官陈世华、唐启新攻剿三昼夜不克，卒以火攻，始将杨飞澹及匪党六七十人焚毙。滕正宜匿于迁江之洛敏岸，地极险峻，唐启新首先奋攻，登隘猛击，匪越层岩溃逃，我军邀截，竟将滕正宜击毙，斩馘四十二级。宾州、迁江、来宾一带渐次静谧，遂进办庆远之忻城、理苗。

忻城、理苗均系土司，与迁江、来宾接壤，年来为覃火生、陈社求等往来窜扰，居民大半被匪胁从。时署右江道龙济光专办五十二峒，无暇分兵兼顾，覃、陈等匪势益猖獗。丁槐十月间分四路进兵，节节前进，各军遇匪即击，历十余日，连破岸米、岸照一带匪巢二十余处，夺获快枪、土枪八百余枝，生擒匪首覃火生及其弟覃三、覃四、覃肖孺等，讯明正法。黄五嫂一匪，亦先在尖山地方为唐启新击毙。陈社求窜匿来宾，十二月复为陈世华围攻，生擒讯办。匪势日衰，兵气日振，往来扫荡，余孽悉除。臣于二十九年悬赏购缉之巨匪，至是已殄灭无遗。

十一月下旬，丁槐因闻有股匪由柳城图窜理苗，因饬各军前赴马平迎战，遇于马平之弄竹、木吉等处，分路接仗，我军颇有伤亡。入夜拒要设伏，天甫黎明，匪齐冲出，为伏军四面合截，枪毙无算，擒生供三十八人，夺获快枪二百余枝。查有达字营叛弁玉昆山、吴昌年、黄才忠、黄道生等在内，讯系在融县苗山击败逸出，纠合土匪图窜理苗，即于军前正法，于是达营叛勇全股遂以悉平。

臣查左江一带，游、土勾结，匪患已深；思恩及柳、庆以南，积匪本多，窜匿尤易。丁槐以五千余人，办理左江，未及期年渐

就平静；移办思、庆，积年巨憨悉以成擒，所部士卒实能所向有功。其剿办左江出力人员，俟查明另行汇案核保。现办思恩、忻城、理苗各营，奔驰四月，转战于岩穴阴邃之地，实属备著勤劳，若不先行请奖，无以鼓舞戎行。所有在事异常出力之管带衡字前营·花翎·副将衔·广西提标补用游击·绰勇巴图鲁陈世华，拟请免补游击，以参将尽先补用，并加总兵衔；管带衡字左营·花翎·尽先补用都司唐启新，拟请免补都司，以游击尽先补用，并加副将衔；管带贵字后营·花翎·都司·尽先守备傅寿禧、帮带绥远先锋左营·花翎·尽先守备徐占得，特拟请免补守备，以都司尽先补用，并加游击衔；衡字亲兵营右哨哨弁营用武举木全忠，拟请以守备尽先补用，并赏戴花翎；革职留任效力·管带衡字后营·花翎·尽先补用游击黎天才，拟请开复原官、翎枝，并免缴捐复银两；前敌随营文案委员·花翎·指分贵州试用同知张德亮，拟请免补同知，以知府仍留原省补用；管带绥远副中营·指分四川试用通判夏文炳，拟请免补通判，以同知直隶州仍留原省补用；随营委员·分省试用府经历赵绍曾，拟请免补本班，以知县分省归候补班前补用；双月选用县丞鲍培宽，拟请免选县丞，以知县尽先选用；广西试用县丞陈东秀，拟请免补县丞，以知县仍留原省补用；管带绥远先锋右营·通判职衔张锦芳，拟请以通判尽先选用；增生刘祖恩，拟请以县丞分省前补用；文童李兆福，拟请以州吏目分省补用。以上文武十四员，经臣严加查核，均系在事异常出力，毫无冒滥。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如请给奖，以彰劳绩而励戎行。其出力之把总马文富等弁及勇目，另行咨部给奖。至左、右江各属地方凋蔽，现已通飭各州县招集流亡，发给牛种，以安农业。一面添派委员分往忻城、理苗一带妥为查抚，合并陈明。

除咨署提督丁槐再飭各营严捕逸匪，及查取履历咨部外，所

有剿办思恩府属及柳、庆南境土匪渐平，请给奖叙缘由，谨会同广西巡抚臣李经羲，缮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十六日奉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

353 署两广总督岑春煊奏擒获思恩府属纠党抗拒官军首要片

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初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再：思恩府属匪首周特先、王特燕等，自光绪二十六年，纠党啸聚，抗拒官军，一府四厅州县、七土司均被蹂躏。臣督师以来，严饬各营剿办，迄未就网。去年思恩府知府傅岷孙到任后，多购眼线，迭次掩捕，该匪狡猾凶悍，均未得手。十二月十九日，傅岷孙确采匪踪，佯准投诚，即饬营员将匪首周特先、王特燕二名，暨悍党韦二、陆振邦等四十六名，诱出匪巢一律惩办，多年巨害一旦廓除，出示解散胁从，人心大定。

所有在事出力之花翎二品衔·分省试用道·署广西思恩府知府·广东补用知府傅岷孙，拟请免补知府，以道员仍留广东补用，并交军机处记名简放；同知职衔沈瑞麟，拟请以同知分省补用；五品蓝翎拔补把总归宗亲，拟请免补把总、千总，以守备尽先补用。合无仰恳天恩俯准照奖，以昭奖励，出自鸿恩。

所有擒获思恩府属巨匪请奖缘由，谨会同广西巡抚臣李经羲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十六日奉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

354 广西巡抚李经羲奏广西兵难

遽议减撤督饬应资熟手折

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初二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头品顶戴·广西巡抚臣李经羲跪奏，为广西大股匪甫击散，小股随处窜伏，兵难遽议减撤，督饬应资熟手，俾竟全功而弭后患，恭折密陈，仰祈圣鉴事：

窃光绪三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钦奉军机大臣电传二十五日谕旨：岑春煊电奏悉，据称右江已无大股，零星余匪须由地方官认真搜剔；左江则早经平靖，现拟日内回驻广州等语。西事既已就绪，岑春煊自可回东，著李经羲严饬各属搜除伏莽，净绝根株，并将善后应办一切悉心经理，务当察吏安民，俾地方日有起色。钦此。跪聆之下，钦悚莫名。臣当以大股甫经击散，小股惟务颯匿，一手督饬搜剿，不宜遽有更替各等情，于本月初一日电请军机处代奏在案。其一切详细情形，有非电奏所能罄者，谨再为皇太后、皇上陈之。

伏查外势难凭，必审内情之确；全功易竟，最防后劲之松。设不熟察情形，率以将事，局势一变，机宜顿失，未有不隳成功而滋后患者。广西山瘠而险，民堕而器，素为滋匪之藪。游闲思逞，所在皆有；况当酿乱已久，匪势甫戢之际。兵势盛则俯首帖耳，窜伏山林；设兵力稍弱，防范不周，则乘隙倡乱，群起和之。柳州未变以前，固几于相安无事；乃议撤稍失审慎，即致燎原之忧。臣抵桂时，正军事棘手之日，督臣焦灼万状，雷厉风行，卒能使已溃之局成转败之功。是皆号令专一，兵力厚集，有以荣励将士，震慑凶顽之所致。

现在大股击散化为小股，小股分窜化为零星，自其外面观之，军务已将平定；其实右江柳、庆一带伏莽未清，如融、罗、

柳城、忻城、南丹、那地等处，悍匪犹多，仍赖兵搜剿。左江虽无匪扰，而历由招抚而定者，虽就羁縻，实多隐患。且各处股匪虽散，猝难尽数袭歼，党类众多，无非窜匿山谷，历时未久，岂能遽就消灭？惟盼兵撤防疏，乘机煽乱。地方州县即竭兵团全力，亦仅能清归洪之村落，搜穷蹙之遗孽，断不能有各军威力，扫除既悍且猾身经百战之无数伏匪。匪枪仍在，匪心不死，其所以蜷伏不易动者，慑于久战之兵威，为一时逃死计耳。当此大可著力之时，未便稍形松懈。若狃于粗安，绌于饷力，防剿各军不必全数议撤，即酌量抽减，次第分遣，兵力不及之处，必又有揭竿而起者。盖匪所恃者枪码，枪码所恃者埋藏，毒根一日不拔，匪患一日未清。臣去冬稔察其故，曾经奏蒙恩饬会议夺枪奖罚章程；现经再三熟商，由督臣定议具奏，并与督臣电商分任严饬遵办在案。迄今虽时有报获，为数仍不甚多。至反正各团所缴之枪，竊败者多，逼码尤寥寥无几。推原其故，匿枪以备捍卫，固所时有；仍坚为匪之心，不肯遽失为匪之具者，亦情弊所不免。诛之，则杀降益坚匪志；宽之，则后患益切隐忧。必欲期者，革面洗心，不复为匪，则仍须于获枪、搜匪两事著力办理，慑以兵威，辅以兵力，宽假时日，久而戾气潜消，党类尽散，事乃大定。

目前匪势再平，乱机仍伏；剥复之交，可安可危。设防制稍疏，前功尽弃。况春夏之交，箐深林密，瘴疠尤甚，匪之所恃正在斯时。即不遽议减撤，而兵勇入山搜剿，已不能如秋冬之易于得手；若减撤则更不可问矣。然兵不减撤，兵似大可恃矣。不知今日之兵亦可为异日之匪，为其不尽可恃而始不遽减撤；恐减撤一失机势，兵与匪合，又顿增无数之匪也。两广之兵类此。土著鲜有室家，或曾经流而为匪，迫于穷蹙始就招抚而隶军籍者，忍耐烟瘴，熟习蹊径，匪所能到之境，兵亦能到，并能谙悉匪情，离间匪党，凡此皆粤兵之所长。惟悍犷嗜利，习为恣纵，宽严之

间驾驭失宜，或粮饷偶有不济，虽该营官弁亦反颜如不相识。匪势若炽，狡黠者不免怀观望之心；及至匪焰稍衰，则又利匪之所有而争先恐后。若军事稍松，匪根尚在，不特就地遣撤易滋变故，即设法调往他处，亦恐有意外之患。此广西之已事，前车固不逮也。况各属伏莽尚多，正应留为搜捕之用。兵知匪之未净，借搜匪而获匪资，并可夺匪枪而邀优赏，养其所欲，因而以律制之，尚不至有携贰之心。虽目前多费岁月之饷，而日后可免无限之忧。如果匪枪收有成数，死灰不至复燃，无烦重兵周布，则凡不足久恃之营勇，缺额者以不补汰之，老弱者以给资遣之，不动声色，勒兵以待，限令缴清枪械，分起资遣回籍，庶可潜消隐患。总之，趁此兵威大振，匪党已离，加意布防，随时搜剿，上下一气，贯注办理，毫不松劲，至迟不过期月即竣全功，而半年之后余孽全消，地方悉靖，亦可渐次减并，非若从前之无期可克也。

昨准督臣电咨，亦谓兵难遽撤，饷械分筹，既不撤兵，又任饷械，则兵为督臣练习之兵；匪为督臣制伏之匪；客军饷械又多督臣认筹之饷械；事权归一，办理最宜。况兵之所恃者将，将之〔所〕恃者则在督兵之人。久受驱策则生驯伏之心，素为慑服则生畏惧之心，习惯自然，直如臂指之递相为用，一旦遽易生手，调度饷械分而为二，欲无纤毫之扞格，势必不能。况诚信未孚，耳目异视，将弁必恃督兵之指挥，督兵未识将弁之心性，疑难迟滞，窒碍实多。而匪则消息灵通，狡谲尤甚，乘此交接未定，抵隙蹈瑕，设因隔阂而滞机宜，因迟疑而致疏懈，已成之功隳于一旦，不独臣不能当此重咎，即督臣踟蹰年余，转因亏此一策之功，又滋事变。广西为督臣桑梓，公义私情当亦有惘然不安者。自来临敌易将犹为兵家大忌，而况在督兵主帅，何可功废垂成。大局所系，固非臣一己之私，徒为鳃鳃过虑也。至桂本瘠土，饷械缺乏，

即迅图裕财之方，亦非假以时日不能增益。臣纵不自揣量，勉强接办，又焉有此全力猝任东西主客各军之饷械，势必须烦督臣筹计，徒多周折，转益纷更。不如仍照上年五月以前督臣回驻东省办法，兵事仍归主持。如果数月以后，察夺情形，可以不烦重兵，西省力能自顾，再行妥议会奏，归并办理。臣虽庸劣，亦不敢可为而不为，上负圣恩，下愧黎庶。查督臣驻扎梧州，调度各军，皆系电飭。梧州距粤东省城水程仅需一日，电牍往还仍属灵便。回粤而仍督兵，发纵指示，电飭诸军，驻粤、驻梧无稍区别。回粤而不督兵，兵怀观望，匪启枭心，大局安危实难预定。

臣熟察情势，详覆军报，断不敢知而不言。致于督飭地方官吏，认真清乡，查匪办团，以后察吏安民，皆臣职分应办之事，自当竭力办理，与督臣交清图功，分承责任，不敢稍有倭卸。

臣为竣功弭患起见，是否有当，谨恭折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初一日奉朱批：已有电旨，各专责成矣。钦此。

355 署两广总督岑春煊奏广西全省一律肃清折

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初一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头品顶戴·兵部尚书衔·署理两广总督兼管广东巡抚·粤海、太平两关事务臣岑春煊跪奏，为广西全省股匪一律肃清，谨将在事出力文武各员绅择尤请奖，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奉命署理两广总督，办理广西军务，当于五月廿四日驰抵广东，略筹饷械，遂即随带文武亲赴浔、柳督师。维时广西游、土各匪四起勾合，除桂、平、梧、鬱四属粗安外，其南、泗、镇、色、柳、庆、思、浔、太平、思、顺等属，无地不匪，大者千余为一股，小者数十为一股，匪巢匪

首奚止百千。加以比岁不登，饥民为匪裹胁及甘心从匪侥幸一日之生者，所在皆是。

臣焦惧旁皇，正苦无从著手，幸赖圣明烛照，将伟盗之抚臣与养痍之提臣立予罢斥，文武震悚，回视易听，于是始有下手之处；而岌岌可虑者犹有数事：第一则虑苏军勾匪以开边衅，第二则虑穷寇狂窜以祸邻疆，第三则虑饥民附结以张匪势。于是将苏军之桀黠者陆续调入内地，一面奏请以郑孝胥督办边防，并奏调武建军前往，所以防第一可虑也。又奏请滇、黔会剿，并会同滇、黔奏派道员谢汝钦办理三省边防营务处，俾灵呼应，而壹事权，所以防第二可虑也。又电请各省广募赈款，并委员购粮分运散放，以活灾民，所以防第三可虑也。

大端略定，一面遴选得力文武，以柳、庆为一路，思、南为一路，泗、色为一路，镇、太为一路，督饬同时剿办。时思、南一路尤为吃紧，特请以余诚格署左江道兼办左江营务处，并奏调云南龙济光一军由滇边向泗、色节节扫荡而前。迨至是年八月，各路剿办均颇得手，因广东诸事待理，臣遂回东。前抚臣柯逢时亦适于是时抵任。臣回东后，于西省各将领，或手书诰诫，或电檄督催，嗣是镇、太、泗、色、思、南各路日有起色。著名匪目如王五肥、麦子二、沈少英、闭运培、郑五、候五、陆彩邦、李八、唐娣、罗万起、滕八、滕正宜、周特先、王特燕等，先后授首。自提督丁槐会合东军搜剿钦、廉与上、思交界之十万大山一役后，左江及沿边地面即已肃清。方意右江地方亦可渐期平靖。

詎意事多舛迕，人谋不臧，上年五月忽有柳州之变，经岁勤劳败于一旦，柳、庆土匪同时蜂起。左江地方幸先已肃清，复得了槐、余诚格镇慑，差免牵动。而桂林讹言四起，一日数惊。臣得信后，当调东省之武匡、铭字各军分道赴柳，一面力疾驰抵桂

林督师。其时叛匪号称万众，分为两股，一踞四十八峒以窥省会，一踞梅寨图窜湘、黔。四十八峒一股，为熙字、绥靖、定武、成字各军歼除，生擒首逆陆亚发解省正法。梅寨一股，先为湘省黄忠浩军所挫，乃回陷罗城，旋经龙济光克复。龙济光复会合王芝祥各军败该股于王村、小长安等处，余匪窜归五十二峒，又为张得贵会合济军在广南、官桥等处痛击三昼夜，歼毙三千余名。由是匪之精锐略尽，间有窜往黔边者，亦经陆荣廷军擒斩。至上年十二月内，右江股匪亦已悉平。综计用兵两年，先后据各文武禀报，擒斩匪目不下百余，歼毙匪党数已过万，夺获枪械、马匹亦以万计，迭次攻剿情形，经随时详晰奏报有案，兹特撮其大略，不再复陈。自本年正月迄今已逾半年，各属文武之禀报均云地方粗安，并无股匪。臣犹恐禀报或有粉饰，委员查访，大略相同。此臣两年来筹办桂匪，及全省一律肃清之实在情形也。

伏维微臣受命督办军务，劳师两年，糜饷三百余万。仰赖宸谟指示，与夫两湖、云、贵各督抚臣筹饷筹兵，助防助剿，虽得幸有今日，抚衷循省，免罪滋多。惟念糜饷劳师，是微臣一人调度乖方之咎。其在事出力文武员绅，或搜匪于密箐，或搏命于硝烟弹雨，寒暑瘴疠艰险不辞；而湖北、湖南、云南、福建各员，尤能本各督抚公忠体国之心，筹饷、筹械、筹兵，不遗余力；两广之营务处、军械局、善后局各委员，亦复昕夕不遑，尽心赞助。论各员所任者虽非一事，而异常出力则同。当军务紧急之时，无非借朝廷名器以为鼓励，许以事平后为之奏请优奖，并历经奏奉俞允在案。兹幸肃清见告，若不恳恩奖励，似不足以酬劳绩而劝将来。今择其尤为出力者共文武三百三十一员，其协剿客军并协济饷械出力者共文武六十七员，分别酌拟奖励，另缮清单恭呈御览。以上人数合计虽若甚多，然用兵两年，大小百数十战，若分案请奖尚见甚少，臣已再三核减，委无冒滥。合无仰恳天恩俯准

如请给奖，以资鼓励，出自圣裁。至此次请保多有他省人员，实以军务紧急，随时调用，未能照章先期咨部。又单开请保文职较多，因营哨各官多用文员充当，其身临前敌之人大半文职，是以据实列保。虽奖叙间有稍优之处，亦为策励有功起见，伏乞圣明洞察。

抑臣更有请者，自来匪乱之成，用重兵仅乃平之者，当其初起，一守令之力即足遏之。广西今日之乱，虽曰莠民太多，然何尝非十数年来吏治不修，营伍废弛，浸渍酿成，乃至于一决。今虽股匪悉平，全省粗称安静，然著匪可以按名尽获，从匪势难悉数而诛。目下次要匪目漏网者虽仅一二名，而无名之匪三三五五窜匿于深谷幽岩者计尚多有。此等零匪，如鼠之昼伏夜动，若恃兵力搜除，无异以牛捕鼠，是必赖州县认真办理团保，随时购线踪缉，方能尽绝根株。盖此时军务已终，捕务方始，守令之责重于军营也。倘吏治之不修，无论零匪凑集即成股匪，而莠民何地无有，即不承军务之后，彼莠民独不足为患乎？是故广西从前本无股匪，由吏治不修，匪患乃成。然则欲图日后之治安，固舍吏治无由矣。所虑者，广西文武或以办理善后不能如办理军务可以有赫赫之功，精神一松，隐忧遂伏。拟请明降谕旨，宣布朝廷重视善后之意，其异常出力者，并准援照剿匪出力之员一律请奖，纶音所布，边陲受福即已无涯。至于振实业而厚民生，设学校而开民智，兴养立教，尤善后之大端，应由抚臣随时切实筹办，以期仰副朝廷眷顾南服之至意。

除阵亡瘴故各员另折请恤，并将千总以下各弁咨部核奖外，所有广西肃清请奖缘由，谨会同广西抚臣李经羲，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356 开缺广西巡抚李经羲奏广西地方大致敕平折

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头品顶戴·开缺广西巡抚臣李经羲跪奏，为广西各属惩办积匪，地方大致敕平，并将办匪名数分造表册，以备稽考，而资奖励，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上年蒙恩简放广西巡抚，叠奉谕旨，以军务责成署督臣岑春煊办理，以地方责臣；复勉以责任虽分，情志宜合，训示周详，自应钦遵办理。臣到任之始，正值匪氛狂炽，地方糜烂不堪，拜台入会，抢掳勒赎，凡有民之处，即有匪之处。猖獗以大股为甚，扰害惟群匪最深，群匪所积遂成大股，大股之外复有群匪。臣察看情形，吏事军事势难强分界限，既未便越俎军务，又不能不措意地方。

缘广西养痍已久，民与匪皆莫知其非，新陈叠起，出没无常。兵力可以痛击大股，一经散匿，民匪相混，则兵力有时而穹，地方之搜捕转重。深悉桂事者，多谓获一首要胜歼余党什百，扑一窜匿积匪难于阵斩数倍，诚为确实之论。然亦有日以治匪为事，而匪仍不见少者，则又因频年以来，匪党猖獗亦甚，情势至为迫切，各属文武办匪，多夺于邀功竣事之念，取便一时，不暇深考。时而主严，则难免任意草菅，莫辨等差；时而主宽，则难免滥事招抚，漫无收束。不独著凶漏网，甚且为虎傅翼。坐是罚不当罪，民气日蹙，民心益散，匪患遂愈蔓延。

臣以为欲救其弊，务先考究根源。地方日日治民，即日日治匪，势必合治匪治民为一事，办理乃渐有把握。于是责成地方，整饬团保，稽核户族，先将境内为匪窝匪头目确实清查，悉数开出，并颁发填缮匪表章程格式，饬其分别事由，详晰列表造报，偶误者准其更正，匪多者亦不遽加苛责，惟饬按名悬赏，勒限购

拿；虽不敢谓表册之外悉无遗漏，而大凡著要匪名多有册籍可稽。臣复随时派员分赴各属抽查按验，其已拿办者得所考证，庶免枉屈；其未拿办者，亦不敢相率因循。

计臣上年八月到任以后，除克复罗城等属城池，及官桥、王村、水洞各战阵毙匪党不计外，自上年八月起至上年十二月底止，约毙匪一万二千五百余名，其中阵毙之数为多；自本年正月起截至本年十月底止，约毙匪二千六百余名，其中拿办之数为多。卒皆漏网著要，搜获颇难。阵毙之匪，各军营出力居其六七，各属亲兵、团练出力居其三四；拿办之匪，则多系各属亲兵、团练之力，亦仍借军威以为镇慑。其事本各求有济，其力实相辅为功。

现在军务已经署督臣奏报肃清，并声明地方善后各员由抚臣查明奏保。臣窃思善后各事，头绪万端，若待教养大兴，元气全复，其收效必在数年之后，势难期诸旦夕。惟近年各属清乡印委各员，以及得力团绅，督率兵团，搜捕著要漏匪，爬岩剔藪，不避艰险，每遇凶悍拒捕，狡谲奔窜，生死相搏，智力购求，始能多所翦除，俾地方渐就妥谧。其凶危既与陷阵相等，其劳勩即与前敌无殊。目下广西大股之匪虽经荡平，而伏莽尚多，翦除未能骤净，群力稍涉懈弛，则后患不无可虞。若事定而功不即赏，人人皆有观望不前之意，恐无以策励将来。现仍督饬各属将未获余匪赶紧尽力拿办，以竟全功。本拟俟善后一律廓清，再行吁恳给奖；乃以孱病，蒙恩行将去桂，若不将办匪大概情形先行汇核奏明，诚恐日久案繁，后任核报为难，殊不足以对属僚而彰公道。前经檄饬营务处司道，检查上年八月以后各属匪表及办匪卷宗，将已办各匪按月份造表册。兹据造齐，自上年八月起至本年十月底止，呈验前来。臣覆加查核，委系实在。合无仰恳天恩，俯饬后任抚臣查核办理，俟积匪一律办竣，即按照各属先后拿办著要各数，核明出力员绅，分别异常、寻常劳绩，俾与留防军营在事

员弁一同据实请奖，以系人心，而维大局。

除将办匪表册咨呈军机处查照外，所有广西各属惩办积匪，地方大致敕平，并将办匪名数分造表册以备稽考，而资奖励各缘由，谨缮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再：本年十一月以后各属捕办积匪数亦不少，因册报汇核未齐，是以未及缮列入表，应归入下届接续造报，合并声明。谨奏。

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初二日奉朱批：著林绍年察核办理。钦此。

357 署贵州巡抚林绍年奏收复丙妹 四寨等处出力人员请奖折

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宫中朱批奏折）

头品顶戴·广西巡抚·署贵州巡抚臣林绍年跪奏，为游匪先后窜入黔边丙妹、四寨地方，黔军合力堵剿，收复陷地，所有两次出力文武员绅，及湖南援军，遵旨分别择尤酌保，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光绪三十年六、七月间，广西游匪攻陷丙妹、西山、龙图、贯洞等处，湘、黔各军合力追剿，收复陷地，并代复广西梅寨司地方，攻克老巢，所有详细战状，节经前署抚臣曹鸿勋先后奏报。八月初三日，钦奉电旨：湘、黔各军出力人员著存俟汇案保奖等因。钦此。又三十年十一月间，游匪窜陷都匀府属四寨暨满雅、满粉等处，黔军力战收复，越境会剿，边境肃清。一切详细情形，本年由臣会折奏报。七月廿七日，由驿递回原折，奉朱批：准其分别择尤酌保，毋许冒滥。钦此。先后钦遵各在案。

窃维桂、黔接壤，黔地上起兴义，中达都匀，下迄古州，绵长一千余里，与桂之泗城、思恩、柳州、庆远等属逐处毗连，最为游匪麇集之处，桂边有警，黔边即承其敝。征兵转饷，殆无虚

日。三十年四月，柳州匪变，袭陷府城，旋窜怀远、融县。黔之古州、永从、下江相继戒严。六月廿四日，匪窜入丙妹，防营管带汪裕基、王虎臣两次失败，连陷狮子脑、丙妹、西山，进逼溶洞。下江防营管带何其荣、郑锦堂，独山援军管带刘永凤，皆称勇敢，二十九日，分军出战，不能胜，退守下江城。匪别以一股追王虎臣军于贯洞，虎臣走皮林，匪踞贯洞。七月初三日湘军来援，初七日复龙图。初八日至十一日，各军连战三昼夜，始复贯洞。而省中奏派署镇何秀楨及委代王虎臣之刘全忠，各率生力军，先于六月底到古州。何秀楨既受篆，即以李春阳代汪裕基，与刘全忠俱赴下江会剿。十二日，新署东道严隽熙及省军继至。十五日，下江各军击退巴沙悍匪，进复丙妹、狮子脑，匪断河桥遁。我军凫水而下，复丙梅，十六日复西山，十七日始下梅寨。盖匪被粤追，力图窜黔，多而且悍，合湘、黔各军之力，而益以下江、永从各团同出助战，始逐一克复。此丙妹一案大概情形也。

匪自梅寨老巢破后，悉窜踞思恩之五十二峒，又屡为粤军所败。十一月复图窜黔，十二日，大股三四千人攻陷都匀之满雅、满粉、白果等村，防军二营迎战失利，四寨不守。十四日，独、荔统带李宝书率援兵大至，血战竟日，将匪攻退，遂复四寨。十五日，战神仙坡，斩获甚众。十七日，天大雪，乘匪不备，设伏进攻，收复满雅等村，并复虎雄关。时署抚臣曹鸿勋所派援师亦先后齐至，提臣潘万才带数营进驻独山，遵旨督师越境会剿。十二月初二、初八等日，两次合战，擒斩无算，而并获首匪苏八等多名，黔边自是肃清。此四寨一案大概情形也。

先是，云南布政司刘春霖调授桂藩，由古州、丙妹带兵前进，甫至而兵罢，折回永从弄歹地方。达字副后营、副前营猝变，攻扑西山。防军常备前营管带黄戴才悉力抵拒，连战三昼夜，毙贼甚多。李春阳等救至，叛勇半窜过桂境，半溃入下江山中，乡团

围攻，无一脱者。所有详细情形，亦经曹鸿勋奏报有案。此适当丙妹以后，四寨以前，应行并案者也。

臣维黔承粤敝，已逾十稔。客岁乃以半年之中，三遭蹂躏，派出各营，转战四五百里，固赖署抚臣曹鸿勋、提臣潘万才等调度有方，赴机迅速；而亦各营将士拼死出力，或奔驰于炎天烈日之中，或冲突于雪虐风饕之际，加以水土恶劣，毒疠熏蒸，诸军不死于枪炮，即死于烟瘴，幸而战胜身免，事后相见，无不形销骨削，状若非人，此苗疆用兵之苦，比之内地，奚啻百倍。至各属乡团，不费公家一丝一粟，皆能同仇敌忾，兄死于前，弟战于后，其事可悲，其功尤烈。兹由各统管将各营出力员弁，各地方官将得力绅团，申由总营务处·布政司袁开第、按察司全懋绩，分别开单酌拟升阶，会详请奏前来。臣再三查核，严加删减，分别异常、寻常两等，改定官阶，委属毫无冒滥，谨缮具清单，恭呈御览。合无仰恳天恩，俯准飭部照案给奖，以励边军，而劝勤事，出自逾格鸿慈。

除将应恤各员弁兵团另行奏咨，并将此次所保各员履历咨送部科，及千、把各弁另行咨部核奖外，所有遵旨分别酌保丙妹、四寨在事出力文武员弁绅团各缘由，理合会同云贵总督臣丁振铎，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该部议奏，单二件并发。

358 署广西巡抚张鸣岐奏凌云拿获谋反首要片

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再：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初二日，据署泗城府知府唐祖澍、署凌云县知县黄尊瑞电称：凌云属北路白纳、林更等处，忽来妖匪多人，僭书新主、国师、总统、丞相、将军、统领各种伪号，敛费招兵，煽动甚宽，踪迹极密。当经派营拿获妖党黄汝才，讯

供伪国师罗有明称，九龙山新主出世，在东兰、凤山土州同地方，与韦来、班三三人起义谋反，往洪水江边迎一病魔之人韦宝，以神道惑众，请贵州三曹伍士林、罗老睦二人作保护之将，又有贵州女子杨秀真为女将，同谋护驾，杨秀真、伍士林、罗老睦尚未到来，即经发觉等供。旋复拿获韦宝并伪谕一道，上盖伪印，篆文模糊，印用绿色，谕词鄙俗悖逆。讯据供认为罗有明等所迎，作状惑人不讳。其状发长尺余，遍身病疥，喉间咯咯作声等情。左江镇黄忠立、百色同知田骏丰先后禀报均同。当经电飭黄忠立、唐祖澍及东兰州各属，会合营团扼要防扎，先劝令附从各村，一律反正，用为线引，借捕首要，务期尽数歼除，不留遗孽。黄汝才暂监禁备质，韦宝先予就地正法，以昭炯戒。

查广西大乱初平，伏莽未净，人心浮动，如叶随风，抚绥镇静，尚恐不及，一有煽引，祸变立见。臣日夕兢惧，未以自安。凌云密迩镇、黔，自来边境匪徒，率多此拿彼窜。三曹地方，在贵州定番北路，瓯脱于广顺、罗斛、归顺之交，号三不管而为盗藪，现已由臣电咨云贵督臣丁振铎、贵州抚臣兴禄，一体严飭查缉。

此次匪乱甫有萌芽，即经破获，办理当易得手。理合附片陈奏，伏乞圣鉴。谨奏。

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二十三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359 掌陕西道监察御史叶芾棠奏桂

乱日久蔓延请亟绝其根株折

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军机处原折）

掌陕西道监察御史臣叶芾棠跪奏，为桂乱日久，祸势蔓延，亟绝匪根，而存残黎，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广西匪乱瞬将十年，糜饷以千百万计，每年各属禀报办

匪恒二三万，其未稟报者不知若干，其非匪被诬而押毙者又不知若干。历年或剿或抚，或既抚而复剿，或既剿而复抚，一报肃清，再报肃清，诚以为已治已安矣！而以臣所闻鬱、林、平、梧一带，劫掠仇杀，或一乡数十命，或一家数命，水路则轮船帆船被劫时闻。盖各属大股虽散，小股常存，动即结党横行，越百里而来，直以劫掠为生计。溯自光绪二十四年鬱林倡乱，继而龙州、太平、思、顺，左、右江几无净土。近则出没无端，循环靡已，兵来匪去，兵去匪来。官办清乡，则乡与匪通。其不通匪之民，非一夕数迁，即挈家远遁。岂匪焰果难熄乎？则以匪根未清故也。

匪根何在？在恶团通匪以敛钱耳。方匪之入乡也，先勾结贪财团保，劝人入会。彼若严行拒绝，匪亦何隙可乘？乃暗与匪通，反以不入会辄抢之言恐吓乡愚。于是出钱保家，被胁者众，而恶团因之分赃暴富。间有不从匪者，则必劫掠临门。遂至党匪日多，贼来而乡邻不敢援，贼去而村落不敢执，若执匪送官，即结仇恶党，乘间报复，良善几无以自存。而不肖团保，又借奉官拿匪为名，重敛富户。出钱者，虽匪而力庇；不出钱者，非匪必送官。官讯无供，则又以曾经拜会为言，强官正法。官或从宽保释，该恶团辄以得贿纵匪上控不休；而残忍巧宦之徒，转以附团为得计。一经团送，无不加诛。民之畏团，甚于畏匪。势不至尽驱阖省之民为匪不止，不至尽阖省之良懦身家不止。糜烂之地太宽，非数案所能指实；衔冤之民太众，非小吏所能代伸。

恭读本月十一日上谕：现值时势多艰，人心浮动，督抚身任封疆，亟应振刷精神，修明政事，思患豫防，先保境内之治安，免意外之纷扰。乃近年各省时有匪徒啸聚，为害地方，于民命财产损失甚巨，兵力餉项劳费亦多，事起一隅，动关全局等因。钦此。仰见宸衷治不忘乱，视民如殇。倘见此方无罪残黎，以兵燹余生复遭此辈博噬刳屠，暗无天日，必有愀然不安者。查近日与

广西交界广东廉、钦各属，土匪蠢动，多系勾结桂匪，潜肆阴谋。使不绝其根株，而令养痍貽患，延及邻疆，害伊胡底。伏恳飭下两广总督、广西巡抚切实剿办，勿使滋蔓难图。其曾经被匪之乡，倘有通匪恶团，无论绅衿，立置重典。而被胁入会者，缴票免罪，但问其匪不匪，不问其会不会。匪根尽绝，斯良善获安，庶奸宄无所容身，虽匪亦化而为民矣。

臣为除莠安良起见，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360 广西巡抚张鸣岐为革党窥边预筹 防剿事致军机处外务部电

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军机处收电档）

十八日、二十日两电奏，计蒙进呈。本省兵力，已全注边防，若系寻常土匪，或匪势不至再增，尽足防御。惟参观各路探报，该匪实系革党主持，革党又似有人利用。目下情形，大抵以河内为总巢，其前进线，一由芄封、那烂攻我下冻、水口；一由那锐攻我平而口；〔一〕由文渊攻我南关连凭；一由禄平攻我宁明、思陵；一由峒中攻我上思；一由太原潜上索江，攻我平孟。以外如何分股，尚未探悉。声东击西，匪之惯技，原未必同时并进。特边地太长，山路险阻，闻警赴援，往往不及，防地牵缀，需兵极多。近准粤督电：探得越党定议，先寇桂边，依山为巢，趋云、贵，窥蜀、巴为根据，后图大逞。足见志不在小。现在匪股虽无确数，据节次探报，约已有三、四千。本日据报：火车抵峒中，又来匪千余，并有三车满载军火。此后有无增加，更难揣度。

风闻孙逆前在南洋集款，得数百万，观于越南增匪之速，所闻似不尽虚。然使法人果肯实力驱除，亦非大患。乃前得探报：炮台受创，败匪有五十余人入谅山病院。顷又得一探报：自芄封

至水口一带，匪传单征发越民供应，每日猪肉千斤，牛十头，粮草尤巨。该匪居然得此权利，则有人利用之说，似非无因。窃维用兵当视敌势为因应，若如以上探报，亟应统筹持久之策。岐愚谓上策惟当从交涉下手，法人果肯照约交犯，边患自可暂弭。否则逋藪不清，除厚集兵力，永久严备，更无他策。

桂边现分三路：自粤边至宁明为东路，自宁明至平而为中路，自平而至滇边为西路。姑以匪有四千，分作四、五股计，我每处防守兵力必应与之相当。而兵驻有定，匪来无定，沿边一千九百里，要隘甚多，更不能不预备数倍之兵力，通盘计划。南关及拦岗闸等处约三营，连城及巴口、油隘等处约两营，尚下石等处约一营，平而关等处约两营，水口关等处约三营，布局等处约两营，彬桥、下冻、鸭水滩岗、龙奥四处约三营，龙州、尚龙约两营，中路兼需守兵十八营，宁明、九特、吉普等处约两营，隘店、思陵、宝盖山等处约两营，饭包岭、牛头山等处约两营，上思、迁隆峒等处约两营，东路兼需守兵八营；安平、金龙峒各扑灭。兹匪势增长异常迅速，若不预立增兵计划，将来匪势再增，益属无从措手。但仓卒招募，得力实难。可否仰恳天恩，俯念桂边关系大局，准予飭下陆军部，酌派直隶、江、鄂新军两协，并配炮、工、军医等队，迅速乘轮来桂防剿，事平仍即遣归；抑或照所拟战守兵额，就地招募，飭部接济饷项之处，恭候训示遵行。

至交通机关，实行军命脉，越南铁路、车路、马路、电线，四通八达，匪徒往来利便，消息灵通；我之沿边道路险隘崎岖。运械调兵，递送文报，节节迟延，利钝较然。本拟到龙后，将边防一切应办事宜，分年估款，奏明举办。兹防务似属长局，路、电均目前要端，拟于截留赔款项下，拨款先行修理，以期灵捷。匪探窥滇一说，并已电告滇督，密为戒备，合并陈明。乞代奏。鸣岐谨肃。二十三日。

361 两广总督张人骏等奏遵旨查明

广西乱事实情并妥筹办理折

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宫中朱批奏折）

两广总督臣张人骏、头品顶戴·广西巡抚臣张鸣岐跪奏，为查明广西历年匪乱实情，遵旨妥筹办理，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奉上谕：有人奏，桂乱日久，祸势蔓延，亟宜绝匪根以存残黎一折，著张人骏、张鸣岐体察情形，妥筹办理，以靖地方。原折均著抄给阅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等因。遵经檄行司局一体钦遵在案。兹据详覆前来。

臣等伏查广西地瘠民贫，向多游惰，而游勇、会匪遂得勾结为奸。溯自光绪二十四年，鬱林匪首李立亭倡乱，连陷四县，幸扑灭尚速。迨二十六年间，柳州、思恩、南宁等府所属，复有游、土各匪放台拜会，滋扰地方，均经随时剿捕擒斩。然匪股虽散，匪根究未尽拔，至二十九年势益猖獗。及三十年柳州变起，一时游、土各匪闻风响应，几于遍地皆匪。而一二不肖团保，又复借团敛费，鱼肉乡民，甚且庇匪自肥，指良为莠，诚有如原奏所称民之畏团甚于畏匪者。自前督臣岑春煊督师来桂，分头痛剿，解散胁从；一面分饬印委各员督同公正团绅办理清乡，迭将通匪虐民之团绅，量其情节轻重，分别惩办，嗣后各属团保始知畏罪敛迹。

至各属惩办之匪，均系查照前抚臣李经羲奏定办匪章程，通饬遵照办理，并无未经禀报之案；历年所办之匪，并经分别备列表册，咨报军机处查核有案。计光绪三十一年办匪四千二百余名，三十二年办匪二千七百余名。原奏所称：每年各属禀报办匪恒二三万，其未禀报者不知若干，其非匪被诬而押毙者亦不知若干，

自系传闻之误。

计自光绪二十四年鬱林匪乱起，至三十一年奏报肃清止，前后八年，时而一方蠢动，时而全境廓清，虽不如原奏所称之既抚复剿，既剿复抚，而被乱地方民命财产损失甚巨，休养生息自是要图。迭经筹办赈抚平糶，散给牛种，查荒招垦，兴修水利农林，开办各矿，以工代赈，在事各员尚能实力奉行。藐兹孑黎，何忍再事搏噬。

至上年广东廉、钦土匪蠢动，系因抗捐启衅；而潜匿越南之逆党从中煽惑，勾聚揭竿。西省壤地相接，迭派兵队沿边设防，越境助剿。比钦乱粗平，桂边一带复有逆党扰乱之事。虽已屡经击散，而匪党败后即遁入越南，未能穷治，根株终难清拔，不能不加意防范。而清查内奸以杜勾结，尤为自治根源。凡有私约赴会，散票招人，如太平、上思、龙州、归顺、河池、宜山、东兰州，皆立即破获惩办有案。如原奏所称阴谋，不能保其必无；而养痍，实查无其事。

惟地方一日不清，即民生一日不安。仍当严饬各军认真巡防，相机剿捕，务使逆党不敢内犯。并严饬各府厅州县，查察团保，认真清乡，如有勾结从逆、通匪敛钱者，无论绅衿，立置重典；其有被胁入会、可与自新者，概令投首免究，以期潜移默化，匪净民安。

所有查明广西历年匪乱实情，遵旨妥筹办理缘由，谨合词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知道了。

362 广西巡抚张鸣岐奏历年剿办各属起事情形折

宣统元年九月二十三日（赵尔巽档）

广西巡抚臣张鸣岐跪奏，为谨陈历年剿办股匪情形，拟恳天

恩俯准择尤请奖，以励前劳而策后效，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查广西大股悍匪，自经光绪三十、三十一等年大举剿办后，虽已大致平靖，而渠魁之漏网，与萌孽之潜滋，仍复随在而有。此等余匪，散处岩谷，出没无定，且皆百战之余，异常狡悍。从事缉捕者，其奋勇出力与剿办大股无殊，而险阻艰难视剿办大股尤甚。综计自光绪三十二年，起，暂截至光绪三十四年止，先后擒获惩办之匪六千数百名，临阵格毙之匪六百数十名，夺获匪枪一千四百余支，均按季列表呈报军机处有案。若分案详陈，先后不下数百起，非悉数所能终。兹择其匪股较巨，党羽在数百人以上者，得一十六起，谨将各案剿办情形，为我皇上略陈之：

一、兴业著匪何福大，向在郁林各属及东省合浦边界，纠党结会，扰害地方。迭经东西两省军队会合夹击，毙匪多名，而首匪何福大久未就获。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十八日，郁林州知州唐尔锷、郁防管带王冠英擒该匪于石山儿村，并获著匪何花面等一十名，夺获炮械多件。

一、贺县匪首夏麻生。该匪党伙甚众，啸聚于该县深冲地方，为害于东西两省边界者几二十年，曾纠党围攻广宁县城，富贺河道受害尤烈。光绪三十二年，署平乐府王人文，约会平梧道王芝祥、右江道龙济光及开建官兵，入冲搜捕，匪日穷蹙，缴枪乞抚。王人文许之，而虑贺县地小兵单，设有反侧，无以制之，乃遣该匪及其党苏大眼等，赴梧听候王芝祥差遣。至梧，匪党内悔谋叛，王芝祥设伏诛之，匪党悉歼，怀、贺地方赖以安堵。

一、容县匪首梁十三双。该匪党与最多，凶悍昭著，曾联合逆匪李芝亭，围攻郁林容县城池，稔恶已久。桂平梧道王芝祥督饬梧防帮统张振德，与该匪追逐，于东西两省界内，先后接战十余次，斩获著匪数十名，夺获枪械多件。该匪窜匿东境。光绪三

十三年二月十三日，张振德带同线勇，在广东西宁县属赤泥地方，将该匪擒获，梧属去一大害。

一、容县首匪江时辰表，该匪党伙逊于梁十三双，而凶悍相等。自梁十三双伏诛后，其残党咸归附之，势益猖獗。署梧州府知府志琮、梧防管带党其昌、署藤县知县刘绶道分投搜捕，匪势渐蹙。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初十日，刘绶道、党其昌在牛角埭地方合围痛剿，生擒该匪及匪伙多名，阵毙悍匪李秀廷及匪伙数十名，夺获各种枪炮多件。

一、为苍梧匪首蒙桂详。该匪居于四化村，与东省西宁交界，负山环水，僻邃险隘，其屋环建炮楼，蓄谋诡秘。该匪盘踞其中，聚族肆恶，容留外匪拜台结会。咸丰、同治年间，曾攻据桂墟、广平等处，厥后屡布党与，四出劫杀，官兵往捕，屡为所伤。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十八日，署梧州府知府志琮、梧防管带谢允中、苍梧县知县庄受长、行乡巡检杨尊谷分路带兵夹击，进逼贼巢，击毙该匪首并其子孙七名，生擒匪伙多名，起获枪炮刀械多件，焚毁炮楼五座。

一、为庆远匪首李远春、刘应堂。光绪三十三年春间，刘思裕在钦州起事，分党四出勾结，刘应堂、李远春受其伪札，拟在黔边招聚旧伙千人，约期响应。河池州知州李佑元获其伪君(军)师吴端公，讯悉狡谋，即约会宜山县知县刁光祖，将刘应堂及其党伙四名乘夜捕获。李远春匿于安葵，为东兰州知州杨肇荣侦悉擒获，余党三十余人悉为营团缉获，起出伪印、札文、告示、炮械、旗帜等件。

一、为兴业匪首刘晚。该匪发现于光绪二十八年，伪造号衣、旗帜等件，其党多至六七股，为患于浔、郁各属。钦、廉事起，又复遥与勾结，虽其党数为官军所挫，而匪首则屡被逃逸。光绪三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经署兴业县知[县]刘绶道、防营管带裴

广德擒该匪首于莲塘庙，著匪首刘记文一并就获。

一、为永安匪首黄金养。该匪与其党盘骝、甘易初等聚合数百人，盘踞瑶山，四出焚劫。署永安州知州蒋航带兵剿捕，先后接战十余次，斩获悍匪近三百名，夺获洋枪四十余支。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十日，在六桂冲将该匪擒获，是月十四日，擒盘骝于冷水瑶。二十日，甘易初亦于龙岭就擒。

一、为桂平匪首陈轿夫一、平南匪首吴狗虱四。该匪等为害于浔、梧一带，而以平、梧交界之瑶山为根据地。吴狗虱四更于太乙山开设福胜馆，聚党拜台，纠众劫掠，与平南陈轿夫一同恶相济，官军缉捕，屡为拒伤，而匪势亦渐摧落。光绪三十四年九月，署平南县知县叶嗣淇擒陈轿夫一于花山，吴狗虱四亦于是年十二月为署藤县知县陈仲宾所获。

一、为大隍江叛勇郑文龙。大隍江属浔州府，为左右江出入总汇之地，右江巡防队统领张振德以所部二十八队前右哨驻防其地。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十一日，前哨长郑文龙在营外因赌滋事，张振德前往查办，郑文龙因其纪律素严，恐难宽免，遂发枪将张振德戕害，并戕书记弁勇数名，率勇哗变。不逞之徒又群起赴之，劫掠铺户，远近震惊。臣闻报，飞飭署江右镇李国治暨各路营县加意防剿，并会同前督臣张人骏奏派臬司王芝祥带勇驰往剿办。该叛匪劫掠得赃，图窜瑶山。李国治等分途截击，前后擒斩几及百名。王芝祥抵浔后，严督搜缉，追斩略尽，所失枪炮悉夺回。

一、为桂平匪首杨三。该匪平日煽聚伙党，出没于浔、梧各属，叛勇变起，谋纠党响应，复谋劫洪水税卡，均为署右江镇李国治、署浔州府知府志琮侦悉严防，志不得逞。志琮派浔防管带刘炳宇、经历刘锡纶会合署右江镇李国治所派弁兵，分路协剿，先后接战十数次，阵斩悍匪四十余名，夺获洋枪数十支。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该匪与官军战于龙门，受伤被擒，全股尽歼。

一、为桂平匪首陈亚狂六。该匪伙党甚众，以瑶山为窟穴，时出劫掠于浔、梧一带，曾在平南牛角冲拒毙防营管带。宣统元年正月二十六日，署右江镇李国治带督同团绅陆显堂，在黄田将该匪擒获。各路兵团乘胜痛剿，先后斩获悍匪数十，夺获枪械多件。

一、为平南匪首黄十三豹。该匪积恶有年，招安复叛，纠合党与为患于浔、梧两属，官军久捕未获。署右江镇李国治督饬防营管带黄玉珍，会合署平南县叶嗣淇、团绅胡维琳等，协力严缉，屡挫贼锋。宣统元年闰二月初六日，围剿于马王山，该匪伤重被擒，并斩获悍匪多名，于贼巢起获被掳妇女多口，夺回枪械多件。

一、为恩阳匪首黄三。该匪于光绪二十九年曾经就抚，旋复叛去。纠结悍党黄二等百余人，四出劫掠恩阳、泰议一带，受害无虚日。署百色同知田骏丰督饬营团，严加缉捕。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十二日，擒该匪于陇匿，黄二亦陆续就擒。

一、为思恩匪首农致祥。该匪蹂躏于那马七土司及归德土司一带凡十余年，遭其屠杀者千数百计。署思恩府知府彭言孝、防营管带张元兴等多方剿捕，先后擒斩其党陆特好、农特才、农特昌等一百数十名。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十一日，彭言孝会合旧城土司黄承祖、管带吕春瑄擒该匪于旺村，并获其伪先锋陈六特及匪党七名，夺获枪炮多件。

一、为宾州匪首黄龙亭。该匪于光绪二十四年曾勾结郁林逆匪李立亭，拜台谋逆，又与越南革党潜通，散放革票，而分布其党与为害于柳邕思恩各属。经署右江镇李国治所派军队屡次痛剿，势始穷蹙。宣统元年二月，迁江县知县张锦芳侦知该匪匿于牛尾岩内，电请提臣龙济光约合宾州知州马振滨，督兵进岩，深入穷搜。是月初八日，哨弁铁开凤、王光宗奋入岩底地窖，将该匪黄

龙亭及要匪张七等击毙，并生擒匪目袁四等五名。其逸党在迁江境内者，经提臣所派弁勇悉力攻击，擒斩多名，黄龙亭全股悉就歼灭。

以上一十六起党众匪悍类，皆合文武营团之力，追逐于深山密箐，智力并用，历数月之久，始克办平一股。即零星获办之匪，亦均赖各文武不辞艰险，搜岩剔壑，与匪徒搏，旦夕之命，始克就擒。故论股匪则有大小之殊，论出力之员弁实无差等之异。当光绪三十三年庆远毗连等处则有黔边苗匪之乱，右江毗连等处则有东省钦州之乱，嗣复南关告警，变故纷乘，而内地一律粗安，幸不致有句结者，实各该文武连年剿捕之力也。每当匪股窃发，责成剿捕之时，臣辄文电交驰，许以事平即为优保，迄今为时已阅三载，存记应保之员日益以众，若不为之恳恩奖励，则人人有军赏不行之惧，不但无以酬从前之劳绩，此后尚有应办之匪，恐非空言咻噢所能冀其感奋图功。查光绪三十二年升任抚臣林绍年奏保善后出力人员折内声明，办匪出力之员，各属禀报未齐者，当由新任抚臣随时奏明办理。又光绪二十年八月吏部奏定，获匪保奖章程，大股哥老会匪实系调兵剿灭者，仍准照异常劳绩请奖。等因各在案。今广西历年剿办大股匪徒一十六起，实与部章准照异常劳绩请奖之例相符，合无仰恳天恩，准其择尤请奖，以资鼓励。如蒙俞允，谨再核实开列，另行奏请恩施。臣为奖前劳以策后效起见，是否有当，谨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宣统元年九月二十三日奉朱批：准其择尤核实请奖，毋任冒滥。钦此。

363 广西巡抚张鸣岐奏南丹土民抗查户口焚署戕官折

宣统二年二月十八日（宫中朱批奏折）

头品顶戴·广西巡抚臣张鸣岐跪奏。为南丹土民抗查户口，土匪乘机煽诱，焚署戕官，占据州厢，旋即剿散，分别抚恤，并将酿事之员据实纠参，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庆远府属南丹土州，地居边鄙，人多愚顽，土民自为风气，最难开化。宣统元年冬间，调查户口，土民见门牌式样不同，致生疑虑。该土州弹压委员易振鹏又不善劝导，土棍杨天喜造谣煽惑，倡议抗官，土民附和，不服调查，外匪沈槐山乘机勾串弹压亲兵韦有秀等，同谋起事。十二月二十五夜，易振鹏带同亲兵九人查街，巡至三界庙地方，适沈槐山聚党该处，以为官兵闻信来拿，先出放枪，致毙亲兵二人。易振鹏（删）……专拿首要。各员弁兵练等均能协力剿办，连接数仗，毙匪多名，并夺获枪械多件，先后擒获逆首沈槐山、杨天喜、黄三，叛兵章有秀，土匪胡老闰等。由道府督同提讯，据沈槐山供认，首先谋逆，勾结叛兵，焚署戕官，占据州厢。据杨天喜供认，首先发难，倡议抗查，事后复容留逆党拒敌官兵。据黄三供认，首先从逆动手，戕害委员余天随及官亲易海鹏，另枪毙多命。据叛兵韦有秀、蒋贵洸、曹日星、蒋贵清、李春奎、刘得贵，土匪胡老闰、邓四、韦老八、卢桂福、陈金保、罗老毛、吴老改、谭有发、张亚城、李五、苏大、王三壳子、卜二、邓老五、刘福佑、姜有福、周林标均供认，甘心从逆，帮同拒敌各不讳。以上首要匪犯二十六名，均属罪不容诛，飭照惩办土匪章程，一并军前正法，以昭炯戒。余犯飭讯确供，分别按办。一面由道府督同新委弹压，委员劝导土民，宽其既往，务令遵照调查。仍酌留兵队镇压，以安人心。并飭严缉本案余匪，务获究办，以绝根株。现在该处地方已一律安谧，堪以仰慰宸

廛。

此案弹压委员易振鹏办理不善，几酿巨患，实属咎无可辞，相应请旨，将弹压南丹土州委员·试用布库大使易振鹏即行革职，以示儆戒。截取知县余天随，奉委查烟，因公被戕，情殊可悯，拟恳天恩，敕部从优议恤，以慰死事。

除查明出力文武各员弁，分别奏请奖励，以策将来，并分咨查照外，所有南丹土民抗查户口，匪人乘机煽诱，焚署戕官，占踞州厢，旋即剿散，分别抚恤，并将酿事之员据实纠参各缘由，谨会同署两广总督臣袁树勋，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

364 护理广西巡抚魏景桐奏岑溪

陈荣安聚众抗税拒官折

宣统二年九月初四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头品顶戴·护理广西巡抚·布政使臣魏景桐跪奏，为岑溪土匪纠结谋乱，调兵剿捕，拿获首要，散胁抚良，地方一律安谧，谨将办理情形，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岑溪县属六山、七山地方，地险民悍，伏莽素多，动辄滋事，治理最难。宣统元年九月间，署岑溪县知县尹最举，遵章调查户口，征收契税多款。有崇正团已革监生陈荣安及其子陈绳、陈经等借端煽惑，纠众抗阻，人心摇动。经署梧州府知府志琮前往督县劝谕，设法解散，取具陈荣安父子不敢阻挠甘结，从宽了案。

詎本年二月间，陈荣安父子又聚众集会，敛钱结盟，希图滋事，各村愚民附和甚多。迭经府县访闻示禁，并谕饬绅士陈丽生等前往开导，晓以利害，冀其悔过自新，乃陈荣安等竟敢抗拒不

纳。正在调营前往弹压，旋据该府县禀报，陈荣安父子所属崇正团堡本甚坚固，现又筑修木城炮垒，私造枪械，集有死党二千余人，勾结广东罗定、西宁匪徒，及藤县匪首廖贵传等，率党入上化乡黄沙埔，俟各股匪到齐，先由永业乡起事，廖贵传一股直扑县城。警报叠传，人心惶恐，请派兵防捕以重地方。并称，陈荣安与咨议局议长陈树勋同族，如能驰书告诫，劝令投首，于地方实多保全等语。当经抚臣张鸣岐会商议长陈树勋，据称，陈荣安父子性情暴戾，此次起事，竟称先将议长全家杀害，断难理喻，为保全地方计，非使兵力严办不可等语。似此情形，实难冀其悔悟。即经电飭督带莫荣新率队驰往查办，并抽调梧、浔等处防队分路进扎，均归署梧州府知府志琮督饬调度，以一事权。

该处与东省罗定、西宁、西省苍梧、藤县、容县交界，均为多盗之区，深恐匪徒勾结蔓延，为害最烈。电商督臣袁树勋，预派东军管带贺蕴珊率队先赴罗定交界驻扎，旋进岑溪属之筋竹墟访缉；并饬署苍梧县知县金开祥、署藤县知县王为毅各率营团，分扎苍梧属之广平墟、藤县属之樛峒，扼要堵截，以杜勾结，且免窜扰。五月二十五日，志琮督率营属兵团抵岑溪大埕墟，见各匪已据山结寨，如临大敌。志琮仍不肯遽行攻剿，遣人前往晓以大义，劝令解众投诚。陈荣安父子横暴如故，声言愿决死战；并敢率匪先来扑营，致伤勇丁，逆形显露，非认真剿办，实不足以遏匪焰而保地方。二十七、二十八及六月初二等日，连日分队与匪接战，均有斩擒。官军派队接运药弹，匪党分股中途拦截，杀毙勇丁一名，受伤七名，旋经击退。匪又截杀官军递信勇丁一名，复使人纠邀各处股匪约期来会，幸各要隘均先有兵防堵，按段巡缉，不能前进，外援既绝，匪势始孤。但匪以古万为老巢，四谏、古清两巢为犄角，均有重墙炮楼，攻坚不易，若相持过久，损伤心多。志琮、莫荣新重悬赏格，激励将士，先攻四谏、古法两匪

巢，历三昼夜。初十晚攻破四谏匪巢，十一晚破古法匪巢，败匪悉回窜古万老巢。此巢有炮楼六座，四面深濠，要路尽塞，更为坚险。志琮督饬营属连日筹布，二十一日，各军会齐，围攻古万老巢。志琮首申军令，严戒各队不准毒杀妄拿及私掠妇孺财物。是日自晨至酉，击堕炮楼四座。匪党开栅扑出，经官军奋力击回，再扑再击，匪党死伤甚多，仍极力抗拒。直至夜间，密遣精兵潜入逆巢，纵火焚栅，外军接应，立破古万老巢，生擒逆首陈荣安及悍匪多名，逆子陈维当场击死，余匪四散，逆巢一律荡平。随即出示安抚，凡良民房屋一概不准侵损；其有被匪胁从者，限十日内赴各团局报名缴械，准予免究，不准团绅借端索罚保金极多。

综计前后生擒首要逆匪六十名，毙匪百余名，阵斩首级二百零九颗，夺获大炮三尊，抬枪二十余杆，各色枪一百三十余枝，旗帜、刀械无算。官军阵亡二名，受伤四十余名，均经妥为赏恤。所获逆首陈荣安及要匪蔡典等六十名，经饬府县提讯。据陈荣安供认：伪号崇正王，勾结股匪，煽胁愚民，借词抗阻新政，实系图举大事，语多悖逆。据要匪蔡典等五十九名，均各供认听从谋逆，抗敌官兵不讳。各匪皆系阵擒，异常凶悍，未便稽诛，讯俱后，经批饬照惩办土匪章程就地正法，以昭炯戒。逆子陈绳逃经罗定交界地方，又纠匪拜会，行劫横山、山柏两村。经官兵往捕，生擒陈绳及匪党多名，讯明惩办。

伏查此案，陈荣安等恃众滋事，先经一再开导，无非冀其悔过输诚，免罹法网。乃陈荣安等怙恶不悛，竟敢勾结各处匪徒，筑台造械，率党倡乱，不得不示以兵威。迨兵已合围，犹不忍遽加攻剿，仍遣人剖切晓喻。陈荣安竟称愿决死战，且率匪先来扑营，致伤勇丁。似此逆迹昭著，实属法无可容，设再姑息迁延，坐令啸聚日多，勾连日广，必致重烦兵力，糜烂地方。今幸首要

伏诛，胁从解散，各处匪徒闻风敛迹，良民妥为安抚，人心业已大定。一切善后事宜，随时督饬地方官认真办理；并饬搜捕逸匪，务绝根株。现在该处地方一律安谧，堪以仰慰宸廑。

除查明本案实在出力文武各员弁，分别奏请酌奖，以示鼓励而策将来，并分咨查照外，所有岑溪土匪纠结谋乱，调兵剿捕，拿办首要，散胁抚良，地方一律安谧各缘由，谨会同署理两广总督臣袁树勋，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宣统二年十月初七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365 护理广西巡抚魏景桐奏

都阳土属被劫派兵剿捕片

宣统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再：思恩府武缘县承审之都阳土司，距县城四百余里，地处偏僻。宣统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有大股匪徒行劫该土司衙门，土巡检黄永熨督率土兵抵御，寡众不敌，被匪戕害，并枪毙官弟黄永辉及土兵覃明两命，劫去枪械银物等件，及都阳土巡检印信一颗，街市民房尚无扰掠。各匪劫后，分股由恩隆、奉议一带窜散。据该管府县具禀前来。臣立即电饬各营属跟踪剿捕，勒限破案；并饬代理武缘县知县张锦芳驰往勘验，安抚土民；一面由府选委官弟黄永煜暂行协理该土司事务，以安人心，刊发木质关防暂行盖用。

旋据各营属先后捕获本案首匪李开秀、要匪李四、韦昌、李色勇、蓝持令、李三、黄致光、黄老四、凌新暖、黄亚祥、雷振裕、谭亚正、黄亚路、黄亚鸯、滕亚进、邓亚宗、甘鸿茂、杨亚允、甘亚定、杨亚炳、韦亚善、李茂生、李保寅等二十三名，并当场格毙首匪黄绍兴一名，悍匪多名，起出原赃多件。讯据李开秀供认：纠结匪党，啸聚山林，到处劫掠，抗拒官兵。此次与黄

绍兴、廖炳通起意各纠匪党，行劫都阳土署，得赃戕害土官。据李四等二十二名同认听纠劫署戕官，分赃拒捕，并有另犯拜会抢劫各情不讳。于讯明后，批飭照章一并以军令惩办，以昭炯戒。都阳土巡检黄永熨被匪戕害，情殊可悯，拟恳天恩飭部从优议恤，以慰幽魂。

除飭各营属认真搜捕，务将本案逸匪悉获究办，并查起该土司印信送部销毁换铸外，所有都阳土属被匪行劫戕害土官一案，派兵剿捕，获匪惩办各缘由，谨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宣统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奉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欽此。

366 护理广西巡抚魏景桐奏安化厅署被劫片

宣统三年正月初四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再：据署庆远府安化同知黄玉森电禀，十一月二十三日，有匪四五十人，侦知同知赴花峒地方查学，假扮土人，趁墟掩入厅署，劫去关防、枪枝、钱粮、银两，并将监狱打开，放去人犯三名各等语。案情重大，当将黄玉森撤任留缉，电飭署庆远府唐祖澍驰往查办，并电右江镇李国治就近派兵会缉去后。

兹据唐祖澍禀称：安化同知厅治即五十二峒地方，孤悬黔边，向为匪穴。近虽奏设抚民同知，尚未建筑城垣。该厅向有亲兵百名，除分扎各隘外，留署无多。十一月二十二日，黄玉森赴花峒查学，土匪蓝扶兰、覃扶扒等纠党四五十人，各藏军火，于二十三日趁墟之期，假扮土人嚷斗，扭入厅署，即开短炮喊劫，反将留署亲兵堵截在头门以外。计劫去同知铜质关防一颗，钱粮公款银七百余两，存署抬枪二枝，快枪三十三枝，放出监犯刘六、潘善周、莫善讲三名，责令挑负，并格伤亲兵三人，连放枪炮呼

啸而去。黄玉森闻警赶回，调集亲兵跟追，一面飞关邻封截击。随由该员各营县先后缉获匪党黄有台、韦火成、蓝和、韦扶生、黄富保等五名，又击毙匪首蓝扶兰、匪党蓝老鱼二名，并缉获监犯刘六、潘善周二名，共得回抬枪一枝，快枪十六枝。其铜质关防一颗，亦经右江镇所派营队搜获各等情前来。

臣查安化厅治，因无城垣，被匪掩袭，致失关防、枪枝、钱粮等项，并放去监犯三名。署同知黄玉森，虽系因公出署，事后将首要各匪协同捕获多名，并起获枪枝、关防，监犯亦缉获过半；惟事前疏于防范，究属咎有应得。相应请旨，将署安化同知·知府用·广西候补同知黄玉森即行革职，仍留缉逸匪，以观后效。现获匪犯黄有台等五名，飭府提讯，据供劫署拒捕不讳，照章以军令正法。刘六查系命犯，仍飭归案办理。潘善周、莫善讲系未定罪名人犯，分别讯究、勒缉。已失复获关防，照例送部换铸。

除再严飭营县一体上紧捕缉，并分咨查照外，理合会同署两广总督臣张鸣岐，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宣统三年二月初十日奉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

367 广西巡抚沈秉堃奏遵谕覆陈

筹办剿抚并整饬吏治情形折

宣统三年六月初十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头品顶戴·广西巡抚臣沈秉堃跪奏，为遵谕覆陈，恭折仰祈圣鉴事：

六月初四日，准内阁总协理大臣字寄，四月二十六日奉上谕：御史陈善同奏，内乱迭生，亟应设法绥辑一折。其第五、第六条所称，靖盗贼、饬吏治尤为地方要政。著顺天府、各直省督抚认真整顿，切实稽查，以遏乱萌，而苏民困。原折著摘抄给与阅看，

将此通谕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到臣。伏读之下，仰见朝廷爱民察吏，防患未然，莫名钦服。遵即飭属认真整顿，切实稽查。

伏查原折第五条内称，乱事之起，发之猝者易灭，酝之久者难图。今两广、两湖、东三省、黔、豫、川、鲁、江、皖等省，盗贼纵横，所在伏莽，官民莫之敢撻。宜严督各地方官，赶紧整顿警政，认真缉捕。所有地方盗贼，迅即勒限肃清，毋得相率讳匿，致贻养痍之患等语。广西盗匪充斥，久已著闻，大股虽经芟锄，遗种实多滋蔓。曾于会同两广总督臣张鸣岐具奏遵旨覆陈折内，将广西匪患情形与现筹治匪办法详晰陈明。惟广西盗匪与他省情形不同，其种类亦不一致：有拜台结会，相习已久，专事劫掠，以盗为生者；有殷实商民慑于勒赎，迫而入会，借保身家者；有无业惰游见财起意，聚而为盗，散则为民者；有外来巨匪胁诱游民，大帮劫掠，随即远颺者；情形各别，办法自分。其头目视枪枝多少为名号等差，其踪迹因山谷崇杂而出没无定，故其劫掠拒捕均属凶悍异常，必须州县营团联合一气，始能办理。遇有成帮盗匪，更非奋勇格斗，越险穷追，不能制其死命。仅恃巡警，尚难奏功。现经迭次严飭州县营团，有匪必报，不准讳匿；并即互相联络，缉抚兼施。其受迫入会、自行投首、查无犯案者，准其取保自新。一面筹兴实业，安插惰游，以散胁从，而孤匪势。并飭将各属巡警一律整顿，以清乡里，而绝匪窝。遇有劫掠案出，即飭营县勒限合缉，务获究办。各属因案获盗或清乡捕有宿匪，讯经拜台结会，或曾抗拒官兵，即援照宪政编查馆咨准办法，立予军令从事，不稍宽纵。标本同治，或有廓清之日。此臣筹办盗匪之情形也。

原折第六条内称，各地方官吏知有长官而不知有朝廷，知有催科而不知有抚字美政良法，一经今日官吏之手，便足以作奸为虐，而蠢胥劣绅又从而附益之以助其焰，穷独之民蹙然不复知有

生之乐。应亟将吏治从严整顿，自司道以至府厅州县佐贰，务必随时随事考核成绩，勿稍宽假，有不职者立予参办等语。广西吏治经历任抚臣节次整顿，尚无玩忽军令，漠视民瘼之习。惟新政待兴，举凡教育、巡警、实业诸要政，皆以责之地方官，应付本自不易；而广西遇有匪警，地方官并当亲督剿捕，此项文武兼资并谙新政之员，尤难其选。臣前次奏请州县以上补署不拘文法，即系为因地择人，整顿吏治起见。现在筹备自治，最为地方切要之图，弭盗、兴业以及推广教育，均恃此为补助机关，立法本至美善。无如人民程度不齐，公正士绅徇于旧习，率皆不愿与闻；而刁生劣监，往往运动选举，希图把持公事，侵蚀款项，甚至借口筹款，苛敛商民。地方官昧于补助官治之原理，或放弃监督职权，听其轶出范围之外，以致各处办理自治，未受其利，先蒙其害，于宪政前途大有妨碍。此实善政良法转以作奸为虐之一端。事不出于地方官，实由地方官一意放任之所致。臣经迭次严飭责成地方官照章认真监督，并经通飭各属议订限制自治经费细则，并由官刊发白话报，讲演自治原理及其办事范围，务使公正士绅踊跃任事，刁生劣监无从挟制，各属自治得以组织完备，足为官治之辅。遇有不肖地方官，立由该管道府据实揭参，当亦无从施其贪财虐民之计。务其吏治澄清，而新政皆能及时举办。此臣筹飭吏治之情形也。

要之，广西紧接越邻，地本边瘠，待治较他省为急，图治较他省为难。目前情形，自以靖盗贼、飭吏治为第一要义，而推广教育、振兴实业，所以为加富加教之计者，亦自不能置为缓图。惟财政拮据至极，民生凋敝已深，地方不便交通，人才亦苦消乏，困难之处非止一端。臣惟有矢慎矢勤，期尽一分心，以图一分之益，严策所属奋勉进行，必期仰副皇上励精图治之至意。

所有遵諭覆陳緣由，謹恭折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宣統三年閏六月初三日奉朱批：覽悉。著按照所陳切實妥辦，毋涉空言也。欽此。

云 贵

368 署云贵总督丁振铎奏川省彝民 起事波及滇边派兵防堵片

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十八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再：臣接据云南昭通镇总兵何雄辉电称：据署永善县知县贺宗章，会同署右营游击杨永寿禀称：川蛮因上年遭旱乏食，值兹江水干涸，匪徒乘机煽惑，大股出巢，潜行偷渡滇边，滋扰沿江各村寨，烧杀抢掳，势甚猖獗。该游击会同该县，调派各兵团前往堵剿。但沿江上下千余里，处处可通，地广兵单，难资防范，请速派营赴援等情。

臣查永善县毗连四川雷波厅，与凉山蛮夷仅一江之隔，时虞窜扰。历来于冬春两季，添兵设防，并招抚熟蛮头目，借资铃束，近数年尚觉安静。现值年荒水涸，匪徒乘机勾结，以致大股出巢，为害边境。当飭该总兵速募亲兵百名，添募防江一营，委卸任右营游击陈贵管带，飞往助剿。一面飭局解运军火前往，俾免贻误。并据情电商四川督臣奎俊，速飭雷波厅营派兵兜截归路，以免彼剿此窜去后。

旋据何镇迭次禀报：本年正月十五日夜，蛮匪前后纠聚六七千人，由小屋基、阿罗滩等处分途渡越，居民受害甚众，夺踞隘口亦多。游击杨永寿亲率兵团迎剿，行至青龙嘴，与蛮匪相遇，该匪多执快枪、弩箭，飞石如雨，兵团奋力抵御，击破蛮船一只，阵斩首级一颗，生擒一名，落水淹毙数十人。我军兵团伤亡百余人，杨永寿亦受石伤，因众寡不敌，退守大屋基。适该镇先挑镇

标亲兵五棚，并游击营两哨弁勇，点交游击陈贵督率，添募营勇，驰抵该处，会商杨永寿，挑派得力营团，于二十五日分三路进兵，大获胜仗。当将该蛮匪占踞阿罗滩、黄泥坳、沙湾营、小屋基、石包营、大营、新营等处各贼垒，次第扫荡夺回。击沉蛮船数只，枪毙蛮匪百余人，生擒数十人，落河淹毙三、四百人，救出难民男妇百余丁口。余匪四溃，逃匿石梁子一带。杨永寿复分兵往牛皮寨，陈贵分兵往阿罗滩等处，搜剿余匪，以清江岸各等情，先后电禀前来。均饬该游击等督兵团，痛加剿洗，以净根株，毋留余孽，养痍贻患。并饬将救出难民给资遣送归家，以免流离。

查该处江防系右营游击专责，实任游击陈贵前因调省，于上年十月内，委补用参将杨永寿署理。闻该员到任未久，将熟蛮头目撤换，办理不善，以致勾串出巢滋扰，亟应委员前往查办，以昭核实。

惟此起川蛮聚众至六七千人，偷渡肆扰，事起仓猝，地广兵单，有迫不及防之势。幸该镇接报后，即调兵驰往，半月之久，殄此蛮氛，以清两省边患，办理尚称迅速。所有出力各员弁，不无微劳足录，一俟事竣，容臣查明，择尤酌保，以示鼓励。阵亡各兵团，亦饬清查汇案请恤，以慰幽魂。

除俟查明出巢滋事情形，及将余匪搜剿净尽，办理善后各事宜，另行奏报外，理合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

再：云南巡抚系臣本任，毋庸列衔，合并陈明。谨奏。

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八日奉朱批：著准其择尤酌保，毋许滥冒。余依议。钦此。

369 云贵总督魏光燾奏剿平窜扰永善

大股彝民酌保出力员弁折

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云贵总督臣魏光燾跪奏，为永善剿平蛮匪，遵旨酌保在事出力文武各员弁，恳恩给奖，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本年正月，巴蛮偷渡金沙江，扰及永善县境，先后纠集大股，出巢入寇，经该县文武绅团竭力堵剿，旬日荡平，已由前署督臣丁振铎奏明。奉旨：准其择尤保奖。钦此。钦遵在案。

查云南昭通府属，毗连四川，仅隔金沙一江，上下绵亘千余里，彼岸即为巴蛮巢穴，幅帙深阻，其中衍奥广袤颇饶树畜之利。俗好斗狠，超距弩石之技，童而习之，性尤鸷悍。其内处凉山者为生番，与中土隔绝，不出轻犯。其附近川、滇者为外十三支，实逼处此，每遇春冬水涸时偷渡滇岸，肆行抢掳焚烧。自光绪四年用兵后，稍觉敛戢，浸久蛮情复恣。

近以年荒水涸，该蛮匪吴七、马比等，辄敢纠约九支同谋煽乱，以里克为统帅。正月十五夜，由川岸七里半偷渡过江，焚烧大小二坝，旋据青龙嘴，凭高守险。十六日，署江防右营游击杨永寿，带领兵团数十人御之，战小不利。该匪等即于是晚袭踞小屋基渡口，陆续接渡川岸大股，连十七、十八两日夜，屯聚至六七千人。十九日，分股占踞石包营、新营、石梁子、石祖沟、黄混坳等各营垒，烧掳及于波车、红岩子、凉风坳、丁家坳等处。二十一、二等日，大股径趋井大驿、宴家寨，计由老新场窜入老林，分途内犯，大掠而东，冀可大逞逆志，势甚危岌。署永善县知县贺宗章闻警，飞飭闾境齐团抵御，星夜筹画，督同团总龙国瀛等运粮集械，预备军火，赶办旗衣，立募精锐，编成永武营，以团总李玉山、贺宝桢、普泽、浦廷珍、杨盖邻、贺廷献等分充哨长，

并将卸任江防右营游击陈贵中途赶回，带昭通镇何雄辉亲兵五棚，统率永武营驰赴前敌剿办。二十三日，行抵米贴，探报井大驿入犯一股，为龙国瀛、龙国清等督团击却，毙红衣蛮酋一名，堕岩死者二十余人，余匪仍折回黄泥坳，麇聚一处，其另股已夺先锋营及李家寨堡。团练教习赵天泰兄弟及李姓父子死之。统领永武营陈贵等计议，贼势浩大，再入分股四扰，滋蔓难图，宜犯难力挫凶锋。适各路团丁先后调齐近万人，声势顿壮。遂于是夜部署号令，密飭各团星罗棋布，遥为声援。黎明督率所部分三路进剿，晓雾弥漫，咫尺不见，薄而乘之，枪矛排墙环进，蛮匪仓皇四出，轰刺阵乱。少顷日上雾消，四山响应，呼声动地，匪群惊窜。其尤悍者滚地前进，斫阵恶战，经李玉山贺宝楨等奋力屠刈，数时之久，始纷纷溃奔江浒。适把总徐国安、龙廷栋一军，由大雾基横截而出，蹙之落水，计淹毙三四百名。立将先锋营、黄泥坳炮营、新营各营垒同时克复，救出难民数百口，阵斩蛮匪三十二名，枪毙百余名，生擒四名。余匪遁聚石梁子，龙国瀛虑其凭险，携所部练丁乘夜奋往潜袭，中炮阵亡。二十五日，陈贵督率兵团遥布长围，绝其汲道，匪困乞降。勒令捆献蛮酋，缴还难民，悉毁所造船只，皆叩首听命，乃释归巢。我军先后阵亡二十余名，经飭贺宗章会同陈贵发给恤赏，并查账被害户口，安插缴还难民。据所获蛮酋供称：为首煽乱统帅里克在阵中枪殒命。旋将该酋等一并正法枭示，以快人心。江岸一律肃清。其在事尤为出力人员，兹据善后局司道分别开单详情奏奖前来。

臣查江外巴蛮历为边患，此次大股出巢侵扰永善县境，众至六七千人，夺险已十数处，事起仓卒，调援不及。设非贺宗章、陈贵等激励绅团，奖率募勇，迅赴戎机，蹂躏蔓延，将成燎原之势。事几之会，间不容发。而仅恃县属团丁、新募乡勇，旬日间扫荡驱除，不至别烦征调。虽兵团自卫里闾，志气弥奋；而在事

文武运筹制胜，其异常出力之功，要亦不容泯没，非优予奖叙，不足以咨策励，而劝将来。单开文武各员，经臣再四覆核删减，委无冒滥。合无仰恳天恩，俯准照单给奖，以示鼓励。

除将请保千、把以下各员咨部注册，暨造文职各员履历咨部查核外，所有遵保永善剿平蛮匪尤为出力文武各员弁，理合分别缮具清单，会同云南巡抚臣李经羲，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七日奉朱批：该部议奏，单二件并发。钦此。

370 云贵总督魏光焘等奏粤边游勇 窜扰皈朝现筹办理情形折

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初五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云贵总督臣魏光焘跪奏，为粤边游匪窜扰皈朝，现筹办理情形，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查粤边游匪养痍有年，滇省南疆开、广各属紧与毗连，地多烟瘴。历办防堵，习用广卒，制简饷薄，迁就因循，积弛之余，驯致匪与兵民混而为一。臣等察悉情形，即拟严查保甲，撤换广勇，以靖乱源；次行坚壁清野之策，以遏其流。因于上年秋尽瘴息之时，派拨省防绥靖各营前往替扎；并增立团营，掄委分统暨前敌营务处、署广南府知府等员，会同切实举办。冀俟防定，悉将兵勇、广勇分别调离调遣，业经奏报在案。

乃兵甫到边，适值广西提督苏元春调任湖北，所部或溃或遣，未收枪械，勾串游匪，势焰颇张。去腊中旬，乘绥靖中营到防喘息甫定，遽到窜扰剥隘。迨该管分统刘万胜集兵进剿，匪复逸散。臣等特派开广道刘春霖亲赴广南察看布置。据禀：防制游匪，前策实不可易；而办理猝难就绪。沿边千余里，兵力既难遍

布，乘间蹈隙，匪常亟肆疲我。现催立碉并寨，仍须散给民间枪械，俾各据险要，人自为战，村自为守，然后游击之师可以星驰电赴，不虞落后。以居守有恒之民，制飘忽无定之匪，较为得力。当经批准查照办理，并先后札飭李德泳、白金柱等，添募常备三营助防。

正在竭力经营之际，据前敌分统营务处及地方印、委等呈报：三月初八日，匪由粤边纠集大股窜扰皈朝，四路环攻。驻防该处之绥靖右营邓秋高、左营田庆杰、兼带团营·署富州通判王正雅分途迎敌，力战三昼夜。匪众数千，裹胁益众，数几近万，蔓延将及百里，多发无烟枪炮。兵团伤毙四百余人，管带邓秋高及哨弁三员先后阵亡，王正雅左踝前胸亦带重伤。十一日，遂致皈朝失陷，营团退保普厅。先是，该管分统刘万胜于初九日闻警，调派白金柱、锺春芳、李德泳等营赴援，白营与匪酣战，达皈朝后，而该处业已不守。李营、锺营皆中途遇匪接战，嗣闻皈朝已失，普厅尤警，亦经该分统调回普厅，扼匪上窜广南；一面合队进图规复。

臣等伏查匪伏粤边，恃其林深箐密，伺间出没，旋聚旋散，本其故智。前既据股窜扰剥隘，兹复麇集大股窜扰皈朝，实欲百方挠我撤换粤勇、坚壁清野、散械严防之局。滇中饷绌兵单，前此匪踪散漫，并无大股可剿，惟就现有团防分布，冀以渐次清厘，未请增灶。今事不获已，业飭副将苏掄元、知县龙济光，各选募耐瘴新兵两营，共合千人，暂驻开化，相机迅速援剿；并遣弁分赴马龙、弥勒各处，招募土著壮丁千人，来省督练，预备后路援应。一面严飭前敌防团各营，整饬激励，迅图规复。现新募各营已立，如果匪焰未衰，应即电商现署云南提督蒋宗汉，督率亲临前敌，并会合黔、粤两省防军，痛加剿洗，务净边氛。其此次失守皈朝之管带绥靖左营·补用参将田庆杰，应先请旨革职，

严行查办。该管分统·调补九江镇总兵刘万胜，虽经派援，缓不及事，究属调度失宜；兼带团营·署富州通判王正雅，虽力战受伤，失守地方，并有应得之咎。仍应请旨，暂行革职留营、留任效力，如能奋勉立功，迅图规复，再由臣等察看，奏予开复。管带绥靖右营·总兵顺州协副将邓秋高，临阵捐躯，合无仰恳天恩，飭部从优议恤，以励忠荃。其余阵亡弁勇，并由臣查明汇案请恤。

所有粤边游匪窜扰皈朝，现筹办理情形，是否有当，谨合词恭折具陈，伏祈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初五日奉朱批：着即懍遵前旨，认真剿办，务令净绝根株，以清地方。邓秋高着交部从优议恤。余依议。钦此。

371 云贵总督魏光焘奏力解普围进复皈朝折

光绪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云贵总督臣魏光焘跪奏，为营团力解普围，进复皈朝，分路追剿游匪，迭获胜仗，现飭沿边搜捕，会粤堵剿，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滇省广南粤边游匪大股窜陷皈朝，普厅被围，广南府城告警，比将筹办情形驰报在案。查广南府与粤省犬牙交错，东南北三面与之毗连，皈朝系属东大道，东距剥隘二站，西距广南府城六站，而由广抵剥八站，以距府四站之普厅为适中之地。上年刘万胜统率绥靖六营到广，以坐营驻扎普厅，居中策应，馀悉联团散布沿边各隘。此次闻皈朝警报，即调集白金柱、李德泳、锺春芳各营赴援。中途被阻，探知皈朝已失，普厅尤警，俱绕由间道，于三月十四、五、六等日，先后达普。该匪意图上窜，窥袭广南。大股由北路窜过马鞍塘，烧掠坡房、那莫等寨，折而西趋，

沙斗、辣子塘、石冈坡以次占据，进逼罗贡，断我普厅后路，粮援弗通。而东路之四亭子、瓦谿，东北之花甲、那耶，处处有匪，以牵制我师。剥隘更孤悬于外，势成坐困。经臣电飭间关函达，约会调集营团，内外夹击，必待上游扫清，而后可会合诸军徐图复皈之计。因飭王国宾之团练副左营开赴罗贡，协同马应麟严加堵御；调回黄开科之正后营扼西洋，黄信兴之正左营扼板蚌，均属相机进剿。

十八日，四亭、瓦谿之匪分途上犯，白金柱、李德泳率队迎剿于距普五里许之小黑山，鏖战两时之久，匪伤数十名，败入那谢。天雨近黑，收队而还。十九日寅刻，白金柱、李德泳、锺春芳各率队部及正中营，分路围攻那谢，毙匪数十名，匪溃走。白金柱设伏山后，活擒四名，夺获马匹、笔码、帐棚等件。申刻收队，我兵带伤三名。二十二日，白金柱等率队猛攻沙斗、辣子塘之贼，顷刻间大股麇集，漫山遍野，当即挥兵奋击，毙匪数十，割取耳级八付，匪势稍却。各勇乘势冲入中心，匪复分股围来，枪炮还轰，渐逼渐近，我军且战且退，连环收队而出。查点阵亡教习一名，勇丁四名。此十八至二十二等日，彼此接仗，小有胜负之情形也。

二十四、五等日，黄凤岐率同富州通判王正雅，携带所部两营，由罗贡改趋八播，并催王国宾整团前进。是日，谢有功亦绕由南路抵普，所遗恒防地，交新募续备营管带张荣填扎。白金柱新募徭兵三百又已取齐，兵力愈厚，共约大举夹击。二十七日，刘万胜飭白金柱、李德泳，督率全队分道西上。匪各占据石冈坡、响水洞等处山坡，枪炮环击，相持良久。忽有悍匪一股从山坳抄出，李德泳奋力堵御，白金柱麾兵绕出其前，倒戈回击，斩获无算，匪势溃退，是时申刻矣。乃一股甫平，一股又起，更番换战，竟至彻夜不休。二十八、九两昼夜，亦复加之。当白、李两

军酣战之际，适凤岐所派哨弁萧礼章及王国宾团营亦驰抵本部，遥遥瞥见，遂分兵两路驰援，一由后山翻击，一由山右截剿。该匪等久战力疲，忽见援师突至，知不能敌，纷纷溃退，窜向那耶而去。次日，白金柱、李德泳夺取石冈坡，毙其头目，搜获调匪簿记，跟踪追剿，复攻沙斗、辣子塘等处，踏毁贼垒，于是上游中路无贼踪矣。是役计共毙匪千余名，斩首三十六级，内有渠魁伪罗四大王，夺获洋号一对，快枪五杆，军械、牛马无算，我军亦伤亡三十余人。此二十八、九及四月初一、二等日，连战四昼夜，大获全胜，扫清上游，遂解普围之情形也。

四月初三日，白金柱、李德泳进攻洞坡匪营，鏖战两昼夜，破歼悍党，复率队驰剿那郎逸匪。行至中途，即据头队管带马万里回报，该管带于初一日，跟踪追剿，匪等一面拒敌，一面放火烧屋，纷纷溃窜花甲，当飭分兵往花甲截剿。是日别将黄信兴攻克北路新街，下阿用贼寨，夺回抢拉男女四人，水牛十六条。初四日，黄凤岐、王正雅、王国宾等率领营团会于普厅，与刘万胜面商复皈之计。次早即分三路进兵，白金柱、李德泳取道洞坡以攻其左，黄凤岐、王正雅绕回亭小路以袭其右，谢有功、锺春芳与正中营直捣中路。未至皈朝里许，有溪湾山沟，突出伏匪二百余人，我军围而歼之，无一脱者。踞皈匪党望而狂奔，遂将皈朝收复。随遣谢有功率队驰援剥隘。先是驻剥管带董汉，已于三月二十六日因粮尽援绝，剿匪不利，咯血而亡，幸谢管带赶到，危地赖之以存。此普围解后，军威大振，匪势瓦解，一战而复皈朝，并救回剥隘之情形也。

匪股溃散，仍分两路窜逸。其由北路者，经飭王国宾、白金柱、纳万雄等追剿于三湘洞，匪已他窜，又四十余里，截之于平松、毛端，斩获多名，余匪由芭莱河一带窜往粤之西林；其由南路者，经飭张荣、徐毓芳两营往复驰逐，于木六、郎恒之间，扑

斩甚夥，内有匪首曰朱七、曰王三、曰姜十大王，生擒伙匪二名，解营讯办，并夺获旗帜、枪码、铜号、马匹、伪铃记等件，救出被拉男女十人。复经哨弁姚在仁、梁占魁追剿一股，及于格斗，姚在仁先设埋伏于那连岔河，梁占魁以兵压击，有匪党十七名果由此而逃，伏兵遽起，此十七人者俱跃入河中，我兵从之，生擒九兵，内有黄十二系著名匪首，越时毙命，其八名均伤重势难起解，即斩以徇。余匪胆丧，分由郎恒小路窜向粤之那桑而去。此初十至二十等日，追剿南北两路逸匪，痛加惩创，大股驱除殆尽之情形也。

惟广西三面界粤，沿边箐密林深，此次土、游勾结，数几近万，虽迭报阵毙擒斩不少，余孽尚多，难保不散匿林箐，伺间麇集，以冀死灰复燃。现飭前敌营团沿边搜捕伏匿号匪，并会粤堵剿。一面清查土奸，整饬保甲，仍督并寨立碉，力行坚壁清野之策。并飭署理开化镇总兵苏抡元，率所部新募四营巡行开边，搜剿广西乘虚窜入零匪，直达广属边境，会哨完固周密，俾免逸侵越界，致滋外人口实。其广属经匪窜之区，多被焚掠残害，查明分别赈恤，以广皇仁。此次剿办大股游匪力战劳伤致殒亡总兵銜·补用副将董义，应行请旨飭部从优议恤。其尤为出力督带绥靖新军左右两营·已革副将銜·补用游击白金柱、管带绥靖新军前营·已革花翎补用参将李德泳，苦战连旬，功劳卓著，合无仰恳天恩，均予开复原官、原衔，以示鼓励。该管分统·调补江西九江镇总兵刘万胜、兼带团营请补宁州通判王正雅，前经臣奏请暂行革职留任，留营效力；此次规复迅速，尚知愧奋，应请赏准开复暂行革职处分，仍策后效。其余出力员弁、阵亡兵团，可否俟边境一律肃清，容臣汇案分别奏请奖恤，以资劝励，而慰忠魂之处，出自逾格鸿慈。

所有营团力解普围，进复皈朝，分路进剿游匪，迭获胜仗，

现飭沿边搜扑，会粤堵剿情形，除电请军机处代奏外，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再：云南巡抚系臣兼署，毋庸列衔，合并声明。谨奏。

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奉朱批：知道了。仍著认真会剿，以靖边患。余依议。钦此。

372 贵州巡抚邓华熙为收复兴义县城事致外务部电

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十七日（军机处收电档）

前因游匪于九月初六阑入兴义县城，当经由电奏明。随即添营飭往助剿，严飭各将领克日收复，并电商督臣魏光焘派兵援应。

旋接复电，拟派广防五营进捣古障，派省防三营扼其上窜，约旬日乃可取齐。正布置间，旋据边防营务处道员张胜严于十二日午刻飞报：该匪自入城后，即分扎先锋营八座，环护新、旧两城。该道恐日久占踞（踞）稳固，难以攻取，于九月初十日，各路援兵渐集，遂函约团营刘官礼，督同各营，于十一日子时，分路进攻，相持苦战。直至是日戌刻，各营始将该匪所扎先锋营全行夺获，余党犹坚守两城，各军迭次攻扑不进。至十二日丑刻，该道约会各营，严立赏罚，激励将士。至辰刻，各军同时猛进，该匪抵敌不住，夺路奔逃，立将两城收复。窜出之匪，现已派兵跟踪追剿，以期尽数殄灭。其详细情形，容俟查明由驿驰奏，谨先电陈，以纾宸廑，敬请代奏。邓华熙叩。篆。

373 开缺贵州巡抚邓华熙奏为防剿 粤边收复兴义出力人员请奖折

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初九日（宫中朱批奏折）

头品顶戴·开缺贵州巡抚臣邓华熙跪奏，为查明上年防剿兴

义、罗斛、册亨各属窜匪，并收复兴义县城，在事出力文武员绅遵旨择尤汇奖，分案开单，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初六日奏报剿办窜扰兴义边地粤匪一折，又扑灭罗斛厅属另股会匪一折，又于十一月初二日奏报追剿攻陷兴义大股粤匪出境并收复县城一折，又攻取册亨属之团烘贼巢一片，所有迭次出力文武员绅，均经钦奉谕旨：准其择尤酌保。钦此。仰见圣主垂念边隅，微劳必录之至意，当即分次恭录转行各营属钦遵办理去后。兹据营务处司道，将在事出力文武员绅分案开列职名，详请奏奖前来。

臣查近年粤边游匪猖獗异常，上年春夏间屡犯黔境，经臣严密布防，未得一逞。入秋后，纠合大股，麇集沿江上下，分为数路，锐意深入。江边夷民均被诱胁，听从开会拜台，动至千数百人，于八月十一日窜踞板蚌，谋窥兴义府城。经镇、府调拨官兵奋往驰击，遏其凶悍之气。其分扰罗斛之匪，复经李云峰等击退。该匪受此惩创，蓄忿愈深，至九月间，遂纠合悍党，勾连土匪，众至万余，于初二日，乘雾渡河，攻陷箐口团营，初六日并陷兴义县城。经臣严饬兵团，并拨得力营勇驰往收复，贼仍欲牵掣黔军，同时册亨文武亦飞禀告警，经安义镇岑有富檄派郑锦堂等率兵截剿，并夺获团烘贼巢，匪气始夺。该匪此次以全力窥注兴义，其余分股窜扰各属，牵我兵力，计甚狡悍。幸该文武等晓畅戎机，无稍贻误，所有窜扰之匪，均能相机剿办，擒斩甚多。此皆仰赖福威远庇，乡团用命，将士效忠，连月以来，东驰西剿，安定反侧，解散胁从，使闾阎得以安辑。所有在事出力文武员绅，或攻夺要隘，或亲冒凶锋，或调度悉中机宜，或防捕不稍疏懈，均系异常出力。经臣覆加详核，其劳绩稍次之员逐一删汰，遵旨择尤保奖，分案缮具请单恭呈御览。合无仰恳天恩，俯念边疆多事之际，照准给奖，以示激劝，出自逾格鸿慈。

除拟保千把以下弁练另行咨部照例办理外，所有遵查防剿兴义、罗斛、册亨各属窜匪，并收复兴义县城在事出力文武员绅分案汇请给奖缘由，谨会同兼署云贵总督臣林绍年，合词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该部议奏，单三件并发。

374 兼署云贵总督云南巡抚林绍年 奏箇蒙杨自元等聚众攻城折

光绪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宫中朱批奏折）

头品顶戴兼署云贵总督·云南巡抚臣林绍年跪奏，为箇、蒙历年厂匪现经歼除，地方一律安靖，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查厂匪杨自元，前因法员勘修铁路，借端煽惑，聚众攻扑蒙自县城，谋杀洋人，焚劫洋关，烧毁税司房屋，经前督臣崧蕃调派官军剿办，先后具奏。钦奉谕旨：著督饬派出各营，严拿匪首杨自元等务获；一面分投搜捕，以期尽绝根株，毋留余孽。并将续办情形随时奏报，以慰廛系等因。钦此。当经转行该镇、道等钦遵办理在案。

詎该匪首杨自元漏网在逃，虽经严饬侦缉，迄未弋获。上年十月间，风闻杨自元潜回杨家寨，暗树党援，修筑碉堡。该处山险箐密，形迹叵测，大有负嵎之势。署蒙自县知县孙家祥购间侦探，杨自元果因铁路开办在即，洋员工匠陆续来滇，遂于元江、思茅一带往来裹胁，意图报复。本年正月内，侦悉该匪已回大屯，当与临元镇标前营游击包于莲，会同禀商署该镇总兵张梁，饬带前营团防弁兵，于正月十四日夜密往围拿。适匪众先已分遣四出约期起事，寨内仅留心腹匪党数十。孙家祥分派妥弁扼扎要隘，并即身先士卒，督众猛攻。詎该匪宅大碉坚，足以负固，竟

敢率党拒敌。外委江世清奋勇先进，中枪阵亡，并伤营兵蒋镇邦、眼线李洪及县兵二名。该署县等督同弁兵枪炮齐施，拼死不退，复令布经历孙鸿楷、外委李世昌、邹家春等，登高大呼，散其胁从。把总孙自艺等毁壁逼入，毙匪多名，遂将该匪宅碉攻破，枪中杨自元臂膊，并砍伤其项颈，立时毙命。匪众争来救护，该署县等恐有失挫，即将匪首梟示，以绝其望。在外各匪闻信来援，并经派队分投截剿，一面极力解散。该匪党见杨自元业被枪毙，均各溃遁。地方居民安堵如常。据该镇、县先后稟报请奏前来。

臣查匪首杨自元，聚党滋事，焚劫洋关，两日之间众至万余，势颇猖獗，几肇大衅。幸防剿得力，随即扑灭。惟该匪首潜伏松树寨等处，踪迹诡秘，久未就获。现在正值开办铁路，洋员工匠往来络绎。该匪乃复潜回杨家寨，欲图生事，倘该员等〔不〕及时探悉，驰往密拿，必将死灰复燃，更肆狂虐，焦头烂额，不堪设想。兹幸出其不意，立令授首，并将余党一律解散，经该文武连日清查，已无匪踪。箇、蒙一带较常安静，而洋员及行旅往来亦得无恐，洵足上慰宸廑。当经飭将匪首级发往犯事各地方，遍传示众，以彰天讨。

查该文武等，一经侦悉前情，即能不动声色，星驰往捕，又复身先士卒，破其坚巢，立歼巨酋，实属不避艰险，异常出力。合无仰恳天恩赏准，将署云南蒙自县知县·四品衔·准补恩安县知县孙家祥，俟升同知直隶州后，以知府在任归候补班尽先补用，并请赏加三品衔；署云南临元镇前营游击·尽先补用副将·调补贵州黎平营参将包于莲，请免补副将，以总兵记名简放，实出鸿施逾格。其余先后在事出力员弁及伤亡弁兵，不无微劳足录，可否容臣详晰查明，开单汇请奖恤，以励勤事，而慰幽魂。

除飭取该员等履历分别咨部查照外，所有箇旧历年厂匪现经

歼除，地方一律安靖，并请奖尤为出力文武缘由，谨恭折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再：云南巡抚系臣本任，毋庸列衔，合并声明。谨奏。

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

375 兼署云贵总督云南巡抚林绍年 奏滇军会剿粤西迭获胜仗折

光绪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宫中朱批奏折）

头品顶戴兼署云贵总督·云南巡抚臣林绍年跪奏，为滇军会剿游匪，迭获胜仗，扑灭全股，擒斩渠魁各情形，并随案请奖缘由，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游匪蹂躏边境，向以八角、牙王等山，大小八达河为窟穴，以滇之剥隘为门户；林谷蔽障，舟楫便利，上下数百里，横行瘴乡；复恃奸商接济枪炮，并以从其打单拜台即不扰害为愚煽百姓之计。以致胁从日众，凶焰愈张，南顾隐忧，上劳宸廑。上年九月，滇派署临安开广道魏景桐前往督办，出奇堵击，大加痛剿，匪遂仇滇益深。其扰滇劲匪不下百数十起，而以李二老板、陈亚秋、巫满、周五、唐老快等股为最悍鸷。臣与魏景桐反覆电商，以为欲制匪命，必先夺其凭恃，不重守剥隘，不足以扼其咽喉；不安抚八达河岸之居民，不足以散其裹胁；不断其枪炮，不足以杀其凶锋。因于春瘴未发之前，昕夕擘画。正月初四、十一等日，先后派署广南府知府方宏纶、靖南管帮带方开炅，将大小八达河沿岸陷匪各村相机招抚，先以断其接济之路。派参将魏荣斌率所部武威各营，上与黔军、粤军游弋于西隆、八达州各属境，下与右江镇总兵黄呈祥所部楚军及那劳驻兵游弋于西林县各属境，裹带干粮，循环梭巡，遥与剥隘相为声势。派参将白金柱率速国相、胡兴等，各以所部团防严扼剥隘右流。魏景桐随分坐

营两哨，并龙济光所部团营，及驻剥之守备王国宾、陆朝珍等团营，严密围堵。并由省派总兵刘树元，率树字两营前往游击。该匪等自知险恶已失，遂率大队绕归顺、镇边、安夕而西，冀图牵掇我军后路。我军排队迎击，匪更极力抵抗，鏖战数昼夜，我军全师会合，五路兜围，万炮齐轰，声震山谷，毙匪无算。匪首陈亚秋伤断左胫，仓皇奔毙，窜踞命村，胁从散尽。然各股悍党死党犹不下三千余名，白金柱派赵武等营前趋截击，匪复窜踞百民，纷纷散遁。潘广福率团营截击于百洋，王文玉率选锋营截击于平沙，白金柱率所部蹙之于八角山。二十八、九等日，大雨倾盆，雷风迅烈，将领士卒等苦战愈力。适龙济光、刘树元率队追至，并力奋击。阵擒匪首王满、潘二、巫二，并搜获伪印三颗，又擒获纠党攻陷兴义县之巨匪巫满，及前陷皈朝匪目谢阿保、陈明甫三名，同日梟于剥隘，人心大快。此正月内各路战胜之情形也。

自是以后，团防各营益踊跃用命。惟查李匪尚于牙王山负固抗拒，意图报复。其余匪首多率其悍党四处逃窜。我军分路穷追，解散胁从，即用反正者为向导，连于初一、初三、初四、初五等日，苦战岩谷，阵擒匪首农阿扬、陈阿辉、钮四、梁阿春、张古彩、韦四、钩五、陆二、钩二、钩四、伪差弁陈三、伪文案张姓，并枪毙李匪之弟李三；其阵毙者无数，讯悉匪首周五亦在其中。阵亡哨弁杨朝荣，伤亡勇丁不少。初八、初九等日，防团各营擒获匪目关七、潘祥福；龙济光营擒获匪首小何二，即久踞越南老头目何十三国祥之子；靖南营亲队擒获匪首大眼黄三。时李匪尚率死党藏匿深箐，我军并力围攻，而匪党忽分忽合，多方误我；且分股扑那南驻营，冀我分援，得以乘隙兔脱。我军悉其狡谋，坚持不动。宁州通判王正雅、靖南营帮带方开炅，调兵兜围，匪复拼死冲突，自寅至辰，齐力合战，毙匪无遗。午刻，于

丛箐中获一大汉，金称即李二老板也，提讯供认不讳。是役也，前后擒斩匪首及擒解讯明正法各匪共六百余名，饿毙山箐及伤毙溺毙者又四百四十余名，其窜毙沟壑及坠涧而死者更不计其数。夺获快枪约在千枝以外。所擒匪首二十余名，均皆平日伪称大王，而李二老板尤群匪所推为总目者。此次纠合十七股，图攻剥隘，盖以剥为水陆要冲，可以四逞。幸我军早以匪所必争，先为扼扎大布围堵，遂得将诸匪股悉予芟除。而李匪独悍黠异常，力图狡脱。官军穷其所向，跟踪不离，各将领与之驰骋追逐，几及半月，始得成擒。当将该匪解到剥隘，经右江镇派员会讯，即于十七日磔之于剥市。观者数千人，欢声雷动，居民争食其肉。剖开其腹，心大如碗，肝重六斤，众人诧为未见。此二月以来各路战胜，并擒获匪首之情形也。

现在诸股悍匪全数扑灭，西隆、西林、镇边一带均无匪踪。但粤地辽阔，必使无所附丽，乃能尽绝根株。臣已电飭魏景桐，仍于防团各营择其耐瘴者扼要严扎，会商右江镇黄呈祥随地搜清；并电请广西、贵州抚臣严飭各营，趁此机锋迅图扫荡，毋使瘴发复逞，期于一律肃清，借纾宸廑。

伏查游匪窟居瘴乡，最为健战。我军此次重扼剥隘，棋布星罗，断其饷援；各将士于崎岖丛莽之中，附藤攀葛，忍饥拼死，纵横奋击，往往相持数昼夜不得收队，时复冒险深入，屡犯危难，其劳勩诚未可没。且以凶悍异常之陈、李二匪，一擒一伤，其余著名匪首亦擒斩殆尽，洵足以彰天讨而快人心。所有此次尤为出力之升用道员·候补知府·署广南府知府方宏纶，拟请免补知府，以道员留滇尽先补用，并赏加二品衔；贵州补用直隶州知州龙济光，拟请免补本班，以知府仍留原省补用，并赏加盐运使衔；二品衔·补用参将魏荣斌、白金柱均拟请免补参将，以副将留滇尽先补用，并赏加总兵衔；蓝翊·补用都司速国相，拟请免补

都司，以游击尽先补用，并赏加花翎；尽先补用守备胡兴、王国宾、陆朝珍均拟请免补守备，以都司尽先补用，并赏加游击衔；同知衔·试署富州通判王正雅，拟请开缺，以同知直隶州仍留云南尽先补用，并赏加花翎；指分云南试用府经历李开炅，拟请免补本班，以知县仍留原省尽先补用，并赏加同知衔。其余出力文武各员，容臣择尤开单请奖，并查明阵亡员弁汇请优恤，出自逾格鸿慈。

除将各员履历咨部外，所有滇军会剿粤西游匪，迭获胜仗，扑灭全股，擒斩匪首，并随案请奖缘由，谨恭折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再：云南巡抚系臣本任，毋庸列衔，合并陈明。谨奏。

光绪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朱批：该部议奏。

376 署云贵总督丁振铎等为箇旧周云祥 等抗官攻营事致外务部电

光绪二十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军机处收电档）

窃查云南箇旧锡厂，向称丰旺，砂丁数万，匪徒溷迹，争夺械斗，随时有之。上年秋间，临安匪徒周云祥，时纠悍党，到处寻衅，经前总督魏，飭令镇、府查拿未获。该匪现复潜赴厂地，聚匪结盟，欲图开赌滋事。该厅访禀，电飭蒙自魏道密派孙令家祥等，率领兵团往捕。十八日抵厂，詎该匪勾结厂匪数千，乘夜设伏，攻劫各营，众寡不敌，兵团败溃，匪即乘势占据箇旧大街，肆意烧抢。箇、蒙仅距一站，冲扑堪虞，洋关铁路均关紧要，即经魏道将路工、法员概聚入城，保护无恙。现已分派省防各营迅速赴援，并飭镇、道力顾城守，遣调附近防团扼要堵截，无令滋蔓，设法解散胁从，诱拿匪首，务获惩办。

惟查临、开各属，民风素悍，勘修铁路以来，人心尤为浮动，

弹压开导，煞费经营。现在工员络绎，分段查勘，自开及省，不下数百。虽逐段均有员弁兵团保护，而厂匪啸聚，刻难剿灭；究恐各处土匪乘乱生心，为祸尤重。业经函知方领事，电飭各段工员暂时停勘，并飭各地方官加意保护，入城居住，俟厂匪平定，再行起勘，以免疏虞。

除恭折具奏外，所有厂匪滋事路工暂停情形，合肃电闻，应否先行代奏，仍候钧裁施行。丁振铎、林绍年、唐炯谨叩。箇。

377 署云贵总督丁振铎等奏剿办镇边起事彝侬折

光绪二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宫中朱批奏折）

署理云贵总督臣丁振铎、头品顶戴·云南巡抚臣林绍年跪奏，为云南镇边猓黑夷匪及野狻先后滋事，攻踞汉土城寨，现经兵团次第收复，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初一、二等日，叠据顺云协副将何秀桢、署缅甸通判蔡正绰等电称：镇边厅属上改心猓黑夷匪聚党起事，占据汉土城寨，边沿戒严。署提臣张松林及该地方文武亦电同前由。当经臣等飞调附近营团分投堵御；并电飭该管镇、道，迅将起衅缘由据实查复，相机剿抚。旋据覆称：上改心猓夷张朝文，以其父登发谋叛伏诛，潜结死党李三明、张老二、杨俊老李、罗四伙头、桂二练头及妖人罗札布等，妄称活佛，煽惑夷众，肆意烧杀，攻踞沿边各寨，恐与狻匪暗相勾结，分股内犯，即不易扑灭等情前来。狻匪者，即镇边界外野山狻狻也，俗习强悍，动欲寻仇。夙与西盟土目李通明有隙，屈于势力，未即报复。本年闻通明死，遂纠党三千余人分扰边境。现正批飭剿办。此镇边猓夷及狻狻各匪先后肇乱之情形也。

查猓匪啸聚，初止乘虚掳掠，旋即窜踞蛮糯、滚冈等寨，复西窜大蚌江、打环江一带，抢劫江边各盐店，蔓至缅甸属之上宁

安及岩帅、南栅等处。匪等沿山斫伐巨竹，声欲扎筏渡江，图犯威远。所至烧杀一空，大小邦岁各寨相继沦陷，营弁吴云章、哨弁刘祥瑞、陈定国均先后阵亡，缅宁地方文武土司纷纷告急。臣等闻警，审度形势，当以大蚌江北盐课所出，商民繁富，若由镇边尾击，驱之内窜，势且燎原，尤烦兵力。乃电飭顺云协副将何秀桢及代理威远同知陈源浚、接署缅宁通判萧泽春等调集营团，据江堵截，扼险夹攻；一面飞调附近兵团迅往援剿。旋据何秀桢电称：会同团绅彭焜，统率所部进逼上宁安一带，于十七、八等日，与猓匪昼夜搏战，叠获胜仗。二十日，耿猛士兵驰到合击，猓遂大溃，立将上宁安、滚冈、蛮糯等数十村寨一律收复。是时上改心尚为猓匪袭踞，我军乘胜逐北，直捣城下，匪党蜂拥迎敌，兵团鼓勇抵御，毙匪既众，势乃不支，纷纷弃城溃遁。我军乘时锐进，遂将土城登即克复，缅境解严。此顺云营团协剿猓匪，收复上宁安、蛮糯各村寨，乘胜攻复上改心之情形也。

先是，猓匪于本年二月内联合驯野各猓，纠众数千，猛扑西盟，旁掠附近村寨，愈胁愈众，寻复占据大小莫我两寨，号称五六千人，筑垒二十余座，势甚猖獗。经臣等电飭普洱镇高德元，拣派参将王伯成，督同哨弁谢瀛洲，会合厅团土司李李氏、李文材等，分道驰往西盟，约期进攻。该匪坚壁抵御，枪弩互发，彼此皆有伤亡。三月初九、初十，兵团奋勇直薄栅下，枪炮环施，将其悍目击毙，匪势稍杀。王伯成奋臂一呼，争先拔栅，兵团土司乘势猛攻，猓匪奔溃，我军分队蹙追，所向克捷，遂将二十余垒次第荡平。是役也，阵斩匪首数十级，生擒悍贼多名，夺获枪弩无算。该匪受创披靡，悔罪投诚，王伯成即派熟猓头目分往各寨开导受抚，西盟、莫我等处就平。其南洼、岩帅猓匪尚复杀掠为患，高德元因即进扎南洼，约王伯成西盟得胜之师驰赴，会同管带赖鸿盛、李炳云等，将附近之班弄地方股匪奋力击败，收回

南直、邦崴，该匪退踞回晓老巢。此普洱、镇边各属营团击退狻匪，夺回西盟、莫我等寨，乘胜会师驰剿南路狻匪之情形也。

臣等伏查此次猺、狻先后为乱，聚匪几至万人，分扰数百余里，若一经勾结，为患滋大。仰蒙德威远被，将士用命，旬月之间，渐次歼除，一律收复，不致酿成边患，诚为始愿所不及。惟余匪虽已回巢，张朝文等尚未尽获，仍恃负隅之势，未便稍存姑息，致使烈焰复张。现仍飭高德元督同地方文武合力搜捕，设法进攻，务期根株尽绝，俾靖边患而慰宸廑。并飭查取前敌尤为出力各员弁先行存记，伤亡将士查实汇报，暨将沿边受害地方妥为抚恤，毋任失所。

所有云南镇边猺黑夷匪及野狻先后滋事，攻踞汉土城寨，现经兵团次第收复各缘由，谨合词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仍著督飭地方文武员弁合力搜捕，务绝根株，余依议。

378 署云贵总督丁振铎等奏镇边文武 官员苛派激变请惩做片

光绪二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宫中朱批奏折）

再：此次猺狻蠢动，固缘妖言煽惑，该地方文武如果素得民心，何至胁从如此之众，先几筹备亦可不至蔓延。臣等访闻署镇边厅同知后补知县徐永恒，借修城为名，派捐抽税，卸署上改心巡检范泽光纵子妄为，放利盘剥，遂致酿此变乱。管带续备普定前营·补用参将何天佑，于所辖汛地漫无布置，岩帅屡次告急，该参将既不能迅赴戎机，坐使全哨覆没；及另营被围，又复坚不往援，致令兵团多名同时战歿，实属恇怯不仁。现署上改心巡检·试用巡检景灏，迹近痴迷，坐误事机，均属咎有应得。飭据

普洱镇道查覆前来，未便稍事姑容，相应请旨将卸署镇边厅同知·云南候补知县徐永恒、续备普定前营管带·云南补用参将何天佑、卸上改心巡检范泽光、署上改心巡检·云南试用巡检景灏一并革职，徐永恒、何天佑、范泽光并永不叙用，以示惩警。并附片陈请，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

379 署云贵总督丁振铎等奏周云祥 聚众攻陷临安派兵堵剿折

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初四日（宫中朱批奏折）

署理云贵总督臣丁振铎、头品顶戴·云南巡抚臣林绍年跪奏，为厂匪聚众起事，窜陷临安等城，现经调派兵团，分投堵剿，遵旨办理各情，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匪徒周云祥，聚众焚烧厂市，窜陷临安府城，经臣等将大概情形先后电由外务部代奏。二十五日电奉上谕：务即督饬各军认真防剿，迅速扑灭，并将路工及洋员人等切实保护，毋稍疏虞。如再贻误，惟该督抚是问等因。钦此。仰见圣主审几、制变、固圉睦邻至意，感悚莫名。

伏查云南临安府属箇旧锡厂近渐丰旺，砂丁本有数万，常虑外人侵占，辄起谣言，均经随时压息。上年秋间，临安西庄匪徒周云祥，绰号大麻子，往来临、箇，结党横行，经前督臣魏光燾责成镇、府严拿未获。本年三月，风闻该匪潜回厂地，招集徒党，开赌占尖，当经饬查，即据临安开广道魏景桐及箇旧同知周之瑞等禀电同情。经臣等电饬该道慎密严拿，毋任酿事。

十九日，突据该道电称：该匪由黑蚂井移居耗子厂，招其死党王显忠、张耀等往来聚众，谋为叵测。当派署蒙自县知县孙家祥、及分统魏荣斌、管带速国相等，各带兵团分往掩捕。不意匪

党既众，消息灵通，先于兵团未到，潜伏山洞僻径，我军甫至，突被拒攻，遂尔失利，哨长李正春战死。当急分兵由大路抢踞半坡庙以为扼要，詎匪党死拒隘口，急不得上，又复败退，伤亡兵勇甚多。该匪连夜焚烧街市，各军退守蒙自等情。臣等闻警，当以蒙自为滇、越通途，税司、领事、路工、员役萃处其间，极关紧要。一面飞电镇、道及临安府、县，招集兵团，力顾城守；一面照会驻滇法总领事方苏雅，电知路工，经过各处法人，均入附近州县城署暂避，以便保护。惟该匪素以拒修铁路仇洋为名，煽惑愚民，裹胁既众，而全省兵队除沿边分扎外，因防办游匪，悉顿广南，猝难调至；省防亦只数营，附近均无营可调。因急遣省防总兵刘树元二营、副将谢凤生一营，即于二十日开拔往援。

乃二十二日，即据通海电称：该匪于二十一日，率众陷入临安府城。旋查该匪窥悉临城空虚，且有西庄乡人为之内应，遂尔直犯。匪至城下，管带马子贤尽力拒守，而城内奸民开城延贼。马子贤一军独扼北门，迭与血战，力竭被害，府、县受紮。电杆斫断，蒙自消息隔绝累日。匪复分股于二十六日阑入石屏州城。臣等窃以临安为迤南要镇，骤遭摧陷，大局动摇，非得重兵剿办，难期克复。当即飞催刘、谢等军趲赴通海，严密堵御；一面调集团营，并添调总兵马柱赶募旧部两营，及楚雄管带马双元、罗平管带李德涉、李德泳等，分路赴援；兼飭临安开广道魏景桐征调沿边各营，筹固蒙防；急调广南得力各军迅速会剿；随飭臬司刘春霖遵旨克日带兵出省，陆续调齐各军，统由该臬司节制进取，以一事权。旋据刘树元、谢凤生等先后电称：该军到通后，分扎中和铺要隘。二十五、六等日，该匪迭次来攻，均经哨弁陈天贵等击退。二十七日，匪众大至，刘、谢两军并出夹击，毙匪百余，擒斩甚夥，夺获枪械无算。并据魏景桐报称：蒙自派出管带黄凤图等军，亦于面甸、回龙寨等处，连日与匪接战，匪均败去等

语。

伏查该匪初起势极鸱张，托词拒洋，愚民率被其煽胁，虽叠经小创，而负隅已固，党羽尚多，前敌兵单，未敢遽事轻进。现将胁从设法解散，一俟各军齐集，或不难次第歼除，力图规复。所幸近日省外各隘防范渐周，人心稍定，洋员教士等亦皆无恙。臣等仍当加意保护，以纾廛系而固邦交。臬司刘春霖已于初三日行抵通海。

除俟大军进剿事势如何，另由臣等随时电奏，恳请指授机宜，其失守地方文武容俟澈查明确，分别办理外，所有厂匪占据箇旧，窜陷临安等城，现派兵团堵剿，遵旨办理各缘由，谨合词恭折驰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著即督饬各军赶紧收复临安府城，迅将该匪全数殄灭，以靖地方。失守文武各员，著查明参办。

380 署云贵总督丁振铎等为周云祥

遣党扑犯馆驿事致外务部电

光緒二十九年五月十三日（军机处电报档）

通海各营初三、四等日，攻剿获胜，进扎馆驿情形，已详前电。

连日据刘春霖电称：初九辰刻，探得周匪遣党数千，分路扑犯。一由东山小路，绕袭馆驿之后，使我腹背受敌。已豫饬总兵刘枢元等率队迎战。贼锋甚锐，我军奋勇鏖战，匪败，夹据欧营水寨，于楼上墙隙放枪坚拒。我军冒险搏战，匪始夺路狂奔，计枪毙百数十名，生擒二十余名，夺获军械甚多。又馆驿前路，由回目师绍先、马忠信带团扎白龙坡，相持半日，擒斩亦多。其扑犯奎阁、香木桥、松林匪股，亦饬副将赵伟、谢有功等合力抵御，奋战三时之久，匪势不支，纷纷溃败。生擒六名，斩级十九，夺

获枪炮等多件。复据探称：余匪仍踞中所水寨，距馆驿十里。当派回练马祥麟率回团为先锋，各营派二哨总进。初十黎明，即抵水寨，枪炮环攻，阅两时许，匪遂溃遁等因。

查馆驿为临安北路咽喉，我军进扎该处，知匪必以全力攻扑，铎等先已电嘱刘春霖，饬各营稳扎严备，毋乘胜轻进。兹幸连日接战，该匪大股悍党已歼除不少，俟蒙军会同，即进攻临安、石屏，期早底定。以后军情，容续电陈。请代奏。丁振铎、林绍年。元。

381 署云贵总督丁振铎等奏攻克曲江馆驿进规临城折

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十六日（宫中朱批奏折）

署理云贵总督臣丁振铎、头品顶戴·云南巡抚臣林绍年跪奏，为大兵攻克曲江、馆驿等处，进规临城，恭折续陈，仰祈圣鉴事：

窃查厂匪滋事，调集兵团驻扎通海，迭获胜仗各情，业由臣等先后电、折具奏在案。嗣查周逆窜陷临城后，党羽四处响应。曲江匪目张超首戕巡检沈纘烈，揭竿起事，纠合郭六少页，占据馆驿、阎家坡等处，断我通海至临要道，预为分窜宁州河西地步。倘非先期扫荡，不特有碍进取，兼虑防堵难周。臣等屡饬前军，迅图攻拔，以振全局去后。旋据总统防团各军按察使刘春霖电称：各军数攻曲江，以该匪张超最悍，思计擒之，未有间也。适该匪潜赴通海，意图搆煽，为管带谢凤生缉斩。正议进兵，初三日，郭六等率众挑战，谢凤生及督带谢有功合军迎击，匪势不支，相率溃窜，当将阎家坡克复。分统刘树元、管带王义昌等，复分兵由沙坡进取。匪众分股窜出，鸣锣麇聚，我军并力奋攻，相持未决。王义昌登高大呼，挥众猛进，中枪阵亡。该部因愤生勇，鏖战愈力，匪势渐却。忽山后突出回绅马忠信一军，前后夹击，匪

遂败北。我军乘胜进扎曲江，擒斩甚夥，夺获枪械无算。初四日，各军会剿王河营，燃炮轰击，匪复大败。连夜进攻，遂于初五日克复馆驿。匪势大蹙，日惟砌塞临城，开炉铸炮为死守计等情。

臣等当以该匪凶锋虽挫，悍党尚多，我军半属新集，非得蒙自、开、广援师，及所调各营会合，不足制其死命。且馆驿地方扼要，匪所必争，尤应严防反扑，随饬加意堵扎，并使经战各军稍得休息，以俟接厉。布置粗定，即据初九、十等日电称：鲁坝匪众直扑王河营，枪炮雨下，刘树元全队迎敌，争先搏战，匪半数溃走。余悉奔踞欧营大寨，我军围攻竟日，匪仍力拒，因纵火焚烧，始夺路乱窜，擒斩至一百数十名。同时复有奎阁、香木桥等处匪众数千来扑馆驿，督带赵伟率部抵御，往来荡决，自午至申，匪始败衄，生斩擒获又数十名，并将中所水寨攻克等情。

据此，臣等查悉，是役两路匪徒皆系周逆死党，经此大创，实足寒贼胆而振军威，乘此直捣临城，所向不难瓦解。惟虑该匪狡獪，保不乘虚兔脱，贻患将来。现饬刘春霖分饬石屏、元江、他郎及江外土司、各路防团择要扼扎，严杜窜越；一面约会蒙自、开、广各营克期合围，以图规复而慰宸廑。

除以后军情随时具奏，出力员弁暂行存记，伤亡将士查明另案办理外，所有大兵攻克曲江、馆驿等处，进规临城各缘由，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再：省、蒙洋员路工均属安居无恙，各洋眷亦经保护出境，合并陈明。谨奏。

朱批：知道了。

382 署云贵总督丁振铎等奏会围

临城并收复石屏等处折

光绪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宫中朱批奏折）

署理云贵总督臣丁振铎、头品顶戴·云南巡抚臣林绍年跪奏，为大兵分路进剿，乘锐会围临城，暨收复石屏州城，并临安之西庄等处情形，恭折续陈，仰祈圣鉴事：

窃查剿办厂匪各军屡次获胜，进克曲江、馆驿等处，迭经臣等先后奏报，并随时电陈在案。续据总统防团各军·按察使刘春霖电禀：匪情诡谲，馆驿一带附近山寨伏莽甚多，应暂飭各军停扎，严密搜捕，以杜勾结而防绕截等情。臣等当飭分路搜剿，妥速办理，并约蒙自各军以次进攻去后。旋复迭据电称：分统蒙军白金柱，于初七日由蒙开拔，转战直前，败悍匪于梭罗庄。初十进至面店，匪众踞隘死守，我军彻夜环攻，管带马用力战阵歿，该部愤极，愈接愈厉，匪始溃遁。当将面店克复，并招抚东坝等十余村寨。管带马白珍、速国相等复分兵攻克普雄，士气益奋，乘势进扼天然桥。匪党悉众来迎，该分统麾军前进，擒斩无算，匪皆披靡。十七日，进逼临城。适刘春霖先经督飭分统刘树元，督带赵伟、谢有功等，各率所部，由冷水沟、新坊一带节节扫荡，亦于是日直薄城下；率带广南团营王正雅等，亦由间道趲至；虽尚未能合围，而诸军不为匪梗，得以相联，声威大振。其周逆悍党张曜，由普雄败窜弥勒之朋普，亦为该处兵团击败擒斩，得其枪械多件。

臣等当以该匪凶锋屡挫，势渐穷蹙，非死拒坚城，即另图窜逸，随复电嘱刘春霖，严飭各军择要稳扎，迅赴前敌，相机布置以臻周密。该总统即于十八日拔队，前扎馆驿，进抵新坊，沿途仍搜剔零匪。二十二日，直扼距临城五里之中所寨驻扎，调度各军，部署略定，而督带杨国铭等收复石屏捷报亦至。

先是石屏匪目与周逆自相猜贰，意图反正，然尚首鼠未决也。刘春霖分遣间谍，谕以顺逆，并派杨国铭及分统马柱、管带杨兆吉陆续进攻。大军压境，匪党震慑，跪迎道左，杨国铭、杨兆吉先驱入城，马柱继至，分门扼扎，勒献军械等件，石屏遂于十七日收复。杨国铭随复分遣杨兆吉一军取道海东新街，进图西庄匪巢。二十一辰刻，驰抵马坊，而庄匪、城匪各出悍党来扑。刘树元、谢有功等闻警，驰赴扼要设伏邀击，匪众惊骇，纷纷溃窜。杨兆吉乘势进扼乡会桥要隘，沿庄各寨闻风反正，赈抚安插，一律帖伏。

臣等伏查西庄距临城十里，为简旧江外要道，兼达石屏，匪党精锐、粮械悉萃于此，恃为狡窟，以与临城犄角，兹同石屏相继克复，匪援断绝。现在刘树元统率省军以任东北，白金柱统率蒙军以任西南，四面兜围，孤城危岌，旦夕可拔。

除飭该总统督同诸军相机攻取，早日克复，以藏全功外，所有大军分路进剿，乘锐会围临城，暨收复石屏、西庄等处各缘由，谨合词恭折驰陈，仰慰宸廑，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知道了。

383 云贵总督丁振铎等奏收复临安府城歼除首要折

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八日（宫中朱批奏折）

署理云贵总督臣丁振铎、头品顶戴·云南巡抚臣林绍年跪奏，为大兵收复临安府城，歼除首要，搜捕余匪情形，恭折驰陈，仰祈圣鉴事：

窃查剿办周匪各军屡次获胜，收复石屏，会围临城各情，迭经臣等先后奏报，并随时电陈在案。续据总统防团各军·按察使刘春霖电称：我军既克西庄，扼要稳扎，断城贼犄角之势，复乘

胜攻夺附城贼垒。周匪屡遣悍党出城冲突，均经各军击退，并枪毙悍目吴汶魁，匪众胆裂，退窜入城，紧闭四门，不敢出战。马柱、杨国铭、杨永寿等相继由石屏趲至，会合各军兜围，声威益振。临城孤危，樵汲断绝，势在垂危。而匪党倚恃城垣高峻，未易仰攻；兼以元江、广西、宁州等处先有死党潜往勾结土匪，犹复抵死拒守，以待援应。刘春霖先经飞飭各该地方营团严密剿捕；仍飭新任临安、建水府、县前赴西庄一带各村寨，劝谕安抚，羁縻反侧，预防摇动。其普雄官厅等隘，暨江外土司各要路，派兵层层堵扎，以杜内外窜突。一面部署各军，以刘树元督攻东北，省防各营属之；以白金柱督攻西南，蒙防各营属之；杨国铭、杨兆吉等扼攻西门，而属之马柱、补用知府王赓虞、试用同知刘树械催趲调度；此外，谢凤生、魏荣斌、王正雅、庄德炳、杨嘉绅等各率所部往来策应，并搜逸匪，以为游击巡警之师。自二十五日后，长围既合，昼夜苦战，枪炮环施，士卒更番迭进，匪众疲不能支，胁派丁男妇孺登陴协守，日惟燃炮轰击，并以火药抛掷，延烧附城房屋，火光烛天，各军奋不顾身，进逼城根，争先肉薄，杨国铭、杨永寿等冒险直前，尤属锐厉。二十七日黎明，白金柱督领黄凤图、马文星、速国相等率众前进，一鼓缘登，卒为匪党炮石所阻，未能得手。二十八、九等日，刘树元督飭刘人俭、谢有功、陈天贵、史鹤龄、王尔栋等营，挑拣精锐，竞前奋跃，亦复屡登屡坠。各军愤极，攻扑愈猛，枪炮之声不绝于耳，又各开挖地道，备办云梯，誓期迅拔。匪众震慑，有缒城窜遁者，均为我军截获。据供：城中悍目叠经阵毙，除郭六先已逃匿在外，其余存在无多。我军攻坚过久，亦屡有损折，兼多触暑病歿，积骸狼籍。刘春霖悬立重赏，慷慨激励，士气百倍。初三夜，大雨如注，我军乘势奋起，云梯百道，一时并进。城中哭声殷天，贼亦夺气。王正雅、田庆杰、杨嘉绅等砍开东门，赵伟、陈天贵、庄

德炳等营与新任府、县，一齐拥入，城外各营仍层叠围布，以防匪逸。该逆周云祥正率众突窜，旋被生擒，并获悍目邹蕾、汤学汶、瞿桂慌、严沁和、萧复兴等五人，验明确系正身，立予斩，人心大快。临安府城遂于是夜克复。初四日，刘春霖整队入城，安辑拊循，发款赈恤；难民填衢塞巷，焚香跪迎，欢声雷动。当即派营分门扼扎，并遣兵四出，搜剔伏莽，以靖余氛等情。

旋复叠据元江、通海、河西等州、县电称：悍目郭六窜伏建水县属之老黑山，既闻周逆正法，率众潜由观音山僻径于初六夜攻扑通海。当经通海县知县·请补路南州知州彭继志督率兵团击退，派队跟踪追剿。该匪奔匿河西县属之七寨河，复绕出八大河、箐石窝铺等处。于十三日，经通海、河西兵团围拿，并其党赵摩、羊松、王玉阶等，一律擒斩。又元江之余松、甘晓云等，亦皆烧香歃血，纠合党类，蠢蠢欲动，先后经各该处兵团拿获究办，随即将胁从解散等语。

臣等伏查周逆借仇洋阻路为名，险逞其叛逆之志，非特愚顽被其煽惑，即绅富亦从而附和，甚且助械输资，揭竿一呼，所在响应。自箇旧拒捕起事，未及旬日，连陷临安、石屏，贼党不下万余人，及进窥通海，四出勾结，如阿迷、嶧峨、河西、江川、宁州、弥勒、广西、元江各处土匪蜂起，警报纷传，势等燎原，几难收拾。臣等奏派刘春霖统率各军节节进剿，随要扼防，迨至大兵齐集合围，该逆犹敢作困兽之斗，樱城死拒，冀幸外援，可谓穷凶极恶。当其肇乱之始，鸱张尤甚，非谢凤生、陈天贵等屡捷于中和铺，则先声不振，未易挫其凶锋；非各营乘胜连克曲江、馆驿，则险要属贼，负隅益固；非刘树元欧营力战，杜贼绕窜，则我军腹背受敌，大局几为所摇；非白金柱由南路扫荡直前，则诸军无从联络，而兵力不厚；非杨国铭、杨兆吉等由石屏分兵长驱迅捣，进克西庄贼巢，则无以扼其吭而断其臂。今幸仰仗天

威，将士用命，卒克歼除巨憝，收复坚城，羽翼亦以次诛夷。底定边疆，上纾宸廑，不致远劳邻援，实非意料所及。

按察使刘春霖，身临前敌不辞劳瘁，发纵指示悉协机宜，已蒙特恩赏给头品顶戴，应如何加恩擢用，圣心自有权衡，非臣等所敢渎请。其尤为出力之督带富字团练各营·已保开缺富州通判·补用同知直隶州王正雅，请免补本班，以知府仍留云南尽先补用，并赏给勇号，加盐运使衔；云南补用知府王赓虞，请俟补缺后以道员遇缺提奏，并赏戴花翎；知府用·云南试用同知刘树械，请免补本班，以知府仍留原省尽先补用，并加盐运使衔；请补云南路南州知州彭继志，请以知府仍留原省尽先补用，并加盐运使衔；指分云南试用直隶州州判施文熙，请免补本班，以直隶州知州仍留原省尽先补用，并赏戴花翎；管带阿迷团营·准补新平县知县杨嘉绅，请开缺以知府仍留原省尽先补用；运同衔·直隶州用·云南候补知县汪本源，请免补本班，以知州仍留原省尽先补用，并赏戴花翎；管带树字右营·候选巡检刘人俭，请免选本班，以知县尽先选用，并加同知衔；分统树字两营·提督衔·记名总兵刘树元，前于广南肃清案内奏准开复，请免缴捐复银两，以提督记名简放，并赏给清字勇号；分统蒙防各营·总兵衔·已保补用副将·胜勇巴图鲁白金柱，请以总兵记名简放，并加提督衔；督带达字五营·副将衔·补用参将赵伟、管带武威前营·副将衔·补用参将谢凤生、督带达字副中左右三营·补用副将杨国铭，均请以总兵记名简放，并赏给勇号；管带靖南中军前营·补用副将谢有功，请以总兵记名简放；管带武威右营·补用都司史鹤龄，请以游击尽先补用，并加副将衔；管带达字后营·补用守备·升用都司陈天贵，请免补守备，免升都司，以游击留滇补用，并加副将衔；管带达字副中左营·补用守备杨兆吉，请免补都司，以游击尽先补用，并加副将衔；会带馆驿团营·补用都司师绍先，

请以游击留滇尽先补用，并加参将衔；管带蒙防新军前营·武举马文星，请以守备尽先补用，并加游击衔；管带南防右营·五品军功黄凤图，请免补用把总，以千总尽先拔补，并加都司衔。其余在事文武暨伤亡员弁兵勇，容臣等查明汇请奖恤。

所有大兵收复临安府城，歼除首要，搜捕余匪各缘由，谨合词恭折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片二件并发。

384 署云贵总督丁振铎等奏派兵搜剿河口会党情形折

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十六日（宫中朱批奏折）

署理云贵总督臣丁振铎、头品顶戴·云南巡抚臣林绍年跪奏，为河口、蛮耗等处会匪滋事，飭派兵团剿办，擒渠释胁情形，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查开化府属河口地方，近毗越南。烟瘴极重，居民无多。自中法和议定后，裁撤营练、散勇之耐瘴者，僦居其间，久之遂成村聚，五方杂处，良莠不齐，奸民最易混迹。虽有防营分扎，只能力顾对汛，而沿河数百里，山箐丛杂，防布难周。匪首曾秀兰等，久匿越南之夫厂左州等处，设赌敛财，纠合党类，外人利其身税，任听聚伏。时而乘间潜入内地，暗结匪徒，近更借三点会名目勾引愚众。所谓三点会者，会总姓洪名明三点即隐寓其姓也。洪匪倡会广西，到处皆有党羽，曾匪即假以胁众，谓入其会者方免烧杀，可保身家。由河口至蛮耗沿河两岸，以及猛喇、王布田等寨，汉、夷绅庶率为诱胁，拜台结盟，纷纷入会。迭经该地方文武解散严禁，并督率兵团迅密查拿。詎该匪声息灵通，踪迹飘忽，官兵逼近，辄已远颺，屡次虽有擒歼，首要迄未缉获。

臣等到任以后，迭据该地方文武禀报，该匪行藏诡秘，倏去

倏来，其党或数百一股，或数十一股，聚散靡常，日形猖獗。始则逼胁入会，继即抢掳烧杀，所过村寨勒索银米，蛮河上下劫夺商船，漫棍箐、水冲寨各处蹂躏尤甚。哨弁巡查，惨遭枪毙。并闻囤积粮石，采储军械。商船停帮，不敢开行。官兵往捕，叠次开仗，败仍窜匿林箐，时复分股四出滋扰。

臣等闻信，当即迅调各营团；并知会在滇法领事，电请保胜各员，认真协拿，一面遴派署文山县知县贺宗章，督率兵团，相机设计，分头剿捕。旋据该县禀称：由文山拔队前进，沿途风闻大窝子、凹戛地方匪党潜聚，即派汛弁李正云等前往踩捕，当将匪目张荣、李老五、罗正才等拿获。并探悉匪众麇聚蛮耗附近一带，因飭巡检柯树勋等分兵于猛平、石碛、马鞍底、阿得博等隘扼扎，密派哨弁郭子明等率队由东路进扼新街等处；杨云兴等率队由西路进扼坝洒等处；戴致明等率队上下策应，仍亲率龙泽周等营由底迷山路攀藤梯险，迅抵蛮耗，直攻绿水河、老米厂两处匪巢，擒斩匪目谭福山、刘国祥等多名，搜出一切伪据。匪众纷窜，均经四路巡哨截获。随复进剿余股，并约会分扎各队协力抄击，迭于金厂河、公鸡白、澜光、水塘寨、苦初邑等处与匪鏖战，阵斩著名匪目方十五、杨得胜、王阿博、韦阿丙、黄少和、谢阿生等又数十名，其余枪毙者、生擒者、滚岩落水者尤夥。续派五品顶翎黄体良、团哨傅兴泰等分赴河口、猛喇，会同管带岑得贵、土司刀佩瑜，四面合攻，擒获匪目黄振英、刘阿西等。并据苦株寨、长头坡、石碛、龙滩各团哨拿获匪目杨明廷、王阿周、王伯光、李老满等，先后解营。其著名最悍匪目黎德生及从匪杨四、黄秀、谢二、侬云等，亦经开广镇总兵苏抡元派弁会同法员缉获惩办。又于芭蕉坪、老黄箐等处屡有擒斩。统计前后毙匪数百，解散胁从数千，夺获枪刀无算，匪势大蹙。曾秀兰率其死党潘满、锤五等五十余人窜入田房背后高山，山阔二百余里，深箐

蒙密，路径险巇。贺宗章督军奋攻，并添派何明林等瑶兵协同各哨合围兜剿，忍饥策疲，无间风雨。不意新寨骆家信防营扼堵稍懈，该匪乘势窜突，遁过南溪漫气山内。贺宗章即飞饬柯树勋等会同该防营，跟踪迅捕，并立严限，骆家信随将匪首曾秀兰拿获，投解河口，会同法员，讯明确供，就地正法。余匪或投河自尽，或易装潜逃。柯树勋协同管带李云生率营分途追缉，裹粮冒险由十二台坡龙保后山进至泥巴黑山顶，岩幽树翳，逃匪随在设伏放枪，各队奋勇直前，擒匪无数，兼多久匿饿毙者。讯据生供，均称此外实无成股之匪。贺宗章仍恐未确，复饬李云生追越古林箐、杞子园等处，严密搜剔，务清伏莽，而殄余氛。一面分饬黄秉钧、何业进等督率炮船，编联保伍，以便行旅。

臣等伏查该匪借会煽惑，党类日繁，剽掠时闻，商民难安枕席，駸駸乎渐成燎原之势。河口为洋商及法员路工人等出入要道，屡经英法各领事以匪阻商停，请速剿办为词，倘有贻误，何堪设想。维时适周逆窜陷箇、临，若与连成一片，事即不可收拾。兹经遴员督剿，幸赖兵团尽力，此项会匪十余股悉数扑灭。现在著名各首要歼除净尽，胁从多经解散，客商洋员均已畅行无阻，沿河数百里尚称安静。

在事文武员弁，两月有余，日于蛮烟瘴雨之中，与诸悍匪追逐接仗，劳苦万状，瘴毙极多，实属异常出力。除阵亡瘴故各员弁另行查明奏请优恤外，可否吁恳天恩，准将尤为出力之委办开临营务处·在任候补知府·署文山县事·通海县知县贺宗章开缺归知府班补用候补知府后以道员候补，并加盐运使衔；管带开临团练后营·兼带红河炮船·试用通判龙泽周，免补本班，以同知直隶州分省前补用，并戴花翎；帮带开临团练后营·兼带红河炮船·盐提举衔·云南试用通判黄秉钧，免补本班，以同知仍留原省归军功班补用，并加四品衔；军功五品顶翎黄体良，以守备

补用，并加都司衔，以酬劳勩而资激励之处，出自逾格鸿施。其余在事出力各员弁，容臣等择尤汇奖。

除咨移广西查缉会总洪明，仍飭兵团上紧穷搜，务期尽薙根荦，以靖地方外，所有河口、蛮耗等处会匪滋事，飭派兵团剿捕，擒渠释胁各缘由，谨合词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

385 署云贵总督丁振铎等奏参将 追剿彝侏阵亡请优恤折

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十二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署理云贵总督臣丁振铎、头品顶戴·云南巡抚臣林绍年跪奏，为参将追贼阵亡，恳请敕部从优议恤，以慰忠魂，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镇边猺、狝夷匪先后滋事，攻踞汉土城寨，经臣等飭派兵团剿办，次第收复。并调普定右营管带·署镇边营参将王伯成于西盟狝猺就抚后，即移得胜之师驰往南洼、岩帅一带，乘势会剿，仍飭普洱镇总兵高德元督同搜捕，当经具折奏报在案。

旋据电称：猛龙寨、班令寨匪首及猛戛之张家烈，纠集那巴等数十寨猺、狝各匪，图攻上下猛允，势极披猖。王伯成闻报，以该处为我军粮运取资，设有疏虞，各营即成坐困，匪势必将蔓延，立率营队驰往救援。五月初一日辰刻，行抵下猛允之拉笼，匪众已蜂拥而至。该参将督飭弁兵迎头截剿，并分队包抄，奋力夹击，自辰至午，歼毙无算，匪始溃败。并枪毙身穿红黄衣执旗贼目两名，生擒十余名。讯知所歼贼目即猛龙寨匪首麻麻黑滚、班令寨匪首班大丛。我军乘胜跟追至户角寨地方，援匪复至，该参将正在分兵迎击，忽为药弩所中，登即阵亡。经建威中营哨弁田南岑等奋勇抵御，匪乃败退。

伏查该参将王伯成，久在镇边，战功卓著，恩威互用，深得夷心。前此西盟之役，夷众受到震慑，该参将即令熟狻推诚开导，遂以就抚，实属勇略兼裕，为将领中不可多得之员。此次饬移西盟得胜之兵会剿猺夷，原期克日荡平以靖边圉，乃以追贼捐躯，实堪悼惜。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署镇边营参将·补用参将王伯成敕部从优议恤，以慰忠魂，出自逾格鸿慈。

除咨部查照外，所有参将追匪阵亡恳请优恤缘由，谨合词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敕部核覆施行。谨奏。

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十二日奉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

386 署云贵总督丁振铎等奏近日剿办镇边彝作情形片

光绪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九日（宫中朱批奏折）

再：本年二三月之交，镇边猺夷、野狻勾结滋事，攻踞汉土城寨，叠次派营截剿，将上宁安、滚冈、蛮糯等数十村寨，及上改心土城先后克复，前经奏明在案。惟山箐丛密，巢穴阻深，遽难深入，并值周逆窜陷临安，有遣党分扰普洱、思茅茶山之说，臣等电饬普洱镇总兵高德元拨营防遏。兵力遂分；兼以暑雨连绵，瘴疫大作，据高德元等电称：河水盛涨，粮运维艰，各营弁兵十病五六，不得不暂行休息。臣等仍饬该总兵相机进剿，毋任久延。适周匪就诛，复饬顺云协副将谢有功带队前往，腾越镇总兵蔡标亦派管带谢春霖率营由顺云一面进攻。自闰五月中旬以来，叠据高德元等禀报：天雨稍霁，即督军分路剿办，节节扫荡，踏平贼垒二十余处，其南栅、岩糯博、回晓等贼巢均经次第攻克，擒斩首要多名。复据管带谢春霖禀称：猛角、猛董亦已克复，余匪现虽窜入山箐，为数无多。

除饬高德元督率各营查拿首要，协同各地方官解散胁从，妥

为安抚。期于夷情帖伏，免致再滋事端，一俟办理完竣，续行具奏外，所有镇边夷务近日剿办情形，谨合词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知道了。仍著督饬地方文武查拿首要，解散胁从，毋致再生事端。

387 署云贵总督丁振铎等奏川彝窜扰滇边派兵防剿片

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再：据署云南昭通镇总兵赵伟、昭通府知府张赓颺电禀：川属巴蛮现复蠢动，造船多只，意图分股渡江出扰滇界鲁甸、巧家等处，每股数百人，现有一股已至鲁甸厅属之九道拐，声言分股出昭祭祖，再悉锐齐集巧家厅报复前仇。经署鲁甸通判席瑛调团分扎牛澜江一带，扼要防堵。惟兵团薄弱，如该蛮匪以大股来犯，力必难支等情。

臣查川蛮每乘冬令水涸，辄分股内犯，以图劫掠，掳取人畜财物，川、滇边之民恒受其患。昨据署永善县知县杨佩禀：巴蛮既蠢蠢欲动，而川匪尹焕章、罗海亭等纠率匪党数百人，由四川屏山县界窜扰该县，及大关厅属之木杆河一带，大肆焚掠。现会商昭通镇右营游击陈贵，督饬兵团驰往剿办。并准四川督臣电咨：尹焕章在川劫夺盐米，窜入滇界，请饬属兜捕等因。当以巴蛮现正出巢，诚恐与匪勾结，则为患滋甚。现派游击陈天贵率带省防精练全营，克日拔队驰往昭通，会同各地方文武实力堵击；一面电饬该镇、府督同妥筹防剿，毋任阑入；并咨明四川督臣锡良饬属一体严防，会商该厅、县认真办理，以免扰害。

除分饬遵办，并查看情形，随时奏报外，谨会同云南巡抚臣林绍年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著严饬地方文武认真堵击，毋任阑入。钦此。

388 署贵州巡抚李经羲等为仁怀袁清芬等仇教抗官事致军机处等电

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八日到（军机处收电档）

窃前因贵州仁怀三岔场地方，妖匪袁清芬、袁均芬兄弟，传习邪教，聚众起事，由臣经羲据情电奏。旋于正月十二日，传奉谕旨：李经羲电奏，悉。据仁怀县属地方，有妖匪聚众起事等情。著该署抚严飭所属各军，赶紧分别剿办；并著锡良就近飭营越扎，以防窜扰，务将该匪徒迅速扑灭，并督飭认真保护各教堂，毋稍疏虞。钦此。

遵即往返电商，臣锡良立飭永宁道赵尔丰、统领刘兆庚，就近调拨兵队，亲督越剿。臣经羲前经飞檄常备中营宋振铎，加派左营尹庆元，后营成国柱陆续星驰开赴，协同西路防军，相机办理；并飭署遵义府刘寅浚，亲往商办善后。兹据永宁道赵尔丰电禀：十八日，川军统领道员刘兆庚、黔军遵义协副将余孝安、统领江翰清等督率川、黔各军，带同开花炮队，分堵要隘，四面兜剿。匪首袁清芬，竟敢率众拒敌。两军奋勇攻杀，贼匪伤亡虽众，舍死不退，川军用开花炮将匪巢攻毁，始行散窜。各军直扑袁匪老巢，复杀悍贼多名。并称：袁匪父子家属一同击毙，惟炮火延烧匪巢房屋，积骸数十具，袁清芬尸身无从辨认，仍飭确查等语。并据黔军余孝安、江翰清等禀报，均称会合川军，攻破匪巢，余党解散，匪乱悉平。

臣经羲查此次袁匪聚众，幸得川军就近会合，应机立赴，及早扑灭，未至燎原。附近各教堂、教士，该文武均认真保护，毫无损害。惟本月初五日，匪扰温水汛时，袁均芬被黔军阵斩，匪首袁清芬焚烧民居，有无延烧教民房屋，俟再飭查，一体抚恤。

至袁匪聚众缘由，剿办详细情形，暨一切善后事宜，容由臣经羲分别查核妥办，另折陈奏。所有川、黔各军剿平仁怀妖匪大

概情形，谨合词撮要奏陈，仰纾宸廑，伏祈圣鉴。谨请代奏。

389 署贵州巡抚李经羲奏仁怀乱事

剿平请奖出力人员折

光绪三十年四月初七日（宫中朱批奏折）

三品顶戴·署理贵州巡抚臣李经羲跪奏，为川、黔各军剿平仁怀县属聚众起事妖匪，现在地方如常安谧，谨将川军尤为出力人员分别择保，恳恩给奖以资鼓励，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光绪三十年正月初六日，据署遵义府知府刘寅浚飞禀：府属仁怀县三岔场地方，有妖匪袁清芬、袁均芬兄弟传习邪教，聚众起事等情前来。当即飞飭西路防营及地方文武督飭兵团克期扑灭，并严飭认真保护各教堂，不得稍有疏失；复由省防飞檄常备中营宋振铎驰往查办，均经据情电奏在案。于正月十二日传奉谕旨：李经羲电奏悉，据仁怀县属地方有妖匪聚众起事等情，著该署抚严飭所属各军赶紧分别剿办；并著锡良就近飭营越扎以防窜扰，务将该匪徒迅速扑灭；并督飭认真保护各教堂，毋稍疏虞。钦此。钦奉之下，遵即电商四川督臣锡良，立飭川军营务处署永宁道赵尔丰、统领道员刘兆庚就近调拨军队，亲督越剿。臣经羲复加派左营尹庆元、后营成国柱陆续开赴，以助声势；并飭署遵义府刘寅浚亲往督飭西路各营，会商川军相机办理；一面筹办善后，抚辑良民，以散胁从，而安反侧。

旋据永宁道赵尔丰电禀：该道督率各军于正月十六日驰抵温水。十七日，川军统领刘兆庚、黔军遵义协副将余孝安、西路统领江翰清等各带军队继至。探悉袁匪住居三岔场，背面河路极险阻，上年腊月以仇教为名，煽聚党羽潜谋起事，尊其父袁显猷为太老黄，其兄袁均芬为伪王，悍党何大满、何三算命、袁么哈阿、帅子香、何春亭、袁麻九等为伪元帅、军师、先锋等官，编立营

栅，分扎要隘。正月初五日，该匪袁均芬统率悍党数百，猛扑温水兵团，众寡不敌，颇有伤亡，幸枪毙匪首袁均芬，始纠股退踞山隘。此次商定进兵约分四路，带同开花炮队分堵要隘，合力兜剿，以期一鼓荡平。十八日黎明，开队前往，该犯竟敢分路迎拒，各军枪炮齐施，匪党毫无怯惧，因惑于袁逆邪说，谓果诚心向道，枪炮皆不能伤，彼死者皆道心不诚，畏缩之故，是以皆输死战。道员刘兆庚急挑勇敢弁练，由间道绝险而入，直逼匪巢，奋勇格杀，立斩伪老黄袁显猷及其眷属多名。袁清芬率党回救，为我军截杀四散。管带沈贺常、丁世澄复以开花炮轰击，焚其巢穴。是役合计枪毙阵斩之匪不下四五百名，其投岩堕涧死者仍复不少。查讯实系胁从，以及老弱妇女，概行遣散。惟炮火延烧匪巢房屋，积骸数十，袁匪尸身无从辨认，仍饬确查等语。并据黔军余孝安、江翰清稟同前情，亦经撮要电奏。

臣查仁怀妖匪袁清芬，僻居川边，恃其险远，假托鬼神，传习邪教，以至乡愚被其诱惑，信从日众，酿成叛逆之祸。当匪难初发之时，沿边伏莽纷纷起应，遵义一带人心惶惶。又该处距省穹远，调营驰剿缓不济急，西路防军单薄，势难控制。若非川军赴机迅速，匪聚日众，横决窜扰，祸且不测；纵即扑灭，而闾阎受害不知胡底。此皆仰赖天威远播，川、黔各军同心合力，不分畛域，克期进剿，旬日之间，立平匪乱。所有在事出力人员，不无微劳足录。臣再三查核，此次剿平袁匪，川军功绩最多。进剿之日黔省赴援各军尚未齐集，遵义协副将余孝安、西路统领江翰清、管带向开山等虽尚奋勉赴功，而温水本其防地，缉匪弭患职所应为，不便仰邀奖叙。川军营务处署永宁道赵尔丰，调度有方，应机立赴；统领道员刘兆庚，督军越剿，扫荡邻氛，部下将弁亦皆勇往善战，不避艰险。昨电商四川督臣锡良，请其择尤开单以便奏奖。旋准电复，以邻疆匪患谊应协力剿办，不敢叙功等语。在

督臣公忠体国，让美不居，深堪敬服。惟将士越境宣劳，未可没其功绩。查署永宁道赵尔丰、候补道刘兆庚任事至勇，成功最速，实属异常出力。该道等官秩较崇，应如何从优奖励之处，出自圣裁。其余出力员弁，可否仰恳天恩，准其择尤酌保，以资鼓励。如蒙俞允，容即移交署抚臣曹鸿勋咨川查送核办。

附近各教堂、教士，该文武等尚属认真保护，毫无疏失。惟初五日匪扰温水时，焚毁民居，延烧教民房屋十数户，现经飭查抚恤。温水场及附近居民被烧房屋，亦经派员前往，会同地方官吏妥为筹办善后，免至流离失所，以仰副朝廷爱民绥边之至意。

所有川、黔合军剿平仁怀妖匪，现在地方如常安谧各缘由，理合会同署云贵督臣丁振铎，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赵尔丰、刘兆庚均著交部从优议叙；其余出力川军准其酌保数员，毋许冒滥。

390 署云贵总督丁振铎等奏收复

临安石屏府州城池请奖折

光緒三十年五月十六日（宮中朱批奏折）

署理云贵总督臣丁振铎、头品顶戴·云南巡抚臣林绍年跪奏，为查明大兵收复临安、石屏等府、州城池，并力保危城，擒斩首要，在事出力文武员绅，遵旨择尤保奖，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上年四月，厂匪周云祥拒捕倡乱，烧抢箇旧，窜陷临安府、石屏州各城。经臣等奏派云南臬司·升任藩司刘春霖总统各营，驰赴通海县扼扎，由曲江、馆驿节节进剿，分路围攻，仰赖天威，将士用命，未逾两月，该州、府先后克复，巨孽歼除。当将剿办情形先行驰陈，并择尤随折保奏，声明其余出力文武暨伤亡弁兵，容再查明汇案奏请奖恤。光緒二十九年六月十五日奉朱

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钦遵转行去后。旋据各营将领及地方文武将出力各员先后开单请奖，批经善后局、营务处司道刘春霖等一再严核，认真删减，择其尤为出力者，开单详请奏奖前来。

臣等伏查此次该逆变乱之初，未及旬日，即连陷名城。而首逆周云祥又夙假孝义之名，以欺世惑人，即绅富亦多信从之者。既借保厂御外为由，益私自购备枪炮，潜蓄死士，莫之或非。故当时变起，如陆鸣皋、郭六之徒皆附从恐后，而各属绅民亦均隐然左袒，观望游移。当是之时，省城人心惶惑，一夕数惊。苟非刘春霖赴机迅速，力保通海县危城，进扼馆驿，或解散胁从以孤其势，或间离死党以遏其援，多方设疑，数道并进，其糜烂有不堪设想者。办理之难，蔽事之速，实非臣等始念所及，谨为我皇太后、皇上详陈之。

查首逆周云祥，膂力过人，轻财结纳，杀人磕诈，视若寻常，党羽既众，虐戾日滋。因法领事议修滇、越铁路，洋员工匠往来如织，愚民无识，谣啄纷腾，群焉思逞。周逆生长建水西庄，又复谬谓西庄常见异气，旧传讖语，该逆有十八年大运，堪为地方保障，于是奉若神明，搆煽嚣张，叛逆显著。临安开广道魏景桐廉得其情，电请密速拿办。詎意事机不慎，分统魏荣斌、管带麦贵安、速国相等兜捕失利。而各厂硃砂丁常数万人，良莠不齐，一闻周逆阻洋占厂之谣，群思蠢动，加以外来闲亡，遂致为彼啸聚，众又逾万。四月十八日，烧抢箇旧厂；分遣死党张曜掩袭蒙自，意在抢占城关，与法员路工为难；并遣派团匪张超、陈永靖等分踞曲江，戕杀巡检；由馆驿阎家坡一路进窥通海；并用死党游击陆鸣皋等狡谋，猝出不意，乘虚窜据临安府城，沿途传布滚单，意在长驱省会。风声所至，不逞之徒到处响应，麇集益多，省城大震，各属鼎沸。幸蒙防各军奋力捍御，城关获全。而管带

马子贤、知府邱淮、知县吴朝昌仓卒调团登陴防守，詎贼党郭六及游击陆鸣皋等竟开门延匪，临城遂陷。即又遣告死党王显琮、王宪禄、张开禄等袭踞石屏，图窜元江、普洱及江外各土司，以逞其狼吞豕突之计。于是路工以停，洋员、教士经各该地方官联合乡团极力保护入城暂避，人情惶骇，势甚燎原。乃至上烦圣虑，敕由南洋拣派提督张春发，统带劲旅六营自海道驰援；并蒙飭下川、鄂、江、浙等省协济枪码。而法国路员工匠、游历教士二百余人分处各州县，亦深虞保护难周。彼国政府遂电达外务部，欲由越南红河派兵来滇，自行保护，即以助剿，其开至保胜者已数千人。经臣等与刘春霖、魏景桐往返逐商，如一经允许，是内匪未靖，外衅已滋，匪平之后亦将借口保路，长此驻防。且适如该逆煽诱之言，即非从逆之人，均将起与为难，后患曷极。此中机要，间不容发。

幸五月初三日，刘春霖统率大军驰至通海，喘息未定，即挥队直前搏战，先后败贼于中伙铺、阎家坡、曲江、馆驿、欧营、东山、水寨等处。副将杨国铭等潜出河西、龙朋、里下坝，直抵石屏；提督马柱由新兴、嶧峨绕出宝秀，同时并集，石屏遂下。而蒙防、广防各军亦由莎罗庄、普雄、回龙、麦店及阿迷一带转战而前，与省防各军会集临城。长围既合，乘锐进攻，西庄五十余寨并皆反正。虽周逆犹复抵死抗拒，连日亲率悍党出城至杨柳坝、中所、望城坡各隘，用无烟快枪大炮与我军昼夜轰击，作困兽之斗，然粮尽援绝，亟思乘间溃围图逞，均被截杀而止，于是坚城以克，元恶就擒。惟时广西州属匪党陈家宾、张大廷等由临安潜回，假招兵为名，聚匪千余，事败脱逃。张曜纠股狂窜，旋亦就获。余如潜匿省城之匪首余占彪，及元江州之甘晓云、余松，宁州之赵明、冯有才，阿迷之罗永庆、罗永铨，河西之胡绍飞，江川之周占彪、周水晶、杨伸、靳国珠，师宗、宜良、呈贡之金

二娃、朱甫臣、耿云山等，俱系逆党渠魁，潜谋勾结，分股起事，均经各该地方兵团先后擒斩。通海、石屏附近数百里遍地皆贼，亦各搜剔净尽。因之越南将进之兵乃得婉商阻止，而江南所派张春发之军亦得中道言旋。凡此皆仰仗朝廷福威，各文武绅团闻命感奋，摧陷廓清之力也。

然各营争赴前敌，势难兼顾后路，伏戎于莽，溃决堪虞。抑在当时尤有大可虑者，平日营防已苦不敷分布，又皆散扎边隅，山路崎岖，咄嗟殊难应调；仓猝招募，不特未易成军，而军火多由各省协购，亦苦有兵无械。事机危迫，介在呼吸，稍一迟回，横生枝节。幸各该员绅均能以大局为念，各竭心力，共蔽全功。兵勇计用至五十余营，团丁又万余众，竭蹶可知，保全不少，则后路各地方官绅之劳勩亦均有足多者。

至如临城既复，匪党熊占沅、黄顺英、廖福、向正龙、向得琛、邹小四、邹小六、陈永靖等，犹复窜伏东山官厅及江外各上司，纠合余烬，图燃死灰。而郭六大憨向以漏网游魂，甚且潜纠死党，扑攻通海，数月以来，亦经各该文武拿办无遗。现在兵燹之区，并经善后各员查勘赈抚，次第复业，铁路洋员工匠及教士教民均安堵如常，地方一律肃清。据该司局核明开单汇详请奏前来。

臣等覆查，此一役也，肇端虽微，所关滋大，倘稍赴机迟滞，必致糜烂不堪，如再干连外人，更觉收拾不易。兹该文武员绅等，或在前敌用命，或在后路严防，或守御不憚辛勤，或挽输不避艰险，均属同仇敌忾，异常出力。谨另缮清单恭呈御览。合无仰恳天恩，俯准照请奖叙，以昭激励，出自逾格鸿慈。

除武职千把以下各职名送部核办，文职履历咨送查照，并先后殉难阵亡伤故员弁兵勇另案请恤外，所有遵旨查明大军收复临安、石屏等府、州城池，并力保危城，擒斩首要，在事出力文武

员绅择尤保奖缘由，谨合词恭折陈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再：此案于上年六月十五日奉旨，现据汇详核奏，系在一年限内，并未逾违，合并声明。谨奏。

朱批：该部议奏，单二件并发。

391 云贵总督丁振铎等奏永善县 红灯教聚众仇教拒敌官军折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十九日（宫中朱批奏折）

云贵总督兼管巡抚事臣丁振铎、头品顶戴·云南巡抚·调署贵州巡抚臣林绍年跪奏，为妖匪倡言惑众，仇教拒敌，当经川、滇各军约会扑灭，边地靖谧，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据署云南昭通镇总兵赵伟、昭通府知府张赓颺电禀：永善县属与川省交界之钟滩里地方，有外来妖人勾结土匪丁梭匠等，设立红灯邪教，煽惑愚民，扬言打灭洋教，定期举事，并有杀人祭旗各情。臣等当由电飞飭该管文武妥筹办理去后。兹复据该镇、府续电，并据署该县知县杨佩禀：该员适因前赴副官清查田粮，途中据报，该匪丁梭匠听信妖言，创设红灯教会，聚党竖旗举事，并捉里民朱金廷斩首祭旗，声言奉玉帝之旨，打灭洋教，重兴拳会，定期九月二十三日自太平场出队，由川省屏山一带以至县属黄坪溪等处各情前来。

查屏山、雷波、大关及于附属各处，教堂林立，设有疏虞，关系匪轻。且该处与川地在在毗连，人心浮动，情形深为可虞。当即飞调各团兼程驰往查办；并移知续备镇东右营管带陈贵，就近飭派千总白子镛、把总张明泰，并移川边防营续备副军统领·参将何铭，督弁莫占荣，各带所部兵勇，约期兜拿，一面催集团丁续往援应。该员行抵桧溪，复据代理副官村县丞孙士楷牒报，官兵

到彼，匪党竟敢挥众迎敌，负险抗拒，并能行使妖法伤人，兵团未敢直前搏击。当令勇敢之人往向开导，匪竟拒而不听。于是多方激励兵团，告以邪不胜正，毋庸过虑；一面悬立重赏，以鼓其气。詎匪众恃其险要，竟敢首先开炮。川、滇两军约会齐举，前后进攻，匪众枪炮并施，兵丁陈惠卿立时中炮阵亡，差团受伤亦众，我军小却。适千总白子鏞用枪将念咒匪首丁四叫击伤身死，妖匪钟悲受亦被枪毙，兵气复振，奋勇夹攻，川弁莫占荣亦带兵适至，登即击杀匪首丁梭匠、李菩萨二名，各团兵勇阵斩悍匪丁仙姑、温老四、龙佛娃、陈老二、钟悲喜等多名，其余匪党歼馘无算，生擒李添牲等九名，川军亦生擒郑么蛮、邱和尚等五名，夺获枪炮旗械多件。惟时两面枪炮齐施，致将匪药轰然，碉内火起，余匪惊溃，四散狂奔。该处为大关厅及川属屏山等县交界之区，幽壑绝壁，洵属险僻，山麓有岩碉三处，各有树皮茅草支盖，均一并被毁。其时天色已晚，诸军鏖战竟日，亦皆饥疲，乃令收队。连日搜捕，已无匪踪。

随即提各匪讯，据供称：匪首钟悲受等共有廿余人，均系四川红灯教余党，此番来钟滩里地方，勾串丁梭匠等，设立教会，妖言惑众，现才聚集一百余人，定期二十三日起事，即被官军击毙等情不讳。该县查验解到旗帜，上书大小各字，语皆不经；又黄纸大书邱乐璿等二十三名，核与斩获各匪无一相同，若非故为煽惑，即属另股匪党。

除再移会川边各厅、县一体认真搜捕余匪，务尽根株，并将被惑愚民妥为解散，被害难民妥为抚恤，勿使失所，拿获各匪分别惩办外，稟请核示办理等情前来。并准四川总督臣锡良电咨相同。

臣等复查该县所属地方，与川境屏山、雷波各厅、县在在毗连，天主教民所在皆有，教堂尤多，而平日人心浮动，民教复时

有牴牾，积不相能。该匪等即借此造言惑众，杀人祭旗，并敢负隅开炮，抗拒官兵，实已逆迹昭著。若非该员弁等赴机迅速，川军统将复力顾大局，派队协剿，则稍涉犹豫，必致糜烂不可收拾。再加以民、教交涉，办理更形棘手。兹幸仰仗朝廷威福，主客各军不分畛域，得将妖匪立时扑灭，销患既萌，保全殊为不少。详核情形，实与寻常剿匪不同，办理洵属妥速。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四川续备副军统领·参将何铭，以副将仍归原标补用；署云南永善县知县·补用同知·准补恩安县知县杨佩，开缺免补同知，以知府仍留原省归候补班补用；副官汛千总白子镛，请俟升守备后，以都司仍归原标尽先补用。其余出力员弁及阵亡伤各兵团，再飭该县详查明确，开单另请奖恤，以昭激励，而慰忠魂，出自逾格鸿慈。

所有妖匪造言惑众，仇教拒敌，当经兵团扑灭缘由，除咨部查照外；谨会同四川总督臣锡良合词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该部议奏。

392 云贵总督丁振铎等奏参总兵殃民激变请严惩折

光绪三十一年正月二十日（宫中朱批奏折）

云贵总督兼管巡抚事臣丁振铎、头品顶戴·云南巡抚·调署贵州巡抚臣林绍年跪奏，为特参玩寇殃民、嫉功冒饷之总兵，请旨从严惩办，以儆贪污，而肃戎政，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云南普洱镇总兵高德元，办理镇边厅猓匪军务，调度乖方，饬词狡抵，叠经臣等派委云南补用道·永昌府知府石鸿韶、试用知府·署思茅同知谢宇俊前往密查，并将该总兵奏请开缺撤任，听候查办在案。兹据该委员等先后禀复前来，臣等详加查核。当猓匪之肇乱也，镇边营参将王伯成适在西盟剿办猓匪竣事，闻

上改心之警，即飞率得胜之师星驰往援。而该总兵亦以镇边为其辖地，稟请亲往督师。时王伯成已会同管带赖鸿盛、上下允土司刀金荣、刀金华等，连克班丙弄、班丙乃、赛罕等各寨，正拟跟踪追剿，而高德元适至，分道进攻，复克大安康、回晓、南恒弄、大小练地、南直班岁、大小猛注数十村寨，上改心以渐肃清。四月二十三日，过江攻克马菴塘，地当险要，王伯成等皆以为乘胜前进，则岩帅可得，足以灭此朝食，不出半月应可蕲事。乃该总兵忽传令退扎大安康，各管带、土司等苦谏不从。于是妖匪以官兵畏葸，遂纠合木戛匪首刀文林同叛，致王伯成战歿，匪焰愈张。先是上允土司刀金荣面稟高德元以猓、狝联合，其势甚盛；且声言四月三十攻犯上下允一带。王伯成即与高德元密计三路迎击，以示不意痛加剿洗，则该夷匪可一战而服。是日王伯成率队由锅闷至那狼后山截击，赖鸿盛由左、高德元由右合围痛剿。詎王伯成至那狼山口，匪果大至，王伯成督军奋勇直前，横截匪为两段，斩馘百余，高德元竟违期不赴。既而贼大股麇集，王伯成众寡不敌，中贼药弩，登时阵亡。幸赖鸿盛兵至，奋力冲突，始将王伯成之尸夺回。高德元以匪势猖獗，复退扎南洼，延至五月二十日始进攻木戛。行至客朵，见贼辄走，被匪追奔数十里，不敢施放枪炮。于是匪众益以妖言煽惑，谓该镇枪炮已为封闭，遂使已克者复叛，未叛者附从，棕官等三寨居民惨遭屠戮。而战马坡一仗，非得募乃土司石廷子抵死拒战，则该处一失，必致该所五大佛房同归糜烂，不可收拾。迨闰五月以后，经该厅同知陈鸿勋及各土司攘臂请战，其时臣等先亦已风闻饬查，各营始协力进攻，乃将各村寨次第克复，妖匪胥遁。于以见前此之果能认真剿办，实不难克期竣事，更不至殒我良将，并殃及百千良民惨罹焚杀也。

说者谓该总兵意欲大得报销，重邀保奖，是以任情玩纵；且故置王伯成于死地，冀以张大其事，实非无因。且因粮于贼，自

昔为然。至该总兵每攻克贼寨，辄聚其谷米纵火焚烧，烟焰迷天，连日不熄；而严催厅员及各土司办粮。边民运米至营，复多方刁难，小民不堪其虐，恒弃米而逸，不敢索价。又该镇所部兵丁，多不给饷，积欠既久，则借故革黜之；其阵亡瘴故者，应得恤赏亦不给发。以致士不用命，每战则驱团丁土勇以当前敌，军士愤怒，嘖有烦言，至有赴臣衙门控诉者。甚则掳取被难村寨牛马，并同所获贼营牲畜，一律售价入己。民人赴营呈诉，概置不理。又归附各夷寨，均责令呈交投诚礼物，或烟或银，不一而足。致妖人煽惑各夷，而从匪之心亦坚。迹其调度乖方，损威失计，种种妄为，不胜缕数。

伏查猺、狝各夷，蠢如鹿豕，性类犬羊，既为妖人诱煽，身膏铁钺，则为地方官者，既董之以威，尤当绥之以恩，俾其洗心革面，相安耕凿，为我藩篱。乃该总兵身为专阃大员，并不加意拊循，始则故为玩纵，继复任意贪婪，兼之平日克扣兵饷，罔恤民艰，适经委查，犹复饰词狡抵，是该总兵之玩寇殃民，存心欺罔，实咎无可辞。据该委员等先后确查稟覆前来，臣等复加查核，款款皆实，未便稍事姑容。相应请旨，将云南普洱镇总兵高德元即行革职，发往军台充当苦差，以儆贪污而肃戎政。仍飭查明所蚀勇饷、恤赏，及掳获民寨、贼营各牲畜，并需索投诚礼物等项，按数追出，分别给领，俾纾众愤，而安民、夷。至臣等前据该总兵电稟剿匪获胜情形，不免铺张失实，未及细查，辄即据以入奏，亦有不合，应请旨交部察议。

所有奏参玩寇殃民、嫉功冒饷总兵，请旨从严惩办，并臣等应议各缘由，除咨部查照外，谨合词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十一年正月二十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393 云贵总督丁振铎奏镇边大蛮海彝民出扰派员剿办片

光绪三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再：滇省镇边厅本系新设，夷疆汉民甚少，种人麇杂，生齿实繁。猺狫则有生熟之分，犴狁复有驯野之判。惟猺夷与汉民情形差近，耕凿相安。此外有大蛮海野夷，地邻葫芦坝，向为教化所不及，性极凶残，恒以劫杀偷头为事，岁岁出扰；历朝以其毗连外域也，恐滋边衅，且得其地不足恢我版图，亦不武，故皆置之，遂又为兵威所未及，人概目为野犴。

前岁上改心之役，臣调集附近营团分投堵剿，仰仗朝廷威福，各寨反正投诚。当经委员查办安抚，先后陈奏在案。只以匪首李三明、刀文林在逃未获，请将出力文武应保各员暂缓叙保，仍严饬该厅营管带认真防缉，务将该匪首获案惩办，以绝乱萌。论者以镇边防改流以来，时有蠢动，而大蛮海野夷凶顽尤甚；且闻匪首刀文林等现逃匿该夷地方，正可借此示以兵威，期于一劳永逸。其说亦似近理，惟查核形势，该夷尚在土司边境之外，山川修阻，一经大举，兵勇餉糈均须由内地运往，不特边衅堪虞，现值库款艰绌异常，力恐不继。且得地之后置守与否，均有所难，汉臣诸葛亮之言，甚可念也。臣维从前何以肇乱，则知此后从何图治。善后事宜务须确查妥筹，期得一当，正不必妄动轻举，徒事纷更。乃已革总兵高德元措置乖方，并添设各处代办土司，臣即虑其纷扰贻患，饬由善后之员查明禀覆核办，尚未议定妥善办法。

上年十一月内，该夷匪忽又出巢，胁制驯熟各猺狁，借代办岩帅土司李文科清查门户为由，突围其署，哨弁陈立功登时阵亡，势甚汹汹。适该厅同知刘钧奉委赴任，该员素具血忱，饶有胆识，当饬兼程驰往，会同管带董云庆、王桂清、缅宁厅团绅彭银等，调集兵团，扼要堵剿，连战皆捷。即将盘踞坝东母各寨之匪击退，

擒斩悍匪数十名，被胁之班糯、翁拐、岩丙等十余寨陆续投诚求抚。该员登即驰至各寨，与被扰良民一体加以抚恤，未附者派人开导。其大蛮海野夷慑于兵威，并皆率其丑类败窜归巢。该管镇及该厅员等先后电禀前来。

臣维猱、狝各夷，种类虽殊，情犹近似，贸迁耕作，久已相安。前此查办善后，尚拟设立学堂资其教育，期于悉沾圣化，渐格猱榛。惟此种野狝向未归化，但以杀掠为生，不知恩威为何事，蠢如鹿豕，鸷若虎狼，剿既无所施，抚亦不知感。惟有严饬该厅营管带严密防范，设法羁縻，教导驯熟各狝勿再受其迫胁。并禁革土司不准骚扰，使该野夷出无所资，自不致仍前猖獗，借以上副宸廑。

除分行遵办外，所有镇边野夷复出滋扰，派员剿办缘由，谨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初三日奉朱批：仍著督饬随时防范羁縻，并严禁土司骚扰。钦此。

394 云贵总督丁振铎奏滇川交界

凉山彝民出扰派兵剿办片

光绪三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宫中朱批奏折）

再：云南巧家厅属江外二十一寨地方，多与川境凉山夷地毗连，叛夷禄汶义潜匿往来，屡出滋扰，以致频烦兵力。大抵兵少则抗，兵多则遁，路道纷歧，蛮巢辽阔，迄未大加惩创。向派有续备镇东左营驻防，而要隘歧出，兵散而分。近因川省派兵剿办宁远支夷，该夷匪党被击逃散，即勾结禄汶义于本年二三月两次入滇焚掠；四月中复与厅属熟夷阿和等聚数千，焚扰新村，飞地坪、六城坝、椅子甬、黄坪、官田、杉木箐、曹家营等寨，大肆杀掠，势极鸱张。镇东左营差弁李光海、郎在鳌、郭永堂带兵巡

哨，遇匪陷没，扼扎中梁子、母狗石、红脚梁子各哨队被围甚急，署同知龙文、管带涂瀛督同兵团往援，而匪众兵单，未能得力。臣闻报立即由省派令都司游辅廷、已革参将朱元敬带队兼程驰往，并飭新任同知苏天爵督商剿办；昭通镇赵伟亦就近派拨营哨及东川营参将岑应麟分道应援。四月二十四日、二十六、七、八等日，连战于马道子、窝坑等处，先后毙匪多名，我兵亦互有伤亡，当将被围中梁子等各哨弁兵拔出。该蛮匪溃退跑马坪地方，负嵎抗拒。臣查该蛮匪禄汶义，本系叛夷禄汶芒死党，该厅江外一带被其蹂躏者不止一次，若不设法歼除，边陲必无安居之日。

除督飭文武，激励士卒认真剿办，及电达四川督臣飞飭宁远府及连界地方营属会筹堵截，以靖边患，并再续行陈奏外，所有叛夷复出滋扰，派营剿办缘由，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著会商锡良妥筹办理。

395 云贵总督丁振铎为巴塘滇边 藏彝戕官仇教事致外务部电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十八日到（军机处收电档）

窃臣前将川南巴匪滋事，煽动滇边僧、蛮，聚众仇教，围攻阿墩子各处教堂，经该处营汛击退，当电飭丽江府知府李盛卿，率达字、建威等营驰往堵御弹压保护各情形，附片奏陈在案。随据李盛卿电称：川、滇僧、匪，本属一气，屡经导谕，终未帖服。今闻川军进剿，复勾结起事，于六月十八日，纠党数千，分扰江东、西地方，围攻教堂。兵团百力抵御，众寡不敌，哨弁李谷安登时阵亡。茨菇教堂被焚，逃出教士不知下落。该匪占据巴麻、兄工山各要隘，阿墩道阻，军报不通等情。当派总兵谢有功带绥新军驰援；并电飭李盛卿，督同维西通判李祖祜率兵进攻，疏通要道，寻护教士，勿得疏虞。

适奉电传谕旨：绰哈布、锡良电奏，马维骥等军先后驰赴巴塘进剿等语。著臣迅派兵团扼防合剿，毋任蔓延，各将教堂、教士，切实保护为要等因。行知钦遵办理去后。兹据李盛卿电称：亲督靖御、翼字各军，于六月二十二日驰抵叶枝，克复换夫坪、燕子崖，进攻黄龙关。据关之贼抵死抗拒，崖险路窄，我军被滚木擂石伤亡颇多，奋力倍攻。适据探报，该匪欲合股绕扑小垒，又深虑后路有失，我军只得退扼叶枝截贼。三杉墩一带白汉洛教堂路亦不通，李祖祜被贼隔绝。有茨菇逃出教民投报，教士余伯南被匪擒去，不知存亡；教士蒲德元、英人傅礼士均被戕害等语。现匪势益炽，民情惶惑。护出教士彭茂德，不便再住维城，即派弁兵送至大理。所有该处教产及维西教堂现仍竭力保护，仍请添兵赴援各等情前来。

臣查此次川、滇僧、蛮，联成一气，勾结叛乱，戕官仇教，扰害地方，实属罪不容诛。现在川军进克巴塘，逆巢既倾，势必窜突滋蔓，滇边军事日棘，自非专派统兵大员，厚集兵力，严加征剿，难期殄灭。已派现署提臣张松筠添募一营，并率杨发旺一营，克期驰往，督同杨建勋、谢有功、杨发各营，相机剿办，迅扫匪氛。前曾屡电李盛卿，并商之领事，力劝该教士回住大理，均不见听，致罹斯厄。李盛卿亲督各营，虽缘匪势过炽，究属疏于防护，请旨将丽江府知府李盛卿暂行革职留任，勉图自赎，以观后效。除将详细情形再行查明恭折具陈外，谨先电奏，伏乞圣鉴，训示。谨请代奏。

**396 署贵州巡抚林绍年奏川军会剿仁怀
袁清芬等请奖出力人员折**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一日（宫中朱批奏折）

头品顶戴·署理贵州巡抚臣林绍年跪奏，为川、黔合军剿平

仁怀妖匪，所有川军出力人员遵旨酌保，以示鼓励，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接管卷内，光绪三十年四月初七日，前署抚臣李经羲会同云贵总督臣丁振铎具奏，川、黔合军剿平仁怀妖匪，地方安谧，恳请保奖一折。奉朱批：赵尔丰、刘兆庚均著交部从优议叙；其余出力川军，准其酌保数员，毋许冒滥。钦此。经前署抚臣曹鸿勋恭录咨川钦遵在案。兹准四川总督臣锡良伤据营务处查明在事尤为出力应予奏保、咨保各员弁，开单咨送前来。

臣复加查核，此案妖匪袁清芬、袁均芬，系仁怀县三岔场人，平日传习邪教，自言能避枪炮，遂以灭洋打教为名，煽聚多人。二十九年十二月间，袁清芬自称金华圣主，尊其父袁显猷为伪太上王，兄袁均芬为伪总统，悍党何老满、何三算命、袁么咯哈、帅子香、袁麻九等为伪元帅、国帅，编立天心隆道德元妙在其中十营，各设管带、先锋、棚头等伪职。遵义府温水经历吴亮祖初闻流言四起，亲至其家勘验，匪出哭诉，并出具永不传教宣讲甘结。吴亮祖信之，既不设备，亦不通禀。至是始禀由署遵义府刘寅浚、遵义协余孝安、西路练军分统江翰清，发兵至温水查办。而袁均芬已于三十年正月初五日率悍党数百，攻入温水场，伤毙兵团十余人，焚烧府经衙署，及教民房屋二十余间，民房数十间；兵团亦将袁均芬击毙，并毙悍党多名，匪始退归三岔场老巢。

前署抚臣李经羲闻报，一面飞派常备中营宋振铎驰往协同西路各防营剿办；一面电商四川督臣，请派营就近驰援，并据情电奏。奉旨：著严饬所属各军赶紧分别剿办，并著锡良就近伤营越扎以防窜扰等因。钦此。旋由锡良伤川军营务处署永宁道赵尔丰、统领道员刘兆庚就近调拨兵队，亲督越剿。李经羲亦添派常备后营成国柱、左营尹庆元陆续开赴，以助声势。赵尔丰督率各军，于正月十六日驰抵温水，十七日，川军刘兆庚、黔军余孝安、江翰

清各带兵队继至。探悉三岔场背山面河，路极险阻，乃商分四路进兵，而以川军开花炮队分堵要隘，合力兜剿，以期一鼓荡平。

先是匪党以袁均芬为枪击毙，颇疑其术不验。袁清芬复倡言死者皆道心不诚，临敌退缩之故。而帅子香一股，所招皆刀匪亡命，负固不下。十八日黎明，各军开队前进，该匪亦分路迎拒，我军枪炮齐施，匪党死亡虽众，仍力战不退。刘兆庚急挑勇敢弁练，由间道绝险而入，直逼贼巢，奋勇格杀，立斩伪老王袁显猷，及其眷属多名。袁清芬率党回救，为我军截击四散。副将董南斌复以开花炮轰击，焚其巢穴。匪见死亡已多，老巢已破，始各思逃窜。而两军会合攻杀愈急，匪之死于枪炮刀稍者不下三四百名，其投岩坠涧死者亦复不少。袁清芬当回援战败，即奔入屋中。据生获之伪国师何海清即何算命、伪元帅穆善奇即袁三等皆供称已为乱兵砍死，其余各首要亦擒斩殆尽，经李经羲先后陈奏在案。

臣查妖匪袁清芬，传教惑众，酿成叛逆，川、黔边匪又多乘机附和，逞肆凶谋。起事之初，以灭洋打教为名，意在激动乡愚，横挑巨衅。所有黔之遵义、仁怀、桐梓、川之綦江等属，教堂林立，皆去该匪起事地方不远，如办理稍涉延缓，地方良民既受蹂躏，而附近之教堂、教士，一有焚烧杀掠等情，即将酿成交涉大案。黔中防兵单薄，省兵又远难即至。所幸赵尔丰等赴机迅速，各将弁亦与黔军同心戮力，旬日之间立平匪乱，附近地方幸免荼毒，各教堂、教士亦以协同保护毫无损害，实属保全不浅。除道员赵尔丰、刘兆庚已经奉旨奖叙外，在事文武员弁异常出力，均有微劳，既经四川总督臣锡良查明开单咨请遵旨酌保前来，理合将所开文职五员、武职三员，缮具清单，恭呈御览。合无仰恳天恩，俯念此次川军越境助剿，尚属得力，赏准照单分别给奖，以示鼓励，出自逾格鸿慈。

除将千、把以下各弁另册咨送兵部查核办理外，所有川、黔

合军剿平仁怀妖匪，遵旨酌保川军出力人员各缘由，谨会同云贵总督臣丁振铎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该部议奏，单并发。

397 御史徐士佳奏云南临安之役

官军焚掠大员失察徇隐片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五日（军机处原折）

再：前年云南临安之役，官军淫掠焚烧之惨，残忍酷虐所不忍言。如曲江坝一带村寨林立，人民殷富，自官兵过后，则一片焦土，鸡犬无声。又兵至临安城下，无暇攻城，专事焚掠。兵官如史佾、陈受益、王尔栋焚掠东门外一带，马柱焚掠西门外一带，白金柱焚掠南门外一带。白金柱本云南回籍，夙恨汉人，马柱本与临安人有隙，故二人所至之处，尤老幼不遗，荡洗净尽。有距城四十里之缅甸街，为商货骈阗之地，屹然巨镇，自经官兵一过，人民房屋尽付劫灰。匪特该匪周云祥所不为，即古来剧寇亦无此惨毒。计被害生灵何止万人，损失财产亦何止百万哉！尤可慨者，云南夙称贫瘠，独临安为财富之区，自此惨遭浩劫，恐百年难复矣！乃该兵官等饱掠而归，悉成巨富，并叨优保，独此无数被害良民，海底沉冤，日久莫为昭雪，岂云南独无公道耶！各大员自知失察，故为徇隐而讳莫如深也。

又该匪周云祥踞城月余，于官绅商民及衙署仓库均无所损，并投诚被杀；而该省奏报则又称阵斩，情节两歧，千里毫厘，所关非细。拟请飭下广西抚臣李经羲，遴委廉干大员，驰赴临安，将以上各节查访明确，分别参办，以儆贪残，而恤民命。谨附片上陈，伏祈圣鉴施行。谨奏。

398 云贵总督丁振铎奏维西藏彝

聚众仇教戕官派兵剿办折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十三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云贵总督臣丁振铎跪奏，为云南维西厅属僧、蛮，因巴匪勾煽，聚众叛乱，焚毁教堂，戕害教士，现派大员统兵剿办，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中甸、维西喇嘛蕃族，生齿殷繁，性情犷悍，夙与教堂水火，地方官维持调护本极为难。前因川属巴塘匪乱，勾煽滇边僧、夷，聚众仇教，围攻阿墩子各处教堂，经营汛击退；并电飭丽江府知府李盛卿，率营驰往堵御保护，曾经附片陈明在案。嗣据电禀：该匪纠党数千人，分扰江东西地方，围攻教堂。兵团竭力抵御，众寡不敌，茨姑教堂被毁，教士蒲德元等被戕。臣当商派署提督臣张松林由大理驰赴，督率各营相机剿办，业将一切情形先行电奏。奉旨著臣严飭各营赶紧合力剿办，迅扫贼氛，仍将各教堂、教士切实保护。丽江府知府李盛卿革职留营立功，以观后效。教士蒲德元等无辜被害，深堪悯恻，并著臣妥为抚恤等因。钦遵转行遵办。

伏查此案，先后据李盛卿电禀：巴塘匪首罗进宝、郭宗札保，先以印械约维西土弁和文耀，勾结僧、蛮一同起事。当经维西厅李祖祐查获，将和文耀诱拿正法。李盛卿复拿获夷匪老和等四名惩办，冀以拆其乱萌。无如川、滇僧、匪过多，勾结一气，屡经设法开喻，总未贴服。嗣闻川军进剿，巴匪党德炳等分路入维西厅属羊八景等寺，各营教喇嘛亦即纠集地方僧、夷起而相应，分扰江东西各处。六月十八日早，据探卒驰报，并接茨姑教堂警信，当派请御士兵左右两营开花炮队翼字营拔队往援。各该僧、夷等已截住兄功山、巴滴、洋渣各要地，无路可进。羊八景寺僧、

匪亟率众数千围攻茨姑，原驻该处之兵团竭力抵御，众寡不敌，哨弁李谷安顿时阵亡，教堂及教民房屋被毁，教士余伯南、蒲德元均被戕害。二十二日，李盛卿亲督各军驰抵叶枝，克复换夫坪、燕子岩，进攻黄龙关。据关之贼抵死抗拒，岩险路窄，滚木擂石势如雨下，我军伤亡颇多，匪势甚炽。惟分派营员土弁，将教士彭茂德、英人傅礼士竭力保护出险，送至大理府城安置，我军仍退扎叶枝。二十六、七两日，军行小燕子岩之南，探知匪踞东洛，图袭我后，分兵迎剿，毙贼甚众，夺获枪刀等件，余贼溃退，我军共受伤九人。而墩道梗塞，通判李祖祐亦被围困在墩。现在设法寻觅教士余伯南等遗骸，及招抚被难各平民、教民。传闻驻中甸桥头之达字营勇一哨，因匪众麇至，前哨无着，已遣探由间侦查，尚未回报。查维西共有教士七人，又游历英人傅礼士一人，除余、蒲两教士而外，余均查明无恙，各派兵四路迎护，一并送赴大理等情。臣先据电禀，当由省拣派总兵谢有功率带绥靖新军，星夜援应；嗣后商派署提督臣张松林添募信守一营，并就近调拨杨发旺一营，克期亲往督剿。昨接张松林电报，业抵维西。并据李盛卿电禀：七月二十五、六日，阿墩被困之李祖祐及镇、建、达三营，请御两营，冒死突围，沿途血战，已达叶枝，稍与休息，即会同新到之军，再行进剿，并将兄功贼卡夺回等语。

臣维此次川、滇僧、匪联成一气，勾结叛乱，戕官仇教，扰害地方，实属罪不容诛。现在川军进克巴塘，逆巢倾覆，因而狼奔豕突，鼠扰滇边。自非痛加剿办，迅扫贼氛，不足以谢外人而安边圉。丽江府知府李盛卿亲督各营，疏于防护，奉旨革职留营，仍应严饬奋勉立功，藉图自续，并责成文武各员，务将各教堂、教士切实保护。除俟署提督臣张松林剿办情形如何随时奏报外，谨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再：前次电奏，据称：英人傅礼士一同被戕，现经查明实只

余伯南、蒲德元两人，傅礼土无恙，合并陈明。谨奏。

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十八日奉朱批：著仍遵电旨，分别剿抚，严禁骚扰。钦此。

399 云贵总督丁振铎为维西藏彝仇教 戕官派兵剿抚事致军机处电

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十三日到（军机处收电档）

维西僧、蛮叛乱，前经电陈在案。自张署提松林、谢有功抵维后，分路进兵。八月十八，贼围兄工，谢有功派骆家信率队前往击退。探得洛沙、香多，均有匪踞，恃险力拒，我军奋战猛登，力克全隘。对岸贼营约数百人，拆桥断我进军之路。我军据桥抵敌，贼复大败，斩级二十八，生擒五名，杀伤死者甚众，夺获抬枪二十余杆，骡马、帐篷、食物甚多。拟将孔多、匡多两隘夺获，即进攻东竹林贼巢。此谢有功一路情形也。

张松林电：八月二十一，前军进逼换扶坪，次早，抵小燕岩。江边对岸贼众吵喊放枪，我军伏地蛇行，渐近水岸，排枪逼击，助以开花炮弹，贼多伤毙，纷纷坠岩，余贼狂窜如拉。土目王福反正投诚，退出大燕岩、红坡各隘。我军乘胜进攻杨八景寺，该寺喇嘛二百余，蛮匪千余，闻风震慑，各携辎重分路逃窜。我军二十九进扎杨八景寺。此张松林一路情形也。

现在军威已振，匪势渐衰，已电张松林，督饬各营分别剿抚，严禁骚扰，早日蕝事，上慰宸廑。以后军事如何，容再续电。乞代奏。

400 云贵总督丁振铎为攻克维西东竹林寺事致军机处电

光绪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到（军机处收电档）

维西僧、蛮叛乱，前将张松林、谢有功分路进兵获胜情形，

奏陈在案。

据张松林电称：九月二日，探闻红坡僧、蛮，一股窜附东竹林寺，一股越澜沧江西，即定计分剿。适连日雨雪，寒气砭肌，将士瑟缩，松林勉以忠义，且谕以深入粮绝，非涉险出奇，无以自存。将士咸奋，遂挑信军六成，并亲兵、炮队、团勇二百，彰营两哨，裹五日粮，由红坡山披棘缒幽，潜拊东竹林寺之背，并派信军两哨，民团三百，越澜沧，力捣江西之贼。初六午，进抵东竹，贼始惊觉。该寺楼阁连云，外筑土城，周环雉堞，悉力抗拒。自酉至戌，我军排枪数十发，逼进土城，贼退入寺，我军跟踪猛进，斩级七，乘势攻入寺内，短兵相接，生擒喇嘛老梭直建等九名。夜黑山深，余贼由寺后逃遁。我军阵亡二名，冻歿七名，受伤五名。松林时亦进军白蟒山，漏夜夹击。阿董、阿墩、狍子石二十余寨怵于兵威，各土目先后来营，搏颡投诚，给示抚定。初八，派队直下奔子栏，与谢有功军会合。初十，各军并驻东竹。查该寺正殿悬人皮一张，五体俱备，髑髅累累，与杨八景寺同，平时凶恶情形，均可概见。此次涉险出奇，固由将士用命，亦因该僧、匪恃其地势险绝，不虞官军骤至，且匪党分拒谢军，故得乘机攻克也等因。准此。窃维杨八、东竹两寺，僧、蛮构逆，党众力强，自非该署提督张松林涉险出奇，断难收功如此之速，该提督智勇足备，调度悉协机宜。

除俟查明出力各将弁另折请奖外，谨先电奏，藉慰宸廑。乞代奏。

401 广西巡抚署贵州巡抚林绍年奏拿获著名会党首要片

光緒三十一年十月十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再：黔本苗疆，民贫由于地瘠，盗匪滋多，夷情尤悍。雍正、乾隆间，屡酿边患，均蒙特简重臣督治，馭之以严。盖以毗连四

省，一或不靖，悉为牵动，祸尤先于川、湘，故不惜殫竭财力，寓宽于猛，绥此岩疆。自同治年间苗乱以后，元气益伤，治理复为饷绌所限，教养阙如，汉夷率昧法纪，虽以骨肉之亲，亦殉利而相残害。本年罗斛、郎岱，因谋产杀死期亲尊长一家五命、一家七命之案，竟至两见。沿边则粤之游匪、川之拳匪、妖匪，历年因剿办穷蹙，零星窜入，无处无之，时与本地会、土各匪互相勾结，教匪亦因缘为奸，动辄数十成群，执持枪炮，聚散无常，抢磕捉赎，放火杀人，无恶不作。村野小民，苟有儋石之储，或少艾之女，即难安枕。商贾来往常怀戒心，事主或畏报复，兵差常被拒捕。地方官借口插花，此推彼诿；或据报而不缉犯；或虽获犯，非任羁押不禀，即捏报监毙，以致匪盗益炽，弱者昵匪以图全，黠者通匪以自卫，土豪劣团又从而包庇豢纵之，边民受害不堪言状，遵义、大定两属尤甚。前学臣赵惟熙条奏黔省事宜，谓川匪之扰黔甚于游匪，苟非及时剿办，将为广西之续，洵非过论。

臣自奉命来黔，沿途访询得实，到任即将讳纵不职守令分别撤换，择尤奏参，严飭各属认真拿办；并派委龙里县陈价酌带练兵，亲赴遵义、大定，会商该管府胡汝霖、石廷栋，督同地方文武，会合兜截，遇案务期必获；尤以编联团保，力清其源为先务。臣复选派亲军密探侦缉。数月以来，幸兵团得力，虽大伙拒敌终必斩擒，即狡悍之匪亦能设法诱获，而绅弁兵团不过偶有伤亡。统计该印、委等自正月至九月底止，先后拿获积年著名首要土匪、盗匪屈品三等一百零三名，镇远、思州、古州、独山等属亦获会匪、游匪邱凤亭等三十四名，合共竟至一百三十七名之多。除登时拒捕格毙外，均经该印、委等讯明，供认确凿，照例惩办；其罪恶较甚，虑滋他故者，并经臣批飭立即正法。而各属禀报抢劫各案及追捕出境，经川团格杀之王糟鼻子等巨匪，尚不在内。其庇匪绅团亦均照例严惩。密加体察，风气虽觉一变，地方赖以

静谧，民教亦极相安；然重法以治其标，其端本善俗，首在遍设学堂，振兴工艺，清理插花，更为不可缓之要图。臣惟有督飭各属实力举办，并仍随时严拿，务绝根株，以消隐患，仰副圣主绥靖边陲之至意。

据按察司全懋续等会详前来，除将出力各印、委、绅、弁分别给予外奖，伤亡兵团议恤，并分咨军机处、兵、刑两部外，谨会同云贵总督臣丁振铎，汇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奉朱批：该部知道。钦此。

402 云贵总督丁振铎奏剿办巧家厅彝众禄汶义等折

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六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云贵总督臣丁振铎跪奏，为官兵剿办巧家叛夷，连获胜仗，匪众溃逃，厅境一律肃清，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云南巧家厅叛夷禄汶义逃匿川境，时复纠党滋扰，势甚猖獗，曾将剿办情形附片陈奏在案。该匪自溃踞跑马坪后，分遣悍匪驻扎子口各处，修筑碉楼营房，以抗我军。厅员苏天爵会商各营，派都司游辅廷、已革四川参将朱元敬率副中全营，辅以民团，进攻子口；昭通游击营、镇东左营各派哨队，会同民团，暗袭贼后。五月十八日，游辅廷等直逼贼垒，奋力猛攻，该匪殊死战，相搏两时之久，匪首阿合带伤而逸。维时昭通各军已至山后，恰遇禄汶义率匪来援，当即迎头轰击，毙匪多名，我军弁勇亦互有伤亡。十九、二十八等日，该匪分党四出掳掠，均经随时击退。匪复遁入跑马坪贼巢，悉力死守。此五月十八等日，各营先后接仗毙匪之情形也。

自兹以后，该匪恃险久踞。管带涂瀛驻防有年，情形较熟，乃亦相与久持，不图进取。当经臣将其撤差，严飭参办。苏天爵亦以该匪扼险死抗，势必老师糜饷，即添募营团，会合各营，定议三

路进逼。八月初八日夜，镇东左营哨弁谢兴顺带队出探，为匪拦截，该弁奋勇冲突，毙匪十馀，夺获大旗矛马而归。十三日，我军由母狗石、泥罗虞子口分道进攻。各将领激励诸军，奋不顾身，自午至申，节节进取。游辅廷一军出其不意，首先冲入贼巢。匪众攀藤滚岩，悉数溃逃，仍分赴罩子脚、四大块、丝窝罗等处，意图负隅。十六、七两日，各营合力进战，毙匪四十馀名，团营哨弁杨锡禄枪毙悍目那比五使一名，副中营哨弁伍开风、刘开堂阵斩先锋悍匪勒姑依古一名，夺获快枪、逼码、毡衣多件。杨锡禄随中枪阵亡，什勇亦带伤多名。二十四日，苏天爵亲督巧字中营驰抵丝窝罗。匪众悉锐出巢，示以死战。我军四面围逼，并用开花炮连环猛攻，各军继进，匪乃挫退，四散奔逃。乘势将罩子脚等处匪巢全行攻克，贼碉营房一律踏平，厅境肃清。惟匪首禄汶义、阿合等均由间道遁入川境。此八月以后，官军获胜迭克匪巢，及厅境肃清之情形也。

新任昭通镇总兵苏抡元适经臣檄飭督兵到厅，当即会商苏天爵搜捕馀匪，安抚胁从，被难汉、夷妥筹赈恤。逆首禄汶义等，仍会商川边文武，设法密购，务期获办，以净根株。添调各营团分别裁撤遣回。据该镇、厅具禀前来。

臣查巧众叛夷禄汶义逃匿川境，频年勾结滋扰，势极披猖。此次出巢久踞，昭东一带州县，一时均各震动。窃幸仰仗天威，得将匪巢一律攻克，厅境肃清。惟首逆在逃，终虞后衅，臣自当督飭该文武并咨四川督臣认真购缉，总期净绝根株，以上副朝廷绥靖边圉之至意。各营员弁连战数月，迭克坚巢，不无微劳足录。可否仰恳天恩，准其择尤酌保数员，以示鼓励，出自逾格鸿施。

除飭将阵亡弁兵查明分别请恤，善后妥筹办理，并分咨外，谨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奉朱批：著严拿禄汶义，务获惩

办，以净根株；出力各员，俟获首要后再行酌保。钦此。

403 云贵总督丁振铎奏查明临安之役详实情形折

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宫中朱批奏折）

云贵总督兼管巡抚臣丁振铎跪奏，为遵旨查明据实覆奏，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十四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六日奉上谕：有人奏，云南临安之役，官军淫掠焚杀，惨不忍言等语。著丁振铎按照所指各节确切查明，据实具奏，毋稍回护。原片著抄给阅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等因，承奉此。臣当即札委临安府知府党蒙、候补知府张鉴清、建水县知县伍毓崧、署宝宁县知县汪本源，亲历各乡，传集本地绅首，凡昔日官军所到之处，何处曾遭淫掠焚杀，系何户名，一一查明，据实禀覆，毋稍含混，以凭覆奏去后。兹据该员等传集建水县举人曾传经、曾习经、副榜田伊耕、廪生周世荣暨四乡绅首等，亲往各乡按照原片指称处所，逐一查勘，或事出有因，或查无实据，缮具清折详细禀复前来。

如原片内称：曲江坝一带村寨林立，人民殷富，自官军一过，遂成焦土等语。查曲江坝系由省至临安大道，村寨洵多，自周匪踞城后，即派匪目邹富、郭六率匪二千馀，纠结本处匪徒刘琪等，麇聚该坝，抗拒官兵，逼胁各村寨壮丁相助，有不从者焚杀掳掠，并将曲江巡检沈纘烈惨杀支解。迨树字各营进扎通海，与该匪接仗，力战一昼夜，管带王义昌中枪阵亡，兵勇死伤不少，均经奏请赐恤在案。匪所占踞，官军炮火势不容己，民房亦间有因之被焚者，此查明曲江坝一带情形也。

又原片称：史侑、陈受益、王尔栋，焚掠东门外一带。查东门外街道房屋极多，周匪虑官军缘屋设梯登城，于是年五月廿五

傍晚由城内抛掷火药，焚烧缘城房屋，火烈风猛，延烬数百家，为临安人所共睹。若谓史侗等焚掠，查无实据。

原片又称：马柱焚掠西门外一带。查周匪家住西门外距城廿五里之西庄坝，自曲江一败，城外之匪倚西庄为巢穴。是年五月廿一日，总兵刘树元一军与该庄伏匪连日猛战，匪始逃窜。经总统各军刘春霖派马柱一军驻扎该庄张家花园，保护数十村寨，并无一家被毁，即周匪住屋至今尚属完全。惟附城民房数所，亦于是月二十五日为周匪掷火一律烧尽。

原片又称：白金柱焚掠南门一带。查南门外附城概系水田，无处扎营，附城数户并未损坏。当周匪窜踞临城，匪党挟咸丰年间汉回相仇旧憾，先将踞城十五里之回笼村寨焚掠净尽。该寨三百馀户，丁口数千，全系回民，一时逃出无归，遂寻烧汉民房屋以泄忿，故东门外一带房屋多被焚毁。迨白金柱军抵东门城外，始招抚被难回民，禁止焚掠。而该回人数太多，穷蹙忿憾，有非白金柱所能悉数安抚者。若谓白金柱焚掠南门一带，查无实据。

原片又称：缅甸为商货骈阗之地，屹然巨镇，自官兵一过，人民房屋尽付劫灰等语。查缅甸街居民约百户，马栈数家，系由临安至蒙自通道，当周匪踞临时，即令贼党张和、张曜纠匪千余，盘踞该处，图阻官兵，兼以窥伺，蒙自附近村寨亦多胁从。是年五月十一日，白金柱由蒙自督军进剿，该匪突出将白军抄截，枪伤队官马用、纳廷良，兵勇死亡甚众。白金柱整军愤进，焚其巢穴，鏖战累日，匪始败窜。追至下坝，始将张和枪毙，此缅甸房屋所以尽付劫灰也。

原片又称：官军饱掠，悉成巨富。查各营官弁于军务告竣后，府署、县署并无被控被禀，所掠何村何姓？是何财物？案据此时，自无凭究追。

原片又称：周云祥踞城月余，官绅商民及衙署均无所损，并闻其投诚被杀等语。查周匪借灭洋人、阻铁路为名，于是年四月

十七日纠党起事，焚烧箇旧衙署民房；二十一日，夺踞临安府城，将府、县官质禁。管带马子贤仍据北城力战数日，卒以粮援俱绝，全哨伤亡殆尽。该匪将马子贤剖胸断脰，悬首城楼。府幕车肇坚、县帐房董虎臣均被惨杀。焚毁县署，钱粮仓库搜洗一空，军械火药罄分贼党，为久踞计。经总统刘春霖督军进剿，节节扫荡，进抵临城，大小数十战，将城外各处援贼击散。周匪仍率死党数百闭城抗拒，遣党勾结广西游匪、开边点匪来援，均被我军阻其来路。迨各营环攻城下，刘春霖密派员弃夤夜梯城，暗约绅民内应，匪势不支。其左右已有逾城暗通消息者，云匪党欲借投诚为名，突围遁去，是以我军执而戮之，以伸国法，而快人心等情。

据此，窃维臣于二十九年三月初二日抵滇接篆，四月十八日，即有该匪周云祥焚烧箇旧厂、连陷临安、石屏之变。其时省垣兵不满千，贼势披猖，到处响应。省垣贼党则有余占标纠党冒充应募，并遣奸细枪击署通海县知县彭继志，幸未击中。擒获讯明，始将余占标等拿获正法，借清肘腋。遣赴通海只有谢凤生、刘树元三营。其时粤西游匪、蛮河点匪势尚鸱张，重兵悉屯开、广，腹地无营可调。刘春霖奉派督剿，克日就道，仅有亲兵百名，陆续募集卅馀营，众皆乌合，未经训练。通海至临、石一路，经刘春霖随时申儆，除与贼接仗外，各尚不敢妄为。惟东路阿迷至缅甸一带，匪氛充斥，道路不通，汉、回仇怨相寻，地方遂受其蹂躏。近派张鉴清等亲历各处，细加查访，如原参之史侗、陈受益、马柱等，尚无人指控；而汉民纷纷呈诉，则以回民焚掠归怨于白金柱，虽非无因，究不能即为该镇之咎。该镇在广南防剿，驻扎频年，移镇开化，又经再稔，并闻部下兵弁稍有不法。当周匪事起，该镇由蒙自进兵，已在五月十一日，回笼村寨早被周逆焚毁，回民寻仇报复亦已多时。白金柱只能约束本营，此外回众势难俱听号令，此事势之无可为何者也。惟管带回队之请保副将衔·补

用参将马白珍、拨补把总桂树堂，及汉员管带·请保游击衔·补用都司王尔栋，均现据民人指控，当时自不无滋扰。原片所称：官军饱掠，悉成巨富，他无可证，惟王尔栋近在临安娶妇，衣饰颇觉鲜华，未必不由于搜掠。马柱保护西庄一带，村寨虽无扰害，而其弟副将衔·补用游击马铭，闻有收受投诚礼物等事，应请一并斥革，以示惩警。此外既无人指控，事阅三年之久，则亦无可究诘也。

至周匪投诚，洵有此说。当临安未克，驻蒙法领事曾属关道韩景桐传电到臣，请允周逆投诚，予以都司官职，并加差委。臣与前抚臣林绍年力持不允。迨官军屡胜，临绅多人因被周逆胁从，亲赴刘春霖营中投首，并密称同来之武生赵有时系周逆死党，派令监制各绅，不准泄漏贼中消息，兼探官军动静，当经刘春霖将赵有时正法。周逆果欲投诚，随诸绅一同来营，尚可待以不死。乃诡谋百出，此岂肯投诚者？及大军环逼临城，匪复分途抵敌，鏖战多日，遣党张曜、郭六等分赴弥勒、通海、河西一带，牵制官军后路，冀待游匪、黔匪来援，幸均被堵截击散。周逆势穷力绌，犹未肯迎降。其左右潜赴大营，云周逆将借投诚为名，乘机逃窜，是以刘春霖飭令截拿梟首。查周逆连陷临、石两城，囚禁守令，支解营官马子贤，戕杀府县幕友及曲江巡检沈纘烈等，涂炭生灵，即投诚岂容原免？况乎狼子野心，要挟官阶差委。应准投诚与否，当在圣明洞鉴之中。惟刘春霖电未详言，不无疏略。

回忆临安一役方事之殷，奉旨电飭南洋大臣派遣张春发一军星驰援剿。驻滇法领事方苏雅面言：滇省兵力恐不能即了，接越督电，已备兵六千请赴临会剿，早日扑灭，免碍路工等语。当经婉谢。然非临城迅复，劳宸廑而召外衅，将有不可胜言者。刘春霖督新募之兵，月余即殄渠告捷，电禀虽不无疏略，劳勩亦不容混，可否吁恳天恩邀免置议。临安往事今已三年，从前并未据地方人民有控告各营之案。臣既非讳饰于前，何庸回护于后。如以

臣不职而论，方周逆肇乱，未能防范几先；迨周逆焚掠回笼，致回民寻仇报复，汉、回扰攘，又未能即时绥定，咎实难辞。现值外交孔棘，内讧时虞。本年正月间，路南州境内会匪姜子云纠党数百，将于铁路起事；广西州之胡苗子，挟仇枪毙两团绅，皆周逆余党也，幸皆立即拿办。而地方人等，至今尚以周云祥为能捍御外患，称惜为多，不复知其为叛逆，此则深可虑也。庸劣为臣，应避贤路。伏恳圣恩将臣罢斥，交部严议，以为身任疆圉不能防患保安者戒。

至此次原片所参各节，臣虽飭委员等据实确查，而汉、回衅隙已深，谣诼亦复何定。可否请旨另派公明廉正大员复行查办，以昭核实，而服群情之处，出自圣裁。

所有遵旨查明据实具奏缘由，谨恭折复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朱批：丁振铎、刘春霖均著毋庸置议，余著照所请办理。

404 云贵总督丁振铎奏攻克维西厅属各寺抚辑藏彝折

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宫中朱批奏折）

云贵总督兼管巡抚事臣丁振铎跪奏，为官军攻克维西厅属各匪寺，抚辑僧、夷，厅境一律肃清，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云南维西厅属僧、夷勾结叛乱，焚教堂，戕教士，围困官军，臣奏派署提督臣张松林督军剿办，迭经先后具奏，并电陈在案。

伏查该厅僧、夷，自阿墩被困，官军失利，势极鸱张，以羊八景、东竹林两寺为巢穴，主持者为各僧，管事附和者皆土目土民，并遣丑类分扼要隘，地势既极险峻，人复犷悍异常。而官军粮运之难，雨雪之阻，倍极艰苦。署提督臣张松林，于七月二十八日行抵鲁甸，细审地势敌情，定三路剿办之策。该署提督亲率

信军炮队、并姜德兴所部为西路；派谢有功率领新军，益以杨发旺一营，并靖武等营为东路；土司木汝诚，同建威左营扼守中路。

八月二十二日，西路一军行抵小燕岩江边，僧、夷隔江死力抗拒，枪炮猛烈。我军伏地蛇行，逼近江岸，排炮环施，助以开花炮力，毙匪极多，纷坠岩涧，余贼奔溃。拖拉土目王福反正投诚，退出大燕岩、红坡各要隘。我军乘势进捣羊八景寺。僧、夷恃其险僻，不虞官军猝至，寺僧二百余，夷匪千余，相与震慑，各携輜重分头溃窜，一窜澜沧江外，一附东竹林寺。该署提督即于二十九日进驻羊八景。寺中髑髅遍地，称为供器，残忍惨毒，不忍寓目。其时连日雨雪，朔风砭肌，将士苦寒，相对瑟缩。该署提督勉以忠义，并谕以深入粮尽，非涉险出奇无以自存，将士感奋。遂分队裹五日粮，衔枚冒雪，由红坡山间道，斩棘縋幽，潜拊东竹之背。另派兵团越澜沧，缀江外窜贼。该署提督亲率余兵，由白蟒山夹击。九月初六日午刻，出贼不意，进抵东竹。该寺楼阁连云，外筑土墙，碉楼雉堞并极坚固，因是悉力抗拒。自午至戌，我军排枪数十发，逼进土城。贼退入寺，我军跟踪猛进，短兵相接，斩贼七人，生擒管事喇嘛老棱直实等九名。夜黑山深，余贼悉由寺后溃逃。附近之阿董、阿墩、麂子石等寨等三十余寨，悉由土目率领陆续投诚。该署提督逐一拊循，俾各安辑。寺悬人皮一张，查系阵亡哨弁杨桂珍躯壳。髑髅累累，与羊八景寺等。江外窜贼，或擒斩，或投诚，亦均收平。该署提督复派队接应谢有功。此西路一军进剿获胜，叠克僧寺之情形也。

木汝诚一军扼扎兄工，被贼迭向攻扑，势颇难支。谢有功闻报驰援，奋力击退。复率各营节节进取，八月二十六日，军抵洛沙。贼营于悬岩，以枪俯击。我军冒险猛登，贼遂败走，亟拆桥以断我军之路。我军奋勇据桥，肉薄相当，决荡数次，毙贼甚

多，生擒五名，溺死者尤不可胜计，夺获火枪、抬枪多件。复乘胜连克扎多、匡多各贼垒。适该署提督派援之军亦至，合攻补牙坪贼巢，枪毙多匪，获械多件，贼悉溃窜，亦进抵东竹驻扎。此东路一军连战克捷，会合西路之情形也。

该署提督派拨各营分路搜剿，并諭以宥胁惩渠之意。胁从各夷慑威悔祸，踵接投诚，负固之匪并被擒斩。复令谢有功前赴川边巡历，以会川军，厅境一律肃清。至怒江、菖蒲、桶白、汉洛一带仇教僧、夷，由已革知府李盛卿派土目王国相等，次第剿抚收械，亦各安堵，先后具报前来。

臣查维西僧、夷响应巴匪，句结滋事，恃其险悍，势极披猖。署提臣张松林督军进剿，不避险阻，出奇制胜，未及两月，全境荡定，其劳勩诚不可泯。惟该署提督系记名提督、实任总兵，应如何加恩之处，恭候圣裁，署维西协副将·记名总兵谢有功，请免补总兵，以提督记名简放；准补临元镇右营都司王刚，请以游击尽先补用，并加副将衔；游击衔·尽先都司骆家信，请免补游击，以参将尽先补用；二品荫生张德成，请俟引见时加恩录用。其余在事出力各员弁，可否仰恳天恩，容臣择尤汇奖，俾昭激劝，出自逾格鸿慈。

至已革丽江府知府李盛卿，现飭与法教士任安收等议办教案，并会同署丽江府知府彭继志，将善后及教案分别妥办议结，再行请旨加恩外，谨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张松林著交军机处存记。余著兵部议奏。

405 署贵州巡抚岑春蓂奏遵义

大定红灯教聚众仇教抗官折

光緒三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宫中朱批奏折）

署理贵州巡抚·湖北按察使臣岑春蓂跪奏，为遵义、大定二府境内邪匪先后聚众，欲图抢劫滋事，获案讯明惩办，现在地方

一律安静，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据遵义府知府袁玉锡、署遵义县知县张镐禀称：该府属境与四川毗连，前闻有川省红灯教匪余党潜匿境内，即经严禁查拿，未得踪迹。迨本年三月初九日下午，突有头裹红巾匪徒十人，小孩二人，各执刀、矛、拂尘，由东乡拥至城外盐行街，称与教堂为难。该府县闻报，立即会营暨分统西路练军·补用游击蒋一忠，督率兵役上前擒拿。该匪自恃邪术，手持符篆，形同病魔，直前用标刀抗拒，致伤勇丁。当飭开枪迎敌，立毙周木匠、黄兴顺、胡女、张老末四匪，余即夺路狂奔。兵役穷追数十里外，拿获王文六、胡荣发、田丑等三名，旋又续获樊春廷并幼孩田老旺、樊来弟三名。审据樊春廷供称：县属苦竹坝人。本年三月初五日，雇已被枪毙之四川中江县人周木匠至家箍桶，周木匠自称系红灯教余党，会打神拳，画符念咒，能避枪炮。该犯被惑心喜，遂拜周木匠为师，邀同王文六等及在逃之姚闰喜、姚兴顺，一同在家学习。初九日，周木匠纠约其同乡黄兴顺等，并该犯等共十二人，各执刀械进城，图打教堂，抢取银物。甫至城边，即被官兵拦住，周木匠等拒捕被枪毙命，该犯等均被拿获等语。提讯王文六等，亦皆供认同习邪术不讳。如何惩处，禀请核办。声明田老旺、樊来弟，年皆不及十岁，毫无知识，请交家属领回，严加管教。

又据贵西道文悌、署大定府知府石廷栋、毕节县知县江良醇先后电禀称：该道、府等前因访闻府属浪鸡坡地方有邪匪徒煽惑愚民情事，即经派弁前往侦缉，一面严密戒备。迨三月二十一日夜上更时，有匪徒数十人，执持旗帜、枪械，由南门闯入县城，直赴道署前喊杀，当经该道督飭护勇在辕门迎击，该县闻报，立即会同毕赤营游击蒋福珍，管带练军·补用都司萧金声各率兵练、差役，分头捕拿。该匪等竟敢拒捕，当被格毙三匪，拿获喻升、喻元善、

喻老五、蒋牛耳、路老么、葛小银等六名，匪势不支，旋即溃散逃逸，追捕无踪。当时夺获旗二面，火枪、抬炮、梭标数件。营兵陈荣升，被拒伤重殒命，兵丁受伤数名。道署左近民房，被匪打毁四处，内有一家，放火烧毁一角，当即扑灭。旋又续获喻小秀、喻林、傅小六、罗焕亭、喻小英等五名口；该府石廷栋亦拿获喻小双弟、喻拇猪、喻元良、喻麻么四名口，解县归案审办。喻元善、蒋牛耳、喻拇猪三名因拒捕被格受伤较重，旋各身死。由该县江良醇审据喻升供称：大定府属浪鸡坡人。本年正月间，该犯之妹喻小秀患病，称有牡丹仙师附体，医治就痊，从此时常念咒，与人禳解。其堂伯喻老心、堂兄喻南亭，倡言仙传法术，纠约该犯与其父喻元善，及弟喻林、弟喻小双、妹喻小秀，又另邀已获之傅小六等，在逃之徐二喜等二十余人，日往喻老心家操习枪刀。喻元善有老祖之称，喻南亭有仙师之号，该犯与傅小六均称先锋，喻小秀、喻小双弟称有妖术。三月二十一日，喻南亭起意纠约该犯等数十人，各执旗帜、枪械，于是晚闯入县城，欲思打毁教堂，抢取财物。走至道署前，毁坏民房数处，放火烧毁一角，即被文武各官率领兵役截拿被获等语。质之喻小秀等，供亦相同。电请分别正法。其喻元良、喻麻么，讯属无干，喻小英年幼无知，请予保释各等情，具禀前来。

臣查樊春廷等胆敢拜川省红灯教匪周木匠为师，窝留在家，练习拳咒；喻升等听从喻老心等倡言仙传邪术，操习枪刀，妄立老祖、仙师、先锋等名号，先后听从执持枪械，伙众入城，思欲打毁教堂，抢劫滋事，实属形同叛逆，未便稍事稽诛。当即分别批行电飭各该府、县，将樊春廷等四犯，喻升等九犯，一并就地正法，以昭炯戒。喻老心等为案内要犯，与姚闰喜等并飭购觅眼线，缉拿务获究办，以绝根株。喻元良等二名，讯明既属无干，应与年幼无知之喻小英、田老旺、樊来弟，准予分别保释，领回

管教。至此案地方文武各官，于该匪等潜在境内练拳操枪，先虽失于觉察，迨经纠众赴城，欲图滋事，均各立时截拿，捕获惩办，居民、教堂不致被害，功过尚足相抵，应请免其置议。

方今时局艰难，迭奉谕旨，外国财产、教堂，飭令认真保护，该匪等辄复阴谋毁抢，希图扰乱治安，于大局殊有关系。现虽先后破获，地方未被蹂躏，而民情浮动，不能不思患预防。改练新兵，实为当务之急。现经查照练兵处章程，先就省防练军酌量裁并添募，改编步队三营，先成一标，勤加训练以资镇慑。一面剴切出示，晓谕百姓，切勿被匪煽惑，传习妖术。并通飭各府厅州县，督率团绅认真编查保甲，互相告诫，以靖邪慝而正人心。臣仍当随时督飭，严密稽查，切实筹办，总期匪戢民安，断不敢稍有疏虞。

除将练兵事宜另容恭折具奏，并咨四川总督转飭中江县严禁查缉，暨飭该府、县速拿逃犯喻老心、姚闰喜等务获究办外，谨会同云贵总督臣丁振铎，恭折附驿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二十五日奉朱批：著即督飭切实筹办，毋稍疏懈。仍严拿逸犯徐二喜等，务获惩办。余依议。钦此。

406 署贵州巡抚岑春蓂奏都匀府属苗民聚众抗捐反教折

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初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署理贵州巡抚·湖北按察使臣岑春蓂跪奏，为都匀府属苗民因派捐聚众，闯入府署滋闹，旋复分党报复团首，抢杀教民，先后弹压解散，获犯申明惩办，现在地方安静，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都匀府属汉、苗杂处，风气素称强悍，全在地方官善为抚驭，始可相安。臣前因访闻该府苗民以派捐过繁，有聚众入署滋闹情事，即经札委补用知县岳衡驰往查办。旋据都匀府知府潘家

怪稟称：上年冬间，谕飭团绅就地筹款，多设蒙养学堂。嗣闻内外套团绅蒙廷魁有苛虐苗民情事，当即革退。本年三月十五日午后，忽有苗民多人拥入，声称求免派捐学堂经费，并请将借端苛扰之革团蒙廷魁严办，语近要挟。一时观看人多，将头门外习艺所挤坏。该府飭令查拿，一哄而散。十七日，该苗民等复麇聚近城地方。飭委都匀县知县江若梁会营弹压开导，被兵役击毙两苗，始各退散等情。当以查核所禀苗民聚众情形，语极含混，其中显有隐饰，即经飭司将该府潘家恠撤任，委候补知府刘寅浚驰往接署，并札飭委员岳衡确查详细情形，据实禀覆；及飭府将滋事顽苗首要各犯查拿究办。

接署府刘寅浚于四月初二日到任后，该苗民等复各纠党在府属凯国等处聚众，有报复团首、抄毁教民情事，并及贵定县属之都六等处地方。臣据报后，以此事虽由地方官派捐而起，第该顽苗等屡次聚众滋事，目无法纪，非慑以兵威，难期解散驯服。且都匀府城及府属平浪、贵定县之平伐等处，均设有教堂，尤须分别保护。当即檄调驻扎独山州分统东路练军·补用游击宋振铎，酌带所部练军，就近驰往弹压拿办；一面飭派中路先锋队哨长·拔补把总岑鑑清、易荣黔等分率练军一百名，前往平伐等处驻扎，保护教堂；并以署粮储道·贵阳府知府严隽熙昔年曾任贵定、都匀各篆，深得民心，情形熟悉，飭令该署道带弁兵四十名，继往贵定、都匀，居中调度镇抚。兼因署知府刘寅浚稟报办理情形，未能亲往各乡开导解散，复飭司撤任，委素为苗民信服之都匀县知县江若樾兼护。由臣颁发告示，飭令该县暨委准补绥阳县知县方峻前诣各苗寨，剴切开导。兹据该署道严隽熙等以各处所集苗民业已一律解散，首犯李阿友等先后拿获惩办，地方安静如常，酌拟善后事宜，稟请核办前来。谨将查明该府迭次派捐，致顽苗一再滋事，及拿办解散各情，为皇太后、皇上缕晰陈之。

查都匀府属地方，苗民居多。该府潘家恠于上年七月间禀报团营，谕飭团首，每堡一百家选派壮丁一名，赴府练习洋操，各乡共派丁二百四十七名，定以六个月毕业。每丁月需伙食银二两四钱，由一百家内分上中下三等捐缴。旋因操丁纷纷告假私逃，该府勒催归营，团首催人应操，月需银五六两，所费既多，派捐愈重。劣团复私抽入衙路用各费，苗民不胜其扰，无不嗟怨。十月间，举办初等小学堂，该府示谕，每二百家公设一堂，飭令团首承办。其经费除著名各场取给牛肉各捐外，余分三等捐缴：上户每年捐银二两，中户捐银一两，下户捐银五钱。各团因该府以多为贵，遂先后报开百余堂，率多依势作威，抑勒苛派，如不照捐，即以阻挠讦控，苗民怨藪更深。嗣因团首蒙廷魁、陆宗尧浮勒较各处尤甚，有凯口苗民李阿友等出头敛费，扬言上控。该府闻之，将蒙廷魁等革退；另谕吴献珍并习教之汪秉铎接充。旋飭陆宗文、陈定章将李阿友等拿获，发县收押。遂有张老七等以求减捐款为词，于本年三月十五日早，纠集苗民数百人，先至蒙廷魁家，将其长子蒙价卿杀毙。下午，各执枪械，假送盗为名，直入府署，将头门内习艺所、大堂、二堂等处打毁，并将押犯胡学渊劫放。经都匀县江若樑闻信，会营赴府弹压，苗民让道，当即解散，铺户居民毫无惊扰。十七日，该苗民等复集于城外护城场，又经该县会营出城开导，该苗民等求禁团首苛派，该县允其示禁。因内有顽苗罗会沅、罗老汝，见潘家恠在城上巡防，施放鸟枪，当被弹压营兵击毙，余人畏惧逃散。此三月十五、十七等日，苗民因求免捐款，两次聚众，均经该县江若樑前往弹压解散之情形也。

当该苗民等二次在城外聚集，该府潘家恠恐其进城劫犯，将李阿友开释，冀以遣散苗众。李阿友回家后，其耕牛已被陆宗文等拉去，向索不还，时存报复之心。暗与前次伙同敛钱之莫阿哩

相为表里，并勾结干谷陇之赵开云、拉陆之罗发先等，纠集党与，逼胁愚苗各百数十人，于四月十日齐到凯口，鸣锣聚众，扬言打团泄忿，不与平民相干，外来匪徒亦多溷入。先将革团陆宗文父子兄弟及学堂教习抢毁七家。因团首中有习教者，于是将教民林么杀毙。所到之处，令人煮饭给价，却未扰累平民。然居民惊惶，纷纷迁徙。该署府刘寅浚闻信，当即出示开导，并于十六日，约同东路分统宋振铎所部，分扎平舟之右营管带·补用都司谭洪兴，前往弹压。行至离城三十里之大河地方，因闻张老七、刘名得等亦在普林、枣鼎等处聚众，该处距城较近，虑城防空虚，恐有疏虞，遂留练勇五十名扼扎大河，当与谭洪兴折回布置城守事宜。詎张老七等即至凯口，与李阿友、莫阿哩各股会合，将窑上寨散民黄开儒等家抢毁。十八日，李阿友一股与赵开云等同赴贵定，沿途裹胁越多，将与龙里县交界之犀牛岩、经堂都六学堂，并该处平日借公苛敛之团首宋文彬等、教民宋广居等家一并打毁，吴春元并被致伤殒命。迨至平伐，欲图攻打教堂。维时派往保护之先锋队哨弁岑鉴清已率练到平，因该顽苗等不服弹压，当被格杀罗大、莫老么、何炳雨三名，夺获鸟枪、标刀各二件，旋即退去。该哨弁因所部人数不多，未便追拿。其时署粮储道严隽熙已抵贵定，率同该县斌术，由旧县分赴各处，督饬团首安抚开导，解散胁从，苗民悦服。张老七等股，复于十九等日抄毁府属屯脚、新州、上寨习教团首陈定章等家，另有赵云发等将大谷洞平民周子贵等家抄毁，杀毙其婿陈桂生一人。经谭洪兴督率哨弁刘元堂前往捕拿，格杀罗云齐、陈光前二名，余众窜逸。宋振铎统率所部练勇，于二十二、三等日抵郡，人心遂安。被胁各苗闻知兵到，多有畏惧疏散者，惟张老七等尚麇集羊角塘、窑上寨等处。时臣所颁告示已到都匀县，知县江若樾随与委员方峻，同往各该处及内外套王司地方，督率团保，亲赴各寨剖切开

导，将胁从苗众数百人一律遣散，被捉教民江乔林饬令交出，拿获乘机抢掠之外匪刘老五一名，讯明正法，张老七等逃逸无踪。该署道旋由平伐前赴都匀，一路妥为安抚，民心大定。首犯莫阿哩，因党与已散，潜往独山，被教民林六四等拿获，送交宋振铎督押解府监禁。至是，该分统闻李阿友穷促无归，匿于牛角屯地方，督饬哨弁宋鸿章往拿，格毙金老大一名，将李阿友拿获。经严隽熙督饬江若樾等提同莫阿哩研审，据供前情不讳。稟经臣批饬就地正法，以儆凶顽。现在地方一律平静。此该苗民等续又聚众，报复团首，抢杀教民，打毁经堂，先后解散之情形也。

臣查此案，顽苗张老七等，始则因劣团蒙廷魁等借端苛派，以求减捐款为名，聚众持械，杀死蒙价卿，闯入府署，打毁大堂，已属目无王章；迨后李阿友复挟陆宗文等拿送拉牛之嫌，与莫阿哩并张老七等各纠党与，屯聚凯口等处，肆意报复团首，毁抢教民多家，致毙三命；并将贵定县犀牛岩经堂打坏，尤为凶顽不法。统计已被兵练前后格毙罗会沅等八名，拿获首要李阿友等三犯，讯明正法，足以昭炯戒，而寒匪胆。其在逃之张老七等，应饬该府、县严拿，务获惩办。其余被胁愚苗，概予免究，以安反侧。斯事当李阿友等窜赴贵定时，沿途裹胁甚多，而都匀所聚之苗尚复不少，远近震动，几成巨患。该署道严隽熙到贵定后，即督饬该县斌术，分赴各处开导解散，筹画措施深合机宜。而都匀县知县江若樾，于府境苗民本非所辖，前两次聚众，均经该县出为谕散，此次经臣饬令与委员方峻前诣各寨，将屯聚顽苗分别遣散，办理甚为妥速。宋振铎督率弁勇弹压保护，俱属得力，并将首犯李阿友拿获惩办，均不无微劳足录。相应请旨敕部，将署粮储道·贵阳府知府严隽熙、都匀县知县江若樾、准补绥阳县知县方峻、补用游击宋振铎，分别从优议叙，以示鼓励。都匀府知府潘家恂，办理团营学堂虽均为公起见，惟府属苗民居多，率皆散处

山僻，地方既极贫瘠，性情又复顽梗，平日治理自当以抚绥为主；即劝办学堂，亦应体察情形，择场镇人烟稠密之区，劝谕有力之家，合资公投，庶免阻障。乃该府并不加以区别，经费不论贫富，与团丁伙食，均按上中下三等比户抽收，又信用劣团任意苛派，致张老七等聚众闯入府署滋闹，李阿友等继又纠党抄抢团首教民，打毁经堂，酿成交涉之案，本属咎无可辞，已于撤任后据报病故，应毋庸议。接署知府刘寅浚，到任甫经旬日，即值李阿友等纠众报复团首滋事，该府行至大河折回，未能亲往弹压解散。查因张老七等所聚之处距城较近，城内设有教堂，备御空虚，回筹防护事宜，尚非畏葸可比，业经撤任，请免置议。贵定县知县斌术，于该苗民等猝至县境，将犀头岩经堂打毁，虽疏于防范，第当与严隽熙将协从各苗设法解散，地方得以安静，功过尚足以相抵，亦请免议。府属团首，其声名最劣苛派酿事者，如蒙廷魁、陆宗尧等，自应飭拿究办。其余或有办理不善，或系教民充当，飭令查明更换，另举老成之人接充，不准借事苛派，以杜弊端。各寨苗民虽多愚蠢，然抚驭得法，诚信亦易相孚。该兼护知府江若樑，勤奋廉明，民苗畏服，现值办理善后事宜，应改为兼署，飭令妥为抚绥，毋许寻仇报复，滋生事端；并令督飭团保清查户口，以别良莠而靖地方。犀头岩被毁经堂，现据该县勘估禀报，修费为数不多，已飭洋务局与法教士妥商议结。教民被抢各户，亦据县查报，飭令分别抚恤。团丁既已散归，捐款应即停止。其各乡学堂，前虽报开百余处，大率有名无实，应由该兼署府体查情形，查系著名乡场确有的款者，飭令公正绅士照旧开办，贫苗概予免捐，俾示体恤。此外各属劝办国立小学堂，现经臣通飭各地方官，务须亲历各乡，细考地方情形，查明向有义塾善举筹款者，酌量提充经费，督飭素有乡望团绅妥为办理；或劝谕绅富量力捐设，加以奖励，不准劣团刁生从中干预，抑勒苛

派，用杜弊端。现在都匀虽安堵如常，惟苗民屡次滋事之后，不可无兵练驻扎，已飭宋振铎将带往练军留驻郡城，并分扎凯口等处，认真巡防，以资镇慑。

除将其次出力武弁由臣酌给外奖，并潘家恠病故，照例取结咨部开缺外，所有苗民因派捐聚众闯入府署滋闹，旋复在乡报复团首，抢杀教民，现已一律解散缘由，谨会同云贵总督臣丁振铎，恭折由驿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初十日奉朱批：仍著随时督饬妥筹办理，不准借端勒派。余著照所请。钦此。

407 护理贵州巡抚兴禄奏贵定 苗民聚众仇教抗官折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初三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头品顶戴·护理贵州巡抚·按察使奴才兴禄跪奏，为贵定苗匪纠众滋事，业经派委文武员弁，督率练军，驰往分别解散搜捕，谨先将办理情形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查贵定县属苗匪罗法先，住居拉陆，与都匀府境接壤。本年三月间，苗民李阿友等，因该府劝办学堂派捐过繁，聚众滋事，罗法先乘间与李阿友勾合党与，报复团首，杀掠教民多家。李阿友被拿惩办，该苗匪在逃未获，经前抚臣岑春蓂于五月初九日奏报在案。

嗣罗法先潜复归巢，踞险筑碉，逼胁土苗入伙，敛钱置械，拥众自卫；且借仇教为名，煽惑远近，抢掠勒索，无所不至。该县先后驰禀，迭经前抚臣檄饬分统东路前后营·兼带游击副营宋振铎，派拨弁练严为防范；一面选派员绅，会同地方文武，前往开导，解散胁从，相机掩捕。正筹办间，适前抚臣卸事，奴才履任后，复饬印委、哨弁认真办理，并缮具简明告示张贴晓谕，以

期悔悟解散。乃该匪等负隅抗拒，跳梁滋甚，八月初九日，率党四五十人至小罗寨萧罗发、胡老二家掳抢。该县据报，飭令练团将伙匪龙井保拿获。罗发先辄使其子罗朝安追夺，捉去练军团丁关禁，声言统众进城劫狱，并打教堂。三五日间，环近村寨苗民裹胁较前更多，据险抗拒，民心惊惶，势将滋蔓。自非慑以军威，不足以戢匪焰而遏乱萌。爰添调先锋队及常备营管带陈嵩高带练驰往，扼要防堵，以杜勾结窜扰；并飭署贵阳府知府倪惟钦、本标中军参将王锡吉前往布置调度。

九月十六日，哨长岑鉴清赴都陆协防，行至坤阻望地方，突遇匪党百数十人，掠去练军三名，余匪开枪轰击，官军奋力抵敌，毙匪数名，匪众不支，四散逃逸。二十一日，匪至瓜栗堡，谋攻平伐教堂。岑鉴清闻报，督队往援，遇匪于途，鏖战移时，伤匪十余名，生擒三名，阵斩二名，割取首级，余党奔逃。是日午后，罗朝安率匪二百余人，由马家洞突出，经队长张绍渠、方云彪击退，官军受伤三名，夺得刀标三件。二十三日，罗法先率领匪党一千余人出报复，岑鉴清会合队长周连彪抵御，匪徒多持快枪洋炮，列阵猛扑，凶悍异常，枪弹如雨，阵亡练军二名，受伤练团八名，队长一名。各营奋力冲击，队长刘德清抄袭其后，该匪等腹背受敌，枪毙悍匪十余名，伤者甚多，生擒十三名，匪始溃败，夺获洋枪码、刀标多件。

据该营、县禀报：各匪连日受创，慑服兵威，多已悔惧思散，拟趁此分赴各寨剖切开导，使乡愚不致再受煽惑等情。奴才查该匪罗法先，借名仇教，勾结党与，私筑碉堡，聚蓄军火，拒敌官兵，种种不法，属实形同叛逆。幸官兵一再挫其凶锋，匪势已衰，当不难渐次歼除。惟苗性愚顽，如捕之过急，诚恐铤而走险，窜结为患；且附从者中多良懦，若遽加剿洗，亦难免多所杀戮，荼毒生灵。现飭该府等，调遣各营扼要屯扎，解散附从，妥

为筹办，俟匪党瓦解，设法搜捕首要，以靖地方。

所有贵定苗匪纠党滋事，现经派员率练驰往办理各缘由，谨会同云贵总督臣丁振铎，恭折由驿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奉朱批：著令严飭扼要防堵，解散胁从，擒除首要，以靖地方。钦此。

408 护理贵州巡抚兴禄奏剿平贵定仇教抗官苗众折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头品顶戴·护理贵州巡抚·按察使奴才兴禄跪奏，为续陈贵定苗匪滋事，业经派军兜击，首恶伏诛，胁从解散，地方一律平靖，恭折驰陈，仰祈圣鉴事：

窃照贵定县属苗匪罗法先，借仇教为名，聚众滋事，奴才派委文武员弁，督率练军驰往相机筹办，业将办理情形奏报在案。旋于本月十三日，据署贵阳府知府倪惟钦、本标中军参将王锡吉、管带常备军程嵩高，会同署贵定县知县胡瀛涛禀称：该匪罗法先，自九月二十一、二十三等日，率众出巢拒敌，经官军击败后，所纠党羽均已溃散。其裹胁附近各寨民苗，亦俱闻风警惧，悔罪输诚，争缴枪械。并探知罗法先因受枪伤身死，其长子罗朝德亦经阵斩，次、三两子已尽室搬逃。遂觅土民向导，直抵拉陆匪巢，查看已虚无人，仅遗木刻规条，检视语多狂悖。旋传集邻寨团甲罗元清等，引至罗法先父子尸所查验，尸经薰葬，尚未棺殓，均各受有枪伤，飭令罗元清等认明确系罗法先、罗朝德正身，取具识认切结。当将所筑碉堡木牌平毁，一面缮发简明告示，遍行抚谕。远近受害及胁从民苗，莫不同声称快，咸庆更生。计具悔投诚大小各寨一百三十二处，缴呈刀矛枪械二百一十六件。讯据连日被擒之罗芳伦等供称，均系被胁入伙，情尚可原，当予

从宽释放。惟罗法先尚有次子罗朝印、三子罗朝安，均尚不知下落，应请暂留兵队驻防搜捕，俾杜后患。现时地方安靖，民心已定等情，禀报前来。

奴才查该苗匪罗法先，以漏网渠魁，竟敢借名仇教，号召百余寨之多，拥众负隅，抗官拒敌，迹及种种罪状，实属凶悍异常，若非迅速歼除，势必裹胁益众，解散愈难。今幸仰赖天威，将士用命，得以即时扑灭，不致蔓延，实为地方之幸。在事出力各员弁，亲冒锋镝，艰险不辞，不无微劳足录，应候飭该匪次、三子罗朝印、罗朝安获日，再恳恩施甄叙，以昭激劝。其前后伤亡练勇团丁，亦俟查明汇案请恤。至善后一切事宜，仍当飭地方官统筹办理。

除由驻绿营扼要分防，严缉逸匪，务获惩办，以绝根株，并咨部查照外，所有贵定苗匪，业经派兵兜击，首恶伏诛，余党悉散，地方一律平靖各缘由，谨会同云贵总督臣丁振铎，恭驿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再：贵定与都匀府接壤，此次在逃余匪难免不窜匿府属，潜与土匪勾结。该府为贵东道辖境，现署巡道瞿鸿锡，勤敏果决，熟谙苗情，飭督驻府城居中控制，并督率所属认真防范，以清余孽，而定人心。合并陈明。谨奏。

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奉朱批：仍著严拿逸匪罗朝印、罗朝安，务获惩办，以净根株。钦此。

409 贵州巡抚庞鸿书奏都匀套苗聚众抗官拿获首要折

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十二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贵州巡抚臣庞鸿书跪奏，为都匀、独山、都江等属套苗吴人杰聚众倡乱，业经伏诛，暨解散安抚情形，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查贵定县属苗匪罗法先仇教滋事，旋即伏诛。经护理抚臣兴禄奏报，于十二月十七日奉到朱批：仍著严拿逸匪罗朝印、罗朝安，务获惩办，以净根株。钦此。钦遵在案。臣于十一月杪行抵黔属玉屏，即闻都匀、独山等州县复有土匪蠢动，比即星夜前进。驰抵清平后，接见署贵东道瞿鸿锡暨文武各员，询悉吴人杰父子业已就擒，比将善后事宜妥商去后，臣即赴省接印。

查都匀府内外套各寨苗民向多顽悍，与教民积不相能，又值本年乱后，余匪尚多。前护理抚臣兴禄因飭署贵东道瞿鸿锡暂行驻扎都匀府，督率所属防范，亦经随折声明在案。嗣有苗首吴人杰，绰号吴三元帅，于九月底十月初，结党成群，到处抢掳，拒敌官兵。都匀、独山、都江各属文武纷纷禀报，经兴禄督同营务处移飭瞿鸿锡及东路练军分统宋振铎，督飭管带朱锦春、谭洪兴相机妥办；并将驻贵定之新军管带程嵩高、先锋四队周连彪、五队张功成一并调往协同剿办。其时罗朝安兄弟均入其中，此外各苗寨亦多闻风响应，又有滥土寨之高九父子及都江匪首杨及成以为之声援，陆再兴、唐长受以为之羽翼，沿途裹胁，几有燎原之势。或数百人，或数千人，在巴石、董调、叭笼山、滥土、三脚等地方，屡与官兵接仗，互有伤亡。幸瞿鸿锡商同宋振铎，拣派得力弁兵截独山、都江等处至套之来路，使彼此声息不通；又派各营员弁及各属乡团围困两套，并分营进剿；一面出示晓谕，用命者赦，不用命者诛。该苗逆穹而思遁，该套民等惧而解体，于是兵团将吴人杰及其第四子吴献珍先后拿获，又陆续获匪多名，并在吴人杰家搜获信札一卷，簿记二本，均系谋逆之语。讯据供认，实系起意灭教，有该匪第五子吴桂珍商同谋逆。伪印、伪谕系外来之黄兴和即黄道仁所刻，现已逃走等词。当经瞿鸿锡将吴人杰、吴献珍父子即行正法。旋据八寨团丁将匪目高九父子拿获，又据练军管带朱锦春将陆再兴、唐长受一并拿获，均经先后

正法。此剿都匀、独山等属土匪擒获首要之情形也。

首犯既获，被胁各寨分赴各营缴械投诚。该署道又出示安抚，逆党渐散，居民之迁徙者相率回其故里。惟罗朝安等闻逃出广西，吴桂珍及都江之杨及成乘间远扬。旋接粤西来电：南丹、河池等州亦拿获匪犯黎尧大、孙同二名，起获伪札，供认听从黔匪吴三元帅勾结起事，志在不小等语。臣到任后，据罗斛文武禀报，拿获伍有福、陆志二等供，系定番属著名匪犯伍士林之党，并有过广西迎接罗国师之说。又接两广督臣周馥、广西署抚臣张鸣歧来电有云，罗国师原名罗曹明，实有暗通黔匪情事。似此东拿西窜，若不早为协缉，久更滋蔓难图。况都匀府属附近之罗斛、定番、归化、长寨等处，在在与广西毗连，向系匪徒出没之地。臣等往返电商，惟有各自严飭防营及各地方文武认真搜捕各逸匪，务获究办，毋任漏网；并将教堂随时派兵保护，毋稍疏虞。此缉捕余匪并安抚解散之情形也。

兹据营务处具详前来。臣查苗逆吴人杰，原系早年叛匪，肃清后始回心向化，然两套数十寨苗民莫不听其指挥，倚为首领。本年三四月内，都匀苗民李阿友、罗法先先后倡乱，该苗匪父子亦即借词联团，暗与独山、都江、定番、麻哈、贵定及外匪木夫等联成一气，谋为不轨。若非瞿鸿锡调度有方，将士用命，及早歼除首要，积久胁从更广，诚恐有难以收拾者。此次平定都匀、独山、荔波等属各匪，及本年两次剿办贵定、都匀等属苗匪各营将弁，以及地方文武绅团，均能奋勇出力，得以及时奏功，不无微劳足录。现惟罗朝安、罗朝印、吴桂珍、杨及成在逃未获，而都匀、独山、贵定等州县大势业已平静，可否俟办理事竣后，由臣择尤查取该员衔名履历，分别拟奖，以示鼓励之处，出自逾格鸿慈，非臣等所敢擅请。

所有拿获都匀套苗逆匪吴人杰、吴献珍，并缉捕安抚情形，

理合会同云贵督臣丁振铎恭折由驿驰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十五日奉朱批：仍著督饬严拿在逃各匪，务获惩办。此次出力人员，准其择尤酌保，毋许冒滥。

410 贵州巡抚庞鸿书奏剿办都匀府

独山等地苗汉起事情形折

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二十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贵州巡抚臣庞鸿书跪奏，为剿办都匀、独山、都江等属土匪，歼擒首要，解散胁从，并安抚被扰地方各情形，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十二日，将套苗吴人杰聚众倡乱，业经伏诛各情形具奏。于三月十二日奉到朱批：仍著督饬严拿在逃各匪，务获惩办。此次出力人员，准其择尤酌保，毋许冒滥。钦此。又二月初五日，准署理古州镇吴永超咨报，土匪阑入都江厅城，臣查明属实，当于初七日电奏。初九日，承军机处电传奉旨：庞鸿书电奏悉，著即督饬迅将匪首杨及成等严密搜拿，务获惩办，解散胁从，随时认真防范，毋稍疏虞。钦此。先后钦遵恭录札行在案。臣思该匪党竟敢阑入城池，非遵旨大加惩创，不足以伸国法而寒贼胆。当即严饬署理贵东道瞿鸿锡、东路分统宋振铎暨各文武，迅即兜击搜捕。兹查都匀、独山、都江等处股匪一律解散，谨将一切办理情形为我皇太后、皇上详细陈之。

臣查罗朝印、罗朝安系奉旨严拿要匪，嗣探该匪等逃往广西，复派弁练踪缉，并由臣标中军参将王锡吉密函广西南丹州团首一体查缉。詎该匪等在粤勾结广匪，于正月二十日由粤回黔，经南丹州团首黎芳春探悉，知会弁练一同围拿，该匪罗朝印上前拒敌，当被练团拿获，并夺获枪械多件。二十三日，又有匪徒多

人由交末关渡河，亦经练团盘诘追拿，匪众四散。有三匪被追溺死，打捞查验，内一尸身捆包袱，检有罗朝安名片，并木刻图记。臣得信后，当飭弁兵会同该团首将罗朝印及罗朝安首级解省，飭署贵阳府李祖章查验，首级实系罗朝安正身。旋经臣提讯，罗朝印供认赴粤招匪不讳，当即正法。该犯未获以前，都匀、独山、都江、荔波各属，均有匪党纷纷勾结，掳掠烧杀，飘忽无常，兼以民教结仇，彼此寻衅报复，互有伤毙。经署贵东道瞿鸿锡及地方文武纷纷禀报，当移飭妥为防缉保护；复派先锋四队周连彪、五队张功成、六队胡锦涛，并咨调提标中营管带徐全仁、左营管带黄金标各率所部驰往，听候瞿鸿锡调遣剿办。维时都江尚属平静，防营较少。乃杨及成之弟杨景玉等狡悍异常，于正月二十八日聚众往袭都江厅城，该署厅李建章会营率兵出北门堵击。匪等分股由城南阑入，毁掳街房厅署学堂，经该厅文武折回奋击，匪败逃遁。据报各情，当添派管带程嵩高带新军两队兼程前进，会同剿办。缘都江厅城自早年兵燹后，仅存基址，守无可守。上年匪首杨及成纠众滋事，经该厅文武督团缉拿逃逸。兹杨景玉潜回，复纠同韦老双、刘当路等煽惑苗众，并勾结独山匪首吴成中、套匪吴谨当等遥为声势，以致蓦然阑入，及至被击逃去，犹复盘踞附近山中。嗣各军驰至，并经署古州镇吴永超亲往督办，分布围击，伤匪多名，擒斩悍匪张老发等四名，余匪始散。各军奋力跟追，直至独山州三脚地方，匪均分窜。匪首杨景玉等已逃走无踪，讯之拿获匪犯，供亦相同。经臣派候补知县谭希杜往查，回禀无异。近日该厅属已无匪党。此苗匪阑入都江经官军击出及剿办之情形也。

独山州之匪，则有姑鲁之吴成中，交送石碣之吴天祥、吴天广等为首，勾结各寨苗人，众约千余，分股四出，所至抢杀。先于正月初五日围攻月亮碣及拉旺地方，杀毙蒙子祥及贡生朱湖清

二命，经管带谭洪兴击散，枪毙苗匪数名，生擒九名解州。又于十一日窜扰正城数里之滥泥寨，亦经兵团击散，毙匪数名，生擒七名解州，均飭令确讯正法，余犯分别拟办。詎该匪等复勾广匪黎明发等数百人，盘踞交送石碛内，都江击散之匪亦多投入其中。宋振铎、朱锦春督飭兵团合力攻击，匪等负隅抗拒，屡日不下。嗣设法由后石碛派人晓谕，散其党羽，始乘势攻入前碛，擒获吴天祥、吴天锡、黎明发及广匪十八名，又续获吴天瑞一名。惟吴成中等乘间远扬。当留吴天祥、吴天锡、吴天瑞三名听候质讯，余匪均于军前正法。该匪党又复窜扰荔波县三碛一带，亦经程嵩高驰往会同地方文武击散，又拿获首要罗斗亭、岑云和等二名，又穷蹙归罪之已革武举田应勋一名。经署独山州罗万华会同谭洪兴解府转解来省，现飭代理贵阳府知府李祖章讯供禀办。该文武剿抚兼施，尚为得法。此独山州属苗匪分扰经官军剿办之情形也。

都匀之匪则系套匪吴人杰之侄吴谨当为首，上年被剿逃出，现复潜回，勾结吴天广、吴成中等，同雇广匪，并纠集狄家及各寨苗众数百人，先由七大寨起事，分四股出，攻击王司，抄掠六碛，杀毙保正，并分扰凯口、牙舟、者密等处。均经各弁练兵团堵击，将吴谨当拿获，并获伙匪多名，解送道府，讯明一并正法。此又都匀府属各匪到处滋扰，经官兵剿办之情形也。

惟是该府属各厅州县地广匪多，山碛深邃，防不胜防。今虽剿平，恐重兵一撤，难免不再勾结为患。现经瞿鸿锡拟定清乡办法，由臣核定，批飭都县江若樾带同弁练分段清查，责成各团首擒献匪，出具切结，以期净绝根株，一劳永逸。计由平舟清至大七寨，于课碛获办首要杨培元等九名；由康寨清至六碛，共惩办匪首石廷彬等四名，匪党八名。东南两乡不日即可清竣，独山、都江、荔波各处，亦均飭其遵照清查。兹据营务处详请具奏

前来，臣覆查无异。

伏思苗性难驯，苗情易动。难驯，故梗顽不化，非擒除首要不足以慑群蛮；易动，故叛服无常，必聚而歼旃，又非所以恤生命。且臣详查此次苗匪结党横行，到处抢劫，其原因有二：一则苗、教素不相能，狡黠者利用此攻教之名为之号召，故易于煽惑；一则上年创练新军，裁营腾饷，苗民窥其兵单，故易于窃发，因加招先锋第六、第七两队训练备防。一面大张晓谕，飭令地方官遇有民教涉讼，照案剖断，不得袒教以抑民，亦不得纵民以抑教，并严飭被胁各苗寨解散归农，用命者免，违命者诛；一面筹款派印江县知县邹毅洪解往散放被扰各良民，以免流离失所，而误春耕。

现在匪首罗朝印弟兄、吴谨当、吴天祥、吴天锡、黎明发已先后就擒，地方暂为安靖。惟杨及成、杨景玉、吴成中、吴桂珍等要犯尚在逃未获，除飭该文武严缉务获究报外，所有剿办都匀、独山、都江各匪歼擒首要，暨清乡搜捕安抚贫民各缘由，理合会同云贵总督臣丁振铎、贵州提督臣徐印川，合词恭折，由驿驰奏。

再：此次匪徒阑入都江，因该厅城垣尚未修复，仅存基址，难于防守，且经登时拿出，并阵亡队目一名，兵丁受伤数名，千总杨玉林亦受枪伤，所有驻城之署上江协副将·松桃协副将尹光祥、署都江通判·清镇县知县李建章，可否邀免置议之处，出自恩施逾格，非臣所敢擅请。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八日奉朱批：仍著严飭随时防范，并将在逃要犯缉获究惩。尹光祥、李建章著从宽免议。钦此。

411 云贵总督锡良奏思茅威远会党图谋起事片

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宫中朱批 奏折）

再：查三点会匪始于粤东，盛于粤西，数年前，曾浸淫而入

于云南之河口、蛮耗一带，痛加剿捕，始就安静。詎本年九月间，思茅、威远两厅属，忽有该会逸匪倪小斋、杨东湘、周朝纲、许要山、陈瑞五，纠同曾金培、李占受、刘琨、包朝相、赵瑞廷、张思贤、杨茂华、陈受昌、王七太耶、李继昌、张金受等，潜立忠义堂名号，储器械，备糗粮，分头煽惑，图谋不轨，一月之间，拜会至六次，惑众逾千人，蔓延数厅县及各土司地面，约期起事。人心惶惶，思茅关税务司至有请兵保护之举。幸该管迤南道张星吉访闻较早，密电禀经奴才电授机宜，严速拿办。而思茅厅同知李同寿，竟因匪势浩大，不敢遽发；署宁洱县知县翟乐善，则接获绅士呈送之匪函，并不禀明道、府，认真访缉；署威远厅同知杨巨川，则屡奉道札，因循不复，遂至匪氛愈炽，匪胆愈张。

张星吉会商镇、府，酌调团兵，编勒队伍，阳示镇静，阴募敢死士分赴思茅等处，暗入会党，将各匪首姓名及匪中阴谋一一侦知，按名密捕。先后拿获匪首曾金培、李占受、刘琨、包朝相并从匪许景升、李国运等六名，暨匪信口号及枪械多件；督飭思茅厅会营缉获赵瑞庭、张思贤、杨茂华、倪小斋四名，逐一讯供，电经奴才核飭，分别正法、监禁；并严缉密拿首要，免治胁从。匪始震恐，具呈首悔者，思茅近三百人，宁洱计四百余人，余匪俱各远匿，民心大定。现正密飭该道，设法将著名各首要务期按名弋获，不准稍涉松懈，以净根株。

伏思滇边僻远，民情愚悍，当饥馑连年之后，正贫窘无聊之时，该会匪等趁此机关，图谋起事，以致被惑之易，信从之多，几如水之赴壑。若非张星吉先事密探，筹办迅速，设至粮械已齐，则揭竿而起，其糜烂将有不堪设想者，曲突徙薪，功诚难没。至思茅厅同知李同寿、署宁洱县知县·请升镇沅厅同知·本任平彝县知县翟乐善、署威远厅同知·试用同知杨巨川，或畏葸无能，或因循玩忽，几至贻误事机，酿成巨案，未便稍涉姑容。相应请

旨，将思茅厅同知李同寿开缺；调署宁洱县知县翟乐善，注销请升镇沅直隶厅原案，开去平彝县知县本缺；暨署威远厅同知·试用同知杨巨川，一并敕部议处，以示惩儆。迤南道张星吉，消患未萌，不无微劳足录，拟请赏加二品衔，用昭激劝。

所遗思茅、镇沅等厅同知暨平彝县知县各缺，滇省现有应补人员，应请扣留外补，合并声明。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奉朱批：著照所请，该衙门知道。钦此。

412 云贵总督李经羲为威宁李老么等竖旗起事致军机处电

宣统二年三月初三日（军机处收电档）

正月，昭通府恩、镇一带，求免路股新政各捐，传单聚众，扑城仇教，声势汹汹，节饬镇、府拿渠散胁，获犯十余名惩办。甫经就绪，不意黔边威宁州关寨一带，又有邪匪李老么、崔香亭、黄焕章纠党僭号，同时竖旗起事。崔匪二女七仙姑、白花张四姐，诡云能封枪炮，惑附甚众，约期二月十八日，分三路攻袭昭城。镇、府屡电告急，经羲飞调援兵，严饬镇、府会督堵剿，一面电饬威宁镇、牧兜击。

十八、二十、二十一等日，滇军击败南路崔匪，于小闸阵毙傅顺林，生获七仙姑，又连败北路李匪，于洒鱼河、黄牛坡、黑石麓阵斩二十余级，生俘数十名，夺获枪械、马匹，救出被掳教民。三路匪首李老么最悍，连日在宝龙山戕团总安锡珍，在大坪子掳教民，在娄家沟劫知县张如燕兵队马驮，裹胁不下二千人。败后窜伏榨房沟，派党四出，收合余烬。兵团侦实围攻，二十八日将李老么擒获。中路黄匪因崔、李俱败，别经黔军拿获，并获悍

党韦永寿、叶三苟，匪女白花张四姐等。现仍飭两省兜缉崔香亭，谅难漏网，人心业已大定。

伏查此次匪分三股，悍党甚众，兼旬即归殄灭，地方未遭蹂躏。在事出力官、绅、兵、团，赴机甚速，应否择尤请奖，拟恳天恩，准由经羲严核具奏。至事前防范不力人员，亦即查明奏惩。乞代奏。

413 云贵总督李经羲奏威宁会党袭攻昭通片

宣统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再：本年二月间，黔边威宁州属关寨一带，邪匪李老么、崔香亭、黄焕章等纠党僭号，约期起事，分股袭扑昭通府城。经臣飭派滇军迎头堵击，叠次败匪于小闸、洒鱼河、黄牛坡、黑石麓等处，俘斩甚多，阵毙悍匪傅顺林，先后擒获匪首李老么、黄焕章，悍党韦永寿、叶三苟，匪女七仙姑、白花张四姐等，讯明分别惩办，于三月初三日由电奏陈；并声明在事出力官绅兵团可否择尤请奖，由臣严核具奏。初五日，承准军机大臣歌电，奉旨：李经羲电奏，威宁州关寨一带邪匪三路攻袭昭城，严飭镇、府分投堵剿，拿获匪首李老么等，旋即扑灭等语。办理尚属迅速。在逃各匪仍着督飭严拿，毋任漏网。所请奖励出力官绅，俟逸犯拿获后，再行请旨。余著照所议办理。钦此。当即钦遵转飭严拿去后。

嗣据昭通镇、府禀称：逸匪崔香亭一犯，屡奉严檄飭拿，遵即选派弁兵，谕会绅团，悬赏购线，分赴滇、川、黔各属四出踪缉。六月二十七日，该兵团等在临安大屯地方，将该匪首崔香亭设法拿获，押解回昭。讯据该匪供认，与李老么、黄焕章等捏布邪说，诱惑乡愚，纠众谋叛，拒敌官军各情不讳。比经臣批飭立行就地正法，以昭炯戒。

伏查滇省昭通府属，界接川、黔，民情浮动。正月，恩、鲁一带求免路股、新政各捐，传单聚众，屡有扑城仇教之谣，旋经获犯究惩，立就平熄。该匪首崔香亭、李老么等久蓄异志，值人心惶惑之后，辄复乘机构煽，附会邪术，假托神权，持咒书符，谎言能封枪炮，隐拾拳匪唾余，迹其妖焰方张，几至燎原莫遏。设非迅赴机宜，立加扑灭，彼既挟数千惑附之众，地又当三省边要之冲，为患诚不堪设想。幸而廓清摧陷，未及两旬，民教悉获安全，地方未遭蹂躏。逸匪崔香亭暂幸逋逃，终樱显戮，除恶务尽，尤足以伸国法，而快人心。在事员弁绅团，或扫除凶焰，出入于弹雨硝烟；或侦缉匪魅，憔悴于餐风宿露，核其出力，洵与军营异常劳绩相符。合无仰恳天恩，俯准择尤酌保数员，以示鼓励。如蒙俞允，再由臣查明分别开单具奏请奖。

除分咨外，谨附片陈请，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宣统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奉朱批：准其择尤酌保数员。钦此。

414 云贵总督李经羲为查明会党 攻陷大姚县城事致军机处电

宣统二年十二月初五日（军机处收电档）

前因大姚县城被陷收复，当将大概情形电奏，奉旨：著严拿首要惩办，并将起事原由查明速奏等因。钦此。查大姚变起仓卒，乱原祸首，传闻异词，前据楚雄府崇谦禀叙未晰，飭同委员同知龙文查复，并飭访拿首要严办。旋据云南县团将匪首陈可培、邓良臣等拿获，解经崇谦等讯供电禀，密查员绅亦先后复到，具得匪乱实情。

缘陈可培系大姚土匪，向充城内乡绅〔约〕，私设赌场，匪多归之。本年五月，四川会匪邓良臣至其家放飘聚党，警兵艾中和、县役沙明、沙昭、禁犯陈耀光等皆与通谋。八月间，在城外观音

寺结盟聚会，署县郑兆年派人诘散，并未根究查拿。匪等初约十一月起事，时值钱粮存署，将解监犯陈耀光畏诛，促之尤力，遂于十月二十六日纠匪入城，乘天未明，警兵艾中和等内外响应，攻警局，劫监卡，抢衙署、典当，戕绅杀差，并伤帮审委员。不四日裹胁渐众，群推陈可培为伪帅，邓良臣副之，以杀官安民号召乡愚，并派党分路出扰。郑兆年与典史邓龙光、巡长谢兰润，仓皇遁匿。二十九日，援军在途击溃出扰各匪，与团兵先后抵县，匪踞城抗拒。团长余开学等率勇先登，阵毙生擒悍匪最夥，团丁阵亡伤毙十余人，官军继进，夺获印、旗、枪枝，收复县城。陈可培、邓良臣潜逸云南县境，被团兵获送，讯认前情，与员绅所查相符，先予就地正法。其艾中和等陆续就逮，与前获各匪现正飭讯，分别惩办。

查此次匪党合谋，乱象早萌，该县郑兆年等不能应机防拿，驯致变生肘腋，贻害地方。且查郑兆年平日办事不洽舆情，举措疏率而临事先之以畏葸，嗣后继之以掩饰。应请旨将署大姚县知县·云南试用同知郑兆年、典史邓龙光、巡长·尽先把总谢兰润，一并革职；郑兆年仍有发饷纠葛另案，应留滇看管，听候查究议结。当匪焰方张，幸赖团兵赴机奋迅，未及旬日，复城擒渠，而乡团赴义先登，尤为出力，若不酌予奖励，不足奋结民志，可否由经羲择尤保奖数员，出自天恩。

除飭查明伤亡团兵另行奏咨恤赏外，兹将查明起事获办首要，并请奖惩情形，电请代奏。李经羲叩。歌。

415 贵州巡抚沈瑜庆奏拿获永宁斋会首要分别惩办折

宣统三年六月十五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贵州巡抚臣沈瑜庆跪奏，为访拿邪教匪徒分别惩办，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黔省偏处边隅，民治苗俗往往崇拜巫教。其始不过一二莠民练习符咒，借神道设教，诬骗乡愚钱财。继则不逞之徒号召党羽，乘机煽惑，遂有斋匪、药匪、红灯教等名目，酿成悖乱之举动。虽经历任抚臣饬属查禁，遇案惩办，而迷信过深，穷乡僻壤此风仍未尽绝。

宣统三年四月间，据安顺府知府瞿鸿锡电禀：据署永宁州知州杨瑄报称，访闻该属马二田湾地方，有妖匪王成庸等兄弟，伪称口号，聚众拜旗，并声称约往广西迎其教主等语，请饬拿办前来。时值该府属铲烟甫竣，前抚臣庞鸿书虑因此摇惑人心，当经电饬新军标统袁义保就近带队驰往侦拿。嗣据查覆，该匪全家已随粤匪伍阴阳先期动身，闻由归化厅、贞丰州过江往粤，已派巡防队跟踪追捕等情。复经电饬西路治边文武一体截缉，并电知广西抚臣沈秉堃饬属严密查拿去后。旋据署贞丰州知州王垂书、归化通判黄凤祥先后禀报，会督兵团各往要隘侦探截拿。詎该匪等恃其邪术，胆敢不服盘诘，公然列械拒捕。幸经兵团奋力抵御，始将匪首王成庸、王成嫌、黄老四、刘家亏、唐发生等五名暨男女从犯多人分起拿获，并搜获伪印、伪示、旗帜、令牌、簿籍、符纸等件，解由该厅、州隔别研讯。据王成庸等五犯供认前情不讳。察其语多荒诞，状类疯魔，并验得印示、旗牌所书太和伪号，尤属形同叛逆。其余男女各从犯，或系妻孥随行，或在道路裹胁，皆系乡曲愚夫愚妇，其情不无可原。开具供折分别拟办，禀由该管府核转前来。适值前抚臣庞鸿书交卸，未即核办，移交到臣。

覆查左道惑人，大干例禁，况复伪称口号，种种悖逆，若不从严惩办，无以正人心而杜乱萌。既据讯明王成庸等五犯实为此案罪魁祸首，自未便稍稽显戮，当经批饬就地正法，以昭炯戒。其余男女各从犯，既讯无助逆情事，拟请从宽免究，仍回递原籍，由地方官交保严加管束。并饬严缉在逃之伍阴阳、杨苗子，务获究

办，免留遗孽。署永宁州知州杨瑄，未能先事预防，咎有应得，姑念访拿尚速，不致酿成巨案，应请邀免置议。此外在事出力之邻封文武绅团，不无微劳足录，应由臣酌给外奖，以示鼓励。现在余党解散，地方安谧，堪以仰纾宸廑。

所有访拿邪教匪徒分别惩办缘由，除咨部外，谨会同云贵督臣李经羲，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宣统三年七月十三日奉朱批：法部知道。钦此。

416 贵州巡抚沈瑜庆奏宣统二年黔省 各属申办就地正法要案折

宣统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贵州巡抚臣沈瑜庆跪奏，为黔省宣统二年分各属申办强盗、会匪、土匪，照章就地正法各案，汇开清单，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前准刑部咨：嗣后各省拿获土匪、会匪，并伙众持械抢劫案件，如实系离省穹远，解犯堪虞，就近解归该管道、府，核明情罪，禀候督、抚批飭就地正法，汇案具奏。宣统元年六月二十三日准法部咨：嗣后各省拿获盗案，实系土匪、会匪、游勇，啸聚数泽，抗拒官兵，形同叛逆者，仍照光绪二十四年奏定通行，暂准就地正法等因。遵办在案。

兹查宣统二年分据各属详报，土匪、会匪、游勇聚众强劫，抗拒官兵等案，共七十三起，获犯唐沅洲等二百九名，均由该管府暨委员提犯覆审明确录供，禀经前抚臣庞鸿书照章批飭将各犯就地正法，罪应斩梟者遵照新章免其梟示，罪应斩决者改为绞决，以昭炯戒。兹据署提法使王玉麟造册详请具奏前来，臣覆核无异。

除咨部先查照外，理合汇案摘由，缮具清单，汇案具奏，伏乞皇上圣鉴，敕部院查照施行。谨奏。

宣统三年七月十三日奉朱批：法部知道，单并发。钦此。

四 川

417 贵州巡抚邓华熙奏綦江陈秀俊 聚众习拳拒敌官军片

光绪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五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再：臣于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据桐梓县知县何宗轮禀称：访闻县属与四川綦江县交界地方，有员生陈秀俊，在该处聚众习拳，因旧与綦江青阳市居住之萧际云有嫌，纠党前往寻仇，将萧际云房屋烧毁，盘踞不服查拿等情。并准四川督臣电咨及遵义府知府王联璧禀报前来。臣当即飞飭分统两路左右营练军·贵阳营游击 蔺应元、西路右营管带·补用副将马定邦，带练驰往，相机拿办；暨檄飭该地方文武一体严拿。

嗣据 蔺应元禀称：遵即督率弁练，兼程前往。二十八日到松坎，得遇桐梓县知县何宗轮，相与偕行，于九月初一日抵綦江青阳市。有四川管带·补用知府刘朝宗，亦带练前来会拿。詎陈秀俊已率党先窜至百花台，继复逸往江流坝。该分统等沿途跟追，于初二日追及，随即督同各练围捕。该匪纠众拒敌，拒伤哨弁罗明亮，当督众奋勇拿[获]陈秀俊等一十八名，夺获军械多件，余众均各解散。因该匪等系在川境滋事，即将各匪点交刘朝宗，转解綦江县归案讯办等情前来。臣查该匪陈秀俊，聚众寻仇，烧房拒敌，实属抗玩不法。现经拿获首从各犯，交川省归案办理，自应俟川省讯明拟办。

除严飭各地方文武查拿各逸匪，务获究报，并剴切出示晓谕禁止习拳外，合将拿获匪犯，交川省归案讯办缘由，附片具陈，

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奉朱批：著即查拿逸匪，务获归案惩办，并严禁习拳，以遏乱萌。钦此。

418 谕外务部四川安岳等地拳民仇教著奎俊认真查禁

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十五日(外务部档)

奉旨：据外务部进呈，奎俊电称：访闻安岳、乐至、永川、简州皆有拳匪踪迹，随派防军会同地方官搜捕。即据安岳县禀报：杨家坝地方有拳匪杨祖平，杀毙同坝居住之教民杨绍榜等十一名，并伤教妇数名，该县闻信驰捕，当场格杀一匪，拿获首伙杨祖平等八犯。教堂医馆并无损坏，司铎亦经护送进城等语。莠民传习邪教，煽惑乡愚，最为地方之害，著奎俊督饬各属迅即严密访拿，认真查禁，务期净绝根株，以遏乱萌，毋稍大意。至此案首要各犯杨祖平等，戕害教民多命，实属穷凶极恶，审实即行正法。仍将余匪缉拿，务获惩办。教民杨绍榜等无辜被害，著即妥为抚恤。该县唐枝中虽将首要各犯立时拿获，究未能先事预防，著照所请撤任勒缉。钦此。

419 四川总督奎俊奏资阳安岳 等县拳民仇教攻扑县城折

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头品顶戴兼署成都将军·四川总督奴才奎俊跪奏，为安岳县拳匪仇杀民教，已获首要各犯，并资阳县匪徒滋事办结情形，恭折缕陈，仰祈圣鉴事：

窃查川省自上年直隶拳匪之变，其党散匿各属，潜以邪术诱人，愚民多为所惑。迭经钦奉谕旨，出示严禁，通饬各属在案。本年三月间，资阳县匪首李冈中等，传习义和邪拳，借词仇教，

聚众一千余人，劫掠乡场，杀毙差勇、保正，势甚猖獗。当经奴才飞调练军星夜驰往，并飭资州直隶州知州沈秉堃督同该县胡薇元、委员·试用知县高维寅等，弹压拿办。詎李冈中等竟敢胁其党众，攻扑县城。幸官兵先已到地，出城迎剿，毙其悍党多名，余匪弃械四散。官军跟踪追捕，并飭各路乡团截击。一面出示晓谕，解其胁从，如有悔罪为良，不咎既往。相持三日之久，附和之徒散尽，首犯李冈中、李南山与匪目张崇山、刘大恒、罗都一、李其太、刘泽海、刘泽世等，势穷力竭，先后就擒。当将蒙叶沟匪巢平毁，由该营管带·提督汪东升押解李冈中到堂。奴才督同司道提犯讯明，恭请王命，将李冈中绑赴市曹处斩；并飭将张崇山等一并就地正法，传旨梟示，以昭炯戒。该县地方旋即平静，教堂、教士、教民均得保护无恙。此资阳县拳匪滋事立时扑灭之实在情形也。

奴才因该县之变，访闻安岳、乐至、简州等处，皆有拳匪踪迹。遂派官军周历各属，会同地方官密查搜捕。詎该营当未到地，即据安岳县唐枝中禀报，县属杨家坝地方、拳匪杨祖平等，将同坝居住之教民杨绍榜等八名、平民左万得三名一并击毙，并伤教民、教妇十人。该县闻信驰捕，当场格杀一匪，拿获首要杨祖平等八犯。教堂、医馆并无损坏，司铎华伯禄亦经团保护送入城等语。查该匪杨祖平等，因习神拳邪术，辄敢戕杀民教多命，实属穷凶极恶，自应尽法严办，以儆其余。该县唐枝中虽将首要各犯立时获案，而未能先事查拿，究属疏忽，应请撤任勒缉。

除委员赴县提犯讯办，并将被害各家分别妥为抚恤，暨飭各属严捕余匪，务尽根株，以遏乱萌外，谨将先后拿办正法情形，恭折复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二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奉朱批：知道了。仍著缉拿余匪，随时防范，以靖地方。钦此。

420 四川总督奎俊奏遵旨督

饬各属严拿义和拳党片

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再：缮折后接准外务部来电，钦奉谕旨：莠民传习邪教，煽惑乡愚，最为地方之害。著奎俊饬属迅即严密访拿，认真查禁，务期净绝根株，以遏乱萌，毋稍大意。至此案首要各犯杨祖平等，戕害教民多命，实属穷凶极恶，审实即行正法。仍将余匪缉拿，务获惩办。教民杨绍榜等无辜被害，著即妥为抚恤。该县唐枝中虽将首要各犯立时拿获，究未能先事预防，著照所请撤任勒缉等因。钦此。当经恭录转行，钦遵办理。

查川省伏莽本极繁多，自有义和拳党流入境内，各种会匪以其易于惑众，无不从而效尤，数月之间，遍传各属。虽经历禁严捕，有犯必惩，而此灭彼起，乘间窃发，在在可虞。上年奉旨裁并勇营，原议俟随扈川军撤回本省之后，再行筹办。乃提督夏毓秀、丁鸿臣所统各营，甫经回川，旋又派往松潘剿办夷匪，至今尚未告竣。川南一带，又时有大股滇匪游弋边境，不得不先其所急，派勇分防，并电滇督拨营会同拿办。此次拳匪事起，幸而各营尚未裁并，借得用以剿捕，然已苦于不敷分布。以目前情形而论，实有稍纵即逝之势，不但防练各军未便遽议更张，且须添募数营方足以资镇慑也。

伏念拳匪之祸，不仅仇教而已。上年直隶、山东，民生遭其荼毒，创巨痛深，不堪设想。然乡僻无知之团保，犹有感于仇教不仇民之说，私自为其庇护者。川省一百五十余万民教，积不相能，办理尤为棘手。现经严定处分，通饬各属，务使家喻户晓，知拳匪之不容于法。一面分饬防军，并委已革道员周振琼、本任叙州府知府文焕等驰赴各处，会督该管文武严密搜捕，勿使稍留

余孽，贻害地方。将来各属拳匪一律肃清之后，在事出力人员，可否仰恳天恩，俯准查照军功，分别异常、寻常，择尤保奖，以示激励之处，出自圣裁。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二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奉朱批：著即督饬认真查办，务将各属匪党一律肃清，尤在各州县振刷精神，勤恤民隐，以清乱源。余依议。钦此。

421 四川总督奎俊为办理资阳等地教案事致外务部电

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十五日（外务部收电档）

安岳县教案，首要各犯业已全获办结。资阳教案，迭据营县及委员电禀：纠众杀教踞寨拒捕之匪首何赞臣等，亦经轰毙。惟攻破匪巢兴福寨后，余党散遍云台观、清凉寺等处，招集莠民，乘间窃发。节经官军击败，而此拿彼窜，聚散无常，聚则为匪，散则为民，是以根株未能遽净；加以岁旱民饥，灾黎多被裹胁，不得不剿抚兼筹，以免激成他变。

现在各属时有讹言，而资州一属，仁寿尤为吃紧。办赈、捕匪、解散胁从均为当务所急，同时并举，而地广兵单，库储奇绌，实属万分棘手。滇匪屡犯川边，虽经击退，必图再扰，驻边各营，势难抽动。所幸近日省城透雨，人心颇定。松潘夷务亦已肃清，得以腾出数营，借资调遣。惟是匪党过多，蔓延不止一处，而教堂又到处林立，在在可虞。必密布严防，而后可分别剿抚，无溃决之患。窃恐一时尚难竣事，谨将现在情形先行电闻。俊肃。咸。

422 掌山东道监察御史高枏奏四川

乱象已成请特简重臣补救折

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宫中朱批奏折）

三品衔·掌山东道监察御史臣高枏跪奏，为四川全省乱象已

成，办法日形竭蹶，恳请特简重臣驰往补救，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近日闻京中大小各官皆以四川可危为言；复遍访四川乡人所得家函，皆言盗贼、饥民、会匪、义和拳，分之为四，合之为—，其形大著，其势甚危。始自川南之长宁、兴文、永宁、纳溪、江安等处，盗贼纵横，该督犹复掩饰。及至资阳、安岳事起，杀教士，毁教堂，戕教民，劫署围城，报纸纷传，外人之责言日至，该督犹不能急图补救，弭患已然，驯至盗匪蔓延，全境骚动。附近省城一带，邪拳、盗贼，指不胜穷，省会城门为之昼闭。加以饥民麇集，所在掳掠，闾阎困不聊生，官吏无能为计。日来外间传闻督臣奎俊电致外务部，力陈穷蹙之形，是其办法竭蹶，已可想见。

臣于四月初二日曾以四川吏治，盗风各情上陈，并筹办法。其时但去一贪浊酿盗之阿麟，除五六恶劣纵盗之州县，即可幸其无事。乃今已阅三月，阿麟仍踞首府，捕务一切毫无振作。无怪闾省州、县相习成风，匿盗讳盗，畏贼养贼，以至于今也。然事已至此，又非专去一首府所能补苴也。饥民当赈，拳匪当禁，会匪之为首者当捕诛，盗贼之纠众者当攻剿，募兵于裁兵之后，筹饷于缺饷之时，此非坐镇从容之督臣所能为也。

四川稍一蠢动，边界则西藏、松潘，协饷则滇、黔、甘肃，邻封则湖南、湖北，在在均有掣肘之虞。征输不继，商贾不行，楚、蜀新旧赔款数百万，必有不能足额之势，而苦累将迫于朝廷。关乎四川者如此，关乎大局者如此。非特简精明果决稳练坚固之督臣往膺督篆，必不能保大势将危之四川，即不能保私心自危之奎俊。早年奎俊为苏抚，本属中正和平，及入川而任刘心源，又得藩司周馥以相助，故吏治卓然可观，土匪亦即时扑灭。及刘心源、周馥相继升任，乃深信贪黷之首府阿麟、昏愆之藩司员凤林。故四川之多盗成于州县，州县之讳匿成于阿麟，阿麟之滥居首要

则又督臣奎俊有以纵容之也。

言路诸臣有知之者，率以奎俊为军机大臣荣禄之族叔，皆徇之而不言。今事势急迫至此，与其徇小节而坏完善之封疆，何如循公义而纾两宫之宵旰。恳我皇太后、皇上，召荣禄问以四川今日情形，奎俊是否实能胜任。在荣禄公忠体国，必能据实面陈。更恳命荣禄等于京外大臣中择一能纾蜀祸之员，请旨简放，迅速驰往，或可转危为安，以图补救于万一。

在臣今日言之，亦恐缓不济急，若复隐忍，贻误非轻。谨将大致情形陈奏外，并就所知开具清单于后。臣为急图补救全局起见，且职司纠劾，迫切缕陈，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附 清 单

谨将川省各事开具清单恭呈御览

一、首府阿麟之门丁王四与督臣门丁表里为奸，贿卖各缺，悉由阿麟与王四主持。每日午后，王四坐青纱大轿，径入督署，面告督署门丁，其应如响。故督臣不惟去阿麟而不能，并去阿麟之门丁而不得。

一、藩司员凤林，年老昏愆，一事不理，凡札委差缺，一任首府门丁与督署门丁所为，无不遵办。且于各项捐款解库时，皆加收陋规，督臣毫不禁止。

一、四川去冬今春皆缺雨，栽插不及十分之二。至四五月虽有小雨，不能补栽。米价陡贵，石米涨至十金以外。该督在川乃谓雨水调匀，粮价平易。且五六月间，省城穷民食大户者，每处聚集二三千人。拉人勒赎之事，省内亦复时有所见。川西、川南移家入城者，纷纷在道。该督乃曰人心大定，此皆阿麟等巧为朦蔽。

一、道员朱上洲，督臣义子也。去年带营住扎合江，有川、

黔合拿之盗魁冯绍五逃入其营，朱上洲遂出力袒庇。及沈秉堃通稟大宪，索而诛之，朱上洲竟无庇盗处分，反得调剂夔府厘差。

一、官运局银鞘及商贾银鞘，向皆银担帮挑运，护者荷枪保卫以行。乃去冬至今春，在荣昌、富顺各界，遇大伙盗匪劫夺者有九次，共二十余万之多，官不为理。近则泸州、江安、富顺等处每日劫案各至五六起、七八起，省城内外则日十余起。

一、四川向无拳匪。闻因已革臬司荣铨充军到川，沿途州县竭力办差，纤夫、仆役至二百余人。及抵省城，阿麟以知县王永平所贿八千金之房住之，又为之盛其仪卫以壮观瞻，拜会官府列队而行。愚民聚观，轰传仇教之官始得如此尊荣，无业游民，群相推奉。于是省城东门外十五里之大面铺，南门外十八里之红牌楼、北门外二十里之龙潭寺，无不假拳为名，直煽惑至新津、双流、绵竹一带。该督不能斟酌时势，将荣铨移住僻邑，乃听阿麟逢合，肇此祸端。

一、泸州知州荣麟，系荣铨胞弟，嗜好太深，精神短少，性情浮滑。前年以泸州事繁，资州事简，上稟求调；上年又以泸州税契较旺，复请调回，督臣皆曲如其意。荣麟回泸，适乡间获盗送官，荣麟斥其擅自拿人，将盗开释，且谓若非为富不仁，何以被抢。于是盗愈得意，泸属盗多自此始。泸州为繁剧地方，盐局银库常积百万，荣麟疲滑无能，其地益可大忧。

一、本月十八日邸钞，有川督甄别属员一单，保举安岳知县如柏。查如柏既署安岳，纵到任未久，亦当在两月内。而安岳闹事，即近在目前。乃不以为办理不善，而反登诸上考。况该督于资阳闹事，曾将甫经到任五日之马成基并列弹章。何为事同一律，办理两歧？又所劾有知县雷金铭，闻此人的是赌棍，劾之甚当。特雷金铭前在川省并非差员，前月在京验看，至今尚未领凭出都，岂人未到省而文凭先到欤？督臣尽职，全在举劾分明，而竟敷衍

搪塞如此。

一、该督素性慈柔，凡处决盗犯，皆素食念经。去冬督署火灾，有兵勇窃该督珊瑚顶、玉翎管者，两司请讯明正法，该督游移不决。及正法后，犹复嗔怪两司，而省城匪徒，不感其恩，益欺其懦。

一、长宁、兴文、江安交界之万里箐，上年邓云峰即拥众二千余人，在其地开炉铸炮，声势甚大，远近皆知。官长不敢过问，相率讳匿。近且裹胁至四五百人，四出劫掠。

一、四川武营，废弛已久，自协镇以至都守，凡有札委汛弁之权者，营求委署，非贿不行，甚至兵丁补额，亦必由贿而进。省标将官更异常贪黷。

一、威远后军统领丁鸿臣，上年奉派来京，所带兵勇沿途骚扰，行至巴县所属之唐家沱，逗留一月，军械多委弃而去；比抵汉口，逃亡亦已过半。乃本月十九日邸钞，该督以星驰入卫请奖，实属朦混。所保武弁如此，其为有心欺罔可知。

423 福建道监察御史王乃征奏川省 乱象日炽恳简派大员接任折

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军机处原折)

福建道监察御史臣王乃征跪奏，为川省乱象日炽，关系大局，督臣溺职贻误，补救难期。恳恩简派明干大员迅往接任，以靖边陲而弭巨患，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前于四月具折，臚陈川省饥荒、盗贼情形，及吏治不饬等事，请旨饬下督臣奎俊查办，冀图挽救，以遏乱萌，今又逾两月，旱象日深，虽有数处得雨，栽插早已过时，米价奇昂，饥民载道。上下官吏不议赈恤，而盗贼之患日甚一日，近又假邪拳为名，煽胁愈众，饥民附入，亦势所必至，如火燎原，将至糜烂。

督臣在四川以前，凡凶荒、盗贼情形，无一奏报。计廷寄已下之后，始于五月汇报盗案数十起，而旱灾仍未闻详陈。安岳、资阳两事，因涉教案，始行详奏，至谓乱匪已平，请开保案。及闻昨十八日电奏，忽备陈危乱情形，有谓地广兵单，万分棘手。揆其情见势绌，万无可掩，始以一奏自占地步。盖始则粉饰敷衍，若无事然，今乃束手无策，张皇失措。

至于吏治积弊，虽非一时所能整理，然当此急如救焚之时，果使认真严劾，以惩酿乱之罪，亦为补救要事。乃昨见督臣近日甄别一折，不过寻常例应举劾，而其中如安岳县知县如柏，历处膏腴，未闻士民颂一惠政，竟列循良首选。所请降革各员，亦尚非著名贪劣。凡一切匿灾、纵盗、殃民重罪，竟未举发一员。至于候补典史陈亨，因拿获蓝田坝盗匪，牵涉兵役，至于畏祸逃避。经臣前奏牖陈，督臣并未查复，辄以笼统考语，先请革职，情理殊不可解。而首府阿麟，贪劣昭著，参案累累，至今未闻撤任，尤为徇庇显然。举劾如此，更何望整饬吏治。

臣伏维地方治乱，责在督臣一人。川省地处偏隅，而常年征输之款，多至八九百万，近加派赔款，数又二百余万。民虽困累不堪，咸知畏法遵顺。使一旦糜烂，巨款何出？此关系大局者一。川民良懦，向日教案本稀，多因官吏激成，近乃叠见。现匪党既假邪拳为名，必更以仇教为事，使一旦如庚子直隶、山西情形，何堪设想？此关系大局者二。闻督臣电奏，有言滇匪屡犯川边，此不过郭家坟匪党，如臣前奏所陈，本川省素有之患。而近日粤匪猖獗，屡犯滇、黔之境，设使乘虚窜越，与川匪连合，必至再见咸丰之乱。此关系大局者三。

至督臣奎俊，向以廉静著闻，而闇于知人，疏于察吏，治理繁剧，尤非所宜。莅川以来，于军政吏治既堕坏日深，民间疾苦更抚绥无术。是以饥民遍野，而督臣若不知；乱匪日炽，而督臣

若不闻；属吏贪劣著闻，而督臣更不及察。贻误至此，势所必然，补救之功，更何所望。臣生隶川籍，苟地方稍能安静，何敢以本省大吏短长，上渎陈于圣听。今乱象至此，如仍缄默不言，听其贻害大局，是上既负于朝廷，而下亦何以对乡党。谨牘陈奎俊溺职贻误事状十条，恭缮另单附呈，伏冀圣明省览，恳恩简派明干大员迅往接任，庶几补救有方，不至糜烂。

至臣所牘陈十条，固有其事既往，追究无从，实多为害方长，亟宜整理。并恳请旨飭交新简督臣，切实查办，以靖地方，而弭巨患。是否有当，伏祈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附督臣奎俊溺职误事状十条

谨开列督臣奎俊溺职贻误事状十条恭呈御览

一、奎俊深居好静，每日必诵感应篇数遍。僚属非有要事不得入见。日行案牘，悉委秦姓幕宾批发，不复留心考核。官场谓其得一仰字诀，如某事仰某官办理云尔。而藩司员凤林昏耄善忘，凡道府大员，数日不见，即须问其姓名，无论州县。至于用人，一切惟首府阿麟之言是听。阿麟门丁王大，至以便衣出入督署签押房，面传公事。宠任至此，是以官吏贿赂营求，其门如市，吏治何由不坏。

一、军政废弛，各省通弊，而川省近日情形尤堪痛恨，无一营不缺额，无一兵不扣饷，无一统带能知纪律。是以营兵不能制匪，而又反与匪通。上年候补道朱上洲带安定营，庇匿巨盗冯绍武，经州县通禀拿获。奎俊于朱上洲不但无惩处，旋委厘局优差。本年二月，候补道夏瑞符带威远军，克扣饷糈。营兵乘奎俊出行，拦舆鼓噪控诉，倾城震恐，几至生变，而夏瑞符统兵如故。略举二事，军政如此，安能恃以平乱。

一、川省三边夷人，自来恭顺，遇有官差，供应牛马无误。

偶有互斗，不来请兵，亦不出巢滋扰，原可不问。即谓慑以兵威，宜如何慎重将事。自往年夏毓秀署松潘镇，办理不善，遂有瞻对之患，业已一误于前。上年夏间，松潘土司互斗，厅镇官妄行请兵。奎俊不加详察，即遣游击徐钺带兵一营驰往，以守备苏元泰为之副。兵未到境，土司之斗已解，而二员意图邀功，仍行驰入。夷众惊疑，四面突起，将前队苏元泰百人围困。徐钺畏葸不敢接应，几于全军覆没。无故生此边衅，损威失律，奎俊并不惩办一员，亦无善后办法。近闻松潘一带商民，被夷人欺负苦累，控诉累累，奎俊置若罔闻。从此边民恐难安枕。

一、摊派赔款，朝廷本不得已，而官吏借为中饱之资，即如税契一事，例定每两三分。川省州县久擅浮收之利，所解不及十成之一。故前任督臣鹿传霖酌增解额六万两，不准借此加收于民。近因赔款加派二十万两，奎俊不加核算，复听州县于浮收旧数外，另按买价百两再加收二两。计通省官吏所得，多于摊派之数何止数倍。此事川民痛心疾首，无可告诉。仅闻有巴县、遂宁二县只加收六七钱，由邑绅设局抽收，其数计摊款已有赢无绌。即此可知通省浮冒之弊，他事类此者盖难悉数。

一、川省州县凡报解藩库之款，必另加使费，为向来陋规。上年收助饷捐，奎俊已通行示谕，不准有使费名目。而藩司员凤林，年老嗜利，不缴使费即饬厅员不收。经酆都县知县蒋履泰据实通禀，奎俊虽谕令裁除，仍袒庇藩司，立将蒋履泰撤任。自此州县望风承旨，陋规更甚于前。

一、常平仓谷，为备荒要政。自旧任督臣鹿传霖时，因川东奇灾，楚督张之洞已购米备赈，而鹿传霖却之不受。令川西北州县各提仓谷运往办赈，所发官价，数又亏短，不敷买谷填还，往往将价银存当商生息，并有州县官因他事勒提借用，于是数十州县之仓，至今五六年，空虚者十居八九。今全省荒旱，欲赈无米，

害始大见。此等重要民事，废置不理，奎俊何所辞咎。至于积谷一事，虽屡经谕旨严飭，而州县因循疲玩，有名无实，又且百弊丛生。但积习不始自今日，似尚于奎俊无责。

一、征收钱粮，二月开征，十月完数，向有定例。近年州县取巧献功，有先一年即借垫解清者，有七八月即勒限完数者。此于国计无补，而民害实深。其在绅民借垫，略认利息，为害尚轻。若官吏垫解，谓之抬粮，百姓非再倍其数以偿之，不肯收纳，拘签四出，敲扑累累，最为惨酷已极。其尤甚者，往年中江知县赵源浚因将调缺，于四月底间即行抬粮。县民受害不堪，屡经上控有案，而赵源浚历调优缺如故，不知督臣之觉察何在。

一、川省吏治，向来积弊之深，视他省为甚。从前曾经钦差查办大臣廖寿恒、裕德奏陈，谓所有积弊，率因大吏不遵轮委部章，任意酌委所致，奏准以后缺出，须照章按班轮委。自奎俊莅川以来，此弊又甚于前。凡稍优之缺，岁岁更调，几无一官居本任一任及数年者。候补人员，无论何项班次，或到省数月，或向有劣迹，但能营求，即可酌委。是以一省州县，居官如传舍，行事如商贾。吏治如此，何怪盗贼横行。

一、首县重任，例由实缺调署，且须慎择其人。川省成都、华阳两首县，向日赔累甚轻，且例有调剂，人皆愿署。自奎俊以来，首县供应日烦，赔累日甚，人人视为畏途，实缺多不愿往，于是候补各员，但认赔累，即可得署。及到任不过数月，便求调剂优缺，所调之缺，又往往再三更易，必求如愿而偿，始肯赴任。上下以此为市，无所顾忌。如上年秋间，署成都县饶敦秩，藩司初次挂牌调乐山县，迁延不往；又挂牌改调盐亭县，仍不肯往；复改调开县，始行赴任。又候补县唐致远，为故提督唐友耕之子，本一纨绔少年，忽委署华阳县，本年三月求调剂，初次挂牌署遂宁县，不往；又改调富顺县，始行赴任，均有省抄可查。尤可异

者，荣县知县泚景贤，本年四月，该县因有闹教事，迅即营求，得调成都县以避处分。署资阳县知县胡薇元，本年三月，该县邪拳已炽，十九日围署，该令施放空枪，匪徒遂谓拳术能禁枪炮，故未被伤，从此邪说盛行。该令酿祸已成，亟求调华阳县以去，致后任马承基到任才五日，即出教案，独受其祸。用人如此，何谓察吏。

一、川中全省旱灾，至今半年，不闻赈恤之法，何怪匪乱日炽。尤可异者，本年三月十五日，离顺庆府城三十里一带地方，突起风灾、冰雹，扫及南充、西充、岳池三县之境，死伤三百余人，树木、房屋之倒拔，禾麦、畜产之伤害，不可数计，闻府县均即时通禀。如此奇灾，而奎俊既不奏闻，亦不议恤。又撤任叙州府知府文焕，夏月派往查办安岳教案，听言不慎，致杀平民四五十人，冤酷已极，亦未见奎俊参办。贱视民命如此，何谓尽抚绥之职。

424 四川总督奎俊为拳党裹胁日众 近且进入省城事致外务部电

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十九日（军机处收电档）

铣电敬悉。十四日溜入省城之匪，实只二十一人，当场擒斩十三人，我伤一兵。彼时观者如堵，枪械难施，匪由民丛逃逸数名。次日北门外教堂左近，有匪十余猝至，经守兵拿获四人，讯明内有逸匪二人，当即正法。刻下乐至、简州、成都、华阳、中江、金堂地方，或数十匪，或百余匪，每起必有妇孺，屡经官兵捕获。资阳、资州、安岳匪徒较多，近日亦攻克匪巢。惟余党散则为民，兵退复聚，偶有出劫行人。潼属太和镇，匪聚数百，裹胁日众，闻兵到即窜缪道溪，此地离省较远，攻剿情形，尚未据丁提督、陈参将禀报。

总之，此次匪势蔓延，多由民间信拳，习染日众。教堂林立，防兵愈分愈单，月来又添募数营。惟川民浮动，谣言最多。现飭首府县邀绅招民设局，即日成团，以资保卫。省城并无被围之事，若匪至三万余，则电报不通，闹场不静，城内外教堂亦不能安矣。谨陈实情，一切事宜，恪遵钧电，不稍松劲，以安民教。岑署督已到绵州，日内可抵省，并闻。俊谨肃。效。

425 署四川总督岑春煊为查询川省 乱情开办赈捐事致外务部电

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初四日（军机处收电档）

煊前奉电旨，以四川土匪、赈务均关紧要，责令办理。兹于八月二十六日接印，查询匪势，边匪则以邓银洲一股最悍，党羽亦多，窟穴滇边，时扰川南一带。此股匪徒，非一二营所能办，拟俟腹地肃清，再行办理。拳匪则以成都、潼川两府、资州一州所属为甚。大股虽经击散，无如川省匪风本炽，加以饥民日众，零星股匪，所在多有，并无真正著名大股，首要亦无一定巢穴，兵来则散而为民，兵去又聚而为匪。其弊皆由于团保通匪，民匪不分，以致官军难于剿办。似非整顿团练，严查保甲，有匪必诛，法严连坐，不足以刈绝根株。然地方官苟不得人，苛派骚扰，转生事变，愈难收拾。煊初到川，僚属贤否，未尽周知，拟再调素所深知数员，来川委用，以资治理。

灾情则以川北潼川一带为最重，频年荒歉，绝无盖藏。此外被水、被旱、被雹，比比皆是，报到者共计九十余属。前蒙圣慈发帑三十万，经前督匀拨被灾各属，幸顾目前之急。然冬赈、春抚，为日方长，灾广赈繁，尚须（需）巨款。川省近因添筹新案赔款，民力已竭，应需赈款，实难筹措。惟有恳请开办赈捐，请奖衔封贡、监翎支，以一年为限。惟捐事苦成弩末，若按部定新

章收捐，煊在山西亲见，无人上兑；拟请准按减半核收，俾期踊跃而资急用。

伏查川省匪势，除邓银洲一股外，其余尚非鲸鲵大慝。惟饥民附和日众，倘不及早收拾，祸变亦颇堪虞。窃思欲清匪源，以察吏为先，欲散匪党，以赈饥为亟。且现在因灾、因乱各属，请减免新旧捐输者已多，厘税亦骤减色，倘因款绌未能遍赈，万一饥民勾结，相率而起，地方糜烂，所损于国计者实多。伏恳天恩，俯准减成开办赈捐，所以广皇仁，亦即所以纾川祸，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除督饬文武，将现在各股匪徒严拿首要，解散胁从，并保护教堂、教士外，谨先将查询匪势、赈务大概情形，及拟恳开办赈捐缘由，电恳代奏请旨。煊叩。支。

426 署四川总督岑春煊奏川省

近日剿办会党拳民等情形折

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十六日（宫中朱批奏折）

头品顶戴·署理四川总督·广东巡抚臣岑春煊跪奏，为汇报川省近日办匪情形，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抵任之初，当将川省匪徒尚无大股悍党，拟饬认真办理团练、保军各情形电奏。嗣据署资州直隶州知州王明德，将著名首要凌天顺、刘金龙即曾洪春先后拿获正法，复经电奏各在案。此外，据各营县陆续报到，击散股匪、拿获首要者，尚有一二十起，一一电奏，似涉繁琐，若俟肃清汇报，又恐久劳宸廑。兹特将自臣到任以后，据各营县禀报到臣者，汇案次第陈之。

据署资阳县知县马道节禀称：前于八月十二日，督同帮带团练·未入流吴銓等，攻克县属之王二溪匪巢，阵斩匪首董张氏及悍匪百余名，生擒五十余名。败匪窜入刘家场、碑记沟，先已派

队拦其遁路，截获伪副帅张海亭、伪军师李国恩，并伙匪三十余名，均于军前正法。勇丁、团练亦有伤亡。嗣又督同吴銓及威远营哨官田兴仁、黄宗佑攻克县属之金屏庵匪寨，轰毙匪首郭玉亭及悍匪二十余人，生擒匪首刘金玉，并前打该县天古桥教堂之匪首卢逢先，及伙匪一百六十余人，夺获伪告示、旗帜、刀械多件。随将刘金玉、卢逢先取供正法，并将供认为匪之五十八人，一并正法。余属胁从，分别监禁、保释。据署蓬溪县知县张俊生禀称：前于八月十六夜，督饬团练甘家贵等，与匪战于县属之仁和寨，毙匪多名，生擒匪首范石匠、黄机匠讯明正法。嗣又饬保长尹中上等，与匪战于县属之蓬莱镇，毙匪二十余名。旋又督饬团总王熊飞等，率同甲差，于射洪县属之康家渡附近地方，轰毙匪首伪四将军彭姓及匪党三十余人。旋又亲带练丁，追匪于中江县之回龙沟，击毙伪军师倪开条、伪元帅周玉麟及匪党多名，生擒匪目六名，悉于军前正法。夺获抬炮三尊，枪刀、旗帜多件。据署安岳县知县如柏禀称：自八月攻克凤凰寨后，匪踪飘忽无常。经该县会同威远后军左营管带·副将刘长顺，在县属之白杨坪与匪开仗，两战皆捷，阵斩匪徒百余人，生擒男女匪徒二十余人，均于军前正法，官兵亦有伤亡。旋又亲督团练进剿两极桥聚匪，阵斩二百余名，并为首女匪一人。复会同刘长顺，攻克县属之鱼龙寨，毙匪数十人。又自八月二十四日起至三十日，七日之中，会同刘长顺，连克县属之慈云寺寨、天星寨、三星寨，毙匪无算，生擒十余人，悉已正法。据署新津县知县唐我辰禀称：八月二十六日，于县属永兴场与匪交战，毙匪十七人，生擒悍匪文停路等六名，女匪一名，均已正法。据署提臣丁鸿臣函称：八月十八日，督同管带靖川副中营·游击陈忠良，分兵夹击射洪县属之柳树沱、饶衣寺两处聚匪，阵斩数百人，生擒一百三十余人，已分别保释、正法。据署仁寿县知县蒋金生禀称：八月十九日，会同署威远县

知县赵渊、署荣县知县濮景贤，会攻三县交界之高顶寨匪巢，阵斩百余人，夺获旗帜、枪炮多件。又会同管带靖川右军左营·守备吴以忠，攻克韩婆岭、宝珠场等处匪巢，擒斩二百余人。据管带威远中军中营·候选同知陈大诰禀称：在成都县属之万年桥攻克匪巢，毙匪二百余人，女匪一人，夺获大炮、枪械多件。据统领达字全军·提督唐珊峰禀称：督同管带达字前营·千总唐联升，在华阳县属之西河场，金堂县属之冬方堰，先后斩获男女匪徒百余人，夺获大炮、旗帜多件。据管带威远左军后营·副将何友山禀称：九月初一夜，会合眉州团练与匪战于眉州之滥泥沟，阵斩数十人，生擒七名正法。陆续据报并据呈缴夺获枪炮、刀械、旗帜前来。臣初恐各营县所报未必尽实，复经派员分投查访，大致相同。

溯查咸丰、同治年间，川省匪徒无虑数十百股，然均有一定匪首，歼厥渠魁，胁从自散。此次匪徒，则不惟匪首难得主名，即股数亦无一定，大都无知妇孺、会匪、饥民，聚党数十人或数百人便图起事。倡立不经名目，如顺天灵祖、活孔明、活土地、活观音之类，不一而足，各股皆同。及经大兵进剿，则又不耐一战，弃械狂奔，混入居民。民既容留，兵自莫辨孰为匪也。迨兵远去，若辈复又聚集，焚杀抢掠，无所不为。旋灭旋生，猝难尽绝。良由财尽民穷，游惰日多，盗匪日众，其俗又深信鬼神，易于煽惑，加之平日民教积不相能，以为邪拳甚神，可以仇教。于是团保首人，始则听其传习、继则其党寢盛，团保转被其挟制而莫敢举发，甚至素有身家者亦相率效尤，图泄平日教民欺压之愤。而积匪、猾贼涵集其中，纠集既多，艰于谋食，则不分民教，肆意掳掠。愚民未身受其害者，仍以为专仇教也，犹深信不疑，固结莫解。以致其祸起于资州，蔓延成都、潼川等府所属，近且波及眉州。现在所踞山寨，虽已全数攻克，并无踞巢大股，然零星

余匪，所在多有，无一处可报肃清。若专恃兵力分防，无论无此兵力，且各营兵丁即杂有会匪，以匪办匪，得力殊难。计惟有整顿团练，严查保甲，有匪必诛，法严连坐，庶足以刈尽根株。现已严饬各属切实举办，其闇冗无能之州县次第更易，各路防营亦严饬凛遵谕旨，严拿首要，解散胁从。独自办理团练、保甲，要在得人。臣本无知人之明，加之甫到川中，僚属贤否遽难深悉。团保未能计日奏效，余匪即恐难计日肃清。臣惟有博访周咨，竭力图维期收尺寸之效于万一。

所有汇报川省近日办匪情形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著即督饬各属，整顿团练，严查保甲，务将余匪尽绝根株。余依议。片并发。

427 署四川总督岑春煊奏续报川省 近日剿办会党拳民等情形片

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十六日（宫中朱批奏折）

再：正封折间，续据署资阳县知县马道节禀称：云台观窜匪冲过该县之小院寺，该团总汪大钟等，率练截杀伪统领王先锋等一百二十余人，生擒悍匪朱百长、唐荣洪二名。余匪窜至该县之回龙寺，该团总文青松等督练截杀卅余人。匪等奔赴安岳县属之法延寺，该县团总周荣通等，督练围攻该寺，杀毙匪徒五十七人，擒斩匪首刘霸王一名。在该匪首身上搜获大刀一把，伪令旗一面，刘霸王图章一个，神兵图章一个。获匪朱百长、唐荣洪，讯明正法。据署德阳县知县陈洪材禀称：中江县窜匪任观伦等，阑入该县属之观音阁山下。亲督勇练进剿，阵斩匪党八名，生擒匪首任观伦等二十二名，讯明分别正法、保释。据潼川府知府钟润、署三台县知县武文源、管带靖川副左营·补用游击陈忠良会禀：九

月初六日，陈忠良由中江县拔队来潼，路过三台县属之古井坝，突与匪遇，阵斩一百四十余人。哨长殷鹏飞、什长马兰廷阵亡，哨官岳联升及勇丁受伤四名。据管带靖川左军左营·提督李飞龙禀称：九月十三日，探明简州属之金龙寺，聚有匪徒，当派哨官艾光华，商同靖川副中营·哨官郑海清，各带勇丁围捕，毙匪数十人。郑海清生擒悍匪廖隆生、张顺眼二名，解交臬司讯明惩办。据署仁寿县知县蒋金声禀称：自八月二十六日至九月初十日，督率勇练连日搜捕窜匪，擒斩匪目余浦三等九名，杀毙匪徒数十人，生擒悍匪苕麻子等七名，讯明分别惩办。保正徐能凤受伤毙命。夺获大炮二尊，土枪九杆，旗帜、刀械多件。

臣查各处勇练尚知用命，奋勇图功，除将出力员绅及伤亡人等分别存记，容俟各属肃清，汇请奖恤外，理合附片专弁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朱批：览。

428 署四川总督岑春煊奏第二次汇报

川省剿办会党拳民情形折

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宫中朱批奏折）

头品顶戴·署理四川总督·广东巡抚臣岑春煊跪奏，为第二次汇报办匪情形，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九月十六日，将各营县陆续报到击散各路股匪及拿获首要办理情形，缮具折片奏陈在案。嗣于九月二十日至十月十二日，复据各营县陆续报到，除阵斩及讯系胁从已经保释者均不计外，兹谨将批饬惩办者胪陈之。

据署遂宁县知县赵国泰禀：拿获要匪李明惠、张远泽、何真发、朱宏顺、朱海成、唐增效等六名。署金堂县知县吴积勋禀：拿获悍匪张开成、王学兵、张习春、周得船、叶停先、罗有危、

杨大海、刘兆雄、彭盗冰等九名，续获邓东山、唐紫恺、罗万里等三名。署安岳县知县如柏稟：随同督带威远中军前后两营·补用道刘朝宗，督饬勇练，擒获最要首匪罗松亭、田玉丰即田胜、张桂安即张桂林，从匪李金山、赵兴之、黄得胜、李洪顺、萧大河、杨辅廷、王兴发、杨灿奎、张福、杨玉兴、魏良元、何全安、陈时清、陶伟然、邱达生、李桂生、李增荣、周卫、罗恩全、蒋海清、田在兴、李族显、陈华立、赵太等二十七名。署彭县知县姜鹏程稟：生擒悍匪谢述生、戴三娃、龙玉山、王金玉、韩见娃、黄仲娃等六名，又拿获沈堂娃、简老二、唐受娃、江复生、刘家立、郑承禧等六名，又会同防营阵擒要匪曾先福、刘赞姓、刘大义、张国宾等四名。署眉州直隶州知州高增爵稟：督同威远左军后营哨弁安洪印、哨长滕在田、管带土练马朝骏等，生擒伙匪夏龙才、陈友山二名，续获刘凤堂即刘千总、刘老四、梁玉亭、徐老四等四名。留署汉州已革知县高维寅稟：团绅文生向第宣、都司李文萱、保总刘超群等，先后拿获匪徒白淳根、谭得三、陈海如、任绍鱼、向新元、向新德等六名。署简州知州颜守彝稟：先后拿获匪徒张满元、刘亚丁等二名。署资阳县知县马道节稟：在眉州踞获纠众习拳，约期攻城之匪首周栋梁即周裕丰一名。署仁寿县知县蒋金生稟：拿获悍匪冯万悞、林长顺、徐思通、刘春建、杨洪悞即麻子又名杨大旗、陈菖菖、黄中云、李方桂等八名。射洪县知县祁兆庚稟：拿获匪徒范三石匠即范子明一名。署荣昌县知县张炳璜稟：盘获匪徒文复莫一名。署三台县知县邹宪章稟：拿获悍匪任复悞、王三派等二名。署资州直隶州知州王明德稟：先后拿获各股逸匪头目凌天和、邓飞五、易君儒、王坤祺、王老四、罗选卿即罗云黄，伪什长李伦东，伪统带向玉兴即向瞎子等八名。署彭山县知县江继祖稟：拿获匪徒蒋立洪、胡大悞、辜显凡、曾玉亭、张眼有等五名。署新都县知县李锦江稟：拿获匪徒

汤四伦、朱家简娃二名。潼川府知府觉罗锺润稟：拿获悍匪陈其贞一名，又会同营勇拿获匪首江显道一名，余匪江文学、江文彩二名。此外，由各路防营拿获各匪首伙匪，则有曾光先、罗明渊、刘亚炳、邹桂亭、邓成涸、唐心品、李才富、邓奎、屈爱林、张乃雄、熊揖让、锺金山、邓亚六、严水保、严沅悞、李德、陈厚常、陈顺、陆全金、郭三禄、顾老四、李玉山即李老牛、石玉堂、郑兴才、陈宗利等二十五名。内邹桂亭、邓成涸两犯，系金堂一带著名首要，纠党至千余人，前督臣严飭营县购拿未获，此次为管带威远中军中营·候选同知陈大诰所获。以上各犯，均经臣随案飭讯明确，或习拳打教，劫掠伤人；或屡踞山寨，抗官拒敌；均属法无可贷，节经批飭分别正法惩办，以昭炯戒。

伏查此次匪乱，瞬已半年，资、成、潼、眉四属，最为扰害。自经叠次剿办，踞巢股匪均已歼除，虽未敢遽谓肃清，或不至再虞滋蔓。惟是川省素称多盗，顷逢冬令，又值凶年，积匪饥民，仍往往假托邪拳，以图劫掠。叠经通飭营县，无论是否拳匪、咽匪、会匪、土匪，果其匪也，非拳亦拿，如未为匪，虽拳亦释。无如所属文武，贤者恒少，而不肖者恒多。禁其借匪扰民，则虽有真匪在前，兵役亦皆袖手；责其安民缉匪，则虽无匪之可捕，良懦亦被株连。是故不严缉匪之责成，则匪足以扰民；严其缉匪之责成，则兵役之扰民或更甚于贼匪。吏治如此，营伍如此，此良民所以无安枕之日，而臣所为中夜傍徨感愤填膺者也。臣惟有殚竭血诚，不避怨谤，择其尤为不职者，据实参劾。果使各属知所做。而图改辙，则不但区区余匪不足平，而长治久安或亦可于此期之矣。

所有第二次汇报办匪情形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仍著认真整顿，以靖地方。

429 署四川总督岑春煊奏拿获拳党首要廖九妹等片

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宫中朱批奏折）

再：臣来川时，即闻道路喧传，有女匪廖九妹，号称廖观音者，拥人众数千，屡在石板滩、龙潭寺、苏家湾、三水关等处与官兵接仗，事败逃匿，悬千金重赏购之犹不能得。抵任后，询诸僚属，亦谓该女匪确系首要。当以为该女匪必狡悍绝伦，即嘉庆时白莲教匪齐王氏不是过矣。因严飭文武，认真缉拿。

旋据威远前军后营帮带段方成拿获，乃一十六岁柔弱女子。讯据供认：六月间从同场居住伪称教主之曾阿义习拳，嗣为曾阿义强去充当观音，曾偕曾阿义在石板滩护众抗拒官兵不讳。查核该女匪供词，名虽为首，实与为从无异，其情不无可原。第该女匪名震一时，若获而不诛，恐未靖之人心，复因而蠢动，且恐外人借口，当飭正法，并严飭缉拿曾阿义去后。兹又据威远前军左营帮带杨预将曾阿义拿获前来。讯据供认：带匪在龙潭寺、石板滩、廖家场等处，屡与官兵接仗等语，讯明亦飭正法。

惟查川省本年匪乱，实无枭雄大憨出其间，徒以川民笃信鬼神，平日土匪、咽喉、会匪及游惰之民最众，是以今日拥一柔弱女子为观音，便可聚众数千，明日拥以驢稚童子为孔明，又可聚众数百，皆由于失教失养者多，民情复夙称浮动，故易于倡乱若此也。此次将悬赏千金不能得之廖九妹，及拥众数千之曾阿义先后拿获正法，人心为之一靖。

段方成等之奔驰搜捕，不无微劳，合无仰恳天恩，将补用都司段方成，免补都司，以游击补用，并加副将衔；指分山西试用经历杨预，免补本班，以知县留于四川补用，并加同知衔，以示鼓励，出自逾格鸿施。谨附片陈请，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奉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

430 署四川总督岑春煊奏川省
拳党肃清请奖出力人员折

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十四日（宫中朱批奏折）

头品顶戴·署理四川总督·调署两广总督臣岑春煊跪奏，为川省拳匪一律肃清，拟将在事出力文武员绅择尤请奖，以昭激劝，恭祈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上年九月十日，将川省惩办过拳匪两次具报在案。嗣后据各营县禀报，获匪梅金生、彭发生、蒋洪顺、陈孔贵、罗皮匠、陈东山、秦刚学、胡吉成、吴海楼、任青山、黄德兴、夏高兵、邓耀山、阮敬廷、彭气和、孙麻子、李石匠、唐三兴、李元兴、傅泽顺、冷其宗、唐胡氏、曾光斗、曾开金、官二兴、周洪顺、曾阿义、李洪兴、李洪安、李水保、刘三娃、何辅林、白水招子、邱福堂、江文禄、曾三兴、邹金秀、麻观音、傅士保、巫教习、郑桂华、杨赵氏、黄小霸王、王青云、古应田、叶向荣、李耀山、易洪兴、魏南山、郑思重、李幅安、向维虎、刁岳氏、邓老五、王心弟、李万亨、周常枉、刘文友、刘继安、刁大光、李田娃、高福娃、汤四萌、杨兵司、郭四矩、周兴渺、王金平、高黄钰、漆永发、张有娃、杨荣生、尹凤亭、王癞子、周盛、李冰、李德、陈顺、陈厚亭等，先后共七十八名，均系操习邪拳，纠众仇教，或劫掠伤人，或踞巢抗官，实属法无可贷，节经批飭正法惩办，以昭炯戒。

伏查此次川省拳匪之乱，其端甚微，其应甚速。盖由小民习于行常，恶彼异言异服，无论如何晓示开导，其相憎之意，辄横梗于胸中。而从教之人，恃势寻衅，肆意欺凌。遇有词讼，地方官不敢持平，十九屈抑。于是无小无大，咸怀愤愤。一有倡首发难之人，遂成星火燎原之势。加以岁不顺成，饥民甚众，风气浮

动，匪类本多。狡黠不逞之徒，知小民之笃信鬼神也，又书符画水，假借名称，以为斗动煽惑之地。故虽拥一妇人女子、稚儿顽童，一朝而可以啸聚千百人。迨兵败成擒，犹不醒悟，乃曰：时不至耳，我且成名。后先相望，如出一辙。其迹可恶，其心可悯，其罪乃不得不治，此臣所为明施决罚而退有隐痛也。

去年四月，安岳、资阳、仁寿等属，同时起事。迨至六七月间，成都、潼川、资州、眉州四属，蔓延殆遍。前督臣奎俊，当飭升任臬司陈瑀统兵往剿，收华阳、金堂、简州、汉州等处，踞匪先后扑灭，匪党猖獗之势为之一杀。业经奎俊于上年八月专折奏报，声明将在事出力各员另行汇保，并先将陈瑀等奏请恩施在案。臣于上年八月底到任，复严飭各州县整顿团练以御外侮；严查保甲以清内奸。并本歼厥渠魁、胁从罔治之义，迭次出示劝导解散。一面飭令防练各军，查明匪首，认真捕拿。幸赖朝廷威福，将士用命，计前后攻破贼寨十余处，擒斩要匪三四百名。现在察看各属情形，虽伏莽不克遽然绝灭，而拳匪业已一律肃清，堪以告慰宸廑。所有先后出力文武员绅，或苦心规划，操纵有方；或奋勇攻剿，身命不顾；或办理团保，以助搜剿所不及；或抚集胁从，以救无辜之株连。迹其劳勩，均属不可泯没，自应拟请保奖。拟保各员绅，经臣严加考核，并无冒滥。谨分别异常、寻常劳绩，另具清单，恭呈御览。合无仰恳天恩，俯准一体照奖，以昭激劝之处，出自逾格鸿施。

除将千总以下各弁照章咨部请奖，并飭造各员履历送部查核，暨将阵亡各弁兵另行奏请议恤外，所有川省拳匪业已一律肃清，拟请将出力文武员绅择尤请奖各缘由，谨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再：臣此次所保，宁遗毋滥，且去任在即，其间有须行查覆按者不及办理，如有前敌实在出力未经预保之员，应由后任查明

续保，合并声明。谨奏。

朱批：该部议奏。单并发。

431 掌陕西道监察御史王乃徵奏 川省拳会复炽请严课吏治折

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十四日（宫中朱批奏折）

掌陕西道监察御史臣王乃徵跪奏，为川省盗匪复炽，将成巨患，请旨飭下新任督臣，严课吏治，务绝根株，以靖疆宇，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维近来广西一省，巨寇纵横，遍地糜烂，用兵累年而不解者，酿成于吏治之不饬，积小小攘劫至于燎原而莫遏也。川省吏治素日与广西同，而盗匪情形，亦駸駸有广西之患。上年夏秋间，适逢岁歉，裹胁饥民，竞习邪拳，几至糜烂。嗣经督臣岑春煊莅任，严饬吏治，认真捕剿，渐就消弭。今春该督去任，护督臣陈璠昏耄不振，州县故态复萌，讳纵成习。所闻数月之间，川西南一带，抢劫如林，又同曩日。而川北潼川府属，向来稀盗，本年蓬溪一县，积抢案百数十起，动辄杀伤事主，未破一案。县令讳盗而不敢闻，丁役通盗而不肯捕，甚至该县古溪河所设巡警兵一队，与盗狎而分其肥。而合江、江津交界之新场，以数百家巨镇，八月下旬，突来盗匪数百，挨户劫掠一空，杀伤事主数十人。情形俨如巨寇，官弁同于虚设。且闻该境新驻武弁黄钺所带营勇，多属匪党，因有此害。该县有高姓保正，素能拿盗，黄钺冒取其功，又纵匪党寻仇，几至破家，一时团保畏祸因之解体。

臣维川省盗匪起于拈香烧会，其始无赖子弟结党联盟，不必皆匪，而一啸即聚，有令必行，则人人可以为匪。驯至富家大室借入会以保身家，乡团保甲冀联会以免仇害。遍地有会，即遍地有匪。故欲治其源，不问匪不匪，但问会不会，能禁会而匪乃可

戢。其中为盗魁称帽顶者，消息最灵，护身最密。吏役相与交通，平民不敢告讦。自非严密访查，悬赏购捕，未易得其一人。至于州县讳纵成习，非尽甘为不肖也。一案未获，参限綦严，遂以概行不报为得计。此非严讳盗之律，宽捕盗之限，则积弊不能除。道府不肯禀揭，非尽忍其殃民也。求治无方，习见不怪，则遂扶同隐匿以示恩。此非有严密之访求，必信之赏罚，则积重不能返。若差役、营勇大率通匪，然通匪即能捕匪。乡团、保甲可以御匪，而有时反至窝匪。此皆视官弁之督率何如，与地方之择人何如耳。

闻近年州县往往招设练勇，粉饰治盗，一县常数百人，无非有名无实，徒滋扰累，灼然易见。特现如多盗之区，诚有非州县常法能治者。查从前督臣丁宝楨，晚年遴选干员数人，携带兵勇，潜赴各州县捕治盗魁，重赏峻法，务在必获。所杀仅数十人，盗风顿息，乡里数年不敢言烧会。又川东道黎庶昌，办理铜梁、大足一带盗匪，不过一二干员，百余劲卒，密捕迅掩，数月帖然。

古称治蜀宜严，况于今日，尤非辟以止辟不为功。拟恳请旨飭下新任督臣锡良，出示严禁烧会，设法穷治盗魁，督责令牧重惩讳匿，首以治盗之勤能为课吏之殿最。并仿丁宝楨、黎庶昌成法，毋使养痍貽患，致成广西之续，蜀民幸甚。是否有当，伏祈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432 署四川总督锡良奏剿办宁远

阿什彝众查参酿变府县折

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头品顶戴·调署四川总督·闽浙总督奴才锡良跪奏，为宁远夷匪大股出巢焚掠，查明酿变匿饰之府县，据实纠参，并现筹剿

办情形，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宁远府属，地处夷疆，各支夷人性情犷悍，全赖宽猛相济，控制得宜，俾知怀德畏威，而其要尤在地方官之公正廉明，斯乃攻心之策。光绪二十五年，该处勤募支夷人滋事，曾经调兵募勇剿办。各夷震慑军威，始据悔罪投诚，准予就抚。惟时该府知府唐翼祖，身与其事，迨既平定，宜如何惩前毖后，严密防范，以期日久相安。乃该府近年昵此匪人，甘受蒙蔽，地方公务，一以委之门丁。所用听事皆发夷人等，广索夷贿，类拥厚赏。其所倚任之土司，又复骄纵强梁，睚眦报复。夷人愤于官吏之政以贿成，熟视勇练之不堪一战，本年六七月间，阿什支夷匪出巢，焚掠府城外西昌县属黄连坡、马家村等处。该府县既未赶紧设法堵剿，又复匿不禀报，以致夷情愈横。八月十六等日，该夷匪遂纠大股千余人，凶扑小麻柳、合龙场等处，恣意残害。计居民被焚掠者九百余户，被杀伤者三百余人，勇团出御阵亡六十余人，始据该府县等禀报前来。禀内仅据声明被戕勇团名数，于受害乡村情形，一概隐匿，并捏称毙匪多人，众志成城，未遭蹂躏等语。实属酿祸殃民，狡诈乖谬。现西昌县知县杜国棠，事前毫无布置，事后并未亲赴各乡勘验，随同任意讳饰，以此贻误地方，无视民命，均难稍事姑容，据该管司道揭参前来。当将该府县撤任，遴员接署。相应请旨将宁远府知府唐翼祖、署西昌县知县·候补通判杜国棠，一并革职，永不叙用，以示惩警。

至阿什夷匪，恃其地险众悍，辄敢在逼近府城地方，纠合大股，惨残多命，抗拒官兵，若不痛加惩创，何以弭后患而保生灵。际此冬令，水涸雪浮，该夷处处无可乘间蹈隙，正宜厚集兵力防剿，并筹步步近逼，以为扫穴擒渠之计。

查该府城向只府县练勇，邻近越嵩夷疆分扎防军一营，正资堵慑，阻其勾通，万难抽动。内地防军，昧于夷情地势，莫若以

夷制夷，就地选调各土兵会剿，仍酌量辅以官军，用期得力。兹据署知府黄兆麟禀称：调集土兵团练一千余名，请章给发口食，并拟暂募土勇三四营，以备进剿，请发饷械等情。奴才以事关边圉，自应竭力筹维。已饬藩司先后拨发饷银二万五千两，并酌给枪械。严饬该府等，务须实力剿办，迅速蒞功，勿得老师糜饷，亦不准迁就了事，敷衍目前。其余安分各支夷人，仍饬加意拊循，以杜煽搆助乱。

除咨部外，所有剿办宁远夷匪暨查参府县缘由，理合会同并兼署成都将军·副都统奴才苏噜岱，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再：所遗宁远府知府员缺，川省现有应补人员，拟请扣留外补，合并陈明。谨奏。

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日奉朱批：唐翼祖、杜国棠著革职永不叙用。余依议。钦此。

433 署四川总督锡良奏剿办川边 尹焕章等股请奖出力员弁折

光绪三十年九月二十八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头品顶戴·调署四川总督·闽浙总督奴才锡良跪奏，为川边巨匪就歼，地方安堵，谨将先后剿办情形及尤为出力各员，拟恳恩施，以昭激劝，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川省东南与滇、黔接壤，犬牙交错，山险路歧，久为盗贼渊藪。虽经移会云贵督抚臣严饬治边文武，认真购捕，往往此拿彼窜，漏网吞舟。一二桀黠之魁，声气广通，官兵束手。在绅团岂乐于通匪，而偶有力能捕贼者，立被焚杀抢掠，毒虐之惨，令人胆寒。所以良懦苟颜保家，无不结交匪党，冀以免害。民匪混成一片，几于良莠不分。论者谓川南隐患，酿久而发，甚于粤西，

奴才心窃忧之，倘再养痍，必至不可收拾。去秋莅任，访察明确，即于冬间奏派署永宁道赵尔丰，督察叙永捕务，兼防滇、黔各边。

其间著名股匪，惟尹焕章、罗海亭为最，而贵州仁怀厅之彭清臣即彭小老团次之。尹匪上年在昭、通、永等县劫杀羊客，轰伤差团，并捉人碎尸抛江。经前云南抚臣李经羲咨川协缉未获，凶焰益张。罗匪去岁三月在珙县地方，竟敢戕害副将岳培高及勇丁多名，奏明有案。该两匪狼狈相倚，狡犷绝伦，党羽各千余人，私购新式枪炮甚多，器利人众，四出扰害：在真溪劫商店，在犍为抢盐本，在宜宾戕练目、毙团丁。此外焚劫巨案所在皆是，行者各有戒心。自赵尔丰到任永宁，随时单骑率勇，穷搜幽险，首将零星游匪捕斩数十名，剪其羽翼，略示兵威。随飭统领续备后军·知县刘朝熔，督办叙南六属团练，严清内奸，分防要隘。稔知该军左营管带·参将陈忠良具有勇略，其部下哨弁邓忠信，又即前护督臣陈瑒奏明招降，勒令戴罪立功之邓瀛洲，因檄该参将责成邓忠信带队捕匪自效，授以机宜，期在必获。并由前署叙州府·另补直隶州知州荣麟，督飭各属，派练严密防堵。该道一面悬立重赏，购线踪缉，一面出示谕以顺逆祸福，解散胁从。会谍报两匪劫得盐本银两，由屏山境内窜走，各树一帜。兵团跟追截击，接仗数次，生获罗党许吉亭等。审讯贼踪，侦确罗匪已回郭家坟老巢。随经邓忠信等驰往川、滇交界之温家坳，遇该匪率悍党百余抵死抗拒。我军四面兜拿，并力前击，将其轰伤，旋即毙命，报经电飭戮尸枭示，余党亦陆续搜斩殆尽。此剿办罗海亭一股之实在情形也。

罗匪授首，尹势渐孤，然犹狡窟多处，啸聚负隅，夥购快枪，心殊叵测。又买结穷丐、游民，胁制团绅、粮户，使各吞声忍气，莫敢谁何。其声息之灵，容隐之多，较罗匪尤甚。赵尔丰虑剿捕

愈急，窜匿愈深，势必劳师旷日，饬陈忠良以智取之。先离其党援，断其接济，联络隔省绅团，皆为我用。探悉死党如张廷标等先后星散，乃节节密布网罗，择土人为向导，命差弁王云安改装深入虎穴，相机诱致。当是时，官兵不露声色，匪等以为捕弛，亟图出观动静，又恃备多无患，率悍目多人，执械直前。及自复兴场至泸州九姓司之沙磧，见势知败，正欲拒逃，适四面伏发，冲突无路，犹回枪猛击。移时，我军愤激围捕夺枪，始一鼓生擒，并获悍目刘兴顺等数名，一并解营正法。窜逃余匪以次戡平。此剿办尹焕章一股之实在情形也。

至黔匪彭清臣一股，去年匪势盛时，曾窜入合江县勾劫佛宝场，轰毙团众，烧毁民房。当经勒缉要犯二十余名，尽法惩办。匪首彭清臣大股窜扰苗沟等处，先由刘朝熔分派弁勇驰往会剿，赵尔丰随亦亲督进剿。驻扎琳溪各营团深入巢穴，穷搜岩谷，于川、黔两境人迹罕到之处，跟踪踪捕，阵斩多名。围攻十许日，始将彭匪擒获，并获悍党屈芸先、林吉香等数十名，讯明就地正法，将窝匪老巢尽数铲平。苗沟本系通黔大道，行旅久绝；至此已商贾畅行，民安耕凿，叙南各州、县伏莽于是一清。

奴才伏查尹、罗各匪，以数年逋寇，为三省边患，迹其戕官劫帑，无恶不为，直已形成叛逆。设非及早殄除，更将勾结蔓延。诸不逞徒复从而附和之，川省人心浮动，加以旱灾、闹荒、仇教，各处响应，蹂躏必宽。非独糜饷劳师，大局何堪设想。幸该道等百计图维，智诱力取，不数月间，能使大憨骈诛，裹胁者亦俱回心革面，弭巨患于无形，所以保全甚大。现在三边地方较常极为安静，似不无微劳足录。其督办尤为出力之二品衔·调署永宁道·建昌道赵尔丰，拟请赏加头品顶戴；四品衔·奏调差遣浙江候补知县刘朝熔，拟请补缺后以直隶州知州补用；副将用·尽先参将陈忠良，前因招抚邓瀛洲，经前护督臣陈璠奏请存保在案，现复

在营立功，可否并案给奖，以副将尽先补用，并赏加总兵衔，出自逾格鸿施。其余出力员弁，容奴才查明，择尤酌保数员，以示鼓励。

除临阵伤亡及助剿出力之弁勇乡团人等分别赏恤资奖外，所有先后剿办川边巨匪，一律平息，并将尤为出力三员，吁恳天恩，俯准先予奖励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初二日奉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

434 四川总督锡良奏犍为县拳党聚众戕弁扑城折

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十二日（宫中朱批奏折）

头品顶戴·四川总督奴才锡良跪奏，为犍为县拳匪倡乱，戕弁扑城，四出毁扰，立派防军奋力攻击，歼灭搜捕，地方悉就戡平，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查神拳一教，惑民最速。往岁资阳等县叠酿巨案，蔓延广远，逼近省垣，用兵几及一年，为祸甚烈。奴才到任后，饬属常加查禁，久未萌逞。惟该教易习、易散，聚则为匪，散则为民，妇孺又皆能之，故难言永绝根株也。加以游惰实繁，奸黠者或以仇教为名，或以防变保家为说，符咒欺诱，昏愚迷信，恒欲借端滋事，恣其毒虐。去年富顺县朝天寺等事，若非迅雷弗及，又将酿患匪轻。奴才前曾将该团保等奏奖，即以策励后来。

十二月间，署犍为县知县李端概，访知县属文家山有张老三等习拳，驰往格杀，并获其兄张潮滌惩办。詎本年正月，传习愈盛，聚党众多，蓄谋滋大。李端概率勇查拿，该匪事破情危，分股突起。初亦托名仇教，继见附近教堂均已防护，无从窥犯，遂指各场所办小学堂为洋学，肆意打毁，先将罗城场等处之学董、

师范生暨保正等杀害，甚且屠戮家口，复思夺取精利枪炮。二月初四日，乘靖川炮船道经县属石板溪，登船杀掳。该船众寡不敌，管驾史久豫等并死其难。续备右军左营哨弁徐国桢、杨占元，率勇驰至，与匪接仗，多有擒斩。该营管带朱登五亦来奋剿，并经差弁李清廷在牛心山将匪击退。初六日，该匪一从镇江渡来者千余人，一从真武山来者数百人，均扑犍为县城。幸朱登五先已到城，督队迎剿，自朝至暮，酣战于城外凤凰山，稍退复聚。适徐国桢等正从唐坝口胜匪而至，夹击愈力，匪众奔北。是役也，轰毙悍党四百余人，斩馘数十，生擒相若，夺获枪炮、符篆、旗帜等件。此后余众窜踞铁山、龟头寨等处，又分扰荣县之新桥场，抄毁民教十余家，杀毙张三叫等。先是奴才闻警，明知小丑不难翦灭，但教堂林立，教士沓来，不早戡平，必滋他患。复拣续备中军统领柴作舟，暨饬右军统领樊溥霖，分道并出，期于速就殄除。初八、初十、十一、十四等日，樊溥霖歼匪于罗城铺，而所部朱登五仰攻龟头寨等处，匪以死拒，皆能不避炮石，夺险穷追。柴作舟又督帮带黄启文等，冒雾进攻，扫荡铁山，生擒首匪王子田、蒋冥山等。由是山寨一无匪踪，四路搜捕，专清余孽。

伏查此次犍匪假妖妄以倡乱，蛊椎鲁以成众，打毁学堂等项，戕杀弁董诸人，并敢扑犯县城，抗据山寨，凶焰一时顿炽。犹幸赴机奋迅，弁勇俱称骁果，所战皆捷。其始股多党悍，叠次阵斩首要袁邦才、胡国安、三脑子、王灵关、张大木头、吴学富、李老军、伍裕隆，并将擒获之王子田、蒋冥山、妖僧高自明等讯明正法，慙恶渐尽，余众遂已畏慑溃散。兼旬之内，地方悉就救平，教堂、教士俱得保护无恙，尚堪仰慰宸廑。所有尤为出力各员弁，自应优给奖叙，以励有功。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四川督标武进士朱登五，免补守备本班，以都司留川尽先补用；五品军功徐国桢、尽先把总李清廷、杨占元、杨万福，均免补把总，以千总尽

先补用；督标左营右哨头司·把总黄启文，免补千总，以守备尽先补用，以示鼓励。至署犍为县知县李端概，失察境内拳教滋事，实难辞咎，惟该员屡经拿办，又复会合防军擒渠获丑，功过尚足相抵。现仍责令将在逃匪党再行弋致多名，以观后效，如涉玩泄，即行严参。奴才又已剴切示谕，并通飭各属勿任拳教传习，认真防范，俾远迩共臻静谧。此次尚有应保员弁勇，并被戕管驾史久豫，以及伤亡勇丁，另行分别奏咨奖恤。

所有犍为县拳匪倡乱，立派防军歼灭搜捕，地方已就敕平，谨将剿办情形，恭折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朱登五等著照所请奖励，仍著严拿逸匪，分别惩办。

435 成都将军绰哈信等奏遵旨查明

帮办驻藏大臣凤全死事情形折

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初五日（宫中朱批奏折）

成都将军奴才绰哈信、头品顶戴·四川总督奴才锡良跪奏，为巴塘喇嘛主使番匪滋事，遵旨查明帮办驻藏大臣死事惨烈情形，并派员剿办，妥筹布置，恭折缕陈，仰祈圣鉴事：

窃查前据打箭炉厅文武电称：巴塘番匪滋事，戕害驻藏帮办大臣凤全，暨焚毁教堂等情，当经电奏。奉旨飭查因何起衅，凤全死事惨烈，并同殉各员，一并具奏，教士等设法出险，认真保护等因。随又电陈，是时，番僧阻断邮塘，探报未确，俟查明后续奏。兹据打箭炉厅同知刘廷恕等，与巴塘粮员吴锡珍先后禀陈前来。

查凤全自蒙简擢，感怀时局，激发忠诚，即有奋不顾身之概。抵炉接奉寄谕：经营徼外，以固藩篱。出关后，备悉巴、里各寺喇嘛脍削番民，庇纵匪类，土司以下，听其颐指。若不首加裁抑，

边防必多扞格。因奏请申明旧制，限定喇嘛人数，二十年内暂停剃度。喇嘛等内怀怨怼，腾播流言，率指凤全所带勇弁军服操法近于西式，遂谓凤全办事悉为洋人来。即如巴塘垦田，虽属无多，然粮员开办年余，相安无事；凤全稍加推拓，遽有抗阻。派勇弹压，经过丁零寺门外，喇嘛即放枪伤勇。此二月二十一日事也。厥后焚烧垦场，纠结日众。平时本以教堂为不利于地方，凤全力为保护，益訾其袒庇洋人。二十八日，番匪乘机焚毁教堂，勇丁被拒杀者二十余人。署巴塘都司吴以忠、随员秦宗藩并死其难，粮署亦为劫掠。番众汹汹，解喻不散。次日，喇嘛与土司往见凤全，请其移驻里塘，庶免番匪借词扰害，乃可以保安全台；一面供备乌拉。凤全先因巴塘粮运艰贵，故留勇在炉操练，亲带只数十人，创残之半，更难得力。拟到里后，调集炉勇，继图惩办。詎三月初一日行至红亭子地方，即见番众埋伏突起，前后截杀。凤全督勇搏战，相持良久，终以匪众勇寡，遂与随员勇役等五十余人尽遭戕害。

伏念凤全历任川中州县，卓著声绩。此次感被恩命，于巴恩、炉矿，以及筹议瞻对等事，莫不殚精区画。惟喇嘛骄玩日久，骤欲分其势以恤番民。无如番俗素崇释教，不明凤全保爱之意，转予喇嘛以煽动之端。凤全前电即云番匪系喇嘛主使。诚以丁零寺力强人众，若非倡助，何能顿致鸱张。况坚词以请行，而扼路伏戎，显属同谋济恶。变成于仓卒，征调不及，无从防御。凤全临难不避，力竭捐躯，从者尽歼，最为惨烈。应如何赐恤之处，出自圣主恩施。随同殉难之贵州试用巡检陈式钰、四川候补县丞王宜麟、赵潼、尽先千总李胜贵、绘图学长何藻臣，并先经被害之署巴塘都司·漳腊营参将吴以忠、已革四川补用知县秦宗藩拟均请敕部从优议恤。其余勇弁查明补报。

此案巴塘喇嘛等焚毁教堂，戕害大臣，情罪重大。近日词多

狂悖，不惟土司、番民附和甚多，且勾结察、里两台，瞻对三岩等处。瞻对则已派出马队越至炉边窥伺，关外几为之骚动。犹幸奴才等先已奏派提督马维骥到炉，业派弁勇，将戕官伤弁之泰凝寺喇嘛攻克奔散，军威稍振，人心始定。奴才等昨又剴切示谕，解散诱胁。然不大伸天讨，终无以翦凶逆而昭法纪。现在遵旨派建昌道赵尔丰办理炉边军务，迅速驰往，会同提臣马维骥，相机妥办。并以巴、里一带均隶于建昌道，而运粮亦在所属邛、雅等处，故令赵尔丰先赴本任，接篆后即日起程，所以便调度而一事权。军事孔繁，委留川当差之已革广西补用道钱锡宝随往襄赞。炉城向不产米，关外更非乌拉不能行走，用兵以二者为最难，又委试用道文纬等在雅、炉设局购运。川省财力本形支绌，而是役荒远艰苦，非厚集师旅不能制胜，又非数兵之饷不能养一兵，数石之费不能运一石，军需浩大，惟有督同藩司多方措垫，应此眉急。已令赵尔丰添募营勇，到炉后会商马维骥，布置周妥，即议进攻，审度情形，分别剿办。总期万全设策，一举奏功，庶使荒裔咸懍威棱，以后不敢恣其悖乱。

至巴塘法司铎牧守仁，先经凤全护其迁避，土署粮员现稟，于二月二十四夜，自行逃去，其余亚海、贡盐井教堂两处来稟，均未之及。而蒲司铎则逃赴滇边获逸。番匪又复奔往滇境，扑犯教堂，幸经堵御。究竟法司铎等被害实有几人，已饬再行确查。并将存者多设方略，保护出险，不惜厚赏优奖，以期有济。

再：凤全残骸已殓，其子候选布经历忠顺请俟道路通畅，即往迎运，合并陈明。

除随时将兵事边情续报外，所有查明番匪滋事，戕害大臣，并派员剿办妥筹布置各缘由，谨合词缕晰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奉朱批：凤全死事惨烈，深堪悯

惜，著照副都统阵亡例从优议恤。陈式钰等均著从优议恤。余依议。钦此。

436 云贵总督丁振铎奏巴塘藏民喇嘛

聚众仇教抗官派营防剿片

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初八日（宫中朱批奏折）

再：准四川督臣锡良电咨，三月初一日，巴塘夷匪滋事，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及该处牧教士均被戕害，现已声息不通，请派营防剿等因。正查照办理间，即据维西厅协及丽江府知府李盛卿先后专差至大理府电禀：准法国彭教士移称，巴塘夷民喇嘛滋事，教堂被毁，教士被戕。该匪等之意，尚欲来烧该厅属茨姑教堂、川属盐井教堂。蒲教士逃至该厅，请兵保护。随据阿墩子汛千总杨浩、镇北营哨弁木崇华禀：蒲司铎等初十日戌刻到阿墩子，当派兵送往茨姑。二更后，据探回报，将至上江，即见番匪二百余人由勺拉而来。该弁等飞即带兵前往，将出街口，番匪已到，拥至教堂门首，遽欲举火。该弁等奋力上前阻护，匪众乱施枪炮。该弁等见势急迫，竭力抵御，毙匪二人，伤一人，始将匪众驱出街外。我兵亦被伤多名，因兵少未敢穷追。随又探得有番匪五百余已到上江，兵单贼众，迅乞救援等情。当经该协副将舒炳南挑选精壮五十名，派千总刘懋星驰往援。并会商镇北营管带杨建勋，拔队赴墩援应等情。

臣查阿墩子喇嘛于川地番民本属一气，与该处教堂素相水火，平时常有谣言。兹巴塘匪乱，盐井教士甫由彼逃来，匪即跟踪追至，难保该喇嘛等不乘隙寻仇。当电飭丽江府知府李盛卿，率带达字、建威等营，并调该府士兵，驰往堵御，弹压抚辑，相机办理。并飭厅协督同该千总杨浩等，调和民教，开导墩地喇嘛，毋得附和川匪，滋生事端。仍随时电商四川督臣锡良，严飭沿边

文武，与该员等会筹妥办，以靖边隅。

除俟查明若何情形、作何布置，续行奏报外，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朱批：仍著认真弹压抚辑，会商锡良妥筹办理。

437 四川总督锡良奏擒获南部县

纠众抗官首要何如道等折

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头品顶戴·四川总督奴才锡良跪奏，为南部谋逆邪匪，业将逆首暨紧要匪目拿获严惩，各属地方一律安靖，请将出力员弁酌给奖叙，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维乱萌不遏，祸患立致蔓延；首恶不除，根株无由净绝。川省南部县邪匪何如道，纠众谋逆，窜扰剑州，经该文武立时扑灭，并严缉首要各情，业已专折奏明在案。

查逆首何如道，叠经奴才察阅所获伪示、逆函等件，并据讯各匪口供，其情形之悖逆，党羽之繁多，踪迹之诡密，志固不仅在惑众敛钱、杀人越货，设任漏网，隐患何穷。且其时适有温江县吕尚彬等倡演邪拳，又平武县梁兆祥等勾匪劫杀场保，甫经获犯禀办；又有渠县陈鸿图聚众习邪，抗毙差勇，虽将匪党分别惩治解散，首犯未获，尤虑勾煽潜滋。爰悬立重赏，并严饬南部前后任知县，缉拿何如道，期于必获。旋据委员·候补直隶州知州张俊生等先后探讯明确，何如道倚为死党逋薮，在各处纠众助逆者，盐亭县为达星五，资阳县为陈孝先，昭化县为邓守楨、邓巩生叔侄，梓潼县为马少武。并讯据匪党供出，何如道于败窜后，约党潜逃资阳县，商邀陈孝先再图举事。奴才查资阳县为曩年拳匪倡乱之区，稍纵即滋祸变，飭据省城警察局正警官赵鹤皋等购获眼线，立派正警官路广锺、副警官张星堪、李齐宾、队官嵇

祖佑密选得力目兵，改装分道驰赴资阳县掩捕。适前南部县知县王廷赞、前署南部县知县宝震亦觅线派人踵至其地，遂即协同兜拿，当将陈孝先拿获。诂何如道又先期潜颺，路广锺等侦明踪迹，星夜绕道疾驰，追至百余里外之大麦铺附近地方，立将该逆首擒获解省。当由署按察使黄承暄督同提犯审讯。据何如道供称：本姓黄，名世礼，南部县人。幼年曾继唐姓为子，旋自名何如道，又名吴如道，在资阳县复诡名赵西楚。历将其如何托名治病，左道惑人，其后如何刊刻伪示，到处纠约匪类，谋为不轨，暨在南部、剑州如何率众派队抗拒官兵，一一供认不讳，当经批飭就地正法。一面并据张俊生督飭守备赵绍武、千总易运庆及各属，先后将在逃匪目达星五、邓巩生、马少武，暨受有伪职，随同拒敌之陈占魁、蒲定川、汪三杰、李应堂、王锡三等一并缉获。已飭与获犯陈孝先分别讯明惩办。现计此股邪匪，除尚有匪目邓守楨等数名仍飭密缉外，渠魁无复逋诛。其余被惑愚民一概予以自新，免再穷究。现在各属一律安靖，各教堂亦安堵如常。仍严飭各地方官随时认真清查保甲，开导愚蒙，以善其后。

惟查此次南部邪匪起事，先幸立时扑灭，获免燎原。然逆者一日在逃，即乱萌一日不绝。非得该员弁等赴机迅速，奋勇立功，曷克弭此巨患。拟恳天恩，将拿获首要出力之分省试用路广锺免补县丞，以知县分省补用；四川试用巡检嵇祖佑，免补巡检，以县丞仍留原省补用；分省试用知县张景堪，仍以知县分省补用；尽先守备赵绍武，免补守备，以都司尽先补用；邛州千总易运庆，以守备在任尽先补用；督标额外外委李其宾，以把总尽先拔补；警察巡目方占彪、张斌如均以外委尽先拔补；购线得力之四川试用府经历赵鹤皋，俟补缺后以知县用，俾资鼓励。此外，缉获匪目出力各员弁，由奴才另行酌给外奖。至前请革职之南部县知县王廷赞、署南部县事·崇庆州知州宝震两员，曾经声明，倘能奋

勉图功，再乞恩施。兹该革员等购线派人，协获匪首，洵属克知愧奋。拟请均予开复原官，归部铨选。查系原案开复，并请免其送引及免缴捐复银两，出自逾格鸿慈。

所有南部滋事逆首匪目业经拿获惩办各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初二日奉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

438 督办电政道员杨文骏为开县红灯教 仇教抗官事呈外务部等电

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三十日（军机处收电档）

顷接夔州万县电报：近日开县有红灯教匪滋事，啸聚四千人，打毁教堂、学堂多处。开县侯令督率兵团前往查拿，该匪胆敢迎战，伤毙兵团多人，哨官不知下落，势甚猖獗。现已电禀各大宪调兵，川东道已派兵往剿，开与万毗连，朝发夕至，兼英、德兵轮均已到万，风鹤相惊，人心恐惶等语。谨以密闻。职道文骏叩。三十。

439 护理四川总督赵尔丰为调兵剿办 开县红灯教事致外务部电

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初二日（军机处收电档）

东电敬悉。二十四日，据川东陈道适声电禀：开县有匪众打毁学堂、教堂之事，该道当派左军帮带，带兵驰往弹压，并饬地方官保护教堂。随据开县侯令、夔州府于守、万里汪令、周令先后电禀：二十三日，突有二百余人，打毁开县岳溪场各小学堂，及两教所赁民间空房，与教民住房牌匾、门窗等件，幸未伤人等语，大致相同。于守当即驰赴万县，与汪、周二令布置保护各

事宜。二十六日，侯令昌镇率带防勇团丁，亲往陈家场查拿。该匪见其兵单，竟敢迎战，击毙丁勇多人。陈道又派萧哨弁带炮队前往。张镇正在黔边接界处查缉邻匪，闻信折回重庆，本护部堂随调该军一营，驰赴该县救援。因该营多在黔界，一面由省城拨中军一营，飭该统领刘道毓湘由水路东下，一面咨由马提督，自重庆派营由陆路趋开。此调兵剿办之大概情形也。

现据电报，陈道所派之胡帮带已到万县驻扎。萧哨弁保护开县所调之左营，已经折至重庆，陈道已令其三日内抵开。现闻该匪聚有二千人，其中匪不过二百余人，其余皆无知愚民，观其自二十三日起事，今已八九日，仍复麇聚不敢披猖，知其无能为矣。所惜者，事起仓猝，各军皆扎防稍远，左后两军正在黔界，拟与黔省合剿巨盗，征调稍嫌迟滞，致该匪盘踞数日耳。尔丰。冬。

440 护理四川总督赵尔丰为查明开县 红灯教起事情形致军机处等电

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军机处收电档）

开匪之起，始由于民间，以统税土行不便，聚众滋闹，经该县知县侯昌镇弹压，始得无事。而该匪乘间勾结煽惑，开之民教不和，已非一日，该匪遂以仇教、打土行为名，并以学堂科则不同中国，亦皆呼为洋学堂。侯昌镇闻信欲往捕拿，该匪遂思先发制人，陡然率众起事，幸统税先期停撤，故仅打毁教堂、学堂并及各卡局，抢掳银钱，此开匪起事之大概情形也。所幸文武协和，将士奋勇，迅予扑灭，未致蔓延，可否择尤保奖，以勸有功而励将来之处，谨请代奏。尔丰叩。简。

441 护理四川总督赵尔丰为邛州
州牧擅杀激变事致军机处电

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军机处收电档）

前据署邛州候补知府唐吉森禀称：该州因抽纸捐作学堂经费，有无知愚民，纠众打毁收捐纸行，旋经解散。并由该州移调巡防右军后营管带朱连魁，驻扎该州城外南桥，以免他虞。突于五月初八日，有无数人众，手执军械，声称获盗送官，行至南桥头，该州牧暨该管带喝止不听，疑系前次乱民又将聚众入城，开炮恐吓。时值市期人杂，一哄散走，其中究竟是匪是民，无从区别。惟竟致轰毙数人，并误毙妇人一名。办理殊属荒谬，当将该牧并该管带分别撤任撤差。应请先将署邛州知州·候补知府唐吉森、管带巡防右军后营·候补守备朱连魁一并暂行革职，归案审讯。并密派妥员前往，确切访查，务得此案真情，再行据实奏参。敬乞代奏。尔丰叩。勘。

442 护理四川总督赵尔丰奏查明红灯教
起事缘由及剿办情形折

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侍郎衔·川滇边务大臣·护理四川总督·武勇巴图鲁奴才赵尔丰跪奏，为开县邪匪倡乱，毁教打学，业经派军扑灭，地方戡平，遵旨查明起衅及现伤搜捕逃匪各情形，据实覆陈，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前据川东道、夔州府等电禀：据署开县事·成都县知县侯昌镇禀，有匪在该县陈家场聚众倡乱，打毁学堂、教堂等情。奴才当即派兵剿办，随将大概情形电达外务部进呈。奉旨：令飭各军迅速兜剿，务令扑灭，勿致蔓延窜扰，至该匪究因何滋事，

并著查明据实覆奏等因。钦此。

伏查川省自上年资阳邪匪肇乱以来，余孽未清，祸端时作，固皆恃邪术以惑愚民，然其能激民忿、拘民怨、使民乐习其术者，尤有最要之二端：一则挟外人之传教以为仇，一则指公家之取民以为虐。蚩蚩者流，被其鼓簧，遂罹法网。前如犍为，近如南部何如道、渠县陈鸿图各案，观其肇端发难，先后如出一辙。前督臣锡良曾于报平匪乱折内详切言之，早邀圣明洞鉴。此次开县匪徒滋事，近据该县禀陈，奴才覆加查访，其起衅亦不外是。盖该县民教本不水乳，民遂怨教而及学堂，皆呼之为洋学堂，亦匪伊朝夕。加以县属各场产烟素著，本年创办统税，尤为群情所不愿。打毁土行之事，业已屡见，均经侯昌镇随时弹压解散。乃邪匪武生谭汝霖、韩洪顺、韩万顺、余麻子、胡云和、唐家蒸、彭二师傅即彭玉堂等遂乘隙而动，勾结本地匪棍李文贵、李文华即李华兄弟兄及活观音即吴桑氏等，煽惑愚民，于四月二十二日，将县属岳溪场各学堂及教士所赁民间空房，与教民住房牌匾、门窗等件打毁，继又毁及南门场之学、教各堂。幸该处司铎、牧师先经侯昌镇派人迎护回城。该县旋即率带防勇、团丁亲往查拿。二十六日，与匪遇于陈家场，匪等竟敢率众迎战，轰毙团勇，夺去军械。勇团以众寡不敌，退守县城。匪焰由此日炽，裹胁众至数千。但多系乡愚，真匪有限。在愚民半为煽诱，半被迫胁，而其意之所在，则土行、教堂、学堂而已，故打毁者惟此为多，而各公局亦不免遭池鱼之殃。然访察民情，实非显怀逆志也，无如为匪等挟持，遂突然抗官拒捕，致成乱阶。

当匪乱初起，川东道陈适声闻警，先派道署亲兵并哨弁萧占春率队驰援，该道并将炮队营派往以助声势。川东镇张士翰正在接黔边界巡阅所部，闻信亦即北回重庆与陈适声会商布置一切，并派帮带胡汝甲、后营营弁牛富保各营哨勇，星夜驰往。维时夔

州府知府于宗潼一得警信，即驰赴万县，调度镇摄，万县知县周士杰亦即带练勇出防。捐升道员·前万县知县汪贲之尚在该县，即在后路布置弹压。达县知县广厚、新宁县知县德存均率练勇在本境防堵。绥定府知府刘传福飞派守备王凤皋驰赴新宁县助防。奴才叠阅各处电禀，明知匪多胁从，不过借端启衅，然翦除不早，势必蔓延，务宜遏其凶锋，绝其复患。因飭张士翰、陈适声电调驻防江津之左军管带刘友章，并由省派巡防中营统领·候补道刘毓湘，率师分水陆继进，并令节制前敌各军。复咨提督马维祺，檄飭驻防顺庆之巡防军管带马负图，就近取道新宁，以助攻守。复虑梁山与开县接壤，该县向无防营，未免空虚，恐致百姓惊扰，而防军各扎汛地，未便轻动，实已无兵可派。因将奴才关外带回之新军两哨亦派赴该县，并飭于附近开、万各州县严密梭巡，相机助剿。

嗣据川东镇道夔州府及统领刘毓湘等电称：匪初起不过二百人，其中有乘坐四轿者，并有僧道装束者，皆头插红旗，初以打教堂为名，数日裹胁众至数千，踞开县陈家场以自固。自南门场侯令失利之后，匪遂分股窜扰：一股窜万县新场，意在扑城，闻有备折回；一股窜扰开县之岳溪、陈市、南门、铁镇桥各场，其锋甚盛，势将围攻县城。人心惊惶，不堪措柱。幸各军赶到，于初四、五、六、七、八等日，萧占春、刘友章、胡汝甲、侯昌镇等，在开属岳溪场、铁镇桥等处连次战捷，阵斩凶悍最著之匪首韩刀顺一名，军师、先锋首级十五颗，生擒数十名，先后阵斩、枪毙匪众数百名，夺获枪炮三十余件。余匪星散。一股扑新宁之讲治场，扰及严家场、甘棠铺、广福场、仁市场等处学堂，并酒捐、肉厘各局均被打毁，抢掳绅民财产，势将攻城。幸哨弁吕恒升、守备王凤皋率勇奋力拒敌，轰死匪徒甚众，并毙执大红旗匪首一名，匪势败退。次日又复来攻，适马负图一军已到，会同吕恒升

等又与鏖战，歼毙妖僧、妖道并伤其匪首韩洪顺，前后生擒二十余人，各匪同时奔溃。又经梁山县知县齐廷藩拿获受伤在逃之匪首彭二师傅即彭玉堂，余匪歼毙殆尽。刘毓湘派侯昌镇率带营团穷搜严谷，拿获匪首谭汝霖、韩洪顺并伪文案谭歪公爷、凶匪徐长生、韩么棍、徐维惹等。其窜东乡边界之匪，经该县知县单荣率团截击，拿获唐家蒸等要犯数名，余众为刘友章追斩溃散。自是开县、新宁等处匪踪为之一靖，各处人心胥安。此开匪起事并派兵剿办之实在情形也。

奴才窃于此时独有虑者，以近来川中匪乱旋灭旋起，大率胁从罹诛，凶狡漏网，除患未尽，不久而死灰复燃。此次开匪之起，众至数千，扰及三县。事前官吏既未及觉察，团保亦隐忍不言，致成燎原之势。设非防军赴机迅速，其害岂可胜言。今虽得庆救平，而著名之匪如余麻子、李文华即李华儿等，其存亡尚不可知。窜伏余孽，窃恐所在多有。若不趁此军威，认真搜剔，则根株未净，后患方长，地方何能永谧。奴才现复严饬各属会同防营，责成团保献匪自赎。如或力不能拿，准其引兵往捕，不得循情容隐，亦不准挟嫌诬陷，违者严治其罪。如此愆后惩前，乃可一劳永逸。至署开县侯昌镇，此次虽失察于前，惟事后会营防剿，不遗余力，且出教士于险，尚属保护得法。该县平日居官廉勤，民情爱戴，应否准其免议，伏候圣裁。兹责令将打毁教堂妥速议结，以期功过相抵。其各属文武、各路防军驰援千里之外，殄寇数日之间，均不无微劳足录，现仍饬认真搜捕逃匪。可否仰恳天恩，容奴才择尤保奖，俾励有功而策后效之处，出自鸿施。

除将伤亡勇丁先行抚恤外，所有开匪倡乱，已派军扑灭，地方救平，并查明起衅及现饬搜捕逃匪各情形，理合恭折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八日奉朱批：仍著认真查拿首要各匪，

务获惩办。侯昌镇著交部议处。钦此。

443 护理四川总督赵尔丰奏张治祥等 结党联盟倡言改革片

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初七日（宫中朱批奏折）

再：近来沿江一带匪徒，倡兴邪说，谬托改革宗旨，煽动人心。少年无知，不免妄言妄听，甚以庠序衣冠之辈，亦多为所诱惑，躬陷悖逆而不知，此革命恶潮所以渐浸渐广也。川省地繁而匪多，伏莽之戎，往往狡焉思逞。至海外归来之士，纯驳不一，思想互殊，且其人又多自谓曾经吸受外界文明，喜于言论自由，亦难保不习闻波险之谈，迷途误入。奴才鉴于皖、浙已事，深以勾结扰害为虞，密饬所属时加防察。兹据成都府高增爵、署成都县王棧、华阳县钟寿康具禀：于十月二十九日，在东大街青石桥各店内，查获张治祥、黄方、黎庆余、江永成、杨维、王树槐六犯，并起获秘密信函。讯据供认，悉为逃匪余切即余培初所诱惑，欲持破坏主义，改革政治等语，或已与联盟结拜，或仅闻其事而未与其盟。然查张治祥则系文生，黄芳则捐有职衔，黎庆余、杨维等亦曾在学堂肄业，或经东洋游学，均籍隶本省。时在青年，乃罔知上进，辄听余切改革邪说，甘与为伍；甚或结为党援，玩法妄为，本未可稍从宽贷。惟据供系被胁诱所致，王树槐则仅与闻其事，若遽置重典，既觉尚有可原；若概予从轻，又恐不足示儆；若必拘拘成例，更恐生冀幸之心，长奸顽之胆。拟请将张治祥、黄芳文生捐职分别褫革，与黎庆余、江永成、杨维一并禁锢终生。王树槐监禁十年察看，如知改悔，再行释放，以示薄惩。

伏念预备立宪久奉纶音，官制法律亦多改订，朝廷与民更始之意，已为中外同钦。乃川省以僻远之区，士民素称谨厚。而余切等乃不知合群自治，独以破坏为心，邪说移人，害曷有极。奴才

复撰拟告示，剴切劝谕，冀以拒邪波而正人心。

除飭严拿余切即余培初务获重办外，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余匪仍著随时防范，严密查拿。

444 叙州府知府联奎等为提讯革党谢伟甫事致总督禀

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赵尔巽档）

敬密禀者：卑府等于提讯谢伟甫时，讯明正供之后，诘以原日勾结党与尚有何人？据供：尚有孙占魁、王松山即王荣普、王玉亭、王炳臣、江绍臣、刘吉臣等在伙，核与前次詹树棠等所供之人相符。并称：去岁江安滋事，即有党人黄芳、杨维在内，事后始行逃省。省城一带是商务局文案谢愚守及被获之黎庆余等为之领袖，隆昌有曾省斋、黄漱芳、薛树道、郭渭璜、黄树中，屏山有聂士循、杨功甫，亦系同类。炸弹是井研熊景藩由日本带回，黄树中亦能仿造。

卑府等复以现象如何？余俊臣现逃何处？向其究诘。据称：自省城叙郡事泄之后，上流社会多已解体，惟闻余俊臣因无家可归，尚欲勾结党援，乘机作乱。但余俊臣行踪诡密，同类之人均难捉摸，伊因叙郡事泄与余俊臣分手之后，彼此即未晤面，亦未通械，余俊臣现逃何处，实不知悉。卑府等再三盘问，多方引诱，始称黄漱芳现住隆昌县城内，与富顺县邹峰三相识，如能伪造邹峰三密械，派人前往黄漱芳处探询，或可知余俊臣所在各等语。卑府等窃维余俊臣现尚漏网，伙党甚多，诛既不可胜诛，防又不可胜防，自非严拿余匪不足以歼除后患。谢伟甫既称余俊臣行踪诡密，同类之人均难捉摸，黄漱芳一人未必遽知底细。第既有此机会，亦未便交臂失之，当即伪造邹峰三相械二件，一与黄漱芳，一与余俊臣。并缮具会衔通关公文缉票，选派得力勇丁二名，授

以机宜，飭令改装易服，不动声色，一人执公文，一人执伪械。执械之人称系哥老会匪，先往隆昌黄漱芳处探询，如知余俊臣所在，一面执械往投，与之相依，许与约人援助，一面通知执持公文之人，速赴该处文武衙门投递通关，密请添派差勇协力擒拿，就近讯办。所派之人已于二月二十四日由叙起程前往，能否拿获，尚无实在把握，惟以事关宪廛，先此密陈。除查拿情形容后续禀外，肃此敬叩崇安，伏乞垂鉴。卑府联奎，卑职国泰谨再禀。

附革党入会意见书

谨将谢伟甫书呈入会意见书式样，钞呈宪鉴：胡虏乱华，神人共愤，驱除志切，百死不辞，耿耿此心，天日可指。兹闻贵会提倡大义，正与鄙人宗旨相合，是以仰求阁下介绍入会，如承允许，贵会所有条规情愿遵守，倘有虚伪，任从处罚。此上。○○
○阁下。

○○○具

445 护理四川总督赵尔丰等奏川黔 边境会党首要刘添成等就戮折

光緒三十四年四月初八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尚书衔·驻藏办事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护理四川总督·武勇巴图鲁奴才赵尔丰、贵州巡抚臣庞鸿书跪奏，为川、黔边匪首要就戮，谨将两省出力文武员绅，择尤酌保，以励劳勩，恭折会陈，仰祈圣鉴事：

窃照四川省重庆、泸州、叙永所属，与黔之仁怀、温水、桐梓各厅县，壤地毗连，自昔恒苦匪患。良由地方僻远，箐密山深，啸聚易于成群，劫掠尤便遁窜。一二桀黠之辈窟宅其间，招党立会，储械峙粮，不时出扰，杀人越货，焚市劫场之事视若固然。

兵差踪拿，则恃交界为逋薮，而团保畏复屏息，非但莫肯协缉，甚或卵翼而痛养之。以致东劫则西奔，此拿则彼窜，吞舟漏网，貽患无穷。故论边匪之害，既较腹匪为烈；而治边匪之法，实较腹匪倍难也。曩如尹焕章、彭青城即彭小老圈各匪，积年为患，经臣尔丰前在永宁道任内，督师驻边，联络滇、黔文武，奋力剿捕，始克次第歼除，边境稍得安枕。

不图近来复有刘添成者，凶悍机狡远过尹、彭诸匪，而恃著名会匪如张治安、刘西亭、杨维周、张海亭等多与之合。党与数千，开堂立会，贿结穷民，胁制团保，私购枪械，出没两省之交，焚劫杀掠案难仆数。其最著者，劫黔之陈甫章、胡么八、杨、陈等姓家，得赃均以万计。而迭次抢劫合江所属之大小礮各场，及南川保正童应祥、江津孀妇官高氏各家，匪伙数百，皆持枪整队而来，焚杀至为惨酷，团民莫敢谁何。官兵击拿，公然抗拒迎敌，为所挫伤者屡矣。虽节经前督抚臣飭属剿办，无如该匪行踪飘忽，急则窜内不出，缓又纠集出扰，几使剿捕两穷。且近时川省风潮甚盛，皆与该匪消息潜通，声援互结。据綦江县缴呈刘匪追遗纸扇一柄，书有悖逆字样，盖印首匪余俊持赠之物。去秋江安县有匪匿城，以举火为号，图占城池。幸经营县察觉严防，擒斩数人，其事始定。讯之亦即刘匪与党中人所为也。设使勾结蔓延江河斧柯，为患更巨。

经臣等函电交商，窃以该匪恃居两省，狡窟甚多，非川、黔官绅营团化除畛域，协力相助，则慙恶未易成擒。于是臣当督同各练防营，分扎要隘，杜其侵越。另派得力弁员作为游击之师，侦匪所在，专力剿捕，不以越境为嫌。在黔以西，陆营管带徐全仁、练军管带何其荣、宋运枢等主之；在川以边防左军右营管带郭瀚潏、后营管带牛富保、川东道炮队哨弁萧占春等主之。并飭各地方官督率团保，购觅眼线，随地随时查捕，不准徇庇纵容，

许以重奖，怵以严罚。布置既定，呼应渐灵。刘匪恃其徒党众多，枪械精利，屡与官兵接仗。经川、黔两军合力夹击，毙匪无算。未几，悍党张浩安、锤席之、陈菁云、邓跃亭等咸就捕于綦江，杨维周、张海亭等亦经江津弋致。在黔伏诛者，则有李甫廷等四十馀匪。计两省阵斩拿办之匪，先后不下千百名。刘添成计穷势孤，仍思投教自固。幸黔中教堂早经知会，未允容留。后黔军复将其妻孥拿获，与川军直捣其巢穴，使之进退失据。该匪仍与死党刘西亭等亡命来川，伪称钱商黄三老爷，乘坐三人肩舆，意在使人不识。经江津县团保吴秉乾等侦知，禀明营县预为部署。迨该匪等来至江津县白沙地方，即经巡防军管带郭瀚潏、牛富保等，及该营所派员弁将其围捕。黔之管带徐全仁等亦带勇追至，遂同团保吴秉乾等，将该匪刘添成擒获。其党刘西亭困兽犹斗，被团登时格毙。并追获袁炳章、陈双发、廖洪顺三名。禀由臣尔丰商明臣鸿书，就近将刘添成等解赴川东道，验明确系刘匪正身，讯认历年劫扰川、黔边境各邑，并屡与两省官军接仗，伤毙兵勇等情不讳。已飭先行正法，馀匪分别讯办。此川、黔边匪首要就戮之实在情形也。

伏查该匪刘添成，稔恶逋诛，已非一日。观其劫市场、抗官军，久已形同叛逆。嗣复谋占城池，居心尤为叵测。设非及早诛锄，聚党日多，蓄谋愈狡，恐为害不仅劫夺，受扰不止边隅。加以川黔疆域攸分，剿捕之难，数倍腹匪。今该文武团绅咸能力顾大局，戮力协心，或守隘出奇，披其党与，或孤军深入，破其老巢，驰驱深山穷谷之间，备历雪虐风饕之苦，卒使积年狂寇授首一朝，弭巨患于无形，俾边陲同臻静谧，其劳勩实不可没。查上年吏、兵二部会定获匪保奖，奏奉上谕：嗣后有大股会匪抗拒官兵，系属调兵剿灭，仍准照异常劳绩核奖。其获匪开堂立会首要各犯尤为出力之员，亦准照异常劳绩核奖等因。钦遵在案。今边

匪刘添成势悍党多，实系大股匪徒，抗敌官兵不止一次，而劳两省之师，费经年之力，始克殄灭，尤与剿办寻常土匪艰险有过，劳绩不同。其余拿办之张绍安等，系江湖哥老会匪首要，若不优请奖叙，无以塞觖望而劝有功。臣等谨将两省在事文武员绅细加核减，择其尤为出力者共计十四员，合无仰恳天恩，俯准照拟给奖，以示鼓励。四川补用参将郭瀚潏，拟请免补参将，以副将留川补用；把总牛富保、萧占春，均拟请免补把总，以千总留川尽先补用；贵州补用游击何其荣，拟请免补游击，以参将留黔补用；补用都司蒋秀和，拟请免补都司，以游击留黔补用；补用守备徐全仁，拟请免补守备，以都司留黔补用；施溪汛千总和继圣、千总张华清，均拟请以守备留黔补用；通判职衔沙天德、郭夔均，拟请以通判归部不论双单月选用；四川试用典史潘荣鼎，拟请免补典史，以县丞留川补用；贵州武备卒业生·廪生宋运枢，拟请以县丞归部不论双单月选用；监生彭贞阳，拟请以从九品归部不论双单月选用。以上各员，均照异常劳绩拟奖，俱与定章相符。且两省合计共止文武十四员，亦实毫无冒滥。

除查取各该文武员绅履历，另行咨部，并将其余出力员弁分别咨奖外，所有川、黔边匪首要就戮，谨将在事出力文武员绅择尤保奖缘由，理合会同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再：此案因匪由川省获办，臣鸿书商由臣尔丰主稿，合并声明。谨奏。

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初二日奉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

446 四川总督赵尔巽奏苏子林等 聚众图谋起事现已拿获折稿

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初四日（赵尔巽档）

奏为邪匪聚众谋乱，先期访拿，获办首要，民情安堵，恭折

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四川民情本极纯朴，第以地广人众，生计日窘，小民习于游惰，重以迷信，邪教从而煽惑，匪类因以潜滋，无端而麇聚即无端而蠢动。从前白莲、无生等教，迭酿大患，虽经扑灭，未绝根株。去年成都、资州各属，红灯倡乱，尤为近事之可征者。复值逋逃逆党，潜通书报，暗肆煽播，倘竟钩连一气，为患何穷？

奴才到任后，即通飭各属，推广教育，以启民智；振兴工业，以厚民生；整饬警政乡团，申儆军队防营，以遏民乱。犹复时有宵小，乘间窃发，皆以侦捕协力，破获惩办，此等案件，不一而足。

本年十月十三日，访有邪匪苏子林、孙膏如等，在近省各属纠党煽惑，刊散逆票。僭拟梧花王伪号，伪署四路大元帅，各部先锋、参谋等职，分遣党羽，于金堂、彭、灌等县，召集徒众数百人，四路分进，拟于省城内乘夜放火为号，牵误警兵，以便劫库枪械，焚烧官署，毁灭教堂，已定约期起事各情事。当经奴才密飭各警局防营、各地方官，严密防范，分路掩捕，于十三、十四等日，先后拿获为首倡乱逆匪苏子林、孙膏如、史晴川等，续获逆党任家顺、韩瞬子即韩幼泉、刘寿山、张正能、萧唐氏，及伙犯孙鸿藻等多名，起出刊印逆票多张，并有起事口号，各种暗号，及刀枪等件，逆迹均已昭著。连日督飭成都府提犯隔别研讯。据该匪苏子林供：传习无生邪教，九月间与孙膏如商量起事，僭拟梧花王伪号，并伪署职官，令韩瞬子刊印票单口号，与现获之任家顺、刘寿山及在逃之王三成等，分路散票约人，定期十月十五日夜，伊在省城内放火，聚众入城。先劫军械所，并藩库银两，再烧抢各衙署教堂，谋举大事。并议在金堂县等处约众打教，同时并举等语。质之任家顺、韩瞬子即韩幼泉、刘寿山各供相符，史晴川、张正能金供听从谋乱不讳。萧唐氏亦供认传习邪教，并

与苏子林售票勾人，再三磨审，各供如一。

查该匪苏子林等平日传习邪教，胆敢纠党煽乱，起意僭号，伪署职官，散票定期，于省会重地劫库掠兵，焚署打教，内外勾结，图谋不轨，实属叛逆不道。当飭将为首逆匪苏子林、孙膏如，逆党任家顺、韩蹕子即韩幼泉、刘寿山、史晴川、张正能、萧唐氏一并就地正法，伙党孙鸿藻等分别拟以监禁，以昭炯戒。在逃匪党王三成等，通飭严缉惩办。此外无知愚民多被诱胁，初未与闻逆谋，仰体朝廷矜恤之仁，宽予自新之路，即出示晓谕，免究胁从，期知感沾。仍严飭各地方文武，加意警备防缉，以弥后患，现在民情安堵如常，堪以上慰宸廑。

伏查此次邪匪结党谋乱，定期起事，仰赖国家威福，得以先事访获，歼除渠魁，首要各犯悉未漏网。其获匪文武各员，昼夜侦缉，迅赴事机，消患未萌，不烦兵力，较之事后剿办，所全实大。律以曲突徙薪之义，未便没其微劳，合无仰恳天恩，准将此次获匪出力文武各员照章择尤保奖，以资鼓励。如蒙俯允，再由奴才开单奏请，断不敢少涉冒滥。

所有川省邪匪谋乱，先期访拿，获办首要各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附无生门教首要苏子林等供词

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初二日（赵尔巽档）

谨将审定教匪苏子林即苏众等，分别首从无于人等供词，开录呈请宪鉴。

据苏子林即苏众供：成都省北门外二仙桥人，年四十六岁，父母都故。弟兄二人，小的行大，娶妻没生子女，小的从前做过丝辫生理。曾习无生门教多年，讲究放生茹素。司付是昔年由湖北来川王足一的儿子，更名李二老板传授的。小的不曾收过徒弟。

因近年未做生理，起意广行善事，结交朋友。前年认得外省来的孙雨苍即孙膏如，他会笔墨，有见识，他穷苦难过，小的陆续借他银钱不少，孙雨苍诸事与小的帮忙。淮州镇有王三成，也是习教，与小的所习不同，他家有菩萨，夜间能对人说话。又有黄录成、曾老司即心云、黄老司、张老司、温老司即庆洪，都通教门，共是七人，常通往来。光绪三十四年八月间，小的想起外国教堂势大，民穷财尽，起意邀众打毁教堂，乘机起事。当向孙雨苍商量，孙雨苍说是势孤难成，不如待时。九月二十八日，小的家弟妇丧事，小的借名请客，就招王三成们六人，并孙雨苍会议。小的打算十月十五日晚在省城内起事，要他们大众约人临时来会。孙雨苍在城内招呼，小的即在北门外接待。王三成们潜往灌县、郫县、彭县、金堂、崇宁、双流各处齐人，每人给票单一张为记，票上写梧花王行军号令及制度字样。是小的打发刘寿山叫三道堰韩幼泉刻板印刷多张，分布同事，散给入伙的人。临时以票为符，以“天德”二字为见面口号，以“天地人和”四字为起事日轮日口号，人齐之时，点香为号。至时首先在城内放火，抢军械所，打教堂起事。随后各同事都有信来，韩幼泉又约任家顺在灌县、蒲村邀人，不料事先即被访闻。十四日晚上，致把孙雨苍拿案供出小的。十五日早，小的见事破，正欲远逃，即被拿获带案的。实系首先起意打教，起事未成，并无别故。至王三成们邀有若干人，是何名姓，并未集拢，实不知道。至小的身旁取出票单二张，即是交韩幼泉刻板印刷的，现到案的黄建如、曾海廷、杨占春、王良臣、史晴川都不知情。岳青山是小的表弟，请客商议那日他知道的，何良玉是小的义子，知道小的请客，不知道小的起意的事，是实。

据孙雨苍即孙膏如供：本籍四川南部县，迁往陕西汉中府生理，在那里落籍。光绪三十一年，因收帐回川，流落成都省城，

与苏子林即苏众交识往来，才知他是无生教门，好行善事。小的穷窘无聊，苏子林陆续借给小的银钱不少，苏子林常向小的叹及外国教堂势大，民穷财尽的话。小的说是天意无法，苏子林不以小的话为然，小的因借用过他的钱，诸事常与他帮忙。苏子林与王三成、黄录成、曾老司即心云、黄老司、张老司、温老司即庆洪，因都通教门，常相往来，小的是知道的。本年六月间，小的在南门会见史晴川，知他做米生理有银钱，想就外事，起意诓骗他银钱使用，就说川江办浅水行轮，小的经众商举充经首等，冬月间开办，用人甚多。史晴川相信，就托小的举荐他当轮船管事，陆续供给小的银贰拾余圆使用，来往稠密。就是那时，苏子林因气激不过，起意邀众打毁教堂，乘机起事。当向小的商量，小的说是势孤，不如待时。九月二十八日，苏子林借他弟妇丧事为名请客，就招王三成们六人，并小的会议。苏子林打算十月十五日晚在省城内起事，要王三成们大众约人，临时来会，小的在城内招呼，苏子林在北门外接待。王三成们潜往灌县、郫县、彭县、金堂、崇宁、双流各处齐人，每人给票单一张为记。票单是苏子林打发刘寿山叫三道堰韩幼泉刻板印刷多张，分布王三成们散给入伙的人。苏子林分派临时以票为符，以“天德”二字为见面口号，以“天地人和”四字为起事日轮日口号，人齐之时点香为号。至时首先在城内放火抢军械所，打教堂起事。随后王三成们都有信来，韩幼泉又约任家顺在灌县蒲村邀人，不料事先即被访闻。十四日晚上，史晴川来小的站寓闲谈，黄建如来找小的做呈，要告他债帐。杨占春投店歇宿，店家安置小的房内，他们三人均不知小的与苏子林商量打教堂的情由，警察来拿小的，就将同房三人一并拿获带案。小的供出苏子林，十五日早又把苏子林拿获，并获他表弟岳青山、寄子何良玉，并同坐茶馆的曾海廷、王良臣到案的。实系听从打教起事未成，并无别故。至在小的枕下起获梭标头，

是小的预备临时应用的，是实。

据岳青山供：金堂县赵家渡人，苏子林是表兄，他有无学习邪教之事，小的先不知道。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苏子林的弟妇丧事请客，小的往他家坐席。他们与王三成们商议打教堂的话，苏子林约小的入伙，小的应允。日常跟随苏子林，十五日早同苏子林正在吃茶，就被同获到案的，是实。

据何良玉供：小的是苏子林义子，苏子林所学的教小的并未从学。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苏子林弟妇丧事请客，小的在场，他们如何商量打教堂的事，小的并未预闻。十五日早，同苏子林吃茶，就被同获到案的，是实。

据张正能供：金堂县廖家场人，平素务农为业。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三日在场赶集，听闻曾疯子说，十五日晚上成都省城苏子林、孙雨苍要打教堂起事的话。小的心想找财喜，带刀二把上省，走到半路撞见素识的朱正金，小的知告前情，约他同路他不敢，小的说他不中用，他才应允。小的把刀交他，一路上省。十五日晚刚到省城北门外，被缉勇盘获带案的，是实。

据朱正金供：与张正能是一处人，素来熟识。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四日，小的在外撞见张正能，带刀二把，向说省城十五日晚上打教堂的话，叫小的同去找财喜。小的不敢，张正能说小的不中用，小的才应允。他把刀交小的，一路上省。十五日晚刚至省城北门外，被缉勇盘获出刀，小的逃躲，次早被获到案的，是实。

据杨发发即杨占雄、柏松林即柏天易、张东生同供：小的们都是灌县蒲村的，任家顺叫过三道堰向韩幼泉取盘缠，上省探听，十五日晚苏子林、孙雨苍们打教堂的消息，就便帮忙，听苏子林们调度。因苏子林向未见过任家顺，交有印刷单贰张给小的，杨发发持作符验，任家顺又给小的们刀各壹把，以备应用的。小的

杨发发、柏松林各得过韩幼泉盘缠钱贰百文，小的张东生自己身上有钱，就没有要韩幼泉发盘费。至任家顺教授口号一切，都与苏子林所供一样。小的们因赶夜路，被巡防营盘获送案的。是实。

据史晴川供：省城南门外人，年四十一岁，向来豆芽生理。本年六月二十边，因在拆字摊上认识孙雨苍即孙膏如，说他办船政，能替小的谋事，小的听信，就拜托他找事。孙雨苍说，不久天顺祥把招股银两拿出二十多万，就同路下重庆。因孙雨苍缺零用，小的陆续供给他银二十余元。后来船政久无影响，小的就向孙雨苍要银，无还。孙雨苍说要冬月二十一开办，叫小的不要着急，小的只好等他。十月十四日晚，小的往孙雨苍店寓同宿谈话，不知孙雨苍因犯何事被警察捉拿，连小的一并带案审讯，小的才知孙雨苍为打教堂的事。案内苏子林只在茶铺中由孙雨苍指识见过一面，并未交谈，实未与闻打教堂的事，是实。

据黄健如供：小的因被韩瑞儒骗银，扭赴警局断赔未还，听说孙雨苍会做词状，往会孙雨苍，求他作词。孙雨苍就留小的同寓，并不知孙雨苍与苏子林商议打教堂的事，是实。

据王良臣供：与苏子林素识，本年十月十五日早在北门外茶铺会遇苏子林，同桌吃茶，被获到案的。实不知苏子林与孙雨苍商议打教堂的事，是实。

据杨占春供：小的在双流辞了警察，于十月十二日上省谋事，住义盛店。因素识史晴川，说要收同店孙雨苍欠银一锭，叫小的做米生意，并托小的照看孙雨苍，怕他逃躲。十四日晚，店家把小的安在孙雨苍同房，被获到案的，别的事不知道，是实。

据曾海廷供：向来当过提署戈什哈、防营差官。去年送家门进京，回川无事，暂在小的叔子太平街酒炭铺帮忙经理。本月十五日，因铺内无酒出沽，急出北门外分酒，口渴进茶馆，遇苏子林招呼吃茶，就被警局连同获案的，别的事一概不知，是实。

据解合顺供：大邑县蔡场人。本月十五日，小的由家同老表李洪兴上省，来叫叔弟解老二回家，路过张场，会遇刘章哥；托带口信与义盛店，转告史老司，说是托买物件，俟办好送来的话。走过三江口，碰遇张石安上省探亲，三人同路，走至南门外，城门已闭，往投周家店房歇宿，顺便问史老司，就被一并拿获的，并无不法情事，是实。

据李洪兴供：鞋匠手艺，上省找活路。

据张石安供：因姊子在母家，上省问姊夫要钱，与姊子做棉袄。余均与解合顺供相同。

447 嘉定知府曹铭为防缉革党 遵飭严密布置事致总督禀

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初五日（赵尔巽档）

敬禀者：窃卑府前在省时，面蒙密谕，访闻泸匪余俊臣，隆匪郭蔚华往合嘉定巨匪王松亭，图谋滋事，务须密探严捕等因。卑府叩辞启程，沿途勤加暗访，该匪王松亭即杨松亭又名杨枋枋，上年曾在乐峨等县迭犯抢劫杀毙人命各案。因虑被获办罪，业经逃避云南，踪迹靡定。迨卑府抵嘉接印视事，晤前任福守及巡防军统领李道、乐山县周令廷华，详询该匪潜踪，均与访探情形大致相符。卑府随复密商李道、周令，不动声色，遣派得力弁勇兵役，觅购眼线，许以重赏，设法踪缉。如该匪等敢窜匿入境，定即悉数拿获禀办，不致任其漏网，复出滋非。兹于本月初三日酉刻旋奉宪台钉验密札，以永宁巨匪彭大老圈、余俊臣等装办杂货多挑，内有子弹，由大坝往泸而来。诚恐匪党窜扰嘉定一带，飭速密札所属，悉心探访，协力兜拿等因。

伏思嘉属犍为、五通桥、牛华溪等处井灶林立，素为财富之区，且与叙、泸接壤，该匪等今既结党而出，若意在掳掠，势

来键，以遂其贪得之念。倘另有诡谋，一经永宁察觉，飭营集团堵截，亦必窜由兴文而绕珙庆至屏入滇，深山箐密，易为巢穴之踞。似此巨匪，其心叵测，若不立时掩捕扑灭，万一蔓延，贻害实非浅鲜。

卑府遵即星驰分别飞转移知防营，并飭所属各厅县，又加函切致迅速遵照，严密防范，实力查拿，总期有匪获必惩办，但不得稍涉疏忽，并泄漏消息，致使窜入滋事，或幸脱逃逸，反干宪遣。仍由卑府随时督飭认真协缉防捕，庶使有备无患。兹特先将遵飭严密布置情形禀陈，用释岑念。谨具印折恭叩崇安，伏乞慈鉴。卑府曹铭谨禀。

448 管带张辅周为捕拿习拳聚众

民人陈万元事致总督申文

宣统元年正月十一日（赵尔巽档）

标下卫队管带官张辅周，为申报事：本年正月初三日接准机器局总办丁昌燕函知，年前派弁探得金堂县属普渡山普安庙等处，有拳匪聚众滋事，请派弁会拿，当即将前情面禀大帅。随于初四日派军需长周廷弼、护目张贵现、正兵刘富章等，会同机器局差弁提中世职恩骑尉李培熔、五品军功王霖龙、武定国、弁兵钟嵩峻、曹实玉、徐鹏程、曾耀武等，前往赵家渡查探。旋据机器局差弁李培熔等公禀，内称：窃于本月初四日奉谕，于初五日驰抵赵家渡驻扎，张贵现、刘富章二弁随即混入巢穴，俱已窥悉匪等实在情形，意欲至初七日会合之后，各行哨聚乌合，拟先混入金堂县夺城劫狱，扶保伪称皇帝之刘元聪，就此举事。

嗣张、刘二弁探实回镇会商弁等，倘不趁时捕捉，后恐难获。旋即在赵镇驻扎之前路巡防军纳管带营内，借拨兵丁十余名，并弁等所从之人，内外夹攻，业已捉拿得拳匪陈万元混名天仙状元，

刘载华混名刘伯温，秦合仙即合山混名姜子牙，叶教云混名汉张飞，黄乐臣又称陈卜卦，邱子山即邱铁匠，黄土兴即水瓶瓶等七名，均系韩摆子、苏仲等之余党，并搜获朱书黄纸报单，黄缎绣龙单条，内书陈本聪之名，三王爷苏正人名片、图记、符咒、板片等件，于初九日将人犯一并获解回省，等情前来。据此，理合据情申报，仰祈帅宪鉴核施行。须至申者。

右申钦命尚书衔陆军部尚书兼都察院都御史·四川总督部堂·提督军务兼理粮饷管巡抚事赵。

449 四川总督赵尔巽奏省城拿获 会党首要出力员弁请奖折

宣统元年三月初二日(官中未批奏折)

尚书衔·四川总督奴才赵尔巽跪奏，为查明访获邪匪谋乱案内出力文武各员，遵旨开单择尤酌保，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三日，访有邪匪苏子林、孙膏如等在近省各属纠党煽惑，僭拟梧花王伪号，并署元帅等各伪职。拟于省城内放火焚烧官署教堂，抢掠库储枪械，定期起事。经奴才密饬警局防营及附省各属严密防范，分路掩捕，先后拿获为首逆匪苏子林、孙膏如、史晴川等多名，起出刊印逆票、起事口号及刀枪等件。实属逆迹昭著，讯明就地正法。当将访拿获办情形，恭折具陈，并声明在事出力文武各员，可否择尤保奖，以示鼓励。宣统元年正月二十二日专弁赉回原折，钦奉批旨：准其择尤酌保，毋得冒滥。钦此。仰见朝廷有功必录，莫名钦感。

伏查此项逆匪苏子林等，传习邪教，纠众煽乱，起意僭号，伪署职官，定期于省会重地，劫库掠兵，焚署打教，图谋不轨。川省人心浮动，伏莽滋多，设非先期访拿，一旦事起仓猝，即立予戡定，而所损必多。端赖在事文武各员，或摘发机先，或侦捕

捷速，乃能歼除首要，弭巨患于无形，塵市无惊，而渠魁咸已授首，迹其勤劳，实未可没。仰蒙天恩许以甄录，奴才再四严核，不敢少涉冒滥，除千把微职酌给外奖外，谨将尤为出力文武各员，分别异常劳绩五员，寻常劳绩四员，开呈御览。

查有指分四川候补直隶州知州路广锺，请免补直隶州知州，以知府仍留原省补用。署华阳知县·试用知县钮传善，请免补知县，以直隶州知州留省补用。候选知县李锺奇，请免选知县，以直隶州知州选用。游击衔·补用都司张继良，请免补都司，以游击尽先补用。提标补用千总·尽先把总李其宾，请免补千把，以守备仍留原标补用。补用知县·署汉州知州廷继，请俟补缺后，以直隶州知州留省补用。指分四川试用府经历段世泽，请俟补缺后，以知县补用。署督标中军参将·城守营游击赵国土，请俟补参将后，以副将尽先补用。补用都司张辅周，请俟补缺后，以游击补用。以上文武共保九员，伏乞天恩准予奖励，以昭激劝。

除将各员履历咨部查核外，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该部议奏。

450 署嘉定知府段友兰为遵饬密拿 革党余俊臣事致总督禀

宣统元年九月二十二日（赵尔巽档）

大人阁下，敬禀者：宣统元年九月十四日奉宪台密札，访闻革党余俊臣在乐、犍等处煽惑勾引，饬即密饬所属，严密侦察，购线踩缉，务获禀办。等因，奉此。遵即飞札密饬各属，一体严密查拿去后。伏查该匪余俊臣即余敬臣，籍居泸州小市，初原上流会党，因上年潜入革党，图谋滋事未遂，被拿逃逸，与嘉定各处会党声息素通，遂窜匿嘉、雅、眉各处。本年五月内，知府风

闻该匪在洪雅、荣经交界之铜厂沟一带藏匿，即借查属为名，拟出其不意，前往捕拿。詎该匪闻风，即由僻径窜入宁远以内。八月，又风闻该匪支使党羽，传有秘密口号，在嘉定等处煽惑勾结，业已派人密访。惟该匪在外日久，已与下等会匪为伍，到处有匪容留，踪迹极为诡秘，耳目又多，查拿颇不容易，非先将其口号探得，不能使人混入彼党，非使人混入彼党，不能侦探余俊臣踪迹之所在，筹划半月有余，尚未得手。现又密饬周令广设方略，以期必获。至乐山安谷场保正刘源溥即刘清泉，据周令称，初原会党，自当公以来，改邪归正。近数年内并无不合之处，且在外贸易时多，与余俊臣是否相通，即再密查酌办。杨鹏高系犍为著匪，久拿未获，现亦设法购缉。

知府窃以余俊臣既自命为革党，势必到处散布邪说，勾结党羽，希冀乘间以逞。日久不除，终必酿出事故，所谓萌芽不折，将寻斧柯。现已饬属严密查拿，仍自派得力之人，密为侦探，果有踪影，即当设法捕拿，务获稟请究办，断不敢掉以轻心，贻患将来，上烦宪廑，而干咎戾。所有遵饬严密查拿余俊臣情形，理合稟请宪台俯赐察核示遵。

再：此件密札系九月初七日奉发，限行四百里之件，于十四日未刻始行奉到，合并陈明，为此具稟。须至稟者。

451 乐山县知县周建华为先后查捕

余俊臣情形事致总督稟

宣统元年九月二十八日（赵尔巽档）

敬稟者：宣统元年九月十四日案奉宪台密札，访闻革党余俊臣在乐山、犍为及眉州、峨眉等处煽惑人心，传有秘密口号，转相勾引。杨家场之杨鹏高系犍、乐著名匪徒，常窝藏余俊臣在家，为之保护。又安谷场之刘清泉与杨鹏高声息相通，亦皆余俊臣之

羽翼。飭即严密侦察，购线踪缉，务将余俊臣拿获，禀候核办，杨鹏高、刘清泉并应同时拿案详办。等因，奉此。

遵查该匪余俊臣自去冬奉文查缉，知县随即购线密捕，迄未得其踪迹。本年八月底间，风闻该匪潜匿在杨家场一带，复派人购线，到处侦探。九月十八日，探知该匪窝藏牟子场饶姓家中，即于是夜亲督勇役，严密布置，天明入室搜捕，仍无该匪踪迹。诘问左右邻居，均称饶姓家中素无形迹可疑之人往来，自系查访失实。现仍密派妥人，分路四出，先探该匪秘密口号，以作入手线索。并密飭平日相信团保，查探匪踪随时密禀，许以千金之赏，俟得确报，即由知县亲往捕拿。

至安谷场之刘清泉，向充安谷乡七甲保正，其人早年曾有通袍情事，近年出外营业，常在马边、洪雅购办木料，而于地方办团办学等事亦肯出力。每年冬防期临，必由知县传谕回县督办，现仍借办冬防为名，传谕赶紧回县。俟其归来，由知县随时密加察看是否余俊臣之羽翼，如形迹可疑，即行遵札拿案讯办。

至杨家场之杨鹏高，其地本系犍为辖境，该匪犯事亦多在犍为。去年该匪窜逃入境，曾经知县两次遣派勇团查缉未获。现闻逃外未归，仍当与余俊臣一体购线严缉，获日另行禀报。

所有遵飭密拿余俊臣等先后查捕情形，理合禀请宪台俯赐察核示遵，为此具禀。须至禀者。

452 四川营务处为委派干员缉拿

革党余俊臣事致总督详

宣统元年九月三十日(赵尔巽档)

四川全省营务处，为密详事：

查川东巨匪余俊臣，日久漏网未获，近日风闻该匪常在乐山、夹江一带往来，并有富室为之招留。诚恐勾结煽惑，为患滋大，

现在既有所闻，亟应专委妥员前往严拿究办，以除民害。拟即札委本处差遣员柴守备宝山、涂守备浚随带得力弁兵十数人，改装易服，不动声色驰往各该处，不惜重资购觅眼线，严密踪缉。如能拿获该匪，验明确系正身者，立即赏给银壹千两。拿获之时，如与防营切近，即就近持札拨派防营弁兵随同押解；如与地方州县切近，即持札就近由地方官多派得力干役堂勇押解来省。倘有疏虞，定惟防营地方官是问。

除密札飭委外，理合详明宪台府赐查考示遵，为此具文呈乞照详施行。须至详者。右详钦命尚书衔陆军部尚书·都察院都御史·兼署成都将军·提督军务兼理粮饷·管巡抚事·四川总督赵。

宣统元年九月三十日 总办田征葵
总办王人文
总办江毓昌
会办黄忠浩

453 职员王朝钺为恳委行营查灭 四川会党码头事致总督禀

宣统元年十二月十九日（赵尔巽档）

蓝翎·五品衔·分省尽先补用州判王朝钺谨禀，为恳请檄委管带一营，查灭全省会党码头，恭折缕陈，仰祈钧鉴事：

窃四川会党之风甲于天下，而拉搥抢劫之匪即出于会党之中。一朝犯案，悬赏通缉，又恃有当公之会党包庇调停，羽翼遍川，实难惩治。擒其渠者，而小者又大，犁木未坏，弯树重生，诛不胜诛，良可浩叹。查川省会党以西南为最，东北次之，各属乡场市镇，均有西会、成会、四义会、大义会、少英会等名目，各有码头，各有公口名片、大小图章，其掌管者为坐堂大耶。每一

码头有五牌管事三四名、七八名不等，专司公项钱财，迎送宾客各事。凡远来会党以及犯案棒匪，身边必携有该匪本处公口名片，每至一处，即出片拜问各码头管事，该管事即代为招呼栈房，每日缴用取公项之钱为应酬，妥为保护。如案情重大者，临别时恐被盘诘，更须选派拜弟多人护送潜行，所以犯匪逃逸无处不可栖身者，职此故耳！若不设法查灭通省码头，断不能转移运会，宏济艰难。况现刻新政初行，转瞬立宪谘议自治，均有投票选举之条，以多数为贵，则所选之会党必多，而正士端人转无容身之地，此又妨碍于新政之大可虑者也。

请言派勇密查灭除之法，宜通飭各厅州县将各属旧有之舆图另绘一张，分东西南北场镇腰店逐一绘出，并注明离城里数，绘成申送，俟各属汇齐成帙，将图发交职收存。每查一属派勇八名，即以该属舆图交勇丁按照舆图挨查，庶不致遗漏，并面授查访一切机宜。每属分四路，每一路分派勇丁二名，每一场镇西会码头几个，掌管码头大耶是何名姓，管事何人，公口图章系何字样，一一确查记于手折。先将内外属三十二州县查毕，回营销差，再往各府分属挨次访查。约计四川通省不过十个月之久，即能完备。由职将各勇丁查复各属各场各会党大伍管事人名码头字样，每一县开一清单，呈请札飭各属，转飭各场各会大伍管事，指名指姓，将该会公口大小图章送县呈缴，首先缴出者赏龙圆四十枚，以后络续递缴者无赏，亦不治罪。倘有抗违不缴者，卡禁追比。各乡场将图章缴齐后，该县将大小公口图章等申送督轅便为完事。一俟通省公口图章申送完毕后，于宽广稠人之处，大彰公论，用火化，再札飭各属出示晓谕，以后不得再兴会党，再立公口码头。如有不遵仍蹈前辙者，如何处再设，即以何处缴出图章之大伍管事人等是问。至期年之后，由职再派勇丁仍照前法再行访查一次，如敢有再立码头者，重则斩缴，轻者监禁，务绝根株。挽狂澜于

既倒，从此码头灭除，会亦解散，则犯案逃逸者永无会党之收留，必不似从前之海阔天空，随其纵送。虽大憨巨匪，终是网内游鱼，蛇无头而不窜，鸟无翅而不飞，则挽回世道人心，未始不在此一举。夫绘图贴说，谁云蜀道艰难，而派勇分查，孰谓蚕丛险阻。

职存心举事一秉公平，励己论人毫无私见，扬清激浊，无非救世热心，后乐先忧，不作个人思想。是以不揣冒昧，越恳檄委行军一营，以成厥志，上可以报大帅逾格成全之殊恩，下亦可以对四川通省之乡党。况值此国家多事之际，正好出头；亦豪杰奋兴之时，安能束手？愿随节钺，常怀图报之心；勉效驰驱，愧无寸尺之柄。凭七尺躯而待命，宠辱何惊；作数条议以干时，升沉任运。世绍青霜紫电，不信李广难封；家传铁画银钩，窃恐冯唐易老。素仰我川省前后两大帅可畏去而可爱来，衢歌尚在；则职亦远水吟而远山画，家学犹存。

所有恳委行营查灭各会匪码头缘由，管见所及，据实呈明，是否有当，恭候批示祇遵。敬稟钧安，伏乞慈鉴。职员王朝钺谨稟。

敬再稟者：查管带行营原系兵权重件，自非寻常差委可比，如虑职有始勤终怠，大负委任之处，自愿觅请同乡学界中妥实学生教员，联名具保。如蒙俯准，出自鸿施。再请钧安，伏乞慈鉴。职员王朝钺谨再稟。

454 代理邛州知府路广锺为查探州属 会党窜扰情形致总督稟

宣统二年正月初四日（赵尔巽档）

大帅阁下钧鉴：敬稟者，窃直隶州属夹关前被逸匪陈子明纠党窜扰，由该处团练格毙伙党，夺获枪械，並生擒悍匪朱成碧等

讯供具禀。蒙委本州经征局员会审惩办，禀明宪鉴在案。随经飞移邻境州县，跟踪踪拿。因该匪等业已远扬，知府复密派堂勇管带王应奎前赴天全、芦山，任兴邦前往名山至洪雅，巡警区长周钧武至彭山，丹棱堂勇什长李纯武由蒲江至中山坪。又选派蒲绅陈间生由夹江至中杠山，张得胜及领役胡奎带同新收眼线杨焕堂、罗得胜，由天台分路绕出中宝、中杠两山，分道查探。实探得该匪等以余敬臣（现改名老）为首领，其次则陈子明及彭山首匪戴福和，嘉定彭大老圈与双流之周明武，又有贵州在逃巨匪老沙、老珊等合伙，四路勾结，党与众多，均有洋枪快炮，聚散无常，聚则纠集成队，散则分处潜伏。每盘踞于洪雅、丹棱、夹江所管之中杠山中，此山与雅安、名山、芦山地均接壤，绵亘约二百五六十里，广二十余里，高十数余里，菁林茂密，人户稀少。其出路常走雅安之沙坪，洪雅之吴中、高庙等处；入路常由夹江大石桥、蒙子场；其在外所聚处所，则多半在雅安之沙坪，丹棱之张场，芦山之中宝山，洪雅之花溪，柳江中山坪、何沟、三王庙、高山庙等处。动聚悍匪百数十人不等，仗持快枪利器，差团莫敢撻锋，以故四出抢劫无忌。並风闻陈子明等于腊月间曾抢劫嘉定礅子场、石板溪、观音等场，夺去枪枝子弹。戴福和亦于腊月有抢夺杜场、萝葡等场炮船之事。此等巨股悍匪，若不设法兜擒，难保不蔓延为患。知府等职守一隅，虽经风闻，即移邻悬赏购线，尽力踪捕。奈鞭长莫及，远出擒渠，势难得手。且差勇单薄，亦难济事。此等匪类似非重加兵力兜拿剿办不能歼绝根株。又风闻该匪等至雅安沙坪系匿罗子舟家下，出洪雅、何沟则有何金山容匿，至丹陵张场则窝留者为陈金刚钻，未知确否？

所有踪查情形不能不密陈宪鉴，其应如何加派侦探，调弁掩捕之处，仍望钧裁。专肃密禀，恭叩崇安，伏乞衡鉴。代理邛州直隶州·补用知府路广锺谨密禀。

455 四川总督赵尔巽奏余俊臣起事犍为派兵击散片

宣统二年正月十二日（赵尔巽档）

再：查川南匪首余俊臣倡言革命，经前护督臣赵尔丰，飭为严拿，远颺击获。去冬闻其潜回纠结，即密飭文武防拿。该匪竟于去年十二月十三日在井研、乐山交界起事，党羽约有百余人，部署伪职，张贴逆示，抢夺乡团枪械，裹胁渐多，意图劫掠犍厂，窜往屏山滇边等处。闻信电飭各路营团分头截缉，先堵击于犍为之牛华溪、冠英场，再战于屏山属之宋家村地方，先后擒斩伪军师陈雨帆、伪都督毛长兴、头目郭玉华、罗明德、萧双河等三十余名，击毙二十余名，夺回乡团枪械，及匪党旗帜、刀枪、号布、逆示等件，余匪溃散，兵团搜捕复获多名。其在屏山约期起事之匪首杨公圃，亦经设法拿获。均电飭该府县等严密会讯，供证明确。当此立宪时代，乃有此悖逆之徒，谋为不轨，殊为丧心昧良，辜负国家养育之德，未便久稽诛戮，当即随时飭令正法。并赶紧查缉余俊臣，务获惩办，再行拟请奖励，以清乱源。

至此次该匪起事，不数日即已击散，并未蔓延，是以未经宣布，并不使之自居革党之名，以免远处匪党借此谣惑，致防（妨）治安，理合附片密陈，伏乞圣鉴。谨奏。

456 四川眉州为州属抗捐哄堂事致总督等电

宣统二年四月十八日（赵尔巽档）

督、藩、臬、巡警道、自治筹办处、建昌道宪钧鉴：元去岁七月，集绅议筹警察补包费。又，教练自治研究所毫无的款，金议将烟捐改良，每亩查收，禀奉批准在案。照青神收费稍轻，委吏目正绅更番查毕，由各团倡造册榜示，去冬今春陆续收缴无异。惟王家场之冷中坝缴数抗延。又张家坎场突有恃泼健讼之蹇赵氏

鸣锣集抗，当经谕签开导弹压，竟敢于十七日巳刻纠率男妇多人，来署要挟咆哮。直隶州亲临大堂，隐虑严斥，稍速激赴堂局滋扑，转难收拾，定意婉谕，借平暴气，而免他虞。并从权允暂缓酌减，乃复刁抗，扯毁谕牌。迄酉刻，察有匪类夥入，尤敢殴伤勇役巡警，并打毁宅门拥入。直隶州奋身捕拿驱逐，并巡街查遍散逃去讫。擒获逞凶之刘兴顺、邝永孝、冷堂川、徐瑞川、唐树斋等，请州判讯认不虚。似此凶抗，未便长刁旺，尤于各项捐税大有妨碍，况探闻有趁明日城市赶集，复聚夺犯之意。

防营李管带分队赴嘉，除由直隶州尽力慎防，严谕保团外，理合电禀宪鉴示遵。

再电安妥房器，赶日竣事，借纾廛系。朝祐。啸印叩。

457 四川夔州府知府为商民抗抽落地税罢市停贸事致总督等电

宣统二年五月二十五日（赵尔巽档）

督、藩宪钧鉴：厘局办理税厘，体恤商情，极为周至。不意廿四下午竟有数街商户停贸，声言求减落地税金，意存要挟。经知府等亲往开导，切实晓谕，今早一律开市，尚无暴动，定有主使之人，现已密访，俟查明即行禀请惩办。知府昌、知县韬叩。

458 四川总督赵尔巽为从速查拿主使停开铺门事致夔州府等电

宣统二年五月二十八日（赵尔巽档）

夔州成守、陈令：有悉。税厘本有定章，稽征必须核实，岂容要挟求减。现虽开市，仍应督同商会剴切开谕，认真弹压防护，并速究明主使之人，严拿禀惩。督、藩。勘。

459 四川夔州府知府为商民抗捐罢市事致总督电

宣统二年五月三十日（赵尔巽档）

督宪钧鉴：勘电谨悉。落地抽厘，各商先于五月初十纠众赴局邀免，马道示谕始散。嗣因误会局札，始行罢市。知府亲往晓谕弹压，并示严禁煽惑，各铺次早开市。是日传有匪棍溷迹其间，意图打局生事，实恐另激变端，未敢操之过急，所以知府有密访之请。马道亦遍张示谕，五月初十后仍照旧章，众情乃定。月前陈令加收轿捐，五月十八轿行九家罢市，散夫多人环求减免，联名禀府。陈令面禀拟暂停收，是以知府批交后任酌办，并面飭各安生理，滋事重办，旋各解散开市。

伏查此时商民两界感情甚恶，人言汹汹，陈令谓非办轿行不足立威，屡以为请。知府目睹情形，因该令指日交卸，呼应不灵，设拿人结怨，再与该令为难，殊于大局有碍。两端皆出慎重，实非姑息。现在屈令已到，已飭认真查办。厘金一事，自以厘局为主，惟马道已许商人仍照旧章，现又专责府县，且称欲去事无主权，实难担任。惟有恳恩仍飭马道主持，勿萌退志。知府等随府妥办，以期消事。现虽商情安堵，仍应遵电访确主使，严密拿办，以靖刁风。一面督同屈令会局剴切谕办。

此次两事外间风潮重大，知府竭力弹压，不能不相机而行，冀免暴动。惟抚绥无方，深滋愧念，先请记过，以期自勉。知府昌叩。晦。

460 四川总督赵尔巽为落地厘应一律照完事致夔州马道等电

宣统二年六月初三日（赵尔巽档）

夔州马道成守：落地厘，该道前请免四征六，复出口者补足

十成，已批司议准。应由局切实开导，务令一律照完，如意图见好，奉行不力，即惟该道是问。至弹压防护查拿主使之人，则责在府县，亦不能置身事外。轿捐应否缓办，由府酌核饬遵。督。江。

461 四川夔州府知府为拿办倡首停开

铺门之杨宏发事致总督电

宣统二年六月二十六日（赵尔巽档）

督宪钧鉴：落地厘金，遵电督同屈令，集商剖切开谕，宣示宪电，各商悔悟，已由商总吴家谟禀局，承认全征落地免补出口，业经马道据情转禀在案。

昨查获西街倡首停开铺民杨宏发，交由屈令讯据供出东街倡首宋义顺、何元兴，提传质讯。杨宏发恃系议事会议员借词翻复。查自治章程并无议员犯事作何办理专条，未便严鞫。应否暂行取销归讯之处，伏候宪示遵行。知府昌叩。宥。

462 四川总督赵尔巽为议员犯事应照

城乡自治章程办理事致夔州府电

宣统二年六月二十七日（赵尔巽档）

夔州成守：夔自治议员犯事，应查照城镇乡自治章程第一百零五零六两条罚则办理。奉节议员杨宏发倡首停开铺门，如有实据，敢于刁抗，即予除名讯究，不必瞻顾。督。沁。

463 四川总督赵尔巽奏平定威远等县乱事情形片

宣统二年十月十五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再：川省地处边陲，夙多伏莽；加以各匪遗孽到处潜行煽惑，每遇举办新政调查事项，往往捏造谣诼，以致人心愈形浮动。宣

统元年十月中旬，威远县匪刘香廷、刘幅安父子二人，借调查户口之际，造谣鼓惑乡愚，暗纠匪党，乘机肇乱，僭设伪元帅等名号，竖旗出示，抢劫团局、学堂、公所，无分民教，肆行扰害。随窜至连界之资州罗泉井，竟将票厘局员刃伤，捆绑抄掠，意在直扑富、荣盐场，裹胁两厂游民，以图不逞。据各该州县电禀前来，当经臣派调就近防军，星夜飞驰资、富、荣、威等属，会同地方官严密防堵。一面派员特谕解散胁从，捕拿首要。该匪刘香廷始遇官军，犹敢开炮抗拒；继见官兵分别集合，计不能逞，其党刘占成、李金盛等亦自相猜杀，乃遂分掠乡镇，欲饱而远颺。迭经营团追拿擒斩，余党遂皆星散。该首匪刘香廷逃匿仁寿县境，旋为防营团勇侦获解省，讯明正法，众咸称快。

正饬搜捕余匪，而该党已与前获办之黔匪刘添成之余党共数十人，假扮营勇，于十一月二十二日突至富顺县属邓井关，抢掠团防枪炮及盐局、钱店，拟趋劫自流井盐场，然后回威远联合大举。幸其时刘香廷已经扑灭，该股匪又被营县追捕，亦各遣散。臣因首要各犯未获尚多，仍饬严缉，不获不止。兹已先后获办首从各匪敖玉林、陈登第、李青山、江胖子等三十余名，夺回原赃器械多件，其威匪余党之从逆著名者已次第歼除，逸匪无几。被难民教各予抚恤，并无异言。盐局所失公款及毁坏学堂、公所、地方印委等如数分赔修葺完善。现在地方一律安谧，堪以上纾宸廑。

除已将办理不善之威远县知县德寿奏参革职；其富顺县知县熊廷权，于出案后悬赏购线捕缉，不遗余力，用能赃匪两获，平日居官亦能得民，现因积劳请假医调，应免置议。出力营团弁兵酌给奖励，余属缉拿余匪刘幅安等务获惩办外，所有上年威、富匪乱早经平靖情形，理合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宣统二年十月十五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464 督办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奏

申明定乡兵变起事情形折

宣统三年正月二十日（宫中朱批奏折）

头品顶戴·尚书衔·督办川滇边务大臣·武勇巴图鲁臣赵尔丰跪奏，为申明定乡兵变起事情形，将首逆先行正法，陈明革犯罪状请旨办理，及川、滇此次剿匪出力各员弁，恳恩奖励各缘由，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定乡上年八月二十日新军左营中左右三哨一同叛乱，窜逃云南中甸厅。彼时臣在乍丫闻报，一面会同四川督臣电奏，一面飞飭统领凤山率队跟追在案。嗣经川、滇边三处派兵，将叛匪等合力剿平。革犯吴侯于势穷之际，投入滇军。首逆张占标逃至稻城属之通甸，被土人认识，报与川边两军协同拿获解臣行辕；革犯吴侯亦由云贵督臣飭解来边，归案讯办。

当经臣亲提两犯研讯。据张占标供，因已革管带刘鸿宾性情严刻，赏罚不公，该逆初时曾入匪会，自投营后，即已改悔，而刘鸿宾犹时时以此辱骂，该匪惧罪怀恨。适值刘鸿宾欲清查枪弹，该哨从前换防调操各兵子带有破烂者，枪弹不免遗失，今见清查，皆恐短少获罪。该匪与其党羽乘兵心惶惑之际，宣言遗失子弹一颗，管带即按军法从事，不如反抗犹得保全性命，该哨兵众遂一齐听从。该逆又将中右两哨弁长，除梁从林为其同党，其余皆诱入营中，以枪拟之，不从则死。因刘鸿宾先令清查中右两哨军械，已将子弹缴呈，比及左哨起事，该两哨皆系空枪，无从抵御，弁长与兵勇等不得不听其胁迫。革犯吴侯于初起时实不知情，该逆等因曾受该匪提拔，且自己与兵众皆系粗人，故请其为谋主等供。惟又据该逆供称：逆等当起事时，并无反意，只期将管带捆送巴塘统领处，诉其苛虐之事，另求更换，不意管带遽已投河。该逆

商恳吴侯将刘鸿宾刻待士卒，以致激变，并非反叛各情形飞禀臣轺，请速派人前来招抚。吴侯谓臣将其参劾，彼绝不作此禀。又谓如此禀去，则汝等皆是死罪，不如窜往云南大理，再看机会。该逆又欲吴侯暂留定乡，彼等暂住中甸，仍由吴侯将情形禀臣，如肯招安，彼等即率军折回，如不招抚，即窜云南。吴侯坚决不肯具禀，且谓定乡百姓恨彼甚深，留此恐为所害，不如仍同往云南为善等语。提讯吴侯，所供大略与张逆相同，惟于不具禀求臣招抚一层不肯承认。初系隔别研讯，继令两犯对质，张逆面问吴侯，词气正壮，且谓彼之罪重应死，绝不诬攀他人，诬攀亦不能减死，于事何益，况彼受吴侯提拔，何肯诬攀，不过将当日事实供明而已。吴侯虽与争辩，而词气嗫嚅，惟出口谩骂，又谓曾开革张逆哨官，故彼怀恨牵扯。臣询以该革犯本在张逆左哨管押，张逆如欲诬攀，何难谓该革犯在押时主使为逆，岂不直捷，秘密之谋，谁能辨其有无，何以于初起事时，则谓该革犯实不知情，转控不肯具禀一层，多费周折，殊不近情，质之该革犯亦俯首无词也。臣复提讯被胁各勇，佥供张逆占标欲托吴侯具禀求臣招抚，此言人所共闻；至于吴侯为何不肯具禀，系两犯在屋内酌商之事，各勇皆不得知等语。

查该勇等所供，则张逆求招抚尚非虚语，当时吴侯若肯迎机利导，立即代为禀陈，该逆等有所希幸，未必即肯铤而走险，甘为叛逆之人，一转移间即可消患无形。乃吴侯忿臣之参劾，恨蛮民之控告，遂以定乡有事为幸，只以一念之私，竟成千里之谬。除张逆占标首先倡乱，迫胁三哨一同反叛，实属罪大恶极，业经由臣将该逆就地正法外；吴侯一犯，虽未同谋于先，实则赞成于后，论其煽诱之罪，应正典刑之诛，该革犯曾在滇军投诚，或援自首减等之文，处以永远监禁之罚。惟生杀之权出自天恩，究应如何惩办，非臣所敢擅拟。兹特臚陈该犯吴侯罪状，恭候谕旨，

钦遵办理。

再：此次叛兵窜扰云南，合川、滇边三方兵力，始得迅速扑灭，不致蔓延酿成大患。边军等系办本军之事，自应毋庸给奖。惟川、滇将弁迭次苦战，驰驱追剿，卒获首要，不无微功足录。合无仰恳天恩，谕飭各该督臣择尤保奖，以示鼓励。

所有申明叛兵起事情形，先将首逆正法，陈明革犯罪状请旨办理，及此次川、滇出力人员恳请奖励各缘由，是否有当，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宣统三年三月十五日奉朱批：吴俟著永远监禁。川、滇各军出力将弁，著各该督择尤酌保，毋许冒滥，该部知道。钦此。

465 督办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奏定乡兵变失去粮价银两缘由片

宣统三年正月二十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再，此次定乡兵变，抢劫委员公所存储征粮变价银两，并将该委员姜孟侯胁迫通行。姜孟侯行至半途始得逃走，迂道回至定乡。查点存银共一万五千三百八十五两五钱零四厘七毫五丝，已被劫掠一空，禀报前来。臣飭统领凤山归途就近查验，尚属实情。查该委员只有司事司长生之丁十余名，变起仓猝，不能抵御，情尚可原，应免置议。其粮价银一万五千三百八十五两五钱零四厘七毫五丝，并恳恩飭部立案准销。

除咨部外，所有定乡兵变劫去粮价银两缘由，理合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宣统三年三月十五日奉朱批：该部知道。

466 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奏黔江

温朝锺潜通革党图谋大举折

宣统三年四月初四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头品顶戴·侍郎衔·护理四川总督·督办川滇边务大臣王人文跪奏，为戡定黔江匪乱，收服县治，遵旨将在事人员择尤开单请奖，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宣统二年十二月初间，酉阳州属黔江县逆匪温朝锺，潜通革党，啸聚千人，攻陷县治，焚毁衙署、监狱、教堂。当经前督臣赵尔巽电飭各营驰往剿办，并电咨湘、鄂界连各省派兵会剿。旋经川军收复县治，会同鄂军擒斩首要，及搜捕余党，办理善后各情形，均经先后撮要电奏在案。十二月二十四日，承准军机处电传钦奉谕旨：赵尔巽电奏，逆首温朝锺在破水坪生擒正法，并擒匪党多名，夺获枪械、旗帜多件等语，办理尚属妥速。著王人文会同瑞澂弹压搜捕，以清余孽，并将前后办理情形详细具奏。其出力各员，准其择尤请奖，毋许冒滥。钦此。臣接护督篆后，钦遵会同湖广督臣瑞澂，分飭营属，认真搜捕弹压。现据禀报：地方一律肃清，川、鄂两省人民均各照常安堵，谨将先后办理情形为我皇上详细陈之。

查黔江县属隶酉阳州，其地东北与湖北咸丰县界连，西北与酉阳、彭水接壤，县治处万山之中，并非修建城郭，僻在一隅。此次倡乱逆首温朝锺，系属该县附生，素行狂悖，因案斥革，与同邑增生王克明倡言革命，私立社会，到处演说诱惑愚民，从者日众，遂潜谋不轨。宣统二年十二月初，在彭水县凤池山聚议约期起事，经该县知县王炽昌访闻侦捕。该逆知密谋已泄，即率众下山，沿途裹胁，众至千余。初七日早，分三路扑犯县治。王炽昌已仓猝招募乡勇三百余名，分扎六隘抵御。武举孙常礼率乡勇驻

防大哑口，匪等蜂涌攻扑，乡勇未经训练，交绥即溃，武举孙常礼身受百余伤，力战阵亡，勇丁钱敏箸五人死之，随陷县治。王炽昌带印退保南路，集团堵截。该匪入城，意在要结人心，施其故智，仅焚毁衙署、监狱，并毁掠教堂。维时教士已闻警迁避，损失无多。狱内也只待质、外结、羈禁十余被其纵逸。此外仓廩民居均未骚扰。匪等虽陷县治，以无城可守，仍分驻险要以遏援师，并日迫团民派丁供粮。胁从越众，匪势越张。

前督臣赵尔巽接到警电，当经飞电酉阳州防军就近星驰剿办，并飭川东各营前往应援。一面分电连界湘、鄂、黔三省派兵会剿防堵。十二月，川军左路巡防第二营管带刘舒锦，督率弁兵，会同王炽昌团练由南路进攻。适署酉阳州知州杨兆龙亦率兵继至。匪等于沙子坝分三路为犄角以拒我军，我军放枪环击，毙匪百余名，匪遂不支，弃城溃围逃逸，复追斩数十匪，生擒悍匪施云山等八名，讯明正法。夺获贼马二匹，大炮九尊，枪弹、旗帜无算，遂收复县治。王炽昌留县清整安抚，杨兆龙、刘舒锦仍率兵团跟踪。值鄂军巡防管带王泽吾领兵来援，会同川军追匪于学堂湾、蛇盘溪等处，斩获甚多，匪党星散，贼势穷促。十六日，窜至咸丰县属破水坪，逆首温朝锺率死党踞八角庙，负隅固守。是夜川、鄂两军追至，三面围攻，匪等然炮抵拒。黎明，各军奋勇猛击，枪炮齐施，毙匪三十余名，生擒逆首温朝锺等二十五名，夺获枪炮、旗帜多件。杨兆龙提验温朝锺，受伤甚重，不能讯供，当与其死党白美廷等七名一并正法，以快人心。逆党王克明窜匿，亦旋经乡团搜得击毙。谋逆首要次第歼除，漏网余孽亦先后获办。其被逼胁乡愚，并非甘心从逆，免于深究，以安反侧。黔、咸两县人民当各照常安业。黔江县知县王炽昌先已撤任，善后事宜飭令接署县文极妥筹办理。刻已查明教堂损失，就地筹款，与被害民人分别抚恤，立约了结。被焚之衙署、监狱，责成王炽昌赔修。

乘间逃逸监犯，按名饬缉。善后已一律办结，堪以上纾宸廑。

是役也，变生仓卒，三省戒严。仰赖朝廷威福，川、鄂两军同心协力，迅赴戎机，旬日之间收复县治，元恶授首，不至蔓延貽患地方。所有两省在事出力人员，恪遵谕旨，择尤开单分别请奖，不敢稍涉冒滥。合无仰恳天恩，准予照拟奖励，以昭激劝之处，出自逾格鸿慈。武举孙常礼等御贼捐躯，并请敕部从优议恤。至黔江县知县王炽昌，虽因无城无兵失守县治，惟于逆首温朝锤平日惑众谋乱毫无觉察，临事又疏于防范，实属有负职守，后虽集团随同收复，仍应请予革职，以示惩戒。

除将咨奖各员衔名造册送部并取具履历分咨查复外，谨会同湖广督臣瑞澂合词恭折缮单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宣统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奉朱批：王炽昌著革职；余著该部议奏，单并发。钦此。

467 驻藏办事大臣联豫奏波密藏民 拒不就抚调兵分路剿办折

宣统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臣联豫跪奏，为波密野番大股出巢抢掠，现经调兵分路剿办，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查藏边野番部以波密为最大，其地东接滇省之维西，西接前藏之工布，南连傣夷与缅甸毗连，北侧与硕般多察木多一带之地相交错，向居化外，强悍难制，焚杀抢掠无所不为。惟以地势险阻，山深箐密，不备用兵，未能加以惩创，遂致藏民之受害日深，呼吁频闻。上年春间，川军抵藏，臣即饬步队第三营管带陈渠珍，驻防工布，为招抚该番之计。该番有总管居于噶郎地方，陈渠珍派人前往开导，该总管抗不就抚，抢劫如故。上年腊月间，该番大股由冬九地方窜出，抢掳居民牲畜财物无数。

迨陈渠珍闻信带队跟追，该匪已越山逃去。风声所播，居民震惊，商贾裹足。臣复派统领钟颖前往察看，并令妥筹剿抚之策。钟颖行抵距冬九一站之德摩地方，又派通译持札前往噶郎招抚，不意在汤墨地方被该番围困受伤，由间道逃回。探知该番已调战手千余人，麇集渣家山一带，匪氛甚恶。据钟颖等禀报前来。

臣维该番凶狡成性，非剿不足以言抚，即檄饬陈渠珍步队一营为前锋，以马队第一营管带张鸿升继之，并派炮队一队同往助剿。其工布地方甫经平定，仍须有兵镇抚，并饬步标统带陈庆酌带队伍，择地驻扎，为各营后路之援应。经此分派，藏中军备已形单薄。惟念匪焰日炽，民困日深，万无坐视之理。现在各营已由冬九一带节节进剿，期于早日蕝事。

所有调兵剿办波密野番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宣统三年六月十四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陕 甘

468 护理陕甘总督何福堃为平远回民 抗官拒捕事致西安行在军机处电

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十二日（军机处电报档）

急校对。行在军机大臣钧鉴：顷接平凉张署道电禀，所属平远县回民马可可子，纠众抢劫买沙利子家，伤毙事主。平远营县即会派标防兵勇绅民多人捕拿，激成抗官拒捕杀人巨案，据报聚众近二百人。营县惶惧，请派队剿办。当与司道妥筹，因案起抢劫，拿办必分良莠，且地方缺雨，饥民尤多，若遽派队剿洗，势必波及良回，糜烂何堪设想。是以由省选派文武干员，驰往开导；并飭由固原酌派马、步队扼要驻扎，遥作声势，以资镇慑。责成回目捆献首要，解散胁从，以免株连。第密迹行在，恐传播失实，上劳宸系。可否先行代奏，俟委查确切，再行奏办之处，伏候钧裁赐覆。何福堃。文。

469 署陕西巡抚升允奏会党屡来 省城兵营勾煽缉拿惩办片

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再：准总统滇军·云南开广镇总兵蔡标咨，据该军副总营哨弁·把总辛正清面禀，什长王汉才密报，有会匪头目李振新，屡次来营煽惑，请飭缉拿前来。当由奴才飭营务处及咸宁、长安两县，会同该营弁勇，密将该匪并同伙之勇丁刘开祥拿获到案，并起获私造会票、印札各件，验有保国堂等项名目。讯供：该匪系兴安府人，来省售卖水旱各烟，由此入营煽惑，冀图烧毁教堂，乘便

起事；并讯有立会伪造等情，实属胆大不法。值此乘輿驻蹕长安，该会匪敢于造谋煽乱，自应从严惩办。讯明后，已飭营务处于本月十八日，将该会匪李振新即行就地正法，以昭炯戒。同县之刘开祥，飭讯另案核办。哨弁把总辛正清、什长王汉才先事首报，消患无形，可否仰恳天恩，准将辛正清免补把总，以千总尽先补用，王汉才以把总补用，藉示奖励之处，出自圣裁。

所有惩办会匪，并请奖员弁缘由，理合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日奉朱批：著照所请，兵部知道。钦此。

470 署陕西巡抚升允奏宁羌州地方 仇教团绅王登科等应予处分片

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十五日（宫中朱批奏折）

再：去年六月间，宁羌州燕子碛仇教一案，迭经委员与教士会商议结，现在略有端倪。查该处起事之时，团绅王登科等并不设法劝阻，辄任匪徒滋闹，致启衅端，是该绅等隐忍容奸，断难辞咎，自应一律褫革衣顶，讯明分别拟办，以儆将来。所有酿案各绅，除贡生滕尚贤等九名业经照例咨革；查王登科系由武生中式，光绪元年乙亥科第十二名武举；沈登瀛系由武生中式，光绪八年壬午科第十六名武举。相应请旨一并先行斥革，以凭归案讯办。除咨部查照外，理合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

471 陕西巡抚升允奏请褫革宁羌州 燕子碛教案有关生员致兵部咨

光绪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陆军部档）

头品顶戴·兵部侍郎·陕西巡抚部院升，为咨明褫革事：

据署汉中府知府缪鍾洛详称：案准前府移交光绪貳拾陆年陆月貳拾陆日宁羌州属于燕子碛各处民人仇杀教士郭西德及教民等壹案。当经前署州刘牧鼎亚闻报驰往解散。据实稟奉各宪委员查办，批飭严缉。嗣将刘牧撤任，姚牧旭明接署在案。旋准总理汉兴教堂拔主教屡次照会，并单开动手戕杀教士正凶杨长海等，暨地方官刘牧并各绅士姓名，转行到府。卑前府傅守未及办结卸事移交，行斥革，俟结案后另行分别办理。

查武举王登科系同治肆年入学，光绪元年乙亥科中式拾貳名武举。武举沈登瀛，系同治拾叁年入学，光绪捌年壬午科中式拾陆名武举。贡生滕尚贤，系同治柒年入学，光绪拾捌年出贡。廪生李云栋，系光绪拾叁年入学。生员李友松，系光绪拾捌年入学。增生李泽栋，系光绪貳拾壹年入学。增生李鍾芳，系光绪叁年入学。生员杨重华，系同治拾年入学。生员王心一，系同治柒年入学。生员杨逢时，系同治拾年入学。生员赵玉华，系光绪拾陆年入学。又有生员王正南，是否文生武生，府中无案可稽，无凭查报，理合其详，申请鉴核俯准，分别奏请批准，暂行壹律斥革归案审办，实为公便，等情到本部院。

据此，除武举王登科、沈登瀛貳名卑府会同委员佛坪厅唐丞沛霖、城固县知县仇令继恒同赴教堂，与拔主教会议结案条约，稟奉批准，并蒙前抚宪将前署州刘牧鼎臣先行奏参革职，并拔去花翎各在案。嗣据该州姚牧拿获正凶杨长海、潘蓂蒿，潘蓂蕒，并续获张老么即张明蕒，解府讯供拟办。又据该州会同代理州同郭祖章，先后传送贡生滕尚贤、武举王登科、廪生李云栋、生员李友松、杨重华五名到府，未到各绅屡经飭传，尚未到案。

查教堂单开绅士拾貳名，指为造意首犯，当诛。迨后续议结案条约，重办貳绅，其余壹律斥革。拟俟逐壹到案讯明，分别拟办。惟该绅等日久未到，诚恐过于延宕，彼教责言。随飭该州先

将已到未到各绅科分年貌查明开送，迄未送到。兹就府中查明各绅科分暨入学年分，先行壹律详请暂业于本年陆月拾伍日附奏褫革，奉到朱批另行恭录咨会并分咨外，相应咨明，为此合咨贵部请烦查照，钦遵查照施行。须至咨者，右咨兵部。

472 陕甘总督崧蕃奏办理甘肃平罗教案情形折

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初一日（陆军部档）

钦命头品顶戴·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陕甘等处地方军务粮饷兼管巡抚事崧蕃跪奏，为甘肃平罗县属下营子突被匪徒焚掠乡民，并入教堂伤毙教士教民，捕获首要，就地惩办情形，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据宁夏府知府崇俊、平罗县知县李含菁会营禀报：下营子一带于十一月初三夜突有匪徒十余人，抢劫华人吴家马匹衣物，拒伤事主吴万全身死，并入教堂杀伤教士梅姓、彭姓及教民小傅、王姓、穆氏等，携赃逃逸，教士等先后因伤殒命等情。当经批飭勘验，悬赏购线缉匪，由省派委候补道张廷楫，随带委员亲兵，携银驰往抚恤被害教士、华民人等；会同署宁夏镇总兵汤咏山选派得力弁勇，督率府县营兵差役，分途捕匪；并电商山西抚臣岑春煊，飞飭归绥沿边文武，合力兜捕；一面摘叙案由，将保护不力之营县电奏请参。钦奉谕旨：将卸署平罗县王树槐、现任平罗县李含菁、平罗营参将易庆安一并先行革职，带罪勒限。将此案匪徒悉数擒获，尽法惩办，如逾限不获，即将该员等永不叙用等因。钦此。钦遵转行在案。

旋据宁夏文武各员，及邻境固原州、陇西县等陆续拿获首要黄著娃、姚伏魁、冒义、王阿旦子、马木萨子、张奉翼、王兰亭、马存娃、陈兴魁、何桂林、寇明朱、莫光海等十余犯，批飭印委各员，督同熬审去后。兹据委员张廷楫、会同宁夏道志崇、知府

崇俊，督率夏、朔两县及新旧平罗县王树槐等，提犯隔别审讯。缘姚伏魁等分隶湖北谷城、甘肃平罗等县，均系素不安分之徒，起意抢劫得财俵分，亦有挟勒索妇女之嫌，伙同抢劫，借图报复者。其业经审实之姚伏魁、冒义、黄著娃、王阿旦子、马木萨子、张奉翼等六犯，赃证确凿，已钦遵谕旨，即行正法，传首犯事地方，悬杆示众。其王兰亭等各犯，或尚须传查待质，或供词游移未定，应俟覆审明确，即行分别办理汇案拟结。逸犯高来伏、木成林等仍饬勒缉，务令悉获严惩。因伤殒命之教士、华人均经棺殓抚恤，众情悦服。惟教案处分綦严，疏于防范各员自应照章参处。其缉匪办案不辞劳苦，异常得力，为教士教民敬服各员，应恳天恩俯准，俟结案后择尤奖叙，俾昭公允，而示劝惩。如此赏罚分明，凡有教堂各属，庶几互相儆勉，不致推诿贻误，而民教亦自相安无事矣。奴才为绥辑民教，策励文武起见，是否有当，伏候圣裁。

除俟全案讯结另行奏报分咨部科外，所有委员查办平罗下营子教案，正法匪徒，抚恤教士华人缘由，先行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473 陕甘总督崧蕃奏平罗教案议结情形折

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初七日（陆军部档）

钦命头品顶戴·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陕甘等处地方军务粮饷·兼管巡抚事崧蕃跪奏，为甘肃平罗县下营子仇教匪徒悉数弋获，分别惩办，酌议赔款结案，拟将在事出力文武，遵旨择尤酌奖，并请随案开复革职各员处分，以昭激劝，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九日专差具奏，下营子匪徒焚掠乡村教堂，伤毙教士教民，捕获首要严办，并请俟结案后，将

异常出力各员，择尤奖叙一折。于三月十三日差弁赍回原折内开：奉朱批：着照所请，外务部知道。钦此。钦遵。恭录转行遵办去后。兹据查办教案委员候补道张廷楫、署宁夏镇总兵汤咏山、宁夏道志崇、宁夏府知府崇俊等将惩治匪犯，议赔偿款全案拟结，教士悦服立约画押，详细案情，会禀到院。奴才覆加查核，缘此案匪首龙占海、王兰亭、姚伏魁等分隶直隶天津、湖北谷城、甘肃平罗等县，龙占海以卖武营生，技勇擅场，门徒众多。宁郡汉民王兰亭等因教堂勒索妇女，衔恨刺骨，屡央龙占海报复，龙占海代抱不平，以复仇自任。而姚伏魁等知情，又因下营子僻处蒙、汉交界之间，附近四无居民，相距府县皆在七八十里外，起意纠同冒义、王阿旦子、马木萨子、张奉翼、高来伏、木成林、杨金才、马天云等首伙九人，阳以助殴为名，实欲借此抢劫财物俵分。二十七年十一月初三日，龙占海、王兰亭纠约黄著娃、小和尚、寇明珠、马金光、白青山、单大、牛得成、马成娃首伙十人，与姚伏魁等两起，共十九人，于是夜初更时候，先后行抵下营子。白青山、单大、牛得成、马存娃、木成林、杨金才、马天云等七人临时畏惧落后。龙占海、王兰亭等分持刀械闯入教堂，砍伤教士梅姓、彭姓及教民小傅等，劫赃分逸。姚伏魁等一伙先行抢夺华人吴家马匹衣物，拒伤事主吴万全身死，复行拥入教堂放火劫掠，窜入蒙地。报经府县会营拨派兵役，分途缉捕通禀。当经奴才批飭勘验，悬立重赏，购线踪缉。由省派委候补道张廷楫，随带委员亲兵驰往宁夏，拨款抚恤被害教士、华民，会同镇道拿办。并电商山西抚臣飞飭归绥沿边文武，合力兜捕。一面将保护不力之营县奏参革职，带罪勒限缉匪。

旋据汤署总兵，派弁督率县差拿获姚伏魁、冒义、黄著娃、王阿旦子、马木萨子、张奉翼等各犯，申明斩梟奏报在案。嗣因伙犯供出实系卖武之龙占海为首，纠众仇教，该教士等佥称：非

得该犯不能甘心。覆严饬设法购拿去后。兹据委员张道廷楫，会同镇道，督率府县，将全案首伙十九犯悉数拿获，并无一名漏网，隔别审讯，供证确凿。除事前听纠临时畏惧不行之木成林、杨金才、马天云、马存娃、单大、牛得成、白青山等七名递籍管束外，其续获之首要龙占海及王兰亭、寇明珠、小和尚、高来伏等五犯，均经教士白文治带领教民当堂指认无误，一并斩梟，连在押病故之马金光，共办十二名。其焚毁教堂，劫去银物，共议赔银四万两，已书立合同议单，于六月十一日在宁夏府城画押了结。教士教民均以此案办理迅速，同深感悦，该文武等会衔详请奏咨奖叙销案前来。

奴才查下营子地连蒙界，教堂僻在荒野，距城穹远，向称民教相安。此次匪徒乘隙于十一月初三夜间纠众劫掠，初四傍晚喊报府县，署平罗县令王树槐，因新任李令含菁定于初六日接印，交卸在即，未能随时查办，以致贻误。幸本管府崇俊闻报，连夜会营带队前往查勘抚恤，李令接印亦即勘验，随同设法购捕匪犯，筹办不遗余力，实为公而忘私。查王树槐宁夏县缺，李含菁平罗县缺，均经部开选补有人，现在全案已结。除王令树槐业已革职毋庸置议外，拟恳恩施将李含菁原官原衔随案开复，免缴捐款，仍留甘肃，遇有缺出即行奏补。平罗营参将易庆安亦请开复革职留任留缉处分。至此案临事查办布置有方，应以宁夏府崇守为最；事后缉匪认真，派弁得力，应以署宁夏镇总兵汤咏山为最；往来查办，抚恤教士教民，督审议款，以候补道张廷楫为最，而宁夏道志崇次之。帮审委员署宁夏县朱进贤、署宁朔县李瑞征等辛苦数月之久，均属不辞劳瘁。惟把总曹东武经汤咏山密授机宜，派令跟踪，追至距宁七百余里之平凉府城，诱擒匪首龙占海，得以迅速结案，其胆识技勇，办事竭力，实为武弁中杰出之才。此外随同张廷楫办事之试用县丞王之淦、孔繁溶，候选州吏目江连庆以及武

弁亲兵人等，应由奴才酌给外奖外，其署宁夏镇总兵·乌什协副将·补用提督·霍罗奇巴图鲁汤咏山干练有为，堪膺重任，于关内外情形尤为熟习，恳恩交军机处存记，遇有甘、新两省提督总兵缺出，请旨简放，借收驾轻就熟之效。宁夏镇标城守营把总曹东武请免补千总，以守备留于陕、甘尽先补用。二品衔·甘肃尽先补用道张廷楫，请交军机处存记。三品衔·甘肃宁夏道志崇，请赏给二品顶戴。三品衔·甘肃宁夏府知府崇俊，请以道员在任补用。请补宁朔县·署宁夏县知县朱进贤、本任伏羌县·署宁朔县知县李瑞征，均请给予加三级，以示鼓励。奴才查办理教案向无保奖章程，惟此案既经从严参处，时值冬令天寒，该管文武弁勇往来蒙古草地，购线捕匪，异常劳苦，且案犯全获，民教帖然，前于奏报大概情形折内声请，俟结案后，择尤奖叙，已蒙恩施俯如所请，今全案拟结，该镇道等开折会请核奖，经奴才再三覆核，大加删减，仅保数员，实系毫无冒滥，拟保升阶。除把总曹东武外，均无越级层递予保情事，惟有仰恳天恩俯准照案奖叙，以昭激劝。

除咨外务部及吏、兵、刑三部查照外，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474 陕西巡抚升允奏议结宁羌州 教案请奖教士及出力官员折

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四日（宫中朱批奏折）

头品顶戴·尚书衔·陕西巡抚奴才升允跪奏，为教案议结，吁恳恩施，将教士及在事出力文武各员，分别给奖，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光绪二十六年六月，陕西省宁羌州属燕子砭地方，因民教相仇，戕毙西教士一名，仆从教民多名，经前护抚臣端方将疏

防酿案之署宁羌州知州刘鼎臣先行撤任，勒缉首要各犯。嗣因久延无获，奏参奉旨革职，并饬该管各地方官速缉正凶，议给恤款，勒限了案。未及议结，旋即升任湖北巡抚。奴才于前护巡抚任内，接准移交，复严饬地方官缉凶议恤，并将贡生滕尚贤等九名咨革衣顶，武举王登科、沈登瀛二名，奏请斥革归案讯办。旋据署宁羌州知州姚旭明禀称：会同署州同郭祖章，带队驻防弹压之游击傅玉林，悬赏购线，先后拿获匪犯多名，皆系教堂开单指名请缉之犯。当经批由该管道府研讯确情，录供详夺。内惟李荣栋、潘长嵩、潘长蕙、杨长海、杨重华、张明贵六名，或系造谋纠众，或系下手加功，供词输服，情真罪当。由奴才暨陕甘总督臣崧蕃批饬就地正法，余犯暂行押禁，分别惩办。查照单开各犯虽未悉数就获，要其指索正凶实已一无漏网，即饬催该地方官趁此首祸就惩，赶将全案议结。而该教堂因前单请缉之厘局巡丁姚赤章，及为从各犯未尽弋获，执意刁难，往返磋磨，迄难就绪。查姚赤章在宁羌厘局充当巡丁，从前之籍贯无稽，现在之存亡难卜，若不设法开导，俾就范围，则该巡丁一日在逃，即此案一日不结，宁羌州民人一日不安，甚非所以绥靖闾阎，慎重交邻之道。复饬该地方官与城固县教堂主教拔士林、大司铎夏芝畦、康乐尧等，反覆筹商，备述朝廷优待友邦，当津、沽肇衅之初，叠饬各疆臣以照约保护，及和议既成之后，更严责地方官以实力奉行。现在各省教案全清，中外邦交愈笃，不应留此微隙，致无了期。该主教等业经应允，除议恤西教士郭西德命价银四万两，矜恤各教民命价银一万两外，仅约于燕子碛地方为被戕西教士置买坟地，建修经堂，于宁羌州城内盖教堂公馆一所，再于汉中府城天主堂前修立牌坊一座，书西教士遇害始末。各项工程但取坚固，不求华丽。综计需费不过万金。单缉各犯，其在逃未获者不复要索，其已获在押者悉予开释，一了百了，毫无余蒂。前之相持甚坚者，今则

转圆极易，该教士等仰沐恩施，不复固执前言，固属有裨时局，即地方文武各员，了此巨案，亦属著有微劳。由汉中府知府杨崇伊禀，由洋务局司道详请随案奏奖前来。

奴才伏查宁羌一案，戕毙教士教民多名，开议之初，并未归入京师全案，多添枝节，上烦宸廑。现复免索逃人，开释获犯，经堂公馆牌坊均一律从俭，需款无多，初非不力肆吹求，一经宣布皇仁，辄即易志降心，诸归简易，在远人究为难得，于大局亦有攸关，合无仰恳天恩俯准，赏加城固县教堂主教拔士林二品顶戴，大司铎夏芝畦、康乐尧三品顶戴，并赏加在事出力之捐升知府·前署宁羌州知州姚旭明三品衔，前署州同郭祖章五品衔，游击傅玉林副将衔，以示柔远，而酬劳勩之处，出自逾格鸿慈。

所有教案议结请将教士及文武出力各员分别给奖各缘由，是否有当，除咨外务部查照外，谨会同陕甘总督臣崧蕃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著照所请，外务部知道。

475 陕甘总督崧蕃等奏平利县民仇教抗官现已平定折

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十一日（宫中朱批奏折）

头品顶戴·兵部尚书·陕甘总督奴才崧蕃、头品顶戴·尚书衔·陕西巡抚奴才升允跪奏，为陕西平利县洛河地方匪徒仇教聚众滋事，派队剿抚，议结教案各情形，恭折缕陈，仰祈圣鉴事：

窃维陕西省自靖边县属宁条梁、宁羌州属燕子碛地方，民蒙两次闹教之后，民教嫌隙已开，时恐地方匪徒乘机煽诱，致酿事端。叠经飭令洋务局司道，严饬各地方官于交涉事宜妥为办理，勿稍疏虞。平利界连川、楚，洛河地方与四川城口、大宁两厅县接壤，最为签会各匪往来出没之区。先是洛河民人袁瑞林、刘子模充当本地团保，因浮派烟地稅钱，被民人詹朝珠等控官责革后，遂相

率入教。本年五月间，袁瑞林赴教堂声称：詹朝珠等串同川匪何裁缝，在洛河一带毁谤教会，教士毕德修抵书平利县知县王宗濂，请速查办。该县既未亲往查禁，又未签差传质，仅派县役梁升前往驱逐。该役奉派赴洛，将何裁缝唤至吴姓店内，勒索铜钱一百串文。适袁瑞林之子袁绍安来店，谓系会匪重案，勒令锁押，既锁之后，该役复未将何裁缝带案交官，致令匪首王乱刀子闻知，即纠约多人将何裁缝夺放，并伙往袁绍安家抢劫财物，向四川城口厅一路逸去。奴才升允闻报之后，因县役借端讹诈，教民勒差锁人，以致激生事变。即批飭洋务局照会教堂，将教民袁绍安交县，飭同原役梁升一并解省讯办。并飭平利县严缉匪首王乱刀子等，务获究惩去后。旋据兴安镇府及平利县先后禀报：匪首王乱刀子益纠徒党约数百人，焚烧袁姓房屋，杀毙袁瑞林父子及其余教民四人，抢掠教产数家。又兴安教堂派赴洛河查事之老教民叶姓一并砍毙，并伤毙营兵一名。当经安康、平利县役将王乱刀子及匪徒谢正魁等六人拿获。而何裁缝纠集逸党屯聚洛河之太白庙，日益煽诱，麇聚一千三四百人之多，扬言攻打教堂，杀尽教民。人心惶惶，风谣四起，请速派队驰赴剿办等情。当即分别批飭选派妥役，将教士毕德修并境内教堂教民切实保护，并由奴才升允飞飭驻扎石泉续备防军副中旗统领·副将周玉堂，就近督率该旗弁勇星驰前往，相机剿抚。驻扎汉中左旗移军分扎兴、汉交界各要隘，以防窜逸，而壮声援。嗣复警报频至，复派试用道郭人漳、补用副将刘琦督率新军马步两旗驰赴剿办，并将教案妥为议结。此匪徒起衅仇教、聚众滋事及派队防剿之实在情形也。

当周玉堂尚未率队抵洛之先，陕安镇总兵姚文广已陆续飭派镇标弁兵驰抵该处，扼要屯扎。因匪众兵单，相持未进，及该副将道经兴安，该总兵复简派标兵率与俱往。我军距洛尚远，匪众闻风兽散，分股潜逃。该副将等率队追剿，相及于砖坪厅属之黑

虎寨。匪众反兵相抗，鏖战及时，周玉堂振臂奋呼，枪毙匪首洪姓，洞胸落马。军气益厉，匪势愈衰，复阵斩匪徒四人，生擒十二人，余匪扒山逾岭，四散奔逃，落岩坠涧而死者不悉其数。旋复移军追捕分窜太平河另股匪众。其时胁从星散，独匪首杨有善、周和尚挟众数十人，窜息于鸡公峡庙内。我军猝至，该匪首等遁逃未远，追而斩之，并擒获四人，余匪畸零窜伏。复分飭勇队穷加搜捕，该匪党本系乌合，一经披靡，首要各犯类皆失众狂奔，东窜西匿，节经砖坪、平利两厅县团练协同营汛拿获巨匪宋添进、马进纯、柯益富、柯疤子等，及徒党二十余人，均经飭由试用道郭人漳，督同各该地方官合之阵擒各匪，一并分别讯办，期无枉纵。此匪徒闻风逃散，分途追捕，斩获首要之实在情形也。

当副将周玉堂之率队抵洛也，试用道郭人漳、副将刘琦督率马步各军自省开拔，甫抵兴安，而洛河匪氛已靖，该道等即会商教堂妥筹结案。此案杀毙教民七人，焚烧房屋，劫掠财产。开议之初，教堂立意刁难，责望甚奢，索赔甚巨。经该道等极力磋磨，始议定恤偿命价，估赔房产，共给库平银八千两，一了百了，毫无余蒂。稟由奴才等核准立约签字钤印互收。旋即驰赴平利，将先后阵擒及捕获各匪，督同各该地方官提案逐一研讯，其情罪重大法无可宥者计三十人，稟经奴才等批飭即行正法。并将索诈酿事之县役梁升并子骈诛，以昭炯戒。其畏匪胁从情罪较轻之犯，均飭令觅保开释，以示区别。此外有洛河绅粮程建业、叶久义等数人，当起衅之时，或暗济匪粮，或助给军械，诛其心与匪无异，而论其迹究与显然仇教滋事者略有不同，与匪同罪既属显有殊科，悉从宽典又复嫌其过纵，正拟办间，据该绅粮等恳称情愿捐银赎罪，充作本地办公经费，约共一万两之谱。窃以金作赎刑，经有明训，罚醵赎罪，律有明条。该绅粮等通匪接济，本应重科，既经悔罪输贖，尚非怙恶。现在地方举办新政，事事需款，无一不需出自

民间，既有此项认捐，即可借纾民办。当经禀由奴才等批准，交地方绅士经收经管，举办要公。并由奴才升允缮发简明告示多张，遍贴晓谕。此议结教案，正法首要，及通匪绅粮捐银赎罪之实在情形也。

伏查此次川匪何裁缝在洛滋事，始由县役梁升之婪索多赃，继由教民袁绍安之勒令锁押，激成众怒，酿为难端。幸托朝廷威福，匪党肃清，教案已结，地方亦未多受蹂躏，附近洛河一带，从前闻谣惊徙者，现均相率归来，各安生业，足以仰慰宸廑。该处现饬新军一旗暂时分扎，以资镇抚。其未获要匪何裁缝、黄松茂等，已严饬兴、汉各属，及湖北竹谿县、四川城口厅一体严缉务获，从重惩办，以免漏网，而绝祸萌。除将议结合约及正法各匪供词分咨查核外，所有洛河地方匪徒仇教滋事，派队剿办，并议结教案，地方安靖各情形，谨合词恭折晰陈，伏祈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再，此折系奴才升允主稿，合并声明。谨奏。

光绪二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奉朱批：该部知道。

476 陕西巡抚升允奏凤翔盐局被毁及办理善后事宜折

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七日(刑部档)

头品顶戴·尚书衔·陕西巡抚奴才升允跪奏，为凤翔盐局被匪焚抢，谨将查办情形，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查凤翔府属食盐向系花马池引地，而甘盐亦许并行。陕西前因偿款不敷，拟仿潞盐加价章程一律推广。又虑商户不尽乐从，设立官运以(为)之倡。商运则仅收加价，官运倒兼办督销，彼此均平，以归画一，业经奏明在案。开办以来，于价款不为无济，但盐斤加价之后，成本较重，小民贪食贱盐，私贩遂因以为利。侵灌之路一宽，公款之源遂隘。不独病官兼且病商，盐勇缉私，

局员议罚，亦不得不能之势。向来盐贩由甘来陕，多系凤、岐两县脚夫。自加价定章，其遵照完厘者固多，而偷漏亦复不少。局员缉私颇严，亦于补完之外，并予惩罚。奸贩怀恨，竟疑补完之款统为局中苛索，辗转谣传，遂蓄众忿。兼之各属代销官盐商店一县只有一家，更得垄断，分两既不足数，价值又复滥加，民间日食所需，益形不便。适二十九年十月初，麟游县属天堂寺分卡到有甘盐驮骡六十余头，先被盐勇私行卖放，卡员试用从九品张士恭分赃未遂，又将盐骡二十七头截送凤翔盐局，该局员候补直隶州李显诚未悉卖放情由，〔照〕章罚办。该骡户怨恨益深，遂有惯于偷漏之积匪李猪娃、晁黑狗、王摇摇等乘机煽惑，图劫押骡泄忿。然犹未敢遽向府局滋事，即于是月二十四日试抢郿县之齐家寨，次及岐山之高居益店、蔡家坡等处各盐店，递及宝鸡之阳平、虢镇各盐店堂等。分卡盐勇亦附和匪徒，抢劫该卡。各地方官查禁不力，该匪徒等遂于二十六日晚纠众来郡，先烧局旁之盐骡商厂。维时天黑人众，在郡文武未敢仓猝出城弹压。又值局员公出，该匪等遂事(肆)行无忌，焚劫伤人，抢去局存盐款银两，伤毙司事刘姓一人，焚毁局房二十余间，纷然兽散。

奴才接得该印委各员禀报，即派右营游击刘琦、营务处尚荫，各带营队驰赴凤属弹压，并搜缉匪徒。又念该局肇此衅端，必有办理不善之处，复委署臬司严金清并往确查，妥议善后事宜。该署臬司抵凤之时，民情尚多惶恐。当即出具简明告示，谕以查拿首要，不累无辜。并酌定盐坪埠十六两，盐价不得过五十文。官商并行，以杜任意居奇之弊，居民称便乐从。其滋事首犯李猪娃、晁黑狗、王摇摇等现尚在逃，所获各从犯由该署臬司督同印委审讯，凡供认伙抢起有赃物者，禁押十一人，候首要李猪娃等就获，再由该府县质讯飭开办地方安堵如恒。据文武各委员先后回省，并由署布政使樊增祥、署按察使严金清会禀前来。

奴才伏查陝省抽收盐斤加价，在潞盐早已遵行，在花甘尚系创始。该局委员办理因应认真，张弛亦宜互用，操之过激必有川壅而溃之虞，此局委之不能无过也。匪徒聚众行凶，其造谋必非其一人，其集议必非一日，各该县果能先机觉察，亦可消患未萌，此地方官不能无过也。乌合之徒，易聚亦复易散，当其焚骡厂、瞰局门，閤郡文武各员经非不出，亦必不敢任意焚劫，旁若无人如此，此在郡文武之不能无过也。至盐勇之苛虐结仇，卡委之纵容舞弊，尤为此案酿祸之阶。现由奴才飭司将凤翔府知府傅世炜、凤翔县知县彭毓嵩、署郿县知县张炳华、署岐山县知县钮福嘉一并撤任，盐局委员李显诚撤差，以示惩儆。署西凤营参将张明岸，亦由奴才咨明陝甘督臣、固原提臣撤任。盐勇既不日身，而又苛虐，已飭现署凤翔府尹昌龄汰留各半，改为府属庄勇，严加约束，一面密访尤为滋事者归案惩办。管带李遇乙约束不严，咎有应得，撤省听候查办。试用从九品张士恭纵勇滋弊，激成事端，情节最重，应请旨将张士恭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其首要李猪娃、晁黑狗、王摇摇等仍飭各属严拿务获，提同禁押伙匪质讯明确，分别惩办。凤翔盐务善后事宜，经该属臬司议改之后，民情称便，地方相安，堪以上慰宸廑。

所有凤翔盐局被匪焚抢，现在查办情形，谨会同陝甘总督臣崧蕃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七日奉朱批：着即严拿首要，务获惩办，余依议。钦此。

477 陝甘总督升允等奏贵德厅职官无故擅杀藏僧激变折

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官中朱批奏折)

头品顶戴·尚书衔·陝甘总督奴才升允、副都统衔·西宁办事大臣奴才庆恕跪奏，为会报贵德厅番案一律肃清，谨将前后办

理实在情形，恭折驰陈，仰祈圣鉴事：

窃本年六月间，奴才升允到任之初，曾将贵德厅番案反覆聚众杀掠大概情形电陈在案，伏查此案起事之由，缘古哇番众向与贵德厅汉回往来交易。该厅已革武举姚尚志、贡生祁之灿等陆续欠有古哇寺僧洛硕羊毛银两，希图骗赖。适候补通判余鼎铭委署贵德厅同知，甫经到任，祁之灿等即以洛硕蒙贼殃民之言怂恿该厅为地方除害。光绪三十年三月十九日，洛硕进藏，随行二百余人，道经贵德，祁之灿秘告该厅，诱至署内，登时杀毙洛硕及其弟塔秀并马夫三名，占夺驼载行李诸物，捏称洛硕纠伙抢劫，被该厅往拿格杀身死，通禀报案。当时洛硕家人甘都完的亦被捉获收监，及保释后，即聚集番僧，声称复仇，出山滋事。旋经前西宁办事大臣准良查悉前情，当以职官戕毙番僧激变等情奏明在案，随即咨商前督臣崧蕃，将余鼎铭撤任，听候查办；以洛硕兄弟死于非命，查照番规，赏给小经两部，银一千一百两，赔还赴藏行李及诵经小费银六百两，三寺口粮五十石。除当堂交付现银一千一百五十两外，其余银粮饬令贵德绅民就近限交。番民悦服，即于是年十二月经前督臣崧蕃奏结亦在案。

迨姚尚志、祁之灿等并不遵照断案，付给粮食。甘都完的及各族番民以屡受官绅欺虐，冤抑莫伸，遂明以讨经为名，隐以复仇为志。五月初一日，甘都完的纠同参巴及加加官人之子，聚集多人，抢掳札马山番驴羊数百头。二十六日，复纠集阿卡坎加、安中焕、丹科、参巴、奴乙个，及杨屯撤回，王乙布家、棒哈哈诸匪，号召番众千余人，分持枪炮刀械，在距贵二十里之札马山根一带放火杀人，抢夺牲畜二千余头，杀毙汉、番居民毕大贞等二十一名，焚毁村庄五处，居民马成才等伤而未死者二十三名，掳去男妇五名。

奴才于六月初间到任，连接警报，并查悉该逆首甘都完的内而

勾结生番、撤回，外复招纳亡命盗贼，凶焰风驰，几有燎原之势。奴才以该厅余鼎铭受人愚弄，无故擅杀番僧头目，已失众族之心；及经堂讯得实，该府县又复断而不结，事既失于延宕，复近于欺诳，一误再误，遂致激成此变。窃查古哇一族，窟穴丛山，上下两寺所属之三十三庄地仅百余里，若以大兵进剿，蠢兹小丑不难立予歼除。但既失恩信于前，复逞兵威于后，甘肃省西南数千里之地，番族众多，必至相顾生心，因之解体。此举关系番情向背，稍一鹵莽，貽患无穷。奴才因派熟悉番情之候补知府同镇銜、降补同知裕端驰赴西宁，会同镇、道查办；一面檄调伊犁镇总兵马安良率所部镇南马队两旗，及管带常备右旗马队赵有正，分扎巴燕戎格之青稞、上哆巴两处，以为彼犄角之势。西宁镇总兵张行志所部左旗步队、补用都司邹政藩会同管带巡警左旗马队·游击马麒与两委员扼守哆巴，与古哇隔河相望。声威既壮，贼胆已寒。奴才谆谆传谕各旗，守隘防河，持重勿发，总以擒拿首要、解散胁从为第一要义。

七月十三日，裕端单骑驰赴下哆巴，与先到之马麒，购觅熟番数人，持谕渡河，传集诸番，晓以顺逆大义。数日之内，连据黄河南北撒、番诸族具结投诚，古哇族杨本切浪、乡多加答、瓦马抗、这个格哇三本、这个答加答等，相率牵羊渡河，呈缴马匹枪矛，诣营赎罪。八月十七日，黑番鲁苍族总千户鲁本科及千户完受，率领古哇所属之三十三庄头目八十六人，前来投诚。当经镇、委等酌量扣留三十人作质，余皆一律释回，以示开诚布公之意。逆党闻之立时瓦解，惟甘都完的负隅自固，首鼠两端。九月初二日，鲁本科设法诱致甘都完的于朵马塘之嘛呢寺，马安良潜率健卒四十人夜半渡河，出其不意，立将甘都完的擒获，送至哆巴。奴才庆恕抵任后，驰赴大营，商派马麒带队入山搜拿余匪。未及三日，连获首恶阿卡坎加及王乙布家、棒哈哈三名。汉、番

附近居民载酒相迎，同声称快。

当将甘都完的、阿卡坎加、王乙布家、棒哈哈四名，及前此扣留各庄头目三十人，择其情节较重之奴乙个、朵马苍、加加官人三名，一并押解西宁，分别审办。讯实之后，咨商奴才升允，批令将首逆甘都完的、阿卡坎加、王乙布家、棒哈哈四名就地正法；朵马苍、加加官人二犯分别锁系铁杆；奴乙个畏罪自戕身死，遵照新章免予戮尸。其余胁从之众悉予保释，以仰体朝廷宽大之仁。一面飭令马麒、邹政藩马步两旗移扎河南康家寨，会同该处千总，查拿逸匪安中焕、丹科、参巴等三名。并责令投诚诸族赔还所掠汉、回牛马财物及烧毁房屋之资；所杀兵民多命，飭照番规酌给命价。至前此许给经银粮石，一律发交该番僧承领，以昭大信，并将古哇所管之康屯、杨屯、李屯三处挑拨归贵德厅辖治，以离其党而杀其势。三屯之众如获更生，均具切结存案。

是役也，用兵不满千人，阅时甫逾两月，窃幸仰仗天威，不折一兵，不遗一械，卒使逆首成擒，群番效顺，不虞之祸立即销弭，其赴机之顺，收功之速，实非奴才等初料所及。伏查该处荒山绝壑，万岭纵横，七八月之间霜雪交加，异常寒冷。其中在事员弁将士忍冻驰驱，裹粮跋涉，一切调度之方，惩毖之法，悉协机宜，不无微劳足录。可否仰恳天恩，准奴才等择尤保奖，以示鼓励之处，出自逾格鸿施。

所有贵德厅番案一律肃清及异常出力文武员弁请奖缘由，谨合词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再：此折系奴才升允主稿，合并声明。谨奏。

朱批：准其酌保数员，毋许冒滥。

478 陕西巡抚曹鸿勋奏扶风同州
等处乡民聚众抗捐缘由折

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初十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陕西巡抚臣曹鸿勋跪奏，为匪徒聚众滋事，业经拿办首要，解散胁从，地方一律安静，恭折报明，仰祈圣鉴事：

窃陕西扶风、同州等处匪徒，借路捐为名，煽惑愚民，聚众滋闹，业经臣先后电奏，奉旨钦遵在案。现在为首滋事者已拿获惩办，无知被胁者已解散安业，其酿事官绅及办理不善之地方印、委，亦分别撤参归案究办，民情帖服，地方又安。理合将案情原委及先后办理情形，为我皇太后、皇上缕晰陈之。

查陕西省上年筹修西潼铁路，拟定集股筹款章程，内有麦捐一条。麦捐者，仿邻省铁路按租指股之法，即陕西向年旧有之积谷捐也。向年办理积谷，按粮户大小捐谷储仓，虽各属未能一律，而收成稍丰之处无不遵办。近来年谷屡稔，积储有余，故拟将此项谷捐改作路捐，按粮户纳土粮一斗者捐麦三升，照市价收钞，作为铁路股本。仍按股给票支息，以为该地方兴办学堂之用。此条例章程咨明商部有案。及至下忙开征，飭属试办，先按四成征收，如应捐麦三升者先捐一升二合。乃陕民风气素未开通，一语铁路，即以洋务目之，因此不无观望，而扶风、渭南两处亦适有聚众求免之举。臣以民信未孚，不可遽强以所难也，因即出示各属一律停止；随又出示准以已收之数充抵次年差徭，以免遍枯。盖事本试办，察其不便即毅然去之，则民无所苦，而匪徒亦无所借口。此上年十一月间事。时扶风正在查办，渭南事已平息，以为可从此无事矣。不图匪心思逞，煽惑无忌，路捐已停，无可以口实，则指学堂、税局、电杆、洋教以为煽惑之具，愚民无知，从而附之，遂有华州、华阴、同州之事。而扶风为匪源所在，亦

遂因而复起。以案情而论，则华阴电杆、同州教堂其名目为最重大。以匪势而论，则扶风一处劫犯围城，其势为最猖獗。谨先就扶风一案陈之。

扶风匪众初虽借口路捐，实因该县知县谭绍裘偏听不明，劣绅马临泰、杨新、侯廷干借公苛敛，以致激酿成事。该县修文庙、修马路、修小学堂；出易仓谷，皆临泰等是任，马临泰为里民局绅士，与杨新、侯廷干等朋比为奸，复串通县属帐房胡姓，一切费用皆派民间；又复从中舞弊，私挪里局公款，众怨山积，无不欲得而甘心。因有匪首张化龙纠党帅大旗、管权大即权占江、张有才即张保奎、李化虎、咎纪熊、邓梦熊、张应虎、张和尚、赵八等，借免路捐为名，煽诱愚民，于九月二十六日聚会于张化龙所居之绛帐村，随即分散。后于十月十三日纠众来城，专以马临泰等为词。知县谭绍裘出城劝解，允为清算帐目，始各散去，而算帐一语竟托空言。该匪等旋散旋聚，复于十一月初一日晚至廩仓里地方，放火焚烧马临泰酒坊十余间；退聚远门山口，分党四出，逼众入伙。经地方文武往谕，胆敢抗拒，枪伤兵役，是时该匪等牵民以自固，愚民等畏祸而迫从。官兵在侧，因有百姓在内也，亦不敢遽用剿捕。使该县知县谭绍裘能早察酿事之源，先治马临泰等蒙蔽之罪，然后严拿匪党究办，则事机决裂，当不至为后来之甚。乃始终偏惑，致匪徒一聚再聚，激成负隅之势。臣微察其故，先将谭绍裘撤任察看，即飭该管凤翔府知府尹日龄赴县清查。随据查明禀揭前来，该劣绅马临泰等种种私弊，谭绍裘种种庸暗，皆属实情。当将扶风县知县谭绍裘奏请革职，将马临泰、杨新、侯廷干提省讯办。随由地方文武先后拿获帅大旗、权大、李化虎、马吉利、帅怀江即帅应江等，正在讯供审办间，而匪首张化龙复纠其党张有才、咎纪熊、邓梦熊、张应虎、张和尚、赵八等，于十二月二十三日，分起入城，约号聚齐，攻破班厅，砍伤差役，抢

去押犯帅大旗、李化虎、帅怀江三名。经该县督役兜拿，登时拿获张有才一名，并伙犯刘德礼、韩熊娃二名。随即派兵购线将首犯张化龙拿获，并将二十三日劫去三犯李化虎、帅大旗等二名及张和尚、张四娃、张风龙等三名先后拿获。当张化龙未就获时，先已布散传单，约党复起；即就擒后，于怀中搜出纸片，上书叛词，有人力不及天助成功等语，又揭言二月大事成封王，实系目无法纪，情同叛逆，未便久稽显戮。当即飭讯张化龙、帅大旗、权大、张有才、李化虎、张和尚等六名，俱供认为首聚众放火，抗官劫犯，拒捕伤差等情不讳。由臣批飭凤翔府知府尹昌龄覆讯无异，即飭就地正法，以昭炯戒。而张化龙余党尚有咎纪熊、张应虎、邓梦熊、赵八等在外未获，该党听张化龙传单复聚多匪，并逼诱临近愚民，于本年正月初五日，回逼扶风县城，用石攻破西门外层，拥入瓮城。地方文武呼劝不听，势将攻入第二层门，不可禁止。营官当前受其击伤，不得已开枪抵御，击毙在前持械之匪三名于瓮城内，余匪始惧而退散，当时飞报到省。臣以事关重大，一面据情电奏，一面派兵前往镇慑。随委候补知县李焕墀、陈上理等赴县会同解散，又出示剴切晓谕。时被胁愚民早已散去，惟匪党邓梦熊等尚盘桓左近，一闻兵至，陆续潜逃，四处缉拿，尚无踪迹。惟于武功县境内，查获上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劫去之伙犯帅怀江一名。各路乡老亦各戒谕子弟，出具甘结，永不从匪。滋事地方居民一律安谧。现除张化龙等六犯业已正法，并逸犯邓梦熊、咎纪熊、张应虎、赵八等严缉务获，再行究办外，所有伙犯帅怀江，应锁系巨石五年，张化龙应锁系四年，张四娃、刘德礼、马吉利应各锁系二年，均期满察夺。韩熊娃枷责保释，余各免究，以示平允。至此案酿事之劣绅马临泰、杨新、侯廷干等，业已提省讯办，俟讯毕另结。前县属帐房胡姓业已逃逸，惟其所挪公款由已革知县谭绍裘如数弥补，俟胡姓缉获后再行讯结。此扶风一

案现已办结之始末情形也。

其次如渭南。渭南向有厘金局一所，河东盐厘缉私局一所，新设土药统税分卡一所。土卡新设民多疾视；缉私局缉拿私盐，刁民尤多结怨；而厘金局委员·候补知县冒树桢于征收货厘失于苛细，民间更有烦言。时十一月初五日，有外来匪人递送传单于河北一带，约于初六日聚众交农器求免路捐，乡民疑信参半。适有素与局卡为难者乘而附和之，遂于初六日聚众由上涨渡夺舟渡河，至城之西关，将三局卡同时骚扰。内有田莲得即田好娃者尤为张横。田莲得闹局得财后，路经村民赵轮娃家，强奸民妇赵徐氏成奸，经村人驱逐逃去。先是该县知县张世英因闻初五日传单之信，亲赴河北弹压。比及返城，适众匪闹局之际，闹局既毕，即时星散，并未与县官为难，可见聚众之举不专为路捐来也。臣得报后，委候补知府王公亮、即用知县宫炳炎赴县查办，得悉前情。幸各局卡印花军票均未失散，人役亦未受重伤。惟厘局委员冒树桢办理不善，不能辞咎，因将该委员即行撤差，一面飭县拿犯去后。据该县禀报，拿获要犯田莲得即田好娃，并从犯寇里芳、杨凤儿等，录供请办前来。臣委候补知府刘济坤下县复讯。据田莲得供认夺舟渡河，打局劫财，强奸民妇；寇里芳供认冒称头目，吓诈财物各等情不讳。杨凤儿供称，匪徒打局去后，伊进局窃去乾鱼三尾，毡一条，余无另犯别情。当批飭将田莲得就地正法；从犯寇里芳锁系巨石，俟十年后察夺；杨凤儿杖责保释。仍飭该县缉犯追赃，俟获犯起赃后，另案再结。

其次如华州。华州聚众在路捐已停之后，愚民何所借口；惟因外来匪徒转递传单，乡愚无知，有巨祸将及不敢不从之势，遂有十一月十六日打毁学堂、哄堂闹署之事。时该州知州褚成昌调任交卸，州判俞魁护任。该匪纠率乡愚，先至中学堂，将门窗器具书籍概行焚毁，又沿路打毁厘局卡门牌，抢毁教民陈姓家物，

汹拥至大堂，肆意滋闹，经地方文武极力弹压，始各散去。臣闻报即委候补知县屈寿昌前往查办。随由署知州胡启虞拿获匪犯刘豹子、解铁练子、杜金娃、张锁锁四名，禀报到省。臣复委候补知府刘济坤覆讯取供。据刘豹子供认：领众爬墙入城，焚毁书籍，哄闹大堂；解铁练子供认：从前杀人犯案，逃走潜回，是日同众各处打闹，拥至大堂，打伤马勇，抢夺马匹各等情不讳。当经批饬将刘豹子、解铁练子二犯就地正法讫。杜金娃、张锁锁俱供认听从在逃之王为子，随众打毁各处门牌等情，当批饬将杜金娃、张锁锁二名锁系巨石十年，期满察看。仍缉案中余犯，务获另结。其教民失物，已由该州查明处结。此渭南、华州二处办理情形也。

至如华阴一处，毁电杆，闹衙署，情节较重，然亦外匪传单自西而东，遂至一波方平，一波又起。时有奸民雷荣昌者，起意聚众，邀同孙应策撰写告白，到处张贴。至十一月二十六日，乡民麇集，良莠不齐。中有高利害、屈时兴尤为凶悍，凡拔毁电杆，屈时兴为最多，高利害次之；而打闹衙署，则高利害为最横。后经该县将雷昌荣、孙应策、高利害、屈时兴拿获，并获从犯雷积善、赵江海、袁进娃等三名。臣委候补知府刘济坤覆讯录供，各认前情不讳。雷积善则认听从雷荣昌等代送告白；赵江海、袁进娃各认鸣锣集人，入署滋闹，案无遁饰。当饬将雷荣昌、孙应策、高利害、屈时兴四犯就地正法讫；赵江海、袁进娃各锁系十年，雷积善锁系八年，均期满察看。此案变出仓猝，该地方官原有不及预防之势。然电杆拔毁至数十里之多，究属疏于防范。当将该县知县崔肇琳即行撤任，仍照河南祥符县成案，所毁电报杆线责令该县官赔修，不准派民间分文。现在崔肇琳留工监修，不日即可修竣。此华阴一案情形也。

华阴事在十一月二十六日，而同州府事即在二十七日，两处相距方一日程，显系一路匪徒沿途煽惑所致，然同州之事亦有原

因焉。同州府城向设官钞局一所，河东官盐局一所。盐局收钞甚严，而钞局委员·候补知县钱蒨，于乡民凭票取钞者，则搀和小钞，动辄二八、三七，民甚苦之。当未聚众以前，该局钱根骤紧，应付维艰，经府县挪借公款，始克敷衍，是民间结怨于该局委员者已非一日矣。此次外匪煽诱，乘间易入。至二十七日，值该府城逢七会期，客民甚众。该匪等扮作商人，陆续入城，一呼而群愚应之，遂致钱局、盐局同时被扰，后复扰及教堂，打毁门窗器具。所谓教堂者，乃外国教士租寓民房为传教之处，非专建立教堂也。幸是时教民藏匿，教士先期出境，均未受伤。该府、县率警兵兜拿，该匪中竟有敢拒捕者，登时在场拿获三十六名，格毙拒捕之匪一名，继又拿获二名，飞报到省。臣即飭委候补道文龙前往讯办；一面将大概情形据稟电奏，奉旨飭臣认真查办。而该匪余党又分窜北向，于十二月初三日至澄城县，将学堂、盐局并行打抢。幸地方官弹压得力，即时散去。及委员文龙到郡，讯明犯供，稟报来省，当将为首凶恶之赵念子、王文占二名，飭即就地正法；张登魁飭锁系十年；潘焕娃飭锁系六年，均期满察夺。李亨义、陈金来递籍锁系五年；李德见、王彦虎、何献春、阎同定、王印兴、薛万全各枷责保放，余均省释。后又拿获首犯王景锁，飭同州府知府英琦讯明，供认为首纠众打闹抢劫不讳，亦批飭将该犯王景锁就地正法讫。现在教堂失毁物件与教士议结赔银一百八十余两，后无异言。盐局、钱局、电线，追赃归结。而钱局委员钱蒨不自责其酿祸之咎，反敢浮开捏报，希图讹赖，业经臣将该委员钱蒨奏请革职，归案究办。其澄城失毁物数亦飭认真追办，刁民有所儆惧，而地方官亦不能卸责。此同州一案办理情形也。

总之，酿事之官绅不可不参办，办理不善之印委不可不撤换，匪徒不可不惩，良民不可不安，诚如圣旨所谓察吏安民毋稍妄

纵者，当时时恪遵以副应办即办之义。所幸庸吏一黜，劣绅一办，民情为之大顺；匪犯一诛，胁从一解，地方因之大安。陕民素号驯良，但使外匪绝踪，必不致滋生他故。此在守土者平日防范之得力，不仅关临时之补救矣。

所有匪徒惩办，地方安靖，及一切办理情形，是否有当，除录供咨部外，谨会同陕甘总督臣升允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再：华阴匪犯原批正法五名，后因雷积善一名覆讯情有可原，改作锁系，与正月初六电奏稍有参差，合并声明更正。谨奏。

光绪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奉朱批：该部知道。钦此。

479 陕西巡抚恩寿奏郿县查禁烟苗会党趁机反抗片

宣统三年六月初三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再：凤翔府郿县地方，因查禁烟苗严紧之际，县属文家村民众夙多愚蠢，该处邻近终南、太白山口甚多，向为匪人出没之所，有会匪柳三等潜结党羽，借端作乱，以附近空堡为巢穴。经署知县杨映霄查知，禀府派拨马队驰往弹压。五月十八日，杨映霄查烟至横渠暂驻。是晚三更，柳三等纠集多人，鸣锣放枪，四面攻扑，势甚危急。迫不得已，只得开枪还击，当场格毙匪党一名，余众溃退，夺获矛杆一枝，并遗下火药等物。该村民因匪势已败，由绅转恳，情愿自行犁烟赎罪，现已一律清除净尽等情，由该管知府德祐查明禀报前来。臣覆核无异。

查该县民人等，既知悔悟遵禁服罪，可免株连。现在地方安谧。除严拿匪首柳三，务获归案惩办，并分咨外，所有郿县禁烟办理情形，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宣统三年六月三十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新疆

480 新疆巡抚联魁为哈密回部缠民

聚众哄闹事致军机处电

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十七日（军机处收电档）

窃哈密回部缠民，向与札萨克亲王纳粮供差，多历年所，相安无事。本年五月二十六日，缠民为粮差一事聚众滋闹，回王沙木胡索特当将为首之和家米雅斯、杜格买提等，发交哈密厅讯办。二十七日，有缠民百数十人赴王府哄闹，并用土砖将王府头门封砌。经哈密副将及通判前往弹压解散，先后电禀前来。适值甘肃候补道杨增新奉差来新，当即电飭该道抵哈时就近查办。经杨增新堂讯，妥定缠民供支回王粮差章程，众缠等业已遵依具结详准了案。

嗣因通判陈天禄擅将素不安分之毛拉惹吉谕充乡约，专与回王为难，该乡约又复勾串匪党，聚众滋事。当经飭司将陈天禄撤任，委候补直隶州周应棻暂行代理。一面电飭署巴里坤道易盛富轻骑减从前往，会同地方文武，善为开导，并查捕一二首祸之人惩办，不准轻举妄动，致启乱阶。乃该缠民忽聚忽散，愍不畏法。八月十三日，复闻千数百人向回城哄闹。副将杨金榜、代理通判周应棻前往，剴切晓谕。该缠民顽固不听，竟敢恃众先行开枪掷石，击伤绅民、勇丁十数名，行同叛逆。经官兵当场格杀匪党六名，余众冲散。次日，复拿获首犯毛拉惹吉等，押候讯办。其余胁从释令一律安业。现在地方安静如恒。

据惹吉等供称：系通判陈天禄主使，意在抢夺回王属地，统

归哈密厅纳粮当差。又陈天禄奉调来省，前后有缠民十余人随同省控，当经飭令谳局讯明，所控回王粮差各节，皆属虚诬，业经分别惩办。惟正任哈密通判陈天禄，办理回王交涉事件，任情妄为，不明权限；又于结案之后，将素不安分之毛拉惹吉派充乡约，煽惑聚众，几酿大变，实属险恶已极。此案无论有无主使情事，均应彻底根究，拟请将通判陈天禄先行革职，听候讯办，以儆官邪。

除一切详细情形另行奏咨外，恳请先行代奏，请旨遵行。联魁叩。篠。

481 新疆巡抚联魁奏讯结哈密缠民聚众哄闹分别惩办折

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宫中朱批奏折）

甘肃、新疆巡抚奴才联魁跪奏，为讯结哈密缠民聚众滋事，分别惩办，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本年九月十七日电奏，哈密缠民聚众滋事，哈密厅通判陈天禄办理不善，请先行革职听候讯办。奉旨：陈天禄著革职讯办。钦此。钦遵。当即札飭署巴里坤镇总兵易盛富，会同哈密回王及地方文武，提集拿获之首犯和家米雅斯、杜格买提、毛拉惹吉等，研讯确供。一面札飭布政使王树枏、署提学使杜彤、镇迪道兼按察使衔荣霈，会同查办此案之候补道杨增新，督率谳局各员，提讯在省上控缠民，切实根究。

缘哈密缠民向隶札萨克亲王纳粮供差，相安已久。本年春间，有素不安分之缠民和家米雅斯、杜格买提等，妄思不归回王管辖，因以求减粮差为词，赴哈密厅呈控。该通判陈天禄并不察度是非，接收稟词后，亦未详请示遵。五月二十六日，和家米雅斯、杜格买提勾串匪党，造谣敛钱，捏称厅官奉文缠民归厅管辖，不供回

王粮差。经回王查知拿办。二十七日，缠民聚众百数十人，将王府头门用土块封砌，经地方文武随往弹压解散。先后禀报到省。适甘肃候补道杨增新奉差来新，道经哈密，当飭该道就近查办。业经当堂讯断，并妥拟缠民供支回部粮差章程，取具缠民遵结，由该道咨司核议详，经奴才批准在案。嗣因陈天禄突将匪党毛拉惹吉派充乡约，该毛拉惹吉复听和家米雅斯、杜格买提唆使，聚众抱经盟誓，复入回城滋闹，威胁城乡良善缠民，不许归回王管辖，经该回王沙木胡索特电禀前来。当将陈天禄撤任调省查办，为釜底抽薪之计。该缠民等随遣人跟同陈天禄前后来省，捏词上控。奴才当交臬局审讯；并电调署巴里坤镇总兵易盛富，单骑前往，会同地方文武，剴切开导，以期消患无形。乃该缠民等愍不畏法，八月十三日，毛拉惹吉复纠聚千数百人，围闹回城。易盛富派令署哈密协副将杨金榜，会同代理通判周应棻驰往弹压。该缠民胆敢抗拒，先行开枪击石，致伤随同防护之绅民兵勇十余人，已属行同叛逆。该文武各员深恐防御稍疏，势必哄入王府，酿成巨祸，不得已飭令兵勇抵御，当将匪党托年的、惹吉牙斯、夏克尔、卖买铁之思、史依提、玉奴斯六名当场格杀，余众冲散，毛拉惹吉旋亦被获。因哈密距省穹远，未便将该犯等提省，致涉疏虞。当飭该处文武会同回王，将首要各犯就近讯供具报；并由司札委署哈密通判刘润通，会同署巴里坤镇总兵易盛富覆讯。据和家米雅斯、杜格买提供认，为首滋事，聚众敛钱，并唆使毛拉惹吉聚众哄闹。毛拉惹吉供认，听信和家米雅斯、杜格买提唆使，聚众哄围回城，开枪击石抗拒官兵。又由司督同臬员提讯在省上控各缠民供称，系毛拉惹吉遣令上控各等情不讳。奴才逐加查核，案无遁饰，应即拟结。

查例载：直省刁民假地方公事，强行出头聚众，敛钱构讼，哄堂塞署，为首斩决梟示等语。此案哈密回部缠民和家米雅斯、

杜格买提，借求减粮差为词，串商毛拉惹吉，敛钱聚众，捏控回王，始则封砌王府，继复哄围回城，实属行同叛逆。比例问拟，和家米雅斯、杜格买提、毛拉惹吉三犯，应比照直省刁民假地方公事，强行出头聚众，敛钱构讼，哄堂塞署，为首斩梟例，拟以斩梟，遵照新章改为斩决。批司转飭署哈密通判刘润通，会同营汛，将该三犯在犯事地方即行正法，以昭炯戒。托年的、惹吉牙斯、夏克尔、卖买铁之思、史依提、玉奴斯等六犯，同恶相济，罪有应得，业经当场格毙，应无庸议。其余缠民人数虽多，概系胁从，应免深究。上控各缠民，讯明系八月十二日先期赴省，于哄围回城之时并未在场，当即分别讯结，以免株累。回部粮差讯明回王尚无苛派情事，飭照定章供支。该犯和家米雅斯等先后勒派钱文，讯无确数，应飭哈密厅查明追缴入官。已革通判陈天禄，办理此案诸未妥善，其毛拉惹吉所供，该革倖主使一节，质诸到省上控诸缠民供词，尚无实据；惟滥受禀词，不明权限，又将匪党派充乡约，以致辗转勾结，酿成巨案。虽非主使，而纵容之情显然，若仅予革职，不足蔽辜。应请永不叙用，以儆官邪，仍俟交代清楚，勒令回籍，不准在新逗留。

所有讯结哈密缠民滋事，分别惩办各缘由，谨会同陕甘总督臣升允，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

482 新疆巡抚联魁奏吐鲁番缠民 聚众抗官攻城拿获首要折

宣统二年四月初三日（宫中朱批奏折）

头品顶戴·甘肃、新疆巡抚臣联魁跪奏，为匪徒聚众抢劫滋事，临拿拒杀兵役，放火攻城，业经协获首从各犯，讯明分别惩办，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宣统二年正月二十九、二月初五等日，据署吐鲁番厅同知王秉章先后电禀：厅属洋海地方，有缠匪阿木而等聚众滋事，焚烧抢劫，临拿拒杀兵役，放火攻城。随经移行营县及回子郡王叶明和卓协同扑灭，当场格毙匪党十九名，并拿获首从要犯十一名等情。当经电飭提犯分别审拟禀办去后。

兹据王秉章会同署吐鲁番营游击张泽忠禀称：遵即提犯隔别研讯。缘首犯阿木而，于本年正月间，因上年秋禾歉收，地方粮价稍昂，人多顾虑，起意乘机煽乱，商允玉思普、乃素五拉，并业经格毙之苏唐牙士、拉子木、哈子木、玉奴思、尼牙士、海木都、艾则思、忙子、若以提、若子买提、托乎的、怕子立、乌他立甫、腮提买里、沙的里等，约期二十三日夜起事。届期分执刀矛、洋枪，焚烧洋海汉民邢彭龄房屋。经邢彭龄雇工同邻右击毙匪党一名。阿木而等劫得红钱、马匹、粮石。次日，复出外劫夺马匹，陆续裹胁现获之色的买提、乃买提、阿五提、牙士买铁、仁木买铁、牙士沙的尔、和加米牙、士尼则等，并当场格毙及在逃不知姓名者约百数十人，四处抢掠。该处距吐鲁番城一百二十里，王秉章闻警驰往查勘，一面移会营汛，并选派稽查差役、警勇，跟踪捉拿。该匪等凶悍拒捕，杀毙差役二名，又烧毁民人马成德、艾腮提、麻亦增房屋。色拜尔艾则子被胁不从，亦被杀毙。随窜往鄯善县之吐峪沟地方。王秉章恐匪势蔓延，急移行叶明和卓、鄯善县合力堵拿。二十七日，该匪复在吐峪沟焚烧民人毛五常房屋。是夜，至鲁克沁放火，攻扑回城。经叶明和卓枪队击退，追赶十五里，擒获玉思普、乃素五拉等共匪徒六名。首犯阿木而率党逸回洋海。二十八日，张泽忠拔队往追。二十九日天明，行距洋海不远，该匪等豫伏道旁，蜂拥而出，拦头猛扑，伤毙营兵、警勇、差役各一名。张泽忠率兵格拿，毙贼十一名。该匪等仍抵死抗拒，复伤兵役四名。正奋击间，署鄯善县知县刘谟亦派兵役

会同巡防队前往协助，续毙匪类七百，夺获枪枝、刀矛各件，匪势渐促。适叶明和卓派拨枪队驰至，协同兜拿，擒获首犯阿木而并匪党四名，余众始各溃散，地方悉就敕平。据王秉章将就获各犯连日隔别提讯，或认共谋为乱，或供被胁入伙，俱各矢口不移，供出一辙，案无遁饰。除格毙者不计外，开具供折，禀请核办前来。

臣查洋海地方莠民颇多，光绪十六年，盗匪阿和买提、阿不都热以木等，聚众劫犯，挟仇焚杀户民，受害最惨，当经护抚臣魏光焘获犯惩办在案。历时未久，该犯阿木而辄因岁歉粮价较贵，起意商允玉思普、乃素五拉并格毙之苏唐牙士等，焚劫滋事，纠众至百数十人，胆敢拒杀兵役，放火攻城，核其情节，实属形同叛逆，自应严办示儆。阿木而、玉思普、乃素五拉三犯，按强盗积至百人以上杀人放火例，罪干斩梟，遵照新章，改为斩决。已批飭将该三犯照章就地正法，以昭炯戒。色的买提、乃买提、阿五提、牙士买铁、仁木买铁、牙士沙的尔、和加米牙、士尼则等八犯，据讯俱系被胁入伙，并无执持火器、金刃，暨攻城抗拒官兵情事，尚非甘心为盗，情有可原，即飭按照免死减等发遣例章，调发南疆各属，查照习艺章程，依限监禁工作。其余在逃不知姓名各犯，人数虽多，概系胁从，既经溃散，姑免缉究。

惟匪乱初定，人心难免惊惶，正值东作方兴，已由臣撰发告示，张贴晓谕，俾各安业。如有借端造谣，希图煽惑者，仍责成地方官严拿究办，以靖闾阎。其死伤各兵役暨被害户民，均经分别量予抚恤。起获之赃，传主认领。此次事起仓猝，该地方文武虽防范稍有未周，既经随时协拿，获犯惩治，功过尚足相抵，应请免其置议。回子郡王叶明和卓，派队击匪，先后擒获首从要犯，消除乱萌，实属异常出力，可否仰恳天恩准予交部从优议叙，以示鼓励，出自鸿慈。

至该处上年收成合计，尚称中稔，虽一时粮价微昂。业经厅县稟请平糶仓粮，堪资接济。臣仍当督飭加意绥辑，以维本计，而保治安。

除将犯供录送法部外，所有匪徒聚众焚劫滋事，获犯分别讯办缘由，谨会同陕甘总督臣长庚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叶明和卓著交部从优议叙。余著法部知道。

483 开缺新疆巡抚联魁奏查参新省

疏防文武职名请旨惩处折

宣统二年八月初七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头品顶戴·开缺新疆巡抚臣联魁跪奏，为查参新省匪徒借端滋事，疏防文武职名请旨惩处，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本年七月初六夜，新疆省城匪徒王高升等，借端煽乱，焚烧商铺多户，比派营队查拿扑灭情形，业经臣先后电请军机处代奏，恭奉谕旨，钦遵在案。伏查此次匪众暴动，祸由陆军马队试署管带田熙年妄杀革兵蒋兴奎所致。然事出仓猝，初意只谓愚民误触义愤，重在逼杀田熙年，借泄众忿。一时人多口杂，究不知倡首为谁。虽要挟未便开端，而操切转虑僨事，故始终专以理喻，冀排解后，查明严惩一二以儆其余。不料甫经解散，该匪等竟即分头劫犯放火，猝成巨患。幸因兵勇弹压救护，匪首当场格毙，复随时捕获要犯多名正法示儆，匪势得免蔓延，地方俱获绥靖。

臣奉职无状，负疚实深。前蒙圣恩交部议处，现复奉旨开缺，曲予矜全，高厚鸿施，毋任感悚。一切善后未尽事宜，当由新任抚臣妥筹办理。其此次各该文武印委应得处分，前经声请查明参办，应即据实臚列。除署迪化府知府刘文龙，先经查案出省，应免置议外，所有城守协副将徐积诚、中营参将郝忠裔、署右营游

击·候补副将汤开祥、署城守营都司·噶逊营守备张九龄、署迪化县知县·候补通判张辅宸、巡警官·候补通判孙传淮、谭守炎等，或身任地方，或职司防守，虽临时尚能将匪患协力查拿扑灭，然事前究属疏于防范，均难辞咎，应请旨一并交部议处，以儆将来。

除咨部外，所有查参新省匪徒滋事疏防文武职名缘由，是否有当，谨缮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宣统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奉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